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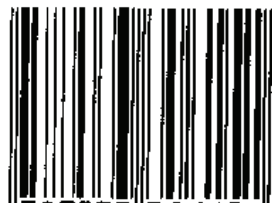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八册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2.6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八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杜詩闡三十三卷（二）

〔清〕盧元昌撰

吉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杜詩闡三十三卷》提要

杜詩闡第十四卷目

同學王日藻邦非氏鑒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自成都往綿州至梓州詩 寶應元年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

鼎湖瞻望遠象闕憲章新四海猶多難中原憶舊臣 四句入朝之由 與時安反側自昔有經綸感激張天步從容靜塞塵 四句溯其前功 南圖回羽翮北極捧星辰漏鼓還思晝宮鶯罷囀春空留玉帳術愁殺錦城人 六句去後之思 閣道通丹地江潭隱白蘋此生那老蜀不死會歸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 六句奉送情事

痛哉玄肅二宗相繼賓天鼎湖攀號瞻望勿及然昔嗣服象闕憲章又一番新矣今日朝義未滅國難方殷公為先帝舊臣中原尚煩整頓而公安反側樹經綸天步張寒塵靖功已見于前則後效可卜也因之在蜀未久羽翮頓回外任幾時星辰再捧公入朝矣如蜀人去後之思何于時漏鼓寂然誰爲傳書宮鶯淒絕不忍轉春玉帳之術空留錦城之人愁殺豈獨蜀人即如我者不得與公同趨丹地可堪流落尚隱江潭然巴蜀難居此生那老長安舊地會須言旋公此去已防崇班必登台輔他日身臨國難莫惜頂踵我臨岐贈言意盡此矣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宴得心字 公自注杜使君乃宗人也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臨 四句總起

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重船依淺瀨輕鳥度層陰檻峻背幽谷窗虛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彩靜高深 以上寫城江樓 擁朝來節天橫醉後參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此會共能幾諸孫賢至今 點宗人 不勞朱戶閉自待白河沈 以上送別之情

野興優矣況有江樓足延賞心惟是我公歸朝來送使節借此登臨落景難久也日暮而遠渚煙浮樓高而披襟風快涓涓淺瀨彩鷁還依杳杳層雲暝禽未返檻喜其峻背谷則明窗愛其虛交林則暗俄而夜燈幾點鳥稍昏懸明月片輪江天一色送別者綿州城外擁節未還與宴者鳥道天邊橫參欲落我本依公公去此別真爲窮途此詩真成苦調而況後會難必猶幸使君尚在宗人有托耳由落景至月靜由參橫至河沈天已曉戶依閉終宵送別情緒如此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昨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 六句重送 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二句自嘆

我送嚴公由成都至綿州奉濟驛青山猶在故人將分亦空復多情耳此後酒盃重把不知幾時猶想月下同行已成昨夜公去兩川列郡謳歌思慕竟不能留公去矣歷仕三朝出將入相誰復能比所難爲情者老夫耳從此江村歸處寂寞殘生誰爲我故人者重過草堂話舊也

送梓州李使君之任 公自注故陳拾遺射洪人也篇末有云

是年七月徐知道反劍南以兵守要害拒嚴武不得進公亦不能歸成都將有梓州之役此送李使君之梓州任

籍甚黃丞相能名自潁川近看除刺史還喜得吾賢 四句除刺史 五馬何時到雙魚會早傳老思筇竹杖冬要錦衾眠不作臨岐恨惟聽舉最先火雲揮汗日山驛醒心泉 以上送週

苦陳公殞于今蜀道憐君行射洪縣爲我一潸然結還自注意

使君除梓州刺史郎潁川黃頎梓州有賢守矣計使君五馬到梓正使君雙魚抵綿但我所望于使君者豈特雙魚庶幾射箭竹爲我扶老需斷錦衾爲我禦寒計然則臨岐有何悵惟側耳聽君他日課最敢舉耳乩行也無火雲赫赫揮汗爲煩泉水涓涓塵心可醒頗臨岐雖無恨而此別有係懷者蓋以梓州屬邑射洪有陳子昂其父昔年爲段簡所辱子昂欲報父仇反爲所害蜀人至今憐之君按部至邑當爲我而一潸然也○筇竹與錦東川所出公將入梓托意二物謂使君如杖可倚如衾可東又似謂梓人得使君扶持袵席之如杖如衾姑寓意于巴欲得此二物如仗宗器器扳韓抱兒當戶遺

苦戰行

苦戰身死馬將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嘆恨傷精魂四句傷死役 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

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四句痛生前

我在綿州猶憶苦戰身死此馬將軍者非他人自言我是伏波之後奈何干戈未定便失壯士將軍精魂竟安往耶將軍何爲苦戰身死去年征賊段子璋作亂綿州將軍曾奉命討賊彼時臨江把臂與我作別今日惟有一片孤雲亦已還在一若疑結不忍飛者誠傷將軍死難耳我看雲之際想像精魂能不涕淚沾襟也已○上元二年四月段子璋反舉兵襲節度使李奐于綿州馬將軍必李奐牙將死難綿州者黃鶴謂即馬巴州非也按公奉別馬巴州詩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已廣德年間與段子璋反時無涉且奉別詩曰勳業終歸馬伏波茲苦戰行又曰自云伏波之子孫語意不應如此乖舛

去秋行

去秋涪江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二句憶生前 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冤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六句傷戰死

往時死難不獨馬將軍去秋征賊未反涪江木落之時擒走馬者又誰家兒至今白骨沙場不知其處可憐一時部曲自綿州去不見從遂州還也彼時遂州城中將軍之漢節猶在奈遂州城外巴人之救援無聞致使君死戰場魂號永夜野營猛士撫事而悲亦何益矣○鮑欽止以此章爲指嗣號王巨按史段子璋反遂州刺史嗣號王巨脩屬郡禮迎之被殺既爲遂州刺史不得云部曲有去皆無歸既脩郡禮迎賊不得云遂州城中漢節在鮑說悞

觀打魚歌

時公因徐知道之亂留綿州借打魚漁爲人上者不宜虐民激亂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長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以上觀打魚 饔子左右揮霜刀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漢陰槎頭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以上諷打魚者

打魚者以魴魚味美漾舟沉網截江橫取魴魚之外郎爲常才竊不知魴魚之外又有赤鯉赤鯉之外又有蛟龍彼赤鯉者其出有神彼蛟龍者其怒已甚一旦迴風颯颯吹沙將去夫豈打魚者可得取也打魚事畢因而作鱠饔子揮動魴魚纔出網便羅饔刀揮霜刀而鱠縷飛登金盤而白雪聚其味之美覺徐州禿尾漢陰槎頭舉不足道魴魚自傷味美致供食饔豈知味雖美也一飽之後魴魚安在嗟惜爲魴魚者素鬐纔割波濤永失彼爲漁人者亦何忍使魴魚有失水之痛哉○赤鯉等何喻爲人上者但知鞭撻愚民其傑黠豪傷者原不受其迫脅有乘此而去如此赤鯉與老蛟潛龍者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
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
傷損皆垂頭偶強泥沙有時立 以上觀打魚 東津觀魚已再來
主人罷鱠還傾杯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干
戈兵革鬬未已鳳凰麒麟安在哉我徒胡爲縱此樂暴殄
天物聖所哀 以上諷打魚者

打魚者清晨更集設網提綱勢欲盡取爲快或操舟或
挺叉萬魚急矣彼打魚者將一網而盡豈知小魚脫漏
不可紀極大魚僵強有時而立打魚者亦何益哉我于
東津已經觀今日再來又復傾酒一若樂此打魚之
事者豈知蛟龍已徙窟宅而他走鱣鮪亦隨雲雷而遁
逃不獨小魚脫漏大魚僵強也今日兵革未休民生塗
炭何以異此夫破卵則鳳凰不來殺胎則麒麟不至爲
人上而貪虐害民有鳥獸散耳我徒念此亦宜慘然何
爲罷鱠傾盃竅縱此樂暴殄天物
聖人所哀東津主人亦可省矣

越王樓歌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
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 六句樓
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二句作歌之意

綿州州府何其磊落蓋由高宗顯慶年間越王封此故
也府中西北更建高樓夫州府城郭既已磊落照以碧
瓦朱甍又加壯焉其樓下則有長江凭樓望之百丈清
也其山頭則有落日倚樓眺之半輪明也今日長江自
清落日自明越王安在獨此樓舊跡在耳夫舊跡何足
憑惟千秋萬歲後其人情或悲或情或思慕或諷刺所
係于人情不同舊跡因之有異即越王可知矣○撫碑
峴山墮羊公之淚鼓琴石城笑恒應之愚轉見千秋萬

古情七字中多少寂鍼越王
于則天時曾興兵討武后者

海棕行

左綿公館清江濱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甲相錯落蒼
稜白皮十抱文 四句海棕 自是衆木亂紛紛海棕焉知身出群
移栽北辰不可得時有西域胡僧識 四句托感

涪水所經處治其右綿居其左左綿舊有公館公館
傍有海棕海棕止一株落落自異但見其高入雲而已
望之者爲龍鱗爲犀甲錯落莫辨若犀甲是蒼稜也若
龍鱗是白皮也十抱成圍一何巨哉惜乎雜處衆木負
此殊姿彼長安上直北辰正須此木爲棟梁需令衆木
紛紛海棕落落誰爲移之北辰上者庶幾胡僧法眼過
而識之大才淪落世無
知己者此海棕類也夫

姜楚公畫角鷹歌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 二句畫 觀者貪愁掣臂
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此鷹寫真在左綿却嗟真骨遂虛傳
梁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摶空上九天 六句觀畫者

姜楚公皎其畫鷹必戴角形像已殊況殺氣森森直薄
幽朔其傳神又如此此皆苦心所至故雖畫鷹一若掣
臂能飛者彼觀者徒愁其形神絕似掣臂飛去亦曾一
鑒畫者苦心否今此鷹真蹟畱于左綿有此真蹟真骨
反不足貴惟其然不但觀者貪愁直令燕雀驚怕寄語
燕雀不須驚怕今日尚未摶空上天耳有日焉摶空上
天卽摶擊不難豈但驚怕已哉○觀者之人猶梁間燕
雀觀者之人愁其掣臂飛尙梁間燕雀怕其上九天觀
者徒駭其掣臂能飛不察其苦心獨至誠然皮相誠然
梁間燕雀之見不說摶空上九天却說亦未自負念高

宗武生日

小子何由見高秋此日生 點生日 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熟精文選理休覓綵衣輕 以上敘家
學 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 以結長生新之

我因徐知道亂不得歸成都小子宗武何日得見今日八月高秋正其誕日憶自都邑傳言以小子係老夫之子寧一話及與老夫並兩夫小子何知難詩爲家學自我祖曾祖審言鹿淵源已遠而人言小子宗武爲知詩者特徇情則然耳我所期者文選是我家學尚須熟精彩衣不過兒戲且致休覓今日是汝誕期念汝病餘形神凋瘵肆筵雖秩坐立欹斜向酌流霞之酒徐徐細傾以遂此日爲長生可也○公嘗耶詩曰流傳江鮑體又示閱詩曰覓兒誦文選此云熟精文選理誠非泛語瑞溪集云子美宗法文選摭其英華剪雞曲摸爲吾語文用以訓其子思以世人徒拾其辭未精其理公曰精其理直欲兼精粗取神明郎昭明器無餘集精英意項殳卿脩道入山遇仙人以流霞飲之輒不飢公以郎病延齡祈宗武故末句云然

悲秋

涼風動萬里 秋一句 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客情
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七句悲秋

悲哉秋之爲氣涼風自萬里而動乃成都群盜尚縱橫未靖耶涼風而動萬里家誠遠矣所恐者傳書耳家遠樹書未知何日得達也群盜而尚縱橫我終去家爲客矣我爲客之情當秋來益不能禁耳家遠傳書則不如高鳥之飛意南意北瞬息可到秋來爲客則彌嘆身世之拙一身將老猶復因人雖然離家尚有迎家之日去國矣終無歸國之期况從此而往始欲投峽則去京更遠西歸難期悲秋之情爲何如哉

客亭

秋窗猶曙色木落更天風 二句 頷至末 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
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任轉蓬

秋窗上還瞻曙色無奈木落時又遭天風瞻曙色何如日出矣初在寒山外江流矣尚于宿霧中瞻曙色然於客亭中人何以爲情自傷身當棄物幸生聖朝已成老翁那堪多病雖聖朝無一物之可棄乃老病爲自棄之殘生惟有零落飄揺任其蓬轉不猶木落更遭天風哉

客夜

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 四句 客夜
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四句 情景 客夜 感懷

睡本易着客睡則難着天亦易明秋天則難明何曾着非無故也不肯明似有意也此時簾間月影去矣雖且恍上江聲來於何處我客夜如此者自傷計拙途窮耳計拙難望衣食于友生途窮又以友生爲衣食顧我未歸之情亮無人悉惟幾老妻題書數字曾達與否未可知也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 四句 九日
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四句 登城 承望 遠說

往年九日但醉黃花酒耳今日登城早成白髮翁矣嗟昔之歡豈不欲追而筋力已非家國之遠何常不望而年歲如故望遠何在一望弟妹在悲歌裏耳存亡不可知矣一望朝廷只醉眼中耳理亂豈能悉也所以然者兵戈未息關塞又阻之關塞既遇兵戈又援之無窮之意百端交集云

九日奉寄嚴大夫

嚴徐知道誠劍閣距嚴武不得出公有此詩通鑑似僕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 四句 承寄

之故小驛香醪嫩重岩細菊斑二句爲巴山遥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結出相憶

九日登臨巳與愁思兄兵戈載道肩險難前遥想大夫此時漢節在于何路恐爲賊得也劍閣既爲兵阻不知巳山間道從何路可出耶巳山之處亮有小驛當此九日香醪必嫩定有重岩當此九日細菊初斑公之歸節既稽留于小驛重岩自應擬報回首念我回首何在遥知在白雲深處耳○是時徐知道雖發劍閣尚未通公在梓州之後嚴答詩云試向巴山月落時正答公不眠持漢節二句哉馬望君非一度正答公遥知簇鞍馬二句

題玄武禪師屋壁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州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鶴杯渡不驚鷗六句書畫似得廬山意眞從惠遠遊隱將禪歸

昔年有顧虎頭名愷以善畫傳但不知此間屋壁滄州二景自何年畫者畫中石林赤日之間如見其氣畫中江海青天之下如見其流其石林內有禪師飛錫至者常近鶴也其江海中有禪師浮杯渡者不驚鷗也此畫閣中石林江海有滄州之趣疑即廬山路此畫圖中飛錫渡杯者得虎頭一筆若眞從惠遠遊畫眞神矣

戲題寄漢中王三首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中有戲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鬢一別五秋螢四句敍別

忍斷杯中物祇看座右銘二句斷酒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二句戲意

王非他人即西漢之親王子我則殷光爲成都之老客星此老客與百年忽忽功業不建所餘者止雙蓬鬢耳此親王子我與作別至于今五度秋螢矣王非不善飲者何爲今且忍斷盃中之物但看座右之銘王既斷酒何以追隨此老客星者亦自醉以逐浮萍而巳王使我自醉以逐浮萍王何以爲情哉○時王與蓬州刺史起句見不宜貶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四句言斷酒

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頭四句戲呈

吾雖老猶能策杖從王而飲但王已斷酒鬱生之醇未必爲吾設則巳異昔遊耳王異昔遊明知吾王因酒病而嗟不起則我雖能出亦誰許吾醉而一相留但王雖斷酒乃蜀酒之濃原無敵也甚可飲也既斷酒必除葷然江魚之美自可求也甚堪佐酒也吾終期酩酊思爲王淨掃雁池如梁孝王不悅遊于兔園令賓客以解不悅之意則王病起酒可不斷矣○不起者謂王病酒不起本枚乘則七發七發遲用起字于首日太子能強起聽之味曰太子能強起嘗之乎于焉曰太子能強起乘之乎于太子連日子病未能嘗不起正用此以楚太子北漢中王以枚乘自況溥議引疾源不起亦是但三章中公只諷王斷酒兪無自述潦倒之意

群盜歸無路衰顏會遠方二句王在梓州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

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六句憶昔

我在梓以知道畔亂欲歸成都無路耳不圖王亦來梓忽相晤語往日我詩警策王尚憐之否往日我酒顛狂王尚憶之否王于本支是魯衛不止他藩客于王門爲徐陳在者巳少今日但有我爲枚乘耳往日登堂論交爲時最早王亦應念何忍斷酒使我老而寂寞哉○觀公辭爲馬陳詩也諸侯老賓客能酒酣歌拍金戰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跡進落猶唐在其少年遊王門酒乃能射狂大略可見謝惠連雪賦序梁王不悅遊于兔園置旨酒延枚叟應念不是空念應念昔日置酒延叟不似今日斷酒也

歎月呈漢中王

夜發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六句歎月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結出呈王

之意

霧誰夜乘月出滿城月可掬也我爲浮客當此月下危生難安王之騎舟當此月下歸行無攜犬歸舟雖獨行乃月到割南爽同聚浮客當危坐以月明烏鵲無伎可依露氣雖北風吹將至語淮王有彼月暈之術王即與王不善能爲吾一試此術否○淮南王畫蘆灰月王稚缺風吹暈生月光已失淮王之術安在彼月暈不解工以蘆灰畫其闕收術馬至遭敗斤一片丹心照臨不及如月被暈不能繫物爲力士傳亦云李輔國竊弄威權拂其意者不死則流一郡王璵是也輔國官豎擅權叢王使親王賢斥是風吹一暈生之象誰任之術能解乃暈漢王之誠雖格王心故聊爲解嘲語曰欲得淮王之○大暈已生。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

我行入東川十步一回首成都亂罷氣蕭瑟浣花草堂亦何有（四句敘入梓）梓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把臂開尊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螺粟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燭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以上敘相從宴飲）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以上敘相從交誼）

我入東川回首成都家在其處乃亂罷後置草堂不顧者以東川有從事可依從事豪俊又豪俊之大者一見把臂能飲我酒也酒酣舞劍聲吼蛟龍帽上拂塵紋生螺粟于時行酒者有紫衣有緋衣將者將走者走燒燭吐光飲酬矣夜淡促膝情密矣夫黃昏扣門不以倉猝爲辭每有良朋不可多得茲于俄頃間如膠在漆使人萬事一日滯捐一若百年歡娛從此可畢者是必神能傾意能豁爲真佳士故能使我客憂滿宿疾瘳今日乾坤內命爲一軀無間交態悠悠者何可勝數乃垂老遇子真當于古人中求之也已。

嚴氏溪放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以上況我之說）況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慽慽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遲暮有意來同煮（以上嚴氏溪）

天下兵馬到處未銷我生漂漂難免溝壑天下如此故客劍南乃劍南不可居者又然夫劍南爲邊頭不可居者節鎮驕奢無禮也夫君子愛人以德細人愛人以姑息若屬要人不過酒肉夫富貴驕人賢者納履酒肉何物哉以驕人今人如此因思古人又嘆古人不可復作徒令志士甘漁樵而不返也我今流落無依棲皇轉輾幸于秋夜宿此霜溪素月既高與子長話自嘆東遊梓州西還未能此身合于更將何許乎霜溪之上幸有松根松根之底必有茯苓此物延年遲暮可服今日此來將與子斸苓同煮既此頹齡又何慕乎邊頭公卿肥肉大酒哉○曰志士非邊頭公卿之比曰松根茯苓非肥肉大酒之比曰遲暮有意來同煮非酒肉徒相要者之比

述古三首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馭者誰（此喻賢人不能遇主）鳳凰從東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此喻賢人不能得祿）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其宜（四句發明上二段）

悲賢人　赤驥有萬里之姿今抑首悲鳴垂淚至地者馭非其人耳鳳凰東來本羽儀天下今高飛而去良由

竹花無實且忍飢耳觀赤鳳可知君臣矣古來君臣
契合亦由英雄之主能聚長才可即赤鳳之理以推
也觀鳳凰可知賢人矣賢人擇主不得自有定分豈容
貪戀升斗致昧進退若使定分不守不有愧于鳳凰哉

市人日中集于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 此言貿利

無益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爲本邪贏無乃勞 此言

務本有益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 承務本意 秦時用商鞅法令如

牛毛 承貿利意

漏其理財者莫食用于市人其間中爲市錐末必爭不
如其所得之利如罰得則火煎熬立盡耳豈若農人所
望歲稔所除蓬蒿穀爲農本比之市人謂邪贏優而
足特其徒勞耳况有國家者所用得人則本計不失如
舜所舉者十六相以六府三事委之而已不勞一身何尊
道何高也所用大人則言利競與如秦所用者一商鞅
耳商鞅與利不遺餘力法愈密民愈輸究亦何利之有
今日如商鞅者豈無人尚法舜鑒秦哉〇實應闢元載

代劉晏專判財利按舊書八年租調之建置若計其大
數籍其所有謂之白著故曰商鞅註家謂指劉晏第五
琦非
也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 四句 開創

須賢 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濟時亦良哉

佐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 八句 中興

須賢佐

漢諸將 漢朝中興稱推光武蓋其天下失而復得也
溯其祚永創自高帝雖聖一時佐命蕭何曹參與
有功焉開創且然何况中興古來經綸中興者必有長
才以佐之即如光武若寇恂若鄧禹皆濟時良佐若耿
弇若賈復亦羽翼宗臣有此諸將所以漢家休運復有
四百即二十八將丹青炳然亦得列于靈臺毋愧高祖
時開創諸將矣今何如也〇此詩傷討專指僕固懷恩非
也肅宗中興諸將惟郭子儀始終不愧李光弼虺節可

議東巢諸人更不足道以視高祖時創業諸就如李世
勣尉遲敬德之流圖畫凌烟閣者奚翅霄壤故有感而作

光祿坂行 時必自梓歸成都迎家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暝
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 六句 光祿
坂 安得更似開元中道路即今多擁隔 二句 感慨

梓州銅山縣有光祿坂我循坂而行荒荒白日已下絕
壁西望成都一片夕陽耳伴我行者不過枝頭鳥啼天
色暝色况山行之際馬驚墜谷草疑伏莽乎往時開元
年間行人萬里不持寸兵今日道便至此回首開元真
隔世也〇公憶昔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
家室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此日安得更
似開元中盛
衰之感深矣

客舊館

此題或編來赴闕以前或編移居公安時今疑是公
往還梓州成都時來時有客亭詩去時宜有舊館詩

陳跡隨人事初秋別此亭重來梨棗赤依舊竹林青風幔
何時卷寒砧昨夜聲 六句 舊館 無由出江漢愁緒日冥冥 二句 客感

天地間來往皆陳跡每隨人事日遷也即此客館初秋
別時梨棗未赤忽焉已赤初秋別時竹林正青依舊仍
青館中有幔昔所設者不知是何時而卷館外有砧今
所聞者猶然如昨夜所聞一往一來無非他鄉欲歸故
園必出江漢惜乎無由而出愁緒冥冥與日俱長也
已〇卷是着力字須用聽字對且不出韵公決是昨夜
聽聲字必係
傳寫之悞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江
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 六句 去成

都遷梓州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由得好開二句感懷

秋盡矣從此東行何日得還顧北斗亦鄉寄少城閒
耳茅齋有菊今日雜遝空老商斷之菊亮無白衣送酒
之人矣草堂臨江往昔江上從逢袁紹之杯雖挽劍閣
獨留之轍矣既已携家東行回首雪嶺西日已落覺獨
看西川海浪飄目劍門北人未來豈皆閒而難通夫世難
未安家鄉不得為萬里為客何辭之有但此生衷抱窮年
豈若何日得開光當秋盡又東行也○公在草堂中
夏嚴公自閬州酌此時作要行則花邊立馬莫不
成河劍避居之欲嘆今不可復得為此追憶語曰江上
徒逢袁紹杯開庭引袁紹要鄭玄大會賓客一事公自
況為儒遺
世難不足

遊射洪通泉詩 寶應元年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嶲蟠三蜀水

散巴渝下五谿四句野望獨鶴不知何事舞飢烏似欲向人啼

射洪行金華山有涪水山北水西適當仲冬風日宜淒
淒也此金華山北脚越嶲其勢遠蟠于三蜀此涪水西
散巴蜀其支下及于五谿野望遼闊如此最難為情者
獨鶴飢烏當此淒淒風日不知何事而舞似欲向人而
啼我作客他鄉猶之獨鶴我旅食無計即是飢烏此時
非無射洪美酒可慰淒淒之客但極目傷神誰為我携
一解此獨鶴
飢烏之愁也

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携四句野望所感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

涪右衆山內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垂光抱瓊臺四句金華
山觀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縈迴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四句
升觀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四句
山觀之景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材四句拾遺故跡

涪山衆矣最高者莫加金華故于衆山內獨推崔嵬其紫
也山色紫則天光青若蔚藍然以蔚藍天下臨崔嵬峰
而瑤臺在其中有迴抱之象蓋觀在山中也于是繫舟
山下策杖山上層巔盡俯川谷皆開推是瓊臺之上雪
嶺落日死而無光霜鴻若寒復哀鳴少焉入觀但見
玉女跪而焚香仙人來于霧裏陳公安在所遺讀書
堂柱欹苔沒但有悲風激烈耳豈非陳公雄才不幸遇
害故悲風亦為感傷云○蔚藍謂茂對之藍天之青色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向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故園烟四句故宅
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 匠不比肩公生
楊馬後名與日月懸六句傷拾遺同遊英俊人多秉輔佐權彥

昭超玉價郭震起通泉對照位下等句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對照日月懸等句終古立忠義感遇有
遺編說合聖賢等句

陳公辭世未久其故宅尚有修椽無奈日色慘澹烟
修然也陳公生前不遇死後含冤可想見云當年以陳
公才官正宇終拾遺位不顯矣然不足傷古今所重者
聖賢而況其才又足繼騷雅豈無哲匠不敢比肩故能
繼子雲相如名懸日月若論高位何必陳公才其當年
同時英俊多登台輔如趙彥昭郭元振一則逢善府官
侍郎一則起通泉于代國似與陳公之才高位下者與
今兩人于陳公故宅素壁之上皆有翰墨然堂亦則翰
墨在堂亦則翰墨亦安能共垂千年如陳公之比楊馬
懸日月當年陳公本于忠義發為文章其感遇諸詩皆
傚吳武后革命事旨寓神仙心依唐室此其志與
與日月爭光信乎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也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疎窈窕
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
邑煙塵對堦除（以上方）我師雨花外不下十年餘長者自布
金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四句文公）甫也南北
人蕪蔓少耘鋤久遭詩酒汙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
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價重百
車渠無生有汲引茲理倘吹噓（以上是謁文公之意）

野寺在喬木中山僧不一或高或下而居有何足異所異者石門日色絳氣扶疎耳而況石門之內風磴何物風磴之旁薜蘿甚盛莫猛如虎臥而馴伏因奚文公道力過出山僧文公精廬亦不在山僧高下之數而出萬家上俯塵表也文公即志公說法之餘能使天為雨花今文公在雨花外不下山者已十餘年長者自來亦今文公發不動念良由性地圓明一塵不染如珠脫翳如月當空耳若甫南北奔走心境荒蕪詩酒交汙簪纓忝竊今日方悟王侯螻蟻同一丘墟恒河沙數都作是觀我來處謂更無絕意願聞妙義回心大乘庶幾壯者皆衣而來三昧耳惟是眼膜既久不能見性誠得金篦一刮即價重車渠豈我索哉彼一切妙法本來無生生且無也何有于死是在我師汲引耕斟此理吹噓下愚我師倘有意否○整理即無生之理即心地初之第一義即虛嵌峭之大珠即當空虛之白月中天花馴猛虎皆是物也

奉贈射洪李四丈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四句風誼）
南京亂初定所向邑枯槁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四句起遊）
東征下月峽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妻孥未相保（以上表）
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以上贈李）

我輩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今在射洪見愛于四丈是因丈能愛其人愛其人須推愛人之愛以及屋上之烏即我妻孥有賴矣○由人生貴與在于意氣意氣豁然傾蓋知故今日之勢殺後氣突當恭敬有草堂久付秋草計惟東征乘春行向江北由此行萬里資斧止須十金而妻孥雖托為是取所自傷風塵蹭蹬同于老馬所望志士傾倒心胸得發足以則屋上之烏有托而東征得果因丈志士充乃我式傳推烏愛我○時公欲下渝州托妻子于李丹丈親之處人好烏亦好行及中間妻孥未相保何非是謂也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得使諸病入鄙人
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六句早發之故）俶裝逐徒侶達曙凌險澁寒
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六句早發江）
洲猶疎散風景開快悒（二句南途中）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
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茲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以上早發所感）

我年老出門筋力甚憊況戴星而行易致寒疾何不固窮家居也身為鄙人既寡道氣因而在困不能獨立不得已遂適蘇貧耳促裝戒途犁明履險但見寒日出霧清江轉峽路難如此僕馬不前少焉已是射洪縣南途中江洲在前風景疎散吾心悒快忽焉而開但旅懷羞慚終非舊遊衰顏雖破勝景難再窮途之哭仍為楊朱岐路之悲究竟揚子亦何日得見許從哉○世之處凶窮者未有不自命為有道氣能獨立及其失足一蹶不振此時道氣安在獨立安在公曰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蓄飢已飢寒向人妻孥失所縱使有道氣能獨立到此亦不能自解昔者仲尼厄于陳蔡召弟子問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何為至此弟子曰意夫子未智未仁也甫此觀之古來聖賢遭此困窮亦有不能自信之一日況如阮籍窮途楊朱岐路當此時猶能言曰我有道氣我能獨立多見其不知進退也公曰寡道氣即其有道氣公曰無獨立即其能獨立與強顏者

自異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生層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以上通泉驛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以上南去十五里山水傷時愧孔父去國同王粲我生苦飄蓬所歷有嗟嘆四句感慨

向雖面谿行濕亭午而水氣收蚊蚋夏虫冬溫則集小垂有負臨之情鳧鴨避人人遠則亂散爾有遠害之意登頓盡而層陰生欹傾交而高岸出通泉地近山水所歷有如此未幾至通泉驛驛樓枕衰柳之間未幾下通泉縣縣郭倚輕烟之裏此地去縣十五里有流家坑一川綺麗壯觀難窮况山色悠然江光無限可傷者我之哀時有愧尼父我之去國何異仲宣既無往不飄蓬宜所歷有嗟嘆也

過郭代公故宅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落代公通泉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以上敘其才定策神龍後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托群公見慙色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以上敘其功我行得遺跡池館皆疎鑿二句故宅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高詠寶劍篇神交付冥寞四句追嘆

豪傑未遇大抵脫略代公亦然通其起家不過通泉尉耳乃放曠自得何嘗以小官介意及登衮冕挺直氣磊磊落落舉動非常情可測者計代公一生其功名最著莫如誅太平公主一事當時代公誅太平公主在先天

二年乃公主猶寵始于中宗神龍而下我還其始謝之由則代公實定策于神龍後也太平誅宮禁清玄宗得尊位而君臣之義明玄宗得親傳而父子之倫正睿宗付托之意亦以不負舉非代公定策如舉朝宰相當玄宗誅逆睿宗御朝時皆惴惴走伏外省又誰為總兵扈從宿中書省二十四日宜乎群臣有愧色也幸而王室如故不至削弱其功名逈出名臣上丹青繪像又何惡與今代公已往故宅尚在我臨池館想其風烈以為當年定策宮掖指揮不遺餘力者皆由其臨事能斷今日若有代公其人宮掖之亂如太平公主者不難立斷所由顧步涕橫耳定策之功不可復得寶劍之篇至今尚留惜乎高詠之餘神交冥漠不能起異人于往日是可慨也○壯公二句似有慨于輔國良輔寶劍篇嘗見知于武后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書入金牓懸以上出書畫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蛟龍岌相纏四句書又揮西方變發地扶屋椽慘淡壁飛動到今色未填四句畫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千載後誰復來通泉以感慨結

少保古風一篇救日遊京十里陝西作也當時詩兼有書畫所惜者功名不終但傳書畫流落于梓州涪江徒見其畫藏蓮界書入牓懸耳書法有懸針垂露者少保筆法正合垂露之姿我仰看金牓不騫不崩亦只爭慧寺三大字乃寶愛之至至刻畫蛟龍以羅之岌岌然高懸不墜書入金牓懸者如此繪畫不盡見就此普慧寺屋壁所畫西方變相下發抱上扶椽其中變相條疏飛動歷年雖久丹青未湮畫藏青蓮界者如此惜乎書畫徒傳功名難問耳我來通泉既觀代公故宅又觀少保書畫何多壯觀蓋由當年少保與代公同遊太學俱號賢才故今日通泉都有遺蹟我來亦偶後之來者尺不知何人流連嘆賞于此耶○少保古風備深陝郊薛稷由詩中有操緝無苟老釆藏有遺歌二語公意少保當年處太平公主之變既不能如代公定策又不能遐賞

以貞逆謀以此操縱老奸致主中興之烈以此采薇人
氣乃心王室之忠故即借其古風以起興惜哉功名忤
五字大
是悲涓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 提一真字作骨 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
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
里不以力群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非是倉庚鄰 以上畫鶴所謂寫真也
高堂未傾覆常得慰嘉賓曝露牆壁外終嗟風雨
頻 四句點屋壁 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
能馴 以真鶴結

世傳青田出鶴畫者雖得其真薛公畫鶴其數十一皆
得其真故謂久色盡出塵之姿蒼然如生此十一鶴或
飲啄昂首各有意態磊磊落落皆如長人不獨形耳正須
傳神蓋由畧得形似向志氣故十一鶴各有萬里之勢不
以力羣以神遊其委蛇之度彷彿白鳳誠得其神氣也今
[illegible]爲在縣署屋壁幸而高堂未圮得慰佳賓但恐曝
下壁暴露風雨牆壁一圮畫難保矣夫畫鶴終嗟風雨
昔真骨自在霄宵恥飲洿泉冥冥遠舉夫豈人所能馴
者以觀十一鶴又何如哉○少保于竇懷貞附太平既
如雨不能除又不能去有愧于鶴之磊落出塵矣少保
誠超然遠引免于禍患則志氣遠舉是即真鶴惜乎能
畫鶴不能自置其身于真鶴若不免于洿池之飲者誠
足惜也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清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
臨山水村烟對浦沙 二句應江水 狂歌遇形勝得醉即爲家 應異

江水東流客不能與俱東見清樽在手白日已斜豈肎
異方宴賞遂謂長安不問耶頼此野亭在東山則臨山
對江流則臨水遠望村烟起于沙上誠形勝之地
雖京華是我家既逢宴賞將醉鄉而即我家也已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柱史多
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郭銷我憂 以上登山
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攜美人登綵舟笛聲憤怒哀中流妙
舞逶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
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
客色不動 以上泛江之飲 請公臨深莫相違回船罷酒上馬歸人
生會合豈有極無使霜露霑人衣 用儆戒結

姚公爲令日陳太丘有政聲矣王公爲今日栢御史真
佳客也于時登山而宴可以銷憂姚公之興猶未已
當此江清日落攜美人登綵舟更爲泛江之飲清歌未
絕妙舞復作歌舞之餘遊魚出聽想其低昂水面一若
有求于人者俄而風起浪湧船爲不前星爲搖蕩何時
賓客歡呼取樂者今亦斂容而不敢動然則諸公臨深
可不戒哉回船罷酒上馬遄歸信乎會合無常樂
不可極若使夜深忘返霜露霑衣諸公慎勿然也

杜詩闡卷十四終

杜詩闡第十五卷目

杜詩闡卷十五

同學王日藻邦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濮華氏訂

梓州詩廣德二年

遣遊

遣遊命題全是去蜀之想屈原不得志於懷王爲賦遠遊

賤子何人記迷方着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四句遣遊

種藥扶衰老吟詩解歎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四句自道

賤子流落何人記憶亦所向皆迷到處爲家而與野色春沙作伴耳況賤子老矣種藥自扶賤子窮矣吟詩自解我數年無家只爲朝義未滅今聞官軍一戰敗走河北若果然則從此京華可以晏然我賤子豈終迷方遣遊於此者殆無家而有家矣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廣德元年正月官軍僕固瑒侯希逸等追史朝義朝義敗走縊於林中李懷仙取其首以獻河北諸州皆降先是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至鄭州再戰皆捷其陳留節度使張獻誠開門出降收河南在寶應元年冬收河北在廣德元年春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四句聞時

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公自注余田園在東京○四句聞後

我身羈劍外忽傳朝義已滅河南北皆收矣意中事若出意外喜不可言作急朝廷連年宵旰師徒頻喪至今

方告成功可喜悲翻覺可悲耳退看妻子妻子無恙訝
鬧時涕淚滿衣裳至此而愁何在起卷詩書詩書如故
初聞時涕淚滿衣裳至此而喜欲狂我久客望裝一身
而外但有妻子妻子而外但有詩書既卷詩書能無放
歌縱酒既有妻子便當結伴還鄉我田園在東京今由
東川至東京定須出峽近經襄水但峽江隘而險則穿
之襄水順而易則下之此行即從此
以穿彼便下此以向彼更無他阻矣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二句登樓 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棲
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鼙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六句登樓
情景寫定春日梓州四字

我行路既久熟知其難今日登樓一望雙眼欲迷耳所
以然者我萬里蒼茫他鄉流落所有者獨我身在顧身
亦老矣跡終羈矣少壯之身本我有者今也却無羈棲
之跡本我無者今也但有留滯如此顧此梓州江流宛

轉不離城郭當此春日東風消息吹入鼓鼙不獨此耳
樓頭燕子來尋故巢依舊銜泥雙雙棲宿獨我少壯不
再羈棲終老極目天涯望眼欲迷與言及此傷加之何

天畔登樓眼隨風入故園戰場今始定移柳更能存四句懷故
劉
厭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荊門四句
試去
梓

我登樓望欲迷者以由天畔望故園也此時登樓之身
不能歸故園此時登樓之眼亦不能歸故園但養隨
風入故園耳故園久作戰場今曾定否登樓之眼隨風
而入若見其今始定故園昔曾移柳今尚存否登樓之
眼隨風而入若見其更能存縱使果定果存我故
園之歸亦豈能果其凡蜀故園之歸似難更遲我故
園未得歸吳會之遊凡行須決蓋我性不厭交遊斷
不可冷我在不喜繁務車則不厭其繁交遊冷何堪再
使勝事繁何容不往蜀可去吳可遊矣遊吳必下荊門
長嘯而下此行不甚快心哉○勝事繁如壯遊詩中王

謝風流闔閭丘墓劍池石壁長洲芰荷越大伯
憶句踐想秦皇訪越女諸古蹟耳非繁華也

花底

紫萼扶千蘂黃鬚照萬花二句花 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
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四句花底 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以諷意結

花外有萼將以扶蘂花中有鬚反能映花我行其底疑
來暮雨有此翁鬱殊非朝霞有此絢爛不然或是潘安
縣彷彿到河陽耶或駐衛玠車彷彿見璧人耶顏色則
好矣少焉漂落擁黃鬚翻則泥沙同委耳我語此花慎
莫作泥沙之委哉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

時翻翼黃鸝不露身六句柳邊 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二句感愍

梅柳二物本同時者人只道梅花獨發那知柳亦常新
也枝枝下垂無不到地葉葉乘時自能開春況紫燕往
來者使動而時時翻翼黃鸝棲托者葉密而隱隱藏身
柳亦新如此異日經秋搖落與時俱推近看漢南應已
老盡遠思灞上亦復愁人柳亦安得常新哉○結
二句見得在梓州圖老歸長安亦愁總是自況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兄

使君意氣凌青霄一句實事 憶昨歡娛常見招細馬時鳴金
騕褭佳人屢出董嬌嬈二句在通泉時 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
光不相見願攜王趙兩紅顏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
近梓州請君一來開我愁舞罷頭春花滿面尋前還有錦
纏頭六句在

使君意氣一何豪也。肝膽遂通泉常蒙見招邀金戟中矣
惜殊不一次。今我歸梓州，君在通泉，水東流燕西飛，雖
有春光不能相見。然我不能赴通泉，再敘舊歡，使君倘
可到梓州，重諧佳宴。使君何惜攜妓東來，聯懷痛飲哉。
時花枝入座，所我與纏頭亦何辭爲使君多費也。○此
詩分前後兩截，前截曰常見招，非一招也。曰細馬時鳴
非一鳴也。曰佳人屢出，非一出也。後截曰再騁肌膚，前
已騁過也。曰重看花面，前已看過也。曰還有纏頭，前已
有過也。騁過思再騁，看過欲重看，有過誇還有。
是爲戲題，憫處都是戲處，戲處又都是憫處。

郪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二句送別 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
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四句情景 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二句別意

登原送別，則憑高矣。一兄一弟，是所親也。當此芳辰，適
逢言別，雖曰久坐，能幾何時，此行將赴成都矣。於是憑

高而望，水爲遠水，遠水之浪，非不愁人。山爲他山，他山
之春，亦足娛客。不見野花處處點染，行裝官柳行行逢
迎，祖道然則判官此去，何傷之有。獨憑高者對
此芳辰，天際離筵，頻頻相值，誠有難爲情者。

題郪原郭三十二明府茅屋壁

江頭且繫船，爲爾獨相憐。三字領至末 雲散灌壇雨，春青彭
澤田。頻驚適小國，一擬問高天。別後巴東路，逢人幾問賢。

江船臨行而且繫者，爲憐明府不忍遽行耳。憐明府者，
其德政在郪原也。我繫船江頭，但見雨因雲而散，如呂
尚之爲灌壇令。田當春而青，如陶潛之爲彭澤宰。雨暘
若時，郪人明府德政如此。夫豈百里才耶。在明府數爲
小邑，亦頗心供職。我則頻驚代爲問天，何爲如此才能
便困下邑。且今巴東一路，明府之賢，幾人問及。所爲獨
相憐耳。○茅屋壁三字，便見廉吏，便概題詩茅屋壁以
媿當時大吏。不能如郭明府，又歎爲大吏者，有賢能如
郭明府，不能薦之朝廷，故一則曰爲爾獨相憐，以見無
人憐郭明府。一則曰一擬問高天，以見非天亦不憐郭
明府。一則曰逢人問幾
賢，以見我獨憐郭明府。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煙花山際重，舟楫浪前輕。四句題面
淚逐勸杯落，愁連吹笛生。離筵不隔日，那得易爲情。四句送客

之情

二月送客，何頻頻也。東津江水，漸漸欲平，此時泛江，仰
而山際，煙花濃濃，其重俯而浪前，舟楫滾滾，其輕我送
客，烏能無淚，淚在杯先，若隨勸杯而落，亦焉得不愁，愁
在笛外，似連吹笛而生。日日送客，日日離筵，夫豈易爲
情者。江水悠悠，知我心耳。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無數涪江筏，鳴橈總發時。別離終不久，宗族忍相遺。四句直

白狗黃牛峽，朝雲暮雨祠。所過憑問訊，到日自題詩。四句下峽

行矣崔翁，今由東川下峽，西歸長安，幸下峽者舟楫多
翁此行，有共濟也。翁下峽矣，我行伊邇，不過暫別，況翁
族長安，此行下峽，亦不過爲省親問春耳。從此經行處
有黃牛峽，白狗峽，有朝雲祠，暮雨祠。翁幸一一題詩，使
我將來出峽，憑此問訊，翁某日過白狗黃牛峽，某日過
朝雲暮雨祠，知翁下峽安穩無恙，即吾心亦慰矣。○結
二句即張籍送遠曲願君到處
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意。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四句惠義
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四句寺
陪使君之意

當春日爲無人境，寺寂矣。受虛空爲不住天，寺曠矣。既
爲無人境，但有鶯花亦隨世界，爲古今。既爲不住天，雖

有攖閣自倚山巔爲高下裏義寺若此我遲暮之身更
有何事登臨之際孤覺惘然無幾解脫塵緣安禪於此
四使君者共懸金印各刺一
州未識登寺時有此意否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二句泛江送客飄零爲客久衰老羨君還花繞重重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六句

鄒云傷春
一水謂宿
今日泛江追餞同舟亦暫一水之間傷春甚矣蓋由作
客東則爲時已久况當衰老歸閑無期於時一水間所
見者惟花爛熳重重之樹皆生輕雲往還處處之山皆
有無奈零處處而故人則少花重重而鬢毛自斑爲此
傷春一
水間耳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二句點題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山腰之景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官閣春江之景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從迴添愁意

寺旋山巔其下臨江水一若深沈不流者然乃山腰則
有官閣俯仰之間迴添愁矣山腰之景翠壁含風有若
孤雲獨細丹楓背日恍如萬木陰森若官閣中小院迴
廊當春而寂無人到春江內浴鳧飛鷺何晚而若有餘
閑夫春江官閣總在寺下若寺從山巔所謂諸天者尚
在藤蘿之外計到山頭已應昏黑爲此翹首添愁耳〇
公時正在山腰官閣下俯涪江上想諸天不勝迴想之
歎自傷遲暮登峯難必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況到昏黑
應須到上頭信乎迴添
愁矣總是借寺寓言

送竇九歸成都

文章亦不盡竇子才縱橫非爾更苦節何人符大名二句文章亦不盡讀書雲閣觀問絹錦官城二句竇子才縱橫我有浣花竹題詩須一行結出歸成都

文章小道不足盡子乃子才則縱橫而難量也文章不
足盡子者以子有苦節也有大名者未必有苦節則名
不符實非子有此苦節孰能符此大名信乎文章抑末
耳然而尚論古人既讀書雲閣擅絕丹青又問絹錦城
才則與縱橫矣此行必過草堂我有浣竹幸爲題詩夫
竹木物之苦節者邈詩亦子才之餘技竇子豈虛名哉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二句追憶更爲後會知何日忽漫相逢是別筵二句入朝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四句自歎

我與子四十年前童稚情親矣四十年中消息茫然矣
四十年前誰料有此四十年四十年後豈尚有此四十
年信後會不知何日乃相逢又是別筵也四十年前對
此花紅勝錦若爾我皆堪賞心何忿之有今老矣我得
不忿四十年前對此絮白於綿者爾我皆不關心何憎
之有今老矣能不生憎此此桃紅絮白無非春色豈可
無賴但侍御此行入朝致君對此春色尚有聊賴耳想
留滯他鄉劍南春色比之入朝者還無聊賴我獨行
情親之時不可再得憶四十年中之事但有茫然雖花
紅絮白爛熳酒邊觸忤愁人彌添別恨而已〇分作忿
不忿言豈不忿
也不忿是方言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領下七句衮衮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濃春寺靜竹細野風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青山亦易盡耳其意則不盡蓋以青山上有牛頭寺上
此寺者衮衮不盡也我到此頓覺耳目無障礙撤此番
出遊真成放蕩無拘礙意以無邊幅能不盡矣浪出遊
意以無住着能不盡矣青山有花花雖濃寺自靜物情

於靜處能見其不□□□竹竹既細風亦幽世界於幽處能見其不驚不驚此也青山有黃鸝啼未休亦似有不盡之意而宛轉移時但不知何處關關耳我上寺所聞見如此。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梯逕遶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六句望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結出所以望意

古有鶴林寺今於牛頭恍見之其山逕繞梯幽深莫測矣青山之外春色遠浮竟不識山中有寺古殿之陰明河低宿恍疑是殿角連天因想寺中傳燈之光白日應暗布地之處黃金尚存惜乎我未皈依其處及今未廢尚捨狂歌轉不住心哉

上兜率寺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四句兜率寺庾信哀雖久何顒好不忘白牛連遠近且欲上慈航上寺之感

我久聞兜率名即真如法堂古佛所會處也此寺在巴蜀跨江山之勝江山無所不有兼有巴蜀蓋江山所及者大巴蜀為江山之一也此寺棟宇建自齊梁齊梁二帝皆佞佛建刹獨多故此寺棟宇遂傳至今一似齊梁暫棟宇常也我遇同庾信哀時雖久流落靡依跡類何顒好名不忘大覺未證苟得白牛大乘可渡迷津即上慈航去矣遠近非所計也○後漢何顒羅黨錮亡匿汝南公自歎蹤跡有類何顒好不忘謂好名不忘舊誼以何顒乃周顒之誤周顒好佛故公用之庾信未嘗好佛又何說耶

望兜率寺

牛頭是晚望兜率是曉望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霏雲氣重閃閃浪花翻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六句望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二句望之意

兜率寺何在其山徑當密樹之交其寺門在深江之外樹密則霏霏然若但見雲氣江深則閃閃然若只有浪花矣惟天為大望兜率而不見則諸天為隱亦誰知其大惟佛為尊望兜率而不見則諸佛無由亦空有其尊然則望之縹緲不如上之親切少焉清盥罷時終當隨喜一登也○樹密當山徑象未證緣江深隔寺門彼岸未登之象霏霏雲氣重似性地欠光明閃閃浪花翻似禪乘少靜趣不復知天大則失其本空餘見佛尊則泥其末都有微旨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范郎中季明

遲日深江水輕舟送別筵帝鄉愁緒外春色淚痕邊四句送還京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結到寄岑范明

暮春三月江水正深乘此輕舟送別何往蓋送君歸帝鄉也帝鄉何在愁緒為牽春色依然淚痕作伴蓋今年三月玄肅二聖初葬山陵送君歸京何以為情哉凡人見酒則忘願子把盃常憶從來詩能買禍願子為我慎旃惟岑范兩公頻為寄語今日都非昔年竊恐人壽幾何無幾相見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四句登亭所見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四句登亭所感

亭在寺表故其路迥出雙林外亭在山上故一登亭直窺萬井中此時憑高而望江城日色眞覺孤懸憑高而聽山谷風聲不知何處我身老兵革信斷關河流落窮年孤蹤萬里今日僅餘雙淚沾灑花叢而已○雙殘數

行淚棠前淚痕
猶是舊君餘涕

惠義寺送王少尹赴成都分得峯字

苒苒谷中寺娟娟林表峯欄干上處遠結構坐來重四句惠義寺騎馬行春徑衣冠起暮鐘雲門青寂寂此別惜相從四句

送王少尹寺隱谷中不能振起而苒苒然峯見林表若能秀出而娟娟然寺在谷中峯在林表則欄干之峻上處已遠谷中有寺林表有峯則結構之妙坐來疊見惠義寺如此始焉少尹騎馬而來下行春徑末幾少尹衣冠而起遂聞暮鐘回首苒苒寺娟娟峯欄干何在結構何在但見雲門寂寂耳惜哉此別安得從君同赴成都也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公自注余草堂在成都浣花里

竄身來蜀地同病得韋郎天下兵戈滿江邊歲月長四句自悲

別筵花欲暮春日鬢俱蒼為問南溪竹抽梢合過墻四句送別兼點自注

我自出華棄官竄身至此幸有韋郎同病相憐也豈知久不歸者只因天下干戈到處未靖江邊歲月不覺愈長耳當此別筵花開欲暮況逢春日老鬢都蒼我草堂南溪舊曾栽竹今當春暮定有新梢討此時多應過墻矣子歸成都幸為過訪勿虛此行哉

送何侍御歸朝 公自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四句送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四句自傷

梓州是諸侯泛江而餞侍御舟楫具矣侍御是使者趨朝而歸長安車輿駕矣於時筵上山花自相映發所傷心者江邊水鳥寂寂孤飛耳春日非霜鬢時獨垂者何其苦繡衣非天隅客把別者欲其覆蓋由君是故人故人一去寸心頓違我之歸朝殆無日矣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豔曲二首

李梓州何人女樂何物梓州泛江女樂在舫戲為豔曲直是彈文

上客回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六句競將明媚色偷眼豔陽天結是戲意

此言今日為泛江宴上客登舟騎空回矣一時女樂在皆滿於近船也歌一動江流清於扇底舞一舉野曠呈於衣前既而玉袖飄金壺偃矣野曠則風多也而凌風者一雙並舉江清則浪動金壺隱浪者半面偏觀此歌舞諸伎競將媚色偷眼春天蓋將乎弄於使君思邀二天之寵云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縈度曲雲鬢儼成行四句承上立馬千山暮回舟一水香二句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二句戲

女樂作而歌久矣歌袖差池之際白日已移若不知日之暮也歌舞作而笛奏矣笛床交作之餘青霄為近殊不似人間境也於歌袖度曲者翠眉縈創傳其宛轉弄笛成行者雲鬢寫其矜莊少焉歌舞畢盛筵散前此回舟而望時今立馬而待晚山已黑前此滿近船者今回舟而歸水猶香諸舫女伎譬彼野鴛鴦耳究使君自有婦豈野鴛鴦不擇耦而亂其羣哉○以刺史日事泛江且攜女樂荒於遊孟陽矣公諷李全在次章末二句彼秦有雞敷使君期與共載羅敷深歎使君之愚答曰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公於梓州曰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豈非以李為太守有化民善俗之職使野鴛鴦無感帨尉不穿牖雖不求化民乃是導之也彼野鴛鳥自有定耦野鴛鴦有不然者使君而學野鴛鴦何以化民善俗誦似戲而實箴

絕句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悲承踏青句

求旗門已倚蹌青霞足樂也回首旌旗何為哉曠青龍則悲

風起而春色老旌旗動則鼓角震而高樓悲江邊回首非無故矣

奉別馬巴州 公自注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

國浮雲水上多獨把漁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 四句中則智非復漢蕭何

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二句結還勳業終歸馬伏波

古有伏波將軍其功業甚盛今巴州是也勳業終歸大豈久欝欝者若我雖除功曹非復蕭之以蕭何蓋因官揃久淡志在遠遊耳所以萬里東吳嘗繫沙邊片一時富貴如看水上浮雲滯跡江湖思作漁翁而遠之不心霄漢離隨鳥翼以翱翔爲愛春湖之色欲下湘吳小知白玉之珂再趨廷闕所以今日功曹辭而不赴千伊勳業終讓巴州也若巴州者春湖之色豈非所愛王珂之興終當早朝歸乎勳業終歸馬伏波哉○驪駒雖言出門白玉珂則趨朝馬飾時公圖出峽梓州發棹長嘯下荊門送祁錄事曰江花未盡會江樓道等皆是非無謂也

短歌行送祁錄事歸合州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勸何寂寥君

有長才不貧賤 四句慰祁錄事 君今起柁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

舟 二句送 幸爲達書賢府主江花未盡會江樓 二句因寄蘇使君

憶昔偶然邂逅見更人事紛紛乃經年之久記君面而不忘者有故也試念錄事後生後生可畏何寂寥之有且有長才長才未有終貧賤者今歸合州起柁而往沙邊具舟亦將于發其地有蘇使君錄事此行先達我

書江樓以期尚在江花未落時也

惠義寺園送辛員外二首

朱櫻此日垂朱實郭外誰家負郭田 二句惠義寺園 萬里相逢貪

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二句送

我儻負郭外於此園裏朱櫻已垂朱實蓋初夏也園在郭外負郭誰出豈我有耶幸與員外萬里相逢正貪握手況員外才高使人仰望者今此離筵甚幾當之無愧二○朱櫻此日垂朱實見時日將夏客終留滯郭外誰家負郭田言田園雖好非我故鄉

雙峯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坐軟殘

花悵望近人開 四句追叙別筵 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

回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裏共誰來 四句寫在道

猶想惠義寺園雙峯對峙萬竹浮杯此時細草堪憐可留連不舍者爲其侵坐軟也殘花可惜吾悵望不勝者爲其近人開也此昨日事耳寺園叙後隨即登舟昨日同舟不可再得是昨日猶未別也登舟而後隨即生馬今朝雖行猶當並驅是今朝猶未別也直到綿州始期分首此際一西川一東川去則同去來則獨來江邊樹裏形影誰憐耶○萬竹本漢書借千頭竹萬箇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峯孤亭凌噴薄萬井逼春容霄漢

愁高鳥泥沙困老龍 六句江漲 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胸 二句觀漲呈竇使君

綿江何漲宿雨爲之耳波濤所及直逼遠峯於時水勢激射象爲噴薄孤亭幸在水上尚能凌之水勢衝蕩象爲春容萬井近在水邊能無逼耶所幸者高鳥在霄漢間耳然亦愁江漲而無由下食所喜者蛟龍以水爲居

耳。然水愈上則泥沙愈下，老龍腰圍不能出，而亦受困於淺。高鳥愁老龍困我之心，貪馮得而蘇。幸有使君携我同載，得快然一歸。云○春客若擊鐘每一聲爲一客，以喻水勢衝擊之狀。徐緩不迫，喊唱鄭舒，寒夜聞看鐘有春容，時未撤何。

又呈竇使君二首

轉驚波作惡，即恐岸隨流。賴有杯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小剡縣，傍眼見揚州。二句應首聯 爲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二句應次聯

我意江漲步止，乃波轉作惡，只恐岸亦隨流去耳。賴有杯酒可醒，使身如海鷗，聽其所之。然似此洪波，開心之處，剡縣爲小，鑑湖不足道也。傍眼所及，揚州在前，大江不是過也。所以轉驚耳。酒幸使君是情人，情人共飲，片愁少釋，然則杯中物信足自遣，海上鷗終許同遊哉。○公吳越之遊，每飯不忘，故關心傍眼，便作是觀。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腳青。二句漲退 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漂泊猶杯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六句言

向晚而漲退矣，波凝微綠，即岸腳亦映天光而青色。然向晚則日暮，不獨日暮與春兼，暮春暮則悲，況一似愁，漲與醉無醒。雖則無醒，漂泊之餘，終賴杯酒；雖有杯酒，驛亭之上，不免踟躕。所以然者，我與使君萬里作客，同是浮萍漲水，雖退如長別何。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四句送別 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漫陶潛。四句奉送之意

吾聞閬州江山天下所稱，必吏隱兼者方稱，君眞其人哉。我泛津而送，雖寵君行，亦惜別者，況今日朝廷推薦非濫，賢才不過，地方員缺推薦一二以承其乏，若則不然，乃操持則當自勵，必固知足，凛絕去嫌疑，乃爲賢耳。古有陶潛，亦兼吏隱，他時按縣，若得陶潛其人，可加任，毋督郵使有折腰之事哉。

舟前小鵝兒 公自注：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

官池乃房琯羅田後，歷漢州刺史時所鑿，琯以後名爲房公湖。公過漢州，在廣德元年暮春，房公被召，以鵝兒春暮不無殺詞。

鵝兒黃似酒，對酒愛新鵝。二句點鵝 引頸嗔船逼，無行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四句諷之 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二句危之

官池鵝兒色黃，似酒濃中之酒，有名鵝黃若，吾對鵝憶酒，對酒轉愛鵝也。舟前見之，頗怪其引頸而嗔船之逼，又恐其無行而亂眼，若多有時，翅開遭雨，思驅焉，知力小困波，終沒少焉。舟回客散，此城西北角，豈無狐狸，且暮遭之，亦奈何哉。○引頸諷其貪，無行諷其朋，翅開諷其不自斂，力小諷其不自量，客散狐乘，危其權移勢去，翩隨之也。此似爲黃庭蘭一輩言。

官池春雁二首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鸂鶒亂爲群。二句傷其失時 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二句諷其知止

雁謀稻粱，今日不足，瀨不遂矣。雁非鸂鶒，今與爲群，亂其類矣。雁不飛雲漢而在官池，似有悵望，且休悵望，只恐歸將尚有暮雲之隔，終不得遂其志耳。○首二句傷房公罷相爲刺史，祿位兩失；後二句諷房公被召還朝，恐其終不免也。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二句諷之 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矰繳絕須防。二句危之

雖當春思歸亦急欲還鄉耳寧論紫志有霸況翅猶在也何悲雲天禁遠但恐力微增繳之加出於不意武後正須深防云○此傷房公歸朝難讓人尚在而不惻房以賀蘭進明之譖至於放逐是用讒須防者

答楊梓州

悶到楊公池水頭坐逢楊子鎮東州却向青谿不相見 應首句 回船應載阿戎遊 應次句

此地有楊公池吾到池頭不勝其悶幸逢楊子來鎮東州耳何以悶不見楊公但見此池向青谿而寂寂故也既逢楊子微此回船應載阿戎與之共遊悶解矣哉○楊公池榮夢弼謂楊梓州先人嘗鎮梓州鑿池引水在青谿西今子又鎮此州故有阿戎句蓋王戎為王渾子謂楊梓州為阿戎則詩中有其父可知向青谿而不見正是悶意却向青谿不相見申明悶到楊公池水頭回船應載阿戎遊承足坐逢楊子鎮東州蓋不見其父喜逢其子也 七作房公

柑園

春日清江岸千柑二頃園青雲羞葉密白雪避花繁 四句柑園 結子隨邊使開筒近至尊後於桃李熟終得獻金門 四句獻柑

用陂以柑為田故江岸柑園廣有二頃今幾存葉葉青而密能使青雲羞今幾有花花白而繁能使白雪避也目若結子則隨邊使不煩驛騎之傳加生致荔支之事開筒則近至尊無過土物之貢御厥包橘柚之常計果中豈無桃李先時而熟亦思獻金門而未可必也之熟雖後桃李原無與物爭時之意柑之獻終及金門亦何至有遺棄之悲哉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赫赫雍王都節制猛將飄然恐後時本朝不入非高計 四句已然事 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巢 二句告祿山以警諸將 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 二句將來事

先是漁陽為安史巢穴自雍王太子适為天下元帥漁陽精銳盡為所統無不在節制中矣猛將如李懷仙斬史朝義首以幽州降薛嵩田承嗣等皆稟從至之誅盡以管內地降本朝者誠知不入本朝為失計耳彼范陽舊為祿山峙兵儲糧地築雄武城為屏障以防敗走而竟不保此河北諸藩所由盡歸本朝哉然則今日大勢河北諸將可令悉解兵權繫書一問彼燕父老必以為休兵為善又何須十萬師頓此諸鎮為也○末二句似為僕固懷恩發廣德元年春河北諸州已降懷恩恐賊平寵衰留薛嵩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公曰繫書請問燕耆舊今日何須十萬兵直欲以片紙消弭之河北諸帥皆可撤去此即郭子儀請罷諸鎮意此策不行河北諸藩竟貽患數十年漁陽結二語真石畫也

寄題江外草堂

公自梓州作寄成都故居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此林泉 四句一篇之主 遭亂到蜀江臥痾遺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清川雖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 以上敘卜居草堂 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迹毋固必幽貞愧雙全 以上去草堂 尚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長永為鄰里憐 以四松自況

我性不羈生而放誕委心任運覺天地間有無容計較若亦嘗欲逃諸自然耳惟是性生嗜酒風竹為核於成都郭外有浣花草堂之卜顧我有此草堂亦非得已祇因遭時離亂流落蜀江時復臥痾便宜行事因之等茅郊外擴地塹西經始上元固不為亟落成寶應亦不為遲土木之麗非我思存面勢之堅自覺遂意隨高下而

點嚴亭臺無用結構也臨江流而愛其疎豁無事盤
也豈無會心之侶同遊把釣無奈世亂之甚不遂酣眠
我營草堂一任自然而已昔爲避亂而到蜀江者今又
避亂而去成都焉彼蛟龍出沒原無定居黃鵠翱翔長
思遠舉人而懷土羈於外物有愧賢達矣惟是魯鈍性
成幾先予賊知道亂起攜妻遠行慘澹風煙流離已極
猶幸率任自然毋固毋必去蜀入梓行止無得所由身
免亂賊幽貞苟全夫亦得力於平生能逃自然耳緬想
經營草堂時手植數種極不忘者四松尚小倘籬蔓草
時數寸霜根一朝頓發我縱未歸其如鄰里竊借何○
此詩大意盡於尋常之詩話然謂公避成都之亂若不
悴閒其心當在草堂戀戀不捨如用舍納一樣一葉寢
食以之者須如天地逆旅日月過客公嘗曰茅齋付秋
草又曰浣花草堂亦何有世尊塵埃傳梁推類公每念
不忘君風則有之草堂則末也故知此詩當以雅欲逃
自然一句爲主自然者毋固毋必隨遇而安無入不得
故以自然起以毋固必
結之豈沾沾一草堂者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嚴武去後東川使節虛懸以章彝爲留後公論巴蜀安
危表云留後之商總歷歲時非所以塞衆望也公於章
彝多諷辭後彝
卒爲嚴武殺

絕域長夏晚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鼓角漏天東頂絕域句
屢食將軍第仍騎御史驄承清宴句本無丹竈術那免白頭翁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自歎野雲低渡水簷雨細隨風南樓
出號江城黑題詩蠟炬紅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宴畢

夏景　情事

東川爲絕域當此長夏得同留後清宴於此絕域則朝
廷遼遠在燒棧北鼓角亂鳴當在漏天東清宴則我
於將軍之第屢食有慚況此御史之驄常明與共自歎
拙老無丹鑪頭有白推是關山寇盜不入痛飲之中土
木形骸但付酒盃之內耳今日南樓長夏對此野雲消
暑簷雨侵涼留後已出號而留門江城將黑老夫方題

詩而紀宴蠟炬初紅自笑此身醒而復醉既與醉鄉爲
伍又何窮途足慟哉○章彝爲留後不能乃心王室觀
公冬狩行諸詩可見公示之曰朝廷伊邇只在燒棧北
章應北面致主勿以長安爲絕遠章牧獵禽荒不只封
疆爲事公警之曰鼓角不遠已在漏天東章應慎固封
守勿以封疆爲無事語意可參出戰夜傳號令以出凡
用兵下營必就主帥取號而行以備緩急相應如玄宗
誅韋后遣夜爲福順請號而行即那辨之亂楊國忠之
儀容謂國忠曰賊有號不可戰
凡有訊號以相別識皆謂之號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能迥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濕山谷進風涼四句題面
老去一盃足誰憐屢舞長何須把官燭似惱鬢毛蒼四句自敘

前樓之席改於臺上迥矣既出號而留門乃夜深而月
復光焉臺迥故其高在雲霄上暑濕誰侵且直據山谷
間風涼自進但我老去之人一盃已足屢舞之興誰惜
其狂江城黑則須蠟炬紅既留門而月復光官燭何爲
若是官燭不足增月光適足惱
鬢毛耳鬢毛已蒼何勞燭照哉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筍迎船入白
白江魚入饌來四句扶侍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
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盃四句送別

昔漢曹大家隨子至官作東征賦判官之母即大家也
其東征者以隨子回家而風生洲渚錦帆爲開矣於時
帆前竹筍迎船而出一似感判官之孝養而出者渚裏
江魚入饌而來一似感判官之孝養而來者豈非母爲
大家判官亦不媿孟宗姜詩哉今當言別爲意無窮時
値艱難才最急此去黔陽天南地北信使難通今日
酒盃何惜頻勸判
官尚早出濟時也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令肅事有恒前驅入寶地祖帳飄金繩南陌
既留歡茲山亦深登隨鬪樹杪碧還謂雲端僧 八句惠義寺餞宴
回策非新岸所攀仍舊藤耳激洞門飇目存寒谷氷出塵
閟軌躅畢景遺炎蒸 六句宴畢而回 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
旅棔宴會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離恨兼相仍 六句自歎
中軍餞客其餞行諸事皆有常規亦既下令肅然矣於時前驅入諸天之地祖帳映金繩而飄乃南陌宴擁復惠義寺者蓋一間樹杪之碧來謂雲端之僧耳少焉回騎所遵者舊路所攀者舊藤洞門之飇入耳如激寒谷之氷觸目而涼信乎此地出塵俗客不到至晚炎蒸頓失我願避暑於此棲息忘年所可慨者羈旅之人嘉會不再艱危之日良友難得人生幾何堪此離恨重重耶
章梓州水亭 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 四句水亭
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 二句自注荊州愛山簡我醉亦長歌 以陪宴結
亭傍城邊晚通雲霧亭跨池上深遍芰荷亭與廳事違矣吏人守之嵇康不堪今幸其少且喜眼前無俗物在水一方伊人宛在今快其多矣喜座中有名士彼淮王好服食神仙之事今漢中絕葷斷酒有其高致矣彼薊子多神異之術公卿倒展而迎今道士彈碁其品第一有其殊術矣梓州即山簡梓人愛梓州猶襄陽人愛山簡山簡鎮襄陽遊習池置酒輒醉襄陽人歌曰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今我亦猶比襄陽人以此歌贈梓州水亭之會真習池也
陪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新亭有高會行子得良時 二句領至末 日動映江幕風鳴排檻

旗絕葷終不改
新亭有此高
者有幕江波
焉旗與俱飄
斷酒也葷雖
應嚴羊公覬
留難爲情有
公前戲題曰
忍斷杯中物
據水亭之會
在會新亭之
章梓州橘亭
秋日野亭千橘
注音 佐 行酒賦詩
此去有輝光預

亭橘飄香秋
矣此時送客
余何以爲情
光可知今日
已碑可爲少
直足傳也老
寒如李梓州
華亦足見此
此高崇文請
幸相回翔之
戲作寄上漢
雲裏不聞雙雁
吹江漢只在他
王兄龍於天
但今江漢上
鄉不知竟作
蓬州何處人

謝安舟楫風還起梁苑池臺雪欲飛 二句承上聯 杳杳東山攜妓去 承謝安句 泠泠脩竹待王歸 承梁苑句

昔者謝安泛海雖舟楫自若風還起世況梁苑池臺此時雪亦欲飛乎風還起雪欲飛王歸何日孰當謝安高臥東山屬蒼生之望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乃謝安攜妓攜事遊賞杳杳然不以朝寄為念誠思宦海風波有傾舟擢楫之且不如攜妓東山聊以行樂也漢中今日何獨不然彼梁苑雪飛藹云羅矣雖朝廷無勅王還旆之將但恐兎園脩竹冷冷向晚久待王歸耳謝安舟楫風還起風可畏矣杳杳東山攜妓去風波何慮焉梁苑池臺雪欲飛雪堪傷矣冷冷脩竹待王歸王其終歸藩邸哉

椶拂子

椶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有足除蒼蠅熒熒金錯刀擢擢朱絲繩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盼稱 以上椶拂子 我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縢 以上椶拂

莫薄陋於椶拂亦誰知其身有效能於人者在當此長夏人所羨者白羽扇椶拂薄陋不堪代之當此長夏最可惜者青蠅蠢蠢椶拂效能非能除之其柄金錯熒熒然也其繩朱絲擢擢然也豈特顏色亦副主人之顧盼耳我年老貧病際此炎蒸之蠹咂膚賴爾撲滅誠然服之無斁無奈世情不終謂此薄陋之姿因而競棄雖有効能之義誰復肯徵我懷其前功與為終始已歷三歲每當秋至緘縢箱囷者誠念炎暑清秋送相循環豈以過時遂見棄耶○蒼蠅比小人有足除蒼蠅莫有取彼譖人投畀豺虎意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徵所感正深

送元二適江左

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江海送君情 四句送 晉室丹陽尹公孫白帝城 二句敘所經行處 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 二句規諷

亂後不易相見今喜相見秋深倒必遠行乃復遠行蓋風塵為客失足最易江海送君不能為情者正為此耳予此行必適丹陽昔有丹陽尹如溫嶠曾發王敦逆謀忠於晉室予此行必經白帝城昔有公孫述據蜀改魚復為白帝城此僭偽者今日節度叛服不常藩鎮驕恣不法如王敦公孫述比比皆是子此行亦當擇王而事善守其身勿開口論兵買禍失足也○考元二嘗應孫吳科其為人必喜談兵故戒之曰取次莫論兵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王室比多難高官皆武臣幽燕通使者岳牧用詞人 四句引起使君 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行蓋出風塵 四句之任 戰伐乾坤破瘡痍府庫貧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 四句勉之 霄漢瞻佳士泥塗任此身秋天正搖落回首大江濱 四句送別

朝廷自安史之亂岳牧高官皆用武臣今河南北已收幽燕尋處擾通使者於是武臣輕文人重方鎮牧伯復用詞人宜使君乘時起拔擢新耳今日出守陵州佩呂虔之刀成氣象張刺史之蓋作牧風塵詞人之任風使驟如此但陵州一帶夷獠陷後今雖初定瘡痍未平使君此行表率眾寮宜潔白以勵己調停眾役宜均平以恤民則德職矣從此霄漢而上看波鵬翔泥塗之中瞻予汨沒今日清秋天氣萬象搖落彼君之任時尚能回首江濱否也○廣德元年六月朝廷用陽綰義寮帖括取行實明經進士俱停最為近古七月又以行之既久不可遽改用詞人為岳牧公意正謂岳牧作鎮方州軍民皆其所屬非詞人可勝任者岳牧用詞人何鄙詆

投簡梓州幕府兼簡韋十郎官

幕下郎官安穩無秋來不奉一行書 二句我疎韋 因知貧病人須棄能使韋郎跡也疎 二句韋疎我

幕下那官安穩與否我何由知蓋奉書則知不知者以秋來不奉尺書耳不奉書者蓋知貧病之人又爲人棄所由我不奉書能使韋郎之跡亦於我而疎也○貧病而人跡疎此其常也但恐人跡疎已不耐其疎耳公曰從來不奉一行書正是能使其疎之故能使人不疎是何等人能使人疎是何等人寧爲能使人疎者

九日

去年登高郪縣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 六句梓州紀日 酒闌却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淸路塵 二句往事之感

我人梓州兩度重陽矣去歲登高曾在梓州之郪縣北今年九日仍在梓州之涪江濱何留滯耶白髮之多日復一日何苦而不相放黃花之開年復一年雖新亦羞見之所以然者世亂之故久客無家行路之難不能自立耳然我登高感懷不自去年今日在十年以前矣不但郪縣涪江在驪山輦道矣酒闌回首曾幾何時驪山淸路不可復識耶

薄暮

江水最深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 四句薄暮之景 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四句薄暮之情

俯見江水最深仰見山雲薄暮時地感人矣此地寒花幸隱亂草此時宿鳥定擇深枝不隱亂草寒花之亡〃進必擇深枝宿鳥之害斯遠顧此江水最深地非故國也舊國殆無時見矣顧此山雲薄暮時正高秋也高秋徒苦悲秋耳或者我生再少尚有可爲看此鬢絲必不能矣

杜詩闡卷十五 終

杜詩闡第十六卷目

同學毛日藻却非氏鑒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閬州詩廣德元年

薄遊

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墻。遥空秋雁没，半嶺暮雲長。四句薄遊之景

病葉多先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秋光。四句薄遊之感

風生於砌淅淅有聲月隱於墻團團有狀况遥空之處秋雁已没半嶺之際暮雲偏長秋景佳矣惟是葉之病者遇秋先飄花之寒者雖香不久我來巴閬淚眼幾添今夕秋光感人更甚其如此病葉寒花何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别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别酒寄江濤。以上王閬州筵

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盗尚如毛。我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鶴，失侶亦哀號。以上奉酬惜别

高秋聲色滿崖壑閬别意與萬壑千崖俱高深矣閬州使君爲餞十一舅浮舟出郭置酒臨江所可惜者良會不再生别爲勞耳况我輩窮愁俱已瘦骨瀨内羣盗尚爾如毛何當客袂之分重以綈袍之贈沙頭黃鶴失侶悲號彌助渭陽之戚矣○窮愁但有骨言窮愁中但有骨可恃夫久客依人易致雖公流落劍南猶俱已極然於嚴武則必致其狂驁於郭英乂則意氣不合拂衣去之在梓則李梓州章留後詞色未嘗少挫所以邊頭公卿之驕不敢驕於公肥肉大酒之要公不屑其要厚祿故人之書疏其斷絶恒飢稚子之色任其凄凉亦窮愁有骨矣此何直與萬壑樹聲比壯千崖秋氣爭高

閬州奉送二十四舅使自京赴任青城

閬道王喬舄，名因太史傳。如何碧雞使，把詔紫微天。四句自京赴青城任

秦嶺愁回馬，涪江醉泛船。青城漫污雜，我舅意淒然。四句閬州奉送

爲令未嘗不可如王喬仙令名傳太史舅氏青城之任是郎王喬可惜者舅氏以天使忽奉此命爲左遷耳蓋此碧雞使乃來自紫微天把天子詔布命遐方若自宜過秦嶺入京師以報命天子今向秦嶺之馬却赴青城飢愁回馬且醉涪江耳惟是青城治所俗污民雜只恐棟梁鸞鳳似觸不堪亦安能免於戚戚矣○當時編緋皆樂內官不喜外任故公有感詩有領郡輒無色語送舅亦此意云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得昏字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别魂。八句東樓筵

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尊。豈伊山川間，回首盗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臨風欲慟哭，聲出還復吞。以上送别情事

赴青城任者二十四舅十一舅偕之往耳前王閬州筵是奉酬此東樓筵纔送别

閬州有十二樓皆滕王元嬰刱閬時建東樓亦一也樓枕城隅制作甚古年代雖久丹雘依然高百尺而臨江開四門而納客雖爲衣冠祖餞之所實與城市喧囂之區所以臨流設宴聊慰别悰耳惟是時值冬初秋色黯淡鳥獸伏霜露凝何爲舅氏偏遠行也不但山川間之抑且盗賊充斥乃高賢之意不敢緩者以二十四舅之任青城王命在身崩奔恐棘耳我送舅氏臨風哽咽無淚可揮矣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四句放船）青惜峯巒過黃知橘柚來（二句景）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結挽次聯）

間中有蒼溪縣我送客於此適値山寒雨阻勢不能騎馬歸矣因而泛舟泛舟時回首送客寒山之處峯巒已過擲目蒼溪郭外之景橘柚又來是物過者可惜如此峯巒來者爲知如此橘柚惜其過不可復追知其來無須逆料我放船所見如此假使騎馬安得有此自在而悠悠坐穩領略此舟前佳景也

與嚴二歸奉禮別

別君誰暖眼將老病纏身出涕同斜日臨風看去塵（四句臨別）商歌還入夜巴俗自爲鄰尙愧微軀在遙聞盛禮新山東羣盜散闕下受降頻諸將歸應盡題書報旅人（八句別後情事）

我客閬中幸有君在君去今眼相看老病誰惜所由潸焉出涕斜日同揮佇立臨風行塵俱遠也從此商闕罷巴俗爲鄰猶幸老病之餘微軀尙在朝廷盛禮得以相聞自中興以來朝廷屢行盛禮君歸掌禮盛禮之新所有闕者而況山東來賓與誅皮者皆返河北朝義亦滅哦將皆降各鎭班師至尊受賀君奉禮之服幸遇書報我與今日出涕臨風之瀨亦差慰云

贈裴南部聞袁判官自來欲有按問

塵滿萊蕪甑堂橫子賤琴人皆知飲水公輩不偸金（四句贈裴）梁獄書應作（公自注去聲）秦臺鏡欲臨（袁判官）獨醒時所嫉羣小謗能深卽出黃沙在應須白髮侵使君傳舊德已見直繩心（六句按問事在）

竟歎南部塵滿甑是范丹也堂値琴是子賤也如伯夷則鄭飲不貪無人不悉不偸金則不疑倍金公當自明南部廉潔如此奈彼誣何昔者鄒陽被羊勝等讒身中上書得出秦始皇有方鏡照人心膽南部坐枉猶之鄒陽判官來審其枉無異秦鏡也南部何以被誣坐獨醒之故既爾獨醒宜來羣小之議幸逢判官黃沙之內自當卽出但白髮之侵不免更添耳南部爲袁名族世有舊德況秉心如繩按問卽見小人之讒何患不累○按白居易詩有動操丹筆念黃沙莫使飢寒入卽囚滯獄黃沙應指囹圄地故曰卽出黃沙在

鄭典設自施州歸

我憐滎陽秀冐暑初有適名賢愼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登頓入天石靑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慼（以上追敘往施州時）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純朴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禮亦如古昔劬廚倍常羞盃盤頗狼藉時雖屬喪亂事貴賓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鈎森疏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來所歷乃聞土風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以上述典設之言）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渚拂蒹葭寒嶠穿蔦蘿羈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以上自言）（欲往施州）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終然備外飾駑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庶免蹉跌厄（數語規諷）

子前冐暑有適我嘗惜之以爲子滎陽之秀出處必愼豈宜妄有所行不道旅寓殊方竟以飢驅之故猶幸裴爲故人意氣相期遂忘險僻援危躋峻石一入施州覽其山川城郭而喜可知也施州地接夜郎夷獠雜處

子前冒暑而往吾方憂之今子歸語此邦有大慰吾心若聽子言曰施州俗朴主客忘形侯門禮數與古無異宴會之際珍羞繹絡不以喪亂而務苟簡良會之餘得敘瓜葛往往流連而至夜闌况仕優則學萬卷森羅學優而書八法具備即銀鈎手筆他日還許驛騎也又爲我詳書所歷之路若所攀援若所登頓以示雖險而無害又爲我詳述施州民皆實田不荒無翦史賢似遲徊施州列郡咸願借寇我聞斯言心竊欣托子前冒暑適彼我則羸病老人必待大寒風勁庶盡吹方許杖策諸則拂蒹葭之寒嶠則穿鳥雞之巢險僻之處猶杖兒童隨飯而登前崖壁亦因高輿清溆擬於孟冬育路也于今從施州歸山川悠遠驚驪罷矣汗血亡矣外餘雖具駕驟充州我則有平肩之輿無務外飾但取前途可爲準的雖入鳥道亦可免蹉跌之憂危也已○晃性傍罷拜會賓客滋味品數客有脉於名者故曰斲廚倍常羞晃喜書故有銀鈎等句

對雨

以下皆憂亂之作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二句對雨）不愁巴道路恐失漢旌旗雪嶺防秋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六句時事）

如此雨勢我江干獨立何爲哉巴中道路不慮難行漢家旌旗誠恐迷失也况西山雪嶺地接蕃夷此處之防秋宜急繩橋列戍控制三城此地之戰勝何遲得毋西戎與我本甥舅國亮和好未失恩私不背故爾毋煩戰勝耶○郭子儀嘗言吐蕃無道不顧舅甥之親公綜句反用之

遣憂

時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十月寇入已方治兵吐蕃已度便橋上出幸陝州吐蕃入京師焚燒一空公聞志悲題曰遣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四句虛寫）紛紛乘白馬攘攘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四句實寫）

國家亂離今日又甚但苦消息難真耳致此亂離者蕃因今上不能受諫也若使受諫豈有今日今日臨危庶養憶昔但臨危而憶古人之言悔其不用亦已晚矣消息何如傳聞乘白馬如侯景者因吐蕃之寇紛紛而起着黃巾如張角若因吐蕃之寇攘攘而來紛紛擾攘勢必焚燒可惜隋氏遺宮今日焚燒頻頻而見吾不解也○受諫無今日向指柳伉一疏夫柳伉上疏在長安既時乘輿出奔後此時受諫豈有及乎愚按是年四月郭子儀數爲上言吐蕃党項不可忽宜早爲之備上狃於和好而不納至還京勞子儀曰用卿不早亦已晚矣蘇山甫上皇方思張九齡之言遣使曲江致祭夫子儀知吐蕃必寇而後言猶九齡之讖祿山也代宗之勞郭子儀稱上皇之思張九齡也公不忍明言托之古人耳魯哀時子貢嘗辭吳盟季孫不能用後臨越難而思之曰若在此我不及此夫梁末帝時貶疑有興志末帝謂敬翔曰朕居常怨卿言今急矣勿以爲懟卿其教我受諫無今日往往而然白馬黃巾是因吐蕃而亂若如高駢以城降吐蕃王獻忠脅豐王珙以迎吐蕃呂太一乘機作亂止是紛紛攘攘者隋氏亦爲本朝諱言

巴山

巴山以下諸詩俱寫時事所當諱言者故每用詩中字命題

巴山遇中使云自峽城來盜賊還奔突乘輿恐未回（二句承中使云）天寒邵伯樹地濶望仙臺狼狽風塵裏羣臣安在哉（四句總寫乘輿未回意）

我客巴山中使何緣得至中使云我從峽城至此耳計此時盜賊縱橫還應奔突乘輿蒙塵尚未還京然則乘輿今在何處或在陝此處有邵伯樹天寒可憫或在華此處有望仙臺地濶奈何乘輿狼狽尚屬風塵扈從羣臣離散何去中使必知其故矣○代宗十月丙子出奔丁丑車駕至華州辛魚朝恩迎辛巳方至陝時吐蕃焚掠長安欲擄城中士女整衆歸國又還至鳳翔逼城請戰是還奔突車駕逗留尚未發陝是恐未回初上出幸官吏藏匿至華奔散無復供擬故曰羣臣安在

黃草

黃草峽西船不歸赤甲山下行人稀秦中驛使無消息蜀道兵戈有是非 四句寫亂離 萬里秋風吹錦水誰家別淚濕羅衣 二句慮 莫愁劍閣終堪據聞道松州已被圍 二句當事

成都亂極矣以言水路黃草峽西之船不見其歸以言陸路赤甲山下之人行者絕少道梗如此此時長安眞得驛使一問消息無奈驛使不通此時蜀道兵戈擾攘莫得真傳未卜是非何似遙想錦水空吹萬里秋風而我身不能去遙知別淚又濕幾家羅衣而彼處所依去年知道劍閣為亂今知道已滅劍閣之終堪據不必愁也聞今吐蕃又寇成都松州等處之被圍則大可憂耳蓋松州一帶關係全蜀節度其地者何以禦之○蜀道兵戈句斷為高適高適練兵於蜀牽制吐蕃未為得策其是非尚屬未定警急二章可證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 四句時事 天地日流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四句感懷

歲暮可歸而猶作客邊隅何故而還用兵只因西蕃入寇煙塵已侵雪嶺所以節度治兵鼓角直震江城似此用兵天地之間日有玄黃之血乃朝廷之上誰為終軍其人我且擊楫濟時敢愛微軀自傷遲暮壯心勃勃而已

愁坐

高齋常見野愁坐更臨門 二句愁坐 十月山寒重孤城水氣昏 二句愁生所見 葭萌氐種迥左擔犬羊屯終日憂奔走歸期未敢論 四句愁坐所感

我愁坐高齋臨門一望所見野色不過山寒水氣耳不足愁也所愁者葭萌之處氐種迥絕維有外心左擔之交犬羊屯聚實逼處此如此時事只恐奔竄難免歸將尚未有期耳○氐種羌人犬羊吐蕃在內可憂者有氐種在外入寇者有吐蕃公慮吐蕃與氐羌相結為亂也觀公東西兩川說云竊恐備吐蕃先自羌子弟始然則松維之間中雅子弟乘機竊發亦未可知故憂氐種之類逆於葭萌其心叵測有反助吐蕃之事犬羊之族逼處左擔實繁有徒有盡為左衽之痛此愁坐時所關心者

警急 公自注時高適領西川節度使

才名舊楚將妙略擁兵機玉壘雖傳檄松州會解圍 四句擬議之辭 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四句見無妙略

高公舊為淮南節度才名素著以有妙略耳今日練兵於蜀必能用兵如神者果爾則吐蕃入寇玉壘之檄雖傳蜀兵一臨松州之圍會解矣向者因無妙略和親失計公主不歸遂使青海茫茫盡為吐蕃所有已事如此今日警急全憑公之妙略耳○時高適為西山節度練兵於蜀公意練兵於蜀不如急救松州警急命題以見松州之圍勢關全蜀救援之師斷不容緩今適但練兵於蜀不聞移師赴援妙略安在未幾松州一陷西山諸州盡入吐蕃和親四句正發明對兩章詰意指前車為鑒也

王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牢落新燒棧蒼茫舊築壇 六句時事 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 結王命意

吐蕃入寇賊滿漢北豈獨漢北即巴西亦梗塞難行矣諸將之戰死者甲血空埋使臣之往來者馬骨徒斷豈獨死者無策乎近者吐蕃新入大震關然后詔焚大震關棧亦既失張良之燒絕棧道應不如是吐蕃已度便橋然後詔郭子儀子儀開廄日久纔得十一騎而行誰已遲矣漢高之築壇拜將應不如是今日蜀事雖松州被圍西山岌岌深懷喻蜀之意亦急望王命大將乘節而來一一解蜀人倒懸耳○高適師出無功蜀人思得武代適其後嚴武竟代焉大夫詩云常怪偏裨終日待

西山三首

西山爲控扼要衝圖經云岷山巉絶崛立捍阻羌夷全蜀恃爲巨屏西山三首亦小雅匪茹整居之慮

夷界荒山頂番州積雪邊築城依白帝轉粟上青天 四句西山

蜀將分旗鼓羌兵助鎧鋋西戎背和好殺氣日相纏 四句時事

夷界不遠只在荒山番境非遙近連雪嶺築城山上一如白帝城之高轉粟山邊不啻上青天之險守此者亦孔棘哉不但蜀將分旗鼓以敵愾豈惟蜀兵羌兵亦助鎧鋋以前驅所以然者吐番背好殺氣相纏正未已也○西戎背好對雨章反說警急章撓征事王此始透

辛苦三城戍長防萬里秋煙塵侵火井雨雪閉松州 四句時事

風動將軍幕天寒使者裘 二句議辭 漫山賊營壘回首得無憂 二句議辭

三城之戍雖則罷民朝廷置此夫豈得已亦長防邊疆耳且秋氣不測耳今何加哉彼處煙塵已侵火井此間雨雪空閉松州潰陷之象已見此時獨仗將軍運籌耳將軍何爲稍颯颯幕而已更憑使者臨邊耳使者何加寒色侵裘而已西山一帶無非賊壘不盡沒於此番不止能無回首憂危也○西山防秋三戍聞皇幸蜀時所設高適上疏論之謂今所界吐番要衝不過平戎以西數城又云坐甲於無人之鄉運糧於束馬之路以三城列戍爲可擬若其防守之疎可知宜西山諸處盡沒吐番此詩首二句實諷適也

子弟猶深入關城未解圍蠶崖鐵馬瘦灌口米船稀 四句羌詞

从見無可持辯士安邊策元戎決勝威今朝烏鵲喜欲報凱歌歸 四句諷辭

西山之役子弟背入兵力盡矣兵力盡而賊圍未解子弟不免矣戰必資騎士鐵崖者鐵馬既瘦馬尚堪戰否士必需糧來灌口者米船既稀士猶宿飽否兵盡矣馬憊矣糧竭矣或者安邊之策全仗辯士決勝之威尚賴

元戎信然則奏凱有日忽聞鵲聲似覡非覡○子弟即公東西兩川詠孔雅子弟羌子弟

征夫

廣德元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及雲山新築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劍南諸州盡入吐蕃征夫一章正是實錄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惟見哭城市不聞歌 四句總寫

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我道竟如何 四句敗亡望援

蜀勢全敗人都陣沒千山嵯峨空自多耳哭者載道歌者無人我一身漂梗無地可安猶望士卒銜枚以圖再舉非如官軍遙遙尚未通蜀我道其終窮哉○官軍未通蜀仍望嚴武明年正月代宗以嚴武代高適

早花

西京安穩未不見一人來 二句感時 臘月巴江曲山花已自開

盈盈當雪杏豔豔待香梅 四句早花 直苦風塵暗誰憂客鬢催 應起意結

自九月吐蕃寇西京今應安穩奈驛使斷絕消息無從何天消息偏遲臘月尚未乃山花偏早窮冬已開不見杏子盈盈當雪而放梅花豔豔待香而開明知花草無情催人頭白然我所苦者西京未安穩而風塵終暗客鬢之催亦憐之杏雪梅香而已矣○代宗十月幸陝十二月已發陝還長安公遠羈巴閬尚未知也有傷春詩 自注

自閬還梓詩 廣德元年

發閬州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

木慘慘天欲雨 四句發閬時在道之景 女病妻憂歸意速秋花錦石

誰能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四句發閬時思家之懷

劍南頻年寇亂人煙斷絕所以今日發閬蛇虎充斥村塢無人惟聞蕭蕭者惟江風蓋吹雲拂地也仰見慘慘者惟山村亦漫天欲雨也江山閬蓋掘秋花錦石可供客玩無奈女病致累妻憂歸意迫矣此秋花錦石更復何心細數我客閬三月纔一得書乃書中所云又以女病妻憂亂人方寸我之避地何時得免愁苦已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孰知江路近頻爲草堂回 四句占歸

鵝鴨宜長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四句何草堂檢校

處世誰堪久客獨吾道宜然耳乃隨我來者只有汝在今日客梓亦孰知東西兩川江路原近頻頻遣汝亦不過爲舊廬難捨耳汝歸矣尚務檢校哉草堂有鵝鴨汝宜長數門以內不使疎失如此鵝鴨斯也草堂有柴荊汝莫浪開門以外無容妄涉守此柴荊可也至於浣花溪竹係我手植遙想東林其影必薄汝歸乘臘更加遠瀟臘來春新筍復有上番成竹之望我囑汝檢校者如此〇或謂公此數語近於瑣屑不知彭澤之子候門司徒之妻擔糞萬石不見惟數馬孔明身自裁桑古來賢皆然他日公於宗文則催樹雞柵於監子則督促耘稻以至種萵苣摘蒼耳勒耕牛修水筒謀人伐木園丁除草凡其克勤小物正寓經濟於無用以爲有用也

冬狩行 公自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留後東川

章彝留後東川置王畿不問大閱東川故獵自樵題曰冬狩譏其僭也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以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駱駝巋峞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

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充鼎俎胡爲見羈虞羅中 以上校獵 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王風 四句諷諫

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 以上勉其勤王

留後節度東川兵馬既雄可爲朝廷建功矣今日校獵最有此功校獵何如夜發號令猛士三千晨使合圍步伐如一所得禽獸十斃八九殺聲至晚猶然振天行幕之前已羅青兕駱駝之背又載玄熊合圍百里之中一空寒山之族大者殫矣小亦不遺如鸜鵒者力怯飛蓬肉嫌與俎虞羅之內胡爲見羈校獵之殘如此夫春蒐冬狩非諸侯事今侯得同者以留後既爲刺史又兼侍御攝大將權故號令赫然爽前王北烈耳老翁何心觀獵所喜者以留後士卒如此整肅任擒吐蕃直摧枯拉朽王於草中狐兔盡殺何益哉今日朝廷行幸陝成陽宮裏寂無一人若論今王原無失德何爲先帝以來蒙塵至再留後誠念及此亦當惻然哀痛也〇魯昭公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九月公孫于齊次於陽州代宗幸陝猶魯昭次陽州其受制於程元振猶魯昭受制於意如公曰有鳥名鸜鵒蓋欲章見鸜鵒思王上出奔今見羈虞羅章無王憂臣辱之意矣公曰胡爲大是喚醒

山寺 公自注章留後同遊得開字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莓苔惟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足令信者哀 以上山寺 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爲顧兵徒咄嗟檀施開我知多羅樹

郝倚蓮花臺諸天必歡喜鬼神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
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以上諷留後）歲晏風破肉荒
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四句自言）

山寺依石佛龕遍山龕中諸佛已不復莊所見惟莽苔
耳諸龕雖沒古殿尚存前佛既塵世尊亦灑於是龍象
悲泣信者傷心安得出世尊於塵埃起前佛於莽苔哉
幸使君驅馬西來歸江樹羽排風觀望若有餘哀山僧
訴曰所以致此者棟梁摧頹之故也使君咄嗟檀施不
吝從此復我雙樹重倚蓮臺世尊之塵埃除前佛之莽
若洗諸天歡喜鬼神無嫌矣但使君之職在於拊循士
卒誠移檀施以撫麾下豈非弘濟之才今舍士卒施山
僧在山僧如窮子遇父雖行檀不淨一切財物皆是于
有信大歡喜但恐士卒離心使高人即事憂禍胎耳今
日歲晏風寒肌膚皸裂老夫身臨古寺自思入道雖究
如嬰孩切失怙恃亦足哀也○古殿比國世尊比君棟
梁比大臣勉留後維持君國無徙廣求福田利益也野
寺根石壁結構未嘗不固諸龕遍崔嵬折衛未嘗不尊
前佛不復莊列宗靈爽何存百身一莽苔九廟灰燼殆
盡惟有古殿存黃屋原無恙也世尊亦塵埃天子下殿
走矣如聞龍象泣惟龍象斯泣足令信者哀惟信者斯
哀當時泣諭將士激烈赴難大聲疾呼以痛君國者惟
郭子儀顏眞卿段秀實柳伉幾人耳扈從將士不免凍
餒猶之山僧衣藍縷所謂大臣不過元載諸人能無告
訴棟梁摧使君執兵以往崎嶇以濟愈於顚兵徒闢檀
施也重扶車駕復還宮闕是使多羅樹倚蓮花臺也祗
獲安問明慶是今諸天歡喜鬼神無猜也以茲撫士卒
孰曰非周才是子儀諸公所推豈河北節度可比乃徒
吮兵旋而厚施山僧不聞布德惠以拊循士卒況不修
臣節妄覬非分如冬狩合圍僭擬天子難免禍胎窮子
本法華經窮子傭賃邂到父所受僱除糞行穢不淨其
父宣言爾是我子今我所有一切財物皆是子有窮子
聞言即大歡喜公以窮子比山僧得留後之檀施如窮
子得父財失淨處即行穢不淨意行穢不淨反得財物
爲此諷耳自哂同嬰孩公遠離所天如
失怙恃不如窮子之遇父故云然也

寄裴施州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流金鐘大鏞在東序冰
壺玉衡懸清秋（四句裴施州）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爲客寬邊
愁（二句承宿昔一逢）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眞分憂（二句言廊廟之器出爲刺史）
幾度寄書白鹽北苦寒贈我青羔裘霜雪迴光避
錦袖蛟龍動盤蟠銀鉤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
政將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以上自叙奉謝之意）

裴公雖眇不廊廟器我自上元卜居浣花溪與公相逢
已歎世間少此人物其器宇宏深鐘鳴東序其識鑒澄
澈玉映清秋宿昔相逢便減多病三年客蜀遂解邊愁
今日思之猶不忘耳公以廊廟器出刺施州若得排堯
有四岳能明府事漢有二千石能分主憂耶我去成都
流落白鹽山北荷公幾度附書貽以羔裘則歸袖之
上霜雪迴光書則銀鉤之勢蛟龍蟠舞此時紫衣使者
辭我言歸我再拜故人謝其嘉貺又遙慰我故人日公
老矣老憂子孫公子孫濟濟何憂之有況子孫皆賢才
華裴然者施州之貺何足介意爲○是詩舊編永泰元
年冬公在雲安日作非按通鑑裴冕永泰元年三月已
復原官左僕射待制集賢院安得尚在施州曰裴施州
裴於寶應元年八月貶施州公於廣德元年冬在梓州
時寄無疑也所疑者白鹽山在夔之東屯東屯爲白鹽
北耳按夔爲南楚棲遲等處皆在夔北此句如朝廷燒
棧北鼓角漏天東等句法若編入東屯公於大曆二年
秋冬間移居東屯三年正月便已出峽在東屯不過三
四月安得施州有幾度寄書之理而曰幾度寄書白鹽
北也又按裴年已老大曆四年元載舉爲相史曰利其
老病易制未幾薨故此詩曰將老老人所憂者子孫已
失子孫憂即相顧兒無兒意裴爲衣冠名族其繼起者
才華必盛此二句亦因裴遭貶謫公以子孫才華慰其
牢落舊註謂公年老
以子孫托裴未合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

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開一束滿堂賓客皆歎息以上敘桃竹杖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路幽必爲鬼神奪杖劒或與蛟龍爭以上敘遊重爲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愼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爲龍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噫風塵澒洞兮豺虎咬人忽失雙杖兮我將焉從以上諷辭

梓州桃竹出於江心雖爲江妃所愛不得不爲使君所取使君取此者憐我龍鍾必須扶杖遂攜之出入鏗然有聲也我今日方有東南之征自白帝城鼓棹出峽一路江山幽險異物必多此杖精工不免爲鬼物蛟龍所奪我勢必杖劒與爭敢負明賜杖亦當知自愛矣叮嚀告曰杖生正直愼勿變化滅跡湖上失我扶持方今風塵擾攘不但水有蛟龍幽有鬼神豺虎亦復載道雙杖一失我安適從杖始終以正直自守可也○蜀中多故章留後東川爲西南保障章好殺僇誇張威武殊失朝廷所倚以屏翰意故曰爾之生也甚正直勸其乃心王室也愼勿踴躍學變化爲龍勉其恪共乃職也結到忽失雙杖吾將焉從亦早知其不免

自梓攜家閬州詩 廣德二年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以上在蜀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扁舟落我手以上去蜀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誠難朽六句宴別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在否終作荆蠻遊安排用莊叟隨雲拜東皇挂席上南斗有使卽寄書無使長回首以上敘適吳楚

我入蜀多年幼者長壯者老矣性生放誕與酒爲徒蜀中節鎭多驕常恐失身履害辭酒徒學折節違賊性矣我本縱壑魚焉能鬱鬱居此今爲喪家狗從茲偃蹇何之遊子有方衰老已無此戀萍跡靡定行止亦復何拘惟是新故交情各有厚薄今日取別情亦不同顧南行何始萬里扁舟不意自青草湖始也梓州開筵柳前騎馬樓下幕府諸公陪宴者繽紛四座帳前健卒侑酒者簸弄紅旗樂哉此宴日車落林鳥喧我從此別矣此去青草波濤何足介意三峽險惡亦姑聽之所憂者寇盜充斥衣冠奔走耳自吐蕃入寇中原之音問杳然黃屋之安危未卜北征既斷聊復南遊爲遠適之梁鴻學道遙之莊叟楚騷以東皇比君吳地以南斗爲極此行拜東皇上南斗雖適吳楚敢忘王室哉王於使君譏論有使無使心期勿替亮不至塗玉蜀音遂有避心也○落訓始

江陵望幸

按史上元元年置南都於荆州爲江陵府仍置永平團練兵三千人以扼吳蜀之衝廣德三年以衞伯玉有幹畧拜江陵尹充荆南節度此時應有望幸之舉故城上詩曰遙聞出巡狩傷春詩曰滄海欲東巡

雄都元壯麗望幸歘威神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風煙含越鳥舟楫控吳人四句承雄都元壯麗未枉周王駕終期漢武巡甲兵分聖旨居守付宗臣早發雲臺仗恩波起涸鱗六句承望幸歘威神

江陵雄都由來壯麗一朝望幸忽覺威神天子時巡山河動色也以言地利西通巴蜀以言天文北照長安南則越鳥飛來風煙不隔東則吳人王北舟楫時通壯麗如此今日望幸雖曰周王大駕臨觴未來猶望漢武旌

旗浮江過此甲兵之分由於聖宜信征伐之權自天子出也居守之職付諸宗臣蓋君行則大臣守國付托得人也雲臺之仗天邊早發潤轍之鱗恩波立起望幸豈偶然哉○宗臣指郭子儀代宗幸陝以子儀爲京城留守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弟

使君高義驅今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俗焉知李廣未封侯（四句李劍州）路經灩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日春風回首仲宣樓（四句赴荊州）

李君高義驚代絕無如何三年坐劍州不遷也高義驅今古明有文翁能化俗之績三年坐劍州則有李廣未封侯之恨人但見其化俗而羨之亦焉知其未封侯而惜之使君坐劍我將適荊此去出峽必經灩澦求人蜀五十鬢髮老遙想出峽止餘雙蓬鬢而往耳此行入滄也過滄浪我東吳萬里惟有扁舟遙想入荊將携一舟而去焉從此言別相逢何日到荊時惟有登王粲樓懸春風以引領云爾○此章仲宣樓指荊州前短歌行仲宣樓以王仲宣比王司直非謂其適荊

遊子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二句領至末）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就成都卜休爲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

去蜀非無故此間人無可語然故杳然發吳門之興耳遙望九派長江只隔青草近看三峽險阻巳隔片帆吳門不在望與至若巴蜀問卜雖有嚴遵今巳厭就酒徒嘗作吏部今亦休爲此去吳門縱浮海而到蓬萊亦所願也與真杳然矣倘到蓬萊將稽首而問羣仙所甚樂也何憂誰語哉

逃難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二句總）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巳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一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荊適吳楚故云）

五十老翁棲皇南北逃難何無巳時也而况骨枯氣衰諸病都入雖則逃難無地可逃一身莫容更兼妻子焉幾言歸故鄉其如桑梓墟鄰里散惟有雪涕滿湘江而巳○愚謂此詩當在將適吳楚時一則蜀中多故正當吐蕃入寇後與本題逃難二字有合一則公欲出峽適荊楚與詩中涕盡湘江岸有合一則公年方五十一與詩中五十白頭翁有合或謂係大曆五年避臧玠亂入衡時作入衡公巳五十九歲

行次鹽亭縣題四韻奉簡嚴遂州蓬州兩使君咨議諸昆季

馬首見鹽亭高山擁縣青雲溪花淡淡春郭水泠泠（四句行次）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長歌意無極好爲老夫聽（四句奉簡）

鹽亭西面皆山馬首望之縣與青雲其下溪爲雲溪上之花淡淡不俗其外郭爲春郭郭之水泠泠而清行次所見如此言全蜀名士亦爲不少乃嚴家德星獨聚一門蓋既有兩使君又有諸昆季今日長歌奉簡用意深長兩使君諸昆季幸爲老夫細繹哉○鹽亭在梓州左咨議諸昆季舊註謂是嚴震及其弟嚴礪震以財殺閬里至德乾元中數以貲財助邊得爲州王府長史咨議參軍詩曰全蜀多名士嚴家聚德星分明不以名士許嚴但謂其一門多富宦耳按德宗幸梁時震爲梁餉凡軍糧迎謁德宗今震登驛中書醉映此震專駕曰山南士庶但知有震不知有陛下今使蜀地知天子尊耳是震不但以貲財雄蜀

倚杖（公自梓鹽亭作）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二句題面）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雁喜青天（四句倚杖所見）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二句倚杖所感）

鹽亭既有春郭又有雲溪我看花於彼逐何杖於此矣
縣在山間故爲山縣而其市早休橋路江上故爲江橋
而船於春聚山城草縣地僻境偏往來者少一日之中
人州在曉四時之内估客惟春也於時白浪險矣狎鷗
偏輕青天高矣歸鴈獨喜物色中如鷗如鴈都有生意
我去秋州家妻孥不保對此生意有回首轉淒其者矣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山白閬州城北玉臺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
動將崩未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六句閬山
中原格鬥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結出卜居意

何由是白閬州之靈山獨白何臺是碧閬州之玉臺獨
碧所以然者靈山上雲浮松際欲盡不盡故白也玉臺
下石枕江流將崩未崩故碧也靈山玉臺皆神仙窟宅
其根必有鬼神來會故其氣象已與嵩華二嶽彷彿爭
高吾見閬山疑是嵩華吾見似嵩華者忽憶中原庶幾
有日歸中原再遊嵩華其如干戈未休何惟有結茅齋
於靈山玉臺處看青壁以卒歲而已○
嵩在洛華在秦故觸中原故鄉之思

閬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正憐日破浪花出更
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銜魚來去飛六句閬水
閬州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總前章結

有閬山即有閬水爲嘉陵江江色之麗似石黛似碧玉
兩者難定殆相因依爲一色也何以有此黛碧蓋由嘉
陵日色已破浪花而出水嘉陵春色已從沙際而歸來
耳此時巴童愛此浪花蕩槳而過半欹半側此時水雞
愛此沙際銜魚而飛或去或來此皆閬水專光閬州
城南其山色秀異如秋錦諸峯又爲天下所稀者此我
欲閬山即思
結茅於此也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四句泛江
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四句陪使君

山當豁處何時斷者江於平時一似不肯流然江平流
緩則舟行遲矣舟已行不知其改岸與否於花之夫稍
知其已改耳鳥之飛隨其與舟俱花今因岸之改始知
舟行鳥亦隨舟來耳泛江之景如此此時舟以內有紅
粉者結束何多有白頭者當歡而恨幸有使
君愛人爲客置酒泛江不然我愁不轉添哉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四句就亭
日晚煙花亂風生錦繡香二句應前結束多紅粉不須吹急管衰老
易悲傷二句應前歡娛恨白頭

既泛江隨就亭亭上有徑因沙甚軟亭前有草無人自
芳對亭者有野畦光連接蛺蝶遶亭者有江檻
檻勢低臨鴛鴦在俯未幾日晚煙花撩亂王於風生錦
繡香豈非結束多紅粉耶我年衰老悲傷易動使君
愛我者幸勿更吹急
管叅歡娛恨白頭也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四句城上
八駿隨天子羣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四句感懷

時已收京巴閬僻遠公
尚未知故有城上諸作

我客巴閬又見城頭芳草萋萋已綠空城白日冉冉
長草綠花亦落輕風吹而片片皆飛日長水亦盛當春
動而茫茫萬頃計此時隨穆天子者定有八駿從漢武
皇者亦有羣臣幸陝以來遙聞出狩自冬徂春遐荒應
徧輿亦可回矣何其久不回也○代宗止幸陝公何
以有遐荒之語當年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元振
又以郭子儀新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師勸帝都洛
陽焉知不有八駿遐荒之舉忠臣愛君特見乎詞

送李卿曄

王子思歸日長安已亂兵霑衣問行在走馬向承明 四句王子
暮景巴蜀僻春風江漢清晉山雖自棄魏闕尚含情 四句自傷

國方亂也王子何爲歸也其如至尊蒙塵歷從無人何
獨吾垂老巴山傷春江上往年蠹武之實既悲不與今
日從亡之役又復不及介推晉山雖然自棄敢以江湖
忘魏闕哉○重耳反國時從行諸臣駢首爭功肅宗收
京後靈武諸臣亦然公往在形之詩如洗兵馬詩曰汝
等豈知蒙帝力迄張山人詩曰文公賞從臣秋峽詩曰
宮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而已則非遊詩曰
之推避賞從此詩曰晉山雖自棄意深遠矣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犬戎也復臨咸京失道非關出襄野揚鞭忽是過湖城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 六句敘亂 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以上願望是釋悶

自祿山作逆至於今吐蕃復亂海內久不解兵矣安史
之亂猶曰內寇吐蕃外患何以亦然昔者黃帝至襄城
之野七聖迷轍陝州之幸非如黃帝訪大隗也哥帝察
王教之變中道而轍陝州之幸不啻晉帝過湖城也亂
至於此朝廷播遷一而再再奔走亦應厭矣亂極必治
氣數且然諸公豈無意也深思致亂之由不過誅求無
藝今日但恐如舊天下怨恨之氣多由嬖孽弄權今日
何可令全生天子厭奔走而回鑾羣臣思昇平而佐治誅
求改嬖孽復甦釋我悶但恐老翁計左料事多錯風塵
之靖何日之有我悶終誰釋哉○嬖孽全生指程元振

傷春五首 公自巴閬僻遠傷春罷始知春前已收宮闕

天下兵雖滿春光日自濃 領起全指 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關塞三千里 承兵雖滿 煙花一萬重 承日濃 蒙塵清露急御宿且誰供殷復前王道周遷舊國容蓬萊足雲氣應合總從龍 六句傷春之指

天下豹故矣乃兵雖滿不礙春光也兵何以滿蓋自吐
蕃入寇致一時將士百戰幾疲而北闕羣兇又任其紛
紛爭相僭立至於春光關塞之遙縣隔千里煙花之麗
依舊萬重所可傷者如此春光使至尊蒙塵供帳寥落
遙想行在彼其中露耳所望車駕還京亟圖恢復爲殷
宗周宣則蓬萊殿上雲氣依然扈駕諸臣從龍不乏庶
不負此春光濃麗也○雲比臣龍比
君代宗出幸羣臣離散公以此諷之

鶯入新年語花開滿故枝天青風卷幔草碧水通池 四句承春光 牢落官軍遠蕭條萬事危鬢毛原自白淚點向來垂不是無兄弟其如有別離 六句蒙兵雖滿說 巴山春色靜北望轉逶迤 結援春光

春光之濃鶯語矣花開矣仰見天青俯見草碧矣其如
兵滿天下何此亂極矣援兵不赴萬事都危鬢白非假
淚點非緣今日豈獨行在無信直至
兄弟分飛雖有春光只禁北望神傷已

日月還相鬭星辰屢合圍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 六句天象 煙塵昏御道耆舊把天衣行在諸軍闕來朝大將稀 四句人事 賢多隱屠釣王肯載同歸 結出用賢意圖治

日月鬭陰勝陽矣星辰圍象蕃變矣此危機也還圍
圍者都因執法未誅耳危機焉得變耶危機不變直至
大角帝座盡纏兵氣鉤陳行宮亦出天垣此天象之人
事於將御道而上無非煙塵羣蕃之人獨有耆老諸軍
潰散不知所之大將跋扈不來救援執法不誅一至於
此豈無賢人隱於屠釣可爲朝廷戮力者不識我王出
狩之暇肯載同歸與否○執法即熒惑星時程元振
恐代宗以召亂柳伉上疏請陛下必欲存宗廟獨斬元

振首馳告天下上以元振有保護功止流溱州是不成誅執法大角爲帝座鈎陳卽紫微纏兵氣則京師府出帝畿則乘輿奔播語有會時李光弼擁兵徐州畏元振遲留不進是來朝大將稱

再有朝廷亂難知消息眞迎傳王在洛復道使歸秦奪馬悲公主登車泣貴嬪蕭關迷北上滄海欲東巡六句承首二句清敢料安危體猶多老大臣豈無嵇紹血霑灑屬車塵結意自况

安史亂於前吐蕃亂於後朝廷之亂亦屢矣無如道消息難眞何或曰我王在洛或曰使者歸秦或曰公主奔馬而奔或曰貴嬪登車而泣或曰大駕欲入蕭關旣走北上或曰至尊欲浮滄海早晚東巡消息難眞如此雖安危之體我輩難知然老大之臣草野不乏但不得身爲嵇紹親捍乘輿灑血屬車之上耳何爲扈蹕無人一至於此○平華書上北出蕭關釋悶章云江邊老翁錯料事此曰敢料安危體料字一例

聞說初東幸孤兒却走多難分太倉粟競棄魯陽戈胡虜登前殿王公出御河六句叙亂得毋中夜舞誰憶大風歌春色生烽燧幽人泣薜蘿四句傷春之指君臣重修德猶足見時和二句總結五章

羽林孤兒朝廷養成以備一旦之用今駕東幸却走多倉粟雖儲陽戈自倒人心旣離糗糧甲兵皆不足恃而吐蕃入大駕奔矣此時豈無聞雞起舞如劉琨者乃誰憶大風思猛士以守四方如漢高者遂使長安春色凄其烽燧之中故國幽人腸斷薜蘿之下不禁傷春之至也夫修德可以弭亂君臣同心可以召和和氣致祥郎吐蕃易滅太平立見是在今上耳

收京

復道收京邑兼聞殺犬戎衣冠却扈從車駕已還宮四句收京剋復誠如此扶持在數公莫令回首地慟哭起悲風四句勉之

今日京邑復道已收兼聞馬璘等背城擊賊俘斬千計前此幸陝扈從無人計此時衣冠諸臣排來扈從也邇從之功及今已睹蓋此時至尊車駕早已還宮也京收矣所難者收京後耳今日剋復之功幸而如此但年狀持之力全仗數公倚扶持不力是使我回首收復之地更爲慟哭亂亡之地諸公幸毋然哉○復道句崇安史亂後有復收使有復失言下將前車之覆悵然指出復二句卽洗兵馬詩已喜皇威清海岱還思仙仗過崆峒所謂平吳之后正須聖慮也未幾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冦京師震駭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聞道收宗廟鳴鑾自陝歸傾都看黃屋正殿引朱衣四句聞收京劍外春天遠巴西驛使稀二句隱發聞字念君經世亂匹馬向于闐結遙送司馬入京

示廟以萃天下之渙收京則收宗廟矣聞道宗廟收鑾輿亦歸於時傾都而看至尊喜其無恙正殿而臨朝會其引朱衣收京如此當此劍外春天消息旣遠巴西勅使往來又稀何幸得聞收京之信顧我徒聞耳君則入京矣久經世亂匹馬入朝念君獨能如此留滯者不能是足傷也○題曰收京闕詩曰收宗廟所以萃渙當時車駕發陝州顏眞卿請上先謁陵廟元載不從眞卿怒曰朝廷豈堪相公再壞耶公先日聞道收宗廟然后曰鳴鑾自陝歸語得大體

送司馬入京

羣盜至今日先朝忝從臣二句自言歎君能戀主久客羨歸秦二句送黃閣常司諫丹墀有故人向來論社稷爲話涕霑巾四句發明先朝忝從臣句

羣盜之亂直至今日念我先朝亦是侍臣流落至此戀主之義安在歸秦之日何時耶歎君亂後偏能急君之難同是久客獨有故園之歸君歸矣我忝侍從當年黃閣亦常司諫今日丹墀應有故人我向來爲社稷計上

封事焚諫草子歸京後幸爲寄語故人先朝侍從其人者至今話及社稷尚涕泗霑巾也

杜詩闡卷十六終

杜詩闡第十七卷目

杜詩闡卷十七

同壑　王日藻　却非氏　閲
華亭　盧元昌　文子氏　述
武林　弟　璉　漢華氏　訂

自閬州赴成都詩　廣德二年

有感五首

有感五章，收京後追述當年時事，蓋痛其前，又勉其後。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承兵戈句

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承將帥句

四句追痛往事

首歎諸將以賊遺君父。今上久在行間，統轄諸將，將帥蒙其恩澤，化爲侯王，國家待汝不薄。日者至尊再罹蒙塵，捍牧圉之謂何。夫君勞臣不得偷逸，兵戈有歲年矣，何以至今勞聖主。況食焉當不避其難，將帥蒙恩澤矣，不知何以報皇天。自兩京收復後，今日武關藍田等處是新交戰之處，白骨又如丘矣。自廣德年來，今日洮岷蘭廓等處是舊拓邊之處，雲臺不可問矣。伊誰責哉。朝廷以戰不足恃，去年遣李之芳崔倫等往聘吐蕃，修好息戰，反被羈留，乘槎之消息杳然，張騫之使節難覓，致今日重有入寇之舉，我不能爲諸臣解矣。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四句河北

慎勿吞青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四句諸藩諷詞

期，討河北諸帥。河北諸藩，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餘孽未靖，是乾坤內尚有虎狼也。因而坐大，不修職貢，天王之義謂何。朝廷遣使往來，冀望適長驕恣耳。藩鎮爲境內臣，跋扈尚如此，彼西羌青海，東夷越裳，亦安望其奉正朔，修朝貢，而責其不庭哉。朝廷今日罷藩鎮，於不問。一若罷兵息戰，放牛歸馬，欲垂拱而治者然，蛇豕不狼真何日而靖也。○一說當年僕固懷恩欲自樹黨，援奏留河北諸帥，郭子儀謂大盜既平，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罷之，仍自河中爲始。子儀之意，誠欲先河中以示諸帥。此舉行，河北諸藩次第可削，此真安國家尊朝廷之心。公曰大君先息戰，蓋不欲明示以削諸藩，而欲息戰自大君始，亦即子儀仍自河中爲始意。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四句追述

莫取金湯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四句幸陝不必都洛

諷。都洛非策。洛陽爲天下中，舟車貢賦道里均平，漕運都儲於此。日聞太倉之粟，陳陳積貯，車駕幸此，如寒得春。夫粟米固可支，金湯不足恃，莫貪洛邑，謂金湯之固足以退守，還宜進取，使版圖之內，從此長新。蓋守國者在德不在險，誠能躬行節儉，收拾人心，則盜賊莫非王臣，何必洛邑金湯足恃哉。○當時程元振阻上還京，

勸都洛陽。公意洛陽雖居天下中，形勢險固，立國之道不在於是。時郭子儀章奏亦以東周之地久爲戰場，勸上還京。黜素餐，去冗食，躬儉節用，則黎民自理，盜賊自平。與公此詩正合。是年天興聖節，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用珍玩駿馬爲壽，常衮請去之，代宗不聽，不過行儉德亦非泛語。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四句泛論大勢

受鉞親賢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四句言親賢出鎮之有制

言親王足恃。立國之道，貴於強幹弱枝。桂經霜而彌勁，其本固也；梧遇秋而即凋，其枝弱也。古來強幹之地，未有不臣於朝。蓋幹強則枝弱，宗盟固則反側消。秦皇孤立，至於速亡；漢家削國，動搖根本。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彈壓有素也；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同姓足恃也。爲今日計，亦惟消弭兵，擇親賢而授以節鉞，俾之即往，禹湯罪己，制詔書而卑宮以頒，所及自遠，是依古封建者。若使封建，則根本既固，自難動搖，雖有伏戎，不敢爲亂

此時主威張國勢張豈獨聽籠節制表文德哉○公是年爲閬州王使君進論巴蜀安危表二則曰願陛下度長討大速以親賢出鎮再則曰必以親王委之節鉞此古維城磐石之義終曰臣特望以親賢爲戀戎者意在根固流長國家萬代之利與此詩相表裏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 四句責叛將

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 二句責守令 願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二句勉代宗

謂文武將吏不起特專勉代宗 安史既平懷恩復叛所以然者懷恩不爲朝廷用其所屬兵進不能勸王退不能釋眾勢必自相殘賊兵殘則將自疑何怪其然是擾恩之叛以疑而叛然實無可疑所可疑者朝廷以假王府亦思大寧郡王之爵原封爾爲貞王爾之報主何其不始終如一耶將帥多疑沮矣生民所蘇獨領郡之吏耳當今州縣受制將帥領郡者窘辱無色之官者皆得有詞民生至此所望作民父母者獨元后一人庶務正在詔問瘡痍與咻撫字誠今日急務也○時從固懷恩上書自訟云來瑱受誅朝廷不示其罪諸道節度誰不疑懼近聞詔追數人盡皆不至實畏中官讒口虛受陛下誅戮豈惟羣臣不忠正爲回邪在側此爲將自疑與李光弼無就哀痛詔即是年懷恩疏中天下共許與自新之意

暮寒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 四句暮寒

戍鼓猶長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四句暮寒之感

平郊之樹半爲霧隱廣岸之波盡是風含春色靜春色靜則暮寒多矣於時戍鼓之聲未停林鶯之聲因寒亦輟安得有笙歌高會若忽思何處置酒高會飄朱袖拂雲和此樂夫乃太荒哉

渡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臥高 四句渡江

渚花張素錦汀草亂青袍 二句景 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結寓諷意

江可渡春江則不可渡春風濤正壯耳操舟楫者欹斜而過自以爲疾何如爲魚龍者伏處其下不失其高哉此時渚花汀草其景惟垂綸者自得之試戲問焉得毋悠悠然笑汝曹爲徒勞也○詩意謂禍亂未夷與其涉世不如杜門即李白橫江詞郎今欲渡緣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意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 二句江亭 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 二句送別 沙暖低風蝶天晴喜浴鳧 二句景應首聯 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二句情應次聯

亭外雲幕柳影同飄亭中酒壺江波一色我送別駕於此流落異方忽驚會面其如終宴更惜征途何於時柳蝶江鳧或飛或浴頗有意緒我老年送客雖對此沙暖天晴浴鳧風蝶徒自覺荒蕪甚耳何能終宴矣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 四句泛江

亂離還奏樂漂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四句感懷

方舟並泛不須鼓楫況波恬浪靜乎日惟長也有酒能客江惟深也其淨如練惟是亂離非奏樂之時歌聲入愁人之耳我見江流難忘清渭遙想長安此時花濃春豔悄乎無由得見也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袖長 四句詠陪宴者

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凰 四句

詠餞
別者

長安東都門外爲祖道處有離亭焉今江亭餞別如郊離亭吾意離亭是舊國也嗟此春色何地不有料舊國亦此春色我意春色非他鄉也乃離亭則非舊國春色則是他鄉意中所是者非意中所非者非是奈之何哉況老人年促歌伯曲終旅客愁長舞罷僊神乘閬州二天梓州五馬二天關鐵則五馬生光尾以兩公皆刺史蜀州逢州風煙相接此亦一潁川彼亦一潁川將來治行皆如王霸將來二州俱下鳳凰宜也

南池

呼嗟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 四句南池
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菱荷入異縣秔稻共比屋皇天
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清源多衆
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春時好顏色 以上敘南池之利 南有
漢王祠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荒哉舊風俗高堂亦明
王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 以上譏淫祀 自古
昔非惟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漢興
亂身局促駐馬問漁舟躊躇慰羈束 以上自歎

此譏巴俗富而好巫 閬中棧道千里界山爲門雖天險鄉山而少水獨有南池茫然萬頃勢浸坤軸尾城南帶江腹池中芰荷入異縣秔稻尾比屋家此皇天仁愛斯民美利所聞民倘知足哉不見高田無水多失西成南池一帶獨享豐熟凡清源之內衆魚發遠岸之處喬木森森尤可興者喬木中如楓林本是秋色猶南池則當春遲丹美判如此故當知足耳乃巴人恃其富足競尚淫祠巫覡終朝歌舞不暇訪之於俗爲祠漢王故也獨念漢王聰明正直昔爲漢中王盡地利以養民茲爲閬州神自應體天意而賜以美利陂間酒食亮必吐之今日干戈滿地巴閬幸免極目淫祀爲此重傷江海之興不能自如顧瞻南池漁舟泛泛不禁駐馬躊躇起

武陵問津之思耳

滕王亭子 公自注亭在玉臺觀內王曾典此州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
家犬吠白雲邊 四句滕王亭子 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蘂穠花滿目
斑人到於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四句悉歌

君王遊矣其臺榭亭亭枕巴山者丹梯道可躋也君王猶梁孝王故脩竹冷冷尚有鶯啼春日君王猶淮南王故白雲杳杳猶聞犬吠仙家今日者江石木花王去麗亦傷心花蘂自斑亭存旋徒觸目滕王當日曾典此州其風流到今爲人歌咏我來遊此坐是留連忘返云

玉臺觀 公自注滕王造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 四句冒下 遂有馮夷來擊
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
四句觀內之景 更有紅顏生羽翰便令黃髮老漁樵 二句自況

玉臺山中天而峙積翠濃矣觀在山中高居上帝其列仙侍御者咸捧節而來朝或爲水神則有馮夷擊鼓奏樂或爲仙妃則有嬴女吹簫和之有馮夷則有黿鼉窟江光隱見於觀中有嬴女則有烏鵲橋石勢參差於觀裏夫上帝高居絳節來朝使水神仙女無不効職江光石勢無不効靈此雖觀內布列縹緲虛無之事而恍惚遇之更有人焉紅顏不老羽翰可生使當卜居於此以漁樵老矣

滕王亭子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 二句領至末 古墻猶竹色虛閣自松
聲鳥雀荒村路雲霞過客情尚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山路依然寂寞非昔者君王不復行也亭外古墻猶摟竹色亭中虛閣自瀉松聲欲問種竹種松人今誰在者

惟有一村鳥雀爭喋鞣林數片雲霞崝娛過客寂寞春山將如此回首君王在且前歌後吹千騎祀旌試一為乎依稀如見其如君王不復行何

玉臺觀

浩劫因王造平臺訪古遊至末二句領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宮闕通羣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北山頭

此浩劫造自滕王無與梁孝王之平臺因得訪古來遊也訪古時仰見綵雲若駐蕭史依然玉臺即鳳臺俯見文字如留魯恭依然玉臺觀即靈光殿此浩劫近瞻宮闕羣帝可通遙想乾坤十洲可到我遊至此人傳此玉臺山北時有玉笙仙羽則王子晉浮丘伯又依稀不遠何但蕭史駐魯恭留而已

百舌

百舌來何處重重祇報春至末二句領知音兼衆語整翮豈多身花密藏難見枝高聽轉新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

鳥有百舌者不知其所自來其聲反覆四時之中但知報春已耳其報春也音能兼衆故為百舌其漸自來也翮亦無多名為百舌其實不過一鳥翮無多故花密而藏難見使人不可即音兼衆故枝高而聽轉新使人不覺聽百舌春囀夏至過時過時不可發口過時發口則佞人在側月令言之為人君者尚其聽百舌而遠讒哉

贈別賀蘭銛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荊榛今我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驤首蒼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飢貧以上感遇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君思千里蓴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以上送別

黃雀小鳥志在野粟羣飛只荊榛間耳我輩有何恨而俯仰何人哉我輩非黃雀是老驥也倦猶驤首亦蒼鷹

也愁向人馴荊榛之戀豈其志哉似此高賢識者蓋鮮其嬰飢貧理有固然今日國步雖平干戈未息子衰年遠遊庶幾老驥驤首蒼鷹難馴也願君思千里湖之蓴菜而我戀蜀山下之蹲鴟是君能不貪野粟我猶未免為黃雀耳況生離即為死別自古傷心子竟辭我去耶

奉待嚴大夫

按史廣德二年春合劍南東西川為一道以嚴武為劍南節度奉待者待其來也

殊方又喜故人來重鎮還思濟世才常怪偏裨終日待不知旌節隔年回四句嚴大夫欲辭巴徼啼鶯合遠下荊門去鷁催身老時危思會面一生襟抱向誰開四句自寫奉待意

公本故人有濟世才重鎮成都惟公勝任自公還朝偏裨將士終日待其重鎮我頗怪之那知旌節隔年果回也我欲辭巴徼而去客歲到今啼鶯已合遠下荊門而遊遲遲我行去鷁頻催况以待公至耳待公者自傷身老無幾相見又值時危世事堪論不然此生襟抱將抑鬱以終耶

奉寄章十侍御公自注時初罷梓州刺史東川弱後將赴朝廷

廣德二年兩川既合嚴武重鎮因罷留後史傳嚴武於章彝小不赴意杖殺之公此詩在嚴武未到成都時作

淮海維揚一俊人金章紫綬照青春指麾能事回天地訓練强兵動鬼神四句美之湘西不得歸關羽河內猶宜借寇恂二句罷職朝覲從容問幽仄勿云江漢有垂綸二句赴朝廷

侍御家世維揚今日俊人惟侍御耳以刺史兼侍御金章紫綬青春亦為生色其在梓州指揮之才足回天地訓練之法動合鬼神似此才能猶關羽在湘西尚資坐鎮猶寇恂任河內未許還朝今竟罷官耶在刺史例得舉賢明揚仄陋但我自分衰老此行入覲幸勿云江漢上尚有垂綸之叟我終隱矣○註家以關羽比來瑱來瑱為湘西節度入朝賜死不得歸故云湘西不得歸關羽夫章方入覲公何必以來瑱賜死之事相況且來瑱

悍將亦非關羽忠義之比不得歸老謂不
得去東川歸朝廷如九罭章毋使公歸意

別房太尉墓

時公閬嚴武重鎮成都去閬別房墓也房琯
被召道病卒於閬州去年九月公有祭琯文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 二句別墓 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

情景 對碁陪謝傅把劍覓徐君惟見林花落鶯啼送客聞 六句別時

閬州他鄉也乃復有行役駐馬何為房公客葬於此拜
墓一別耳此間灑淚近土難乾此時望雲低空為斷公
是謝傅酒憶生前我曾對碁陪之公是徐君到今炊後
我空把劍而覓房公安在惟有花落孤墳鶯啼馬首送
過客之聞見而已○房公生時賓客填門既好董庭蘭
之琴則必嗜晉謝安對客圍碁玄捷泥水房亦嘗對
客圍碁矣陳濤斜之敗豈遠分不及謝安乎公曰對碁
陪謝傅此又哀悼中寓不言之痛季札心許徐君之劍
還挂墓上庶幾生死無憾公疏救時一片肝膽已許房
公乃不為上所鑒各遭貶斥是延陵之劍不負徐君杜
公之心未酬知己宜有把
劍覓徐君之恨語意可慘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汩汩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曾向南國復作西川遊 四句自閬

赴蜀 物役水虛照魂傷山寂然 二句山行 我生無倚着盡室畏途

邊 二句領妻子

首揭畏字 我生汩汩避亂他鄉自入蜀至今十年事
矣亦欲下荊吳而扁舟不果何心返草堂而西遊復然
今日自閬赴蜀身為物役水照影而徒然魂只暗傷山
與人而俱寂夫山水本娛人之具今水虛照山寂然是
山水適成畏途豈非我生無着不得已
作依人之計故盡室畏途遑而不顧哉

長林偃風色廻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

斜避石橋斷却尋谿 六句承上山行 何日兵戈盡飄飄愧老妻 挽合

妻子

次揭愧字 山水愁人矣長林在望或者可依乃風急
樹偃行色又慘也此時進焉未能退焉不可回復之際
意與俱迷客衣蕭矣裛翠微而空資其潤馬勞餓矣銜
青草而難禁其嘶況棧懸於上進而避石其逕必斜橋
斷於前退而尋谿其步必却雖由兵戈未盡歷此崎嶇
自思衣食向人能無愧悔前此畏可言也不過行路難
也茲則愧不可言也以
行路難累及妻子也

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 二句承旅 僕夫穿竹語稺子入雲呼

二句承行色隱見 轉石驚魈魅抨弓落狖鼯 二句承人煙有無 真供一笑

樂似欲慰窮途 總結三首

末揭樂字 避石尋谿時山徑斷續行色遞隱遞見矣
翠微青草間人馬飢寒人煙時有時無矣行色隱見故
僕夫在前穿竹偶語稺子在後入雲又呼人煙有無故
轉石之處魈魅成羣抨弓之餘狖鼯紛落乃此轉石抨
弓之情耶遣僕夫稺子之興雖日窮途且供一樂前此
愧可言也我胸中尚有妻子也茲則樂不可言也豈惟
妻子直付此身於度外矣○三章路之險每進益險公
之情每進加寬進而加寬者正是欲哭不敢哭其情有
甚於哭者

陪王漢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池

舊相恩追後春池賞不稀闕廷分未到舟楫有光輝 四句泛池

豉化蒪絲熟刀鳴鱠縷飛 二句宴 使君雙皂蓋灘淺正相依

結還陪兩使君

房公本舊相今上初立召拜刑部尚書恩追以後道澤
猶存故至今遊池者未嘗稀耳雖則恩追道病而卒是
闕廷之分未曾到也然此池係舊相所鑒故今日泛池
者舟楫尚有光輝焉於時千里蓴絲下鹽豉而其絲已

化爲人切鱠揮鸞刀。而其縷如飛。此宴是王漢州留杜綿州而設西池之上。皂蓋應雙。況使君灘頭水淺可止。我今陪宴能勿留連盡興矣。

得房公池鵝

房相西池鵝一羣眠沙泛浦白於雲（二句池鵝）鳳凰池上應回首爲報籠隨王右軍（二句得鵝）

此池是房相西池。有鵝一羣。或眠沙。或泛浦。其白如雲。池鵝可愛如此。今得之。敢與良友。蓋此鵝池何異鳳凰池。房公今日猶應回首池閣。何人爲我報與房公。此鵝已隨王右軍去也。○中書省爲鳳凰池。因池鵝故借用鳳凰池。非謂被召還朝。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竹久荒蕪（四句將赴成都草堂）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幾回書札待潛夫（四句赴成都之情事）

我自分與草堂長別。今日得賜而赴成都者。爲嚴公重鎭耳。自嚴公去後。一經知道。再羅吐蕃。揖讓化爲干戈。幸今重鎭。但使風俗還淳。寧辭松竹久荒。松竹久荒蕪。是茅屋雖可懷。亦可提也。然閭閻還揖讓。是茅屋逝可提。亦可懷也。此地土産之魚。熟知其美。往年鄰人召之酒。預于能賒。而況草堂小徑。嚴公五馬。傳曾經臨赴。待以來。頻移書札。今日得歸。直赴嚴公之約耳。徵捐我赴成公。公還待我也。○公赴成都。爲茅屋也。歸茅屋。因赴成都。一似茅屋主。成都客也。所以得歸茅屋。爲嚴公也。爲嚴公。得歸茅屋。又似嚴公主。茅屋客也。通首字義皆切。重鎭揖讓曰還。荒蕪曰久。魚曰知。酒曰憶。小徑曰舊曾諳。書札曰幾回待。所謂再剖符云。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堠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六句成都草堂）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荆州賞更新（二句挽嚴公）

我於途中所見清江白蘋。處處皆是。因想故園景物。尚有殘春。似故園之春有意待我。蓋於春爲主。我爲客也。自此蕃入寇雪山。告警今寇亂已平。斥堠應無兵馬矣。自成都被亂。十室九空。今亂定人歸。逢迎定有舊主矣。此閭兒童還應無恙。縱使延俗客於草堂。亦何怪焉。我家鵝鴨何足比數。若使惱比鄰而不聽慎。拼然哉。我草堂即習池。往日嚴公在荆鄰作賦詩。其流風餘韵至今尚在。况來重鎭。前歎可繼荆州之賞。應更新也。○此章倘承前閭閻還揖讓。何斥堠無兵馬。還揖讓矣。逢迎有主人。還揖讓矣。兒童能延客。還揖讓矣。鵝鴨不惱鄰。還揖讓矣。結二句蒙舊曾諳小徑。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六句寫草堂）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如泥（結挽嚴公）

我想草堂此時浣花溪上。竹色寒。沙水碧。橘藤雜亂。咫尺應迷耳。咫尺迷則出入之人茫然生恐。東西之處。張張何之。往年藥裹書籤。吾存留者。料只蛛網塵封。王若野店山橋。縱有車馬到江干者。亦只空煩往來耳。荒涼如此者。邑猶在。異日故人過我。藉草而坐。萬事含糊。先拚一飲。未卜終肯惠然否也。○此章似承前松竹久荒蕪句。竹寒沙碧。久荒蕪矣。藤橘迷人。久荒蕪矣。愁出入昧東西。又荒蕪矣。封蛛網送馬蹄。久荒蕪矣。結二句亦蒙舊曾諳小徑。

常恐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四句亦承松竹荒蕪意）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骨信有人間行路難（四句自敘依嚴之意）

藥欄我愛護者。今日得毋沙崩藥欄有損乎。至於江檻風湍不免。亦聽其落。但恐江檻在外。藥欄在內。沙崩損亦從江檻。而落風湍耳。往日手栽四松。別後不知曾長其餘陰。江惡竹歸時祇欲其除。我生理久隨嚴公。今

日觀踐關老我衰顏聚塋再少今日思乞大丹公本黃閑老有紫金丹亮能爲我變顏也使生理無虧者蓋由三年奔走皮骨空存行路艱難貽累獨今日此行是用屬望我公耳○江檻落風湍郎後水檻詩中芽軒鑑巨浪焉得不低垂之意新松二語雖指松竹其實寓狀善惡意前公說早中有自中丞下車軍淨之政罷弊之倍已下手開濟矣百凡冗長者又草剔矣此斯蜀將整頓不料嚴去蜀中又亂幸今再鎮從此尺之落者扶植之譬彼新松使高千尺民之奸者猶去之譬彼惡竹須斬萬竿二語爲紀綱重振之象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 二句結選將赴草堂 昔去爲憂亂兵入今來已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六句全寫歸後情事

草堂荒蕪生事微矣還思歸者以烏皮几在尚可憑耳昔去亂兵擾我壚星今來鄰右恐非舊人惟是懷古情深思避遊於少城諸處究息機自外甘歸休於浣花溪裏公爲總戎折衝樽俎我爲遊子身着荷衣公樹勳名我甘投閒兩者原不相妨也○几所以望公倚借凡況雖公可恐即上章生理祇憑黃閣老意結二句早知參謀撿校非我思存排衣我何如芰荷衣鄰人非如斯斯已殺之類

春歸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 四句春歸 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 四句春歸 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即爲家 四句 情景 春歸 感懷

我歸矣往年經竹徑躡江此際簷花落紅滿地別來甲子方覺頻移到日春華恍疑乍見於時石邊倚杖客與同孤沙面傾壺興復不淺適見遠鷗浮水而至一何靜也似我之息機風塵者又見輕燕受風而飛一何斜也似我之側身天地者我三年奔走已知路難一日歸休便期投老獨醉非我事何妨醒而更醉無家何必憂醉鄉即是我家耳草堂雖歸逆旅而已。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 洗杓開新醖低頭着小

承上句結下

客裏何知勞苦今日野鼠見人開門驚走杓昔杜壯之醖婆落又憑誰而給麴藥既野鼠陰物壁照盡蠹廊清之象醞爲新醖處近辭痛飲之戒歸低頭着者公平生以以此見尤於人歸草新醞有不與衆人皆

家爲群不就徵辟意於無求於人酌日細酌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

全篇 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背斬白馬盟歃氣已粗西數人亦擁專城居其勢賊臣互相誅焉知肘腋亂相踰一國實三公萬人蕃眼前列杻械背後吹笙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

今在此又足驚吁以上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賤子且奔走三秊望東吳弧矢暗江海難為遊五湖不忍竟捨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疏舊犬喜我歸低回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葫蘆大官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以上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天下尚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颻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骨髓幸未枯飲啄愧殘生食薇不敢餘以上將感懷總結

往年我去草堂為徐知道反成都境內蠻夷充塞耳今日我歸草堂為草堂亂定大將復來適然無虞耳猶憶初亂反覆斯須只因嚴公大將被召還朝遂致羣小紛然歃盟誅叛知道手握兵符不獨漢兵號召邛南羌夷以劍閣為要地屯兵據守此時附知道為亂者有布衣數人各擁方鎮未幾番漢異心兩辛倒戈知道為部將李忠厚所殺觸犯時賊矣知道被殺後蠻小賊臣爭相為亂紀綱擾地殺僇無辜以至狃撫在前笙卒在後殺其夫淫其妻殺其將乘其馬橫虐至此活今安在草堂所以先去也自去草堂往來梓閬三年中有興遊吳復由兵阻遂使南國之興適成草堂之歸草堂前有四松自我去此曾慮其蔓草或擾矣曾憂其霜骨不長矣今入門而四松尚在草堂側有萬竹自我去此曾念其柏衛過牆矣曾憐其東鄰影薄矣今步屧而萬竹依然我歸而犬認故主鄰勞遠客舊犬鄰里胥喜也我歸而軍騎滿巷賓從塡門大官城郭胥喜也并成都無虞我又安得歸而喧闐如此乃成都雖定天下未寧自料腐儒不復有為則是草堂雖暫歸飄颻終不免耳天下未寧時為健兒之時腐儒識贊飄颻不免生為老夫之餘生飲啄真愁朕則嚴公雖再贊草堂雖重歸猶朕是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也已○知道非蠻夷糾合蠻夷為亂也公前上嚴武東西兩川說曰西山漢兵食糧者四千人皆關輔勁卒脆南蠻侵掠邛雅子弟不能獨制但分漢卒助之不難撲滅又云頃三城失守非兵之過懼不足也今此輩見缺兵馬使八州素歸心於其世襲刺史獨漢卒屬羌將三之禍恐備吐蕃宜先自羌子弟[illegible]

此詩中邛南兵即邛雅子弟與羌子弟除知道乃兵馬使漢兵是其統領又誘脅羌夷共反故曰蠻夷塞成都

四松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強別來忽三載離立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疏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振撥損得吝千葉黃以上四松敢為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茲慰淒涼清風為我起灑面若微霜足以送老姿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蔕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澹蟠穹蒼以上感懷

我歸草堂四松尚在回憶初移不過三尺今更三歲忽已如人此三歲中流離作閩皮骨空存不謂四松翻能成長雖然人固憐惜物亦凋傷猶幸本根不拔幽色尚在當年藩籬之插本為隄防今日千葉之黃終遭撥損竊恐身為主人致薪木毀傷又未免貽笑於小松耳況黎庶猶未康也幸嚴公再鎮避賊初歸顧此空堂春草自滿乃覺物動衰年之歎撫景慰淒涼之情者則以藉清風於松際微霜向人看枝葉之昂藏偃蓋可待所傷老往時手植四松豈無病此霜根之心今自顧飄蓬茫無根蔕俯仰草堂為事為迹何者可為我有況此小松期其千年之後老蓋扶疏上蟠穹蒼欲拏種松主人不知已歸何處其為慘澹目前已見其然矣尚何矜詡之有未免有情聊爾賦詩豈真戀戀四松哉○此詩着眼在事迹兩可忘句見在為事已往為迹公賦四松意中無松矣凡人事迹不忘便有計得喪較多寡幸生惡死種種繫著無論王戎李和嶠錢固屬貪心所使即嵇康鍛阮孚屐皆為繫著誠空所見一切可忘愛菊不在菊嗜酒不在酒也且夫天地為逆旅日月為過客況此區區詎是我有公題草堂詩曰事迹毋固必茲賦四松詩曰事迹兩可忘惟能兩忘故毋固必

水檻

蒼江多風飈雲雨晝夜飛茅軒駕巨浪焉得不低垂遊子久在外門戶無人持高岸尚為谷何傷浮柱欹以上水檻扶顛有勸誡恐貽識者嗤既殊大廈傾可以一木支以上修檻臨川視萬里何必欄檻為人生感故物忼慨有餘悲四句推開

草堂臨江因有水檻無奈江闊風雨晝夜長飛雖有茅軒蓋此水檻駕於巨浪勢必低垂但可傷也然遊子出門岸谷易位區區浮柱何傷之有惟是危者當扶顛者當扶水檻之欲急須扶持耳大廈將傾一木難支水檻之修尚易為力也雖曰臨川無檻可恣縱觀但念檻是故物一旦毀傷焉忍便棄況有大於檻者乃坐視大廈之傾不施扶顛之力能勿忼慨有餘悲也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清溪上日傍柴門遊四句備船之故倉皇避亂兵緬懷遶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倚脩脩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以上破船之故故者或可掘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結意推開

我江海之心宿昔有之故萬里扁舟門外常泊豈但為清溪上傍柴門而遊耶即何以忽破也只因避兵而出遠離舊丘鄰里都非但存野竹此船亦未由重扣經年埋沒破壞至斯耳昔年江海之心已失風塵之內所以看西飛之翼而歎我與俱西也盼東逝之流而愧我不能與俱東也自傷檣摧楫敗無復濟勝之具但故物雖非新材易構一船之破何足介意所悲者亂離靡定奔竄無常不獨舟楫終亡直恐草堂不保顧此白屋亦安能久留也已

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

為嗔王錄事不寄草堂貲二句許貲不到昨屬愁春雨能忘欲漏時二句小詰

錄事何嗔錄事若為許我修草堂貲不到耶昨者春雨愁人草堂欲漏錄事何忍忘我漏時是用小詰云〇一般春雨愁者愁忘者忘公嘗曰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是能愁人之愁不忘人之忘者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二句相因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鵾雞二句亦相因

籬東有水曉色映之日出其中舍北有泥暖氣蒸焉雲生其際日出雲又生晴雨無常天氣不測也翡翠為珍禽若自與而鳴於高竹鵾雞為草蟲若有得而舞於沙中翡翠鳴鵾雞亦舞性情相感物類自然也

藹藹花蕊亂飛飛蜂蝶多典幽棲身嬾動客至欲如何正說

當此殘春花蕊爭發蜂蝶翻飛何其動而不靜獨我幽棲此身嬾動寂然客至亦且聽之自歎不能如蝶飛花亂也

鑿井交椶葉開渠斷竹根承鑿井句扁舟輕裊纜承開渠句小徑曲通村

鑿井而上交椶葉井蔭得矣開渠而下斷竹根渠深矣渠內扁舟往來裊裊纜必有所牽乎輕輕則快井邊小徑屈曲通村通村必有取於曲曲則幽〇蜀生椶櫚交椶葉新井覆以椶葉也

急雨捎溪足承急雨句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承斜暉句翻藻白魚跳

雨急直掠溪腳欲驟雨易止斜暉因轉於樹腰霽景既生隔巢黃鳥並坐而理羽毛溪雨既霽翻藻白魚跳波而爭踴躍矣〇急雨非捎字急意不出斜暉非轉字斜意不見黃鳥奇於隔巢而並白魚妙於翻藻而跳急與捎字應斜與轉字應隔與並字應翻與跳字應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 二句近景 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二句遠景

筍生穿壁壁破可知藤高刺簷簷低可知舍下庭中近見者如此絲得晴光冉冉欲動絲何意耶草使江色纖纖若浮草何心耶地晴江白遠見者如此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 二句夜景 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二句承上

夜景何如江動月光移石澗波月波互為上下溪虛雲氣遮花溪光雲光互為出沒鳥猶知故道而歸物得所止也帆竟向誰家而宿人迷所向耶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 二句桃樹 高秋總餽貧人實來歲還看滿眼花 二句仁民 簾戶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 二句愛物 寡妻羣盜非今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結出天下一家意

堂前小徑向來不斜故五株桃樹亦聽其遮耳焉用剪伐為而況今秋結實堪餽貧人來歲開花依然滿眼今秋之實將餽貧人今秋貧人得食矣來歲之花又復滿眼來歲貧人不飢矣夫貧人可念乳燕慈鴉亦自可念開簾戶以通燕便其往來戒兒童之打鴉遂其生育苟非亂離既定即此桃樹安保無恙而離結實況此乳燕慈鴉亦安有梁間之樓毋予之樂信乎今日非復窮人之妻羣為寇盜之日而天下車書有一家之氣象是可樂也○乳燕二句似與桃樹無涉然宜通莫打一片慈心却從上句桃樹從遮不忍加伐高秋結實總餽貧人意一齊流出信作任莫任其打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 二句登樓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二句樓之所見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四句登樓之感

花近高樓何傷之有今客心為傷者以作客成都如王粲依荊登樓作賦正為萬方多難故耳不見錦江春色年年自來天地如故玉壘浮雲朝朝自變古今屢更蓋春色有常如朝廷不改自安史以來不知幾人思帝幾人思王至吐蕃陷京師立廣武承宏為帝而乘輿反正是北極朝廷未嘗有改浮雲無常猶寇盜或侵自安史以來不知幾處陷城幾處失地至吐蕃入寇隴右河西之地盡沒今長安復吐蕃走是西山寇盜何若相侵當年先王帝蜀宜有祠廟後主亡國廟何為其正統所屬耳所措後主有諸葛今日無其人梁父之吟日暮聊為我登樓所感如此○先主帝蜀以專任諸葛後主亡國以尊寵黃皓郭子儀是諸葛程元振是黃皓代宗不尊任子儀信用元振致來西山寇盜幾失北極朝廷故公憐後主還祠廟有懷諸葛梁父吟也莊家以梁父吟中意是晏子謀殺三士事公欲代宗去元振如晏子殺三士不特元振非三士比其時元振已罷歸秦州矣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欹滿樹小水細通池 四句過南鄰水亭 歸客村非遠殘尊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四句過後

南鄰近矣有竹參差或往或來無人知者其間幽花小水亦若不為人知者然於時客宜歸矣幸江村不遠尊亦殘矣乃晚席更移而況山人尤多道氣從茲以往數數追隨何但今日相過耶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於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未休 點故斛斯 竟無宣室召 點老儒艱難 徒有茂陵求 點歿後授官 妻子寄他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繐帷在淅淅野風秋 四句山莊

我方慮歸來已恐鄰人非今南鄰斯公果歿
嗟歎至今未休蓋因生時賣文爲活不能如買
室之召老儒艱難已如此歿後遺書空存不過如
有茂陵之求歿後授官亦何益哉今過山莊問其妻子
寄食於他見其園林非復疇昔
惟有戀帳蕭條野風淅瀝而已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臥柳自生枝 四句山莊

遂有山陽笛空悲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四句過莊

之感

園林雖非昔遊有燕依依偏尋舊主有鷗泛泛還戀舊
盟惟是跡絕行人斷橋無板痛深泊草臥柳生枝耳歲
月幾何遂有山陽之淚知己難得傷哉鮑叔之交平生
舊遊零落已盡白頭垂涕傷如之何○臥柳生枝暗用
上林僵柳
復生事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閒在果園坊 望其來 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

諒其不來 應愁江樹遠怯見野亭荒 揣其不來之故 浩蕩風塵外誰知

酒熟香 要其來

崔爲邛州錄事今住果園坊裏我久待之消息杳然不
知終朝有何等忙而羈滯耶意者愁我草堂江樹之遠
不然怯我草堂野亭之荒所以風塵之外蹤跡浩蕩豈
知草堂酒熟待爾同斟我情有迫不容待者蓋戊宦眞
歸來問人是當望然而
寬故望汝之切如此

寄司馬山人十二韻

關內昔分袂天邊今轉蓬驅馳不可說談笑偶然同 四句總起

道術曾留意先生早擊蒙家家迎薊子處處識壺公長嘯

峨嵋北潛行玉壘東有時騎猛虎虛室使仙童 以上叙山人 髮

少何勞白顏衰肯更紅望雲悲轗軻畢景羨沖融喪亂形

仍役淒涼信不通懸旌要路口倚劍短亭中永作殊方客

殘生一老翁 以上自叙 相哀骨可換亦遺馭清風 結完詩意

我與山人自關中握別遂客天邊身如轉蓬驅馳塵事
今日相逢亦偶然耳我少年學仙曾荷山人擊蒙之力
此時山人道術既高如入京薊子倒屣爭迎似賣藥壺
公市人爭識今日飄然來蜀長嘯峨嵋不知離風潛行
玉壘雖覓行蹤騎虎能驅使童如戲仙人之術如此若
我髮稀矣顏衰矣青雲不見轗軻徒悲夕景難留沖融
空羨而况行役不免故國無書所以心如懸旆排徊當
路時復倚劍悵悵登亭誠恐殊方永留殘生不保耳聞
山人存紫金大丹服之可化腸換骨誠憐我老與我之
骨得馭清風而追隨山人後則擊蒙之教始終以之矣
○開寶間有大台山人司馬
承禎與李白善想即此山人

贈王二十四侍御契四十韻

往往雖相見飄飄愧此身不關輕紱冕俱是避風塵 四句總起

一別星橋夜三移斗柄春敗亡非赤壁奔走爲黃巾子去

何瀟灑余藏異隱淪書成無過鴈衣敝有懸鶉恐懼行裝

數伶俜臥疾頻曉鶯工迸淚秋月解傷神會面嗟黧黑含

悽話苦辛接輿還入楚王粲不歸秦錦里殘丹竈花溪得

釣綸消中祗自惜晚起索誰親伏枕聞周史乘槎似漢臣

鸞鴻不易狎龍虎未宜馴客即挂冠至交非傾蓋新由來

意氣合直取性情眞浪跡同生死無心恥賤貧 以上是不關輕紱冕

俱是避風塵 第一段意 偶然存蔗芋幸各對松筠粗飯依他日窮愁

怪此辰女長裁褐穩男大卷書勻漏口江如練蠶崖雪似

猿名同當翠巘野棹沒青蘋屢喜王侯宅時邀江海人追
隨不覺晚款曲動彌旬但使芝蘭秀何須棟宇鄰山陽無
俗物鄭驛正留賓出入並鞍馬光輝參席珍重遊先主廟
更歷少城闉石鏡通幽魄琴臺隱絳唇送終惟糞土結愛
獨荆榛置酒高林下觀碁積水濱區區甘累趼稍稍息勞
筋網聚粘圓鯽絲繁煮細蓴長歌敲柳癭小艇凭藤輪農
月須知課田家敢忘勤浮生難去食良會惜清晨以上是不關輕長兄俱是避風塵第二段意列國兵戈暗今王德教淳要聞除猰貐休
作畫麒麟洗眼看輕薄虛懷任屈伸莫令膠漆地萬古重
雷陳以上勉勵之辭

我昔同侍御遊但愧此身飄飄不能常聚所以然者我
棄官子解組人疑我輩輕賤兒亦俱為風塵多故來避
此耳猶憶知道亂作自寶應元年至於今星橋一別斗
柄三移奔走非同曹公拾擄北由張角子之去也誠肽
蕭灑我之藏也亦非隱淪此後三年中尺素誰將一寒
徽骨往來桴聞行裝數矣老病羈縻臥疾頻矣慨嘆本
悅耳者亂離聽之但工作淚秋月本娛情者疾病見之
祗解傷神會面有時應數容顏之非舊合傳不禁還叙
別後之苦幸而況三年中之甚有心為接與而不果歸
黍無計與王粲而同情還鄉里而丹竈已殘隱花溪而
釣綸尚在病人消中祗自憐惜老既晚起索誰共親近
況如此乎則身為侍御依枉同李耳之官兼為使人乘
捲有張騫之望雖在賀陽之列難驟龍虎之倫所以今
亦挂冠正當借隱而況誼非傾蓋本是久要蓋由兩人
意氣合性情真故往時避亂曾同生死今日會面不厭
賤貧也倘存蕪芋聊為娛老之資各對松筠共歲寒
之簡粗飯固我性窮愁似可怪也幸女長而栽衫能縷
無顛倒短褐之憂況男大而卷書能紉育熟精文選之
趁當帆江湖山之界交雜崖雪嶺之間于行名園陪山
間攜我有野棹沿溪問津且喜江海之人將過王侯之

第追隨太晚款曲經旬但取交若芝蘭不失瀟灑隱淪
之意何必鄰茲棟宇同住花溪錦里之邊猶夜之山
庭豈容俗物鄭當時之驛只接佳賓款馬同行席之珍
何忝錦官東郭重尋先主之祠少城西闉再訪張儀之
蹟蜀王石鏡幽魄猶通司馬琴臺絳唇還隱送終糞土
空看月宇埋輪結愛荆榛尚想野花留醫懷古之後且
復息機時而高柳邊可置酒則置酒時而積水處可觀
其則觀碁三年累繭回首何甘此日勞筋無幾可息焉
知丙穴結網而粘米似乳東為蓴亦細何必吹笙鼓要
且敲柳癭而長歌焉用角枕臥牀聊倚藤輪而小艇欲
享太平之化須排谷口之田蓋食乃民天勤為生本及
茲農月勞爾田家共理浮生勿虛良會此吾與子共享
林下之樂一也雖兵戈未息幸德教能淳必使盜賊如猰
貐類者無一處不除不在宰官如麒麟楦者使皮毛空
謂至於世情輕薄則聽之我道屈伸則任之而人道義
期於終始無幾膠漆之誼繼雷陳而起者有我兩人也
○要可作五楊炯目宰官為麒麟楦言如
弄假麒麟刻畫頭角修飾皮毛故曰休作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

時賈至知東京舉唐必往東都赴舉公為唐先容因有此寄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四句細述
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詞能
兩悽惻六龍忽蹉跎相視鬢皓白況難駐義和以上九載一相逢百
年能幾何胡星墜燕地漢將仍橫戈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
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
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飄適東周來往若崩波以上復為萬里別送
子山之阿南宮我故人白馬金盤陀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
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我謝賈公病肺臥江沱以上寄賈
侍郎

人生百年幾回九載乃作相逢而郎有東京之役爲萬
里別從此鶴興林魚分南郎强承豈能歎乎仰覩義和
六龍迅速催人白髮柯時少傳與言及此真百年能幾
何矣自胡羯誅而旄頭墜地逆擴恩族而漢帥横戈罔
海蕭條豺虎滿地夫少人之處切莫投足以飢有易子
食人無人心也多虎之處信我所往以獸猶畏虞羅獄
有人心也唐生負艳濟才躡天門上東周道遥迟若崩
波今日山阿之逐爲此故耳南宫侍郎係我故人金鞍
白馬獨步一時彩筆雄文鼎耀千古況好賢若渴其心
靡他于今此行必齊首薦但當善事勿改素心而不變
褰不離道耳我亂元問曾與同朝繼而同貶今故人被
召我病江沱相見時爲我長謝故人無復闕庭之志矣
〇成都至東京路無萬里孔明曰萬里之行自蜀始故
云貫至爲中書舍人爾朝制誥出其父子故曰雄筆賦
千
古

杜詩闡卷十七終

杜詩闡第十八卷目

同學王日藻邦非氏[illegible]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成都詩廣德二年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引

國初以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眞乘黃四句總起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瑪瑙盤婕妤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以上舊圖

昔時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皆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以上新圖以下更轉入舊圖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一段借馬追思先帝

昔江都王名緒者多材多藝所畫鞍馬獨步國初曹將軍能得其神妙擅名既久畫馬疑眞將軍畫馬有新舊圖二者今錄事家所藏者新圖也將軍畫馬不自新圖始猶憶先帝有馬名照夜白嘗詔將軍下筆一時神妙感動龍池眞龍形於絹素霹靂起於池內不但天顏有喜因而賜金帛使筆跡所傳無不生色往者先帝時將軍舊圖神妙有如此新圖何如先乎照夜白有太宗之拳毛騧後乎照夜白有今上所賜郭子儀之獅子花新圖有九馬而拳毛騧獅子花尤爲傑出拳毛騧曾騎以破劉黑闥一敵萬矣獅子花曾騎以平安史亂一敵萬矣二馬神駿彷彿有此其餘七匹亦皆殊絕合看九馬顧視清高超然牝牡驪黃之外氣質渙穩罷無斯跪趁駕之形將軍新圖神妙至此空乎韋諷雖愛同於支遁哉新圖尚存舊圖安在當年先帝騎照夜白幸新豐宮翠華東來拂天而下此時王毛仲爲太僕張景順爲太僕一時從騎如雲有三萬匹之盛與此新圖九馬筋骨相同不得復蒲升遐空傳獻寶之歲武皇巡落不見射蛟之人池內眞龍隨鼎湖而俱去圖中畫馬望烏號而不歸生前金粟山閑使思蹕我殁後太陵松柏不見乘黃呼風之馬空閑照夜之姿何在所由對新圖同憶舊圖也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爲德敘時事韋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勉韋揮淚臨大江天高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送別

國步反正猶然艱難兵革漸消未盡衰息當此萬姓哀嗷十載征調之後奈何爲吏者乘勢侵漁罔恤反側不問而誅求多門苟有賢者出而濟將亦易見德耳韋生年富識清虛參軍紀綱之地秉朱絲耿直之節屬吏之務割剝多誅求者自當削色益欲撫窮民先懲豪吏也我臨江揮淚仰天太息此行誠樹佳政如我所言去蝥賊救瘡痍豈獨閬民幸卽我相憶之懷用遂慰云○閬爲公舊遊地濺知閬民疾苦由於豪吏蝥賊故於臨行勉其爲德勉其峻法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四句總起）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借清形書）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雲（伏末段）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煙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以上畫功臣）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以上畫馬）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四句結畫馬一段）將軍畫善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真即今漂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四句結畫人一段）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纏其身（挽首段結）

將軍非他人魏武子孫也今降爲庶姓猶然清門于今爲庶當年魏武割據事業已休矣猶爲清門至今文采風流依稀尚存也文采風流何如人知將軍善畫將軍亦嘗學書但書非所長雖登衛夫人之堂未入王右軍之室至於丹青則沉酣其中直不知老之將至夫老之將至尚且不知又何有于浮雲富貴哉大抵人之於藝苟有所嗜一切都忘生老病死窮通得喪皆不足以奪其所嗜故一生精神志趣悉聚於此其爲業必工即傳世亦可久此將軍之畫爲獨絕耳將軍固浮雲富貴然亦嘗富貴矣往者開元年間引見至尊此時凌煙圖畫顏色久暗將軍下筆忽開生面而畫良相冠而毛髮動畫猛將箭而酣戰來先帝以將軍能畫功臣必能畫馬有天馬名玉花驄者先是畫工如山總莫能肖是日牽來墀下奕奕風生先帝詔曰將軍爲朕圖此遂拂絹素慘澹經營匠心一人真龍躍出於將榻上真龍與墀前天馬屹然相向不能復辨而天顏動朱提賜矣在將軍浮雲富貴何心於天子之賜金在圉人俗眼相看猶以將軍所得爲過寵甚矣至尊含笑將軍能見知於天子圉人惆悵將軍反見忌於凡夫也所以然者將軍畫馬畫骨不畫肉能畫馬於無馬處故空馬於凡馬中但今驊騮氣伸不在窮極殊相幹不能然故雖入室終讓將軍耳至於畫人志在寫眞苟非其人亦不輕爲前爲今且漂泊干戈并尋常路人亦亟爲闘畫邪傷哉貧也將來則至尊賜金遂窮則俗眼爲白有絕技必有奇窮有盛名必有極困獨曹將軍然哉○看英雄割據句公以割據自曹分明以正統于劉足訂陳壽之謬貌貌其形也貌得山僧及童子得貌先帝照夜白畫工如山貌不同屢貌尋常行路人用法一例

寄李十四員外布十二韻（公自注新除司議郎萬州別駕雖尚伏枕已聞理裝）

名參漢望苑職述景題輿巫峽將之郡荊門好附書遠行無自苦內熱比何如（六句題面及自注）正是炎天闊那堪野館疎黃牛平駕浪畫鷁上凌虛試待盤渦歇方期解纜初（六句欲綫其行應遠行無自苦意）悶能過小徑自爲摘嘉蔬渚柳元幽僻村花不掃除宿陰繁素柰過雨亂紅蕖寂寂夏先晚泠泠風有餘江清心可瑩竹冷髮堪梳直作移巾几秋帆發敝廬（以上欲其敝廬養病應內熱比何如句）

昔漢武置博望苑以通賓客員外今除議郎是名參漢苑矣周景題陳仲舉之輿曰別駕員外今兼別駕是職述題輿矣由巫峽將之萬州任萬州爲荊楚上游此行便於附書但如此遠行尚患內熱今當伏枕未便理裝也不見炎天闊絕野館蕭疎破浪而行黃牛甚險凌虛而上畫鷁維艱此幾水勢少退行人安穩員外何汲汲

然道行徒自苦耶，與其值炎天就野館之蕭疏不如過小徑摘嘉蔬以暫款不見敵廬前清柳幽矣可供伏枕者之逍遙嚴嶂外村花落矣可資伏枕者之排遣素柰繁紅蕖亂暑將退矣夏先臘涼有餘病可蘇矣秋江既清心亦可螢秋竹既吟鬢亦可撫此時伏枕霍然將作之官之計輕裝已就節懸巫峽之帆豈不快絕吾發子內熱此何如者正欲予待秋涼而發也○朱本編大曆四年湘江詩內因有上水遣懷句成都至萬州非上水也

寄董卿嘉榮十韻

聞道君牙帳防秋近赤霄下臨千雪嶺却背五繩橋（四句防守之忠）海內久戎服京師今晏朝犬羊曾爛熳宮闕尚蕭條（四句時事）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黃圖遭污辱月窟可焚燒會取干戈利無令斥候驕居然雙捕虜自是一嫖姚（以上勉其進勳）落日思輕騎秋天憶射鵰（二句寄懷）雲臺畫形像皆為掃氛妖（二句勸之）

聞道君之牙帳防秋西山扼險於最高處臨雪嶺背繩橋其嚴如此者以海內之亂自安史至今朝廷宵旰不聞使吐蕃入寇復遭焚掠也君為猛將必當臥薪嘗膽枕戈寢甲以圖報復蓋由前此黃圖已遭污辱今日王庭盡堪焚燒然則防守西山何如直追漠北耶彼干戈以殺賊者須磨礪而取其利節斥堠亦防邊者當日戒而毋使驕能如是則漢馬武為捕虜將軍得董卿而雙矣霍去病為嫖姚校尉今董卿亦一嫖姚矣當此落日吾思董卿必馳輕騎而追塞外當此秋天吾憶董卿必假射鵰以威吐蕃當年雲臺圖畫無非為掃妖氛董卿入日何忝於此畫卿勉哉

青絲

青絲白馬誰家子粗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嬪妃近靜潼關掃蜂蟻（四句已往）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四句料來）

此青絲白馬恩應譏造亂者誰氏之子其氣粗豪逐風塵而起亦妄甚矣汝得毋以天子能勤荒於女色獨不聞天子近日勵精圖治嬪妃且放潼關蜂蟻天威立掃非已事與今日殿前神策軍何等雄武出而破汝指日可期與其逞粗豪之氣擾亂風塵不如脩納款之誠拜舞金闕況皇恩正未可量誠束身待罪皇恩赦汝亦未可知汝何苦謀叛耶○當時代宗知懷恩之反非其本意是年命顏真卿諭懷恩入朝又下詔許其但當詣闕勿有疑慮詔中又曰其太保兼中書大寧郡王如故是皇恩甚優也故有末句

黃河二首

黃河北岸海西軍椎鼓鳴鐘天下聞（二句見河北關係天下）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二句正指海西軍）

河北一帶向為安史巢穴今諸帥負固自署將吏吾恐其椎鼓鳴鐘震動天下況此海西軍鐵馬無數高鼻成羣甚可憂也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眾庶戴君王（承吾蜀句）混壹車書棄金玉（承無粟句）

黃河西岸與北岸異是吾蜀也用兵以來誅求無厭敢抗供給奈無粟何雖則無粟其忠於朝廷者有素故願盡驅蜀民愛戴君王則車書混壹家給人足金玉粟生矣奈何困此一方民也○河西一帶自廣德元年秋吐蕃入大震關已盡取河西隴右地僅存者惟蜀耳公為王閬州論全蜀安危表云河南河北貢賦未入江淮轉輸異於曩時獨劍南自用兵以來稅斂則殷部領不絕瓊林諸庫仰給最多是蜀之土地膏腴物產繁富足供王命也近者賊臣惡子頻有亂常巴蜀之人橫被繁費猶自勵勉老備百役今吐蕃已下松維保三州揚琳再務普合斷斷兩川不能相救百姓騷動未知所裁又曰救天下徵斂赦文減省軍用外諸色雜賦劍南諸州亦因而復振矣黃河文章即是此意

揚旗

公自注夏六月成都尹鄭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時公已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初在幕中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四句總起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馬入駊騀揚旗旌迴迴偃蓋飛熠熠迸流星來纏風飆急去擘山岳傾材歸俯身盡妙取略地平虹蜺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以上細敘揚旗三州陷犬戎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四句結之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四句自敘

江雨颯然公堂清矣更有異聲肅肅然至者是我公置酒會賓客軍士揚旗之聲也肅肅則不異不救有嚴有旗旌其聲已知有異耳軍裝不一以旗為主故初筵羅列旗滿庭於時人控馬而爭馳馬高騰而驚怖而旗以揚焉回回旋舞勢卷飛蓋熠熠照耀光亂流星揚之來若風飆之急揚之去若山岳之傾馬上俯身材無不盡旗尾略地勢妙於平若虹蜺在掌閃爍無端倏卷倏舒由人輕捷可愛一旗之妙之妙如此可想軍裝之盡然揚旗之妙如此可見吾公之訓練至其初聞肅肅有異聲乎此公為此者以備吐蕃也迺者吐蕃內訌三州已失列戍既罷西蜀徒有此天邊之城本是庸蜀之地我公練士如此將來奪取何難但軍令久弛公堂亦現今日升堂嘉會庶庸蜀日寧吾徒且加餐飯享太平蠻荊之區從此休矣○甘泉賦崇丘陵之駊騀公駊騀揚旗旌句言揚旌旗於馬上駊騀亦高也舊解搖頭未合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四句醉飲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二句軍中數杯君不見醉已遣沉冥二句寄劉沈

我飲軍中當其醉酒渴之際所愛者清江所漱者晚江不復知為酒可愛矣所坐者江上軟沙所眠者汀邊冷石不復知為軍中飲矣及其眠而醒忽憶向者之飲為軍中飲其膳野膳隨行帳而供其音華音自從伶而發記此時軍中所飲纔數杯耳何至餘酣若此亦由塵中不見兩公故數杯之後便覺沉冥至於酒渴漱汀坐沙眠石甚矣飲須知己醉翁之意豈真在酒與

立秋日雨院中有作

山雲行絕塞大火復西流飛雨動華屋蕭蕭梁棟秋四句立秋日雨窮途媿知己暮齒借前籌已費清晨謁那成長者謀解衣開北戶高枕對南樓樹濕風涼進江喧水氣浮禮寬心有適節爽病微瘳主將歸調鼎吾還訪舊丘以上院中有作

雲行火流因而雨飄華屋院中梁棟蕭然有秋意矣我幸逢知己身在院中豈有老謀堪資借箸恐參謁徒勞故幾有負耳惟是暑退秋來適當雨後此時解衣高枕開北戶對南樓但覺風涼漸進水氣浮空也以院中而得解衣高枕禮寬故心有適當雨後而值風涼水氣節爽故病微瘳但我身在院中情移溪上有日嚴公還朝坐而論道我亦從此逝矣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千乘萬騎入咸陽陰山驕子汗血馬長驅東胡胡走藏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為忙以上肅宗至今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思補四方二句代宗我昔近侍叨奉引出兵整肅不可當應長驅等句為留猛士守未央致使岐雍防西羌犬戎直來坐御牀百官跣足隨天王應焦思勞心等句願見北地傅介子公勉嚴公老儒不用尚書郎

有識

此憶肅宗時事。憶昔肅宗由靈武移軍鳳翔，用回紇兵助順，長驅破安慶緒，收復兩京。後慶緒據鄴城，九節度圍之不下，賊人反覆，事無足怪。可怪者，朝廷紀綱為飛龍廄小兒李輔國壞，與張良娣表裏為好也。肅宗恐娣良娣欲一有不樂，倉皇失措，先皇帝受制嬪寺，遺禍至今日而有吐蕃之亂，致今上焦心勞思，撥亂尚未已也。但今日蒙塵幸陝之今上，即昔年出兵整肅之今上。我昔官明春，引親見今上領朔方兵左廂軍馬，有雷霆山岳之勢。今日兵力不支者，只為祿山稱叛，內亂既作，往日邊兵精銳皆撤發入援，其防控西羌者，但留羸岐一隅之兵，邊兵單弱，吐蕃遂闌入無忌。朝廷但知靖內亂，大於同邊防。此廣德元年吐蕃遂有大震關之寇，致隴右諸地一朝陷沒，而乘輿播遷，百官奔竄。今日欲滅吐蕃，須得北地傳介子耳。老儒如我，雖有請纓之志，而身為尚書郎，亦焉用彼為哉。○輔國壞紀綱，如以閹寺干頃國收道，選上皇，使肅宗失子道；以閹寺求為宰相，握兵行驕人子，向盤從后及兗王等君臣父子間，紀綱掃地。安民婦在樂如撫七寶鞍，正位宮中之旨未行，求興

王倡為嗣而不果，百官請加尊號而事中寢，種種不樂，肅宗踧踖可知也。肅宗受制於輔國、良娣，不能有為，代宗又變程元振，以至幸陝，復國後仍任魚朝恩為觀軍容使，擾亂何日之有。此公慨然思傳介子與時嚴武狀。
公為工部員外郎，故稱尚書郎。
次章又曰朝廷記憶蒙祿秩。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友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異，叔孫禮樂蕭何律。以上盛時 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皆流血。洛陽宮殿焚燒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以上亂後 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憶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

漢長衰疾。四句自敘

此憶玄宗時事。唐稱至治，以貞觀、開元為首。開元時戶口日蕃，家給人足，京師米不過錢二百，匹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蓋由虎狼絕跡，故遠行者并不勞卜日也。山東出厚絹，商販不絕，無異漢時車班班入河間。周禮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時和年豐，朝廷敬天尊祖，索鬼神，吹豳雅，不獨民間，宮中聖人仍奏雲門，則和氣滿乾坤，天下交朋亦有膠漆之樂。自高祖相傳至玄宗開元有餘年，間天下未有災變，君子守叔孫之禮樂，小人奉蕭何之律令。自祿山倡亂，海內騷然，向時齊紈魯縞不復見矣，一絹值錢矣。向時稻米流脂，不復有矣，有田皆挑血矣。向時宮中奏雲門，耆今安在，但見宮殿焚燒盡矣。向時道路無豺虎者，今何如，但見新除狐兔穴矣。亂離至此，其中盛衰往復之故，惟耆舊能知，而不忍問者，誠恐話及亂離，以致傷心之甚耳。開元之治雖失於前，中興之業猶望於後。小臣老矣，既蒙祿秩，自甘盡瘁，所由灑血江漢，衰病不辭，豈以老儒甘自棄耶。

奉和嚴公軍城早秋

秋風嫋嫋動高旌，軍城早秋之景 玉帳分弓射虜營。已收滴博雲間戍，欲奪蓬婆雪外城。軍城早秋之事

言此軍城早秋，風動高旌，不敢定居矣，因而玉帳分弓，一軍齊力。彼西山一帶近沒吐蕃，今公破吐蕃於當狗城，遂收隴川，足滴博已收矣。蓬婆一城在雪山外，乘此隴川收復，直擣王庭，奪取天邊之城，不亦快哉。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疏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四句懷西郭茅舍 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二句院中晚晴 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結還有懷茅舍意

我院中無事，但覺秋風日夜清耳。遠見滴雲疏雨往來高城，高城間西郭在焉，西郭外茅舍在焉，茅舍有朱實

藏於葉心亮秋風後亦堪落矣茅舍有青苔起於階面亮疎雨後亦自生矣當此曉晴院中有樓臺雲雨既過更衙暮景我意已在朱實青苔際乃復有樓臺衙此暮景樓臺有鐘鼓雲雨既過若報新晴我意終在瀟雲疎雨間乃何勞鐘鼓又報新晴既又自歎吏隱兩妨也蓋我本浣花溪裏人浣花溪裏花是我知已今身在院中我將吏矣頗於參謀似非吏心懷茅舍我將隱矣未克長往似非隱亦曰我吏隱之名耳此意人不肯信庶幾浣花溪裏花能知我心無奈溪花亦多笑我花且笑我亦誰爲肯信我者西郭茅舍亦徒付之有懷而已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荷芰逐花低（四句寫村）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草即相迷蓄積思江漢疎頑惑町畦暫酬知已分還入故林棲（八句寫到村）

碧澗何必添雨秋沙幸而洗泥於時蛟龍在淵引子而過荷芰受屈逐花而低我久不到村亦爲參謀戎幕之故我身親戎務亦既疲於散馬之勞老去始參戎幕老謀豈能如人歸來始散馬蹄戎幕豈能遂意身在院中稻粱久無矣今空就列遂其初志也身在院中榛無不覺矣今駭相迷何可終迷也我向期出處何心幕府而廿蹈踏我素性迂疎何知世路而分彼此嚴公我知已知已不可不酬溪上我故林故林不可不返然則在幕非我志到村負我願哉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渡江灑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以上寫茅屋爲秋風所破）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四句寫乘風爲虐者亦寓言）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如鐵嬌兒惡臥踏裏

裂牀牀屋漏無乾處雨腳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霑濕何由徹（以上言茅屋既爲風破因而雨漏）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以上寫作歌意）

當此八月秋高風號我茅屋有飄搖之患矣夫我屋獲庇賴有此茅耳忽遭風卷飛者罥者沉者沉天實爲之所可異者南村羣童乘之爲虐蓋以侮我之老公然抱茅而去此亦何足計較徒自歎息而已殊不知俄頃間風遂定然無奈風定而雲黑雲黑而雨聚茅屋屋既破漏見於漏當此秋夜初寒破衾不暖雨腳下注屋漏如麻既喪亂而多憂更安長而少睡展轉思維念天下寒士如我境者何限是我一人之茅屋不妨爲風雨所殘破天下寒士之居處庶幾得廣廈以庇之使得處如山風雨不動即我一人凍死亦無憾耳乃眼前不安可即得然則天下寒士飄搖風雨中者何日得慰耶○公此數語直欲補秋風之缺陷南村羣童安足語此他日日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幾時高議排君門各使蒼生有環堵正是此意

村雨

雨聲傳兩夜寒事颯高秋（二句村雨）挈帶看朱紱開箱覩黑裘（二句承寒事）世情只益睡盜賊敢忘憂（二句感懷）松菊新霑洗茅齋慰遠遊（二句自慰）

秋雨連宵颯然寒至寒事空營矣營寒事者莫急於衣亦挈帶而看朱紱雖章服也何救於寒試開箱而覩黑裘顧此黑裘本敝衣也可以卒歲然則寒事關心亦賴此敝裘堪戀耳至若世情冷暖大抵可知付之高臥而已足惟是盜賊充斥責在參謀或稱發爲可慮猶幸庭前松菊新霑秋雨纖非故園草木聊慰旅客遠遊不然如此村雨何○公於衣戀在笥黑裘何有於緋衣於居愛松菊茅齋何有於幕府參謀一官奚堪久羈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二句夜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
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二句倦夜所感

倦夜則一夜無眠矣此時竹在庭隅其涼直侵臥內竹
影乘月色而上牀因知野月滿於庭隅矣月到庭隅爲
夜已深夜深故露重露重故成珠有涓滴之聲月落故
星稀星稀故光微在有無之際月落星稀矣豈無飛
螢亦暗飛耳暗飛誰爲爾照亦只憑自照也月落星稀
宿者亦將覺矣亦有水鳥只水宿耳水宿誰爲爾呼亦
鳥與鳥自相呼也一夜景物如此所悲者百年萬事都
付干戈老將至矣功業不建人生幾何坐使歲月如流
往而不返其如此清夜何○時公參謀嚴幕有重露涓
滴稀星有無之歎且曰暗飛自照水宿相呼語意有謂

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白水魚竿客清秋鶴髮翁胡爲來幕下祇合在舟中四句總起
黃卷真如律青袍也自公老妻憂坐痺幼女問頭風平地
專欹倒分曹失異同禮甘衰力就義忝上官通疇昔論詩
早光輝仗鉞雄寬容存性拙翦拂念途窮以上承胡爲來幕下句露
裛思藤架煙霏想桂叢信然龜觸網直作鳥窺籠西嶺紆
村北南江繞舍東竹皮寒舊翠椒實雨新紅浪簸船應坼
杯乾甕即空藩籬生野徑斤斧任樵童以上承祇合在舟中句束縛
酬知己蹉跎效小忠周防期稍稍太簡遂匆匆曉入朱扉
啓昏歸畫角終以上應黃卷真如律一段不成尋別業未敢息微躬烏
鵲愁銀漢駑駘怕錦幪會希全物色時放倚梧桐以上應露裛思

藤架一段
魚竿客則爲世外人其意常在煙波
老病人其意常欲息微躬耳幕下非
來舟中乃魚竿客處祇合在此今日
卷而如律著青袍而自公耶坐痺則
一身可知平地而立尚虞欹倒況乎
昧異同獨屬尊課乃衰力甘就者則
且平生有相知之雅義不容辭故也
好今來仗鉞原是故人知我性拙待
加之翦拂胡爲來幕下者爲此耳雖
終在露裛煙霏藤架桂叢之間蓋猶
飛也因於幕下青懷草堂遙想西嶺
江秋水亦繞舍東秋杪竹皮應凋舊
新紅水溢浪翻知空留夫般艢牀
醅藩籬破來往之路必已通惟子遊
舊翠惆苦節傷矣新紅落顏色衰矣
矣甕郎乾空疎何當矣藩籬破不能
能自全矣祇合在舟中者職此故耳
厭職公真知已何敢不酬我有此小忠

昧頭每因周防而鮮失事更繁劇常
入扉而謁上官暮聽角而還僚署胡
幕下矣惟是別業難尋微躬未息其
未發願無意於長征者烏鵲力微愁
怕閱錦幪所望吾公憐我觸網窺籠
袍之外亦全衰年物色俾得疎放自
之翻時倚鶴髮魚竿之客優哉游哉
隱者非耶只合在舟中庶遂我河干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
天月色好誰看四句宿府之景風塵荏苒音書
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幕府清秋誰與爲伴所見井梧一枝
獨宿江城蠟炬殘矣蠟殘則夜已永
顧我獨宿江城角聲亦悲自語耳夜
天有月色也顧我獨宿江城月色雖

家遠無書路難莫致不知幾年於此蓋由自省出華自
華棄官流離秦蜀伶俜至今夫倦飛之鳥擇林爲幸今
日栖息幕府雖非得已一枝可安強
移且就若曰鬱鬱終此豈我志耶

樹間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二句樹 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二句樹間 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二句樹 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牀二句樹間

此以甘樹自況甘樹在院不爲岑寂岑寂者自岑寂
也院中豈無他樹覺一院香者惟此甘樹耳我身在樹
間但覺柯之交几杖爲低能使几杖低甘樹岸矣實之
垂衣裳爲礙能使衣裳礙甘益落矣至於滿歲與松借
碧有不凋之節今特未滿歲耳當其同時與菊借黃有
晚秀之姿今誰與同時者吾遊樹間幾回霑露直至乘
月色坐胡牀以細
玩之而不厭云

送舍弟頴赴齊州三首

題中頴字當是潁字臨行爲潁赴齊當時從公入蜀者
惟占若觀與潁皆在齊州故曰兩弟亦山東若豐則在
江左此
從顧注

岷嶺南蠻北徐關東海西二句自蜀赴齊州 此行何日到送汝萬行啼絕域惟高枕清風獨杖藜危時暫相見衰白意都迷六句送別

我居岷嶺雖未至南蠻已在南蠻北弟往徐關雖未至
東海只在東海西去岷嶺遙徐關計程既迂計日應遠
而況行者既遠送者難堪汝去矣從此我留絕域惟有
高枕憂汝到汝未可知也我留矣從此常對清風獨自
杖藜獨行踽踽良可悶也處此危時無幾相見今日服
前不過暫時我衰白之年臨岐一望不覺意與俱迷已

風塵暗不開汝去幾時來兄弟分離久形容老病催四句送別 江通一柱觀日落望鄉臺客意長南北齊州安在哉四句別後

不獨我意迷汝此行風塵萬里亦暗不開矣去則去矣
猶來無止但風塵如此恐來時亦未可定耳來時難定
是今日兄弟之苦不過一分離他年衰白之人老病日甚
弟此去必由荊門江通一柱觀逕齊何其快我此後尚
留成都日落望鄉臺滯蜀轉堪悲是我客意長在岷
嶺南蠻北竟不知徐關東海西所謂齊州竟安在也

諸姑今海畔兩弟亦山東赴齊之故 去傍干戈覓來看道路通 短衣防戰地匹馬逐秋風承去傍干戈覓 莫作俱流落長瞻碣石鴻承來看道路通

弟此行爲省眷去我有諸姑今在海畔更有兩弟亦在
山東弟往齊州正好相見但處此亂世大率傍干戈而
訪問訪問既得汝歸成都他日且看道路之通否但經
行戰地短衣可以防身作客風塵匹馬可以遠害諸姑
海畔兩弟山東俱流落之處弟今此行須念我在岷嶺
長瞻碣石飛鴻莫與諸姑兩弟同爲流落盍來看道路
道路未通誠難遽返道路若通亦何可久羈
也○諸姑係太原盧氏所出適會稽賀撝者

嚴鄭公階下新松得霑字

弱質豈自負移根方爾瞻二句新松 細聲聞玉帳疎翠近珠簾二句階下 未見紫烟集虛蒙清露霑二句新松 何當一百尺欹蓋擁高簷二句階下

松非弱質新松尚是弱質弱質豈敢自負移根於此將
以爾爲可具瞻者階下近玉帳矣故細聲謖謖直聞玉
帳階下近珠簾矣故疎翠芊芊直透珠簾可惜尚是新
松紫烟之集未見鬱葱清露之霑虛蒙點綴人得毋以
新松忽之有時百丈扶疎頓成偃蓋欹擁高簷此階下
尺地安得久羈爾也○未見紫烟虛蒙清露感慨意與
倦夜章
相似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牆色侵書帙晚陰過酒尊涼（四句嚴公宅竹）雨洗娟娟淨（承色）風吹細細香（承陰）但令無翦伐會見拂雲長（後合首句）

綠竹含籜本欲敷光新梢出牆便已披萃其色侵書帙而已陰不無進暮之陽其陰過酒尊而自涼似少增炎之態竹本淨雨洗之而娟娟淨能自守其潔所以色侵書帙耳竹無香風吹之而細細香能自保其馨所由陰過酒尊耳但恐翦伐忽加生失拂雲高致不然含籜者豈終含籜出牆者豈止出牆已哉〇松竹二首亦自況

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十韻得忘字

沱水臨中座岷山赴此堂（二句點山水立一篇之格）白波吹粉壁青嶂插雕梁直訝杉松冷兼疑菱荇香雪雲虛點綴沙草得微茫嶺雁隨毫末川蜺飲練光霏紅洲蕊亂拂黛石蘿長暗谷非關雨丹楓不為霜秋城玄圃外景物洞庭旁（以上每句山水分對奉觀之意）繪事功殊絕幽襟興激昂從來謝太傅丘壑道難忘（四句）

座中無水沱水何來堂上無山岷山誰送蓋因我公廳事有此畫圖也所以白波欲動疑是風吹青嶂忽移非關神運上而杉松蔽日凜欲生寒下而菱荇搴芳依來撲鼻雪雲點綴半有半無沙草微茫似遠似近而況岷山有雁飛到毫端沱江有虹吞來紙上洲邊花蕊欲霏亂紅石上女蘿嚴垂長黛此中空谷不為雨而長陰樹江楓豈因霜而忽染秋城一帶宛然玄圃山前景物何殊彷彿洞庭湖畔繪事之工真為殊絕幽人之興不覺激昂唯嚴公廳事有此奇觀耳蓋嚴公郎謝傅此廳事即丘壑苟非道存丘壑此廳事何地乃岷山沱水忽現於此謝傅東山之志始終不渝我於公亦云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公自注池在府內摩訶所開因是得名）

湍駛風醒酒船回霧起隄（二句泛舟）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起巢傾翡翠低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二句晚秋四句池上之物）

摩訶池上湍何急也湍急因風疾酒亦醒矣於是舊隄回船日暮霧起高城秋氣因風而從上忽落雜樹晚景緣霧而望遠俱迷秋自落恍見成功之退天地自然晚相迷爽然到頭之謀人事不免因見池上鴛鴦坐觸而起何不遠逝於未觸前隄邊翡翠巢傾而低何不高舉於未傾際夫鴛鴦翡翠其羽毛艷麗皆有炫世之姿故動遭物忌者白鷺則蕭然自遠入諸鴛鴦不類列於翡翠非倫清溪之間煙波蕩漾則是白鷺與我徒可與為伴而宿清溪者憐之愛之不暇尚何驚之哉

陪鄭公秋晚北池臨眺

北池雲水闊華館闢秋風（北池秋晚）獨鶴先依渚衰荷且映空（北池景物）采菱寒刺上踏藕野泥中素楫分曹往金盤小徑通萋萋露草碧片片晚旗紅杯酒霑津吏衣裳與釣翁（以上陪宴）異方初艷菊故里亦高桐搖落關山思淹留戰伐功嚴城殊未掩清宴已知終何補參軍乏歡娛到薄躬（以上自敘）

北池為臨眺地雲水既闊華館當秋誠勝境也獨鶴翩然先依於渚衰荷寂若相映於空獨鶴則無偶衰荷則過時二物足感矣池中有菱采者爭於寒刺池中有藕踏者不顧野泥寒刺則可畏野泥則汙人二物又何如哉於是宴開其從如雲素楫既分曹而往行廚絡繹金盤又循徑而通未幾露草碧秋色暮矣晚旗紅落照殘矣津吏已集釣翁偶來賜酒霑投醪之恩賜衣示挾纊之惠我陪鄭公北池臨眺如此當此暮秋異方固有艷菊故里豈無高桐無奈關山搖落正當讒投之秋戰伐淹留重有臨川之役所以異方之菊英英在眼故里之

側寂寂不見耳嚴城未掩烽火知消滴宴苦終虛筵再自傷老大何補參軍況此微軀漫切獻寘悟退之思殆將決矣

初冬

垂老戎衣窄歸休寒色深靜出漁舟上急水獵火著高林初冬之景

日有習池醉愁來梁甫吟干戈未偃息出處復何心自敘

我參謀幕府亦將戎衣似垂老而者若其窄耳今歸川已收戎衣可脫歸休溪上寒色正深彼漁舟以泛泛為樂今上急水而舟危矣急流勇退之謂何高林之上獵火若勢必焚林以獵之禍在所不免我在幕中雖摩河泛舟北池臨眺習池之醉日日有之一思及梁甫吟中之語不覺愁從中來耳今日干戈未息飄泊依人出處之心不堪自問何日謝參謀遂我志耶○史言嚴武在蜀厚賦斂更驕暴悖逆嚴特母有今日得免為官婢語公在幕豈無見幾之哲此詩漁舟獵火二句寓意顯然至諸葛梁父吟中乃晏子二桃殺三士事雖鈎穎之說原屬誣矣但君子守身如淵知戒愁來梁父吟語非泛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細織成二句完題面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四句褥段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四句送褥之辭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短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以上辭贈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氣豪直阻兵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以上諷詞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粗席塵媿客茹藜羹以引分作結

客自長安來遺我織段一開緘而風濤便湧蓋因段上織成者有掉尾鯨也其餘瑣細無論矣客意若曰以此充褥承君終宴可使空堂中鯨魚起而魑魅走高枕上風濤湧而形神清客云如此客意厚矣不知公得此猶懼太侈一介野人何堪被此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留之不祥施之混褻先王法服尊卑有程以短褐不完之夫乃寢處珠宮之物其嬰禍患勢必發難此意當路未必盡察值干戈之横放快掌握之有權肥馬輕裘恣意無度李鼎節度使也何以死岐陽實驕盈之故來瑱亦節度使也何以賜自盡亦氣豪之故況黃金與悔吝為緣短褐之夫得以永年多金之子必於盜賊卷之還客我心始安客休矣坐我粗席茹我藜羹共之不恭亦何傷哉○此章却一褥段而及殺身自盡之禍蓋由武在蜀非志逞欲窮極奢麗公在幕下有難嘿嘿者故以舍人為戒微寓責善承君終宴榮本謝朓詠烏皮几聊承終宴疲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全首皆發此句青袍白馬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萼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詠轉淒涼

歲月不居至後日又長矣其如身在劍南何我身在劍南參謀幕府得毋以青袍白馬為榮展轉思維有何意緒哉則青袍白馬不知洛陽此時風景何若耳當年金谷園銅駝陌本洛陽勝地今日者竊恐好鳥名花已失洛陽之麗銅駝金谷非復故鄉之春至後日長洛陽梅花必放矣欲開不覺開亦我不得見梅花雖放洛陽棣萼安在矣一別永望不知何日相逢我身在劍南窮愁已極賦詩遣興轉覺淒涼似此留滯他鄉不識青袍白馬果有何意我不能自解矣○青袍為宰官服白馬是宰官馬時公參謀也舊指安史謬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李固家有山水圖請司馬題而公觀之蔡本弟作題字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 四句 李固
請司馬題山水圖 雖對連山好貪看絕島孤羣仙不愁思冉冉下
蓬壺觀 四句

高人如李固匡牀竹爐外更無他物何簡易也當此天寒歲暮留遠客挂新圖請司馬題而我觀焉碧海圖中有連山四圍皆山有絕島四面皆水連山之好不如絕島之孤絕島即蓬壺蓬壺有羣仙吾對碧海中之絕島未免愁思乃羣仙絕無愁思一若有意高人有契遠客欲下蓬壺與作緣者夫有簡易高人又有寒天遠客宜與絕島羣仙爲伴云○高人指李固遠客公自謂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 承上山水 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
范蠡舟偏小王喬鶴不羣 觀圖中所有 此生隨萬物何處得塵氛 觀圖所感

蓬壺之側既有方丈方丈之際又有天台其遠也渾連水其高也總映雲夫此方丈天台人間曾見此否所長見者惟畫耳當年青鞋布襪留欲踏徧天下名山水亂離以來一身將老方丈天台諸福地惟有空聞其名耳方丈連水方有舟矣舟爲范蠡舟水勢遠而舟環瀠覺其偏小也天台映雲空有鶴矣鶴爲王喬鶴山勢高而鶴遠舉自然不羣也何日離萬物出塵氛同兩公乘舟跨鶴惜乎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哉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 承上山水 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
紅浸珊瑚短青懸薜荔長 山水間景物 浮查並坐得仙老暫相
將 三結一意 王此進一露

方丈連水則有高浪矣衆疑翻屋天台映雲則有崩崖矣勢欲壓牀高浪崩崖處野橋跨焉從近而察毫有分子細之分沙岸環焉從遠而窺斷續有微茫之緒於水底者珊瑚何短懸於山上者薜荔何長此中仙老浮查而坐容焉與焉三三兩兩恍然天上不似人間但此浮查我可並坐未識仙老肯挈我片時相將遊戲否乙

泛舟者范蠡控鶴者王喬浮查者又是張騫故首章曰羣仙

哭台州鄭司戶蘇少監

故舊誰憐我平生鄭與蘇存亾不重見喪亂獨前途豪俊
誰人在文章掃地無羇遊萬里闕凶問一年俱 八句總起 白日
中原上清秋大海隅夜臺當北斗泉路著東吳得罪台州
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歿潛夫流慟嗟何及銜
冤有是夫 以上申足存亾不重見二句是哭歿後 道消詩發興心息酒爲徒
許與才雖薄追隨跡未拘斑揚名甚盛嵇阮逸相須會取
君臣合寧詮品命殊賢良不必展廊廟偶然趨決勝風塵
際功名造化爐從容詢舊學慘澹閟陰符擺落嫌疑久哀
傷志力輸 以上申足豪俊人誰在二句是哭生前 俗依綿谷異客對雪山孤
童稚猶諸子交情列友于情乖清酒送望絕撫墳呼瘧癘
餐巴水瘡痍老蜀都飄零迷哭處天地日榛蕪 以上申足羇遊萬里
闕二句 總結

我生平故舊落落幾人憐我者惟鄭司戶蘇少監夫平生憐我者惟鄭與蘇乃今日憐鄭與蘇者又惟我我與兩公平生所恨者不卑見也不重見者祇因我生不辰遭時喪亂夯走獨前途之故耳我平生故舊獨推鄭與蘇者以兩公皆賢俊能文章今人云亾道墜地矣我前途渺渺遭喪亂未能即歸者以羇遊萬里闕也兩存亾沒沒庶幾亾者存者存不得於蘇猶得於鄭不道凶問一年俱也蘇在長安明明白日自於中原鄭貶栖溪杳杳清秋亦到大海蘇也夜臺當北斗之墟白日中原安在鄭也泉路著東吳之外清秋大海堪傷鄭也六等定罪之賤長往台州國嚴譴可憫蘇也擢爲考功之後移官蓬閣亦餓死堪傷君子斯饑而死蘇也流慟何及

哲人受誣而殞鄭也銜冤王斯既哭其歿矣又哭其生焉昔者不韋遷蜀呂覽始著馬遷腐刑史記乃成窮愁斯著書兩公亦道高詩發興耳季倫盲然若喪我而酒德著兄功兀然若遺世而醉鄉逃嗜酒見天真兩公亦心息酒為徒耳兩公許我自慚才劣我隨兩公脫畧形骸詩興發則兩公皆班揚當日之名甚盛矣酒為徒則兩公皆嵇阮生時之逸相須矣兩公意氣相期會服君臣契合其才皆為玄宗所愛兩公地望相若寧論品命有殊其官並屬清華妙選乃當年賢良之志俱未大展此日廊廟之上不過偶趨不幸祿山亂起始而陷賊兩勝敗同在風塵羈而還朝兩公功名悉遣化乃蘇則為太子諭德再知制誥猶甘盤於高宗從容而論舊學鄭則長於黃石兵書一朝就譴如蘇秦之發憤懷遊而閱陰符今蘇困表表鄭之嫌疑何有擺落亦已久矣鄭困沒沒蘇之志力誰伸哀傷亦猶是也獨我喪亂前途羈遊萬里時依綿谷避亂而行常對雪山顧影而歎昔年老交誰撫遺孤此日交于化為異物豈無絮酒腸斷南州何處孤墳痛漢季子頻年罹病巴水難擺瀟服療疾獨都空老從此窮草不見果木都摧乾坤無憐哭之場天地有榛蕪之恨故舊誰憐我真誰憐矣平生鄭與蘇竟安在哉

去矣行

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則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四句興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四句實寫去意

饑鷹飽飛本不足取堂燕依人亦何足恠然寧為韝上郎飛鷹不為堂前附炎熱者蓋由野人有曠蕩志無靦忍顏王侯間不堪久住耳況餐玉之法囊中自有今尚未試何屑韝上食堂上泥且入藍田山采玉去也

寄賀蘭二銛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相隨萬里日總作白頭翁四句追溯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飲啄幾回同四句寄慰

前此安史初平國家方賀清宴纔而吐蕃作亂乾坤又復震驚此時與子相隨梓閬庶幾白首相依不料子赴湘吳我歸成都兩人行蹤轉蓬靡定至今日仍分袂各異域也惟是人非麋豕豈能常聚一飲一啄幾回相同寄語我子慎勿以異域為悲哉

杜詩闡第十九卷目

杜詩闡卷十九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成都詩 永泰元年

正月三日歸溪上簡院內諸公

前有到村候西郭茅舍諸作溪上之歸即自郭歸去來之歸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溪上二句 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二句正月三日歸 藥許鄰人斸，書從稚子擎。二句歸溪之事 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結選本簡意

野堂依竹，野堂處也。籬水向城，籬尼樓也。於時堂依竹而尊開，味仍臘，來者酒存故我也。水向城而鷗泛，聲已春，鷗得新機也。當此正月三日，藥可斸矣。我本天下一家，藥而不許鄰人斸，同病謂何？書可理矣。我本千秋自命，書而不從稚子擎，能無失業？一趨幕府，遂負平生。今日歸院內諸公者，恐諸公謂我溪上之歸惡幕府而逃之，亦不過白頭趨幕，自覺有負平生耳。諸公能亮我否。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憑，不顧翦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以上伐竹 度堂非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薙葺，衰病方少寬。洗然順所適，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歡。以上營屋之事

苦屋必先去竹况惡竹如陰江者夏爲米明竹能使之寒也根通積水水爲不流幹入浮雲日爲虧蔽一尾物遇陽明雖連爲翦伐其又何辭况我將營居東偏一帶正取面勢向陽以安戶牖故此竹種自上元㤅惜六載一朝斬刈千竿盡除於焉白日見其東升陰江見其北瀉而面勢順戶牖安屋可營矣營屋則度堂以養拙何取華麗亦以却病更異考槃故不嫌草茅但取順適焉病可減醫可加耳營屋事畢斤斧無聲憩息之歡庶幾得遂云○將赴成都草堂詩惡竹應須斬萬竿正指此竹誠到寂無斤斧聲大功之成靜若無事有如此

奉寄高常侍

汶上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方駕曹劉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中原將帥憶廉頗 四句承飛騰無那 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 二句應汶上故人何

故人常侍汶上一別功名日盛飛騰甚矣始除揚州都督擢除西川節度總戎楚蜀人謂其赫赫已極不知應全未也五十學吟美名遂著能將一變好事爭傳方駕曹劉人謂其幾幾近似豈知不啻過也今日以常侍召還是內爲汲黯朝廷正須汲黯故人既不宜在外昔日以總戎樹功是外爲廉頗中原尚憶廉頗故人似不宜在內官則總戎楚蜀才則方駕曹劉內則汲黯交推外則廉頗久著飛騰如此若我遲暮日甚耳此日天涯傷春寂寂昔年汶水回首湯湯遲暮交催錦波添淚故人知我情否○永泰元年春朝廷命裴冕郭英乂等於集賢殿待制獨孤及上疏謂陛下召冕等待制以備顧問雖容其直不錄其言遂使言者箝口今日朝廷須汲黯亦欲朝廷盡其用也昔者趙人思廉頗廉頗亦思用趙適年已老有似廉頗焉知楚蜀舊地不有望於高適於蜀雖師出無功三城列戍之謀蜀人必有感恩於適者中原將帥憶廉頗謂適不宜內召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江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 四句長吟
發興 已撥形骸累真爲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四句

長吟本意

江渚鷗波何不定也官橋柳色一何濃也江渚不獨鷗江水滔滔急飛競渡之日逝者有如此日官橋不獨柳草色萋萋忧見踏青之心無境不可見心即此而觀允賦詩者形骸之累宜擺爛熳之情宜深句宜斷不宜陳新宜穩不宜險今形骸擺爛熳深因而賦詩新句自穩遂爾長吟不禁云

存殁口號

公自注四子皆遊於藝故甫志之

席謙不見近彈碁畢曜仍傳舊小詩 公自注道士席謙吳人善彈碁畢曜善爲小詩 玉局他年無限笑 承玉局 白楊今日幾人悲 承小詩

我老友席謙尚在一別以來不見彈碁不見看祇近日耳我故友畢曜已歿乃其小詩今日仍傳其傳者已千秋也席謙尚在是玉局之笑他年無限畢曜已亡此白楊之悲今有幾人哉○玉局爲彈碁具情何安有才名往白楊頭時稱白楊何安白楊想用此非白楊蕭蕭之說

鄭公粉繪隨長夜曹霸丹青已白頭 公自注高士滎陽鄭虔善畫山水曹霸善畫髭後善畫馬 天下何曾有山水 承粉繪 人間不解重驊騮 承丹青

我故友鄭公今殁矣粉繪已隨長夜我老友曹霸尚存也丹青亦已白頭鄭畫山水鄭殁天下固無山水矣曹畫馬曹雖存時無伯樂亦誰識驊騮哉

春日江村五首

公出幕歸溪其故未白故有江村五章所謂深覺負平生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 二句江村時景 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 二句春日感懷 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 二句承首 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二句承次

總起我謝參謀課農務無一村不急我歸溪上備春流無一岸不深於時俯仰乾坤萬里皆在我眼留連時

康百年惟有此心夫豈江村堪老者然而農務村村我之茅屋亦可賦矣春流岸岸我之桃源亦可尋矣何以出處艱難生理都眛今月萬里襟情百年心事欣然有托尚可眛生理聽飄泊耶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 四句敘前事

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四句出幕事

承飄泊到如今句 我迢遞來蜀蹉跎到今又六年矣作客之身幸逢故舊重有草堂之歸旅人之興發自林泉姑就參謀之職然而性不可強也益由懶過稍康衣惡百結行如東郭履只常穿似此爛慢老夫豈堪復為世用彼世路禮法不勝拘牽我心藩籬本無限隔以無限隔之身次對無限隔之江天恣意當何如安能久留幕府矣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 四句江村景物

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四句自述江村之意

承恣意向江天句 江天既可恣意一時或紅或翠或風或月景色奢矣幕府有此哉彼赤管爲王命所在似屬難却然銀章非老翁所宜付畀何堪蓋赤管銀章本尚書郎寵必也強仕不辱斯與朝廷雖乏人焉用老大齒危者玷此賢書是用決計歸溪也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愧羣材 四句述出幕解意

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 點江村歸溪情事

承名玷薦賢中句 既有赤管銀章則有朱紱但扶病而垂與強仕者異所以歸休溪上與其垂朱紱不如步紫苔耳郊扉間自饒晚計何必參謀幕府內不乏羣材焉用病叟彼鷗燕眞我侶也見我歸溪或飛或泛鄰家

亦我伴也見我歸溪亟餽亟問一時情事無異桃源是足樂耳

羣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爲榮宅入

先賢傳才高處士名 六句自況 異時懷二子春日獨含情 結還寄日

總結 王粲爲羣盜衛哀賈生當中年被召哀王粲四登樓有作召賈生若前席爲榮夫登樓雖賦王粲何嘗老於荊州宅入先賢傳不過留井峴山耳前席雖榮賈生終眥志於長沙才高處士名猶之不遇漢文也今日二子已往我生不同時當此春日江村言念二子何以爲情矣○羣盜哀王粲收拾前難眛生理漂泊到如今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等句見得所以然者寵盜充庭聊爲王粲賦七哀也中年召賈生收拾前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扶病垂朱紱幕府愧羣材等句見得所以然者駸乘多年不啻賈生蒙再召也

歸雁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 自言 腸斷江城雁高高正北飛 歸雁

我來蜀郡亦望亂定得歸耳今亂定矣顧此春雁北歸高高飛去人不如雁傷如之何○長安在成都北故羨北飛之雁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 承春風句 沙暖睡鴛鴦

承遲日句 猶是江山遲日倍麗猶是花草經春便香花草香而泥融矣飛而銜泥者有燕子江山麗而沙暖矣棲而愛暖者有鴛鴦人何以不燕子鴛鴦哉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去何日是歸年 二句兩章之主

江惟碧鳥色形之而愈白山惟青花紅映之而欲然是物到此春將暮矣我年年作客年年逢春春又過人不

歸亦奈之何

春遠

蕭蕭花絮晚霏霏紅素輕日長惟鳥雀春遠獨柴荊 四句春遠 數有關中亂何曾劍外清故鄉歸不得地入亞夫營 四句感懷

花與絮交落蕭蕭然一何靜也紅者花素者絮霏霏然輕如雨雪也日長矣鳥雀為伴過客何稀春遠矣柴荊自掩村居何僻我寂寂處此亦由關中之亂年來數有故爾避地劍外乃劍外之地又復多故用是有懷故鄉料想長安一片地此時屯兵已滿雖欲言歸奈無家可歸何○是年二月党項寇京兆富平寧處此蕃請盟郭子儀遣兵屯涇原故有地入亞夫營句亞夫營在昆明池南柳市是也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 二句登樓 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煙翠且重 二句暮景 多病獨愁常闃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遊萬事慵 四句寄裴

高樓岑寂矣倚者自倚鳴鐘者自鳴鐘耳於斯城衢晚照市帶輕煙暮景如此因懷裴十我因多病常愁闃寂致遠故人故人何為不肯從容顧來顧我今知其故知君苦思之餘亦為詩瘦所由交遊萬事一槩都慵慵則慵矣其如交遊之際萬事太慵何○太向二字亦是恨辭與不知貧病緣何事能使韋郎迹也疏語意相似

絕句三首

聞道巴山裏春船正好行 二句出峽 都將百年興一望九江城 二句至荊

欲到九江必由巴峽峽水初平春船好行矣從此南下百年高興付之九江一望未知何日得遂也

水檻溫江口茅堂石筍西 二句留滯 移船先主廟洗藥浣花溪 二句遊覽

九江未去定老成都於是水檻一帶依然溫江口也茅齋數椽依然石筍西也無已且移船先主廟無已且洗藥浣花溪百年之興如斯而已

謾說春來好狂風太放顛吹花隨水去翻卻釣魚船 四句不得南下之故

我道春船正好行亦謾說耳不見狂風放顛如此其甚豈但吹花逐浪并釣魚之船而亦翻卻釣魚船習於風水者且然也○前曰春船正好行此曰漫道春來好子規曰不如歸去鷓鴣曰行不得哥哥也

屏跡

衰年甘屏跡幽事供高臥 幽事二字領下六句 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并園蔬課猶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

屏跡何甘衰年故耳而況目前幽事儘供高枕鳥本高飛者今下竹根行龜原浮水者今開萍葉過幽可知也年荒穀貴無出則乏酒價并日俱不能繼則課園蔬夫園蔬雖課何與酒價所以樽酒原空汲泉獨酌酌罷而歌歌已而擊至於樽破不惜無非幽事幽事供高臥如此○永泰元年飢京師斗米千錢故有年荒句先是廣德二年代宗定上下酤戶以月收稅酒價不可問矣雖傷歲飢亦諷時事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 二句歸未得之故 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鶖後鴻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四句東臨大江哭之故

洛陽天中成都天邊相距遼遠其歸未得者有故也成都在西洛陽在東當此日暮其臨江哭者有故也蓋自廣德元年秋吐蕃入大震關河隴盡沒寇西山等處成都之三州盡陷河隴被兵巴蜀道梗我雖向左避塵

之此天邊老人歸未得耳况洪濤滔天大風拔木人非禽鳥焉能奮飛或若有書可達乃自至德元年至今十年中弟妹分飛存亡莫必附書而去九度已癡通僞而還一字無及此日暮東隅大江哭耳老人終老天邊矣
○拔史永泰元年二月大風拔木故有拔木句

柟樹爲風雨所拔歎

公客成都始賦高柟自况獨立獨賦枯柟自况不復有爲茲作柟樹風雨所拔詩自况不復留蜀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爲此五月髣髴聞寒蟬（四句柟樹）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四句風雨所拔）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應首四句言其盛時）虎倒龍顛委荊棘淚痕血點垂胷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應次四句言其拔時）

柟樹倚江適當草堂相傳以來歷年二百庶幾根固不拔可保其終我卜居於此亦惟柟樹可愛耳每當五月蟬聲縹緲不啻飄風動地江翻石走雲氣流雷雨作此柟老幹排空猶與雷雨力爭勝負力爭不已遂隳古根然豈天意哉未拔以前此故老相傳者誠哉滄波老樹我性所愛也此倚江而生者不啻浦上童童如一車蓋也豈獨我之誅茅爲此而留即野客依此者亦避霜雪於其下而不去豈獨寒蟬之聲彷彿樹間乃行人過此者亦愛其聲如竽籟而不行今拔矣始而力爭雷雨者至此虎倒龍顛不能自振始而疑非天意者至此血點垂胷無可奈何昔時樹下幾度吟詩今日堂前忽無顏色柟樹拔矣我亦安能久留草堂哉○公去草堂有難題言者竊以柟樹存亡示草堂去留此詩情見乎詞

喜雨（公自注時浙右多盜賊）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戈况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四句旱）滄江夜來雨眞宰罪一雪穀根小蘇息沴氣終不滅（以上雨）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峥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結點自注）

春旱至今天昏日赤殺氣所感鬱爲旱魃此時農不得食兵何以支軍需之困巴人惟有痛哭赤地而已夫旱潦不時陰陽失調之故爲用此眞宰爲滄江雨而罪一雪穀根從此少蘇而農事有望矣其如沴氣未消何是氣終未洗太平卒難遘我憂仍未釋也猶幸羣山之巓浦雲未斷庶幾陰陽交感風雨會然此事非雷公不濟鞭雷公而後滂沱降不獨穀根甦即吳越沴氣亦可洗而軍須不至匱困哉○前曰眞宰罪一雪後曰安得鞭雷公合眞宰鞭雷公意諷發揮諸人時袁晁反台州方伏誅猶人又殺刺史故浙右多盜賊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眞可惜（二句至末）憶昔獻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往時文采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末契托年少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結出題面）

人生世間各有成就命爲男兒老而無成眞可惜也彼少年者亦曾見我蓬萊殿上獻賦時否猶憶天寶九載玄宗肇舉三大禮我時身到紫宸氣衝星象天老書題且而試集賢春官驗討論而看落筆速使至尊動凌雲之歎布衣識聖人之顏豈知往時文采能動帝王者今日飢寒不能感路人耶年來流落成都素交都盡今日托契年少夫豈得已彼年少者知我文采輸心服見我飢寒背面揶揄好惡無常情態如是此亦世上悠悠無足怪者寄語少年老翁相忘已久亦何嫌何疑而介意哉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渴飲黃泉逢觝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羽金花不辭辱以孔雀自喻江中淘河嚇飛燕銜泥却落羞華屋以飛燕自喻皇孫猶曾蓮勺困衛莊見貶傷其足以王孫衛莊自況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四句正意

孔雀珍禽本赤霄玄圃之物翠尾與金花何中焉知有角牛今以渴故下飲黃泉孔雀窮矣遂逢觝觸取辱不辭亦何損其為孔雀也飛燕與於華屋與人無競物無爭不幸銜泥之故從江上來淘河疑其為爭魚也而嚇之夫跡涉嫌疑君子所恥此飛燕仍落銜泥自歸華屋以明無他乃其心終以為羞倘與淘河爭魚哉夫孔雀飛燕偶遭失志角牛淘河原不足以累之有如此後皇孫困蓮勺之中何損其賢衛莊遭刖足之辱山於見貶少年負氣往往陵人諸葛貴和誠為篤論萬年名與不在目前非意相干儘可理遣橫逆在於自反猶故不足記憶寄謝少年可釋然已○二章舊註謂為郭英乂作

雙燕

時欲去蜀
托興於燕

旅食驚雙燕銜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際來時道路長六句來今秋天地在我亦離殊方二句去

雙燕亦自去來耳但不堪使旅食者見之又銜泥入此堂耶想其意亦同我而避燥濕且於此而度炎涼也傷哉此燕雖入此堂豈真爾居其養子營在風塵其來時歷幾道路豈忘故鄉亦欲以為期耳今秋天地倘得無事豈獨燕我亦離殊方圖出峽矣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二句在蜀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二句去蜀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四句去蜀之感

我六年中往來梓蜀留滯久矣當年入蜀原從關塞來今日去蜀欲望瀟湘去奈何去蜀之路非復來時之路耶關塞既阻朝廷萬事我不與聞矣瀟湘復遊此殘生聽其所如矣所以然者安危至計朝廷自有大臣流落殘生吾輩何須痛哭哉○當時在朝大臣安危難恃如元載杜鴻漸等苟安旦夕毫無長策甚至禦寇之計上與宰相等不過置百高座行香講經於西明二寺以微福庇天下大臣如此公曰安危大臣在責備之辭耳

嘉戎渝忠及雲安詩永泰元年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荒渚吾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以上宿青溪驛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付荊楚以上懷張員外

嘉州有青溪驛繞千山我漾舟其處適當落日亦依棲荒渚間而已因歎我生飄飄今在何許但見石根上青楓為林楓林中猿鳥為侶彼猿鳥亦自為儔侶猿鳥外誰為遊子儔侶者只有明月在千山間耳乃月出而遊子爾靜者誠畏虎不得語恐其聲至也乎非其得良友無奈乾坤阻深前後浩蕩佳期難必何處與至荊楚與員外相見斯真佳期也已

狂歌行贈四兄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功名好權勢四句領全篇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我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巾蹋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以

叙在長安時事今年思我來嘉州嘉州酒重花滿樓樓頭喫酒樓下臥長歌短詠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兌幅巾鬢髮不挂身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常任眞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爲何人上八

叙來嘉州時事

與兄相校年差歲許賢愚判然賢者達觀兄是也愚者弟兄弟是也往在長安兼旬伏雨我輩聽雞鳴候朱門甚矣其愚兄於此時日高安臥雞鳴不聞既足科頭朱門安在男女之累尚且不覺衣食而外他又何求其賢如此今來嘉州兄弟快叙一時酩酊酒醺花濃既醉且臥長歌短詠何其樂與古來達人高士累於世故不容於治家我兄歲時男女禮法秩然門庭兄弟拜跪肅若一似家有嚴君者豈知其幅狗衣冠有同系戶爬搔頭足稻類貓狗狀是不衫不履不小路聽日之人哉似此天眞爛熳巢許爲倫日斜枕肘寢已熟仮眠睡穩方舒膝也啾啾唧唧爲何人豈但男啼女哭莫我知也我兄如此可謂賢矣（）公於諸兄弟子姪婦賦詩各得其眞如杜位爲李林甫婿不免倚勢則曰盡醬喧闐馬列炬散林殆杜濟爲給事中不免竅術則曰潤米少汲水刈葵莫放手於崇簡寫其貫朴則曰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於姪佐寫其高致則曰自聞茅屋趣只想竹林眠莅於四兄又極寫其放達如此天實十三載秋淫潦六旬公在長安著秋述云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觀公秋述此云長安秋雨十日泥正指此時其曰我曹鞴馬聽雞云云者泛言杜位杜濟一流耳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爲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支 四句承情忘發興奇 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二句應勝絕驚身老

東樓宴會地本勝絕悄乎我年老大耳猶幸忘情忽而發興啁啁哳哳事也彼歌妓在坐似與衰老無與既忘情而發興則亦從其密主人作樂亦與衰老無與既忘情而發興則亦任其爲春酒之色何其碧自歎衰老不勝耳倶忘情而發興則且拈荔支之色何其紅自傷衰老不倫耳既忘情而發興則且擘究之凡情可忘衰老之情不能忘對此高樓豈不勝絕忽驚身老愁思欲生彼橫笛之聲最添人愁易催人老若之何我愁方作彼吹未休耶○公詩中慣用爲字作韻如聯單曜曰顏狀老翁爲此爲字下得苦孟冬詩曰方冬變所爲此爲字下得縱逍王侍御曰此贈怯輕爲此爲字下得逍偶題曰餘波綺麗爲此爲字下得雅復至東屯曰一學楚人爲此爲字下得儆和少府書齋曰書齋門關爲此爲字下得蘊藉此曰樂任主人爲此爲字下得放。

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

聞道乘驄發沙邊候至今不知雲雨散虛費短長吟 四句候嚴不到 山帶烏蠻濶江連白帝深船經一柱觀留眼共登臨 四句由渝先下峽

我聞侍御乘驄已發沙邊艤舟同爲下峽之行今侍御未到則此相期爲雲雨散矣沙邊久待應有短長之吟侍御未到此吟亦殊虛費耳於焉下峽但見山連越巂潤帶烏蠻江通瞿塘深連白帝下峽後先過江陵此地有一柱觀者可相期爲登臨之樂侍御他日船經此處須一一留眼毋使候爾於渝州沙邊者又相失於江陵一柱觀也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纔傾一盞即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銷愁定幾巡 四句借酒撥悶意 長年三老遙憐汝棙柁開頭捷有神 二句承乘舟下峽 已辦靑錢防僱直當令美味入我脣 二句承醉消愁

古人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開雲安美酒有麴米春者一盞卽醺也從此乘舟下峽而往旦夕取酒定有幾迴然此事非長年三老不爾吾適僻汝若以汝扆柁開頭捉若有神耳或若偃直未辨長年三老雖有運舟之巧不爲我用今青錢已辦不憂無直長年三老定當爲我速抵雲安傾此麴米春一樽我問可也○公欲速至雲安慮舟子不前先慰之曰遙憐汝預美之曰提有神終安之曰青錢防偃直蓋身涉江湖寄身舟楫長年三老我所托命他日寄唐十八日長年已省柂北風章曰再宿煩舟子回棹詩曰篙師煩爾送詠懷作曰稽留篙師怒亦見公於乘波涉險處之有道

聞高常侍亡 公自注忠州作

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承歸朝不相見
致君丹檻折，哭友白雲長。獨步詩名在，祇令故舊傷。承蜀使忽傳亡

高公去年還朝不復相見不料今日遂有訃聞歸朝不相見尚冀相見蜀使忽傳亡永不相見矣公歸朝官拜常侍已歷金華省然不獲盡其用亦虛歷耳既虛歷日金華侍從何殊地下修文不待今日始痛貴志也既歷金華省是常侍致君已折丹檻既爲地下郎是故人哭友空望白雲金華丹檻公之致君終已矣幸有詩名尚在耳地下白雲哭友徒長也祇令故舊傷痛耳安能起公九泉哉○史稱適負氣敢言權貴側目當王德時陳江東利害繼又抗疏陳西山三城戍罷民是適非嘿嘿者永泰元年春上命郭英乂裴冕等應制而不用其言獨孤及上疏謂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箝口適正處其時上有面從之主下有蔽賢之抵宜適鬱鬱賚志而歿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深痛之也

宴忠州使君姪宅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舍，不是怕湖灘。四句忠州使君宅
樂助長歌送，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率強爲看。四句宴

此出守忠州者是我家姪故雖在殊方有今日歡耳使君爲阮咸此舍卽阮舍無過阮舍而不入之理豈爲下峽有湖灘之險逗遛不前哉況使君宴而作樂助我長歌宴而饒於酒寬我旅興然我所以留連使君宅者亦感因使君少時如王安豐曾爲我作如意舞牽引老夫而强爲看我極不忘之也○觀下章龍興寺詩曰莫負主人恩使君於公必証有未盡者强爲看三字有諷光牽率老夫胥皆怒而責士句之言

禹廟

禹導江自岷山岷山在蜀故蜀多禹廟此在忠州臨江縣者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二句承禹廟空山裏
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二句承秋風落日斜 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以禹功結

空山寂寞禹廟在焉徒伴秋風落日耳空山有庭尚垂橘柚當年錫貢至今如見空山有屋尚畫龍蛇當年驅放至今爲烈上而雲氣如生虛壁與落日俱留下而江聲若走白沙與秋風爭響此皆禹功所存也蓋禹神謀素定早知導江必自岷山始故四載之乘不遺餘力三巴之控不煩再計後人尚不忘其明德哉○當時汴水湮塞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而后得達至廣德二年劉晏方議開汴水疏非禹功貽澤萬世今日中興庸詎安能有濟禹廟一章寓感正深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四句寫忠州
空看過客淚，莫覔主人恩。二句題詩之意 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以龍興寺結

忠州僻處峽內鑿石開峽以通江流左右壁立皆石石爲雲根井邑皆聚於此耳夫井邑而聚雲根邑小矣邑

小故市亦小爭米其常也忠州在三峽之內州孤矣州孤則城亦孤閉門宜早也所難爲者過客耳誰哀其窮途而憫恤之所屬望者主人耳竟莫得其解囊而周救爲況地僻人稀虎甘人肉亦賴此給孤獨園得藉踪少悲云

哭嚴僕射歸櫬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二句歸櫬）老親如宿昔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雨天長驃騎營一哀三峽暮遺後見君情（六句哭嚴僕射）

流水長逝嚴公素幔與之長逝從此歸櫬仍望舊京返耳公雖喪有母在堂亮如宿昔我登堂拜母之誼何日忘之公既喪部曲今日必異平生彼迎新送舊之情大槩可見素幔隨流水從此蛟龍雨絕風送不還公本蛟龍昔望其雲騰於天今至於風送其雨霖雨之施不復得矣歸舟返舊京從此驃騎營空天長望斷公本驃騎

昔靠下無非猛士今天邊但有空營回首孤魂難復招矣我一哀至三峽暮者正由平生知己之情去後依然如見耳已矣公竟永訣矣○蛟龍雨米註以雨爲雨字之誤作蛟龍雨亦是

放船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二句放船）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寒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四句放船後所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邑闕（二句泊船）

灘險故須收帆而下灘回故又卷幔而轉收帆卷幔是泊船之候下水逐灘又是放船之時此時江干晚市戎戎然暗疑草木蒙翳也山頭暮雲淰淰然寒似水氣東合也有市則有林林何嘗無徑荒林則無徑可入有山則有鳥鳥何嘗怪人獨鳥則常怪人看我方將收帆卷幔又值急水回灘殊不覺城樓底下我船已泊庶幾夜色闕作放船計乃夜色未嘗闕也一夜之景如是戎戎厚貌厚則暗矣江市晚景象之禮運曰魚鮪不淰註云鮪䲨驚散貌夫以鮪散爲不淰則必以萃聚爲淰淰者寒雲東合之象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隨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四句旅夜）名豈文章著官因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四句書懷）

細草不勝微風欲動危檣須猶獨夜何堪此時岸上平野濶矣星落落然隨之亦濶此時舟邊大江流焉月滾滾然湧之亦流獨客所伴惟星月耳我一生重事業輕文章自傷卑賤復獎之事既老而無成他日千秋身後之名豈必以文章而著也夫卑賤獎之事業我雖不老病此念未休況官年罷官之故不因老病亦轉思維不能自解得毋官因老病而休也常此細草微風危檣獨夜飄飄何似彷彿沙鷗大沙鷗亦何名何官常隨星月爲伴與平野大江爲徒而已旅夜所懷如此

懷舊

地下蘇司業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便有死生分（四句懷舊）老罷知明鏡悲來望白雲自從失詞伯不復更論文（四句懷舊）

之故

已矣蘇公呼之不起矣試呼曰地下蘇司業尚知我親情獨有君乎喪亂分離不過偶爾死生永訣豈容遽然那因喪亂偶然便至死生異路蘇已矣我亦老矣蘇之辛我哭之我之老誰知之知我老者惟明鏡耳我老矣蘇終已矣我老矣惟明鏡爲知已蘇已矣惟白雲似故人今日者亦悲來望白雲耳況蘇爲詞伯詞伯既失誰與論文斯文一不真將喪哉

八月十五夜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二句包兩章）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二句承歸心折大刀）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兎直欲

數秋毫（四句承滿月飛明鏡）

人有離合，月有圓缺，月再圓還飛明鏡，人離難合，空折刀環。今日身如轉蓬，行地何遠，不知何日再歸，故樹也。思欲攀桂從天，高不知何日歸長安扣君門也，所爲歸心折大刀耳。至若滿目所來者，當其缺，水霜雪空明及其照，林樹毛畢現，況廣寒清虛，玉兎在屯，此時月色皎潔，即白兎亦秋毫可數，不真滿目飛明鏡哉。明鏡若此，乃羇人情緒如歸心折大刀者，竟不能候而察之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六句承滿目飛明鏡）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二句說歸心折大刀）

幾見滿目飛明鏡，未幾轉西，稍下巫山峽矣，乃將沉未沉，猶銜白帝城焉。稍下故氣沉，欲暗全浦，暗似明鏡至此已無全照，猶銜故輪側，尚明半樓，明似明鏡於此尚有餘輝。刁斗以警夜者，浦暗故刁斗之聲不能尚留，憑於催曉，蟾蜍托身於月，若輪側故蟾蜍之影不能終滿，幾於自傾。而殘魄竟如張弓矣。因想蜀國軍營，誰不張弓倚此殘魄，張弓倚此者，亦爲歸心折大刀之故，豈獨漢家營此情此景，亮無處不然也。

雲安九日鄭十八賁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四句九日）地偏初衣裌，山擁更登危。（二句雲安）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二句陪宴以時事結）

寒花開盡，滿目蕭條，然後者謂菊蕊耳。菊蕊可賞，故人亦可念也。舊日摘花人漸易，今辰把盞酒豈常贈，所幸雲安居蜀之南，地氣差暖，至九月而初衣裌，推是雲安在巫峽間，山勢已蔟，登高豈不更危乎，况逢多難，離與諸公飲酒酣歌，不禁淚洒闌干也已。○是年九月初一日，懷恩引吐蕃回紇党項大舉入寇，京師震動，故有結二句。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靄而至。潺潺石間溜，汩汩松上駛。亢陽乘秋熱，百穀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燋卷有生意。前雨傷卒暴，今雨喜容易。（以上雨）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所望時一至。（四句雷）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我私，我圃日蒼翠。恨無抱甕力，庶減臨江費。（六句以喜雨結）

未雨，雲先之。雲欲盛，崇高則不盛，遞崇高是雲之行也。時開時合，乍升乍降，故此飛雨亦若靄然而至。但潺潺然溜石間，汩汩然駛松上耳。然猶愈於不雨，當此亢陽百穀將棄，天澤既降，燋卷忽生，憔悴之餘，易於見德，大率如此。夫破塊之雨不足潤物，前雨之卒暴可傷，盡渠之雨徐徐入物，今雨之容易可喜，容易何如靄而至者是也。雨則至矣，乃猶望夫沛然也。雲雖與雨雷尤作氣，間時一作，其聲最佳，既鼓雨勢，亦達物萌，蓋威不可無威，摩則物難遂生，故須雷霆。怒不可過，過怒則物終傷生，故須一至。然則遞崇高之雲，雖致飛雨，何如時一至之雷，間達中宵哉。九月霜降，萬物告成，前此燋卷有生意者，至此彷彿見滯穗矣。忽焉郊扉見滯穗，若行見我圃亦蒼翠矣。先郊扉而及我私，先天下之憂也。及我私而亦蒼翠，後天下之樂也。旱則汲水灌蔬，難免臨江抱甕，今茲費可減，亦我私之可幸與。

奉漢中王手札

（時王西歸作書貽公，公和此詩。）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提漢中王）剖符來蜀道，歸蓋取荊門。峽險通舟峻，江長注海奔。（四句西歸）主人留上客，避暑得名園。前後緘書報，分明饌玉恩。天雲浮絕壁，風竹在華軒。已覺良宵永，何看駭浪飜。（八句避暑歸州）入期朱邸雪，朝傍紫微垣。枚

乘文章在河間禮樂存悲秋宋玉宅失路武陵源淹泊俱崖口東西異石根夷音迷咫尺鬼物傍黃昏以上在道犬馬誠爲戀狐狸不足論從容草奏罷宿昔奉清尊以上歸朝情事

朝廷雖頻遭寇患其大自存郎親王之尊可知矣在國有乾坤之大更無兩大在王者叔父之尊更無他尊在向者割符偶來獨道今茲歸蓋取道荊門取荊門必從三峽峽惟險故道舟而其勢亦峻下三峽必瀨大江江惟長故江海而其流自弁峽險通舟前此畏途將失江長江海此日朝宗有自王從此竟西歸哉先是王到歸州正值大暑至達東道偃息名園招我之書已非一次感恩之至撰王同殊想王避暑以來今屆深秋矣夫雲浮驛風竹臨軒樂此良宵莫愁驛道然計王出峽已離大暑想王到歸必在三冬而未即雪飛紫微星近王已獻果西歸矣校乘在諸文士間爲年最老我猶是也河間王果王能修禮樂被服儒雅王猶是也今日者我未還鄉信矣悲秋同宋玉王未出峽猶然失路迷武陵王在歸州我在雲安淹泊俱當崖口歸州在東雲安在西東西各異石根是本夷音俗更尚鬼兩人相思不相見但覺咫尺千里白日黃昏耳雖然王歸有日矣我念王門交誼天涯戀別誠如犬馬王爲帝室親藩將須當道安問狐狸王此行入朝致主能除君側大奸即從容草奏申虞一大事此時亦念有老如枚乘者宿昔嘗奉清尊哉

石硯 公自注平侍御者之硯也

平公今詩伯秀發我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四句平公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八句贊石硯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爲賤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宴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致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眄八句寫足平公得石硯之意

平公爲今之詩伯故與石硯爲緣今日奉使峽中遂長嘯而得此耳玉在石中者曰璞璞非凡石滑如波濤光若雷電昔經禹鑿之手流鑿所遺今入詩伯之眼斬然而見是此石上下千載緣得兩知已耳其聯坳是石之雙穴不雖自具其多水乃石之溫潤自然不拈數人所載灑而有餘十手對面而非不足所謂巨璞也平公所侍御冠其剛正可以觸邪石之貞潔稱此何媿平公此賦詩伯句其秀發可傳獨步石之興狀清宴堪陪顧此石硯昔委三峽有終老泥沙之悲今登几案有伸於知己之喜侍御使畢而旋攜此石硯起草於明光殿前發揮於丹青座上臨汝顧盼皆有榮施然則平公得此石硯相與有成石硯得遇平公一朝吐氣亦奇矣哉○物之異者與異人爲緣夜光之珠陪侯得之荊山之玉下和識之千里之馬孫陽顧之豐城之劍張華辨之詆詩前曰異狀君獨見後曰知汝隨顧盼是此硯不逢侍御終委泥沙所感深矣

三韻三篇

高馬勿捶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四句興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二句正意

馬之高魚之長者與凡馬凡魚異捶其面是辱馬損其鱗是困魚不知辱馬但焦其毛其高何害困魚雖損其鱗其神自若況士之磊落者奚翅高馬長魚比亦誰肯遇摧勢而屈節以自易其身哉○首二句曰勿捶勿損詩曰不肯易捶之損之者將欲使之易其身也不肯易者損之辱之不肯易也不肯易惟龐德公徐元直輩足當之陽惟蔡邕皆肯易其身者不足道矣

蕩蕩萬斛舟影若揚白虹此大受之器起檣必椎牛挂席集衆功自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此待時而動

萬斛之舟其影搖虹檣必巨矣推牛享衆以集功然后起檣以挂席人事既備猶候天時蓋衆以起檣檣以挂席席以待風苟非風動於天寧繫巨盤中勿汲汲取敗也○此詩語意似諷房琯一流如琯有大略不度時勢輕身自試致有陳濤斜喪師之事是萬斛舟檣席雖備衆功亦集而風未動天遂置大水非傾則覆矣如此者

可不戒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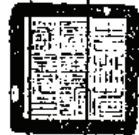
烈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傍權要三句正是多門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二句喚醒

政出多門者權要爲之也烈士所惡小人則甘心焉喻喻吠吠自爲同調名利所在殺身殉之況此皆因官曹未清也官曹清則小人失計不堪一笑耳○結二句即張叅求山之意

杜詩闡卷十九終

杜詩闡第二十卷目

杜詩闡卷二十

同學王日藻翀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雲安詩 永泰元年

諸將

五章責成諸將概然於韓公嚴武今無其人區區王縉附元載以出將實無益於安危也當時治軍嚴整如李光弼功名不終郭子儀盡瘁乃心不免疑尊掌神策兵爲觀軍容使者惟中官韋將權失馭國威不張至使賊騎憑陵發陵焚劫天子孤立羣臣玩愒內訌外釁軍需延叛強藩違攜荒服安得如韓公嚴武者起而夾持之每章首六成大指在結二句。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椀出人間 四句陵寢失守 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四句舉時事以責諸將

首言長安列陵諸將不能盡瘁結曰將軍且莫破愁最痛心者陵寢被焚也當年漢朝陵墓皆對南山則密邇王畿有屯衛之盛乃千秋而後尚入關耶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椀便出人間何發掘之速也此已事之可痛者今日僕固懷恩復誘吐蕃入寇之便橋度幾幾再見諸將不見朱旗殷天北斗爲赤豈之軍容而使至是議者但謂涇渭等處多設材官以資固守夫將官未嘗乏所恃者將軍耳奇語將軍且休夫況瘁之且愁顏且莫破哉○謂之昨日早時者必玄肅二宗二宗葬於廣德元年三月吐蕃之寇即廣德元年八月去葬時只五閱月耳則所稱永中所云焚陵寢亦必兒指玄肅二陵也永泰元年九月之寇郭子儀使行軍司馬入奏請遣諸道節度各出兵扼要害諸將猶畢集爲業守公首莫破愁顏何○紅色爲殷。

韓公本意築三城擬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救朔方兵 四句言借兵回紇之失 胡來不覺潼關隘 指回紇 龍起猶聞晉水清 指代宗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結責諸將意

次言回紇入寇諸將不能分主憂結曰諸君何以答昇平。追維景龍年間韓公張仁愿築三受降城於朔方等處本欲絕回紇入寇之路拔漢家旌以樹之於彼其後祿山倡亂至肅宗靈武太子西走劍南太子即位靈武不得已借兵回紇以資戡亂香積一戰得其死力賊勢以潰在韓公當時築城備寇豈料後日有借援回紇之事反來救我朔方之兵時勢使然耳足怪者夫潼關之南京既陷什哥舒既潰與賊共之數年來賊騎充斥潼關七關失險至今年九月復有回紇入寇之事在至尊久在行間艱難備歷彼時徒用回紇以滅安史何至於今回紇倡亂侵擾爲患說者皆謂今上不能禦回紇抑思龍躍朔方時肅宗河北今日德動之至尊師援亂之旅乎

王當年起義武清河北至今猶想見其風烈也夫至尊一戎衣三尺劍汗馬之勞歷有年所今日諸臣亦當其襄社稷同分主憂惟韓公之烈復見回紇之患永絕即昇平可致諸君亦何答其休矣○趙曰收京後盧州合關河清故洗兵馬詩有詞人解撰河清頌句此詩龍起猶聞晉水清疑指此河北爲晉地廣平爲眞龍舊指肅宗至尊句難援。

洛陽宮殿化爲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處盡堯封 四句洛陽爲主 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四句責諸將

三言諸將不能屯田結曰肯銷金甲事春農。洛陽爲天下中貢賦所集自經安史非復昔日秦關百二又何恃以無恐洛陽如此將望諸藩來享來王以入貢賦猶洛陽空虛乃滄海則幽燕未歸禹貢薊門已地外堯封負固多叛國慾又安望國用富饒也況燮理無人相臣每多出將軍需告匱諸將不肯屯田彼王相國不

是其人否聞其在洛募耕勸農頗修有司職業以廣使兵盡為農復洛陽官饒之舊斯於留守撫務相圖令且言銷金甲使盡歸南畝否○當將推李抱真為澤潞節度使籍民兒其租稅給弓矢使農隙習武既不費朝廷賞給時有事定其實此軍備之能自供者郭子儀以河中之兵自有耕種數將士教之皆不勸而耕亦軍儲之能自供者公明知工籍不能自備者為諸將者也門皆劍戟辯論之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珠久寂寥四句往事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二詩何炎風朔雪天王地祗在忠良翼聖朝二句結還責諸將意

四言諸將不能致力使朝廷任中官為將結曰祗在忠良翼聖朝言我回紇不臣轉傷荒服亦不來享何首扶桑銅柱間尚令氛祲未靖也所以然者皆在朝廷遣中官以征討搜括失其心耳往者中官楊思勗征討安南交趾皆所殘破使越裳翡翠至今不貢中官呂太一收珠南海阻兵作亂遂使南海明珠至今不來甚矣中官

不可用也大司馬乃殊錫之典李輔國何為者侍中貂非總戎之飾魚朝恩何為者夫在昔楊思勗本為討叛呂太一不過收珠已生越裳之心尚啓南海之釁況輔國朝恩手握兵符口銜天憲其為生事造亂又當何加彼越裳南海雖炎風朔雪原是天王之地王為吾土為吾人為用詔中官以誅求也誅求且不可遣奈何殊錫加之使總戎而為觀軍容使朝廷雖之人何至刑餘之人尊推載之任夫貴無忠良可任者而顛倒至此耶倘使諸將有不得辭其責者何不各攄忠良胡羈朝哉○唐人中官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勗始于魚朝恩而甚故連及之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六句憶嚴武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二句責諸將

正言蜀中多事嚴武者非其人結曰安危須仗出羣材去年歸草堂時錦江春色逐人而來曾幾何時巫峽萬壑悲秋昔茂川不居故人長逝能無轉憶往時嚴僕射也往者我在蔡朝廷遣使至蜀駐節望鄉臺同僕射往迎其處今嘗郵臺猶是嚴僕射已非矣僕射受主恩最深蒙西兩川三持使節寶應元年春初除東川一次是年夏自東川除西川一次合之廣德二年為三次乃其軍令分功罪明賞罰能使三軍懷德畏威而已仍不廢雅歌投壺之樂所以然者僕射能安危為出羣材三鎮兩川破吐蕃收鹽川終僕射生吐蕃不敢窺成都夫西蜀地形險甲天下總僕射者苟非其人蜀之安危未可知也○合觀五章首長安次潼關三洛陽門而發五西蜀以長安起以西蜀結者蓋紛南難斗絕天阻實為長安門戶至蜀有事則長安不能安枕時郭英乂代嚴武為節度不惜士卒衆心離怨其後卒為崔旰所殺安危須仗出羣才分明英乂非其人也

長江二首

題標長江二字大意取江漢朝宗于海之義總是借長江警盜賊

衆水會涪萬瞿唐爭一門朝宗人共挹盜賊爾誰尊四句長江赴海孤石隱如馬高蘿垂飲猿二句寫瞿唐峽歸心異波浪何事即飛飜二句自況

涪萬為峽中二郡瞿唐為三峽門戶自江源發於岷山衆水合涪萬出瞿唐曰是瞿唐一門為衆流爭趨之所夫衆水爭流而出瞿唐者欲朝宗於海也此朝宗之意人共挹取可知尊王之義與水相同何盜賊不然耶爾如今日天下誰若為尊輒敢竊發自外朝宗也其所爭一門處下有孤石如馬隱伏上有高蘿垂猿飲江其波浪為最險我之歸心異是對我飛翻欲何為者

浩浩終不息乃知東極臨衆流歸海意萬國奉君心四句承上色借瀟湘闊聲驅灩澦深未辭添霧雨接上遇衣襟四句唐瞿水

衆水會涪萬爭一門其浩浩不息者海為東極臨之於朝宗人共挹此意何意即衆流歸海之意而萬國奉君之心蘇茲盜賊不知誰為尊者豈獨外於萬國偏無奉君之心耶況此水潤則瀟湘無際深則灩澦亦沒

而且江海之大不相絕流離而之綴亦可添漭霧雨接江流而上遇衣謀文如此

承聞故房相公靈櫬自閬州啓殯歸葬東都有作二首

遠聞房太守歸葬陸渾山 二句承閬歸葬 一德興王後孤魂久客間孔明多故事安石竟崇班 四句誄詞 他日嘉陵淚仍霑楚水還 點明閬州啓殯

房公客殯歸葬東都有日矣生時於君雖無一德之拾然是一德與王玄齡後人可惜孤魂久客至今纔返昔者陳壽定亞相諸葛故事公生前奏議可爲朝廷典故猶之諸葛謝安石粟晉帝賜東園秘器贈太傅公生前服爲刺史歿後贈太尉是亦安石我在閬州祭公臨行又別公墓嘉陵之淚他日已灑今日靈櫬必由雲安出峽則他日此淚應沾楚水同還楚水湯漫愁余心矣○諸將有故事二十四篇從王不能用宰建分鎮討賊之議肅宗亦不能用此語似有微意太守一作太尉

丹旐飛飛日初傳發閬州 二句閬州啓殯 風塵終不解江漢忽同流劍動親身匣書歸故國樓 四句歸葬東都 盡哀知有處爲客恐長休 二句自傷

他日之淚自嘉陵還今日之櫬從閬州發矣當公陳斜之喪將論病之嘗知陳濤斜後朝廷頻有喪師失之事而風塵未靖乃房公當日坐此眨斥今日孤寃昔與江漢同流而還也公一生清德身後所遺不過書劍身雖長逝平生所佩之物尚有生氣躍躍欲鬪往年讀書陸渾山中陳濤斜之役效古法用車戰此亦多讀書之誤既不適用於當時且卷懷歸故山耳今首丘有且我歸柎何時是我哭公盡哀有處哭公之人他日長休既悲我公行自傷也○公祭房公文有身瘞萬里家無一毫句詩中書劍云云可知身無長物

別常徵君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強白髮少新洗寒衣寬總長 四句自言

故人憂見及此別淚相忘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 四句久病送別

扶而猶杖一何憊也病使然耳昔愁白髮之多今愁白髮亦少若新洗無髮矣衣日故身日瘦寒衣之在笥者不獨寬且長矣不獨長者長短者亦長矣一病至此贏亡將近故人見及爲此深憂今日作別亦無淚可揮耳雖然天涯作客各逐浮萍今日無淚可揮他時有書可寄將望詳盡覓我病懷云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透迤白日靜隴山蕭瑟秋雲高 四句近聞 崆峒五原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似聞贊普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 四句由近聞推言之

近聞回紇與吐蕃爭長不睦郭子儀乘其隙與回紇定約共擊吐蕃夜引兵遁去不敢過臨洮而牧馬矣於是近而清水白日蕭瑟遠而隴山秋雲冉冉近聞如此從此崆峒五原亦可帖然北庭回紇復可通使又聞吐蕃會長名贊普者遣使求親思續舅甥好想朝廷有此舉必當允其所請與○結意在一求字蓋和親下策不得已或出於此寧使吐蕃悔過求和夾不可自朝廷遣使請和開寶年間贊普以朝廷絕其和好每年上書自陳此和好之可衛者肅代以來朝廷以兵力不支方借援外夷之勢因其回瀏遣使請和此李之芳崔倫等稽留不歸厝與寺之盟徒爲吐蕃竊笑耳公曰似聞贊普更求親若使贊普來求假屬可許不然大臣將相安在出此下策

遣憤

聞道花門將論功未盡歸自從收帝里誰復總戎機 四句憤 蜂蠆終懷毒雷霆可震威莫令鞭血地再濕漢臣衣 四句遣

聞道吐蕃復迷花門入寇叙功前後賞賚無算府藏空竭猶未滿意何花門無厭哉因收京後朝廷誰總戎機

角鷹下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 五句角鷹將軍五借

巫峽悲壯蕭瑟石有龍虎之象悲臺哀壑樹木吼
杯勢有呼洶之聲其中長江萬里時回風而風嘘時涌
日兩日暗嗟有孤光搖動而已卽角鷹可知矣此角鷹
雖在韓上實爲翻飛勇氣斬然嗟此條鐵爲能驅彼其
衆之岩天地不足當其一抉向者悲臺蒼從衆竄杖梯
長江之回風涌日早爲此鸞物色也屈屈杉雜竹兎孩
虎豹爭亦何足惜亦何不辟易之有雖在韓上其猿猱
豹貙有飛而食肉之氣以此勇銳將軍而外誰與爲倫
當將軍樹功安西馬蹄路崑崙之險白羽入後猊之肉
以此勇決方彼精銳誠哉匹敵不愧也今日將軍有此
角鷹今日蒿公得我將軍蠢茲崔旰作亂成都荊南荊
公將軍以撥亂亦如將軍得角鷹以翔雲彼惡鳥啄
星蒿殲斯伏今日角鷹雖在韓上有一日焉搏擊九天
必能使梟鸞之族互分其類然則將軍起平蜀亂使亂
賊忠良判然不
清亦猶是云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 四句冬深之景
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捨棹宿誰門 四句冬深之感

花葉開落自隨天意不能與天爭也江溪深淺自共石
根不能與石異也早霞變態或遠或近隨物影而爲形
寒水去來或早或暮依舊痕而爲候人何以偏岐路哉
楊朱之淚到處易下也人何以不歸故鄉哉楚客之魂
是處難招也當此風濤暮猶不穩
今日捨棹更宿誰門遂其窮矣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 四句將曉
巴人常小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飄犯百蠻 四句昔時之感

石城擊柝將曉而報鐵鎖嚴關將曉而開鼓角之聲將
曉而悲星河之影將曉而落我又何之哉我已蜀地解
民性動輒使化節使其地者往往不能生還巴蜀者
居如此我年垂老一葉飄飄今日將去雲安前途何如
爲楚地本屬蠻方蠻方非我居不得已犯之云爾○巴
人小梗如至德二載南充土豪作亂乾元年間閬嘉
眉等處屢反蜀使無還如上元間兵馬屢子璋反代宗
寶應間兵馬使徐知道伏誅今兵馬使又殺節度郭英乂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 四句將曉放船之景
壯惜身名晚衰慚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四句可慨可慨

官燭回棹歌發犯百蠻而往歌爲楚歌矣於時寒沙之
上霧氣初蒙清波之中落月已去回首少壯已惜身名
晚而功業不建今當衰老徒慙應接多而酬酢不堪縱
使歸朝有日簪笏自顧筋力誰能堪此我向曉之情如是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雁 承春意動
百丈誰家上瀨船 承江可憐
未將梅蕊驚愁眼更取椒花媚遠天 二句正見今朝臘月春意動
明光起草人所羨肺病幾時朝日邊 二句反結雲安縣前江可憐

臘月春動江色可憐矣春動雁歸此一聲入耳者是送
書雁但不識何處飛來亦肯爲我附書故鄉否江船且
挽此百丈誰家來者是上瀨船不識誰家之子我方思下
峽去彼都欲上瀨來乎春意雖動梅蕊尚含猶幸未將
不致亂我鄉愁也梅蕊未將椒花已獻聊取椒花以娛
遠客之天耳今朝臘月春意動如此所可數者我尚留
滯雲安也漢制尚書入直起草我爲尚書郎當此圖畫
春回萬國朝正我豈不欲身到日邊以近天子乃明光
起草徒爲人羨自傷肺病終違
長安且覺雲安縣前江可憐矣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溪女
打鼓發船何郡郎四句承雲安縣前句新亭舉目風景切茂陵著書消
渴長二句雲安滯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惟聽棹相將二句去雲安
市上寒輕故山烟亦破寒而其色碧此時市上枕在山
烟外樓前日滿故江霧亦暖且而其氣黃此時樓前濵
在江霧中市上烟輕因有負鹽出井之女歷歷焉見其
出井而識之日此溪女樓前日滿乃有打鼓發船之郎
沉沉之曉聞其行鼓而揣之曰何郡郎長夔州女當門戶
此溪之女負鹽出井問其所也至若作客行者何部之
郎打鼓發船不可已乎我留峽不得歸長安猶周顗於
新亭我去官老病殊方猶司馬於茂陵周顗舉目堪傷
司馬著書何益消渴春已動花將開從此乘春南
下去雲安遊夔州我今側耳惟聽棹聲相將而已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
輕柳絮點人衣四句承上春意動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

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山違四句結到歸家
春意既動爛熳不遠矣宜乎燕子黃鸝桃花柳絮若或
見之此際準擬開懷所難者垂老之年親知稀闊耳他
日豈無一杯於燕子黃鸝桃花柳絮下可以自遣奈筋
力既憊故山不歸何家且不得歸日遊之朝真虛想也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脈脈去人遙四句又雪
冬熱鴛鴦病峽深虎豹驕愁邊有江水安得北之朝四句又雪
之感
雲安雪不到地偶在青崖之間猶有微花向日消化而
況無邑去人更遠矣嚴冬肅殺理之自然今冬熱則鴛
鴦病彼鴛鴦物之良善者此時而病良善不可為也肅
殺之氣能制強梁今峽深而虎豹驕彼虎豹獸之兇惡
者此時而驕強梁反得志也我愁甚矣幸有江水猶以
為朝宗何江水東流安能北去亦空托之想像已耳〇時
崔旰亂時良儒受壓強暴為橫朝廷專事姑息威令不
行何異嚴冬當肅殺不肅殺也公有感於此托之南雪
不到地凡欲因江水北去一達於朝其後杜鴻漸
至成都卵翼崔旰無一言責其干紀是真南雪也

送王侍御往東川放生池祖席

東川詩友合此贈怯輕爲況復傳宗近空然惜別離四句送往
東川梅花交近野草色向平池二句放生池祖席處倘憶江邊臥歸期
願早知二句預期
東川我舊遊地故多詩友今日贈別詩怯輕為有甚怯
者況彼處之傳宗復近則我詩直不必為亦空然惜別
而已不見放生池邊梅花爛熳草色平鋪侍御遊東
川信足樂也亦念江邊有故人者引領歸期甚切耶

雲安詩大曆元年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行白玉菜
傳纖手送青絲四句兩京立春之事巫峽寒江那在眼杜陵遠客不
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四句雲安立春之情
春日應有春盤盤中盛者細生菜也生菜何足憶惟兩
京梅發時曾食此春盤爲可憶耳以言盤是白玉盤出
貴戚之高門以言菜是青絲菜從佳人之纖手傳彼
時京都士女所在優遊太平歲時乘成風俗今日身在
他鄉所對者巫峽寒江耳兩京不見也乃自顧猶兩京
人物也是杜陵遠客也夫巫峽那堪對眼杜陵何日
歸呼兒覓紙聊一題詩如
身在兩京食此春盤云爾

懷錦水居止二首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四句蜀事
天險終難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四句懷

西川地雖間界之師未到此因亂戰伐蜀中而[illegible]月蔑視天朝竊據一方不知蜀之父老猶戴天朝之澤至今在耳民心哉唐如此殺崔旰雖據有蜀地天何能爲劍閣天險抒崔旰終難自立崔旰既不能據有蜀地我之柴門焉得再過此巫峽之水尚不忘情於錦江朝朝遠逼耳信可懷也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 六句寫錦水居止 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結遂空懷意

我錦水居止經營斷手三年於茲平生所極不忘者今日想像中一一見之此爲宅我嘗謂萬里橋西一草堂者是此爲莊我嘗謂百花潭水即滄浪者是有宅則有軒我嘗謂管軒駕巨浪者今依然面水否有莊則有樹我嘗謂獨樹老夫家者今依然經霜否對草堂者爲雪嶺我嘗謂總含西嶺千秋雪今猶想見界天白也背草堂者爲錦城我嘗謂錦城絲管日紛紛者今猶想見曛日黃也形勝若此回首茫茫是巫峽之水雖通錦江柴門之歸終託夢想耳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 二句領至末 藥殘他日裹花發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六句老病稽留至說

巫山何地老病於此楚客何人稽留其間老病而稽留稽留劇苦稽留而老病老病彌困老病則藥物關心奈峽中絕少此所餘者乃他日裹也稽留則所見雲安花發亦非一次眼見此花又從去年之叢而發也似此老病乃伏枕而聽又多霑沙之雨似此稽留奈艤舟於此又遭逆水之風當年漢朝尚書郎每月給赤管雙枝我爲尚書郎應有此賜乃老病巫山終難就列稽留楚客無日歸朝亦終作一飄蓬而已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 二句領至末 輕箑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煙添纔有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甲子不宜雨此冥冥者爲甲子雨乃立春已過又爲春甲子雨春雨醞熱輕箑堪揮纖絺可試直疑是夏而非立春時也此雨甚細煙中有色風裏如絲果然冥冥而爲甲子雨也如此冥雖朝雨直覺巫山欲暮不獨似夏忽而寒兼催宋玉悲秋雨之失時如此○按月令孟春行夏令則雨水不時草木早落國時有恐輕箑煩相向纖絺恐自疑行夏令矣孟春行秋令則其民大疫猋風暴雨總至藜莠蓬蒿並興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行秋令矣崔旰之亂國時有恐之應亦藜莠蓬蒿並興之象

南楚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 二句領至末 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不是故離群

地爲南楚地異天時亦不同故青春爲南楚青春南楚暄多寒少未暄先暄不待春深二氣遂分焉一驗之草無名類而一齊早發一驗之雲若隨意而非有定候一驗之蜂於正月而羣飛已見一驗之鳥雖非時而嚶鳴已聞南楚青春異如此我杖藜來此誠恐爲公孫述輩躍馬者所妨夫豈好爲離羣哉○躍馬二字借用以公孫述比崔旰

子規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 六句雲安子規 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二句客愁

雲安縣居峽裏其臨江一樓如鳥斯翼兩邊山木鬱鬱蔥蔥子規之啼不輟矣其形微渺眇眇然偶見春風其聲哀怨蕭蕭然不堪靜夜愁人何以遣此乃子規故傍愁人低聲而啼亦奈之何○在物爲子規在人爲子美

故作傍人者不傍他人傍子美也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 二句水閣 崔嵬晨雲白朝旭射芳甸

雨檻臥花叢風床展書卷 四句朝霽 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

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 四句朝霽之事 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

見 二句簡嚴明府

雲安城抱春岑江閣之間兩崖對峙閣峻矣雲白爲雨散之象況低則雨高則晴崔嵬如此因而芳甸之上朝旭射焉霽可必矣猶是雨後故檻外花叢風而未蘇牀已風清故床上書卷向人欲展爰鉤簾而眺霽景適見鷺起鷺亦喜霽與鉤簾之人並起逆丸藥而趁霽色適聞鶯囀鶯亦快霽其聲覺圓轉可聽此時婢子捧尊兒曹誦選衆可自娛矣況晚年得交明府之賢者數數相見不足破雲安岑寂哉○續兒誦纘舊學意

往在

往在西京時胡來滿彤弓中宵焚九廟雲漢爲之紅解瓦

飛十里繐帷分槨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

騎淸旭散錦幪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是時妃嬪戮連

爲糞土叢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畫蟲不知二聖處私泣百

歲翁車駕既云還楹角忽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

宏壯不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

忝近臣景從陪羣公登階捧玉冊峩冕聆金鐘侍祠恧先

露掖垣邇濯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粉黛翠

羽猶葱朧 以上敘安史之亂及肅宗收復事 前者厭羯胡後來遭犬戎俎

豆腐羶肉罘罳行角弓安得自西極申命空山東盡驅詣

闕下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元元歸始終一朝自罪己

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犂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土著

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

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沖融赤墀櫻桃枝隱映銀絲籠千

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 以上叙吐蕃之亂及代宗收復事 京都不再火涇

渭開愁容歸號故松柏老去苦飄蓬 將自己結遙應起往在西京時句

往者我在西京不似今日飄蓬也不幸祿山難作彤宮之內賊騎充斥殿可痛者九廟遭焚也瓦飛繐裂木主皆灰此時我陷賊中親見其合昏排騎向曉散營賊臣上頌德之篇逆節獻成功之表嬪妃屠糞土委矣玉座塵畫蟲剝矣二聖蒙塵老翁飲淚祿山陷西京時如此未幾我奔行在西京復大駕還寢廟重修羣心亦萃制

作雖云草創帝力已見恢弘郊廟既舉於前春聖人躬親夫祀典此時我在西京官忝侍從捧玉冊而陪奉假聽金鐘而效趨蹌雖俯仰傀痾節之臣不先朝露乃直宿近濯龍之館竊幸明陪穆穆天子之原是孝孫霱霱祥雲重飛玉殿靈寢之內鏡奩一新神御之前翠羽重與肅宗收復時中興治具雖一事未舉而廟貌重新將以昔漢亦欲使後人長爲孝孫也藩儲若試能保安圖治從此京都使可不再火矣涇渭父老便可開愁容矣奈何祿山亂平吐蕃難作側聞其入西京也雖異祿山之焚九廟乃廟中俎豆亦被腥膻廟中罘罳亦受弓矢其際喪亂大略如前最痛心者藩鎮之赴援不撋節度之人朝希有今日安得自西徂東布昭王命使主將盡單之闕下使士庶盡還關中也安得朝廷于哀痛詔使車書盡通鋒鏑各鎮兵使征調盡撤也安得斥冗員墾荒土行儉德而君臣交勉朝野豐亨也能若是則中興與開創同烈繼體與前王並休將見至尊非貳開言之路新風洋溢滿天地之間前此俎豆孱不深思境者今日櫻桃薦寢安矣庶幾京都磐石烽火不來涇渭遺民樂利永享我亦得歸故鄉掃丘隴松楸而雪子孫之淚其如一身流落萬里飄蓬臨老終望首丘無望何嗚呼往

在西京時既遭禍亂老去若飄蓬亦終達長安而已〇此章歷敘肅代兩朝祿山吐蕃之亂以見幸蜀之轍不鑒於前秦陝之駕相尋於後故於肅宗收復處畧其治具於代宗收復處詳陳保安圖治之道正見肅宗不能如此治至代宗再有吐蕃之禍乃代宗收京後不問罪已有詔獨孤及上銷兵疏而不納其宦官董秀等皆掌樞密朝僧不空等並列清貴元載濫矣河北山東藩亡未集諸節度不行屯田之政土地荒矣納諸道珍玩駿馬之獻造寺無窮塗金爲像所費億萬儉德安在命裴冕等待制不錄其言有容下之名無聽諫之實是不能納諫評也數者無一而可致治無具禍亂相因未幾德宗又有奉天之幸內惡外叛與唐終始至藩中血脈以孝治爲重故詳言宗廟發興之由於肅宗曰大子推孝孫於代宗曰繼體如太宗并自寫一句曰歸號故松栢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以上客居之處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西南失大將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以上客居時事我在路中央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腳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凰去籬雀暮喧繁覽物想故國十年別鄉村日暮歸飛翠北林空自昏以上客居所感安得覆八溟爲君洗乾坤稷契易爲力犬戎何足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篋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八句客居之懷

雲安客居之堂形勢何如前臨江後倚山也前臨江故崩岸爲萬尋蒼濤有飛翻之象後倚山故鬱然衆木邪豎兼雜石之痕此間無人跡聞子規啼耳子規啼壯士悲矣前此山根即是峽石雖在堂後究其勢直開四千里

且此江郎入峽之水雖在堂前究其源直合數百源此間雖有人亦與虎爲伴耳幸相傷猶兩存也我胡爲來此此亦由嚴武初薨崔旰作亂吳蜀道梗商舶不通奉而來鎮成都者係我故交鴻漸此時軒車應戒行而動候吏盡操舟而迎亦憑節制之尊以靖蜀亂耳我今逗遛中路進退兩妨兼之臥病遠行有阻劉安招隱詩曰王孫兮不歸春草兮萋萋今見碧草轉思王孫王孫本鳳已隨凰去嚴公長逝如鳳凰之飛去也彼籬雀何物鳳去空其巢喧雀所據類如暮雀之喧繁耳我見碧草因懷王孫我懷王孫因思故園鳳去矣雀喧矣亦有北林之翠矣北林之翠今何其空自昏耶夫亦乾坤未寧之故安得覆溟水洗中兵此在稷契自命者亦易爲力亮吐蕃不足殲滅所惜我有殲滅吐蕃之心朝廷無錄用便笑之耳老儒無成爲可痛也然既爲臣子四藩不靖奈我之老況篋中舊筆猶足尚書郎之筆雖老儒草奏難逢帝鄉乃一往情深淋漓欲灑我客居之懷如此〇諸處數語似爲任鴻漸發其靖蜀亂也其後鴻漸不能討賊卻畏崔旰所謂臣子憂四藩者安在公早見及之宜復笑之顧物然欲殺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廿載來衰年得無足死爲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起慚筋力以上言老病歸居此客堂也客堂敘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渚秀蘆筍綠巴鶯紛未稀徼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數句客堂時景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茅屋上公有記者累奏資薄祿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文廟算正獻可天衢

直尙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以上言老病不能歸朝故居此客堂也

客居思弭亂客堂思致君懷昨去成都抵雲安便分楚蜀今日捨舟就陸此身又在窮病林藪間自笑此生非水卽山也我去秋至此病藥消中然此病不自雲安始廿載於茲豈爲未足頭白而然不爲天年但老馬志在室雲霄羅常思北向詎意別家以來兒女徒長衰作歸計筋力不堪恐此身終成流落耳家且不能歸何日歸歟哉今月客堂前節序將收月前將物難其何爲不見蘂芽挺紫蕊幹抽絲游啼聒耳麥秀先將物如此其其也進遲之且與水俱流脈脈之春辭條欲去飾難禁其改也猶憶昔在成都曾叨臺郎之職彼臺郎妙選才俊斯共自傾非才叨此已極豈無前龍名舉斐然絕望青雲終老歸下我既授臺郎綰章綬豈宏迷富貴泉林泉奈所賦不同杜甘幽獨而况慰息之地無竹不苦酒孟之中事業便足草堂何叢茅屋是禁自外幽獨如此臺郎章紙制爲而來亦由上官嚴公以故人之薦累泰參謀得嘗升斗耳乃官忝檢校原無憐時之才况身逮闕廷蘇盡驕寇之懼今上偃武修文廟算既正羣公獻可替否天衢不改我應幾趨走天子前竭盡頂踵力荷利社稷毫髮以之無奈消中之疾廿載不痊自顧形骸有以土木遮爲所投足退焉無所稅駕何去何從惟有委之行色聽其所至而休焉嗚呼欲起應筋力既不能歸家進退委行色又不能歸國恐終不免爲殊方之鬼而老馬望雲南雁意北亦徒然也已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四句提出西川杜鵑雲安杜鵑作對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聖賢吾

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以上西川有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以上雲安有杜鵑

蜀有杜鵑乃蜀中亦不盡有西川則有東川則無涪萬亦無雲安又有矣西川有杜鵑我昔遊成都聞之此時結廬錦水竹木蕭森杜鵑之叢哀哀來叫我見再拜重是望帝所化也所以百鳥代嘯禮若至尊其明君臣之義一如鴻雁識兄弟羔羊知毋子聖賢師之制禮傳世夫禽鳥微蟲猶解事主如此雲安有杜鵑我今居雲安聞之其暮春至哀哀而呼爲望帝魂百鳥奉之若至尊者亮與西川無興我見再我亦如西川無奈老病經年不勝拜跪念其君臣之祇惟有淚下如泉一志悲猶而已○杜鵑爲古帝魂爲中說到再拜不能拜可知不爲一身公無念不在君失身中耿耿有一杜鵑故於有杜鵑老志幸曰西川有杜鵑雲安有杜鵑於無杜鵑者志興日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與當時刺史無淺

贈鄭十八賁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四句鄭十八遭亂意不歸竄身迹非隱二句自謂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以上鄭十八申首段羈離交屈宋牢落值顏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詠唐虞追隨飯葵堇數盃資好事異味煩縣尹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敏以上自敘申次段

十八爲人溫溫君子今我傾倒矣且秀若靈芝冠彼衆芳欲疎遠之不可得者若我遭亂而來竄身非隱在彼細人其姑息我者正傲慢我子則不然其微護我者實非姑息我也乃其冠衆芳者有故凡人識不足以見物理則賤於出處文多譏駁義爲有識者笑子則高懷達理有識所欲歸捷徑而卑飛以待時有守矣敏才情而

標準不少誕衍文蔡賛文何寂居宋有字古于
何幸得於亂離卒落中遇之我遭亂窮身不能奮于又自
不過路迷水陸有畏前途病假藥餌輸羈違隸耳又自
傷古人已往有史徒存幸有我子聯詠唐虞其甘葵董
而況身與陶潛須好事之送酒人非仲叔累縣尹之遺
蘇斯亦窮途足愍者至若遭亂思歸奮身未遂而曰尚
可朝謁尚可排金門竊恐我之少也猶不如
人今老矣無能為矣子年壯鋭尚其勉旃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 四句總起

獻書謁皇帝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為酸辛 四句應賈生慟哭後

天地則瘡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維新 四句正見高義邁等倫

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主人夔城府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 六句敘安會晤之由

憶昔鳳翔都

聚散俄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意陳稍令社稷安自契魚水親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睹耕鑿民 十句追昔對上獻書一段

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舲洪濤間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 六句送別

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窮谷無夷肩使者來相因若憑南轅使書札到天垠 以上又以勗事勗之始終勉以高義

自賈生憂蔑至危亂慟哭上書直言見斥此後更無人
昔為賈生者蔡子卓然高義直邁等倫今日又得一賈
生也當賊臣犯闕人驚蒙塵蔡子謁皇帝於行在獻書
陳事其志在欲清禍亂一時涕流丹極感動至尊此其
高義無與賈生所以乾坤多故賴此正臣盈宁如子輿
才間出意使有唐再造同於周宣而子亦我知己曾逢
使蜀一伸別顏不圖我子重有扶櫬歸秦之役又值波
臥病在江濱于此得以前蔡子獻書是帝正我是聖崎嶇

十年儀忽聚散無常臥巴江者固老病日棲歸咸秦者
宜勗勳彌力冀將時事歸京直使社稷永安君臣一
德庶臥病之老亦蒙帝力龍朽之人及享太平不亦始
終荷子高義哉今別矣此去上水駕峽逆行關道如龍
府津更險似子才足濟物揚舲而往天復何憂行見水
路既窮舍舟策馬直抵秦塞復命至尊旦晚謝耳顧闕
主人郭公既薨以來蜀亂尚熾賊首未授將帥未解恐
師老而食不支矣窮荒粟帛既難贍軍使者誅求相繼
不絕蜀民既苦兵又苦使亮子賈生自命有高義者必
有以處此并望南轅之使寄書老夫豈曰入朝致主遂
忘天垠臥病之人與

答鄭十七郎一絕

雨後過畦潤花殘步屐遲 二句時景

把文驚小陸好客見當時 二句答意

雨後過畦方有潤澤花殘步屐不覺羅遲我見子未由
矣幸有文在當此雨過花殘讀子之文咄咄稱奇應今

十八郎貢才如小陸者亦驚子真大陸矣把文
之餘念子好客君家有鄭當時者得子再見哉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中 四句贊其

時危未授鉞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上何人高義同 四句惜其遇

昔在錦城與王將軍遊膽氣雄哉臂懸勁弓身騎驄馬
一出一人何人敢當惜乎時危勢屈徒負將軍高義耳
試觀滿堂賓客如將軍者誠有幾人也○王將軍在成
頗正值崔旰作亂劉克與楊子琳等協力討賊此詩深
惜之久雨期王將軍詩云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
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與此同意

寄薛有夏郎中

省郎憂病士書信有柴胡飲子頻通汗懷君想報珠 四句敘來

書親知天畔少藥餌峽中無歸楫生衣臥春鷗洗翅呼 四句

自數猶聞上急水旱作取平途萬里皇華使為僚記腐儒 四句

之寄詩意

予以省郎使蜀憂我伏枕時書勸藥如柴胡湔刊汗而宜服者省郎此誼何異諸侯以藥救蛇蛇病士此心亦當如蛇銜珠而報所以然者大悲臥病親知既少楚俗輕醫藥餌又無耳今日病夫歸楫尚滯水衣江畔春鷗徒然洗翅貳為出峽了將使庭側闈內下升既猶上急水寄知行人安穩早取平途但了為天使我本腐儒恭奉書時書信惠藥餌者亦由我曾為尚書郎予有寮案之誼故憂之特切也

杜鵑行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貌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棲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飢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為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以上杜鵑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斆學傳遺風迺知變化不可窮豈知昔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五句感概

我嘗謂杜鵑是古帝魂古帝何人蜀望帝名杜宇者是望帝亦一代天子化為杜鵑微細極矣既竄枝葉相隨者不過雌雄羽毛憔悴尊崇者已無衆鳥生前華屋形羸雞居然後深叢短翮願處不獨無棲且無食矣不獨已飢凡生雛莫能養矣盡言杜鵑生子衆鳥哺之亦愚甚聽其聲音如泣如訴果然微細有如嬰孩矣無有察其苦衷者庶幾等於聲之耳不意蜀人感動起敬相傳至今然後知事之變化不可定也杜鵑雖微細昔日曾居深宮豈管跳枝竄葉樹木中者皆日嬪嬙如花嘗搶佯瞥捩雌隨雄者人但詐其羸作

杜鵑何微細亦僅憶其古時杜宇稱望帝哉○當時上皇幸蜀羣臣爭樹雲武功相依上皇者惟高力士陳玄禮等數人耳詩曰衆鳥安肯相尊崇是也上皇幸蜀還不肯居正殿曰此天子居也詩曰羈形不敢居華屋是也上皇愛居興慶宮李輔國又謀遷西內上皇曰興慶吾王宅我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遷亦吾志也詩曰短翮惟願居深叢是也肅宗令萬宜成宜二公主視膳西內上皇以不懌不茹葷辟穀幾幾雀數之探詩曰苦飢始得食一蟲是也肅宗受制輔國興城之起居稀西內上皇心事有無可告語者詩曰似欲上訴於蒼穹是也上皇遷西內陳玄禮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詩曰豈思當日居深宮嬪嬙左右如花紅是也

杜詩闡卷二十終

杜詩闡卷二十一

同學王月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濵華氏訂

雲安詩 大曆元年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摭言常之詩話王思禮李光弼之武功蘇源明李邕之文章汝陽鄭虔之多能張九齡嚴武之政事皆不復見故感傷有作愚意就公序中已自有分別序曰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是於王李二公當從傷時盜賊未息六字洗發乾元初郭城師潰九節度惟李光弼王思禮軍獨完尋破史思明後思禮爲河東節度治太原持法嚴整人不敢犯假令思禮未歿留薊易平河北諸將誰敢負固李光弼畏程元振中傷之吐蕃之寇代宗詔入援遷延不行遂疾篤而薨假使讒口不行主眷如故光弼無恙爲萬里長城不惟可抗幽燕即懷恩亦何至反側此公傷時之意獨在兩公如歎舊二章一曰司徒下燕趙一日尚書訓士齊也序曰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是於嚴武以下六人當就歎舊懷賢四字洗發公於蘇源明鄭虔李邕汝陽嚴武皆有舊誼蘇鄭爲生死交李邕爲忘年交汝陽門下自居申白嚴公幕中末屬傳寮歎舊二字屬在蘇源明等五人懷賢二字則專屬張相國公於相國平生一字不及乃八哀詩獨以相國作殿者蓋傷代宗時朝廷無賢宰相以李峴顏真卿之在而不用所寵任者惟元載如明皇用李林甫疏張九齡此懷賢二字宜專屬之

贈司空王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物不隔服事

筆在史臣將來洗箱篋應青蠅二句我思哭孤冢南紀阻歸楫
扶顛永蕭條未濟失利涉疲苶竟何人灑涕巴東峽以哀爲結
哀司徒者哀司徒以匡復大功受讒謗以賫志歿也
司徒當天寶末年爲至德元載肅宗即位靈武時詔以
兵赴靈武兼太原尹臨收晉陽甲以守太原其時嵐山
遣賊將史思明引兵圍太原城賊意以太原指掌可峽
既得之當遂長驅取朔方河隴司徒乃帥士卒及民於
城先擊潰自圍賊圍太原月餘不下是賊長驅之意不
遂太原遂安若太山也太原爲賊右臂太原固賊之右
脅斷太原爲朔方左臂太原固朔方之氣亦蘇當時帝
在靈武爲龍興地太原固靈武安中興之業實基焉司
徒功在太原有如此未幾兩京收二聖歸九廟建乃安
慶緒雖走河東一帶尚爲賊將所據河陽之甲未解也
史思明間爲將烏承璀言僞降本朝司徒料其終必叛
亂乾元二年司徒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思明復
自范陽趣救絕糧道已而思明殺慶緒即僞位笑孫
山爲無能既又徵兵河南泛火船燒浮橋賊勢益熾司
徒徵官吏引兵入三城賊懼不敢犯宮闕遂戰於中墠

西大破之獻俘太廟是嘉山大捷後又獻捷也司徒之
功其連破史思明有如此朝廷以司徒有功封臨淮爲
異姓王司徒生平臨敵謀定後戰能以少制衆故怯小
敵勇大敵汴河千里司徒坐鎮爲萬里長城自河陽學
戰以來河南諸郡屢復屢失至思明叛朝廷以司徒爲
河南諸道節度使咸信素著調度有方千里之地方得
妥帖司徒功在河汴又如此不幸宦者程元振忌其功
日謀中傷讒言罔極此時身如秋葉在風雨中漂搖不
保會吐蕃亂朝廷詔入援司徒自反誠恐有過未敢即
行慎悲遠蜚而日終不聽也司徒畏朝廷既失梁棟河
汴亦壞長城白羽扇不復麾矣蛟龍匣空自塵矣難宮
平賜辭有倒衛霍之接陂陵乃堅壘無光非復河陽之
代僕射勳業史官表揚之耳蓋安史之亂司徒爲國家
東征西討戮力十餘年及其末以小人中傷致功名不
終爲見代者快史臣得排以讒口被因其飛衛沒其生
平是不獨斷假九京且今功臣皆灰心解體誰復肝腦
塗地之志庶幾以直筆洗拭之也今日冠亂未夷安得
如司徒者起而撲滅無奈扶顚乏人難危未濟從今老
病疲苶之人哭冢無由臨江灑淚此傷時
盜賊未息興起李公與○苶音業疲也

贈左僕射鄭國公嚴公武

鄭公瑚璉器華嶽金天晶昔在童子日已聞老成名嶷然
大賢後復見秀骨清開口取將相小心事友生閱書百紙
盡落筆四座驚歷職匪父任嫉邪常力爭以上敘其少時漢儀尚
整肅胡騎忽縱橫飛傳自河隴逢人問公卿不知萬乘出
雪涕風悲鳴受詞劍閣道謁帝蕭關城寂寞雲臺仗飄颻
沙塞旌江山少使者笳鼓凝皇情壯士血相視忠臣氣不
平密論正觀體發揮岐陽兵感激動四極聯翩收二京西
郊牛酒再原廟丹青明以上敘匡從之功匡汲俄寵辱衛霍竟哀
榮四登會府地三掌華陽兵京兆空柳色尚書無履聲群

烏自朝夕白馬休橫行諸葛蜀人愛文翁儒化成公來雪
山重公去雪山輕記室得何遜韜鈐延子荊四郊失壁壘
虛館開逢迎堂上指圖畫軍中吹玉笙豈無成都酒憂國
只細傾時觀錦水釣問俗終相并意待犬戎滅人藏紅粟
盈以茲報主願庶或裨世程以上治蜀之功炯炯一心在沉沉二
豎嬰顏回竟天折賈誼徒忠貞飛旐出江漢孤舟轉荆衡
虛橫馬融笛悵望龍驤塋以上哭其喪空餘老賓客身上愧簪
纓二句自傷
哀鄭公者哀鄭公功名未盡展也　鄭公爲瑚璉重器
生於華州壽見方之金質實嶽降之姿況少年老成不
媿爲其父挺之大賢後秀媚宇清舉也其志氣所開
口使欲取將相其恭謹則小心不敢侮友生其質敏則

中間存近已出峽遠泛我之悲懷何日闕哉惟是生平風采優然在目至於若謙若忠若勤若好賢若勤學者年少壯一一皆細言念舊遊忽焉磨滅與我衰謝俱酸辛不禁泄其能已於歎舊與

贈秘書監李公邕

長嘯宇宙間高才日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四句泛起）
憶昔李公存詞林有根柢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
散金石追琢山嶽銳情窮造化理學貫天人際（八句總敘其文才）
干謁走其門碑版照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
白楊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俎豆
事故吏去思計眄睞已皆虛跋涉曾不泥向來映當時豈
獨勸後世（十四句敘碑版之作）豐屋珊瑚鉤麒麟織成罽紫騮隨劒

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驂間感激懷未濟衆歸賙給美擺
落多藏穢（八句美其能散財）獨步四十年風聽九皋唳嗚呼江夏
姿竟掩宣尼袂（以上哭其多才而死）往者武后朝引用多寵嬖否臧
太常議面折二張勢衰俗凜生風排蕩秋旻霽（六句敘其立朝忠）
貞負冤恨宮闕深旅綴放逐早聯翩低垂困炎厲日斜鵩
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走不暇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廷竹
夙擁文侯篲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
何深嚌（以上敘其貶斥至死）伊昔臨淄亭酒酣托末契重敘東都別
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
特進麗是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脆爭名古豈然鍵捷忽不

閉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公自注和李大夫）
玉山桂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十八句敘傳述兼美其詩）坡陀青州
血蕪沒汶陽瘞哀賦驚蕭條恩波延揭厲子孫存如綫舊
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朗詠六公篇（公自注桓彥範
敬暉崔玄暐張柬之袁恕已洎狄相也）憂來豁蒙蔽（以上哭其哀）

哀秘書者哀秘書文章爲天下重遭讒而死爲可傷也我長嘯天地間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高才惟有李公耳蓋李公爲李善子善注文選行世是李公於詞林實有根柢也凡作文者筆以健爲優製以清爲貴李公有健筆有清製健則風流散布能令金石鑿鏤追琢精工直使山嶽同峯精則窮造化之情狀[illegible]畢見貫天人之義類分際皆明李公爲此以傳世乃干謁者來矣李公著作諸體悉備其碑版最優使干謁者無不滿望而去乃其凡例森然某文某體毫不假借若者爲墓碑若者爲塔碑若者爲廟碑若者爲學校碑若

者爲去思德政碑李公眄睞所及虛已應之跋涉來者路雖遠曾不泥也其在生前已足照耀何待身後使人興起當時所得鬻文特或豐屋或珊瑚或織罽或紫騮或劒几殆無虛歲然物以義取得所當得乃李公不以自私用相賙給非以豐屋贈人則以紫騮惠客其[illegible]瑚劒几之類亦猶脫驂分宅之遺庶免貧殖之譏猶懷未濟之慮當時在衆人美其賙給在李公不過擺落多藏之穢耳獨步四十年聲名四播如鶴遠聞何圖江夏無雙之才今日既萎遂掩宣尼之袂乎乃李公不惟文章富膽其直節叅朝廷更有過人者往年李公仕武后朝惡在朝多寵孌於太常韋巨源譖議既批之以示藏否尤痛絕張昌宗兄弟因宋璟請付法斷一言李公請肯二豎服罪一時詔讓朝廷遂有臺閣風生秋旻清霽之象忠貞如李公者安可一日去朝廷無何坐與張柬之善遂貶雷州當時甫在房州內王晉拱宮閣逐遠閣見如綴旒之屬李公含冤覆盆諸朝於是故逐聯翩剛頓炎瘴日斜鵩鳥來止其門雲斷蒼梧招冤無所榮枯任迴猶駕河途蓋當時當州貶後又貶崖州崖州貶後又遷括州括州遷後又發陳州凡爲刺史非一次冀廷之竹壘分也所在必親賢下士文侯之篲常擁也王波

邵興而李公窮矣在汲郡府會楊龍有罪下獄吉溫令翰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行賂遺李林甫因傳以罪詔就郡杖殺之身非蔡邕乃坐洛陽之獄命懸林甫范公吉網之中原其關節由於負謗但當時朝廷欲誅李公亦易爲力何必以賂遺證之爲此深疾耶伊昔天寶年間陪李公宴遊歷下古亭我以後輩托公末契嗣後東都叙別昔從何時彼時論文咸推崔蘇顯已成長往亦延時李公所服若楊炯輩才其所輕者李嶠靡麗此亦是非之公與張相國論原爲廟令何王所賢相尼夫亦李公爭名之故抑亦露才揚已不能晉藏其用此盧藏用有于將莫邪之戒而我深惜其關竅不閉也而獨於吾祖審和李嶠賓之作則抗衡而歎服之信乎其詩能接踵吾祖不愧爲桂林一枝昆山片玉而音諧鐘律氣吐虹霓惜乎已矣杖我青丘但高披荒之士誰收白骨草沒汝陽之壠哀贈不聞思汲有符子孫如幾舊客窮塗感今追昔增痛悼耳且李公嘗從揚思勗討賊有功不獨長於文優於節更諳練於兵今日朝廷宵旰論兵將帥披麾雜若得李公何難以偏師靖之至於六公之篇北音謂其壯麗譽振所感憤而作由今思之其於六公必意氣相期所以批逆鱗議折二張侃侃不阿能追

題六公之後一朗詠哥宿憂頓解舊曾之感於公獨切云○憶昔一提曰嗚呼江夏委竟掩宣尼秋霜其才也往者一提曰終悲洛陽獄事近小臣羅竊其證也伊昔一提曰披臨青州血蕪没汝陽壟竊其身後也凡例以凡字發明義例也本杜預左傳序發凡以言例註云如隱公七年凡諸侯同盟於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麒麟織成獲麟一言爲上織成有麒麟之形卯舍人對以詩中有掉尾鱗一句或作驥騏尾鬣條毛織故也賦下有紫騮馬亦不得復用延捐厲朱註引說文捐高舉也言朝廷之恩兩待高揭而揚厲之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齊兗讀書東嶽中十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忍飢浮雲際負米晚爲身每食臉必泫夜字照爇新垢衣生碧蘚庶以勤苦志報兹劬勞願學尉醇儒姿文包舊史善以上好學灑落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策君東堂宗匠集文選觸可題未乾乙科已大闡文章日自負椽吏亦累賤凝遊闔闔內居曆相晉跡以上筆仕一塵出守還黃屋朝風卷不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尊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二秋有恨石可轉肅宗復社稷得無逆順辨范曄顧其兒李斯憶黃犬秘書茂松意載從祠壇燁以上宦不失節前後百卷文枕藉皆禁巋素刻揚雄流溟漲本末茂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剸反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搴垂之後來者正始徵勸勉不要懸黃金胡爲投乳贙以上傳世文章見嗣後輩結交三十載我與誰遊衍滎陽復寂寞罪罟以橫罹嗚呼子逝日始泰則終蹇長安米萬錢

洞喪盡餘喘戰伐何當解歸帆阻清河尚纏濱水憤永負蒿里餞以上哭其死

哀秘書者哀秘書監之才尊始終困窮寒爲可傷也凡人少孤則不能自振少孤而貧則不能讀書以成名秘書少孤矣以齊兗爲文學邦東徼客古人蹤客遊其處讀書十年時從東嶽下萊蕪自傷親沒負米爲生故每飯必泫然也夜則爇薪照字以勵志日則碧蘚生衣而不知飢餓空乏之勤苦至是者誠不甘自棄欲讀書成名報親地下耳其孝如此已而學貫經史蔚爲大儒辭幽人趨京闕登堂對策擢甲名冠天子通名寵拜直擢往日讀書東嶽者文章遂食報矣然猶屢任椽吏對趨聯事猶遂守轄尺不負寒暑出守東平還授司業國家隨有祿山之亂兩時乘輿奔蜀風吹劍閣之塵厄於差他身陷寇盧之內尊酒論明知之展轉寒暑之更此心匪石不可移也僞署補加不屬受也俄而兩京復至尊歸闕整頓綱常光外順逆丹鳳門下條陳從賊之刑偶御前鋒刃之害范曄有顧兒之痛李斯含牽犬之悲而秘書松柏獨青再加制誥祠壇從祀復顯明

堂其忠如此大抵忠孝文章不能兼有故書忠孝矣文章又復卓絕蓋由讀書東岳經十載之錯研積學醇儒實千秋之墳典所以前後百卷無非禁臠詩章雕刻絕類子雲其沉深也漲漲曹淺其決判也劍鋒未鈍無奈子雲草玄後輩見傳故人如我同病相憐蓋秘書之文本是靈芝絕人事窺鄒希自貴當爲勸戮在秘書未嘗爲呂韋懸金自矜絕作在後輩何至如乳虎在陳遭成獨喪其文章又如此何圖結交以來忽焉長逝而況鄭虔罹罪又遭貶斥乎遡秘書一生老多衰少步孤塞食貧塞陷賊罷遭後輩之侮益塞至於以號而死視他人之疾爲尤甚故在其泰哉其曾登科名可侍從亦始泰則終蹇耳歸帳阻滯老病澣蓬斗消隻羅未申哀戲爲此惟然歎舊也〇公贈蘇溪詩曰今長濟饑中勝食齋勞之此篇諸旁芝數句定指其文況戲承後輩讀舊引王璵新譜事未合乙科漢書儒林傳射策乙科射策甲科

故著作郎貶台州司戶滎陽鄭公虔

鶢鶋至魯門不識鐘鼓饗孔翠望赤霄愁思雕籠養（四句與）

滎陽冠衆儒早聞名公賞地桀士大夫況乃氣清爽天然生知姿學立游夏上（六句總敘其才望）神農或缺漏黃石愧師長藥纂西極名兵流指諸掌貫穿無遺恨薈蕞何技癢（公自注公長於地理山川險易方隅物產兵戎衆寡無不詳又若薈蕞諸書又集胡本草七卷）圭臬星經奧蟲篆丹青廣子雲窺未遍方朔諧太枉神翰顧不一體變鍾兼兩文傳天下口大字猶在榜（以上敘其多藝）昔獻書畫圖新詩亦俱往滄洲動玉陛宣鶴悞一響三絕自御題四方尤所仰（六句敘其知遇）嗜酒益疎放彈琴視天壤形骸實土木親近惟几杖未曾寄官曹突兀倚書幌（六句敘其放達）晚就芸香閣胡塵昏坱莽反覆歸聖朝點染無滌蕩老蒙台州椽泛泛浙江槳覆穿四明雪饑拾楢溪橡空聞紫芝歌不見杏壇丈天長眺東南秋色餘魍魎別離慘至今斑白徒懷曩（以上敘其貶謫）春深秦山秀葉墜清渭朗劇譚王侯門野稅林下鞅操紙終夕酣時物集遐想詞場竟疎闊平昔濫吹獎（以上追敘長安舊遊）（以下哭其哀）百年見存沒牢落我安放蕭條阮咸在出處同世網他日訪江樓含悽述飄蕩（公自注著作與今秘書監鄭君審篇翰齊價謫江陵）

哀滎陽者哀滎陽出非其時至被汙賊所爲可悼也爰居本海鳥飛鳴海上得其所矣魯東門何他怨焉至此被鐘鼓大饗其又何知孔雀之鳥或處赤霄或托絕壠翰羽冲天背距自衛然皆可贈嬰繳羽毛入貢用於人者然也滎陽志在山林無慕爵祿猶爰居不識大饗乃多才多藝不免爲世用雖思霄漢難免樊籠非孔雀而何滎陽一生定於此矣滎陽始爲大儒見賞名輩其蹤地荒壓倒公卿其氣得扶輿清淑其姿生淑其

學游夏涉獵方外傳采衆長陋神農所未窺愧黃石不爲師長纂本草則西極靡遺論韜畧則掌中可指貫穿不成集薈蕞名書雖曰生知亦由技癢不獨此耳更通地理兼曉星經篆刻飯工丹青尤妙其博與然也其詠諸狂也庶幾子雲之侶夫豈方朔之儔且其書法視鍾而兩若論文章天下無雙至今金牓之間尚懸滎陽之字當時滎陽嘗書滄洲圖題詩自寫以獻玄宗一時書蹟題具鶴爲發響玄宗大署其尾曰鄭虔三絕從此一經御筆名重四方乃著作雖授官情原少嗜酒自若彈琴自若形骸放浪几杖諧然傳舍官曹笑傲書幌此正如爰居鐘鼓愈思海上孔雀樓雕籠彌望赤霄也芸閣纔登胡塵忽起雖陷賊而授水部仍懸闕而達容竟滎陽之心亦可原也乃一朝點染滌蕩無由蒙末減而就謫台州泛浙江而竟成長往四明之雪雙履爲穿楢溪之橡一飢莫療無復彈琴嗜酒之興矣紫芝之曲此地聽杳壇之席伊人安在無復几杖書幌之趣矣長天絕見物爲鄉離別到今徒懷昔者袖想我與滎陽年間在長安時每逢春秋好景非笑傲侯門即遐遊林野非賦詩見志即酣飲爲樂感時花鳥觸物多情何圖回首詞場頓成契濶雖平生吹獎之誼依依不忘乃何百

年存沒之情落落安在幸存雖苟亦嬰世網他日片帆南下直指江陵歸遠劉蕩之懷一申故此之痛庶幾得見稷青加見書作云屏風舊之思又烏能已○寫鶴偶一響雖指滄洲書言其實語意亦似惜梁陽自隸之援出滄洲玉陛本不相涉滄洲寄鶴素玉陛之贊豈不大僕然梁無藉遺以羽翮爲點染也然即巧緣洲動目許宮臣仍點染何闕意似今

故右僕射相國張公九齡

相國生南紀金璞無留礦仙鶴下人間獨立霜毛整矯然江海思復與雲路永（六句贊其品格）寂寞想土階未遑等箕潁上君白玉堂倚君金華省碣石歲崢嶸天地日蛙黽退食吟大庭何心記榛梗骨驚畏曩哲鬒變負人境雖衆換貂冠右地恧多幸（以上敘其立朝心事）敢忘二疏歸痛迫蘇耽井紫綬映

暮年荊州謝所領慶公與不淺黃霸鎮每靜（以上出守）賓客引同調諷咏在務屏詩罷地有餘篇終語清省一陽發陰管淑氣含公鈞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散帙起蛟螭倚薄巫廬並綺麗玄暉歘陵誅任昉騁自成一家則未缺隻字警（以上詩才）千秋滄海南名繫朱鳥影歸老守舊林戀闕悄延頸波濤良史筆蕪絕大庾嶺向時禮數隔制作難上請再讀徐稚碑猶思理煙艇（以上身後）

哀相國者哀相國志存王室玄宗不能用其言爲可惜也○江漢以南皆日南紀相國生其間秉渾金璞玉之姿又矯如仙鶴霜毛獨整此其意嘗在江海雲路間耳去江海上玉堂登雲路倚金華省誠欲致君堯舜暫違箕潁之志也河北有碣石山碣石在燕爲祿山反處先是祿山飛揚跋扈歲月已有崢嶸之象且天地間月生蛙黽如子陽井底何代無之當時相國早知祿山必反請上正法惜玄宗不納使其勢蒙蝶崢其後日蛙黽從此治違亂生大庭之化不可復得惟有退食吟想至於林甫輩直榛梗置之耳顧筋骨而類驚昔以衰朽不能追躡前賢爲恐遺毛而復變尤以餘生無所裨益人世爲君故貂蟬換不爲紫右相罷自幸也當年裁處思爲乞骸之書學上蘇躭表求奉宸之召還來終養慨乖竊退不免求發左遷刺史出牧荊州之秉典武日之明月依然黃霸衛良頴川之風宜下乃相國宦歸亦遂以荊州終也若其詩文尤一代作者中賓客必引同調之人有時咏吟盡斥俗吏之務無論當境詩罷才尚有餘不但造端終語猶精警妙黃鍾之作辭實交弘若大京之和辛酸鼎備歸此一陽淑氣乃君子心也不用諸事業用諸文章者何與彼時賢相如宋璟韓休皆已即世孑然相本國何異孤陽使朝廷終信任猶冀陽回之日況宰相本有調和陰陽之職使相國不見忌於林甫庶幾乎斷指酒有成無奈羣陰滿朝孤陽不振協恭從望公爲空會乃知君子心用才文章境大不得已者托之於此今日一散帙而敷蟠猶盤怨倚薄而死廬若峙才情則玄暉並駕歲誅則彥昇比肩不媿專家尤工隻字千秋滄海之濱才名永播朱鳥南方之宿姓氏同懸解組投林思遂箕山頴水之志戀闕延頸依然大庭土階之心相國一生如讀綠山必反不與林甫巨奸大節炳然不可沒良史巨筆亮無所遺至若大庾嶺南自生相國金璞已無留礦相國既逝仙鶴遂失人間今日者亮已荒蕪絕跡矣我與相國當年以地位相懸禮數遂隔一生制作上請闕然嘗讀相國徐稚碑文所云醴泉無源靈芝無根等句知相國於布衣徐稚特闡幽光庶幾於杜陵野人曠世相感何日理艇問道窮我懷賢之思也○蕪絕作無絕非朱註又云其人歿而史筆蕪絕

贈崔十三評事公輔

崔爲公舅氏時爲羽林軍屬官被入教練

飄飄西極馬來自渥洼池颯飁定山桂低回風雨枝我聞龍正直道屈爾何爲且有元戎命悲歌識者誰（以上傷其道屈官）

聯翩兀長行路洗鉞危脫劍主人贈去帆春色隨陰沉鐵鳳闕教練羽林兒天子朝侵早雲臺仗數移分軍應供給百姓日支離黠吏因封已公才或守雖燕王買駿骨渭老得熊羆活國名公在拜壇羣寇疑氷霆動篠碧野水失蛟螭入幕諸彥集渭賢高選宠鸞騰坐可致九萬起於斯復進出矛戟昭然開門戶以上寵其入朝會看之子貴歎及老夫衰豈但江曾決還思霧一披暗塵生古鏡拂匣照西施舅氏多人物無慙困翮垂以上自慰

評事才本天馬來自渥洼今日如定山桂飄搖風雨者亦暫屈耳夫龍性正直狙則不能有爲評事非諾元戎之命自傷知己之難何以異此忽然應召辭元吏謝主人脫劍揚帆隨春色入京都翩翩鳳闕教練羽林行見天子早朝雲臺移仗評事屈從此其時矣方今軍需旁午稅賦不支廢百姓之膏飽黠吏之腹評事猶然守處不思有爲乎天子得評事如金臺駿馬使車熊羆活國則黠吏可風拜壇則羣寇可靖乃評事操守之廉果然氷心在玉壺是可沉困者將晷之優果然蛟螭可立翦是壇拜壇者此時入幕雖有諸彥賢如評事尤充高選從此騫騰逕到九萬何難哉然榮戟揚門戶行雄節矣異竊開游名勒大呂矣之子之貴誠爲可喜如我之衰亦似可傷所者淺貞之次之子言者夾江今日得志之餘尤望爲我披霧塵幾度塵一拂顏面重光益以舅氏一門原多人物今日此行正如西極之馬萬里橫行定山之桂無復風雨飄正直而已伸道大行而不屈我之困翮何妨低垂也已

寄岑嘉州

公自忠州將下江外

岑參自部郎出守嘉州杜鴻漸至蜀時表奏爲職方郎中鴻漸還朝寓居於蜀此詩當在大曆元年春秋初爲嘉州守時

不見故人十年餘不道故人無素書願逢顏色關塞遠豈意出守江城居四句寄詩之由外江三峽且相接斗酒新詩終自疎謝朓每篇堪諷詠馮唐已老聽吹噓四句寄詩之情泊船秋夜經春草伏枕青楓限玉除應不見故人句眼前所寄選何物贈子雲安雙鯉魚應故人素書作結

嘉州我故人也十年兹別今守江城幸矣外江與三峽地原相接猶也斗酒與新詩則終疎似君之詩真謝朓也信堪諷詠我之老已馮唐矣敢望嘘吹猶憶客秋泊船於此忽然又經春草自備伏枕常傍青楓豈能再到玉除古詩云贈子雙鯉魚中有尺素書今日選何物以贈君雲安雙鯉可附尺素無憑峽水得達蜀江我心慰矣乙斷途所邑關寒道正指泰州寄詩時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四句遣悶之景似興晚節漸於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二句遣悶之事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結還戲呈意

江浦雷聲喧於昨夜則春城雨色動於曉寒此時悶矣適見黃鸝倒頭雙坐交愁其濕夫黃鸝並坐似可無悶然且交愁又見白鷺江上羣飛劇喜其乾夫白鷺羣飛已可無悶況於太劇我何如哉彼遣悶之具無過詩酒詩律須細細必漸進我亦晚節能然耳夫詩律之細取必於己酒盃之寬取必於人是必書長矣曹長愛客尤愛清狂之客清狂如我頻來不厭是真數去酒盃寬者向者黃鸝並坐白鷺羣飛殆爲我兩人寫照又何悶不道哉

憶鄭南玭

黃鶴曰玉色鮮潔者曰玭一作憶鄭南寺一竟作憶鄭南

鄭南伏毒寺瀟灑到江心（二句鄭南）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二句承江心）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四句憶亦承江心結）

我前爲華州功曹時道經鄭南此地有伏毒寺瀟灑之趣直到江心江心珠閣石影銜之江心泉聲玉琴帶焉此時我於風杉上曾爲曙祈雲嶠間幾度春臨今日身在天隅想鄭南之寺不啻萬里憶蒼茫之水龍蛇自深安得石影重來泉聲還送哉○鄭南鄭縣之南隸華州公出華時有題鄭縣亭子詩首句曰鄭縣亭子澗之濱縣作平聲水經注引風俗通曰縣玄也釋名曰縣也懸於郡也十三州記曰縣弦也故宜作懸迎亭時在春故詩中有宮柳蜂燕等句而憶鄭南詩中有雲嶠憶春臨何也

愁（公自注彊戲爲吳體）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四句所愁之景）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四句所愁之事）

江草本撥人名今乃日日與愁耶誰由我故鄉山水自有渭水秦山未嘗無情今巫峽水聲泠泠不反殊非世情耳被盤渦之水不宜於浴鷺之浴也何等心性獨借之花豈禁其發花之發也偏自分明況十年戎馬府而不關殊方賓客一身將老既已賓客老孤城則與渭水秦山而終違既已戎馬暗南國則與猳虎縱橫無已時宜乎江草日日喚愁生也○公詩慣用底字作何等二字解如花飛有底急言花有何事而急終朝有底忙言終朝有何等忙而不求文章差底病言文章差此何等病此曰盤渦鷺浴底心性言盤渦鷺浴是何等心性虎比暴斂之吏時用第五琦稅法民多流亡

夔州詩　大曆元年

移居夔州郭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春知催柳別江與放船清（四句移居）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四句移居情事）

我病後遷居良非得已顧此柳色依依若有離恨亦誰知催柳別也春知之耳而況扁舟將放適值清流亦誰與放船清也江與之耳春知江與春江有情哉惟是客中遷次謀生之事雖言農事興但聞人說病裏移居遷喬之計與避山光雖好徒見鳥情我去雲安還白帝別無他故念雲安險峽斷石嶙峋垂老危途豈容嘗試夔州土勢稍平今日暫圖休息誰謂從此定居也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煙（六句船下夔州郭雨濕）柔櫓輕鷗外含悽覺汝賢（二句不得上岸別判官）

放船下郭抵暮依沙上月光娟娟可愛忽然月隱風起因風起而亂春燈風止江鳴聽江聲而知夜雨無幾天曉起別判官未幾雲外鐘聲沉沉帶雨遙想石堂勝地羅籠烟宿沙之舸又作解攜之行矣雨後江平勝柔櫓不着力江平水濶鷗輕任其所如此時欸乃一聲已在浮鷗之外言念判官凄然欲絕耳

漫成一首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二句夜景）沙頭宿鷺聯拳靜船尾跳魚撥刺鳴（二句中所聞見）

江曠故月近其去人只數尺既有江上月復有風前燈照夜如何其欲三更矣江月風燈時沙頭所見者有宿鷺聯其影聯拳船尾忽聞者有跳魚其聲撥剌此時孤舟旅夜伴我者天上月舟中燈沙頭鷺船尾魚而已

上白帝城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墻 二句白帝城 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六句上城之感

峻矣白帝城隨天然之石壁而築也乃樓之高更出此城隅與上峻且險矣但人之可思者不在險在德㪚巴東之峽夏后疏鑿至今見江流思夏后氏德不衰若楚襄王雖非夏后比當其披襟御風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是猶知有民也未幾悲角一傳已知日暮夕陽忽報不可久留因歎白帝高城本是公孫所築當年恃險躍馬帝今日登臨但思夏后憶襄王彼公孫恃險從笑甘　白尊大意雖長而何益矣○不言公孫誅滅之年猶　公孫恃險之日時雖軒方戰梓州李張獻誠旌節是初恃險

謁先主廟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仗老臣雜耕心未已嘔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錦江原過楚劍閣復通秦 以上叙先主 舊俗存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以上叙先主廟 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久風塵孰與關張並功臨耿鄧親應天才不小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綸向來憂國淚寂寞灑衣巾 以上謁廟時情事

雲從龍風從虎本主臣得志之秋乃先主君臣其爲風雲會獨慘澹者蓋因當年乘時並起若孫若曹各有其人力敵勢均三分鼎立先主有一統之志止於偏安坐是經綸不展耳然復漢長策留待後人欲復漢必取中原取中原非諸將不勝任爾時諸葛受先主付托誓取中原悉衆出斜谷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屯田久駐軍民雜處何圖天不祚漢積盡瘁嘔血而死遂使伯氣散雄圖屯豈特中原即錦江劍閣不能終爲漢有仍過楚復通秦卒歸司馬氏也今日山荒鬼哭所見虛簷枯木花蹟徒留竹月苔春景物非故猶幸人民雖換歌舞不衰耳我雖舟絕域繫馬荒城對此搖落之辰更歷風塵之久言念當日關張猶欣鄧今日與關張並若豈無人也其功與耿鄧俱者豈無人也奈何應天之才未得同量得士之契先主雖遲暮之才尚堪帷幄飄零之迹但守釣綸憂國血淚與諸將俱唱寂寞此身并慘澹之風雲而無幾俯仰今古淚洒沾巾矣○公寂京時身與昆從亦中興之佐自傷故落寞感諸葛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 二句寫景 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二句寫意

臥龍遺像落而殘矣廟在山中者亦草木徒長耳瞻仰武侯猶聞其辭後主而出師自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回首南陽草廬尚在不復更向南陽而高臥其始終爲漢何如也

八陣圖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 承八陣圖句 遺恨失吞吳 承功蓋三分句

武侯之功大矣天下雖三分其功足以蓋之但三分已定此外豈復漢有功雖止此若其推演兵法所作八陣圖雖司馬懿亦歎爲奇才至今陣圖猶列江上而石不爲江流所轉所遺恨者吞吳失策多事三分外耳要豈武侯志哉○武侯未出隴中時三分已定其後昭烈征吳武侯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行則征吳非武侯意矣故曰遺恨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之作 公自注越公楊素兆有堂在城上畫像猶存

此堂存古制城上俯江郊落構垂雲雨荒階蔓草茅柱穿蜂溜蠹棧缺燕添巢六句白帝城越公堂坐接春杯氣心傷艷藥梢英靈如過隙宴衎願投膠莫問東流水生涯未即拋六句勝諸公宴

隋室至今堂制已古巋然城上俯瞰江郊當年落成勢垂雲雨今則荒蕪地𥠖草萊破柱竟作蜂房敗棧空添燕巢甚越公之堂如此今與諸公同宴春盃在手艷藥翻香者蓋因堂上有越公畫像往日英靈已如過隙如此艷藥不能常保耳然我輩相期願同膠漆休問東流之水努力生涯常圖宴衎可也

杜詩闡卷二十一終

杜詩闡第二十二卷目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章 琰瀕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 二句登樓 峽坼雲霾龍虎
臥江清日抱黿鼉遊 二句近景 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
長流 二句遠景 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回白頭 二句登樓所感

此尖仄者白帝城但見旌旆飄揚耳乃若拼於城上者又有飛樓獨立一望縹緲無復矣此時峽坼而雲霾其中疑臥龍虎江清而日抱其外若遊黿鼉東有扶桑樓在扶桑西則西枝出枝大而撐幽海中之斷石皆封泉西有弱水樓在弱水東則東影生影微而映出泉水之長流若隨也杖藜歎世此何人哉泣血回頭亦可哀矣○峽坼雲霾狀蜀亂也江清日抱望反正也扶桑東向朝陽所生今西枝封石小人蔽主之象弱水西逝華夷之限今東影隨流蕃寇內訌之象此皆世事可歎者

上白帝城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 以上城
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
猶擁蜀賦斂尚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慙畏損神 以上上城之感

斷事無常飭一上城許多變態而幾回新也仰觀天意晴雨無常雖變於今朝春則依然萬古獨英雄事業不可問矣當年白帝亦一世雄今事業煙消空城但在比年衰邁久任風塵亦不過取醉他鄉逢人話舊當此蜀地干戈擾塞不散秦中賦斂征輸未休衰年之人見此損神故借形勝之地登臨自遣夫豈一上一回好煩形勝亦深以畏損神爲慙而已○崔旰亂蜀尊旌節又厚斂以賄權貴公曰賦斂尚輸秦以見蜀民正供自輸朝廷不爲崔旰擅奪也

白帝空祠廟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
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自塵埃谷鳥鳴還
過林花落又開 以上白帝祠 多慙病無力騎馬入蒼苔 結繳上字

自帝安在空祠但存一片孤雲往來其上耳江山遠落宛轉荒城棟宇摧頹徘徊過客其在於今勇略安在若論當日一世之雄如何酒肉空陳塵埃自落而況花鳥無情何知興廢哉於焉騎馬直入蒼苔夫亦自慙老病佳於從步也

古栢行

成都丞相祠堂附先主廟祠有列栢公詩曰錦官城外栢森森夔州孔明廟乃是特廟亦有古栢公詩曰孔明廟前有古栢此古栢行又兼成都祠栢言

孔明廟前有古栢柯如青銅根如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
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 以上夔祠之栢
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 二句承上起下 憶昨路繞
錦城東先主武侯同閟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
牖空 四句成都之栢 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
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 挽到夔州之栢 大厦如傾要梁棟萬
牛回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送苦心
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才

大難爲用 以上借栢感歎
廟古栢亦古矣栢老如銅根堅如石其皮滑雨合抱不
足其幹參天壽文雖量二栢也何高大如此良由當時
君臣與時際會今日樹木爲人愛惜培之植之有此高
大耳其在夔州者雲來而氣接巫峽真之俱長其在成
都者月出而寒通雪山真之俱白夫巫峽係夔地而雪
山在成都憶昨客成都時亦曾路出錦城東彼處武侯
祠堂附先主廟者同一閟宮其祠前之栢枝榦亦崔嵬
而郊原一帶則古矣其祠堂之制丹青雖尚存而戶牖
中夜無人跡矣至若夔州之栢雖盤踞之地能占其勝
乃孤高之勢難免烈風乃其扶持到今原賴神力正直
不仆都由化工耳梁棟之幹大厦所需丘山之重萬牛
難勝所以霜皮黛色其文章深自致驚世已耳而目之
愛惜因多剪伐不少又誰爲送之匠石也今日苦心難
免蟲穿當年香葉曾經鳳宿雖棟梁之具未有人求其
丘山之重回首原在材大難用自
古而然志士幽人尚安褒命哉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
生抱恨長咨嗟 四句夔州女 土風坐男使女立應當門戶女出
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
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
妝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 以上寫其負薪兼賣鹽之苦 若道巫
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 二句駁辭
夔州處女老而無夫更遭喪亂嫁終不售從此一生抱
恨爲可歎也況土風更惡坐男使女其當門戶者非伐
薪即負鹽皆女子事十家八九負薪而歸賣薪得錢以
應供給雙鬟垂頸至老未笄惟野花山葉與銀釵並插
耳況登危集市之餘又兼鹽井負鹽之勞此負薪更甚
直使啼痕滿面露處石根作勞如此巫山之女應盡麤
醜昭君之村何以得名甚矣人未可輕論也○末二句
公辯夔人以見夔原有昭君夔人不識當時昭君亦嫁
不售老死
絕域者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
窮取給行艓子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
側柁入波濤撇漩捎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
擊信有徵瞿唐漫天虎鬚怒歸州長年行最能 以上寫此最能
鄉之人氣量窄促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士無英雄才何得
山有屈原宅 以上二句駁辭
人非習水乃能輕死夔州男子絕能輕死者以在公少
習水多也習於水惟駕舟之人爲然夔州男子强半皆
駕舟之人無論貧富也在公少故小兒學問止於論語
習水多故大兒結束即隨商旅或駕大舸以隨商旅之

大者或行小艓以隨商旅之小者遇波濤而料入有險
阻而如無計由白帝至江陵程有千里彼則朝辭白帝
暮抵江陵向也疑之今已目擊矣波濤險阻無過瞿唐
號虎鬚灘此際獨讓州長年爲最能耳但此鄉之人
氣量不廣南風則競北客則疎豈非北客多文才南方
少學問風俗如此豈有英雄豪傑原若屈原之輩何得
又生於此而山有其宅甚矣地難限人也○水
囘曰漩涯曰濆通曰瀼泊曰湔北客公自謂
覽栢中丞兼子姪數人除官制詞因述父子兄弟四美

載歌絲綸

紛然喪亂際見此忠孝門蜀中寇亦甚栢氏功彌存 四句總叙
深誠補王室戮力自元昆三止錦江沸獨清玉壘昏高名
入竹帛新渥照乾坤子弟先卒伍芝蘭疊璠璵同心注師
律灑血在戎軒絲綸實具載紱冕已殊恩 以上除官制詞之由 奉公

舉骨肉誅叛經寒温金甲雪猶凍朱旗塵不翻每聞戰場
說欻激懦氣奔六句再表前事聖主國多盜賢臣官則尊方當節
鉞用必絕氛祲根我病日回首雲臺誰再論作歌挹盛事
推轂期孤騫八句期望之完載歌意

今日豈易有此忠孝門適蜀甲參哉裕氏之功乃彌著耳裕氏忠孝見於父子兄弟之同心其輸誠報國致力自中丞倡乃其功亦不自今日始自平段子璋知道至於今錦江之沸已經三止玉壘之昏則能獨清宜乎高名在昔久著旂常新恩至今復照天地今月此舉中丞一門其子弟挺身前驅闗玉並進齊心力戰血滿戎車宜乎帝嘉乃功闔門蒙敘制詞則綵綸具載除官則兼晃成加也夫中丞一門子弟皆膺寵命或者疑其有私不知中丞以至公之心內舉不避耳追維討叛以來爲時已久客冬成都大雪山谷深數尺至今甲雪猶凍旗塵未拭話及戰場懦氣爲奮豈非中丞志在王室故驅骨肉爲前行不惜哉獨是主聖而國猶多盜臣

賢而官則須尊中丞鎮蜀方當杖鉞秉節之日必使亂根盡絕滋蔓不存斯錦江永清玉壘常靖我自傷老病今日綵綸之美固已親炙他年雲臺之賜誰爲表章作歌之意無他還期聖主推轂俾其孤騫功名與日月爭光可也○是年四月朝廷以崔旰爲茂州刺史楊子琳復入成都作亂公曰必絕氛祲根請此也崔曰推轂期孤騫便見指當事任不定否成都還鎮夔州

遣懷

昔我遊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陳留亞劇則貝魏俱邑中
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
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以上敘舊遊之地憶與
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
臺懷古見平蕪芒碭雲一氣雁鶩空相呼以上敘舊遊之人先帝
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長戟破林胡百萬攻一
城獻捷不云輸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拓境功未已元
和辭大爐以上應首段亂離友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托
存沒再嗚呼蕭條益堪愧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
徒區區不復有顏鮑繫舟卧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
孤以上應次段

宋中爲古梁孝王都亞陳留比貝魏我少遊其地此時東都全盛戶口殷繁其陳半高華直照通衢其舟車往來幾半天下誠一都會然而士殉主客之歡人無身家之慮挾刃豪擲黃金但知殺人報仇爲快樂舊遊之地如此爾時同遊則有高適李白飲酒賦詩日空作登臺懷古前無古人遠眺芒碭之雲恨不與高帝同時也俯瞻雁鶩之呼不屑與世謀稻粱也舊遊之人如此此時先帝正有事於西域林胡海內殷富已不及貞觀年

閒將未凋枯耳先帝倚然用武自恃富强猛將提戈而國非一人長戟攻城亦非一處收西域破林胡費百萬役夫攻一城豈無輸也獻捷者不言棄組練而爭尺土役之盡矣開邊者猶未已孰知朝政失乎元氣盡削祿山之亂遂作追維昔遊宋中將全盛天下何可復得戎馬餘生舊交零落年紀逝邁歲月不居存者已老老者已殁李白辭世高適繼之老病天開獨我未死高李爲馬中乘黃人中顏鮑龍媒一去大雅淪亡寂寂孤舟寒江飄繫倘幸遺孤尚在庶幾努力加餐留護孔明撫孤之義而已○白刃等句正與先帝好武對針蓋吳王好劍客百姓多瘡瘢也祿山搆敗爲功故只獻捷不云輸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二句前閣情人來石上鮮鱠出江中
鄰舍煩書札肩輿强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六句會

前閣春臺臨楚岸細風乍引新雨將收情人王十五已來石上而鮮鱠適出江中有此雅集耳我也叨君鄰

近時札何頻君則念我老翁肩輿特送所惜鮮綠木後殊老翁是病身從飽兒童有負厪情耳

暮春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 四句寫峽中 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鸎鶯立洲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四句寫暮春

病中輿得伏地峽中四面皆山因想瀟湘洞庭雖奮飛而從然映空也況雨連楚天風霾巫峽何以堪此於時沙上柳林濃陰歷閣城邊蓮蘂新紅此池遙望州渚鬭翡翠山鶯時而飛挾雛飛時而下峽羅下不似人臥病株塞長滯峽中不去也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眾海鶴堦前鳴向人 四句惜辭 萬事糺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 二句贊辭 開州入夏還涼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二句慰辭

白水青山春光又虛矣徵君晚傍風塵夫豈得已譬之楚妃向處深宮今出堂上誰復知其色殊眾譬之海鶴向浮海濱今立階前便不免於鳴向人其色殊眾不能收其常其鳴向人亦自表其潔所以作官開州萬事雖糺絕粒之素不改一官即絆藏身之計未遂況開州涼冷不似雲安徵君可自遣矣○晚節二字當著眼凡人少壯猶望前途老而無成未免嗟跌寧戚扣角歌日漫漫長夜何時旦王處仲擊唾壺歌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宣尼歎道窮衰鳳泣麟非爲此晚節故耳晚節傍風塵語非諷詞

園官送菜 并序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缺矣苦苣馬齒掩乎嘉蔬傷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清晨蒙菜把常荷地主恩 二句送菜 守者愆其數略有其名存 二句本敘日缺 苦苣刺如針馬齒葉亦繁青青嘉蔬色埋沒在中園 四句苦苣馬齒掩乎嘉蔬 園吏未足怪世事固堪論嗚呼戰伐久荊棘暗長原乃知苦苣輩傾奪蕙草根小人塞道路爲態何喧喧又如馬齒盛氣擁葵荏昏黑染不易處叢麻雜羅纏一經器物內永掛麤刺根 以上傷小人妒害君子菜不足道 志士採紫芝放歌避戎軒畦丁負籠至感動百慮端 結還比而作詩之意

園主念我之蔬見惠菜把其名徒存其實不副所充數者惡草且進嘉蔬反爲埋沒天下事類其屬栗其采如苣何進前嘉蔬道棄苦何限園吏何知世事可感也今者戰伐既久中原荊棘豈無蕙草半爲苦苣所侵正如小人充塞君子不得安其位而況葵荏又爲馬齒所擾一倍點染使麻雜羅纏何異叢蕪同器十年遺臭哉彼蕙草在我向與苣齒爭一席地若紫芝者青山白石間自保幽芳不屑與苣齒爲伍亦豈苣齒所能蹂躪志士知之採紫芝避戎軒一隱戢伐經時荊棘叢路耳偷因畦丁有感世事一菜雖小可以喻大○當時朝廷任用宵小如元載輩交結董秀卓倚英等有滋蔓之勢甚者魚朝恩月序講易一時如李峴顏真卿諸子皆爲所排苦苣之傾奪蕙草馬齒之氣擁葵荏此其章章者

課伐木 并序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蕩伊仗支持則旅次於小安山有虎知禁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撐突夔人屋壁列樹白菊鏝爲牆實以竹示式遏爲與虎近混淪乎無良

賓客憂害馬之徒，苟活爲幸，可嘿息已，作詩示宗武
誦

長夏無所爲，客居示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見委積，素節相照燭。以上伐木 藉汝跨小籬，當仗苦虛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北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牆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以上伐木之故 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促。秋光近青岑，季月當泛菊。報之以微寒，共給酒一斛。六句結還課隸人意

當此仲夏客居所爲，惟有課奴僕伐木之役耳。伐木不可枵腹，先飯之。伐木不可無具，必持斧命之入白谷深層巔。月令仲夏斬陰木，此其時也。不必遠，拕限十里止；不必多，人日四根足；不必久，時屆亭午而即返。一日之功課畢，木之蒼皮若委積盈庭，木之素節者照耀滿目。伐此何爲？將藉以跨小藩，使竹有所倚杖也。所以然者，空叢乳虎猛若熊羆，得肉而甘之，若使藩籬不固，使知禁忌，其爲人害豈獨干戈。今日郡守栢中丞果爲賢主，蕭然清淨，巳除蜂蠆之毒，豈有害馬之羣。惟是虎穴連山，實遍處此，夔人隄防，非伊朝夕，况我客居人國，詞埜尤宜加慎，以示式遏。今此舍西一帶，白谷暨巖崖崎嶇，雷雨蓄乳，獸出沒牆宇，摧頹爾曹，念我衰年實怯幽獨，日前且執熱而往，轉盼秋涼，給汝斗酒，尚其帰去。○給酒飯，仁也；不多取，義也；晨入午歸，敏也；竹木交加，横也。公平生經濟未能措諸天下，見於小物克勤如此。

除草 公自注 [illegible]也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色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雪一霑凝，蕙草亦難留。以上見除草當速 荷鋤先童穉，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以上見除草當盡 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以上二句除後之境 芟夷不敢缺，疾惡信如讐。結出正意

凡有害於人者，即爲我讐，若生阻修之處，猶聽之耳。惡草害人，已如蜂蠆，雜然道左，焉能避之。我客居耕用散憂，惟此江色草宅之散步，有妨矣。雖高秋雖免肅殺，然惡草焉能暫留，必待他日與蕙草同盡，不已晚與。所由身先童穉，日入尚搜，識惡根株，未盡遺種復生耳。尤當屏諸遠方，俾之水化，勿使仍依舊丘，滋蔓難圖。草既去，藩籬曠然，前林可步矣；草既去，前林澤盡，松竹轉幽矣。周任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則善者伸[illegible]如古人豈欺我哉。○周禮薙氏掌殺草，有水火之化，以剡舟致中央，是水化也。

引水

月峽瞿唐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二句引水之故 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四句實敘引水

水資於井，夔州則無，蓋以月峽瞿唐兩崖高入雲中，難以鑿井，生理艱矣。然未若雲安之甚。雲安之水，必由於沽，水直不給，奴僕悲歎。今移居魚復，魚復井汲雖無，心力已省，蓋夔人皆飲山泉，山泉蟠山腹，取水者爲竹相連，接筒而引，瀉下既便，水直又免也。夫斗水之直原無幾，但留滯之人生理艱難，得免此直，遂覺少寬云。

園人送瓜

江間雖炎瘴，瓜熟亦不早。栢公鎮夔國，滯務茲一掃。食新

先戰士共少及溪老傾筐蒲鴿青滿眼顏色好〔以上送瓜〕竹竿接嵌竇引注來烏道浮沉亂水玉愛惜如芝草落刃嚼冰霜開懷慰枯槁許以秋蒂除仍看小童抱〔以上食瓜〕東陵跡蕪絕楚漢休征討園人非故侯種此何草草〔四句感懷〕

地氣暖者百物早成江閣炎蒸瓜熟不旱熟瘠可知乃柏公鎮夔歸壽務早委績若先瓜期若於是食一新必先戰士物雖少必及溪翁郎加此瓜傾筐貯之色青蒲鴿瓜之最佳者大浮瓜必須水飯竇之水道從烏道而注竹竿引之以瓜浮沉其間蒲鴿之青嚴泉相映不啻水精亂玉之同而冰霜沁齒枯懷得潤不獨今日園人還許秋蒂除時再令小童抱送也昔者邵平爲秦故侯當楚漢交兵秦破避跡東陵種瓜以老今久絕東陵之跡不逢楚漢之爭爾園人非邵平故侯乃投閑種瓜爲此勞人草草亦何意哉○當時柏公一門討崔旰有功朝廷有綠綸之命今柏公鎮夔名爲坐鎮實解兵權此綠綸篇有推轂期孤騫句觀宴章有憲拜霍嫖姚句公曰閩人非故侯以見柏公不應解兵種此何草草以見芟夷禍亂是其事也芝草即土芝之瓜本朱慮

信行遠修水筒〔公自注引泉筒也〕

汝性不茹葷清淨僕夫內秉心識本源於事少滯礙〔四句贊其性與水合〕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厨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曬驚未餐貌赤愧相對〔以上修水筒〕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於斯答謙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何假將軍蓋行諸直如筆用意崎嶇外〔四句仍作勞之贊語結應起四句〕

人不茹葷常耳汝則天性清淨有過人者清淨則通明凡事識本源無滯礙也就水言之亦有本源不得其源雖穿虎豹之羣而躡盜且水性圓通宛轉非其人之性與水相因亦不能得其趣以汝性清淨於事無滯礙處乎圓通宛轉使修水筒必能因水性而利導之者今山石碎水筒坼裂熱煩汝者欲通山泉之流下與厨會耳汝上懸崖踰林表往來四十里觸此崖谷荒險間日曬未餐冒暑而赤我滋愧矣念汝不茹葷者浮瓜裂餅聊供汝勞苦蘇軾有神仙之術授符井中而水出汝得水源又焉用此古之勤勞王事者暑不張蓋汝獨熱不避亦何假諸大修筒引水本在崎嶇之外似乎曲也然水流雖曲其性則直汝直如筆自能識水源少滯礙崎嶇之外無不用意而泛應曲當行諸魁諸○公三誄人作夷辛秀外此獨以信行稱必有所附故特表之曰清淨且曰識本源少滯礙終之以直如筆語意精微如此裂餅用後周王羆臺使裂餅緣事

催宗文樹雞柵

吾衰怯行邁旅次轉崩迫〔二句畜雞之故〕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喫自春生成者隨毋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腹宅〔六句樹柵之故〕課僕殺青竹終日憎赤幘踏藉盤桉翻塞蹊使之隔

牆東有隙地可以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爲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擲稀間可突過籬距還污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狸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勍敵〔以上樹柵〕籠柵念有修近身見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晰〔四句示宗文〕不昧風雨晨亂離減憂戚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四句贊雞〕倚賴窮歲晏撥煩去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挽合起處行邁等句〕

吾衰久矣行邁亦怯雖得旅次不勝崩迫者衰年畏風也聞諸本草烏雞愈風茲生在廣催秋卵不育耳前春所有者今已百翮種類既蕃可無禁制此殺竹塞蹊不容緩也人畜不可並處地須務遠故驅之牆東樹以高柵兒僕不妨均勞事須有別故殺竹課僕樹柵問兒今日避暑歸來問兒擲務已將所殺之竹織籠爲局曹羣於內使蹊而不容有間可乘將籬距紛然還來污席與無柵同夫我之處雞嚴矣從此螻蟻免其啄而蠖

蟻洴我之處雞厚矣從此狐狸不得侵而雞亦遂生矣幸哉百雞之中各長其類他日如季郈鬭雞皆我勍敵凡物小有所損大有所益物固如此人亦宜然宗文所當須取割折者況能司晨風雨勿爽亂離聽之亦足遣懷蓋物雖凡鳥心同介石也我旅人生理蕭條賴此率歲今日樹務既了喧囂不聞擾頑去襟快若冰釋但我非尸鄉老翁祝雞為業何為殺殺阡陌問誠因性於行邁為拘留之故蓄不得已而所謂云爾○篇中亦見仁王義蓋念其生成春卵不食仁也人畜有別舉之欄籠義也螻蟻見噬狐狸亦絕義中之仁長幼不混雞敵亦與仁中之義近身見損益而設在理以示宗文

示獠奴阿段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四句取泉）病渴三更回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異怪爾常穿虎豹羣（以上贊阿段）

泉水夜生落日斯發竹竿所引細泉微分泉分則知引水者不一人而難免於爭乃一郡之人入夜而爭但得餘瀝何其昧昧爾阿段猶稚子尋源而往悄然無聲又何了了我病渴三更須回白首爾轉瞬一注忽下青雲當尋源時若不知病渴者急於須水及傳聲後方信獨不聞者妙於引泉壯矣阿段其尋源處虎豹之羣不知幾回穿入我常驚陶侃胡奴有此異事今日得爾亦胡奴也阿段勉旃○開元末陶峴者觀南海得奴名摩訶善遊山水至西塞山舟佛寺江水深黑謂有怪物投劍命奴下取久之支體磔裂浮於水上公用陶侃胡奴或若即此蓋以陶侃比陶峴也

貽華陽柳少府

繫馬喬木間問人野寺門柳侯披衣笑見我顏色溫並坐石堂下俯視大江奔火雲洗月露絕壁上朝暾自非曉相訪觸熱生病根南方六七月出入異中原老少多暍死汗踰水漿翻俊才得之子筋力不濟頻少府（以上訪）指揮當世事語及戎馬存涕淚濺我裳悲風排帝闕鬱陶抱長策義仗知者論少府（六句美）其衰臥江漢但愧識璵璠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為尊起予幸斑白因是託子孫（六句訪少府之故）俱客古信州結廬依毀垣相去四五里徑微山葉繁時危挹佳士況免軍旅喧醉從趙女舞歌鼓秦人盆子壯顧我傷我歎兼淚痕餘生如過鳥故里今空村（以上客中情事）

高林古寺柳侯寓焉披衣一見溫其如玉因而共坐堂下俯視江流火雲赫然川露初洗絕壁崱立朝暾忽升我向曉相訪者蓋由南方氣候異於中原亭午觸熱幾虞暍死而況愛子俊才何辭頻苦哉子抵掌時艱涕淚戎馬悲憤所激欲排帝闕蓋將抒策救時其加知已難得知爾為璵璠者獨我耳我之知爾何益於爾乃爾之

起予更非一端似子俊才即我子孫如嶠玄之遇曹公亦有托矣今日同我客夔衡宇雖鄰山徑甚僻所幸干戈不及客邸歌吟但子方壯年長策坐困應顧我而傷我局衰年子孫為憂亦對子而斷腸生悽忽欲埋丘壟子悲去國我歸無家矣

峽中覽物

曾為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二句憶華州）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似見黃河（二句峽中）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二句峽中覽物之故）形勝有餘風土惡幾時回首一高歌（結詩）

憶我出華時曾以公事趨三輔時詩興頗發於潼關往來者何多也今日華嶽何在巫峽崔嵬如瞻華嶽然黃河何在蜀江宛轉如見黃河然我自去秋伏枕雲安今遷居日帝舟中得病洞口經春衾枕空移薜蘿又長

覽物於此，感是之故，然已無藏關詩與奚蓋由峽江形勝雖不甚光而地薄民貧風土雖異有日出峽復歸中原此時回首蜀中發高歌以舒憤懣在日瞻關詩與多者將復然也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四句奉寄之指
猿鳥千崖窄，承魚復浦 江湖萬里開。承楚王臺 竹枝歌未好，公自注竹枝歌巴渝之遺音峽中人善唱 畫舸且徘徊。緒悵暫留戀也

雲安毒熱，避暑非宜，庶幾乘秋風去雲安早下來乎。即我今日發，不過暫留，將待秘書至，同謀出峽，以過楚玉臺，直抵荊州耳。所以然者，魚復千崖同囂猿鳥勞囂，萬里一望江湖，而況巴渝遺曲竹枝歌者本非好音，我之畫舸遲遲未去，夫豈愛聽此歌，亦待覽書之故，秋風不遠，日望之矣。

行李千金贈，衣冠八尺身。飛騰知有策，意度不無神。四句美其能飛騰
班秩兼通貴，公侯出異人。玄成負文彩，世業豈沉淪。四句美其能述世業

壯哉秘書，往應新公聘，千金厚贈，八尺偉軀，似此行裝，具此氣宇，飛騰而起，豈徒然哉。知其別有策，而意度之間自有神耳。秘書謂之通貴，宗室而秘書，是班秩兼通貴。公侯子孫，必復其始，通貴而復貴，是公侯出異人。漢韋玄成能修父業，復至相位，秘書郎玄成以此文彩，重修世業，今日班秩何足爲貴，公侯異人允矣異人哉。今按公於飛騰二字，或主事業言，或主文章言。守歲曰飛騰暮景斜，事業也；偶題曰前輩飛騰入文章也；送崔湛曰飛騰急濟時，事業也；寄高適曰飛騰無那故人何，義文章事業；公安懷古曰飛騰職代名，亦事業。此曰飛騰如有策，謂其以八尺身往而有爲，屬事業。此行將謂沉公望其共濟時艱耳。顧註云飛騰二字言行李之煉懷。

雷

大旱山嶽燋，密雲復無雨。南方瘴癘地，罹此農事苦。四句總提
封內必舞雩，峽中喧擊鼓。真龍竟寂寞，土梗空俯僂。吁嗟公私病，稅斂缺不補。故老仰面啼，瘡痍向誰訴。暴尫或前聞，鞭巫非稽古。以上敘旱
請先偃甲兵，處分聽人主。萬邦但各業，一物休盡取。水旱其數然，堯湯免親睹。上天鑠金石，羣盜亂豺虎。二者存一端，愆陽不猶愈。以上敘旱中時事
昨宵殷其雷，風過齊萬弩。復吹霾翳散，虛覺神靈聚。氣暍腸胃融，汗滋衣裳汙。吾衰猶計拙，失望築場圃。八句言雷而無雨

火雲燥石，亟望雨也；密雲不雨，終無雨矣。況南方瘴癘罹旱，彌覺艱人。歌舞祭神，率巫祈雨，鼓聲喧峽，而真龍不來，終何益矣。公私病，稅斂缺，瘡痍仰面告訴，何護既舞雩擊鼓而徒然，遂暴尫鞭巫之策，豈知僖之說無當，神農之書竟可諱計，惟務修省，以格天心耳。一銷兵解藩鎮之兵，悉聽處分，一蠲賦罷萬緜之政，盡復本業。能若是，雖水旱之數時或有之，乃堯湯之聖庶免親睹。不然兵不偃，征斂橫，勢必民窮爲盜，因而金石鑠於上，豺虎亂於下，二者相較，反覺亢旱爲愈也。昨宵雷作，庶幾雨徵，乃風狂如弩，復吹雲散，是神靈虛聚，雨澤終慳。年衰計拙，場圃失望，亦奈之何。

火

公自注：楚俗大旱則焚山擊鼓，有合神農書

楚山經月火，大旱則斯舉。舊俗燒蛟龍，驚惶致雷雨。四句楚俗
爆嵌魑魅泣，崩凍嵐陰昈。羅落沸百泓，根源皆萬古。青林一灰燼，雲氣無處所。以上火於日
入夜殊赫然，新秋照牛女。風吹巨燄作，河漢騰煙柱。勢欲焚崑崙，光彌焮洲渚。腥至焦長蛇，聲吼纏猛虎。神物已高飛，不見石與土。以上火於夜
爾寧要謗讟，憑此近熒侮。薄關長吏憂，甚昧至精主。四句責辭 遠遷

誰撲滅將恐及環堵流汗臥江亭更深氣如縷 四句自叙

焚山之火經月者以大旱舉此燒蛟龍也夫致旱有由蛟龍何罪蓄將驚懼之以致雷雨此舊俗之可嗤者其火自日巳樂嵌爲爆閃歷之族亦煎熬爲扇并陰宮之處有光火焚山木周圍傾落百家內沸何論木根泉源爲萬古物也況雲氣以青林爲處所青林從燼雲氣何恃至於入夜薪然更甚其焰上燭直照牛女之墟其勢下臨至燿長河之梲尾箕之高怖其烈淵背之虛遠其光開服氣知長蛇焦矣聽吼聲知猿猱灑矣所以然若木欲威蛟龍之神物使之興雨豈知神物一去雷雨終絕望哉石焦土裂此衆徒要誘譏焚甚矣夫大旱以亦關長吏之憂焚山則脉至精之理蓄長吏澆斯土之牧民豈無精誠可感上蒼乃妄循舊俗爲此焚山之舉以自貽伊戚不務修德惟山是焚亦甚昧至精之理也撲滅既難必促環堵旅人處此焚炎雖憂此時流汗江亭生理幾希如樓耳火之自月直至宵深有如此○薄二字蔡氏曰薄近切關未合詩因下句有其字故上句用薄字如毛詩薄污薄澣薄言一例長吏徒務此舉於憂民亦薄乎云爾諷之也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低垂氣不蘇 四句寫熱 乞爲寒水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風涼出舞雩 四句祈熱

雷動則雨作空霹靂則無望矣炎赫彌甚何以爲生計惟寒水玉我乞爲之又惟冷秋菰我願作此然不可得惟有舞雩之風可乘涼耳自傷年老何能尚作兒童追風涼出舞雩也○爲寒玉作秋菰公欲以身化物亦即莊楚樂子意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臥歸林鳥却回峽中都似火江上只聞雷 六句寫熱 想見陰宮雪風門颯沓開 二句追想

熱甚矣無幾瘴雲滅乃終不滅猶望瀘水還乃復西來人物不胥用哉峽中都火無地可逃江上空雷無雨可解無幾陰宮對雪處風來颯踏可以追涼然不可得想像而已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 四句寫熱 欲翁炎蒸景飄颻戰伐人十年可解甲爲爾一霑巾 四句府事

沉李設冷不冷沉亦何益炊食餐飯不能食則屢炊新將衰之人服骨如蒸一經被暍焉能知味故雖有朱李雕胡空自頻頻進耳夫炎蒸之景旅客難堪況征伐之人甲胄不釋回首戰士飄颻風塵十易寒暑當此炎熱何以堪此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高棟曾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山陰雪不去非無漢署香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 六句題水樓 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上方 公自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 ○二句贈明府

炎餘到此高棟曾軒已是清涼境界況七月一日暑退火流以涼飈值秋風從下山陰雪也吾曾爲員外郎登日無漢署香誠知漢署香不如水樓雪耳況絕壁過雲如開錦繡疎松隔水若奏笙簧水樓如此明府雖係攝令其風流何異王喬是王喬之舄不難真賜行見出尚方賜明府明府得長有此水樓老翁將終辭漢署而遊此哉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爲政風流今在茲 四句終明府 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 四句會於水樓

明府不愧王宓子也且爲終軍後人終軍棄繻止當英妙今明府仰承家風節操不泯況爲政風流又如宓子古人何多讓焉此時滿樓賓客皆係傾蓋之交賦詩老翁自笑何方之客適見楚江巫峽半雲半雨陳清簟推疎簾賓客或奕棋爲樂我賦詩之餘聊爲寫且一時大慢明府彈琴賓客奕棋老翁賦詩風流大雅足

千古矣。

七月三日亭午已後校熱退晚加小涼穩睡有詩因論壯年樂事戲呈元二十一曹長

今茲商用事餘熱亦已末衰年旅炎方生意從此活亭午減汗流北鄰耐人聒以上熱退小涼晚風爽烏匼筋力蘇摧折閉目逾十旬大江不止渴退藏恨雨師健步聞旱魃園蔬抱金石無以供採擬寄雲雖聚散徂暑終衰歇八句追言前聖慎焚巫武王親救暍陰陽相主客時序遞回斡灑落惟清秋昏霾一空闊蕭蕭紫塞雁南向欲成列八句應七月三日欻思紅顏日霜露凍堦闥胡馬挾雕弓鳴弦不虛發長鈚逐狡兎突羽當滿月六句因論少年樂事惆悵白頭吟蕭條遊俠窟臨軒望山閣縹緲安可越四句感今高人鍊丹砂未念將朽骨少壯跡頗疎歡樂曾倏忽杖策風塵際老醜難翦拂我子得神仙本是池中物賤夫美一睡煩促嬰詞筆結帶睡穩有詩意

七月商金用事餘熱已休老人生矣熱退則汗減睡則喧息烏巾可蘇筋骨亦蘇舊德前此大暑時扌甸目大江興沸雨師潛藏旱魃橫行園蔬盡槁雖寄雲不雨方謂暑無退日至今終衰歇也前聖知其然不焚巫之術但有救暍之方誠知陰陽爲主客而相因時序回斡而遞禪果然灑落清秋昏霾頓豁塞外紫雁忽已南翔此塞雁成行之日正高秋射獵之時吾於少年亦嘗從事追維舊遊青霜初降身騎數馬手挾雕弓矢發而鳥落雲中兎挺而鳴無堅窟憒乎紅顏不再頭斷忽白往年遊俠之處已成蕭條之墟臨軒瞻望郎欲再過射獵之場亦復誰能飛越哉元二十既鍊延年之砂不念將朽之骨豈我少壯疎狂歡樂已往窮途老醜不堪剪拂乎我子已得神仙之術池中蛟龍特須雲雨賤夫但令暑退涼生一睡甘美從筆題詩以呈曹長曹長以爲何如○壯年樂事一段即公壯遊篇中所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呼鷹皁櫪林逐獸雲雪崗時事。

牽牛織女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神光竟難候此事終朦朧颯然精靈合何必秋遂通以上辨其誕亭亭新妝立龍駕具層空世人亦爲爾祈請走兒童稱家隨豐儉白屋達王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曝衣遍天下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終以上敘七夕之風俗嗟汝未嫁女秉心鬱沖沖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丈夫多英雄以上託諷

此諷俗進者。俗傳牛女七夕未知有無就二宿言一西一東萬古如斯誰見其至七夕而會晤也况神光難候渡河之說終屬渺茫借日有之亦其精靈偶感何必定在七夕昧者不察若見其新妝已亭亭立矣其龍駕已層空具矣爲此祈請走盡兒童無論貴賤之家貧富之室具膳設祭鳴玉趨蹌晝則曝衣日中夜則乘風月下厭蛛卜巧列果陳情筵秩露初事畢日出若眞有此私期之事若不知此特淫奔失節托牛女以自便其私爾未悰之女尚無然貴秉心則安無邪防身則當如犢竭力機杼何必乞空中之絲終事舅姑且自盡女紅之職卽君臣之義亦猶是也咫尺未通莫稀巷遇遲義自失亦同守貞所以然者君臣夫婦雖外大小參交得情各有佳期須秉公以絕私嫌詭隨而苟合方圓之際稍有亂離卽爲徇情便非天作在女子在自衒其媒彼丈夫英雄有拂然者此貿絲棄乘垣之婦終爲始捷徑之差也。

毒熱簡寄崔評事十六弟

大火運金氣荆揚不知秋林下有塲圃水中無行舟千室但掃地閉闗人事休老夫轉不樂旅次兼百憂蝮蛇暮偃蹇空牀難暗投炎宵惡明燭況乃懷舊丘以上毒熱開襟仰内弟執熱露白頭束帶負芒刺接君戚阻修何當清霜飛會子臨江樓以上寄崔則聞大易義諷詠詩家流蘊藉異時輩檢身非苟求皇皇使臣體信是德業優楚材擇梓杞漢苑歸驊騮短章達我心理爲識者籌以上寄評事之意

蔓形極酷熱猶熱故林鳥不飛行舟絶迹况乎千室掃地閉關人事都休老夫百憂一時交集蝮蛇則不能暗投畏炎宵則又惡明燭只此一端明瞻雨困故鄉之懷更無論已幸而内弟使蓼無奈秋炎見困咫尺而修阻指江樓則當在清霜初降而況評事爛易義精詩家蘊藉過人檢身不苟爲使臣而有體備德業而兼優是眞楚杞梓漢驊騮也擇人而出不愧楚材畢使而旋原歸漢苑短章先達此中妙理會當與評事細籌耳

雨二首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去雨灑石壁來淒淒生餘寒殷殷兼出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鳥濕不下居人門不開以上雨景楚宮久已滅幽佩爲誰哀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多自巫山臺以上因雨有懷古事

峽雲曉霧乘之是秋涼之候因而颯颯之風纔從巫江吹去蕭蕭之雨便從石壁灑來雨來而寒生寒生而雷又動此時氣候已失朱炎高鳥藏居人潛蕭條如此當年何以有陽臺之事耳今楚宮荒廢已久此山幽佩爲誰而哀只因襄王有夢遂之宋玉宋玉多才爲王作賦一若真有陽臺雲雨之事至今尚擬翠龍之駕實自陽臺來也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雨四句殊俗狀巢居曾臺俯風渚佳客適萬里沈思情延佇挂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以上懷人

秋山雖青澹然無色也秋露團團亦難數也秋雲生於水若荷有片片也秋雨落於沙中一聲一聲何蕭蕭也此時峽人架木若巢于巢而巫山一帶層臺又俯臨風渚焉同於雨中遙遠高眺遠念我故人此時帆飛天外浪湧舟前而況久陰之後蛟螭復出江湖萬里寇盜縱橫故人此行果安穩無恙否耶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曉萬象淒以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雨含長江白以上連檣雨荆州船有士荷戈戟南防草鎮慘淒濕赴行役羣盜下辟山總戎備強敵水深雲光廓鳴艣各有適以上因雨念戍人漁艇息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四句自歎

空山之雨中宵又陰冷氣潛生先到枕席乃填風復起看萬象莫不淒淒然中微寒凝碧色也雲當出岫落落然似客似疏石當曉而倚天渾渾然若見若隱彼日或行黃道或行赤道雨則受蔽不知假何道而行但見雨勢連江一片皆白被長江之上連檣下者是何處船乃荆州船也船中載者爲何等人是荷戈之士也此倩何爲蓋南防草鎮奉總戎之令不惜沾濕而赴也其時羣盜已下辟山噬爾邊方備辦亟見水雲之處其他鳴艣過者亦各有所適總不如漁樵爲自得耳自傷留滯此志未遂從筆書時聊不失春秋之義云

杜詩闡卷二十二終

杜詩闡第二十三卷目

杜詩闡卷二十三

閩學王日藻却非氏闡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瑰漢華氏訂

夔州詩大曆元年

種萵苣有序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萵苣向二旬矣而苣不甲坼獨野莧青青傷時君子或晚得微祿轗軻不進因作此詩

陰陽一錯亂驕蹇不復理枯旱於其中炎方慘如燬植物

半蹉跎嘉生將已矣以上言旱雲雷忽奔命師伯集所使指揮赤白日澒洞青光起雨聲先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洒以上既雨已秋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苣兮蔬之常隨事藝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乃止以上理畦種苣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此輩豈無秋亦蒙霜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以上苣不甲坼野莧青青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己以上傷時君子轗軻不進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荊杞中園陷蕭艾老圃永為恥登於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何顏入筐篚以上八句言野莧不見取

凡物感二氣而生氣一錯亂騎驁離治莫如析畢況南方氣炎又如螻蟻因而植物賤跎嘉生將盡僑薄入秋雯光與霞氣交蒸雨師與風伯皆集亦日退青光生光之以風旋雨使飛纖之以雨隨風而來既肅矣對堂開雖呼命經始宜本常藏其子易栽地止數席爲功不繁藉療望其甲所也如何二句不堪泥滓空與得蔬野覓叢生芮遍處此大隕霜殺草是爲秋令竟倚草且豈偏無依頭使出地反速遭蔓蘚圖以致毀壞狀門庭因知邪能干正苣之不生竟實妨之在賢人守道封殖何心彼小人道時妨賢病國苣乎苣不甲坼覓獨叢生豈獨苣也芝蘭亦爲其掩抑雖曰覓也荊杞亦不過如斯勢必中園之內盡爲蕭艾所可愧者老圃何地今若蜀逼處事此亦士時有一日抹玉盤設霞綺我知所登者必非野莧覓亦焉用彼爲縱使人能辨亦何顏所堪此莧終不足取也○苣本常蔬公有取爾者甚莧之不足錄也易夬九五莧陸夬夬莧陸感陰氣生終不可長故上六卽曰無號終有凶此詩大指爲任用元載輩而發此卽猗蘭操中薺麥之茂薺麥之有君子之傷君子之守意

晚晴

晚照斜初徹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四句晚晴之景）鳧鶴終高去熊羆覺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四句晚晴之感）

夕陽在山雨後初徹特浮雲一帶薄者未歸耳虹影垂江有似乎飲峽中積雨尚有餘飛既晴之景如此料想鳧鶴在渚終當高去猶有熊羆在山覺得自肥我困出峽秋分尚在對此夕露留滯何堪哉○鳧鶴君子熊羆小人

宿江邊閣

江邊閣卽西閣公西閣詩有層軒俯江壁句

暝色延山徑高齋次水門（二句江邊閣）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翻（二句江閣之景）鸛鶴追飛靜豺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四句宿閣之感）

日之夕矣直延山徑有山徑卽有水門江閣卽當其歸巖際者雲何薄翻浪中者月正孤閣景如此適想時兵如鸛鶴奔竄離遺賊似豺狼橫行無忌我雖宿閣亦不眠憂戰伐耳戰伐以正乾坤自傷年老不能撥亂有其心無其力亦奈之何○當時吐蕃內訌師鎮抗命乾坤不正甚矣王縉元載輩日事諂佞侯朝廷至講仁王經以禳之戰伐之事有難言者崔旰之亂朝廷務爲調停杜鴻漸反以節制讓之命討廢矣乾坤安在公振然羅雁耳追飛盡兵渴也得食喧齋盜賊也

白鹽山

卓立羣峰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承卓立）白牓千家邑清秋萬估船（承蟠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借刻畫無鹽結）

此白鹽山其高迴出羣峰其大盤旋積水惟卓立峰外故他山任地不過坤地獨勢近天獨依日月惟蟠根水邊故白牓之郡邑聚千家清秋之日船集萬估不任地獨近天有親上之志蝕千家復萬估爲四方之維高大如此亦何取佳句煩人刻畫況詞人佳句從無傳者白鹽高大眞出意表哉

灩澦堆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申如馬句）神功接混茫（申沉牛句）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二句自警）

峽口巨石爲灩澦堆夏水漲其石半沒冬水淺其石出水今日秋深江寒水落石出長矣有時歲旱禱雨則沉牛於此而答雲雨其利固多有時水漲下峽則如馬在前而駭此舟航爲害不小戒舟航者慮傾覆也天意欲使傾覆者存故立石示戒至於與雲致雨其神功直接混茫乎沉牛答之我處亂兵危又兼舟險有嘆非千金

之于半承垂堂此推也從此
一行一止尚懍垂堂之戒哉

瞿塘懷古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四句瞿塘

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四句懷古

為壑之水皆奔一處兩崖之際但開一門以兩崖一門
當西南萬壑非勍敵而何此兩崖所開地應與山根俱
裂此萬壑所注江疑從月窟遠來古有白帝此削成處
適當其險古有陽臺此空曲中隱見其高削成空曲者
神禹疏鑿為之也疏鑿之功固由人力鈞陶之
大原賴天工焉固不有其功天亦寧尸其德哉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二句領至末 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霑鸚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妝。

實以樂將士中丞宴將士極樂矣亦誰知今日極樂之
宴原由當年百戰之功極樂何知中丞與將士同甘苦
無私而綺饌不殊中丞與將士忘形散久坐而金章滿
座以觀酒客杯霑鸚鵡而盛饌狼藉以觀佳人簫指鳳
皇而歌曲繞梁矣中丞有百戰功今日因宴將士以為
樂尤望天子念其前功遣使下臨頒詔行賞此時中丞
以天子寵命特引紅妝載宴
將士但不知幾時下臨耳

繡段粧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四句宴

江樹城孤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四句陪宴

所厳

中丞宴士粧簷額者繡段為彩帖鼓腰者金花為飾觀
矣盛矣猶裝繡段者將待舞也一夫先登如為門之
屏劍鼓帖金花者將按歌也百戲後陳戎唱變歌之
歌歌舞盛矣所可嘆者江樹蕭條雙城孤寄雲臺阻
漢使不來朝廷選將常築韓信之壇元帥擬閣本
參標姚之命信乎百戰之功其誰知之其誰知之

奉漢中王手札報韋侍御蕭尊師亡

秋日蕭韋逝，淮王報峽中。二句已盡題面 少年疑柱史，多術怪仙公。不但時人惜，祇應吾道窮。四句哭其亡 一哀侵疾病，相識自兒童。處處鄰家笛，飄飄客子蓬。強吟懷舊賦，已作白頭翁。六句兼自傷

蕭韋因閱得自漢中王手札也夫生死亦常事所可疑
者老子為柱下史而多壽韋方少年不應早逝尤可怪
者仙公能延年而不死蕭既多術何以亦亡少年亦逝
老者可知多術而亡無術者可知兩公之逝不但時人
共惜直是吾道將窮耳我聞訃一哀頓侵疾病由兩公
相識昔自兒童地與山陽到處聞鄰人之笛詩悲昔值
隨風飄客子之蓬所由潘岳懷舊之賦不堪再
吟亦豈能如子桓所云已成老翁但未白頭也

覽鏡呈柏中丞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膽消豺虎窟，淚入犬羊天。起晚堪從事，行遲更覺仙。六句虛寫覽鏡帖之意 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二句題面

長安有渭水有終南我本渭水終南人乃不能歸關內
於寇盜之窟幾度膽消不能到日邊對烏墜之天淒然
淚入彼作吏者須早起已似嵇叔夜之晚起豈堪從事
彼為仙者必輕舉豈如蘇子瞻之遲行乃更學仙大贊
消淚入我之形容可知憔悴起晚行遲我之精神可知
全減今於鏡中之色頓覺衰颯此衰謝色覽如之耳
望人憐亦萬一故人憐而
已故人何人中丞是也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裏。江城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杯久寂

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智愚心盡灰以上叙楊氏歌古來傑
出士豈待一知己二句詠歎吾聞昔秦青傾側天下耳借秦青結
絕代之歌曲尚和寡亦獨立自發聲齒耳獨立一歌滿
堂之人皆為不樂蓋由此歌聲悲鬱下青歲皆此良宵
又值時月乃益佳耳滿堂何人有老者有壯者有智者
有愚者此時莫不停玉暢述金管樂者歡而心盡灰猶
堂慘不樂者如此彼楊氏一女耳其歌能使一堂中老
者壯者智者愚者莫不傷心動魄況古來傑士豈必決
得失於一夫之目哉今之楊氏即古秦青秦青撫節悲
歌聲遏行雲辭振林木使天下人莫不傾耳亦若是而
已○昔虞仲翔自云得一知己可以
不恨公言豈待一知己蓋反之也

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審李賓客之芳一百韻

絕塞烏蠻北孤城白帝邊飄零仍百里消渴已三年雄劍
鳴開匣群書滿繫船亂離心不展衰謝日蕭然筋力妻孥

問菁華歲月遷登臨多物色陶冶賴詩篇以上作冒隱括全篇峽束
滄江起巖排古樹圓拂雲埋楚氣朝海蹴吳天煮井為鹽
速燒畬度地偏有時驚疊嶂何處覓平川鸂鶒雙雙舞獼
猴壘壘懸碧蘿長似帶錦石小如錢春草何曾歇寒花亦
可憐獵人吹戍火野店引山泉以上敘夔之山川人物喚起搔頭急
扶行幾屐穿兩京猶薄產四海絕隨肩幕府初交辟郎官
幸備員瓜時猶旅寓萍泛苦夤緣藥餌虛狼籍秋風掃淨
便開襟驅瘴癘明目掃雲煙高宴諸侯禮佳人上客前哀
箏傷老大華屋艷神仙南內開元曲當時弟子傳法歌聲
變轉滿坐涕潺湲公自注都督柏中丞筵聞梨園弟子李仙奴歌○以上二十句見身羈夔府之
意弔影夔州僻腸迴杜曲煎二句承上起下即今龍廄水公自注西京廄
廄門苑馬門也渭水流苑門內莫帶犬戎羶耿賈扶王室蕭曹拱御筵乘
威滅蜂蠆勠力效鷹鸇舊物森猶在凶徒惡未悛國須行
戰伐人憶止戈鋋奴僕何知禮恩榮錯與權胡星一彗孛
黔首遂拘攣哀痛絲綸切煩苛法令蠲業成陳始王兆喜
出於畋宮禁經綸密台階翼戴全熊羆載呂望鴻雁美周
宣以上追敘肅代二朝中興之業側聽中興主長吟不世賢二句承上起下音徽
一柱數道里下牢千公自注鄭在江陵李在夷陵鄭李光時論文章竝
我先陰何尚清省沈宋欻聯翩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
風流俱善價愜當久忘筌置驛常如此登龍蓋有焉雖云

隔禮數不敢墜周旋高視收人表虛心味道玄馬來皆汗
血鶴唳必青田羽翼商山起蓬萊漢閣連管寧紗帽淨江
令錦袍鮮東郡時題壁南湖日扣舷遠遊臨絕境佳句染
華牋以上敘鄭監李賓客每欲孤飛去徒為百慮牽二句承上起下生涯
已寥落國步尚迍邅衾枕成蕪沒池塘作棄捐公自注卜築遺棲因
遭亂離故寢處宴安之地皆蕪沒棄捐也別離憂怛怛伏臘涕漣漣露菊斑豐
鎬秋蔬影澗瀍共誰論昔事幾處有新阡富貴空回首喧
爭懶著鞭兵戈塵漠漠江漢月娟娟局促看秋燕蕭疏聽
晚蟬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卜羨君平杖偷存子敬氈
囊虛把釵釧米盡坼花鈿甘子陰涼葉茅齋八九椽陣圖

送之
澧朗
江城日落山鬼為徒旣蕭索甚矣吾將有澧朗之
行過臨行別其行李淹留未去者蕭將以誅茅之意問
及老翁耳人皆曰寇盜已平何須避地不知赤為備世
亂也人皆曰青眼待人到處亨途不知青眼只逢窮也
豈幾樣花源作避秦人桃源在澧朗間想射氏問老翁
者正欲誅茅於彼傳語桃源中人今人出處與避秦人
相似我栖遲巫峽亦豈得已也○按九歌六章末有山
鬼篇屈原不以比君比已其篇中云山中人兮芳杜若
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塡塡兮雨冥冥
猿啾啾兮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所思如此公曰山
鬼閉門中知其所託矣

君不見簡蘇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
瑟一斛舊水藏蛟龍 比 四句 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

老翁何假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
風 五句慰之
池有蛟龍廢棄池不可問矣桐可為琴摧折桐不足取
矣乃琢不然君見廢棄池摧折桐否摧折之桐死百年
矣知音者得之以為琴瑟枕廢棄之水只一斛耳有識
者過焉知為蛟龍窟然則丈夫生前萬事未定一息尚
存未之或知況君未老窮處山中雖曰窮谷安見
霹靂魍魎鬼狂暴之風非歷試子使子有為哉

送李功曹之荊州充鄭侍御判官重贈

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此地生涯晚遙悲水國秋 四句自敍欲往荊州
孤城一柱觀落日九江流使者雖光彩青楓遠自愁 四句送李功曹之荊州
荊州有宋玉宅我嘗思卜居其處者以夔州地僻答謝
生涯有限荊州水鄉澤國老人所宜此秋水遙天遙望
生悲耳況觀名一柱適倚孤城江分九支時當落照功
曹此去充幕有光但湛湛江水上有青楓恐功曹到彼
亦遠自生愁也黃
添我之遙悲矣

別崔潩因寄薛璩孟雲卿 公自注內弟潩赴湖南幕職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如何久磨礪但取不磷緇 四句言其赴幕之事
風夜聽憂主飛騰急濟時 二句赴荊州遇薛孟為報欲
論詩 二句因寄薛孟
妄動非志士乃士為知己用知深則亦難於固辭若使
妄動磨礪之謂何若使固辭不磷緇之謂何論爾平日
知何久磨礪者顧爾此行但取不磷緇而已今日藩府
無主爾乃心王室夙夜之間常矢憂主之言使諸藩效
馴我側耳聽之從此飛騰急出濟時關知己者在是矣
此行必過荊州寄語薛孟我論詩之興質勃勃云○當
時藩鎮節度驕蹇不恭氣節之士不屑就幕崔赴幕職
是亦妄動曰知深者為崔解嘲耳特幕僚之職佐節鎮

謀畫有轉逆為順之機權故送元二適江左曰取式莫
論兵送蘇四赴湖南幕曰數論封內事今送崔潩曰夙
夜聽
憂主

贈蘇四徯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 四句一篇之綱
戎馬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為
郎未為賤其奈疾病攻 以上自言轉蓬在行李中 子何面黧黑焉得豁
心胸巴蜀倦剽劫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荒徼尚彎弓
斯人脫身來豈知吾道東 以上蘇子轉蓬在行李中 乾坤雖寬大所適
裝囊空肉食哂菜色少壯欺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偪側
同君今下荊揚獨帆如飛鴻二州豪傑場人馬皆英雄一

請甘儀寒再請甘賛業 以上述逆意

遺遊興縣彼此漂流一別五年轉蓬如故我轉蓬尚在行李中何也據今時勢我馬息乘與安暇可起而有為乃栖栖尚無適從者年老妾貧妻之於命臺鄉不賤疾病交侵也于轉蓬尚在行李中何也見子面目如子心胷想由巴蜀土風習於剽劫崔旰叛亂未克蕩平因而脫身來變吾道已東也自歎天地雖寬到處皆困而況肉食者飢寒士無顏少壯何知老成受侮不獨此耳即主客間亦不相容其為偪側所從來者予挂帆東下荊揚二州從來豪猾人馬雄壯究不至壁囊空患偪側但志士守節哲人執才我所期者一願予為不可衣食人一願子為不露鋒穎士庶不為肉食者所少壯者侮子斯矣

別蘇徯赴湖南幕

故人有遊子棄擲傷天隅他日憐才命居然屈壯圖十年猶塌翼絕倒為驚呼消渴今如在提攜愧老夫 八句倘豈其屈

知臺閣舊洗拂鳳皇雖得食翻蒼竹栖枝把翠梧北辰當宇宙南岳據江湖國帶烟塵色兵張虎豹符數論封內事揮發府中趨贈爾撓朝策莫鞭轅下駒 以上送蘇赴幕

爾父少監是我故人故人子亦流落天隅哉似爾才命誰不哀憐似爾壯圖如何久屈塌翼不飛者倏忽十年矣驚呼不禁者其才絕倒也我為故人理應垂援自傷疾病不克提攜抱疚於衷多矣幸逢臺閣舊識復洗鳳皇新離今日重有湖南幕府之招此行勉哉天子當湯撓藩分符當念烟塵未靖豹略空抒莫避嫌疑細論時事我於爾別無他贈贈爾撓朝策耳贈策之意亦不過曰莫鞭轅下駒庶幾扶弱以鋤強云爾○轅下駒使首轅下隨母而已故曰莫鞭此即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意屬於不問齊萊備是也

壯遊

往者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 公自注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以

我似班揚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皇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落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多茫茫 以上少遊 東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風流遠闔廬丘墓荒劍池石壁仄長洲芰荷香嵯峨閶門北清廟映迴塘每趨吳泰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渡浙想秦皇蒸魚聞匕首除道哂要章越女天下白鑑湖五月涼剡溪蘊秀異欲罷不能忘 以上敘吳越壯遊 歸帆拂天姥中歲貢舊鄉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兆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冬獵青丘旁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崗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蘇侯據鞍喜 公自注監門胄曹蘇預 忽如攜葛彊 以上敘齊趙壯遊 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賞遊實賢王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天子廢食召群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弊斑鬢兀稱觴杜曲晚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任傾奪赤族迭罹殃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 以上敘長安壯遊 河朔風塵起岷山行幸長兩京各聲蹕萬里遙相望崆峒殺氣黑少海旌旗黃禹功亦命子涿鹿親戎行翠華擁吳岳螭虎噉豺狼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大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備員竊補袞憂憤

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
牀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哭
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以上扈從時壯遊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
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損微芳之
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我觀鴟
夷子才格出尋常群兇逆未定側佇英俊翔以上從客夔說與省役對

照不在壯遊內

我今已老倦憶童年早厠文場述揚主持斯文者崔魏附公卿以功揚許我蓄我於斯文當七齡詠詩便見鳳皇而作賦九齡書字已其所賦而成囊也惟是有嗜酒豪性疾惡剛腸嫉在少遊恥逐兒輩嗜酒故飲酣直視八極皆空疾惡故眼底蒼蒼無非俗物往者小時山遊然猶未壯壯遊自吳越始開元中扁舟東下先抵姑蘇浮海興豪會有他興而東吳勝事已一一親歷矣王謝風流無復烏衣之跡闔廬墳墓空傳石虎之名然而劍池寒流石壁尚在長洲舊苑芰荷猶香蛙蛾閶門之北將水廣同飛式瞻太伯之清風人慕古嘆吳亡是湛遊伯與思既已遊吳因而下越杭戈雪恥懷越王反閨之年刻石銘功想祖龍渡浙之歲鱄諸行刺闔閭之鋪樵嘆買臣步歸守跡之處可哂天下稱白越女無雙五月猶涼鑑湖一曲剡溪之水眞秀天姥之峰更奇欲罷不能壯哉遊也往者吳越壯遊有如此由越而歸已是中歲再赴貢舉觀國之光所向無堅欲靡屈賈之壘雄視一世何有曹劉之牆在我似不媿班揚乃考功不盡如崔魏昔時下第遂辭京兆之堂壯志未衰更有存趙之役從茲放蕩齊趙清狂遊趙則春登趙武之遺叢遊倦則冬獵青丘之古道呼鷹則風生耳後逐獸則雪沒馬跳射飛則落雲巢之鶖鶬縱鞚則共蘇侯之據鞍喜蘇侯本是山簡而待我亦如葛彊此遊快意殆八九年於外而西歸咸陽也往者齊趙壯遊有如此天寶五載玄宗詔天下有一藝者卽詣闕下我之西歸職是之故此時長安道上其許我者必詞伯卽往年崔魏之徒同賓遊者亦賢王如汝陽鄧王之輩我也見謝非慕勢利彼

也置醴實為嘉賓時玄宗方有朝享大典我小臣遂獻大禮三賦感動天子召試文章待詔集賢參列選序乃我年已過彊仕矣河西之尉不拜故山之興悠然自信生涯無過新歡脫身歸里獻賦李子之黑貂介壽稱觴乃笑安仁之斑鬢杜曲之交遊老矣故鄉之丘隴愈衰者舊廢即我之坐文亦日高白楊多是貧之牧生眞拔誕當年權貴滿朝傾危造見秦黨驕縱銷鉦橫行林直剖棺王鉷籍第朱門亦族權可見矣而玄宗太平日久侈心漸怠就舞馬一端日飼豆粟國舞一事爭輸稻粱凡此奢侈不能枚舉興亡雖於顯示引古聊寓諷詞而國家禍亂遂生矣往者壯遊長安時有如此末象被山北闕潼關旋破上皇行宮劍外太子駐蹕朔方殺氣黑崆峒之旂旗黃少海之色彼而燕宗冊立遂享鈞臺天子臨戎躬親澤鹿務華鳳翔西海之援兵皆赴分命螭虎豺狼之立蹤何羆乃先是房琯陳濤斜之敗爪牙之士一不中矣因之捐棄蓋肆跳梁至清渠之役賊以爲退而謗我師七日相持我以無援而至敗績大軍草草一而至再於時府庫空虛民生凋瘵我麻鞋見主沛淚受官上痛木主反飛下憫之黎塗炭伏青蒲而奏業守御牀而不離正主憂臣辱之秋爲亡身殉國之計偶因疏救夫房琯遂致聖怒之不測幸而天威稍霽得免推問聖度之從容如此寓內之小康庶幾我往者由鳳翔而扈從還京壯遊從此止而我年亦將老矣自出華州司功以來往日青蒲小臣之議論永絕矣年異地孤蹤之流落堪傷羽翮摧頹豈有飛揚之日蘭芳微損空悲哀壑之秋稱山自焚之推雖不言祿江潭長往漁父何忍獨清自念欲建勳業必在盛壯之歲已經遲暮難免嚴霜之摧彼鴟夷子非我比也才格出羣不宜投老衡岳況羣兇未定猶望翔步天衢他日功成身退尚未曉也回首壯遊能禁衰老之歎哉○公進鵰賦表云臣自七歲所綴詩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七齡四句非漫下舉闕見煩費卿公杜氏舊語中舉茲一隅照後百行之意爪牙二句舊指房琯陳濤斜之敗似也若大軍藪草草必清渠之役先曰一不中又曰藏草草分明兩事清渠之潰在至德二載五月時公奔赴鳳翔目擊其敗後連及之遂援疏救房琯一事鴟夷子公借范蠡比李泌歸衡山代宗時事有非李泌不能匡救者公望朝廷肅徵之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蒼藤日月昏 以上白帝城雨景 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四句感時

白帝雲生則雲滿城中若從城門出矣因是雨從城注有翻盆之勢焉江為峽束波鬬雷霆不但雨翻盆耳木與藤合陰蔽日月不但雲出門耳夫雷霆到秋而還日月當書而竟昏陰陽乖錯晦明失候即時事可知自乾坤多故人厭甲兵思休息歎彼戎馬何如歸馬拔亂未夷不知何日得邁也自征夫調遣父南子北人去室存昔日千家僅有百家戰伐未息只恐百家亦難保也夫此百家所存者豈有丁男誅求之餘但存寡婦而今亦將盡於原野哭此時尚有何處村哉

雨

萬木雲深處連山雨未開 二句雨 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 四句雨意 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二句自寫

雲深使萬木為隱因而雨勢連山幷峰巒亦不辨焉雨來風至風扉本以當風今掩不定雨甚水漲水鳥喜於泛水今過仍迴此時惟水居鮫人杼聲與雨聲相應乃山中樵子斧聲因雨聲亦停惟有秋爽得此少破炎鬱登臺獎快風衰意或少抒云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 二句題面 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六句述懷

當雨勢連山山如改矣至雨晴依然是此山也豈惟不改晴罷而看山色若因洗而更新當此雨晴長安天路不亮亦可到如何看天路於殊俗巫峽秋江亦自可泛無奈對秋江而徒想止有腸斷之猿聽堪揮淚曾無到家之犬憑以寄書遙想故國只在愁眉外耳長歌當哭能不損神哉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 二句總起 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 二句承垂白馮唐老 多難身何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四句承清秋宋玉悲

昔馮唐老於郎署我亦馮唐昔宋玉當秋而悲我猶宋玉老人與靜為緣江喧則常不穩老人怯高而愁樓迥立觀移時馮唐之老若是堪憐也世猶多難一身無補於時我已無家宿病又奚足惜計惟千日醉耳安能更賦七哀重增宋玉悲哉

洞房

洞房一章另起以下六章皆追數開寶年間始末明皇致亂之由隱然殷鑒提封一章責成代宗也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 四句洞房 繫舟今夜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四句感懷

自馬嵬人去洞房之環珮冷矣玉殿淒涼秋風蕭瑟上皇安在哉想秦地於今宵應懸新月望龍池於興慶徒滿舊宮我繫舟巫峽已遠秦地龍池之間乃清漏更傳猶想玉殿洞房之處其如萬里黃山園陵白露何是寂寂繫舟頻倚今夜淒清漏真憶往時也○先是列宗陵寢為吐蕃焚掘子孫倘有白露之感亦應發憤殄滅為除兜雪恥計此末章責成代宗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母微風倚少兒 六句敘遊幸之事 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二句諷辭

今日洞房寂寞矣宿昔何如宿昔行樂多端請先言移仗遊幸之事當年蓬萊移仗由青門而出往來華清諸宮每一移仗凡雜樹之花皆驕而若迓乎池之蘆亦尊而山遊其移仗所在落日愁勤還留王母而不去微風纏綿爭倚少兒而不歸此時宮中行樂天下之人莫不心非禽鳥而竊曰祕也外人少知也○花曰驕迎賓出偷恩侍寵龍曰喜出龍不定出出而且喜此日之喜倦凡之悲天寶中興慶池小龍一夕望西南去夫龍爲明皇發祥之兆一夕飛去奔蜀之禍已見漢武於王母降天下帝請留公以王母比貴妃貴妃曾度爲女道士也少兒漢衛媼女通於霍仲孺公以比秦虢諸姨

能畫

能畫毛延壽投壺郭舍人每蒙天一笑復似物皆春四句宿昔之事 政化平如水皇恩斷若神時時用觝戲亦未雜風塵四句諷諫

宿昔之事又見優賤承恩矣漢時杜陵畫工有毛延壽此日畫隣衛馬如馮紹正韓幹是即毛延壽漢武投壺爲樂有侏儒郭舍人此日如侏儒黃幡綽明皇呼爲肉几是郭舍人之流舍人一投壺天顏爲喜畫工一落筆萬物生春夫天顏有喜近臣知之如何舍人每蒙天笑望人御世民登春臺如何物皆春出自畫工夫頻笑不輕皇恩之斷也與世偕春政化之平也假令當日政化不偏其平如水皇恩不測其斷若神豈特能畫投壺無傷國治即使戲及角觝何至邊境風塵無如當時不然也

鬭雞

鬭雞初賜錦舞馬既登牀簾下宮人出樓前御柳長四句宿昔之事 仙遊終一閟女樂久無香寂寞驪山道清秋草木黃四句今日之感

宿昔之事又見鬭雞舞馬矣當年移仗華清宮嘗有鬭雞之戲以習者爲五百小兒長金玉錦繡日至其家是

鬭雞者賜錦矣開元間明皇敕貴妃以下毋得服珠玉錦繡至天寶間鬭雞者亦賜錦鬭雞賜錦是此日始又嘗有舞馬之戲明皇敕舞馬四百蹄施三層木牀乘馬於上抃轉如飛夫馬當之時既已登牀凡厥侍衛倚其間不可廁御榭當鬭雞舞馬時宮人出簾下窺者不知其數也當宮人出簾下時樓前御柳從風拂者不知幾許長也樹隣鬭雞舞馬時明皇發宮人數百皆擊雷鼓爲破陣樂與衝杯曲則簾下宮人應有女樂之奏自明皇上仙女樂絕響當年遊幸華清時驪山道上翠華拂天草木亦爲生色今從輦不來驪山寂寞清秋慘淒惟有草黃木落是可傷也○按白樂天勸政樓前老柳詩中有開元一株柳長慶二年春句樓前御柳長蓋非漫下

歷歷

歷歷開元事分明在眼前無端盜賊起忽已歲時遷四句追感 巫峽西江外秦城北斗邊爲郎從白首臥病數秋天四句自歎

宿昔天寶間事如此若開元政事何如開元時君相精圖治政事脩舉歷歷在眼不意天寶末年盜賊忽起追維其故誰階之厲自河朔畔亂世歷三朝歲時之遷不覺轉瞬我羈栖巫峽寂寞西江遙望秦城依稀北斗今日雖身爲郎官數秋以來侵尋老病勳功名之顯落竟日月之逾邁宿疾與盜賊相終始而歷歷開元事徒付西江流水北斗迢遞而已○宿昔三章便是致亂之由却曰無端盜賊起諱之正痛之

洛陽

洛陽昔陷沒胡馬犯潼關天子初愁思都人慘別顏四句追敘幸蜀 清笳去宮闕翠蓋出關山故老爭流涕龍顏幸再攀四句追敘還京

憶昔祿山初叛潼關未潰先陷洛陽洛陽既潰賊戒潼關潼關未破時封常清上表而上不見哥舒翰告急而上不聞潼關破平安火不至上始懼何天子愁思此日初急也於時群寇無策勸皇幸蜀出延秋門過便橋至咸陽望賢宮都人爭擁馬前愁慘如此猶幸天祚有唐兩京即復賊騎清笳去宮闕而遠遙上皇翠蓋出關山

而逢回我時豕爲故老且喜且悲攀輒流涕卽都人別
顔亦於此大慰哉○故老不作自已恐與都人句無別

驪山

驪山絕望幸花萼罷登臨地下無朝燭人間有賜金下四句分
應鼎湖龍去遠承絕望銀海雁飛深承罷登萬歲蓬萊日
長懸舊羽林應地下人間二句

龍顔幸樂安得長在樹憶上皇望幸每歲十月必至驪
山華清宮霄天以來望幸已絕至所造花萼樓生時與
諸王兄弟宴集其上宮天以來登臨亦罷絕望幸罷登
臨地下不可問矣天寶故事凡早朝必秉燭會羣臣地
下安得有此上皇在日多賜近臣金如金錢詔會之類
當時有宣强半十皇舊臣賜金之惠亦曾問爾地下無
朝燭明燦已矣人間有賜金遂忘之耶望幸絕則龍去
鼎湖舉皆永訣登臨罷則雁飛銀海同氣終分惟有蓬
萊宮日凝懸陵寢羽林休耳
安見地下逢與人間哉

提封

提封漢天下萬國尚同心借問懸車守承提封句何如儉德臨
承同心句時徵俊乂入莫慮犬羊侵願戒兵猶火恩加四海深
四句申足上意

任事已矣今日何如頹此提封雖經喪亂猶然全盛版
圖也節此萬國雖遭寇盜依然一統人心也但以此提
封守之者不在險在德懸車而守有何益哉似此人心
臨之者不在威在儉儉德臨之庶不失耳致治國家者
莫不喜安惡危導之奢而不崇儉德者皆由於小人十
人用則外裘輕賢人相則敵國懼其要在於徵俊乂王
兵猶火也不戢自焚人君尤當痛戒者用賢人崇儉德
以加恩四海則萬國人心永戴有唐一統提封長爲漢
有懸車而守誠不必也○明皇致亂起
於侈心揭出儉德保邦致治中興之本

偶題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
嗟不見漢道盛于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後賢兼舊
例歷代守清規以上泛論法自儒家有心從弱歲疲永懷江左
逸多病鄴中奇騄驥皆良馬騏驎帶好兒車輪徒已斲堂
構惜仍虧謾作潛夫論虛傳幼婦碑緣情慰漂蕩抱病屢
遷移自起至此皆發明文章千古事一句經濟慙長策飛棲假一枝塵沙傷、
蜂蠆江峽繞蛟螭蕭瑟唐虞遠聯翩楚漢危聖朝兼盜賊
異俗更喧卑鬱鬱星辰劍蒼蒼雲雨池兩都開幕府萬寓
插軍麾南海殘銅柱東風避月支音書恨烏鵲號怒怪熊
羆以上十六句皆泛發經濟慙長策一句稼穡分詩興柴荊學土宜故山迷
白閣秋水憶皇陂不敢要佳句愁來賦別離六句挽文章

此詩大指自言少習文章壯無經濟文章豈一門事
司馬遷曰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蓋千古事也其中得失
他人難論曹植曰文之佳惡我自知之亦問諸寸心而
已凡作者言人人殊苟有聲名必非漫然觀荒遠以
前不可稽矣稽古作者必自姬漢始騷人如屈宋望古
而遙漢代如馬班氏今爲盛凡爲前輩皆能飛騰而入
此道所以餘技尚有緝以潤後人於是後賢謀篇不
出前人舊例歷代好尚各有一定淸規若我本儒家自
有儒家之法而我於家法已疲弱歲之心惟是永懷不
置者江左之彥其氣頗遜猶病未能者鄴中之俊其氣
頗奇也自漢之驥子麟兒原自不乏乃斲輪之巧父子不
傳作室之法堂構難肯是以隱居有論漫擬潛夫絕妙
好辭虛稱作者不過緣情偶製以慰飄蕩無奈抱病雜
工更多轉徙文章優而經濟詘已足愧矣文章詘而經
濟迂尤足羞也不獨謀國無策直至謀身無具飛棲不
定聊假一枝傍蜂蠆而爲鄰繞蛟螭而作伴況玄肅授
受唐虞之世代已遙夔蜀亂離楚漢之烽煙未息唐虞
遠而盜賊多於聖朝楚漢危而喧卑甚於殊俗庶幾仗

星辰之劍以斬蛟螭與雲雨之池以湯蜂蠆乃嶽底終
埋滄中久處星之富事而荊州夔府幕府開南北東
西軍麾盡插如何蕭范南海銅柱空殘夢郡東風月支
未斬是蜀亂正紛可番又寇也使書沙吳鳥鵲之信空
傳軍士嗟然龍驤之號已甚亦由經濟無長策以至此
既不能出而有為亦止有退而守拙所謂文章不遇詩
興所謂經濟不遇士安而況復山白閣星眼空遙秋水
皇嶽神進何處身羈巫峽夢不何追輕賀已矣悲來作
賦佳句徒然郎文
章亦何足千古哉

送田四弟將軍將夔州柏中丞命起居江陵節度陽城
郡王衛公幕

離筵罷多酒起地發寒塘 送別 回首中丞座馳牋異姓王 將命
起居 燕辭楓樹日雁度麥城霜 由夔之江陵 空醉山翁酒遙憐是
葛彊 自謂

將軍使命在身祖道之酒雖多亦難其起發之地飾在
夔峽之寒塘於時臨行而回首中丞志別也起居而馳
牋節度非無故也將軍則中丞去夔峽爲燕辭楓樹日
將軍至江陵爲郡王已雁度麥城霜將軍此筵山翁之
酒不爲空醉我無使命與此祖餞豈不虛叨中丞
爲山翁將軍是葛彊我臨星江徒憐汝不置耳

吾宗 公自注 衛倉曹崇簡

吾宗老孫子質樸古人風 以下全篇 耕鑿安時論衣冠與
世同 此二句持身質樸 在家常起早憂國願年豐 處家國質樸 語及君臣際
詩書滿腹中 學問質樸
惟古人質樸吾宗孫子有其風焉特身處世以至學問
無不見其質樸者耕食鑿飲無異議以違時有衣帛冠
無時趨以招咎爲我一家故知其家常早起職司倉曹
故知其願在年豐或者以見聞寡陋拙之乃尊及君臣
於古人經書不翅滿腹不但如他
人經書滿口耳質樸古人風如此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
首

亂後嗟吾在羇棲見汝難 二句領 草黃騏驥病沙晚鶺鴒
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 江左 點獨在 十年朝夕淚衣袖不
曾乾
亂後我在亦云幸矣無奈羈栖異地不能見汝何況旅
食爲累人如病驥年華侵老空憶在原我雖在也亦悴
時耳所以見汝難者我於此處關塞極天欲下不得下
汝於彼處江湖滿地欲上不得上計亂後到今十年於
茲衣袖之淚朝夕不置汝奈何
久居江左使我見汝之難至此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 四句久無
消息 影著啼猿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四句

覓使寄
詩意
汝三四載無消息矣近聞僑居山寺但不知杭州定越
州乎別此風塵久客徒淹別日而況江漢空流弁失清
秋恐消息從此竟絕也此時我影難羈猿樹此時我魂
已飄蜃樓少待明年春水泛濫我扁舟出峽東盡白雲
之鄉而求汝此時杭州越州有定所矣今始覓使寄詩
耳○杭越近海海中蜃氣結爲樓臺故曰結蜃樓求即
小雅兄弟
求矣之求

杜詩闡卷二十三終

杜詩闡第二十四卷目

杜詩闡卷二十四

同學王日藻卹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元年

解悶十二首

草閣柴扉星散居浪翻江黑雨初飛山禽引子哺紅果承草閣句溪女得錢留白魚承浪翻句

即景解悶巫峽間人星散而處其下浪翻江黑又是峽雨初飛之候爰有山禽引雛哺果隨有溪女得魚換錢對斯景也我悶釋矣○遊何將軍山林曰而魚不取錢此曰溪女得錢留白魚各自有致

商胡離別下揚州憶上西陵故驛樓為問淮東米貴賤承商胡句老夫乘興欲東遊承憶上句

思遊吳以解悶揚州我舊遊處西陵風景極不忘之故忽見商胡將下揚州因憶西陵驛樓往年曾登臨其上爾商胡此去淮東米價貴賤好為老夫一問蓋老夫作客存日羅之數扁舟久泊且暖東遊也○問字暗用王導問王述江東米價事

一辭故國十年秋每見秋瓜憶故丘二句憶故丘正懷鄭監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公自注今鄭秘監審○二句宜鄭瓜州正憶故丘

思遊江陵以解悶我本長安人長安東門為邵平種瓜處一辭故國早是十年秋矣每見秋瓜便憶故丘鄭隨亦我故鄉人其莊近長安瓜州村今日納居江陵徒采南湖薇蕨耳何人為我覓取鄭瓜州一訪故國十年我是不得歸故國見故國人如歸故國也

沈范早知何水部曹劉不待薛郎中 二句謂薛不遇知己獨賞名家

開文苑兼泛滄浪學釣翁 二句即用薛詩以美薛

以下五章述詩解悶 今日薛郎中璩即昔年何水部遜也乃沈約范雲早知水部而曹劉不遇郎中誰爲郎中知己者昔在省而獨開文苑今在荊州兼學釣翁按猶及讀其詩想其人耳○有著開文苑滄浪學釣翁伸詩詩曰獨當言其無敵曰兼泛惜其閒散

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 公自注校書郎孟雲卿 一飯未

曾留俗客數篇今見古人詩 二句正是論文

古詩傳者我師蘇李孟校書真同調哉我平生一飯之頃脈留俗客獨於校書最爲傾倒誦其數篇彷彿古人問斯釋矣○此與上章皆公別崔漪因寄薛孟荊州憑薛孟爲報欲論詩意

復憶襄陽孟浩然清詩句句盡堪傳 二句憶其詩 即今耆舊無

新語漫釣槎頭縮項鯿 以結句即物思其詩

襄陽雖佳其詩清新猶昨日也今日豈無耆舊人耶爲也詩則久新故槎頭縮項鯿異陽之魚無繼稱項鯿襄陽之句令人襄陽之句久矣絕響但能釣得槎頭縮項鯿耳是足解頤也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 此句正是陶冶 熟知二謝將

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 二句改罷長吟之故

詩本性靈性靈不容一物功須陶冶澹靜來此中所存者更有何物惟改罷自長吟而已謂知我者古有二謝陰何耳我於二謝熟知其得力於性靈於陰何頗學其苦志於陶冶所由今日新詩長吟自得亦默契二謝陰何結契千古而已

不見高人王右丞藍田丘壑蔓寒藤 二句最傳秀句寰區

滿未絕風流相國能 公自注右丞弟今相縉○二句解悶

高人右丞今不見矣藍田別業徒見其藤于尺耳其詩則秀絕人寰誰繼之者難弟相國縉今能之否然右丞風流絕而未絕乎○當時稱肅宗元載本無足取特爲右丞詩集代宗皆未稍上之故有末句能字虛擬之辭

先帝貴妃俱寂寞荔支還復入長安炎方每續朱櫻獻 荔支承先

玉座應悲白露團 帝句

以下四章解悶荔支以解悶猶憶先帝在日貴妃嗜生荔支置驛傳送今先帝貴妃俱已寂寞荔支之獻還入長安何也豈久闕時鳴不改也蜀爲炎方荔支之獻必繼朱櫻居玉座者回想先帝當此秋薦能不悲白露團團耶

憶過瀘戎摘荔支青楓隱映石逶迤 二句在戎時

京華應見無顏色紅顆酸甜只自知 二句言京華時

荔支生於瀘戎者爲佳猶憶客秋過瀘戎兩州得摘荔支於青楓白石間此時初離樹頭色味交美一貢京華迢遞關山顏色已變紅顆之內其爲酸甜誰復辨取只一知耳此先帝必欲生致之哉○公去秋宴戎州楊使君樓有輕紅擘荔支句憶過句指此

翠瓜碧李沉玉甃赤梨葡萄寒露成 二句見諸果不入貢 可憐先不

異枝蔓此物娟娟長遠生 二句傷荔支偏入貢

同荔支鳥者有翠瓜有碧李沉於玉甃者在是也有赤梨有葡萄成於寒露者處處然也數種初生同枝共蔓荔支何爲娟娟獨秀偏生遐方旣生遠方安免於驛騎傳送矣

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 二句言 雲壑布衣駘

背死勞生重馬翠眉須 二句傷重色輕賢○乘馬出漢書劉楨傳獅古詩重謂懷孕者

荔支名爲側生作酸有荷不過在江浦野岸間非熟於丹宮禁苑乃至尊玉壺內常見其滿豈其自致亦殊勞人馬之力矣彼雲壑布衣駘背老死不能博君王一色笑一物耳先帝以貴妃所嗜當年奔騰驛使者懷孕重馬爲之傷耗究其故不過爲翠眉所須亦可歎也

哭王彭州掄

蒞交驚淪没斯人已寂寥 二句先提挽哭意 新文先沈謝異骨降松喬 二句初生 北部初高選東堂早見招蛟龍纏倚劍鸞鳳夾吹簫 四句婚宦 歷職漢廷久中年胡馬驕兵戈闇兩觀龍辱事三朝 四句內任 蜀路江干窄彭門地里遙解龜生碧草諫獵阻青霄 四句出守 頃得戎麾出叨陪幕府要將軍臨氣候戰士塞風飈井漈泉誰汲烽疎火不燒前籌多自暇隱几接終朝 八句作幕以上敍其生時 翠石俄雙表寒松竟後凋贈詩焉敢墜染翰欲無聊再哭經過罷離魂去住銷之官方玉折寄葬與萍漂 八句哭其歿 賸望渥洼道 應蛟龍句 霏微河漢橋 應鸞鳳句 夫人先即世 承河漢句 令子各清標 承渥洼句 巫峽長雲雨秦城近斗杓馮唐毛髮白歸興日蕭蕭 四句自傷

就交于郎忽驚淪沒我輩長寂寂矣請遡其幼時文彩出新不啻沈謝骨表殊衆彷彿松喬請遡其婚宦其起家始於北部高選其締姻乃係東堂見招北部選則佩裹蛟龍屬身倚劍東堂招閑嘉遼鸞鳳比翼吹簫請迴其喪亂時嘗歷職漢廷方期寵任奈中年賊騎忽爾稱橫在朝廷兵戈滿兩觀之間在王郎寵辱更三朝之上而漢廷不能久留矣請遡其出守與佐幕時其出守在蜀路彭門當任滿而遂解龜地留碧草已辭闕而思諫獵勢阻雲霄雖身遠闕廷心存君父也其佐幕在戎麾軍府上使將軍不昧氣候下令壯士克靖風飈暇者渴無頃汲井泉纔聲不必舉烽火故前籌自暇隱几時多也今安在耶沈謝之新文猶昨翠石森森忽焉雙表松喬之異骨猶是寒枝蕭蕭竟已後凋平生贈我之詩焉敢失墜今日哭爾之作但覺無聊經過之地從此罷矣能無再哭去住之人總無憑也未免消魂痛爾之官未久玉折忽然傷歿旅葬他方萍飄復其蛟龍劍竟何去也幸渥洼之龍馬有種鸞鳳雛不復聞矣況河漢之書橋亦空望河漢夫人已先即世撫渥洼今子喜有清標我也身羈巫峽終遠秦城白首馮唐歸與蕭颯斯人寂寥真寂寥哉○東堂句向指部就事想意下有鸞鳳等句後有河漢橋等句斷是招婿之招王必締姻宗室也蜀路彭門正指携酒草堂時時高適代為彭州刺史正王解任日

覆舟二首

舊註玄宗好神仙黔陽郡秋貢丹砂等物以供燒煉使者沉舟於此公作覆舟二首追諷之

巫峽盤渦小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沉舟 四句覆舟 羂使空斜影龍宮閟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四句諷辭

猶記某年某月此巫峽盤渦處當貢物使者從黔陽而來之秋舟竟覆矣丹砂之重者誠如石而隕水翠羽之輕者亦積厚而沉舟遙想押貢使者與物俱流斜影亦空於水際而與舟俱沒至於水底龍所居者流水爲覆舟所歷亦閟而不能出羂使之斜影已空羂使溺矣龍居之積流亦閟物與舟無不溺所不溺者篙工耳俄頃之際逐鷗泛泛之間首人也物也舟也竟安在也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淩波日神光照夜年 四句諷解 徒聞斬蛟劍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四句寫諷使者覆舟

彼時君王未知舟覆方於竹宮望拜桂館求仙求仙必來姹女夫姹女能淩波者望拜必有神光神光能照夜者遙想姹女淩波雖有盤渦何足爲險且當神光照夜倘遇覆舟何難呵護竟何如哉乃或有荊人斬於蛟劍得以斬蛟而免於覆乃徒聞其有斬蛟劍耳何救於覆也抑是溫嶠爨犀船可以燭水怪而免於覆舟奈早已溺夫爨犀船何岸不是恃矣此時使者斜影既空獨隨秋色是君王求仙尚歸于虛使者上天眞成捷徑哉○隨上天若作回朝見君解假設前章曰篙工幸不溺明言使者亦溺隨秋色獨上天暗用乘槎斗牛事眞解頭句

峽口

峽口大江閒西南控百蠻 三句總起 城欹連粉堞岸斷更青山 二句 開闢當天險防閑一水關 二句啓 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 二句起下章

峽口大江閒西南一帶直控百蠻而城連粉堞岸繞青山也自開闢以來天設其險而置唐水關人之防關者只此一路故地險守亦易耳此時鼓角一發秋氣忽動亂離聞之如此衰顏何

時清關失險世亂戍如林去矣英雄事 承時清句 荒哉割據心 承世亂句 蘆花留客晚楓樹坐猿深疲苶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公自注主人柏中丞頻分月俸○四句自歎

險則險矣値時清則盜賊衰息雖有天險安所用之○亂則寇盜縱橫雖有天險亦不足恃當年劉先主誠六雖其德撫有全蜀惜乎其事已去彼公孫述何人亦曾躍馬稱帝割據一方其心亦祇自荒耳今日江上蘆花留客已晚峽間楓葉坐猿偏深我老病之人疲苶已甚既煩親故又損惠相將乃頻頻賜金出自諸侯高誼何從以堪之哉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脩水關 二句防秋 吳檣楚柁牽百丈暖向神都寒未還 二句民困於役 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百蠻中巴不得消息好瞑傳戍鼓長雲閒 四句發明前截

首傷盜賊未息 巫山巫峽秋氣蕭森矣月令京風至完隄防況此上牢下牢爲夔州地水關之脩實尤急也於往來水關外者或吳檣或楚柁無非輸運以入京都暖時向神都而涙秋猶未還民力艱哉所以然者必要路梗塞也要路梗塞者必盜賊多干戈未休也而況羌白蠻兵連禍結遂使中巴之消息斷雲閒之戍鼓不水關之脩亦爲此耳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 四句 不知明月爲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樓臺今是非 四句自傷

次傷故園不得歸 吹巫山秋風淅淅寒而近也吹在衣秋風淅淅寒漸進矣況大江東流之外西日亦微秋風淅淅吹在衣則刀尺欲動擣練所以急耳東流之外西日微則馬首誰託行人所以稀耳日沉月生照此明月不知爲誰好也月出孤帆可行詎此孤帆亦早晚將夜歸也誠得夜歸華滓庭樹不已身在故園樓臺明月中哉但不知早晚孤帆果得夜歸與否徒令人懷故園樓臺今日是非何若耳○巴船夜行故曰夜歸

西閣二首

巫山小摇落碧色見松林百鳥各相命孤雲無自心層軒俯江壁要路亦高深 六句西閣 朱紱猶紗帽新詩近玉琴功名不早立衰疾謝知音哀世非王粲終然學越吟 六句西閣感懷

閣傷巫山秋色摇落特較他方爲小摇落所以松林一帶尚餘碧色耳於時百鳥飛栖者各相引類孤雲往來者自爲卷舒百鳥不能爲孤雲之無心孤雲不欲爲百鳥之相命我其孤雲哉顧此西閣上有層軒旣與江亦俯壁下爲要路江旣深矣雖復高我今居此自念爲郎佩朱紱朱紱猶然紗帽更耶儻耶兩無取矣自有新詩頻有新詩新詩得近玉琴高山流水庶幾似之賦朱紱期早有建立耳功名不早立朱紱徒然也賦新詩冀遇遇知音耳衰疾謝知音新詩何用也惟是哀世不同王粲鄉思猶之粧爲世雖無知音者安能禁我終學越吟邪○朱紱爲仕者服紗帽爲隱者巾朱紱猶紗帽謂雖仕猶隱也

懶心似江水日夜向滄洲 與結句相應 不道含香賤其如鑷白休經過調琴柳蕭恐倚朱樓畢娶何時竟消中得自由豪

華看古往服食寄冥搜詩盡人間意兼須入海求（十二句都承上章後半截意）

此悠悠江水長向滄洲去者我之懶心誠然以之所以合香之職原不為感鱗白之年且復歸休而況身所經過蛸蜩碧鮮心無栖薄時倚朱欄尚平之累未完茂陵之病常作平被蒙華之境在古詩存服食之餘冥搜寄興我意常在求仙耳所以詩雖湊造不過人間無幾入海島訪蓬萊以畢我餘生而已矣○滄洲如海外三山結句入海求正丈句日夜向滄洲也

社日二首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四句社日）南翁巴曲醉北雁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四句社日之感）

此因秋社傷久客　昔少皞以九農為農正使各隨土宜以教民其成物濟其利民大故光輝之發百祀如一日耳春秋盛以報效之九農之神如在也節明德以薦馨香百祀之舊典不違也惟是我非南人居南則亦南翁既醉聽巴渝之曲我其竟老於南與我本北人居南喜聞北雁側耳便塞聲之微我終不得歸北與猶憶當年在朝再逢祠社詔賜從官曾叨分肉今南翁曲酢北雁聲微想方朔之詼諧割肉歸遺細君猷有神往而已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四句衰老之嘆）歡娛看絕塞涕淚落秋風鴛鷺回金闕誰憐病峽中（四句留滯之歎）

承上章　慨東方朔哉懷平於里社日亦曾為宰分肉分肉細事耳乃平自言宰天下如是肉太史竟以陳平之志見於社下論其佐漢之功當陳平分肉猶少年也人見我今日為江南老不知往年生長長安為渭北兒童亦如陳平宰分肉時乎奈何歡娛之興徒看絕塞涕淚之落止向秋風訃此時在朝臣子賜肉歸者從鴛鷺回金闕亦誰憐滯渭北故人老病江南也

江月

江月光於水高樓思殺人天邊長作客老去一霑巾玉露團清影銀河沒半輪（二句承光於水）誰家挑錦字燭滅翠眉顰（二句應思殺人）

我見江月直光於水但見月不見水此時月在江上樓在月中人在樓裏何以遣此蓋由作客天邊長無歸日又經老去輒一霑巾也月之映水者彷彿玉露團影水之映月者不啻銀河沒輪不誠江月光於水哉計此時對月者不獨高樓旅客阻月關山之際長征之客未還其家人豈無挑錦思遺者挑罷燭滅燭滅見月顰蛾之擊其情與高樓之客無異但不知是誰家婦耳此霑巾披翠眉同是高樓思殺人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二句總）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二句正見風月清）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盡生（四句發明斷腸句）

山爲秋山吹笛於此風月倍清夫巫峽猿啼其聲斷腸今吹笛之聲亦能巧作不知誰家有此傷心調耶風月清何如笛中律呂風飄如和風清無非笛清也曲裏關山月傍偏明笛清能使月清也斷腸何如昔者陳鄭周弘讓賦長笛此清氣有胡騎北歸之句今月吐蕃竟項聽此亦堪北走馬援南征武陵哀生吹笛作歌和之有滔滔武溪之句今月軍麾幕府聽此應想南征且笛中有折柳一曲因想故園楊柳當此清秋搖落飄盡不意笛中吹出乃是楊柳之調俱非搖落者忽生信識乃作斷腸聲也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羣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

似猶見哀多如更聞六句孤雁野鵶無意緒鳴噪自紛紛二句寫意

雁為孤雁飲啄何心聽其飛而鳴之聲安於孤又苦自傷身孫遠於羣又苦不忍離夫羣其聲切切蓋念羣也雁羣孤但有一片影聲何在前有萬重雲誰憐其與羣相失者一片之孤萬重之遠不復能相及者望盡矣其影有無似猶見焉哀多矣其聲斷續如更聞焉孤雁有意終年此若野鵶鳴噪紛紛耳紛紛則不孤矣○此詩似傷諸弟分散隻處夔峽

遣愁

養拙蓬為戶茫茫何所開二句領王宋江通神女館地隔望鄉臺漸惜容顏老何由弟妹來兵戈與人事回首一悲哀

拙本我素亦無能養拙養拙不妨蓬為戶但我本東西南北人豈甘杜門寂守者今竟一望茫茫何所開也從蓬戶外近有神女館江自通耳我不能即圖出峽也望有望鄉臺地終隔矣我何由再赴成都也而況容顏老矣豈能再少弟妹分矣欲見無由夫江雖通而地自隔兵戈已梗塞容顏老而弟妹疏人事又離此回首茫茫終何所開耶

夔府書懷四十韻

昔罷河西尉初興薊北師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遲扈聖崆峒日端居灩澦時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雲臺仗常懷湛露詩翠華森遠矣白首颯淒其十二句拙被林泉滯生逢酒賦欺文園終寂寞漢閣自磷緇病隔君臣議慙紆德澤私揚鑣驚主辱拔劒撥年衰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血流紛在眼涕泗亂交頤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賊壕連白翟戰瓦落丹墀先帝嚴陵寢宗臣切受遺

恒山猶突騎遼海競張旗田父嗟膠漆行人避蒺藜總戎存大體降將飾卑詞楚貢何年絕堯封舊俗疑長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嘆幸蜀一節凶兵鑄農器講殿闢書帷廟算高難測天憂實在茲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以上申明昔曾扈聖崆峒今不得叨陪玄圃使者分王命羣公各典司恐乖均賦斂不似問瘡痍萬里煩供給孤城最怨思綠林寧小患雲夢欲難追即事須嘗膽蒼生可察眉議堂猶集鳳貞觀是元龜處處喧飛檄家家急競錐蕭車安不定蜀使下何之數句客夔時事釣瀨疏墳籍耕巖進奕棊地蒸餘破扇冬暖更纖絺豺遘哀登楚麟傷泣象尼衣冠迷適楚藻繪憶遊睢賞月延秋桂傾陽逐露葵大庭終反樸京觀且僵尸高枕虛眠晝哀歌欲和誰南宮載勛業凡百慎交綏以上申明端居灩澦意

猶憶天寶十四載我罷河西尉改授兵曹庶幾致身之秋乃祿山叛薊北兵興仕宦又蹉跎矣自分不才前此名位不振其晚後此省郎豈恨其遲然是扈聖崆峒以至端居灩澦一生蹤跡何其萍流樗散取豈無汲引恩沐恩慈遂阻雲臺懷湛露耳況侍從久違翠華終遠逾臣作客皓首淒其已矣終無望矣自數十雲南命酒肆獻身於年非忤下考功即應詔退下賦集賢召試文闕之分終寵幸天祿校書漢閣之投不與惟時祿山犯闕朝議紛然自病下察一籌莫佐空慚皇養三賦受知幾度揚鑣驚服奔闕而念主辱幾回拔劍從還京而撥年衰國運中興正社稷經綸之地拾遺初授為風雲際會之期血流在眼淚落交頤四瀆樓船一時盡下中原鼓角到處俱悲賊壕互白翟之墟戰死落丹墀之上乃收京而後先帝遂有寢廟之修獨留未幾于儀叙

多病紛然百慮倚觸留絕域遂收歲華所足慰者李有我賢在而賢又賦也自雖孤懷得系春末何圖行序復爲差肩況意氣合際秋連興問起居常明宴衎也以言才華揚論之際寸心忽開酒筆之餘飛泉忽湧以言世業如韋玄成之嗣韋賢很以明經致相似庾肩吾之有庾信亦以清新擅名且文彩一身衣冠人尺以此器宗曾受人倚何以有此李右者行蓋被生事牽不得已自終取道之豫章將謁李沂公勉也沂公在豫其治迹出諸侯上封內不權有如太古危時應獨見肅然其地控清高如施楚露其人品正直若張朱敖於唐堯爲四岳諸侯在西漢爲穎川太守惜我于過不獲追隨使我所思無由其展李丈行矣當此山空木落洞庭始波討丈到時沂公懸榻定爲聞解但我客遊既久常患故人今日晨集離筵酹席佳句將以壯子行亦期于早旋耳行矣李丈勿忘故人也○按肅宗駐驆靈武時嘗崇嗣背闕坐李勉彈之肅宗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其正直可知玄此詩中有正直朱絲絃句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 二句江上 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 二句承秋 勳業頻看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四句時感

汀雨蕭蕭秋氣至矣雨來風急木葉都飄夜寒披衣貂裘欲攬此時想勳業惟頻看鏡耳鏡中顏色少壯幾何平生行藏此瓊與契者安在此時念行藏惟獨倚樓耳樓外乾坤烽煙未靖平生窮年憂黎元者何爲當此內寇外夷烟塵騷擾天子孤立社稷顛危時事如此誰爲報主者敢云衰謝遂罷勿問哉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 二句江樓 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 四句夜宴 星落黃姑渚秋辭白帝城 二句季秋 老人因酒困堅坐看君傾 二句自述焉 三章之十

江本急也峽險則驚月原明也樓高則迥江樓開夜宴舉一時今夕此會難得也夜宴舉主客集萬里故鄉此情倍親也況河鼓星光今宵已落孤城秋色此夕將辭傾倒何惜哉所惜者老人病酒不勝杯斝惟有堅坐看諸君痛飲而已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關塞悄悄憶京華 四句月 清動杯中物高隨海上查不眠瞻白兔百過落烏紗 四句堅坐之意

月本長好漸爲雲遮幸而浮雲不得其明耳仰看關塞不禁迢迢忽憶京華能無悄悄此時杯中之物病不能飲但見月光浮動其中至海上之查惟月光隨之而去堅坐者安能查飛哉堅坐則不眠不眠則但瞻白兔白兔之光百過而落烏紗之上老人堅坐如此諸君何惜痛飲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況有江聽歌驚白髮笑舞拓秋窗樽蟻添相續沙鷗竝一雙 六句寫諸君 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 結挽堅坐看君傾意

既對月請君不可無酒況登樓又有江以臨眺乎於時諸君飲而歌吾不飲但堅坐而聽君歌歌聲壯白髮爲之驚諸君飲而舞吾不飲但堅坐而笑君舞舞袖長秋窗爲之拓對月有酒矣樽酒正如蟻而添續登樓有江矣江鷗方此與而雙栖未幾醉倒眞覺諸君酒量非老人可及至此心降諸君酒德令老人三舍避也所請堅坐看君傾與

西閣雨望

樓雨霑雲幔 一句西閣雨 山寒著水城逕添沙面出湍減石稜生菊蕊淒疏放松林駐遠情 五句雨望 滂沱朱檻濕萬慮倚簷楹 二句雨望之感

樓雨霑幔尙未滂沱但見寒山與水城一色耳倚水城而望雨開沙而波逕爲添雨洗石棱溜痕若滅循寒山而望雨中豹慼疎放堪饒雨裏松林遠情欲駐未幾雨勢滂沱豈特雲幔微霑已覺朱檻背濕樓頭孤客獨倚簷楹萬慮備生高危可懼矣

戲寄崔評事表姪蘇五表弟韋大少府諸姪

隱豹深愁雨潛龍故起雲泥多仍徑曲心醉阻賢羣（四句阻雨）

忍待江山麗還披鮑謝文高樓憶疎豁秋興坐氛氳（四句寄詩）

之遠

豹欲澤毛以成文彩故須霧雨今隱矣又何必雨爲此深愁耳龍飛在天必有興雲施雨之功今潛矣故起雲欲何爲彼雲雨則泥多泥多而徑復曲則羣賢見阻愛而不見我心如醉矣夫泥多仍徑曲是江山情舞正未可必想諸君試待江山晴麗而後來訪亦何忍矣心醉阻賢羣是鮑謝之文無日得披我則旦暮思見定知有

日還披耳憶昨江樓宴會高秋情霽何等疎豁一時秋興共坐氤氳諸君何不思然使我徒憶往日耶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圃畦新雨潤媿子廢鉏來竹杖交頭拄柴扉隔徑開（四句吳郎）

見過而去訂之

欲棲羣鳥亂未去小童催明日重陽酒相迎自醱醅（四句）

圃畦經雨正好課鉏廢鉏過訪我邀媿矣予廢鉏邀我策杖迎不覺足之前而杖欲交頭既策杖迎遂開扉接淡喜舍在北而扉只隔徑乃客方來羣鳥欲棲者已亂客未去小童欲歸者已催今日不及款留明日重陽早過快飲不再訂矣

九日諸人集于林

題面不曰九日集諸人于林竟曰九日諸人集于林集諸人于林公集之而至諸人集于林諸人自集于林也

安詩中有
九餘句

九日明朝是相望舊俗非老翁難早出賢客幸知歸（四句題面）

舊采黃花賸新梳白髮微漫看年少樂忍淚已霑衣（四句題情）

舊俗九日登山飲酒以免災厄集諸人於林亦倣登山飲酒而非如舊俗之免災厄爲此相要也但老翁如我艱於早出年少若諸君幸賓至如歸耳而況舊采黃花尙有餘與今梳白髮漸覺稀疎諸君少年及時行樂老夫雖忍淚相陪也不禁霑衣矣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二句領至末）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臥病北書不至雁無情步簷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橫空露下仰見高天俯見秋水有客於此空山寂歷獨夜離絲旅魂暗驚矣遙見隔秋水者有孤帆疎燈獨照忽聞響高天者有雙杵新月同懸我旅魂何以驚蓋由我非南人頻逢南菊彼菊非使人臥病者今依然臥病意者非菊累我我實妨菊也我本北人翹望北書彼雁所爲以寄書者今北書不至意者非故人不念我雁實無情也若牛斗二宿原在銀漢銀漢清光直接鳳城我步簷倚杖仰看牛斗庶幾因牛斗及銀漢由銀漢達鳳城是北書雖不來南菊終當別其如銀漢迢迢鳳城渺渺何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碧草逢春色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靜庾公樓（四句秋日）

湖亭

磨滅餘篇卷平生一釣舟（二句自感）高唐寒浪減髣髴識昭丘（二句頂期）

芳草碧色至秋而違一望沅湘秋光萬里歸矣遙想習池山公騎馬之興應自不廢更想庾樓元規乘月之興

身亦不淺我府滅之餘但留翰什平生之事只一釣舟少待秋淡水離高唐夜淑會須身到南湖昭丘遺跡尚彷彿識之也

新築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四句湖亭

官序潘生拙才名賈誼多舍舟應卜地鄰接意如何四句寄詩之意

此湖上亭所新築者往來賓客應亦不乏賓客過則竹徑須開竹徑開則雲蘿難避人道其開竹徑以延賓誰道其避雲蘿以逃世我官序之拙有若潘生子才名之多直如賈誼以我拙臣似子多才今既新築湖亭我將卜鄰湖上子其許我否

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豈吾身四句築亭湖上之故

羹煮秋蓴滑杯迎露菊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四句預寫

予本江海人昔居蓬閣難違素志今江海之興始末不渝矣況物聚必散揮金乃理之自然身貴何榮拖玉非吾所固有今日蓴羹下酒與比季鷹菊露流杯情同元亮他日我來卜鄰賦詩聯句共分南湖之氣象遮莫佳句頻頻而有也

秋興八首

秋興二字出簡文賦賦內秋何興而不盡興何秋而不傷秋興八章盡矣傷矣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四句寫巫峽秋氣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四句撫家之感

首章離鄉之感　悲哉秋也萬象搖落乃玉露凋傷之象楓先受之況山烏棘峙巖壑淡蕩蕭森之氣更

何如耶我久欲泝江南下奈江間波浪兼天而湧波在下勢若兼天蛟蛇之穢積可知我久欲辭峽北歸奈塞上風雲接地而陰風雲在上勢若接地烽煙之擾攘可知所以栖遲南國看叢菊之開運得去年將沛淚之揮何日得免也北望長安嗟孤舟之繫解纜無期是故園之心終成留滯也當此暮秋我苦寒止授衣之候家刀尺催製新衣衣成擣衣之聲急不能緩嗟我客子何堪薄暮砧聲入耳耶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二句承前暮字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四句都寫望京華情事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二句結起下章

此章去國之感　儻刀尺急暮砧僻而見夔府孤城落日斜當此日落天荒地老孤臣萬里君門九重所灼然者北斗耳舉頭見斗不見長安然而遙循北斗之燦下是京華之地當此朝廷失政盜賊不息星共之義不覺展居之象安在我心依北斗極目京華與言及此安得挽斗杓直上哉望京華而不見因之下淚我聽猿而淚猶之感叢菊而淚也古云猿鳴三峽淚霑裳今在巫峽聞之信非虛語望京華而不見或者乘槎我奉命出華何不可乘槎遂國也語云八月乘槎犯斗牛今憑北斗思之然無實據往者為郎雖賤臣蒙畫省之中爐香親惹自傷病廢不能朝直承明命蹇如此是京華以伏枕而違北枝為作客殊方惟見山樓之外粉堞周遮每至黃昏邊聲四起世亂如此是京華以悲笳而隔也吾一夜所感如此漫漫長夜何時得旦不見月光所照纔到石上藤蘿又映洲前蘆荻夜將曉矣日月如流終成留滯亦奈之何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二句秋曉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二句江樓所見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都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四句江樓感懷

此章失志之感　曉月沉秋花隱起而見千家山郭靜朝暉千家住山郭之內山郭在朝暉之內秋光淨爽氣淒清乃千家盡傷山郭江樓獨倚翠微日日坐衙與江樓終於矣望京華則每依北斗坐翠微則日日坐江樓

豈非舍北斗則此心無依離江樓即此身亦誰寄哉江樓下所泛者有漁人彼漁人有何住著今已信宿而還泛泛江樓中之客去去而久不去是亦信宿漁人也江樓外所飛者有燕子彼燕子秋以為期今已清秋而故飛飛江樓中之客去歸而久不歸是亦清秋燕子也亦如此逗留江樓者幾經抗疏青蒲上矣自出貶司功以來遂丹墀之日遠彼匡衡抗疏而遷太傅我也抗疏而遭貶斥功名比匡衡前薄矣亦如此依納江樓者曾思傳經石渠閣矣自獻賦失志以來歎儒術之難起披劉向傳經而微受穀梁我也傳經而詩書皆望心事擬劉向而遊矣日日江樓坐翠微所傷者漁人燕子為鬖同學少年何在也所悲者匡衡劉向不若同學少年向如也遂想五陵年少衣馬輕肥亦念有客江樓伴漁人侶燕子悼功名之不立悵心事之多違乎輕肥者亦自輕肥耳所謂厚祿故人書斷絕者正此屬與。

聞道長安似奕棊百年世事不勝悲（提下六句）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二句正見似奕棊）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二句時事）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有所思三字包下四章）

此章從出長安起下四章。羈巫峽坐江樓長安風景不復見矣推有託之於聞長安爲自古帝王都秦漢以來變遷不一大勢只如奕棊耳開國者往往得勝其亡國者往往招殘局誰知前人勝算即爲殘局所基後人殘局又爲勝算所起然則勝算未可恃殘局未可拋善奕者因殘局爲勝算不善奕者變勝算爲殘局傳失何常之有長安變遷且無遠追卽百年間世事多可悲者長安中第宅萬戶相連也今王侯易而第宅已易主一時大臣宿將競崇新第甚而浮屠木妖遍滿京師世事之可悲者一長安中衣冠萬民所望也今文武異而衣冠亦與舊如貂蟬乃侍中冠也一變而總戎皆插如旃旄本節鉞儀也一變而奴隸皆譽世事之可悲者又一彼當國者但知營第宅飾衣冠開山金鼓之聲車馬羽書之聲誠有褎如充耳者豈知直北關山金鼓尚振是河朔餘孽正未靖也況乎征西車馬羽書又遲是吐蕃猖獗終無已也然則長安棊局依然可覆之棊局世事如此彼王侯第宅雖登顯赫者何異燕雀處堂文武衣冠華妍取憐者不過蜉蝣掘穴興言及此一盤殘局無處下手所為對秋江之凄清感魚龍之蟄伏轉思開寶年間故國平居之事歷歷縈懷也已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六句追敘玄宗時事）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二句放逐之感）

一思蓬萊殿。長安宮闕有紫宸北爲蓬萊山勢已盡獨對南山況承露金莖所云仙人掌者又巍然霄漢間明皇識勤政親民則蓬萊宮闕豈非向明出治之所而乃由宮闕而西望思下王母於瑤池由宮闕而東來空候函關之紫氣我亦曾獻賦於蓬萊宮闕當鳳曆軒轅之代开龍飛四十之春此時明皇御蓬萊宮闕紅雲捧而雉尾移皇帝宸儀如在天上朝嚴射而龍鱗小侍從見只此一時當年以杜陵布衣得瞻雲日以二毛老更能獻賦至尊亦誰知有今日滄江之臥與曾不知自何年一臥在荊遊叢遂至於此蓋猶憶靈武回鑾之几身與瑣闥諸科華州貶斥以來滄江僵臥把首蓬萊祇勝斷耳○金莖承露如當年宮中築臺鑄銅等事明皇好仙多矣及貴妃爲女道士是瑤池王母也降玄元於丹鳳街是函關紫氣也雲移二句若解作拾遺時事青瑣朝班語爲重複且以下四章皆思玄宗年間故國平居之事一字不及肅代青瑣朝班亦爲滄江放逐之故追言之耳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二句總）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二句寫曲江往事）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二句寫風煙素秋）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二句警戒）

一思曲江頭。我由瞿唐望曲江有萬里之勢矣然瞿唐此秋曲江亦此秋瞿唐之秋搖落堪悲曲江之秋蕭條然此明皇往日亦曾遊幸其處遊曲江必從花萼樓而來又芙蓉園而北乃御道則自夾城而達蓋夾城之中爲複道從南內竟達曲江其中深沉杳隔往來者但通御氣夫以夾城複道之深邃君王遊幸但聞御氣之

暴露依山河青山萬里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露亂代
飄零余到此古人成敗子何如以上敘荊揚冬春異風土
巫峽月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野岸天雞舞
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
蒼生有環堵以上勉學士

此勸學士出山 自安史作亂干戈至今學校廢詩書輟學士流離失所矣歎彼載典籍依山阿是亦伏生藏園之流慨乎萬里青山暴露風雨靜散之地但有垂露如予休居者亦亂代飄零之故耳但不識古人成敗藏諸典籍誰為濟時而成誰為失身而敗學士審處果何如耶彼荊揚春冬風土獨異巫峽日夜雲雨偏多如百舌多言鳥之小人感陰始鳴今爭鳴於赤葉楓林際是小人得志充斥空乎盜賊縱橫也彼天雞知時鳥之君子空處胥潰今起舞於黃泥野岸間是君子感時而思有為不甘於形神寂莫也第使縱橫者密邇寂寞之悲自辛苦殺大抵君子處世獨善非難濟時為貴今學士林居環堵蕭然矣其如蒼生暴露何庶幾排金門抒高議使蒼生各有環堵以免於內溝此時天下爭孤學上功名出於詩當為萬代數年來之干戈一朝休息郎古人成敗有卑卑不足數者學士果有意否

杜詩闡第二十五卷目

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公自注山有臥龍寺先主廟在焉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長鄰近公自注殿今為寺廟在宮東一體君臣祭祀同

懷先主 當年蜀主幸峽本為襲吳之故豈料喪師後即崩永安先是蜀主為陸遜所敗於秭歸步還魚復改為永安崩亦於此良可歎也當蜀主伐吳時無復秭歸之地連營七百里旌旗蔽空今翠華何在但想像於空山巔耳玉殿何在亦虛無於野寺中耳然杉松之上水鶴猶巢伏臘之時村翁尚走光武侯祠屋近在宮東雖翠華杳渺玉殿虛無瞻仰武侯君臣如在其祭祀亦一體不廢也○先主以孫權斬關羽東征三吳為吳將陸遜所破當時孔明歎有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東征之語胡致堂亦言之漢主與關張久要深契關為吳所撓若不報仇君臣之分不終矣然命將出師可也乃以萬乘之王持敵踰乎卒為後生新進所圖況吳蜀唇齒不宜相圖此詩寬吳二宗便見當而非正詩意深漏之也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六句孔明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二句懷

孔明。三國多人才惟諸葛為漢宗臣耳遺像清高今想見當諸葛居南陽時吟梁父名臥龍其清高之致飄飄然如孤雲野鶴迥出塵表至先主三顧許翛然綸巾羽扇清高之致始終不改三分割據之籌策本出草廬而已定既而從容展布不出乎此人見其為材豈知有無容急者斯人也其為清高真雲霄中一人其不獨非張子布魯子敬可及并高于崔州平龐士元一等擬之於古殆伊呂非蕭曹也諸葛以管樂自況謙也陳壽以蕭管亞諸葛妄也夫諸葛以伊呂才指揮天下何難西滅魏東破吳蕭曹何足比數惜乎指揮未定耳大抵可為者人難回者天欲成者志不可必者運諸葛亦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臣所能逆料蓋大運已移漢祚難復志雖決身已殲軍務之勞聊報先主於地下云爾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四句總挈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逸氣感清識以上詠草書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四句見示

之生也草書散落珍惜尚少斯人亡秘難得今一見可悽愴生矣但覺悲風起微綃之間古色顯萬里耳其筆勢之動如羣玉鏘鏘而搖曳其筆勢之直如羣松落落而挺節其筆力聯絡若連山蟠於指縱放若溟渤漲於行間有練即書何其勤也臨池盡墨[illegible]也當其壯年止以俊拔為主及乎晚歲更覺精絕畢出張旭以前有王羲之羲之而後但有旭耳旭吳人為東吳精稟東吳之逸氣作龍蛇之草書凡具清識者莫不感動而公為寢食都忘也夫旭之草書多於醉後醉後能書是亦酒德然使人珍重者獨念揮毫之妙耳豈但觀其酒德以醉而能書為神哉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近時馮紹正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四句總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氣敵萬人將四句寫畫鷹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才百中皆用壯六句感往事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二句悵畫鷹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鞲上四句托感

空對山水引與煙瘴風
雲爲緣闕方得遣與

雷

巫峽中宵動滄江十月雷龍蛇不成蟄天地劃爭迴（滄江二句）
卻碾空山過深蟠絕壁來何須妬雲雨霹靂楚王臺（十月雷　四何巫峽　中背動）

山木靜物夜亦寂時今巫峽中宵動者則以滄江十月雷也且今仲秋雷乃收聲蟄蟲坏戶十月雷非無故者閉而龍蛇之蟄者亦驚而不能成蟄十月爲天地閉塞時雷復出地則天地不安於閉塞而劃然爭同轉行夏令巫峽動何如其聲前而復後卻碾空山其勢去而復來深蟠絕壁彼雷能散雲雨者也如陽臺雲雨爲此霹靂耶竊恐不爲此也○十月辛卯朔燁燁震電小雅詩皇父之亂當時元載郎皇父滄江十月雷五宗紀異

朝二首

清旭楚宮南霜空萬嶺含（二句朝景）野人時獨往雲木曉相參
俊鶻無聲過飢烏下食貪（四句朝景中所見）病身終不動搖落任
江濤潑以結感

孟冬日行北陸朝旭宜在楚宮南日出霜空氣陰都濃故楚宮以南萬嶺皆含清旭此時朝景中野人茁凡出而身獨往野人有事而動也雲木向日出而影相參豈本無情亦動也俊鶻當日出而思搏擊鶻之乘時而動也飢烏見日出而尋稻粱烏之及時亦動也獨我病身終不能動江濤搖落奈朝景何

浦帆（上聲）晨初發郊扉冷未開村疏黃葉墜野靜白鷗來（四句朝景）
礎潤休全濕雲晴欲半迴巫山冬可怪昨夜有奔雷（四句朝雨）

浦帆初發者夜向晨也郊扉未開者晨猶冷也村落蕭疏黃葉無風自墜野鷗放歷門鷗徑隨先來此時巫望

剩鷄乃燒柱潤將雨徵也休全濕須其已霽洩雲晴雨收候也欲半迴須其又雨蓄冬行夏令昨夜奔雷陰晴殊未定耳

南極

南極青山衆西江白谷分（南極山水）古城疏落木荒戍密寒寒
歲月蛇常見風飆虎忽聞近身惟鳥道殊俗自人羣（南極風景）
睥睨登哀柝蝥弧照夕曛亂離多醉尉愁殺李將軍（南極人物　南極時事）

夔爲南極此地關塞極天青山獨衆其西江漢水與大江合流處至白谷始分此青山白谷間公孫所築白帝城古來落木蕭峽口所設屯戍處亦荒矣我雲密布此古城荒戍間有蛇焉蛇偶見則易禦常見則難禦有虎焉虎習聞則易防忽聞則難防不獨蛇虎近身之地無非鳥道殊俗之類自爲人羣況時值亂離聽哀柝覽蝥弧詠此時惟醉尉得志耳夫豈故李將軍之時夔地尚可居否

晚

杖藜尋晚巷炙背近牆暄人見幽居僻（上承）吾知拙養尊（下起）
朝廷問府主耕稼學山村歸翼飛棲定寒燈亦閉門（結挽幽居）

巷無居人杖藜尋之牆有餘暄炙背就之居何幽也似此幽居人見爲僻我意不然但知拙者爲尊此朝廷之事非我所知山野之夫惟稼是學蓋非府主而與朝廷爲不安於拙本山村而習耕稼所養爲已尊此時鳥已定吏人當知止矣寒門閉向首杖藜炙背處晚節以亡哉○楊惲南山之歌譏刺朝政不免禍患朝廷問府主大是學問

西閣夜

恍惚寒山暮逶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西閣夜景）

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村將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聞夜 所感

寒日下山忽焉已夜月沉霧起一望皆昏霧密則風生木脫山空風落之而號混霧散則月出夜靜樓虛月從門而不避況風聲所傳直聞擊柝之子乃邑所賴慌見無衣之村既偏擊柝又念無衣值此將危百慮交集無非爲兩盜賊故盜賊一日不滅擊柝者何由休無衣者何日遂生是兩盜賊至今猶存耶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 永動夜扉 照席綺逾依

水當樓爲 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 二句圓 故園松桂發萬里共

清輝 二句月圓人來

月孤人矣幾人對此覺當樓滿耳直使寒江之色亦動樓扉孤月常樓中有月矣寒江動扉樓中有江矣樓中有江委波不定月波與江波相映也樓中有月照席相依金波綺席已也凡此皆圓之故圓則未缺空山言靜圓復高懸列宿無光乃月圓人未歸也松桂無依清輝徒共所謂孤月獨形其孤然則月圓不轉怪其圓哉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 點中宵 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

擇木知幽鳥潛波想巨魚 中宵所見 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中宵所感

閣峻有數綫以綺疏我中宵散步其處適見流星過水其光在水而水爲白月落動沙光已去沙而沙爲虛此將擇木棲者爲知幾鳥幽鳥非凡鳥此將潛波底者是羽所潛魚巨魚非凡魚人處亂世當如魚鳥未滿西閣是擇木潛波處否乃親知契潤兵甲無書滿條臣此地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輝輝星近樓 不寐所聞

見 氣衰甘少寐心弱恨容愁多壘滿山谷桃源何處求 所感 不寐

夜深矣觀瞿唐水黑城內更籌於將月沉於霧翳翳如無星近於樓輝輝若逼何以不寐氣衰故耳氣衰自然不寐亦甚使然我所甘也亦愁多故耳心弱何以容愁世亂使然我所恨也當此四郊多壘盈滿山谷縱有桃源何處覓耶

鷗

江浦寒鷗戲 戲字貫下 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

詠物七言於鷗賞其所戲於鷗戒其用而於黃魚惜其長大於白小惜其細微鷗不能營巢鷄鵝聰明而自損雞不能遊方之外皆假物說法

雪暗還須落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江浦寒矣鷗戲自若一戲而外更無他意其樂趣亦自饒矣鷗戲何如鷗有玉羽戲而時翻却思翻者翻有自意浦有春苗戲而時點隨意點者點得無心至於雪暗還見落浦及其風生一任飄江似此滄海之上其群不一游戲之趣當無日不然也○春苗當是青苗變有青苗使不變州秋北有潤水通青苗鵲洛押鷗分處處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挂冷枝艱難人不見隱見爾如知 美四 知其何

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發其 用其奇

猿聲啼壁未見其形先聞其聲隱矣猿身掛枝既聞其聲復見其形見矣夫人處世不免艱難所以潛蹤隱見出不輕出處不竟處猿有何艱難乃將啼虛壁將見冷枝一似知隱見之幾者夫啼壁挂枝隱矣猿出慣習

之以至於偶漏不足爲難答矣。

昔遊

昔者與高李公自注李白高適晚登單父臺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與徘徊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以上叙昔遊之地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開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以上叙昔遊時事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呂尚封國邑傅說已鹽梅景晏楚山深水鶴去徘回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以上昔遊所感

我天寶初載客遊兗州與高李兩公同登單父臺上遠見寒蕪直際碣石夫碣石在薊而寒蕪遠際則風雲來萬里矣於時桑柘落飛藿亂清霜隕禽獸號秋氣悲哉猶幸國家全盛倉廩實寰區開明皇闢邊之心正侈故猛士貪功名者皆思滅胡邊將入相之路未杜故將帥邊功盛者咸望三台倉廩實寰區開君王爵賞不吝案猛士貪功名將帥得入相駕馭大權亦得矣惟時祿山已爲范陽節度使兼燕用兵邊事日懷覬稷稻以供漁陽乏雲帆以給薊北祿山部下肉食者號三十萬艘一射獵黃塵四起然則我遊兗州登單父臺時所見寒蕪際碣石者即此幽燕墟哉我當青歲頹此時東志便摧頹不復思有爲也況今老大故交零落惟有憶昔揮淚撫今懷才耳大抵太平之世不見賢才禍亂之餘便思徵隆今日高李雖逝豈無駿骨龍媒如商山西晧出定儲君者如南陽孔明起扶蜀主者如呂尚惡募建功名封國邑者如傅說致主堯鹽撫成中興者乃竟楚山日暮水鶴高飛哉我本龐公性耽借隱縱未能攜妻採藥遠赴鹿門亦且挈子周窮蒼苔長臥矣他何

慕焉〇商山等句悉指李泌當肅宗即位靈武將得失未定李泌請位難即凡事須待上皇歸得失遂定及肅宗表請上皇語李泌曰朕已表請上皇東歸朕當還東宮泌謂如此已皇不歸矣已而表至上皇欲不歸是上皇有嫌猜也李泌易表至上皇喜乃還嫌猜盡釋故曰商山議得失蜀主脫嫌猜上皇奔蜀唐人多以蜀王比之當時靈武扈從功臣皆封國邑如呂尚而晉入相者如傅說故曰呂尚封國邑傅說已鹽梅李泌辭歸衡山歲久不召公蓋傷之故曰景晏楚山深水鶴去徘回公亦思從脩[illegible]不業介推之賞諫垣不終旋見放逐自安龐公已耳故曰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無非昔遊所感

寄杜位公自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爲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身何往風塵病不辭二句承峽中爲客恨封書兩行淚霑灑裛新詩下句承江憶君時

我年彌促寒日短矣嚴公長逝而我無依窮猿悲矣所由天涯作客重有峽中流落棲遲江上離憶與君同在嚴幕時也我峽中爲客則天地雖大一身何往風塵失足老病安辭我江上憶君既封書遠爲客之情復題詩志在幕之痛聚散存沒之感一時交集予念此否

送鮮于萬州遷巴州

鮮于名炅仲通子往公上仲通詩有鳳穴雛皆好句今遷巴州者亦一也

京兆先時傑琳瑯照一門提鮮于萬州朝廷偏注意接近與名藩遷巴州祖帳排舟數寒江觸石喧看君妙爲政他日有殊恩四句送

爾翁人傑曾官京兆尹而況父子六人皆有令聞琳琅盛矣所以朝廷注意今日子由萬州遷巴州獨與鄰近之名藩一時送行者祖餞客多維舟日久寒江水落觸石聲喧我獨爲君進一辭曰看君妙爲政夫吏治以政

爲先此去爲政貴有殊績有殊績斯有殊恩先將京兆何難復踵其休哉○按仲通長於吏治子能繼之萬爲理載鮮于炅政績甚詳宜有抄爲政句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二句期宿不到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銷早鳧江檻底雙影謾飄飄六句寫不到情景

我前問子得來宿之說直至三度相期而不到意必欲索我所期之故以不到要我耳子不來我貯匣琴而待知已虛夜夜矣子不來子持手板而迎上官自朝朝矣我之匣琴既虛夜夜所以金鐘之吼徒徹霜天花蠟之備空銷炬影不見子來同宿也子之手板既自朝朝所以江檻之際不見王喬早鳧之浮但有鳥影虛疑是子而所期勿踐也子心忍矣

西閣曝日

凛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二句題面羲和流德澤顓頊愧倚薄毛髮具自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欻有托欹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腳以上曝日之樂流離木杪猿翩躚山巔鶴朋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以上曝日所感

玄冬凛冽登閣曝矣惟是閣西日東能納朝旭偶愛於此一曝耳彼司玄冬者顓頊凛冽之氣附着逼人今負暄西閣覺羲和之德澤一流顓頊之倚薄有愧益太陽一照露陰無邑其理然也於時毛髮融和肌膚沃若雖閣上傾欹有煩注眼然衰氣有托病腳可收負暄之可嗜如此但自顧流離何異木杪之猿自顧躑躅有類山巔之鶴而況朋知落落哀樂無常雖偶爾即事緣情賦詩乃轉盼之間便成陳跡豈獨我也古來聖賢大率如此人壽幾何憂世豈復我事哉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二句題面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琯動飛灰承冬至陽生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承春又來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中杯二句小至之感

天時與人事相因日相催而未有已就冬至言之纔陽生春又來[illegible]日短綵線爲添玉琯吹灰死灰亦可[illegible]陽生岸柳將舒之容有待臘山梅之意欲衝寒春又未知此今日書雲物志休咎未嘗有殊乃舉目山河異鄉國何以遣此掌中有杯覆兒且覆此作底云爾

縛雞行

蟲雞於人爲類尤最無以長大不容自小以細微不免得失於人庶幾歷數公詠物諸作無非爲憂人說法

縛雞一篇亦是指點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二句縛雞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縛雞之故蟲雞於人何厚薄我叱奴人解其縛縛雞之感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四句說法

蟲雞之類大小也然愛蟲棄雞蟲何厚雞何薄況愛蟲而雞還烹是以愛蟲故烹雞人情溺小害大大率類是叱奴解縛使蟲雞得失自還蟲雞於蟲不任怨於雞不任德注目寒江獨倚山閣天下皆可作蟲雞觀我心何必存蟲雞見也○曹操謂呂布曰縛虎不得不急縛急二字本此

玉腕騮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

聞說荊南馬尚書玉腕騮四句玉腕騮贊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胡虜三年入乾坤一戰收舉鞭如有問欲伴習家池

二句寓感

將南有名馬相傳是衛尚書玉腕騮也我聞此騮當其休息飄行如珠有時在厩望途思騁其勇如此尚書乘以禦敵雍安史之患頻年未靖乃乾坤之大一戰已收因尚書之雄才亦此騮之神駿今日騁乎亮無摩鞍問者倘有問及此騮久伴習池亦知其有老驥千里之思否○詩意似諷朝廷不用伯玉以平蜀亂結二句可見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渺不可得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 題中勁翮思秋毛骨有異 在野只教心力破於人何事網羅求 題中羅者久取竟未能得 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 題中渺不可得 鵬礙九天須却避兎經三窟莫深憂 將鷹件結兜

此鷹起時飛白雲止時立白玉貳白鷹也惟勁翮思秋故奇毛不惜恣意遠遊似此奇毛弋人雖羨但教心力破耳况高飛遠舉思網羅求之哉凡鷹之獵必待招呼獨此奇毛取因人以立功一生自獵信乎無敵故不獵則已獵則百中爭能屑下鞲以受制於人待立有如此者莫大於鵬其翼垂天見此奇毛亦須退避至兎其小者三窟既避何屑搏之更不必深憂也已○下韝者必不能自獵呂布所以遭急縛自獵者必不肯下韝關羽所以謝曹公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摶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 四句寫其黑 虞羅自覺虛施巧 題中久取竟未能得 春雁同歸必見猜 題中騫飛避暖 萬里寒空秖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結寫毛骨有異

黑鷹亦人間所有此獨有異疑從北極度海來者凡鷹之翔必循其翔此獨正翮惟正翮毛骨有異皆見矣當其摶風運超紫塞從北極而來至於玄冬夜宿陽臺非人間所有豈無虞人百計籠絡其加巧為虛設亦有春雁不勝疑忌要之倩亦無虞萬里寒空只須一日從此渺不可得嚇令人歎金眸玉爪為不凡材耳○奇毛以力勝正翮以德勝見猜所以施巧處施巧焉用見猜此劉表不能致龐公李密不能招徐洪客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彩鷁新 別駕將命 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 遣弟傳書之故 楚宮臘送荊門水 赴江陵 白帝雲偷碧海春 去夔州 與報惠連詩不惜知我斑鬢綠如銀 因示從弟

中丞鎮夔舊能頻出幸有愛弟飛鷁傳書中丞治夔與江陵為隣屬不知五州防禦使則隸江陵節度中丞遷轉是職江陵之役不可已也然則愛弟將命亦起居尚書太夫人故耳當此楚宮臘盡凍解冰融白帝雲生氣暖看近中丞遣弟我亦念弟乘別駕江陵之便寄詩運不惜將詩慰我遠念豈不知我老矣斑鬢非昔耶○公於位以前必書杜位書從弟位僅此章耳以別於中丞弟栢二別駕也

閣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閣夜景 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閣夜感歎

歲云暮矣陰陽交迫人壽幾何幸寒宵獨霽夜景空明耳寒宵霽故鼓角之聲分外悲壯星河之影更覺動搖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鼓角聲悲民怨可知傳曰星搖則民勞星河動搖民勞可知宜乎野哭者有千家夷歌者

若行幾處對哭者多因戰伐不歸嘆我猶逢戰伐也夷歌若自發漁樵非老歎我不如漁樵也因念時無臥龍故至此乃臥龍者昔作有之今已黃土因觀時多躍馬故至此乃躍馬者昔曾為患今亦黃土惟獨往者似我人事蕭條音書斷絕漫漫長夜亦何以為情哉

瀼西寒望

夔有淵水𣸸通山谷間謂之瀼歸市郭居人分左右謂瀼東瀼西本是寒望瀼西題却瀼西寒望蓋意中先有瀼西因寒望也

水色含羣動朝光切太虛二句瀼西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疎二句猿挂時相學鷗行迥自如中二句望所見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二句望之意

當此西閣朓寒遙見瀼西山谷水色澄明若含羣動瀼西人家如在水中又見朝光起伏直切太虛瀼西人家

上在天上我所願欲者只因年日侵我衰病恐留滯未能即移然與所望者到處蕭疎更無他事惟中所見者猿掛林木相學為戲猿相學猿自樂其羣可以人而終索處也鷗行水上炯然自如鷗自如鷗不棲所往可以人而無定居也瞿唐春至定卜瀼西恨望云乎哉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繩稀門鵲晨光起檣烏宿處飛六句夜宿西閣將曉之景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二句曉感

更漏發時將曉矣雨雪微晴將霽矣閣前綃幕霽色早通城樓玉繩星光漸少近焉門端刻鵲已迎晨輝遠焉檣上神烏亦離舊處於時俯看大江其流甚細若為出峽者示以安流使早歸也寒江多情矣

西閣口號呈元二十一

山木抱雲稠寒空繞上頭雪崖纔變石風幔不依樓四句西閣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看君話王室感動幾銷憂四句呈元之意

殘冬木落安得稠也雲抱之稠耳因而寒空之色繞閣不去矣而況積雪滿崖凝化為石寒風飄幔若欲辭樓西閣蕭索如此乃時事更有難言者當此吐蕃侵犯頻年為患內外將相全無遠謀元帥長邊竊外史從憂王室時時話及足以傀當時之為將相者夫王室可憂我憂之而更無人憂則愈憂王室可憂我憂之而有人焉共憂則足以分其憂安得當閣者譚長其人也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絕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二句自傷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六句送舅

絕域不堪況當歲暮浮生無著兼復病身幸舅氏來相慰藉耳如將別何今日之別為感甚深非辭他人辭舅氏也今日之別難必其後身無他人不如舅氏也舅氏此行直下桂邵行蹤縹緲何處他鄉我於弱歲毋氏早亡言念三遷毋教不忘追維我毋如孟毋者念舅只非他人乃雲水他鄉將昏孤絕側身一望黯然神傷

送王十六判官

客下荊南盡君今復入舟買薪猶白帝鳴櫓已沙頭二句入舟衡霍生春草瀟湘共海浮荒林庾信宅為仗主人留四句應荊南

自至德閣中原多故南京衣冠盡投荊南避亂而下者亮亦盡矣君今何為復有此行夫朝辭白帝暮抵江陵我將月輕所以下今日買薪此刻猶在白帝城邊鳴櫓片時已到江陵沙市也因想子到荊南時衡霍春生得氣故早瀟湘勢闊與海俱浮此去江陵又當卜宅以子佳客主人傾心此時卜宅必在庾信荒林哉

不離西閣二首

欲離西閣，先作不離西閣，曰不離者，深欲離也。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四句欲離之故）失學從愚子，無家任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四句反詰）

首章西閣可離。今非江柳時也，乃非時已發；非江花時也，乃當冷而開。由南方有瘴，臘日如春耳。我自春留滯，臘盡春生，歲月如流。數見昔之失學，萍蹤靡定，虛此身之無家，我意且棲遲西閣，但不知西閣之意，欲別我耶，留我耶？我從此逝矣。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停。（承上）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四句西閣之景）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二句見不離之意）

次章不離西閣。西閣亦何情，原從人別人，自故停耳。停者，愛此西閣外多勝事也。遠見江雲淨飄素練，近觀石壁翠聯空青，既則紅日一輪，滄海先湧；夜而明星萬點，銀河倒懸。吁，可駭也。一似平生未曾目擊，此日初經者。然西閣可離未可離，我不為西閣留，豈為西閣去耶。

謁真諦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四句真諦寺）問法看詩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峯。（四句謁師）

此蘭若在煙嵐中，我行其處，但見細石間凍泉時結，長松上晴雪常飄。我為謁師，進而問法。法有正法，戒律是也；法原無法，無上教是也。我於詩律已細，一經問法，覺詩律皆妄；退而觀身，身有其身，心地初是也；身原無身，

因大無住著是也。我向藏身於酒，一旦反觀，覺酒味非真，詩酒之業空矣。其如妻子何？我觀淒仔如敝屣，無奈天涯骨肉未能即割。妻子便可卜前峯，今愧未能將終老塵緣也已。

折檻行

嗚呼房魏不復見，秦王學士時難羨。（二句首尾對照）青衿胄子困泥塗，白馬將軍若雷電。（二句學士時難羨）千載少似朱雲人，至今折檻空嶙峋。婁公不語宋公語，尚憶先皇容直臣。（四句房魏不復見）

今日無房魏兩公矣，所以太宗時十八學士，此蓋亦不可復得。故青衿胄子，不但識淵絕望，直困泥塗，為開館以延之者，但有白馬將軍威若雷電，青衿受其困辱。冀得朱雲廷諍力救，惜乎少似，徒數折檻嶙峋而已。太宗時房魏固不復見矣，玄宗時婁公宋公亦皆直臣。婁公不語，宋公便語，嗚呼，皆不復見矣。○大曆元年冬，國子監釋奠，魚朝恩帥六軍諸將往聽講，子弟服朱紫為諸生，遂以朝恩判國子監事。青衿胄子，僕僕朝恩前，故云困泥塗。朝恩以觀軍容使判監事，是白馬將軍也。當時惟常衮言成均之任不宜以宦官領之，上不聽，故曰折檻空嶙峋。

赤甲

卜居赤甲遷居新，兩見巫山楚水春。（遷居赤甲）炙背可以獻天子，美芹由來知野人。荊州鄭薛寄書近，蜀客郄岑非我鄰。笑接郎中評事飲，病從深酌道吾真。（六句寫遷居赤甲之情事）

卜居赤甲，遷居又新矣。去年暮春到夔，巫山楚水之春已經兩見。赤甲無他樂，惟有炙背。炙背之樂，堪獻天子，借不能達。赤甲無他味，但有美芹。美芹之味，野人知之，所從來者。假使我而出，炙背之樂，天子似可獻；我而處，美芹之味，野人原自知之。我其出乎，處乎？鄭薛郄岑郎中評事，皆野人之友，可與共炙背樂、同美芹味者。所幸如荊州，如鄭審、薛璩，自赤甲而往，寄書漸近；所惜蜀客如郄昂、岑參，距赤甲已遙，漸非我鄰。庶幾郎中評事客

夕郎對我雖菲芹可與稍飲我有炙背負樂非深不
見有美芹負味非深耐不忍我為郎甲評事道之倘有
意於炙背樂出獻天子或有意於美芹味處共野人獻
郎中評事不失為真相知即今日遷居赤甲亦不王歎
靡羣也已

入宅三首

奔峭背赤甲，斷崖當白鹽。宅勢二句客居愧遷次，春色漸多添。

花亞欲移竹，鳥窺新卷簾。衰年不敢恨，勝槩欲相兼。宅六句

此宅後背赤甲前對白鹽形勝何險絕哉已客居頻遷次頻遷次終客居豈不有愧所幸春色漸添不似西閣時窮冬蕭索耳花可愛竹礙之須移竹以出花鳥欲窺簾之幣捲簾以通鳥惟是年衰頹務未免有恨今不敢恨者背赤甲當白鹽兼此勝槩是亦客居之差强人意者

亂後居難定，遷居之故春歸客未還。遷居之感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負春歸

半頂梳頭白，過眉拄杖斑。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承客未還意

客居誠愧遷次亦亂後不得已耳惟是去歲之春今歲已歸今歲之人依然作客為可歎也春歸則水生浦上角往非東春歸則雲暖山間麝香如聞其如客未還何白門日長蕭疎半頂人愈老頭愈童矣且杖頭斑粥不覺過眉身彌憊杖彌長也猶幸赤甲山下驛使往來函關消息得而詳問聊以當歸云爾○府周智光反華州故問函關

宋玉歸州宅，雲通白帝城。江陵二句思吾人淹老病，旅食豈才名。

峽口風常急，江流氣不平。赤甲四句遷只應與兒子，飄轉任浮生。結還不能去意

歸州有宋玉宅雲氣往來直通白帝城遠於赤甲亦咫尺耳我欲卜居於茲從以老病故淹留到今況自顧旅食豈有宋玉才名輒思比鄰而處惟是赤甲此處適當峽口兩崖之風常急又對江流洶湧之氣不平是兩山勝槩雖曰可喜二江風浪亦所難堪自傷浮生茫無定着祗堪與兒輩任所漂流而已

雨不絕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行將乳子，行雲莫自濕羅衣。雨不六句

絕眼邊江舸何忽促，未得安流逆浪歸。感諷二句

雨甚則有聲是為鳴雨鳴雨既過微雨繼之搖颺空中若如絲不絕也惟前短草泥亦不亂夫短草易沾泥而且不亂長者可知院裏長條風亦乍稀夫長條易引風而且乍稀短者可知而石燕舞而作此時零陵石燕還自舞否想亦將乳子而無服朝雲行而雨來此時楚臺朝雲尚能行否只恐濕仙衣而不必彼江雨宜待雨止安流而歸顧乃逆浪遄征哉○結二句寓見世亂未夷不如閉戶與李白橫江詞同意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二句已遲迎不到意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霑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四句俱寫起坐望迎之情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二句結還題面

評事從江閣邀賓許我以馬迎坐至午遲遲未刊那起坐時見浮雲之合幾負青春色思及許馬迎雖有浮雲終然必往青春色何須負起坐時見細雨之來幾孤白帝城只及許馬迎雖有細雨不礙其行白帝城何孤君果來迎我向白帝城往身過花間霑濕亦好我果赴飲還從白帝城歸醉於馬上往來亦輕我則霑醉已定君則迎馬不來揣君之意疑我衰老怯於衝泥似此之疑真虛疑也豈知我老而畏縮傍險能行銀鞍之少則實少

英俗期之怨詩事自怨之耳。

遣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四句驚夢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鬭普天無吏横索錢後四句夢後所感

時事不宜二月多睡者不獨夜短故而晝分思眠也只為二月桃花氣暖不覺困人日未落而春夢即牽耳我久不歸故鄉此將夢中恍見故鄉門巷在荆棘底我久不還中原此詩夢中恍見中原君臣在豺虎邊嗚呼何以至此蓋因用兵久農務荒横吏索錢費天皆是當此二月安得使耕夫緣畝戰鬭盡息使民者皆良吏久客者得還鄉嗚呼除非夢矣○時周智光作亂華州詔加僕射智光慢罵自云挾天子令諸侯惟智光能之是中原君臣豺虎邊也。

杜詩闡卷二十五終

杜詩闡第二十六卷目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二年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消渴遊江漢羇棲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柏邛山路風花白帝城 六句熟食日 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 二句示宗文宗武

我抱病來遊江漢羇棲既久熟食頻逢萬里他鄉清明又逼無奈茫茫松栢還在邛山漠漠風花自飛白帝夫我之父母不能享我祭掃乃汝曹長大又復催我暮年回首丘壠涕泗縱橫矣○邛山是北邙山在河南公先塋在焉公祭外祖祖妣文亦曰何當奮飛洛城之北邙山之曲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爲恨與年深 四句承前 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四句結意因及示兒弟妹

令節他鄉徒成我老他年寒食汝心思我當亦如我今日思先人也况浮生倏忽與物俱遷今日此白帝風花他年邛山松栢其爲恨深長與年俱積死者同九原堪痛生者亦各天可悲蓋弟在長葛音問既遙妹在江州隔望勿及生死聚散百端交集惟有行坐不寧白頭吟數可因示兩兒使知我情

晴二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 二句晴 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羣 四句新晴景物 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結有遙概

前此久雨巫山都暗今巫山猶是若錦繡焉當其暗時紅碧莫辨新晴而后錦繡之文有碧者初亦不知爲草也循碧瀰之知爲湖外草有紅者初若不見爲雲也循紅望之見爲海東雲碧草紅雲本是尋常久雨新晴若出意外向者未晴鶯有飛坐支愁耳今倏頭之聲兢日相和向若未晴鶴亦獨立在陰耳今出林之翠響霄數羣野花旣遭雨乾又被風而紛紛急落足碧草紅雲林鶯野鶴皆得新晴之樂獨此野花向隅爲可數耳

啼鳥爭引子鳴鶴不歸林下食遭泥去高飛恨久陰雨聲銜塞盡日氣射江深 六句晴景 回首周南客驅馳魏闕心 二句感懷

不獨鶯求友聲相和也啼鳥亦喜晴爭引子而出啼鳥雖引于鳴鶴又不然若別有戀久而不歸者鳴鳥引子爲何食下食也遭泥忽去鳴鶴不歸爲何恨久陰也高飛自得想前此雨聲嘶塞已盡喜此時日氣射江何深獨周南客驅魏闕心懸晴雖可喜有耿然不禁者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 四句雨 牛馬行無色 承密字 蛟龍鬬不開 承驟字 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二句感時

皇天休雨誠爲可賀之未幾地復出雷是可喜者天可憂者也晴雖將雨常防如此未幾雨勢之驟忽然浮峽使人不及防雨勢之密黯然渡江使人無可防其密也直使牛馬之行無色其驟也一若蛟龍之鬬正難開厥所由干戈久陰氣盛耳豈因此地有陽臺朝雲暮雨之故哉○舊註曰此語猶含天寶之悲是也牛馬句言

蔣爽未起蛟龍句言戰鬬未休。

卜居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着處覓丹梯四句卜居

雲嶂寬江北春耕破瀼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四句之故後卜居

我翹首故鄉亦羨歸飛之遼東鶴耳乃終成留滯竟同越吟之楚非歸焉既不能歸則碧海之遊雖然未遂丹梯之覓亦不可遲瀼西是矣此地勢連江北雲嶂遙寬地偏便耕春耕可破我行當在暮春此時桃花爛熳遙客到此有迷於問津者瀼西爲桃花源是真丹梯聊以慰我碧海之思云○遼東鶴碧海丹梯桃花源皆屬仙境公連類及之非爲官楚執珪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二句總起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

谷虛雲氣薄波亂日華遲四句寫暮春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

茲二句感慨時伏下意

我客三峽久嗟遷次今日暮春再與相期首括暮春者亦爲移居之故從百舌過時漸欲無語繁華開盡更有幾時況谷虛則雲氣無根其出必薄何暮春之雲若有若無也波亂則日華無定其去亦遲何暮春之日有意無意也凡此似可哀傷者但我哀傷只在戰伐暮春云乎哉

北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羣畏人

江北草旅食瀼西雲六句遷居瀼西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結出久客意

次指瀼西。蜀漢江陵千樹橘其人與千戶侯等此地不然北郊雖有千樹安在其比封君也然我來此者原非貪心千樹比擬封君亦不避跡干戈同羣鳥獸耳所以出而畏人潛蹤江草退而旅食借庇瀼雲至若巴渝曲所云竹枝歌我何樂聞不意飽聞者三年於此然則封君真虛語巴渝曲乃真飽聞哉。

綵雲陰復白錦樹曉來青二句雨後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

哀歌時自短醉舞爲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六句自遣賃屋意

三指新賃草屋。綵雲不白其奈錦陰錦樹非青其如將雨因念身世關文章何在功名何在所餘者雙蓬髮耳乾坤內故國何在故園何在所庇者一草亭耳歲月未嘗短哀歌則時自短假此身世乾坤誰爲百年計者平生本獨醒醉舞將爲誰醒假此身世乾坤甘爲千日醉矣當此細雨荷鋤獨立惟猿吟翠屏與細雨荷鋤者結世外侶而已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四句追感

高齋依藥餌絕域改春華二句移居事喪亂丹心破王臣未一

家二句傷時事

末二章是題意。我壯年抱稷契之志亦學書劍思有爲所恨者學書本欲致君今學書既無成學劍本欲戡亂今學劍又無成泥沙之委誠足痛者然亦嘗受拾遺矣事主未嘗無祿乃隨遭貶斥矣浮生不能隨涯所以病滯高齋常依藥餌身羈絕域易改春華浮生如此況逢喪亂自顧方寸丹心尚在奈彼兇藩朋眼未化豈不思茫茫率土莫非王臣今日域中誰家天下乃甘心逆節坐此不臣之誅興言及此事主之懷有勃勃欲動者夫豈丹心徒破泥沙終老也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不息豺虎鬬空慙鴛鷺行四句正見丹心破未一家意

時危人事急承豺虎風逆羽毛傷承鴛鷺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床結到滿世句

承上章。喪亂未平，濟世艱難，豈不欲歸朝？亦有限受命郎而事業遂終也。彼率土莫非王臣，有自外者即為豺虎，豺虎之屬未息，故濟世之策思歸耳。天下尚多豺虎，凡置身為鵰鶚者所當傍力奮擊之列，空因我省郎之職未赴耳。獨此豺虎既時危而事急，念此鵰鶚文風逆而羽毛傷，不見落日西去江湖，人亦是得懷，惟有中宵推枕淚滿床耳。○公身處干戈戚代之際，乾坤擾攘不安，嗟遺朝廷無救時之人，邊鎮多逆節之將，自傷年紀逝迫，蹤跡飄流，羽毛既傷，呼心徒彼正老臣徬徨，何以為家之日，漢西草亭聊寄跡耳。故有後二首。

江雨有懷鄭典設

時公居瀼西，鄭居瀼東。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四句江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限西東。（二句有懷）

瀼在山谷間，雨來則闇。我聞陽臺神女朝行雲暮行雨，是雨必自楚宮來耳。當雨驟時，江因風擁，亂波分披至於打岸；且雲隨風走，弱雲狼藉不能禁風。少焉雨定，稀雨之寵光潤於蕙葉，覺其多碧；偏與雨之點注者，桃花見其小紅乍舒。寵光者潤於外，點注者受於內。此紅碧因憶子真，無奈瀼岸勢高，不頭路滑，隔我東西，亦奈之何。

承聞河北諸道節度入朝歡喜口號絕句十二首

祿山作逆降天誅，更有思明亦已無。（二句時當入朝）洶洶人寰猶未定，時時鬬戰欲何須。（二句不入朝為非計）

猶憶天寶末年祿山倡亂，其後思明繼之，自二兇授首，人寰洶洶猶戰鬬，時聞者欲何為耶？或者尚未懾服也。

社稷蒼生計必安，蠻夷雜種錯相干。（有不得不入朝之勢）周宣漢武

今王是，孝子忠臣後代看。（有不可不入朝之理）

諸節度未入朝者，以今王非周宣漢武，故仍為蠻貊自外，忠孝豈知蒼生計在必安？即如蠻夷雜種吐蕃克項崴崴相干，無損於國，亦諸侯自失計耳。今王是中興周宣撥亂漢武，有君如此，諸節度一入朝為忠臣孝子，觀亂滅何如也。○自古亂臣賊子但貪一時富貴，不顧身後乎。豈孝子忠臣所重萬世名節，遂暫一日刀鋸？為臣子者誠思奸骨既裹猶蒙筆伐，幽光已閉尚有口實，須若不為忠孝。後代看三字，是春秋之指。

喧喧道路多歌謠，河北將軍盡入朝。（點聞）始是乾坤王室正，卻令江漢客魂消。（點歡喜）

今聞人朝矣，道路喧傳者皆曰河北將軍盡入本朝。前此乾坤未是，今臣節修，王室正，乾坤始是耳，能不令江漢上客魂暗銷，形之口號耶。

不道諸臣無表來，茫然庶事遣人猜。（追言未入朝時）擁兵相學干戈銳，使者徒勞萬里迴。（公自注：吐蕃之亂，諸道節度無一人救援者，朝廷遣使諭諸道節度竟不至）

客魂消者有故。猶憶吐蕃入寇，乘輿播遷，諸道不聞有一人通表者，我不料其然，諸人必有他故耳。或者兵力寡弱，入援無益，不道擁兵相學干戈自銳也；或者遣使勸諭朝廷未遑，不道萬里往來徒勞使臣也。然則如之何不想北門猜疑今盡釋矣。○先是程元振用事，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皆不以聞，故邊將離心，四十日無隻輪入關。公極力為諸節度洗脫前非，曰不遣，曰茫然，曰遣人猜，見得至尊辱人人共憤，當時援兵不入，我亦不信。今果見其無他，二十八字足令諸藩心死。

鳴玉鏘金盡正臣，修文偃武不無人。（寫入朝）興王會靜妖氛掃，聖壽宜過一萬春。（寫歡喜）

猶是河北節度疑其前為亂賊不朝觀，正臣嘗知其將入朝，鳴金鏘玉，節朝廷從此偃武不用，豈謂無人？蓋由興王一出妖氛掃除，見四方來賀天下萬壽也。

英雄見事若通神聖哲爲心小一身（二句承上典王說）燕趙休矜出佳麗宮闈不擬選才人（英雄聖哲二句正見）

進雖天寶亂源多由明皇寵幸貴妃使祿山出入宮禁禍階已兆明皇見之不早胡雛叵測河北之患直至於今祇英雄見事有若通神聖哲爲心不敢縱恣爲能壯也本然耳河北古燕趙之地多出佳人諸節度入朝莫矜地出佳人自當貢進率今日天子英雄聖哲豈顧貢人進女謁才人之選哉知免矣

抱病江天白首郎空山樓閣暮春光（自傷留滯）衣冠是日朝天子草奏何人入帝鄉（自傷不能入朝）

諸節度入朝矣我白首爲郎豈有朝天之日徒然抱病江天耳江天所見者空山樓閣春光已暮遙想鳴金鑾玉之陽是日得覲天顏自傷留滯不得躬逢其盛又歎帝新遷達今日草奏條陳者更有何人也○草奏公必因諸藩人朝條陳久安之策如羊私所云乎與之後匹頻聖慮哉

瀰漫山東一百州削成如案抱青丘（河北始於遼東）包茅重入歸關內王祭還供盡海頭（期望之辭）

河北自遼東始瀰漫山東者舊有一百州削成環繞以爲朝廷屏翰者向時滄海諸州未歸禹貢入朝后尚其輸包茅供王祭盡東海頭悉歸關內諸節度勉乎哉

東逾遼水北滹沱（滹沱亦河北）星象風雲喜共和紫氣關臨天地闊黃金臺貯俊賢多（讚歎之辭）

河北不獨遼東直至燕之滹沱河矣入朝從千戈息文德修是象風雲皆有喜色河北諸道節長安之西谷淵諸公不見西谷關前紫氣遙臨天地極闊則今日燕地黃金臺其所貯俊賢無非朝廷之髦士諸節度尚修貢士之職可也

漁陽突騎邯鄲兒（漁陽邯鄲亦河北）酒酣並轡金鞭垂意氣即歸雙闕舞雄豪復遣五陵知（讚辭）

河北不獨漁陽直抵趙之邯鄲郡漁陽突騎邯鄲少游俠自昔稱之今日入朝酒酣並轡無復向時飛揚跋扈矣此輩意氣何如即歸雙闕舞而已此輩雄豪何似原遣五陵知而已投誠應猶不早也

李相將軍擁薊門（薊門亦河北）白頭惟有赤心存竟能盡說諸侯入知有從來天子尊（歸功李光弼）

昔若李相司徒光弼骨兼忠烈節度從內中官之譖詔徵不入不知其爲國赤心白首猶存也當其時輕騎入徐州時使來瑱說仲辯向衛尋稍稍入朝惟其心知有天子之尊故人皆稱其威名如此

十二年來作戰場（此句應首章）天威已息陣堂堂神靈漢代中興王功業汾陽異姓王（歸功郭子儀）

不獨司徒汾陽之功爲尤盛自天寶十五載至大曆二年此十二年中河北無非戰場今諸節度入朝不煩征討是天威已息堂堂之陣可以無事雖中興聖主不異漢代亦汾陽精忠獨冠一時誠中興一人也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李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

題中自中都至到夔州十九字是公述其書中之意悲喜十六字是公得書而作詩之指

爾到江陵府（江陵已達）何時到峽州（夔州合到）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托白骨更何憂（六句總寫悲喜二字）

信如書言從中都已達江陵矣但汝又言今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則必由峽州而進未卜何時可到峽州耳前此生逢亂離安能無別悲矣今茲聚集有日我病應痊喜矣已到江陵我之啼眼颯颯忽開似可喜未到夔州我於水樓朝朝盼望尚可悲汝果來矣團圓可待將來老身得汝付托將來白骨賴汝而收不已全乎

嘉史何悲哉○公適終明府水樓詩曰楚江巫峽半雲雨想水樓係望楚處故朝朝上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伏歸春意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

喜觀即到意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承書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

歸秦應見弟

巫峽與終南遠矣此處巴山暗彼處萬里春何日歸秦
耶當此病中應發見弟但汝書不到存亡不可知書到
始知汝尚在而爲人無恙耳於時兒童喜來問訊我郎
以書中之意答之因念汝行李往來新經戰伐道路艱
矣指日泊船巫峽一話終南春色此時悲喜交集以其
歸計誠可留指待也○意答本漢史趙充國卒以其意
對是年郭子儀討周智光命大將渾瑊李懷光
軍渭上智光爲牙將所殺故曰來經戰伐新

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栓其未到

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星星望其到

烏鵲噪行人至待爾既久烏鵲之噪反足嗔矣夫烏鵲
不足憑豈爾之書亦不足憑鶺鴒之有知拋書示之亦當
許爾來何稀也乃枝間烏鵲偏不肯去是爾書且既即至
其信然則兄原上鶺鴒亦曾共經患難豈今喪亂既平
而遂忘之是汝行李且既到夔無可疑也於是我登江
閣而望嫌津柳之遮人遙知爾挂風帆而來數驛亭之
道遙我與爾一別十年亂離多故他日相見話到其
間應各愁絕意始星星欲動喜極而悲情有如是者

寄薛三郎中璩

人生無賢愚飄飄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免危其身四句總

與子俱白頭役役常苦辛雖爲尚書郎不及村野人憶昔

村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爲等倫天未厭戎

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以上叙已與薛俱失志峽

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

蘇鄭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真予今委修短

豈得恨命也以上言已危其身不免疾病也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

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蓋

代手才力老益神以上言薛得免於危神仙可致也青草洞庭湖東浮滄

海漘君山可避暑況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

六句應子尚客荊州我未下瞿唐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吐藥攬

衣巾高秋卻束帶鼓枻視清旻六句應我亦滯江濱鳳池日澄碧濟

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德君下有行

化臣六句勉其出而致君是寄詩意

賢愚胥疾厄同歸於危其身耳惟神仙免此我與爾非
神仙也衰年碌碌雖曾同爲省郎自顧何如村野哉憶
昔同爲野人相與行樂桑麻而爲友視公侯如等倫
無奈禍亂迭生貧困日甚羈旅異路爾我各天一荊州
一江濱從此勢濶我尤病甚自入巫峽伏枕經綿歲厥
所由都由嘴爲肯年蘇鄭化爲異物我今修短命也如
何我非神仙恐不免於危其身也子則健其年雖老心
甚壯所過之地率爲席珍且擬驂顧盼賦詩揮灑益代
才氣老而益神子若神仙中人可免於危其身矣今客
荊州跨洞庭泛滄浪登君山而處夏采白蘋以長往勢
渺扁舟應在江漢間波間我滯江濱自笑瞿唐未下空
念禹功聽說松門吐藥神在何日卻東紫扶短櫂少待
高秋我事遂矣然則我與子亦同期蟬脫塵埃耳乃我
所期於子者又不止此方今鳳池澄碧多士充庭子稱
健者尤望亟圖進取騰躍天衢行見上有壹光下有周
召勛業爛焉郎神仙有不足道老豈與臥病老夫同設
設
耶

郎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銜泥濕不妨六句春雨景物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二句對雨有懷暮春三月遙望巫峽一帶首尾六百里日光雲影有似乎浮巫峽長則有千峯雨千峯花氣一經春雨直如百和之香雷聲是雨前聞之花氣從雨後得之當雷聲送雨黃鶯欲過水而不能及花氣如香燕下急銜泥而不返飛閣雨景如此此時捲簾一望彷彿岡黃然而已東巫峽何如荊楚瀟湘蓋巫峽有擁塞之悲瀟湘饒虛無之景能不急闊出峽矣

懷灞上遊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敞雲樓寫灞上遊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所懷之情[illegible]邵平種瓜地今一望悵然者只因昔年灞上遊了不忘耳春則野騎淹留四時可知夜則雲樓信宿一日可知離別以來故交零落今誰在者即此經過之地歲月幾何亦老自休耳大抵今古變遷不須隔世眼前間隔便已判然今日亦早辦一葉送老故鄉庶幾杜曲舊村尚有首丘遺叟云

月

萬里瞿唐月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四句月爽合風襟度當空淚臉懸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邊以上對月瞿唐片月萬里相看入春以來合上下弦為六上弦矣每於弦夜開暗室而使之明一若故滿青天而令人想挹其爽氣近在風襟說其金波若懸淚臉此時烏鵲撫棲南飛不定主於夜久流落江邊情何烏鵲者何以堪此○上弦上字作向仰加字讀

晚登瀼上堂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山田麥無隴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涌八句登瀼上堂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渭橋拱所思注東北深峽轉脩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為冗凄其望呂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向時斯人各枯槁以上登瀼之感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結歎不能去瀼瀼岸雖躋之何為得免崖石之擁故躋耳既躋瀼巔登堂披襟當風爽氣豁如繫馬林下花為搖動遠望雉堞一望如雲近見山田到處皆麥春氣盡矣所謂更生江流逝矣已靜還湧瀼上之景如此所可歎者天道不能常春有四序以嬰懷世道不能常治有盜賊以相踵今日黎民困逆節之誅求天子渭橋拱之至若我身在瀼地隔西北思之所注則在長安東北庶幾遄歸拯黎只依天宇無奈棲身深峽轉加修聳恐出峽之思終無時遂瀼上之登又豈得已我之多病非由秩卑若論郎官有何所劇亦我衰已久悼功名之不立以致此耳所以呂葛空懷周孔徒夢夠將濟世之人如房琯嚴武輩今皆化為異物我之衰病不猶愈於枯槁中人哉既矣楚星茫茫南天已黑蜀月沉沉西霧又重登瀼懼矣時惟鳥翎往來昏暗安得隨之奮飛脫此登瀼之危耶

李潮八分小篆歌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以上叙李蔡惜哉李蔡不復得我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鄰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

百金蛟龍盤拏肉倔強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
壯豈如我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 以上贊李潮 巴東逢李
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爾何 四句以贊

倉頡鳥跡不可稽矣其後作字者率意變化繼無定體
惟陳倉石鼓爲近古而已失真至今傳者李斯小篆蔡
邕八分耳乃嶧山之碑既焚棗木之刻亦僞李斯小篆
已非舊本若八分如光和年之北岳碑若嗣之老子
碑爲蔡邕遺跡骨立可貴凡以書之通神在於瘦硬不
在於肥故李蔡兩人爲獨步也李潮之纖起下筆相似小
開元間韓尚書蔡騎曹不忝有而兼之與不獨此耳無
篆快劍長戟若見嶧山未火之碑文八分蛟龍盤拏無
異若驚光和之刻石凡以小篆八分瘦硬則傳至若張
顛草書雖壯非古潮之不流宕正潮之能瘦硬處與李
斯蔡邕均爲書中尊宿稱丈人行哉獨潮之請聯爲此
歌但我才力既衰不能極口歎言止是柰李潮何〇金
石錄云李潮筆法不甚工非韓蔡其比公
日逾月求我歌亦徇其請耳實非定評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 先原醉之故以下叙騎馬 騎馬忽
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
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
入眼垂鞭嚲鞚凌紫陌 以上醉中騎馬 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
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朱汗驂驔猶噴玉不虞一蹶
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 以上爲馬墜 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
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
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溪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
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待喧呼且盡杯中淥 以上叙諸公攜酒相看

何必走馬來相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傷 結排悶意

我是而也非醉馬也久客侯門酣歌拓戟今日醉爲
墜蓋由騎馬時忽憶少年忘其老大散蹄一往迸落瞿
唐之石不顧耳此時醉眼迷離仰見白帝城門在水雲
外者有八千尺之高騎馬低身纔轉直下但覺粉堞參
差若電光之轉遊韁所至忽出平岡江村在前野堂紫
陌醉中騎馬加此夫少年意氣誠甚壯矣向來皓首爭
驚萬人自倚紅顏還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之驥驕大
噴玉之才非復老矜所能控馭遂至一蹶終爲損傷大
抵壯不可恃老貴矜足快意之遽至恥辱隨焉我今墜馬
正當憂戚伏枕況衰作頓促尤爲不堪蒙諸公攜酒相看顏
之厚矣杖藜依僮強開笑口自悔斷酒已既何敢豪飲
復作而乃清溪更掃酒肉還攜吹竹彈絲頻杯竟日在
諸公來問不過爲我墜馬細故示以行止語堂之戒當
慎於養生且古之習養生者莫如嵇康自謂與羨門比
壽胡爲不免竟被殺傷之禍甚於墜馬養生之
道在於守身但知養生賊於守身雖不墜馬而喪身亦
不免諸公
以爲然否

驄子至

檻梨綴碧梅杏半傳黃 二句借客 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柰香
二句子至 登 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 二句詠柰 欲枕江湖客提攜
日月長 二句感懷

園果不獨檻梨有梅杏矣詩檻梨此時幾綴碧耳
猶未黃即梅杏此時亦半傳黃耳未盡熟也必柰乎我
身不到幽園想見此應綴碧此應半黃乃小子從幽園
來輕籠攜至者開其香果然非柰非梨非梅非杏前爲
熟柰此柰山風邊拂今擬之風猶滿把此柰香野露初
爲今取之露及新嘗此夏日江湖旅客欲枕無聊似
此輕籠提
攜正長耳

槐葉冷淘

槐葉冷淘以槐葉爲麪冬取其溫夏
取其涼又有槐芽溫淘水花冷淘

青青高槐葉采掇付中廚新麵來近市汁滓宛相俱入鼎資過熟加餐愁欲無碧鮮俱照筯香飯兼苞蘆經齒冷於雪勸人投此珠 以上賛冷淘之美 願隨金騕褭走置錦屠蘇路遠思恐泥興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玉壺君王納晚涼此味亦時須 以上欲致之君

槩冷淘者以槐葉爲汁和之則以新麵汁與滓化宛然相俱如一色然及出入鼎烹飪得宜所以加餐愁懷都釋其碧鮮照筯覺汁滓俱無且香比苞蘆更佐新麵米足經齒如雪信爲冷淘飲人此珠何但槐葉其美如此敢自私哉應得金騕褭將此冷淘走置錦屠蘇之處惜乎路遠恐致泥然與深雖已也以擬獻芹雖曰小忠切比薦藻亦明惓惓當此盛暑遙想君王以錦屠蘇摩氏御露寒殿玉壺之側清冰貯焉不識晚涼時亦曾進冷淘之味否亮亦在所宜須若○冷淘非君王需但野人之味在所宜當且萬方玉食何所不有不幸或至匱乏之進切餅麵麥飯而甘之如明皇至咸陽宮時然則冷淘之味君王未可忽也此味亦時須語非無謂露寒殿如飛霜涼殿晉清暑殿唐貞觀飛霜殿皆避暑者蘆菰屬甲而未折曰苞出蘇詩曰茫筍苞初發此詩中苞蘆是也形容冷淘之美非飯器之謂

園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 四句園 始爲江山靜終防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 四句有圖

之故

時當仲夏水漲溪漲我清晨來此以小園故耳水多故搖艇而渡覺碧溪增闊小尼爛枝而舟楫朱果獨繁夫我需此園者爲愛僻靜則屬素心得謝喧囂遂鳳願而况果實而外又有嘉蔬繞舍而自足供小摘盤餐不乏亦何須向市井他求也

上後園山腳

朱夏熱所嬰清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崟曠望延駐日飄颻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欄遍天下水陸兼浮沉 以上敘題面 自我登隴首十年經碧岑劒門來巫峽倚薄浩至今故園暗戎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苦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爲蘇門嘯庶作梁父吟 以上感懷

夏熱嬰人須自爲地耳北林向陰構且氣涼此時散步適當崗背挽葛而上不顧崟崎曠望久而駐日延飄颻檀疏襟散人厨畏暑物亦宜然潛鱗亦恨壯水仰鏡去翼入雲深地雖無疆熱靡可遜山則有陰石猶可避是地不如山而不知其非也不見石欄之生遍於天下可充耀而療飢水陸之路兼乎浮沉可將車而理機地德如此山豈平哉雖然我之登山不自今始自棄官入秦一登隴首至秦入蜀再陟劍門迄今振棲巫峽倚薄多矣乃回首故園戎馬猶暗言念骨肉何處追尋消息以時危無歸心因老去彌切彼白日有爪在蔦蘿之志士所惜也黃金無用窮途賴之久客所需也今白日虛度黃金久空意者高崗上有孫登其人與發蘇門嘯以自遣然不敢作亦庶爲諸葛梁父吟可已

諸葛廟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斜虛寢溪風滿薄帷 四句廟 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翊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 四句諸葛 蟲蛇穿畫壁巫覡醉蛛絲 應起四句 欻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感大四句

夔有武侯特廟久遊其地則屢入其祠但見竹梢照影斜入殿宮溪上微風飄拂神幕當年君臣共濟無忝一

心賢聖呂期君然五百故翌戴勛業欲使中原盡辟先
主且并吞心力不使漢賊並立乾坤今畫壁之上遺蹤
往來蹤繇之間坐觀際俺荒落至此猶憶躬耕南陽待
時而出一顧三顧遂許驅馳信乎豪傑建功在於遇主
時之早晚又何論焉今日豈
無武侯乃使空憶梁父吟耶

舍弟觀歸藍田迎新婦送示二首

汝去迎妻子高秋念却回卽今螢已亂首句好與雁同來
東望西江水南遊北戶開卜居期靜處會有故人杯

四句承次句總寫高秋念却回意
汝到夔未幾爲新婦在藍田往迎復去計汝此往歸期
當在高秋也卽今去日螢亂爲夏則汝來且雁實已秋
今昔在汝首馬首從東而指我望汝之情若與西江而俱
永他日汝攜妻子向南而遊我思汝之處應倚北戶而
當開此去卜居江陵當圖靜處蓋卜居之後會有故人
衛孟語攜惟靜處爲相宜耳○總日寄觀詩有卜築同
詩誤爲圖似鄧平句
正是卜鄰靜處意

楚塞難爲路藍田莫滯留衣裳拚白露鞍馬信清秋四句望其早歸
滿峽重江水開帆八月舟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四句自言出峽

汝由巫峽至藍田道途多梗楚塞之路誠難也汝由藍
田下江陵水際惟灩澦關之險作滯也且汝自藍田而
還衛屆白露何惜霑衣汝乘鞍馬而來時值高秋必當
如約汝速返江陵我亦早圖出峽計重江水發正當滿
峽之時至八月家生恰是張帆之候汝策馬下我
駕舟迎此際一尊兄酬弟勸當在仲宣樓頭也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

時公權宿東屯遣僕補水行官
是行田者使之網歸補水歸也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

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洪渠當斷岸公私各地
著浸潤無天旱以上補水主守問家臣分明見溪畔芊芊炯翠
羽剡剡生銀漢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以上補水歸後寫畦水之景
秋菰成黑米精鑿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
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蔓以上預言秋成事

昔公孫述留屯之所爲東屯在大江以北有田百頃其
平若案者稻田水畦也當此六月青稻既多千畦之間
碧泉與青稻交亂矣插秧已畢灌溉當勤行官爲諸僕
綱諸僕惟行官使此行更僕務在洪渠使公私兩田皆各
不相混亦無不浸潤而天旱不足患乃爲稍耳凡此引
行官主守之職畦水既補行官亦歸因將稻畦間或
溉或決其水之歷歷不爽我身雖不往溪畔已分明如
見溪畦其青稻之色芊芊然炯翠羽也其碧溪之水剡
剡然生銀漢也其鷗鳥飛百頃若若來鏡中也其關
山隱隱于畦者如在雪邊也就此畦水分明可卜秋成
有慶彷彿見秋菰黑米彷彿見精鑿白粲彷彿見玉粒紅
鮮布夫違客之人藉於旅食似此秋成終然得飽真乃
觀哉若夫遺穗衆本寡婦之利我倉既盈徒然滋蔓
以自封殖尤所當戒者○分明或作分朋諸耘者分朋
而進適是補畦水并耘稻
合也以秋米合白粲而炊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二句返照之由返照入江翻
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二句返照之景衰年病肺惟高枕絕塞愁
時早閉門不敢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四句返照所感

楚王宮北黃昏已臨白帝城西雨痕尚在雨過則返照
出返照所入石壁在江上者忽翻江底矣雨過則雲亦
歸此處有返照則彼處有歸雲返照之處明則歸雲之
處暗因而山村之在樹裏者忽然若失矣此時獨爲情
者衰年病肺之人耳愁看返照惟有高枕最傷神者絕
塞愁時之客耳何待黃昏早已閉門蓋由南方爲豺虎

地病客愁人何堪久處不知何日賦招魂哉○招魂者體之所歸復也人死則行之宋玉哀其屈原無罪放逐恐其魂魄離散故作招魂公頻用自況亦放逐之悲也

灩澦

灩澦既沒孤根深西來水多愁太陰愁字貫下江天漠漠鳥雙去風雨時時龍一吟舟人漁子歌回首估客胡商淚滿襟四句總寫愁字寄語舟航惡年少休翻鹽井橫黃金二句諷其不愁

灩澦之石高則如象卑亦如馬今既沒孤根深矣蓋由西來水多陰氣所聚耳此時江天漠漠見其來者固絕少矣見其去者雖鳥雙去若有怯於江天之漠漠者風雨時時見其形者固絕少矣聞其聲者惟龍一吟若有懼於風雨之時者江天風雨中鳥雙去龍一吟誰肯冒險過此彼舟人漁子習於險者亦歌回首估客胡商習於險以謀利者亦淚滿襟非愁故如何惡少冒險下瀼傾翻鹽井橫取黃金若爲得計只恐少焉與

灩澦俱沒蹟孤根皆深鹽井黃金果安在哉○惡少年不愁公代爲愁曰寄語曰休翻彼處危風濤要津者曷不猛省

季夏送鄉弟韶黃門從叔朝謁

今弟尚爲蒼水使公自注韶此兼閬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峽舟船名家莫出杜陵人比來相國兼安蜀歸赴朝廷已入秦捨舟策馬論兵地拖玉腰金報主身莫度清秋吟蟋蟀早聞黃閣畫麒麟道首鄉弟從叔對發

鄉弟今日尚爲閬江使官職雖卑若論名家總不出杜陵人如從叔亦杜陵人官居相國通來朝廷以蜀亂難平特命相國出鎮以相國兼安蜀將相兼歸之一人今蜀亂平相國復命朝廷喜鄉弟偕之入秦也行見從荊州至長安水陸並濟鄉弟雖爲閬江使此時亦應捨舟登陸策馬論兵蓋由相國初平蜀亂事後尚須商榷耳

相國既平蜀亂入朝之日拖玉腰金將以致此報主之身勿負天子寵眷鄉弟此行得毋以尚爲閬江使姑屈岳仕官不遠作蟋蟀吟以自遣今已季夏早辦入朝莫度清秋淹留道路至若相國麒麟閣上定標姓名今日入朝我早聞其必然也○鴻漸鎮蜀姑息崔旰未嘗用兵策馬論兵誠辭也鴻漸來自成都讓功受貢獻反薦崔旰安在其能報主曰報主身亦諷辭也

夔州歌十絕句

中巴之東巴東山承巴東山江水開闢流其間白帝高爲三峽鎮夔州險過百牢關承江水句

蜀有三巴中巴以東爲巴東其山高矣江水發源於岷山自開闢以來即流其間其水險矣何以見其高巴東之山白帝爲尊實爲三峽之鎮何以見其險夔峽之關防關一水即百牢關有不足比者夔峽形勢如此

白帝夔州各異城蜀江楚峽混殊名二句承上英雄割據非天

意霸王并吞在物情二句起下

有白帝城又有夔州城二城在一處而實分瞿唐舊名西陵峽荊州亦名西陵峽楚蜀分而峽而名混夫亦英雄割據使然豈實非天意霸王者出并吞爲一原在物情自歸耳形勢何與焉

羣雄競起向前朝王者無外見今朝二句承上比訝漁陽結怨恨元聰舜樂奏簫韶

割據則羣雄競起何時哉前朝則然耳并吞則王者無外此何時哉我見今朝耳即如祿山本屬嬖倖之餘其後反結怨恨之衆似屬可誅究之大兗殲滅仍歸一統朝廷端拱元聰舜韶王者無外如此羣雄割據亦何爲者○聽簫韶外明舞干格苗意

赤甲白鹽俱刺天閭閻繚繞接山巔二句山居之民楓林橘樹丹青合複道重樓錦繡香二句閭閻所有

赤甲白鹽二山其高剌天山巔之上民居猶棲有樹竹有樹樹望若丹青有棧道有重樓爛如錦繡矣茲夔州便旣且富矣○公於赤甲曰相若多使者於白鹽曰清秋萬估船可知兩山爲都會處

瀼東瀼西一萬家此言水居之民江北江南冬春花背飛鶴子遺瓊蘂藉蒼烏雛入蔣芽二句承冬春花說

不獨民居其水居者有瀼東瀼西夾瀼瀨瀨有萬家之盛況江北江南地氣煗暖冬春之花瀰漫不絕花中有鶴棲鶴子背飛而不食花邊有蔣芽烏雛也啄蒼而爭入鶴子烏雛適矣

東屯稻畦一百頃北有澗水通青苗承上江北說晴浴狎鷗分處處承晴句雨隨神女下朝朝承稻畦句

不獨東瀼西而江南而江北則爲東屯東屯稻田水則延袤百頃又依崇岡帶清溪其北澗水周流直通青苗之處且此澗水晴則狎鷗爭浴處處皆然即此稻田雨則神女出隨朝朝不問東屯百頃如此宜乎米冠蜀

中耳

蜀麻吳鹽自古通萬斛之舟行若風二句通商長年三老長歌裏白晝攤錢高浪中二句承萬斛舟

夔州爲商賈交集處麻自蜀來鹽由吳至載此者必是萬斛舟萬斛舟其行若風者以夔州長年最善操舟長年在歌笑中行耳尤可異者白晝高浪時攤錢爲意錢之戲一何履險如夷耶

憶昔咸陽都市合山水之關張寶貯巫峽曾經寶屏見此句所聞楚宮猶對碧峰疑此句今日所見

我昔在咸陽都市曾見夔州山水圖其寶屏上若巫峽若楚宮一一識之今客夔所見巫峽巫宮如寶屏無可疑者惟楚宮久滅不可復問今之寶屏猶未免於疑耳

閬風玄圃與蓬壺中有高堂天下無承上畫借問夔州壓何處峽門江腹擁城隅結還夔州

咸陽山水圖不獨巫峽楚宮若閬風若玄圃若蓬壺其中高堂爲天下所無者亦於寶屏見之借問夔州壓於何處只在峽門江腹一問然則天下大矣夔州不過一隅耳

武侯祠堂不可忘以夔州終古跡中有松柏參天長干戈滿地客愁破雲日如火炎天涼頂松柏參天說

我於夔州極不忘者武侯祠堂也祠堂何有只有參天松柏撐一到此客愁爲釋誠愛此參天松柏可避暑耳○自割據二句說到此處正見以武侯事業止於三分割據何爲無外終歸王者

上卿翁請修武侯廟遺像缺落時崔卿權夔州

上卿謂崔公見尊之也

大賢爲政即多聞刺史眞符不必分二句權夔州何有西郊諸

葛廟臥龍無首對江濆二句請修遺像

卿翁大賢也大賢爲政便有聲績何論權攝與眞符顧政之大者莫如修舉廢墜諸葛一代人傑今日廟貌頹落遺像缺然卿翁爲政我知以此事相屬耶來治蜀必有與諸葛齊名者實爲此上請云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岳陽窮秋立日觀矯首望八荒朱崖着毫髮碧海吹衣裳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逝水日朝宗鎭石各其方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戎役傷於時國用寡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虜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以上登岳敍往事龜蒙不可見況乃懷故鄉肺萎屬久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劒更上林

北商齋蕭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祖父塋塋塋塚相當（以上上山鄉叙今事）

踏燒天寶初載客遊東郡嶽東岳之陽直至窮秋日觀峯嶺首一望八荒在目但見朱崖渺渺蒼蒼碧海茫茫衣帶宛在惟是天地將已閉塞而荒北風勁雖有川尚有朝宗之象而鎮石各據一方祖乎原撫悼無已以至農桑都廢不獨風露傷亦出戍役勿息其時明皇好兵廣開邊釁雖日國用富足需不資乃青海南詔所傷實多當年明皇本意欲窮沙漠豈知跳梁封豕反在蕭牆事之反覆有難料者此故老杜思前事而悲也然則今日飄零豈無故哉欲復爲龜蒙之遊已不可得況長安杜曲期爲故都之歸耶既已病肺經年復値南方炎暑聊欲劍閣望遠當歸耳蒸氣正深峽水亦闊轉盼秋風飄颯餘冰猶可渡出峽而欲往無梁亦奈之何當年戍卒道流亦是骨瀨水去來悵離坟墓誠爲可傷豈知旅人流落有不異是

閏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爲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以上竹立阻雨）城東隅帳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昆崙岑昏渾衣裳外曠絕同層陰（以上不得歸瀼西）園甘成長時三寸如黃金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寒煩留襟（以上甘林）焉得輟兩足杖藜出崎嶔條流數翠實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以上預擬歸時事）

三伏過驕陽去正瀼西甘林可憩息時乃雨阻東城欲渡難得既若壞舟又逢峻岸舟壞則篙工已棄岸峻難泥阻空勞佇立之久徒歎飛禽不若耳惟將圃門遙阻路非玄圃遠異昆崙其如水氣瀰衣昏陰迴隔何所望欲歸瀼西者以甘林極不忘耳蜀甘如卵以寸爲度形三寸已儿黃金愛入貢計吏入貢天子惟是舊貢有限侵奪無厭此邦人以種甘爲非幸雖佳果反不足重也我客居偶値瑤琴豈與厥貢之常有當豪吏之欲無奈五株在眼阻雨空行安得輟足而往遙歸林下數翠實拂碧潯拭烏皮聽樵唱此時此情亦何如有諸侯上計豪吏誅求惟有令兒搔背脫簪高臥其如阻雨未得歸也

柴門

泛舟登瀼西回首望兩崖（二句立一篇之局）東城乾旱天其氣如焚柴長影沒窈窕餘光散谿谷大江蟠嵌根歸海成一家下衝割坤軸竦壁攢鏌鋣蕭瑟灑秋色氣昏霾日車峽門自此始最窄容浮查禹功翼造化疏鑿就欹斜巴渠央太古眾水爲長蛇風煙渺吳越舟楫通鹽麻（以上望兩崖之景）我今遠遊子飄轉混泥沙萬物附本性約身不願奢茅棟蓋一床清池有餘花濁醪有脫粟在眼無咨嗟山荒人民少地僻日夕佳貧病固其常富貴任生涯老於干戈際宅幸蓬蒿遮石亂上雲氣杉青延月華賞妍又分外理愜夫何誇足了垂白年敢言高士差書此豁平昔回首猶暮霞（以上登瀼之情）

我泛舟將登瀼西先回首而望兩崖之處但見東城一帶旱氣正熾其氣布於兩崖者長影直沒窈窕之山勢餘光遠散谿谷之處谷兩崖之中貫以長江長江之流蟠以嚴嵌至歸海乃成一家焉當夫大江下衝欲割坤軸崖壁直攢險若鏌鋣雖江水之色瀰灑如秋乃崖壁之氣昏霾蔽日然三峽之門從此而始兩崖窄處浮查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二年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晞 以上入甘林 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荊扉經過倦俗態在野無所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羨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 以上入甘林之懷 明朝步鄰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爲爾揮相攜行豆田秋花藹菲菲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辭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賦圖勸其死王命慎勿遠奮飛 以上出甘林慰鄰里

我甘林在西閣西捨舟雖此解衣株馬人歸而鳥亦喜矣於時晨光熹微初映遠岫夕露涓滴覺其作驕我何爲入此甘林自雖年屆遲暮精力少而饗食減境喜齊購土城市而即捌屏況俗態懶親野趣足樂有問我以甘蔡藿之故亦不過厭輕肥之俗態耳凡以靜喧之趣但不同科出處之機各有天分豈曰朱門之輕肥是自屋之藜藿非恥明朝出甘林步鄰里鄰里長老有天機無俗態藜藿之伍非輕肥之僑而可依也但處此時危賦斂孔亟我之脫粟且爲爾稗非要饗也誠倘軍需胡而鮮飽耳因攜長老同行豆田顧此豆花菲菲將實庶足療秋荒賺八口無奈軍需告急朝廷箕斂當豆易金齋析供賤戶口之需誅莫綴也公家之威亦可畏也壬

人方苦此而問休兵定幾時我今已衰年而日解闕幸不日主人勉乎哉軍需之迫本朝廷不得已王命所在亦猶等宜勉衛若使王命不死奮飛以輕去其鄉其若普天之義何○題曰甘林詩中一字不及甘林者已見於阻雨一篇也但前篇以彙吏侵奪爲辭此抑以迫於科斂爲辭憂人不聊生矣書傾篇所謂萬里須供給孤城最怨思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 二句總提 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搰搰除草置岸傍 六句泛言耗稻之事 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並驅動莫當豐草亦已穊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攜頗在綱 以上行官張望督促耗稻向畢 荊揚風土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疏用心有未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 四句遣奴子往問 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譽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八句成秋之感

雨以澤苗亦以滋草因而蒲稗妨禾黍雖天心兼愛良莠無殊然人事力勤須嚴非種蘊草不鋤而先自荒田家所成也故功夫則穀力不休除草則務使勿混況我客居穀充命本勤墾有法勿得亂常必吳牛之力人功兼驅庶蒲稗之生終朝盡去草去豐苗茂矣塘水清泉仰此推之凡屬有生長延之類總賴隄防靜一之功此非衆人務而有官職也行官勉哉今日督促向畢用心亮無不藏矣當念捐揚土饌居不早熟轉盼滿秋蕭霜將降在上天無不報之勤乃人事有怠終之失我尚恐漏主守疏用心有未至乃遣婢僕侵晨越崗寄語行官

勿替廢殘能如是而成有望矣且爾亦知而成所望豈必有散我食如陵豈私已有將以散所有給所無豈損仁聖之虛念哉感亂世迫促幾急時有可求幾風吹落我物搖落矣蟲鳴床下人室處矣場功畢百務休秋成固足樂連暮轉是傷悲日客居之人以穀為本一穀而外無他慮哉○耗即秏也漢高本紀中轉人以故不減秏註曰秏損也今日秏稻謂損去其草而俾稻長猶耘苗也又食貨志官職秏廢師古註秏亂也督促秏稻即除去亂稻意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傍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以上暇日小園散病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牛力晚來新深耕穊數畝未甚後四鄰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荊巫非苦寒採擷及青春以上將種秋菜督勒耕牛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經矰繳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為汝鼻酸辛以上兼書觸目

我非羆公也亦不入州府非惡彼而逃之彼先嫌我真耳為州府所嫌必為野人所許所以一歸茅宇無見嗔者況老病之人最忌拘束應接之煩更損精神今江村林木間意既放心亦適何快如之我暇日小園散病如此既居小園則有小園之事當此秋耕苦及山雨年來既種穀菜兩難冬菁雖僅可依半飯矣此牛力方新數畝易耕深耕不後四鄰同時嘉蔬之名具陳無非秋菜春月之需可接何但禦冬山雨勻氣候得矣半力新物力務矣與四鄰而無後先人事齊矣接冬春而不匱之天時周矣我督勒耕牛種菜如此散病之餘忽見兩鶴橫空飛下一似同病相憐者彼泥中之芹至微且賤而鶴啄之若芹但仰長散病而方種菜鶴苦飢而亦啄芹

恥其雄者尤可傷見其翮則垂知其血察其筋則露也追而親之血再流矣乃矰矢之加尚未已也志屈矣情哀矣豈無鸞鳳誰肯相待亦有蒼天呼而不聞夫我方散病不能自遣顧此老鶴亦復如斯能勿俯益沙渚為爾辛酸我兼書觸目如是

峽隘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眇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樹人今何處船六句皆言江陵青山各在眼卻望峽中天二句點峽隘

我雖未至江陵府聞說此方雲沙縹緲即如魚誇水族有玉不如橘號木奴無錢亦得所為極不忘耳今江陵之水其樹恍在遠湖江陵之人其船不知何處若論青山江陵峽中亦各在眼乃江陵之天空曠絕人峽中之天纍日擁塞如之何江陵則開峽中卻窄未能合之去也○時公弟觀將卜居江陵必極道江陵風土之佳故月聞說於江陵日聞說欲往未得往於峽中曰卻望欲去未得去人今何處船亦必指弟觀將歸藍田迎婦至江陵云

夜雨

小雨夜復密回風吹早秋野涼侵閉戶江滿帶維舟四句夜雨通籍恨多病為郎忝薄遊二句夜雨所感天寒出巫峽醉別仲宣樓二句預道出峽之後

本小雨耳至夜復密遂有回風已覺早秋秋早則野涼戶雖閉而涼氣亦入雨密則江滿舟雖維而江已通侵大抵遲暮之感多在於秋功名之心難忘於老我向通籍朝廷既以多病謝去歸又為郎雖府復以薄遊不終今秋氣初爽出峽有期此去倘到江陵亦一醉郎別仲宣樓矣豈復躊躇時且為汗漫遊哉

更題

此足前章未盡意故曰更題

只應踏初雪騎馬發荊州二句承上直怕巫山雨真傷白帝秋二句發明踏初雪句羣公蒼玉佩天子翠雲裘同舍晨趨侍胡為淹此留四句申明發荊州句

天寒出巫峽則踏初雪矣辭別仲宣樓則發荊州矣夫我出巫峽不得踏雪者怕巫山之雨傷白帝之秋也至於荊州即發不復淹留者以我曾通籍為郎有趨侍至尊之職計此時羣公曳珮天子服裘未明視朝同舍趨侍我雖不得從大夫之列若使出峽又留荊則有覲朝謁皇皇出峽亦無謂矣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六句見螢火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二句見之之情

想屬巫山時當秋夜螢火何堪到眼乃偏於簾疏處巧入而坐人衣哉一坐人衣屋裏琴書忽驚其冷照飛簾外簷前星宿頓覺其稀簷下有井螢添箇箇井邊有花螢過輝輝於屋裏見之又於簷前見之於井欄見之又於花蘂見之螢火則追隨於屋裏簷前井欄花蘂滄江白髮之人有汝如此何以為情今歲看汝巫山來歲看汝何處但恐故園螢火終無見期巫山螢火永伴羈客我其如此螢火何○公呼螢火曰汝呼麋鹿曰爾愁人無件其情如此

月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先言雨霽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四句月故園當北斗直想照西秦二句思故鄉

巫山之雨斷續不常今霽矣故天河燦耿新出然因河望月若非青嶂之月照出陽山豈令白頭之人愁殺無旭乎天河新而月出青嶂也想其蔽深魍魎應落于野月未盈蝦蟆已動因月望斗北斗之下故園在焉北斗下直西秦故園適當其處此時月光所及應照見我杜甫故園惜乎巫山之月直照西秦西秦之人反在巫山之外然則雖有青嶂月此白頭人亦祇增愁殺哉

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

峽內多雲雨秋來尚鬱蒸遠山朝白帝深水謂夷陵遲暮嗟為客西南喜得朋哀猿更起坐落雁失飛騰伏枕思瓊樹臨軒對玉繩青松寒不落碧海闊逾澄以上敘相思顧見意昔歲文為理羣公價盡增家聲同令聞時論以儒稱太后當朝肅多才接迹昇翠虛捐魍魎丹極上鵾鵬宴引春壺滿恩分夏簟冰雕章五色筆紫殿九華燈學並盧王敏書偕褚薛能老兄真不墜小子獨無承以上敘家聲老兄二句為一篇間架近有風流作聊從月峽徵放蹄知赤驥捩翅服蒼鷹卷軸來何晚襟懷庶可憑會期吟諷數益破旅愁凝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凌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白頭遺恨在青竹幾人登回首追談笑勞歌跼寢興年華紛已矣世故莽相仍以上敘詩學以見劉能不墜我獨無承之意刺史諸侯貴郎官列宿應潘生驂閣遠黃霸璽書增乳竇號攀石飢鼯訴落藤藥囊親道士灰劫問胡僧憑久烏皮綻簪稀白帽稜林居看蟻穴野食待魚罾筋力交凋喪飄零免戰兢

巫山巔楚水者二十四回矣此二十四回中時升時沉無不驗也宜進宜退似有知也夫月之升沉必驗進退有知如人之行藏出處不容冒昧彼銀漢至曉方沒月與偕沉玉繩竟夜常明月與俱耿就一夜言日之升沉進退有常如此二十四回可知矣○羈棲愁對二十四猶守歲詩飛騰對四十上韋左丞詩四十春對軒轅代曲江詩七十對尋常也詩家謂羈棲二句是十字句法未合

十七夜對月

秋月仍圓夜十七夜江村獨老身對月者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二句承獨老身光射潛虬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四句承仍圓夜

秋月已圓今夕何夕乃仍圓夜也其如所照者乃江村獨老之身何仍圓則還照客捲簾還照似憐獨老者然仍圓則更隨人倚杖更隨似惜獨老者然而況月光所及直射潛虬射焉欲動虬不安於潛矣月明所至直翻

宿鳥翻焉而頻鳥不安於宿矣獨老身猶潛虬宿鳥耳寂寂茅齋空依橘柚露華得月清切更明然則秋月之圓誠然不減獨老之身何以為情哉

白露

白露團甘子清晨散馬蹄圃開連石樹船渡入江溪四句出甘林憑几看魚樂迴鞭急鳥棲漸知秋實美幽徑恐多蹊四句歸甘林

林中甘子露團將熟我因清晨有江溪之興遂散馬蹄而開圃開之處石樹交連乃溪在前船渡而入將以看魚樂也憑几而看不覺移且令舟復馬遂已回鞭益鳥已棲人可歸耳況清晨出林甘團白露秋實將美勝不可失而林間又多幽徑山蹊易迷尚早旋哉

孟氏

孟氏好兄弟養親惟小園二句總承顏胝手足坐客強盤飧負米夕葵外讀書秋樹根四句寫養親小園意卜鄰慙近舍訓子覺先門美二句歸毋氏

孟氏兄弟一為倉曹一為主簿皆食貧苦飾而能養親者以胝手胝足者供其親表不以不義之物為親甘旨如曹夫孫性賦民錢衣布以進其父也以養親之儉奉客盤餐如茅容殺雞奉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客亦有楚然不安者不亦強與而況百里之外如季路負米而歸又往往至夕聽在禁也夫揚名顯親為人子事不諸書而養親農貴之養親耳孟氏兄弟諸書小園所難只在狀樹根遠仍不廢左右就養正不必千里貧發遊學遠親亦出切氏先是卜鄰慙於近舍不憚屢遷故訓子成名早壺先賢之門耳非是身不生是于也○階機圃葵詩葵生鬱婁要夕諸西南臨舊應物種藥詩陸領夕房餒夕葵是力葵謀孟氏故用卜鄰事驅騁予摘藿耳

江上秋已分林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六句洗發蒼耳之故蒼耳況療風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羃登床半生熟下筯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奴跡以上驅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以上戲時

秋已分暑氣退矣瘴猶劇瘴氣疾也宜畦丁告苦嘉蔬無色計此時惟有蒼耳況可療風童兒且及時往摘蒼侵星大不後時也任遠適處為求也洗剝而復蒙羃致潔也登牀徹其事也登牀而后下箸貪之有存也以之察風豈無小益雜諸瓜薤彷彿橘奴蒼耳療風橘奴治病異名同功也夫我有蒼耳以療風民無糠籺以療飢誅求迫我之飽食復何心黎民飢彼之膏粱更何意況富益臭肉路溯遺骸此惡少年若漫擲黃金亦對何哉

二公胡皎理於阮隱者致藉則曰衰年關鬲冷暖值舉無憂於催宗文樹雞柵則曰愈風傳烏雞秋卵方漫吃於寄韋有夏則曰書信有柴胡秋子發通汗茲於摘蒼耳則曰卷耳況療風宜自命爲藥物是老也。

同元使君舂陵行

覽道州元使君結舂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目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遭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歎時藥力薄爲客羸瘵成六句自歎我人詩家秀博采世上名粲粲元道州前賢畏後生觀乎舂陵作歘見俊哲情復覽賊退篇結也實國楨賈誼宜流慟匡衡常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月一字偕華星致君唐虞際純朴憶大庭何時降璽書用爾爲丹青獄訟久衰息豈惟偃甲兵悽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涼飆振南嶽之子寵若驚色沮金印大輿含滄溟情以上覽道州舂陵賊退二作并發序中意我多長卿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澹字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以上感而有詩簡知我者不必寄元意

我生遭亂衰病侵尋展轉避寇有此江漢之役非無藥力雖挽羸形殆不能有爲矣博采其人粲粲獨秀惟元

道州爲後生可畏耳一誦舂陵作見從吾之情再退篇信邦家之幹天下邦伯誰似道州者吾知賈流涕上書又有匡衡引經切道州亦是退二作其心傷痛其詞纏綿是即匡賈而秋月同明華星並爲粲粲元道州耳爲此二作者其心皆欲致君堯舜治大庭猶望璽書時降並爾於神化丹青之地然後刑措兵但兵銷鋒苟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乃後托諷詠調誅求思薄斂良由正人之意不苟仕進老今日秋風已生南嶽仰通求和之子受寵若驚懸金若況其典啓在胸波濤溟間夫豈戀官痛者若我雖無璽書丹青之想亦切致君堯舜之思其如多病淹留欲續舂陵賊退二作自愧不能聊作此詩使天下邦伯皆知勸勉不必寄元○邑泄金印大輿含滄溟情節元賊退篇中引樸刺敝將家愈寥等何意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爲長兄白眉復天啓以上叙明府汝門請從曾翁說太后當朝多巧詐狄公執政在末年濁河中不汚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冊詔房陵前朝長老多流涕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以上追叙梁公汝曹又宜裂土封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爲飄泊岷漢間干謁王侯頗歷詆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飢下巉巖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污人眼易眯以上諷其干謁

明府非他人梁公曾孫也梁公曾孫非他人我姨弟也一別十年濟濟官郎故多因喪亂以來故家傳族强半零

落難大賢之後不能自振古今以來如一轍耳梁公子孫爲明府伯叔行者四十人兄弟行者一百人皆有才無命假寒來孫以明府乘周禮文章卓絕與其長兄得爲白首者或若大將略之竟何如哉波家門第起白會翁將億武后臨朝討欲以武易李梁公執政又脫滿朝宵小如在濁河梁公清濟澹然獨判當武后以永嗣爲大子梁公已廷諍矣主若禁中央册如中宗自房陵還宮武后匿之帳中召梁公以廬陵爲言梁公慷慨敷奏武后垂出中宗請梁公曰還歸儲君梁公降措泣賀食而奏曰太子還宮無人知之物議安審是非武后乃復滑中宗於龍門具禮迎歸人情乃定仰此禁中夬挪一東使儲仿定社稷安厥功偉矣蓋不遇時危大賢不見良由人皆甘飴公獨茹茶耳假使當且朝廷皆北門學士之流無梁公其人挺然不携矢納約之忠則牝雞之鳴何人致折虜獨之且何人能捧將房州之蠶不復盧陵之號吝存今日天下竟爲武氏天下言念及此梁公之胡何日忘之令國家內無女王纂竊之奸外無帝在房州之禍梁公之積怨焉張藏子孫之流離若不符裂士無望祭哉無光甚而于謂侯門遺人歷試流俗之人何知門第大賢之後亦當自愛處此山高水波疑風露況時不爲豺虎所傷則爲蛟螭所得諺曰此梁公子孫乃大賢後也明府愼勿以淸白子孫自租黃土中哉

寄韓諫議注

今我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 二句寄詩之由 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鴻飛冥冥日月白青楓葉赤天雨霜玉京羣帝集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芙蓉旌旗煙霧樂影動倒景搖瀟湘星宮之君醉瓊漿羽人稀少不在傍 以上敘諫議遊於神仙 似聞昨者赤松子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帷幄未改神慘傷國家成敗我豈敢色難腥腐餐楓香 以上叙其托於神仙之故 周南留滯古所惜南極老人應壽昌美人胡爲隔秋水焉得置之貢玉堂 四句勉其出

今我悵然不樂忽思岳陽無奈病不能赴何思岳陽者思岳陽間有美人也美人娟娟尚非投老之日今在水一方遙想美人胡爲不濯纓而濯足耶濯足洞庭矣猶然望八荒美人豈忘情天下者如何鴻飛冥冥役老青楓赤葉凋哉此時美人不在玉堂上應與玉京羣帝遊王京羣帝集於北斗者或乘麒或跨鳳叟芙蓉樊奏娛霧樂羣帝如此美人亦爲是宮之君醉瓊漿卽羽人得升有遐心天子若然我想此星宮之君非他人是赤松子爲漢張良也昔隨劉氏留定關中帷幄未移憐傷述及在美人之意難曰國家成敗我豈敢與惟提色難腥腐愛餐楓香故飄然爲衡岳遊然周南留滯自外終老南極老人定應昌期胡爲娟娟然隔秋水而不見亮玉堂上不可無此美人誰爲置之尚貢諸玉堂爲天子參機務特咨之使朝廷得聞讜言則言路開僉壬退聽我心亦樂矣美人豈有意否○韓官居諫議必直言忤時退老衡岳公傷諫臣不用勸其出而致君不欲其老於江湖徒托神仙以自全也首尾美人中間星宮之君赤松子漢張良南極老人共一諫議臣云恐是漢代韓張良昔隨劉氏定長安必代宗爲太子時定儲有功也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鐵馬馳突重兩銜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出東嶄巖 四句立功塞外 君門羽林萬猛士惡若哮虎子所監 句徵爲羽林 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揚風帆 二句敘督水師以上敘其官 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嶽峯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夜騎天駟超天河欃槍熒惑不敢動翠蕤雲旓相蕩摩 以上敘其才 我爲子起歌都護酒闌拔劍肝膽露鉤陳蒼蒼玄武暮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 五句期其晉秩

將軍今日已非從事往年起家曾着從事衫馳鐵驟直搗吐蕃之西極崑崙月窟在西而東斬巖者將軍署

地至西方之極回首崑崙月窟却在東也將軍昔從事時立功塞外有如此未幾數爲羽林監兹虎士五千之尚遂列衛戟兼督水師而海濤諸寇一日遂拔將軍今日以戰功屢遷有如此宜乎辭易流離使人氣索也而况骨法犇立若岳峯失精神爽聚若秋隼搏擊躬此金鞍寶校之天駟夜越天河若欃槍若熒惑不敢攖亂天河內但見翠裘雲梢相爲擊盤旋軍昔若從半衫五年起家列霜戟今也我爲子起歌都護而酒酣拔劍肝膽盡露矣彼鈎陳今星在紫宮外玄武爲羽林垣壘今仰見鈎陳玄武處天子在蜀將軍肝膽于秋萬歲長參天子古梁府有臨江王節士歌云彎弓挂若木長劍棟雲端既爲將軍歌都護彼臨江王節士又何足爲將軍歌此○羽林天明欃槍熒惑鈎陳玄武皆星名倒因星羅寶校遂連類及之

秋峽

江濤萬古峽 一句秋峽 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狎楚童衣裳垂素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翼贊功 七句秋峽

所處

巫峽江濤已流萬古老翁肺氣亦屬久衰久衰則不寐亦被防巴虎也久衰何以全生亦聊狎楚童耳蓋巴虎之最常出意外防之足矣巴虎之有無何須問也楚童之性純任天機狎之可也楚童之喜怒何關心焉衣裳之間任垂素髮門巷之外只落丹楓如此足矣助業何爲彼商山四老紫芝一曲可以終身紛紛然出而羽翼何其多事况人非園綺事異安劉乃欲跡比商山自誇羽翼豈獨老翁當冷亦爲楚童竊笑矣○當年靈武即位諸臣推戴原非商山四皓比紛紛論功自居羽翼以逆節貪天功公所不厭若公扈從還京反遭放逐秋江老病同首傷心詩曰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有以也不但如張志和漁父詩翻賺四皓曾多事出爲儲皇定是非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 二句暮景 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 二句暮感 石泉流暗壁草露滴秋根 二句暮景 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二句暮感

日之夕矣牛羊下來顧此柴門村村已閉况客居如我此時豈無風月亦自清夜耳此處亦有江山其如非故園何但見風風暗泉微流石壁消消秋露直滴草根蓋自柴門閉而白頭之人惟有明燈作伴矣以旅人當衰暮明燈有翻祗益傷心彼花燼無情偏對白頭而吐焰豈我故園之歸有期不可解也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 四句月 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鈎兎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四句對月之情

四更將殘夜此時月吐山邊光來樓內疑水明而非月也蓋下句之月如半鏡然塵匣疑不開矣至是吐於山

何異半輪之出匣夫塵匣也元開鏡人自不能作鬥亦一鈎也風簾疑不下矣至是明於樓依然鈎影之上簾夫風簾也自上鈎一似無須人力者乃樓中之人已番鶴髮鶴髮而猶對月兎應疑之疑其色與俱白也且着貂裘貂裘而起坐月蟾亦戀之戀其夜與俱寒也此鶴髮貂裘之人形影寡矣兎疑蟾戀爲慈其寡耳况姮娥獨處我爲姮娥斟酌富此天寒夜永何以遣此九秋那○季女斯飢婉孌自守姮娥寡處不恨九秋杜公幽貞可想見云

曉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曉色分 二句曉 高峯寒上日疊嶺宿霾雲地坼江帆隱天清木葉聞 四句曉望之景 荆扉對麋鹿應共爾爲羣 二句曉望之情

白帝城頭更聲已盡楚王臺上曉色遂分遙見高峯寒日早上其餘疊嶺宿雲尚霾此曉望之可見者至若地

坼崩崖嶼行若戲此爲意中之形大荊萬里叢祕側間
此爲意中之聲臆望之不見者又如此於時麋鹿警夜
先臆而遊旅人苦夜當虎而
起茫茫身世鳥獸同羣耶

別李秘書始與寺所居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爲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四句見李秘書）重聞西方止觀經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米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四句別秘書）

我不見秘書此心若失是心疾矣今一見秘書心疾頓失夫心若失心不安可知失心疾即心得安可知尚書曰安汝止安爲動主其理信然大抵物動則耗去動專靜則又栝槁而寂寞深山不言而寶藏興大澤無爲而龍蛇生安故也戶樞久用而未嘗朽流水嘗行而未嘗腐動故也安以主動則外不枯內常固且所貴乎充實者惟其神不惟其形耐苦榮華扁鵲倉公塑之卻走者形尸走肉神已喪也土木形骸以爲珠藏澤媚玉韞山輝若神自腴也安以主動則神能充實獨覺秘書能然彼西方有止觀經止觀者即安爲動主之義我幸重聞止觀經而乃亟歸者古寺秋深冷泠早寒妻孥在家飢飢不免會須他日杖藜再來細聽止觀經之理可也○安爲動主指心言故起二句即指心字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兄弟

藜杖侵寒露蓬門啓曙煙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四句過孟氏）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淸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四句過孟氏之故）

九月一日秋露已寒我侵晨杖藜早起孟氏蓬門已啓煙裏我在道時因力稀而經樹常歇我比到時爲老困而撥書蓬眠想孟氏誦讀小圃攤書萬卷故今日爲我撥書而眠耳回首追隨以來不覺九月一日已是寒露秋將盡矣所不惜杖藜來此者正緣孟氏兄弟孝友過人況兼飲食可與淸談兩兄弟讀書秋樹亮必有得淸談滋味較勝盤餐宜與爾爲忘年交哉

過客相尋

窮老眞無事江山可定居（二句相尋之由）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二句相尋）挂壁移筐果呼兒問煑魚（二句待客）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結挽定居意）

窮老何事哉江山非故園似可定居者定居則我爲地主雖地幽而盥櫛都忘乃客至而琴書亦輟也何以待客挂壁也定居於山喜有山果懽筐在壁爲客而移定居於江亦有江魚誰能烹魚呼兒而問此後頗有來訪者窮老眞可無事江山信可定居已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楚岸通秋屐胡牀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携（四句見遺）

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四句自述）

倉曹步趾自楚岸來我坐胡牀於夕畦上適見之倉曹來此蓋見遺酒醬之故凡酒已沛者爲淸未沛者爲糟以沛與糟配者爲醴汁則淸滓則糟藉糟而分汁滓必曹所遺者去滓存汁也周禮醬用一百二十甕計醬必以甕倉曹見遺亦然步趾而來提携方落二物滿器飯酒稱是矣醬以佐飯酒以衎賓二物從俗理生不免倉曹孝友其家人酒醬是議必有合於古法者亟報山妻治此二物敢煩亟便哉○藉即易藉用白茅之藉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二句敘題）背堂資僻遠在野興淸深（承資僻遠句）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承興淸深句）洩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結挽病枕）

我病枕依茅棟安得不亟爲移牀試其於舍北果林既被蔓又荒穢何計非鉏斫淨訖不可於舍北則背堂移

狀其處可資僻遠舍北則在野務狀其處與孟清溪所以資僻遠者我無競心只其求數井防山雉所以與清溪者與誰倡和應我獨吟但有江猿此時淺雲不去皆然若迷淺雲無心也隱几何爲嗒然若喪淺雲無心隱几者亦無心猶枕其得所依矣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 二句舍北 青蟲懸就日朱果落封泥 二句而洋空之故 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 二句卽前章山雉江猿意 吟詩坐回首隨意葛巾低 二句卽前章隱几無心意

衆壑當秋生寒最早長林方曉卷霧能齊霧卷則日出前此皮蛻未去不見青蟲枝蛻去青蟲之懸者方始就日日出則泥乾前此荒穢未除不見朱果荒穢除朱果之落者竟在封泥舍北朝景如此至於防俗薄者直防人面蓋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學全身者須學馬蹄莊生馬蹄篇所謂馬之眞性在於齕草飲水耳於是吟詩吟詩而回首者防患之至也回首爲巾任其低者隨意自適也新狀眞得所依矣

籬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摧 二句舍北 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 四句晚景 天涯稍曛黑倚杖更徘徊 結意同前

籬弱以支門籬弱則門誰向沙以支岸沙虛則岸只摧日斜而見魚食者益貌飢也客散而后鳥來者鳥避人耳寒水際定其光若搖秋山何哀其聲偏若未幾天涯曛黑倚杖徘徊意何爲者茹而隱几看雲猿而吟詩同道終而倚杖徘徊其資僻遠與清深如此稍挽終得所依矣

溪上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 二句溪上 古苔生迮地秋竹隱疎花 二句溪上景 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 二句溪上事 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 二句溪上情

此客何客乃淹留客也今住溪邊亦只四五家耳四五家非盡淹留客乃淹留客依此四五家則此淹留客竟爲四五家中一人矣溪上地通古苔偶生溪上花稀秋竹偏隱雖是塞俗無井幸而家在溪邊沽水得免山飯有沙幸而人住溪邊猶米無憂況溪連大江使船時泊京華消息訪問可知誰謂峽內淹留客耳目止於峽內溪邊四五家所見聞不出四五家哉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 二句總 長爲萬里客有愧百年身 二句望北辰之情 故國風雲氣高堂戰伐塵 二句望北辰之處 胡雛負恩澤嗟爾太平人 二句望北辰之故

當此中夜江山寂歷危樓中人惟有北辰可依彼北辰爲君象若之何長爲萬里客終違北辰卽我身違北辰是此身不爲君父用雖頂踵百年之身誠爲有忝遙想故園風雲其氣未靖高堂戰伐其塵未清顧此故國

高堂正我所望北辰之處昔年全盛彼都人士生長太平何至於今風雲戰伐攘攘未已揆厥禍源痛心切齒於祿山之負恩澤也流離客子瞻望北辰爲此故耳

復愁十二首

公未嘗有釋愁之日云復愁者愁反覆未有已也非曾釋愁復愁之謂乃前已愁復愁之謂

人煙生僻處 地險 虎跡過新蹄 境險 野鶻翻窺草 物險 村船逆上溪 人事險

煙生僻處人稀矣虎過新蹄虎未遠也翻身窺草物有殺機逆水上船人有危機故可愁

釣艇收緡盡 愁在盡字 昏鴉接翅稀 愁在稀字 月生初畫扇 愁在初字 雲細不成衣 愁在細字

收緡盡不復有爲矣接翅稀無枝可棲矣月初生光明不能普被雲猶細覆庇豈能及物故可愁

萬國尚防寇故園今若何 二句開 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二句合

今日萬國寇亂未平我故園亦在萬國內未知今日若何耳我自華州歸東都時故園之人相識已少故園之地戰伐已多數年來必有甚於昔者焉得不愁

身覺省郎在家須農事歸 二句思歸 年深荒草徑老恐失柴扉

二句思歸之故

省郎尚在猶可趨朝然今日思歸者非爲羈朝爲農事也今不歸經年益深草徑終荒人愈老柴扉竟失愁爾其耳

金絲鏤箭鏃皂尾製旗竿 二句武備 一自風塵起猶嗟行路難

二句武備不足言

金絲箭皂尾旗皆武備也金絲皂尾器非不精乃風塵一起行路爲難武備不足恃矣此往事之可愁者

正觀銅牙弩開元錦獸張 二句舊物 花門小箭好此物棄沙場

二句得新棄舊之感

祖宗設弧矢以威天下以言貞觀自有銅牙勁弩言開元亦有錦獸張焉用花門小箭爲自肅宗用回紇兵以討賊遂以花門小箭爲好使先朝法物盡置不用亦可傷也○當年朝廷棄老成任新進習臣宿將盡置廢斥少年後生得時用事公特寓感於花門箭披史收東京府郭子儀戰不利回紇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驚顧日回紇至矣遂潰花門小箭此一證也弩以足踏者日蹶張

胡虜何曾盛干戈不肯休 愁花肯休不 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二句不肯休之故

花門小箭雖好亦何當盛朝廷用兵自不休耳因而人心競武閭閻小子皆翹翹然有封侯之想以爲談笑可覓奈何不銷兵哉○此詩見人心喜亂即如僕固懷恩恐賊平寵衰奏留薛嵩等分帥河北自爲黨援正是干戈不肯休意公於明皇時武備廢弛則曰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於代宗時人心喜亂則曰閭閻聽小子談笑覓封侯

今日翔麟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 四句諷辭

今日朝廷何如意者馬駕鼓車示不復用而況河北諸將入朝后各享茅土已覺榮華無勞遣師問罪哉○唐子西不能以天下服河北諸者傷之也曰無勞問河北何也亦以諷諫耶有感章大君先息戰憂府亡二人憶止戈與講殿闘其雖等句意

任轉江淮粟休添漢苑兵 二句禁軍裁 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

二句當裁之故

養兵自禁軍始蓄兵多則餉匱今日朝廷聚米取給江淮以贍養兵且不足我意江淮之粟任爾轉輸禁苑之

杜詩闡 卷二十七 丰

兵休得添設所以然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由來鳳城不須虎旅不獨肅宗衛亦以省支給也○當時漕運取給江淮故史有唐得江淮財濟中興之語劉晏均節賦役寬嚴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若使宿衛冗軍不裁立見其匱也此獨弧及有傾天下之財給不用之兵等語至唐制府兵有爲兵之利無養兵之害田井而兵藏於民最爲近古自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更番上下兵農遂分乃神策軍尤爲非古肅魚朝恩以神策軍屯禁中分爲左右廂居北軍右公曰由來貔虎士不滿鳳凰城隱逝祖制以諷時事其後中官典兵卒以亡唐

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 二句承秋色 南國且黃鸝

承火雲句

江上秋色未嘗不同江上火雲終不肯去亦秋色所以巫山錦樹原多赤葉終不移所以南國黃鸝其嚶聲尚似初夏也

毋恨陶彭澤無錢對菊花二句有酒無錢如今九月至自覺酒須賒二句無錢有酒

陶彭澤東籬把菊千古快心至今思之猶恨其無錢買酒空對菊花耳如今九月已至有酒可賒亦似彭澤無錢異於東籬無酒何恨之有

病減詩仍拙吟多意有餘二句以詩釋愁莫看江總老猶被賞時魚二句以趨朝釋愁

病減陶詩宜工其如仍拙何吟多則意宜竭豈知意有餘也我雖老病趨朝之興尚未能忘世人莫道江總歸老已成白頭須知賞時銀魚至今猶在何愁之有○復愁十二章結穴於此是以望帝意迫爲趨朝想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煙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四句搖落之境鵞費羲之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臥病復高秋四句搖落之感

草木搖落巫山秋暮矣況江水初寒亦向東北長流乎當此烟塵未靖戰鼓連天風浪方興行舟絕迹何以遣此或者文章可經國乃雖有筆墨不過換酒之資或者旅況不甚貧乃黃金已盡祗有敝貂之剩若論此心長懷報主豈料年年臥病忽忽高秋雖有長懷空縈方寸亦付之搖落一歎而已○公善書壯遊詩云九齡成大字此詩費羲之墨亦學書無用意

九日五首

五章爲一時之作隨興所至體各不同首思弟妹次思君三思故友四思故國末總結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二句總起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此不須開二句獨酌殊方落日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弟妹蕭條各何在干戈衰謝兩相催四句承登臺

首章着眼弟妹蕭條各何在一句重陽之酒雖酣也今舉目何人不過獨酌況抱病亦不得已強登江上臺也耳夫酒雖獨酌而重陽竹葉雖清即謂無分可也酌酒看花竹葉既無分紛紛菊花又爲誰而開哉此時登臺西望日已落矣猿之哭不知何處霜早飛白雁之來又是幾行玄猿哭我安得不哭白雁來弟妹何以不來遂想弟在一方妹在一方不能來者多爲干戈之故不能往者又因衰謝之年干戈衰謝兩相催登臺所感姊於一弟妹有加此○思弟妹思君思故友思故國皆在登臺一望中故首章以此句起曰抱病起登江上臺末章以此句應曰百年多病獨登臺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媿菊花開四句承前竹葉菊花說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回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四句發明前後意

次章着眼北闕心長戀一句今日酒無分矣猶憶疇昔重陽何嘗獨酌亦嘗傳杯飲矣此日看花不傷蓬鬢今傳杯無分雙鬢飛蓬云菊花從此不須開誠愧之至耳所以然者身在西江心依北闕雖蓬萊日遠尚有丹心奈巫峽終羈空回白首當此九秋令節正至尊賜茱萸之日我昔明侍從繡披郎官若論朝臣亦應沾賜但自分放廢禮數久絕又安得茱萸一枝向日邊來哉登臺所感次及君父有如此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采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又承上章傳杯四句說野樹欹還倚秋砧醒更聞以上憶昔歡娛兩冥冥西北有孤雲二句今感

三章着眼舊與蘇司業二句我舊與傳杯共飲者何人蘇司業外又有鄭廣文矣我與爲登高之會采花則香泛泛此日菊花何必不開坐客則醉紛紛此時竹葉何嘗無分既醉矣野樹欹而還倚既醒矣何處秋砧醒而更聞傳與故人歡娛如此今酬人長逝其哀矣可西北一望但有孤雲登臺所感次及故交有如此

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滻源。他時一笑後，今日幾人存。（四句承蘇鄭同遊說）巫峽蟠江路，終南對國門。繫舟身萬里，伏枕淚雙痕。為客裁烏帽，從兒具綠尊。佳辰對群盜，愁絕更堪論。（八句他鄉之感）

四章着懷終南對國門一句。我與蘇鄭舊日采花一故里往度之樊川前是也，登高亦郎在素滻源耳。此時一笑，不知兼得此將幾人，自謂百年，誰料一笑竟成隔世矣。人遠零落殆盡乎。故人已矣，故國還在。一寓身巫峽，江路空蟠，乃遙想國門終南，在眼無奈，孤舟一繫，臥病經年，何今日客中裁帽，不似參軍兒前呼尊，已無酒作可憐九日對此群盜。夫群盜可恨，心事堪論矣。豈殺老巫峽終當故國，勿問耶。登臺所感，終及故國，有如此。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四句總收九日景象）萬里悲秋長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四句總收九月感懷）

末章總收。猿啼斷腸矣，嘯則更哀；鳥飛遠去矣，迴復何意。風急天高際，不獨猿嘯哀耳；落木無邊，亦蕭蕭交下。渚清沙白間，不獨鳥飛迴也；長江不盡，亦滾滾來。當此萬里他鄉，一身老病，江上之臺，何忍獨登哉。生雙鬢蕭條，繁霜一頃，瀟平生就酒，至是潦倒新停。竹使於人，既無分則一停，傳杯不放，杯不可復得，則又停竹葉。鄉遊而酒徒寂寞，則又停。從見具綠尊而佳辰對群盜，則終於停。然則重陽獨酌杯中酒，亦潦倒新停濁酒杯耳。萬感交集，何能已已。○相傳九日五首缺一首，遺以此章足之乎。詳玩五首語意，原自聯貫，故憑為總結。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疏籬野蔓懸。（二句江村）素琴將暇月，白首望霜天。（二句季秋）登俎黃柑重，支牀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四句客況）

江上村墟，喬木何古；村墟籬落，野蔓為懸。當此季秋日云涼矣，素琴將之，庶不虛度天時；霜矣，白首望之，亦覺有情。佳是登俎無他物，登甘獨重；牀已折，牀支石圓。寂寞甚矣，然我遠遊之意，原在山川，若非遠遊，此巫山巫峽亦焉得而寓目也。○公方圖出峽，反曰難見此山川，則知出峽之故，非為山川不可居。公峽中覽物詩有之矣：形勝有餘風土惡。

杜詩闡卷二十七終

杜詩闡第二十八卷目

杜詩闡卷二十八

同學王日藻翀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 大曆二年

暮歸

題曰暮歸實歎故園不得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四句暮歸景物南渡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鼙四句暮歸情事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梧葉經霜而黃白鶴亦次第而棲此時白帝城頭更發早發乃擊柝之際夜烏復啼白鶴棲客子亦入門雖則入門依然客子也月從皎皎耳夜烏啼搗練之聲亦急雖則搗練不知爲誰授衣也風誠淒淒矣我暮歸時聞見如此然我心所期者將欲下江陵南渡桂水由桂水北歸秦川始栖我意必舟悵只然后可南渡必鼓輯之然后可北歸舟栖鬪鼓輯多將南渡北歸之意終何日稱我本客子暮入門朝出門何日不杖藜也明日杖藜還復看雲我雖不得南渡且看雲之南行我雖不得北歸且看雲之北往年過半百稱意果何日哉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東京之選昔年朝廷以歲早穀貴選人路費不給遍其法於洛川大曆猶循其例倉曹往者宜赴此選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江山憔悴人四句送赴東京選秋風楚竹冷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四句望其早旋

倉曹親老何有此行許苦家貧藉養耳此去赴選行將於選司者之藻鑑他日留連固不免也此行別親還涉夫陟岵者之江山今日憔悴亦可知也去日秋風颯合之地楚竹已吟到時夜雪東京之處蒼梧已春秋而忽冬冬而又春歲月屢更門閭應倚屈指此際亦宜釋褐就選承歡服歸省老親也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爲歷雲山問無辭荊棘深 四句憑倉曹覓舊莊 北風黃葉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暮心 四句述將書覓莊意

我舊莊在洛陽土婁喪亂以來久不復到雲山深處荊棘可知幸倉曹有赴選之役得乘便將我書也覓舊莊有人主守倉曹爲我歷雲山而訪問縱使荊棘難尋無辭披荊蕩棘深入其地在彼土婁之處北風蕭蕭黃葉應滿地也在此留滯之人南浦悠悠白頭空自吟耳止因十載漂泊歸計茫茫豈曰江湖之客終還土婁遲暮之心竟置荊棘勿問哉○柳子厚謫永州致書許京兆恭亦下於善和里杜少陵客夔州寄書孟倉曹殷殷於土婁舊莊其情一也

耳聾

生年鶡冠子歎世鹿皮翁 二句耳聾之由 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 二句耳聾 猿鳴秋淚缺雀噪晚愁空黃葉驚山樹呼兒問朔風 四句耳聾情景

彼鶡冠子老而忘年我之生年已如此矣彼鹿皮翁隱居商川免於陷溺我之歎世亦如此我生年如此不已老乎歎世如此有何樂乎宜眼先暗不幸未暗尚見天下人也宜耳亦聾幸而早聾不聞天下事也則如聽猿鳴則下淚聞雀噪則添愁耳之累人者多如此今猿自鳴雀自噪我之秋淚晚愁則已歇已空所恨目未盲睹落葉忽驚且喜耳先聾并朔風不覺也○烏雀噪行人至何以曰愁有時不驗則愁問朔風正爲不聞落葉聲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是楚人家 二句小園之處 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爲花 二句小園之故 秋庭風落果瀼岸雨頹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四句小園之事

巫峽楚地其爲楚人家舊矣我非楚人留此小園者客病因可蒔藥耳買此小園者春深爲可種花耳今日果落皆風樹宜培也沙頹因雨岸宜防也此皆寒事既爲楚人則有楚俗及今問俗而營將來物華竟可吟詩以待矣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 二句夜 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 二句深夜 獨坐親雄劍哀歌歎短衣煙塵繞閶闔白首壯心違 四句夜感

風來絕岸燭影在有無間如何嶺上哀猿霜天獨宿江邊孤鳥靜夜還飛也我其似之此時張華雄劍顧影獨親寧戚短衣哀歌誰和而況閶闔之間烟塵未靖庶幾撫雄劍着短衣爲天子掃煙塵清閶闔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無奈平生意氣白首坐消也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爲我下青冥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 以上借好鳥以起判官之來 清文動哀玉見道發新硎欲學鴟夷子待勒燕山銘誰重斬邪劍致君君未聽 以上敘判官見贈之詩以見欲有爲而未遇 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卓氏近新寡

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客來洗粉儲日暮

拾流螢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以上叙判官得新娶之賢）老夫自汲

澗野水日冷冷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臥病識山鬼爲

農知地形誰矜錦帳坐苦厭食魚腥（以上自叙應上一段 一作麒麟閣）志東

南兩岸坼横水注滄溟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右

白虎赤節引娉婷自云帝里女噀雨鳳凰翎襄王薄行跡

莫學冷如丁（一作冷如丁）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人生相感

動金石兩青熒（以上借鳳凰遼鶴以比新婚之女應還忽忽峽中聽一段）丈人但安坐

休辨渭與涇龍蛇尙格鬭灑血暗郊坰我聞聰明主治國

用輕刑銷兵鑄農器今古歲方寧文王日儉德俊乂始盈

庭榮華貴少壯豈食楚江萍（以上勉判官出而致君應還淸芰動哀王一段）

我今忽怨然峽中方無風來忽醒盃有爲也因見西來好鳥乘風鼓翠爲我而下青冥耳此鳥羽毛如雪其情憐淸當其飛來欲邀顧盼及其旣飼衆翮不留鳥貞好矣持比判官亦足慰其揚於之心爲我少隹否判官所贈詩淸文朗頭如初哀王見道鑿鑿如發新碼正當摩屬乃須何爲忽發鷄夷之想難欲揚於而去其如正待燕然之歸所可惜者有斬邪支之劍仰叢然不難勒之乃欲致之君君未肯用也今方新娶花判官雖學雞夷之泛五湖其志原在麒麟閣上雖慕五湖之戰西施其心豈在雲卯屏風琴心之桃必無之也止因卓氏新寡米門乏栩慕長鯽才壯牛女期耳而死甘貧洗孟光之雎援勸讀拾車亂之流第其賢如此臨卯之事何必諱言若老夫著躬汲潤泉親操井日自數白頭豈有雙星之宅慕羨羅銀印正諸雲母之能風符而由鬼爲雛學農面地形從議郎官錦帳曾坐謂儀楚澤魚雁非觔系萊老大已矣判官遇合史有甚奇者我見兩岸坼而横水汪碧雲動而風雷起如焉峽中縣悲風來江其附也遂見空中白虎引節遂有神女來自帝鄉蓋判官爲好鳥之

來則此女自作殃以之凡夫豈襄王陽臺儻然雲雨今殿仙錫得此夙夙彼襄王今歲不過夢幻恍惚之事傳之猶爲佳話今日臨邛遇合術是人間嘉耦且夫人生感動金石青熒判官厲無心於雲母屏亦有志於麒麟開矣判官但坐且漫揚於處今之世淸濁無分龍蛇正闔倒開聖天子聽措仁慈省刑息兵天下務本乂安有日儉德章飾辨衆判官乘此少壯出而致君榮華丹有極耶豈若老夫魚腥雖厭還食是江之萍也○雲母屏切新婚趙飛燕亦遺女弟昭儀雲母屏風註家必引鄭弘事殊迂○儉德爲中興之本伊尹訓太甲曰愼乃儉德公於代宗有感章曰不過行儉德提封章曰何如儉德路往在章曰君臣節儉足王是始曰文王日儉德每飯不忘君父於此等處見之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

檣背指菊花開（四句叙秘書之來）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

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四句赴杜公幕）

秘書彩鷁自成都來一時坐帳呼蟆秋濤拍岸天地爲旋轉矣舟行巫峽中石出蜒蜓楓葉在上者倒聽其落舟行秋濤中檣搖迅速菊花在後者背指其開此行何汲汲哉良由貪趨相府恐失佳期也相公於六月自成都入朝是南極一星方朝北斗今日想見五雲深處相公已作三台星秘書入幕正在五雲三台處矣○鴻漸平蜀資秘書謀入朝府用故有此行○灔澦堆冬水落則石出

贈李秘書别三十韵

往時中補右尼蹕上元初反氣陵行在妖星下直廬六龍

瞻漢闕萬騎略姚墟玄朔迴天步神都憶帝車一戎纔汗

馬百姓免爲魚通籍蟠螭印差肩列鳳輿事殊迎代邸喜

異賞朱虛寇盜方歸順乾坤欲晏如（以上叙秘書匡蹕之功）不才同

補袞奉詔許牽裾驚叨雲閣麒麟帶玉除文園多病後
中散傳交疎飄泊哀相見平生意有餘風煙巫峽遠臺榭
楚宮虛觸目非論故新文尚起予以上敘與李相見之由清秋凋碧
柳別浦落紅蕖消息多旗幟經過數里閭戰連唇齒國軍
急羽毛書四句蜀事幕府籌頻問山家藥正鋤公自注秘書比臥青城山中
台星入朝謁使節有吹噓西蜀災長弭南翁憤始攄對敭
抗士卒乾沒費倉儲勢藉兵須用功無禮忽諸御鞍金騕
褭宮研玉蟾蜍拜舞銀鉤落恩波錦帕舒以上敘秘書入朝此行
非不濟良友昔相於去掉依顏色沿流想疾徐沉綿疲井
臼倚薄似樵蘇乞米煩佳客鈔詩聽小胥杜陵斜晚照瀟

水帶寒淤莫話清溪髮蕭蕭白脫梳以上自序兼送李
舊德往時秘書官中書省之右補闕扈上與建元初
也先是祿山反氣直陵行在彗孛妖星見上下直省上皇
出奔騰漢關而已還肅宗駐蹕墨據而未平已而大
駕還帝車返戎衣一著民免其魚秘書此時通籍承明
差肩侍御在秘書佐肅宗原麻周勃之迎代邸節鑣宗
春秘書亦異文帝之賞朱虛冠蓋息乾坤平秘書恩膺
之功如此我時同官亦明恩從乃牽裾攖怒竟出司功
驚鸞不終麒麟亦滯遂使文園病久中散交疎幸而際
泊餘生重來相見平生意氣尚未消磨惟是巫峽關山
風烟浩渺楚宮臺榭雲雨荒涼故舊久矣無人起予幸
而有作當此碧樹凋紅蕖落蜀中多故草堂再據變當
殘寂之交尤爲羽書之急幸而相公出鎮秘書劝謀既
輸前籌之壽運靑城之藥今而忽崇薦辟今日復有乩
行也台星入謁使節吹噓意北長卿爲方使南翁快
意在秘書揣摩行裁逢多年此行以蜀地方情形入告
必將論蜀中之所已老何以使其不擇蜀中之財已匱
何以使其不蹈驕勢之所雜非其不克功之所無在轉宜
瞭財寶不能而兵將不濫而費省矣似此入對必膺

帝寵有何不辭蓋所難爲惜者良友如予昔亦同官今且
自欺并日縱探蕪爲伍向人搦閑更僕鈔書酒乏甚
矣遙想秘書到時杜陵故丘正低頭聽爲水曹岸已結
漢水倒還長安故人幸勿道清溪野老白髮蕭疎已無
意同一家大事也○事亦迎代邸見得玄肅爲父子父統
傳子一定不易諸臣以代邸親肅宗爲諤爲水爲丕所
居處杜牧期遊樊川
詩有杜村連溪水句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龍渥徵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以上送韋
赴湖南四句總之
王室仍多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
漢潁川太守黃霸徵入爲京兆尹中丞前刺峽州朝廷
之龍渥矣是爲徵黃之漸今日借寇蠶務湖南亦權宜
耳所以借寇者只因湖南之地形勢背水地屬險要界
接夷獠非中丞不足安之況峽內行春政聲素著今日

湖南之役舍中丞其誰哉若論王室如此多故中丞亞
宜內召惟是蒼生全賴大臣今日且爲岳牧尤望此行
得人共理如徐孺子者何處無之中丞能爲
陳蕃則王室蒼生兩賴徵黃之漸真不遠也

聞惠子過東溪

惠子白驢瘦歸溪惟病身皇天無老眼空谷滯斯人四句傷之
崖蜜松花熟山杯竹葉春柴門了生事黃綺未稱臣四句慰之
惠子病矣白驢亦瘦今歸東溪作一病身彼明明在上
[illegible]亦有光豈無老眼亦別賢否斯人何人困於空谷蕭
然老眼可也今歸東溪遙想崖上松花蜂蜜已熟山間
竹葉杯酒生春柴門生事不過如此黃綺事業竟何如
哉乃終用空谷以木
謝臣老傷哉惠子

大覺高僧蘭若公自注和南去冬往湖南

巫山不見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二句總提一老猶鳴日暮

鐘諸僧尚乞齋時飯香爐峯色隱晴湖種杏仙家近白榆

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六句分應首二句

巫山為和尚所居今往廬山為廬山遠公矣和尚已遊廬山此巫山松林蘭若猶在也所留門徒其一老僧趁齋時其諸僧齋飯還乞鉢尚不在蘭若清嚴如此猶思廬山此遊和尚詣爐峯邊杏林洞足樂矣豈知去冬飛錫出門時邑子已歎嗟不禁今秋風已晴為門徒者方獻花以待也〇廬山有香爐峯董奉杏林亦在其處白榆星名此地有落星湖故曰近白榆漢書丁定國為邑子於尹翁歸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恩命加鄧國太夫人公自注陽城王衞伯玉也

衞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戴慈親富貴當如此恩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名新紫誥鸞回紙清朝燕賀人以上敘恩命遠傳冬筍味更覺綵衣新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委曲承顏體鶱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以上述其慈孝

衞將軍之慕衞恩已重潘安仁之與送喜又頻蓋由鄧王有濟時之才成功衞幕所以太夫人有錫號之典斯御潘輿在郡王富貴不過尋常然以此尊榮已超出等其封陽城也王地依舊其加鄧國也大名已新字稅回寵鸞看紫誥人趨燕賀羣頌清朝恩命如此夫豈倖致蓋由母慈子孝子尤移孝作忠也惟王孝母已供冬筍復舞綵衣惟母教子已似班姑更如孟母之義方嚴矣詞翰尤美子之承顏至矣報主復殷是孝且兼忠麒麟雙美古今以來可多得哉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四句泛起近者抉眼去其夫河東女兒身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酆城客子王季友四句敘可歎之事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貧窮老瘦家賣屐好事就之為攜酒四句敘季友之貧豫章太守高帝孫引為賓客敬頗久聞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斗八句言李勉識季友時危可仗真豪傑二人得置君側否二句為一篇之主太守頃者領山南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崢嶸用為羲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疑丞廳前後死為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我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回首以上正言兩人可置君側

天地之變幻多矣如浮雲然忽白衣忽蒼狗何常之有古往今來大率如此未有如河東女兒之去其夫者然不足以累丈夫蓋丈夫正色動引經典雖變不失其常耳酆城王季友是矣季友默誦羣籍尤熟孝經惟是家貧賣屐人頗忽之止有一二好事者攜酒相就敬信之者惟豫章太守李勉引為賓客耳季友作客三年不鳴不耀藏其無能為也太守信之蓋篤由此觀之丈夫苟正色引經如王季友者雖人間多反覆之事有似乎醜而於明月之光未嘗有玷酆城劍氣自冲牛斗合而言之二子皆豪俊今日時危可置君側者太守頃領山南其邦人比諸父母王生早曾相識覺傑子總爲畢聖以置君側為羲和天不難成以置君側平水土地應增厚以置君側而論道王也何懼惜乎猶阻江湖以置君側而為疑丞李也何乘惜乎廳前後夫申呂數降傅說列星上為星辰下為公輔二子皆星辰有致君堯舜之志者縱使不置君側亦當在霄漢間與星辰終不滅焉肯沒沒以老與草木同腐者光二子不獨羲和乃賁帝時之風后力牧若我輩碌碌無為徒飽飯行其風后

力壯如二子者我能不長同首望其道行明耶○按王季友詩有自耕自刈食為天如鹿如麋飲野泉亦知世上公卿貴且養山中草木年等句其為人食貧勵志可知此詩貧病老瘦家貧展亦貴錄也公稱述部孔巢父嘗不得飽飯喫秋述謂子弟子必見小則氣斤力救是也末二句引用。

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

若眼且移二字且者不定之辭先是公種稻東屯故有此移。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四句地利

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二句天時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二句人事

東屯界白鹽赤甲間其地平坦百頃若案而一川甚穩繞此平地者四面皆山也地利若此天時何如日本適者變以煙霜而淒冷王於萬物風以散之散則物具成形熟遂於熟也地利天時無可傷者可傷惟人事耳蓋一歲中春赤甲夏瀼西秋又東屯如蓬之轉靡有定根今將卜桂叢而守矣卜東屯果桂叢否○東屯前帶清溪後枕崇崗樹林葱蒨故稱桂叢。

東屯復瀼西一種住青溪來往兼茅屋淹留為稻畦四句自瀼西移東屯

市喧宜近利公自近西居近市與為近利市三倍左氏傳晏子對景公語林僻此無蹊若訪衰翁語須令賸客迷四句言東屯之僻

我移居東屯猶瀼西耳蓋一種青溪東西若分青溪原一也兩處茅屋來往可兼惟此地稻畦淹留有故其日桂叢者蓋瀼西市喧利則近矣我非近利者若東屯林僻並亦無蹊無蹊並無客倘有來訪老翁者如問津人迷蹤而去真桂叢哉。

道北馮都使高齋見一川子能渠細石頂都使句我亦沼清泉頂高齋句枕帶還相似柴荊即有焉又分承上二句斫畬應費日解纜不知年二句見末能出峽

賸客迷矣道北止有馮都使耳我於高齋見其渠一川之勝然都使自都使我自我一川可共則共之渠使鑿石為渠若一川之廣都使導之不知清泉之來我亦自然能沼也惟此一川在我枕帶故此柴荊即有清泉蓋亦隨人位置耳今秋秔稻雖熟未歲所畬正煩我之解纜果何日也

牢落西江外參差北戶閒久遊巴子國臥病楚人山四句移居東屯幽獨移佳境清深隔遠關二句美東屯之居寒空見鴛鷺回首想朝班二句思歸朝

我意在解纜耳今猶未能故且臥西瀼開北戶而望也但我非巴人楚客乃久遊而臥病茲土者或者林僻無蹊路迷少客為幽獨之故或者高齋對川清泉可沼為清深之故豈知巴國楚山終難投老長安杜曲是我思在彼寒空上見者是鴛鷺鴛鷺為朝臣班列爾日寒空不禁回首何日解纜復我朝班耶

簡吳郎司法

吳郎是公姻眷時假居瀼西司法其官。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疏豁借汝遷居停宴遊四句安置吳郎雲石熒熒高葉曉風江颯颯亂帆秋二句承疏豁却為姻婭過逢地許坐層軒數散愁二句承借汝

吳郎自忠州來我已遣騎往迎安頓其私人於瀼西追維春間賈此古堂本為巫峽權寓之故此地疏豁藉以自遣并謂不可居而棄之今日假汝誠念汝自忠州來道途勞頓於此休息耳不見古堂前高葉當曉雲石熒熒古堂外亂帆當秋風江颯颯似此疏豁極不忘之今汝遷入我亦姻婭有時過從肯許坐我層軒花疏豁散愁懷否也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疏籬却甚真六句總是撲棗任西鄰意已訴徵求貧到骨更思戎馬淚沾巾二句是呈吳郎意

我瀼西堂前向衕棗樹有西鄰嫠嘗來撲棗昔王吉婦取棗啖吉吉去之西鄰婦任其撲棗者誠憐其無食無兒一婦人耳無食則困無兒則窮困可言窮不可言無子曰獨無夫曰寡寡獨爲窮民西鄰婦既無食又無兒又是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撲棗之事緣其恐懼轉須親之使得安心撲棗耳但吳郎遠客西鄰婦得毋以遠客爲嫌不來撲棗是西鄰婦能以禮自守然以此防遠客亦屬多事嫌則多事在吳郎以其防遠客故插疏籬以分別之彼使如此西鄰婦竟不得復來撲棗觀此分別過於責矣當撲棗時此婦已訴困窮之苦多因縣官徵求一貧到骨我思徵求之故又因戎馬未息吳郎他日出爲困窮請命當思天下如此西鄰婦者不少尚留心民瘼哉○前章曰許坐層軒此章曰使插疏籬恐吳郎過哀者

題柏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二句領至末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漢終吾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

從來朱門不足累子弟患子弟不爲玉樹耳今朱門自貴玉樹自高朱門玉樹何嘗兩妨乃柏氏兄弟去朱門而山居者爲讀書故山居內衆馬既遠所精典籍與內文雅既嫻兼涉風騷我於江漢上終老誰依乃於雲林間得爾後進柏氏兄弟勉望爲玉樹文章亦白雪夫白雪豈俗人之調卽俗人亦安得而操此耶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應連虎穴喧已去人羣四句山居屋壁筆架霑窗雨書籤映夕曛二句山居讀書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二句柏氏兄弟

山居則非朱門而爲野屋野屋則稱山居宜有山籬此間寒水往來白雲起伏幾與虎穴爲鄰已覺人羣都絕虎穴可畏人羣可依與其入人羣毋寧鄰虎穴靜而不同也既精典籍又涉風騷則筆架書籤皆山居有事柏氏兄弟工若如此豈直老於野屋疏籬白雲寒水爲山居人物者皆千里馬五花文今日玉樹生於朱門他年朱門即此玉樹郎君勉哉○霑窗雨牖用滌雄事映夕曛用映雪事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空勒銘二句正言徵君已去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戶庭二句卽北山移文意予見亂離不得已子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翠屏四句諷辭

南極有老人星見則主治安今日亂離尚未可見不見而隱仍不失爲老人星假使南極老人果能自有其星彼北山移文文誰勒銘而萠恥無奈南極老人如覃山人者已就徵而去此隱居之地所存者獨松菊耳戶庭耳幾今哀壑矣人矣夫治亂在世出處在人予見亂離豈不欲出亦無可奈何不得已棲遲於此子年已老開歷應多矣豈不知出處之道必須經歷后勤乃漫然就徵北山移文周顒后又辭在子矣夫福兮禍所倚朱丹其轂適以赤我之族枚書未已而高閣投入漆幾時而鶴唳懺此時何首玄亭問字之處崑脂讀書之臺雖欲從之何可復得此神武門前弘景之冠早挂秋風江上張翰之舟遂歸非惡高車駟馬非戀秋天翠屏誠知今日高車駟馬與傾覆接踵他年秋天翠屏雖悵望靡從耳覃山人既爲老人何其昧於出處如此○自有星三字何等身分自有不至傾覆何覆不復自有

柏學士茅屋

碧山學士焚銀魚白馬却走身巖居二句柏學士茅屋古人已用三冬足年少今開萬卷餘晴雲滿戶團傾蓋秋水浮階溜決渠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六句言其讀書茅屋

學士佩銀魚乘白馬今焚者焚却者却身隱巖居何窮歲東方朔曰三冬文史足用古人用三冬而已足今學

壯方年少耳闢萬稅而有像古今人何多讒焉誰貲肝
想見茅屋內時雲滿戶若傾蓋之闕茅屋下秋水浮携
為夾梁之獨學士為此雖不貪富貴若論富貴必從勤
若世亦有不必五車書而富貴者命為男兒當不如是

東屯月夜

抱疾漂萍老防邊舊穀屯春農親異俗歲月在衡門 四句東屯
青女霜楓重黃牛峽水喧泥留虎鬭跡月挂客愁村喬木
澄稀影輕雲倚細根數驚聞雀噪暫睡想猿蹲 八句東屯月夜 日
轉東方白風來北斗昏天寒不成寐無夢寄歸魂 四句感懷

老病漂萍務居東屯者為春月務農淹留歲月耳仰見
霜飛秋深楓老俯聽峽轉石鬭聲喧況虎跡留泥客村
挂月喬蒼喬木霜葉稀疏鳥棲輕雲石根微細數驚有
故為倚樓雀無枝可棲俯仰但想猿猱騰踔未幾舉頭
見日東方漸轉長安不見北斗旋昏天寒則不寐不寐
則無夢無夢則歸魂誰寄哉○石為雲根細根小石也

東屯北崦

盜賊浮生困誅求異俗貧 總 二句 空村惟見鳥落日未逢人 二句正見異俗貧 步壑風吹面看松露滴身遠山回白首戰地有
黃塵 四句正見浮生困

生逢盜賊浮生已困乃朝廷以盜賊故干戈求息至誅
求之迫離異俗如東屯而亦不免所以北崦空村止見
鳥耳歷幾日暮有歸人而落日未逢真空村哉我行崦
步壑時來吹面之風立而看松止有滴身之露由北崦
回首豈無樂土無奈茫茫戰地
到處黃塵浮生至此誠為困矣

夜二首

向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 二句夜 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 二句月況 暫憶江東鱠兼懷雪下船 二句夜懷 蠻歌犯星起重覺在
天邊 二句應前

月何必弦我所見者燈花耳燈花亦半委落而成眠矣
人則雖眠乃號山之鹿棲而不定落樹之蟬忽焉有驚
是人亦未可高枕也眠時所憶者江東鱠如季鷹思家
所懷者雪下船如子猷念友忽聞蠻歌已眠復起當其
憶江東鱠如身在江東懷雪下船如身在山陰聽蠻歌
而起重覺此身原在天邊天邊何地而堪久處亦何異
於號山鹿落樹蟬也已○不宜然而然曰犯公用犯字
都有謂將曉詩曰飄飄犯百蠻言老不可入蠻也對雪
詩曰北雪犯長沙言北不可僭南也
此曰蠻歌犯星起言夜不可冒曉也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 承悲笳句 賦斂夜深歸 承村墟句 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 二句夜景 斗斜人更望月細鵲
休飛 挽首章起二句

此時犯星而起不但聞蠻歌且聞悲笳不但聞悲笳且
見過翼聽悲笳知甲兵之年數為已久見過翼知賦斂

至於夜深而方歸况暗樹之影依巖已落明河之光繞塞
亦微此以月細故也前此憶江東懷雪下幾欲舍此而
去今斗斜更望而見月光既細鵲且休飛我其終羈棲以
花而眠黃號山鹿驚樹蟬亦為休飛鵲可矣○二章以
月起以月收委眠休飛總
是杜門高臥行路難意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此於東屯檢
校收稻之事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 二句收稻之由 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
山 二句茅屋 御袂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
慳 四句檢校收稻

東屯米冠蜀中稻為香稻其地百頃若案田為平田百
頃之外屋宇無多平田之間雲水不礙惜是寒氣已侵
御袂猶苦不免然而嘗新可得旅顏從此可破矣今日
紅鮮之稻已保必有將來加玉之粒亮亦不慳此此首

檢校可預必者。

稻米炊能白，秋葵煮復新。誰云滑易飽，老藉軟俱勻。四句稻爲王葵爲客。種幸房州熟，苗同伊闕新。二句東屯之稻。無勞映渠盌，自有色如銀。二句玉粒之白。

玉粒何如炊能白矣，與稻同白者，又有秋葵，秋葵蹯滑，誰曰易飽，亦藉玉粒軟勻，宜於老人耳。此玉粒之種，自房州來者，非如伊闕爲我故鄉，幸也。房州之種，無異伊闕，莫白於東渠盌，凡物未白者，或借映於渠盌，玉粒之色已自如銀，渠盌之映，眞不必也。

歸

此從東屯歸瀼西。

東帶還騎馬，東西却渡船。二句從東屯歸。林中纔有地，峽外絕無天。二句歸瀼西。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閱遲暮，不敢廢詩篇。四句歸後之情。

自東徂西，大江中隔，故始焉騎馬，繼須渡船，既已渡船，還須騎馬，遂東帶上馬，却去渡船也。還瀼西，入林中，林外皆山，林中纔見其有地，由林中望峽外，峽中買江，峽外若疑其無天矣。夫虛室生白，高人自靜，西居近市，俗累宜牽，猶賴詩篇，足慰遲暮而已。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四句秋野。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盤餐老夫食，分減及溪魚。四句秋野之事。

秋深一望，野邑蕭疏，極目寒江，碧虛搖動，我繫舟於此，夫豈得已，卽卜宅亦偶然耳。所以棗熟矣，從人自打，何必秋爲我物，葵荒矣，且復自鋤，何必不如老圃。夫卜宅在野，旣有葵棗，乃繫舟臨江，更有溪魚，盤餐所餘，何不惠及溪魚也。○井絡，夔之分野。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二句總。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二句承難教一物違。我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微。四句承易識浮生理。

承上章　我繫舟卜宅，苟安於此者，識浮生之理，無容覓求耳。我於葵棗溪魚，使各得所者，知一物之生難違其性也。蓋人生本浮，茫無任者，脈者不察，多所營求，須知物倘猶我性也，順之則喜，違之則怨，苟順其性，雖爭石盆水，欣欣自得，倘或違之，則雖天地之寬，江湖之大，愁悠滿目，所以水不期於魚，林無心於鳥，而樂者樂，歸者歸，惟深惟淺，誠不違其性耳。况於浮生，豈樂貧病，我老則甘之，豈厭榮華，是非聽審之，秋風几杖，任其所矧，北山蕨薇，久而不厭，誠識浮生之理也。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二句總。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二句承禮樂攻吾短。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紅翠，步屧近微香。四句承山林引興長。

以下三章隱承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二句意，彼名教中有禮樂，我雖老病，豈敢自外，但禮樂之攻我偏覺其短，所以然者，絕意榮華，山林之興引我偏長也，於此長則於彼短，有不能相兼者，彼紗帽竹書，禮樂所由，今掉頭不顧，曝背自如，禮樂之攻我誠短矣。若松若蜜，山林所當，今風落而收，天寒而割，山林之引興信長也。至若秋花秋葉，生意蕭疏，屐屧遲之，微香可襲，旣以掉頭曝背，何妨屐屧花開，旣已割蜜收松，並此微香亦足戀云爾。○禮樂山林，原非兩局，掉頭曝背。非禮樂無非山林，割蜜收松，山林經濟，仰禮樂經濟，豈眞禮樂短，山林長。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

家家急樵聲，箇箇同秋野。六句 秋野　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二句 秋感

承上章。秋沙邊岸一片皆白，晚照連山萬里皆紅。秋沙處有漁舟駁浪不及，晚照時有歸翼從風自如，而況擣衣授衣，家家刀尺，時當落木，箇箇樵聲，雜而鳥屬砧聲而樵唱。天寒矣，霜飛矣，我曾為郎，南宮之被，亦賜明發。自維貧賤，已卸榮華，南宮之直宿無期，樂哉之賜被，致羞哉。

身許麒麟畫，年衰鴛鷺群。撥上南宮 賜被句　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四句 秋野　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總合首 二句

承上章。南宮之被，雖云隔也，麒麟畫閣，身曾許之矣者，身厠鸑鷺朝班，乖離自傷，衰老功名不終，不亦辭榮華甘貧賤與。彼大江之上，秋偏易盛，不但駁浪高風也；空峽之內，夜獨多聞，不但砧響樵聲也。峽中有遷逕所隱者，惟千重石耳；江上有帆帆所留者，如一片雲[illegible]主。若參軍可作也，乃兒童居南久，習蠻語，亦何必如晉時郝隆作蠻府參軍而始然哉。○細按五章，皆以易亂浮生，理難教一物遂兩，何為。至夫浮生有老少，有貧病，有榮華，有是非，或入世有禮樂，或出世有山林，或早歲登麒麟，或暮年羽儀鸑鷟之於理，作平等觀，物理亦不一矣。總欲俾其得所衷之熱，要之彌成功者退焉之樂，鳥之歸任天而行，收拾割蠶，其候自然無聲，砧聲及時自至，稀疏紅翠，亦有性情，兒童蠻語，無非天趣，所謂難進者如此，豈甫再遇難解方言，向不杜公兒童解蠻語。

傷秋

林僻來人少，山長去鳥微。二句 感全首　高秋收畫扇，久客掩柴扉。懶慢頭時櫛，艱難帶解圍。四句 傷秋　將軍思汗馬，天子尚戎衣。二句 傷秋時事　白蔣風飆脆，殷檉曉夜稀。何年減豺虎，似有故園歸。四句 傷秋情緒

林僻則人蹤稀少，山長則鳥影微茫，秋意堪傷哉。況高秋却扇，似我道之過時；久客杜門，亮人情之見棄，所以

懶慢而少逢迎，頭亦偶櫛；艱難而多憂慘，帶亦[illegible]吾也。故畫扇掩柴扉，科頭却帶於長林下，蓋將自安老，不復有為。豈知將軍捍圍，汗馬方戰，天子戎服，有時未寧。與言及此，雖結髮束髮為將軍，戮力天下，分憂有不辭者。其如白蔣風摧，殷檉曉落，秋又暮矣，而豺虎未息，故園難歸何。○時吐蕃寇靈州，朝廷詔郭子儀帥甲士鎮涇陽，京師戒嚴，是將軍汗馬，天子戎衣。

雨

山雨不作泥，江雲薄為霧。二句 雨　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四句 雨景　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屨。豈無平肩輿，莫辨望鄉路。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悠邊塞破，鬱鬱流年度。針灸阻朋曹，糠粃對童孺。一命須屈色，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尪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迕。以上 感懷　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二句 結上起下　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秋，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四句 出峽

山間之雨，滑不作泥；江上之雲，散則成霧。雲散而雨晴，飛於半嶺者有鶴；雨止而風生，亂於平沙者有樹。此時洲景猶微，半明半滅；巖姿已露，若隱若見。因而出門，有騁野趣，都疎老病，頻侵屐塵，徒滿肩輿，自在望鄉茫然。而況兵革未銷，蛇虺載道，邊月屢破，作客依然，年歲加流蕃。飛無凡非叔夜之絕交，若緣二豎，頻乎嗑粃慟，向諸兒一命之吏，欲擬折腰；流落之人，久無傾蓋。屈身彌甚，開口誰憐，白顏尪羸，應酬已倦，況於色笑，頃刻恐違。蓋由浮俗紛紜，為態不一，豈知幽人遠舉，原有高蹤，如龐公，如尚子，少待洞庭秋深，瀟湘風發，便當杖策入舟，送此暮齒，安能鬱鬱久居此也。○等待為宿留。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閱掃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六句都寫秋深病起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二句預期出峽

肺病得秋氣而平白髮稀疏不須梳亦自能理矣於時藥餌堪憎病後精神頗加減門庭諸閱病起可以掃除末發客至還客拜杖藜之禮病餘故杖藜而答我性愛竹則必題詩病餘不能自作故遣兒以書十月瞿唐冬水漸淺正當灔澦石出峽水如象之時夫如馬莫下如象莫上出峽下也此時輕舟順流聽其所如哉○後公書弟觀詩云禹鑿寒江正穩流正合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意

瞿唐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瞿唐兩崖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猱玃鬚髯古蛟龍窟宅尊四句言其壯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二句托感

瞿唐爲三峽門自昔相傳惟此兩崖中貫一江最爲壯觀此其門也其高入天猶然石色其深穿水疑爲雲根惟入天故猱玃之懸高處者鬚髯俱古惟穿水故蛟龍之風深居者窟宅以尊雙崖壯此門如是不獨入天穿水而且凝日今者秋盡冬馭近冬日短我恐到此雙崖日車不免於翻也亦奈之何○由入天穿水說到翻月時元載魚朝恩用事專權太甚翻覆之象愁畏日車翻語意有謂

暝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暝時候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深枝暝時景物正枕當星劍收書動玉琴暝時事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暝時所見

峽中四面皆山故當日下時嵐氣直侵戶庭也於是牛羊歸徑以晚愈險鳥雀聚枝以暝更深正枕而當星劍因暝劍光獨明收書而動玉琴因暝琴響忽觸暝則然燭將燃之際半扉尚開既燃之后半扉欲掩因掩扉與燭光所及適照清砧清砧不日開日見暝時所急者見耳

雲

龍以瞿唐會江依白帝深二句出雲之地終年常起峽每夜必通林二句雲之時行收穫辭霜渚分明在夕岑高齋非一處秀氣豁煩襟四句張上虛寫雲

雲之爲物從龍而起依山川而出天地之至奇也亦惟瞿唐龍會白帝江深故雲之生也無時不然不見瞿唐峽日終年常起白帝林間每夜必通終年起至收穫之候霜渚暫辭每夜通故分明之景夕岑猶慰不獨瞿唐白帝就我高齋亦非一處每被秀氣可豁煩襟雲不在我襟袖邪○收穫辭霜渚功成身退之象分明在夕岑年高德劭之象

晨雨

小雨晨光內一句題面初來葉上聞霧交纔灑地風折旋隨雲暫起柴荊色輕霑鳥獸羣以上寫晨雨之景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結將亭午說晨雨

小雨在晨光內當其初來聞葉上耳未見其形光闇其聲是爲晨雨其聲初傳但於葉上是晨雨之小者惟其小故借霧而後灑地因風而便隨雲此時晨光內柴荊之色暫起不獨葉上聞鳥獸之羣亦霑要有麝香山遙望山色但得一半直至亭午尚未全分蓋小雨迷濛難辨也

天池

天池馬不到嵐壁鳥纔通百頃青雲杪層波白石中四句言池在山上鬱紆騰秀氣蕭瑟浸寒空直對巫山峽兼疑夏禹功

魚龍開闢有菱芡古今同（以上寫池）闔道奔雷黑初看浴日紅

飄零神女雨斷續楚王風欲問支機石如臨獻寶宮（六句切天）

池

九秋驚雁序萬里狎漁翁更是無人處誅茅任薄躬（四句自寫）

夔有天池宜有天馬遥崖之異乃殊不然其嵐壁上惟鳥纔通其池在山巔故百頃交雲層波漾石其爲雲秀須下霄其爲水寒光見底夫惟巫峽曾經開鑿想此池亦必爲功與魚龍出沒開闢已然菱芡滋生古今不異謂之天池者蓋以此池時奔雷奔雷黑時浴日浴日紅時而雨爲神女雨時而風爲楚王風夫雷雨風日皆天上物今奔於池浴於池飄零於池斷續於池不謂之天池而何且織女支機之石河伯獻寶之宮皆非人間物邑一一爲天池所孔則愈見其爲天池觀此天池九秋之餘雁序驚起萬里之外漁翁可狎所驚者雁序所狎者漁翁是無人處也誅茅而居一任我躬何不可哉

即事

天畔羣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甘猶自青（四句即事之景）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四句即事之感）

天畔羣山山本不孤只一草亭亭何孤也假此孤亭獨免爲風雨漂搖乃風雨冥冥若偏爲孤亭而作勢處此風雨江中白魚應受釣矣乃一雙白魚不肯受釣魚也遭風雨而不食餌如此處此風雨亭前黃甘應損青衰乃三寸黃甘猶然自青甘也遭風雨而不改節如此况多病馬卿何日能起窮途阮籍幾時得醒多病窮途之故都因身遠秦川耳秦川未得歸若只因細柳甲兵未散耳然則與天畔孤亭終始故鄉茫茫終不得歸與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更落山鳥暮過庭（四句獨坐）

（雨景）

暖老須燕玉充飢憶楚萍胡笳樓上發哀怨不堪聽（四句獨坐感懷）

我獨坐對雨只有雙崖經雨彌青耳若水花則因寒落岸山鳥則向暮過庭皆有不堪於雨者况人而堪此飢寒哉度老無具計惟燕玉夫援老必須燕玉老終無時援也充飢無物計惟楚萍夫充飢至憶楚萍飢終何日充飢况世亂未平笳聲類苦獨坐聽之難爲情矣○燕玉齊引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以燕玉爲婦人即禮記七十非人不煖意白樂天詩云君是孤眠七十人莫道菲人身不煖又反言之也稷耕錢載四明黃琉贈趙碧羅妥詩有少陵尚愛燕玉媛句則燕玉指婦人無疑但予又考唐寧王有媛玉數又有媛玉杯玉自有媛若何不可以媛老燕玉或媛玉出燕末可知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四句峽雨）

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遠苦恨耳多聾（四句獨坐）

（情事）

雙崖者白狗峽黃牛峽一臨北一在東雲能致雨峽雲照夜夜雨可知風能散雲江日兼風雨晴可知於焉曬藥夫此媛老充飢之物既不可得庶幾曬藥以安老人於焉客至夫我有柴門雖設恒關應門何爲者聊試小童耳至若德不加修年日逾邁亦知所欲行者百無一遠豈是安心獨坐時無奈耳已先聾不能有爲因此苦恨而獨坐云爾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疏復行（雨雲對起）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二句承斷雲）秋日新霑影寒江舊落聲（二句承微雨）柴扉臨野碓半濕搗香秔（二句單結雨意）

雨微雲斷其景何如但見雲奔之處紫崖都黑雲去之邊白鳥暫明或奔紫崖之處或去白鳥之處所謂斷雲

也秋日之影忽似新霽偶然日影若因雨而洗寒江之聲依然舊落習熟江聲不因雨而添故為微雨宜此秋飢香秔濕擣雨困人哉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霑物冷今日過雲遲四句雨上馬回休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瀟灑潤色靜書帷四句雨時

情景

江雨不常陰晴難必其舊無時者已然之雨當暮秋而霑物冷其忽散絲者將來之雨於今日而過雲遲晴雨無常如此此時欲出上馬還休此時既回看鷗且坐高軒無事潤色悠然瀟灑雖喧書帷自靜豈非行路難不如杜門逸與

物色歲將晚天隅人未歸二句總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霏二句承物色歲將晚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舊短書稀四句承天隅人未歸

眼前物色歲將晏矣天隅羈客何日歸與而況朔風淅淅時來入耳寒雨霏霏復侵人歲真晚矣此時天隅之人安得飽飯只因多病久加耳此時天隅之人安得暖衣只因衰容新授耳艱難如此亟望故舊其如時危凋喪短書亦稀何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承短書來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四句都寫苦雨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總結四首

雨潤石苔行蹤都斷猶望京華消息耳短書稀則消息遲矣彼青兕耐寒者當此山寒不免於叫白鷗忍飢者到此江晚亦覺其飢不獨青兕叫神女本行雨者久雨花鈿亦落不獨白鷗飢鮫人本喜雨者久雨織杼亦悲我能免飢寒之感哉其緒多端不能復理雨絲終灑亦奈之何〇首章曰半濕擣香秔秋飢可想次章曰葬秋

霑物冷秋寒可想三章曰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四章曰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飢無非飢寒之感

返照

返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以下都寫此句已低魚復浦不盡白鹽孤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僕向夕應傳呼

日之夕矣巫峽已暗忽得返照峽景復開所見羣動盡清寒矣萬象搖落空矣寒空中其爲物色半有半無耳魚復浦在下返照與之俱低魚復半無也白鹽山最高返照與之不盡白鹽半有也荻岸非秋水返照所映荻岸與秋水一色荻岸在有無間也松門非畫圖返照所及松門與畫圖無異松門在有無間也牛羊本識童僕至返照將斂牛羊所應但聽傳呼此時牛羊童僕皆在有無間寒空半有無如此

向夕

畎畝孤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鶴下雲汀近雞棲草屋同六句向夕景物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二句向夕之事

田距孤城村圍亂水景已短矣日薄西山而短更催風已高矣聲在樹間而高尤易於時雲汀近冰有鶴翻然草屋荒塀羣雞亂入旅人何事惟有散琴書於明燭下不然如此長夜何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此題春秋紀時體公雨詩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朔夕

爲客何時了頂至末句悲秋向夕終點九月三十日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草敵廬山翠花禁冷蕊紅四句氣候之異年年小搖落不與故園同挽首句結

作客至大曆二年何時可了乃四時之序成功者退秋至九月三十日則已向夕終矣無奈齊猶未去因此恵

是夔子國霜猶未濃因此地是楚王宮所以秋為搖落之辰而草還翠花猶紅花猶落為小也雖然與其見草翠花紅於異地不如見草黃花落於故園今既不然為客真何時了耶

十月一日

有瘴非全歇為冬亦不難二句十月一日夜郎溪日暖白帝峽風寒二句並見為冬不難蒸裹如千室焦糖幸一柈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四句寫夔俗

南方十月瘴未全歇雖名為冬不甚苦寒旅人無衣此亦無難事瘴還有所以夜郎溪日至冬猶暖冬已為所以白帝峽風此日微寒若論天時旅人何妨久處人情則有不然者十月一日夔為佳節其俗以蒸裹相饋遺蓋比戶皆然千室如一室也以瓷器為重一手必一柈也二物雖瀆南人為重亦各相往來各自歡樂耳嗟人何與哉○公在夔於立春則思肯縣細菜於寒食則思中山松柏於九日則思美川菊花於冬日則思銅貺金谷茲於十月一日則有蒸裹燋糖之感蓋客窮愁千載在目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二句異俗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二句異俗舊識難為態新知已暗疏二句斯人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二句遣悶

夔接烏蠻夜郎牂牁六詔信為異俗俗異人情亦異有難與並居者有憂讒夔人奉為烏鬼已可怪家家養則以怪為常尤可怪也有黃魚夔人日夜所需者食黃魚無可怪而頓頓食則雖常亦異故可怪也至於斯人其在舊識為態無常其在新知外貌徒厚雖並居如此然治生之道耕鑿為常自守之道不關渠而已異俗雖異我自不異斯人難吾自不難遣悶如此吁可畏乎其怪人也出靈光殿賦

西歷青羌坂南留白帝城公自蓬巖自秦涉隴從同谷縣出遊蜀留滯於巫山也於菟侵客恨粔籹作人情二句物類之異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聲二句風俗之異是非何處定高枕笑浮生二句遣悶

我非夔人只由往日自秦涉隴從蒐而來不得已遂留白帝城耳不料此方異甚物類則謂虎為於菟風俗有招客之粔籹且將鬼祈死代觀妄傳神語且燒田焚山所會多費火聲虎名於菟妄矣饋粔籹題矣占瓦為卜誕矣燒藤種田迂矣斯人自以為是我安得指之為非計惟高枕過此浮生聊亦遣矣

杜詩闡卷二十八終

杜詩闡卷二十九

同學王日藻卸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夔州詩大曆二年至三年

從驛次草堂復至東屯二首

前至東屯檢校，此至東屯收穫。

峽裏歸田客，江邊借馬騎。二句從驛次　非尋戴安道，似向習家池。二句復至東屯　山險風煙合，天寒橘柚垂。二句在道之景　築場看斂積，一學楚人爲。二句復至東屯之事

我往來東屯，都爲農事，是歸田客也。東西有水陸之隔，故船渡之後，又須騎馬，幸江邊有驛次馬可借耳。我渡江而來，非子猷之訪戴安道；我騎馬而去，似山公之向習家池，蓋將望東屯而往也。山險故風煙早合，非馬不行；天寒見橘柚已垂，穫何容晚？夫築場斂積，楚人獨不然，楚人所爲，無一可學，學楚人不過此斂積之常耳。理生之道，聊從俗云。

短景難高臥，衰年強此身。從復至山家說入　山家蒸栗暖，野飯射麋新。二句到東屯之事　世路知交薄，門庭畏客頻。牧童斯在眼，田父實爲鄰。四句復至東屯之感

衰年宜高臥矣，今僕僕東屯者，迫於短景，農事難緩，勉強爲此耳。惟是山有嘉栗，銷客嘗蒸；澤有介麋，佐饌不乏。而況世路早知交態甚薄，若論門庭，何煩上客頻來，不如與牧童田父蒨共爲蒸栗射麋之樂，不亦可乎。

暫往白帝復還東屯

復作歸田去熟復是還猶殘穫稻功復還之故築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落杵光輝白除芒子粒紅加餐可扶老倉庾慰飄蓬六句總承穫稻句

我暫歸瀼西復還東屯者川前月檢收尚有餘功也九月蟄蟲咸俯我築場恐於穴處者有傷所餘寡婦伊利此振戾一聽無食者拾取甚穴蟻堪憐村童尤可念也有玉粒一落杵光輝燦然有紅輝發除芒子粒可數於以救之可扶老病所云老藉軟俱句者信不誣也於以貯之足慰飄蓬所云耆新破旅願者今果然也復還東屯為此故耳○按公種稻皆在東屯讀補稻畦水及晉促耗稻兩詩背東屯也雖卜居瀼西有春耕破瀼西句其實瀼西未嘗種稻蔬果居多蔬瀼西石田不可耕東屯水平上沃米宛蜀中故兩次還東屯皆甘歸田黃稻以芋堂檢校收稻為收瀼西之稻復還東屯刈稻為刈東屯之稻穀論公非老農不若是之貪得即客居家食畝穫麥落亦無僕僕東西兩處耕種之選瀼西甚果責成望子東屯稻禾責成行官公詩了然

刈稻了詠懷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疏草木旭日散雞豚四句刈稻了野哭初聞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四句詠懷

此收拾歸田諸作　稻刈矣一望田畦雲水皆空但見一川如舊對石門而若案耳稻既刈草木疎矣寒風拂之稻既刈雞豚散矣旭日照之其如農務稍息伏未休何聽野哭知其初聞戰也初聞戰哭聲如是戰後可知聞樵歌不過稍出村也稍出村十家九哭歌者僅耳亂離如此況無家之人一任乾坤聊以詠懷而已

柳司馬至

柳司馬必柳宗元父柳鎮也按宗元傳父鎮於肅宗平賊時上書言事擢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觸竇參貶夔州司馬時公在夔柳司馬更無他人

有客歸三峽相過問兩京二句柳司馬至函關猶出將渭水更屯兵設備邯鄲道和親邏逤城幽燕惟鳥道商洛少行人六句承問字述司馬答辭衰謝身何補蕭條病轉嬰霜天到宮闕戀主寸心明四句自言

吐蕃寇秦州兩京消息斷矣幸司馬歸峽我得憑之問信司馬答曰吐蕃入寇逼近京師東都函關為扼要地朝廷於此出將渭陽一帶屯兵遏寇郭子儀率甲士鎮其地渭水亦復屯兵焉不但京師邠郡亦設備矣邠郡與雖屬吐蕃恐有河東兵乘機起者王邏逤為吐蕃城於此設備於彼和親也若幽燕則路已斷惟鳥可通商洛則兵已滿行人亦少由兩京及河東北備吐蕃如此我兩司馬言其二者身為朝廷僇力無奈老病相尋一身無補仰見霜天朔風互到宮闕我戀主寸心亦與俱耿豈曰老病竟置國事度外耶

自平

自平宮中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二句前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二句今日蠻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蓬萊殿裏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四句見不當征戍

猶憶廣德年間中官呂太一作亂廣州自平太一之亂南海貢珠三年不絕近者所供犀翠又復稀疏夫一貫南海不來享復恐征戍者干戈密之故也若此呂太一之闕必復見於今日夫蠻族動搖當置不問況其酋長歸順者雖世授刺史而道里遼闊異於中原不必更責以時朝之禮今日蓬萊殿前掌神策軍者是亦呂太一之流未必是馬伏波縱使才如伏波亦不必勤兵於遠况非伏波焉得驕哉○蓬萊殿裏將指魚朝恩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軍來何遲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泉源

冷冷雜猿狖泥濘濕漠漠飢鴻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
面難再得以上久雨不至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
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
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
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以上惜其有才不見用憶昔范增碎玉
斗來使吳兵着白袍昏昏閶闔閉氛祲十月荊南雷怒號

四句述時事結挽久雨

空山茅屋久雨蕭蕭寞得銳頭將軍似貳安君者一來
慰我長將軍來何蒔耶雖有黃霧亂雲歲晚風折木猿狖雜
處鴻鵠啼飢似此嵗暮窮陰人生幾何會面之難如此
猶憶前者將軍抽鐵絲射白鹿我因坐皮知子歷險之
精就格鬪服乎應弦之能以爲安得突騎五千眉骨崒
然皆如銳頭將軍者走平亂世一豁主憂乃將軍會有

范增老謀恨不見用徒碎玉斗所以諸將叛亂如侯景
者皆擁白袍竟使閶闔閉氛祲不散至孟冬雷未收聲
也夫十月怒雷世亂所感霜霰久雨催不憶我將軍那
○時杜鴻漸薦崔旰崔旰入朝故有閶闔氛祲句王將
軍在成都鴻漸不用以平崔旰亂詩言如此篇中黃霧
亂雲役氣蔽天之象飄風折木大將失律之象猿狖雜
處小人竊竊之象鴻鵠苦飢民
生失所之象都借雨傍時事說

虎牙行

公自注虎牙灘名戴鐵僧江陵
自屯兵於此後常爲屯戍之處

秋風欻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
牙銅柱皆傾側四句出虎牙灘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窅窕溪谷
黑杜鵑不來猿狖寒山鬼幽憂霜雪逼四句寫虎牙灘之景象楚老
長嗟失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
竿滿雲直四句屯戍漁陽突騎獵青丘犬戎鎖甲聞丹極八荒

十年防盜賊三句屯戍之故征戍誅求寡婦哭遠客中宵淚霑臆

三句感時作結

秋風一吹天地之氣慘無色矣而至風撼波濤銅柱傾
側甚者巫峽峯巒皆爲黯濃鳥獸山鬼莫不苦寒於時
楚老因瘴癘炎癘飭角弓之愈勁知秋氣之彌高當
此虎牙灘上屯戍未休遙見石城之間旌竿如樹所以
然者昔年安史突騎曾獵青丘此後吐蕃鎖甲再圍丹
極十年以來盜賊未息此虎牙灘上屯兵難撤耳征戍
未休誅求彌急能免寡婦苛
政之哭遠客窮途之涕哉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
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以上說鄙夫
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

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谷北用心霜雪間不
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
鉤曲曲直我不知負暄候樵牧一段寫懷

萬物勞生共處天地風俗有何足異自趨競者起天地
之大遂苦羈束因有貴者形賤者而賤者悲有富者形
貧者而貧者戚究之富貴貧賤及其既盡同一骸骨生
而哭死而哭何常之有鄙夫自到巫峽倏忽三載苟全
性命留滯他鄉已忘物情榮辱不計以言仕宦老絕朝
班以言養生日供脫粟棲身則編蓬郭外多病故採藥
山間用心霜雪之餘不過勞其筋骨豈必條蔓之綠以
爲他日參苓無安排也順幽獨耳何貴何賤何貧何富
何榮何辱之有語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願
爲達士則何利焉爲小人又不可庶幾曲直兩忘如樵
如牧我負
暄候之矣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已出日四句起興

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我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天寒
行旅稀歲暮日月疾 四句自寫 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虱古者
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禍首燧人
氏厲階董狐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 以上諷世 放神八極
外俛仰俱蕭瑟終契如往還得非合仙術 四句寫懷之指

方夜生對月忽焉驚風飜白日出明月安在當其夜深羣生皆有一宿及乎日出飛動各有所爲凡以營其私耳我豈無私其如天寒旅稀日月又迫何夫人多營者皆爲榮名故因而賤者思貴貴不得則起而擾貧者思富富不得則起而爭大者竊侯小者竊鈎世亂紛然矣當蟣虱古者三皇之世淳淳悶悶鼓腹而遊志願已畢結繩起而機巧生機巧生而膠漆之固者從此而構矣作俑於燧人多事董狐之筆又繼結繩而起推燧人董狐之意本以防奸記惡耳豈知奸以防而益奸惡以記而彌惡譬彼燈燭本驅飛蛾乃燈燭既張飛蛾轉密彼仙人者不但無曲直是非貴賤貧富并死生而盡忘誠放神八極齊一死生有如往還而已何仙術之不合哉○孫楚詩齊契在今朝註引說文契大約也言齊死生大約在於今朝終契即齊契意如往還即生往死還也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潁李十
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
也開元三載余尚童穉記於郾城觀公孫氏舞劍器渾
脫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
洎外供奉曉是舞者聖神文武皇帝初公孫一人而已
玉貌錦衣况余白首今玆弟子亦匪盛顏既辨其由來
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昔者張旭善草書

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
長進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
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矯如羣帝驂龍翔來如
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 以上敘公孫之舞 絳脣珠袖兩寂
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
與予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 以上臨潁美人之舞 先帝侍女
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來似反掌風塵澒洞昏
王室梨園弟子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 以上追敘先帝 金粟堆
前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
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愁轉疾 自傷六句

昔有佳人爲公孫大娘者舞舞劍器震動四方不但觀者沮喪郎天地亦爲低昂焉抑而下如后羿射日落而昂者低舉而上如羣帝驂龍翔而低者昂忽然來如雷霆震於上而昂者還其昂忽然收如江海凝於下而低者還其低一低一昂頓挫節出如此今絳唇珠袖不復在矣獨有弟子傳其芬芳耳弟子何人臨潁美人今在白帝城者是妙舞此曲神彩飛揚所謂如羿射如龍翔如雷震如江海者公孫已盡援之美人故妙舞揚揚處闃莫二如此頓挫何知美人之發出自公孫偶於問答知其有本感時撫事不覺惋傷蓋由公孫氏於先帝侍女中爲八千人之冠當年玉貌雜衣舞唇珠袖以妙舞侍先帝高頭宜春二伎坊內人皆推公孫爲第一自開元五年至大曆二年爲五十年時轉事往樂甚哀來當時梨園弟子流落四方無一在者偶此臨頹樂人李十二娘尚傳西河妙舞其女樂餘姿猶狀寒日使人想見先帝高厲宜春之蓋所可歎者美人舊是劍器充然龍臬不遲茂陵寂寞耳舊此盟唐石城秋草叢叢琪堂急賞齒樣無數蕭秋尋至郎城閔寞觀戲遊之所塵萬金

栗弓先前弓鉚之鄉有足譏荒山自
傷頹老轉加愁衰不可復得也已

有歎 公自荘蜀官軍自圖晉遂

壯心久零落白首寄人間天下兵常鬬江東客未還窮猿號雨雪老馬望關山二句應客未還武德開元際蒼生豈重攀二句應兵常鬬

我壯志消磨不堪自問今日衰老亦聊寄人間耳何爲至此蓋因天下紛紜兵戈常鬬故江東流落之人客未還也窮猿失木老馬迷途回首太平恍如隔世深思武德開元之盛蒼生豈能再攀哉我之有歎誠此故耳○武德水經江水東逕赤岬又東逕魚復又東逕巫峽又東逕夔城故曰江東客非弟豐存江左之謂武德爲高祖年號開元是明皇年號不及貞觀永徽諸朝者武德爲唐治之始開元爲唐治之終舉武德開元列宗皆在其中想到武德開元即兩風終亂亂極思治之微意

寒雨朝行視園樹

柴門擁樹向千株丹橘黃甘此地無江上今朝雲雨歇籬中秀色畫屏紆桃蹊李徑年雖故梔子紅椒艷復殊鏁石藤梢元自落倚天松骨見來枯以上園樹林香出實垂將盡葉蒂辭枝不重蘇愛日恩光蒙借貸清霜殺氣得憂虞四句寒朝衰顏動覺藜牀坐緩步仍須竹杖扶散騎未知雲閣處啼猿僻在楚山隅四句朝行感懷

圓樹多矣其中時果雖無甘橘然而今朝江上雲雨既歇籬中秀色若畫屏然而況若桃若李蹊徑尚存若椒若梔豔色殊衆若藤纏石有勁姿若松倚天有傲骨蹊者蹊徑者徑紅者紅艷者艷鏁石者鏁石倚天者倚天循難一望真畫屏哉乃其所林香出實者垂垂將盡葉蒂辭枝者亦不重蘇豈非成功者退物有彫殘者所望愛日恩光蒙其一照猶恐清霜殺氣不免頓侵鏁中秀色安能長保也我朝來行視自顧衰顏常須緩步既不能如散騎入雲閣中乃倚徙園樹與啼猿共處雖有千株亦復何心也已○此即果園四十畝去夔時贈南卿兄者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故畦遺穗蕩已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羶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六句白鳧魯國鶺鴒亦蹭蹬聞道如今猶避風結借客

黃鵠本摩天之羽高於五尺童已度越儔等今化爲白鳧有類老翁爲五尺童所竊笑白鳧非香稻不食今故畦穗盡勢必天寒歲暮泛泛波濤此時波濤中豈無鱗介白鳧鄙而不屑食故仍終日忍飢東西流落也故畦穗盡一至於此即如鶺鴒偶因避災止魯東門今久而不去豈鶺鴒之得已耶○黃鵠鶺鴒皆公自況公留滯於夔正如鶺鴒蹭蹬宜乎不食嗟來爲黃鵠之飢寒失所也

冬至

年年日至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二句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六句分應首二句

年年日至年年爲客未有不窮愁者獨此窮愁泥人不去一似窮愁於我獨親然在此則江上形容偏我獨老在夔則天涯風俗自爲相親身居夔地親疏不入我日至長爲客可傷如此而況在秣方若杖藜踏雪在長安者鳴玉來朝身遠闕廷雲泥異路我窮愁泥殺人可傷又如此寸心折盡故園終迷亦何日免於爲客窮愁也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汝迎妻子到荊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鶺

鍚飛急到沙頭峽關險路今虛遠五句弟到江陵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彩鷁青春不假報黃牛三句自言出峽

自汝往藍田迎妻子秋來消息杳然今日荆州信到報方解耳鴻雁之影未來峽內尚未爲真已達峽內是消息真傳也鶺鴒之飛未向沙頭到未到尚未可知已到沙頭是妻子果達荆州矣前此峽關之險誠畏其遠今回首峽關已爲虛遠我所以解耳前此峽江之流苦其不穩今十月寒江正當平穩我亦乘此出峽矣及此穩流我偕朱紱隨彩鷁下江陵渡黃牛峽之來信不必至青春又傳矣喜可知也○朱紱隨彩鷁亦寫急於趨朝意公由雲安至夔兩年來此心日在朝廷一日歸朝日簪笏一日肺病幾時朝日邊於九日曰柴更賜朝士難得一枝來於夜雨日同合晨趨侍胡爲淹此留至弟到江陵尅期出峽從前神往并在此時故不覺喜極曰朱紱即當隨彩鷁蓋公歸溪上未嘗罷官出峽趨朝分所當然朱紱二字庶非漫下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四句弟到江陵歡劇提攜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蘂疏枝半不禁四句自述喜意

想汝由藍田下秦山雪正深北苦寒如此弟攜妻子至此者不過爲就我之故雖他鄉而春色生焉但長安是故國弟從故國移居雖爲就我之故亦見客心之不得已也我則喜甚喜形於手提攜如意舞矣喜形於口行坐白頭吟矣此時尚自舞尚自吟索誰共笑巡簷之際忽見梅花如見我弟因而共梅花笑如共弟笑夫梅花本無情之物今若擬人意冷蘂疏枝不禁舒放我其爲冷蘂疏枝哉

庾信羅含皆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二句總短墻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此聯承首句卜築應同蔣詡徑爲園須似邵平瓜此聯應次句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結還喜字

弟移居江陵所居何處昔者庾信亦歸江陵居宋玉宅羅含於江陵築茅舍而居兩賢俱有宅也但爲時已久

今不知作誰氏居耳庾信羅含俱有宅句亦客裏移居但恐暴露使二宅之短墻尚在無須更易且從殘荒客裏移居但取庇蔭備二宅之喬木尚存無用斬伐亦可假花夫庾信羅含遺跡固可求也若蔣詡邵平我長安故鄉人亦可師也當年蔣詡挂冠歸里蓬蒿滿門弟今卜築於二宅願同蔣詡之徑當年邵平爲秦故侯種瓜青門弟今爲圃於二宅願如邵平之瓜春來秋去作誰家今直作蔣詡邵平家耳前弟往藍田曾與約曰此時同一醉應在仲宣樓今正其時我雖病酒且嘗弟開勸酬之餘真有樂不可支者尚何怨嗟之有

別李義

按李義係道國之裔李鍊子也鍊在玄宗朝曾遣祭沂山東安公鍊宗室之賢義能繼美公係舒國後爲孫別詩情見乎詞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道國泊舒國實惟親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昆六句敘淵源丈人嗣王業丈人義父鍊之子白玉溫之子指義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肅穆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六句義父子建文章壯河間經術存溫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然遇知己談論淮河奔六句李義憶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尊莫怪執盃遲我衰涕唾煩以上敘別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親故恩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飧猛虎臥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爲爾吞以上規戒

高祖二十三子除早薨以事誅弃十六人
封王者十七人道國等十七王中之賢者
亜外族則觀中表之貴賤雖殊子爲宗國
國後裔之外孫親親之誼則誠係嫡胄君
人行能繼道國先王業今日子亦盎然如王
能繼道國之業子父丈人貲先之丈人在
任使職領宗卿爲圖典刑無忝司直丈人
所以子有曹植文章河間經術其温克則
清骨則處亦不喧今日洗然相遇談論快
逢于方孫蘇曾幾何時便成丈夫顧我心
鑑當此三峽冬春江山勝冥而況所往者
今日崔肝雖巳入朝揚子琳又復羈旅
荊棘處非賢者所宜于詡身其往而失將
而叙親舊思予少年者若見柳花便圖歸計
莫戀盤飧誠以猛虎蛟螭如崔肝子琳之輩
子幸自愛黃老夫困頓石根自分不復有
死別古人所嗟今日暴帬哭而又明亦謂
孫道國賢王之後與予有中表之誼云爾
毋文云親國則夫人之門爲國則府君之
府君之外父者爲府君外王父也

孫之
孫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尋封閬州謂司直往閬州也封爲閬州
送封王簿郎封閬州之子公亦曰王簿前

丹雀銜青來暮棲何鄉樹驛騶事天子辛苦在
非冗官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爲入雲霧
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一相
渴再公幹沉綿屢清談慰老夫開卷得佳句時
欣然淡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漂寓良會苦
水奔注能罷咆空林遊子慎馳騖以上叙別西謁
如跬步主人不世才先帝常特顧拔爲天軍佐

今日苦短昨日已過不見碧樹化爲鄰樹逝水忽焉停波乎我何爲久處於此我東郭老翁本洛陽青丘人今飛書白帝營求斗粟雖有琴瑟几杖花藥柴門幽况耳夫青草枯死天驥臨牛聖賢薄命往往而是聖賢薄命惡少封侯矣聖賢薄命困頓殊方惡少封侯得志邦國矣表居夔以來故園消息三年一通雖終南渭水依然如舊乃長安惡少亦復壯日所以五陵豪貴擁甸原鄉里小兒鮮衣孤裘時事如此生兒不必聖賢但當惡少蓋有膂力即封侯可立至也若生女富貴雖傾邦國天下風塵奚所用之然則生女猶宜固多黃金生男有膂力亦差强人意哉

白帝城樓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 四句白帝城樓 急急能鳴雁輕輕不下鷗 二句感物 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 二句出峽

江之來也遠度閣道樓之據也高出危檣故翠屏非晚對不宜白谷必深遊始會也於此有雁莊子一雁能鳴一雁不能鳴請殺主人殺不能鳴者處今之世不能鳴者或未必殺能鳴者或不能保故能鳴者反急急然也於此有鷗海上之人每從鷗鳥遊其父命子取玩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夫下則爲人所取不下斯可無患輕輕者惟不下飄然自得也雖然雁之急急當春思歸鷗之輕輕所在遠舉夷陵春色一動行帝扁舟我亦發矣

寄從孫崇簡

嵯峨白帝城東西南有龍湫北虎溪 二句所隱之處 我孫騎曹不記馬業學尸鄉多養雞 二句言其能隱 龐公隱時盡室去武陵春樹他人迷與汝林居未相失近身藥裹酒常携 四句期其偕隱 牧竪樵童亦無賴莫令斬斷青雲梯 二句期與終隱

夔州白帝山縣其東西其南北則有龍湫虎溪我孫居此更有何事似爲騎曹而不問馬其王子猷耶亦學尸鄉而多養雞其祝雞翁耶昔有龐公盡室而隱于是其人否更有武陵問者迷津夔是其地否所幸與我林居望衡相接採藥飲酒時復相依庶幾可偕隱耳但古人肥遯相期永矢若使青雲有梯忽而斬斷則隱德不終彼牧童樵叟最爲無賴儀之謂勿令山林寂寥寬假若輩蹤跡採斤斧而入也○莫令斬斷句即示從孫濟淵米刈葵意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二翁前權夔州今復還江陵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發蕭條別浦清 四句統軍還江陵 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留滯嗟衰疾何由見息兵 四句送別之情

統軍則有火旗火旗行全軍行矣今日火旗已上錦纜而還二翁白馬臨出江城而去白馬出則吟笳俱發錦纜解則別浦自清我送卿翁至此向曉而出寒空起巫峽之曙抵暮而歸落日動渭陽之情老病干戈侵尋留滯我送舅氏爲此神傷也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 四句白帝樓 臘破思端綺春歸待一金去年梅柳發遲欲攬邊心 四句出峽之情

一望漠漠在虛無裏者何處其間睥睨亦連連而相續非白帝樓耶樓懸絕塞則去日自遠峽臨大江則倒影宜深臘破則春歸矣將欲製春衣以出峽思端綺而恐不能誰爲假貸先以爲出峽需待一金而恐不得去冬身羈西閣曰傷留滯豈梅柳二物還欲攬我邊心使留滯耶必不然矣

夜歸

夜來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二句夜歸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四句夜歸之景白頭老罷舞更歌杖藜不睡誰能那二句夜歸之情

當夜歸將衝虎而過傍不見北斗仰不見明星前不見燭光後不聞猿嘯山黑更深家人斯睡此際誰能自遣者至於歸家不復衝虎傍見大江北斗低垂仰見當空明星獨大北斗低明星大把燭何爲者北斗低明星大山猿驚發矣此際何以自遣也因而舞因而歌因而舞且歌杖藜於明星北斗燭炬猿聲前此際終何以自遣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北斗長安在其下明星館客明星君象也此星當空衆星退舍故獨見其大公見北斗明星神往其處不覺且舞且試不能成寐嗔燭炬惡其亂明

曉望白帝城鹽山

徐步移斑杖看山仰白頭翠深開斷壁紅遠結飛樓四句曉望山景日出清江望暄和散旅愁春城見松雪始擬進歸舟四句望山之情

徐步必資斑杖資斑杖而仰白頭者看山故耳山有翠壁深處疑開山無紅樓遠勢若結此時曉山一帶亦沿江望耳喜日出而一望能清此時望山客情亦爲旅愁耳幸暄和而旅愁得散矣暄和則已春春城而見松雪正臘破春初之候我之歸舟此時準發也

送韋贊善別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承送君發復作掩荊扉承猶不歸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應送君發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應猶不歸

君今先發我扶病送者既羨君發還鄉我未歸也所以客中之淚不覺盡揮柴荊之扉依然復掩千去矣江漢故人宜其益少音書從此誰復相過廿載追隨一朝言別豈我心哉

夜聞觱篥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鄰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欻悲壯四句夜聞觱篥積雪飛霜此夜寒應夜聞句孤燈急管復風湍應滄江句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應鄰舟二句

笳管爲觱篥其聲悲又當夜深起自江上衰年側耳動去國懷鄉之感彼吹觱篥者我舟正鄰之鄰舟一聽已足感傷况時當三更聲復悲壯此時舟以外霜雪瀰漫其舟以內孤燈明滅笳管風湍哀鳴互咽彼吹者但知天地內干戈載道獨不念江湖之客行路甚難何爲故作此聲令感傷耶

前苦寒行二首

漢時長安雪一丈牛馬毛寒縮如蝟楚江巫峽冰入懷虎豹哀號又堪記四句苦寒秦城老翁荊揚客慣習炎蒸歲絺綌玄冥祝融氣或交手持白羽未敢釋四句苦熱見苦寒是變

二章記異冰雪亦常耳漢時凍及牛馬以爲異而記之今號及虎豹甚於牛馬凍矣豈不異絕又堪記乎夫玄冥司冬祝融司夏本有定候故夏需葛冬需裘獨變不然我雖秦城老翁今作荊揚旅客其於炎蒸亦已習慣絺綌之服冬日常施今雖苦寒玄冥難據恐祝融之氣依然而交是冰雪入懷羽扇仍未敢釋耳○時令顛倒識朝廷之失政

去年白帝雪在山今年白帝雪在地凍埋蛟龍南浦縮寒刮肌膚北風利四句苦寒楚人四時皆麻衣楚天萬里無晶輝三足之烏足恐斷羲和迭送將安歸四句志變

南雪從不到、今年不然、宜乎蛟龍凍肌膚剖耳、夫楚地氣暖、四時無冬、今楚天萬里日色不照、又何爲哉、彼羲和以馭日者、是必日中有烏三足凍斷、但不知羲和馭之竟安歸耶。〇太陽比君、羲和比相、羲和馭日使日無光、罪有所歸。

晚晴

高唐暮冬雪壯哉、舊瘴無復似塵埃、崖沉谷没白皚皚、江石缺裂青楓摧、雪四句 南天三旬苦霧開、赤日照耀從西來、六龍寒急光徘徊、晚晴三句 照我衰顏忽落地、口雖吟咏心中哀、未怪及時少年子、揚眉結義黃金臺、洎乎我生何飄零、支離委絕同死灰、六句自歎

高唐但宜霧雨、今雪何壯哉、雪一洗使舊瘴無塵埃、雪壯矣、雪一積使崖若沉谷若没、雪壯矣、雪一壓使江石

裂青楓摧、雪壯矣、乃雪壯矣、霧又散之、苟非太陽焉能開霧、倏而赤日來、寒光散、衰顏一照、快意可知、乃口雖吟咏心自感傷、若謂念天有晚晴、人無再壯、至於洎首、難欲復揚眉吐氣於黃金臺上、亦何可得、亦甘讓少年、自安委頓、心同槁木、安歸之死灰而已。

復陰

方冬合沓玄陰塞、昨日晚晴今日黑、黑爲風候二句切復陰 萬里飛蓬映天過、孤城樹羽揚風直、江濤簸岸黃沙走、雲雪埋天蒼兕吼、六句寫風 君不見夔子之國杜陵翁、牙齒半落左耳聾、二句自歎

天地閉塞氣爲合沓、一望惟玄陰耳、玄陰塞則天地黑、黑爲大風之候、因而蓬飛羽揚、江簸沙走、直至雲雪埋、蒼兕吼、夔子國之風烈矣、齒落耳聾、如杜陵翁者何以遣耳。〇復陰者治而復亂之象、說到齒落耳聾、公有付

將事於不論不議、置理亂於不聞矣。

後苦寒行

南紀巫廬瘴不絕、太古以來無尺雪、蠻夷長老怨苦寒、崑崙天關凍欲折、玄猿口噤不能嘯、白鵠翅垂眼流血、六句苦寒 安得春泥補地裂、一句望治

巫廬二山皆屬南紀、向無嚴寒、今蠻夷長老莫不苦寒、真恐崑崙裂、天關折、而况猿吟若噤、鵠翅低垂、苦寒至此、庶幾東風解凍、得春泥以補地裂、而嚴寒可免、夫冬雪爲陰氣所積、春泥得陽氣始融、陰極陽回、否極泰轉、亂極治生一也。

晚來江門失大木、猛風中夜飛白屋、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不爾苦寒何太酷、五句苦寒 巴東之峽生凌澌、

彼蒼迴斡那得知、二句自解

拔大木、飛白屋、風威猛矣、此時青海諸戎應得天兵而斬斷、故殺氣南行、至動坤軸、不然、何嚴寒之酷烈、風之甚、人見巴東峽亦生凌澌、幾疑造物不仁、豈知天意迴斡、欲動青海諸戎、特此猛烈、此中真宰焉得知耶。〇一慰長老曰、安得春泥補地裂、意在拯黎元、一斬諸戎曰、彼蒼迴斡那得知、意在滅吐蕃。

自夔出峽至江陵詩 大曆三年

元日示宗武

汝啼我手戰、我笑汝身長、從宗武說起 處處逢正月、迢迢滯遠方、飄零還柏酒、衰病只藜牀、四句元日 訓諭青衿子、名慚白首郎、賦詩猶落筆、獻壽更稱觴、四句示宗武 不見江東弟、高歌淚數行、公自注、弟豐在江左、無消息

手戲老病可知汝憐我不禁啼也身長成人有望我喜汝爲失笑也今日又元日矣客中元旦到處相逢無奈遣方終成流落雖陳柏酒屢戀藜牀汝之啼我不識然豈顧汝身已長我方欲訓汝置身青衿自傷老而無成雖白首爲郎甚愧一官飄泊耳乃賦詩遣懷我雖手戲猶能落筆獻壽賀節汝良身長且復稱觴但今日者我賦詩汝稱觴識有父子之樂不識弟在江左當此元旦竟何如耶

又示宗武

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床。試吟青玉案，莫帶紫羅囊。以上示宗武以詩學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二句元日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以上示宗武以經術我欲諷諭子者以汝覓句業能知律以汝攤書亦能知麗夫我家詩學不過熟精文選文選中如張平子四愁

詩何以報之青玉案等句試一吟焉諸詩可學至若謝家子弟好帶紫羅囊所當戒者今日汝雖爲我稱觴在汝無吝縱飲亦於假節日聊復從俗識念汝年復一年與我共長只轉盼間事而況少年讀書貴通經術大儒學問何以文爲古人十五志學汝須立志以躋於三千弟子之行彼三千人中升堂者惟曾參游夏誠通經術安在十五男兒不可與於曾參游夏哉○按公於宗武最爲鍾愛二一則曰聰慧與誰論一則曰驥子最憐渠一則曰已伴老夫名此章則嘉之以新知律解滿床勉之以青玉案戒之以紫羅囊飲酒則限之假日長成則期其其我且望之以飽經術以曾參游夏責成之其後汝於乞句卒先志者仍得之宗武子嗣業云

遠懷舍弟穎觀等

陽翟空知處，荊南近得書。積年仍遠別，多難不安居。四句穎觀等江漢春風起，冰霜昨夜除。二句元日雲天猶錯莫，花萼尚蕭疏。對酒多疑夢，吟詩正憶渠。四句遠懷舊時元日會，鄉黨羨吾廬。結還元日穎在陽翟空知其處我曾云長葛書難得是也觀取妻子到江陵雖得書而尚未晤是荊南猶陽翟耳穎觀陽翟遠別猶然觀到江陵即火未定幸春風起氷霜除正雲天猶錯莫花萼相對之日其如猶錯莫尚蕭疏何所以非無酒也弟不在雖對酒而都疑夢非愛吟也弟不在聊吟詩而志憶渠想當年身在里門時值元日一堂之上兄弟傳杯杜陵鄉人誰不羨吾廬之盛今日一陽翟一荊南一江漢哉

太歲日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四句客夢之感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四句太歲日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鄰。西江元下蜀，北斗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八句自傷

我頻年客夔此行將老忽焉又春欲圖出峽藏緣多病而況謀拙多不如人當此春王正月值戊申太歲之日遙想天開黃道人拜紫宸復旦呈祥羣僚霑賚夫豈多病拙謀如予者所得與此追維一出君門鴛行永斷三年巫峽虎穴爲鄰森森西江如依蜀客迢迢北斗獨照秦城所幸身居散地得脫要津自笑生涯惟有伏枕年來楚岸梅花巫山柳色幾回相見尚其速圖出峽作歸秦計也

喜聞盜賊蕃寇總退口號五首

蕭關隴水入官軍，青海黃河捲塞雲。二句寇退北極轉愁龍虎氣，西戎休縱犬戎羣。二句退後吐蕃寇靈州蕭關在靈州傍路嗣恭破賊於此蕭關隴水間官軍盡入矣斬首二千吐蕃遁去青海黃河諸處塞雲盡捲矣夫吐蕃雖去官軍未敢解嚴所以長安北極帶虎兵士之氣若轉愁者凡以西戎犬羊必盡驅乃止尚可得而縱哉

贊普多教使入秦數通和好止煙塵（二句言通好之得）朝廷忽用
哥舒將殺伐虛悲公主親（二句言制邊之失）
吐蕃年來數為邊患非吐蕃故先是開元年間吐蕃贊
普屢欲請和朝廷許之邊患遂弭後用哥舒翰節度隴
西攻拔石堡收九曲地從此吐蕃生心公主之和親為
虛矣夫公主下嫁本欲罷兵哥舒翰邊適以開釁此往
事之可歎者
幸今已退耳
崆峒西極過崑崙駞馬由來入國門（二句承上和好）逆氣數年吹
路斷蕃人聞道漸星奔（此句總退）
崆峒山在西其西極為崑崙往年和好未絕諸蕃駞馬
入貢國門者未嘗絕也數年來封豕薦食道路為斷今
日靈州一捷蕃人聞風豈獨吐蕃從此西域大
小諸蕃莫不來享來王重有駞馬國門之盛矣
勃律天西采玉河堅昆碧盌最來多（二句番人入貢之物）舊隨漢使

千堆寶少答胡王萬匹羅（此言朝廷待番之禮）
勃律堅昆皆西域別種勃律出寶玉堅昆出碧盌向隨
漢使納貢朝廷但報之者雖不必如藩服來朝修厚往
薄來之禮亦須少答其誠彼以千堆寶我以萬匹羅於
朝廷原無大損於遠人則已榮施蓋許其內屬優以卹
戎豈非春
秋之意與
今春喜氣滿乾坤南北東西拱至尊（紀地）大曆二年調玉燭
玄元皇帝聖雲孫（紀時）
諸蕃奔享王畿天下可幸無事矣自東而蒐自西而戎
自南而蠻自北而狄靡不帖然內附稽首至尊試之於
史大曆以前無此盛也大曆三年調玉燭之遇大曆
者無異遇貞元玄肅以來無此舉也玄元皇帝聖雲孫
後之仰雲孫者無異仰
太宗此眞時事可喜者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居止正月中旬定出三峽

自汝到荊府書來數喚吾頌椒添諷詠禁火卜歡娛（四句喜得觀書）
舟楫因人動形骸用杖扶天旋夔子國春近岳陽湖發
日排南喜傷神散北吁（六句正月中旬定出三峽）飛鳴還接翅行序密
銜蘆（二句迎就當陽居止）俗薄江山好時危草木蘇馮唐雖晚達終
覲在皇都（結到趨朝）
自汝迎家到荊來書二次矣未得續書雖頌椒添諷
詠既得續書計禁火可卜歡娛我扁舟久繫從此當因
人而轉移我身骨久衰從此當扶杖而登舟況斗柄旋
東夔峽之天行已轉陽春布暖岳湖之物色都新不亦
發舟之日發棹南喜出峽之時已散北吁乎我正月中
旬定出三峽況當陽居止弟復來迎此日飛鳴接翅而
喜此時行序銜蘆而携我回首江山俗雖薄而未害為
人遍看草木時雖危而原自生長今日當陽暫為游憩
長安此行安頓私人即作趨朝之
計豈曰馮唐晚達混意皇都也

人日二首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以下都承陰字）氷雪鶯難至春寒花較
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疏久無勞比素絲
東方占一日為雞至七日為人自元日以到人日民物
皆在其中是日晴其物生育陰則災無日不陰則無物
不災矣陰則氷雪多而鶯難至鶯不來凡屬禽鳥可知
陰則春色寒而花較遲花不開凡為穀實可知陰則水
勢壯雲光隨之俱落陰則山氣沉風聲振之亦悲山水
無不蕭條矣我一身垂老鬢髮稀疎已愧素絲何堪相
比七日為人人已如此○天寶以來至大曆年
間朝廷皆小人用事陰長陽消天道以陰為常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尊前柏葉休隨酒勝
裏金花巧耐寒（四句諷人）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
（二句自謂）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二句出峽）

此日爲人且饑餘貴賤各有此且但知此日爲可喜不
知此日之陰爲大可憂乃此談彼笑若以災異爲可謔
浪者然尊前柏葉爲人日設如此恒陰非緣飲時且休
隨夫酒勝裏金花爲人日剪加此恒陰非爭妍且且巧
耐夫寒夜俗口談笑我豈隨俗者我有佩劍光可衛星
營後以壯我志我有匣琴音如流冰且彈以寫我憂夫
我之劍惟張華識耳俗未必識也拔亦聊拔我之琴惟
鍾期知耳俗未必知也彈只自彈耳此早春我將仗劍
攜琴遐矣夫行路之難不在山水在人情之反覆若便
直道而行到處坦坦又何憂乎行路難哉○直道句公
正爲談笑者下砭談笑若安危利留其不憂若大可憂
直道而行者遠吉避凶其多憂者所以無憂江湖興館
出峽下江陵

江梅

梅蘂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雪樹元同色江風亦自波六句江梅故園不可見巫岫鬱嵯峨二句客情

蘂破臘前花開年後一花而占兩歲矣其如春意「」
動臘前客愁則轉深年後何而況臘前白雪彷彿如花
年後東風誰復能禁江上梅花伊可愁也故園梅
花亦可憶也故園不見巫岫嵯峨奈此江梅哉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低收葉舉新掩捲芽重四句庭草
步履宜輕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爲容四句庭草之感

楚地暖故草色經寒而還碧至於春入眼彌濃矣經寒
則舊低低則葉收今收而又舉入春則新掩掩則芽捲
今捲而且重矣今日之草乃異日之花步履宜輕者恐
損其芽也開筵得供者將有其花也大抵人情當其花
則愛之玩之方其草則忽之置之豈知在人看花自有
節序今日尚非其時在草開花亦有時候今日亦何敢
强爲容以媚人哉○結
句就草上說最見有品。

將別巫峽贈南卿兄瀼西果園四十畝

苔竹素所愛萍蓬無定居遠遊長兒子幾地別林廬四句追言雜蘂紅相對他時錦不如二句果園具舟將出峽巡圃念攜鋤正月喧鶯未茲辰放鷁初雪籬梅可折風榭柳微舒托贈卿家有因歌野興疎以上將別巫峽贈南卿果園殘生逗江漢何處狎漁樵自傷二句

我隨地栽竹瀼西之竹亦所愛者其如浮生若萍無定
踪何數年遠遊無一成就碌碌兒輩隨地長成主於林
廬之別不知幾處就此四十畝中目前雜卉似無足觀
他日穠花雜錦不若今日具舟臨別又復巡圃念昔攜
鋤不忍竟置耳正月喧鶯尚嫌其早茲辰放鷁巳覺其
遲遠顧園中在雪籬者梅巳堪折在風榭者柳亦將舒
今贈卿家卿爲卿有也從此殘生飄飄江漢彼江漢甚
大殘生甚微以殘生逗江漢間不過漁樵作伴茫茫天
地悅鶩焉知哉

送大理封主簿五郎親事不合却赴通州主簿前閬州賢子余與主簿平章鄭氏女子垂欲納采鄭氏伯父京書至女子已許他族親事遂停

禁臠去東床趨庭赴北堂風波空遠涉琴瑟幾虛張四句送大理十六字巳盡渥水出騏驥崑山生鳳皇兩家誠款款中道許蒼蒼頗謂秦晉匹從來王謝郎青春動才調白首缺輝光玉潤終孤立珠明得暗藏以上申明親事不合之故餘寒折花卉恨別滿江鄉二句結還送別

謝混尚晉武帝女呼爲禁臠今禁臠而去東床親事不
合矣趨庭而赴北堂却赴通州也赴北堂則風波遠涉

此涉爲空洩去東床則琴瑟幾張欲張而竟虛張任王薄係閩州子是涯洼騏驥所乎章鄭氏女子又崑山鳳凰前者兩家垂欲綢采不圖中道又許他族或意鄭氏秦晉之匹必如封家王謝之郎乃封家五郎誠然青春年貌而有才調誰知鄭氏女子竟使白首偕老而失耀光於是玉潤女婿孤立無耦珠明女子養於閨投當此春寒花卉方拆沂江而歸流恨何如耶

杜詩闡卷二十九終

杜詩闡第三十卷目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漢華氏訂

江陵詩 大曆三年

大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四句提綱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石苔凌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劒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娟妙昭君宅有無曲留明怨惜夢盡失歡娛以上寫峽景擺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脈冰雪耀天衢鹿角真走險狼頭似跋胡公自注鹿角狼頭二灘名惡灘寧變色高臥負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兀死地脫斯須以上敘峽險不有平川決焉知眾壑趨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颺驪龍濯錦紆落霞沉綠綺殘月壞金樞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雁兒爭水馬燕子逐檣烏絕島容烟霧環洲納曉晡以上寫江景前聞辨陶牧轉眄拂宜都縣郭南畿好津亭北望孤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六句將到江陵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飄蕭將素髮汩沒聽洪鑪丘壑曾忘反文章

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臥疾淹為客蒙恩早厠儒廷爭酬造化樸直乞江湖灔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懶計却區區以上漂泊之感喜近天皇寺先披古畫圖公自注此寺有王右軍書張僧繇畫孔子十哲像應經帝子渚同泣舜蒼梧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旄頭初俶擾鶉首麗泥塗甲卒身雖貴書生道固殊出塵皆野鶴歷塊匪轅駒伊呂終難降韓彭不易呼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回首黎元病爭權將帥誅此段感時事山林托疲苶未必免崎嶇結還自己漂泊

我移居白帝城自大曆元年春至今春仍辭白帝城而去焉我當放船忽然不樂者亦為漂泊之故耳放船時而峽窄矣船從窄處而轉還聞啼狖之聲峽虛矣船隨虛處而放但見浴鳧之影於時峽際石苔直凌几杖峽間空翠近撲肌膚峽壁層層若排劍戟峽泉滾滾若纍珠瓏而且杳焉冥焉飛於峽者藤分上下濃焉淡焉若綴於峽若樹雜榮枯峽有神女峯雲雨之夢已失峽有昭君宅琵琶之曲空留此景如此從此出峽棹之擺而復闔也盤渦為湍勝之欹而更斜也激浪為輪盤渦沸而辭若風雷激浪輪而勢如冰雪鹿角與狼頭爭險不變色而高臥有妨書史與囊裝半濡當臬兀而死地幸脫峽險而如此茹數眾壑歸遵都由平川奔決耳少焉去險即平而見江關之景天地如浮游也雨露能生物也因鳥迎風牽絲俱颺驪龍出水濯錦互紆麗霞落而綠綺俱沉缺月殘而金樞欲壞苞於泥中者初荻之笋出於沙際若小蒲之茸水中之馬與雁爭驅檣上之烏隨燕而雙遠聽絕島猶將霧從容近瞻環洲曉晡亦納我久居夔府何為至此蓋將前赴江陵也陶牧在望宜都早臨荊為南畿縣郭何好夔忽北眺津亭已孤所以勞心遠行若謀息之地也不覺朗詠杼懷若有昭蘇之幸也雖得意造倩偶俱笑樂乃衰年遠路何論賢愚自頤飄蕭但餘素髮偶然汩沒亦聽洪鑪丘壑百年常有終焉之志文章到老豈無自命之思惟是生聖代不能有為歷窮途不免於哭然臥病以來飄淪留客路乃蒙恩早賦

磊落如長人於人曰君看磊落士又曰磊落懷將賢於
書曰磊落字百行於事曰磊落貞觀書說於使君則曰
於君最磊落詮家於發秦州詩磊落
星月高何必引古詩以實之亦迂矣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二句南征之路 偷生長避地，適遠更霑襟。二句南征之故 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四句南征之情

春岸落落桃花水漲，雲帆涉渡楓樹林深，我泛泛於此，夫豈得已？自憐生不逢辰，長謀避地，所適更遠，但有霑襟。夫避地則老病南征，此身愈南；霑襟則君恩北望，此心愈北。不知者謂我南征耳，豈知我北望之心？即知我者謂我北望耳，豈知我北望之故？百年心事，徒託哀歌，誰為知音者，察我歌中之意哉。

歸雁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二句詐辭 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二句承上 是物關兵氣，何時免客愁。二句感時 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結還正意

廣州極南，雁所不到。今春之雁，獨從廣州北歸，從未聞者。自廣州歸，則知今春見花必辭漲海，去冬避雪必到羅浮也。今日西北為戎馬之鄉，東南少兵革之氣，雁避兵歸矣。客愁則何時免耶？要之自廣州歸原屬異事。年年霜露時，及衡陽而路隔，何嘗過漲海到羅浮而過五湖？今日歸雁，故足紀耳。○按大曆二年嶺南節度徐浩奏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五嶺之外，翔雁不到，浩以陽為君德，雁隨陽者，臣隨君之義，故奏。史又稱浩貪而佞，嘗頒南方珍玩以賂元載。歸雁一章，見浩奏為誣。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二句地隅 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六句地隅之感

出峽泊江，行山遠，重阻天隅，離別仍在地隅，況眼中所見都非故物，此身所歷，盡是窮途。昔王粲為秦川公子，避亂荊州，我適時喪亂，即今日之秦公子；屈原為楚大夫，被放湘水，我悲涼流落，即今日之楚大夫。平生壯心消磨殆盡，行路至此，日覺荒蕪，稅駕竟何處也。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唯一老，伐叛已三朝。四句歸夢之由 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四句不得歸

冠亂未平，道路茅塞，以至行人稀而江山寂寞，歸路真茫茫矣。自歎避地人間，長作偷生遺老，坐使盡時多故，屢經伐叛，王師未伐，叛頻三朝，聖主而偷生有一老，復游與言及此，急作歸計耳。乃江上青楓，南征雨急；雍州黑水，北望雲深，豈無歸夢？夢亦徒然。既不得歸，雖有楚辭招魂，何益哉。

泊松滋江亭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二句泊舟 江湖深更白，松竹遠還青。二句亭景 一柱全應近，高唐莫再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四句泊亭之情

紗帽欹側，隨鷗上下，我復何心？鬱勃今日正喜扁舟繫此亭耳。凡水深者必黑，江湖之水深而愈白；凡樹遠則難青，松竹之色遠而更青，亭景佳矣。一柱觀在江陵，去松滋甚近；高唐觀在巫峽，離松滋已遙。夔州為南極，今宵在夔州外，是今宵在南極外。我本老人星，今宵之老人星已為南極外之老人星，從此扁舟長與鷗伴，遊朝非我事矣。○公對嚴武自命為少微星，茲望南極，自命為老人星。

行次古城店泛江作不揆鄙拙奉呈江陵幕府諸公

老年常道路遲日復山川白屋花開裏孤城麥秀邊四句行次古城店濟江元自闊下水不勞牽風蝶勤依槳春鷗懶避船四句泛江王門高德業幕府盛才賢行色兼多病蒼茫泛愛前公自注陽城郡王衛伯玉爲江陵節度使○四句奉呈之意

老年行役復到古城但見屋蘿花開居然村店城臨麥上疑是農郊今日泛江不似峽內有兩岸之狹從此下水不比峽船須百丈之牽而見傍槳依依喜多情之風蝶避船泛泛者似我之春鷗而王門在望矣况是今上幸陝月郡王有幹略拜荆南節度尋封郡王王門德業既高幕下賢才必盛我孤舟老病前路蒼茫不無望於東道賢主稱恐蒼茫而來泛愛靡托未識幕府諸公能爲我故人地否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曙角凌雲罷春城帶雨長水花分塹弱巢燕得泥忙四句乘雨令弟雄軍佐凡材污省郎萍漂忍流涕衰颯近中堂四句入宅

當此曉角聲停春城雨滿水花有離披之思乘雨而循泥者惟有燕耳因念行軍六弟逢乘雨而入宅弟今强佐原爲軍佐之雄我已迂疏空猶省郎之職自傷萍梗猶此衰颯忍淚升堂亦復何心也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鬢毛垂領白花蘂亞枝紅欹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衣臨積水吹面受和風六句上巳宴集有喜留攀桂無心問轉攬招尋何蓬攬衰年句

鬢自白也花自紅也自分衰年久廢偶幸今節同招也而况上巳有修禊之舉薄衣從臨水何妨吹面不寒之風能受劉安招隱士云攀援桂樹兮聊淹留我非隱士司錄則假淹留我者雖老人行蹤有若轉蓬既與作宴何不暫爲司錄淹留也○薄衣非厚薄之薄乃候薄之薄言水薄衣上也遇外氣使風詩亦日沐氣薄行衣

宴胡侍御書堂公自注李尚書之芳鄭秘監審同集得歸字韵

江湖春欲暮牆宇日猶微闇闇書籍滿輕輕花絮飛四句書堂翰林名有素墨客興無違今夜文星動吾儕醉不歸四句宴集

江湖之春已當遲暮牆宇之日尚有微光目覩書籍鮮色春暮故花絮亂飛顧此書堂之宴非翰林墨客不與諸公或爲翰林其名有素或爲墨客其興不違翰林墨客皆文星也今夜文星相聚而動我儕不醉無歸可耳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二句邀面久拚野鶴如雙鬢遮莫鄰雞下五更二句寫情興

書堂飲罷滿鳳欒人喜此殘尊邀君下馬共盡因我之雙鬢久拚如鶴不醉何爲直至鄰雞唱曉漏下五更猶飲不惜也

江南逢李龜年

天寶中李龜年承上寵遇於東都大起第宅亂後流落江南每遇良辰勝景爲人歌數闋題曰江南逢李龜年六字腸斷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公自注崔九即殿中監崔滌中書令湜之弟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上二句憶下二句逢

猶是李龜年昔相見於岐王宅裏度曲於崔九堂前彼一時也今竟流落江南我江南風景非不佳麗白髮梨園已非昔時江南何地落花何時而君來此地逢君此時耶

奉送蘇州李二十五長史丈之任

星坼台衡地曾爲人所憐二句遡其父公侯終必復經術竟相

傳食謬見從事克家何妙年一毛生鳳穴三尺獻龍泉句六

美長史四句 赤壁浮春暮姑蘇落海邊客間頭最白惆悵此離筵四句送別

昔爲父倩位台衡遺張華是所之禍至今爲人所儕然公侯子孫必復其始如漢楊震李固之後皆然况經衡相傳如韋賢父子位至宰相易詠六二食舊德長史能食舊德榮九二克家長史必然克家南朝謝鳳爲鳳毛長史名家節鳳毛也楚王有劍名龍泉長史利器亦龍泉也今出江陵而發江上赤壁正浮春暮望東吳而行吳郡姑蘇直到海邊一時送長史之在者坐客之中我年最老當此離筵餞嘉長史又念嚴父何以爲情也○按張華傳少子韙以中台星坼勸華避位華不從竟被誅今以言長史父必罹張華之禍張華之誅因張林等責其備位宰相太子廢不能死節故長史父蘇亦必在貶黜建寧間

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

自古求忠孝名家信有之 二句切恩命赴闕發議 吾賢富才術此道未磷緇玉府標孤映霜蹄去不疑激揚音韻徹籍甚衆多推潘陸應同調孫吳亦異時 八句美之 北辰徵事業南紀赴恩私卿月昇金掌王春度玉墀薰風行應律湛露即歌詩 八句叙恩命赴闕 天意高難問人情老易悲尊前江漢闊後會且深期 四句別意

自古求忠臣必於孝子門惟忠且孝名家有之耳大鄭才術既富於忠孝之道未嘗磷緇而况玉質孤標霜蹄千里音韻並美高華衆推文章則潘陸齊驅武略亦孫吳再拱今日北辰之上徵其事業將求忠於孝恩命遣歸也南紀之路赴其恩私移孝作忠追赴闕下也計卿此行升卿月度玉墀被薰風歌湛露恩豈有極哉我窮而卧老爲世變尊前江漢後會難期行矣馬卿無忘此別哉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

海內文章伯 二點李 湖邊意緒多 點湖亭 玉尊移晚興桂楫背酣歌春日繁魚鳥江天足芰荷 四句泛舟 鄭莊賓客地 點鄭監 哀白遠來過 結還陪泛

吾唐賜制王勃爲文章伯今推尚書中丞矣而况鄭公湖亭意緒亦多名人勝地適相當耳於是泛舟王尊之酒晚與沧留桂楫之發酣歌互答當此春前魚鳥飛躍無邊江上芰荷點綴不乏似此勝地宜在嘉賓哀白如余何堪明窮乃遠來集此殊覺不倫也已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 二句見蠶穀所由荒 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田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五句願望之詞

天下莫大於我唐乃數年來無一城無甲兵無一城有蠶穀也爲今日計莫若銷天下兵鑄爲犁鋤召民墾種則田穀蠶絲成不但烈士淚收天下耕夫蠶婦男穀女絲且行歌太平也恐不可得耳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 二句叙事 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三章都象此句

三章記亂諱史之失猶記前年渝州之亂曾殺刺史如何今年開州之亂又殺刺史凡此羣盜相率食人甚於豺虎肯更留人妻子不食哉其詖汚有不忍言者不如食之爲愈矣○舊註謂殺刺史者狄璫翟封討平之者杜鴻漸楊子琳郭謨公第三章言之蹊前兵馬雖號雄朝廷自撫柔眞縱暴畧與羌渾同是作亂者羌渾

二十一家同入蜀惟殘一人出駱谷 此言被擄歸者自說二女

僧時回頭却向秦雲哭 二句出駱谷者之言

二十一家被擄入蜀，存壁所餘只留一人，此一人者出駱谷而歸，其妻挈已為賊得，故自言臨別時二女啼，惜回首秦雲，不禁慟哭，一人幸耳，彼二十家妻子留身被戮者，慘更何如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 殺刺史閬道殺人漢者羌渾

殿前兵馬神策軍也，朝廷任用中人領禁軍，平亂豈知縱暴與羌渾等，殺人漢上，與今人同擄，歸軍中，與留妻子同，是亦寇賊而已

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二句正言縱暴

和江陵宋大少府暮春雨後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渥洼汗血種，天上麒麟兒，才士得神秀，書齋聞爾為 四句諸公書齋賦詩 棣華晴雨好，綵服暮春宜 二句點暮春雨後兼映舍弟 朋酒日歡

會，老夫今始知 二句和詩

諸公為汗血麒麟兒，日聞書齋賦詩，舍弟亦與也，棠棣之華，雨晴好妍，斑斕之服，春暮更宜，我於爾時想見書齋中情景如此，似此歡會必然日有，老夫今始聞之，今始知之，此詩亦今始和之，自分衰殘，不得厠身於汗血麒麟棣華綵服之列，詩之典，未敢出諸公後也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

前湖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來更接連 二句前湖 錦席淹留還出浦，葛巾欹側未迴船，尊當霞綺輕初散，棹拂荷珠碎却圓 四句泛 不但習池歸酩酊，君看鄭谷去夤緣 二句寫重字

鄭居遠俗，地接前湖，春水連天，若可待於重泛者，李尚書甥為宇文晁，司業孫尚書子為崔彧，宜游其處，錦席張筵，淹留為時久矣，更有與泛出浦，以老夫廁其間，葛巾何厭，葛巾欹側，客亦醉矣，尚未擬於回船，於時湖上霞光輕散，尊前之綺，湖中荷水碎拂櫂尾之珠，庶可收船可回矣，前此皆李尚書湖亭之泛，已為習池酩酊，今日同二子前湖重泛，接鄭谷者又資緣而釋絡，如此愛此湖上，誠有佳會也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灑行殿，佐佑卿相乾坤平，逆胡冥寞隨燭燼，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閣畫鴻雁行，紫極出入黃金印 以上敘向卿世業 尚書勳業超千古，雄鎮荊州繼我祖，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御衣 以上進 向卿將命寸心赤，青山落日江湖白，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以上送別

鎮悅先帝靈武時，猛將如雲，一指揮而咸京遂收，此時扈從行在灑血矢忠者，卿家向公也，先帝指揮向公輔佐而乾坤平，塵逆胡功在中興，如此顧向公與卿兄弟也，一時功名震麒麟閣上，雙書雁行紫極門前，同懸金印，濟美又如此，今日尚書衛伯玉德業冠古，雄鎮荊州繼我祖征南將軍，時值端午，御衣初成，尚書拜題而授向卿將命進御，卿將尚書命，遂望上都進發也，而卿赤心如懸白日，念予漂泊久違闕廷，望向卿於進衣日將老翁近況一達朝廷，使知滄浪江上尚有思從舊臣，今日無意雲霄，已作飄零逐客也〇公與向公同是題從臣在朝，且端午賜衣曾明恩眷，故於進衣因時感懷有飄零老翁句，向公向鼎是兩人，故曰卿家兄弟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侍御常正字入京 探韻得深字

酹酒楊雄宅，升堂子賤琴 二句楊長寧宅 不堪垂老鬢，還對欲分襟，天地西江遠，星辰北斗深 四句送別 烏臺俯麟閣 點侍御 長夏白頭吟 點正字 結還夏日探韻

此長寧宅即楊雄宅我與二子醉酒其處此堂上琴是子賤琴我與二子升堂聽之所不堪者攬吾鬢對分襟耳欲分者西自西北自北耳二子此行侍御烏臺自府正字之麟閣我當長夏攬衰鬢吟白頭雖有新詩亦復何情哉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衰年正苦病侵陵，首夏何須氣鬱蒸。二句多病執熱 大水淼茫炎海接，奇峯硉兀火雲升。二句承首夏句 思霑道暍黃梅雨，敢望宮恩玉井冰。二句承衰年句 不是尚書期不顧，山陰夜雪興難乘。二句懷李

衰年而病有似侵陵病亦侮老也首夏尚非鬱蒸之候自夏鬱蒸似助侵陵者而為虐此時大水淼茫無非熾熱之海奇峯硉兀亦是助熱之雲執熱所由難解耳此時惟黃梅雨火雲如此安得雨耶是道暍徒悲思沾何日計此時惟玉井冰炎海如此安得冰耶況宮恩承賜頗望寵頒復尚書有期曾恭不可不赴今日我非不顧尚書之期因無夜雪不能乘興聊爾奉懷以自遣云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灑迥已紛紛。四句雨 巢燕高飛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四句喜雨

他雨不足喜南國久旱故為可喜但見雲入於空漠漠然耳雨灑於迥紛紛然耳此時巢燕避雨高飛欲盡林花得雨潤色羣分晚來聲猶不絕夜深料得還聞不減可喜哉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魯鈍仍多病，逢迎遠復迷。耳聾須畫字，髮短不勝篦。四句老病 澤國雖勤雨，炎天竟淺泥。小江還積浪，弱纜且長堤。四句泊舟

歸路非關北，行舟卻向西。暮年漂泊恨，今夕亂離啼。童稚頻書札，盤餐詎糝藜。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難齊。高枕翻星月，嚴城疊鼓鼙。風號聞虎豹，水宿伴鳧鷖。異縣驚虛往，同人惜解攜。蹉跎長泛鷁，展轉屢聞雞。以上水宿情景 嶷嶷瑚璉器，陰陰桃李蹊。餘波期救涸，費日苦輕齎。杖策門闌邃，肩輿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棲。八句承呈羣公 巨海能無釣，浮雲亦有梯。勳庸思樹立，語默可端倪。贈粟囷應指，登橋柱必題。丹心老未折，時訪武陵溪。八句遣興

迂疎老病不合時宜雖欲逢迎其如道遠多迷何今日泊舟水次在澤國之思雨雖勤乃炎天之積水終淺幸而小江有浪弱纜且維我何日歸耶夫我之歸路本欲北向秦中今乃非關北我之行舟正苦南征江漢今乃更向西南轅北轍張倀何之暮年已可傷今夕彌足悲也童兒之書札空移故人之盤餐難問人生到此物理之不可解者此府水宿仰見星月翻光枕前側聽鼓鼙傳更城上風嘷虎豹客類鳧鷖誰憫我病者今日江陵異縣驚為虛往同人惜解攜泛鷁茫然聞雞欲起是有望於羣公耳在羣公皆瑚璉器其門第亦桃李蹊何惜餘波少潤涸轍乃杖策而門闌甚邃肩輿而羽翮嗟低祇益悲傷自甘賤役有誰憐憫強幽棲而已詎知大海堪釣浮雲有梯老大功名尚未可知平生語默亦非無故今日暫為貸粟期魯肅之濟周瑜他日自詩題橋若相如之乘駟馬丹心尚在莫輕看老之夫武陵有溪不拒問津之客寄語諸公從此遊矣○此羣公即行次古城店時所呈幕府諸公然仰蒼茫泥愛雨此語有謂公殷勤雨不雨也

虢國夫人

此係追諷一刻張祜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二句寫其無忌憚 却嫌脂粉

涴顔巴泼掃蛾眉朝至尊 二句寫其狀

貴國本適裴氏何以承主恩平明何時入宮門何爲若至尊非貴國宜朝朝至尊涴掃蛾眉何其無忌僞妖淫至貳

遣悶

地濶平沙岸舟虛小洞房使塵來驛道城日避烏檣暑雨留蒸濕江風借夕涼行雲星隱見叠浪月光芒螢鑒緣帷徹蛛絲罥鬢長哀箏猶凭几鳴笛竟霑裳 以上遣悶之景 倚着如秦贅過逢類楚狂氣衝看劍匣穎脫撫錐囊妖孽關東臭兵戈隴右瘡時淸疑武略世亂跼文場餘力浮於海端憂問彼蒼百年從萬事故國耿難忘 以上遣悶之事

地何濶係平沙岸也舟何虛若小洞房然於時驛在城邊舟泊城下日落而蒸濕尚留若暑雨後也暑蒸而彡風忽至者江上故也於時星光隱見月色瀲翻岸螢與星月交輝緣帷更幾蛛絲引夕風互繞罥鬢加長寂寞螢帷弄箏自遣脊涼蛛鬢聞笛還悲舟次之景如此自笑規然等秦人之贅子行歌過此類楚澤之狂夫乃肯劍而雄心未忘撫囊而及鋒未脫所以然者隴冠未滅民瘡足痛耳但時淸則武略堪疑世亂則文場無用我既無武略出匣而何爲空跼文場雖處囊而焉用宜尼浮海艶繫何爲屈子問天因人何益百年忽忽萬事隨之所難忘者故國未歸他鄉久滯悶終何由遣哉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嚴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同作

樓上炎天氷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窗宿霧濛濛濕朱栱浮雲細細輕 四句新樓成 杖鉞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淸 二句美郡王 自公多暇延參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二句王請判官同賦意

炎天無暑樓高可知燕雀賀新成故耳窓内滃滃者宿霧凝露栱間細細者浮雲如縷何人能有此樓陽城郡王也郡王乎且鎮江陵杖鉞治兵事雄按部已瞻其具美今日登斯樓投壺飲酒散帙讀書能有其餘當杖鉞褰帷閒自公也及投壺散帙閒自公多暇也暇延參佐相與賦詩如侍御判官者當年羊祜鎮襄陽庾亮鎮武昌我祖征南將軍鎮荊州其風流在江漢間郡王今日風流亦應萬古不朽何但一時落成之賞而已〇王按史伯玉遭坊皆在大曆五年夏四月至六月以殿中王昂代之伯玉諷大將楊林留已申寓鄧起復時公巳辛大曆三年新樓成非其時也註家謂大曆初伯玉丁母憂時未再起曰起復亦不當作樓命客賦詩公至江陵依伯玉二詩贊美如此亦窮王之情此失考之誤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淸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 四句賦樓 推轂幾年惟鎮定曳裾終日盛文儒 二句美伯玉 白頭授簡焉能賦愧似相如漢大夫 二句又作之意

此樓雄鎮楚都雖江山之勝豈特江山天淸地濁高下本劃然者凭樓仰見天淸者還其淸俯見地濁者還其濁是樓在中央二儀截然於高下樓與天地並三才之位矣炎高樓之上雖多氷雪撈時則三伏臨焉是炎蒸在三伏不能定其無炎蒸之氣三伏豈無炎而氷雪生焉是炎蒸到此樓不能定其有樓高至此天地不能有其氣候樓雄矣郡王節度荊南鬮今五服鎮以來惟務鎮靜所以自公多暇飲延參佐更求文儒而曳裾王門者子亦一人昔梁孝王游兎園授簡相如賦詩酬倡今郡王國梁孝王我年頹老非相如比安能受王簡爲王賦詩竊附於漢大夫哉

江邊星月二首

驟雨淸秋夜金波耿玉繩 二句雨後 天河元自白江浦向來澄

二句江邊映物連珠斷綠空一鏡升二句星月餘光憶更漏況乃露華凝以餘意作結

此是秋夜驟雨之後其氣澄清餘波月與玉繩星重映也此時江邊一望一若上而天河從來自白下而江瀾向來自西豈知江邊之星彷彿連珠映物而斷江邊之月依稀一鏡綠空而升故天河江瀾亦澄湛如此未幾覺餘光數更漏已數秋夜凄其況露華凝結秋氣侵人又如此

江月辭風纜江星別霧船雞鳴還曙色鷺浴自晴川四句將曉歷歷竟誰種悠悠何處圓應首二句客愁殊未已他夕始相鮮應次二句

月辭星別客棹又發矣雞聲唱曉曙色還鮮鷺影翻波川光自若昨夜玉繩何在歷歷白榆竟誰種耶昨夜金波何在悠悠清光何處圓耶星與別月與辭欲當相鮮又俟他久是客愁與星月循環不已也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二句舟月金剎青楓外朱樓白水邊二句對驛近寺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鉤簾獨永眠四句玩月

更深須燭月明則不須假也於時舟所近者有寺寺爲金剎月上見青楓之外金剎巍然舟所對者有驛驛爲朱樓月上見白水之邊朱樓宛在青楓外有烏月上聞城頭之烏啼聲眇眇白水邊有鷺月上見野塘之鷺宿影娟娟舟月之景如此客雖皓首安能無眠惟有鉤簾獨玩遣此深更而已

舟中

風餐江柳下雨臥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四句舟中風雨今朝雲細薄昨夜月同圓飄泊南庭老祇應學水仙四句舟中情興

柳下餐風驛邊臥雨與我並集者有捕魚人結纜而不徒聚網有販米賈連檣而未散往還差喜今朝之雲已覺細薄猶想昨夜之月何等清圓我本北人飄泊南方竟成南叟今日浮沉水面擬學水仙不然湖爲朝朝暮暮江湖之上也

秋日荊南述懷三十韻

昔承推獎分指房琯愧匪挺生材遲暮宮臣忝艱危衮職陪揚鑣隨日馭折檻出雲臺以上因疏救房琯而出也罪戾寬猶活干戈塞未開星霜玄鳥變身世白駒催伏枕因超忽扁舟任往來九鑽巴噀火三蟄楚祠雷望帝傳應實昭王問不回蛟螭深作橫豺虎亂雄猜素業行已矣浮名安在哉以上遭亂寓夔之事琴烏曲怨憤庭鶴舞摧頹秋水漫湘竹陰風過嶺梅苦搖求食尾常曝報恩腮結舌防讒柄探腸有禍胎蒼茫步兵哭展轉仲宣哀饑藉家家米公自注籍人舂愁徵處處杯休爲貧士歎任受眾人咍以上流寓江陵之事得喪初難識榮枯劃易該差池分組冕合沓起蒿萊不必伊周地皆登屈宋才漢廷和異域晉史坼中台霸業尋常體宗臣忌諱災以上追歎不用房琯之故羣臣紛戮力聖慮竟徘徊數見銘鐘鼎真宜法斗魁願聞鋒鏑鑄莫使棟梁摧盤石圭多翦凶門轂少推垂旒資穆穆祝網但恢恢赤雀翻然至黃龍不假媒以上期望之意賢非夢傅野隱類鑿顏坏自古江湖客冥心若死灰四句自謂

此詩半爲房琯發　我本菲才曾明房公爲舉矣致身拾遺年當蹇蹇備員補袞府値艱危方傷饑而屈從遷京旋建言而華州出貶蓋因房公罷相撫言疏救坐此獲戾顧張鎬得免摧闘也從此一出國門亂離不已年華屢易日月頻遷玄易白頭伏枕驚其趨忽星霜身世扁舟任其往還客蜀九年面樂巴嘆火逢至九鶴萬養三載而楚俗爾雷亦羅三載在蜀知業帝之化爲杜鵑其事惡實在楚知船王之腰舟不返其事非虛計我流羅夔蜀九年中所歷段子璋徐知道以至崔旰之亂蛟蛸作横豺虎無情遊使素業蕭然浮名永謝而歎蜀不可居遷亦難久也聽琴鳥之曲不能奮飛槙庭鶴之舞悲其失志因而出峽湘邊秋水竹淚俱青嶺上陰風游花自今搖求食之尾誰念故人惟報恩之將未測知巳昔年推獎眞承貢耳擬結三寸之舌爲讒柄之防莫探九曲之颱攤禍胎之伏步兵一哭到處茫茫仲宣七哀所如輒戢航借未前臨河之栗嘯遺愁懷杯而王弘之酒誰送纔爲假驟何須視窮自憐失路甘受揶揄我今日流寓江陵如此夫榮枯得失何常之有由前而言其故難議尚後而論其理易則外主組而廉仕者差池衆贊起蒿萊而在位者合沓多人豈必台衡盡登才士只由褒亂以來武夫年少驟進登庸故人人自以爲伊周爲屈宋而果伊周果屈宋如房公者反遭貶斥也當乾元閒朝廷和親回紇之年正房公台星中坼之日夫和親本漢道雜霸非調劑之正若房公乃非宰臣而台星中坼者因分鎮之議有觸忌諱遂至罹災耳今日壁公苟能僇力以匡聖慮即爲將者功銘鐘鼎爲相者法執斗魁亦何愧哉乃時事所亟者一猜兵使金鑾皆鑄農器一擇相彼棟梁不至擢類一分鎮諸王繫若之閣圭多剪一慎假兵柄四門之將毅少推此時天子垂旒四方咸仰黎穆莊網疎闊萬姓皆樂恢恢亦雀銜書飫西伯受命之疑黃龍浮沼若軒轅御曆之年我愧非柢業脊棄可入武丁之夢自分鑿坏野叟甘爲潁闘之進久客江湖逍遙卒歲雖爲韓安國之灰亦何惜哉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二句總　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二句江漢之景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

途四句正終明乾坤一腐儒意

此飄飄江漢間者乃思歸長安之客自歎迂疎亦乾坤內一腐儒耳彼主持乾坤者有君協贊乾坤者有相致頻江漢一老憂黎元毫無裨信乎腐矣江漢之景何如仰看片雲與天共遠坐此永夜與月同孤所以思歸悲此腐儒者人疑其老豈知當落日其心猶壯人憐其病豈知値秋風其病欲蘇譬彼老馬能任長途不知老馬可存者不爲其有長途之力亦其智足取耳然則腐儒未可棄也○黥布傳漢高以隨何爲腐儒

遠遊

江闊浮高棟雲長出斷山二句遠遊之景　塵沙連越嶲風雨暗荊蠻二句遠遊之故　雁矯銜蘆內猿啼失木間弊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四句遠遊之情

江闊則水光蕩漾舟中之高棟若浮雲長則嵐氣縈遶舟前之斷山屢出景佳矣無奈塵沙南去越嶲爲連風雨之來荊蠻都暗彼雁之飛也懼增繳而銜蘆自衛猿之挂也當流離而失木堪悲我何異是昔年蘇子裘弊盡歸我歷國未還即今日之蘇子也夫

秋日荊南送石首薛明府辭滿告別奉薛尚書頌德敘懷悽然之作三十韻

南征爲客久西候別君初歲滿歸鳧舄秋來把雁書荊門留美化姜被就離居六句敘明府辭滿告別　聞道和親入垂名報國初連枝不日並八座幾時除往者胡星孛恭惟漢網疎風塵相澒洞天地一丘墟殿瓦鴛鴦拆宮簾翡翠虛鉤陳摧徼道槍槊失儲胥文物陪巡狩親賢病拮据公時呵猰貐首唱却鯨魚勢愜宗蕭相材非一范睢公自注秦拜范睢爲客卿卒聽其謀

門下大夫綰伐魏拔韓其相秦也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又以其謀縱反間於趙趙某以馬服君之子代廉頗大破趙於長平皆范雎之謀故以比諸將屍塡太行道血走浚儀渠潞口師仍會函關憤已據紫微臨大角皇極正乘輿賞從頻峨冕殊恩再直廬公自注公嘗執金吾新授羽林前後大將軍豈惟高衛霍直是接應徐降集翻翔鳳追攀絕泉狙侍臣雙宋玉戰策兩穰苴以上是頌德斐然之意鑒徹勞懸鏡荒蕪已荷鋤向來披述作公自注石首處見公詩卷曾此憶吹噓白髮甘凋喪青雲亦卷舒經綸功不朽跋涉體何如公自注公頃奉使和吐蕃已見上應訝耽湖橘常餐占野蔬十年嬰藥餌萬里狎樵漁揚子淹投閣鄒生惜曳裾但驚熊羆不記改蟾蜍煙雨封巫峽江淮略孟諸湯池雖險固遼海莫塡於努力輸肝膽休煩獨起予以上敘懷斐然之意

我南征楚地爲客已久乃肖交西候送別明府者蓋由明府石首任滿鳧舄將辭秩來念凡把雁書而思歸耳鳧舄歸而明府美化留於荊門雁書把而尚書離居得屑妻秩大尉劉旺番再遣使者來聘朝廷遣尚書杜報和親此報國儀事名已垂史師此一端尚書應除八座乃今者明府歸而連枝將並尚書老而八座曾除耶往者嶽山作孽胡尾宰矣多由朝廷過寵漢網疎也一時風塵溟洞天地丘墟賊尨落而至尊走宮簾去而嬪妃逃銅陳之侍衛也亡交摧徵道守禦之搶鼎盡撤何有儲胥衣冠階行在而倉皇親賢思傷力而彈猜惟尚書耆臂一呼義旗四應當尚書爲陳倉令手誅國忠之妻再刃發國之子是明貂貂也一殺賊將於扶風再勦賊兵於扶風是邦鯨鯢也蕭何爲漢宗臣者以轉輸餽餉之不絕當至德初道梗江淮貢賦之蜀之靈武者自襄勝取上津路抵扶風皆尚書功秦用范雎謀五大夫卒被道今尚書不愧蕭何並特一范雎而已此將太行之蔽丹如山浚儀之血渠成海尚書一舊諸節度師皆會洪川未幾香積之師陳而賊兵潰長安復鳳翔之駕還

而乘輿正宗廟新因而晃服頻加寵眷疊錫大優於武者謂於文乃尚書武畧既高衛霍尚書文學又接應徐宜其位列關中節度爵兼太子賓客也前此作今陳倉已翻翔鳳翮而翻滅羣寇更絕泉狙爲太子賓客則侍臣比宋玉兩雙位關中節度則戰策親穰苴而爾尚書之德業斐然者如此向邀朔鏡鋤我荒蕪今頌新文師成舊感故人白髮已甘凋喪尚書青雲亦任卷舒往時甚亂功業爛焉近使吐蕃庶幾無恙然得毋詩我就湖橋占野蘆乎豈知我十年多病常依藥餌之羈萬里無家空狎漁樵之侶一官落拓類投閣之揚雄垂老王門似戍禍之鄧子沉塗甲子但驚熠燿翻飛騎際流年不記蟾蜍衰度今月已辭巫峽而迷烟雨爲南征之遠遊欲浙江淮而略諸取長安之路歸路而已至如尚書爲國元勛功在王室奠日湯池險固當思遊澹塡務側闈今年六月朱希彩殺幽州節度李懷仙朝廷不能制是遊海一叢正未靖也時事如此豈是闖門養威之日猶爲老臣報國之秋至於起予如錫我荒蕪吹噓我於瘴倒中豈所急哉我叙懷大指斐然有如此

獨坐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二句獨坐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清二句獨坐所見滄溟恨衰謝朱紱負平生仰羨黃昏鳥投林羽翮輕四句獨坐所感

我今南征循此悲秋能無回首北望長安乃猶倚杖無之背城獨坐也洲爲水中可居地其小者曰渚江近則洲著江斂故洲渚出秋天高則氣爽而虛萬象皆空故風物若是清絕耳惟是浮海有心衰年難到垂朱何蝕迁栖雖羨彼黃昏之鳥接翅投林羽翮往來翩翩自得覩我回白首不見長安背孤城獨坐靡托者何如哉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一代風流盡修文地下深斯人不重見將老失知音四句哭短日行梅嶺寒山落桂林二句殁於廣南長安若箇畔猶想映貂金二句指舊僚

常侍一代才子，今日風流盡矣。此去修文，亦茫茫下泉耳。我平生交遊化爲異物者何限，能人不重見，猶可言也；斯人不可言也。斯人是知音者，壯盛而失知音，尚曰有待，將老而失知音，何可再得？遙想客櫬當此短日，護其行於襍嶺寒山，片影落於悲秋，何日返長安乎？彼長安舊侶夫豈無人，不知若箇尚能不忘常侍，想其掩映金貂之風慶也。

青瑣雙陪入，銅梁阻一辭。風塵逢我地，江漢哭君時。次第尋書札，呼兒檢贈詩。六句哭 發揮王子表，不媿史臣辭。二句摘史官

我與君亦長安舊伴，猶想往年我居青瑣，常侍亦居青瑣，曾雙陪入矣。後來我在銅梁，常侍竟阻銅梁爲一辭焉。前此青瑣銅梁爲風塵逢我地，今日寒山短日爲江漢哭君時。我誠阻一辭矣。常侍平生其貽我之書遲在不，且次第而尋其贈我之詩尚存否，且呼兒而覓。雖然，常侍實王子，應有王子諸侯年表，以志其平生，此史臣之職，史臣尚鋪張揚厲，亮常侍素行不愧，此發揮即史臣溝辭不愧此一筆也。

哭李尚書 之芳

漳濱與蒿里，逝水竟同年。欲挂留徐劍，猶迴訪戴船。相知成白首，此別間黃泉。風雨嗟何及，江湖涕泫然。修文將管輅，奉使失張騫。史閣行人在，詩家秀句傳。十二句語意相承 客亭鞍馬絕，旅櫬網蟲懸。復魄昭丘遠，招魂素滻偏。樵蘇封葬地，喉舌罷朝天。秋色凋春草，王孫若箇邊。以上望其歸櫬

尚書生爲劉楨，是處子而竄漳濱，死爲田橫，其門人應歌蒿里。漳濱不覺與蒿里年華同逝乎。忽驚其死，欲挂留徐之劍，還疑其生，思迴訪戴之船。疑其生，喜相知已成白首；驚其死，痛此別已間黃泉。雖欲挂劍，風雨淒其，嗟何及矣。縱使迴船，江湖杳渺，徒泫然耳。地下修文已將管輅而去，人間奉使不見張騫再奏。其奉使吐蕃，史館尚記其事；其修文在目，詩家久垂其名。乃遙想客亭馬路應絕，傷心旅櫬蛛網空懸，欲復魄而尚滯昭丘，庶招魂而仍從素滻。然歸葬不遑，樵蘇爲鄰，已矣朝天，無復尚書喉舌。尚書本王孫也，當此秋色春草已凋者，杳杳王孫不知竟歸何處耶？

重題 公自注：公歷禮部尚書，嘗於太子賓客

涕灑不能收，哭君餘白頭。兒童相顧盡，宇宙此生浮。四句哭 江雨銘旌濕，湖風井逕秋。二句客櫬 還瞻魏太子，賓客減應劉。二句重題之故

我哭尚書轉痛，哭君若惟我白首一人耳。我雖白首，往亦兒童，計兒童之交相顧已盡，則知茫茫宇宙，我生亦何甚浮也。況客裏銘旌江雨霑濕，櫬邊井逕湖風臨吹，何日還長安耶？尚書爲太子賓客，本是應劉，從此青宮失一賢，傳我灑涕難收，職是故耳。

宴王使君宅題二首

漢主追韓信，蒼生起謝安。吾徒自漂泊，世事各艱難。四句人題詩之意 逆旅招邀近，他鄉思覓寬。二句宴 不才甘朽質，高臥豈泥蟠。結挽起意

韓信爲漢主而還，謝安爲蒼生而起，因知氣數由天，責任在人。我徒漂泊，自爲之耳。若論世事，各有艱難，各當僇力，豈使君遂可優悠林下也？我本旅人，招邀幸近，因茲客處，意緒爲寬。蓋自分不才，甘茲朽質，若使君而高臥，豈真龍蟠於泥，爲潛龍勿用耶？

汎愛容霜鬢，留歡上夜關。自吟詩送老，相勸酒開顏。四句宴時事 戎馬今何地，鄉園獨在山。三句旅懷 江湖墮清月，酩酊任扶還。二句醉歸

霜鬢之人率爲人棄，非汎愛若是能容之？今留歡而上夜關者，使君投轄之情也。顧我老矣，使君雖容我霜鬢，

我直吟詩以送之耳亦不勝飲矣使君何留飲而勸我亦聊以開我之顏而已飲此我馬我今漂流竟不知何地豈無鄉關我久作客亦杳然在山今夕仰見清月已隨江湖夜闌可開逆旅伊邇我將任醉而扶還矣○小上夜闌或作卜夜闌非也闌係十四寒王維登裴迪小臺亦云好客多乘月應門莫上關彼欲乘月而遊故莫上關此欲留客而飲故須上關上關即投轄意

久客

羈旅知交態淹留見俗情二句久客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二句家上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二句久客之情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二句久客之故

交態厚薄從羈旅而知俗情炎涼於淹留而見蓋衰顏自哂何况於人此交態無足怪者小吏相輕宜其爲小此俗情大抵然者我今王粲之哀嘗在去國賈生之哭本爲傷時去國傷時者非爲狐狸爲中原豺虎到處縱横故借惜遇地不當久客小吏薄我我心哉○時楊子琳攻成都吐蕃寇邠州朱希彩殺節度李懷仙故曰豺虎正縱横

杜詩闡卷三十　終

杜詩闡第三十一卷目

杜詩闡卷三十一

同學王日藻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瑮濮華氏訂

公安詩 大曆三年

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二句形骸原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棄物萬國盡窮途以上去江陵之作右平沙淨天衢闊岸紆鳴螿隨泛梗別燕赴秋菰依四句棲託難高臥饑寒迫向隅寂寥相煦沫浩蕩報恩珠溟漲鯨波動衡陽雁影徂南征問懸榻東逝想乘桴濫竊商歌聽時憂下泣誅十句正是投何處去此都之意經過憶鄭驛斟酌旅情孤二句本寄少尹之據

我由峽至江陵今更欲何向耶早知此都不可懷何必向江陵而問道乎曾幾何時飄然復去此都也所以然者我身譬之西岸土偶東岸木偶本漂流無定故萬里扁舟又向江湖他適耳況社稷蒞久纏妖氣干戈處處是斷送老儒既爲老儒百年誠爲棄物既纏妖氣萬國盡是窮途羅去此都究不知投何處也出江陵但見南浦平沙雨洗而淨南浦闊岸天銜而紆南浦鳴螿隨泛梗而不定南浦別燕赴秋菰而未歸二物似客于所客子終何之也豈忘高臥託難饑寒何向鵰饑寒所迫望煦沫以救涸窮無間擬銜珠以報恩不知其處之然鯨波之奮駭顧爲雁影之隨陽或者南征問懸榻之鄉追踪徐孺其與東逝乘桴之興圖此宜尼乃竊取商歌不逢窮魏下和泣下誅遭楚誅離去此都究不知投何處也經過鄭驛此詩誠念旅情無人惻愐悉萬少

尹爲我斟酌以示我何去何從與○結句即孺原卜居於詹尹意說到首二句以見不自決欲取決於人

移居公安山館

時公移居公安假宿山館非直移居於此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四句移居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二句山館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公安二句曉行之感

晝無霧也南國偏多天既寒矣北風尤甚而況山行路炭炭然如在木杪未幾就宿身飄飄然恍在雲端此時虛館寂寥與鬼爲鄰而燈光明滅偶聞人語不能成寐而雞夜旁皋雞鳴即發前路茫然誠傷世亂不敢即安云爾

官亭夕坐戲簡顏十少府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四句官亭夕景不返青絲鞚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四句戲簡少府

南國少寒砧聲亦起西江在西落照已沉乃砧聲起而蟋蟀與客愁俱動西江晚而蒹葭與官亭一色此際急須少府耳乃少府青絲之鞚久而不返使老翁夜燭之花坐而虛燒我望少府者以少府是地主冀得酌流霞傾倒宿昔云

醉歌行贈公安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神仙中人不易得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四句贈少府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公自注顧況吳人君不見西漢杜陵老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爲君掃四句

是日霜風凍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酒酣耳熱忘頭白
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爲歌行歌主客 以上醉歌

漢梅福爲神仙尉豈易得哉今顏少府其才孤標如天馬然志在千里如秋隼然常思九霄今有邂逅之與誰優詞翰在坐者有顏八分文學郎東吳顧況有杜陵老布衣郎西漢杜陵老杜陵老爲詩家騷文學有筆勢一旦升堂以是詞以是翰爲少府揮酒而題壁是有七澤是日之霜風正東楚有赤壁烏蠻之落照方銜初冬落照在西南烏蠻在西南之極故落照直銜夔州赤壁也此時老翁酒酣至於耳熱頭白亦忘又何知有霜風凍澤凛慄之寒烏蠻落照遲暮之景所以然者感君意氣痛飲不惜一一爲歌行以歌主客之興致而已

移居公安敬贈衛大郎鈞

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 二句 雅量涵高遠清襟照等夷
平生感意氣少小愛文辭河漢由來合風雲若有期 六句 美衛侯
形容勞宇宙質樸謝軒輊自古幽人泣流年壯士悲 四句 日敘合我意
水煙通徑草秋露接園葵入邑豺狼鬪傷弓鳥雀
饑白頭供宴語烏几伴棲遲 六句 移居公安 交態遭輕薄今朝豁
所思 二句 挽起意

人有不易得者以其能知我病也衛侯是矣但人之病人知之我之病我自知之如何衛侯能知我病蓋由其雅量容物清襟照人雅量如此故有意氣而平生足感清襟如此故有文辭而少小已優意氣可過人嘯風海之契由來投合文辭映世故風雲之合若可相期以衛我爲宇宙而形容憔悴去軒輊而自安羨從古以來幽人多泣歲月不居壯士生悲我之多病尺田乎此卷移居入公安荒水煙園荒秋露沉入邑而豺狼交鬪傷弓而鳥雀還饑乃移居於是耆白頭作客聊供宴息耳烏几尚在且往棲遲几自入江陵交態輕薄大概可見今至公安所思頓豁誠以衛侯不易得余病汝知之也○公在江陵于小吏相輕語道窮矣公安顏少府外又得

兩大郎於少府日不易得於大郎亦曰不易得志幸亦志慨也但公安多暇公於山館自有世亂敢求安句後峽發又曰鄭雖野哭如昨日發劉郎浦又曰岸上空村盡豺虎此章入邑豺狼鬪必有警也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逆旅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 二句 題面 念我能書數字
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 傳詩不必 日短江湖
白髮前 念我之故 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結挽起意

周章覽爲道遙公後爾多賢者少府亦一人惜乎中筵雖遂將散也我送爾有懷有書以貽我他日能書數字至我心慰矣爾念我我先有詩以貽爾將詩不必萬人傳則我心尤慰矣夫我詩不必萬人傳者以時方危而黃塵之中兵甲紛紛其世無可與言詩者不必傳可也爾書能將數字者以日方短而白髮之人江湖汲汲念我老而來日苦短不貽我以數字何忍也以華胄又且賢能一命蹉跎如此以我老大復當亂世二兩身流落又如此古往今來可勝涕淚分手之際祇有斷腸極目風煙黯然共之矣

公安縣懷古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 二句 公安縣古跡 寒天催日短風浪與
雲平 二句 景 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
含情 四句 懷古

公安之野曠矣相傳孫權封呂蒙爲孱陵侯地有廢城此呂蒙營是也公安之江深矣相傳劉備爲荊州牧其湖尾有中軍寨此劉備城是也於時野曠寒多欲催短日江深風急直卷孤雲因思當年劉備與孔明如魚得水君臣之契灑落出群呂蒙襲關羽許謀詭計戰伐之名飛騰何在我維舟於此憑弔古跡不禁長嘯含情無限云

呀鶻行

病鶻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
眼歸鴉錯回首緊腦雄姿迷所向疎翮稀毛不可狀以上寫其病
強神迷復皂鵰前俊才早在蒼鷹上風濤颯颯寒山陰
熊羆欲蟄龍蛇深念爾此時有一擲失聲濺血非其心六句
壯之

鶻本鷙鳥能搏擊者今病矣乃其孤飛見醜俗眼彼江
邊衰柳豈鶻栖身之所亦病而宿此耳當此清秋落日
正搏擊之候側身已久其何能爲乃過雁歸鴉不知其
病尚㣲其搏擊而錯回首豈知此病鶻雖有緊腦雄姿
其氣已迷所向矣徒然稀翮疎毛其衰亦不可狀矣雖
則云病其神之強猶勝皂鵰前其才之俊尚在蒼鷹上
當此山寒而熊羆藏江濱而龍蛇伏哀此病鶻豈能默
然此時聯有一擊乃失聲濺血者豈其初心傷哉鶻也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晉肅即李賀之父
韓退之有諱辨

正解柴桑纜下沔鄂仍看蜀道行入蜀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
鳴二句南紀連銅柱下沔鄂西江接錦城入蜀憑將百錢卜飄
泊問君平總結二句

江陵有柴桑里吾已去蜀而下沔鄂不謂今日仍看子
有此行於時入蜀者向西下沔鄂者向南檣烏之發適
相背焉惜人與檣烏背背耳乃爲見者在前爲弟者在
後塞雁之鳴原一行爲惜人不如雁之成行也我下沔
鄂由南遠去已連銅柱君入成都向西溯游直接錦城
南紀西江正相背發異於一行鳴者顧錦城吾嘗遊昔
爲嚴君平賣卜處我從此南征漂泊日長子到錦城憑
將百錢爲吾一卜何去何從庶不至有迷途之泣耳

北風

北風破南極朱鳳日威垂洞庭秋欲雪鴻雁將安歸四句興

十年殺氣盛六合人煙稀我慕漢初老時清猶茹芝四句正意

南極氣暖本不耐寒北風一吹南極爲破所以朱鳳亦
苦威垂不能自振耳洞庭湖上寒雪初飛此時即鴻雁
小鳥亦無歸宿之處朱鳳威垂君子困矣鴻雁安歸小
人窮矣況十年兵革六合靡遺殺氣積人煙稀不抑
長往高蹈爲商山採芝之人耳時
清猶然世亂栖栖獨何爲邪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洪河怒濤過輕舸辛勤不見華蓋君艮
岑青輝慘幺麽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
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以上憶昔訪仙而入山弟子誰依白
茅屋盧老獨啟青銅鎖巾拂香餘擣藥塵階除灰死燒丹
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
倏忽東西無不可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以上憶昔仙逝而下山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神猶左二句總收秘訣
隱文須內教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鍊師南遊早
鼓瀟湘柁四句訪董鍊師

昔年有志仙學聞有華蓋君隱於王屋之小有洞洪
河越怒濤亂流駕舸辛勤如此將以謁華蓋君也乃人
棺上天不可得見艮岑之青輝寂歷山中之幺麽慘淡
崖空壑靜行步趦趄雖有對秋山而賞眼冷魂消虛仙而
淚交落耳先師逝矣弟子誰在獨有盧老開關延我但
見擣藥之塵還拂巾上燒丹之火已灰階前仙鄉空闊
而難尋仙駕飄搖而如在餘霞落照倏忽東西莽蒼在
焉呼之欲出既而松風瀑澗水冷冷青兕黃熊啼號悲
欲吼迷辭艮岑而歸從此遺跡空追夢想難忘矣吾聞
華蓋君者將欲得其秘訣隱文耳斷秘訣隱文詩言不
傳神明斯契曠昔壯盛已見蹉跎今日衰頽斷何由遂
幸有董鍊師者近在衡陽庶不得之華蓋君或得之董

鍊師南征便觽我將鼓花從遊矣○唐志載盧老知未來事隋時寓雲際寺後歸于唐崔銑家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

中郎石經後八分盍憔悴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
開元中韓蔡同贔屭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
傳揄揚非造次公自注明皇御韓擇木當於彩殿上八分書賜張說三人並入直恩
澤各不二顧子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示諸王鈎深法
更祕以上敘其遇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浩蕩
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班揚間白首不相
棄驊騮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墜古
來事反覆相見橫涕泗向者玉珂人誰是青雲器才盡傷

形體病瘠汚官位故舊獨依然危時話顛蹶以上敘交我甘多
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作辛苦行
順從衆多意四句俱跟胡爲二字舟楫無根蔕蛟鼉好爲祟況兼水
賊繁特戒風飈駛崩騰戎馬險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
勸勉防縱恣以上適洪吉州洗發遠作辛苦行二句之意邦以民爲主魚饑費
香餌請哀瘡痍深告訴皇華使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試
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以上勉之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
贈子猛虎行出郊載酸鼻以上戒之

蔡中郎善八分中郎沒八分憔悴矣文學獨運鑪錘筆
力所之更無餘地同時有韓擇木蔡有鄰者開元中亦
善八分碑版並列著山玄宗工於此書人皆應運一時
神其書蒙品題文學與韓蔡同功一體也文學號明眼
工細書玄宗愛之日示諸王其鈎深之法尤韓蔡之祕
文學寵遇如此乃其與我遊也獨遺聲利往時追隨開
寶年間浩蕩長安或縱歌豪家或飛文省寺我謂君也
字與韓蔡並驅君謂我也文與班揚並駕兩人交情逵
期白首蓄由文學志富貴交賤貧聲彼驊騮脫金轡之
飾入窮巷之中但知朋友難得白首如初耳今日時移
勢易與文學相見於公安話及升沉能無涕泗回首彼
時佩玉珂登青雲者豈必皆賢即如我江海材盡司馬
病瀉形體支離省郎徒玷不謂故舊如文學依然猶昔
處危時話顛蹶也但我甘多病不復有爲子苟憂時宜
懷大志胡爲衣食坐困亦頻饑驅胡爲頹面向人不能
快意胡爲作此辛苦行不知世路之險胡爲順從衆多
意若有隨俗之情彼舟楫波濤本無根蔕蛟鼉陸梁所
在爲祟況水寇復繁風飈更駛此辛苦行之當愼者至
於東方諸國節度驕暴兵革紛然多殺長吏似此危邦
亦宜裹足子往干爲所當勸勉自持防其縱恣此衆多
意之難從者子既有憂世之志則此行當以救民爲急
大民爲邦本以食爲天譬彼魚饑須投香餌令日東方
赤子瘡痍已極天子遣皇華使處此一方將務惻隱絕
誅求丁當爲民請命訴之使者俾將牧民之吏愼加懲

擢達之朝廷試可而任夫惻隱爲賢誅求爲愚其情較
然各別一選擇而立判也至於烈士以苟得爲恥俊傑
當自致其身陸士衡猛虎行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棲惡木
子雖困於衣食亦當固窮守志不然猛虎行之詞何我
出郊揮涕贈子
以言盡此矣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二句對起數問舟航留製
作長開篋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早放春
四句承麗藻初逢休上人先踏鑪峯置蘭若徐飛錫杖出風塵二句應隱居欲就廬山遠

我本風塵中人廬山遠公非我徒也既已隱居將欲就
爲廟大易本廬山遠公之徒乃方特麗藻自比詩人古
沙門以能詩著惟休上人已易其時爲休上人耶知我
欲發數問舟航蓄將貽我以詩惟恐製作不得於世我

存請饒詩擬其心神何以擬之不見沙村白雪時將森
仍含凍也心神之靜得如白雪之仍含凍否不見江縣
紅梅時猶凍已放春也心神之動亦似紅梅之早放春
否以此擬大易心神即以此擬大易麗藻夫麗藻非沙
門本色大易尚含休上人成廬山遠我此行先遊蘊忽
為汝留蘭若片席他大易其徐飛錫杖就廬而訪我永
謝風塵頓空羈旅即
心神亦有皈依也已

岳州詩 大曆二年

曉發公安數月憩息此縣

曉發公安又曰數月憩息此縣追言之
也數月憩息以見淹留之久實無數月

北城擊柝復欲罷東方明星亦不遲鄰雞野哭如昨日物
色生態能幾時 四句曉 舟楫渺然自此去江湖遠適無前期 二句發
出門轉眄已陳迹藥餌扶吾隨所之 二句總結

擊柝罷明星出天曉矣擊柝明星若為憩息者促之行
復欲罷客于罷此罷者誠不知幾矣亦不遲催客不之
早發者又不獨明星鄰雞物亦哭矣而猶夫昨且幾時者之
如往者大率此鄰雞物色亦多態矣而能有幾時者近之
時忽而彼時大率此物色類之候忽無常如此因是
而發我之舟楫我之蹤迹也一時之渺然自此而去世之
江湖世之萍踪也名為遠遊無前可期自此去已往之
公安不可問無前期將來之公安未可知地之漂泊靡
定如此夫光陰為過客今日之新為明日之陳出門轉
眄已陳迹所謂如昨日能幾時無常者信無常也天地
皆逆旅此地之我終為何地之我藥餌扶我隨所之將
所謂自此去無前期靡定者信靡定也我從此曉發矣

發劉郎浦

桂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
上空村盡豺虎 四句發浦 十日北風風未廻客行歲晚尤相催
白頭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四句發浦之情

此劉郎浦先主納吳女處今日挂帆何此早發何見浦
上疾風颯颯不已直至亭午塵沙未開如之何早發而
由此浦荒涼村空人去豺虎縱橫不得不然耳乘此十
日北風南行正利楚澤雖多漁父吾舟愁與為鄰黃帽
青鞋歸計已辦能
無挂帆早發耶

別董頲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
彼樂土南適小長安別我舟楫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
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闌望無令霜雪殘 以上別董頲 老夫纜
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
峴首試考槃當念著白帽采薇青雲端 以上自敘

董生際窮冬逢逆浪道里苦寒矣董生不知苦寒浩然
長往者有母在家缺於甘旨爲貧米計耳彼鄧州在南

陽爲小長安小長安爲樂土董子雖不知道里寒也我
則聞君衣裳單也此間知鄧州者爲趙公聞其有氣節
能爲賓主但董生有母倚閭必早歸以慰母望可令
霜雪之年又加摧殘哉董生已見開帆老夫亦將解纜
董生缺甘旨將適樂土而有求老夫缺朝餐欲謀脫粟
而無自兼之兵甲載道懷抱難寬投此行將適漢陽
峴首今日黃帽青鞋早發歸來之興他年食薇
采蕨何須脫粟之求董生與日一念老夫否也

幽人

孤雲亦羣遊神物有所歸麟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 四句興
往與惠詢輩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內懼
非道流幽人見瑕疵 以上自敍見棄幽人 洪濤隱語笑鼓枻蓬萊池
崔嵬扶桑日照耀珊瑚枝風帆倚翠蓋暮把東皇衣咽漱
元和津所思煙霞微 以上敍幽人滄洲之遊 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

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四句思衡山之遊

祇雲何嘗有旅然亦羣遊益神物各有所依耳但問世一出如麟如鳳亦為神物往來霄上不屑人間人猶是也往有惠詢貢為南人滄洲之遊曾與相訂不道中年以往忽爾棄予豈黃天高信斷致爽成約亦我無仙骨而人早見其有瑕疵也遙想幽人在滄洲上削洪崖訪蓬萊日出扶桑珊瑚照映帆依緊蓋手把仙衣屏一切凝萬慮服元和之液攬煙霞之微帶乎我獨見棄滄洲耶阻也自傷疎疎蹤跡名於世何足為榮徒使商山採芝之輿句促未遂今遊潭岳訪董鍊師於五湖間其如風波浩蕩歲暮道遠傷如之何○此章大意是寓言孤雲四句況已如孤雲寡稱少徒又如麟鳳出非其時也天高無消息君門九重也棄予忽如遺退若墜淵也內懼非逝流幽人見瑕疵信見疑忠見謗也洪崖隱笑語彼泄蓬萊池憂讒畏譏恐與人共齊也崔嵬扶桑且所繼珊瑚枝遊神於蓬萊宮闕有朝班也鳳帆倚琴蓋暮把東皇衣猶望擊華重遇美人一寤也撫幟元和律所思壁霞微若將屏一切盤萬慮冀闢闔之或通也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自悼脩名不立進不能離尤退不能脩初服也公為扈從臣亦商山羽翼之流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復不能為採芝四皓又不能為泛湖越大夫曰有餘悲情見乎詞矣嵗留青日札註公遊子一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羣仙二句謂公戀戀不忘朝廷願衰老而猶得見君故云則此詩懇闕似亦未謬遽謂斷是惠二東皇太古九歌之一

泊岳陽城下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 二句岳城 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 二句舟前之景 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四句岳城之懷

岳陽臨江山城雄峻百層之高僅見此耳我泊舟城下江闊而風來於岸夕浪都翻風急而雪拂於舟寒燈亦灑暮景幽哉凡人留滯有才盡之悲今也才雖盡抑艱危有氣衰之恨今也氣益增意者圖南之志尚未可料彼鯤鵬變化何常之有亦顧才氣何如耳我對此岳城崔嵬遠覺才氣雄壯夫豈肯終於留滯老於艱危者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

東岸朔風疾天寒鴝鵒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 四句風 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 二句纜船苦風 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壚 二句簡鄭

北風疾矣水邊鴝鵒亦因風而驚呼不已不特此也沙為風霾迷岸上之草樹雪因風舞渡萬里之江湖人坐風中非九日而帽頻落舟在風裏少共游而維亦孤似此天寒亟須杯酒判官是鄭莊因置驛矣置驛無解於寒置驛外須為我覓酒家壚凝此寒況我因風聲寄語不識判官亦聞否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二句登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二句洞庭水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四句登樓所感

我意中向有洞庭水今登岳陽樓見之因知吳楚之界東南以坼乾坤之大日夜常浮於特因顧蒼茫百端交集當此煙波森森安得親朋一字寄洞庭湖邊當此萬頃茫茫惟有老病孤舟泊洞庭湖上所以然者關山之北戎馬正識憑軒一望不禁涕泗洗瀾矣○是年郭子儀將兵五萬屯奉天備吐蕃白元光李抱玉各出兵擊之是戎馬關山北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

賢豪贊經綸功成空名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 四句泛起 鄭公四葉孫長大常苦饑衆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虛思黃金貴自

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季子黑貂敝得毋妻嫂欺尙爲諸侯客但屈諸縣卑以上敘少府南遊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伏神道世亂輕土宇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期六句之交情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遊子悲侍婢豔傾城綃綺輕霧霏掌中琥珀鍾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珠碧贈於斯上貴見肝膽下貴不相疑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爲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始兼逸邁興終愼賓主儀以上勉之戎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二句送別之情

賢豪多矣大抵功成於前名垂於後報其功則寵其名則虛一已之功名如此子孫之陵替可知卽如爾爲鄭公四代孫世澤未遠今已苦饑謫識毛骨尙在爲麒麟兒也當太宗朝爾祖磊磊落落以樸直致君遂成貞觀盛治從此家聲亦振今子孫屈爲少府又何行色之微邪偶然避此乃見爾毛骨已是麒麟之種聽爾議論更服公侯之姿庶幾黃金滿籯青雲立致如何長卿於武帝本是同時季子於嫂妻不免訴厲以麒麟兒至爲諸侯客以公侯器屈爲州縣卑官行色之微耳交廣爲炎海甸爾今南遊於彼江湖浩蕩從此窮途人事難悉庶幾天相蓋世亂時危家聲誰念離鄉去國爲人所輕常歲暮而解帆乘春風而歸里可也爾去廣州地多豪貴應出入朱門華屋矣爾本世家子弟彼玉食蛟螭傾城侍輕紈綺琥珀之類不過富貴家物色任子當此自應責土硯之縱使新歡纏綿蠟燭通宵梁棟濱沉飛星卜夜目挑心招兩情頓洽投珠贈碧於此忽諸爾當此際但須露肝膽披心事酒酣氣壯一達胸中所爲辭有寶重如石宋珊瑚者不妨揮鐵如意以碎之似此邀與芬若無人仍須儐儀成禮而退爾勉乎哉要其荅婚之陰形矣炎海之甸瀟湘天宇戎馬紛如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也

冬晚長孫漸舍人歸州

參卿休坐幄蕩子不歸鄉南客瀟湘外西戎鄠杜旁四句自敘衰年傾蓋晚費日繫舟長會面思來札銷魂逐去檣雲晴鷗更舞風逆雁無行匣裏雌雄劍吹毛任選將以上送別

我嘗爲節度參謀宜坐幃幄今休矣昔爲參卿今成蕩子蕩子本鄠杜人今作客瀟湘外者以鄠杜爲西戎逼處耳稍幸舍人在爲傾蓋交坐此留連難別繫舟費日也別後來札不能遽期今日去檣黯然欲絕不見雲晴而水鷗更舞風逆而雁亦無行乎我老矣雌雄之劍久藏匣裏舍人於雌雄二劍任意選用或雌伏或雄飛出處之際舍人必能審擇無誤選之當則雌雄皆得其用選之不當雖有吹毛之利豈能爲我用哉舍人愼旃

自岳州往潭州詩大曆四年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二句樓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二句陪使君登雪岸叢梅發春泥百草生二句樓外之景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二句將之潭

湖闊則雲霧常兼樓孤則晚晴專屬我陪使君登此自顧非徐孺子使君之禮以余孺子而有加使君是謝宣城宜賦之詩今得使君而若接於時凭樓一望雪岸之上叢梅已發春泥之中百草亦生時物又春矣昔者屈原見放漁父問之告以與時推移汨泥揚波之道屈子不從是違漁父問也我何敢然而更作南征終老江潭哉

過南嶽入洞庭湖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翠牙穿裛蔣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以上過南嶽壤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迴

赤壁浩浩畧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以上入洞庭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厮養名賢隱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八句過嶽入湖之感

岳陽城下岷澧湘三江皆會於此洞庭湖則在郡城西南將發之際三江波浪爭道而趨至岸轉而江與湖始判也鄂渚在江夏縣之西樹忽分衡山在舟左遠湖之艫艫若引蓋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江湖七百里中有九背烏帆隨湘轉望衡九面是也舟過南嶽但見衰蔣穿牙青蔥拂棹寒蒲吐節碧色迎舟是百卉逢春皆有生意獨我老病逢春涼倒既過南嶽遂入洞庭而見田舉之童草犁雨雪漁人之屋低架泥塗楚地卑濕漁童有如此者此時風帆拽滿水驛寬敞苽蘆見武昌關者赤壁非耶既入湖悠悠愈遠其蒼梧野者九疑是耶已過嶽浩浩不見舜蒼梧而帝子遺恨猶留望赤壁而哭曹公壯圖終屈任事如此本朝御極方光有何遺恨中原尚存殘孽正須壯圖而乃才淑見遺多隨厮養名賢失志半隱鍛鑪此種瓜邵平仍至故國思鱸張翰卒返江東我今亦在厮養鍛鑪之間竊比邵平張翰之跡危檣獨泛夜烏同栖啼痕不斷豈無故哉

過洞庭湖

此題舊編未賜後泥於詩中回檣二字也今移於此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隄盤古木迎櫂舞神鴉四句洞庭湖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四句過

洞庭湖有射蛟臺為伏飛斬蛟之所而青草湖圍於其外洞庭湖有龍堆舊置白沙驛於此而龍堆即隱於其間而況古木護隄盤盤何密神鴉舞櫂陣陣如迎湖典矣此處有洪波爭道破浪往者直南風之正此處岸轉而分江湖回檣行者緣畏日之斜遙望湖光與天俱遠乘槎之興我終遂哉○迎櫂舞神鴉必得食而舞唐人張祜長沙詩木客提蔬束江烏接飯兒能孺登道監廟詩神烏慣得商人食飛趁征帆過蠡湖孫光憲竹枝詞商女經過江欲暮散拋殘食飼神鴉等句可證畏日[illegible]日也左傳趙盾夏日之日註曰夏日可畏即公祖此意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二句青草湖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二句宿寒水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四句宿時情景

洞庭猶在又是青草湖一湖中有兩湖南名青草北名洞庭是青草湖之名續洞庭為之耳湖中有洲洲上有田有田則有農事我之宿槳依農事而已湖上有驛大有夫有夫則有更籌是岸上郵籤若為我報水程也宿槳所依處寒水因而爭倚薄郵籤所報時雲月因而遞微明所可感者湖邊春雁感動歸思雙雙群起向北飛去顧我方南征也雁卻北歸豈緣我之南征故意以北征傲我耶

宿白沙驛

公自注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四句白沙驛萬象皆春色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好的的近南溟四句宿驛之感

水宿多矣落照如故人煙循矣又到此亭地名白沙驛邊之沙不改猶白湖南初過湖外之草猶見新青春色固不止此即此而觀萬象已呈萬象雖則如此其如客子終年自泛此去隨波無限好景月光的的不已直逼南溟哉○的的是月未之間寒宵引明月的的寒潭中

上水遣懷

由岳之潭湖洞而上一路上水舟行最艱今下數章皆寫舟行之險

我衰太平日身病戎馬後蹭蹬多拙為安得不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低顏下色

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頹慘常
如中風走一紀出西蜀於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華暮齒依
衰柳以上上水之故冥冥九疑葬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
日月久中間屈賈輩讒毀竟自取鬱沒二悲魂蕭條猶在
否以上上水之懷崷崒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
杯酒謳謳互激遠回斡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
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以上實敘上水之事蒼蒼眾色晚熊挂玄
蛇吼黃羆在樹顛正為群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亦厚
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八句遣懷之指

時平而我衰者都緣戎馬之餘多病使然耶謀生又拙
能不鮎首跋涉艱難偏觸卬為艱而況漸進丹生老成都
謝催有低顏向人耳其在故人憐我困頓時有善誘之
詞若彼後生見我老醜反有淩人之氣因而窮迫日甚
艱懷遂阻奔走四方何異伯道病狂中風自損盛時半
入蜀以來周一紀矣今往潭州孤舟凌亂於春華暮齒
依栖於蒲柳因數有虞王聖骨朽九疑何況陶唐後人
摧殘已久其為衰老不亦宜哉此地忠如屈原賢如賈
誼一朝被讒費志隕命兩人悲魂蕭條不見我今放逐
流離亦猶屈之行吟賈之壽命難延耳於是上水之崷崒
之石見而湘水之清益急矣林藪之路迷而逆行之後
難施矣乃篙工偏於此試其密還巧也意氣之壯若
酣杯酒其互激遠也回斡之機亦明授受篙工於此真
有不動聲色波瀾老成熟歟自得成竹在胸者是篙工
之經濟也善知者誠觸類以推之他事莫不有穎脫之
機而古來經濟之手如操舟者何獨罕有鼓世路之險
有其於水不見熊羆蛇虎攜抱此巖嶮兩因我能儆
之頹其厚與催達者知幾隱忍自安與俗浮沉而已○
公杜氏纂註稱龍系伊祁分姓出杜送唐
使君云與君陶唐後陶唐人公自謂也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公自注雲濤盤灘名極為險阻衆
力亦不細呀坑瞥眼過飛艣本無蒂得失瞬息間致遠宜
恐泥以上言操舟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
期勿替以上言為國

同舟有共濟之義我減米而濟其饑斯遇險而得其力
猶憶向來雲濤盤之險眾力回斡其功不小所以呀坑
之中瞥眼而過若不經意者然然此飛艣無蒂可恃為
得為失只瞬息間遲此誠為僥倖耳恐致遠不能假使
一泥將如之何所為減米散舟還期共濟也豈獨行舟
百慮皆然曩賢計事分明不爽苟能廣操舟之理計安
慮危拳拳勿忘天下又何事不可為哉○古之善為國
者善操舟者也故於風波震蕩中無傾檣摧楫之患後
之不善為國者不善操舟者也舟楫之具不務於前其
濟之計不圖於後此何待鼓頭鹿角之險然後變色安
瀾順流議者已抱傾覆之慮公於上水
行作此寓名曰解憂正憂之至也

湘夫人祠

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三妃未之從也陳澔注曰舜長
妃娥皇次妃女英三妃癸比從堯而言皆謂帝子從舜
而言皆謂之妃其曰湘君湘夫人
者後人從湘起見以水神稱之

肅肅湘妃廟空牆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四句祠
晚泊登汀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四句登祠之感

肅肅然人焉思敬者此湘妃廟猶以空垣但對碧水春
耳玉佩懸蟲書成蘚翠帷還挂燕舞飄塵乘此晚泊
登汀薦蘋將敬因歎湘妃何為有此廟蓋由大舜陟方
二妃從征溺於湘江為恨不淺所由竹上淚痕斑斑未
滅後人立祠於
此憑吊云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四句夕望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二句夕望之景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二句夕望之感

入潭上水牽用百丈江色臨之遠遊所以孤舟泛日直至日斜湘祠始北望也所登杖屨餘興猶壯無奈極目雲沙已斷何難窮水空嶂猶在目中乃擊帷玉佩杳不可見此際叢叢春竹山鬼迷娟娟暮花湘娥空倚只因二妃泣望蒼梧恨不得從故春而迷暮而倚無時不思屈王情有如是者哉湖南湘水清絕愁人自南巡至今萬古長嗟有如一日夕望何能爲情矣

宿鑿石浦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不敢繫回塘澹暮色日沒眾星嘒缺月殊未生青燈死分翳八句宿浦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卒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六句宿浦之感

此行早宿爲同舟之賓從勞思休息之耳當此仲春江山明麗幸而早宿可與遊覽無奈飄風無常維舟未穩因舍名務蓬泊回塘此回塘上暮色已淡日沒矣星嘒矣月缺未生燈光半死此窮途亦有俊異只因世亂到處寡恩況鄙夫如余者放浪飲生何求之有不過草草卒歲已耳夫窮途爲憂患之途亂世爲憂患之世斯文未喪多出憂患古人憂患作易如彖繫一書文王不幾難孔子非莫容則此書亦不傳今處亂世值窮途俊與列聖哲之倫鄙夫亦斯文之徒也窮從斯勢亦可自遣矣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四句總起飛鳥數求食潛魚亦獨驚前王作罟網設法害生成四句寓言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揖讓崩迫開其情四句早行之感

夫人一日所遇可歌可哭尚未有定然歌哭交集之會皆在曉也所以及期與行不改少憚即孤舟之行無異昨日所知所聞見者歌哭同此一聲耳彼林有飛鳥在曉求食知不免於網水有潛魚在曉獨驚知不免於罟夫網罟之設本前民用豈知網罟設而鳥不安於上魚不安於下一若設法以害生成者然毒民何以異是然則世非之可歌哭者何限哉顧此舟次碧藻可玩高帆自征揄想唐虞時熙熙揖讓天下不見兵革今日干戈載道揖讓未還崩迫之情開而未釋孰爲可歌孰爲可哭真有在曉俱集者〇蕭太傅辭尊禮表不勝崩迫之情崩迫二字正是哭意

過津口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因桂楫春日漲雲岑四句至津回道過津口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通塞惻隱仁者心六句感物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渺渺獨開襟以通塞意結

南岳在前而漸近湘流東逝而獨深矣桂棹悠悠和風自引雲岑霱霱春日與浮遂回道而過津口有楓網之困魚過津口而經楓林有矣音之好鳥困密網者何其塞矣嘉音者何其通以魚鳥之微有通塞之異仁者處此能無惻隱是必使困密網者亦喧嘉音而後快也夫有通有塞必使物各得所者仁者之處物何通何塞自然無入不得者達人之處已館如酒未盡我猶適矣琴無聲我情樂矣是亦通塞之微異者此時不盡之酒清聖濁賢琴既無聲與俱寂寞開襟無悶又何通塞係懷之有

次空靈岸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空靈

霞石峻楓栝隱奔峭青春猶無私白日亦偏照以上大可空靈岸
使營我居於爲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向者留
遺憾恥爲達人誚回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八句式空靈之懷

我由岳之潭一路上水皆迎浪也沄沄然風微波細難
則迎浪天空江闊得以展我清眺焉夫舟楫無取乎遲
推欲展清眺而適迎素浪舟楫不期遲而自遲所歷之
妙得以盡供清眺所歷之妙何在在此空靈岸耳霞石
峻峭楓栝蔽虧上水以來州一天地夫所歷之妙青春
無私乃展眺之餘白日偏照豈非境爲天闢遂覺日月
亦私乎卜居遺興瘴毒何憂旅人即式終悲哉焉年來
轍迹見笑達人今休矣對此空靈當窮極其妙必在
回帆
日也

宿花石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木雜古今樹地蒸

南風盛春熱西日暮以上花石戍四序本平分氣候何迴互茫
茫天造間理亂豈恆數四句開說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二句
宿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
東殘逆氣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以上時事

由空靈南至湘潭有花石戍即花石城也午辭於彼夕
宿於此而見此花石戍處岸之所疏猶是開闢之水木
之雜處無非古今之樹推是風氣蒸熱不解此亦
氣候使然矣氣候固南北不同理亂豈古今異數苟有
人以轉移之理亂之數何定之有我繫舟藤輪策杖樵
路但見空村幾處逃亡者多圃蔬不生泉流空注顧此
柴扉雖無在者幸而農器尚未爲兵當此山東河北還
留逆孽之餘三湘五湖猶是恬其之地然征役調遣勢
所難免又賦稅輸輓半賴江南乃朝廷苟苗推黜諸伙
使者相望於道是民不死於兵亦死於賦誰能叩闕下
令減賦避此
一方民也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并早發四句
之由早行篙師怠席挂風不正昔人戒垂堂今則奚奔命四句
篙師早發不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霞映煩促瘴豈侵頹倚睡未
醒僕夫問盥櫛暮顏靦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慚林花盛側
聞夜來寇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以上寫早發情
事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四句
直寫不欲干請

凡有求於人而恐不獲則百慮紛然必託斯文以達千念
及於此斯文之達亦我所致病者故朋輩雖多不欲干
請并日驅馳有所不惜其如篙師不知我意偏怠早行
何其怠早行者特有風利耳乃帆雖挂而風不正則難

免於危垂堂之戒謂何使我無處奔命哉不見黑蛟翻
浪黃霞蒸日忽焉煩促者瘴欲侵也兀然頹倚者睡未
醒也何心問盥櫛之事何顏對青鏡之中何意上葛巾
之簪何興仰林花之盛惟是喜囊中之淨盡不憂寇來
任世路之艱危遂其直性古固窮而無求者爲夷齊採
薇甘餓古不能固窮事于請者如蘇張惑轅以爲遊二者
何去何從使人疑誤以爲夷齊何不餓首陽以爲蘇張
未嘗資歷聘亦惟安窮途絕干請雖不爲夷齊亦無慕
於蘇張之
請而已

次晚洲

參錯雲石稠坡陀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
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以上寫晚洲之險
羈旅暫愉悅羸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我得終疎放四句式洲之

此何地耶雲石參錯而嵌陀洲上風濤甚壯也或曰是
晚洲晚洲不傳因今日所次得名其物色固然異狀云
於時春水盛而舟所經者商旅偉之所過畫繪之手可
揚面把身之所在飛鳥之度反出其下況物在奚石間
也風濤之壯何如渡難而皆覩趣妨展玩沙危崩勢
折花當歡以示行人其險如此有何論悅夫亦觸欣剝
遣我情耳乃念及亂老又添惆悵我所思兮在中原中
原之兵未解日歸之期何日將棹老江上長為羈旅之
人而已○唐人張承吉詩云折花當驛路恐為驛路故
折花記之此曰危沙折花當恐人不知沙險亦折花記
之當字用
法正同

發白馬潭

水生春纜沒日出野船開宿鳥行猶去叢花笑不來 四句發白馬潭 人人傷白首處處接金杯莫道新知要南征且未迴 四句何故發之

水生沒纜舟已難維日出滿江猶望速解況宿鳥去行
出休都去叢花獨笑我不來我不發何為蒼白首之
人何人不惜金杯之酒到處有之潭上主人謂曰
新知但我南棹未有回期豈以新知滯我南征也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解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 以上舟行 石間探蕨女齋菜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 以上舟行所遇 自喜遂生理花時甘縕袍 二句遣

我今辭主人又南征矣開帆之際便駕洪濤鴛游濤而
南國之春水滿矣瓊州丹崖恍然在前開帆行而舟子

之衆食廢矣湖上飄風莫不競取舟行如此似汝我為
利涉者然豈知其非而爾勞空費耶夫我行非利涉猶
可言也喪亂多門不可言也彼石間有女採蕨供餐
露蕨輸稅夫死百役暮投空村豈獨此女當此賦役頻
苦虎狼轄道何曾不殘何處可免剝民則錐刀必悉刈
民則貴人寡恩況索錢不一門戶甚多當時諸道稅錢
如豎鐵轉運括苗權酤名色種種民何以堪黠吏侵奪
戶口逃亡大率江上空村石間寡婦耳聊此喪亂我行
雖非利涉猶喜生理得遂又此花時
可無斗酒為孫濟之甘縕袍亦差快矣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侵江闊春蒲長雪消 六句野望 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公自注服虔曰嶺有五因以為名交阯合浦果有此嶺○二句是歎

乾坤之內納納何多郡國之中行行難偏所以到處雲
山兼有五嶺各方風土遙帶三苗至若江邊老樹春後
春蒲豈有棟梁之材不過早彫之物我猶是也
自傷老去無補聖朝扁舟泛泛税駕何途哉

入喬口 公自注長沙北界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 六句入喬口之情景 賈生骨已朽淒惻近長沙 結出長沙北界

我今身愈南舊京愈遠舊京遠歸路愈賒矣夫江南卑
濕少年居此猶恐壽命不長况殘年而傍水國何以堪
此況春華雖好落日對之何能久哉不見木蜜懸而蜂
喧蜂得氣於春華如此殘年似我不如蜂也塗泥融而燕
飛燕得志於春華如此殘年似我不如燕也昔年賈
生遠謫長沙賫志而殁其骨已朽我獨何人而至是猶
恐賈生老於長沙我不得歸
舊京其為悽惻今古同情耳

銅官渚守風

不夜楚帆落避風湘渚間二句題面水耕先浸草春火更燒山二句楚俗早泊雲物晦逆行風浪慳二句實寫守風飛來雙白鶴過去杳難攀以託興結

我舟行未夜楚帆臨渚者爲避風暫泊此湘渚間耳湘渚人家其耕種與西北異未耕之先燒草下水名爲水耕故先浸草浸草矣更燒山楚俗畢則焚山以致雨春火所不免耳我守風所見如此自幸早泊雲物已晦雖欲逆行波浪甚慳人守風也鶴則異是飛來過去杳渺難攀稍是風也鶴固得之而高舉人不如鶴哉

北風公自注新康江口信宿方行

春生南國瘴氣待北風蘇二句總向晚霾殘日初宵鼓大鑪爽攜卑濕地聲拔洞庭湖萬里魚龍伏三更鳥獸呼六句風勢滌除貪破浪愁絕付摧枯執熱沉沉在臨寒往往須且知寬肺疾不敢恨危途六句應氣待北風蘇再宿煩舟子衰容問僕夫今晨非盛怒便道即長驅隱几看帆席雲山擁坐隅以上信宿即行

南國之瘴當春即有許此時必得北風瘴氣方蘇乃風來有候昨已彊矣風來有漸宵便鼓矣忽焉卑濕之地爽氣除攜洞庭之湖其聲如拔湖拔而魚龍偃伏聲驅而鳥獸交呼北風之烈如此此時瘴氣稍其滌除即破浪而不惜此時阻風雖則愁絕付摧枯而聽之蓋以執熱之際正須淩寒之風但貪肺疾得寬又何危途足恨此昨宵信宿艤舟人之停泊乃肺氣已蘇向僕夫而講踏若曰今晨之風苟不盛怒前途之便遂可長驅於焉隱几舟中看來帆之片片儼焉雲山也伏向坐隅而層層風必止矣可以行矣

杜詩闡卷三十一終

杜詩闡第三十二卷目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濮華氏訂

自瀼之衡復回潭詩　大曆三年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四句包涵章嗟余竟轗軻將老逢艱危二句承上起下胡雛竊神器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爲魚公卿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倏忽向二紀姦雄多是非本朝

再樹立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所司高賢迫形勢豈暇相扶持疲薾苟懷策棲屑無所施先王實罪己愁痛正爲茲以上敘玄肅兩朝治亂正轗軻艱危之故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鄴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辭六句詠懷之指

人生貴爲男子以其丈夫耳乃丈夫又重天機以出處合宜可獨善可兼善也我則何如計我一生以爲未達曾拜拾遺文除幕職以爲得志諫垣旋出幕府不終以爲行所爲既不能展獲契之志以爲善一身則又憂時念亂不忍嘿嘿是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爲至我兩者訊無所以然者賊命轗軻所歷艱危也當祿山叛亂逆節之人相爲附和東京陷而公侯虜西京沒而翠華飛萬姓播遷兩宮出走至今將向二紀姦雄反覆是非尚未有定今上起艱危東征西討恢復社稷望乎能致中興乃其樹立不及貞觀者蓋因軍儲疲於供給有司因於上官豈無高賢迫於形勢不能展布以扶持國難徒懷策莫施而已嘗貞觀年間先皇時時罪己憂民孔亟正爲此耳我自出諫垣來歲月倏忽江湖老病夜看鄴城劒氣尚獨斗牛回首舊水蛟龍猶餘雲雨志士齒髮既衰自料不能復有爲於世聊陳苦辭以告當事雖不能行所欲爲猶不止獨善一身哉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承上貞觀說入飄颻桂水遊悵望蒼梧暮潛魚不銜鉤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食相拘閡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千里浸江樹逆行少吉日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爲足名數多憂汙桃源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以上歷敘南征之苦葛洪及許靖避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自受

合馳騖贏瘠且如何魍奪鍼灸屢擁滯僮僕稽留篙師怒終當挂帆席天意難告訴南爲祝衡客勉强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以上之衡詩道是詠懷之指

貞觀之治未復而致邦危者因壞祖法也法何以壞由於聖王已遠也所以杂而愁愁而慕愁慕兼并不能自已湘水自瀟江下爲桂水蒼梧爲舜崩處我悲慕之情託諸此而嘆我生已暇重華不見也彼魚之銜鉤者不濟貪魚則不銜鉤鹿之伏處者反顧走鹿則無反顧不銜鉤無貪餌之心無反顧之伏有長往之意我其似此邪雖嗷嗷之心未改幽曠乃拳拳之念已與平昔所以然者衣食拘牽朋知曠絕耳於是涉春濤上春沙所江樹之泓泓雖逆行而不爾登惟古日不暇擇節往亦往往空度也井竈塵埃師文藉託舟航數見遭難常加以老病支離俗務紛沓且安心於萬古何必生之足數彼桃源阻忘世者所託多憂則汗而非倫銅柱豈窮途者所遊許樹則泥而思往雖南征愈遠瘴毒難辭庶駐足有期跋涉可息無奈中原多故虎狼未清我之所歷即

鎸柱豈能稅駕哉古有葛洪曾求丹砂爲勾漏令古有許靖曾避董卓之難而走交趾是銅柱之泥不獨我然我將爲葛洪許靖乎誠恐賈誼等甚徒然馳騖耳自傷羸瘠之軀嚴邀鍼炎之術因兹擁滯僅僕亦謂爲此信留爲師亦怒終當挂帆前去行止聽天遙望衡山有祝融峯董鍊師在焉是亦葛洪許靖之徒我將策杖往觀庶幾結託老人之星展衰步於羅浮山上則今日挂木之遊爲不虛所謂人生貴是男丈夫重天機者終得所皈依矣

望嶽

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欻吸領地靈澒洞半炎方四句南嶽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四句懷古洎我監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恭聞魏夫

人翠仙來翺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以上望嶽三歎問府主曷以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悅祀典等句結

朱鳥爲南方之宿南嶽配焉秩祀之典攄舊哉其氣呼吸領地脈之靈其體盤礴澒炎方之半乃邦家祀典則在德不在物之馨香有虞氏曾南巡至此我今來何不及有虞氏時恭逢盛典徒若世網不容猶進行尋天豈得已於時御晚早日灼爍壁上俯瞰清光蕩漾舟中其間五峯祝融爲尊故諸峯南向朝於祝融者諸相次其中紫蓋一峯勢轉東去與祝融若相爭長所忌也此所傳聞者晉魏舒女封爲南嶽夫人學仙於清閣之際能使五峯聚氣風散如霜然幾杖來周旋八內齋清冷避炎蒸借乎前途牽迫限此登陟彼嶽八宮主有嶽瀆之職今日我皇爲有虞之君雖望秩巡狩之典不行而封內山川則府主之事其惟破觭祀典以勸我皇但恪神在德不在牲璧況此衰俗重費我民神其忍諸我知衡山之神悶衰俗降休祥所必然者府主勉

千載○府主衡州太守也非嶽神岳祇自稱神若陳以岳神爲府主結句又曰神其思降祥公詩不應如此

清明二首

朝來新火起新煙湖色春光淨客船二句清明翠羽衡花他自得紅顏騎竹我無緣胡童結束還難有楚女腰肢亦可憐四句託諷不見定王城舊處長懷賈傅井依然二句懷古虛霑焦舉爲寒食實藉君平賣卜錢鐘鼎山林各天性濁醪粗飯任吾年四句自述

季春出火是爲新火但見客船左右湖色與春光交輝有新燕爲衡花自得亦他自得耳有少年者騎竹爲樂我則無緣也彼紅顏騎竹之流即胡童結束者是殊爲難有翠羽衡花之侶即楚女腰肢者是亦覺可憐我其則懷古耳當年漢景帝子封長沙爲定王賈誼爲傅其地有井今定王城猶在否富貴亦無常矣賈誼井依然

否明德信不泯也我作客江潭旅食不絕雖焦舉之爲寒食不禁人火我無赤可妖亦虛霑其惠惟是君平賣卜之錢旅人囊實藉此以爲杖頭資人莫不慕鐘鼎亦誰樂居山林二者所賦各有天性所以濁醪粗飯任我殘年翠羽衡花信乎他自得紅顏騎竹信乎我無緣哉○騎竹騎竹馬也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四句自傷十年蹴踘將雛遠萬里鞦韆習俗同旅雁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春來洞庭闊白蘋愁殺白頭翁八句他鄉之感

東西漂泊久聽此身所傷心者老病支離臂枯耳聾寂寂繫舟耳不雙聞而淚則雙落悠悠伏枕右臂既枯則左臂書空回首長安每年清明其置打毬之戲蹴鞠是也寒食節競築鞦韆戲笑爲樂乎仙之戲是也我十

年湖泊將離遠方久不見長安蹤跡之盛惟前此也今所見秋鬢風俗處處相同耳今日旅雁上雲已歸紫塞人猶他鄉家人鑽火亦用青楓嘆非我土遙望秦城樓閣香渺壁花漢主山河遞離錦繡其如洞庭愈闊長安終遠白頭流落無日首丘何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需 應首二句 開視化為血哀今征斂無 賤其二句

客從何處來從南溟來其遺我者有鮫人所泣之珠珠中有字隱隱難辨夫亦緘諸篋中俟公家用耳今公家稅及商錢須此正急乃開緘而視已化為血夫珠下鮫淚原血所化今還為血血何以應徵斂豈知今日徵斂莫非民血哉

發潭州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 發潭二句 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 二句發潭之景 賈傅才未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潭門之感發潭

我別潭未久今晨又發美酒芳春信宿即去何汲汲不見發潭時送客者有岸花送客惟岸花潭州尚有岸花耳留人者有檣燕留人惟檣燕潭州不過檣燕耳庶幾古人當年論長沙者有賈誼其才獨步左遷潭州者有褚遂良其書絕倫同首潭州撫可傷神傷神惟為二者公潭州所以急發也○花何送客燕何留人此如楚辭河伯一篇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媵予之意蓋言波猶迎魚猶送相形以見君恩之薄郎公云然潭州之人情可知

雙楓浦

輟棹青楓浦雙楓舊已摧 二句雙 自驚衰謝力不道棟梁

材 二句衰 浪足浮紗帽皮須截錦苔江邊有地主暫借上天迴 四句俱擬之詞

潭之瀏陽縣有雙楓浦我輟棹於此誠念雙楓浦以雙楓樹得名乃舊已摧矣摧則衰謝無自然亦誰復道其未摧前為棟梁材者頂若紗帽當浪之為浮為僅露其樹紋若錦苔其皮之古截之可以為器嗟此雙楓誰為地主我欲從而假之雙楓雖摧為棟梁則老為仙槎則儼庶幾乘泛天際依然是棟梁材也

酬郭十五判官受

才微歲晚尚虛名 酬判官舊德句 臥病江湖春復生 酬判官江湖句 藥裹關心詩總廢花枝照眼句初成 酬判官新詩春興句 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夜明 酬判官衡陽紙價句 喬口橘洲風浪促繫舟何惜片時程 酬判官速棐舟輕等句

我至衡判官貽我以詩判官曰舊德中朝屬望勞我何德之有又何屬望之有才微年老不過虛名尚存耳判官曰江湖天闊足風濤我豈愛此風濤惟是臥病江湖富春復有生意也判官曰新詩海內流傳遍又曰孝不知凡幾首夫我新詩何足流傳年來藥裹關心吟詠久綴所作與衡然有作亦只因花枝照眼不覺移情而有何耳判官曰衡陽紙價頓能高我思物之眞者何足貴我之詩只同燕石如已隕之星耳物之眞者乃足實子之詩乃是隋珠故照夜乃益明也判官曰松醪酒熟傍看醉蓮棐舟輕自學操信如子言以我能操舟而醉酒子獨不可挂帆至衡尊酒論詩乎況喬口橘洲風浪甚緊挂帆到衡不過片時子何惜此片程不惠然過我耶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 四句送李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四句自述

諸侯無專殺賜斧鉞然後殺大夫此行為討番禺賊帥空有斧鉞之賜從天下也於時樓船從青冥來過洞庭

夫蓋將赴廣州耳方其下青冥也自北故北風隨其爽氣亦見斧鉞之威當朱夏而兼肅殺及其過洞庭也往南故南斗避其文星亦見斧鉞之象有武備而兼文事下青冥過洞庭隨北風避南斗幾於叱咤風雲指揮天地大夫臨邊聲勢燀赫哉我於日月徧受拘束如籠中之鳥我於乾坤更覺浮沉爲水上之萍大夫在朝廷爲王孫於我爲丈人行其亦憐我垂老念我飄零否○按大曆四年李勉除嶺南節度其至嶺南在冬過衡則在夏時嶺南番帥馮崇道與桂州朱濟時叛逆多年朝廷遣勉討之又按勉好古尚奇名畫記載勉博古多藝窮精蓄奇故曰南斗避文星

廻棹

時公由潭之衡將廻棹者畏炎蒸也其後又入衡州避臧玠亂也或疑公未嘗兩入衡公入衡詩辨者闕瓊樹屏論再繞綫曰昨日再兩次何疑

宿昔試安命自私猶畏天勞生繫一物爲客費多年四句回棹心事衡岳江湖大蒸池疫癘偏散才嬰薄俗有跡負前賢巾拂那關眼缾罍易滿船火雲滋垢膩凍雨裛沉綿強飯蓴添滑端居茗續煎以上回棹之故清思漢水上涼憶峴山巔順浪翻堪倚回帆又省牽四句回棹我家碑不沒王氏井依然几杖將衰齒茅茨寄短椽灌園曾取適游寺可終焉遂性同漁父成名異魯連八句回棹之事篙師煩爾送朱夏及寒泉以避熱結

我於宿昔死榮枯得喪都委諸命乃自私其身則尤畏天畏天者知此身爲天所付不欲委諸危地故勞生不知變化似乎安命爲客不憚屢遷無非畏天今衡岳之江湖雖大似可少留乃蒸池之疫癘則偏炎難久客爲客多年以散才而嬰薄俗勞生繫物更有跡以負前賢角巾拂帨何足縈心缾罍易取焉用滿載火雲凍雨祇

攪我心續茗添羹徒爲人意耳若前賢在漢水峴山則如王粲以井傳我家征南以碑著今日猶以言清亦思漢水上以言涼亦憶峴山巔前此上水至衡猶且不憚今回棹而下既有順流之便又省牽纜之苦况我祖之碑尚在王氏之井依然從此至襄陽烏几藜杖茅屋短椽手灌於陵之園身息東林之寺自喜遂性學漁父之入滄浪何必成名爲魯連之蹈東海此亦前賢之可追者然此事非篙師不濟篙師速回棹送我王漢水濱峴山上雖當朱夏其爲清涼當有無異於寒泉者若日安命而處此蒸池疫癘之鄉是不畏天也豈敢然耶○何晏景福殿賦云感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公起意本此蓋何賦亦爲避暑作也灌園定對游寺采劉慧斐遊匡山居東林寺本朱長儒註遊意非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邦伯肅肅秩初筵四句就餞宴發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無取媿高賢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僚下氣蘇君子前以上自叙交誼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熱雲集𪎒黑闕月未生天白團爲我破華燭蟠長煙鴰鶡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以上餞別上請減兵甲下請安井田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四句正是懷抱罄所宣

端公將赴道州軍容盛矣因而羣公出郭共餞端公鄙人與公誼忝眷末往年佩服有素故今日特骨肉之愛因得罄吐懷抱焉公負盛名富於事業我無足取有愧高賢但我不以喪亂之餘使嬰於禍庶幾保愛此身堅同金石自傷疇昔拙於宦達對百寮而迂疏無策倘幸今日遇公得嘗所吐見君子而伉爽欲前惟是會晤無常哀樂倏忽而况交遊向盡宿昔茫然能無對急觴添別淚也當此黑月未吐絳燭將殘鴰鶡鳴矣明星

落矣公解秩我欲旋矣乃我欲醫所宣者豈有他術乎過謂道州舊為山賊充斥過者賊不入境若重以屯戍是民不苦寇反苦兵故願為公進一辭曰上請減兵甲道州舊四萬戶經賊以來不滿四千民食草根茹木皮者不勝賦稅近者稍稍存活若不驅之力農其何能濟故願為公又進一詞曰下請安井田公志兩言他日奏績念我老病附書山巔魁旃端公懷抱醫所宜歸言盡此矣

奉送王信州崟北歸

朝廷防盜賊供給愍誅求下詔選郎署傳聲典信州蒼生今日困天子向時憂井屋有煙起瘡痍無血流壤歌惟海甸畫角自山樓白髮寐常早荒榛農復秋以上敘前事解龜踰臥轍遣騎覓扁舟徐榻不知倦潁川何以酬塵生形管筆寒膩黑貂裘高義終焉在斯文去矣休以上解任相訪別離終雨散行止各雲浮林熱鳥開口江渾魚掉頭尉佗雖北拜太史尚南留以上送別軍旅應都息寰區要盡收九重思諫諍八極念懷柔徙倚瞻王室從容仰廟謀故人持雅論絕塞豁窮愁復見陶唐理甘為汗漫遊以上勉其入告

往者以信州寇盜故軍需孔亟朝廷憂之許得良二千石下詔郎署選爾出典其地顧此信州此日蒼生困於誅求者正天子往時欲防其寇盜者也爾蒞任以來甦民民困紓未憂井邑之間煙火遂起瘡痍之兵兵燹無虞民不苦兵壤歌者自安海甸兵不擾民畫角者自吹山樓白髮老人得其休息荒榛陵駿行復有秋信州治矣今爾內召訪余舟次願爾是劉顛長我非張孝廉爾是陳潁川我非徐孺子乃遣騎覓舟解懸下榻我德何薄爾義難酬欲賦詩而閣筆經年思解衣而拔裘五月亦柰之何夫爾之高義終不可忘乃爾之斯文忽焉已去別情而散蹤跡寥漠而況時當炎暑鳥不出林而噫氣魚猶沉江而掉頭乎昔者陸賈使粵尉佗稱臣爾治

信州蠻獠皆服是時佗北拜送爾歸也我則北歸無日猶為太史之留滯周南耳此去兵必盡銷地無不闢從九重之上還思舊臣乃八極之人正念嘉績爾歸閑後扶王室贊廟謨是故人之正論能持與我絕塞之窮愁可豁矣在爾此行陶唐之化既不難復在我此後汗漫之遊亦何惜哉○夔為信州地接夜郎六詔故有尉佗句時王必由夔出峽覓公舟次也

送重表姪王砅評事使南海

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黜明表姪爾祖未顯時歸為尚書婦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鬈髮空吁嗟為之久自陳翦髻鬟鬻市充杯酒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以上敘祖姑貞烈尚書起家顛末鳳雛非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逆乾坤沸嗷嗷我客在馮翊爾家同遁逃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佩剛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高蓋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以上敘患難時廷評近要津節制收英髦北驅漢陽傳南泛上瀧舠家聲肯墜地利器當

秋毫番禺親賢領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以上奉使南海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鰲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臯以上自言

評事為我表姪者以我曾老姑即評事高祖母也相傳我老姑歸爾祖時時尚未顯後來竟為尚書歸豈無故哉當爾祖貧賤時隋朝末年海內大亂爾祖所交如房杜諸公皆賢豪長者頻來相訪爾祖此時餬口不給安能供客門庭蕭然箕帚之外更無他物俄而珍羞羅列不知所自至客散後爾祖入室始怪爾祖母髻髮一空因自陳剪此髻市以充杯酒耳蓋爾祖母謂天下荒亂[illegible][illegible]之後我親數公皆經綸才其中少年貌虬額而年十八九者尤為非常子與數公他年功名皆因此人而[illegible][illegible]言子等既得此人風雲之會定須有期他年今龍風虎起而吟嘯庶展丈夫之雄一洗兒女之態乃爾祖母所云虬須十八九者非他人即太宗皇帝為秦王時

也此時在劉祖坐閒真人之氣已通戶牖消平貞觀初年秦王登大寶爾祖陞尚書只因太宗徵時常往來爾祖家所以貞觀年間爾祖母亦嘗肩輿入朝上殿稱焉六宮為師后妃咸法使至尊均叔嫂之稱爾家世如此鳳雛五色非爾而誰夫爾之家世固歷歷可考乃爾之亭設尤耿耿難忘當祿山作孽之年乾坤鼎沸我在為珂與爾同難劫奪至於徒步此身已委蓬蒿賴爾熱腸嗚呼追及自下所騎之馬以乘我而又提刀衛我策馬途我苟活到今莫非爾賜只因亂離之後聚散無常病昔之恩猶然未報今日流落至此蒼蒼白髮見笑水花黯騎青袍常蘭春草幸爾奉使南海因得話舊彼節度實要津也爾為評事已近要津又為役邊必見收錄而況廣州節度親賢如李勉其運籌必有神功者昔處奧宋璟曾為此地節度今大夫李勉必能超出其上雖南海為寶貝區大夫亮如孔奮處脂膏不以自潤以李勉親賢爾為評事必使番禺洞主接踵來降千艘畢集評事行矣南海之地貴出丹砂我有葛仙勾漏之想無奈跋涉為勞何然亦安能終陷糞土中不思乘鯨鰲而直上苟得丹砂使身輕舉縱不乘鯨鰲或得驂鸞而騰天不然亦作鸞之鳴於九臯評事為五色鳳雛我不失為

九臯鳴鶴焉不至白首青袍徒為水花青草所笑也○剪髻一段公取材於湛氏截髮絡秀治具以況祖姑貧能款客上云下云一段公取材於山濤之婦竊窺嵇阮何無忌之母能識劉裕以喻祖姑賢能有識至於子等成名皆因此人公取材於漢高本紀老父之謂高祖君相貴不可言向者夫人兒子之貴皆以君以極言祖姑能識真主從之王珪傳止母李氏於房杜過家時窺之知其必貴非珪妻杜氏且未嘗有秦王在坐事公詩亦揚厲之詞耳

別張十三建封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參謀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龍見在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劒總兵符汾晉為豐沛暴隋竟滌除八句敘文靜之功宗臣則廟食後嗣何疎蕪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六句敘建封為文靜外孫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

崛相逢長沙亭乍問緒業餘迺我故人子童丱聯居諸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以上敘建封為張孫子范雲堪結友嵇紹自不孤擇材征南幕潮落回鯨魚四句辟參謀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復稅駕大廈傾空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栝柏枯高議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掃碧海功業竟何如以上勉其立功

嘗讀有唐實錄當國家草昧首建謀者劉文靜與裴寂此時高祖尚在躊躇秦王手提長劍總兵符兵起晉陽獨夫授首即秦王亦曰首在晉陽文靜建非常之策是有唐宗臣也世世廟食者高祖竟以裴寂言誚其功高皞望必為後患至於廢像後嗣疎蕪良可嘆也夫以彭城英雄其子孫必多將相今無傳人賴有外孫賢豪

足養其業如爾者英姿倜儻誠汗血駒我眼中少年所見頗多大率用意崎嶇駿異如爾蓋絕少也顧我與爾相逢不自今日長沙始蓋爾本我故人張玠子昔年與我同客兗州謝獵童丱今昂昂八尺遂成丈夫爾外爲文靜孫內爲張玠子內外皆名家室手風度汪汪江湖千頃但我爲故人不能爲范雲急王駿之喪山濤撫積康之子猶幸韋公之晉今日辟爾爲參謀爾雖弘才不屑吏役然鮮魚以大海爲歸擢爲參謀是亦隨潮赴海之秩也況爾素負賈生樂毅之志者嘗此天下多故正賈生痛哭樂毅上書之日可使賊遺君父師老京都夫舊允雖可懷大厦亦空扶也君臣之義固有定分管葛之業爲時所須況栝柏之姿歲寒彌見今日雲臺上天備聞舍爾寵能高議謙爲喃嚮爲國士勠力王家以視羽人志神仙掣碧海勵象覓何如也○愚意蔵感以下當是贊嘆其父張玠玠少豪俠安祿山反今爲將李庭騎卒番兵希下城邑玠集鄉豪殺之太守韓擇木遮使奏聞玠流蕩江南口不言功賞生日行臣之計必能察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祿山以幽薊而横逆亦賈生所勇也樂毅書曰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闔先王而舉之濟上祿山一敗盡有河北亦樂毅所憤也當玠召集鄉兵殺賊境上其慟哭流涕甚於賈生王衞不顧身期復舊土猶之樂毅此主憂急盜賊之義耳當日兩京爲賊據王師老矣玠爲南陽鄧州人東都昇其舊丘玠去兗歸鄧召集鄉兵殺賊境上是舊丘復稅駕大厦傾空扶也遇合有分立功以時務急主憂誠多云[illegible]分定也玠建功後日不言功誠非管葛之出爲將也夫栝柏之姿不零霜雪玠常思難而殺賊是歲寒栝柏也雲臺而下方指建封公以建封不樂就幕而以外親勉之後以父烈期之俟博識者

江閣臥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祇瘦長夏想爲情 四句江閣臥病
滑憶彫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杯罌 四句寄呈意

庖廚而係客子空薄也枕席而在江樓宜清矣衰年之病無過一瘦當此長夏何以爲情[illegible]不過憶彫胡飯香則聞錦帶羹二物雖蕭空於老病以其滑匙而暖腹也此時冀得杯罌誰欲致者必兩侍御哉

哭韋大夫之晉

悽愴郇瑕邑差池弱冠年士人叨禮數文律早周旋 四句少遊
臺閣黃圖裏簪裾紫蓋邊尊榮眞不忝端雅獨翛然 四句叙韋
貢喜音容間馮招疾病牽南歸駭倉卒北思悄聯綿鵩鳥長沙諱犀牛蜀郡憐素車猶慟哭寶劍欲高懸漢道中興盛韋經亞相傳沖融標世業磊落映時賢城府深朱夏江湖渺霽天綺樓關樹頂飛旐泛堂前帟幕疑風燕笳簫咽暮蟬輿殘虛白室跡斷孝廉船童孺交遊盡喧卑俗累牽老來多涕淚情在强詩篇 以上哭
誰繼方隅理朝難將帥權 二句言韋任撫人
春秋褒貶例名器重雙全 二句收足一篇

少年放浪齊趙客遊郇瑕今回首悽者憶與韋公周旋日也時我以儒服應鄉貢叨公禮數匯匪文律業不鄙爽未幾公登臺閣叟簪裾黃圖紫蓋閒從極尊崇望尤端雅我聞貢禹之彈冠其如音容驟隔公頓僭馮唐之見召無奈疾病頓獲今日南來忽聞凶信此時北望信爲黯然鵩鳥止門賈生已歎犀牛留蜀李守空廛臣卿素車徒無慟哭延陵之寶劍何處高懸已矣所惜者漢道中興正望韋賢作相使其世業勿替獨映時賢如之何竟逝哉今日城府沉沉已當朱夏江湖渺瀰如此齊天而乃寂寞綺樓空關樹頂要其飛旐遠泛堂前帟幕之內厭燕輕而不迴笳簫之聲雜蟬間而亦悲公逝而虛白之室我與終發我在而孝廉之船公逝亦斷回首郇瑕作客弱冠論交時不獨得遊已非童孺兼之俗務往往牽連垂老之除但多涕淚傷情之際强作詩積自今以往湖南重地誰爲作牧之人朝廷之賢[illegible][illegible]推轂之任公位高望重功崇業偉撰春秋褒貶之例在所宜褒孔子曰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若公功名德業表表如此其於僞號亦服有雙全言孫指論定其無愧矣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 四句送

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 二句自述 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二句期之

韶州炎海出牧非輕特典署郎重此任也乃郎署亦不
之人爾有令望故先之耳我舊爲省郎亦忝同舍同舍
而爾得分符一輝光矣同舍而爾以令望分符更輝光
矣雖則揮光嘆我年老有似馮唐白首爲郎分符絕望
況頻年多病幸而秋至涼生得蘇肺氣爲差慰耳此去
洞庭湖外衡岳爲鄰雖曰迴雁峰頭鴻飛不到爾之書
疏豈遂恝然炎海
落落日望之矣

酬韋韶州見寄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疏 二句起下 漢慙長者轍重得故人書

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 四句見寄 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

二句酬詩

江湖則違魏闕所以然者甘心養拙也爾寄我曰故人
湖外客白首尚爲郎安有湖外客尚爲郎者自分廢棄
君恩永絕耳朝廷則疎故人則否前爾之任時曾枉騎
過存令爾之任後又貽書念我所由白髮雖多見爾新
詩用自慰也但爾寄我曰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不
知雖無南雁可以寄書亦有北魚可以將信雁不過衡
陽瀟湘之水則北流者爾但
看北來有魚是我書到日矣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 四句樓上

戀闕勞肝肺論材愧杞楠 二句承三極北 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

潭 二句應五湖南

天地之內可爲甚多今俯仰樓頭徒然搔首空搔首則
頻抽簪矣頻抽簪者以長安遠在三極北我身不能復
北也萍蹤久在五湖南我身竟老於南也所心戀闕空
勞肝肺白首論材漸愧杞梓三極北終遠矣亂離之餘
救死不贍不才之質沒齒湘潭五湖南
將老矣空乎俯仰樓頭不禁搔首哉

千秋節有感二首

玄宗以八月五日生每年是日宴百官花萼樓下百官
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王公以下獻寶鏡及
承露囊大曆四年公在潭州
時千秋節久罷有感賦此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鳳紀

編生日龍池塹劫灰 以上有感往事 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

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衛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以上感今事

玄宗自寶應元年建巳月賓天千秋罷矣往年八月爲
臣民令節賓天以來八月爲傷心之月先朝此日宴會
常開壯觀既非塵埃且積常宴會故鳳紀有生日之編
已塵埃故龍池成劫灰之塹今日湘江又逢八月我來
潭未久湘川涕淚新自今年春去國已遠秦地樓臺終
遠萬里憶昔玄宗在日每逢是節羣臣獻寶鏡自製千
秋鏡詩以賜羣臣草臣有寶鏡之得又常置左右龍武
軍幸蜀後金吾法駕罷川言旋雖居南內千秋之節猶
舉也爾時羣臣皆得與宴猶中衛之尊人人斟酌令寶
鏡亡金吾散衛尊亦不復飲存首老臣惟有憶節神傷
而
已

御氣雲樓敞含風綵仗高仙人張內樂王母獻宮桃羅韈

紅蕖艷金羈白雪毛舞階銜壽酒走索背秋毫 以上敘千秋節宴樂

之事 聖主他年貴邊心此日勞桂江流向北滿眼送波濤 四句感懷

猶憶千秋節玄宗設宴勤政諸樓賜百官宴一時樓上
御氣交敞綵仗迎風飄飄然如在天上梨園弟子聲樂

大陳王母宮桃大第而獻不獨此耳百戲交集妓則羅韈有紅蕖之艷馬則金羈映白雪之毛需此馬者舞階爲樂也所奇者四百蹄帶金羈舞白雪爭銜壽酒以上至尊需此妓者走索爲戲也所奇者兩妓女穿羅韈踏紅蕖相背而行於綆上不失秋毫當年千秋節如此人知上壽以還聖主有他年之實豈知蒙塵而後邊心有此日之勢至今日千秋節遂罷也桂水空流波濤滿服水自北人自南回首先朝祇增腸斷耳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肩輿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詞氣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傾倒於蘇至矣

龐公不浪出蘇氏今有之（二句不交州府）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illegible]）乾坤幾反覆揚馬宜同時（二句正見過於黃初）今晨清鏡中勝人齋房芝余髮喜却變白間生黑絲（四句言其才力非素壯詞氣動人）夜舟接天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寒江遲（四句言其湧思雷出留金石聲所謂記異）

此詩全寫題中記異二字昔有龐公不交州府今不浪出者惟蘇氏耳人爲龐公詩亦過於鄴下乾坤不知幾反覆而才人自在天壤彼黃初以前有揚馬過黃初則與揚馬同時也我讀渙詩今晨照鏡白髮爲黑彼物之能却老者莫如祥芝渙詩何以異是渙之才力素壯詞氣動人足以變我白髮此一異也轉憶昨夜秋水盛大舟接天際忽聞湘娥悲聲出簾一時百靈交集不敢即散而風爲破江爲停豈非渙詩湧思雷出殷殷留金石聲故耶尤異之至也能勿傾倒矣○唐志渙少喜剽盜後走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其人大非靜者公曰靜者亦諷詞與

奉贈盧五丈參謀琚（公自注時丈人使自江陵在長沙待命恩旨先支給錢米）

恭惟同自出妙選異高標入幕知孫楚披襟得鄭僑丈人藉才地門閥冠雲霄（六句盧五丈）老矣逢迎拙相於託契饒（二句應同自出）賜錢傾府待爭光駐船遙（二句支給錢米）鄰好艱難薄氓心杼軸焦（二句勉其恤民）客星空伴使寒水不成潮素髮乾垂領銀章破在腰說詩能累夜醉酒或連朝藻翰惟牽率湖山合動搖時清非造次興盡却蕭條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休傳鹿是馬莫信鵩爲鴞（以上總寫長沙待命）未解依依袂還斟泛泛瓢流年疲蟋蟀體物幸鷦鷯孤負滄洲願誰云晚見招（六句奉贈情事）

我祖母係盧氏參謀與我蓋同自出也朝廷妙選君者蓋以君爲行軍參謀猶石苞用孫楚今日使自江陵猶鄭僑聘晉國才地優矣況范陽門閥尤冠雲霄我與世逢迎不免於拙與丈託契意氣獨饒亦曰同自出故耳今丈在長沙支給錢米我見賜錢以恩旨傾府而待爭光以恩旨駐船爲遠當此民窮財盡時雖恩旨支給而鄰好難全民艱可念況待命於此我以客星伴君使星朝朝暮暮寒水之上而素髮已乾銀章久破所以伴君者更無他事惟說詩累夜翰藻爲之牽率醉酒連朝湖山不覺動搖耳因數時清非可造次興盡不免蕭條支給錢米天子之恩澤雖多杼軸焦勞蒼生之寂寥堪念凡此皆鹿馬之奸鵩鴞之輩爲之必也指鹿好除爲鴞吏去虐恩澤偏固苦甦也我客星伴使未忍即別自歎流年遲暮蟋蟀催人猶幸體物依栖鷦鷯有託乃猶未能長往孤負滄洲之願者豈身爲郎官冀爲唐晚而見達乎誰則云然也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主

將儉省愛艱虞祇收壯健勝鐵甲豈因格鬬求龍媒（六句買馬之由）而今西北自反胡騏驎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西南隅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顛躓衣冠往往乘蹇驢（八句買馬之役）梁公富貴于我疎號令明白人安居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却西戎廻北狄羅網羣馬藉馬多氣在驅除出金帛（以上美梁公之賢）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兼菊花路旁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涕淚不覺老夫神內傷（以上送別）

判官奉主將命而南行聞道有買馬之役蓋爲軍中之馬戎事孔亟耳當今幕府襄陽獨與蕃以判官主將孚崇義能儉省爾愛虞儉省故有餘財以買馬憂虞旋預買馬以獨非常而所買之馬但取壯健能勝用不爲格鬬求龍媒也所以然者安史叛亂以來良馬蕩盡其爲龍媒帝都或有而西南一帶未必有渥洼子孫耳今日非爲戎事寧越江湖況江湖間凡馬顛躓衣冠蹇驢苟得勝甲者馬亦云幸矣夫梁公幕府爲天下興亭日富貴若無號令不爽所由襄陽人得安堵無恙而況輕財好士折節下人居官如此故能矢報主之赤心欲却西戎回北狄目前在庭羣馬且蓄今日南征金帛不惜無非志在驅除襄國難耳判官才畧滔滔奉使買馬於梁公推擇之舉允足相副今有南行之役相逢驛畔當此九州兵革判官適行正值重陽又當分手離隔觴忍淚神已黯傷判官亦知我別情之苦否○時襄陽節度梁崇義史稱其以地偏兵少法令最治折節遇士有振襄漢間大曆九年楊獻沿江而下拒出境復郢諸州者別城自守崇義獨發兵備之平日能却敵可知此詩亦存伐善之義云附考唐初得突厥馬二千匹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令太僕少卿張萬歲掌其政貞觀至麟德中有

馬七十餘萬匹萬歲失職馬政頓廢開元初以空名告身易馬六胡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廄馬復蕃息安祿山陰選勝甲馬歸范陽至肅宗詔百官以馬助軍又中官回紇之馬繼市馬於回紇回紇大半以羸病充數在朝送門數皮歸直在回紇備以馬既入而斷不足爲辭大曆三年回紇請蕃斯四年回紇請李涵可証也予括間馬爲團練馬唐之馬政遂不可問此詩前今氏西北亡反胡騏驎蕩盡一匹無感慨係之矣

重送劉十弟判官

分源豕韋派別浦雁賓秋年事推兄忝人才覺弟優（四句總起）經過辨鄲劍意氣逐吳鉤垂翅徒衰老先鞭不滯留（四句承上聯）本枝凌歲晚高義鬱窮愁他日臨江待長沙舊驛樓（四句應首聯）

我呼判官爲十弟者以劉杜同出於商爲豕韋氏也今日作別適當雁賓以年事言則兄忝以人才言則弟優而爲鄲劍光芒吳鉤鋒利此我自甘垂翅讓弟先鞭耳而況本支百世歲晚不渝高義絕倫窮愁足破他日事畢早旋仍臨江繫船佇望於長沙驛樓畔哉

登舟將適漢陽

春宅棄汝去秋帆催客歸庭蔬尚在眼浦浪已吹衣（四句登舟）生理飄蕩拙有心遲暮違中原戎馬盛遠道素書稀（四句登舟之故）塞雁與時集檣烏終歲飛鹿門自此往永息漢陰機（四句將適漢陽）

我二月至潭寓居瀕商市今又棄春宅而去蓋因我風片帆催我歸心耳庭際之蔬尚然在眼浦中之浪已覺霑衣追維從前生理飄蕩多拙向日歸心遲暮頻違況聆戎馬於中原紛紛未息遇素書於遠道杳杳愈稀長安不得歸漢陽亦我土不見塞雁依依又將時集檣烏泛泛從此終飛襄陽故土鹿門在焉此行息機漢陰潭

亦皆字詩得六韶我也

湖南送敬十使君適廣陵

相見各頭白其如離別何幾年一會面今日復悲歌（四句總起）少壯樂難得歲寒心匪他氣纏霜匣滿氷置玉壺多遭亂實漂薄濟時曾琢磨形容吾較老膽力爾誰過（八句互說）秋晚岳增翠風高湖湧波鶩騰訪知己淮海莫蹉跎（四句送適廣陵）

人生各有頭白所難爲者離別耳幸而會晤悲歌復作是會晤暫離別常也回首少壯樂難再得歲寒之心豈有他哉使君則老而彌壯其豪邁也匣劒霜飛其高潔也氷壺玉貯我則生遭亂離頻經漂泊才非濟勝賴爾琢磨所以頭顱皆白我之形容較老爾之膽力偏優耳當此秋高風勁岳峰添翠湖光湧波正去鶩騰將訪知己淮海蕩蕩幸勿蹉跎行色哉

奉贈李八丈曛判官

我丈時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騏驎人得有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事業富清機官曹正獨守頃來樹嘉政皆已傳衆口艱難體貴安冗長我敢取區區猶歷試烱烱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在手篋書積諷諫官闕恨奔走入幕未展材秉鈞孰爲剖（以上叙判官）所親問淹泊泛愛惜衰朽垂白辭南翁委身希北叟眞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荊衡知音爲回首（以上自叙）

丈於宗枝卓然秀出眞珊瑚名寶市上所無騏耳奇姿人不得有也秀氣則衝星斗龍光不掩事業則富清機泛應有餘居官則守正不阿有政則必口爭須處報難而能安窮會執簡要而勿取冗長區區之職在朝廷試其才烱烱之心在我丈持久而定且其討古論今則解頤如匡鼎理煩治劇則游刃若庖丁況乎身爲外吏心懸至尊諫書滿懷呼闕莫上今入幕而爲判官未遇大用苟秉鈞而相天子庶展嘉謨丈爲時英如此我今淹泊衰朽疇能幸逢丈人泛愛勿棄久作南翁而思去長懷北叟以委身誠歎南方不可久居長安終當歸去也況涸轍之魚臨河莫貸喪家之犬尼父同譏今日洞庭片石秋色將枯長沙衰柳寒飈忽發荊衡之興盡矣丈知音者一回首云爾

晚秋長沙蔡五侍御飲筵送殷六參軍歸澧州覲省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二句覲省）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二句飲筵）高鳥黃雲暮寒蟬碧樹秋（二句秋晚）湖南冬不雪我病得淹留（二句長沙）

參軍佳士相見恨晚奈有母倚閭望其遄歸何在我欣相識之心於侍御筵甘爲投轄飲在參軍念慈顏之望恐歸途且難爲置書郵昔殷洪喬將人所寄書悉投水中曰殷洪喬不能作置書郵今參軍固無此事但迫於省覲或不暇寄書耳秋晚矣黃雲暮合高鳥歸飛碧樹寒侵哀蟬斂聲此時殷母在家有子遠遊暮而未歸倚閭之情爲何如者我在湖南秋雖已晚猶幸地煖冬亦不雪老病淹留庶得少慰云

送盧十四弟侍御護韋尚書靈櫬歸上都二十韻

素幙渡江遠朱旛登陸微悲鳴駟馬顧失涕萬人揮參佐哭辭畢門闌誰送歸從公伏事久之子俊才稀長路更執紼此心猶倒衣感恩義不小懷舊禮無違墓待龍驤詔臺迎獬豸威（以上侍御護櫬）深衷見士則（此句結上）雅論在兵機（此句起下）戎狄乘妖氣塵沙落禁闈往年朝謁斷他日掃除非但促銅

壺箭休添玉帳旂動詢黃閣老肯慮白登圍萬姓瘡痍合
羣兇嗜慾肥刺規多諫諍端拱自光輝儉約前王體風流
後代希對揚期特達衰朽再芳菲以上勉侍御空裏愁書字山
中疾採薇撥杯要忽罷抱被宿何依眼冷看征蓋兒扶立
釣磯清霜洞庭葉故就別時飛八句送別

雲帆有素幕有朱幡靈帆渡江素舂已遠朱幡之影遙
望漸微爾時駟馬悲鳴萬人失涕舂中參佐哭辭既畢
門闌寄客送歸何人獨侍御在耳侍御相從已久伏事
有年不獨使才兼有意氣依依長路撫綿追隨眼敢寸
心牽衣顧側感知己之心其義不小懷故舊之誼於禮
無違在尚書勤業無興龍驤詔墓尚須他日而侍御霜
威真如解豸扶觀因以還朝此感恩懷舊之素是汝衷
也乃士則也夫生效交情不替於朋友則安危大計必
稱於國家吾知其立朝府雅論在兵機矣追維永太年
間吐蕃犯闕時犬驚鑾飛宮闕灰燼羣臣解散朝誤何

人寇盜橫行掃除無策此已事之可鑒者今爲朝廷計
但當早朝勸政漏促銅壺坍事增兵苑中旂添玉帳凡
此神策禁軍一切裁撤無奈黃閣之老王府不要白登
之圍頻年見告中原百姓只合瘡痍河北羣兇恣意需
索猶望廣開言路重見垂衣使儉約繼前王郎風流貽
後代矣他日侍御還朝對揚天子以此特達則余衰朽
之年猶芳菲之日也所謂侍御雅論在兵機者以此我
窮愁書殷浩之空咄病採西山之薇撥杯要飲不啻停
觴抱被相依有誰同宿飄飄征蓋何忍眼看寂寂釣磯
可憐扶立在尚書爲故人之痛在侍御有兄弟之情無
奈霜前黃葉故向人飛其無情耶抑有情也○朱幡師
丹旐撥杯要忽罷言要飲而中止也盧爲公表老抱被
句暗用
姜肱事

杜詩闡卷三十二終

杜詩闡第三十三卷目

同學王日藻却非氏閱

華亭盧元昌文子氏述

武林弟　璉澳華氏訂

潭州詩 大曆四年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蕪沒瀟湘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令我夜坐費燈燭一段道州手札憶子初尉永嘉去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騄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鬬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夷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頹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劉毅答詔驚羣臣他日更僕語不淺明公論兵氣益振一段敘裴道州傾壺簫管黑白髮舞劍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早作丞相東山起烏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天下皷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一段敘蘇侍御附書與裴因

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四句總收

故人念我尺素雖多大半虛名之愛無救於困苦飢寒暄之問何嘗有心我雖齒落心未嘗無[illegible]之[illegible]不免於哭其則舌存哭猶不屑道州非虛名非泛愛知我非無心人亮我不作窮途哭情長紙富如海珠崑玉故一捧請而潭酒忘湘菊棄晝坐夜立三復不已也猶憶述子初尉永嘉正當年少曾幾何時便取軍符侯印較之紫燕騄耳絕塵而奔神速猶是耳所以急需子者天下戎闐宜徵英俊今日援黎元除跋扈舍子而誰會當長敘募陌淵子意肯新綱漏網頹予彌綸予恍懷上書必如郭欽之徒戎狄能見大計激昂答詔必如劉毅之舉桓靈探動羣臣我知更僕語不易盡論兵氣益能伸也乃英俊之宜引者尚有人作前此湘江餞宴時傾壺而飲簫管之聲能黑白髮舞劍而旗霜雪之氣忽吹青春此時蘇生亦在坐酒酣語及以爲是季子雲孫後來傑出者與我同客潭州薦卜茅齋於定王郭門我賣藥物於漁商市上蘇來訪我於市北喜其肩輿之不輟我去訪蘇於郭南見其隱几而蕭然我誠已矣蘇豈終老潭瀟者哉若將軍西第無數成矣蘇尚茅齋也今者丞相東山遂人起矣蘇尚郭門也彼烏雀微倉但謀粟菽蘇蛟龍大物久蟄寒沙豈郎鼓角未休正壯士奮袂之日部曲都死爲豪傑枕戈之秋蘇生勉乎哉裴子尚引之哉所書裴子以示蘇者蓋致君堯舜本我素志我既老而無成此事付與公等公等及時濟世早據要津必須捐軀以報國夫肥身家者或不免殺身思捐軀者未必不保身捐軀在一時思捐軀在平日蓋致君者必先致身也○公進三大禮賦表中有填者賣藥都市何此詩藥物楚老亦自謂無疑

風疾舟中伏枕書懷呈湖南親友三十六韻

軒轅休製律虞舜罷彈琴公自注伏羲造瑟神農作琴舜彈五弦歌南風之篇尚錯雄鳴管猶傷半死心問何正見風疾聖賢名古邈羈旅病年侵舟泊常依震湖平早見參如聞馬融笛若倚仲宣襟故國悲

寒望羣雲慘歳陰水鄉霾白屋楓岸叠青岑鬱鬱冬炎瘴
濛濛雨滯淫鼓迎方祭鬼彈落似鴞禽（以上敘湖南）興盡終無
悶愁來遽不禁生涯相汨沒時物正蕭森疑惑尊中弩淹
留冠上簪牽裾驚魏帝投閣爲劉歆狂走終奚適微才謝
所欽我安藜不糝汝貴玉爲琛烏几重重縛鶉衣寸寸針
哀傷同庾信（公自比庾信作哀江南賦）述作異陳琳十暑岷山葛三霜
楚戶砧叨陪錦帳坐久放白頭吟反樸時難遇忘機陸易
沉應過數粒食得近四知金春草封歸恨源花費獨尋轉
蓬憂悄悄行藥病涔涔瘞天追潘岳持危覓鄧林蹉跎翻
學步感激在知音却假蘇張舌高誇周宋鐔（以上伏枕書懷納流）

迷浩汗峻址得欽崟城府開清旭松筠起碧潯披顏爭倩
倩逸足競駸駸朗鑒存愚直皇天實照臨（以上呈湖南親友）公孫
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畏人千里
井問俗九州箴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入荊事）葛洪尸定
解許靖力難任家事丹砂訣無成涕作霖（以書懷結）

軒轅製律協氣調風今風疾是律管不諧依製律可也
虞舜彈五弦琴歌南風之薰兮今風疾是非熏風罷彈
琴可也其錯者不獨雄鳴管雄尚錯雌亦可知其傷
者又不獨半死心半死猶傷即半生者可知矣音有輒
嶧龍門之桐其根半死半生聲在堰既淑音律難悉
如此況孤舟旅客病與年侵當此風疾能無伏枕我聞
震澤有五湖今湖南亦有五湖是舟之泊常依震也參
星冬生黃昏已見至丁夜則西沒湖平早見時屬冬矣
昔有雜否鳥馬融吹笛離去京踰年間笛甚悲王仲宣
客荊州使作賦云悲斬檣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攸

情猶是耳寒望之中病悲故園歳陰之際更慘羣雲嗟
此水鄉常霾白屋萋其楓岸空叠青岑冬炎瘴而鬱鬱
何堪雨滯淫而濛濛翻因伐鼓迎鬼非我故鄉彈弓落
鴞何關客與我伏枕時所見湖南風景如此有時興盡
聊遣悶懷輒復愁來不禁淚倒所以然者生涯汩沒時
物蕭條世路堪疑須索杯中之弩宦情久淡空留冠上
之簪當年蘇救房琯如辛毗諫魏帝而牽裾既而觸忤
肅宗似揚雄爲劉歆而投閣於焉狂走悵悵何之自分
微才碌碌見棄我如孔父嘗發不糝之藜羹汝是宋纖
信矣爲琛之美玉一張烏几屢縛還穿百結鶉衣無針
可着哀同庾信輒復望鄉撰異陳琳不能愈疾被岷山
之葛十載銜恩聽楚戶之砧三霜在耳郎官之錦帳坐
豈我思存文君之白頭吟欲竊比思返大庭之樸未
知何時忘漢陰之機休悲剖溺鶻鵜數粒之食不
爲食揚震四知之金取未爲過王孫春草歸恨曾封避
人桃源問津何處心憂悄悄常歎飛蓬頭病涔涔違疑
有藥況扁鵲潘岳復銜瘞天之悲身違鄧林難覓持危
之杖擬學邯鄲之步老矣蹉跎苟知牙曠之音能無感
激我懷如此因假蘇張之舌以遊諸侯誇周宋之鐔以
聳當事以此詩呈湖南親友在諸公能納細流我也偏

迷浩汗在諸公自成峻址我也但仰嵚崎城府之中非
無清旭松筠之際亦起碧潯爭倩倩以披顏競駸駸之
逸足倘諸公鑒存我愚直即是皇天垂明覆照今日
蜀中叛將如楊子琳者即公孫述也猶然恃險嶺南都
如馮崇道者即侯景也尚未生擒況極目中原音書
隔聽言北斗干戈正深世亂畏人到處如千里之井浮
生問俗焉能盡九州之箴戰血殷然軍聲未已倘如葛
洪以尸解證仙果我志定矣若爲許靖困遂難走交趾
我力豈能自外丹砂一成即與家事判訣至今無成能
勿涕泗如雨哉○晉太守馬岌造宋纖不得見銘曰丹
崖千丈青壁萬尋其人如玉爲國之琛汝貴玉爲琛何
正謂諸公貴不得見莊子說趙文王曰天子之劍以周
宋爲鐔公自喻諸大
其說於諸親友前也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舊編耒陽後今移此

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因何暮秋）

大府才能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衡雨雪誰憫弊貂裘 四句

刺以朋湖南親文

蒼梧萬里水濶無垠白帝三秋天高難問我出峽至今途轉窮矣欲不哭而不能身愈老矣欲不愁而難禁湖南大府才能聚會大府諸公德業最優宜有援我窮途憐我衰老者使我衡雪北歸乃貂裘自敝瀞視不聞

長沙送李十一銜

舊錄未陽後今移此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竟非吾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 六句 別後

李杜齊名眞忝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送 二句 情事

言與汝寓居同谷距今洞庭相逢約略十二秋矣中間長爲臺郎亦曾賜履然未嘗供職徒然抱愧王粲登樓

賦日雖信美而非我土公曾何足以久留登樓之興庶不淺矣當年膠漆之情何人可並今日泥塗之內誰復見收予固李膺李固我非杜密杜密從來李杜本是齊名今日齊名誠爲忝竊當此暮秋朔雲寒菊離情倍添子去矣我從此逝矣

舟中夜雪有懷盧十四侍御弟

時侍御挾櫬還京

朔風吹桂水大雪夜紛紛暗度南樓月寒深北渚雲燭斜初近見舟重夜無聞 六句 舟中夜雪 不識山陰道聽雞更憶君 二句 有懷

湖南冬不雪今北風吹桂水夜雪紛紛下矣此時所樓之月暗中自度不知有月與否北渚之雲爲寒已深不知雲行與否不但雲月即雪亦不見僅於燭斜而覺其亦不聞而至舟重而知昔王子猷山陰夜雪訪戴安道今雪方紛紛雖有山陰何從而識惟有聽雞鳴一憶君云爾○南樓非武昌南樓亦非岳州之岳陽樓彼柳子厚集有長沙驛前南樓感舊詩是南樓即在潭州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葉帶雨不成花 四句 雪 金錯囊垂罄銀壺酒易賒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 公自注何遜詩城陰度塹黑昏鴉接翅歸○四句對雪

長沙地暖下宜雪而雪是爲犯蓋北不可侵南也既有北雪則有胡雲宜長沙萬家一時寒極耳方隨風而飄成有或無若間當空之葉及帶雨而霏半雪半雨不成六出之花此時對雪那堪無酒奈囊垂盡矣金錯既盡雖有銀壺酒易賒乎若酒而賒矣對雪而飲那堪無伴誰爲我共竭此浮蟻者庶幾待至昏鴉雪霽鴉歸卽客亦來可與共竭也已

暮冬送蘇四郎徯兵曹適桂州

飄飄蘇季子六印佩何遲早作諸侯客兼工古體詩爾賢埋照久余病長年悲 六句 贈蘇四 盧綰須征日樓蘭要斬時歲陽初盛動王化久磷緇爲入蒼梧廟看雲哭九疑 六句 適桂州

子卽蘇季子宜佩六印今雖未佩已客侯門況詩工古體此行何難賦詩却寵卽賢如兵曹埋照既久病若老夫長年所悲兵曹此行須知桂州叛將猶盧綰也桂州諸蠻卽樓蘭也征者征叛斬者斬更不可緩若歲陽初動風吹春回王化久衰亂極思治桂州有虞舜祠九疑爲舜葬處兵曹此行好入蒼梧廟中能無輸及光帝乎○桂州叛將朱濟時糾合諸蠻據險爲亂官軍討之不克兵曹之行爲此蘇季子堅說諸侯合從代秦佩六國相印公欲兵曹速結諸蠻罷師受我討賊如季子合從故起有六印句其後容管使王翃滕州刺史李曉庭義州刺史陳仁璀結盟討賊賊方平又徯父源明受祿玄肅二宗哭九疑句亦非泛下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 四句歲晏 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汝休枉射南飛鴻况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私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曲哀怨何時終 以上紀時事

北風一起瀟湘洞庭一望皆在雲裏北風起而天寒天寒而網罟凍則漁父窮矣漁父窮莫徭出長沙郡雜有夷蠻自云先祖有功常免徭役莫徭以名天寒風勁良弓鳴莫徭出而射雁矣猶憶去年米貴潭人謂米貴而軍食之今年米賤潭人謂於用而農夫傷彼達官但知厭酒肉耳焉知杼軸空也或者射雁以需乃楚人重魚不重鳥莫徭雖張弓射雁亦焉用此當此天寒魚窮於下鳥窮於上潭人鬻男女還租庸者比戶皆然見租傭人以口分世業田尺授田者丁歲納粟絹謂之租用人之力歲不過二十日不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今鬻男女但庸之輸久矣還租庸者旣存其名耳本朝錢法盜鑄者死乾元間第五琦修今私泥公僞亂真錢且不分闌是如此亂何由息豈獨潭州萬國城頭皆吹畫角欲望此曲終時豈可得哉○莫徭射雁將以輸租此見昔為莫徭今亦不免於徭

送覃二判官

先帝弓劒遠老臣餘此生 二句提綱 蹉跎病江漢不復謁承明餞爾白頭日永懷丹鳳城遲遲戀屈宋渺渺臥荆衡魂斷航舸失天寒沙水清肺肝若稍愈亦上赤霄行 十句遞承前二句

此生為先帝也弓劒既遠小臣苟生不過偷耳所以伏枕江沈遲身延喘於白頭之日餞爾上京丹闕之下不禁繫懷也自傷屈宋何緣羇年偏戀荆衡何意臥病不遷乃送君航舸歸言沙水雖又自北曰苟一日焉歸痛稍愈赤霄之行豈終留滯哉

自潭入衡州復回潭岳詩 大曆五年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愛而不見情見乎詞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却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蒙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迸淚幽吟事如昨 四句敘見詩 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感時鬱鬱匡君畧錦里春光空爛熳瑤墀侍臣已冥寞瀟湘水國傍黿鼉鄠杜秋天失鵰鶚 八句追痛常侍 東西南北更堪論白首扁舟病獨存遙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衣冠南渡多崩奔 六句自傷 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文章曹植波瀾濶服食劉安德業尊 四句漢中王 長笛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 二句敬使君

我上元年間居草堂時高人日高公為蜀州刺史題詩遙寄數年以來此詩零落今晨忽見迸淚長吟益公[illegible]

杜士意氣過人當時才名震動天下其聯我詩者數公我悽悽不得志求友情深也乃我誠悽悽君亦鬱鬱蓋公伉儷有大畧如管永王無成佐哥舒救九曲地上疏論三城戍若此類者其感時匡君素所蓄積特未盡展耳回首錦里春光已非惡乎琚據存臣安在我既流落湖南長與羆羆為伍公亦長辭鄂杜不見鴨鵶高騫公詩曰傀爾東西南北人不知我東西南北亦自有說耳公詩曰豈知書劍老風塵亦猶我白首扁舟止餘老病身耳所以然者寇盜尚存甲兵未滑況西蕃邊塞最多尤斥南渡衣冠不免崩奔然則東西南北白首扁舟我豈得已哉公逝矣存者漢中王瑀敬使君超先耳乃漢中雖在汝陽已甍哉瑟空悲叟孫難覓獨漢中文章為今川曾植其德業亦今日劉安也至於使君詞翰亦如宋玉山陽之笛空然思舊宋玉之詞焉足招魂哉〇漢中王嘗絕葷斷酒必究心於服食鄉仙如淮南王故有服食劉安句

奉贈蕭二十使君

昔在嚴公幕俱為蜀使臣艱危參大府前後間清塵公自注再鎮蜀都後參幕府 余起草鳴先路乘槎動要津王昆聊暫出蕭雉只相馴前四句同在嚴幕後四句使君歷任終始任安義荒蕪孟母鄰聯翩匍匐禮意氣死生親公自注嚴公既歿老母在堂使君溫凊之間甘脆之禮名數若已之庭闈焉及夫人傾逝喪事又首諸孫王典撫孤之情真所謂一死一生不減骨肉則膠漆之契可以見矣張老存家事嵇康有故人六句言使君能盡死生之誼食恩慚鹵莽鏤骨抱酸辛二句自述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輪磊落衣冠地蒼茫土木身六句言升沈之別塤篪鳴自合金石瑩逾新重憶羅江外同遊錦水濱結歡隨過隙懷舊益霑巾六句追敘交情曠絕含香舍稽留伏枕辰停驂雙闕早迴雁五湖春不達長卿病從來原憲貧監河受貸粟一起湖中鱗

八句自傷

憶昔與公同在嚴公幕中府方艱危皆參大府特君先我後清塵稍間耳君參幕而後又為中書繼又奉使乘槎致身要路未幾出為縣宰雉集今之息尺署臺郎驅蕭芝之雉乃公於嚴公其高義則始終以之昔衛青寵衰門下多去獨任安不去嚴公逝後君能始終其義存歿不渝是亦任安也嚴母繼逝門第荒蕪君不惟嚴母在時甘脆不缺豈乎既歿經紀靡遺與喪撫孤情義交至此諸張老存道武家事山濤薦嵇康孤兒而我獨負恩為拖疚耳君雖志在山林欲為巢許然才堪帝輔不異夔龍尚萬鵬圖轉盼熊軾王昆蕭雉豈足久羈大鵬圖熊軾君既磊落衣冠之地東西南北我只蒼茫土木之身今日升沉判矣言念塤篪之誼豈渝金石之盟回首羅江握手如昨追維錦水結歡未忘惟是歲月如流舊遊不再不禁沾巾耳況書省違香江樓伏枕早年致仕已停雙闕之驂晉老他鄉頻回五湖之雁長卿之消渴難愈原憲之窶難不周家叟長饑監河誰貸未卜君能為我一起涸鱗否

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

賢良歸盛族我舅盡知名徐庶高交友劉牢出外甥泥塗豈珠玉環堵只柴荊六句敘舅甥衰老悲人世驅馳厭甲兵氣春江上別淚血渭陽情舟鷁排風影林烏反哺聲永嘉多北至勾漏且南征八句送之郴州必見公侯復終鬪盜賊平郴州頗涼冷橘井尚淒清從役何蠻貊居官志在行六句慰勉之

唐族盛於崔氏此係我舅無不賢良而知名者漢末名士徐庶為尤當年所交者乃崔州平之流舅氏是也何無忌為劉牢之甥舅是劉牢我非無忌然既為外甥必似其舅但我不能如衛玠為王濟甥而何珠玉但泥塗而已又不能如魏舒為舅氏成此宅相但環堵而已一身衰老悲世無寧年驅馳厭亂未息今日時氣當春倏然江上之別灑淚如血淒其渭陽之情痛舅氏在而母不見母不見舅氏又去也舟鷁于邁已見排風之影

林烏一臭偏鬬反哺之聲晉永嘉之亂元帝渡江衣冠多自北至王德後南京衣冠多殺戮南有如永嘉人日舅氏自北南往郴州不足賦也昔年薦洪獄求生以爲爲句酒今今日舅氏且南征耳左氏云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是崔係盛族倘此知名豈終辱乎或者交廣皆亂客避郴州此則舅氏所憂不知盜賊終當自平也況郴州涼冷歸并渡清同是炎方蔣稱仙境行矣舅氏此駁而往蠻貊何憂若官立志在能自靖而已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爲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 四句送明府 論交翻恨晚臥病却愁春惠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 四句自述

趙氏爲連城璧茂宰得此卓然特出矣明府未到治所恭謝雉早迎舟前明府將到江潘岳名花已闘滿邑我幸與論交因遲暮反恨其晚況逢春日因臥病轉益其愁明府到治後必當惠愛南翁俾之欣喜后以餘波貽及老身庶今日恨晚愁春我心亦少慰夫

送魏二十四司直充嶺南掌選崔郎中判官兼寄韋韶州

選曹分五嶺使者歷三湘 二句崔郎中 才美膺推選君行佐紀綱 二句魏司直 佳聲期共遠雅節在周防明白山濤鑒嫌疑陸賈裝 四句魏 故人湖外少春日嶺南長 二句送 憑報韶州牧新詩昨寄將 二句寄韋

選司外於五嶺以其遠也朝廷以崔郎中爲使者掌選事自己歷三湘去矣夫擢選非輕才美堪任崔固無愧佐之者亦非易事蓋選曹爲紀綱地判官以佐紀綱者君行勉哉當知紀綱以公明爲主而佳聲雅節之所關則期與擢拔不爽如山濤之際事佳聲亦播公則嫌疑不染絕陸賈之裝豪雅節彌章此掌選與佐選當交勉者

若行矣從此故人湖外愈少從此春日嶺南愈長此處有韋迢爲韶州牧曾寄新詩今憑判官往報前所云雖無南過雁看取北來魚者此其驗矣○新詩節養拙江湖外一篇座賈使南粵用於嶺南甚切

同豆盧峯貽主客李員外賢子棐知字韻

鍊金歐冶子噴玉大宛兒符彩高無敵聰明達所爲夢蘭他日應折桂早年知爛熳通經術光芒刷羽儀 以上美員外賢子 謝庭瞻不遠 然員外 潘省會於斯 然豆盧 唱和將雛曲田翁號鹿皮 二句和詩意

此員外賢子利器則歐冶神駿則大宛馬符彩穰發而無敵聰明生而穎悟英早達而應燕姞夢蘭之兆長而對客便膺郄詵折桂之知況經術淹通其學既富羽儀卓犖其表不凡既爲李員外子是謝庭玉樹式瞻不遠會於豆盧家是潘省雲閣郎會於斯豆盧既有作我從而和之所唱和者即將雛之曲李員外攜子來會是爲將雛員外爲鳳賢子爲雛至於我不過鹿皮翁耳唱和之詩於賢子何有哉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 六句歸雁 繫書無浪語愁寂故山薇 二句故鄉之感

我自去春來離衡陽之雁再度北歸矣雁北歸者又北歸人南征者更南征耶初見其雙雙然瞻客而上若有情於客者徐見其一一焉背人而飛若無意於人者況欲隨而雲裏相呼即信宿而沙邊已少我欲繫書其足一問故鄉然不比上林浪語無奈故山之信寂寂不來維發薇蕨關心亮已無主是我書亦無須雁寄也已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羣塞北春陰暮江南日暮曛 六句歸雁 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二句借雁

自傷

雁畏寒欲雲即違胡地來何早也雁畏[illegible]已別楚雲去何速也當其違胡地而來曾留時[illegible]及其歸從雲而去乎翳洞庭之羣討爾到時[illegible]已莫定如去後江南之日早矣嗟爾歸雁其中花之[illegible]行際雖歸者哀鳴之聲矣忍[illegible]傷弓落羽圖恥窮途之客何以異是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 二句寒食 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開過幔片片輕鷗下急湍 四句舟中 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二句作詩之意

佳辰不得不飲亦只為佳辰強飲耳飲則飲矣食猶寒者以小寒食也此時隱几蕭然鶡冠還服舟中何事但見春水方壯船力所浮如在天上春花雖發老人看去如在霧中有花則有蝶過開幔而戲人有水則有鷗下湍舟中如此我心常在長安耳長安在極北以極南望極北雲白山青萬里此萬里遙京人道是何地耶是長安也普天之下誰復知道是長安者知道是長安何忍置長安於度外哉○是長安是宗極扁當時逆節諸藩跋扈於星共若以直北為不是長安者故作此喚醒語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為客動經春 提出爲客以下都作此況語 燕子銜泥兩度新舊人故園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 三句燕子 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託此身暫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霑巾 四句舟中

我去春至潭所見燕子銜泥今已兩度此燕子豈無故園有故園則有主舊日故園亦嘗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其人有在有[illegible]可憐者君之室處處巢穩奈終非[illegible]何異飄飄託身船檣之際暫語終難託身同難花身依然流落所以飛去穿花不返落水霑巾傷如之何哉語忽還飛去[illegible]故園此風識主此得君而仕看人即離此傷人而意公於歸雁悲傷弓流落於社燕痛穿花落[illegible]見乎詞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有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彊親近同心事 以上叙清明遊人 金鐙下山紅日晚牙檣捩柂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 四句自傷

清明當上巳繁華矜是日矣無處不然亦無人不出泛舟遊者有渡頭佳人騎馬遊者有爭道遊客勝地何在乃湘西古寺是也相傳湘西古寺徑香松泉澗盤繞諸峯疊秀下瞰湘江信都會也此間士女輻輳固宜諸將何為結隊爭至其主將似馬援雖征行在郎而不離其佐將似葛彊亦自恃親近而陪遊一何河上逍遙耶未幾遊侈金鐙下山者紅日已晚爭道朱蹄亦去矣牙檣捩柂者青樓尚遙渡頭明眉不見矣長沙千人萬人出者忽而千人萬人安在哉因數古時喪亂大略可知人世悲歡偶然相遣我長爲楚客寒食無家寂寞於千人萬人中潦倒於翠柳朱蹄際所思者弟姪耳雖存而不得書所苦者干戈耳久客而猶未息此少壯非我思在何事逢迎相與徵逐夫清明而弟姪各方我流賊矣又逢上巳方祓除已往之不服又何暇於逢迎新進哉

贈韋七贊善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 公自注 汗斗魁下兩兩相比為三台 時論同歸尺五天 公自注 里諺曰城南韋杜去天尺五 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風煙洞庭春色悲公子鰕菜忘歸范蠡船 前四句家聲相若後四句去住不同

拜杜衣冠世族代不乏賢其地皆在耒火宮左雖閩家之象最近三台華所獨也乃時論言天局歸尺五杜所同也爾北歸長安關山春暖雨雪若爲爾開我南滯湘濱花柳春殘雲煙若爲我寒豈洞庭之春色獨非悲公子歸而故人留耳昔范蠡扁舟泛湖忘返今杜陵遠客滯此不歸豈無鄉里衣冠之思似有慈人緘菜之戀亦何爲哉○蘇人呼鄉錦爲緘菜郎公小白詩風俗當圖藏之義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疎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四句風吹花雨落花）吹花困嬾傍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四句舟前看落花）濕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伯勞（四句飄落）

[illegible]桃枝爲江上人家之物宜自愛矣當此春雨憂出疎籬兒取傷哉影遭碧水潛來勾引之嫌風妬紅花不勞倒吹之虐我於舟前見此花情困嬾聊自傾倚旣怯勾引之水光又怯倒吹之風力何堪纏綿哉豈不令生憎此花當其漫出疎籬自取輕薄所以雖飄懷袖眼裹分明不復來接誠自矜珍重不肯與輕薄者爲伍耳未幾傍舟楫花濕久飛遲或去縈沙或往惹草嗟此僕枝竟與沙草爲伍耶此時不獨見棄於人并見棄於物彼愛花香若蜂蝶今似生情性而不來偷眼窺者有蜻蜓忽然避伯勞而飛去落花輕薄自取見棄耳失身當戒郎蕭花可鏡矣

岳麓山道林二寺行

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風生佛骨六時天樂朝香爐地靈步步雪山草僧寶人人滄海珠塔劫宮牆壯麗敵香廚松道蕩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榜雙迴三足烏（以上賦岳麓山道林）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傍此煙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焉足圖久爲謝客尋幽慣細學何顒免興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以上卜居）宋公放逐曾題壁物色分留與老夫（公自注之問也）

玉泉南有麓山寺與道林寺林壑紆迴爭勝二寺之門其高開處皆向洞庭野二殿之腳其插入處皆至赤沙湖高大如此而以佛骨於五月之風湖山無寒暑也香爐地靈六時之樂天人無晝夜也地靈產花雪山之草步

步而生二寺同也僧皆賢性慧滄海之珠人人而得二寺一也以言塔劫其宮牆壯麗麓山與道林悉藏以言香廚其松道蕩涼道林與麓山俱然其共命鳥鳴梵蓮花者二寺交響其三足烏照耀金榜者二寺雙迴景象如此此郎方丈何必入海而求空費時節此郎玄圃更欲尋源而訪焉知有無而况二寺郎在西岸勝遊正値暖蹊日之身舍此奚適誅茅之地舍此焉求且桃源人家制度易爲力橘洲土膏腴足以資生人民有淳人相之風太守無喧呼之擾哉因數昔人避亂跡遁左今我微軀此地可適從此依止老宿而未晚更何富貴功名之可圖識客尋幽從來未慣何顒遯與忍今其孤而况此山其爲境一重一掩於我肺腑信乎尋幽慣矣其爲物山鳥山花郎我友于信可免與孤矣豈獨我哉當年宋公放逐經此其題壁遺跡至今分留物色以資老夫之遊老夫有此題詠使後人悲弔老夫亦猶老夫憑弔宋公云爾

承酬寇十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四句叙別）

詩憶傷心處春深把臂前二句酬詩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二句送別我少遊郵覲別君四十年矣彼時一命猶微今已簪筆御府夫君來天子簡書至此是王言不宿時而泊船洞庭湖者為訪我故耳且貽我四韵其中寫到郵覲別光使人難讀今日泊船把臂正當洞庭春深時四十年中豈繫無春似四十年來之春偏深於今日把臂前也君此來為按百粵行見簪筆南去我客湘江引領待君能勿黃腨詠斜霞

白馬

將崔瓘見殺於臧玠白馬瓘所乘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四句被殺

近時主將僇中夜商於戰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四句傷之

崔瓘被殺白馬從東北來者但背雙箭馬上郎意氣不復見矣昔楚人貪商於而絕齊秦人賂商於而敗楚商於地止六百耕器無已今主將被僇賊臣交戰中夜未休蓋意在據潭猶楚人貪商於地也夫喪亂之時死者多門或得其正或不得其正崔瓘之死誠得其正者彼我淚下如霰耳○按臧玠犯州城時以殺達奚觀為名崔瓘惶遽走逢玠兵遂遇害白馬東北來正合道逢遇害之說

入衡州

時衡州刺史陽濟同道州刺史裴虬合兵討臧玠公避亂入衡兼依濟且由衡及郴將公二十四舅攝郴州也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以上衆往事說入以見致亂之故

嗟彼苦節士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兀者安堵牆凋

微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恕已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烈火發中夜高煙燒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以上叙崔瓘被殺銷魂避鋒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胼胝瘡遠歸兒侍側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慙激昂蕭條向水陸汩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轉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參錯走洲渚舂容轉林篁片帆左郴岸通郭前衡陽華表雲鳥埤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以上叙避亂入衡中有古刺史盛才冠巖廊扶顛待

柱石獨坐飛風霜昨者間瓊樹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長馬卿四賦良門闌蘇生在勇銳白起強公自注蘇生侍御渙問罪富形勢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掃蚊蚋焉能當以上頌美衡守橘井舊地宅仙山引舟航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開緘書札光頻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謝安乘興長下流匪珠玉擇木羞鸞凰我師稀叔夜世美張子房公自注彼橡張勸柴荊寄樂土鵬路看翺翔以上入郴州

國家用兵久矣其興衰之故亦有帝王所為何如耳昔者漢家威儀甚是照耀祿山一動遂至猖狂老將如哥舒翰者潼關失守兩京遂陷從此清邊皆生戰場大潼關失律祿翰之咎而祿山敢作亂者明皇養寇之故耳

朱鳳行

公以朱鳳比陽濟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朱鳳聲嗷嗷側身長顧求其曹翅垂口噤心甚勞 四句 下憫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鴞相怒號 四句 求曹之故

瀟湘之山多矣衡山爲高喻陽濟有進師之權爲諸侯長喻山有朱鳳喻陽濟也衡山有陽濟諸刺史從之乃朱鳳之聲嗷嗷然若有所求矣聲嗷嗷者如控大飛哭秦廷爲求其曹耳求其曹者懼勢孤力弱故側身長顧又恐其衆不協力而嗷嗷愈急也陽公身爲連帥同爾兄弟湖南被侵方其移檄乞師情有如此者人但見其翅垂口噤不過側身聲嗷嗷耳豈知其爲心誠甚勞哉心甚勞者豈獨一己之心懸百鳥在羅網也其心憫百鳥中黃雀最小猶難逃也願分竹實以及螻蟻使不爲鴟鴞所殘是則朱鳳之心耳陽公之思急拯百姓何以異是至於鴟鴞若滅玠輩擾殺之使相怒號亦不惜矣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 二句總起 義士烈女家風流我賢紹脾見秋相孫許公人倫表前朝翰林後屈跡縣已小 六句美聶令 知我礙湍瀨半旬獲浩溔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旐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醥 以上書致酒肉之故 人非西喻蜀興在北坑趙方行郴岸靜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 公自注臧玠殺崔瓘長沙擾亂聞崔侍御瀷乞師於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楊中丞子琳問罪將士自澧上達長沙

耒陽有令忽馳尺素訪我荒江出意外矣奄因此令非偉人係義士聶政烈女婢嫈之家其風流不同今能紹其美烈有此訪耳卽秋相孫名兼暮者亦以人倫之表相推得今以翰林後人屈於州縣也今日訪我豈非知我哉知我荒江阻水已值半旬爲值臧玠之亂殺元戎於白旄表之孤舟鬱鬱難聞處此僻路悄悄跡其不能如猿猱捷足鸛鶴矯翅翔於山巔雲際窮途甚矣酒肉見遺斯禮也非宰肥羊而過之也得醇清醥而可釋飢難賊之與因而勃發願此賊庶幾可馬於巴蜀可喩以檄當如武安於趙率卷諸坑我思與賢宰一話此事奈方行郴岸江漲難前但聞侍御乞師自洪州來已至袁州中丞勁卒自澧水下已臨潭坑側耳聽之消息已真對此亭沼喜動顏色哉且泊此方田驛側耳聞滅賊好音也○公至於耒陽未嘗回濟考鄭谷詩耒陽江口春山綠慟哭應尊杜甫墳是公不遠卒於耒陽葬於耒陽何爲有據不獨元稹墓志竟以爲卒於

杜詩闡三十三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國朝盧元昌撰元昌有左傳分國纂畧已著錄是書成於康熙壬戌前有自序稱杜詩有因注而顯者有因注反晦者一晦於訓詁之太雜一晦於講解之太鑿一晦於援引之太繁反是者又爲膚淺凡庸之詞曰吾以杜注杜也則太陋其持論甚當然其注如四書講章其評亦如時文批語說詩不當如是說杜詩尤不當如是也

杜律詳解八卷

〔清〕紀容舒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杜律疏八卷》提要

乾隆辛未先大夫出守姚安水陸萬里不能攜書帙山
郡僻陋又無自得書僅從諸生王明家借得顧宸杜詩
解一部先大夫故喜談杜詩而病宸解多穿鑿因就其
本點竄之在官三載餘丹黃殆徧王生録之成帙私題
曰杜律詳解先大夫取閱之以為體近於疏命吏别繕
淨本改題杜律疏曾
勅修續文獻通考時遂以淨本送吳侍讀省欽著録於經籍
考中後書館移
皇城內其本遂佚今所存者初本耳故仍題曰杜律詳解
與續通考所載不同是一書也恐滋將來之疑故敬述
本末俾後人有考焉壬辰人日男昀識

杜律詳解卷一目錄五言

一百五日夜對月
喜達行在所三首
月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晚行口號
獨酌成詩
收京三首
晚出左掖
春宿左省

奉贈嚴八閣老
送賈閣老出汝州
奉贈王中允維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酬孟雲卿
端午日賜衣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獨立
觀兵

不歸
得舍弟消息二首

登兖州城樓

公下第後游齊趙時作

東郡趨庭日南樓縱目初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孤嶂秦碑在荒城魯殿餘從來多古意臨眺獨躊躇

前漢志東郡屬兖州時公父閑為兖州司馬故曰趨庭南樓東郡之城樓縱目初猶言今日始得一縱目也語意自從來二字逆折而出禹貢海岱惟青州又海岱及淮惟徐州地皆與兖相接當此登樓之時遥望浮雲直連海岱俯臨平野旁

入青徐上下遠近一覽無遺所謂縱目也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水經註嶧山北有絶巖秦始皇觀禮於魯登嶧山之上命李斯以大篆勒銘山嶺名曰書門崇宇記靈光殿在魯城内西南二里王文考魯靈光殿賦序魯靈光殿者漢時魯共王餘於兖所立也言此海岱青徐間論秦則孤嶂遺文推嶧山之碑偉在論漢則荒城殘址乃靈光之殿所餘所謂多古意也從來二字與次句初字相應言俯仰千百年間此地城郭山川在在皆增人憑吊今日登樓縱目不覺對景興懷躊躇莫已也曰獨者言止樓頭一人知之他不足語耳惆悵含情在此一字

與任城許主簿游南池

唐志任城為兖州縣此公游齊趙至兖時作

秋水通溝洫城隅進小船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菱熟經時雨蒲荒八月天晨朝降白露遥憶舊青氈

秋水未減溝洫皆通故城隅得進小船城隅貼南池小船即公與許游南池之船也第二聯言馬洗於晚涼之時蟬鳴於森木之内就所見所聞正寫風景第三聯菱熟蒲荒照明節候以起末聯月令孟秋之月白露降語林王獻之夜臥齋中

有盜入室獻之語曰偷兒青氈是吾家舊物可特置之言秋已深矣明朝當屆白露之節欲藉青氈以禦寒而又遠在故鄉不能不增遥憶此蓋與許主簿同遊之時感歲晏而動歸思也

對雨書懷走邀許十一簿公

許為任城主簿公在兖州故邀之

東嶽雲峰起溶溶滿太虛震雷翻幕燕驟雨落河魚座對賢人酒門聽長者車相邀愧泥濘騎馬到階除

此詩前半是對雨後半是書懷邀許公羊傳觸石而出膚寸

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惟泰山爾蓋言雲也公用其
意雲峰起就初出說滿太虛就漸布說溶溶水盛貌借水流
以狀雲行也此是將雨之景尚在題前次聯承首二句點出
雨字還題正面左傳季札曰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
上漢書鴻嘉四年隕魚於信都此用其意然殊不近事寔不
必由解三聯正為對雨以起末二句點出邀字魏志徐邈為
尚書郎時魏太祖禁酒甚嚴邈私飲從事趙達問以曹事邈
荅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太祖甚怒將軍鮮于輔進曰平日
醉客以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修慎偶醉言耳史

記陳平居窮巷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言獨酌無聊座
中空對賢人之酒故交不遠門前願聽長者之車以濁酒自
謾以長者待許也相邀在大雨之時泥濘難行故以此為愧
而約以騎馬直到階除蓋邀其必來耳

夜宴左氏莊

公於開元十九年未鄉貢之前遊吳越二十三年下第
之後遊齊趙在左氏莊夜飲感吳音而思其地故作此

詩

風林纖月落衣露淨琴張暗水流花逕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
短看劍引盃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風猶在林初月已落露既沾衣淨琴乃張是入夜而始
次聯承首二句帶縈帶也暗水流入花逕之旁春星歷
堂之外則夜漸深矣星曰春紀時也春星草堂有何
一帶字點出空中景象堂與星遂有不即不離之妙二
上文引起末二句座客與主人相得甚懽檢書以佐
討論反覆燒燭而至於短看劍而增壯心故激昂慷慨
不覺其長如此從容盡興宴何得不久則夜愈深矣于
客詩成有為吳詠者公曾至吳故聞之而感舊遊追憶

之興即公游何氏山林詩舵樓晚飯意也按此詩鼓琴
檢書賦詩宴樂之事無不具風林初月夜露春星以及
花逕草堂扁舟時序景物重疊鋪叙而不見堆排痕迹
緊接一氣直下須玩其鎔鑄之渾成

題張氏隱居

之子時相見邀人晚興留霽潭鱣發發春草鹿呦呦杜酒
勸張梨不外求前村山路險歸醉每無愁
之子指張氏言高士隱居避俗而公與時時相見則其
合可知此詩七言各一首本一時所作文意相承前

斜始到則已向晚矣狼其酒遊公公遂來興而留晚興留三字是一篇之主次聯承次句晚字發音撥盛擾詩街風蜓鯖發發呦呦聲之和也詩小雅呦呦鹿鳴鯖值精濁故出游而發發鹿得美草故呼侶而呦呦即物之自適以見隱居之適即物之相樂以見友朋之相樂賦也而有比焉三聯承次句遊字留字以起末二句樂府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廣志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海內惟一樹杜酒張梨偶即姓氏生情若曰此我家酒也楠勞𫆀勸此爾家梨也不必外求隱居之樂如此公與張相對甚懽因思前村老山路每於歸醉忘其

險令酒逢知己自當不辭無歸而又何憂耶歸字與次句相應即繳還前首春山無伴獨相求意章法完密

劉九法曹鄭瑕邱石門宴集

唐志府州各有法曹司法參軍事瑕邱爲兗州上縣石門屬齊州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三百步此公在兗周至齊也

秋水清無底蕭然淨客心掾曹乘逸興鞍馬到荒林能吏逢聯璧華筵直一金晚來橫吹好泓下亦龍吟

首二句爲石門之景引入宴集水至秋而清無底字蕭然字皆所以狀其清也清則足以蕩滌塵心引人是賞故劉法曹乘興而來鞍馬遂到荒林漢制以曹官爲掾言如屋之有椽謂其能負荷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劉係法曹鄭亦官於瑕邱故統曰能吏晉潘岳夏侯湛美儀容每同行人謂之聯璧借以況鄭與劉焉以一鎰爲一金而筆一斤直一金正見筵之華然語太淺俗吳門張氏曰此二語是杜之棋拙處不必爲諱是也古今樂府橫吹羌樂也樂錄曰橫笛小箎也樂書笛者滌也郎仲所作翦雲夢之霜筠法龍吟之異類說丈泓下深貌聞筵張樂流逆至能使泓下之龍亦吟則宴集之

暢悅可知矣泓下二字與首句相應石門蓋近水次也

過宋員外之問舊莊

公自註員外季弟執金吾見知于時故有下句按宋之問傳中宗增置修文館學士之問與杜審言首膺其選公與宋是有世契故感舊迹而詠之而詩無賦詞

宋公舊池館零落首陽阿枉道祗從入吟詩許更過淹留問耆老寂寞向山河更識將軍樹悲風日暮多

冢字訖首陽山在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宋之別墅在焉舊日池館今已零落題所云舊莊也次聯承首二句爲舊莊之

零落宋公往矣來遊者往從其入吟詩者不禁其遊即死其死矣他人入室之意三聯爲過藩莊時之感慨故舊情深故淹留而問耆老夙人已往惟叙實而向山河問耆老是淹留之由向山河是叙實之狀也末二句承三聯與池館零落相應後漢馮異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獨屏居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之問弟之悌起居羽林將軍亦與之同居此莊故睹故樹而併嘆之曰日暮正見淹留之久曰悲風曰多則徘徊不去感慨彌深覺蒼涼之況愈增耳

天寶初南曹小司寇舅於我太夫人堂下壘土爲山一匱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諸焚香瓷甌甌甚安矣旁植慈竹蓋茲數峰嶔岑嬋娟宛有塵外致乃不知興之所至而作是詩

唐志吏部員外郎二人一人判南曹爲尚書侍郎之貳在選曹南故曰南曹郎亦得稱爲小司寇太夫人乃范陽太君盧氏審言之繼室公祖母也

一匱功盈尺三峰意出羣望中疑在野幽處欲生雲慈竹春陰覆香爐曉勢分維南將獻壽佳氣日氤氳

匱即簣土籠也言一簣之功僅自盈尺而三峰之意殆已出群題所云壘土爲山也次聯承首二句在野而曰疑生雲而曰欲恰是假山之景題所云山雖假而有塵外致也述異記南山生子母竹即今慈竹也春來竹葉映日成陰而下覆爐所云旁植慈竹蓋茲數峰是也曉起爐煙縈繞其間若分其勢題所云承諸焚香瓷甌是也詩如南山之壽稱爲維南猶稱兄弟爲友于歇後語也借假山以獻壽佳氣當日月氤氳祝太夫人之詞爲尊者立言之體也

龍門

龍門橫野斷驛樹出城來氣色皇居近金銀佛寺開往來將歿川陸日悠哉相閱征途上生涯盡幾回

杜預云洛陽西南伊闕口俗名龍門河南志龍門驛在河南縣南十八里驛樹驛道旁樹也龍門峙若天闕橫亘于平野之間故曰橫野斷驛樹夾列道旁自城內而達城外故曰出城來皇居京洛也氣色風氣景色也元人龍門記稱龍門舊有八寺佛經有金色世界銀色世界氣色金銀作虛字用非寫皇居佛寺壯麗正寫行人目光眩惑三聯承次句以起末二句此公再遊龍門故言我之一往一來歲月幾更已忽忽而非非彼之或川或陸古今不變自迢迢而無窮徒與人紛

紛援援相間於征途之上吾生有涯不知尚得幾𨑹到此耳莊子吾生也有涯涯者邊際之名蓋言死日也合觀全首前半極其熱鬧後半極其悲凉相映成文真有對此茫茫百端交集之意

重題鄭氏東亭

黃鶴注東亭在河南新安県鄭駙馬之別業也

華亭入翠微秋日亂清暉崩石欹山樹清漣曳水衣紫鮮銜岸躍蒼隼護巢歸向晚尋征路殘雲傍馬飛

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暉日光也此言鄭氏之亭因山結構遊人直入翠微之中又值秋色清華之時掩映參差彌覺成趣中二聯承首句皆登亭所見欹與敧同傾仄不正也水成文曰漣曳引也水衣苔也崩石為山樹所支既橫斜而有致清漣與水衣相逗復縈拂而可觀此即山水言東亭形勢之勝以起三聯岸臨水次紫鮮銜之而躍貼上清漣巢隱葉間蒼隼護之而歸貼上山樹此即魚鳥言東亭向晚之景以起末二句征路須尋殘雲傍馬山之幽深如見晚歸之景亦如見且與入翠微三字照應有情畢致中曰此詩得力處全在詩腰數實字曰欹如見嶢巖參錯曰曳宛然藻荇交横曰銜

岸曰護巢并魚鳥精神俱為寫出詩家鍊字法也

暫如臨邑至嶠山湖亭奉懷李員外率爾成興

臨邑屬山東濟南府嶠山湖亭即員外新亭員外指李之芳按唐書之芳開元末為駕部員外郎此奉懷李員外乃李邕明皇時邕為户部員外

新亭通湖水歘馬高林間鼉吼風奔浪魚跳日映山暫遊阻詞伯却望懷青關藹藹生雲霧唯應促駕還

齊乘亭在濟南城北嶠山湖上曰新亭所以別于古亭亭在湖邊林際故曰通湖水而公暫遊歘馬乃在高林間也次聯承首句鼉吼則風生浪起句法下因上日映山而返照于湖故魚樂而躍句法上因下三聯承次句以起末二句詞伯指李邕李有登新亭詩公曾和之青關地名在臨邑近處邕偶往青關未還故曰阻詞伯公想向日與李同登此亭今暫遊而與相阻故望青關而興懷也既而湖中雲霧藹藹而生則天已將瞑不能留而相待惟應促駕速還耳

房兵曹胡馬

唐志東宮王府三都都督府都護府皆有兵曹

胡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所向無空

洞真堪託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
漢伐大宛獲汗血馬作蒲稍天馬之歌故言名馬者稱大宛張耒曰馬以神氣清勁為佳不在多肉骨瘦而成鋒稜神駿之氣適軼凡格矣相馬經耳欲銳而小如削筩馬耳聳直故擬以如竹之批曰峻者聳立意也王子年拾遺記曹洪所乘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時人謂乘風而行馬行促捷故擬以有風入其四蹄飆然輕舉也三聯承次聯此馬所向無阻雖空洞之處亦能騰躍而過故堪託以死生如劉表之為慕容垂所追策馬跳五丈澗而脫亦

其類也贊馬至此已無賸義故末二句有如此三字總承上文推開言戰士驍騰有能如此馬者雖橫行萬里可也因馬思人寄托深遠唐乃兵曹亦隱隱寓意往者亦以為贊馬之詞則二句為複衍贅未矣

畫鷹

素練風霜起蒼鷹畫作殊㩳身思狡兔側目似愁胡絛鏇光堪摘軒楹勢可呼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
素練絹也梁武帝小字阿練故梁以來呼練為絹詞人賦詠猶兼用二名風霜肅殺之氣也素練之上忽若有肅殺之氣乃因蒼鷹畫作殊耳起五字突外倩神畫聖嘆所謂未是畫先是鷹也中二聯承次句正見畫作殊意直呼起末二句㩳句勇切韻邪韻聳捷也千家註㩳猶竦也言鷹拔身竦立勃勃欲試若思狡兔而擊者然愁胡字本孫綽鷹賦鄧貴曰胡人面如愁和愁者含怒之意鷹側目而視絕似愁胡則猛氣畢露矣絛所以繫足者鏇持鑲所以繫絛者蓋鷹飾也此言鷹所繫之絛鏇其光與真者無異故似乎堪摘鷹懸于軒楹之內其勢與生者無別故似乎可呼皆極狀畫作之殊末二句亦承上推開與胡馬詩同法何當猶云安得言畫鷹之猛

鷙如生安得如此之鷹一擊凡鳥使之毛血飛灑一快胸中壯氣也卽肖相之異而思及搏擊之能想見其一片神彩與真鷹無別總見畫作殊處而公胸中不可一世之意亦寓于此畢露矣不曰惡鳥而曰凡鳥者比庸人也蓋庸人誤國每較梟雄為尤甚故痛惡之耳李瀴庵曰詠物之作黏皮著骨固不可畫失本來面目尤不可前詩詠胡馬而以萬里橫行結若為馬詠又若為房兵曹詠則不專屬馬矣此詩詠畫鷹而以素練風霜起若為鷹詠又若為素練詠則已非真鷹矣筆力矯健豪縱皆非庸手可及

冬日有懷李白

寂寞書齋裡終朝獨爾思更尋嘉樹傳不忘角弓詩短褐風霜入還丹日月遲未因乘興去空有鹿門期

公與白共被攜手交誼本深故别後頓覺寂寞終朝兀坐書齋他無所思而獨思白也此先虛寫有懷次聯至末詳細寫疏俱承次句獨爾思意左傳晉侯使韓宣子聘魯公享之宣子賦角弓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此用一事翻兩句法公惟思白故欲如季武不忘韓宣相期以兄弟婚姻無相遠

杜律詳解　卷一　十三

矣之義漢書貢禹短褐不完註臣虔切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褐毛布也白既放官舍簪笏而短褐矣時當冬日風霜在所不免故曰入公懷其客遊之況如此還丹九轉丹也道經言還丹能使人長生不死白與公同遊時業已脫身金閨肆志幽討此曰日月遲正恐其浪遊遲暮併學仙亦蹉跎耳如此相思又未能乘興而往如王子猷之訪戴其惆悵何如耶因係冬日有懷故用宵雪事比例細切列仙傳龐公採藥鹿門公欲與白偕隱曾有期拾瑤草之詩空有者恨未能踐前日之約也二句回合寂寞書齋章法亦完密

春日憶李白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首二句與次聯一氣說古人贊直詩文多稱呼以名或以為句也二字取諸檀弓然則甫也諸侯老賓客又出何與乎惟思不群故詩無敵倒裝法也不群者言當代罕比惟愧于古人求之耳周書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也幼而俊邁聰明絕倫閔帝踐作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宋書鮑照字明遠文詞贍逸臨江王子頊為荊州照為參軍掌書記之任

杜律詳解　卷一　十四

二子皆前代勝流而白詩之清新俊逸兼似之得友如此必晨夕相聚始慊素心然其時公歸長安太白已再入吳佚佚渭北春天之樹觸目生情江東日暮之雲舉頭遙望其相憶為何如耶細論謂詳究詩中之奧妙也公與白同遊齊魯佚此贈答蓋嘗細論矣今別後追思覺他人無可與語故欲得白重細論之但渭北江東遙遙難即樽酒相對未知在何時耳春春不忘寔有徽斯人吾誰與歸之感焉以為太白之詩豪而未細故公欲以法律鍼砭之則不特未悉二公之本末併本句重字亦未留意矣

贈陳二補闕

唐志武后垂拱元年置補闕拾遺左右各二員掌供奉諷諫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皂鵰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世之儒者多不能自奮以至於汨沒而陳際會當時聲名獨著亦一時之物望矣漢和帝永元十三年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藝術之士以充其官相如傳楊得意為郡監侍漢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帝驚乃召問相如陳居獻納之任而受君王之知所謂獨聲名也四句叙陳之遭逢陳蓋值蹇窮途既而後遇故借以皂鵰遇寒乃得增擊之力天馬雖老猶不失馳驟之雄從此致身通顯自到青冥休看白髮之生而摧頹壯志也後四句因而勉之隱然以肆匡風采相望非徒祝其飛騰馳驟苟得功名所謂贈也

崔駙馬山亭宴集

錢牧齋曰山亭即京城東駙馬崔惠童山池也

蕭史幽棲地林間蹋鳳毛洑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清秋多宴會終日困香醪

前半寫崔駙馬山亭蕭史娶秦女弄玉借以比崔曰幽棲地曰林間皆見駙馬閒雅之趣與矜貴殊者迥別蹋鳳毛從蕭史來屬寧生出以山亭比仙境也次聯承首句洑水伏流也閑猶遮也其地潛泉奔流莫知發源之處故曰洑流何處入其門徑亂石隱映若閉塞然故曰亂石閉門高所謂幽棲地也三聯寫宴集繡袍賜新除都督刺史千家註曰唐武后使東方虯朱之問賦詩詩先成者得錦袍言此山亭中客飲酒既醉雖金椀亦任其揮揮字用徑記王濟不揮意詩拔筆先成即繡袍無難立得繡袍似暗用東方虯事見駙馬好客之甚也末二句歸到己身言清秋宴集不止一次而已無次不與終日數為酒困以見獨蒙賞識詩之所以作也其困于酒食本非佳事所謂其詞若有憾焉究乃深喜之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裴虬字深淵大歷四年為道州刺史所謂裴補公者是也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逢梅福吟詩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

起二句寫永嘉袁宇記孤嶼在溫州南四里永嘉江中永嘉濱海故曰天涯嶼在江心故曰水氣中何處猶云在何處與下句乃一問一答句法三句言裴尉永嘉四句惜裴之獨往已為絕處伏根永嘉為山水勝區故曰絕境漢梅福字子真九江人為南昌尉王莽專政棄妻子去九江傳以為仙此句比裴之作尉謝靈運為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肆意遊遨謝集遊覽之詩亦永嘉為多此句比裴之在永嘉吟者裴吟憶者公憶也故以扁舟已具待秋來相訪共把釣于江上結之扁舟把釣並繳孤嶼字及永字此詩一氣相生清空如話緯

有王孟之意見少陵無所不有也

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十首

鄭廣文鄭虔也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起二句紀其地遊城南記第五橋在韋曲之西與沈家橋相近何氏園在南塘向聞之而未識其路今乃知在第五橋蓋第五橋者通津而南塘橋旁之僻地也不識今知四字寫初過分明次聯紀初到之時見水際有園竹陰掩翳為遠望之景兒然上青霄者極言其高猶曰參天千雲焉耳三聯紀同遊之人與待遊之故引谷口鄭子真以比廣文引莊惠濠梁之樂以比同遊言廣文與何將軍原舊相得而余則因鄭以見招平生問水尋山每因耽於幽興故今日陪遊亦未惜馬蹄之遙也此詩十首共為一章法此首如文之有冒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柁樓底晚飯越中行

此首紀初入園中之景大材曰章千章見史記貨殖傳謂百頃風潭之上而有千章夏木之清此十字句法也紀地紀物

有景有情次聯承夏木說下卑接低暗四字俱句中眼每句上下相生因其枝甚卑故子之結亦低因其葉相接故鶯之巢亦暗也三聯言既入園後于潭上稍坐進食居然江鄉魚菜風味俯視百頃漣漪真如身在越中晚飯于舵樓之下極寫潭之深秀也鮮鯽香芹亦就潭中所有點綴之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氏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

氏音支月支西域國名戎王子月支花名其種必他氏所無而何氏園所獨有故入園先訪此種而提出特詠之言此花

去此萬里何年別月氏而來乎向聞于繞城而為中國所無今直于清池而為何氏所有張騫使西域僅得石榴苜蓿諸種而未嘗得此亦空判耳神農本草亦所未載則竟不知也可謂異矣恨來遊之時已經露翻雨打使閑折者漸至離披而不及覩其盛耳極嘆惜之正是極珍賞之此詩中重一閑字仇氏註以三句閑字乃米字之訛其說有理併附存之

旁舍連高竹疎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首二句與次聯平敘此循行屋宇間也沿水依山構屋路旁故曰旁舍時當夏日故曰晚花對春花言也碾渦碾碓間水渦漩也言居處既已清幽而溪谷深峻草木陰森山林盡致真令人觸景情移名心頓盡此詩在獻三大禮賦之後賦雖上獻止送隸有司參列選序故曰工無益賒遠也初遊朝市微祿未沾山林之跡猶未盡拂故曰未賒捻指同以指取物之名東家字不家語蓋比鄰相謂之詞言將絕意名場而相約于此偕隱也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笋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此即山林佳處宴飲于水石花竹間也水至此而漸平直剩水矣尚似從滄江之中破而分其流山至此而漸遙直殘山矣尚似望碣石之險開而標其勢則山水之深遠何如哉而笋綠梅紅又復點綴映媚對此勝景自宜流連李義山詩十二學彈箏銀甲不曾卸蓋以銀作指甲取其有聲唐時有此製金魚佩魚也彈箏之伎至于曲終而卸銀甲而主人愛客之甚更解金魚而換酒則宴集之樂可知公所以興為之移隨意而坐雖莓苔之間亦不厭洒掃也而脫略相忘之意亦言外見之矣

風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卧簟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磴累石登山之路雲門謂兩山對峙雲出其中有若門然時當夏日而風磴高寒尚吹陰雪雲門深遠更吼瀑泉凛列高寒意境可想故酒醉立醒輙思卧簟夏衣覺冷竟欲裝綿也惟其幽僻如是是以野老稀見遊人覩來看客河魚不適市肆竟不取錢直令人疑淳朴之處別有山川此蓋遊至山林極深處也

棟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涼野鶴清晨

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此乃從草木陰翳之中而至山林極高之處林樹叢掛也夏月枝葉繁密望之如雲叢字但狀其陰沉之色不必過泥本草云菵蔯蒿類經冬不死更因舊苗而生故曰因陳氣極芬香故曰如春藕次聯分承首二句言生菜得此菵蔯之脆愈添其美草食器食菜鋪于林樹之陰更益其凉三聯承上文言草木之叢密如是故野鶴山精皆避人之物而託此陰翳之地竟清晨出而白日得藏山林之深邃何如耶末二句則直至絕頂俯覽全勝石林字本招䰟言石筍如林也蟠水府者言山重水背亙相鉤結蒼蒼然直亘百里亦極山水之觀矣故下章即承上詠嘆之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首句憶字貫至三聯明皇雜錄中宗幼女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于宮掖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以百姓蒲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自鑿為定昆池廣袤百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天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青荷葉酒杯也此與醉客拈鸚鵡佳人指鳳凰句法相類

言其物而不言其名也白接䍦巾也爾雅注白鷺翅上有長翰毛江東取為接䍦山簡遊習家池時有兒童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此用其事料採也於時臨池縱目意興浩然竟欲招楚客吳兒狎戲于烟水之間江湖之興可謂遠矣今在何氏山林坐對秦山至于日晚江湖之興亦極暢然興頗隨者猶曰頗能隨興所至無不自如倒裝句法耳此詩前六首俱順實叙至此勢須憑空一宕然後通體俱靈此為章有章法筆有筆法讀者詳之

牀上書連屋堦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掛蘿薜凉月白紛紛

此遊歸而宿于園中也書連屋言所聚之多樹拂雲言所居之雅此二句是下二句註脚醒酒句暗承樹拂雲意聽詩句暗承書連屋意末二句承夜分說下以足游畢談飲之興坐之久正見留宿之樂也白紛紛字未免趁韻不必曲為之詞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連日勝遊可云適意矣至此而幽意忽然不愜者皆不能久住此也次句乃倒裝句法猶言無奈歸期何也出門二句乃

懸想別後之情觀五六句此首亦作于留宿時非別後語也
燈前舞醉後歌皆宴飲時自露之態曰自笑曰誰憐正見舉
世不能容以起末二句意朋好指鄭廣文風雨亦來則不風
雨可知矣此首已為重遊伏根乃十首之總結也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花妥鶯捎
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東橋即第五橋問訊叙舊好也觸言竹將謂有竹不問主人事
纔問訊即報書情投意合可知矣倒衣命駕言其迅速高枕

吾廬喜此地又入吾手得一次遊賞不啻作一次主人故曰
吾吾者安之之詞亦親之之辭也禮記正義云妥下也捎音
霄掠取也此二句正寫山空人靜之景乃初到時山路所經
末句真字與四句乃字相應野人公自謂野人居所謂吾廬
日望重來忽然行到此時真為吾有非復懸擬矣此首統從
重過落筆並前遊之暢亦隱隱托出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翠微
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屧過東籬

曰山雨曰沙沉境象已更曰仍在曰未移風景如故半非半
是恰是重遊犬為舊識故見客而迎鴉乃新雛故驚人而落
參差瑣屑亦恰是再來情狀落巢句必是目覩景古人質朴
未自註耳此四句皆從細處點綴若再接寫即為晚淡故五
六拓過大處長安志翠微寺在終南山唐會要武德八年造
太和宮于終南山貞觀二十一年改建為翠微宮元和元年
廢為寺十道志秦皇子其塚在陂北原故名皇子陂皆山
林中登高可見之地蓋一路行來已到平臺之上矣末二句
照到重遊仍不脫脉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

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起句直承上首而來次句則坐定之後細細領畧中四句皆
從此句領起觀第一首鶯捎獺趁第二首林鴉初乳此遊蓋
在春末夏初故以春風為言或執蜻蜓字譏之然蜻蜓亦不
必長夏始有也點筆乃在石闌題詩乃用桐葉寫出園林情
狀翡翠鳴于衣桁而不驚蜻蜓立于釣絲而不去應烏與人
相狎又以旁襯見幽野之致末二句自今與前首向來相應
前後二遊俱包括一熟字內來往無期所謂熟也至此又併
問訊報書翻入一層矣

碩怪朝來嶺應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一路散敘作何歸結勢須賓主各為一章以收束之此章法也起二句一問一答下句乃上句之註甲與槍乃將軍用武之器金鎖綠沉尤裝飾貴重今拋甲于雨臥槍于苔任其零落不復愛惜則惟耽野趣可知此二句足上意也蒲柳自植則純是閒情稻粱纔足則妄念都盡皆幽意也直似陶潛高臥北窗作羲皇上人矣言下欽羨已呼動末首之意末句白日二字不甚可解疑為日日之訛

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日沾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判與拚通可判年猶言可卒歲也廣雅蹉跎失足貌時公年已四十有志求聞飄泊將老故於林泉佳處臨行而悵望惜別也後四句即承此意而申之斯遊蓋指入京獻賦而言既不遂求官之志則祿不可沾田亦不可買山亦不可歸所以意茫然也或以斯遊即此將軍山林則上下語脉俱閡矣

與鄠縣源大少府宴渼陂

鄠縣屬京兆今西安府是之有虒陂也渼陂在鄠縣之西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飡飯抄雲子白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熳持答翠琅玕

少府當是貧官因其設宴覺其竭力為之故以為金錢罄于一飡已伏七句情爛熳意抄者抄撮之義葛洪丹經雲子碎雲母也許彥周云今蜀中有碎礫狀如米粒蓋雲子石也借雲子以形飯之白者與借水精以形瓜之寒同意迴船不能避酒不可主人纔絕至矣爛熳者發而不收之意末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青琅玕語持者持此詩也結處詞意少竭

蓋即席酬應之作耳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携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遊城南記下杜城之西有丈八溝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起二句言晚際放船丈八溝三句清陪字四句清納涼字五句清諸貴公子六句清携妓雪如家語雪挑之雪猶拭也如此宴樂自合有詩片雲忽黑毋乃雨催速作耶弄筆狡獪過人遇雨有神無迹滄浪所謂詩有別趣非關理也

雨來靈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
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前首寫雨將來此首正寫雨到雨灑席上風打船頭越女燕
姬一時狼籍纜惟繫于堤柳卷幔惟見浪花拍放船之興
頓然掃盡可謂敗意之極故就納涼二字適身拌料言雨過
暑消宛然秋意歸路蕭洒仍是適意而歸此杜公運拌自如
投活在手處也

送張十二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黃鶴曰楊侍御使蜀而張參軍往依之故作此詩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御史新驄
馬參軍舊紫髯皇華吾善處于汝定無嫌
漢成帝時童謠有張公子時相見語故詩人于姓張者往往
借稱張公子好去所以慰之即貫到後四句意然先說好去
之意則別恨添三字無因遂脈通而適脈而是亦限於窮韻
之病不必强為詞也三四句寫由秦入蜀之景正寫別恨直
與尖妹字奇特極目遠望之神儼漢桂典拜侍御史常乘
驄馬晉郗超為桓溫參軍府中語曰髯參軍各借其官以比
之楊方奉使故曰皇華處訓處所之處無嫌作不相嫌棄相
善之友必推分善其所善慰張之行即所以屬之于楊也與
首句好去二字相應

陪李金吾花下飲

李嗣業為金吾大將軍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細草稱偏
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非相引何以得陪飲相引是陪飲正面也然而重于徐行自
娛則賓主漠然了不相關可見云得自娛反言也見輕字點
明相待之薄吹鳥毳比也言李視寒士但如風吹一毛耳隨

意數花鬚亦落漠中無聊之況主人正坐而使客旁陪無禮
殊甚乃云細草宜于偏坐措詞蘊藉稱字於律未諧浦氏心
解謂音去而義平良是賜衣詩亦其例也懶字與下醉歸不
接且語亦太嬾疑當作賴乃與上句無醞不曰酒少而曰賴
再沽亦微婉之詞唐六典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各一人將軍
各二人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惟正月十五日夜勅許金
吾弛禁前後各一日情與蕭索無以解嘲幸屬金吾巡來之
客不過醉歸犯夜不使執縛耳適肯皆不得志之詞然亦淺
矣非工部佳處也

官定後戲贈

戲贈自贈也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飈

天寶十四載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時公年四十四矣此言授河西尉而不肯作者總因其官況淒涼雖免折腰之事也次聯承首二句而轉計之無柰家貧不得不仕既怕趨走故且就率府適還耳三聯承次聯下句既耽酒必有狂歌而託聖朝之能容正是且逍遙意此特借耽酒以

言家計與狂歌作對豈真因酒須祿哉末二句總承上文結出心事今官已定無復歸故山之興惟有臨風回首而已興雖盡而心究未嘗忘也通首一氣直說

贈高式顏

式顏適之族侄也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虞自失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別處亦不能記憶可見相別之久故加一昔字至今日相逢遂皆成老夫也此詩是祿山既反後與式顏相逢于奉先白水間年皆老而才未遇不勝嘆惜故縈接次聯故人指高言還寂寞謂別久相逢仍如是其寂寞也削跡公自言共艱虞謂避亂無地想高亦如此與爾共艱虞也三聯承次聯下句削跡艱虞公遣懷詩云昔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亂離之際好友相失雖酒壚仍在空知之而已感慨無限末二句承次句相逢公平日與高適李白論文意氣飛動俱有不可一世之意自失二友文酒之興俱為沮喪今與式顏相逢不覺飛動之意從此復萌而不能無也爾字指式顏則式顏為能文好酒之人可知矣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天寶十四載九日公在奉先作奉先舊京兆白水舊馮翊崔明府公之舅氏也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舄共差池

晉潘岳字安仁武帝時為河陽縣轉懷縣借以比楊陸雲字士龍以公府掾為太子舍人出補浚儀令借以比崔今日即指九日同時謂同在此時相會亦指九日也中二聯承首二句水經註河東郡民劉墮善釀酒成于桑落之辰故桑落得

名庾信就蒲州判史乞酒詩云蒲城桑葉落灞岸菊花枝此
用其語言崔秉興來坐楊開酒器從此把菊暢飲公得與其
間也清霜宿霧皆九月之景霜係于天字紀時也霧係于公
堂謂楊之公堂紀地也晉衛瓘見樂廣曰若披雲霧而見青
天清霜淨借以比操守之潔宿霧披借以比襟懷之明末二
句總承上文晚醉從酒字生來客公自謂也差池舒張貌詩
邶風燕燕于飛差池其羽鳧為差池以王喬為葉令事皆楊
崔二公也客醉且舞想見王喬鳧舄亦共差池則二公之賢
不覺與客俱醉矣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回風瓢棄樽無
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考天寶十五載十月房琯討安祿山大敗于陳濤斜此戰哭
所以多新鬼也公獨傷琯無罪被對雪有感而愁吟焉愁吟
二字是通首主腦以下俱承此說次聯朋點雪字雲形接亂
而低于薄暮之時雪花急飛而舞于回風之內此言景物堪
悲是賓三聯承次聯完寫對字綠即酒也風雪交加君勝淒
其惟酒可以逍遙而棄瓢不傾者因樽中無綠也爐貯火之
器曰似紅正嘆無火而爐空存也此言家計堪悲仍是賓末
二句言時事堪悲方是主與首二句相應時數州皆為祿山
所陷故消息斷爵般浩被黜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公
惜琯謀包文武乃有今日之敗此非怪事而何對雪愁坐而
先書空已為後日敗琯伏案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
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鄜州今陝西路天寶十五載公家避難寄鄜州公自鄜州奔

赴朝廷遂陷于賊故公獨在長安此憶閨中而作也言鄜州
今夜之月只有閨中獨看而已獨看二字寫出閨中無限憶
公之情次聯即首二句註解兒女俱小未能解憶憶長安者
獨閨中也三聯承首二句以起末二句香霧清輝俱月夜之
景雲鬟玉臂閨中飾也因夜坐不寐獨看月而憶長安雖鬟
濕臂寒有所不知公為代寫其憶況如此幌帷也虛幌公長
安家中之幌也賊陷長安公家亦遭焚劫止虛幌存耳但不
知何時賊滅復與妻子聚首長安倚此虛幌暢叙離情使月
照我兩人而雙淚之痕俱乾也雙字應上獨字

元日寄韋氏妹

至德二載元日也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春城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此詩前半是韋氏妹後半是元日韋杜俱長安人公妹嫁于韋韋必為官于鍾離因迎公妹在鍾離也次聯上句承首二句下句起下文曰郎伯曰鎮俱為官之詞殊方即指鍾離言舊國移以祿山亂而京華改常也公因寄妹而云郎伯尚為殊方之鎮誰知京華已改舊邦語何其淒惻三聯是不了語

分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因在元日故有春城字北斗非謂長安北斗城祇是建寅之月斗杓所指耳鍾離唐屬河南濠州春秋時屬楚故曰郢樹春城之北斗重回是京華之元日如故也郢樹之南枝再發是殊方之元日不改也妙在從節氣不移照出移字天寶六載十一月勑中書門下奏今後賀正使並取元日隨京官例序立今為亂所阻無朝正使之遣矣天子不在咸陽宮公所以啼痕滿面也題是寄妹却因妹而思及韋又因韋鎮殊方而言朝正使公念念在朝廷隨處便說發于不自覺也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此祿山陷京師公在賊中三月作也國破無餘所存者山河耳城者民人所居當春而多草木則民無孑遺矣次聯承首二句花鳥所以消愁今當國破草深感慨何限故見花而濺淚聽鳥而驚心愁在心不在景景愈美愁愈添也三聯分承次聯三月直指至德二載三月而言烽火相連擾攘正在三月紀時也應上感時家書難得價值可抵萬金憶別也應上

恨別末二句總承上文鮑照行路難去鄉髮衰落不勝簪公感時恨別烽連書斷真是無可奈何髮本白今搔之覺其更短短至不勝簪此等情形將何以堪耶

憶幼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

公之幼子宗武字驥子時公陷長安家寓鄜州故與隔絕曰春猶隔謂去年已隔今春猶未見也鶯歌春景借與驥子作對本是聽鶯歌而憶子却倒着一句觀猶字正字可見中二

聯承首二句以起末二句有別離之子未免相思忽到立春則萬象更新倍覺難堪宜其驚也有聰慧之子不能見面難向人言亦漠不關心只可自知與誰論乎此正寫憶字以遣題面澗水柴門指鄜州羌村寄家處道在空山澗水之旁村有柴門老樹之景此是不了語為下文張本晴軒鄜家之軒晴亦春景也惟晴故稚子多背多背而俯寫出愁甚之狀公之憶子真如畫矣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仳離放紅

蕊想象嚬青蛾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此詩次聯不對然首二句已的對矣謂之偷春格如梅花偷春色而先開也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謂之寒食無家謂身陷賊中家在鄜州也以無家之身而對此寒食局勝淒然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顏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波流也公借金波以形己之淚次聯承次句金波兩陽雜俎言月中桂有公對月憶家難愁莫遣疑覺月中之桂于清光有礙而欲斫之亦無聊之詞汪瑗曰白樂天云遥憐天上桂華孤為問姮娥更要無月中幸有閑田地何不中央種兩株少陵欲天下被清光而嫌其多樂天為姮娥說賞而惜其少二公學識于此可見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詩有女仳離紅蕊丹桂也紅蕊既言月桂青蛾疑是姮娥總是借月形家謂當此亂離月中之桂亦仳離而開姮娥對此自應嚬蹙可想像而知也閨中之人更當何如耶若為姮娥言若自為家室言不即不離神情無限因嘆己不及牛女猶有會合期在以見無家有淚之意牛女渡河亦因對月生來

喜達行在所三首

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四海為家謂所居為行在所冣宇

記至德二載肅宗自順化郡幸扶風十月復兩京十二月置鳳翔府號為西京與成都京兆河南太原為五京

公自長安賊中脫身走鳳翔拜左拾遺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迴眼穿當落日心死着寒灰霧樹行相引連山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岐陽縣在岐州東一百里居岐山之陽因以為名此公憶肅宗所在也無人迴言從肅宗而往者無一人回京故不得岐陽消息也遂是欲歸却是不得歸且前且却難迴之光景具見上應首句西憶二字下起次聯眼穿心死四字惟無人回

不能得岐陽之信故公望眼欲穿常落日而猶望也看猶置
也置心于寒灰之中正是説死其寃公心未肯死也無可柰
何特作反語以起三聯若如寒灰既死則不復前往矣公冐
霧而往荒村岐路之間樹木隱現若相引而行者然山與山
相連故曰連山望或開亦是霧中景況謂山中曲折或見其
背或見其面也惟身歷顛沛者知之末二句總結上文時公
必有素所親者從肅宗于鳳翔故驚公之能來公眼欲穿心
欲死冐霧而行依山而走如此辛苦那得不老且瘦從賊中
來正應上無人遂却回在鳳翔者不能到京師在賊中者反

能達行在宜其驚也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隷章初
睹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巾

公陷賊久厭聞笳聲況當日夕更足助人愁思漢苑雖春殘
破之後淒涼已極首二句急欲脱身行也即引起次聯後漢
班超妹昭上書乞超生還復見關是本是此行在却云生還
君之所在即爲家也間道從間隙之道而行暫時人言生死
在于頃刻耳此既達行在追述途中可危倍覺今日可樂故
緊接三聯以起下喜字後漢光武紀更始將北都洛陽以光
武行司隷校尉使前整修宮府于是置僚屬作文移一如舊
章光武紀望氣者蘇伯阿爲王莽使至南陽遥望見舂陵郭
唶曰氣佳哉鬱鬱葱葱此借光武喻肅宗謂舊法復睹佳氣
方新也末二句結上文喜極而翻倒者痛定思痛情極悲生
惟有不放聲之哭嗚嗚咽咽流淚沾巾而已與前半愁思淒
涼暫時人等字相應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静千官
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起二句猶是前首次聯意公冐險獨行即死去亦無人知此

等苦楚在路時猶不覺及歸來脱萬死得一生乃自憐耳前
曰生還今曰歸來總以君之所在爲歸也次聯承次句辛氏
三秦記云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太白雪武功
天正是行在所前此幾不知君行在而今猶瞻焉喜遇焉耶
此已復見天日矣雖瞻而得瞻故曰猶未遇而幸遇故曰喜
題所云達行在也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漢書京師有南
北軍之屯武帝平百越内增七校註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
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曰七校借漢言
唐也千官裏本熱鬧場却云影静七校前本威武地却云心

蘇正以從前跋涉擾擾危不自持今至于官裏七校前便覺天子威儀中興氣象宛然在目不覺影為之静肅然不敢犯心為之蘇快然得所歸宜復有流離奔竄之虞乎此春真未易言社稷而曰今朝言不圖今朝復見社稷也中興之年從此新數猶欲至于萬年之意祝頌祈禱無窮遠望總寫出一喜字來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擣藥兔常生只益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此詩前半咏月是題面後半對月所感是題意惟秋期既近故月影自清句法下因上秋在人間而寫在天上以其為天時也近者將及未及之詞月在天上而寫在人間以其照人身也清者倍極真切之謂次聯承次句河天河也酉陽雜俎月中有蟾蜍傳玄擬天問月中何有白兔擣藥蟾入河而不沒兔擣藥而常生寫月處正是寫影之清處蟾兔並用似有奎語公獨能不避筆妙故也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丹心已苦月照之而能益其苦白髮已明月照之而更添其明此等景況大是難堪無人可訴只可向月訴之耳髮之白由於心之苦而心之苦則由于賊之蠢有安祿山作亂滿地皆干戈此人所共知者國西營即指賊營言祿山之惡天地所不容覆載日月所不容照臨而賊營現在國西曰休照欲其速滅耳語何其悲且恨地字與天字相應照字從月影生來

留別嚴賈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唐志垂拱二年置左右補闕二員掌供奉諷諫侍嚴武為給事中賈至為中書舍人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群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

新書公家寓鄜州年艱窶詒許公自往視公之田園在鄜暫往者去而即來之謂戎馬公所乘之馬也馬且惜離群況人乎次聯承首二句詩以寫懷所去既遠故留詩別酒可寬心離愁甚多故任酒醺雖與諸公暫別實有不忍別者在三聯承首句以起末二句天無雲雨可免沾濕泥濘之苦此言可往預為途中自慰遍地吹角豈是太平無事之時此言難往預為途中自悲山路二字與首句往字次句馬字相應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饑烏集戍樓市朝今日

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三川鄜州縣名時公家在焉不可到正是望家之切俗云心急馬行遲也歸路皆山又值晚行則益覺山之稠矣次聯承次句戍樓戍卒防守所棲今一路荒涼無人惟見落雁浮于水面饑烏集于樓閣浮水集樓有何異處只一寒字一饑字寫出喪亂時向晚蕭條之景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市朝今日之情形與往日大異即下句所云喪亂是也但不知幾時方休耳此途中悲感之詞考江總年十八解褐侯景之亂避難崎嶇累年至會稽郡憩于龍華寺曰梁江總以總在梁

遇難尚少年也公言古人當黑頭時即避難還家而已年既衰老且時值喪亂猶康愍于朝今雖跋涉而來尚屬詔許往視未得歸休所以為愧也還家與歸路對照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此往鄜州省家時作也前云三川不可到此必將到家矣故燈花為報喜酒以合歡與酒相親從喜字生來俗云喫喜酒是也次聯上句承次句下句起下儒術客況不堪醒只可從醉裏為之此就往事言途中無聊借吟詩以消遣既成似有神助此指現在言詩字正與兵戈反照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當此兵戈擾攘之際無所用其儒術因豈謀身言非可以圖富貴也時公已授拾遺故以微官自謙苦被縛俗云官身不自由是也低頭者俯仰于人較野人之疎散深愧不如矣前詩以古人歸休之早為愧此以野人無所拘束為愧總是急欲歸家意

收京三首

至德二載正月上在彭原安慶緒弒祿山而自立二月

幸鳳翔史思明自博陵蔡希德自太行高秀巖自大同牛廷介自范陽引兵十萬寇太原李光弼大破之承王琳敗死五月郭子儀敗于清渠退保武功房琯罷張鎬同平章事八月鎬出兼河南節度等使九月廣平王俶統朔方安西回紇兵收西京十月慶緒奔河北廣平王收東京上皇誥定行期李泌乞歸衡山上自鳳翔還京公以左拾遺扈從十一月上御丹鳳樓下制十二月上皇至自蜀居興慶宮大封蜀郡靈武元從功臣

仙仗離丹極妖星帶玉除須為下殿走不可好樓居暫屈汾陽

駕鄜飛燕將書依然七廟畧更與萬方初

此詩前半是明皇事後半是肅宗事論事則一亂一治論文則一反一正局雖分而意則貫也仙仗天子儀衛也丹極玉除皆指宮殿言妖星指安祿山言安祿山事蹟祿山始生之夜赤光旁照群獸四鳴望氣者見妖星芒熾落其穹廬帶纏繞之義言明皇之仙仗所以離丹極而奔蜀者由安祿山纏繞之也雜字與帶字自相呼應次聯承首二句梁武帝大通中諺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漢武紀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下殿而曰須為言其勢不得不避不可耽仙樓之居而

不走也明皇好仙故以樓居為奇至於肅宗則奮志中興矣按史稱李泌常遊嵩華終南天寶中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楊國忠疾之罷斥肅宗即位靈武泌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後乞歸衡山據此汾陽二字當指李泌言泌慕神仙故借用莊子姑射山事駕卑駕也與天子行曰駕之駕不同泌係高尚士居其駕於汾水之陽以謀軍國大事未幾乞歸則屈賓師之駕特暫耳又考至德二載史思明斬安慶緒將安守忠李立節李光弼聞其事因遣人招之遂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於朝詔封思明為歸義郡王然思明外順命內還通賊光弼欲陰圖之事泄復反據此燕將二字當指史思明言飛燕將書當指光弼招思明言思明已歸而復通賊以至于反則是狼子野心終不可化誨故曰鄜飛也末二句承三聯屈汾陽之駕以資奇謀飛燕將之書以殺賊勢屈字飛字各具本領又何功之不可成耶今兩京既復七廟依然畧亦稍安故得更示萬方以新政也更字作去聲讀

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羽翼懷商老文思憶帝堯叨逢罪已日霑洒望青霄

首二句與次聯一氣說插康養生論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衰白之生意既已自甘寥落于天涯正在忍棄豈復有青霄之望青霄天也借比聖顏哀痛詔乃肅宗二載十一月丹鳳樓所下之制也天寶十五載八月上皇御蜀宣詔赦天下既聞上皇之詔又聞肅宗之制故曰又下甘字正字忽字又字自相起伏有出自望外意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史記漢高祖欲易太子而商山四皓輔之高祖曰羽翼已成難動矣商老指李泌言因肅宗汲汲御丹鳳樓下制李泌言後代何以辨陛下靈武即位之意又每言家事當俟上皇又

為群臣草表致上皇東歸汝能調護兩宮故以商老喻之書
堯典欽明文思此云憶帝堯者蓋以明皇禪位猶堯之禪舜
也左傳禹湯罪己其興也勃焉罪己猶肅宗言公于危從使
作此詩傷弓之鳥驚魂未定故叨逢罪己之日益切忠愛之
忱幸復見收錄得仰瞻青霄家國之感百端交集是以涵淚
霑衣不能自已也

汗馬收宮闕春城鏟賊濠賞應歌杕杜歸及薦櫻桃雜虜橫戈
數功臣甲第高萬方頻送喜無乃聖躬勞

收宮闕即廣平王統回紇西域之衆收西京是也京既收則

賊濠盡鏟矣春城字不必泥公詩春城泰城稍疑處甚多也
中二聯承首二句杕杜小雅篇名周王歌以勞還役者此言
功臣應賞也月令仲春之月天子乃羞以含桃先薦寢廟九
月收京非有櫻桃之時而曰歸及薦者謂及來春可仍行薦
廟之禮也橫戈數言回紇西域諸衆因借兵而逞驕也長安
志安史二逆之後大臣宿將競崇棟宇無有界限人謂之木
妖甲第猶甲乙之甲謂第一等第宅也末二句總結上文謂
宮闕已收矣賊濠已鏟矣賞者應賞薦者應薦但慮借兵回
紇西域諸衆不無橫戈驕逞挾勢邀賞之意又慮諸將恃功
不無淫奢無度橫行京師之意故不敢直言而婉辭以發之
曰今萬方共知京師已收無不為天子道喜者特恐聖躬應
接不暇因致勞頓耳即詩大夫迭退無使君勞意也顧修遠
曰聖躬何以勞外寇數數邀賞則勞功臣求恩無已則勞此
雖至喜之日實勞躬之日也藹然忠愛非公不能為此語

晚出左掖

乾元元年公在左省因晚出掖門而賦其事

晝刻傳呼淺春旗簇仗齊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樓雪融城
濕宮雲去殿低避人焚諫草騎馬欲雞栖

陸倕新漏刻銘曰衛宏載傳呼之節註衛宏著漢儀使夜漏
起宮衛傳呼以為備也千家註傳呼淺謂傳呼在晝不若夜
之遠也有晝乃有晚此是原題法唐制殿下兵衛曰仗春旗
即春日仗中之旗簇仗齊言天子臨朝其仗甚齊而嚴肅也
此是立仗未退之時中二聯承次句春字唐殿廷皆植花柳
退朝歸院泛指諸臣言而公亦在其中雍錄宣政殿下有東
西兩省別有中書門下外省又在承天門外兩省官亦分左
右各為廨舍退朝而出東西各歸其廨花底柳邊皆春色也
曰散曰迷總見花柳之多而退朝歸院亦見漸晚之意顧修

連註雲融而城樓濕雲去而宮殿低特融字解作消字去字解作散字謂雲散見天高而殿若低也頗失妥恐意融和也即水乳交融之融樓在城上樓雲化為水而城亦受其浸潤故曰融城濕去雜也即掃去幾許也去宮殿甚高宮雲横空中而殿若與之接迷故曰去殿低本是城樓宮殿折開分用使覺秀雅末二句承次聯還題晉羊祜傳嘉謀讜議皆焚其草焚諫草避人聞知不欲邀名以彰君之過耳公為拾遺自言騎馬出左掖門則日已夕欲雞栖猶言雞欲栖倒裝句法也此詩先從畫刻說起次及諸臣退朝歸院俱在題前城樓

宮殿貼左掖雲濕雲依是向晚之景焚諫草是將出之事雖欲栖而公騎馬題所云晚出也歷歷叙來正面一點便足與呆疏者真有天淵之别。

春宿左省

公為左拾遺屬門下省門下省在東故曰左省

花隱掖垣暮啾啾棲鳥過星臨萬户動月傍九霄多不寢聽金鑰因風想玉珂明朝有封事數問夜如何

首二句興次聯平叙是宿左省之景宮省皆植花因題中有春字故從花說起掖垣貼左省花隱則掖垣漸暮矣啾啾之鳥亦過而棲矣由花隱至鳥棲則已暮由鳥棲至星出月明則愈暮矣漢武帝起建章宮有千門萬户與九霄皆指宮中按顧修連註萬户皆静而星之光能動之恐意星光甚微以動字屬户不如屬星為妙當此夜静臨萬户者星也光芒摇摇不定故以動形容之為星字寫出精彩傍九霄者月也既云萬户則宮殿甚多故月色之所及亦多也寔說萬户則曰星臨擬以九霄則曰月傍皆用字妥適處此未寢之先所見聞者也三聯與末二句平叙是宿左省之情情因景生前後寔相承接金門開鑰朝馬鳴珂皆在將曉之時於鑰則

不寢而聽於珂則因風而想無非望曉之切蓋明朝有封事可上故數問夜之如何其愛君愛國之意展轉于中而不能自已此既寢之後所思慮者也唐志補闕拾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諍小則上封事通篇惟首句見春下皆承暮字言

奉贈嚴八閣老

即嚴武時為給事中按李肇國史補兩省相呼為閣老

公時為左拾遺與武正聯兩省也

扈聖登黄閣明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鵰鶚在秋天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聯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扈後從也惟天子得稱聖給事中為王之喉舌故曰扈聖周
元亮曰給事中屬門下省開元間曰黄門省故稱黄閣登黄
閣猶云為給事中本是登黄閣而扈聖此則倒裝句法耳朗
公指嚴武言武弱冠以門蔭策名至德初伏謁赴行在房琯
首薦累遷給事中時年三十二言登黄閣扈聖者多矣而嚴
獨在妙年蓋深羡之之詞中二聯承首二句英志周瑜傳上
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得關張為之輔恐蛟龍得雲雨終
非池中物秋天正鷙鳥搏擊之候得雲雨在秋天皆言得時
也公性疏放雖屬官曹而嚴每以客禮優之故曰容疏放嚴

為給事中公為左拾遺亦東省之屬同是官曹故曰可接聯
末二句承三聯下句武父挺之與公友善公乃武之父執故
自稱為老夫且喜官聯兩省互相唱和嚴以英發之年而製
新詩句句都好公安得不樂為倚誦

送賈閣老出汝州

舊書故事舍人年深者謂之閣老賈至為中書舍人中

書省在西掖公在左掖

西掖梧桐樹空留一院陰艱難歸故里去住損春心宮殿青門
隔雲山紫邏深人生五馬貴莫受二毛侵

西掖中書省在月華門西賈既出守汝州則西掖院中止梧
桐陰在耳觸物而深惜之也次聯上句歸故里是首二句之
根下句即承上句至父曾河南洛陽人汝州唐屬河南道又
與河南為隣故曰歸故里艱難言跋涉艱難也去者是賈住
者是公當此春日別離各傷心也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起
末二句青門長安城東門賈離西掖由青門而往則與長安
之宮殿相隔矣紫邏山在汝州正賈所出守者其雲山深秀
之致指日可見也漢制太守駟馬朝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
賈以中書舍人出守正是五馬髮黑白相間曰二毛人生得

功名在二毛侵時則晚矣故曰莫受賈方壯年即有五馬之
貴是可喜也前俱惜別之辭此又所以深慰之

奉贈中允王維

維字摩詰累遷給事中祿山反維以扈從不及為賊所
得遂陷長安祿山素憐之遣人迎置雒陽拘于普施寺
迫授偽署維服藥取痢偽稱瘖疾祿山大宴凝碧池悉
召梨園諸工樂工皆泣維聞甚悲作詩痛悼賊平陷賊
官六等定罪維以凝碧詩聞于行在肅宗特宥之下遷
太子中允唐志左春坊中允二人掌侍從贊相駁正啟

奏

中允聲名久如今契濶深共傳收庾信不比得陳琳一病緣明
主三年獨此心窮愁應有作試誦白頭吟

毛傳契濶勤苦也言維久負聲名及艱難陷賊勤苦獨深如
今猶歷歷可述也次聯承次句梁書侯景作亂皇城陷梁簡
文帝使庾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
衆奔江陵梁元帝承制除信御史中丞後留長安作哀江南
賦以侯景喻祿山以庾信喻維初迫身偽職未嘗叛服後肅
宗宥之特授中允也魏志陳琳避難冀州袁紹使作檄以告

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又議曹公父子後紹敗曹公得
琳愛其才不之責喻維在賊中曾作詩痛悼未嘗代祿山作
檄異乎曹公之得陳琳也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一病即
指維偽稱瘖疾言其所以稱疾者總緣戀戀于明主耳自至
德元載陷賊中至今已三年其心不變故曰獨此心虞卿窮
愁著書應有作即指維作詩痛悼言卓文君白頭吟云願得
一心人白頭不相離言維不忘君之心三年未嘗有二故以
白頭吟喻其不改節既不改節則不當復責授中允譏肅宗
之失刑也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公自注 相國製文考翰林無司馬明皇置翰林院延文
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棋術數之流皆處于此謂之
待詔令云勒碑則張司馬殆鐫工之良者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
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廻

此詩上半是朝廷大務下半是朋友私情冠冕指張司馬言
南極即南海地處極南從未與冠冕通今司馬去而冠冕始
通南極也碑文乃相國所製三台以比三公上台爲宰相落

者自上台落筆也次聯承首二句南部新書大明宮中麟德
殿一殿而有三面故以三殿爲名亦曰三院李肇翰林志翰
林院在麟德殿西廂重廊之後門東向詔即相國所製之碑
文從三殿去謂詔自翰林院經麟德殿向南海而去也碑文
到南海勒于石上百蠻始知先宰而毛蒙漸開趣所云翰林
張司馬南海勒碑也三聯承次聯上句去字以起末二句野
館之中濃花正發春帆之下細雨又來皇華載道水陸舟車
景與情皆在其中矣十洲記滄海島在北海口水皆蒼色天
遣即天使本指張司馬言與首句冠冕相應幾時廻從南極

生來甚言其遠遠莫莫回題所云遠也

酬孟雲卿

乾元元年六月出為華州司功將行時作也

樂極傷頭白更深愛燭紅相逢難衮衮告別莫匆匆但恐天河
落寧辭酒盃空明朝牽世務揮淚各西東

好友聚首則樂念及頭白未免傷感又恐辜負此夕故雖更
深之際猶愛燭影之紅而極其流連也次聯分承首二句衮
衮相續不絶也晉書張華讀書衮衮可聽頭白之人來日無
多相逢能有幾次故曰難衮衮當此更深幸得相聚後會未

可預料何忍遽別故曰莫匆匆三聯承次聯下句以起末二
句天河落則天將曉矣惟恐其曉故酒盞之内頻飲頻空亦
所不辭也正是莫匆匆之意夜間無事尚可把酒論文至明
朝則為世務所牽西東各分即彼此洒淚而不忍別亦不能
不別更深愛燭良有以也

端午日賜衣

宮衣亦有名端午被恩榮細葛含風軟香羅疊雪輕自天題處
濕當暑著來清意内稱長短終身荷聖情

時公在諫省故得與賜衣之列亦有名謂賜衣册内亦有公
名而公被恩榮之日在端午也次聯承首句宮衣葛惟軟故
活動常若含風求其潔則曰細羅既輕而潔白又似疊雪美
其名則曰香皆所賜之衣也葛羅何奇一經華寫便只應天
上有不比人間物矣三聯上句承次句恩榮下句起末二句
衣上有題即題其名也葛羅出天賜亦必自天而題題處甚
是新鮮故以濕言之葛羅係夏衣亦必當暑而着着來頗覺
凉爽故以清擬之意内公意内也稱字作去聲讀相合也衣
之長短與身相合即與意相合是以服之終身不忘聖恩也
情字與前恩字相應

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

舊書肅宗在靈武詔李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衆
萬里威令肅然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至鳳翔謁見上曰
今日得卿勝數萬衆此當是公赴行在時觀其兵過也

四鎮富精鋭摧鋒皆絶倫還聞獻士卒足以静風塵老馬夜知
道蒼鷹饑著人臨危經久戰用意始如神

舊史地理志安西節度撫寧西域統龜兹于闐焉耆疎勒四
國謂之四鎮富者有餘也李嗣業統四鎮之兵其精鋭有餘
皆足以摧敵人之鋒而人莫及故曰絶倫次聯承首二句還

閬公所聞也嗣業有討賊之志先赴關中待命是自献其士卒也此其志已足揚杵風塵之擾矣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辞非子管仲從齊桓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老馬識道喻嗣業謀畧精出堪為領袖也晉載記慕容垂猶鷹也饑則附人飽則飛去饑鷹蓄人亦借喻嗣業欲自效用如饑鷹不能自持其飛揚搏擊之氣未戰而先足奪人矣不曰臨敗而曰臨危從危處更見其奇不徒曰戰而曰久戰從久處更見其勇始者預定之詞蓋用意之妙素練于胸中此時尚未用到臨危久戰時始見其如神也説

末拾是待命

奇兵不在衆萬馬救中原談笑無河北心肝奉至尊孤雲隨殺氣飛鳥避轅門竟日留歡樂城池未覺喧

前四句是安西兵後四句是觀其過也安西都護府治所在龜兹國城内管戍兵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匹嗣業統兵不多故曰不在衆然是奇兵即此萬馬便可以救中原矣次聯承次句無者是不見其難意祿山之叛河北一帶俱已陷沒嗣業可以談笑而取之緣其心肝能披瀝而奉至尊故也三聯承首句轅門以車為軍門孤雲隨殺氣而飛其兵威亦凜冽矣乃兵也嚴肅雖飛鳥亦不敢過此見其行兵部伍之嚴以起末二句竟日歡飲所過城池不覺其喧言其與民相忘秋毫無犯也如此從容歡樂乃見待命意

獨立

空外一鷙鳥河間雙白鷗飄颻搏擊便容易往來遊草露亦多濕蛛絲仍未收天機近人事獨立萬端憂

此公初遣貶華州作也雖或獨立之際偶有所見然喻意顯然鷙飛空外喻小人在高位也鷗浮河間喻君子在下僚也次聯分承首二句飄颻者鷙飛空外之形搏擊喻小人恣意

以逞加害君子也往來者鷗浮河間之態容易喻君子秉理而行不防小人也三聯上句承首句下句承次聯上句喻小人志得意滿而猶過肆凶惡也草指小人言草露多濕則被患特深即草色全經細雨濕之意蛛絲未收則羅織猶甚恨不將正人君子一網打盡而後快耳末二句總承上文結出正意鷙擊鷗遊草露蛛絲並是天機發現處然與人事相近故公于獨立時偶一念及而有萬端之憂也題曰獨立亦見孤子無援意可憂者正以此

觀兵

北庭送壯士貔虎數尤多精銳舊無敵邊隅今若何妖氛擁白
馬元帥待彤戈莫守鄴城下斬鯨遼海波
李嗣業鎮西北庭故曰北庭壯士指嗣業言貔白狐也尚書
如虎如貔此謂嗣業統龜兹于闐焉耆疎勒四鎮故貔虎之
數尤多也次聯承首二句言嗣業之精銳素稱無敵今至邊
隅料若何耶料其必能掃靜烟塵也安史皆邊寇故曰邊隅
三聯分承次聯邊隅精銳妖氛指安史擁白馬借用侯景事
元帥指嗣業古鼎銘曰王命虎臣賜汝和鸞黼黻彤戈待彤
戈謂待天子賜以彤戈而後往征耆其趨王命也末二句承

次聯與三聯下句孫綽賦斬鯨鯢于滄波鯨借比安史遼海
借比幽燕謂遼海乃鯨魚窟穴先擣其巢穴則勢可不戰而
屈何必困守鄴城老師乏饋以待援師之至耶與司徒急為
破幽燕同意通鑑乾元元年九月命朔方節度郭子儀淮西
魯炅鎮西北庭李嗣業等七節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
李光弼王思禮助之號九節度十二月圍慶緒于鄴城時公
在東都觀兵故作此詩明年正月嗣業卒于營中三月史思
明來援而九節度之師俱潰公已有先見之明矣

不歸

祿山自范陽反河北諸郡望風瓦解公之從弟死于城
中故公有感而作是詩

河間尚征伐汝骨在空城從弟人皆有終身恨不平數金憐俊
邁總角愛聰明面上三年土春風草又生
唐志瀛州為河間郡屬河北時安史之亂未平故河間之征
伐尚未息而弟骨旅寄空城公所以遥憶而深悲也次聯承
次句上一字曰從弟則于公稍疎較親弟為易有故曰人皆
有而公以其死為終身之恨正因此弟為難得也遂緊接三
聯數金謂從弟幼時識錢數也公偶然憶此一事正是俊邁

處及其稍長而總角則更聰明絕倫焉曰俊曰愛皆由既死
以後追想未死以前也末二句承次句下四字黃鶴曰天寶
十四載十一月祿山反至乾元元年為三年今云春風則是
已經三載又遇春風也墳頭野草經春則發生加一又字悲
甚恨甚總因現在征伐而弟骨不可得收也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得平陰信遥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舉新
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
蔡夢弼曰平陰屬河南郡唐初屬濟州天寶元年更名濟陽

郡十三載郡廢以平陰屬鄆州時公弟在平陰也近得平陰之信始知舍弟尚存當此離亂意其未必存而幸存曰遙憐者喜之極悲之極也次聯承首二句寔寫其存側身言展轉避寇不得正行也道曰千里是何等艱苦韓信傳寄食于漂母寄食言苟且棲止未得安居也村即平陰之村曰一家是何等荒凉此皆信中傳來公之所遙憐者也三聯轉承次聯以起末二句烽舉必戰言新則舊可知啼垂有痕言舊則新可知互言以見離亂之久正兄弟相失之由幾時魂言數年以來無日不在賊中魂之驚散不知在于何時今當臨老雖

欲招魂亦不知招何時之魂也此語悲極不獨憐弟且自憐矣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鵲喜深負鶺鴒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惟汝懦故不能歸惟吾衰故不能往即昌黎吾不能去汝不能來意也次聯分承首二句汝本無計可歸浪傳汝歸而烏鵲報喜吾亦無期可往深負詩人鶺鴒在原兄弟急難之義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下句起末二句生理未能周急于弟不覺自慚故曰何顏面又從無顏面中自寫其心謂憂端方啟從此而且歲且時未可知也憶弟而併及三十口遙憐者不止弟可憂者亦不止弟也曰雖在未必在之詞即或在亦如絲之懸其危直呼吸而已此覺前首更為悽慘

杜律詳解卷二目錄五言

秦州雜詩二十首存十七首

乾元元年公論房琯事貶華州司功明年春自東都回、

華州關輔饑七月棄官西去度隴客秦州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遊遲迴度隴怯浩蕩及關愁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西征問烽火心折此淹留

是年關輔大饑生事不可問公所以滿目皆悲因秦地有可倚託之人遂作此遠遊也此言到秦之由中二聯承次句三秦記隴謂西關也其坂九迴山頂有泉清水四注東望秦川

長安如帶人上隴者想還故鄉悲思而歌有絕死者公所云、怯正以此晉地道云汧縣屬秦國故城在汧陽縣南漢置隴關西當戎狄今名大震關趙至與嵇茂齊書云李叟入秦及關而嘆公所云愁也怯于度隴是以遲迴愁于及關總因浩蕩此言赴秦時奔走艱難之況月令仲秋之月水始涸水落者深秋時也西溪叢話曰陸農師引水經魚龍以秋日為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于淵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山空者木葉盡脫也禹貢導渭自鳥鼠同穴按蔡註鳥鼠同穴皆山名引地志云鳥鼠山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俗呼為青雀山同穴山之枝山也魚龍喜泛漲至水落之時則蟄寢于淵而為夜樹色變黃陸至山空之日則木葉盡脫而屬秋只重水落山空魚龍鳥鼠借作點染耳此言到秦時山川蕭條之景末二句總承上文西征即下漢粹揭征西是也猜吐蕃之亂別賦心折骨驚公滿腔是悲時值深秋其悲彌甚因問西征烽火而中心如折且恨在此淹留則公之悲竟有不能自釋者

秦州城北寺傳是隗囂宮苔蘚山門古丹青野殿空月明垂葉露雲逐度溪風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

後漢隗囂傳囂天水成紀人故城在今秦州隴城縣西北初囂據故地鄧禹承制命為西州大將軍公孫述以囂為朔寧王今秦州城北佛寺相傳即是隗囂之故宮次聯承首二句山門之苔蘚偏生故見其古野殿之丹青剝落故覺其空荒涼極矣三聯承次聯野殿山門之內惟有冷露垂葉月照則明野殿山門之外但見殘雲度溪逐風而逝所云因一時之雄而今安在其感深矣又妙在不說出此意末二句承三聯下句溪字結出心事寺枕秦山下臨渭水公遊覽古跡不勝他鄉寄旅之愁而渭水獨向東逝若與我甚恝然者故曰無

情極也戴叔倫詩云沅湘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正是此意

州圖領同谷驛道出流沙降虜兼千帳居人有萬家馬驕珠汗落胡舞白題斜年少臨洮子西來亦自誇

州圖秦州圖志也時以秦州為都督府領天水隴西同谷三郡唐六典隴右道東接秦州西逾流沙注曰流沙在沙州以北延袤數千里唐使者使吐蕃過鄯州之西赤嶺分界牌即經羌離那錄驛又至衆龍驛劉驛婆驛之類近贊普牙帳曰勅令驛故曰驛道此言秦州所領之同谷郡乃出流沙之驛道吐蕃往來要衝也次聯承首句備言漢夷雜處之形勢吐蕃貴人處于大禮帳降虜降于虜者也居人虜來居者也千與萬皆言其多人之畏勢而降于虜者無帳不有故曰兼千帳虜之恃勢而與人居者無家不然故曰有萬家則秦州皆敵矣三聯承次聯下句傅玄乘輿馬賦流汗如珠胡馬強壯汗皆成珠為其威武之勢也墨莊漫錄曰白題胡人氈笠也胡人善舞笠因而斜為其歡躍之形也正見備處內地驕縱肆佚此即虜之居于人者末二句承次聯上句臨洮屬隴右泰始皇築長城起自臨洮後為吐谷渾所據臨洮少年習于

吐蕃之風俗亦未誇能此即人之降于虜者玩一亦字便見我撫御無術致無知少年為彼所染大足啟邊人輕中國之心正為朝廷慮耳

鼓角緣邊郡川原欲夜時秋聽殷地發風散入雲悲抱葉寒蟬靜歸山獨鳥遲萬方聲一概吾道竟何之

此賦鼓角也鼓與角皆防秋之具緣邊諸郡為尤急公聽之而起愁思正在欲夜時也川原二字借作熟擬耳次聯承首句當此深秋鼓角之聲如迭地而發故曰殷因風吹入雲際併雲亦覺其可悲也三聯承次句蟬抱葉而寂寂無聲鳥歸山而徐徐來集恰是欲夜之時寒字獨字要寫出凄涼景況末二句承首句與次聯東有安史作亂西有吐蕃侵擾鼓角之聲萬方皆然不獨緣邊一處也吾道儒道也時方備警誡武事安用吾道公蓋欲他往而不能矣

南使宜天馬由來萬匹強浮雲連陣沒秋草徧山長聞說真龍種仍殘老驌驦哀鳴思戰鬬迥立向蒼蒼

按乾元二年正月史思明稱燕王于魏州三月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于鄴思明兵至而官軍俱潰思明殺慶緒郭子儀獨保河陽詔留守東都此詩借天馬以喻當時將士也南使

沙苑別名唐置牧馬草青沙苑此地宜牧馬由來已久故萬匹皆強也指九節度之師言次聯承首二句而傷歲之西京雜記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九節度兵敗馬之良者皆迷陣而沒萬匹俱盡故秋草徧山而長不復馬蹤矣指官軍俱潰言三聯承次聯而特計之漢武帝天馬歌天馬徠龍之媒真龍種喻元帥代宗也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驌驦唐人語以餘為殘老驌驦指郭子儀九節度雖敗而郭子儀尚存也末二句承三聯下句言此老驌驦當浮雲逸決猶能不勝哀鳴常懷戰鬭之思迥然獨立向蒼蒼而不挽耳此指留守東都答蒼天也借以比君既曰真龍種又曰老驌驦俱是屬望無已之詞

城上胡笳奏山邊漢節歸防河赴滄海奉詔發金微士苦形骸黑林疎鳥獸稀那堪往來戍恨解鄴城圍

此專詠吐蕃之亂胡笳奏于城上言吐蕃復來侵也漢節由山邊而歸言漢使往來于道也次聯承首句防河謂防河西也金微隴右地名總因吐蕃來侵遣戍卒往來守禦既赴滄海又發金微極言征途之遠滄海金微亦是借言猶云今日至某處明日又至某處也不必實指當時事若云往滄海防河自金微奉詔則拘泥矣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士卒疲敝而形骸盡皆瘦黑林木空虛而鳥獸自然稀少此形此景往來之戍真是難堪故以解圍為恨蓋言鄴圍若不解則殘厥渠魁威聲遠振吐蕃自不敢侵擾豈令吾遠戍哉怨極之詞也鄴圍之解豈史思明果能勝九節度實由肅宗委任魚朝恩統兵致有輿師之辱耳公蓋有慨于唐之興亡成敗非泛然下此一語頓修遠曰前首全借天馬以傷九節度此則專指吐蕃備于末句說出鄴城之圍若為前首點睛此離合斷續之妙信化工筆也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歸何晚樓蘭斬未還烟塵一悵望衰颯正摧顏

此詩是兩截體前半賦秦州後半感時事莽莽萬重深貌孤城秦州城也城在萬山之中宜其陰寒蕭瑟次聯承首二句塞雲多慘淡其出滿山凝聚不散總因無風關月最淒涼其照臨下土直如白晝故曰不夜斯二者皆客子對之而易生愁者也公因景物堪悲而忽有感于時事故緊接三聯漢書蘇武傳武以中郎將使單于還至京師拜為典屬國掌外國之官樓蘭西域國名傅介子傳先是龜茲樓蘭皆殺漢

使者介子持節往使斬樓蘭王安之首以歸詔封義陽侯時
使者為吐蕃所留因怪傷國之歸何晚想因欲斬樓蘭故尚
未還也末二句承三聯惟樓蘭未斬故兵戈未寧悵望烟塵
徒推我衰頽耳當時吐蕃驕横公有滅此朝食之志

開道尋源使從天此路回牽牛去幾許宛馬至今來一望幽燕
隔何時郡國開東征健兒盡羌笛暮吹哀

尋源使指張騫此路指泰州謂開張騫使西域曾從此路回
也從天者即乘槎泛河事博物志昔有人乘槎泛河至一處
見一女織丈夫牽牛飲河渚本非言張騫也今相沿為騫事

次聯承首二句三聯反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史記騫使西域
歸言大宛多善馬武帝求馬于宛不肯與乃使李廣利伐宛
宛遂出其馬言張騫以一使之力去西域數年而宛馬之來
至今猶稱之威令及于塞外如此今統全師乃一望幽燕之
近地尚為安史所據而路未通出使者又往往被留則不能
天下一家也郡國之開果在何時耶况九節度之師潰于鄴
城東征健兒一時俱盡矣徒聞羌笛之聲起于暮夜徧地皆
羌又誰其槩之公所以感慨無限也

雲氣接崑崙涔涔塞雨繁羌童看渭水使客向河源烟火軍中
幕牛羊嶺上村所居秋草靜正閉小蓬門

此判異類雜處也首二句賦秋雨寰宇志崑崙在肅州酒泉
縣西南八十里涔涔雨多貌陰雲之氣直如崑崙相接則盛
極矣塞盛雨必多故塞雨繁也中二聯對雨有感承首二句
以起末二句之意河源黄河之源也彼之羌童來看清水有
窺覘秦州之意此之使客又向河源無非往來吐蕃者内外
不分兵連禍接秦州之民豈復有寧宇哉一望烟火俱從軍
幕而出人民稀少可知矣牛羊俱在嶺上之村所云孤城山
谷閒也時值深秋衰草徧地兼之秋雨纏綿公居此未免難

堪惟有蓬門自閉而已寫苦雨之况如真

蕭蕭古塞冷漠漠秋雲低黄鵠翅垂雨蒼鷹饑啄泥薊門誰自
北漢將獨征西不意書生耳臨衰厭鼓鼙

此詩前半言景物之可憫後半言時事之堪悲首二句與次
聯平叙古塞蕭蕭而甚冷秋雲漠漠而常低當此之時鵠且
守困而垂翅鷹亦無食而啄泥自然民不聊生矣公觸景生
情遂緊接三聯引起末二句薊門屬幽州時為安史巢穴西
指吐蕃言收復北方絶無其人而諸將獨倉皇為征西討鄴
癡之圖既解直搗漁陽之説又不行即從事西征誰能滅吐

蕃而朝食者回映前首那堪住來戍恨解鄰城图反覆三歎
羁馬上鼓也曰書生既無效武之能曰臨衰又非壯健之比
而鼓鼙之聲日厭于耳畔將何以堪那厭猶饜足也細玩不
意二字大悔因人作遠遊之非

山頭南郭寺水號北流泉老樹空庭得清渠一邑傳秋色石
底晚景卧鐘邉俛仰悲身世溪風爲颯然

此詠秦州南郭寺也寰宇記天水縣界有水一派北流入長
道縣界山頭有寺寺旁出泉其水北流因以爲泉之號馬次
聯分承首二句對寺無住持是空庭也而又幸存老樹故曰

得泉水無泥沙是清渠也而又周徧一邑故曰傳五聯仍承
首句寺中秋花則在危石之底寺中晚景則在卧鐘之邉危
卧二字是服秋晚二字紀時也末二句總承上文公因遊寺
目擊流泉老樹與秋花晚景不勝俯仰之悲適度溪之風颯
然而至未免倍覺凄切公滿腔是悲故觸之即動耳

傳道東柯谷深藏數十家對門藤蓋瓦映水竹穿沙瘦地翻宜
粟陽坡可種瓜船人相近報但恐失桃花

起用傳道二字則下文景物皆是未至谷中先述所聞也秦
州枕山叢地曰東柯谷曰西枝村公姪佐先卜築于東柯谷
公卜西枝村草堂未成故欲與姪同居東柯谷且傳其規模
深遠已藏數十家言可卜居也次聯承次句對門老藤則繞
屋而蓋瓦映水緑竹則出笋而穿沙此言景致之美三聯承
首句地有肥瘦而瘦者偏宜粟坡有陰陽而陽者可種瓜此
言物產之饒既足以娛老又足以治生信可居矣毛文錫茶
譜云宣州宣城縣有茶山其東爲朝日所燭號曰陽坡末二
句總承上文時公必已覔船欲往東柯先就船人而問之船
人特就其近處相報如上文所說是也疑更有幽僻如桃源
可避亂者彼或失之須公自覔但恐失三字與首句傳道二

字相映有情

未暇泛滄海悠悠兵馬間塞門風落木客舍雨連山阮籍行多
興龐公隱不還東柯遂疎懶休鑷鬢毛斑

滄海仙隱之地公自悔未暇泛滄海而去乃有此秦州之遊
致悠悠于兵馬間也悠悠者無定之意次聯承次句塞門之
木隨風而落客舍之山與雨相連此正是兵馬間景況三聯
承首句以起末二句魏氏春秋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
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公借以自比言不擇地而行也龐德
公採藥鹿門公欲效之聊借東柯而隱也曰遂疎懶公已卜

居于姪佐之居矣左思句髮賦星星白髮生于鬓垂將拔將
鑷好爵是縻公已決計休隱故鬓班不復鑷也

遣秋陰易夕不復辨晨光雁雨亂淋幔山雲低度墻鸕鷀窺淺
井蚯蚓上深堂車馬何蕭索門前百草長

首二句從次聯生來易夕原非真夕只言遣秋之陰與夕時
無異而晨光不可復辨耳要皆雲雨之氣所浸漲也簷前洒
雨近幔而亂淋山上出雲繞墻而低度寫遣秋雲雨縱綿之
狀如畫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鸕鷀水老鴉也淺井堂前
院落俗名天井是也秋陰多雨淺井亦生魚故鸕鷀窺之崔

駒古今注蚯蚓一名蜿蟺善長吟于地中江湖謂之歌女曰
上深堂則堂中陰濕可知此即伊威在室蠨蛸在户之意門
前車馬甚少草木頗盛一派荒棲閴無人焉淒涼極矣

地僻秋將盡山高客未歸塞雲多斷續邊日少光輝警急烽常
報傳聞檄屢飛西戎外甥國何得迕天威

此詩次聯承首二句轉出三聯以起末二句須一氣讀客公
自謂也高山偏僻之地秋色將盡客子未歸此時邊塞間風
雲甚多斷而復續日光慘淡絶少光輝舉目蕭條已足悲矣
且不能太平無事烽火常常報至羽檄屢屢飛來則以西戎
據我之故西戎乃外甥之國何得迕犯天威無禮以至于此
爭國是責之以義亦以見和親之無益耳西戎指吐蕃按開
元十八年吐蕃贊普請和上表曰外甥是先皇帝舅宿親又
蒙降金城公主遂同爲一家深識尊卑豈敢失禮千歲萬歲
外甥終不敢先違盟誓公正用其語

鳳林戈未息魚海路常難候火雲峰峻懸軍幕井乾風連西極
動月過北庭寒故老思飛將何時議築壇

鳳林山名寰宇記鳳林關在黄河側唐時陥于吐蕃大曆二
年吐蕃入奏云贊普請以鳳林關爲界魚海縣名天寶元年

河西節度使王倕奏破吐蕃魚海及游奕等軍惟鳳林之干
戈未息故魚海之道路常難語雖平對意寔串說次聯承首
句漢書揚雄上疏曰孝文時單于使梟北邊候騎至雍烽火
通甘泉雲峰喻烽火之熾且高也懸軍謂路險阻懸之使下
也鄧艾伐蜀懸軍深入易井收勿幕注井口曰收勿幕謂勿
遮幕之此言既懸軍深入當遮幕其井勿使至乾今幕井亦
乾見軍興之繁且久也三聯承次句爾雅釋地西至于邠國
謂之西極班彪傳南匈奴掩破北庭唐書地理志北庭大都
護府屬隴右道西極北庭俱在雪山之下風動月寒肉戰關

之苦備形其淒切也末二句總結上文史記李廣傳廣居右北平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漢書高帝紀漢王齊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言苟得李廣韓信為將則戈自息而路不難矣如郭子儀者今之飛將但不知何時乃議桑墳豈是年召子儀還京以李光弼代故公惜其委任之不專耶

唐堯真自聖野老復何知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藏書聞禹穴讀記憶仇池為報鴛行舊鷦鷯在一枝

唐堯謂肅宗真自聖即天王明聖公反言以託諷也野老公自謂也復何知言非野老所應知如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之意中二聯見野老所應知者如此而已承次句以起末二句能無婦能字是不能也與螢火詩敢近太陽飛敢字同世說荀淑使叔朋應門公在秦州念及妻子因言家中之藥無婦而能曬乎我則不患其無矣家中之門有兒乃可應也我亦窮年其有矣前詩屢憂國事此則託為自慰之詞而憂心倍見括地志禹登宛委山發石得金簡玉書山下有穴因謂之禹穴唐書志成州同谷縣有仇池王仁裕入洛記仇池數千仞蒼翠四面危絶天造石城惟東一門可上平田百頃甘泉百孔一夫持關萬夫莫窺可以避世如桃源曰聞曰憶

皆未能往之詞公意蓋厭秦隴欲西南遊也是年十月遂往同谷鴛行指當時同省諸公莊子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借以喻東柯谷之居曰在者猶寄跡也為報鴛行總是戀戀于朝廷公之志誠可悲矣鴛行與次句野老對照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此公乾元二年流寓秦隴所作是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宜戍鼓四起也人行既斷孤雁一聲借此以喻兄弟相失零寂之至次聯承次句秋字秋露何夜不白曰從今夜白者履露而情動于今夜故嘆其白也秋月何處不明曰是故鄉明者對月而情深于故鄉故悲其明也從字是字寫出憶況三聯承次聯下句故鄉以起末二句公三弟或在許或在齊皆在河南正值史逆之亂故以分散為憶同在家中則誰生誰死尚可從家而問今既無家併死生亦無問處此語悲甚乎時寄書常恐不達況戰征未休道路隔絕安望音信乎與首句相應況乃二字憶弟之至幾于無可奈何當此月夜不勝淒絶

宿贊公房

公自註贊京師大雲寺主謫此安置　千家註同贊曾與

房琯遊從琯貶贊亦謫

杖錫何來此秋風已颯然雨荒深院菊霜倒半池蓮放逐寧違
性虛空不離禪相逢成夜宿隴月向人圓

經云佛告比丘汝等應持錫杖所以者何過去未來見在諸
佛皆執錫杖又名智杖又名德杖釋氏要覽釋子稱游行僧
為飛錫安住僧為掛錫首言贊公何以來此使見謫意不覺
秋風已颯然矣謫而又秋也次聯承次句菊帶雨而荒于院

中蓮經霜而倒于池內恰是深秋之景三聯承首句性安窮
達不以放逐而違禪本虛空不因謫居而異贊公平生定力
于此可見矣末二句暗承首句遂翻正面公與贊同遭貶竄
他鄉逢故人倍覺感慨隴月偏于此夜而圓亦見相逢之意

東樓

秦州之東樓也

萬里流沙道征西過此門但添新戰骨不返舊征魂樓角凌風
迥城陰帶水昏傳聲看驛使送節向河源

流沙地名在西之極吐蕃所居西指吐蕃征吐蕃則過此門
次聯承首二句過此門者但有去而無來故戰骨新添愈戰
則愈以添言新而舊可知矣舊魂不返日征則日不返言舊
而新可知矣休征息戰未卜何時言外痛甚三聯承次句門
字遂翻正面以起下二句樓甚高故其角凌風而迥城極陰
故其色帶水而昏想見高寒陰慘之狀驛使即遣往吐蕃之
使往往見留不返則所持之節亦遂不返今過往之聲傳于
樓下從旁看之徒見其向河源送節而去也玩一送字悲感
無限河源與首句流沙道相應

寓目

一縣葡萄熟秋山苜蓿多關雲常帶雨塞水不成河羌女輕烽
燧胡兒制駱駝自傷遲暮眼喪亂飽經過

首二句與中二聯平敘皆目所見也前漢西域傳大宛俗嗜
葡萄酒馬嗜苜蓿貳師伐宛取其種歸今處處有之苜蓿草
名秋後結實黑房纍纍米可為飯亦可釀酒葡萄皆熟明是
秋景故苜蓿之多直言秋山關塞二字公往往對用俱是互
文關塞之雨甚多雨拖由于雲行固知其常帶雨也關塞之
水漫流荒涼無阻又地高四下是以不成河也燃火曰烽舉
炬曰燧曰輕者不以烽燧為意也駱駝北方獸名能負重載

犖牽挽也駱駝立牽挽之使伏地也此他鄉風物之悲末二
句總承上文點出眼字以爲寓目之意自傷當遲暮之年遭
此喪亂遠寄他鄉故般般景物皆飽經過而閱之前此未見
也所謂擧目有山河之異能無嘆乎李聰佩曰喪亂經過情
已傷矣遲暮見之其慘倍甚且此中光景偶一經過已屬不
堪況飽經過乎十字中抵一篇恨賦

山寺

天水關經隴城縣東柯谷之南麥積山有瑞應寺山形
如積麥佛龕刻石閣道縈紆上下千餘尺山下水縱横

可涉

野寺殘僧少山園細路高麝香眠石竹鸚鵡啄金桃亂水通人
過懸崖置屋牢上方重閣晚百里見纖毫

殘言僧之形少言僧之數野寺中僧俱殘敝不堪故少也山
園卽僧院從小路而上其勢甚高蓋寺在山之頂也次聯承
首句野寺爾雅麝父麕足釋曰小鹿有香其足似麞故云麕
足石竹繡花竹也禰衡鸚鵡賦命虞人于隴坻知鸚鵡爲隴
右所產武林有金桃色如杏七八月熟麝香傍石竹而眠鸚
鵡向金桃而啄本狀寺之荒蕪以秦隴所產禽獸花木而言

語反精麗三聯承次句亂水者山下出泉縱横交流也水不
一道細流于澗中擧足可越故曰通人過懸崖者山之絶頂
處旁出一石下垂若懸也形勢甚險今置屋其上堅而且穩
故曰牢末二句承三聯次句僧之方丈在山嶺是謂上方而
重閣又在上方最高處故用晚字形容旣曰晚宜一無所見
矣乃曰遠至百里尚能見其纖毫總是形容山寺之高非果
于纖毫能見也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淸笳水淨樓陰

直山昏塞日斜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愁眼二字使見所懷霜露以下景物皆其所愁者故欲排而
遣之時值深秋以含愁之眼而看霜露彼寒城之菊亦任其
自花而已自字淒甚我懶于看花花雖開與我無涉也次聯
上句承首句霜露下句承愁眼本謂斷柳隨天風淸笳墮客
淚是倒裝句法三聯上句承次句寒城下句起末二句水淨
故照見樓陰之直樓陰映于水中也山昏實由于塞日之斜
塞日爲山所掩也日旣斜則夜將來而飛鳥皆思歸栖矣此
夜來二字與夜來風雨聲作已往言者不同後至之鴉無枝

可栖故其啼獨悲公自喻欲卜居而無其地也題是遣懷卻
句句是不能遣惟萬不能遣故聊以遣耳

天河

廣雅天河謂之天漢亦曰雲漢星漢河漢銀漢天津漢
津銀河絳河

常時任顯晦秋至最分明縱被微雲掩終能永夜清含星動雙
闕伴月落邊城牛女年年渡何曾風浪生

天河在常時非不顯然或有時而晦至于秋則最分明可睹
矣次聯承次句雖暫有微雲之掩究不碍永夜之清正見其

分明三聯承次聯下句以起末二句扶章述來都記龍門號
雙闕雙闕當是指龍門或即指長安宮闕顧修遠註星爛爍
而照雙闕則闕為之動愚意星光甚微即爛爍何能使闕動
動字屬星為妥言星有光芒常臨雙闕而動其動也天河兼
含之月有出沒每向邊城而落其落也天河是伴之即星月
寓天河固是借客定主亦見天河永夜之清牛女渡河每在
七夕未聞有不渡之時是天河無風浪也通首直詠天河不
得着一比擬牛女事從次句秋字生來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
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花團

此直詠初月耳弦月半之名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
弦也惟初月故光細弦欲上者猶未上也僅一鈎耳滿月如
車輪半輪仄則不安初月之影斜故輪未安也次聯承首二
句微升于古塞之外已隱于暮雲之端形容初月如畫言纔
升即沒也三聯分承次聯月明則河漢自淡初月微升而河
漢仍舊故曰不改色月照則關山增輝初月已隱而關山無
光故曰空自寒末二句承次聯下句露滿菊花而曰暗者總

由月隱雲端則夜色昏黑花間之露不得明白易見耳吳曾
漫錄謝惠連詩團團滿葉露謝玄暉詩猶沾餘露團子美菊
花團本此文苑英華作菊花欄

歸燕

不獨避霜雪其如儔侶稀四時無失序八月自知歸春色豈相
訪衆雛還識機故巢倘未毀會傍主人飛

公偶見歸燕而詠也此詩局雖兩分意則一串首二句與次
聯平叙是說燕去還題面言不獨避霜雪而欲早歸其如儔
侶已稀何若此者正以燕不失四時之序故八月自知歸也

月令仲秋之月元鳥歸三聯與末二句平叙反說燕來爲題意言春色豈曾相訪乎若設爲問燕之詞衆雖小燕也其母携之以歸至于春時還識幾而來耳故巢未毁仍傍主飛若代爲燕答之詞細玩一會字說得燕子多情亦爲棄婦逐臣洗發心事

擣衣

按樂府有擣衣篇戍婦之詞也

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别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戍守邊也拭拂拭也砧擣衣石也寧字林云直舂曰擣兩女子對執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卧杵倦疲也勞也蔡邕疏舂絲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别内外空外音音達於空外也此因聞砧而托爲戍婦之詞曰亦知夫之遠戍不得遽返當秋至而拂拭清砧者蓋夫已近苦寒之月而淒其難堪况我又經長别之心而悲惆特甚是以擣衣寄塞垣寧辭疲倦之勞而不盡我閨中之力乎但聽空外之音則知之矣君泛指人俗云你們是也力則用盡君曾聽否二語哀怨之至次聯上句承次句秋字下句承首句戍字三聯分承次聯末二句承三聯上句通首純用虛字傳神一氣盤旋清空如話

促織

爾雅釋促織蟋蟀也一名蛬亦名青蛚楚人謂之王孫幽人謂之趨織又名梭機即莎雞也又名絡緯

促織甚微細哀音何動人草根吟不穩牀下夜相親久客得無淚故妻難及晨悲絲與急管感激異天真

促織微物耳其音之哀何動人若是耶玩一何字似驚詞又是問詞總是爲其所動語首二句是一篇之主次聯承次句哀音草根吟謂在野也在野不穩故入牀下豳風七月詩十

月蟋蟀入我牀下是也三聯承次句動人久處他鄉因此而垂淚得無者不能自主之意故妻當指棄婦孀婦言難及晨三字何等悽婉所謂愁人知夜長也末二句總結上文言悲絲急管亦足感人然終不如促織之音出於天真者倍極哀切也公蓋聞哀音欲哭何矣

螢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重飄零何處歸

通首平叙而承接轉落自在其中月令季夏之月腐草爲螢

故言不敢也幸因腐草之化形而出矣至于太陽乃真火其敢飛而近之乎晉車胤家貧囊螢讀書此翻其意就其光而論照讀書則不足也時而點于衣上猶能粲粲耳倘遇風雨倍極難堪或為風所吹則隔于幔而見其小或為雨所困則傍于林而覺其微曰隨曰帶寫出不耐風雨之狀螢綴霜則死十月霜重一旦飄零不知銷歸何處所云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其感深矣細玩此螢火詩或原其始或言其常或究其變或要其終次第說來順流而下八句只如一句

秋笛

清商欲盡奏奏苦血霑衣他日傷心極征人白骨歸相逢恐恨過故作發聲微不見秋雲動悲風稍稍飛

時公在秦州與吐蕃為鄰故時聞羌笛三禮圖琴本五絃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蔡琰詩長笛聲奏苦此言商絃最清而獨悲今欲盡奏以全其曲則聲至苦聞者必揮涕繼之以血也況屬在征人備極傷心常想他日不得生還惟白骨歸耳滿懷悲恨寧堪聞笛想奏笛者亦恐其逢此聲而恨極不肯盡奏故作微聲也當此時雲滿秋天昏昏不動風送笛聲稍稍飛來景物淒其即微聲已堪墮淚何待盡奏乎首二句寫題笛字中二聯承首二句末二句承上微聲點題秋字仍與首二句相應

送遠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此詩是送客于邊城非送從軍者天地皆兵幾于咫尺不可行矣而君獨遠行故怪而問之中二聯承次句親朋不忍其去而盡于一哭親厚之情也鞍馬不少顧戀而直往邊城悽慨之志也草木搖落則歲月已晚此言時景之蕭索關河遙

遠乃霜雪又清此言道路之艱難當是秋盡冬初也末二句總承上文別離而曰已昨日是別後作詩以追送之江淹擬古別離有送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之句公於別後忽憶江詩曰因見者即今日可以如古人別離之情有同悲也

天末懷李白

趙子櫟曰白于至德二載坐永王璘而竄夜郎公在秦州懷之而作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周書時訓立秋之日涼風至天末天之窮處也公在秦州正
當秋景故因涼風起而懷之君子指李白與稱君同意如何
言我之意正懷君矣而君之意果如何耶次聯承次句君懷
我必殷鴻雁以傳書但不知幾時可到只恐江湖多秋水為
風波所阻而書未能來耳此正是懷白處懷之甚則無所不
懷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負才之人必為人所忌如白方
得金鑾召對即為高力士等所沮故文章之士反見憎于命
之通達者也白流于夜郎乃魑魅之地喜人過者喜白之來
而擇以食也不必真有此只是借言小人喜害正人耳冤魂

即汨羅冤魂也屈原之死至今而冤未伸李白得罪之枉其
心事惟原得以知之得以語之故欲白投詩以問之也鍾伯
敬曰贈字説得精神與古人相關若用弔字則淺矣

空囊

黃鶴曰即史所稱公客秦州負薪采橡栗以自給時也

翠栢苦猶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
凍無衣牀夜寒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通篇以道字為主首二句即說道字坐朱列仙傳仙人偓佺
食松栢之實陵陽子明經云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
黃氣也公以道自守既是翠栢雖苦而猶食不似世人之專
貪夫甘也必若朝霞乃高而可餐不似世人之頗處夫卑也
次聯承上文說到艱難上已為囊空伏根鹵莽苟且也世人
之鹵莽與正道相反故不以公為意而吾道自艱難矣三聯
承次聯下句因不爨故不汲水于井而晨凍既無衣自無衾
裯在牀而夜寒要皆囊空所致耳末二句還題正面然猶不
肯直寫而以曲筆出之羞澀愁愧貌梁武帝云羊欣書似婢
作夫人舉止羞澀趙壹詩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囊中尚
有一錢何得言空然此一錢乃是有心留看以免羞澀者正

見囊之空也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芒虎氣必騰
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明王

蕃北蕃也來自北蕃故云僻遠曹子建七啟步光之劍華藻
繁縟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荊山之玉蕃劍朴質無此裝飾也
次聯承首二句一氣說又非與如何緊相呼應言蕃劍裝非
珠玉宜無光彩如何每夜吐光有此奇怪乎若為詰問之詞
晉張華傳初斗牛間常有紫氣雷煥曰寶劍之精上徹于天

夜吐光芒此用其意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起末二句王子年神仙拾遺記顓頊有騰空劍在匣中常如龍虎吟水經注雷氏為建安從事過延瀨溪所留之劍忽于其懷躍出落水初猶是劍後變為龍虎與龍俱持蓄劍論其氣而曰必騰上論其身而曰寧久藏正以吐光芒之劍既有奇性斷不自甘于淪沒且係有用之器亦斷不至于淪沒也當此風塵未息持獻君王必能效一挚之用是在識之者耳

銅缾

亂後碧井廢時清瑤殿深銅缾未失水百丈有哀音側想美人

意應悲寒甃沉蛟龍半缺落猶得折黃金

此因秦州故宮廢井內汲者得銅缾而作也首二句先就井說因其既廢追叙其未廢言世亂之後園林廢井矣當清平之時亦曾深存于瑤殿之旁也次聯承次句銅缾汲水之缾也水即指井水未失水未落于水也百丈牽挽銅缾之綆哀音汲水者之哀音井在宮中汲水自是宮人本非慣汲水者百丈之牽故不覺音之哀也三聯承次聯下句美人即宮人風俗通甃聚磚修井也宮人有哀音固是以汲水為苦側想其意應是恐缾之沉于寒甃故悲也悲字正應哀音與上聯一氣說婉轉曲折寫出美人夜思之至末二句承三聯下句沉字蛟龍是銅缾兩耳嵌空為蛟龍之狀久沉廢井半已缺落然曠世遺物不可恒有其價猶得以黃金相準折也當年汲水之器失在井中今復出世缺落如此公安得不撫物而悲開首便說廢井則下文翻覆鋪叙為難而曲折婉轉如是中二聯對而不對不對而對用筆太高非後學所能效也

送人從軍

公自注時有吐蕃之役

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今君度沙磧累月斷人烟好武寧論

命封侯不計年馬寒防失道雪沒錦鞍韉

寰宇記弱水在甘州北無地者言皆是水不見地也應者想像之詞元和郡國志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居玉門關南故曰陽關此西域之門戶近天言地最高也已者着定之語總見路途艱險已為失道伏根次聯承首二句沙流沙也磧石磧也弱水陽關乃沙磧不毛之地是以人烟斷絕今君度之勞苦極矣而正非無故還緊接三聯志在武功故不論命之生死志在封侯故不計年之遠近慷慨從軍寧辭艱險此係公代為决詞末二句總承上文又所以戒之也沙磧地寒寒

則多雪馬雖壯健亦須防其失道正恐積雪甚深而沒鞍韉
耳曰寒曰雪紀時也送人從軍乃以爲作結蓋既出陽關人
烟已斷所恃者惟馬馬失道則無生還之望矣看一防字公
代從軍者十分危聳

送靈州李判官

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戰乾坤赤氛迷日月黃將軍專策
畧幕府盛才良近賀中興主神兵動朔方

羯胡指安祿山四海之亂皆自祿山始回首茫茫痛恨欲絕
次聯承首句乾坤緣血戰而皆赤日月因氛迷而亦黃即天

昏地暗意也四海之腥如此竊賴掃除有人矣故緊接三聯
以起末二句將軍李判官之主帥也指王思禮乾元二年七
月爲關內路府節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專策畧言其識膽
特異也盛才良言麾下多豪傑也李判官亦在其中考至德二
載史思明降後河北悉爲虜有思明再叛郭子儀退東都經
畧河北乾元二年李光弼爲幽州大都督兼河北節度使則
神兵當指光弼思禮輩言因送判官而深冀望故以近賀爲
言欲其動神兵于朔方使天子有中興之喜也神兵與首句
羯胡對照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層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
落山迥日初沉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通首俱是野望所見望不極言望之所見或明或晦或見或
隱也故迢遞之處未免有陽遂致層陰不辨耳次聯至末俱
承首二句水明天淨此可一望而見孤城隱于深霧中迷離
難辨此則望之不甚可見者也葉本稀遇風更落枯枝老幹
此可一望而見山既迥又當日初沉山遠日暝此則望之不
甚可見者也天空一鶴飛鳴歸來此可一望而見昏暮亂鴉

遮塞林木此則望之不甚可見者也合而言之總曰野望

佐還山後寄三首

還山謂還東柯谷也

山晚黃雲合歸時恐路迷澗寒人欲到林黑鳥應棲野客茅茨
小田家樹木低舊諳疎懶叔須汝故相攜

山本崎嶇向晚又有雲合故恐其歸家時或致路迷所以慰問
之也次聯承首二句山晚則澗寒人指佐到者到家也欲到
將到未到之詞林曰黑鳥曰應棲恰是山中晚景三聯承上
山林爲村落之幽雅以起末二句居山中茅茨故曰野客曰

田家茅茨小即陶淵明容膝之意樹木從林字生來依者遶茅茨而依垂也知此幽絕之地正與踈懶者為宜叔之踈懶性所舊諳故欲就性以居耳嵇康書性復踈懶攜述也俗作携

白露黃粱熟分張素有期已應春得細頗覺寄來遲味宜閒金菊香宜配綠葵老人他日愛正想滑流匙

禮記孟秋之月白露降農乃登穀所謂黃粱熟也分張者欲稍分其黃粱也素有期舊有約也次聯分承首二句粱與春細而曰已應是遙想之詞有期寄遲而曰頗覺是急望之語

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金菊黃菊也其味苦閒居賦綠葵含露毛詩七月烹葵及菽言黃粱滋味不同金菊之苦可配綠葵之香也他日愛與素有期相應末細則滑匙飯匙也滑流匙與春得細相應正想與寄來遲相應總是望其速寄耳

幾道泉澆圃交横落幔坡葳蕤秋葉小隱映野雲多隔沼連香芰通林帶女蘿甚聞霜薤白重惠意如何

首二句雖言圃中之所有尚是實幾道者非止一道言泉多也汪瑗曰落幔坡當是幔落坡與泉澆圃作對泉則幾道而來賴以澆圃蔓生者必上架交加縱横如幔之垂落于坡也次聯上句承次句下句承首句方是主葳蕤衰貌上架之瓜結實既繁則秋葉葳蕤而小矣野雲多言不上架之蔬蔬互相隱映鬱鬱葱葱如一片綠雲也三聯承上文推廣言之香芰即菱也武陵記兩角曰菱三角四角曰芰通謂之水栗女蘿藤之附樹者帶斜也芰生水內則隔沼而連蘿緣樹間則通林而帶見圃中無所不有末二句承次聯下句言所欲索者則在霜薤耳白者言其色之可愛也蓋首既索黃粱此首又索霜薤故曰重惠霜字從秋字生來

秋日阮隱居致薤三十束

阮隱居秦州人名昉

隱者柴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不待致書求束比青芻色圓齊玉箸頭衰年關鬲冷味暖併無憂

首句是不了語呼起次句柴門以內遶舍皆蔬恰是隱者之居曰秋紀時也次聯承次句盈筐露薤不待求而自致可謂情之厚矣三聯與末二句俱承次聯毛詩生芻一束言薤葉之青鮮堪與束芻色相比薤根之圓白直與玉箸頭齊等也是贊詞亦是喜詞本草薤性暖益老人衰年之關鬲常憂其冷得此暖味之物則可無憂矣深感之也

酬高使君

黃鶴曰上元元年公初至成都寓居于浣花溪寺即草堂寺也時高適為彭州刺史以詩寄贈公故酬之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祿米鄰舍與園蔬雙樹容聽法三車肯載書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

牢落言僧少也僧少則有空房公故借以寓居高寄詩云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公寓寺中故曰招提客公酬云寺僧牢落無人可語則自討論有之也次聯承次句高詩又云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公酬云供祿米者自有故人與園蔬者自有鄰舍未嘗藉僧飯也故人指裴冕言三聯承首句引

起末二句涅槃經云世尊在雙樹間演法法華經三車謂牛車羊車鹿車也高詩又云聽法還應難尋經剩欲翻謂如支遁與許詢同講維摩經互相設難也莊子翻十二經以說老子六經六緯非佛十二部經也翻者委曲數衍非翻譯也公酬云但容聽法于祇園樹下耳無能設難也即有三車豈肯載佛書無暇尋經也揚雄草玄終是說玄說妙高詩又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謂公自著書也公酬云草玄豈敢為曾獻三賦或可似相如而已或似云者亦謙而不敢比擬之詞言不敢著書但能作賦也句句答其來意敘今人次韻但以住腳一字相酬和者有天淵之別矣

一室

一室他鄉遠空林暮景懸正愁聞塞笛獨立見江船巴蜀來多病荊蠻去幾年應同王粲宅留井峴山前

時公在蜀依裴冕冕為結構草堂一室即草堂也曰他鄉曰遠俱是從故鄉說來暮景日暮之景也遙望空林落日斜映其間若懸之者然次聯承首二句寄他鄉而當日暮未免生愁正愁之時塞笛忽起于耳畔獨立之際江船適泊于目前

所聞所見若此則他鄉之感倍深矣江船二字已為來去二字伏根三聯承次聯下句以起末二句自秦來巴蜀而乃多病則是與蜀土不宜故又思楚中之遊然已羈絆在此不知向荊蠻而去在幾何年也荊蠻楚之別號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以京師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公自喻入蜀依裴冕也襄沔記王粲宅在襄陽縣西二十里峴山坡下襄陽耆舊傳王粲與綦欽並鄰為井今井現在人呼為仲宣井公謂我之一室應與王粲之宅同異日去蜀惟留井于此而已言蜀斷非久居之地也本思去蜀反言留井含吐蘊藉之妙非深

于詩者不知

梅雨

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湛湛長江去冥冥細雨來茅茨疎易濕雲霧密難開竟日蛟龍喜盤渦與岸廻

至德二載以成都府爲南京犀浦縣屬成都埤雅江湘二湖四五月梅欲黃落則水潤土溽其霏如霧名梅雨此言犀浦道上之梅至四月而正熟也此熟梅字次聯分承首二句方熟雨字是辭湛湛江水兮上有楓又雷填填兮雨冥冥冥冥細雨也湛湛之長江從犀浦道而去冥冥之細雨因黃梅熟

而來如此解則上文道字方有着落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茅茨之疎既遇雨而易濕雲霧之密又迷江雨難開極言雨細密濕却寫出一片水勢故蛟龍喜躍水之盤旋而洄洑者至與岸相廻旋也獨言蛟龍喜人之不喜自在言外惟其爲細雨則贊浮之氣蒸布于江水之間釀成一片陰黑公所以惡濕而不欲久留也

爲農

公有南京久客耕南畝之句

錦里烟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遠慚句漏令不得問丹砂

錦里即錦官城也城內多烟塵公卜居于江村則在城外其間止有八九家正見幽僻無烟塵也次聯承次句江村圓荷細麥皆村家所種植葉浮水面而見其小花落地上而覺其輕此言景物之美已爲卜宅伏根五言詩第三字要響浮字落字是響字所謂響者致力處也尤妙在圓字細字點綴輕字三聯承上文點題于茲卜宅則于茲爲農矣老于江村則去國日遠矣公豈怨然于去國哉觀末二句可見晉葛洪字稚川年老欲鍊丹砂以祈遐壽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令

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按唐志交州交趾郡無句漏邑當是從古名公自傷年老不得如句漏令葛洪尙君求進以問丹砂故曰遠慚望仕而仍有出世之意總不欲老于蜀土耳

有客

患氣經時久臨江卜宅新喧卑方過俗疎快頗宜人有客過茅宇呼兒正葛巾自鋤稀菜甲小摘爲情親

公有肺疾故云患氣曰久者不始今日也臨江卜住宅舊史所謂結廬枕江曰新者不患頻類也古詩喧卑厭俗居喧卑

俗氣也斉欲急避之江總詩山谿自踈快踈快雅致也與我頗宜矣有客來過所以訪我也時先正巾將以迎客也諸葛亮葛巾羽扇菜蔬自動何等鄭重然尚是菜中且稀少豈可輕摘未免小摘者以情親故也謝靈運永嘉記以小摘供日趙汸曰此詩自一句順說至八句不事對偶而未嘗無對偶不用故實而自可為故實散漫真率之態偶爾成章而厭世避喧少求易足之意自在言外所以為不可及也

王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貲

王司馬公之表弟故曰王司馬弟

客裏何遷次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惟表弟還往莫辭遙

次次舍也遷次無定居也言久客在外已覺難堪何又無定居若是耶猶處江邊寂寥甚矣遷次二字已為營茅棟伏根一老公自謂也毛詩不憖遺一老肯來尋三字是喜極之詞公愁營茅棟無貲王于今朝攜錢來而公之愁始破也肯來句還題中相訪攜錢句還題中遺貲他鄉旅客字止來表弟二字點題中弟字細玩惟字是熱腸語亦是酸心語他鄉相遇者惟有一表弟且骨肉已故望其頻頻往還也八句一氣說而起伏承接自在其中

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門古道傍草深迷市井地僻懶衣裳櫸柳枝枝弱枇杷對對香鸕鷀西日照曬翅滿魚梁

田舍列于江曲蓋言舍之所在也柴門開于道傍而言門之所向也若不細看未免重疊中二聯承首二句春秋井田記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田舍之草甚深若迷市井而不見則其地僻可知矣懶衣裳言無應接之勞櫸柳之質柔弱指樹而言也故曰枝枝枇杷之氣馨香指果而言也故曰

對對末二句承首句清江鸕鷀水鳥善捕魚石絕水為梁以竹為笱承梁孔以取魚而鸕鷀因西日之照群曬翅於其上合櫸柳枇杷皆田舍之所有景在其中公聊以自樂也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草堂市橋官柳細江路野梅香傍架齊書帙看題檢藥囊無人覺來往疎懶意何長

梁益州記成都之坊百有二十第四曰碧雞坊前漢王褒傳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而致宣帝使褒往祀碧雞坊之名或起于此公自言從錦官城而出又從碧雞坊

向西郭而歸草堂也次聯承首二句憲字記市橋在益州西
四里橋邊之柳則見其細路旁之梅則聞其香即現景而賦
之也三聯承次句草堂帙書卷編次也齊望齊也傍架而齊
書卷之帙執前執後也題藥名也撿點撿也看題而撿囊中
之藥執有執無也公到草堂中悠優自適如此末二句仍承
首二句誰無人覺我來往故得遂其疎懶之意也來往二字
與出字向字相應王荊公鍾山語錄老杜之無人覺來往下
得覺字好若下見字是小兒語足見吟詩要一字兩字工夫

江漲

江漲柴門外兒童報急流下牀高數尺倚杖沒中洲細動迎風
燕輕搖逐浪鷗漁人縈小楫容易拔船頭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江水之漲則其流自急兒童來報公即
下牀援報稱水已高數尺矣倚杖至柴門而觀中洲已沒想
見忽然水漲其勢迅速如此三聯承次聯引起末二句爾雅
釋水中可居者曰洲戲水之燕迎風而細動浮水之鷗逐浪
而輕搖江漲水勢與鷗燕性情俱為為出因此思及漁人乘
江之漲縈楫以捕魚則其拔船頭自然容易也若為戲詞亦
見水勢寬而漁人樂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力盡望鄉臺衰疾江邊
臥親朋日暮廻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京指長安洛指洛陽雲山外指成都公自言以長安洛陽之
人流落雲山之外故鄉遙隔平日相知無以尺書相慰者次
聯承首二句是無可奈何語作賦客指班張言長安則班固
所謂西都張衡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所謂東都張衡所謂
東京望京洛之音書而不來惟于賦中想見而已昔山濤與
阮籍為神交言不涉形跡惟以神相交也成都記望鄉臺隋

蜀王秀所築益州記昇仙橋夾路有二臺一曰望鄉臺在縣
北九里公之故鄉在京洛在蜀望鄉不覺目力盡也三聯合
上文皆言可哀之事以起末二句親朋成都親朋也公以衰
疾臥江邊親朋偶一來看至日暮則俱回焉京洛故人之書
既已斷絕成都親朋之訪又不能留寥落亦甚矣因言我性
同鷗鳥水宿原屬故常何必作此哀吟耶語似自寬而情則
彌苦觀何事二字尤見無可奈何處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

大天涯暮江遲衰病那能久應無見汝期

通首是憶弟妹惟干戈擾亂故弟妹分離各有所之未知何處手足之情烏能不憶耶次聯至末俱承次句憶而至于淚霑憶而至于頭白固思地至大天至遠任弟妹所之究在天地中今雖分離終當聚首但我自顧此身衰而且病豈能久存于世應無見汝之期矣題曰遣興展轉不能自遣衰病二字與次聯下句應

散愁二首

久客宜旋斾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持深

入衆壓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山河

此詩前半是久客之嘆愁所由來也後半是無而望之之詞所以散愁也久客在外尤宜旋斾歸家乃欲歸而不得歸者則以兵戈未息之故耳次聯承首句久客公寄旅在蜀故星曰蜀星蜀星何以少時值天陰星為雲掩而見其少也公卜宅臨江故雨曰江雨江雨何以多時值夜靜雨聲特振而聞其多也司徒指李光弼按史光弼為幽州長史河北節度以敗賊將留希德及收清夷橫野等軍加檢校司徒百萬極言兵之多衆壓極言人之衆持深入即下燕趙望匪他即望收取舊日所失之山河也三聯喚起末二句末二句結三聯又是一結法當是上元元年光弼既勝河陽天下人心深喜而厚望亦屬未然之事故下首云幾時通薊北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幾時通薊北當日報關西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

此詩前半是深望之詞所以散愁也後半是望極而轉愁愁仍不能散也并州太原也按史乾元二年以王思禮為太原尹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黄鶴曰思禮以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而舊史云遷戶部尚書思禮治太原持法嚴整

士不敢犯故曰訓士齊次聯承首二句薊北指范陽盧龍等處為安史巢穴時尚未通長安以西望報甚速此言通薊北而曰幾時固屬公深望報關西而曰當日亦屬公虛擬仍是未然之事果通薊北報關西則下文說不去矣三聯承次聯引起末二句公以皓首之年其戀闕之丹心至于欲破遂不覺啼淚霑衣也招不得三字悲甚不但身不能歸誠恐魂魄亦不能返故里致長迷于他鄉耳公無日不思長安此數語情見乎詞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客更覺老隨人紅入桃花
嫩青歸柳葉新望鄉應未已四海尚風塵
力疾扶病而起也清曉來詩之時悲早春來詩之旨也次聯
承首二句當此抱疾時業已愁矣見季之悲愈添愁也業已
老矣見春之早更覺老也三聯承次句春字末二句總結上
文桃花之紅既徹柳葉之青更新曰入曰歸正用字精妙處
要皆早春之景季詩所悲者正在此公所愁者亦在此早春
有何可悲可愁只因望鄉未已四海風塵值此美景不覺觸
之而悲而愁耳直說破來詩答詩之本意春望詩所云感時

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也

村夜

風色蕭蕭暮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急鄰火夜深明胡羯何多
難漁樵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首二句與次聯寫村夜之景三聯與末二句寫村夜之情情
因景生前後仍是一串江頭景色已暮兼之蕭蕭風起且旋
即雨來則人自不行矣村夜舂聲與雨聲相間雨聲近而舂
聲遠是舂在雨外也急字寫出舂人勤苦之狀鄰家燈火當
此夜深而尚明想因夜舂故耳胡羯多難指安史作亂言何
者恨之之詞寄此生于漁樵亦可苟且自安但念兄弟各天
相隔萬里烏得不含情無限也哉

可惜

花飛有底急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
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花飛則春將盡矣有底急猶有底事而急也無知之花隨時
而飛未嘗急亦未嘗有事公年已老欲春遲不欲花飛故以
急字責之且以有底二字詰之也令花既不能禁其飛春又
不能令其遲則惟嘆惜歡娛回首少壯中心自傷而已庶幾

酒以寬之詩以遣之昔日陶潛能解寬心遣興之意但吾之
生與彼異時不得與之握手暢談以消愁也八句一氣說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啅雀爭枝
墜飛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一酌散千憂
在簾鉤言落日低斜而光輝映簾也五言律首句用韻寔爽
然而起觀此可見溪流花溪也當此日落之時溪邊之春事
頗覺幽閒中二聯承首二句正言春事幽芳菲之圃緣岸而
成樵爨之舟倚灘而泊啅雀脫窩爭枝而墜飛蟲脫出滿院

而遊皆落日時偶然所見足以助我酒興者故緊接末二句
酒經酴汁滓也言此係何人所造乎但得一酌而千憂盡散
矣東方朔別傳武帝幸甘泉長平坂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
口齒悉具朔曰此謂怪氣是必秦獄處也夫積憂者得酒而
解乃取蟲置酒中立消散千憂本此

獨酌

步屧深林晚開樽獨酌遲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薄劣慚真
隱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當時

步屧至深林又當晚則靜無人矣遂開樽而獨酌焉遲者閑

暇之意中二聯承首二句以起末二句惟獨酌遲故物之細
微皆一一可供賞玩既見蜂之仰又見其粘落絮既見蟻成
行又見其上枯梨皆深林中景也行蟻別本作倒蟻倒字義
更妙薄劣自愧之詞隱有真有假如杜淹之隱嵩山徼求利
祿此仕途之捷徑耳宋何尚之致仕方山為退居賦以明所
守後還攝職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真隱傳以
嗤焉公慙不能為真隱草堂之勝既幽且偏聊自怡悅耳莊
子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公言我本無志于軒冕不
是借隱名以傲當時蓋用反語自釋耳

徐步

整履步青蕪荒庭日欲晡芹泥隨燕觜花蘂上蜂鬚把酒從衣
濕吟詩信杖扶敢論才見忌實有醉如愚

整履而步便見徐意當此荒庭徐步則日已欲晡也淮南子
天文訓曰日至于悲谷是謂晡時首二句遂題以下俱承此
說次聯言徐而步自寓于內既見燕之觜且見觜邊有芹泥
既見蜂之鬚且見鬚上有花蘂若非徐步何由見出三聯言
步而徐即在其中手則把酒意不在酒而在詩任酒之沾衣
而濕口則吟詩業已飲酒而微醉信杖之隨處而扶末二句

分承三聯敢不敢也論與說同凡負才者必見忌于人我本
無才即偶有所作敢說見忌乎應上吟詩至于開懷暢飲一
醉如愚則實有之也應上把酒歷歷叙來皆徐步之時隨分
自適者也

高柟

柟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近根開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
合微風韻可聽尋常絕醉困臥此片時醒

柟樹葉似桑子似杏而酸按公有柟樹為風雨所拔歎云倚
天柟樹草堂前可知其高矣又云浦上童童一蓋青可知其

色冥冥矣王洙曰劉先主所居舍南一樹遠望若車蓋一盖
取義于此次聯承首二句開藥圃于樹根之旁與茅亭于樹
葉之下正見其高且大也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業與影
同此樹甚濃茂落下之影猶如一片之陰故曰合高能迎風
枝葉鏗鏘作韻故可聽庇其蔭領其聲真可忘憂銷酒也

琴臺

茂陵多病後尚愛卓文君酒肆人間世琴臺日暮雲野花留寶
靨蔓草見羅裙歸鳳求凰意寥寥不復聞

相如有消渴疾不樂仕進既病免家居茂陵以多病之身而

猶愛文君好色甚矣中二聯承首二句以起末二句人間世
莊子篇名相如盡賣車騎置一酒舍令文君當罏親自滌器
有玩世肆志之意焉益部耆舊傳相如宅在少城中笮橋下
宅中有琴臺江淹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琴臺僅有蕪
雲傷不見其人也靨頰輔也裙花之開狀如留文君寶靨之
容詩野有蔓草裙草之滋生如見文君羅裙之色野花蔓草
與文君奚與今所留所見隱有一文君在焉公詩所以獨絕
也相如琴歌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凰借相如
之歌以嘆其不復聞弔古之懷與見歸鳳求凰與次句愛字
相應

聞斛斯六官未歸

斛斯六名融公之南隣公有過故斛斯校書莊詩自注
云老儒艱難病于庸蜀歎其沒後方授一官則題中官
字應是求官未歸也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翻令室倒懸荊扉深蔓
草土銼冷疎烟老罷休無賴歸來省醉眠

首二句與次聯一氣說洪容齋隨筆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
來有之至唐始盛所云作碑錢也故人指斛斯六言唐史拾

遺斛斯融字子明尤工碑銘四方以金帛求其文者歲不滅
十萬隨得隨費室人至貧寠不給故曰本賣文得錢以為存
活之計乃隨得隨盡令室倒懸而一貧如洗耶左傳室如懸
磬三聯承次聯下句蜀人呼釜為銼土銼瓦鍋也荊扉之旁
而草茅滋生其荒凉可想土銼之下而烟火清寂其貧苦可
知正所謂室倒懸也末二句總承上文而深戒之謂其所得
十萬隨即費盡此少年無賴事今老且罷矣無如少年之無
賴可也勸其速歸又勸其節飲以圖足用且見公與子明相
知相愛之誼歸來二字與首句去字相應

遊修覺寺前遊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
帶川雲自去留禪枝宿衆鳥漂轉暮歸愁

江與天際故豁然非寺野其見其豁花與竹映故幽且在山
扉更覺其幽當此美景最足動人興致故紫按次聯南史謝
惠連年十歲能詩其族兄靈運嘉賞之嘗于永嘉西堂吟詩
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之句云此語有神助非
吾語也此用其意以詩成歸之神助謙而不敢居其能耳考
公以乾元二年季冬至成都今當上元元年之春故曰及春

遊三聯承次聯下句併映轉首二句徑石山扉之徑石也相
縈相帶極言迂繞此為山扉點出幽字也景川雲江天之川
雲也自去自留莫有定在此為江天點出豁字之神末二句
仍承次聯下句結出心事庚信作周新州安昌寺碑禪枝四
靜慧苑二朋春遊之際忽見禪枝棲鳥便起愁思言鳥尚有
棲宿吾之漂泊展轉暮安所歸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無私野潤烟光
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為減捨此復何之

寺為曾遊之寺橋為再渡之橋明言後遊當是及春雨遊也
中二聯承首二句江流山峙前日之遊若此今日之遊復若
此故曰如有待花紅柳綠歡悅之人得見窮愁之人亦得見
故曰更無私野極其潤定由烟光輕身而見其凝之者薄沙
亦為暄總因日色舒緩而見其去之者遲末二句總結上文
言吾之愁只因無所歸宿今既得寺則客愁全減捨此寺復
何往乎細玩之非以歸寺為樂不得不然耳曰愁減正是愁
不滅之意

朝雨

涼氣晚蕭蕭江雲亂眼飄風鳶藏近渚雨燕集深條黃綺終辭
漢巢由不見堯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

此詩前半賦秋雨後半是對雨所感之懷晚起之時但覺涼
氣蕭蕭舉眼看之而江雲已亂飄矣飄者風所飄也此先以
時雨之景象為言次聯承首二句點出題中雨字鳶因怕風
故藏于近渚之內燕因避雨故集于深條之間此正寫雨即
物之知止以起三聯夏黃公綺里季辭漢而隱于商山巢父
聞許由為堯所讓曰何不隱汝形藏汝光由悵然不自得乃
過清冷之水洗其耳此言古人之知止以起末二句清朝早

晨也玩卒得二字言雖亂之世猶不謀夕但以樽酒相對為
卒自嘆不能如四公之高隱也最後點出題中猶字與首句
晚字相應

晩晴

村晚驚風度庭幽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簾書亂誰能
帙盃乾自可添時聞有餘論未怪老夫潛

當村閒向晚時驚風度去而不留雨得霑足而又過則庭前
頓覺幽雅宜晴而晴故詠晚晴志喜也中二聯承首二句別
賦陌上草薰村邊之草為夕照所薰庭上之簾為江光所映

寫晚晴景色如畫帙卷帙也風急則書自亂誰能帙者不即
整理也添頻酌也喜雨則盃易乾自可添者不肯稍停也顧
酒不顧書寫出村居疎懶之況引起末二句相如子虛賦頗
聞先生之餘論後漢王符著潛夫論潛隱居也公自言隱居
著書則議論有餘未必無願聞者故難怪老夫之終潛也細
玩語氣恐非本心或係憤詞耳前半晚晴之景後半晚晴所
感之懷

野望因過常少仙

野橋齊度馬秋望轉悠哉竹覆青城合江從灌口來入村樵徑
引嘗果栗皺開落盡高天日幽人未遣回

首二句即點出野望秋以紀時齊度馬先與同行者俱騎馬
度橋也悠哉悠然自得之意次聯承次句元和郡國志灌口
山在彭州導江縣西北二十六里蜀州東北至彭州一百二
十里漢文翁穿湔江灌溉故以灌口名竹枝繁密覆青城于
其間故曰合江水奔馳從灌口而直下故曰來此是未入村
時野望之景三聯上句承首句下句起末二句栗猬皺側尤
切貫休云新蟬避栗皺即栗蓬也入村而樵徑若為之引此
言公訪常嘗果而栗皺即為之開此言常款公幽人指少仙

言至日落高天而猶未肯遣回見常之愛客也題曰野望曰
因過此蓋與友人同出遊偶然乘興訪之前半是野望後半
是因過截然各分又是一格

出郭

舊註謂從青城出郭還成都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烟鹽井上斜景雪峯西故國猶兵
馬他鄉亦鼓鼙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

天本至高為霜露之氣所掩遂逐望而覺其低正是晚淒淒
也次聯承首二句蜀有鹽井遠烟繞于其上謂煮鹽也雪峯

即西山上有積雪經夏不消夕陽斜照其西面則已向晚矣
此公出郭所見者值此景物淒其不禁有感于時事故縈接
三聯以起末二句心懷故國而兵馬猶擾亂不寧身寄他鄉
而鼓鼙亦繚遶四起干戈滿地公直無處可歸還守江城與
舊鳥共夜啼而已與宇凄絶伴公啼者惟有夜烏益不勝三
匝無枝之嘆焉

和裴廸登新津寺寄王侍郎

公自註王時牧蜀舊注王侍郎王縉也李膺益州記云
皂里江津之所曰新津寺周地圖記云閔帝元年于此

立新津縣屬蜀州

何限倚山木吟詩秋葉黄蟬聲集古寺鳥影度寒塘風物悲遊
子登臨憶侍郎老夫貪佛日隨意宿僧房

何限猶云無限謂新津寺之木倚山而長者無限裴廸吟詩
時則葉已黄是深秋景也次聯承首二句秋已非夏而蟬聲
猶集于古寺之間其淒凉可想秋已近冬而鳥影過度于寒
塘之内其蕭條可知三聯梳承上文風物即前半所云風景
物類也廸從侍郎遊故曰遊子當此風物未免動遊子之悲
而登臨之際又惜不與侍郎同故憶之耳末二句承次聯古
寺古詩貪佛不如貪僧貪愛也寺為佛寺登寺正是貪佛僧
房即新津寺之僧房也寺在蜀州至成都繞百里公暫和新
津與裴同登此寺同爲遊子同悲風物裴作詩寄王公作詩
和裴亦是同病相憐惟悲則意愜故即宿僧房也曰隨意使
見抑鬱無聊苟且暫宿之意公與裴同宿僧房獨曰老夫者
舉已以該裴也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冬來只薄寒江雲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
問窮愁豈有寬君聽鴻雁響恐致稻粱難

甲子指月分言當是十一月也冬日天氣正寒蜀在西南故
其寒甚薄而與中土異焉次聯承首二句惟寒薄故多雲雨
雲時行而何夜能靜雨常下而幾時得乾排此風景豈可久
居公無時不想出峽故縈接三聯左傳注行李行人也李與
理通客中行李蕭條正須相問者從而相濟豈果有相問者
以寬我之窮愁耶則不得不望明府矣故縈接末二句君指
王明府鴻雁既鳴稻粱始熟公係貧人又他鄉寄旅未免致
稻粱甚難倘明府聽鴻雁之聲而代爲恐自必代爲致將見
難者不難客中窮愁庶可寬耳

過南鄰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敧滿樹小水細通池歸路村非遠殘樽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

所居既相近竹又參差繁密故曰相過從而人不知所云過南鄰也次聯承次句當相過之時但見幽花滿于樹上而香氣宜人小水通于池中而清流匝地其勝概為何如耶題所云朱山人水亭也三聯承首句相近歸路公自水亭歸草堂之路原係鄰家故曰不遠樽已殘而席更移留連不忍別者固是情投意合亦由村路非遙歸去甚易也末二句承次句相過公樂與朱山人追隨且欽其有道氣而不憚頻頻之勞山人信非恒流矣

北鄰

明府豈辭滿藏身方告勞青錢買野竹白幘岸江皋愛酒晉山簡能詩何水曹時來訪老疾步屧到蓬蒿

辭滿謂仕滿辭去也謝靈運詩辭滿豈多秩告勞言乞養閑也時不敢告勞此時明府尚在官曰豈辭滿者不待仕滿即辭也曰方告勞者欲藏身于家方告勞而歸以養閑也青錢即青銅錢也買野竹使見卜築為鄰之意方言覆髻謂之幘

岸幘謂額其巾也謝奕為桓溫司馬岸幘嘯咏岸幘野竹蕭然江皋樂與公為鄰則明府之高致可想山簡每醉高陽池梁何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仕梁為水部員外郎借二人以比明府之愛酒能詩也山簡水曹借對公每用此法老疾老而且疾公自謂也屧即履也蓬蒿荒蕪之景公自言其居隸詞也高士傳張仲蔚平陵人常居窮素室中蓬蒿沒人公南鄰有朱山人幽花小水數相追隨北鄰有王明府愛酒能詩步屧時到公亦差不寂寞矣

杜律詳解卷三目錄五言

登牛頭山亭子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無字
有感五首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翫月呈漢中王
章梓州水亭
倦夜

薄暮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放船
遣憂
城上
對雨
王命
薄遊
歲暮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三首
去蜀

題新津北橋樓 得郊字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朶青柳檻前梢池水觀為政厨烟覺遠庖西川供客眼惟有此江郊

此詩當是與仕于蜀者同登彼為主公為客分韻而賦也樓在城之上登樓而望故極其遠就此開筵直與鳥巢相近矣中二聯承首二句白花之朶放于簷外青柳之梢垂于檻前總形容樓之高開筵得其勝地也登春城而俯觀池水可以見仕者之為政言其澄清不撓也筵開于野外又在樓頭極

高處自與庖厨相遠亦見仕者之不俗末二句總承上文西川合蜀川而言何地不入客眼惟有此江郊之勝足供賞翫也

遣意二首

囀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徑野花落孤村春水生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漸喜交游絕幽居不用名

此幽居草堂春日遣意也黃鳥啼于枝上聲與枝相親近也白鷗泛于渚中身隨渚而輕搖也近字從啼字來輕字從泛字來次聯分承首二句野花繞一徑而飄落正是鳥啼之時春水傍孤村而發生正是鷗泛之地三聯承上文遣意之景併及遣意之事年衰必須酒暖今日之釀黍衰年實催之雨中便于栽花此際之移橙細雨更為之正言隨分自足無求于人也故緊接末二句交游亦在五倫中而公曰絕即淵明請息交以絕游之意實係憤詞故着一喜字幽名必藉朋友交游既絕則不用名矣公滿腔熱腸豈能恝然逃名哉曰不用名笑盡結客求名者種種習氣仍是憤極之詞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船明細火宿雁起圓沙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賒

此春夜遣意也首二句至三聯平叙簷前日影欲落舉目而微微可見津間流泉自斜側耳而脉脉可聽此是將夜之景野船明火而曰細蓋船甚遥遠不如近者之真切故火掩映船中而明焉僅見些須在野也宿雁起沙而曰圓蓋沙本沾潑不似灘岸之板實故雁縈旋沙上以起之使可容身而宿也此是已夜之景月方初弦而半輪光明又被浮雲掩去花開小樹而一望昏黑僅有清氣傳來寫夜景入畫末二句點出夜字總結上文謂對此夜景正是飲酒之時鄰人既有稚子能賒可以遣意矣

謾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江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徑逐門成只作披衣慣常從漉酒生眼邊無俗物多病也身輕

野日而曰荒荒寫出一片白却是日影無色江流而曰泯泯寫出一派清正是江水無聲次聯上句承次句下句起三聯渚在江中乃生蒲之地而蒲滋息甚易故隨地皆有也村各有徑村人之門各從一徑而入若逐門而成者寫出江村中幽僻曲折之狀恰是隱居樂境披衣人名見莊子陶潛以葛巾漉酒皆古隱者也只作披衣方覺慣習常從漉酒以為生

活上四字下一字句法此是景仰隱居之士正見其不俗以起末二句世說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至阮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俗物濁物也面貌可憎語言無謂最足惹厭眼邊無此即多病之身亦覺輕快也多病有何輕快甚言俗物情形令人難受耳

江皋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嵋老知余懶是真

首二句與次聯一氣說皋緩也江之岸厥土性緩故曰江皋時當仲春江色正麗既在花下又復清晨公任意逍遥眼前有鳥仰面只管貪看背後之人回頭不覺錯應也雖是情為景移亦是漫無檢點而疎懶之性已見矣故緊接三聯書亦叶讀書過難字即過凡讀書之人每字必窮究今曰難字過是書亦懶讀也飲酒之人壺安能常滿今曰滿壺頻是酒亦懶飲也此是寫懶性以起末二句公自註峨嵋老東山隱者公至蜀未幾便識此山之老而此老已知公懶性之真是真知己也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

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

開首點出春字雨字來應雨而雨是謂好雨以其知時節也時節即下春字春乃萬物發生之時而雨即來發生萬物恰似知時節者然此以下句斜上句法次聯承首二句點夜字雨隨風固屬恒事好在潛入夜不覺其入夜而已潛入矣雨潤物亦是常理好在細無聲不聞其潤物而已細潤矣此又以有益無損見雨之好三聯承次聯上句野外之徑當此雨夜直與陰雲而俱黑江中之船對此夜雨尚有燈火而獨明玩俱字獨字是星月全無雷電不作為夜間輕風細雨之景

如畫末二句承次聯下句正寫春字花含濕則重晚起而看錦官城之花無有不重者正以其紅處含濕而為好雨所潤耳曉字與夜字對照花字從春字生來觀花而萬物可知此所以來公之喜也歟

江亭

坦腹江亭暖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强裁詩

開首點題王羲之東床坦腹時天氣和暖公故坦腹于江亭口則長吟目則野望即此無聊之況已為悶字伏根中二聯

承首二句亭傍有水俯察其流而心與之相忘亭外有雲仰觀其在而意與之俱化此皆望中所見者當此春時公則寄旅獨寂寂于孤亭曰春將晚者傷歲不我與也物則向榮各欣欣於曠野曰物自私者嘆與我無關也末二句總承上文結出心事水流雲在與物之欣欣均為佳景究非故林也故林不得歸其悶為何如惟有强裁詩以排之而已曰排悶正是悶不能排裁詩與長吟相應

早起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隤岸開林出遠山一邱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缾中得酒還

開首點題每句致力俱在第三字讀去却不覺春來所以常早起者正因幽事頗相關故也次聯至末二句平叙俱承次句帖石池水之際使高岸歷久不隤是公善于設防也伐去林間之蔽使遠山舉目可見是公精于出景也一邱之中必令其多曲多折是公藏蓄雅致也緩步之際必從而或躋或攀是公有興登臨也凡此皆幽人之事件件關心焉得不早起哉村中無酒童僕來自市城得酒而遂醉翁之意陶然豈復躡足于城市哉以城市付之童僕所以得遂其幽事也金

聖嘆曰此詩與覓桃栽覓榿栽覓松栽乞瓷盌四絕為一篇是老杜忽生妄想勞空捏一園林來家討樹而更討盌事成早起經營皆一時意中造就乘興吟詩後來樹盌亦未必討園林亦未必成一切幽事亦未必着定我輩閒坐書齋往往有此若認作春來即事則非矣說亦近理並存之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汀烟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鄰家問不違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

江村當寒食之時路邊落花隨風而飛故或高或下也中二

聯承首句江村汀與竹皆江村所有者汀中之烟色則見其冉冉而桂竹上之日光則見其暉暉而浄此言景物之美田父隣家皆江村中人要招要也凡田父來招要公未有不去者詩雜佩以問之凡鄰家有所問遺公亦不遣其意也此言風俗之淳往來投受各無爾我以起末二句徧徧詳也相識不但識面乃相好之意相識而曰盡公與江村人無有不相好者也雖犬亦習于鄰家忘其歸處總見他之徧鄰之少玩一亦字而人之形跡俱忘在其中矣

江漲

江發蠻夷漲山添雨雪流大聲吹地轉高浪蹴天浮魚鼈為人得蛟龍不自謀輕帆好去便吾道付滄洲

蜀水之源皆出夷地蜀山高寒多積雪經冬春不消至盛夏始解濟之以雨江流愈漲此是倒句江水發于蠻夷而漲者以山中添雨水故積雪亦消化成水而流也次聯承首二句海賦地軸挺拔而爭迴又云浮天無岸游仙詩高浪駕蓬萊聲音之大直欲動地而使地轉于其間波浪之高直欲接天而使天浮于其上江漲時所聞所見如此吹字蹴字俱善形容三聯承次聯惟江漲之甚在魚鼈之蠢圉擾亂無定而為人所得即蛟龍之靈亦驚恐失常而不能自謀末二句總承上文滄洲如海外三山乃神仙窟宅也公對江漲而有所感言此水勢之大可以無所不通吾道在今日正好乘桂帆赴滄洲矣此與道不行乘桴浮海同意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暫住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棲誠簡略衰白已光輝野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愧重肯欵柴扉

晉尚書令衛瓘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公以比范吳也公偶住比鄰而范與吳來訪不遇而歸公未曾見面空聞耳首二句題意已盡中二聯俱承此說幽棲公自言其居也衰白公自言其年也惟遠在野外又係貧家故闕于展待此正是幽棲之簡略村中無有好客如二妙者既辱其枉駕此正是衰白之光輝連環相應以起末二句論文兼二妙與公言謂二妙係好客自長于文與我論文我或者不愧耳此是謙詞柴扉貧家之扉欵叩也重肯者冀二妙之再訪也與次句歸字對照李嬾庵曰前半是謝其枉駕後半是望其再枉駕八句宛轉委曲竟是一篇尺牘與江閣邀賓許馬迎詩皆是走筆代簡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萬里清江上三峰落日低畏人成小
築褊性合幽棲門徑從榛草無心待馬蹄

此詩是而截體首二句與次聯對景一氣說早花隨處而皆
發春鳥異方而亦啼所謂風景不殊也萬里橋名對三峰甚
確萬里清江三峰落日則舉目有山河之異矣三聯點題與
末二句亦一氣說公客愁無限不受交接而畏人遂成小築
于僻地亦以生來褊性好幽棲故耳既好幽棲必使門徑皆
榛草而後快至于客之馬蹄是無心待之也此正是畏人處

然所畏者特俗人如二妙特枉駕公以閑居待爲歡矣

贈別何邕

即何十一少府也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悲君隨燕雀薄宦走風塵綿谷元通
漢沱江不向秦五陵花滿眼傳語故鄉春

何邕公之鄉人時爲綿谷縣尉公言相交而以生死論者方
爲至交由今計之何之外未見一人也用翟公一生一死乃
見交情語公與何交情甚厚故云次聯指承首二句公孫弘
傳鴻漸之翼困于燕雀何既爲公之厚友當是矯矯不群者

今僅隨燕雀薄宦而走風塵是以可悲十字一氣讀三聯上
句承次聯下句合上句以起末二句綿谷縣屬利州蜀檮杌
曰利州四會五達此言何邕雖爲尉于綿谷然由此得歸漢
中也禹貢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沱江流于利州故不通秦此
公自喻在蜀不得歸長安也五陵在長安何與公之故鄉也
不曰傳語故鄉人而曰春者非但風物關心亦見及情思薄
同調寂寥故國之思惟付諸無情花鳥而已與首二句相應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柴門老病身把君詩過日念此別驚神地闊峨嵋

晚天高峴首春爲于耆舊內試覓姓龐人

鄭鍊歸襄陽公作詩以贈之自言當此戎馬交馳之際孤處
柴門之中不但身老而且多病亦無聊極矣次聯承首二句
過日猶度日謂鄭詩甚佳儘可遣悶每有所作即把而玩味
之以過日今忽有此別令我念之而神魂欲驚也上三字下
二字句法三聯承次聯下句以起末二句公與鄭別則地闊
絕矣公獨留于蜀覩峨嵋晚景何等淒其天高從峴首生來
言如天高鄭赴襄陽峴山春色最堪登覽不似公之寂寞于
峨嵋也孫奕示兒編曰峨嵋峴首屬對精工既以首對眉又

措倪音與嵗音對耆舊即耆老漢龐德公隱于襄陽鹿門山
覓姓龐人言覓有人如龐德公者蓋因贈别鄭赴襄陽而寓
弔古之懷隱居之志也此與韓退之送董邵南序為我弔望
諸君之墓而觀于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同意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獨樹老夫家雪裏江船渡風前徑竹斜寒魚依密
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無錢何處賒

上元二年辛丑九月去上元年號稱元年以十一月建子月
為歲首建子老夫假對荒村獨樹是草堂寂寞之景次聯至

末俱承首二句題所云即事也江中之船冒雪而渡徑旁之
竹隨風而斜魚避寒氣故依密藻而潛鷺欲宿止故起圓沙
而卧以此風雪交作又值夜間他鄉之愁在所不免矣蜀酒
儘可禁愁奈無錢不能沽只得賒耿果向何處而賒乎寫出
荒村獨樹雪裏風前之狀

不見

公自注近無李白消息曾鞏序云白蜀郡人天寶十四
載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
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
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
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
肅宗薦白才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
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
赦得釋憇岳陽江夏久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于歷
陽宣城二郡其族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
六十有四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也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
首飄零酒一盃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白流夜郎至巫山以赦得釋遂浪遊四海公在成都作此詩
公與白最稱交好考其同遊齊魯在天寶四載前乎此後乎
此俱未相見也今曰不見蓋在上元寶應之間追憶天寶四
五載時已十七八年矣故曰久其于披髮佯狂則佯狂非得
已也白之嗜酒豪放豈真酒徒哉亦激而不得不然耳次聯
承次句忌才者則必欲殺之憐才者則從而哀之曰皆曰獨
可見世皆忌才之人憐才者止公一人耳三聯上句承上憐
才下句起下歸來敏捷之才千首詩片時可就此公平素所
深知者飄零之況一盃酒頃刻不離此公當下所想像者末

二句承三聯下句杜田杜詩補遺引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康山白讀書于大康山讀書堂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復殿為僧房稱隴西院時公寄旅于蜀故書匡山乃白讀書處也況年非少壯頭已應白正好歸來與我暢叙久別之情矣其如不見何哉與首句相應按匡山杜田杜詩補遺指為彰明康山黃鶴指為潯陽廬山顧修選執書筆詩序白卧廬山一語遂是黃鶴悉意白蜀人彰明蜀地公作詩又在蜀之成都題曰不見結句曰好歸來正欲白歸故鄉與

之相見耳若云廬山與歸來二字何涉蓋白嘗卧廬山而公之詩則指康山也終以杜詩補遺為是

江頭五詠存三首

江頭即江畔獨步尋花處以是日所見入詠也皆有意寓焉熟味之

梔子

梔子比衆木人間誠未多于身色有用與道氣傷和紅取風霜實青看雨露柯無情移得汝貴在映江波

此公自知與世相違借詠梔子以適幽性也酉陽雜俎諸花少六出者惟梔子花六出陶貞白云梔子剪花六出剖房七道其花香甚即西域薝蔔花也言木在人間者多矣而以梔子與之比來自絕域聲香異常非衆木所可及直罕有之花也中二聯承首句以起末二句其色可染帛就身而論則為有用之物其性極寒冷就道而論則傷溫和之氣實經霜則紅欲取其紅實必待九秋風霜之時葉似兎耳厚而深綠春榮秋瘁欲看其青柯則在三春雨露之日謝宣城詠梔子樹詩云還思照水綠梁簡文帝詩云的的半臨池公所見之梔子亦在江頭可知此花宜于水畔矣倘遇無情之人欲栽向

別處儘可移得而不知梔子之所貴者則在映波浪非江不足以遂其性也

鸂鶒

故使籠寬織須知動損毛看雲但悵望失水任呼號六翮曾經剪孤飛卒未高且無鷹隼慮留滯莫辭勞

此公自傷時運不遇借咏鸂鶒以達留滯也謝惠連鸂鶒賦宛鶵畜于籠樊鸂鶒水鳥也故者有心之謂織籠而故使寬者須知鸂鶒好動不覺恐其損羽毛也中二聯承首句總見樊籠之苦雲非鸂鶒所戀其看雲不過悵望永為鸂鶒所依

既失水不禁叫號矣韓詩外傳曰鴻飛千里特六翮耳凡鳥之勁羽止有六翮經剪恐何振飛曰未高仍是婉詞究則飛不起也末二句總承上文先作轉語然後結出正意言雖有樊籠之苦猶可免鷹隼之搏擊目今留滯固屬甚勞隨遇而安莫辭可也反覆說來總不能出籠中鸂鶒之不自得亦甚矣按公去鄜而居江上地定寬然有餘正所云故使籠寬織也雖有留滯之嘆幸無搏擊之虞借此作比聊以自慰耳

花鴨

花鴨無泥滓堦前每緩行羽毛知獨立黑白太分明不覺群心妬休牵衆眼驚稻粱霑汝在作意莫先鳴

此公自嘆直諫遭貶借詠花鴨以戒多言也既是花鴨而身又無泥滓故畜之堦前觀其緩步質則美麗性則安閑真可愛也次聯承首句花鴨立群鴨之中羽毛矯矯獨異正以其黑白分明耳下一太字已爲妬字伏根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起末二句花鴨羽毛獨異乎常者將何以堪故不覺群心共妬衆眼皆驚也不覺者自然之意心與眼俱指衆鴨惟其眼驚是以心妬而牽之眼驚則在花鴨休者不可之意言宜深自韜斂也况稻粱之供受汝養汝者定是霑足雖鴨之性當食必鳴然只可與群鴨相等若先鳴則妬者甚其妬矣曰作意莫者勸之切正所以戒之深也作意猶云立意

水檻遣心二首

公有水檻在草堂前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户此地兩三家

水檻在鄉故曰去郭去郭則地曠而軒楹自敞附近皆水故並無村無村則地遠而眺望益賒中二聯承次句眺望賒水檻之景遣心之事也水既平而岸又少分明一望渺然則澄

江愈澄矣時向晚而花甚多如見夕陽掩映則幽樹愈幽矣細雨着水面爲漚魚嘗上浮而漚故曰出若雨大則伏而不見矣微風在天際輕飄燕即受以作勢故曰斜若風猛則力不能勝矣末二句承首句十萬户極言其多兩三家極言其少隨口說來之數無庸拘泥總見城中喧閙最足悲厭不若此地之幽僻可以遣心也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首句夜雨次句朝晴布置井井即就朝檻字次聯分承上二

句推雨故葉凋凋則無焦枯之形而林塘常見其蒼推晴故衣乾乾則無沾濕之患而枕席常覺其清爲出水檻先雨後晴最足遣心之景以起下文三聯與末二句一氣說秪是祇字之訛祇一音支適也詩亦祇以其病則曰不堪祇名則曰何得尚想是置諸度外意言心之所以愁苦而莫能自遣者爲老病所纏淨名所牽耳今併此兩者付于消消之酒惟德把盃而飲以送此生則無不可遣之心矣消消少也從淺字生出深字亦與淺字對照酒雖淺公之德精則深也

屏跡三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吾道平實未可以巧力參其間故必用拙而存幽居則閒暇凡物之情可一一體認而出故能與之相近也中二聯承次句桑麻深滋雨露則欣欣以向榮燕雀半衔生成亦飛鳴以自適非幽居而與之近者不知有此景物也村中賽社迎神而鼓聲時時常急漁人烟波疎散而舟行箇箇皆輕非幽居而與之近者不得有此見聞也固是言物情更見屏跡不與世接之意以起末二句莊子原憲杖藜而應門謝靈運詩心跡雙寂寞公白首杖藜喜屏跡而跡清併心亦爲之清也正與首句相應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惟地幽故無營惟無營故無事惟無事故可晚起首二句文法從逆繳上以下俱承此說竹映日則有光團聚于野而生色舍臨水則有影蕩漾于江而入流失學者兒之懶也亦從之而不責長貧者婦之愁也亦任之而不顧人生不過百年得飲酒處且飲酒何必勞勞碌碌那頭歪一月不梳正言其

疎懶嵇康絶交書云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此用其事次聯承次句地轉幽三聯承次句無營末二句承首句家無事而晚起亦是從逆繳上

衰頹甘屏跡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獨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

此首方點出屏跡二字雖屬古體而無一句失粘無一字失對自是仄韻之律公屏跡高臥而當前之幽事實足以供其玩賞焉次聯承次句鳥下竹根龜開萍葉偶然所見皆幽事也有此幽事則不可無酒故三聯緊接酒字兵戈擾攘歲恒

山饑困而酒價亦乏也檀記儒有併日而食此云日併正用其意與年荒作對惟年荒則不得不為謀生之計是以併日而食謀圖蔬尤急也末二句承三聯上句酒價既乏所酌者惟甘泉而已酌而且歌歌而且長長而至于擊樽擊樽而至于破公之狂態具見無聊之態亦具見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劍閣星橋北松州雪嶺東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興與烟霞會清樽幸不空

公館即嚴公廳事也地圖蜀道圖也公館既清幽而所列畫

圖又極壯麗最足助人詩興故公與嚴公同詠中二聯承次句水經注李冰沿水造橋下植七柏上應斗魁七星故曰星橋元和郡國志雪山在松州嘉城縣東八十里即西山也劍閣在星橋之北松州在雪嶺之東此言圖中所畫蜀地山水形勝也華夷之山皆起于西山之西而相連不斷蜀江之水東趨于海乃入吳中而與之相通此言圖中所畫蜀道脈絡分明也末二句總承上丈烟霞畫圖也圖既雄公之酒興亦雄而兩相會正當暢飲恰得與嚴公同宴且幸酒甚充足而樽不空也

九日奉寄嚴大夫

時嚴武歸朝以御史中丞進為大夫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何路出巴山小驛香醪嫩重巖細菊斑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

錢牧齋曰寶應元年四月代宗即位召嚴入朝是年徐知道反嚴阻兵七月離成都九月尚未出巴公在梓憶之言當此登臨而不與嚴同惟應愁思耳思嚴冒險艱而行經時如此其久也次聯承次句嚴在巴嶺持節不眠無路可出公念其愁況如此三聯承首句九日香醪細菊九日之物雖小驛重

巖亦必有之借以慰勞耳末二句承次聯簇馬回首言嚴憶公之情形公想像如此白雲間即陶淵明停雲思友意也天各一方故曰遙知首句應字公自道知嚴也末句遙知知嚴憶公也公憶嚴嚴憶公可謂一心相照矣

客夜

寶應元年公送嚴武至綿州遂至梓州時家在成都草堂故曰客夜

客睡何曾着秋天不肯明卷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客睡是前半夜何曾着是後半夜睡不着遙望睡着天不明直望天明十字中苦楚無限秋字紀時工在不肯二字所謂愁人知夜長也次聯承首二句殘月之影照在簾間目所見也遠江之聲來于枕上耳所聞也皆睡不着之況皆不肯明之況三聯即從上文推出乃不睡時枕上所自嘆者因計拙故至于無衣無食而途窮惟友生是仗亦可憐也時公遊東蜀依高適此言不得歸之情以起末二句老妻之家書數紙自成都而來皆未嘗責我以不歸則我未歸之情彼應深悉矣說到悉情二字悲感無限

客亭

秋窗猶曙色木落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似轉蓬

此與上首當合看從不睡而望天明從不肯明而見殘月影從殘月落而見秋窗之曙色則不肯明者已將明矣又聞落木之聲而知秋風發于天際時猶高枕也次聯承首句漸見日出于寒山之外寒山與亭遠而日光已在窗間江流于宿霧之中宿霧滿亭前而江聲復來耳畔為秋天曉色如畫三聯與末二句觸景而有所感也一氣說無棄物說得聖朝包荒甚大無奈老而且病自處于不得不棄之地耳既棄于聖朝則衣食之計惟友生是仗即此老病殘生猶有多少事在飄蓬展轉作客而不能歸雖見悉于妻孥實自傷其老拙讀二詩客情客景描摹殆盡王翰稿曰孟浩然云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老杜云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同一意而措詞懸絕明皇聞孟詩曰卿自棄朕非朕棄卿使聞杜句寧有此論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鄉關胡騎遠宇宙蜀城偏忽得炎州信遙從月峽傳雲深驃騎

幕夜隔孝廉船却寄雙愁眼相思淚點懸

鄉關因胡騎而遠阻宇宙以蜀城為偏方首二句言客況之寂寥以起次聯廣州在南南方屬火故曰炎州巴蜀有明月峽三峽之一也張書發自炎州從月峽遙傳而來見其書更懷其人故緊接三聯時張叔卿在某將軍幕中曰雲深言遠蔽而不可見也世說張憑謁丹陽尹劉挨惔留宿明日乃遣船須臾候出傳教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劉惔以孝廉稱張憑叔卿與憑同姓公與相隔是隔孝廉也與夜字船字俱係借用借驃騎幕以喻叔卿之羈身而不能來借孝廉船以明

已之意欲覓而終相隔曰夜隔者言劉使侍張恣晚間既留
宿明日還船又意尋覓無非不忍相隔之意公于叔卿亦然
此言恨不即見以起末二句相思之情直至無可奈何却以
雙愁眼寄去雙愁眼中惟淚點點而已深情苦境全在一愁
字覺淚垂淚滴俱不足以盡之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落波明交趾丹砂
重韶州白葛輕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城
廣州之南百里即大海自蜀至廣程途甚遠故以幾月為言

春天二字紀時也次聯承次句成都有三峽有東湖西湖房
湖峽雲籠樹則雲氣昏迷故樹自覺其小湖日落波則日光
照耀故波倍顯其明此功曹經行之景也三聯承首句以起
末二句丹砂白葛廣州之土產丹砂而曰重白葛而曰輕皆
指其佳者耳遠在廣州遠偷甚難故冀其因估客而遠寄且
時時寄公在梓州係轉客而功曹之寄斷非一時所能到自
應囑其寄至錦官城也

題玄武禪師屋壁

九州要記玄武山一名宜君山一名三嵎山在玄武縣
東二里方輿勝覽大雄山在中江有真武廟玄武禪師
屋在此

何年顧虎頭滿壁畫滄州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錫飛常近
鶴杯度不驚鷗似得廬山路真隨惠遠遊
世說顧愷之為虎頭將軍多才氣尤工丹青此言禪師屋壁
山水妙絕非名手不能畫故以虎頭擬之非真虎頭畫也觀
何年二字可見中二聯皆狀所畫之景承次句以起末二句
日照石林而有影日本赤故石林之氣亦赤天迷江海而有
聲天本青併江海之流亦青想見此畫真是繪影繪聲神手

飛錫用誌公卓錫山麓事近鶴即白鶴道人也傳燈錄劉宋
時杯渡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水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
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公借用兩事合為一句以寫畫
境之妙雖畫中未必有此然山麓之奇能使誌公白鶴相爭
水勢之遠一任杯渡狎鷗遊戲疑幻疑真未易形容肖似廬
山記遠法師居廬阜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跡不入俗廬阜雜
記遠師結白蓮社以書招陶淵明逆造焉因勉令入社公言
此畫信若入廬山之路而與惠遠從遊也以廬山比畫故曰
似以惠遠比僧故曰真

遠遊

賤子何人記述方着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
病吟詩解嘆嗟似聞胡騎走失喜問京華

賤子公自謂也言長安故人無復有記憶我者公到處為家
幾迷方而無所定時在梓州則家着梓州矣中二聯承次句
竹風與野色相連江沫與春沙相擁此梓州之景老而多病
故種藥以扶之愁而多嘆故吟詩以解之此公在梓州之情
極言勉强排遣通出末二句真喜來按寶應元年冬十月諸
軍發陝州攻史朝義朝義屢敗將輕騎數百東走僕固懷恩

進克東京及河陽十一月露布至京師朝義自濮州北渡河
帥衛州兵來戰又敗走李懷仙斬朝義首來獻公遠在梓州
傳聞未確故曰似聞失喜者喜極則多疑喜其然又恐其不
然欲得確信是以中心惴惴而問京華也王又宣曰聞賊破
而喜亦是常情只着一失字從前之揣摩憂慮當日之驚疑
踴躍種種如畫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存一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栖江水流城
郭春風入鼓鼙雙雙新燕子依舊已啣泥

首句發嘆以起興次句出題行路猶言作客公在客久艱難
備嘗故今日之登樓一望欲迷也次聯承首句正是行路難
却者奇特之意但者苟且之意年既老而却少壯此身則無
之家已離而但羈栖此跡則有之以衰白之人奔馳於干戈
紛擾之際其難為何如耶三聯承次句以起末二句江水流
于城郭之旁登樓所見也春風入于鼓鼙之內登樓所聞也
古詩思為雙飛燕啣泥巢君室當此春日彼雙雙燕子猶得
啣泥以補故巢而我羈栖之身茫茫無歸可以人而不如鳥
乎此所以一望欲迷而發嘆也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得山字

涪江在梓州涪城縣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飄零為客久衰老羨君還花雜重重
樹雲輕處處山天涯故人少更益鬢毛斑

韋還京公餞之遂彼此同舟而傷春于涪州一水之間春有
何可傷當此春日傷別離耳次聯至末俱承首二句公客處
蜀地飄零亦久矣年既衰老竟不得與韋俱還均是傷春而
景況自各異也細玩羨字何等悽切花與雲皆舟中所見花
雜而開于重重之樹既相比而不離雲輕而覆于處處之山

亦相違而不斷公與韋竟有不然者同在天涯今韋别公而去公之故人少未免增愁矣增愁則增老此鬢毛之所以益斑也歟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曲二首

上客迴空騎佳人滿近船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

上客指李梓州既落船故空騎還回也題曰諸舫句中又有近字是女樂另在一船與宴客之船相近滿言其多也次聯承次句佳人滿江之清則在歌扇之底李言江清而以歌扇

歌入使覺滿江俱歌扇矣野之曠則在舞衣之前李言野曠而以舞衣歌入使覺遍野皆舞衣矣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下句承次句船字與次聯上句江字玉袖以玉飾袖也凌風並謂美人對舞玉袖凌風自相上下也金壺即宴客船中之酒壺隱映也言江水之波紋搖漾于金壺之上其影有時而偏也此合佳人船宴客船而並言以起末二句明媚色指女樂言艷陽天指春日言想見諸女樂在舫曲終舞罷偷眼覷李梓州如不敢覷又如恐不及覷故以競將二字寫出各各有情之狀此已帶戲意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牀翠眉縈度曲雲鬢儼分行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香使君自有婦莫學野鴛鴦

歌袖歌而且舞也聽睹既久白日漸移歌袖之影亦隨之而移謂泛江將暮也笛聲徹于青霄覺青霄與笛牀相近遣語造意俱奇次聯承首二句古詩云度曲舉眉低度曲者一人曲罷再換一人也縈度者未換之前先縈迴以作將歌之態也雲鬢分行言佳人之多分行而侍以待曲之度也三聯承前詩首句初落船則回騎今回舟又將上馬矣故與從騎焉而侍各立于千山之際不覺日色已夕舟自江迴遙聞一水

皆香狀出迴騎迴舟次第二首只如一首末二句承三聯下句與前詩末句相應羅敷行使君自有婦古樂府鴛鴦逐對鶴恐畏不成雙回舟時至于一水皆香則佳人之多可知正恐使君留連而不能去故以此作結語而戲之

陪李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登惠義寺

寺在長平山郪縣北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巔遲暮身何得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瀟灑共安禪

無人境言非復人境也不住言無著也取佛書不住相意當

此春日公陪四使君登惠義寺因嘆爲無人之境而世故全消不住之天而形跡俱化所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也次聯承首二句鶯花二字從春字生來何處無鶯花而此寺之鶯花仍與世界無異故曰隨何處無樓閣而此寺之樓閣則與山巔相連故曰倚三聯承首二句與次聯因禪寺而悟禪理以起末二句遲暮之歲豈是久遠之身何得者終歸無有也登臨之特忽生清淨之意惘然者不勝悲頹也身空意空公已悟禪理矣能悟禪自能安禪而四使君者不知此爲無人之境不住之天佩金印而登臨何爲者耶故公急勸之金印旣解此身此意便滿插無得則可與之共安禪矣法華經偈曰安禪合掌到得安禪地位一切俱空併鶯花樓閣亦不知銷歸何處惟共遊于無人境不住天而已

送何侍御歸朝

公自注李梓州泛舟筵上作

舟楫諸侯餞車輿使者歸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鬢天隅把繡衣故人從此去寥落寸心違

首句言李梓州泛舟餞何次句言何乘軺而歸朝也次聯即景寓情上句承次句下句起三聯何從此還京道路馳驅故見山花相映而發公淹留作客寂處無聊直如水鳥孤身而飛也垂霜鬢于春日使覺蓬鬆憔悴之容把繡衣于天隅便見徘徊留戀之悲末二句總結上文故人去則公愈寥落矣公之心豈甘寥落于天隅哉此等景況直與寸心相違背而無可奈何耳

郪縣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府

郪縣屬梓州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春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天際傷愁別離筵何太頻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憑高者送別之處在高原也公與兩判官情同兄弟故曰所親久坐者不忍別也惜芳辰謂送別值此芳辰正欲盡與盤桓不肯輕易放過也從此而送即從此而去道路之遠或遇風浪欲其保重故以非無警之春色之好何必故鄉欲其相安故以自有慰之三聯承次句芳辰野花處處而見其發官柳行行而莫不新皆春景也末二句承首二句公在梓州客中送客因言彼此愁別甚覺可傷本欲久坐離筵何故頻頻酌酒使我速解而散乎正是惜芳辰之意

花底

紫萼扶千蕊黃鬚照萬花忽疑行暮雨何事入朝霞恐是潘安縣堪留衛玠車深知好顏色莫作委泥沙

萼花底也蕊花鬚頭之點也色多黃紫萼包于花外以扶花內之千蕊黃鬚含于花內以照枝頭之萬花此公在花下細覩而得之者也次聯承首二句疑從愛生恐暮雨來而花色謝也何事猶云何得卑而無雨何得更接朝霞與花色相映使花倍增鮮妍乎亦喜而過望之辭三聯借兩故事形容花之盛麗承次聯以起末二句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令滿縣

栽花衛玠字叔寶風姿秀異常乘羊車入市人爭覩之號為玉人潘縣而曰恐是借言花之多衛車而曰堪留借比花之美能令觀者徘徊不能去也如此顏色之好人所深知然不能久存定有委泥沙之日曰莫作者愛惜之極生妄想也好物不堅牢彩雲容易散其所感者深矣委泥沙與次聯上句相應

柳邊

只道梅花發那知柳亦新枝枝總到地葉葉自開春紫燕時翻翼黃鸝不露身漢南應老盡灞上遠愁人

此詩咏柳更寓時光迅速之悲首二句還題梅花之發方當臘底忽而柳亦新矣中二聯承次句忽而長條垂地遍葉皆開則柳之新者已不覺綠暗而為春時矣忽而紫燕翩翩燕色之紫與柳色相映忽而黃鸝匿身鸝色之黃與柳色相亂則在暮春初夏時矣末二句總承上文結出主意借漢南與灞上之柳隱隱自喻曰老盡嘆淹留也曰愁人懷長安也玩一老字則柳又逼秋冬之景矣下七句是柳突起一句是梅所云柳邊梅也咏柳詩得此一句便高深飄舉

望牛頭寺

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郪縣西南二里高一里形似牛頭四面孤絶俯臨州郭下有長樂寺樓閣烟花為一方勝槩

牛頭見鶴林梯逕繞幽深春色浮山外天河宿殿陰傳燈無白日布地有黃金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就寺外說是望中所見鶴林靈仙觀也山徑曲繞備極幽邃深沉遠而望之但見春色外浮而山上之殿直與天河相接此言牛頭山景色之秀與形勢之高也三聯就寺內說是望中所想想從見生仍屬一串釋書以燈

喻法六祖相傳謂能破暗也燈所以照夜而白日亦無不照故云無白日即長明燈是也佛宇皆黃金布地此言牛頭寺佛法之妙與禪林之精也末二句總承上文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又衆香偈轉不住心退無因果公于此際不復敢為狂歌惟回看此不住之心而已頓覺平日狂夫之態到此俱用不着然有大解識在

上牛頭寺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遊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首二句遺題公言前所望山景幾曲而幽深然尚有不盡之意更須上寺而盡觀焉袞袞狀其上寺之貌次聯承次句凡物圓則無拘無礙袞袞圓象也惟浪可狀袞袞之勢故曰浪出遊然此中已寓禪理矣三聯承首句為出寺內之景即前望所不盡者春花濃于寺旁野竹細于池畔一切任其自然真別有天地非人間也末二句承三聯上句春字當此幽靜時忽聽鶯聲啼而且切不知從何處來聽之移時尚未肯休然寺中亦獨有鶯聲耳觀一獨字則人不易到可知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山谷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登亭子之路在雙林以外及到亭子則萬井皆得而窺焉萬井萬家也次聯承次句亭子俯臨江城故見其孤在一方迥照日亭子高出山谷故見其自近而遠處處含風此登亭子所望之景三聯與末二句乃登亭子所感之情情因景生局雖分而意寔貫也兵革擾攘而吾身將老關河隔絕而音信不通念及此併登亭之興不覺廢然而返矣殘猶餘也一生愁苦流淚無窮猶餘數行惟有勉强隱忍不使流出以對此百花叢耳與相思淚點懸同一苦楚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得無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沙晚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在旁曰帷在上曰幕江亭之幕而以雲稱之喻其高也柳影披拂含于雲幕之上則柳更高矣因在江亭餞別故酒壺與江波相近當此異方乍驚會面天涯知己何其可喜至於終宴但惜征途離別須臾何其可悲十字中藏無限曲折三聯承次句江字江邊有沙沙惟晚故蝶隨

風雨下低以就睫江水映天天惟精故竟爭洛而唯喜以弄
睛此江亭所見離別之際亦復關情者也末二句承次聯下
句曰老大曰荒無年老之人來日無多一切意緒皆頹然放
廢念及此鳥得不傷感因係知己故於臨別訴衷腸也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白骨新交
戰雲臺舊拓邊乘槎消息斷無處覓張騫

首句呼起次聯下句次句呼起次聯上句言將帥無不蒙朝
廷恩澤而兵連禍接已有歲年矣至於今猶使至尊旰食宵

杜律詳解　　卷三　　三十五

衣備極勞苦則為將帥者何以報扣天之恩乎良可愧也三
聯上句承次句下句嘆功臣不再見引起末二句唐自武德
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
等處節度使以統之祿山反後鳳翔以西邠州以北相繼淪
沒此時戰爭之地盡成白骨向來拓邊之人畫像雲臺者已
成舊事而不可再見公所以深致其感也御史大夫李之芳
等使吐蕃被留故借張騫乘槎事以比之曰消息斷曰無處
覓正言李之芳等奉使未還也

幽薊餘蛇豕乾坤尚虎狼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望慎勿吞青
海無勞問越裳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

左傳吳為封豕長蛇荐食上國寶應元年冬史朝義雖滅其
降將分帥河北各為節度使故蛇豕之患未息此專指一方
乾坤之內尚多虎狼此槩言天下大勢次聯承首二句諸侯
指諸藩鎮言使者天王之使也惟不貢故遣使頻春秋時天
王之使交馳于列國而列國之君如京師者絕少夫子譏而
書之因以正列國之罪而端本澄源其致責于天王者尤深
矣此詩與春秋同一筆法三聯承次聯青海西羌地名在西
海之東越裳東夷也是時史朝義諸降將奄有幽魏之地驕

杜律詳解　　卷三　　三十六

恣不貢代宗懦弱不能致討近地且然安能從事遠略乎故
反言以譏之曰慎勿吞無勞問末二句承三聯書歸馬于華
山之陽此言息戰歸馬正因其不能用兵而婉詞以譏之也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日聞紅粟腐寒待翠華春莫取金湯
固長令宇宙新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

周公營洛邑使四方道路均洛下即洛邑居天地之中故舟
車貢賦道路均也次聯承首二句惟天下莫不貢賦是以太
倉之粟陳陳相因至于紅腐且翠華春省而民無饑寒也此
借周言唐蓋盛世之事而今非復當年矣故緊接三聯以起

末二句賈誼云金城湯池帝王萬世之業時長安初收車駕
東幸未回公言其取賈誼金城湯池之言謂東都堅固可居
當速回西京復楚舊觀令宇宙長如新造可耳是年天興聖
節諸道節度使獻金飾器用珍玩駿馬為壽帝表上言請却
之不聽代宗漸有奢侈之志故急以儉德規之若行儉德則
不皆奢侈而恤民隱必散倉粟于民當春耕而省將見本固
邦寧盜賊本是王臣安得起叛亂之萌乎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凋由來強幹地未有不臣朝受鉞親賢
往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豈獨聽簫韶

漢成帝時謠桂樹花不實黃雀巢其顛注桂赤色漢家象此
則借漢言唐丹桂比王室青梧比諸鎮風霜乃肅殺之氣指
威令說比強幹青梧易于凋敝比弱枝幹既強壯則枝無勝
幹之理猶主既英明則材雄自臣服也次聯承首二句親賢
親王也乾元二年史思明僭號于河北李光弼請以親賢統
師以趙王係為兵馬元帥次年四月以親王遙統兵柄寶應
元年代宗即位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初房琯建分鎮
討賊之議詔曰令元子北略朔方命諸王分守重鎮詔下遠
近相慶肅宗即位惡琯貶之用諸子統兵然皆不出京師遙

制而已宗支削弱藩鎮不臣公追歎朝廷不用琯議失強幹
弱枝之義而有事則倉卒以親賢授鉞也卑宮制詔即天寶
十五載七月丁卯制置天下之詔謂其分封諸王如禹之與
子啟以卑宮言之三聯承次聯上句強幹引起末二句是時
河北諸鎮負固擁衆俱欲拓地自雄雖以雍王适為元帥受
鉞而往終無救于大勢必須依古封建定制大國不過百里
如賈誼衆建少力之論則跋扈可服吞併可免天下可得而
治不獨以德化之如虞帝之聽簫韶而致幸舞也代宗係柔
懦之君不能用威以臨下故曰聽簫韶寓隱諷于贊美中立
言忠厚有如此

胡滅人還亂兵殘將自疑登壇名絕假報主爾何遲領郡輒無
色之官皆有詞頗聞哀痛詔端拱問瘡痍

胡指安史言既滅之後而人猶亂者因兵之殘殺將之猜疑
如僕固懷恩以疑而叛李光弼以疑而沮是也次聯承次句
將自疑絕斷絕也假與真對考廣德元年諸道節度使並加
真封故曰名絕假諸將蒙恩寵如此報主之誼何以尚遲耶
三聯承首句人還亂言亂因由兵殘將疑亦由郡縣不恤民
隱以起末二句時縉紳皆重內官不樂外任蓋外任受內官

牽制畏征歛無藝供輸不給也有詞推託之詞領郡則受牽制而無色之官則思推託而有詞惟其無色是以有詞為郡縣吏者皆隱忍苟祿其不恤民瘼可知然郡縣雖牧民之官天子實萬民之主故欽朝廷下詔而問瘡痍正謂自明皇肅宗以來兵殘將叛民不聊生代宗繼立孺拱方新則恤民宜急也唐之節度皆出將入相既統戎將又攝外官其弊不可勝言惟登壇者貴按節鉞專以滅賊為事忠盡報主之誼牧民者各領郡縣專以恤民為功無復推諉之詞兵民分而內外均天子又親加哀痛問民疾苦何患天下不太平耶

東津送韋諷攝閬州錄事

東津在綿州

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之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縣不得慢陶潛

江山是閬州之江山曰聞說者時公未遊閬州也錄事官微名雖為吏實與隱同故憐之言景致甚好但官微可憐耳憐哀矜也與好字對照次聯承次句韋蒙恩寵登舟而行不辭遠泛也公惜韋別攜酒相送不憚頻添也三聯仍承次句與末二句平敘一是勉其修己一是勸其植賢左傳成公二年韓厥曰攝官承乏韋君此行實由推薦之公非徒承乏必當堅持雅操豈可以官小為嫌而懈志乎陶潛為彭澤令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潛曰我不能為五斗米折腰見鄉里小兒錄事係州府屬官或奉命而按縣縣令內必有不屑折腰如陶潛者幸勿慢之可也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寰宇記巴西縣屬綿州廣德元年春自梓州暫至綿州時作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噴薄萬井逼舂容霄漢愁高

鳥泥沙困老龍天邊同客舍攜我豁心胸

南江即綿江也先言宿雨以見江漲之由惟水勢甚大而波濤之形與遠峰之影相亂幾莫辨其孰為波濤孰為遠峰也次聯承首二句公與竇使君在驛亭而觀見水勢噴薄于亭而為所激故曰凌萬井逼指巴西萬家言水勢侵柔漸長漸逼萬井俱有舂容之象不曰波濤洶湧反曰萬井舂容極形水勢之大正從綫處見急三聯承次聯鳥在霄漢而未免于悲水漲之甚無地可止也揚子龍蟠于泥水漲則泥濁老龍反形困而居伸不塞是為其所困也狀漲勢更奇末二句總

結上文言江漲景况俱堪豁人之心胸我與實在天邊同客
實實携我縱觀也
轉驚波作怒即恐岸隨流賴有盃中物還同海上鷗關心小剡
縣傍眼見揚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言江漲轉劇其波浪作怒實足驚人即恐江岸由此崩頹隨
流而去也中二聯承首二句盃中物酒也旅况無可遣只有
把盃飲酒與鷗鳥隨波而已此是觀江漲而有不能自主之
意剡縣屬會稽郡揚州在淮南公在巴西驛亭而遠及此極
形水勢之大瞬息千里稍一關心而剡縣覺小瞿淪沒也畧

一傍眼而揚州如見欲速往也公意中原有下揚州遊吳會
之興因觀江漲而有感耳末二句承三聯情人指賓使君言
公思遊吳越而尚未能故愁心難慰庶幾與使君飲得減片
刻之愁也較携我豁心胸更情深意切
向晚波微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醒漂泊猶盃
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浮萍
波微綠言漲退也岸脚連空而青則漲退而雨亦止矣次聯
上句承首句向晚下句起下酒字正是暮春又值日暮同是
暮而一時並有故曰兼醉固不醒愁亦不醒求其醒而兩者
皆無故曰與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起末二句言無醒既不
尋悶酒當此漂泊之際惟盃酒尚可以銷愁然在驛亭頗覺
踟躕難已總是留戀使君之意萬里相看終須一別况同為
逆旅之人如萍草隨風而逐安能不別又安忍遽別也公之
踟躕正以此較天邊同客舍情更悽惋

戲題寄上漢中王三首

公自注時王在梓州初至斷酒不飲篇有戲述傷書瑀
讓皇帝第六子汝南王璡弟也初封隴西郡公從明皇
幸蜀至漢中因封漢中王仍加銀青光祿大夫漢中郡

太守

西漢親王子成都老客星百年雙白鬓一別五秋螢忍斷杯中
物袛看座右銘不能隨皂蓋自醉逐浮萍
以王與己對起借用客星犯帝座意公卜居成都故以成都
為言次聯承首二句人生不過百年而今則雙鬓已白公自
嘆其衰也五秋螢蓋公自乾元元年出華州與王別至廣德
元年已經五秋公暫遊梓州王從蓬州更代而來道經于此
與公相晤久別忽聚自當開懷暢飲矣三聯與末二句俱承
次聯下句杯中物酒也漢崔瑗銘其座右舉所當戒者以自

警想酒不在戒中特王斷酒不飲故公謂王何忍遽斷杯中之物有所當戒但看座右之銘可耳漢二十石朱轓是盖按史云漢中王眊遂州長史長史別駕也瑀以親王斷無眊長史之理當是遂州刺史史誤也公憶昔年不能追隨至遂州故五年之間惟有自醉而已浮萍飄逐不得與王共飲今幸與王會其知王之斷酒何此言王之不飲為己所不及料

策杖時能出王門異昔遊已知嗟不起未許醉相留蜀酒濃無敵江魚美可求終思一酩酊淨掃雁池頭

公雖抱病猶特能策杖而出訪王求飲而王門冷落不似昔

特遊從之盛者王方斷酒故也次聯承首句出必策杖則平日之病不能起王已知而嗟我矣今既来獨未許以醉相留而相飲乎三聯承次聯下句以起末二句水經注巴鄉村人善釀俗稱巴鄉出美酒又嘉魚出于丙穴蜀酒既釀江魚又美到此不飲更于何處此以美酒嘉肴動之正欲其速飲也酩酊醉甚貌曰終思者王雖不留公飲公必欲與王一醉也西京雜記梁孝王築免園園有雁池池閒有鶴洲鳧渚借以喻漢中王謂須淨掃雁池頭以待我與王酩酊可耳此終欲索王痛飲亦是戲辭

群盗無歸路衰顏會遠方尚憐詩警策猶憶酒顛狂魯衛彌尊重徐陳略喪亡空餘枚叟在應念早升堂

群盗梗路故王不能歸而留滯梓州公以衰顏得與相會于遠方也次聯承次句久別乍晤是以款叙舊好曰警策曰顛狂公追憶昔年與王同衆賓客賦詩飲酒極一時之興以起三聯與末二句按開元十四年十一月己丑明皇幸寧王憲宅與諸王宴探韻賦詩曰魯衛情尤重瑀為寧王之子故公用此語徐陳徐幹陳琳也魏文帝與王粲書云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此言王之賓客喪亡無存與第二首次句相應謝惠

連雪賦梁王遊于兔園置旨酒命賓客召鄒生延枚叟故公以枚叟自喻謂王之賓客獨公在耳應念我先登王門而憶昔日之飲興顛狂與我同醉也三首總因王不飲而已必欲索飲且欲與王共飲故曰戲題

翫月呈漢中王

夜深露氣清江月滿江城浮客轉危坐歸舟應獨行關山同一照烏鵲自多驚欲得淮王術風吹暈已生

特當午夜露氣清凉皓月一輪滿城皆照題所云翫月也中二聯承次句以起末二句浮客公自謂也因對月而有所感

言今夜在梓州危坐翫月行將他往與淮南王言別轉向他處危坐矣則歸舟自應獨行也樂府解題關山月傷離別也關山無在非月觸處皆明故曰同一照烏鵲見月之明自多驚飛也曹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用其語淮南子畫隨灰而月暈闕許慎註曰暈日月旁氣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令圜畫缺其一面則月暈亦缺於上公以淮南王劉安比漢中王也王襃關山月詩風多暈欲生公不忍與王別見此明月益復惱懷故欲得缺月之術風吹暈生不使月光照我離別之懷題所云呈漢中王也

章梓州水亭

公自注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字韻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芰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多近屬淮王至高門薊子過荊州愛山簡吾醉亦長歌

城在水亭傍通雲霧見晚意晚間水際必生雲霧也亭跨水上四面皆荷故曰到芰荷次聯至末平叙俱承次句橋即通亭之橋吏人少是屏去俗物以使歡飲方承山曰吏人守之嵇叔夜所以不堪此惜用其意眼邊無俗物無人覺來往會此乃知其語之工不可與俗人道也坐席者水一片汪洋故曰多秋字紀時也此言亭外之景漢淮南王好賢下士近屬言為親王也以比漢中王後漢方術傳薊子訓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以比席謙高門長安城北門也以荊州比梓州以山簡比章彝吾亦得共醉而長歌言不但梓州愛章彝即客于梓州者亦愛之也此言亭中之客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

通首皆不能睡之景故曰倦夜首二句與中二聯平叙皆夜

間不寐時所聞所見者也竹影之涼侵于臥內月色之白滿乎庭隅客子對月思家安能高枕而臥此初夜時也露氣之重成涓而成滴星辰之稀乍有而乍無則天將曉矣暗飛之螢其光自照水宿之鳥其聲相呼此又回想夜半時也春秋繁露曰水鳥夜半水生感其生氣則益相呼而鳴末二句總結上文至萬事阻于干戈益耿耿不能成寐任清夜之自徂而已徂往也

薄暮

廣德元年秋在閬州作公是年九月至閬

江水長流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舊國見何
日高秋深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白成絲

開首即出題江水長流之地山暗雲殘已是薄暮時矣次聯
承次句花帶寒而隱于亂草鳥投宿而擇夫深枝因即現景
而賊來以比混俗避亂之意三聯承次聯上句寒字以起末
二句他鄉寄旅歸家無期深秋寂寥倍極苦楚烏能不悲耶
因思人生世上寧有幾時鬢髮成絲豈得再好當此薄暮不
覺百感交集也前半是薄暮之景後半是薄暮所感之懷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當是廣德元年避亂在梓閬作

久客應吾道相隨獨爾來熟知江路近頻為草堂迴鵝鴨宜長
數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還題占歸草堂言所以久作客者正與
吾道之窮相應當此窮途而爾獨來相隨江路既已熟知則
草堂可頻為往迴也三聯與末二句平叙俱承次聯言豈理
草堂之事題所云檢校也鵝鴨草堂之所畜宜長數不必是
朝朝數示以用心豢養也柴荊草堂之所設莫浪開不必是
日日關颯以擇交省事也竹影薄則竹之稀少可知其夢得
避暑錄話云世言五月十三日為竹醉可移不必此日凡夏
皆可種也杜詩云臘月更須栽余每以臘月種無一竿活者
此亦信書之弊愚意杜詩只極言愛竹之甚栽不待時非真
謂臘月可栽竹也夢得依此栽竹愚矣

放船

送客蒼溪縣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故作泛舟回青惜峰巒
過黃知橘柚來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悠哉

唐志蒼溪屬閬州首二句是放船之由公送客至蒼溪適值
陰雨經綿雨不開晴馬次聯承次句雨大則路自滑不便騎

馬故放船而回也三聯承次聯下句雨濕之後峰巒愈青橘
柚愈黃青字黃字倣讀上一字下四字句法總惜其過又知
其來惟船行甚速是以一路有應接不暇意末二句承次聯
下句與三聯蓋江流既平則坐船者甚穩此是何等自在凡
峰巒橘柚皆可隨意指點故曰興悠哉言放船之樂而無騎
馬之愁即在言外矣

遣憂

亂離知又甚消息苦難真受諫無今日臨危憶古人紛紛乘白
馬擾擾著黃巾隋氏留宮室焚燒何太頻

廣德元年吐蕃陷長安代宗出奔陜州知又甚者較棣山陷
時更甚也係傳聞之消息故若其難真此正公所深憂而欲
達之者也次聯至末俱承首句時宦官程元振擅在朝專權
以致召亂太常博士柳伉上疏切諫公意云若代宗能受諫
則無今日之禍矣劇談錄明皇幸蜀杞子既死一日登高山
望秦川謂高力士曰吾聽張九齡言不至于此遣使祭之公
不直言九齡而曰憶古人其詞婉矣言代宗遣今日之亂當
亦如明皇之悔過而憶九齡也白馬用侯景事後漢靈帝時
鉅鹿人張角自稱天公其部帥有三十六萬人皆着黃巾同

日反叛紛紛擾擾言賊勢之猖獗也唐即隋之舊都宮室皆
隋氏所留一焚于祿山再焚于吐蕃故曰何太頻不咎君臣
備禦之失策只以何太頻三字宛轉含情可云怨而不怒題
是遣憂歷歷說來而憂究不能遣

城上

草滿巴西綠空城白日長風吹花片片春動水茫茫八駿隨天
子群臣從武皇遙聞出巡狩早晚遍遐荒

綠草既滿故白日自長此是絕好春景可嘆者徒空城耳寓
出亂離後荒凉之況次聯承首二句花片片而飛飏春風所
吹也水茫茫而蕩漾春風所動也春風二字交互成文三聯
承次句空城以起末二句王子年拾遺記周穆王巡行天下
馭八龍之駿漢武帝紀初幸汾陽至洛陽便尋于泰山其所
巡幸周萬八千里借以比代宗之幸陜正見城所由空耳不
敢指言天子蒙塵故寓言出狩遐荒猶春秋書天王狩于河
陽是也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恐濕漢旌旗雪嶺防秋
急繩橋戰勝遲西戎甥舅禮未敢背恩私

首二句點題莽莽言雨大也細玩天涯字獨立字當是雨在
遠處公于江邊獨立時對之若雨即在江邊勢必奔避何以
獨立耶次聯承首二句廣德元年公在梓州秋將往閬州七
月吐蕃盡取河隴公對此雨不愁自梓入閬道路難行但恐
正當用兵之際濕漢旌旗耳此是借雨寓意三聯承次聯下
句以起末二句雪嶺西山也距威州二百六十里威即維州
唐志註唐興有羊灌田閉笮繩橋三城繩橋其一也吐蕃將
陷松維保三州及雪山新築二城而漢家未能揚威耀武以
滅吐蕃於防秋之事則急急是圖於戰勝之謀則遲遲不舉

志在覲望此公所深感也景龍元年以中宗女金城公主下
嫁吐蕃言吐蕃與漢有甥舅之禮確係至親若以情理論決
不敢背此忠私也十月吐蕃遣寇長安适代宗出奔公已逆
料其不可控馭故特反言以見和親之無益耳

主命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血埋諸將甲骨斷使臣鞍牢落新燒
棧蒼茫舊築壇深懷喻蜀意慟哭望王官

漢北漢川之北巴西即閬中漢與巴相連皆吐蕃入寇之地
惟豺狼滿故道路難也語雖兩平意則一串次聯承首二句

按肅宗時吐蕃數來請和雖知其詐姑務紓患使李之芳崔
倫往聘吐蕃留不遣廣德元年四月方得歸諸將之甲為戰
血所埋而未得解使臣之鞍當馬骨俱斷而始得歸勞苦極
矣國勢削弱如此則振作斷不容緩遂緊接三聯以起末二
句是年詔燒大散關此云燒棧者蓋借用張良說漢王燒絕
棧道之意非真燒棧也史記蕭何說漢高祖設壇場拜韓信
為大將此舊築壇當指嚴武言既于牢落之時而有新舉之
燒棧盡于蒼茫之際而來舊日之築壇耶司馬相如有喻巴
蜀檄公取喻蜀二字之意深懷指巴蜀人言是年吐蕃陷松
維保三州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于是劍南西山諸州亦
入于吐蕃武既入朝巴蜀之人思得武代適所以慟哭望王
官之至疑取王命正此意也

薄遊

淅淅風生砌團團月隱墻遥空秋雁滅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
墜寒花只暫香巴城添淚眼今夕復清光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寫出薄遊淒涼之況謝惠連詩淅淅振
條風淅音昔淅瀝雨聲也瀝音力點滴水將盡而餘滴也與
風無涉謝詩借用公因之耳此言風聲之細生于墻砌間而

月復為墻隱也雁飛遥空至秋而最高故其影似滅雲在半
嶺至暮而日映故其影覺長三聯承次聯秋字以起末二句
寫出薄遊感慨之情葉既受病自然先衆葉而墜花冒寒開
其香不過暫時借以傷己之老而且病也公萍蹤莫定處處
傷心至巴城而淚已添今夕月之清光復來照人將何以堪
耶清光與次句相應

歲暮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烟塵犯雪嶺鼓角動江城天地日流
血朝廷誰請纓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

歲暮客處遠隅已足悲矣而又特當用兵據此景況已為結
處伏根次聯承首二句烟塵指吐蕃陷松維保三州言雪嶺
近維州故有烟塵之擾而鼓角聞于江城也三聯上句承次
聯下句起末二句總由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
致兵連禍接天地日為流血無一人肯奮然請纓以濟國家
之危難者公雖有濟時之心而不敢受死無奈當此寂寞莫
能自效徒使壯心驚折而已此與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天
同一感慨

觀李固請司馬弟山水圖 三首

簡易高人意匡牀竹火爐寒天留遠客碧海挂新圖雖對連山
好貪看絕島孤群仙不愁思冉冉下蓬壺

通首皆是細觀山水圖而指點其佳勝也言高人而着一意
字使是畫景簡易簡率也亦從畫景看出匡安也淮南子匡
牀弱席非不寧匡牀與火爐畫中高人所坐而擁者即此使
見簡易次聯上句承次句下句起三聯寒天見其擁火爐而
知之也畫中必有高人相對似留遠客者然海色之碧若從
新圖中挂出總狀寫景之妙畫中山勢相連既對之而好絕
島孤特更使人貪看此句逼出末二句又看絕島之上群仙
冉冉而下毫無愁思之容使將群仙笑顏俱已繪出真是奇
觀蓬壺海中山即絕島也與上碧海相應

方丈渾連水天台總映雲人間長見畫老去恨空聞范蠡舟偏
小王喬鶴不群此生隨萬物何路出塵氛

孫綽遊天台山賦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皆元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方丈在海故曰連水天台
是山故曰映雲皆畫中所見次聯承首二句方丈天台俱屬
仙境原非人間所有故虛言形象可以長見此畫究其實跡
自少至老終以空聞為恨今又于此圖中看之也三聯承次

聯上句以起末二句畫中又有范蠡之舟王喬之鶴縹渺于
水雲之間然特畫圖已耳雖有舟豈能來之而到方丈雖有
鶴豈能騎之而到天台乎此生祇隨逐萬物將何路以出塵
氛公所以觀畫而起歎耳按王喬有三其一周靈王太子晉
其一漢葉縣令其一蜀都人皆有仙術此以鶴言則太子晉
也

高浪垂翻屋崩崖欲壓牀野橋分子細沙岸繞微茫紅浸珊瑚
短青懸薜荔長浮槎並坐得仙老暫相將

起就大段景以狀畫工之生動水中高浪玩其形差堪翻屋

山上崩崖箆其勢直欲壓牀中二聯各分承首二句就零碎景以狀畫工之巧妙皆山水間所有者野橋所分于細處皆可鑒別貼高浪沙岸所繞微茫處俱如列眉貼崩崖珊瑚雖短觀其淺色則微紅立顧貼高浪薜荔甚長觀其懸纍則青翠交加貼崩崖末二句承首句高浪拾遺記堯時有巨槎名貫月槎又名掛星槎羽仙棲息其上將如將兵之將猶相將請暫且將我乘槎而行也見仙人乘槎公亦有並生之興總緣畫景逼真而情為景移不覺作此痴想耳從第一首末二句生來與第二首末二句相呼應

去蜀

五載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如何關塞阻轉作瀟湘遊萬事已黃髮殘生隨白鷗安危大臣在何必淚長流

通首一氣說而承接轉落自在其中按公乾元二年巳亥冬至成都距廣德二年為五載而于其中一年居梓州蓋寶應元年秋至廣德元年秋恰是一年也關塞指峽中言阻者阻滯也此詩廣德二年春作時公在閬州未知嚴武再鎮蜀故思出峽為瀟湘遊曰如何曰轉作皆憂悶之詞自嘆萍蹤無定也人間有萬事至于黃髮則心如槁木死灰事雖有與我無與也殘生餘年也隨白鷗者鷗係水鳥與波上下借比已之與世浮沉也但所不能忘者去年十月吐蕃寇長安逼乘輿立廣武此乾坤何等時公所以涕泗交流也轉而曰此際安危自有大臣在我係微員無可致力即流淚亦不必何必長流耶自慰處正是悲極處公之淚益橫溢而不能收矣

杜律詳解卷四目錄五言

杜律詳解卷四　五言

泛江

方舟不用楫極目總無波長日容盃酒深江淨綺羅亂離還奏樂飄泊且聽歌故國流清渭如今花正多

方舟並船也出甫推泛舟于水中水無波故不用楫也句法上因下次聯承首二句容字妙一住泛江者盃酒為樂而長日能容之也江雖深幸無波浪其水之淨直如綺羅焉猶澄江淨如練之意三聯承次聯引起末二句舟人當此亂離還如平日之奏樂亦以為泛江恒事而公飄泊于此亦復聽歌

豈不知非歌宴之時且自遣其羇愁耳曰還者是不滿之意曰且者是無聊之詞公心刻刻在長安故對江流而動清渭之想因言長安此際花當盛放恨不身覩其媚熳也思花意不在花寓感尤深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就黃家亭子二首

黃鶴曰王使君即王閬州也正月晦日為唐令節

山豁何時斷江平不肯流稍知花改岸始驗鳥隨舟結束多紅粉歡娛恨白頭非君愛人客晦日更添愁

此咏晦日泛江也豁開豁即山之斷處但不知起于何時而江水當此斷處若更平而不肯流也次聯承次句實寫泛江花開于岸上岸換而花亦改彼此各異也鳥飛于舟旁舟行而鳥亦隨左右不離也稍知始驗從不肯流來若江流迅疾則花之改舉目盡知鳥之隨急且難驗矣三聯與末二句一氣說承次聯舟中必有紅粉奏樂但白頭之人對紅粉偏生增恨覺歡娛之景都與本懷無涉止因使君愛客故勉爾追隨非然者年既衰老則心緒落頽當此令節更易添愁何暇為泛江之樂哉

有徑金沙軟無人碧草芳野畦連蛺蝶江檻俯鴛鴦日晚烟花

亂風生錦繡香不須吹急管衰老易悲傷

此咏就黃家亭子也通首平叙就亭有徑然皆是沙故軟亭旁無人任碧草自芳此猶在徑中遥望也由此遂到亭子故緊接次聯野畦亭外之畦蛺蝶低飛若與畦連江檻亭中之檻鴛鴦俯伏近在檻際皆從亭子下望而見值此美景自當宴樂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飲至日晚烟花相亂忽而風生錦繡為香錦繡繡衣也指王使君總形容泛江之盛麗急管笛聲也公每聞笛必起悲傷況當衰老更易感情故曰不須吹言此宴雖極歡娛已多白頭之恨何堪急管入耳哉此

公自書在亭之懷合二首觀之悽惋無盡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老畏歌聲短愁從舞曲長二天開寵
餞五馬爛生光川路風煙接俱宜下鳳凰

此詩是兩截體首二句與次聯公陪餞自咏三聯與末二句
方咏餞客各平叙蓋王餞蕭而公陪之也以江亭為離亭内
係餞別處杜于云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公客閬州但嘆知己
者少故以離亭春色為感曰非舊國心切乎舊國也曰是他
鄉情傷于他鄉也年老則無興致故怕聞歌聲雖短亦然況

長乎人愁那有歡心故最厭舞曲舞曲長愁亦與之俱長也
後漢蘇章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姦贓
乃請太守設酒陳平生之好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
有二天章曰今夕與故人飲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公
法也遂舉正其罪引此但取設酒陳平生之意以比王耳
寵餞是酒肴豐美生光是行色壯觀開寵餞者為王爛生光
者為蕭王係主人蕭係行客故五馬屬蕭兩刺史賓主出往
分矣凡五馬事惟太守出使時宜用閬遂二州皆屬蜀郡故
云風烟接昔黃霸治潁川鳳凰集于郡言二公為郡俱能使
鳳凰下集所以美之也

暮寒

春日暮寒也

霧隱平郊樹風含廣岸波沉沉春色靜慘慘暮寒多戍鼓猶長
擊林鶯遂不歌忽思高宴會朱袖拂雲和

此詩前半是暮寒之景後半是暮寒所感之懷樹列平郊而
隱于霧之内此是暮波浸廣岸而含于風之中此是寒次聯
點題分承首二句春色靜則時已暮沉沉所以狀其時也時
已暮則寒自多慘慘所以狀其寒也因暮寒而傷時事故緊

接三聯以起末二句戍鼓長擊防侵擾也林鶯不歌避兵氣
也遂字猶乎緊相呼應周禮春官大司樂奏雲和之琴瑟雲
和山名朱袖紅袖也置酒高會且携紅粉奏雅樂只是無聊
中之虛擬不必實有其事故曰忽思也從最相反處形容愈
覺悲感

雙燕

旅食驚雙燕啣泥入此堂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養子風塵
際來時道路長今秋天地在吾亦離殊方

首二句點題毛詩燕燕于飛言其雙也古詩思為雙飛燕啣

況巢君棠公寄旅在蜀正當食時雙燕啣泥入堂突然見之宜其驚也次聯承首句雙燕月令仲春之月元鳥至仲秋之月元鳥歸北方燕南方派春則自南而北避濕就燥也秋則自北而南避燥就濕也因是雙燕故曰同避夏日炎熱秋風清涼燕在北方歷夏秋方歸故曰過炎涼三聯承次聯風塵原非佳景而養子于其際此言燕客居之苦也道路豈能安速而來時經其長此言燕客況之難也末二句承首句旅字言目今正是秋汝將去矣吾再四思維此時雖盜賊相尋而天地猶在亦將離殊方而去也時公未知嚴武再鎮蜀故有

出峽之志

遊子

時公欲南下尚留滯巴蜀

巴蜀愁誰語吳門興杳然九江春草外三峽暮帆前厭就成都卜休為吏部眠蓬萊如可到衰白問群仙

久居巴蜀而無知己故曰愁誰語思遊吳門而又不遂故曰興杳然次聯承首二句九江洞庭湖也三峽在夔州皆南下至吳所歷之地九江之春草空綠幾時得入眼中三峽之暮帆自懸何日來風斜攬言已不能順流而下也三聯承首句

巴蜀引起末二句
畢卓為吏部郎盜
厭住成都即有酒
風塵道阻蓬萊無
年問群仙耳意在
臣總是戀戀於君

滕王亭子

亭在閬州玉

寂寞春山路君王不

暮雲霞過客情尚思
亭在道間故以路
竹也句法上因下
曰閣曰竹色曰松聲
處竹色曰猶松聲曰
方知老杜下字之妙
見亭間之鳥雀暮則
過極目亭際之雲霞
寂寞而有所感悲永

拖霓旌憶滕王當日得賜天子旌旗歌吹而入千騎羅列何
其盛也而今安在哉惟令人尚思而已弔古之懷具見

玉臺觀

玉臺觀在閬州北七里

浩刼因王造平臺訪古遊綵雲蕭史駐文字魯恭留宮闕通群
帝乾坤到十洲人傳有笙鶴時過此山頭

刼謂堦之一級二級浩刼大階級也平臺在大梁東北梁孝
王大治宮室為複道自宮中連屬于平臺此以梁王比滕王
也古古跡也次聯至末平叙俱承次句一氣說蕭史魯恭俱

借喻觀中必有公主遺跡及滕王書册鐘磬在焉道書云群
帝五方之帝也東方朔十洲記漢武帝既見西王母言八方
巨海之中有祖洲瀛洲玄洲炎洲長洲元洲流洲生洲鳳麟
洲聚窟洲謂之十洲皆人跡所希絶處列仙傳周靈王太子
晉好吹笙作鳳鳴嘗乘白鶴駐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
公以群仙事形容玉臺之勝言此觀造自滕王我則訪古跡
而遊見綵雲則若蕭史之駐見文字則如魯恭之留宮闕之
高通于群帝乾坤之內如到十洲人傳王子喬乘鶴吹笙此
山頭猶彷彿見之則我所訪而遊者豈尋常古跡耶前滕王
亭子詩有荒墟之感此有縹緲不可即之思聊以慰客懷云
爾

別房太尉墓

房太尉房琯也

他鄉復行役駐馬別孤墳近淚無乾土低空有斷雲對碁陪謝
傅把劍覓徐君唯見林花落鶯聲送客聞

時公去閬將復往成都因駐馬而別太尉之墓焉此是點題
中二聯承首二句乾土近淚而皆濕是何等哀傷斷雲橫空
而低垂是何等凄慘晉謝安臨敵圍棋驛書至知敵已破了

無喜色圍棋如故按琯為宰相喜聽董庭蘭彈琴遂以好琴
聞于海內公以謝傅圍棋作比為房琯解嘲贊言生前相好
之情也吳延陵季子帶劍聘徐君徐君已死掛于墓樹而去
公以把劍覓徐作比言死後不忘之誼也末二句總承上文
因別墓而重有所感以聞見二字參錯成韻本謂別時無送
客之人送客者惟有落花啼鳥耳按琯長子乘自少兩目盲
孽子孺復特尚幼故去世未久塚間寂寞如此

渡江

廣德二年春嚴武再鎮蜀公自閬州再往成都此渡江

時作也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欹斜疾魚龍偃臥高渚花張素

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汝曹

春江泱漭故風濤之險甚是難渡句法上因下次聯承首二句舟楫既欹斜而水流迅速致其行亦因之而疾魚龍雖偃臥而水勢溢發故其身亦隨之而高正見風濤難渡也三聯承首句春江庾信哀江南賦青袍如草渚上之花如素錦開張汀中之草與青袍相亂此渡江時現景也末二句承次句風濤悠悠疎散意垂綸之客終日疎散于江邊公故戲而問

之獨羨汝曹則公之不能悠悠可知當此風濤渡江未免恐懼也

倚杖

公自注鹽亭縣作題次公曰鮑明遠有倚杖牧雞豚之句公因以爲題

看花雖郭內倚杖即溪邊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輕白浪歸雁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

言雖在城內看花然倚杖而行不覺已到溪邊則郭外矣次聯分承首二句休恐也公在郭內看花即見縣中休市山縣之市其休甚早也聚多也及至溪邊又見江橋有船山縣之船聚于春日也三聯承次聯下句狎鷗歸雁皆江橋所見鷗浮浪中而往來甚便故羨其輕雁橫天上而飛鳴自如故知其喜末二句承中二聯物色指山縣江橋之物色生意指狎鷗歸雁之生意公自去年春在梓州今復倚杖過此行役淒涼今年不異去年故覩物色生意遂憶而傷之耳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再歸成都依嚴武時作

汩汩避群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復作遊西川物役水虛

照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着盡室畏途邊

汩音聿奔汩疾貌與汩沒字不同悠悠行貌公因群盜作亂故避之經十年言其久也次聯承首二句十年之中屢思南下遊吳而竟未遂今復赴蜀非其志也三聯承次聯下句正言遊西川此身既爲物役而形容憔悴徧照水光之中奔走業已魂傷而道路艱難更在空山之內曰虛照曰寂然想見行色蕭條抑鬱無聊之況以起末二句着是地着謂安土也左傳盡室以行畏途見莊子達生篇因我生之無着而使盡室皆在畏途公累妻子矣故下首遂云愧老妻

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衫裛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
石橋斷却尋溪何日兵戈盡飄飄愧老妻
林內風急樹為偃仆見行色之慘公再入蜀非其本懷迴復
二乎貴躊躇無限今已行矣而意猶迷也中二聯承首二句
以起末二句山間翠微之色潤浥衣衫衫亦為綠馬無芻豆
以秣止銜青草而嘶此即山行艱難寫意迷棧懸即劍閣道
也皆崎嶇石徑欲避其石須于斜處行之橋石橋也石橋斷
處再尋溪路以行此即跋涉勞苦寫意迷如此者只因兵戈
載道耳何日盡正言望其盡而未盡故致飄零以累妻子也

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
魅抨弓落狖鼯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行色遞隱遞見為峰巒林木所遮蔽也人烟或有或無兵戈
之餘喪亂略盡也旅行之人當此益慘次聯承首句僕夫稚
子時而相失則穿林高語或陟山之顛而入雲際又大聲疾
呼恐行伴不能追隨以致各迷徑道也三聯承次句以起末
二句魑魅山中之精人烟絕處恐其出沒則轉石而驚走之
狖猿屬鼯山鼠也抨彈也僕夫稚子以此為戲竄出山行之
況欲笑欲哭射雉賦始解顏于一笑既轉石又抨弓真堪供
人一笑樂也恰似有意以慰窮途之苦者然按三詩其一泣
言山水其二詳山水之曲折其三則人烟俱斷愈荒墟不可
行矣始而畏繼而愧又繼而笑而樂則此身竟付之異物欲
啼啼不得轉供窮途一笑公入蜀之況良可悲也

寄邛州崔錄事

邛州崔錄事聞在果園坊久待無消息終朝有底忙應愁江樹
遠怯見野亭荒浩蕩風塵外誰知酒熟香
首二句與次聯一氣說崔錄事本邛州人時寓居成都之果
園坊此與公素相友善今公歸不來相訪是無消息也怪其

不來相訪故曰有底忙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江樹對亭
草堂景色公久待崔而不至想懸遠耶抑畏荒耶竟不我顧
何耶浩蕩即荒遠意草堂雖僻在風塵之外而酒熟正香崔
亦可來同飲今竟愁遠怯荒而不來則酒雖香誰能知之此
為躊躇之詞仍是望來之意

過故斛斯校書莊二首

公自注老儒艱難時病于庸蜀歎其歿後方授一官

此老已云歿鄰人嗟亦休竟無宣室召徒有茂陵求妻子寄他
食園林非昔遊空餘穗帷在淅淅野風秋

言此老已殁去鄰人之咨嗟而嘆息者亦休矣古詩所云親戚有餘哀他人亦已歌是也看下文一派荒凉之狀正是嗟亦休次聯承首句當其在生覺無宣室之召及其既死徒有茂陵之求正言其殁後方授一官也三聯上句承次句下句起末二句併為後詩首二句與次聯伏根寄他食用左傳民食于他他字妻子寄食于他方其流離可想園林不同于昔日其零落可知總細布而疎者總帷靈帳之屬也野風漸漸為出空餘總帷寂無人焉之景漸音普漸瀝雨聲也與風無涉借用耳

燕入非傍舍鷗歸祇故池斷橋無復板卧柳自生枝遂有山陽作多慙鮑叔知素交零落盡白首淚雙垂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非傍舍言燕仍入其舍也祇故池言鷗仍在其池也斷橋無板則殘壞不堪而行人絕矣卧柳生枝園無主人任草木自為榮枯耳所云園林非昔遊也三聯與末二句承上文而深致其傷感正是寫題中過宇向秀與嵇康為竹林交後經山陽嵇康之居作思舊賦公思斛斯而作此詩無異山陽作也故曰遂有鮑叔與管仲交管仲曰知我者鮑子公以斛斯為能知我而我闕于面訣故曰多慙劉孝標絶交論曰素交盡利交興素交者不假財利以心相交也零落之歎淚垂白首交誼之厚真不愧古人矣

嚴鄭公宅同詠竹得香字

綠竹半含籜新梢纔出墻色侵書帙晚陰過酒樽涼雨洗娟娟淨風吹細細香但令無剪伐會見拂雲長

籜音託筍皮也公言此竹之籜猶半含而梢則出墻矣曰纔者原係新竹尚未長成也已為無剪伐伏根中二聯承首二句新竹色偕綠帙為書衣綠色侵之晚更可觀綠陰移于酒樽之上併樽亦涼也淨由雨洗娟娟者極其秀麗也香隨風

來細細者微有氣味也竹本無香此云香者凡花草必有氣味竹放新葉亦然非必蘭蕙椒桂而後稱香也末二句總結上文只是竭其愛護意詩召南勿剪勿伐即此含籜出墻之新梢正在方長但令勿剪勿伐則拂雲之長何不可見乎總欲其蔚然茂美堪供吟覽耳

晚秋陪嚴鄭公摩訶池泛舟得溪字

寰宇記污池一名摩訶池昔蕭摩訶所置在錦城西公自註在府內

湍駛風醒酒船迴霧起隄高城秋自落雜樹晚相迷坐觸鴛鴦

起巢傾翡翠依莫須驚白鷺為伴宿清溪

湍急流也駛疾貌水流風至一派清涼故酒可醒比及興盡廻船而霧即繞隄徧起則天色向晚矣此言泛舟宴歸之遲次聯分承首二句秋風落于高城景色堪畫此真可以醒酒樹既雜天又晚兼之霧氣昏暗故相迷也三聯承次句以起末二句觸與傾皆貼泛舟鴛鴦翡翠棲于水際舟過處勢必觸之使起又若傾翡翠之巢而使低飛也清溪中更有白鷺差堪伴我宿者幸莫驚之可耳此亦指泛舟言甘宿清溪則不樂居幕府可知

樹間

秋在幕中作

岑寂雙甘樹婆娑一院香交柯低几杖垂實礙衣裳滿歲如松碧同時待菊黃幾回霑葉露乘月坐胡床

幕中雙甘樹何害岑寂公不樂居幕府故對之自覺岑寂婆娑盛貌曰一院香知公在院內也中二聯承首二句柯曰交言其雙也實曰垂正當秋時其實已垂也曰低几杖便有不甘受屈之心曰礙衣裳便有拂而去之之意甘葉經四時不凋如松樹長碧秋時結實與菊色同黃撫孤松而盤桓東籬醉酒皆已中心藏之矣末二句公自詠總承上文幾廻猶言幾番公抑鬱無聊每于晚間在院內靜坐至夜深時猶徘徊樹下是以頻沾夜露也胡床幕中之物適在樹間公遂乘月而坐耳寫岑寂之況如畫

軍中醉飲寄沈八劉叟

陪公在嚴武軍中作

酒渴愛江清餘酣漱晚汀軟沙欹坐穩冷石醉眠醒野膳隨行帳華音發從伶數盃君不見醉已遣沈冥

惟酒渴故愛江清當既酣之餘則時亦晚矣遂從汀而漱焉

正是愛江清也水際平地曰汀次聯承次句酣字軟沙之上雖欹坐亦穩蓋軟則活動故能扶欹也冷石之上雖醉眠亦醒蓋冷則清爽故能解醉也二語具見酣態題所云醉飲也三聯與末二句平叙是從既醒以後追思未醉以前野膳野外擺膳也行帳行軍之帳也華音中華之音也從伶伶人也華音發奏樂也膳與音皆隨行帳題所云軍中也沈冥沈醉貌思君不見故飲興不高而醉不至于甚是兩君為我遣沈冥題所云寄沈八劉叟也

正月三日歸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

時自幕中歸浣花草堂

野外堂依竹籬邊水向城蟻浮仍臘味鷗泛已春聲藥許鄰人斲書從稚子學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

公自幕辭歸覺草堂甚樂遂作此詩首二句叙草堂之景堂在野外與竹相依水邊籬邊向城而流此是何等幽雅趣所云溪上也中二聯承首二句是歸草堂之樂南都賦醪敷徑寸浮蟻若萍仍臘味言此酒造于臘月也南越志鷗鳥在漲海中隨潮上下三月風生乃去聞鷗泛水之聲知為春聲說未恰是臘盡春初題所云正月三日也公隨處種藥卻許鄰

人共斲聽其取用不禁止也草堂中之書任稚子學而觀之與失學從兒懶書亂誰能帙二句參看方知公未嘗教子子亦未嘗不讀書也正見高人性情亦見老人短精神遂緊接末二句言年老不能辦事深負平生所學故爾辭歸望諸公鑒我之無他耳題所云簡院內諸公也

長吟

江渚翻鷗戲官橋帶柳陰波飛競渡日草見踏青心已撥形骸累真為爛熳深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

通首俱是長吟初辭幕府時作也江中之鷗橋邊之柳皆眼前所見曰翻曰帶景色尤佳競渡日端午日也波飛者舟渡波中其行如飛也飛字從競字生出蜀地正月八日士女遊嬉踏青與競渡原非一時事只是借來作對耳然細玩踏青心三字語意甚活草何時不有青何時不可踏定于正月八日者相沿常例也隨時而動此心者偶爾高興也見字從踏字生出公在幕府來常酬知己形骸之累已極而天機反覺其淺今既撥去則毫無矜持做作真覺爛熳而且至于深得以率此長吟矣詩到至處只是一穩字公所云晚節漸于詩律細非細不能穩也長吟而曰不覺正是天機爛熳之深處

八句一氣說直趕至結尾方然題又是一格

春日江村五首

自幕中歸草堂有感于時事而作也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此詩劈分兩段又是一格首句明點村字暗含江字至其二結句方明點次句明點春字暗含日字至其五結句方明點題所云春日江村也開首言農務急春水深正可從此而治田矣其如流離衰謝何故緊接次聯縱目於萬里之外乾坤

正復茫茫撫心于百年之間時序不覺催逼則是田不能治也三聯言賦茅屋尋桃源正可從此而避世矣其如衣食無資何哉緊接末二句生理既極艱難又復賠于籌計飄泊已非一日至今未有寧居則是世不能避也反覆暢轉總是無可奈何之詞可見公之入幕府依為生理計耳

迢遞來三蜀蹉跎又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遊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買江天

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武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後人謂之三蜀迢遞言其遠也公以乾元冬入蜀至永泰元年屈指數

之已六年矣蹉跎失時也次聯承首二句作客之身飄泊無定忽逢嚴公故舊之好遂薦舉為郎不覺自林泉而發興焉此俱追叙已往以下方就現在說三聯反承次聯下句以起末二句王隱晉書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忽見洛陽止宿白社中拾得殘碎繒輒結為衣號曰百結衣莊子山木篇衣敝履穿貧也史記滑稽傳齊人東郭先生貧困饑寒履有上無下行雪中著地處皆足跡公自言賦性疎懶衣雖敝亦從其敝且好遊玩履雖破亦任其破此非嘆貧窮正見不堪在幕府為官耳藩籬即指幕府頗無限不受其拘束也江天恣意眺賞如用錢買到而為己有者然公出幕府還有海濶從魚躍天空任鳥飛之樂

種竹交加翠栽桃燭燒紅經心石鏡月到面雪山風赤管隨王命銀章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首二句與次聯叙景竹曰交加言其綿密桃曰燭燒言其繁多種植栽培皆消遣實事也周書王時外國貢石鏡白如月照人則寒雪山蜀西山月曰石鏡言其圓明風曰雪山言其涼爽經心到面皆領畧實跡也此見草堂勝景儘堪自娛正見為郎之誤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漢官儀尚書令僕丞

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又二千石以上銀印龜鈕刻曰某官之章公為檢校尚書工部郎故得賜赤管唐雖無賜印者公時已賜緋因其有隨身魚而言耳東方朔答客難唇腐齒落公在幕府原非本懷故自言牙齒俱落則年已老矣而名列薦賢實玷辱于其中何如辭歸草堂之為樂耶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愧群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鄰家送魚鼈問我數能來

朱紱公服也扶病而垂見仕幕府甚是難堪紫苔野景也歸休而步見在草堂足以自樂次聯分承首二句今既歸休郊

靡則家詩宜存以佚老回思幸脫幕府而材能寔愧于諸公
三聯與末二句俱承次句與次聯上句燕飛之外別看晴絲
之叅舒鷗鳥之適即觀水葉之開闔總寓草堂得以自由之
趣鄰家既送魚鼈而又問公能數來可見公之身已無拘束
亦見村鄰和好草堂不孤也

群盜哀王粲中年召賈生登樓初有作前席竟為榮宅入先賢
傳才高處士名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人以京師擾亂乃之荊州依劉表賈
誼為長沙王太傅帝召至宣室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

至夜半帝前席王粲因群盜而多哀賈生當中年而被召此
是一篇之主次聯分承首二句惟多哀故不勝感傷而未登
樓之作惟被召故得至宣室而受前席之榮三聯統承首二
句郡國志長沙南寺賈誼宅陶侃宅亦在焉襄沔記繁欽宅
王粲宅俱在襄陽井臺尚存王與賈之住宅俱載入先賢傳
中以其才名高于處士也乃處則登樓作賦處則前席增榮
皆未能暢然而滿志與處士何異耶末二句通承上文結出
主意曰異時者異世而懷之也當此春日復覺含情蓋粲之
依表如公之依嚴賈為王傅如公在幕府均老懷才不遇不
若終為處士也句句說二子句句公自言含情處正在此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唐志戎州本犍為郡與嘉州皆犍為地也公以永泰元
年五月去成都之嘉戎州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座從歌妓密樂任主人為重碧拈春
酒輕紅擘荔枝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東樓景勝已稱絕矣當此絕勝之地不覺自驚身老然身雖
老而情則忘其老遂發興與主人相樂故曰奇也次聯承首
二句身老之人生雖與歌妓相密而歌妓之情未必屬我則

樂仍任主人為耳說得老人與歌妓毫不相關可驚處正在
此三聯承次聯書于建七啟春清縹酒註縹淺碧色拈春酒
擘荔枝此主人使歌妓為樂者拈字風韻宛然所謂翠袖殷
勤捧玉鍾也荔枝果名有數種而膜皆帶粉紅故輕紅從擘
而見末二句總承上文驚老之時使已含愁及歌妓在座樂
任主人拈春酒擘荔枝此身更復無味對此高樓雖云絕勝
而不覺愁思欲動矣笛即座中所吹之笛也公已生愁主人
方樂而歌聲未肯休歇身老之人何以為情耶挽此在結尾
更覺通首緊切

悲秋

永泰元年公在雲安將移居夔州作

涼風動萬里群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眾人行始欲投三峽何由見兩京

涼風一動萬里皆然悲秋無限群盜指回紇入寇言縱橫者肆行無忌也次聯上句承次句下句承首句憶長安洛陽之家而群盜阻隔音書由此澗絕念作客逢秋之苦而涼風淒切情景倍覺難堪三聯承次聯東西南北任鳥所適公他鄉客處歸家無期惟高鳥之不如故愁窺其過也遙危鬢禿猶

逐逐因人公素性倔強豈堪耐此着一老字根甚曰眾人其所感深矣末二句通承上文始者先也兩京長安洛陽也是秋公居雲安心雖憶兩京而身欲到夔既先投三峽而去則長安洛陽何由而見乎萬里涼風正為兩京歎也

禹廟

方輿勝覽禹祠在忠州臨江縣南過岷江二里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廟在空山之中而秋風既起落日復斜淒涼極矣中二聯承首二句橘柚亂垂于庭前而荒榛特甚龍蛇徧畫于屋壁而古跡僅存此就廟中言見空山寂寞之況石壁必鑿而後斷斷則長虛故雲氣因之而生江水必疏而後流流則有聲故白沙隨之而走此就廟外言見落日蕭條之景末二句承三聯對禹廟而追思禹功四載者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曰早知者謂其計已素定也石斷水流人皆見之石因鑿而斷水因疏而流禹當年實早知之是以乘四載而疏鑿其勢已控三巴也今立廟于此覺三巴皆禹功所及何地不堪憑弔耶

宴忠州使君姪宅

忠州古巴地

出守吾家姪殊方此日歡自須遊阮巷不是怕湖灘樂助長歌逸杯饒旅思寬昔曾如意舞牽率強為看

出守言為守于此地也殊方遇姪故此日甚懽次聯承首句阮咸與叔父籍為竹林之遊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也公以阮咸比使君以阮籍自比峽程記四百五十灘有清水重峰湖灘漢灘此言吾今日之留因阮巷不可不遊非因湖灘之故不敢前涉也三聯承次句是寫題

中宴字樂宴席作樂也長歌公之詩興也與旅思相對樂既作適以助長歌之逸興酒杯鏡更足寬羇旅之愁思末二句承三聯是陪襯法王戎王尋之姪常以如意起舞左傳牽率老大謂牽引也言姪昔年嘗舞如意以娛我亦被牽引老大强為看而已豈能如此日之宴足以盡歡耶昔字與此日二字對照

旅夜書懷

去成都舟下渝忠時作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濶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

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時公泊舟於岸岸上之細草為微風所吹此是現景檣舟檣也危高也同泊舟者無人故曰獨夜一說當此夜深舟中人皆熟睡公獨不眠起立舟上傍危檣而四望也並存之次聯至末俱承次句星而曰垂由于平野之濶遥望如垂也月而曰湧由于大江之流不定如湧也想見獨夜舟三字題所云旅夜也名實因文章而著官不為老病而休豈字應字反言以見意耳公救房琯而遭謫辭嚴武而歸隱確見時危政暗不樂仕進然未敢告人但云老病應休可謂怨而不怒題所云書懷也一說著大名必須大業豈文章末技所能公自許甚高此是正言無奈老而且病官自應休此是一腔憤氣故作反語並存之因言我在天地間既老病無能用世往來江湖飄飄水上殆類一沙鷗耳以水鳥自喻恰是在舟之詞一字與獨字相應

放船

黃鶴曰自忠渝下雲安作

收帆下急水卷幔逐回灘江市戎戎暗山雲淰淰寒荒林無徑入獨鳥怪人看已泊城樓底何曾夜色闌

初則掛帆而行至于急水則不敢不收矣帆雖收而舟幔猶懸至回灘曲折併幔亦卷起恐致遮蔽難于逐路而行也中二聯承首二句放船急下須臾而見江市山雲戎戎盛貌野市臨江草木翁鬱又值日暮故暗也淰音審禮運云龍以為畜則魚鮪不淰注群隊驚散貌陰雲在山隨風流走又值日暮故寒也此已為夜色伏根荒林無徑是船已到岸也曰獨鳥正見林中無人曰怪人看愈見此地無泊舟之人鳥見人看反以為怪也此又伏夜色末二句總結上文當其過江市尚非可泊之時及其到荒林又非可泊之地於是至城樓底

而泊舟馬闌殘也言舟已泊矣如此盤桓而夜色仍未殘也
總言到城之早以見放船之速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鄭十八名賁雲安人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
袂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酣歌淚欲垂

衆花既盡獨有菊存恰是九月節物中二聯承首二句九日
摘菊其來已久但摘菊之人頻異耳只一頻字上下數十年
殊深物換星移之感輕香猶言清香是贊酒美攜酒者鄭也

暫隨者公也只一暫字婷嫋寄天地局勝朝不保夕之悲潘
岳秋興賦御袂衣說文袂衣無架衣也時值九月自當衣袂
但流落于偏僻之地而家鄉何在耶風俗記九日登高以禳
災危雲安四面皆山擁公因九日登高更登于山之危處以
消遣無聊極矣末二句雖推開說蹇承三聯下句是登危遥
望所觸者老于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是年八月僕固懷恩
及吐蕃回紇等入寇正是皆戎馬萬國猶言偏地非真有萬
國也酣歌酒酣而歌且至于歌不成聲而淚欲垂也公撫節
未有不嘆當宴未有不哭正以人頻異酒暫隨既寄旅遊荒
而兵戈又復擾攘耳

將曉二首

石城除擊柝鐵鎖欲開關鼓角悲荒塞星河落曉山巴人常小
梗蜀使動無還垂老孤帆色飄颻犯百蠻

此詩是兩截體通首平叙前半寫景以還題面後半書懷以
盡題意也志夔州古巴石城鐵鎖關門所用鎖鑰也柝以警
夜夜盡則除關以禦寇雞鳴則開鼓角緣塞而悲星河映山
而落此皆將曉之景也常小梗言時有作亂之人動無還謂
上元間劍南東川節度兵馬使段子璋反伏誅乾元元年劍

南西川兵馬使徐知道反伏誅是年劍南西山兵馬使崔肝
又反是奉使鎮蜀者動輒無還也公時泊舟雲安將居夔州
自歎亂離如此以垂老之身逐飄颻無定之孤帆而犯百蠻
不知何所至極耳犯字奇蓋夔爲楚地本屬蠻方孤帆所向
若與之相侵犯者孤帆色正從將曉見出

軍吏回官燭舟人自楚歌寒沙蒙薄霧落月去清波壯惜身名
晚衰愁應接多歸朝日簪笏筋力定如何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官燭官府供用之燭將曉不用故回也
項籍傳聞軍中皆楚歌時公欲出峽至江陵舟人亦喜南下

故皆楚歌岸上之沙為薄霧所蒙天邊之月映清波而落皆
將曉之景也觸景情生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公之所惜
者身名也從壯而皆今已晚矣公之所愁者應接也及衰吏
愁何其多乎倘一旦有歸朝之日其時必將簪笏端立而年
既衰不知筋力如何也將曉不成寐回首壯年自悲衰晚身
雖南下心在朝廷所謂一飯不忘君也與

懷錦水居止二首

永泰元年九月僕固懷恩復引吐蕃回紇入寇十月郭
子儀方舉破吐蕃而成都尹郭英乂為兵馬崔旰所殺
詩共四起蜀中大亂公避居雲安故懷成都草堂而作
此詩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天險終難
立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逝錦江波

此詩通首一氣說次聯承首二句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正
寫居止二字與懷字末二句承三聯下句照出錦水二字來
仍是寫懷字言軍旅方西征僻之地而崔旰作亂風塵頓
起是戰伐又多矣獨幸蜀之父老猶謳歌而思天朝則劍閣
雖險料旰終難自立太平可望得毋有重過柴門之日乎豈
者意中想望深願而不可必之詞柴門指草堂言今巫峽與
錦江相通推觀水之遠逝焉能不朝朝而思之

萬里橋西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
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此詩全懷草堂言宅在萬里橋之西莊在百花潭之北題所
云錦水居止也中二聯承首二句面水之軒清幽堪戀經霜
之樹古秀可觀此是草堂近景雪嶺之白幾與天齊錦城之
黃總由日曛此是草堂遠景末二句總承上丈遠近皆形勝
之地惜哉徒回首茫茫而不得到自今以後尚能到焉否耶
題所云懷也

又雪

南雪不到地青崖霑未消微微向日薄脉脉去人遙冬熱鴛鴦
病峽深豺虎驕愁邊有江水焉得北之朝

南方地暖雪至半空即消故曰不到地青崖山之高處高則
寒故雪猶霑於其上耳次聯分承首二句微微些須也脉脉
不絕也青崖向日之處雪霑未消而微微甚薄當空脉脉之
雪總不到地而去人甚遙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見蜀地不
可久居以起末二句惟雪少故冬熱鴛鴦匹鳥止則相偶飛

則成變固熱而病借比正人失所也豺虎惡獸常以峡為家恃峡深而驕借比强暴肆志也公於此未免生愁因言正當愁時江水止是東流安得折而北之朝使我乘舟順流以到長安耶北字與首句南字相應前半賦雪後半因雪而有所感公意原不在雪也

冬深

花葉隨天意江溪共石根早霞隨類影寒水各依痕易下楊朱淚難招楚客魂風濤暮不穩舍棹宿誰門

前半是深冬之景後半是深冬所感之懷首二句與次聯自

相承接以花與天石與水顛倒成文冬主收斂自是天意故花與葉隨之而彫零此就天論花也冬日水落石根自出江如是溪亦如是故曰共此就水論石也花葉既彫則枝幹清楚故早霞之影隨類而呈現此就花論天也石根既出則江溪皆淺故寒水之痕各依于舊處此就石論水也觸景情生遂緊接三聯揚朱泣岐路謂其可以南可以北楚客屈原也宋玉憫原無罪託帝命以招其魂公自言流離無所泊是以淚易下而魂難招也末二句上句承次聯下句承三聯皆與次句相應時公在雲安舟中言寒水依痕則似平矣然日暮之時風濤亦復可慮故曰不穩舍棹而泊舟將於誰門是宿乎自傷此身飄泊無定如楊朱之岐路無宋玉之招魂雖平流之中正復有風波之警總託言以見意耳

子規

峡裏雲安縣江樓翼瓦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公在雲安感子規啼而作也言雲安當江之樓其瓦如鳥翼並齊此在題前次聯承首二句山間樹木則向榮而合此仍在題前是江樓所見林內子規則應候而啼此方點題是江

樓所聞前三句峡表有縣縣前有江江邊有樓樓上有瓦瓦外有山山中有木與子規何涉及合四句讀但覺全是一片子規聲正公用筆妙處山木合子規啼皆春景也遂緊接三聯眇微也當春風之眇眇而舉目無親值夜色之蕭蕭而悲涼特甚客況苦極矣末二句承次句與中二聯客愁從春風夜色來那聽此從子規啼來傍人低從江樓山木來公在樓上子規啼於木間相去原低所啼者不如歸去四字他鄉聽此未免難堪非子規果有知識故作傍人之啼以嘲公乃公客愁無限忽聞其聲發為怨詞以嗔之耳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煙柔櫓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此詩通首平叙舸歎上聲大船也水流沙上曰瀨石瀨懸瀨在石邊也娟娟美好貌是日船下夔州郭依沙而宿但見石瀨之月娟娟可愛是天氣清明也忽而風起從此船中之燈遂搖亂不寧忽而江鳴總由船外之雨如懸瀑直下此宿船後一夜之景自夜及晨雨雖過而雲猶掩故夔州之鐘聲如在雲外於舟中側耳聽之其聲猶含濕而不能振夔州之勝

地莫如石堂乃煙雲連接於舟中擧目望之其地竟恍惚而不能真雨後偏地泥濘既不得上岸則移舟而行矣柔櫓方擧輕鷗蕩漾寫別況如畫此外更有判官雖未能面別而含悽之情不容自已益覺汝之賢使我缺然於晤對也柔櫓與首句舸船相應汝字指王判官說公自初泊至解纜脫看明月夜遭風雨晨畏陰濕布置井井有景有情

西閣三度期大昌嚴明府同宿不到

大昌屬夔州

問子能來宿今疑索故要匣琴虛夜夜手板自朝朝金吼霜鐘徹花催蠟炬銷早鳧江檻底雙影漫飄颻

嚴必爲令於大昌公期其來西閣也言既問訊於子許我能來宿矣今乃三度期約而不來是以有索故之疑也索故是託故相卻意要約也諭語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次聯正言其不到承次句匣琴雖設虛夜夜而不彈見無知音也手板常持自朝朝而不放見其負約也手板笏也守令對上官必以手板豈嚴方爲身縣令故有此語乎三聯是因其不到而待其到承次聯引起末二句山海經豐山有九鐘焉是知霜鳴霜降則鐘鳴故曰知金吼即鐘鳴之聲徹其響四達也花燈

花也金聲吼霜鐘而四徹燈花催蠟炬而漸銷是待嚴至鐘鳴蠟殘之候猶不至也題是期嚴同宿故夜深猶翹望不絕夜期不至又早起而望之但見鳧遊於江檻之下雙影飄颻鳧鳥無情猶同遊同宿以明已之期嚴不至閣中止隻影則鳥之不如也曰漫飄颻真鳧處正是思嚴益切處

不離西閣二首

江柳非時發江花冷色頻地偏應有瘴臘近已含春失學從愚子無家住老身不知西閣意肯別定留人

夔州地暖故柳非時而即發花雖冷色亦頻動也次聯承首

二句地偏則蒸熱故瘴氣多有是風土不宜也臘近尚未臘也而春意已含是氣候不正也三聯上句承次聯上句下句起末二句此地旣有瘴斷難久處以教子故聽悉子失學此地雖有瘴何妨暫處以棲身總緣老身無家蓋欲去而未能離遂繫接若為諸之之詞言西閣之意肯令我別乎抑定要留人也定字是疑詞與杭州定越州同

西閣從人別人今亦故亭江雲飄素練石壁斷空青滄海先迎日銀河倒列星平生耽勝事吁駭始初經

起句承前首結句謂西閣亦從人別去未曾有留我之意我

今則視為故亭而不能離焉一說亭依亭午作停字用言人自故亭非關留也故字為出將途無賴氣色兩說相通並存之以下俱言不離西閣之故中二聯承首二句是西閣現景江雲之飄有如素練石壁斷處全是空青曉景則滄海先迎日而出夜景則銀河倒列星而懸凡此勝事皆從西閣而得之者也末二句承中二聯我平生最耽賞勝事今日擧諸勝跂見之而吁見之而駭況係始初經見方欲在此耽賞安忍離耶公直戀戀於西閣不過欲去不能故借諸勝為留連之詞題曰不離乃所以深欲離也張友鴻曰不離西閣四字有

無限蹴踘顛聆在待此指出方知杜老妙于製題

夜宿西閣曉呈元二十一曹長

城暗更籌急樓高雨雪微稍通綃幕霽遠帶玉繩稀門鵲晨光起檣烏宿處飛寒江流甚細有意待人歸

城暗而更籌自急此夜宿之景樓高而雨雪若微此西閣之景總是指夜言次聯是將曉承首二句雨雪微則漸霽矣綃縑也天霽之色薄如綃幕也稍通反照上暗字高字夜宿值雨雪則天為雲掩高而且暗與我隔別矣今將曉而霽色可望是與天稍通也玉繩星名天將曉而星辰亦稀遠帶者在

西閣高處望見覺落落辰星遠而若帶也三聯是已曉承次聯鵲棲門前聲隨晨光而起此是西閣所聞者烏止檣上身從宿處而飛此是西閣所見者要皆曉景也舟檣在江中逐繫接末二句江流甚細亦曉望所見見此江流忽動歸長安之思流細則無波浪之險恰似有意待我歸者公無刻不思歸對元曹長益切歸懷其如不能歸何哉

西閣夜

大歷元年冬作公是年春自雲安縣至夔州秋寓于夔州之西閣終歲居之故凡西閣諸詩皆自秋及冬作也

枕憶寒山暮遠迤白霧昏山虛風落石樓靜月侵門擊柝可憐
子無衣何處村時危關百慮盜賊爾猶存
寒山當日暮是以枕憶而不可辨遠迤言自遠而近皆白霧
所接而色愈昏此初入夜時也次聯則夜已深矣承首二句
山虛無人但聞風聲落于石際西閣甚靜惟見月色侵于門
中三聯即夜而有所感承次聯當此寒夜而擊柝者不知誰
氏之子聞其聲惟有憐其人而已無衣無褐徧地皆然故莫
定為何處村也比皆夜間堪悲者擊柝無衣總因盜賊之故
遂緊接末二句盜賊指崔旰作亂時猶未罷兵則蜀之危莫

危於此時安得不關百慮公欲其速滅既斥之曰盜賊又痛
恨之曰爾猶存覺呼天搶地不如此五字悲憤痛切意在杜
鴻漸不能殺賊則危者何時得安耶

中宵

西閣百尋餘中宵步綺疏飛星過水白落月動沙虛擇木知幽
鳥潛波想巨魚親朋滿天地兵甲少來書
漢梁冀窗牖皆有綺疏謂鏤為綺文也疏窗櫺也西閣甚高
中宵不能寐起而獨步者情在結處也題已點出中二聯承
首二句以步時所見與步時所知所想言之白字虛字正其
點眼處虛空明也中宵苦于昏黑莫辨頹飛星過水而有映
白之光落月動沙而有空明之氣此步時所見者也鳥擇木
魚潛波即物之得所以形己之不如物此步時所知所想者
也末二句通承上文點出正意公之起步不寐正因親朋阻
於兵甲而少來書耳曰滿天地見無處不有親朋卻無一人
寄書來是滿天地皆兵甲也烏能安枕而寐哉

不寐

瞿唐夜水黑城內改更籌翳翳月沉霧煇煇星近樓氣衰甘少
寐心弱恨容愁多壘滿山谷桃源無處求

水黑恰是夜景更籌而曰改則夜已深是應寐之時矣而公
獨不寐此翻題法次聯承首二句翳翳之月已沉霧而將落
煇煇之星則近樓而漸稀夜更深矣而仍不寐又進一步翻
題三聯上句承上文點題寐字寔為不字下句言不寐之故
以起末二句氣既衰寐自少理勢自然故曰甘心弱而偏能
容愁愁多則不寐矣時事使然故曰恨壘軍營也曲禮四郊
多壘今曰滿山谷則深山窮谷皆為盜賊所據欲覓桃源更
無處可求念及此烏能寐耶

上白帝城

漢公孫述僭偽更曰白帝城唐改夔州

城峻隨天壁樓高更女墻江流思夏后風至憶襄王老去聞悲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是寫白帝城水經注云白帝山北緣馬嶺接赤甲山又東傍瀼谿即以為隍南臨大江瞰之眩目惟馬嶺小差逶迤猶斬山為路羊腸數轉然後得上故記云寒山九坂最為險峻天壁者天然自立之石壁白帝城在山上故隨之而峻女墻城上垣也此從遠處上望而見其險即江流而思大禹疏鑿之功因風至而憶襄王快哉此風之嘆城既在高山又環以大水此從近處旁看而見其險三聯方寫上城承上文以起末二句須交互說言老年登高城必待人扶而後可忽聞角聲入耳正夕陽在山時也報字不必過泥公覩城池之險感角聲之悲因嘆公孫述躍馬稱帝所恃者險耳而今安在哉曰意何長只一何字含慨料兩意所謂在德不在險也險字與前城峻樓高江流等字相應

白鹽山

卓立群峰外蟠根積水邊他皆任厚地爾獨近高天白牓千家邑清秋萬估船詞人取佳句刻畫竟誰傳

荆州記曰三峡之首北岸有白鹽峰峰下有黃龍灘灘水最急此白鹽山論其高則卓立於群峰之外論其大則蟠根在積水之邊中二聯承首二句以起末二句他指別山即前所云群峰也皆為厚地所載此是賓爾指白鹽山即前所云卓立不群蟠根水邊者也獨與高天相近此是主言高而大在其中矣白牓以白為牓門前所懸戶口牌也邑民聚處不下千家船貨紛來直有萬估總見山之高大水之廣深也詞人泛指詠詩者言鍾離春者齊無鹽邑女極醜為宣王后周顗曰刻畫無鹽公因山名白鹽遂借用謂從來作詩者無有咏白鹽之佳句堪傳正以白鹽極其高大難于刻畫耳

灩澦堆

巨石水中央江寒出水長沉牛答雲雨如馬戒舟航天意存傾覆神功接混茫干戈連解纜行止憶垂堂

寰宇記夔州灩澦堆在州之西蜀江中心瞿唐峡口此曰巨石即灩澦堆曰水中央即蜀江中心也又云冬水淺出二十餘丈此曰江寒即冬水曰出水長即水淺出二十餘丈也次聯承首二句楚俗禱雨必沉牛以答神貺世說灩澦如馬瞿唐莫下戒舟航正戒冒險之輩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引起

末二句下句承次聯上句天意存此能傾覆之石使乘舟航者常懷傾覆之懼至雲雨宜答者正以神功大而且深直與混茫相接也爰安得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謂沿堂邊而坐恐失墜也公睹灩澦堆之險頗知自戒無奈干戈相侵迍邅羈纜不能棲泊一處所云坐不垂堂者徒於行止間時時記憶而已身不自由併戒亦難自守安得如千金之子慎重其身哉時崔旰之亂未息故云

　瞿唐兩崖

三峽傳何處雙崖壯此門入天猶石色穿水忽雲根猱玃鬚髯古蛟龍窟宅尊羲和冬馭近愁畏日車翻

言三峽可傳者在何處莫過於瞿唐雙崖矣蓋兩崖對峙中貫一江望之如門其形勢甚壯也次聯承次句石色入于天際言崖之高雲根穿于水底言崖之深雲觸石生故石為雲根也三聯分承次聯猱一名蝯善援玃大猿也善顧惟崖高故猱玃老於此而不為人所獲但見其鬚髯之古惟崖深故蛟龍潛於此而不為人所見但覺其窟宅之尊末二句承次聯上句淮南子日乘車駕以六龍羲和為之馭冬馭近言秋晚與冬相近也冬則日南去若低而就下者惟崖高故羲和

馭日車到此亦不勝愁恐致翻跌也狀崖之極高至於翻日車最為奇語

　瞿唐懷古

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削成當白帝空曲隱陽臺疏鑿功雖美陶鈞力大哉

西南水有萬壑皆注於瞿唐而兩崖對峙如門其高相等故曰勍敵次聯分承首二句萬壑之水至兩崖一鎖此崖鑿地而出其根能裂地此水凌空而下疑從月窟來所云天造地設也三聯承次句削成高峰以當白帝城之高乃其空曲處則陽臺隱於其中焉總言形勢之勝自然神巧以起末二句此雖夏后疏鑿之功實則造化鈞陶非人力所能為也題云懷古正懷瞿唐古跡耳

　峽口二首

峽口大江間西南控百蠻城攲連粉堞岸斷更青山開闢當天險防隅一水關亂離聞鼓角秋氣動衰顏

開首即點題峽口在大江之間其為要衝可知矣蠻是統稱五溪蠻在西南方曰百蠻者極言控帶之廣也次聯承首句峽口城白帝城也城在山上故其形攲側城上粉堞相連從

峽口可望而見至岸之斷處更有青山可覩亦峽口勝景也
三聯上句仍水峽口下句水大江自開闢以來峽口為天設
之險而又在江間防遏隔之患全賴此一水為關也王洙曰
峽口有關斷以鐵鎖公覩峽口而有感於時事故緊接末二
句時崔旰方亂鼓角之聲不絕又值秋氣蕭颯不覺觸之而
衰顏欲動耳動是變動言悲見於面也

時清關失險世亂戟如林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蘆花留客
晚楓樹坐猿深疲薾煩親故諸侯數賜金

首二句與次聯乎叙對峽口而興弔古之懷言世治不必恃

險則關亦為徒然世亂干戈咸林則險正不足恃昔劉備公
孫述皆英雄也其事業既去而其割據之心荒邈難追僅存
此峽口為險關而已祇持咨嗟含情無限三聯與末二句平
叙因弔古而發他鄉之嘆言目今峽口間英雄已往秋氣凄
涼惟蘆花楓樹供旅客之留連起孤猿之坐嘯曰晚曰深愁
秋特甚薾疲覩公自注主人栢中丞頻分月俸時栢為都督
即古諸侯也所貽之金得稱賜金旅況蕭條不能自振幸得
知已相濟聊以自慰云爾此詩雖俱說峽口而另分兩段各
景各情又是一格

垂白

垂白馮唐老清秋宋玉悲江喧長少睡樓迥獨移時多難身何
補無家病不辭甘從千日醉未許七哀詩

漢馮唐以孝著年既老為郎中署長宋玉云悲哉秋之為氣
也公借二子以自喻首句衰謝之感次句時景之感次聯承
首句少睡少字與無字同聽江喧則長愁而不免少睡見樓
高則獨立而至於移時此垂老之態也三聯承次句時值多
難正宜為國效用而此身毫無補於時雖挈妻子居異鄉仍
無家也苦楚已極自然多病故曰不辭三字中無限凄惻無

限酸辛語愈緩愈迫此悲秋之情也末二句總承上大中山
有酒飲者一醉千日曹子建王仲宣張孟陽皆有七哀詩曰
甘從直以酒老矣曰未許併不敢言哀也蓋時事可哀無有
哀之者豈獨許我哀乎此正是深於哀處

江上

江上日多雨蕭蕭荊楚秋高風下木葉永夜攬貂裘勳業頻看
鏡行藏獨倚樓時危思報主衰謝不能休

夔古荊州之域後為楚地江在荊楚時值深秋惟日多雨故
景色倍覺蕭蕭也次聯承首二句楚辭洞庭秋兮木葉下有

雨更有風秋風高故樹木之黄葉隨風而下且秋風涼至永夜尤甚攬裰衣者提挈在手欲以禦寒也本言風雨交加甚日徹夜以雨屬日以風屬夜者互文耳三聯承首句日字以起末二句公未忘勳業故頻頻取鏡對照我此際作何面目猶未老否尚可自振否都在鏡中了了看出藏既不甘行又難必無限心事他人不能知故倚樓之際獨自躊躇而不能自已此日間之事而永夜時所追述者也惟時危故思報主從壯年懷想到今雖年已衰謝仍不能休也報主二字是公一生心事無奈刻刻思報而究未能報是以觸景生情倍覺

難堪立不能定則倚樓而斜臥不能安乃攬衣而起蕭蕭風雨豈徒作兒女子之悲耶

月圓

孤月當樓滿寒江動夜扉委波金不定照席綺逾依未缺空山靜高懸列宿稀故園松桂發萬里共清輝

當樓滿正形容圓字月光與水色相蕩旁映夜扉而扉若為之動者然次聯分承首二句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顏師古曰言月光穆穆如金之流波也金波原是月句中波字全字却指江說委屬也月光屬於江間故波浪亦成金色而搖搖不定也綺細綾也以綺稱席言席之精如綾之細也逾進也月光照於樓上故玩賞者移席前進而與之相依也三聯承首句未缺高懸俱言月之正圓空山皆月色所臨故覺其靜列宿為月色所掩故見其稀末二句對月而有所感總承上文故鄉松桂雖隔萬里亦必同此清輝所云千里共明月也

月

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塵匣原開鏡風簾自上鈎兔應疑鶴髮蟾亦戀貂裘斟酌姮娥寡天寒奈九秋

山字看根樓在山旁月出為山所蔽至四更吐於山頭樓下之水乃被其照臨而光明焉當是將及下弦之月夜已殘月又缺客子對此曷勝淒其殘夜貼四更水明樓貼山吐月水之明即月之明也因上句已出月字故借水言月且可對山字耳次聯分承首二句沈雲卿月詩臺前疑掛鏡簾外自懸鈎公用其語月雖缺而光猶在當其初吐如寶鏡出於匣中自無而有故曰開月既缺則形不全及其明樓如玉鈎懸於簾外由低而高故曰上原字自字總是順其固然不假安排之意三聯承次聯時已四更而老翁猶然看月月中之兔得

無疑我之鶴髮乎鬆鬆繞也從鶴髮生來夜殘則冷氣來逼
月中之蟾得無亦畏冷而憐我之貂裘乎憐貪戀也從貂裘
生來此公形容已與月相安之況以起末二句因言我爲嫦
娥而斟酌之當此秋寒而獨寡居如之奈何雖戲謔語正含
無可奈何之情言外見已客居亦無奈九秋何也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存一首

俳音排俳諧謂俳優詼諧也

異俗吁可怪斯人難並居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舊識能爲
態新知已暗疏治生且耕鑿只有不關渠

公初至夔州見其風俗可怪人情險薄故悶不能遣聊作詩
以遣之魯靈光殿賦吁可畏也其駭人乎此用其語斯人指
夔州之人次聯承首句郭伯溫聞見錄夔峽之人歲正月十
百爲曹設牲酒于田間已而衆操兵大噪謂之養烏鬼養去
聲近烏蠻戰場多與人爲厲用以禳之元微之江陵詩病賽
烏稱鬼注云南人染病則賽烏鬼乃知唐俗真有烏鬼之說
惟家家以烏爲神而養之則可怪也黃魚原可食之物但夔
人他無所食頓頓皆然亦可怪也三聯承次句既是舊識自
應形迹相忘倘能作出假態則裝飾不真矣楚詞樂莫樂兮
新相已知而新相已知而已暗相疏遠則欺詐不實矣尚堪與之
並居乎末二句總承上文居此可怪異之俗處此難相與之
人真是可悶因思自治其生且耕且鑿只有與渠不相關涉
亦遣悶之一法也

悶

瘴癘浮三蜀風雲暗百蠻卷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猿捷長難
見鷗輕故不還無錢從滯客有鏡巧催顏

見悶次聯承首二句水山皆可遣悶若山稠水多則惹厭矣
公以爲悶正在惟字亦字處夷蠻之俗瘴癘風雲一身如閑
錮于其中捲簾而觀終日惟此白水隱几而臥所對亦此青
山安得不悶三聯分承次聯以起末二句猿在山上惟捷則
往來如飛自能高蹈而去而長難見鷗在水中惟輕則隨潮
上下亦得一直而行而故不還我則以貧困之身作滯客而
已把鏡自照容既滯而顏日老其悶更當何如耶滯字正與
捷字輕字相反

晴二首存一首

久雨巫山暗新晴錦繡文碧知湖外草紅見海東雲竟日鶯相和摩霄鶴數群野花乾更落風處急紛紛

當久雨之時上下一片陰濕故覺其暗巫山神女朝行雲暮行雨此巫山二字宜指雨說久雨忽晴是為新晴風日清明江山秀麗遂若錦繡成文也次聯至末俱承次句實寫新晴晴則草突日照倍顯其碧草在湖外可想而知者也晴則雲為日映自形其紅雲在海東可望而見者也鶯弄晴光嚶嚶而相和者至於竟日鶴喜晴色飛飛而摩霄者實有數群野花之由濕而乾由乾而落者紛紛流走而且急焉久雨乍晴又值風吹其勢固然也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熟食即寒食也因禁烟故預備熟食以過節

消渴遊江漢羈栖尚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松柏邛山路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回首淚縱橫

公有消渴之疾而遠遊在外其羈栖而不能歸者以兵甲尚未息有所阻隔故也次聯承首二句唐制寒食節百官皆祭掃塋墓公為客幾年之久皆與熟食相逢離家萬里之遥適有清明來逼故先塋之感獨切也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十道志邛山在洛陽縣北公先塋在焉邛山之松柏徒茂歷久無祭掃之人白帝之風花自如舉目皆催人之景所以對此而愴彼也今汝曹不覺長大我已居然白髮翁矣是催我老者汝曹也而我回首邛山不能祭掃是子道方歉能無流淚縱橫也哉李夢沙曰汝曹二句非徒歎己之不能祭掃也子孫長大白髮相催我亦將為松柏中人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曰回首曰淚縱橫所感深矣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浮生看物變為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江州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此詩是兩截體前四句足上首之意後四句又因示兒以憶弟妹也令節即熟食節也逢熟食而曰幾年則不覺已成吾老矣今日我思先塋他時汝亦思我故曰見汝心物變即風花之變看物變正嘆光陰迅速來日無多也恨者恨不得還鄉掃塋與年深言作客之年愈久終天之恨愈深也長葛春秋時鄭地屬許州江州即今九江此公弟妹所在也長葛之書既不可得江州之淚不覺難禁安得弟妹團圓慰我白頭之懷乎是以行坐不安而長吟也顧修遠曰合觀二詩公因

兩兒憶及先塋又憶及弟妹藹然骨肉之感以長爲江州印
山向帝分別死者生者俱不能團圓相聚語何其悲情何其
摯

覽鏡呈柏中丞

大歷元年柏中丞爲夔州都督公是年至夔嘗爲柏作
謝上表

渭水流關內終南在日邊膽銷豺虎窟淚入犬羊天起晚堪從
事行遲更覺仙鏡中衰謝色萬一故人憐

渭水在長安北五十里故曰關內終南山在長安南五十里

近帝都故曰日邊山水依然如此不似己之身在異域而又
遭變也遂緊接次聯豺虎指蜀中之亂犬羊指吐蕃之亂膽
銷淚入則形容憔悴可知矣遂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精神
短少則起晚步履艱難則行遲起晚尚堪從事行遲更覺似
仙各句中上二字是正言下三字是反說自歎自戲之詞也
語云把鏡照面心茫然衰謝之色自鏡中照出題所云覽鏡
也惟老而且苦是以深望故人之憐題所云呈柏中丞也極
言衰謝知公非求其上薦特爲衣食計耳

陪柏中丞觀宴將士二首

極樂三軍士誰知百戰場無私齊綺饌久坐密金章醉客沾鸚
鵡佳人指鳳凰幾時來翠節特地引紅妝

言今日宴飲三軍之士無不盡歡亦樂極矣誰知曾從百戰
場中而來乎觀宴者未嘗不因樂而思其危也次聯承首句
無私言中丞與士卒同甘苦齊猶同也宴中同是綺筵是無
分別也大將軍金印如斗大金章指柏中丞言謂三軍之士
因宴久坐遂漸與中丞相密忘其上下之分也如此乃見極
樂三聯承次聯醉客即將士中之醉者鸚鵡盃名沾指盃也
佳人侑酒之佳人鳳凰簫聲也即用弄玉吹簫作鳳鳴事與

上鸚鵡盃俱假物作對指謂指點簫管以佐三軍之宴也末
二句與首二句相照翠節即中丞之符節也言今日之宴雖
樂皆未免有一百戰場在其胸中何時中丞得數翠節下臨
特地引紅妝而來以相陪飲尤爲至樂耶此公索柏中丞特
爲主人獨與公對飲如嚴中丞攜酒饌枉駕草堂故事也

繡段裝簷額金花帖鼓腰一夫先舞劍百戲後歌樵江樹城孤
遠雲臺使寂寥漢朝頻選將應拜霍嫖姚

額在人身最高處故曰簷繡段樂工之額飾舞者所用也金
花所以飾鼓歌者所用也次聯分承首二句一夫先裝額而

為劒舞百戲俊聲鼓奏樂為夔峽之樵歌此言樂工歌舞以
娛將士非將士自舞劒自歌樵也三聯與末二句一氣直下
似推開說實從上丈生來言此宴遠在江城則軍容美盛親
建尚未知故宴臺之使寂寥耳然當用人之際頻頻選將豈
有不拜大將如霍驃姚者乎蓋預為期望也王渭水曰借雲
臺以喻諸將士借霍去病以比中丞正見今日之宴會乃從
百戰場中而來親建若不知誰則知之者與前詩首二句照
顧有情

王十五前閣會

黃鶴曰前閣王之前閣也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鱠出江中鄰舍煩書
札肩輿強老翁病身虛俊味何幸飫兒童

楚岸即巫山雲雨事新雨初收於楚岸細風徐引於春臺此
指前閣現景言次聯上句承次句春臺下句起下文俊味公
與王共坐石上所云會也情人言其多情也指王十五鮮鱠
自江中而出相會之食也三聯承次聯上句情人司馬相如
侍札木簡之薄而小者鄰舍言王與公相居甚近老翁公自
謂也既煩書札來邀又用肩輿相強期老翁之必赴情何其
摯末二句承次聯下句俊味猶言美味公病不能食鮮鱠遂
虛此俊味而王又必饋公以歸因飫及公之兒童也總見王
之多情

謁真諦寺禪師

蘭若山高處煙霞嶂幾重凍泉依細石晴雪落長松問法看詩
妄觀身向酒慵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

此詩前半是真諦寺後半是謁禪師寺在山之最高處嶂幾
重言不特高而且深也次聯承首二句泉出山中雖經凍冷
尚傍細石而前流雪挂樹上一遇晴曛即離長松而下墜此

寺中現景也公對之不覺情移遂緊接三聯引起末二句從
禪師而問法覺我平日所不能割者詩今看詩亦成妄矣因
禪師而觀身覺我平日所不能割者酒今向酒亦已慵矣詩
與酒皆可割而獨未能割妻子故未能卜宅近寺之前峰也
回顧首二句前後仍是一串周元亮曰詩酒可棄妻子難捐
此中有大苦惱大障礙在莫作兒女子尋常悲喜看

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二首存一首

大歷元年夏在夔州作按済國公李勉宗室鄭惠王孫
李十五秘書乃済公之族子特在雲安欲往訪済公也

泝公在江西

避暑雲安縣秋風早下來暫留魚復浦同過楚王臺猿鳥千崖窄江湖萬里開竹枝歌未好畫舸莫遲回

時李秘書在雲安避暑公寄以詩望其乘秋風早來夔州次聯承次句魚復浦係夔地言李來到之日當暫留於夔附近有楚王臺相與同遊賞也三聯上句承上文下句起末二句窄指路說夔峽之地多崖嶂而少平地崖有千而路皆窄見崎嶇難行也猿鳥二字借來點染與江湖作對耳舟行以水萬里可通由魚復浦至於江湖水面無處不開也此言出峽之景竹枝詞出於巴渝曰未好公厭聽之不以為好想秘書亦應爾也公久在峽中直去之惟恐不速故欲秘書早來齊登畫舸出峽曰莫遲回所以促之也此言出峽之情詩中雲安句是現在實境秋風至同過句是預期猿鳥至竹枝句又是現在實境畫舸句又是預期通首一氣讀

杜律詳解卷五目錄五言

熱三首

李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姪三首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杜日二首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雨

雨

憶鄭南玭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十六夜翫月

十七夜對月

晚晴

雨晴

吾宗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寄杜位

洞房

宿昔

鸚鵡

覆舟二首

孤雁

鷗

猿

白小

雞

玉腕騮

雨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即事情見乎詞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江梅

庭草

題栢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夜二首

返照

向夕

暝

晨雨

江漢

獨坐二首

耳聾

草閣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鎮軍還江陵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搖落

九日二首

大歷二年九月三十日

懷灞上遊

歸夢

杜律詳解卷五　五言

熱三首

雷霆空霹靂雲雨竟虛無炎赫衣流汗依垂氣不蘇乞為寒水
玉願作冷秋菰何似兒童歲涼風出舞雩

首二句言熱之由在題前次聯承上文言熱之甚還題面三
聯承次聯引起末二句皆思所以解此熱者也為題意空有
雷霆之聲雲止虛布而雨竟無是以極其炎熱身流汗而衣
盡濕頭依垂而氣欲絕也寒水玉言玉在寒水中則玉亦寒
也菰蒲也成於深秋清冷之特公願以身化此二物也又言
炎熱已極何得與論語所云之兒童相似風舞雩而來涼爽

乎

瘴雲終不滅瀘水復西來閉戶人高臥歸林鳥卻迴峽中都似
火江上只空雷想見陰宮雪風門颯踏開

瘴雲火雲也益州記曰瀘水兩峰有殺氣暑月不可行故武
侯以五月渡瀘為艱一則曰終不滅一則曰復西來皆熱所
由生也次聯承首二句人皆閉戶但靜攝而常棲鳥既歸林
乃不安而又飛此見天氣炎熱之甚以起三聯峽中幽靜江
上多雨皆生涼之地也茲則似火茲則空雷正形容無處不

熱以起末二句陰宮自是多寒而公更想見其雪風門亦可
避暑而公即想見其開總是熱極無聊之詞與安得赤脚踏
層氷同意
朱李沉不冷雕胡炊屢新將衰骨盡痛被暍味空頻歘翕炎蒸
景飄颻征戍人十年可解甲為爾一霑巾
魏文帝書沉朱李於寒水沈休文詩雕胡方自炊因熱甚故
朱李沉於水中而亦不冷且對飯難飡屢次欲食究不能食
惟屢食故屢炊屢炊則屢新也次聯承首二句而甚言之將
衰之年而骨盡痛則熱不止蒸皮膚且入骨矣暍音謁着病

也被受也既被暑病則朱李雕胡雖俱為佳味亦空頻設而
不知為何味也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起末二句歘與欻同
音忽風有所吹起也翕音吸起也動也歘翕言熱風吹起也
飄颻風貌亦指熱風言因炎蒸之景思及征戍之人憶天寶
十四載祿山首禍吐蕃迭鎮相繼至今凡十年曰可解甲正
是未解甲也公言我散處峽中夜尚流汗想爾輩衷甲十年
又當此炎熱烏能不為爾一霑巾乎所見甚大所感甚深
季秋蘇五弟纓江樓夜宴崔十三評事韋少府侄三首
公以至成共席對月而賦也

峽險江驚急樓高月迥明一時今夕會萬里故鄉情星落黃姑
渚秋辭白帝城老人因酒病堅坐看君傾
江流因峽險而甚急月色以樓高而倍明此言設宴之地與
時題所云江樓夜也次聯承首二句同是故鄉之人今夕一
時偶然相會雖有今夕之樂故鄉萬里未免含情此言陪宴
之懷題所云蘇五弟夜宴崔評事韋少府也三聯承次聯以
起末二句古歌詞黃姑織女時相見黃姑即河鼓也渚小洲
也星係河鼓故下一渚字與城字作對不必過泥黃姑之星
將落則夜色已深白帝之秋將辭則天氣又冷題所云季秋

夜宴也老人公自謂也當此夜宴既因酒病不能飲又慇慇
於故鄉之人是以堅坐而不忍言別看諸君傾酒暢飲耳
明月生長好浮雲薄漸遮悠悠照邊塞悄悄憶京華清動盃中
物高隨海上槎不眠瞻白兎百過落烏紗
此首全詠月寓情於景借景賦情明月無不好之時而浮雲
漸遮亦所不免意已有感次聯承首二句照邊塞者月可惜
悠悠而過不見其好憶京華者我終宵悄悄而悲不覺月好
正如雲掩而不能出也三聯承次聯盃中物宴時之酒也而
月之清有以動之亦止悠悠照邊塞之宴耳海上槎天河之

搓也而月之高亦復隨之何日乘搓而到天邊乎惟有悄悄憶京華耳末二句通承上文烏紗公之帽也不眠而看白兎所云堅坐也酒不能勝而看他人飲况值夜闌秋冷勉强玩月此心未免倦怠所以不知幾度落烏紗也

對月那無酒登樓况有江聽歌驚白鬂笑舞拓秋窗樽蟻添相續沙鷗並一雙盡憐君醉倒更覺片心降

首言有月有酒有樓有江四者俱備此宴之勝也次聯承次句登樓言於樓中聽歌而至驚白鬂則歌亦雄矣笑舞於樓上而盡開秋窗則舞亦恣矣有歌有笑此宴之情也三聯通

承上文以起末二句對月歌舞而樽蟻頻添益見有月不可無酒飲酒開窗而沙鷗並見益知有樓不可無江酒不絶鷗隨至此宴之適也老人堅坐而看諸君亦盡醉倒不覺我心則降正降其不醉不休使病酒老夫幾爲退三舍也與第一首顛倒錯應

第五弟豐獨在江左近三四載寂無消息覓使寄此二首

亂後嗟吾在羈栖見汝難草黄騏驥病沙晚鶺鴒寒楚設關城險吳吞水府寬十年朝夕淚衣袖不曾乾

亂後猶在幸己之不死也見汝甚難惘弟之流離也次聯分承首二句公借騏驥以自比曰病者言雖在而不得志也借鶺鴒比兄弟曰寒者言遭春而不相見也三聯承上文以起末二句楚乃公之所在夔峽地險若設關城阻公而不能行也吳乃弟之所在三江震澤水府甚寬茫茫不知弟之何所也淚濕衣袖十年不乾正言久別哀思之情題曰三四載此曰十年按公天寶十五載丙申避亂與諸弟相别至大歷元年丙午爲十年蓋相别者十年而無消息者三四載耳觀題中近寧便見

聞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風塵淹別日江漢失清秋影着啼猿

樹魂飄結蜃樓明年下春水東盡白雲求

舊唐書杭州隋餘杭縣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越州隋會稽郡武德四年置定乃疑詞但聞弟寓居山寺未知其定在何州也與西閣定留人定字同次聯承首二句言已與弟别後日淹於風塵之中忘其相别在何日也江漢公所寓之地因怨别故雖當秋景竟以惆悵而失之不復知其清凉可愛也此是久别之恨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起末二句虚照隣巫山高云莫辨啼猿樹猿乃巴峽之物曰影着者公之形留寄於巴峽也天官書海旁蜃氣象樓臺蜃乃江左之物曰魂飄

者公之神已歸于江左也盡字與次句定字相應因弟無定
在故欲明年乘春水下江左不俾盡歷海濱諸郡之寺以求
也望白雲而思親公于手足之誼亦然

社日二首

社土神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為社古
者止有春社秦德公二年始用伏日為秋社磔狗四門
以禦災蟲社與伏同日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九農成德業百祀發光輝報效神如在馨香舊不違南翁巴曲
醉北雁塞聲微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

左傳剡子云少皞氏以九扈為九農正扈小鳥也有九種少
皞氏以鳥紀官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按社土神稷穀神穀非
土不生秋收既畢是為德業之成言利民甚大也百祀即指
社祭水陸並陳莫非光輝之發言祭賽極盛也次聯分承首
二句社日報答神功洋洋如在其明德馨香久已奉祀而不
違矣報效正言其發光輝馨香正言其成德業三聯上句承
次聯下句起末二句南翁謂南方之老人是日歲與社祭因
醉而歌巴渝之曲其俗然也月令鴻雁春北秋南時當秋社
北雁皆已南來塞上無雁聲故曰微公寄旅南方見北塞之
雁不勝北歸之想故某按尚想二字東方朔傳伏日詔賜從
官肉朔先割肉而歸詔令自責有歸遺細君之語東方雖屬
詼諧而妻子在家得歸為樂公流落異鄉身不得與賜家不
得蒙遺徒作此際之虛想而已

陳平亦分肉太史竟論功今日江南老他時渭北童歡娛看絕
塞涕淚落秋風鴛鷺回金闕誰憐病峽中

陳平傳里中社平為宰分肉甚均陸機曰社之日至太史占
事故封土為社以報功兩引社日故事還題正面次聯承首
二句公生于渭北將老于江南故因社日而發歎也三聯承

次聯上句以起末二句歡娛指土人此日歡娛言公看土人
之樂益形自己之悲不覺淚落秋風也當此秋社日同僚在
朝應分肉而回矣誰復憐我抱病于峽中乎前曰尚想此曰
誰憐皆因嘉節而寓歸朝之歎

送十五弟侍御使蜀

喜弟文章進添余別興牽數盃巫峽酒百丈內江船未息豺狼
鬬空催犬馬年歸朝多便道搏擊望秋天

公弟奉命使蜀今將歸朝公自蜀中送之先言弟之文章必
時以文章與公往來牽從喜生惟喜其文日進故益不忍別

而倍覺牽連也次聯承次句正言別興牽興地廣記涪州內江即黔江也巫峽酒公所設以餞弟者內江船弟所來以歸朝者百丈竹纜也三聯因送別而傷時事以起末二句豺狼鬪指崔旰輩言此皆應擊者恨余犬馬齒徒長不能有為故深有望於弟又因蜀中大亂竭其使道歸朝而彈擊之也御史之職猶鷹隼秋天正持擊之時耳

雨

始賀天休雨還嗟地出雷驟看浮峽過密作渡江來牛馬行無色蛟龍鬪不開干戈盛陰氣未必自陽臺

天雨方休則賀喜其晴也地雷又出則嗟愁其雨也次聯承首二句雷之驟則聞其浮峽而過雨之密則見其渡江而來總言勢不可遏也三聯分承次聯莊子秋水時至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行無色言密雨之中不能辨牛馬之狀也蛟龍鬪言驟雷之聲雜於雨內如蛟龍搏擊而不開者然末二句總承上文結出正意特正擾亂不寧蓋因干戈之盛致此陰氣非必自陽臺雲雨也公見雨勢甚大有感于天時人事之相應故深歎之

雨

萬木雲深隱連山雨未開風扉掩不定水鳥過仍迴鮫館如鳴杼樵舟豈伐枚清涼破炎毒衰意欲登臺

萬木隱于深雲此將雨之景雨山若連皆雨氣有以接之故曰未開首二句還題正面次聯至末俱承此說風隨雨至遂致扉不能掩水鳥喜雨則往來水上甚樂也文選鮫人織綃于泉室鮫人不因雨而廢織故如聞其鳴杼之聲樵人止守于舟中豈能冒雨上山而伐枚乎特天氣正熱必如此雨勢方得清涼公欲登陽臺而望雨景不以衰年為憚正喜其能破炎毒耳

憶鄭南玭

顧修遠曰此憶鄭南伏毒寺而作玭音洪與寺字音近遂相沿而訛耳

鄭南伏毒寺瀟洒到江心石影銜珠閣泉聲帶玉琴風杉曾曙倚雲嶠憶春臨萬里蒼茫水龍蛇只自深

伏毒寺名在華州鄭南縣公為華州司功曾遊此寺故憶之寺在江心之中甚為瀟洒次聯承首二句石影江心之石影也閣上有黃色如珠故曰珠閣亦江水映之而然石影若與相銜則石又映閣而光明也泉聲即江心之水聲其聲與玉

汾相似水激石而音鏗鏘也寫瀟洒之狀如畫三聯承次聯正爲題中憶字風杉在寺中公昔年遊時曾睹起而倚此樹也山峻而高曰雲嶠借以狀寺之樓閣憶方春時曾在彼登臨也末二句總結上文言此寺在江心極其瀟洒今相隔萬里其蒼茫之水依供龍蛇窟穴耳吾安能再遊而又安能不憶也哉

八月十五夜月二首

滿目飛明鏡歸心折大刀轉蓬行地遠攀桂仰天高水路疑霜雪林棲見羽毛此時瞻白兎直欲數秋毫

古樂府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解云砧砆也問夫何處也復有山重山爲出也大刀頭刀頭有環問夫何時還也破鏡飛上天言月半當還也此言月之明如鏡在上而歸心如刀環之折不能即還也蓬蘗拔次聯蓬草名桂丹桂也身如轉蓬則飄泊無定而行地甚遠心欲攀桂而天不可升徒仰望其高此對月思歸之情三聯與末二句俱承首句專言十五夜月之獨明月照雖人反恨其明也照水則白同霜雪照林則莫遁羽毛至於月中白兎秋毫可數月之明至矣所云滿目飛明鏡也

稍下巫山峽猶銜白帝城氣沉全浦暗輪側半樓明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張弓倚殘魄不獨漢家營

此首全咏落月月至十五日徹夜皆明公對月不寐已至將曉明月轉於巫山峽之西漸漸就低故曰稍下白帝城最高而月影猶銜於其間也次聯分承首二句浦在山下故全暗月爲山遮光雖浦際也樓在城上故半明落月斜照光燦樓頭也三聯承次聯刁斗以銅爲之晝炊飯食夜擊持行聞刁斗之聲漸已催曉觀蟾蜍之影且復自傾則月已竟落矣末二句承三聯月落而殘魄猶在天想見張弓而列營者此時

猶竟夜不眠擬其張弓之狀如倚殘魄也此倚字與長劍倚天外之倚同按紀事本末僕固懷恩反上召郭子儀問方畧對曰懷恩無能爲也上曰何故對曰懷恩勇而少恩士心不附所以能入寇者因思歸之士耳此用其語意言對此明月賊營亦各思歸張弓而望天曉不獨漢家士卒也時公居夔諸亂猶未已故因月明而起歎

十六夜翫月

中秋後一夜

舊挹金波爽皆傳玉露秋關山隨地闊河漢近人流谷口樵歸

唱孤城笛起愁巴童渾不寐半夜有行舟
月十五以前為新十六以後為舊挹酌也舊挹者即非夜舊
月斟酌今宵新月也皆字合舊與新言傳者玩月之人口傳
也十六夜玩月見金波之夾仍不減色回想中秋月明如玉
露之白今復若是故傳也此借客定主法次聯承首二句關
山蓋本樂府關山月隨地濶者月徧關山其光隨地而濶也
河漢頗修遠註天河也月明則河漢皆明親切可見如近人
流恐意月明則天河減色何云皆明觀下舟字當是地中河
漢月光與水色相蕩映在人身宛然奔流之狀故曰近人流

與寒江動夜扉同意三聯承次聯上句惟月色徧地故谷口
之樵乘月而歸喜其明而唱孤城之笛因月而起感其明而
愁末二句承次聯下句夔為巴子國惟月照水明故巴童不
寐而半夜行舟皆形容月之極明堪玩玩月者不獨我一人
也合觀通首寫景寫情兩面俱到

十七夜對月

中秋後二夜

秋月仍圓夜江村獨老身捲簾還照客倚杖更隨人光射潛虬
動明翻宿鳥頻茅齋依橘柚清切露華新

仍圓者形雖稍缺仍見其圓也恰是十七夜之月江村老身
獨對此月情景淒然次聯承首二句捲簾而看則月還照客
此言仍圓而老身亦在其內倚杖而行則月更隨人此言老
身而仍圓亦在其中三聯與末二句皆承首句光射於水底
使潛虬俱動明翻於樹杪使宿鳥頻移皆形容月之仍圓其
光不減中秋也江村之茅齋與橘柚相依但見夜露所凝一
派光華似此景物如新總緣秋月仍圓故照得清楚而真切
耳對月情興自在言外

晚晴

返照斜初散浮雲薄未歸江虹明遠飲峽雨落餘飛鳧鶴終高
去熊羆覺自肥秋分客尚在竹露夕微微
日光至晚而返照返照必斜斜照又初散狀晚晴如畫浮雲
雖薄然未盡歸尚有雨意惟恐其不晴也次聯分承首二句
明顯也江虹甚顯曰遠飲者當返照之時虹若繞江而下飲
水者然此初晴景也雨落餘飛者峽中尚未全晴特有細雨
飄灑也此以浮雲細雨形出情意三聯與末二句對晚晴而
有所感須一氣說借鳥獸之自適以形己作客之苦謂鳧鶴
來秋風而高去熊羆得秋草而自肥推作客之身至秋分尚

在風不能高去又不能自肥當此向夕時見竹露之微微不覺益凄切耳露字從峽雨生來夕字與返照相應

雨晴

雨晴山不改晴罷峽如新天路看殊俗秋江思殺人有猿揮淚盡無犬附書頻故國愁眉外長歌欲損神

言或雨或晴山只如此未嘗改易既雨初晴則山色燠然如新矣次聯承首句雨晴天路即天衢也指長安言峽中多雨少晴與長安迥異公係長安人故看之而嘆為殊俗況秋江氣色蕭森客子對此易動故鄉之思曰思殺人者極言之耳

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陸機犬名黄耳在洛中附書歸江左公久寄他鄉有猿使之揮淚是苦哀難遣也無犬為之附書是音問不通也每念及故國即愁鎖眉頭而愁眉之外更有長歌且至於欲損神總是殊俗之悲思殺人之感通首只一意反復

吾宗

公自註衛倉曹崇簡也

吾宗老孫子質樸古人風耕鑿安時論衣冠與世同在家常早起憂國願年豐語及君臣際經書滿腹中

黄鶴曰杜氏帝堯之後在周為唐杜氏成王以唐封叔虞改封唐氏于杜城故公稱唐使君為族弟按世系表崇簡出襄陽房與公同宗非若唐使君之為同族故曰吾宗兩年已老故曰老孫子質樸者敦龐誠實之謂言不越分又能循理有古人風也次聯至末二句平敘皆承次句耕田鑿井與時相安不妄為也着衣戴冠與世相同不苟異也治生力學必出于勤勞長早起則持家之本得矣盜賊危亡多生于困窮願年豐則憂國之心見矣凡議論及于君臣之際必反覆顛倒能出其腹中之書上下千古是尤通經達義也歷歷說來總

不外質樸二字

奉送十七舅下邵桂

邵陽隸寶慶府桂陽隸衡州府

絶域三冬暮浮生一病身感深辭舅氏別後見何人縹緲蒼梧帝推遷孟母鄰昏昏阻雲水側望苦傷神

既居絶域又是暮冬既係浮生又兼多病倚賴者惟舅耳自叙其苦正見相別之難次聯承次句言舅之深恩可感自今奉送不免含淚而辭矣我與舅別以後此身抱病更有何人可倚于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舜崩於蒼梧之野故曰蒼

梧帝九域志蒼梧山在道州興郡往為隋正勇氏所住之地
緑粧舉觥紛傲也貫誼賦鳳縹縹其高逝縹紛言遠去也按
孟軻舍近墓少嬉遊墓間母乃舍市旁嬉戲為賈人衒賣事
復徙學宮旁乃設俎豆揖遜母曰此真可處吾子遂居焉只
重蒼梧孟母帝字隋字借作點染耳在勇則縹紛而往不辭
蒼梧萬里之遠在我則推本而思猶記母氏三遷之教因勇
而憶母氏所謂見勇如見母母既不存故痛勇之遠去也勇
氏去遠雲水相阻杳杳難望惟有側望傷神而已此送別無
可奈何之情

寄杜位

公自注頃者與位同在故嚴尚書幕

寒日經簷短窮猿失木悲峽中為客恨江上憶君時天地身何
住風塵病敢辭封書兩行淚霑洒裛新詩

日日影也經經過也寒冬日影經過簷前較春夏秋自見其
短也淮南子曰猿顛蹷而失木晉書曰窮猿奔林猿有何窮
以其失木也失木則身無所倚矣不免於悲矣次聯分承首
二句久客於峽中而故鄉何在滿腔是恨無異失木窮困之
猿也憶位於江上而相見無期回首懸念適值寒冬日短之
時也三聯承次聯上句天地之大徧處是塵自顧此身殘將
何往風塵之久猶幸未死即云抱病豈敢辭勞此言客恨也
末二句承次聯下句公惟憶位是以修書題詩以寄之而不
覺洒淚霑耳

洞房

洞房環珮冷玉殿起秋風秦地應新月龍池滿舊宮繫舟今夜
遠清漏往時同萬里黃山北園陵白露中

此秋夜對月思長安而傷泰陵也馬嵬既縊以後洞房之環
珮杳然故曰冷從此玉殿淒涼惟起秋風而已其寂寞為何

如耶以洞房玉殿引起次聯龍池舊宮唐樂志明皇龍潛之
時宅在隆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為池望氣者異焉明皇即
位以坊為興慶宮公在蜀見月想秦地亦應如此而龍池舊
宮乃明皇發祥始基正在秦地月色所照自無不滿者物是
人非更覺可歎此正言夜景以起三聯孤舟一繫而長安漸
不可即故曰今夜遠及聽清漏之聲則與往昔在長安時相
同也觸景傷懷遂緊接末二句寰宇記漢黃山宮在興平縣
西南三十里按漢武帝茂陵在興平縣東北十七里正黃山
宮之北言黃山北去此萬里漢武帝園陵在焉今亦空存於

白露之中荒烟蔓草不可問矣借漢武茂陵以喻明皇泰陵
也萬里承遠字説園陵與龍池相對龍池言始興之地園陵
言歸葬之地一詩而寄慨其始終有如此白露從秋字生來
泰甲先曰時明皇肅宗相繼而崩京師失守故興思宮掖致
慨園陵而託意于白露秋風黍離之感不忍明言也

宿昔

宿昔青門裏蓬萊仗數移花嬌迎雜樹龍喜出平池落日留王
母微風倚少兒宮中行樂秘少有外人知

此追思宿昔而有感也青門長安城東門也蓬萊殿名仗天

仗也數移言與諸妓往來無度故蓬萊天仗之移極其頻數
也中二聯承首二句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紅紫淺紅
通白四本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此以花喻太真以嬌喻
寵幸以雜樹喻衆妃嬪推花嬌故雜樹趨迎恐後也明皇十
七事天寶中興慶池小龍嘗出遊宮垣南溝水中此以龍出
平池喻明皇遊幸宮掖荒淫無度但以為喜而不知傾日之
憂也漢武帝內傳王母言語粗畢嘯命靈官使駕龍嚴車欲
去武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乃至此喻太真寵幸無時落日
之際尤殷勤倚偎也衛青傳衛媼長女君孺次女少兒次女
皇后子夫此以少兒比秦虢諸姨而微風又借用飛燕事末
二句承三聯宮中行樂四字説得穢褻之甚真不堪令外人
聞知故為下一秘字然不曰無有知而曰少有知則亦共得
而知矣

鸚鵡

鸚鵡含愁思聰明憶別離翠衿渾短盡紅嘴漫多知未有開籠
日空殘宿舊枝世人憐復損何用羽毛奇

禰衡鸚鵡賦性慧辯而能言今才聰明以識機鉗趾丹嘴綠
衣翠衿閑以雕籠翦其翅羽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踈

顧六翮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此用其語意言鸚鵡在籠實
含愁思又極聰明故離群之思倍切也中二聯承首二句以
起末二句自傷翠衿已短盡雖紅嘴能言亦奚以為殘與餘
同因思開籠放我尚無其期空餘舊宿之枝而不能棲也雖
世人憐而豢養未免損其天真正由羽毛奇異所以為累然
則何用奇哉羽毛與次聯翠衿相應反復宛轉總寫含愁思
三字借鸚鵡為比蓋傷受制于人不能自遂也

覆舟二首

明皇好神仙燒煉之術黔陽貢丹砂等物經巫峽覆舟

此詩追記其事而諷之
巫峽盤渦曉黔陽貢物秋丹砂同隕石翠羽共沉舟羈使空斜
影龍居閟積流篙工幸不溺俄頃逐輕鷗
巫峽是覆舟之地盤渦甚險是覆舟之由秋曉是覆舟之時
黔陽是貢物覆舟者係黔陽之人公在巫峽曾聞某年某時
有此一事特追而記之次聯承首二句明點舟字實寫覆字
丹砂翠羽皆黔陽貢物隕石借用春秋隕石字言丹砂下沉
於盤渦如石之隕也共沉舟言翠羽亦在舟中與丹砂共沉
也三聯承次聯極言沉舟苦景以起末二句羈使是進貢人

空留日斜之影言貢物全無也自曉沉舟至于日影橫斜為
出押船使者覆舟無聊徘徊淹留之狀龍居水底也所沉之
物皆閟積于水底不復能出其不溺者獨篙工耳篙工善水
俄頃之間即逐輕鷗而起故公以為幸
竹宮時望拜桂館或求仙姹女淩波日神光照夜年徒聞斬蛟
劍無復爨犀船使者隨秋色迢迢獨上天
漢武故事祭太乙令人升通天臺以候天神天神既下祭所
若大流星乃舉烽火而就竹宮望拜竹宮迎神之宮也郊祀
志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于是長安作飛廉桂館使卿持節
設具而候神人飛廉桂館二館名此借漢武以喻明皇求仙
之切故待丹砂等物甚急也次聯上句承前首次聯下句承
首二句姹女真汞也漢真人大丹訣姹女隱在丹砂中又道
家四象論西方庚辛金淑女之異名故有姹女黃婆嬰兒之
號曹子建洛神賦淩波微步言汞也前漢禮樂志漢武事
圜丘昏祠至明夜常有光集于祠壇此將姹女二字代丹砂
淩波二字代沉舟與起處一色極其工巧而點眼全在日字
年字言明皇方在長安求仙望空而拜設館而迎何知巫峽
沉舟乃姹女淩波之日正是神光照夜之年竹宮桂館聞某

有神靈獨不能為神物護持而聽其淩波乎平平二語喚醒
無限癡夢三聯承次聯上句以起末二句呂氏春秋荊人佽
非得寶劍渡江中流兩蛟繞舟數沒佽飛拔劍斬蛟乃得濟
晉溫嶠宿牛渚磯下世傳其下多怪物嶠遂燃犀角照之言
佽者徒聞斬蛟之術不能為斬蛟之事雖有載寶之船無復
有犀照之法故舟至於覆也與前首回顧有情今貢物已空
止秋色在耳但隨秋色而迢迢以上天不亦無聊之甚乎上
天猶言朝帝
孤雁

孤雁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相失萬重雲望盡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鵶無意緒鳴噪自紛紛

孤雁所以不飲啄者止因飛鳴之際聲聲念其群故不暇及也群即其匹非衆雁為群也次聯承首二句誰指衆雁言衆雁各有群故飛鳴自得飲啄自如誰復憐孤雁止一片影乎雖失此孤雁于萬重雲之外亦無有顧之者矣三聯承次聯望盡言雁飛既遠目力不及也當是時固已無影可見無聲可聞而望之者倍生憐惘想像其孤飛之蕭條故雖不見而彷彿似猶見非真見也追憶其孤鳴之哀切故雖不聞而依

俙如更聞非真聞也末二句與次句對照堪笑野鵶徒自鳴噪竟無意可求無緒可理祗覺其亂紛紛耳借野鵶反襯作結更見孤雁飛鳴哀聲不苟徐子與曰抑鵶揚雁甚為有倫又嗟其孤影失群則徒旅之感寓焉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却思翻玉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浴風生一任飄幾群滄海上清影日蕭蕭

浦魚復浦也鷗性耐寒每當寒而戲水戲並無他亦隨處自饒而已饒足也次聯承首二句深一步說即其無他亦既自饒矣而本身玉羽却思翻之至地內春苗又隨意點之有思有意似有他矣然不過翻玉羽點春苗仍是戲耳亦無他也然如蜻蜓點水之點三聯分承次聯以起末二句雪將消其色必暗及化為水故鷗專浴其中浴其中則翻玉羽矣還須二字猶覺用力與却思相類南越志鷗在漲海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嶼頗知風色惟遇風生故鷗直飄到岸飄到岸則點春苗矣一任二字近於自然與隨意相類浴與飄皆所謂亦自饒者也同群滄海清影蕭蕭其無他可想而知矣此詩通首以次句為眼目王翰搞曰孤雁貞士之有品

者白鷗逸民之忘機者寫照處分寸不苟

猿

裊裊啼虛壁蕭蕭掛冷枝艱難人不免隱見爾如知慣習元從衆全生或用奇前林騰每及父子莫相離

虛壁至靜猿避人故啼于其中裊裊聲之長也冷枝極高猿畏人故掛于其上蕭蕭群之寡也中二聯承首二句言艱難之累人所不能免者林子隱見之機耳爾指猿言時而隱則啼虛壁時而見則掛冷枝既識隱見之機故可免艱難之累人反有不如者矣慣習即掛枝之類從衆謂不異衆猿也全

生言能持矢避弓不為人所獲其法則有時而用奇然能用
奇全身亦或恃奇取禍正猿所當深戒者故緊接末二句騰
者言猿足使捷善于飛騰也然必及于林際乃能又手相依
斷不可恃全生之奇技出被擒致有離群之悲也前林與次
句枝字相應騰每及與掛字相應

白小

白小群分命天然二寸魚細微露水族風俗當園蔬入肆銀花
亂傾箱雪片虛生成猶拾卵盡取義何如

白小即麵條魚也易繫辭物以群分白小既群分則白小亦

有命天然二寸言不能長且大也次聯上句承首二句下句
起三聯細微正是小露水族正是群分言物雖細微亦露水
族也當園蔬之風俗以魚為菜見其多而且賤也入肆傾
箱言風俗以此貿易即當園蔬[illegible]意入肆而買者愛其白與
銀花俱亂此就眼中說取利而貴者喜其傾將雪片成虛此
就箱中說箱盛魚器也末二句總結上文西京賦擭胎拾卵
蚔蝝盡取蓋卵無知覺蠕動故任人採取而不見逆匿白小
雖係生成之物取之甚易亦猶之拾卵也今恐盡取而不使
留餘於義果何如乎此充類至義之盡直言盡取為非義耳

雞

紀德名標五初鳴度必三殊方聽有異失次曉無慚問俗人情
似充庖爾輩堪氣交亭育際巫峽漏司南

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雞首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
見敵而鬬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
君猶瀹而食之禮記文王世子雞初鳴至寢門史記曆書曰
雞三號卒明注三號三鳴也雞三鳴則天曉其鳴有常度故
詩人以比不改度之君子次聯承次句雞鳴本有常因殊方
氣候不齊故失宜鳴之度次非失旦雞可比聽雞有異雞則

無慚也氣候即是風俗遂緊接三聯問其風俗則蠻蜀人情
反覆無常雞之無常適與人情相似奈何不責人獨責雞而
以爾輩之無常為堪充庖也哉末二句總結上文亭育亭毒
化育也雞為火德之精南方屬火故曰司南漏失也言雞稟
氣之際亦足于化育之理胡為漏失司南之職然曰巫峽仍
是氣候使然非關雞也使此雞在中原其鳴自按常度何至
失次而充庖則公不安殊方之意於此可見矣

玉腕騮

公自注江陵節度衛公馬也按舊史衛伯玉廣德元年

為荊南節度等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鄧二泉白赤馬
黑鼠曰騧腕骨也前足腕白曰玉腕騧
聞說荊南馬尚書玉腕騮頓驂飄赤汗跼蹐顧長楸胡虜三年
入乾坤一戰收畢散如有問欲伴習池遊
本謂荊南尚書之馬乃是玉腕騮卻以下句尚書二字解上
句荊南字下句玉腕騮三字解上句馬字叠互見奇次聯承
首二句玉腕騮馬漢郊祀歌天馬下霑赤汗所云汗血駒也
驂參乘也頓驂蹲停驂也此馬暫一頓驂則赤汗飄流見與
天馬無異也跼曲也蹐累足也曹子建名都篇走馬長楸間

楸木名言此馬於長楸閒尚頓之而竟跼蹐見不足以展其
足也三聯承首二句荊南尚書亦暗帶馬說按舊書乾元二
年伯玉擊史思明大破于疆子坂以功遷神策軍節度上元
二年大破史朝義于永寧進封河東郡公廣德元年冬吐蕃
寇京師乘輿幸陝以伯玉有幹畧可當重寄乃使節度江陵
封陽城郡王此詩作于大歷元年正謂安史三年之亂今已
一戰而收耳末二句總結上丈言伯玉適當無事不煩玉騮
以建功勳則此馬可伴習池遊矣若為玉騮惜責為天下幸
也曰伴遊亦寓伯玉功成身退之意

雨
冥冥甲子雨已度立春時輕箑煩相向纖絺恐自疑烟添纔有
色風引更如絲直覺巫山暮兼催宋玉悲
開首即點題冥冥雨細貌考通鑑大歷二年正月辛亥朔至
十三日甲子立春在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所云已度立春
時也次聯承次句秋興賦于是乃屏輕箑釋纖絺公反用其
語箑扇也絺葛也煩者勞動之意恐者揣度之詞言輕箑正
屬可用而煩其與我相向纖絺雖亦可着而猶恐或自生疑
蓋立春以後天氣漸暖尚未極熱故也三聯承首句以起末

二句烟添色纔可見風引則更如絲形容雨之極微所云冥
冥也朝行雲暮行雨故曰巫山暮下一暮字亦不苟今天氣
雖暖恐雨後生涼未免宋玉悲秋之意方春而已催秋亦歎
光陰迅疾耳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行李合到
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卽事情見乎詞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颯颯開啼
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通首只悲喜相兼四字據爾之書爾已到江陵矣此是喜至

於到峽州尚未知在何時也此是悲㸃題已完次聨至末俱
承首二句當此亂離雖曰生存而彼此久别此是悲卒得験
集即云抱病亦旦夕可療此是喜料到而爾尚未到故我之
啼眼猶颯颯而閑未到而我實望到故我於水樓則朝朝而
上此俱是悲我係衰老之身爾既來則付託得人矣即有不
諱而成白骨亦欣然入地更何憂乎此俱是喜

喜觀即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為人意答兒童
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

此首仍是悲喜二字近觀巫峽實暗於千山他鄉之景難堪
終南長安也回憶終南相去又萬里故鄉之春難見此病中
憶家語而弟亦在所憶之內正是悲次聨承首二句見春欲
見也當吾病中更欲見弟但有無音信尚不知汝是人是鬼
仍是悲今書既到始知汝之為人此是喜三聨承次聨書到
而兒童競來問公即以書中之意答之此是喜書中所言謂
一路冒險而行方經戰伐之新此是悲末二句總結上文想
汝到此泊船之時勢必又悲又喜俟悲喜既定後方可與汝
款款話歸秦也泊船貼首句巫峽歸秦貼次句終南

侍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嫌津
柳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惺惺

西京雜記鵲噪則行人至今鵲既噪矣而侍爾不至是鵲不
足信也故嗔之書謂弟觀之書鵲噪不足信豈書亦不足憑
耶拋示鶺鴒原非實事不過言無可控訴吾將尋鶺鴒而示
以書耳次聨分承首二句我雖嗔烏鵲而鵲仍喜而不去是
鵲謂爾之決至也至於我之拋書鶺鴒亦非無故正以其飛
則鳴行則搖是兄弟急難之意鶺鴒在原上曾經之也前半
託物比興反覆悲喜三聨承次聨上句鵲既謂爾必至因登
江閣而望焉而津上之柳頗覺遮眼故嫌之弟按驛亭而行
則趁風之帆此時應到故數之此雖悲其未至亦是知其必
至遂緊接末二句按公自乾元元年冬自華州之東都至大
歷二年恰是十年今觀自中都來俟其到即應與論十年間
彼此所歷事體則從前之愁不覺頓絕而漸惺惺也惺惺復
蘇之貌此聨又喜詞合兩首觀之總不外悲喜二字

江梅

江邊之梅也

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絕知春意早最奈客愁何雪樹原同

色江風亦自波故園不可見巫峽鬱嵯峨
並破於臘前花多於年後此是賓寓梅字中二聯各分承首
二句梅並破則春意之早既觀梅而可知矣梅花多則客處
者未免觸目生愁其柰之何耶臘雪積於樹間與梅同是一
色此就雪說梅引起江字貼臘前春風能生江波梅亦因風
而盛此就風說梅點出江字貼年後末二句總承上文結出
主意當此春日花開羞堪行樂而客乃生愁者正以故園不
可見所見者獨江梅耳陸機樂府雲山鬱嵯峨公日對巫峽
久思出峽江邊梅樹備與相映故歎其鬱嵯峨言未能離之

而去也

庭草

楚草經寒碧庭春入眼濃舊依收葉舉新掩捲芽重步履宜輕
過開筵得屢供看花隨節序不敢強為容

楚草變地之草經寒猶碧地暖故也春滿庭前而草之入吾
眼者其色更濃次聯承首二句而詳言之舊依舊時萎黃而
低垂不振者也今則收葉而復舉已浡然興起矣新掩新經
風雨而掩仆於地者也今則捲芽而重發又油然滋生矣舊
依新掩二字略讀上二字下三字句法三聯承次聯步履之
間不敢輕踐正所以愛草開筵燕飲足供清玩言草康堪愛
也末二句借花作陪襯貫從通首說來花隨時而開我亦隨
時而看但其艷異之色頗與老人無關係強為容而亦不敢
耳蓋老人心志偏於冷淡處看神覺春花之爛熳反不如庭
草之清幽亦惟有愛草而已矣公自寫其懷抱如此宋人詩
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正不敢強為容註腳也

題栢大兄弟山居屋壁二首

汪㬋曰公有寄栢學士及題栢學士茅屋二詩栢大兄
弟蓋其子姪也

叔父朱門貴郎君玉樹高山居精典籍文雅涉風騷江漢終吾
老雲林得爾曹哀絃繞白雪未與俗人操

叔父係朱門之貴郎君如玉樹之高所謂佳公子是也古稱
貴人之子及身嘗事其父者曰郎君次聯承首二句而贊其
不俗朱門子姪安肯山居既山居而又精典籍既文雅而兼
涉風騷一切朱門俗情了卻殆盡矣三聯承次聯山居江漢
之老與朱門子弟相去奚啻逕庭使吾老江漢爾在朱門從
何交接爾能去朱門而山居吾竟於雲林間得之則吾真可
與爾為曹矣蓋朱門中子弟最多俗人特拈出雲林二字為

開一免俗之路末二句承中二聯言絃琴也記曰絲聲哀陽
春白雪其調彌高其和彌寡琴有幽蘭白雪惟風騷者能操
之俗人斷不能操故曰未與蓋不特矜朱門之貴者為俗人
即不矜朱門之貴而不精典籍不涉風騷仍是俗人郎君之
不俗如此故樂與稱同調也

野屋流寒水山籬帶白雲靜憩違虎穴喧已去人群筆架沾窗
雨書籤映隙曛蕭蕭千里馬箇箇五花文

首二句與次聯承前詩山居屋在野而水遶其旁籬在山而
雲擁其隙靜與喧相反虎穴與人群相反違虎穴則靜之極

去人群則喧不聞三聯承前詩精典籍窗前之雨所沾者筆
架隙間之曛所映者書籤而文雅風騷即在其中矣末二句
總結上文贊其為千里駒也良馬毛五色者曰五花文兄弟
皆良故更以箇箇稱之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此詩送韋為衡州刺史作也

寵遲微黃漸權宜借寇頻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王室仍多
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

前漢循吏傳黃霸為潁川太守戶口歲增治行為天下第一
徵守京兆尹後漢書寇恂字子翼光武收河內拜恂為太守
後移潁川太守又移汝南太守潁川盜賊群起車駕南征恂
從至潁川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此以徵黃
比內召寵遲即從徵字看出以借寇比守郡權宜即從借字
說來言韋公望重必當漸膺內召其守衡州特權宜借重耳
次聯上句承次句寇恂說下句承首句黃霸說湖南指衡州
言韋公至湖南必能出奇策破盜以安民如韓信之背水陣
破趙也此是預贊其武功行春謂秦春巡行也韋嘗在峽內
作守必有善政以及民故民至今猶憶其行春此去後之思

所以贊其文治想至湖南亦應爾也三聯承上文以起末二
句言韋以文武兼備之人當王室多故之日自必內召而作
大臣為天下蒼生所倚賴豈湖南可盡其才哉然韋既具大
才尤當虛心下士如陳蕃懸榻待高人以為王室蒼生助方
見大臣之度耳曰處處者囑其到處留意又所以勉之也

夜二首

白夜月休弦燈花半委眠號山無定鹿落樹有驚蟬暫憶江東
鱠兼懷雪下船蠻歌犯星起重覺在天邊

開首即點題有月則夜不黑將故曰白夜月休弦三字頗難

解頷聯謂弦已過上弦初七八當是初九十之夜竊思十一至十五獨非弦過之夜乎且上弦僅有初九十者韻府群玉作月初弦似覺妥適妥落也燈花半落謂夜尚未深即欲就眠也次聯承首句時已入夜號山之虎苦無定蹤驚飛之烽急尋落處此設言物之失所以自況非實景也三聯與末二句平敘俱承次聯公在異域夜不安枕故急思出峽忽而生江東之憶忽而動雲下之懷已覺難堪又聽愁歌直犯星而起其聲悲壯倍增天涯之愁故曰重覺也從此輾轉不能成眠矣犯星二字恰是夜景與首句相應

城郭悲笳暮村墟過翼稀甲兵年數久賦斂夜深歸暗樹依巖落明河繞塞微斗斜人更望月細鵲休飛

城郭之內既聞悲笳村墟之間又少過翼恰是干戈時暮景次聯承首二句照出夜字惟甲兵之擾年數已多故賦斂之勤追呼甚迫至夜深而猶歸焉歸入也三聯承次聯下句夜深以起末二句樹依巖而生故曰落與村落之落同暗則樹巖一色不復可辨塞地本晦明河在天繞塞而微言天河亦不明也北斗已斜而愁人更望即公詩步檐倚杖看牛斗之夜月光尚細烏鵲休飛暗借孟德詩而反言之耳後半總寫夜深之景

反照

巫峽冬日返照也

返照開巫峽寒空半有無已低魚復暗不盡白鹽孤荻岸如秋水松門似畫圖牛羊識童僕既夕應傳呼

日落則巫峽已暗返照有以開之寒空之色半有半無形容返照倍極真切次聯至末俱承首二句而每句中又各自相承已低言返照已低故不及照魚復而見其暗此是半無不盡言返照未盡故猶及照白鹽山而見其孤此是半有荻

傍涌生故曰荻岸荻本非水當返照已低之時而望之茫茫莫辨渾如秋水此是半無松依山長其密處結成門形故曰松門松可入畫當返照不盡之時而望之稍稍分明恰是畫圖此是半有返照之時牛羊下來矣及既夕則返照已無未免看不真切恐牛羊或有遺失故傳聲以呼之而牛羊素識童僕之傳呼隨出聲以應之也亦是半有半無之景合中二聯總寫出寒空二字汪瑗曰返照之詩此為絕唱此篇之妙次句盡之

向夕

畎畝孫城外江村亂水中深山催短景喬木易高風鵲下雲汀
近雞栖草屋同琴書散明燭長夜始堪終
孫城以外即畎畝亂水之中有江村此言田舍所在以下皆田舍景物也次聯分承首二句城外即是深山日影易短深山實催之使然江村更多喬木風聲易高喬木實迎之使然此言氣候之荒涼而向夕意自見逆蹙接三聯鵲下雲而與汀相近雞栖屋而滿村皆同則禽鳥將宿矣此明言向夕以起末二句曰明燭曰長夜皆是既夕以後之事散字有力愁人知夜長幾于漫漫何時旦矣幸有琴書以散懷抱則燭光之下始堪終此長夜也散字內有破除磈磊消磨岑寂二意

非以琴書為性情者不知

暝

日下四山陰山庭嵐氣侵牛羊歸徑險鳥雀聚枝深正枕當星
劍收書動玉琴半扉開燭影欲掩見清砧
四山四面皆山也日既下而四山陰矣山村有庭而山之嵐氣始來侵矣此明言暝色次聯承次句山字日暝則不見山徑故牛羊之歸步皆險日暝則不見山樹故鳥雀之相聚自深三聯承次句庭字正枕安枕於寢處也劍有星文曰星劍當者與之相對暝則將寢故安枕而適與所掛之星劍相對收書束書也因暝不能觀故暫收也方收書而起偶爾動所掛之玉琴此句寫暝色尤入妙以起末二句半扉半掩扉也半扉開而燭影已露則既暝燃燭矣欲掩即指掩半開之扉言砧聲恒在夜不曰聞而曰見承燭影言謂扉猶半開燭影照見清砧也正因暝不能見賴燭影而見耳十字內藏無限曲折按山庭二字實貫通首上半皆山中之景下半皆庭中之物老杜詩把握每在第二句

晨雨

小雨晨光內初來葉上聞霧交纔洒地風逆旋隨雲暫起柴荊
色輕霑鳥獸群麝香山一半亭午未全分
開首即點題陶淵明歸去來辭恨晨光之熹微雨之色惟晨光內見之雨之聲惟木葉上聞之其小可知矣次聯至末俱承首二句此雨合霧纔能下落洒至地此雨經風旋又上飛而隨雲雨添柴荊之色而曰暫起雨洒鳥獸之群而曰輕霑總見雨之小麝香山在夔州惟雨小則半陰半晴山色在有無之間故曰一半未全分言其為雨所掩不能全辨也正是一半意亭午與首句晨字相照有情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言久客飄泊思歸而不能歸是乾坤一無用之人語勢相喚非平對也次聯言客中思歸之情承首句身如片雲行踪其定而與天涯共遠又值永夜寂處無聊而與明月同孤三聯是不甘為腐儒之意承次句以起末二句落日以喻衰謝之感然年雖衰謝而心則猶壯也秋風以興淒涼之悲然景雖淒涼而病則欲蘇也十字中自為起伏頓挫分明是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末句精神全在此二句為出齊桓公伐孤竹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言老馬尚有可用之智古來所以存之而弗棄者不必定取能走長途也然則心猶壯病欲蘇之腐儒與老馬無異而竟棄之何耶此詩全責當路無薦賢之人非徒自歎也

獨坐二首

竟日雨冥冥雙崖洗更青水花寒落片山鳥暮過庭煖老須燕玉充饑憶楚萍胡笳在樓上哀怨不堪聽

竟日冥冥之雨安得不獨坐雙崖卽瞿唐兩崖為雨所洗故更青也次聯承首二句閒觀水面之落花靜看山鳥之飛過寒字從雨字生來暮字從竟日生來而山字又與雙崖相應此與次句皆獨坐時所見者也三聯分承次聯搜神記雍伯葬父母于無終山有人與石一斗令種之玉生其田北平徐氏有女雍伯求之要以白璧一雙伯至玉田求得五雙徐氏妻之北平城西北百三十里有無終城故無地也今為玉田縣煖老卽孟子所云七十非帛不煖意也家語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言我獨坐于此寒無以煖老必須燕玉而後煖暑猶未充饑還憶楚萍而始充是

必不得之數公自傷饑寒流落故作難詞卽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之意此獨坐時所想者也末二句承三聯當寒不能煖饑不能充之時而胡笳之聲又在樓上其哀怨不減我饑寒之悲我於獨坐聽之其何以堪此耶樓上卽西閣也

白狗斜臨北黃牛更在東峽雲常照夜江日會兼風曬藥安垂老應門試小童亦知行不逮苦恨耳多聾

白狗臨其北黃牛在其東此夔州形勢也次聯承首二句峽雲不斷故映夜有光江上多風故日色常暗此因形勢而及景物皆獨坐時思慮所及眼中所見者三聯還題正面言老

人非藥不安故急須購之以聽用小童令其在門欲以應對之事試之或則從事于藥或則供應于門公所以獨坐也從有人中看出無人在側獨守之況奇絶末二句承三聯上句垂老是獨坐之由言我亦自知所欲行者百無一達理當勉力向前無奈兩耳多聾不能有爲于世因此苦恨而獨坐耳多適也言適然猶偶然也

耳聾

生年鶡冠子歎世鹿皮翁眼復幾時暗耳從前月聾猿鳴秋淚缺雀噪晩愁空黄落驚山樹呼兒問朔風

胡邁叟曰鶡冠子楚隱士鶡勇雄也其鬬無已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爲冠以表武士則鶡冠又有尚武意鹿皮翁得道年百餘歳隱菑川岑山菑水至呼宗族上山一郡人盡沒此曰生年曰歎世自寓我生不辰值用武之時眼見世人陷沒欲救不能惟有歎息而已非徒借古高隱之士以自比也次聯承首二句曰幾時暗是眼尚未暗也曰前月聾則耳竟已聾矣上句陪襯是賓下句點題是主三聯承次聯下句耳聾猿鳴哀切又値秋時最易下人之淚因不聞其鳴故秋淚自缺雀噪煩雜又向晩間最易動人之愁因不聞其噪故晩愁亦空爲耳聾甚奇末二句有見無聞承次聯眼未暗耳已聾山樹黄葉因朔風而落公但見黄葉之落不聞朔風之聲莫解其故是以呼兒而問之也寫耳聾更奇公既不能忘情於世又不能有爲於世特賦此以自傷耳

草閣

草閣臨無地柴扉永不關魚龍廻夜水星月動秋山久露晴初濕高雲薄未還汎舟慙小婦飄泊損紅顔

草閣而曰無地者以其臨水地在水中不見也又係幽僻之處柴扉雖設而永不關焉次聯上句承首句下句承次句而

秋字又起三聯惟草閣臨水故想及魚龍魚龍以秋日爲夜廻夜水者潜藏水底將自廻旋也惟柴扉不關故仰見星月星月至秋而倍明動秋山者照臨山上光芒若動也而又旁見夜露遠見浮雲雨後初濕之露甚重勢必久而乃消已晴未還之雲常高終是薄而不密合上聯總描寫秋夜之景末二句承次聯上句承字說蜀中多是婦人判船公偶然汎舟見小婦飄泊舟中徒損紅顔思已流離衰謝何以異此故不覺自慙耳慙因小婦而生非有慙於小婦也

奉送卿二翁統節度鎭軍還江陵

卿二翁姓崔公之舅氏嘗權夔州今自夔州還江陵也

火旗還錦纜白馬出江城嘹唳吟笳發蕭條別浦清寒空巫峽曙落日渭陽情留滯嗟衰疾何時見息兵

火旗朱旗也諸侯所建吳甘寧以錦維舟此言統軍還江陵將士之乘船出峽者旌旗蔽空而下卿二翁則自騎白馬出夔城也公侯送時見其軍容之盛如此次聯上句承首二句下句起三聯嘹唳者軍中吟笳之聲蕭條者公送行江浦相別之況也崔翁既去公獨居巫峽寒空之景既見於方曙渭陽之情尤悽于落日此亦是別況所云我送舅氏曰至渭陽

是也末二句適承上文結出主意火旗白馬錦纜吟笳雖極喧鬨然旗裡皆兵象也因嘆衰病淹留但不知何時見息兵得歸故鄉耳觸景生情感慨無限

孟倉曹步趾領酒醬二物滿器見遺老夫

通典兩漢有倉曹吏主倉庫唐京兆河南太原三府置倉曹參軍各二人餘各一人

楚岸通秋屐胡床面夕畦藉糟分汁滓甕醬落提攜飯糲添香味朋來有醉泥理生那免俗方法報山妻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秋與夕紀時也言孟倉曹來則緣楚岸而行到則對胡牀而坐步屐可通向夕未歸題所云步趾也劉伶酒德頌枕麯藉糟有糟可藉既汁滓俱備貯醬於甕復提攜而來曰分曰落題所云滿器見遺也三聯分承次聯飯糲急於須醬得醬而香味傾添朋來苦於無酒得酒而共醉知泥此極贊其酒醬以起末二句理生之法即指製酒製醬言雖係俗事實家家所不免公因孟所遺之酒醬甚佳故欲問其方法以報山妻使之亦按此製酒醬也而感激之意自在言外

九月一日過孟十二倉曹十四主簿

藜杖侵寒露蓬門起曙烟力稀經樹歇老困撥書眠秋覺追隨盡來因孝友偏清談見滋味爾輩可忘年

前詩是孟過公此是公過孟杖藜而出寒露未稀及到蓬門曙烟方起見過孟之時甚早曰蓬門者不諱其貧也次聯分承首二句公杖藜而行力不能久步故經樹暫歇入門之後老人困倦遂撥書而眠真忘形之至也三聯是過孟之故承次聯以起末二句追隨盡言公所與往來之人絕少已覺神傷着一秋字涼風蕭瑟踽踽獨行宛然如見惟孟氏兄弟孝而兼友遂不覺偏愛耳孟氏既孝友故清談中具見滋味哉

已衰老當與爾少壯辈爲忘年之交是以扶杖追隨也忘年
與上力稀老困相應
送孟十二倉曹赴東京選
唐志太宗時以歲旱穀貴東人選者集於洛州謂之東
選洛即東京也
君行別老親此去苦家貧藻鏡留連客江山憔悴人秋風楚竹
冷夜雪鞏梅春朝夕高堂念應宜綵服新
言恐別老親而行者乃爲家貧求禄養故也此以下句解上
句法行出於不得已愈見孟氏之孝次聯承首二句藻鏡謂

銓衡也聿侯藻鏡則景況難免留連越歷江山則形容自然
憔悴類所云赴選也三聯承次聯下句以起末二句夔州楚
鞏縣在洛陽竹摇秋風則天氣漸冷梅開夜雪而時令又春
赴選固當然之事但途中寒暖實高堂所朝夕廑念者尚其
早膺華服而歸以慰高堂可耳高堂與首句老親相應綵服
新與次句家貧對照
憑孟倉曹將書覓土婁舊莊
土婁河南地名公有舊莊在彼孟倉曹因赴東選公託
以訪問舊莊消息實因墳墓起見也

平居喪亂後不到洛陽岑爲歷雲山問無辭荊棘深北風黃葉
下南浦白頭吟十載江湖客茫茫遲莫心
首二句與次聯緊相呼應即爲遲莫心伏根公言因亂久不
到洛陽而舊莊在洛陽之岑今不知無恙否須爲我歷雲山
一問焉無辭荊棘之深而不往也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起
末二句公墳墓俱在洛陽北風黃葉可勝悲思故送君南浦
不覺白頭之歎耳楚辭送美人兮南浦按公以乾元戊戌冬
往洛陽明年春晚歸華州至大歷二年丁未爲十年十載作
客茫茫遲莫然終不忘洛陽故曰遲莫心前云身江湖而心

故園也
搖落
搖落巫山暮寒江東北流烟塵多戰鼓風浪少行舟鵝費羲之
墨貂餘季子裘長懷報明主卧病復高秋
搖落者秋山之景曰巫山暮身在南也寒江者秋水之悲曰
東北流心在北也烟塵者干戈之氣曰多戰鼓傷時事也風
浪者波濤之險曰少行舟嘆寂寥也公壯遊詩云七齡書大
字公原善書而萍踪莫定貧不待言矣報明主三字道出一
生心事乃時時欲報卻年復一年而不能報撫暮山之搖落

悲寒江之空流滿目烟塵而戰鼓競起風浪險阻而行舟絶稀此身遠寄天涯筆墨雖工不過義之之細務経義既敗竟同李子之虚哀雖長懐報主之心而報主果在何日忽忽臥病又復高秋可勝三歎也哉此詩一氣貫下而首二句實從結句高秋二字生出次聨下句又承次句正非各不相蒙者

九日二首

舊日重陽日傳杯不放杯即今蓬鬢改但愧菊花開北闕心長戀西江首獨回茱萸賜朝士難得一枝來

公言曾記舊日重陽與同人舩飲杯遞傳而不放今則蓬鬢

改而菊花羞見矣從首二句滾出次聨來身雖已老志則未衰故緊接三聨以起末二句北闕西江紀地以見相去之遠心長戀首獨回紀情以見相思之切唐志九日賜宴及茱萸時値九日朝士自當徧賜茱萸其如我之一枝難得何哉總悲今不如昔也

舊與蘇司業兼隨鄭廣文採花香泛泛坐客醉紛紛野樹歌還倚秋砧醒却聞歡娛兩冥冥西北有孤雲

蘇司業源明鄭廣文虔公之最契交二人亦好飲喜遊首二句是不了語曰舊與曰兼隨即指中二聨說採花則領畧其香共坐則暢飲而醉或倚野樹而歌或聽秋砧而醒極言昔日歡娛以起末二句今則蘇鄭俱亡回想昔日之歡娛都成冥冥可勝歎哉淵明停雲之詠所以懐良友也故以西北孤雲結之顔修遠曰前詩首二句追往日之歡娛後六句歎今日之寂寞後詩末二句歎今日之寂寞前六句追往日之歡娛此章法也

大歴二年九月三十日

爲客無時了悲秋向夕終瘴餘夔子國霜薄楚王宮草敢虚嵐翠花禁冷蕊紅年年小搖落不與故園同

首二句是無可奈何之詞了盡也即下終字意言爲客於蜀竟無時得了惟向夕就秋而客子悲秋之懐乃暫終也夕爲日之終故云次聨承次句悲秋當此九月三十正是秋盡之日瘴應無而仍餘霜雖降而甚薄則氣候之暖可知矣三聨承次聨推氣候甚暖故草之翠直與虚嵐爲敵花之紅更能禁冷放蕊也末二句承三聨草木黄曰搖落小搖落謂不甚搖落也此地之景物較故園迥不相同觸景生情感慨無限年年二字結首句無時了故園二字結爲客

懐灞上遊

悵望東陵道平生灞上遊春濃停野騎夜宿斂雲樓離別人誰在經過老自休眼前今古意江漢一歸舟

首句虛寫悵字次句明點灞上遊三字長安城東門乃秦東陵侯種瓜處故曰東陵道灞水在長安悵望今日在楚之悵望也平生言昔日也次聯承次句春日濃麗則停騎于野而觀夜遊不歸則聞樓對雲而宿上二字下三字句法此皆灞上勝景昔日之遊所不能已于懷者舉春則四時可知舉夜則白晝可知所云平生也三聯承首句同遊灞上之人今皆離別不知誰尚在昔日經過之地今我已老自當罷休不能

復遊矣所云悵望也末二句總承上文感慨特深言眼前俯仰倏成古今昔日之勝遊如彼今日之悵望如此身羈江漢而心只思一歸舟何日是歸灞上之期耶題所云懷也

歸夢

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老伐叛已三朝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不用楚辭招

時當用兵道路或通或塞故公留處於江山之際而日覺寂寥也次聯承首二句一老公自謂也蓋道不通實由叛逆猖狂其屢勞戰伐者已至三朝而我猶棲遲江山不能僇力行間倚著腐豈異偷生何異于上句之意即在下句三聯是不能出峽之嘆承次句以起末二句禹貢華陽黑水惟梁州寰宇記嶲州越嶲縣有黑水對急雨看青楓而時已向暮與白雲望黑水而家則甚遙客子當此倍覺淒切歸歸長安也楚辭招魂云魂兮歸來公自言夢魂雖歸而身終不得歸故不用楚辭招謂招魂亦無益也

地隅

江漢山重阻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蕪

時公欲出峽至江陵故以江漢山重為歎首二句甚言旅況苦楚以起次聯言江漢之水而阻於重山僻處蜀地之一隅而舉目皆風雲也題已點出故物猶言久住一處者年年之移徙不常故身無定在處處之景物雖換而窮途則一人皆有情誰能堪此耶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謝靈運擬魏公子鄴中詩序王粲家本秦川貴公子遭逢喪亂依劉表於荊州楚大夫指屈原澤畔行吟極其悲涼引二子自比正江漢思歸客意折不舒暢也平生之心已折而猶日行荒蕪之路自嘆不知何所止耳

瀼西寒望

大歷元年冬在西閣作方輿勝覽大瀼水在奉節縣入蜀記土人謂山間之流通江者曰瀼居人分其左右謂之瀼東瀼西

水色含群動朝光切太虛年侵頻悵望興遠一蕭疎猿挂時相學鷗行炯自如瞿唐春欲至定卜瀼西居

此公在西閣望瀼西也首二句是瀼西寒景水色空明庶含夫群動朝光輝映上切乎太虛皆望中所見者故緊接次聯點出望字陸機詩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謂年漸入於衰

老也年既侵則老態無聊未免眷望西依故曰頻悵望然興所遠寄已與熱鬧場不相入惟一任乎蕭疎而已三聯承次聯下句即物之蕭疎以喻己之蕭疎猿挂樹間狎戲而互相學習鷗行水際往來而炯然自如此亦望中所見者也末二句總結上文瀼西景物天然幽雅從此卜居乃明春一定之事當寒望而已躍躍欲住蕭疎之意盡在一望中矣

入宅三首存一首

大歷二年春移居赤甲作

亂後居難定春歸客未還水生魚復浦雲暖麝香山半頂梳頭白過眉柱杖班相看多使者一一問函關

時吐蕃作亂故曰亂後春歸暮春也亂後之居總不可定當此春欲歸之時而客尚未得還傷已不能歸長安故居也次聯承次句春字地志夔治魚復灩澦風濤震射巨魚却步不得上故名魚復浦寰宇記云麝香山在秭歸縣東南一百十里其山多麝今於夔州云者武德二年前秭歸屬夔也水生於浦雲暖於山恰是暮春之景三聯承次句客未還以起末二句既不得還家則此地尚可以娛老公頭已白故柱杖遂居於此暫且隨遇而安也半頂見髮之少過眉見杖之長此

地雖偏僻往來之使者甚多一一者不遺一人也公問函關消息正欲亂定而還故鄉耳

卜居

大歷二年作公是年三月自赤甲遷居瀼西

歸羨遼東鶴吟同楚執珪未成遊碧海著處覓丹梯雲嶂寬江北春耕破瀼西桃紅客若至定似昔人迷

遼東華表柱忽一鶴集其上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歸城郭如故人民非史記莊舄故越之鄙人也爲楚執珪病猶越聲兩人皆不忘故鄉者也公曰歸羨曰吟同正

是不忘故鄉之意次聯上句承首二句下句起三聯卞渊記
扶桑在碧海之中借以比故鄉丹梯仙徑也借以比可居之
地言今既未能遊碧海亦須到處覓登仙之梯此已為結處
伏根夔江之北寛而可耕瀼西有餘地公欲於此治田因言
雲結嶂形每在江北寛處以其山深也春營耕事宜向瀼西
破土以其地肥也山既深地又肥與仙境何異故末二句遂
用桃源事極言瀼西之幽勝其徑路亦能使人迷則真可以
卜居矣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久嗟三峽客再與暮春期百舌欲無語繁花能幾時谷虛雲氣
薄波亂日華遲戰伐何由定哀傷不在茲

公大歷元年春自雲安移居夔州二年三月又自赤甲遷瀼
西總不能去夔雖三峽故云再與暮春期也中二聯承次句
襯出末二句百舌即反舌也芒種後十日反舌無聲欲無語
則暮春時矣春既暮繁花能留幾時哉雲棲谷內谷大則雲
氣兩布而散漫故覺其薄日照波中波急則日華鼓盪而迂
廻故覺其遲凡此皆暮春之景也時崔旰雖已罷兵然諸亂
未息戰伐未定公欲歸長安而不能故哀傷耳哀傷二字正
打轉久嗟茲即指中二聯暮春雖可嗟然我之哀傷則不在
暮春也

此郊千樹橘不見比封君養拙干戈際全生麋鹿群畏人江北
草旅食瀼西雲萬里巴渝曲三年實飽聞

司馬遷曰江陵千樹橘可當封君言與千戶侯等也公言此
郊雖有橘樹千株不見繁盛不能比封君僅足衣食而已次
聯承首二句干戈指蜀亂言麋鹿群即孟子與鹿豕遊之意
居此地際此時是以養拙于干戈之際閉門惟恐不早也全
生于麋鹿之群入山惟恐不深也三聯分承次聯江北指夔

江之北欲養拙故畏人不出惟依栖江北之草欲全生故旅
食無常又耕破瀼西之雲此正言客處蜀中以起末二句晉
樂志漢高祖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賓人從帝為前
鋒進封因為閬中侯復賓人七姓其俗喜舞閬中有渝水故
曰巴渝舞公以永泰元年乙巳五月下忠渝至夔至大歷二
年丁未暮春恰是三年言雖家萬里在蜀三年而巴渝之舞
曲已經飽聞矣正嘆流落之久不如何時能出峽也

綵雲陰復白錦樹晚來青身世雙蓬鬢乾坤一草亭哀歌時自
短醉舞為誰醒細雨荷鋤立江猿吟翠屏

絲雲變態不常陰雨使句此將雨之景錦樹楓木也晚起覺
其更青此雨中之景因樹之枝潤澤而嘆己之不如樹遂繫
接次聯以起三聯身世之事一無所成惟餘雙蓬耳乾坤
之大別無所有惟存一草亭耳既老且貧是以哀而作歌隨
歌隨哀而歌不免短辭而起舞愈舞愈辭而辭不能醒也末
二句承三聯又與首二句相應公滿腔愁腸當此細雨亦復
倚鋤而立但聞江猿鳴于翠屏之間得無興悲旅食也哉翠
屏山也指三峽言

壯年學書劍他日委泥沙事主非無祿浮生即有涯高齋依藥

杜律詳解　卷五　五十四

餌絕域改春華表亂丹心破王臣未一家

古人欲用于世必先學書學劍如項籍少年學書不成去學
劍是也公壯年亦如此而他日竟委于泥沙非我無用世之
志世不能用我耳次聯分承首二句學書劍以事主而正非
無祿玩非無二字見朝望甚小委泥沙以浮生而亦即有涯
玩即有二字見來日無多總是貧而且老抑鬱不得志之嘆
三聯分承次聯高齋即瀼西之高齋也處高齋而惟藥餌是
依多病之身原不堪大用稍得食祿足矣居絕域而任春華
屢改歲不我與更無人用我浮生有涯哀哉末二句總承上
文結出平生忠義來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念及王臣豈亂而
不覺丹心為之破曰未一家此願誅諸鎮之心實隱恨已無
討亂之權俾諸逆得横行至今也回想壯年學劍本意無限
感慨

欲陳濟世策已老尚書郎未息豺虎鬬空慙鴛鷺行時危人事
急風逆羽毛傷落日悲江漢中宵淚滿床

公有濟世之策徒為尚書幕下之郎官何濟于君何關于世
況已辭幕府而老耶次聯承次句目今豺虎自鬬而鴛鷺行
中無有出而定亂者公雖已老而不覺為之愧然亦空愧已

杜律詳解　卷五　五十五

耳三聯分承次聯以起末二句時危則人事日急戰鬬不息
由舉朝無定亂之臣風逆則羽毛受傷鴛鷺空愧因在朝皆
忘才之輩公所以對此落日而忽起江漢之悲蓋隱以江漢
朝宗望諸臣致於中宵時涕淚滿床也丹心之破宜哉

杜律詳解卷六目錄五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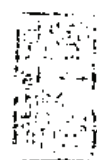
杜律詳解卷六 五言

秋野五首

秋野日疏蕪寒江動碧虛繫舟蠻井絡卜宅楚村墟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盤飧老夫食分減及溪魚

秋野二字點題疏蕪猶言荒蕪寒江澄徹而碧虛照在江中若為水所動蓋水天一色光影相鼓盪也次聯分承首二句公雖羈旅居夔西時時欲出峽故無地不繫舟蜀都賦岷山之精上為井絡注岷山之地上為東井維絡也夔為楚附庸國故曰蠻舟繫於此江而上為蠻之井絡宅卜於此對而身寄楚之村墟蓋嘆客處遠方也三聯承次聯下句引起末二句宅邊有棗棗熟則從人打捐已所有以睦鄉鄰也宅邊有葵葵荒則欲自鋤令其長成以供盤飧也公卜宅近江不獨種棗種菜亦復養魚老夫盤中之飧至分減殘食以飼魚與致悠然可想

易識浮生理難教一物違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吾老甘貧病榮華有是非秋風吹几杖不厭北山薇

我與物均是浮生此理最易識識得此理則物我相通難教一物之自違其性矣次聯承首二句魚繫于水水惟深故魚得以立命而極樂鳥棲于林林惟茂故鳥得以安身而知歸此正物之不違其性者也三聯承次聯之意以起末二句吾老矣以貧病自甘即可安身立命與魚鳥同其順適榮華之場有是必有非豈復榮戀乎所以秋風吹我几杖吾仍守北山之薇了此浮生雖曰淡泊亦不厭也

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掉頭紗帽側曝背竹書光風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稀疏小紅翠駐屐近微香

首句與下七句相印証次句承上首自甘貧病不慕榮華說來含下六句之旨攻治也禮樂正以治吾之短無奈年已衰老不及之處已多聊寓志于山林而與自長耳次聯至末俱承次句莊子在宥篇爵躍掉頭掉頭而紗帽任其側不嚴正冠也側字從掉字來竹書竹簡之書言曝背之時手携竹書日光映于其上也光字從曝字來收松子於風落之時聽其自然可免採取之勞也割蜂房於天寒之日乘其退藏不受毒尾之害也紅翠秋花也隨遊所到便與微香相近歷歷說來皆山林樂事與安得不長竊思山林之事似與禮樂相左苟得其道正自相通與吾人之恣肆者異矣知公未嘗斯須去禮樂也

遠岸秋沙白連山晚照紅潛鱗輸駭浪歸翼會高風砧響家家發樵聲箇箇同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

水岸多沙遠望而一片皆白山形連絡返照而無處不紅秋日將晚之景也次聯分承首二句輸猶輸寫也魚聚水中向晚則躍狀水方深故潛鱗輸寫于駭浪之間鳥棲山林向晚則歸適與高風相值故歸翼之飛更急也此即物以形容晚景三聯與末二句俱承首句秋字次句晚字秋乃擣衣之候故有砧聲晚並勞力而閑其家家盡發秋亦伐木之時故多樵歌晚皆回家而聞其箇箇皆同此即人以形容晚景淮南

子秋三月青女乃出以降霜雪高誘註曰青女天神青腰玉女主霜雪也後漢樂莊傳莊署直南宮家貧無被帝聞而嘉之詔大官賜尚書郎以下食併給帷被時值深秋公自歎客中晚宿之寒雖為郎官而不在位不得邀賜被恩榮故曰隔也

身許麒麟畫年衰鵷鷺群大江秋易盛空峽夜多聞逕隱千重石帆留一片雲兒童解蠻語不必作參軍

漢宣帝畫功臣于麒麟閣公自言少以麒麟畫自期許至老而始列鵷鷺之班則已非初志矣次聯言夔地景物與老人不宜承次句年衰自今久隔鵷行覓寄夔地夔有大江其間浪湧風飄至秋而易盛老年之人不堪見此蕭森之象也夔有空峽其中猿鳴木落至夜而多聞老年之人不堪聽此悽切之聲也三聯分承次聯近覩峽邊所隱蔽惟千重石他無所有也此之謂空峽遠望江帆所存留衹一片雲莫討其數也此之謂大江石與帆皆非異景公曰千重曰一片說來殊覺可厭總因身寄異域滿腔是愁之故耳遂緊接末二句世說郝隆為南蠻參軍上巳日作詩曰娵隅躍清池桓溫問何物答曰名魚為娵隅溫曰何為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

一蠻府那得不作蠻語也公言客蜀之久兒童盡解作蠻語不必身為參軍也語何其悲

課小豎鉏斫舍北果林枝蔓荒穢淨訖移牀三首

病枕依茅棟荒鉏淨果林背堂資僻遠在野與清深山雉防求敵江猿應獨吟泄雲高不去隱几亦無心

首二句從次聯生來須一氣說茅棟即舍北茅棟公欲扶病移牀於此先令小豎鉏荒淨林因其地背堂幽僻可資以靜攝且多果木蕭然有在野之趣清而且深故欲相依也三聯借物情自喻承上文以起末二句山雉善藏其身故曰防求

啾江猿孫處則鳴故曰應獨吟公静依果林如野雉之深叢而不爭獨自吟咏如孫猿之長嘯而可哀也復舒散也雲舒散於空際潔而能高偏于此地留連若不忍舍之而去雲亦如此吾可隱几而卧矣莊子東郭子綦隱几嗒然似喪其耦註言心形兩忘也公意正如此

衆壑生寒早長林卷霧齊青虫懸就日朱果落封泥薄俗防人面全身學馬蹄吟詩坐回首隨意葛巾低

舍北山谷高峻故生寒獨早果林茂盛楚齊望之如霧色卷舒此晚前之景總形容其幽僻也次聯承次句長林小壑硏

去繁枝則木葉清楚當日出時光可偏照故青虫懸於枝上以就日也朱果既熟經風則落地勢必沾泥土若封固者然故曰封泥三聯承首句衆壑言深山儘可避俗以起末二句左傳子產曰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及受制于人則死者過半矣公深知人心之險故與俗相處不覺厭而薄之見其面即欲防也全身良法庶幾學馬蹄之不畏霜雪故爭僻處深山窮谷甘與寒霧相依而已矣安肯受制于人耶惟幽靜自處故吟詩而坐回首亦適初無煩左顧右盼之勞隨意而安葛巾可低更不必衣冠周旋之苦去其所以防人者隨意皆全身之具也

蘿弱門何向沙虛岸只摧日斜魚更食客散鳥還來寒水光難定秋山響易哀天涯稍曛黑倚杖自徘徊

蘿弱者蘿不自植之象觸處損壞故門無定向也沙虛則不堅固岸只有摧頹而已何字只字意極宛轉次聯承首二句更食再食也岸下有水為魚所潛弱蘿近山為鳥所止魚與鳥皆喪人之物日斜人散便自可忘機而樂也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寒水當返照之時波隨風起其光搖搖而難定

秋山值向夕之際風吹樹鳴其聲颯颯而易哀此皆將曛黑之景也公則倚杖而徘徊焉獨居無人自全其身有如此頗

修遠曰合觀三首其一言僻野雲高其二言晚晴日出其三言日暮光寒此叙景之章法也其一言無心其二言隨意其三言徘徊此叙情之章法也其一言隱几而卧其二言吟詩而坐其三言倚杖而立此叙事之章法也其一以山雉江猿自喻其二以人面馬蹄自警其三以魚食鳥來自適此叙意之章法也漸入漸深學詩者知此自不患叠床架屋矣

豎子至

植梨且綴碧梅杏半傳黃小子幽園至輕籠熟捺香山風猶滿把野露及新嘗秋枕江湖客提攜日月長

首二句隱出次聯是賓主法山海經洞庭之山其木多植梨橘柚且綴碧半傳黃言未熟也本是遣豎子摘熟捺先言他物未熟以紀時蜀都賦朱櫻春熟素捺夏成捺熟在夏故摘取在諸果之先也小子即豎子從幽園而歸輕籠熟捺未及見而已聞其香矣此十字句法三聯承次聯引起末二句捺經山風不曾墮落猶得滿把摘來捺沾野露倍覺鮮妍恰好及新嘗味伏枕病也江湖客公自謂也提攜指豎子言與次

聯應見其年年從幽園提攜而歸固是獎其勤憫其勞亦因捺以寫已久客之懷也日月長三字含悽無限

小園

由來巫峽水本是楚人家客病留因藥春深買為花秋庭風落果灑岸雨頹沙問俗營寒事將詩待物華

公因巫峽之水流入小園故言巫峽楚地也楚人資其水以灌溉由來久矣本是楚人之家我亦有園於此何哉次聯註明首二句因作客而病故留園以植藥更春色至深故買園以栽花留字買字屬園此以花藥言園之春景也三聯承上起下自春歷夏而至於秋矣果當結實之時而岌為秋風所落灑本沙磧之岸而或為秋雨所頹此皆小園最堪慮者故末二句遂言經營俗即楚人之俗問其俗欲學其所為也營寒事謂及冬治園中之事也今冬費一番經營則來歲物華如春花秋果皆可穩其自然我得以隨意逍遥吟詩而待矣將者執持之謂俗云將錢買物將物貴錢是也此詩句句賦小園四時之事俱備

溪上

秋在溪西作

峽內淹留客溪邊四五家古苔生迮地秋竹隱疎花塞俗人無井山田飯有沙西江使船至時復問京華

客公自謂也久客於峽內之溪邊故曰淹留明點題中溪字以邊字替上字此處只四五家正見村小而僻無可淹留也中二聯至末俱承首二句詩小雅有苔之華苔萃之秀者生於水際迮迫也小也古苔縈盈雖隙地必生秋竹臨溪與疎花掩映此於無可淹留中尋出尚可淹留之景塞俗之人汲水恒難以其無井也若非此溪水亦難飲矣山田之飯必須淘淨以其有沙也若非此溪飯亦難食矣此於無可淹留中

尋出尚可淹留之事使船銜命出使至蜀之船也此溪直達大江時有使船至得以問京華消息差堪自慰所以淹留而不忍即去也歎此詩頗能說來總是淹留二字以溪字意作線直貫到底故命題曰溪上嚴穎本曰前詩不拈小園此詩不拈溪上則客病二句與塞俗二句皆是說夢周知詩家自有緊要也

季秋江村

喬木村墟古疎籬野蔓懸素琴將暇日白首望霜天登俎黃柑重支牀錦石圓遠遊雖寂寞難見此山川

首二句至三聯平叙皆言寂寞之景村墟徒存古木野蔓懸於籬間寫得寥落荒無如畫將送也即詩送於將之之將猶言銷暇日也暇日無聊彈素琴以將之霜天清冷舉白首而望之登俎惟有黃柑別無貴味也支牀全賴錦石他無可用也第七句明說寂寞卻用雖字作轉既承上又起下玩末句難見二字使將巫山峽水之勝形容得千奇萬狀而今已一一在目前用此作結則上六句情形句句是寂寞卻句句是不寂寞八句詩只一雖字便通首靈動下筆信有神也

自瀼西判扉且移居東屯茅屋四首存一首

公以大歷二年秋移居東屯

白鹽危嶠北赤甲古城東平地一川穩高山四面同煙霜淒野日秔稻熟天風人事傷蓬轉吾將守桂叢

起處舉二山以見東屯茅屋之所在山峻而高曰嶠次聯承首二句地惟平易故一川自穩山既高聳而四面又同是形勢極其勝也三聯分承次聯言景物之佳以起末句山中時有煙霜帶野日而俱淒不患暑氣也川水可灌秔稻隨天風而即熟不用雨澤也按公自去冬寓夔之西閣又遷赤甲又遷瀼西今又遷東屯未及一年而四遷真不啻如蓬之轉安得不傷今見此景物遂為定居之謀劉安招隱賦桂樹叢生

兮山之幽今將守此不復更移居矣

茅堂檢校收稻二首存一首

黃鶴曰大歷二年瀼西作蓋是年秋末又自東屯反瀼西也

香稻三秋末平田百頃間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御袂侵寒氣嘗新破旅顏紅鮮終日有玉粒未吾慳

三秋末係收稻之時瀼西平田百頃香稻與草堂皆在其中故公自東屯至此而檢校收稻也次聯承次句茅屋數間怯

其幽僻且雲山在望絶無障碍此形容漢西可居之况三聯
上句承首句三秋下句承香稻以起末二句詩豳風九月授
衣秋衣雖御而寒氣猶侵新稻既嘗則旅顔可破蓋寄旅之
愁不能不見於容色破者去愁色而添笑容也紅鮮是紅稻
玉粒是白稻慳音謙吝也此紅白二種一則曰終日有一則
曰未吾慳總見收穫之多耳

刈稻了詠懷

東屯之稻也

稻穫空雲水川平對石門寒風疎草木旭日散雞豚野哭初聞

戰樵歌稍出村無家問消息作客信乾坤

此詩是兩截體首二句與次聯言刈稻了三聯與末二句乃
詠懷也稻既穫則從前之所謂如雲如水者一空矣因舉目
遠望而平川之廣大直與石門相對總言空濶無不見不必
泥石門在何處推無所不見故風寒而草木蕭疎日出而雞
豚散處皆在吾眼前爲刈稻了之况如畫野哭任人悼之哭
聲也戰方初而哭已如此尚莫知所終爲之奈何歌出村而
曰稍尤蕭條可憐十村九哭歌聲之出村者稍見耳此以下
句形容上句公因言我以無家之人消息從何處可問哭因
不必歌又不可惟一信之造化而已信者任也與吟詩信杖
扶信字同

秋峽

江濤萬古峽肺氣久衰翁不寐防巴虎全生學楚童衣裳垂素
髮門巷落丹楓常怪商山老兼存翊贊功

首句明點峽字次句暗寫秋字公有肺氣肺屬金至秋益見
衰翁形狀既處萬古之濤峽又屬久病之衰翁苦可知矣次
聯承首二句巴虎楚童並言謂峽中人情險惡雖童稚亦與
巴虎同虎傷人故常不寐以防之此句是賓楚童可畏必與

之狎處學其票况庶可免其猜忌全我之生也此句是主三
聯分承首二句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聽素髮之垂衣裳自
安于老也貼衰翁任丹楓之落門巷自安于僻也貼古峽末
二句承三聯商山老謂東園公綺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按
史記呂后用張良計迎此四皓輔太子四皓亦素髮之人商
山正丹楓之地必出而翊贊兼欲存此功名公所以深怪之
公非忘情于世者要亦有志未遂故作此反言以消遣耳

雨四首

微雨不滑道斷雲疎復行紫崖奔處黑白鳥去邊明秋日新沾

影寒江舊落聲柴扉臨野碓半濕搗香杭
開首點題曰微者註明題也惟雨微故道不至於滑雲斷則疎疎而復行此以雲雨對起次聯承次句雲從紫崖處奔則雲自黑映紫崖而黑也雲從白鳥邊去則雲更明映白鳥而明也奔字去字皆是雲行三聯承首句以起末二句雨大天昏故日影全遮微則乍陰乍晴而日遂有斷落之影雨大水漲故江聲頓改微則如烟如霧而江仍是舊落之聲秋字寒字紀時也野碓乃搗香秔之器柴扉即與相臨往來甚近今因微雨亦半濕而搗耳

江雨舊無時天晴忽散絲暮秋沾物冷今日過雲遲上馬迴休出看鷗坐不辭高軒當灩澦潤色靜書帷
開首點題舊原也江雨原無時節雖當天晴亦忽然散絲散絲者微雨也以下俱承首二句暮秋之雨沾物已冷今日之雲乃遲遲其過是雨尚未止也雨能濕衣上馬而歸者休得再出鷗善戲水雨中益為可觀只宜看鷗而坐於軒中耳軒下臨灩澦故曰高雨餘潤色能使我之書帷具一派清幽寂靜之况雨微故也

物色歲將晏天隅人未歸朔風鳴淅淅寒雨下霏霏多病久加飯衰容新授衣時危覺凋喪故舊短書稀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客中雨景三聯與末二句平叙雨中客情淅淅者淅瀝雨聲也與風無涉借用耳霏霏雨久不散之貌正為其微也歲將晏矣天隅客處之人尚未得歸家兼之朔風凛冽寒雨纏綿何堪入多病衰容者之聽聞幸勉自加飡衣已新授不受風雨侵凌然當此危喪凡我故舊竟無數行之書相及安得不對雨而悲耶

楚雨石苔滋京華消息遲山寒青兕叫江晚白鷗饑神女花鈿落鮫人織杼悲繁憂不自整終日灑如絲

開首點題承前首次聯下句楚雨即神女輩謂楚客之雨也石上之苔滋生正言久雨次句承前首末句京華即指故舊消息遲即短書稀也中二聯承首句山寒江晚皆言歲晏雨中之青兕苦山寒而叫雨中之白鷗當江晚而饑時已暮冬又值久雨其景物固應如是耳神女在巫山江山之花卉即神女之花鈿經久雨而皆已凋落矣鮫人織綃原貴於市阻久雨不得出賣故對織杼而悲也末二句總結上文言無知之物樂業之人尚難當此苦境何况我羈旅他鄉音書斷絕一切繁憂不知從何整理耶堪終日洒如絲乎則憂益增矣

如絲者微雨也按此詩四首其一是秋雨其二是暮秋雨其
三是冬雨其四是暮冬雨次第說來總見其久

日暮

牛羊下來久各已閉柴門風月自清夜江山非故園石泉流暗
壁草露滴秋根頭白燈明裏何須花燼繁

此詩全是異鄉無依之感詩日之夕矣牛羊下來牛羊來題
所云日暮也至於久則漸入夜矣各家之柴門已閉公之門
安得不閉客子當此何以自處耶次聯承次句此時風月自
是清夜風月門已閉而門外之景色不改也此地江山非我

故園江山門已閉而門裏之心緒難言也三聯承次聯上句
暗泉流于石壁之下秋露滴于草根之間歷歷說來恰是清
夜石壁草根本連屬乎分拆開闔使爾雅健末二句通承上
文即專爲情也當此深夜明燈之下惟白頭老翁在耳百端
交集有何喜事而須燈燼繁開也哉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飛獨坐親雄
劍哀歌嘆短衣煙塵繞閶闔白首壯心違

起以風與燭見夜景一就遠處說一就近處說次聯承首句
點出夜字惟絕岸間風威震動故嶺上之猿依霜而宿江中
之鳥不能定棲至夜深猶飛也三聯承次句雄劍劍有雌雄
也寓感飯牛歌短布衣不及骭公坐寒房中獨看雄劍哀嘆
短衣想見燭微無聊之況獨字哀字寫出寒字微字情景宛
然如畫末二句與三聯相應烟塵指干戈擾攘言閶闔天子
門也公所以嘆短衣者正嘆烟塵直繞閶闔耳白首望闕與
生平之壯志相違能無撫劍而哀歌也哉

晚望

白帝更聲盡陽臺曙色分高峯寒上日疊嶺宿霾雲地坼江帆

隱天清木葉聞荊扉對麋鹿應共爾爲群

白帝蜀之城陽臺蜀之山更聲曉盡於白帝曙色即分於陽
臺是從未晚以至晚次聯至末承次句皆晚望也高峯氣寒
方晚尤甚而日光忽來故曰上疊嶺之間霾雲漸起若夜宿
而晚出者然史記魯仲連傳天崩地坼地勢如坼則崖岸高
峻故江帆之影隱於峽中天氣甚清則微風徐來故木葉之
聲聞於耳畔此亦晚望時現在之景因所見而併及所聞也
對外麋鹿亦望中所見無人可共語故欲與之爲群無聊極
矣

月三首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青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指照西秦

首句先言雨之斷續見此夜是新晴也次句又不即言月但言天河之新覩出月之見本是對月生愁却於次聯特作反言然出月字又以青嶂月對白頭人嶂乃山之高而險者以月屬青嶂恰是峽中景色白頭人公自謂也今人詠月只是月少陵獨撇脫見妙曰若無曰愁殺承首句斷續雨來三聯承次聯上句月字以起末二句魍魎陰類見月明而移深樹

欲藏於無月之處也酉陽雜俎月中有蟾蜍即蝦蟆也直占月之半輪而動於其中耳結言故園在長安上當北斗秦地也此時月光無處不及必直指西秦照我故園矣含愁思歸之意即在言下照字與次聯月字相應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清羈棲愁裏見二十四回明必驗升沉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橫

公久思出峽方甚厭巫山而月必併照之使出新鮮也美也以鮮美之月從上而下窺楚水故水借月光而倍見其清照字窺字俱指月言次聯承首二句對而不對十字一句法也謂在羈棲愁裏已見月二十四回明矣公居夔業經二年故云三聯承次聯當見月之時必驗其升沉之體如知其進退之情不徒見之而已進退弦望也末二句承三聯銀漢至天曉始沒月則違銀漢而先落玉繩星名落與橫俱指月說公自言看月即不至違銀漢而落之時亦必至伴玉繩而橫之時然後止非驗其體知其情不能如此留連也此首不明言月却是深於玩月

萬里瞿唐月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青天爽合風襟靜當空淚臉懸南飛有烏鵲夜久落江邊

開首點題次句至末俱承首句說公在瞿唐看月而曰萬里者包故鄉在內也相去甚遠同是一月此句憶家之至六上弦頗修遠況春來二字謂詩作於暮春六上弦者併下弦言之耳細玩詩詞是月盈時下弦在望後何得備六之數愚意句中明言六上弦詩當作於季夏春來與夜來同言月自春以來至公對月作詩經六次上弦矣夜間室暗得月則明是明月能開暗室也時時即下滿青天之時道在異鄉豈願見月而異鄉之月偏滿青天若故故者然故故意也與故作傍人依故字同披襟受風曰風襟當此盛暑月色爽朗雖與風

榤之斜況相合而孤輪當空客于對此未免難堪故淚向臉
邊懸也書孟德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用其語落江邊不
是說烏鵲落謂夜久而明月已落也江邊二字不必過泥合
觀三首其一言月之出其二言月之明其三言月之落布置
井井有條

白帝城樓

黄鶴曰大歷二年歲晏作明年正月公出峽

江度寒山閣城高絕塞樓翠屏宜晚對白谷會深遊急急能鳴
雁輕輕不下鷗夷陵春色起漸擬放扁舟

此樓下俯大江遠依絕塞蓋指形勢而言也次聯承首句山
字翠屏山也白谷白帝山谷也山色直如翠屏頗宜晚對白
帝更有山谷供人深遊則境地非不佳矣三聯承首句江字
雁與鷗皆水鳥也莊子一雁能鳴一雁不能鳴請奚殺主人
曰殺不能鳴者列子海上之人每從鷗鳥游其父曰汝取來
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今能鳴而曰急急言奮
皇迫切居然有保身之才不下而曰輕輕言審顧回翔凜然
有防機之識雖即景所見而寓意自深末二句承三聯夷陵
峽名公意在出峽因其春色已動遂漸擬放舟正與急急輕
輕者無以異耳

白帝樓

漠漠虛無裏連連睥睨侵樓光去日遠峽影入江深臘破思端
綺春歸待一金去年梅柳意還欲攪邊心

漠漠廣大貌白帝樓最高如在太虛之際故曰虛無裏睥睨
城上女墻也連連相接之貌從旁觀之似下侵者然次聯分
承首二句樓在城上映日而有光其去人也幾與日同遠此
正言虛無裏城在峽間臨江而有影其入水也實與江共深
此正見睥睨侵公滿腔是愁對此形勝之地亦覺可厭故緊

接三聯以起末二句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漢書一
金直錢萬臘破春歸正好行路然急欲出峽而苦無資故於
端綺則思之於一金則待之也去年之冬公在夔州見梅柳
而今又見是梅柳之意還欲攪我在邊之心恨不能離之而
去耳

峽隘

題云峽隘便急思出峽明年公果往江陵

聞說江陵府雲沙靜渺然白魚如切玉朱橘不論錢水有遠湖
樹人今何處船青山各在眼却望峽中天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以開說二字貫之峽中多雲沙江陵幽靜則渺然而無此地真可安居矣如切玉形容魚之美不論幾極言橘之多公所聞者如此總見江陵府風景物產遠過峽中以起三聯與末二句巫峽之水直通江陵樹在湖而曰遠者僅難見也寄峽之人念切江陵船在處而曰何者難達登也江陵與巫峽各有青山各在人之眼中公現在峽尚未見江陵之山所欲望者江陵而却望峽中之天望其天正欲離其地觀一却字所謂不欲望而却望也

人日

大歷三年作時公尚未出峽

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冰雪鶯難至春寒花較遲雲隨白水落風振紫山悲蓬鬢稀疏久無勞比素絲

首句點題東方朔占書云歲後八日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豕四日為羊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八日為穀其日晴主所生之物育陰則災未有不陰災可知矣中二聯承次句陰字冰雪未消總由春寒鶯之所以難至花之所以較遲也山海經白水至蜀東南注江入江州城下江州縣屬巴郡後漢志紫岩山縣水所出雲落於水邊而曰隨以形言也是目所見風悲於山際而曰振以聲言也是耳所聞氣候景物莫非陰象實公所深憂者蓬鬢接末二句蓬之白可與素絲相比然素絲猶堪染可受今蓬鬢稀疏並素絲不如矣故曰無勞比總是憂國憂時不覺鬢落欲禿也

南征

春岸桃花水雲帆楓樹林偷生常避地適遠更霑襟老病南征日君恩北望心百年歌自苦未見有知音

首二句言南征之景春岸雲帆皆行色也岸與水相依而所依者乃桃花之水此用秦人桃源事帆與林相映而所映者乃楓樹之林此用楚辭招魂事次聯分承首二句欲偷生於亂世故必擇地而避焉此承桃花水因遠適於他方不覺泣下霑襟矣此承楓樹林避地適遠皆貼南征三聯承次聯點出題來此日飄飄而向南征者原係老病之人此心悄悄而時北望者正以君恩未報身愈南而心愈北公豈忍然而行哉其苦有不可言者故緊接末二句古詩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又云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合參二詩公意自見

春夜峽州田侍御長史津亭留宴得筵字

北斗三更席西江萬里船杖藜登水榭揮翰宿春天白髮須多

滿明星皆此筵始知雲雨峽忽盡下牢達
首句之席是因設之以留公飲者三更言其久望北斗而知
爲三更題所云春夜也次句之船是公乘之以出峽者萬里
言其遠謂已從西江發船而來也次聯承次句船字公從船
中起而杖藜以登水榭題所云津亭也因而揮翰題所云拈
得筵字也留連吟咏不覺竟夕故曰宿春天即長歌以當卧
寢之意春字紀時也三聯承首句宴至三更則夜已深白缺
之人怯於久坐故須多酒非酒不能永夕也仰看北斗明星
爛然天已將曉矣而仍惜此筵之易散正爲末二句起意蓋

夜泊時尚是西江萬里之船直待天明而始知爲荊處也下
牢地名十道志上牢下牢是蜀分吟夔州雲雨峽公朝夕眼
中恨不能離之而去今日乃到下牢達始知雲雨峽之盡于
此也始知忽盡喜極之詞平日出峽之望真是舌敝目穿乃
亦有峽盡之時乎

泊松滋江亭

松滋縣名屬江陵府江亭在縣治後

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江湖深更白松竹遠還青一柱全應
近高唐莫再經今宵南極外甘作老人星

首二句明點亭字正寫泊字鷗鳥本江中物公自歎飄蓬無
暇整冠故隨鷗而上下今日扁舟乃得繫于此亭也中二聯
承首二句點江字凡水深處必黑惟江湖最白岸上松竹茂
盛故遠望更青此皆江亭景色也看眼在深字遠字一柱高
唐二觀名到此江亭則一柱觀已近喜其近也曰全應惟恐
不近之詞到此江亭則高唐觀已過喜其過也曰莫再惟恐
復經之詞總是以出峽爲喜故緊接末二句南極指夔州言
今宵已在南極之外從此甘於作老人星矣言但得出峽雖
老亦甘即此生那老蜀之意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周禮三月三日爲上巳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釋禊
修者潔也于水上盥潔之也司錄官名

鬢毛垂領白花蕊亞枝紅欹倒衰年廢招尋令節同薄衣臨積
水吹面受和風有喜留攀桂無勞問轉蓬

潘安仁秋興賦素髮颯以垂領公自言白髮之人猶得與宴
也亞次也花蕊之紅出于枝上故枝壓而下垂題所云林園
也次聯上句承首句下句起三聯欹倒醉貌衰年之人雖不
能復爲此態而招尋令節亦與人同招尋謂招呼以追尋題

所云寒集也當此令節臨水而清涼可愛面風而蕭灑自如
正修禊事題所云上巳日也此言祓除之樂引起末二句劉
安招隱士賦云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喜已淹留徐國得攀其
桂樹則今日且不必問我飄蓬之苦矣攀桂二字與次句花
蕊相應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泛舟得過字

李尚書李之芳也鄭監湖亭在峽州公春晚至江陵過
之故泛舟其間

海内文章伯湖邊意緒多玉樽移晚興桂楫帶酣歌春日繁魚

鳥江天足芰荷鄭莊賓客地衰白遠來過

唐文章三變而揚王為之伯今指李尚書李中丞為文章伯
而復曰海内正所以深賞之意緒猶言意致湖邊差堪遊玩
故到此而意致偏多也次聯承次句意緒多配與隨玉樽而
益高酣歌傍桂楫而争起此言泛舟之樂三聯承次句湖邊
魚鳥既繁於春日芰荷更足於江天此言暮春湖亭之勝以
起末二句鄭莊置驛以迎賓客故借比鄭監湖亭公雖衰白
特遠相過訪欲備賓客之列題所云陪李尚書李中丞過湖
亭泛舟也

喜雨

南國旱無雨今朝江出雲入空纔漠漠洒迥已紛紛巢燕高飛
盡林花潤色分晚來聲不絕應得夜深聞

南國荊楚也記曰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大旱無雨時而雲忽
出此有雨之機也次聯承首二句由初出而入空則陰雲漠
漠四布此將雨之候也由雲行而雨施則雨點紛紛密來此
大雨之時也纔字已字正見迅速意三聯承次聯巢燕迎雨
而高飛曰盡者無燕不然也林花着雨而色潤曰分者無花
不被也末二句總承上文自朝至晚雨聲不絕此是實景據

此雨勢即主夜深而聲猶得聞此是預料通首俱喜慶之詞

獨坐

悲秋回白首倚杖背孤城江斂洲渚出天虛風物清滄溟服衰
謝朱紱負平生仰羡黃昏鳥投林羽翮輕

悲秋色而回白首閒倚杖而背孤城皆獨坐時之情形也次
聯承首二句但見江斂則水小故洲渚自出天虛則雲散故
風物更清此獨坐時靜觀之景也三聯承首句以起末二句
滄溟之間甘自處於衰謝朱紱之賜實抱愧夫平生仰羡鳥
至黃昏亦有所歸而我爲旅他鄉歸家甚難故因獨坐而借

感耳

江邊星月二首存一首

江陵舟中作

驟雨清秋夜金波耿玉繩天河元是白江浦向來澄映物連珠
斷續空一鏡升餘光憶更漏況乃露華凝

首句驟雨在題前時尚未夜不見星月也未幾即入夜秋宇紀時也次句還題下半正面金波言月玉繩言星驟雨夜晴故月光耿耿映星而明也次聯承次句天河自白而星與月則光明於其旁此句是賓江浦本澄而星與月則照臨於其

上此句是主題所云江邊星月也三聯分承次句漢志五星如連珠古詩破鏡飛上天此言星之映物如珠相連而又各分若斷者然月之當空極其圓滿直如一鏡之升也末二句總承上文更漏夜深也餘光謂將曉之時月將沈而色淡星亦落落而稀止存餘光也公於江邊泊舟比及天曉追憶更漏之景不禁秋夜之悲況露華已凝何堪孤舟獨對乎餘光與次句映宇相應更漏與首句夜字相應露華與雨字相應始之以雨終之以露而星與月映河映江珠連鏡升以及餘光僅存皆在公眼中自是未得成眠此清秋江邊孤舟客子一夜之況也淒涼極矣

舟月對驛近寺

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刹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眇眇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鉤簾獨未眠

題是舟月故雖當更深之時不假燭光而月色自能明船次聯承次句言月色所照金刹則在青楓之外所云近寺也朱樓則在白水之邊所云對驛也題已說盡三聯與末二句平叙只寫景以足之舟與城近與野近眇眇城烏之啼聲此遠而僅聞者也娟娟野鷺之宿態此近而可見者也月色之下

其景如此烏啼是將曉時鷺宿是既晚時江湖客公自謂也簾舟中簾也獨處舟中鉤簾望月自晚至曉不能成眠寫出白頭老人泊舟淒涼之況

舟中

江陵作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邊結纜排魚網連檣並米船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飄泊南庭老祇應學水仙

江柳之下沖風而餐驛樓之邊冒雨而卧皆舟中實況也次聯承首句惟在江內故舟之纜與魚網俱排舟之檣與米船

相並泊舟處仍不得去喧而就靜三聯承次句惟在雨中故
卓今朝之雲薄而憶昨夜之月圓末二句總結上文南庭南
方之庭南庭老公自謂也水仙從江字生来郡二泉曰馮夷
得為水仙名河伯言昨夜今朝變悲不同而我之飄泊如故
與其流落南庭不若舉為水仙庶免維舟於此徒受風餐雨
卧之苦也

宮亭夕坐戲簡顔十少府

顔少府公安尉也

南國調寒杵西江浸日車客愁連蟋蟀亭古帶蒹葭不返青絲

鞚虛燒夜燭花老翁須地主細細酌流霞

南國指公安言庾信夜聽擣衣詩調聲不用吟淮南子日乘
車駕以六龍羲和為馭近聞寒杵之聲如相調習遠見西江
之水如浸日車則日已落矣題所云宮亭夕坐也次聯承首
句寒字詩豳風十月蟋蟀秦風蒹葭蒼蒼蟋蟀唧唧與客愁
相連蒹葭蒼蒼帶亭色而古寫宮亭夕坐無聊之況陸威一
曰言情悽惻全在一連字寫景荒涼全在一帶字若云愁同
蟋蟀亭遶蒹葭便淺薄無味三聯承次聯上句愁字以起末
二句鞚馬勒也想顔必來而去公久坐宮亭以待其返而
竟不至徒燒夜燭倍覺無聊故從而簡之謂老翁忘須地主
爾當速歸細細共酌流霞可耳大有戲意題所云戲簡也

秋日寄題鄭監湖上亭三首

黄鶴曰鄭監即鄭審

碧草逢春意沅湘萬里秋池要山簡馬月静庾公樓磨滅餘篇
翰平生一釣舟高唐寒浪減彷彿識昭邱

春草色碧至秋而漸黄故曰逢春意沅湘楚水鄭之湖亭所
在也想湖亭碧草非復春之時沅湘一望萬里皆秋色矣
點明秋字次聯承次句山簡鎮襄陽每騎馬臨高陽池庾公

樓即南樓在武昌庾公庾亮也要與邀同山簡之馬為池水
所要借比遊湖者庾公之樓為月色所静借比遊湖興東主
於既脫猶留連亭中者總言湖亭秋景宜人以起三聯釣舟
之意當此衰年磨滅而篇翰尚在所以寄題也雖云漂泊平
生而釣舟猶存是欲再泛也公從前曾泛此湖憶其氣象不
能去諸懷耳末二句仍承次句高唐賦序楚襄王與宋玉遊
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張揖曰雲夢楚藪也在南郡華容
縣其中有臺館又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
唐願薦枕席蓋神女在巫山之陽而其為高唐之客則在雲

夢故臺館皆在峯容也陽臺自在巫山亦曰陽雲臺今云高
唐正指雲夢耳王仲宣登樓賦云西接昭邱荊州圖記曰當
陽東南七里有楚昭王墓言湖中寒浪必已漸減登亭而望
昭邱夢澤識之似此秋水澄清舉目空濶真可以泛釣舟者
也

新作湖邊宅還聞賓客過自須開竹徑誰道避雲蘿官序潘生
拙才名賈誼多捨舟應卜地鄰接意如何

聞首點湖字湖邊宅即湖亭新作言鮮美如新作賛詞也賓
客過是往來遊湖者應用鄭莊置驛事中二聯承次句自須

開竹徑而迎誰道復雲蘿而避見鄭不辭賓客也晉潘岳仕
宦不達作閑居賦曰雖務塞有命抑亦拙者之效也賈誼年
少負才名借二子以喻鄭謂其位雖卑而才實高宜賓客慕
才名而過之也末二句承首句時公在舟捨舟卜地願與鄭
接隣而居正安其湖亭之勝意如何者寄題以問之也

暫住蓬萊閣終為江海人揮金應物理拖玉直吾身羹煑秋蓴
弱盃迎菊露新賦詩分氣象佳句莫頻頻

唐秘書監掌圖書秘記即漢之東觀也後漢書云學者稱東
觀為道家蓬萊山鄭為秘書未久旋即隱於湖亭故言鄭在

蓬萊閣不過暫住究其終實為江海之人也次聯承首二句
漢二疏乞骸骨歸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既歸
日具酒食待族人賓客相與娛樂張景陽賦二疏詩云揮金
樂當年西征賦拖鳴玉以出入朱門者衆矣言鄭謝秘書而
歸揮金與族人賓客娛樂固物理之宜拖玉以出入朱門豈
本心所甘哉謂其知幾能早退也三聯承次聯正言鄭監隱
居湖亭之樂秋蓴美菜也弱柔也菊露美酒也迎逢也盃迎
菊露與歸其會高風同一句法秋蓴可煑自成適口之美菊
露方斟恰好盃中之物湖亭秋日景物佳勝極矣還繫接末

二句氣象即湖亭景物氣象言接隣而居之後便可分挍湖
亭氣象而彼此賦詩慎勿頻頻佳句獨擅其美使老夫不能
追隨也公於鄭監湖亭極其稱揚正是極其欣羨此寄題之
所由來歟

遠遊

江濶浮高棟雲長出斷山塵沙連越嶲風雨暗荊蠻雁矯銜蘆
內猿啼失木間敝裘蘇季子歷國未知還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是遠遊所經之景三聯與末二句平叙
是遠遊所感之懷惟江濶故水光上映而緣江之高棟若浮

惟雲長故斷續相間而出雲之山形若斷也華陽國志司馬相如開焚道通南中置越嶲郡荊蠻即荊州時荊蜀皆亂塵沙四起與越嶲相連風雨交加致荊蠻皆廢公幾無處可棲身推浮沉于舟中而已淮南子雁啣蘆而翔以備弋繳盛弘之荊州記朔雁違塞矯翼裁度又淮南子猿狖失木而擒于狐狸公自言遠遊苦境如雁之歸塞矯翼而繞能飛正恐矰繳不免故啣蘆以禦之又如猿之失木夜啼不止耳内字間字屬公謂在啣蘆之内失木之間也蘇秦字季子遊歷六國裘為之敝而尚不知所歸公之遠遊正與相同故引以自況

山館

公於大歷三年正月中旬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發荊南移居公安憩數月歲暮發公安之岳州途間作此詩

南國晝多霧北風天正寒路危行木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滅廚人語夜闌雞鳴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首二句與次聯平敘南國指荊南地甚潮濕故晝間多霧公於歲暮起程天氣正寒而北風又起也國是紀地紀時亦見風景之惡危險危也杪木末也路多險危行時常臨木杪爲山字遠遠寄也身既遠寄宿處更屬雲端爲館字木杪雲端是何等境地此言登山到館憂虞之苦三聯承次聯下句燈火忽滅疑為山鬼所吹實則門窗俱破不免遺風也應次句夜色已闌獨與廚人共語總因滿腔是愁不能成寐也起末二句此言夜宿山館寂寞之况特尚在卧忽聞雞鳴即思起來行裝問前館之遠近蓋生逢亂世自當受勁惕厲豈敢求安逸而欣起那脫發感慨之情正自無限題是山館借山鬼點山字借前館點館字亦避正運實之一法也

公安縣懷古

公安縣屬荊州府三國時先屬劉先主後屬吳孫權

野曠呂蒙營江深劉備城寒天催日短風浪與雲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維舟倚前浦長嘯一含情

寰宇記公安縣有孱陵城十三州志吳大帝封呂蒙為孱陵侯荊州紀云劉備敗于襄陽南奔荊州吳大帝推為左將軍荊州牧鎮油口即居此城時人號備為左公故名其城曰公安時公在舟旁覩野地之曠憶昔呂蒙之營曾在此野俯察江水之深憶昔劉備之城曾恃此江今已成古跡矣次聯分承首二句上半野外易生寒曰催日短當是秋盡冬初大漸

寒日亦漸短若寒催之使短者然江中本有浪因風而益高
曰興雲平非必果興雲平極言浪之高耳三聯分承首二句
下平劉備能不設疑以待人君臣最相契合故以濃落稱之
呂蒙為東吳驍將其戰伐之名甚著故以飛騰加之歷歷說
來要皆公安縣古跡也末二句總承上文寓懷乎公維舟前
浦對此古跡不覺長嘯長嘯者發口出聲以舒憤懣之氣猜
昔日英雄今皆何在惟有營依稀可想有城分明可見而已
含情者懷之至也

公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晉肅李賀之父見韓退之諱辯

正解柴桑纜仍看蜀道行檣烏相背發塞雁一行鳴南紀連銅
柱西江接錦城憑將百錢卜漂泊問君平

柴桑里在江陵公正解纜自公安往沔鄂仍看晉肅自江陵
入蜀也此言彼此所向之方次聯承首二句檣烏帆檣之上
刻為烏形以占風候者公往沔鄂李入蜀道近則檣烏齊發
相背而行遠則塞雁飛鳴一行斜列此言彼此惜別之情烏
雁俱是借用三聯承次聯上句詩小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註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此南紀專指漢
水言特用南紀與下西江作對乃下沔鄂所泛者碑目云銅
柱在衡陽縣城北百二十里吳黃武二年與蜀分界立此為
碧非馬援之銅柱也公發公安下沔鄂直與銅柱相連李發
江陵往錦城則從西江而泛正是相背發末二句承三聯嚴
君平賣卜成都日得百錢則閉肆下簾公欲託李以問之將
來不知漂泊何所耳漂泊與連銅柱相映問君平與接錦城
關會結構連絡之妙如此按李白送友人入蜀詩云升沉應
已定不必問君平杜欲問而李又不欲問總是一般流離無
聊之感問猶帶沾滯不必問更覺超脫也

歸雁

聞道今春雁南歸自廣州見花辭漲海避雪到羅浮是物關兵
氣何時免客愁年年霜露隔不過五湖秋

月令孟春鴻雁來註自南而北也自由也所從來也廣州係
嶺南乃極南之地雁所不到者今春北歸之雁其所自竟在
極南之廣州誌異也唐會要大歷二年嶺南節度使徐浩奏
十一月二十五日當管懷集縣陽雁來乞編入史從之先是
五嶺之外翔雁不到浩以為陽為君德雁隨陽者臣歸君之
象史稱浩貪而佞然亦物變也公蓋緣徐浩之奏而作詩故曰

聞道次聯承首二句謝承後漢書交趾七郡皆從漲海入貢漲海又極南之地今云雁見花之開而始辭漲海是雁先已到漲海也羅浮山在嶺南惠州今云雁避雪之冷而直到羅浮是雁且能至羅浮也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聞兵氣三字是通首關鍵言吐蕃之亂未息西北方用兵殺氣甚盛故雁避亂而至極南物且如此我所以南行也但不知作客之愁何時可免耳客公自謂也地志衡山一陽峰極高雁不能過故名迴雁峰五湖在衡陽間撫今追昔年年霜露之時雁至衡陽皆為迴雁峰所隔不能過五湖也因係秋日故曰五湖秋但得兵氣全銷雁復其舊則太平有象客子還鄉又何愁之不可免耶以秋映春以年年映今春誌異之旨尤為快絕

纜船苦風戲題四韻奉簡鄭十三判官泛

在岳陽作

東岸朔風疾天寒鶬鴰呼漲沙霾草樹舞雪渡江湖吹帽時時落維舟日日孤因聲置驛外為覓酒家壚

朔風疾是通首之主鶬鴰鳥名惟朔風疾故天益寒而鳥亦相呼也中二聯承首句沙隨風起凡草樹之多俱為所霾雪逐風飛即江湖之廣亦可直渡以至吹帽脫落維舟孤處皆朔風疾使然末二句承三聯下句亦因朔風起見也簡鄭判官故用鄭莊置驛事聲語也漢書文君當壚註賣酒之處累土為壚以居酒瓮形如鍛爐公當此朔風孤舟獨維因寄聲判官置驛正宜在此時而于置驛之外為我覓酒家壚沽酒以禦此寒風可也望判官者不一而足故曰戲題

泊岳陽城下

岳陽城岳州也居天岳山之陽故曰岳陽輿地志天岳山在洞庭湖中

江國踰千里山城僅百層岸風翻夕浪舟雪灑寒燈留滯才難盡艱危氣益增圖南未可料變化有鯤鵬

首二句言自長安來所歷之江國已踰千里而山城之高峻僅見此百層也公泊舟於此風雪交加故緊接次聯風起而岸下翻浪雪飄而舟內灑燈夕浪是將泊之時寒燈是已泊之後自向晚以至入夜寫出無限悽苦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留滯艱危正因風雪之故史記自序言其父太史公留滯周南執遷手而泣曰無忘吾所欲論著公亦自負著述之才當此留滯艱危其才卽不能立展其志實不忍自沒氣益

增猶馬援所云窮當益堅老當益壯也上二字自悲下三字自負莊子鯤化為鵬而後乃今圖南公方向楚南而往故引以自喻有才有氣持未變化未可測不自信終于艱危留滯也胡邏吏曰此城下饒着得此語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方輿勝覽岳陽樓在郡治西南西面洞庭言洞庭之水昔日曾聞焉此在題前今日上岳陽樓而始得見其勝也此方點

題次聯承首二句賦洞庭之水正是登樓所見者地裂開曰坼吳與楚相接言此湖在吳之南楚之東也水經注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故日夜之間無時不與天地相浮盪乾坤似反為其所浸者然三聯與末二句乎叙因登樓觀水而有感也親朋指長安故舊無一字是音書斷絕從下句戎馬生出舟字承首句水字軒字承次句樓字親朋既無一字而老病中尚賴有孤舟可以浮泛登眺差足自慰但從南望北戎馬關山真堪流涕坑憑軒二字身在樓而心已馳于北矣

過洞庭湖

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櫂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檣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按洞庭君山有八景射蛟浦其一也相傳漢武帝登是山射蛟于浦故名公以蛟室說洞庭本此與下龍堆作對耳青草湖名接連洞庭湖一湖分兩名所謂重湖也以其重故曰圍又按金沙洲在洞庭湖中一名龍堆延袤數里舊白沙驛置于此詩所云擁白沙也此言洞庭湖之形次聯上句承首二句下句起三聯與末二句又按君山多古木少草岳陽風土

記云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無敢弋者遠而望之君山之古木則護堤而盤焉仰而觀之騰空之神鴉則迎櫂而舞焉此言洞庭湖之景破浪行舟恰值南風之正過湖時之遭際也回者檣影惟畏紅日之斜過湖人之心頭也一望湖光與天相連即與天俱遠今日泛湖何異乘仙槎而上天乎聊作喜詞以自慰耳此言過洞庭湖之況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四韻

裴使君必岳守也

湖闊兼雲霧樓孤屬晚晴禮加徐孺子詩接謝宣城雪岸叢梅

發春泥百草生敢違漁父問從此更南征
首二句為岳陽樓惟湖潤故益覺樓狹霧氣未散于湖中晴
光已照于樓上蓋湖處雖收霧高處易見晴也次聯為陪裴
登岳陽樓陳蕃為太守不接賓客惟徐孺子來特設一榻喻
使君之能禮公也此公自高身分處謝玄暉為宣城太守詩
名最著喻使君之能詩也三聯為登樓所見之景岸上之叢
梅帶雪而猶發泥間之百草當春而偏生春字紀時也末二
句為登樓所感之懷史記屈原放逐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
之屈原因發獨清獨醒之論漁父以與世推移告之公應感

北闕正原不忘宗國之義所謂獨清獨醒也敢與見問漁父
之屈原相違背耶無奈亂離阻隔未能北去從此而南征正
漁父所謂揺泥揚波哺糟啜醨混俗和光之意萬萬非其所
欲故下一更字與更上一層樓更字作情願說者不同通首
接次平叙又是一格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名宿槳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氷爭倚
薄雲月遞浮明湖雁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首二句為湖即點明青草二字南遷錄洞庭湖中有兩洲南
名青草北名洞庭所謂重湖也此言洞庭湖猶未離目即有
青草湖之名蓋一湖而分為兩耳次聯承次句點明宿字宿
槳猶言宿船農事農家之事也郵籤更籌也水程猶言水路
在我岸下之宿槳與彼岸上之農家相依在彼岸上之郵籤
傍我岸下之水程而報此初宿之事三聯分承次聯因宿槳
甚多故不覺爭倚時水面寒氷雖有而實薄因郵籤常警故
不寐看月時天邊浮雲遮掩而復明此宿夜之景末二句仍
承次句借雁點明湖字係宿槳時所見者公心自在北身却
日向南望見北征雁心實羨之乃湖中之雁雙雙飛起恰似

見我南來故為北征以相嘲者然

宿白沙驛

公自註初過湖南五里

水宿仍餘照人烟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
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月的的近南溟

宿之時已將暝色矣而落日餘照仍在水面也此亭指白沙
驛一路行來未免荒僻今叙今到此驛復見人烟喜其尚有
宿也次聯承首句時過青草湖未遠驛名白沙則驛邊之沙
今日極其白舊日原是白湖名青草則湖外之草舊日原是

青今日又新青白與青皆因餘照而見之也三聯承次句惟
此驛人烟湊渠故見萬象宿春有熙熙之景而我來旅槎到
此自為客星獨宿樓涼是不能沾春氣也末二句承三聯下
句莊子鵬鳥海運則將徙于南溟南溟者天池也此言乘槎
隨波而往但見月明之景無限的的然與南溟相近莊生所
云南溟尚屬虛詞我則確然欲到矣無非飄流無已之歎樓
鑰曰的的昭著貌

湘夫人祠

肅肅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鮮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

樹微馨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
肅肅壯飾貌追思廟宇之始建如此也今則墻已空而碧水
自春矣次聯承次句玉佩既生苔蘚而蟲行之跡又與字畫
相似故曰蟲書翠帷盡皆塵土而又多見泥痕知為燕子啣
來故曰燕舞昔何其壯飾今何其荒涼感慨之下誠敬自生
故繫接三聯汀水際也水際皆樹晚泊於此遂登臨焉蘋所
以羞神者即借其渚中之蘋達我微馨之敬正因其應祀故
也送繫接末二句蒼梧在廣西九域志二妃廟在全州舜死
葬于蒼梧之野二妃從之不及溺于沅湘間故湘別有祠張

華博物志二妃淚下染竹成斑望蒼梧未到溺死於湘其抱
恨不淺惟未至蒼梧故淚但留湘筠也湘筠之淚正是望蒼
梧之淚二妃死得其正湘民至今祀之公所以瞻廟宇而興
嘆耳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
竹湘妃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百丈所以牽舟者色景色也公泛舟至此而日已斜題所云
夕也次聯承次句實寫望字杖屨登臨之具也泛舟祠下忽

然興來遂杖屨登臨而望雲與沙相連目若為之斷焉蓋湘
妃係傷心人其神魂在烟水渺茫間如將見之也三聯承次
聯下句楚辭山鬼篇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山鬼隱喻湘妃
之神魂迷春竹即借用淚染叢筠意公當目斷時但見春竹
方盛而湘妃之魂則彷彿於其中徧地野花而湘妃之祠則
倚花而建立曰迷曰暮皆是夕景與次句日斜相應末二句
承三聯言湖南之地一望清絕而湘妃祠在焉若得其所矣
然蒼梧之恨萬古不消故曰長嗟也仍繳到湘妃局勢方緊
若云公以客況之悲而興嗟便成寬套矣

野望

納納乾坤大行行郡國遙雲山兼五嶺風壤帶三苗野樹侵江濶春蒲長雪消扁舟空老去無補聖明朝

納納廣大包容之貌一望而乾坤甚大故曰納納愈行而郡國甚遙故曰行行爲出野字景況中二聯承首二句元和郡國志晉懷帝分荊州湘中諸郡置湘州南以五嶺爲界隋平陳改爲潭州潭州圖經云三苗國之南境言雲形與山勢直兼乎五嶺風氣與土壤更帶夫三苗野樹相侵而江反覺其濶春蒲既長而雪即見其消凡此皆公所身歷而目覩者也

遠望近望總見乾坤之大行無已時以起末二句自歎扁舟一葉老于道途遂爲聖朝之棄物而毫無所補其感慨者深矣扁舟從江字生來

入喬口

公自註在長沙北界名勝志雲母山下爲喬口鎮當益陽喬江之口

漠漠舊京遠遲遲歸路賒殘年傍水國落日對春華樹蜜早蜂亂江泥輕燕斜賈生骨已朽悽惻近長沙

故鄉既極遼遠歸路又復阻隔此何如景況耶次聯承首二句值殘年而傍水國雖遠異地之愁當落日而對春華易墮感時之淚三聯承次聯下句樹蜜即崖蜜之類早蜂採花以釀蜜故繞樹而忙輕燕啣泥以營巢故掠江而舞此皆春景也末二句即從上文說來春景非不佳勝其如遠方寄旅何賈誼曾貶長沙公有同感焉其骨雖朽其情可哀今入喬口地與長沙相近念及賈生自不覺悽惻耳

晚秋長沙蔡侍御飲筵送殷參軍歸澧州覲省

澧州屬岳州府

佳士欣相識慈顏望遠遊甘從投轄飲肯作置書郵高鳥黃雲

暮寒蟬碧樹秋湖南冬不雪吾病得淹留

此詩通首平叙佳士指殷參軍慈顏指參軍之母言吾方與佳士相識不欲其歸而殷母日望遠遊之子則殷不得不歸題所云殷歸澧州覲省也投轄言蔡之好客殷既爲其所留公亦甘從而飲題所云蔡侍御飲筵送殷也置書郵而曰肯作蓋寓譏之詞用殷洪喬事以比參軍正恐參軍去遠無暇及此公無日不思歸家而家卻不得歸託殷寄書已爲末句伏根暮雲多黃高鳥飛騰而映黃雲已是薄暮之時秋樹自碧寒蟬寂靜而藏碧樹確係深秋之景題所云晚秋也晚秋

近冬送蔡捷末二句潮南地暖故冬亦少雪病夫畏寒此地尚可淹留也聊作自慰之詞實因艱歸省覲而嘆已不得歸耳

送趙十七明府之縣

連城為寶重茂宰得才新山雉迎舟楫江花報邑人論交翻恨晚卧病却愁春患愛南翁悅餘波及老身

此詩前半是趙明府之縣後半是公送趙之情秦昭王以十五城易趙壁故曰連城因送趙明府借用趙事茂宰茂才之宰也從此赴任故曰新次聯至末俱承次句山雉與舟楫相

迎借用魯恭馴雉事江花報邑人來報借用潘岳種花事正見其為茂宰也三聯上句仍承次句下句自述其苦以起末二句惟其為茂宰故論交則情投意合而恨相見之晚無奈衰年卧病當春日而愁倍添耳趙必為南方之令近于衡潭間故欲其患愛南翁使之悅服而餘波及于公身也

歸雁二首

萬里衡陽雁今年又北歸雙雙瞻客上一一背人飛雲裏相呼疾沙邊自宿稀繫書元浪語愁寂故山薇

首句點雁字次句點歸字衡陽有回雁峰故雁飛萬里至衡陽而止春即北歸今年又如是矣公獨不能北歸所以歎也中二聯承首二句雙雙而歸之雁瞻客直上一一而北之雁背人自飛是明知我之作客于南竟不救恤也仰觀雲裏相呼而去者甚疾俯視沙邊自宿而留者極稀總言雁歸之速末二句總承上文結出主意漢書蘇武傳漢使至匈奴索武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使者言漢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則雁足繫書原屬虛語公在南思北家鄉歲歲日夜關心憂愁寂寞苦不可言因思雁足繫書古有是語乃自北南來而家書竟不可得自南北去而家書更不

能得遂謂繫書之屬浪語正是寫其愁寂故山薇一種無聊惆悵之況非代蘇武分疏也

欲雪違胡地先花別楚雲却過清渭影高起洞庭群塞北春陰暮江南日色曛傷弓流落羽行斷不堪聞

月令孟春鴻雁來註自南而北也仲秋鴻雁來註自北而南也季秋鴻雁來賓註以仲秋先至者為主季秋後至者為賓也欲雪將雪也先花花未開也胡地甚寒八九月間便有欲雪意雁於去年秋曾違胡地而南矣楚地雖暖正月間花尚未放雁於今年春又別楚雲而北矣次聯分承首二句清渭

近北自北南來時卻過清渭水而照見其影貼達胡地洞庭
在南自南北去時高起洞庭湖而千萬成群貼別楚雲三聯
承首二句與次聯翻其意以起末二句言塞北尚多春陰不
知雁何以急于北去貼胡地江南日色甚燠不知雁又何以
急于南歸貼洞庭結言道途流落之危有傷弓而落羽者有
行斷而孤飛者其哀音總不堪聽聞雁亦何苦而僕僕道途
乃甫公借雁以自傷也

對雪

北雪犯長沙胡雲冷萬家隨風且間葉帶雨不成花金錯囊垂

罄銀壺酒易除無人竭浮蟻有待至昏鴉

開首點題北地多雪長沙在南方亦然是北雪來相犯也雪
既是北雪則雲亦是胡雲雲與雪俱盛故萬家皆冷與北地
無異也次聯承首句樹上偶有未落之葉遇風則落雪花隨
風飄颺與葉且間飛此是實景對雪而形容之也若帶雨則
不能成花矣此是設言對雪而想像之也三聯承上文雪字
以起末二句金錯錢也漢王莽鑄大錢又造錯刀以金錯其
文浮蟻酒也有雪斷不可無酒囊中之錢雖罄而壺中之酒
尚可以除也酒既除矣更不可無伴乃值此大雪竟無與我
共對而竭此浮蟻者直待至昏鴉之時而亦無則真無伴矣
淒涼之況何以堪耶

奉酬寇侍御錫見寄四韻復寄寇

往別郇瑕地於今四十年來簪御府筆故泊洞庭船詩憶傷心
處春深把臂前南瞻按百越黃帽待君偏

首二句在題前敘舊日相交之情以起次聯郇瑕晉地在平
陽府猗氏縣公于開元末年到郇瑕彼時寇必為官郇瑕公
曾與遊今追遡之相別已四十年矣故曰往魏略侍御史簪
白筆立殿陛書過以記不法御史所居之署漢謂之御史府

言寇為御史而南來道經洞庭因我在彼故泊船也往來二
字相照應三聯上句遙題見寄四韻下句承次聯下句以起
末二句詩即指寇所寄四韻其中語句憶及四十年前之別
況故傷心也公在洞庭寇曾泊船與公晤彼此把臂正當春
深春深二字起時也寇與公把臂後一路南行按百越謂按
察楚越之郡正御史職也南瞻公尚南而望冀寇速來再會
也黃帽釋冠也公自稱公謂寇往按百越我于此待君之返
而不覺帽偏與南瞻二字相映有情厥方貽曰偏字為待人
之景如畫詩即風姿而不見搔首躊躕便是偏字註腳

潭州送韋員外迢牧韶州

炎海韶州牧風流漢署郎分符先令望同舍有輝光白首多年疾秋天昨夜涼洞庭無過雁書疏莫相忘

首二句還題下半正面韶州在廣東天氣熱近海故曰炎海言韋現今出守則為韶州之牧論其昔日實乃漢署之郎次聯上句承首二句下句承次句下半言其所以得分符為州牧者因舊在漢署有令名也公亦嘗為郎官故云同舍韋以令望得分符則同舍之人亦有光輝矣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下句起末二句多年猶言歷年公自歎以白首之人而多

年抱疾又當此秋天淒涼之時遠在他鄉何忍與故人言別故以常寄書疏屬之言我在洞庭雁隔於回雁峰而不能過是以寄書甚難爾則無忘書疏之頻及可也

酬韋韶州見寄

韋詩云北風作夜雨江上早來涼楚岫千峰翠湘潭一葉黃故人湖外客白首尚為郎相憶無南雁何時有報章

養拙江湖外朝廷記憶疎深慚長者轍重得故人書白髮絲難理新詩錦不如雖無南去雁看取北來魚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一氣說言我以老病之身養拙於江湖之外朝廷已不復記憶即長安故舊亦無有念及者而韋侯前既枉車轍自今又寄音書真多情人也長者故人俱指韋言深慚即辱臨之意重得乃喜慰之詞三聯與末二句平叙白髮如絲極難整理所以自嘆也新詩佳妙錦亦不如所以贊韋也雖衡陽有回雁峰雁不能南去而瀟湘北流魚則可來我將看而取之矣漢書蘇武傳漢使至匈奴求武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使者言天子射上林得雁足有繫帛書言武在某澤中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

尺素書公借以寓意也此詩全是酬韋詩之後四句

江閣卧病走筆寄呈崔盧兩侍御

客子庖廚薄江樓枕席清衰年病祇瘦長夏想為情滑憶雕胡飯香聞錦帶羹溜匙兼暖腹誰欲致盃罌

惟係客子故庖廚甚薄而不足以適口惟在江樓故枕席頗清而尚可以安身次聯分承首二句言己衰年漸就龍鍾雖有枕席之清而多病祇瘦當此長夏無以消遣每恨庖廚之薄而談想為情三聯承次聯下句以起末二句正長夏所想者按林洪山家清供云凋菰似蘆其米黑今胡穄是也暴乾

鬆洗造飯香而且滑錦帶羹一名文官花條生如錦葉始生
柔脆可羹滑香二字是互文憶字統飯與羹言雕胡之飯固
滑而亦未嘗不香錦帶之羹固香而亦未嘗不滑故公兩憶
之要皆溜匙者也煖腹下一兼字便知雕胡錦帶公能自辦
煖腹者惟酒誰欲覓盃罌而致我乎此則望之兩侍御來故

曰寄呈

樓上

天地空搔首頻抽白玉簪皇輿三極北身事五湖南戀闕勞肝
肺論材愧杞柟亂離難自救終是老湘潭

極北極南盡乎天地間矣今欲北而不能北不欲南而日南
故仰天俯地而空搔首也通首只首句盡之頻抽玉簪爲搔
首之狀如畫次聯承首句南北二字是通首線索皇輿在三
極之北我身在五湖之南兩兩相違烏得不空搔首耶三聯
承次聯我之心方期有用而常戀夫北故曰勞肝肺我之材
實不堪用而竟滯于南故曰愧杞柟無非空搔首之意末二
句承三聯下句以無材之人當此亂離身且不能自救更何
能有補于國則北亦無賴我也終老于南之湘潭而已曰終
老正是不甘終老之意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幕府親友

大歷四年正月公自岳陽之潭州秋欲適漢陽暮秋欲
歸秦皆不果卒留潭自是卒舟居

水闊蒼梧野天高白帝秋途窮那免哭身老不禁愁大府才能
會諸公德業優北歸衝雨雪誰憫敝貂裘

通首如題順布首二句與中二聯平敘末二句上句承次聯
上句下句承三聯下句言湘江之水甚闊直接蒼梧因舜死
蒼梧而二妃追溺于湘江故借以形容其相接也白帝司秋
蓋言秋令公華州望岳詩高尋白帝問真源是也與白帝城

無涉首句紀地次句紀時題所云暮秋也由極南而北歸其
途已窮那能免阮生之哭況當身老又值秋暮寧不起宋玉
之愁題所云將歸秦也大府之中才與能俱聚諸公之品德
與業兼優題所云幕府親友也親友既多且賢豈無有憐老
憐窮者今將衝雨雪而北歸矣金盡裘敝誰能憫我而贈之
乎題所云留別也不得已而望人憐公之艱難可知

發潭州

大歷五年春公在潭州夏避臧玠亂入衡州此發潭有
感而作也

夜醉長沙酒曉行湘水春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賈傅才何
有褚公書絕倫名高前後事回首一傷神
謝恵連雪賦酌湘吳之醇酎則長沙酒必名酒也名勝志按
湘水在城西環城而下言夜所醉者乃長沙之名酒曉起而
行又見湘水間雖經入夏猶帶春光也次聯承次句湘水春
送客者止岸花留人者止檣燕見發潭州時性其寂寞故因
飛花語燕傷人情之薄耳三聯承首句長沙賈傅有才不用
謫于長沙則才亦何有哉褚遂良諫立武后左遷長沙都督
其書法得王羲之體然亦徒絕倫而已末二句上句明承三

聯下句稍承次聯言賈與褚前後不同時而名高則一公發
潭州而去潭州人情既薄無可眷戀惟懷二子高名不覺傷
神煩我一回首耳語云物傷其類此公自高身分處

江閣對雨有懷行營裴二端公

黃鶴曰端公謂裴虬乃道州刺史同討臧玠者故曰行
營按通典唐侍御史凡四員內供二員號為臺端虬嘗
為御史故曰端公

南紀風濤壯陰晴屢不分野流行地日江入度山雲層閣忽雷
殷長空面水文雨來銅柱北應洗伏波軍
詩小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註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
帶包絡之也南紀指江漢言風濤即滔滔之意惟風濤甚壯
故陰晴不分此以上句生下句法次聯承次句流潦滿地上
承日光雨過而晴也陰雲滿山下接江面晴而又雨也寫出
陰晴不分之景三聯承次聯下句以起末二句詩召南殷其
靁殷音隱雷聲也忽雷殷置身層閣之上聞雷聲隱隱震動
也面見也一望長江空濶無際但見雨自上而下洒水成文
也此是江閣對雨以下是有懷行營裴二端公馬伏波征蠻
立銅柱而還晋武王伐紂大雨太公謂之洗兵雨公因懷裴

遂以江閣所對之雨作武王洗兵之雨以裴公討逆之軍作
伏波征蠻之軍曰雨來曰應洗軍則伏波銅柱之立公於裴
有厚望焉望之厚正是望之深也

衡州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舊書大歷四年李勉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
勉以御史中丞出為刺史亦以兵討臧玠也除官在四
年過洞庭在五年此詩五年作

斧鉞下青溟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
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禮記諸侯賜斧鉞然後殺青冥天也借比朝廷下青冥言斧鉞之賜從朝廷而下今過洞庭公送之也李以兵討賊於故借楊僕樓船為言次聯承次句秋氣肅殺之名論肅殺而北風最猛直若隨與俱來見其勇往直前必能制勝也文星翰墨之號論翰墨而南斗甚尊未當退避三舍見其既精武事兼擅文場也皆極贊之詞李自北而南故用南北字三聯暗承上文因送李而自叙飄零之苦以起末二句拘束度日月若鳥在籠中無出路也漂泊寄乾坤若萍流水上無定踪也本是形容淒涼之況乃翻作壯麗語李為鄭惠王之曾孫故曰王孫論語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丈人老人也垂老字見字俱屬李飄零字屬公言李年已垂老則閱人必多至今日始見有如此飄零者正以飄零之甚世所罕有耳下一見字不苟既見之自當攜之何難援之公所望於李者深矣

杜律詳解卷七目錄七言

鄭駙馬宅宴洞中

新唐書公主傳臨晉公主明皇女皇甫淑妃所生下嫁
鄭潛曜宴夏宴也

主家陰洞細烟霧留客夏簟青琅玕春酒杯濃琥珀薄冰漿椀
碧瑪瑙寒悞疑茅堂過江麓已入風磴霾雲端自是秦樓壓鄭
谷時聞雜佩聲珊珊

此詩前半平敘首二句朗然洞字實為洞中陰洞言洞中深
邃當夏月而亦陰寒也細烟霧洞中幽氣所結若烟非烟若

霧非霧故以細字形容之留客二字一篇之眼簟竹席正夏
日洞中下榻留客者其色如琅玕之青也琅玕似玉有五色
青為勝次聯為宴字詩幽風為此春酒言冬釀春熟也春酒
傾于琥珀盃中其色比琥珀更濃覺琥珀為薄矣米漿貯于
瑪瑙椀內其色映瑪瑙而碧則瑪瑙亦寒矣明是琥珀杯瑪
瑙椀却以杯字椀字藏於琥珀瑪瑙之上造語極其綺麗當
此夏宴而酒漿器皿各極精妙且具清涼之氣他家所不及
也三聯承首句陰洞茅堂言其幽江麓言其僻風磴言其寒
雲端言其高以野外之景況形容陰洞真覺暑月中颯颯欲

涼曰過曰入俱蒙誤疑來原屬虛擬不必實證末二句總承
上文劉向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弄玉
吹簫能作鳳鳴公為作鳳樓即秦樓也漢書鄭樸字子真成
帝時人隱居雲陽縣谷口此公主為秦女比鄭宅為鄭谷蓋
宅則鄭之宅實公主之所居曰秦樓壓鄭谷似臨以最高之
勢乃當宴客之際時聞珮聲珊珊見公主安於鄭谷又好賢
下士則朝焉之得從賢者遊實公主有以相之也珮聲珊珊
即詩鄭風雜佩以贈之之意通首高尉焉之品贊公主之賢
勸一諷百其旨微矣

題張氏隱居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
日到林邱不貪夜識金銀氣遠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
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公求張氏于春山之中隻身而行並無同伴故曰獨小雅伐
木丁丁求友之詩也聞伐木之聲而山更覺幽靜山中若無
人張氏為真隱矣梁王籍詩鳥鳴山更幽公意正如此次聯
承首二句山夾水曰澗春山之澗道尚寒故冰雪未融公則
歷冰雪而行也門在山中又為隱者所居故以石稱不必過
泥休卹之石門深窈而斜照猶存公則於此時到也極狀居
之幽僻正見張氏為真隱以起三聯史記天官書大水處敗
軍場破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金銀下積土中
上皆有氣所謂敗軍亡國之墟也有得即有失于此理識破
故能不貪麋鹿不受羈絆自免拘禁所謂長林豐草之樂也
無榮亦無辱於此理看明故能遠害名利兩忘非真隱而何
末二句總承上文世說王徽之曰吾本乘興而行莊子胥然
長其天下焉又山木篇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雖褊心
之人不怒謂我既乘興而到此處使使人俗情皆淡面視山

外若無投足之地蓋因張君如虛舟不繫與之相對不覺與
之俱化也公與張情投意合並無第三個人可以談心如此
方悟公獨相求之意首尾相應有妙理

城西陂泛舟

城西陂即渼陂在鄠縣西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
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蕩
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此詩實指泛陂所見青蛾皓齒狀美人之悲言在樓船者多

此類也悲遠天謂悲凉之聲散入長空也亦狀蕭笛之多恰
是岸上聽若在船中只覺可聽不聞此遠音矣次聯承首句
樓船牙檣錦纜極言樓船壯麗春風之中自信其動遲日之
下徐看其牽意在沙波不在行舟聽其中流自在而已三聯
承次聯以起末二句惟牙檣自動錦纜徐牽故魚不驚而吹
浪燕不駭而蹴花摇歌扇言扇影照入水中隨浪摇動也落
舞筵言花片飛到筵前飄颻墜落也歌扇與首句青蛾相應
飛花與次聯上句春風相應正見泛舟者能從容領略西陂
之勝小舟送酒又是崇遊時一番點綴如泉言相接而來用

之不竭也題中舟字借小舟點出亦避正避實之一法黄漢
臣曰游覽詩不難在富麗難在閒冶春風二句是也為景詩
不難在精巧難在細雅魚吹二句是也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封演聞見記曰則天垂拱元年初置匭使東曰延恩匭
懷才抱器希於聞達者投之南曰招諫匭匡政補過裨
於政理者投之西曰申冤匭含冤負屈無辜受刑者投
之北曰通元匭進獻賦頌涉於元象者投之置匭使一
人判官一人諫議大夫或拾遺補闕充其使明皇改為
獻納使唐志起居郎二人從七品其後復置起居舍人
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上殿掌起居注錄天子言動以
修記事之史未嘗知匭事考中書省亦有起居舍人二
員司左省掌修記言之史錄天子制誥德音是時中書
舍人掌百司奏議文武考課皆預裁焉故亦得司獻納
田蓋以中書舍人知匭事也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女開
函近御筵晚漏追趨青瑣闥晴窓點檢白雲篇揚雄更有河東
賦唯待吹噓送上天

開首點獻納二字司既在雨露邊則其所分之地清且切矣
田以起居兼獻納正因其才賢而任之也次聯承首二句點
舍人漢儀密奏皂囊封版故曰封事唐儀使殿奏事有宮女
開匭函以所投封事奏御收屬舍人收畢乃可退食開屬宮
女近御筵以開之正見其在雨露邊而地分清切也三聯承
次聯上句以起末二句青瑣闥中書省門也以青畫戶邊鏤
中為青瑣文隨晚漏而向此追趨舍人之職也白雲篇出於
山林即賦頌之屬因有通元匭進獻賦頌故布衣韋素俱可
進言舍人得點檢而上進獻納使之職也此又明言起居兼

獻納漢揚雄字子雲成帝時待詔承明從祭后土於汾陰涉
西岳辛甘泉上自西岳還雄上河東賦魏志鄭渾曰孔子緒
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公曾獻三賦投延恩匭為宰臣所沮
抑是時又欲進封西岳賦故借揚賦為言而曰更有河東賦
唯待在雨露遭者為一吹噓使此賦即達天聽不至如前賦
之被抑也其有望於田者切矣

送鄭十八虔貶台州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闕為面別
情見於詩

新唐書鄭虔遷著作郎祿山反劫百官置東都偽授水
部郎中因稱風疾求攝市令潛以密章達靈武賊平囚
宣陽里虔善畫崔圓使繪齋壁虔即祈解於圓卒免死
貶台州司戶參軍

鄭公樗散鬢如絲酒後常稱老畫師萬里傷心嚴譴日百年垂
死中興時倉皇已就長途往邂逅無端出餞遲便與先生應永
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樗木名似椿而疎樗散即疎散之意鬢如絲覺為老字老畫
師明點老字題所云臨老也此已為結處伏根鄭虔善書善
畫能詩自寫其詩併畫以獻明皇大書其尾曰鄭虔三絕虔
之受知原以善畫明皇非深知虔才者常稱老畫師憤極悲
極老畫師豈足自命世無知者姑以是自稱而已曰酒後尤
見悽惋真性次聯上句起三聯下句承首句萬里言其貶之
遠萬里之別可傷嚴譴更可傷也虔既遭貶乃垂死老身人
生百年孰能無死獨惜其垂死于中興時耳題所云貶台州
司戶傷其臨老陷賊之故也虔陷賊中不能自脫情有可原
樗散投荒其罰已酷故雖自論死減等仍傷嚴譴只此二字
便見老杜春秋之筆倉皇急迫也邂逅不期而會也此處只
取相會意端當也無端猶云未當餞酒食送行人也餞則彼
此相會虔之就途既倉皇而公又未嘗就途之日是以未得
出餞曰遲者固是婉詞亦押韻耳題所云闕為面別也末二
句承中二聯先生指鄭虔長途遐遠追叙為難而歸期又未
可卜故曰應永訣後果卒於台州因闕面別交情不得盡故
欲於九重泉路盡之題所云情見於詩公與鄭虔真生死至
交也

臘日

臘日長年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侵陵雪色還萱草漏洩春
光有柳條縱酒欲謀良夜醉還家初散紫宸朝口脂面藥隨恩

澤翠管銀甖下九霄

此公到京隨朝喜聞恩賜而作也開首即點題唐以大寒後辰日為臘其日宜暖而常年之暖尚遲今年則凍全消公故喜賦之占治象而喜也次聯分承首二句萱草俗名萬年韭雪色無物不侵陵而萱草能欺雪故仍遠其為萱草貼暖尚遲春光此時已漏洩而柳條先得春故可見者有柳條貼凍全消三聯承臘日以起末二句一氣説師古曰建丑之月為臘祭因會飲若今之蜡節也凡飲酒者念及此日即欲謀良夜之醉況當朝紫宸初散而還家恩賜欣沾益不禁縱酒也

唐志臘日宣賜口脂面藥翠管銀甖所以盛之也先言謀飲後言散朝欲慶之懷急在未散之先若用口脂二句作聯親散縱酒作結便板實無餘味矣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雍錄唐都城有三大內太極宮在西故名西內大明宮在東故名東內別有興慶宮號南內二內更迭受朝大明視朝最數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攜滿袖詩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前半早朝大明宮後半美賈至舍人也衛宏漢書儀五夜者甲乙丙丁戊也銅壺刻漏法曰鑄金為司晨具衣冠以左手把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早晚五夜之漏聲相催而至於曉恰是早朝時也此是耳所聞天子之門九重當昧爽時禁內春色烟煖其桃盛開與東方紅氣相映若含醉也桃在禁內故曰仙此是目所見次聯承次句周禮析羽為旌交龍為旂熊虎為旗龍蛇為旟旌旗而曰龍蛇借用耳按龍蛇至春則起蟄今當春暖旌旗飛揚所畫之龍蛇亦若起蟄者然此公

有意造奇語也燕雀體最柔弱因風微故得高飛於宮殿之上風烈則不能矣三聯承上文以起末二句職係近侍想其早朝既罷御爐香烟自當滿袖携來才優敏捷即此早朝之詩如珠如玉亦其所揮毫而立成者也公自註舍人先世嘗掌絲綸按賈曾景雲開元中俱為中書舍人子至天寶末為中書舍人所謂世掌絲綸也池鳳凰池也鳳毛佳子弟之稱王郎風姿似其父導桓大司馬曰大奴固自有鳳毛因賈詩鳳池二字遂云池上有鳳毛正以世掌絲綸之故賈詩不過泛言鳳凰池此則鑿定賈氏父子不可移和他人公詩所以

獨步也細玩此詩按題祗早字從夜言早先一步說祗朝字
以朝罷點綴後一步說祗大明宮以宮外之景物換一步說
詩中用春色字描寫色中之況深一層說用香烟字從出殿
退一步說用鳳池故事借鳳毛字拆開旁襯說無一句犯正
無一字犯賞苦心妙法不得草草看過

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按含元殿後有宣政殿謂之正衙朔望御之即古內朝
也左有東上閤門門下省在焉右有西上閤門中書省
在焉公時為左拾遺隸門下省故出左掖門在兩傍若
人之臂掖

天門日射黃金牓春殿晴曛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佩爐烟細
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鳷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
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黃金牓大書宣政殿名以金塗字也日射之則益黃赤羽旗
旗畫赤羽所謂前朱雀也晴曛之則更赤赤羽二字係借用
次聯上句承次句春字下句承殿字曲禮主佩垂則臣佩委
佩委於地而宮中霏霏之春草實承之也烟出於爐在殿內
旋繞細細言其斷而復續如蛛絲遊散者然三聯上句仍承
次句殿字下句承晴曛蓬萊仙境鳷鵲觀名在漢甘泉苑借
比二者以比宣政殿雲垂殿外故曰近指其為五色慶雲頌
美之詞也雪在殿頂由晴曛而殘曰亦多時則向晚矣蓬萊
接末二句青瑣即青瑣闥中書省門也歸青瑣者自朝歸中
書省也毛詩召南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註云退食退朝而食
於家也自公從公門而出也委蛇從容自得之貌此用其語
遲字乃晚字替身出遲而曰每者每日如是今日亦如是題
所云退朝晚出左掖也

紫宸殿退朝口號

雍錄含元之北為宣政宣政之北為紫宸石林燕語曰
唐制以宣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內朝也以紫宸為
便殿謂之上閤即古燕朝也說文曰號呼也口號隨口
所號吟也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香飄合殿春風轉花覆千
官淑景移晝漏希聞高閣報天顏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
省會送夔龍集鳳池

首二句與次聯平叙皆朝紫宸殿時之所見也唐制女官昭
容正二品係九嬪開元禮疏曰晉康獻褚后臨朝不坐則宮

人傳百寮周隋相沿國家因之不改昭宗天祐間詔曰宮嬪女職本備內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黃門祗候引從宮人不得出內自此始罷扶業袖垂為偃僂雙腋御坐為內向引朝儀為卻行為昭容導駕之制甚詳香烟受風飄則易散殿甚深風不得達出故見其隨風只在合殿中環轉肅詩細細駐遊絲善寫無風之妙此善寫有風之妙唐時殿廷皆植花柳千官朝賀分班於其間故曰花覆千官淑景即日影侍朝漸久則日影漸移也三聯承次聯下句日影既移朝臣宜可以退矣然退朝自有定時內廷深沉晝漏時刻貴漸希

聞必待外廷高聞之報焉千官朝賀皆仰聽天顏然相隔尚遠推班近之臣得以窺知其喜色此亦想當然耳末二句總承上文雍錄政事堂在東省屬門下省至中宗時裴炎以中書令執政事筆故徙政事堂於中書省則堂又在右省矣此鳳池指中書省言即右省政事堂公為左拾遺當退朝之時自宮中出則歸東省是左拾遺本省也送夔龍於鳳池就右省政事堂見宰相也夔龍指宰相言晉荀勗罷中書監曰奪我鳳凰池晉人以中書擬蓮比天上鳳凰池也

曲江二首

康駢劇談錄曲江池開元中疏鑿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翫盛於中和上巳之節

一片花飛減卻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曲江自祿山亂後無復向時之勝是以有傷春暮謂宜及時行樂也花飛一片已減春色何況萬點此最足愁人者次聯承首二句從一片花飛至萬點且至欲盡無不歷歷經眼所

以滿肚是愁明知酒多則傷人而不厭頻頻入脣也正想到花如此人亦如此耳遂緊接三聯翡大如鳩毛紫赤斜點點青不深無光彩翠小如燕毛青黑斜深青有光彩皆鳥也西京雜記五柞宮西有青梧觀梧樹下有石麒麟二枚各刊其脇為文字是秦始皇驪山墓上物也翡翠本郊外之野鳥乃小堂頹敗聽其來巢麒麟係塋中之石器乃高塚廢荒任其偃臥昔日最盛之地一旦淒涼至此安得不愁人又安得不借酒以銷愁也末二句總承上文花飛堂荒塚廢皆自然之物理人為浮名所絆謂行樂必致敗名往往拘束而不敢為

其實花有開即有飛春不足恃也翡翠巢小堂居身者不足恃也麒麟臥高冢身後者不足恃也公從細推中恍然大悟信浮名之真無用亦惟飲酒行樂而已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朝回便典衣官之貧也且所典者即現服之春衣衣之貧也典衣總為一醉惟日日典故每日醉正所謂不醉無歸者也次聯承次句或無衣可典而欠酒債亦到處所有之尋常事

耳何足怪竊思人生在世自古以來七十者稀爲可不及時行樂而盡醉耶三聯承首句春字以起末二句深深幽邃貌款款舒緩貌點水乃生子也當此春時蛺蝶穿花則深深而可見蜻蜓點水則款款而徐飛物之應春自適如此可以人而不如物乎傳語風光共相流轉老人豈有多時不過暫爾相賞切莫違去與我相違可也此即老去願春遲之意望空傳語無聊極矣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苑外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北宮殿而曰水晶極形容其光華非真水晶也霏微春陰之景公在江頭飲酒久坐不歸至於醉眼朦朧遙望光華之宮殿若轉而為陰暗者故曰霏微也次聯承首句白鳥鷗鷺之類花落鳥飛本屬常景因久坐見桃花細落又見共楊花而落故曰逐見黃鳥時飛又見同白鳥而飛故曰兼所以如此久坐者對酒之故也遂緊接三聯縱飲與懶朝是一串事惟懶朝故縱飲愈縱飲愈懶朝

判斷也俗云估斷是也縱飲遂是人共棄我懶朝直是我自違世如此便應拂衣竟去而猶在朝中故緊接末二句後漢楊彪傳曹操收彪下獄孔融聞之欲拂衣而去吏情乃為吏之情滄洲乃仙隱之地原是兩途今牽於吏情更覺滄洲遠不可即正以未能拂衣而去也至云老大徒悲公自悲還自憫矣此與前曲江二首流便真率氣和神遠一句中意味深長一首中層折回映以此為平易無目者也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著雨臙脂落水荇牽

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
會暫醉佳人錦瑟傍
春雲本在城以上今下垂而至於簷楹則天將雨矣江亭之
間芳菲相鬪當此晚陰雲既密布風猶未起一派昏暗之色
悄悄欲靜故曰靜年芳此是雨前景次聯承首句雲字點出
雨字雲盛則有雨林花色若臙脂着雨而顏色摧殘故疑其
落雨來必有風水荇形如翠帶牽風而全形搖動故見其長
此是實言雨景三聯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唐書兵志高宗龍
朔二年置左右羽林軍明皇改為左右龍武軍肅宗至德二

載置左右神武軍賜名天騎所謂新軍也此云龍武新軍或
是偶失檢點耳篤人以行曰輦輦出遊則軍從行深駐輦者
為雨所阻駐輦於深宮之中而不出也唐書地理志興慶宮
在皇城東南隅之南內築夾城入芙蓉園按芙蓉園有殿曲
江與之相接亦有殿是為別殿常焚香以待天子遊幸今既
阻雨不來故別殿之香慢焚也舊唐書開元元年九月宴王
公百寮於承天門令左右於樓下撒金錢許中書以上五品
官及諸司三品以上官爭拾之劇談錄開元中上巳賜宴臣
寮會於曲江山亭恩賜教坊聲樂錦瑟猶貴瑟瑤瑟之謂佳
人即教坊樂言天子阻雨而不遊幸矣未卜何時下金錢會
之詔賜宴曲江佳人鼓瑟使臣寮得以暫醉於其旁耳按曲
江金錢會開元為最盛肅宗雖得再都長安然諸事草草而
賜金錢賜女樂遂成不再見之佳事故託言對雨以傷之

題省中院壁

省門下省也

掖垣竹埤梧十尋洞門對霤常陰陰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
鷰青春深腐儒衰晚謬通籍退食遲回違寸心袞職曾無一字
補許身愧比雙南金

此詩是兩截體前半寫省中暮春之景後半自書其懷也垣
牆也埤與卑同竹本不卑對十尋之梧則卑耳梧十尋極言
其高大也省中之門幽邃故以山中洞門擬之霤溜去聲與
溜同屋水流處也左思吳都賦玉堂對霤既復梧陰又與霤
對宜其常陰陰矣次聯承首二句公言在省中見落花遊絲
則白日之間風光頗覺清靜當此花落又見鳴鳩乳鷰固知
青春漸深矣鳴鳩拂羽為仲春紫鷰乳子為暮春也三聯上
句公自述近況下句起末二句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籍
不禁出入也公年四十六始拜拾遺故云衰晚謬者不稱之

謂公以此自諫也詩召南退食自公當退食而公退回不退必有密奏卒歸於無益是與寸心違也詩大雅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古詩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禹貢荊揚厥貢惟金則南金最重雙言其多也公平日以稷契自許其許身非輕今職為諫官曾無一字之補寧不愧此南金乎而公之不甘自貽其身即在言下矣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

健豈傍青門學種瓜

柳始生嫩葉其色黃故曰黃柳未葉而先花故雀啄之通鑑明皇初年遣宦者詣江南取鵁鶄鸂鶒等置苑中鵁鶄似鳧高脚高冠鸂鶒毛五色皆水鳥滿晴沙言其多也此敘曲江春景次聯承首二句春事物華俱指花鳥言青春之事與白髮人原不相關然對此物華枯把芳樽以戀之耳曰自知曰且盡固是述陪飲之意實寓無限感慨以起三聯近侍謂為拾遺難浪跡於朝間已知罷斥在即矣然猶未肯決去者恐既不能事君又不能謀身勢必更至無家玩那得二字自憫自計具見情真語摯末二句承中二聯點題中丈字強健字又與次聯上句白髮字遙照三輔黃圖長安霸城門其色青故曰青門秦東陵侯邵平隱居於此種瓜五色此正恐然於君自謀身家者公謂南史方當強健又非余白髮之比宜竭才力以事君豈可為身家計而學東陵種瓜耶公不忍去君之意自在言外

因許八奉寄江寧旻上人

許八許拾遺息也

不見旻公三十年封書寄與淚潺湲舊來好事今能否老去新

詩誰與傳棋局動隨幽澗竹袈裟憶上泛湖船聞君話我為官在頭白昏昏只醉眠

楚詞橫流涕兮潺湲詩作於乾元元年逆遡至開元十九年遊吳越與旻公相見時實二十九年此云三十年舉成數耳別久渴思是以奉書寄與流淚潺湲題所云奉寄旻上人也中二聯承首句好事即指下詩與碁此旻公舊日所能者今老矣尚能為否耶能則新詩必更多但不知誰與傳也因追憶昔年或棋局於幽雅之所或泛船於湖水之中此公與旻公同遊之事兩兩相契正是寄詩情由袈裟二字狀旻公生

來末二句承次句遣題中因許八君指許八言許與公同官
故因許寄詩想見公也問公於許許誥而見公聞也頷白句
公代許誥如此時公現任拾遺故云為官在滿頭白髮昏昏
醉眠正今日為官之狀言雖為官亦僅在而已回首少年出
遊翰墨場時意態迥別想見公此時自當異地同心故題書
封寄也

題鄭縣亭子

乾元元年赴華州司功時作

鄭縣亭子澗之濱户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岳蓮臨大路天晴宮

柳梢長春巢邊野雀群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
竹晚來幽獨恐傷神

開首點鄭縣亭子鄭縣屬華州山夾水曰澗濱水際也亭在
澗之濱其高可知矣亭高則望遠公憑戶牖而望故有以發
其新興自謫官以來有何興致登亭而興始發故曰新次聯
承次句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蓮故名華山又名華岳岐
間有人往來之大路長春離宮名去亭才一舍按岳蓮高而
大路卑雲布於山半遮隔在兩處今雲斷大路在下岳蓮在
上若臨之者然天晴則宮易見乃柳陰層密雖霽亦掩宮反
為柳所暗景之妙正在暗字此是興所由發者三聯分承次
聯雀欺燕從群字生來燕柔弱野雀群聚鳴噪紛紛恰似以
勢相壓者故曰欺非真欺侮也雀巢樹上貼宮柳蜂趁人從
遠字生來趁從也蜂見人必驚却不飛去以頭向人若相從
者然故曰趁人近則畏遇而飛矣蜂在花間貼岳蓮皆即景
所見也末二句總承上文一詩不足盡亭景故更欲多題而
又恐致傷神蓋當此晚來之時幽獨之境最易傷神也晚來
幽獨四字見謫官凄凉之況始因亭景之勝而發興則一詩
不已又欲題詩繼因謫官之地而傷神則一吟而止矣點題

中題字用更欲題三字作波一層説不肯犯正犯實杜詩往
往如此

望岳

赴華州司功作

西岳崚嶒竦處尊諸峰羅列似兒孫安得仙人九節杖拄到玉
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天有一門稍待西風凉冷
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題中岳字開首點出華山在華陰縣高五千仞竦處二字描
出高山負氣踞勢之狀諸峰羅列大小高低不等故曰似兒

孫此從遠處總計其形勢恰是望岳次聯至末一氣說來
首二句真誥遂茅仙翁拄九節杖而視白龍三峰記曰華山
雲臺上有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俗呼為玉女洗頭盆
曰安得曰拄到公正因不能登從一望而已矣裴宇記車箱
谷在華陰縣西南水經注自下廟歷列栢南入十一里東廻
三里至中祠又西南出五里至南祠從北南入谷七里又屈
一祠出一里至天井其路迂曲不可窮故曰入谷無歸路華
山記箭括峰上有穴纔見天攀援自穴中而上如坐室窺窗
故曰通天有一門無路則不得不留神細望有門則益可指

點而望矣尋白帝問真源奇絕白帝司秋秋風稍凉正白帝
之時真源從何處問此云然者乃故作虛詞形容岳之可望
而不可即耳公以六月貶司功日見岳之高而不能登欲俟
秋風稍凉以登之料亦决不能登故題曰望岳也

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

去歲茲辰捧御床五更三點入鵷行欲知趨走傷心地正想氤
氳滿眼香無路從容陪笑語有時顛倒著衣裳何人錯憶窮愁
日愁日愁隨一線長

公以至德二載十月扈從還京此詩作於乾元元年之至日
則去歲茲辰正捧御床時也捧者不離左右之意鵷鸞立有
行列故以喻朝班中二聯承首二句漢官儀曰尚書懷香握
蘭趨走丹墀唐儀衛志朝日宰相兩省官對班於香案前侍
齊風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謂欲知從前趨走之內廷而今反
視為傷心地者正想去歲茲辰御爐氤氳而吾之滿眼是香
不能忘也雖身為掾吏無路得陪諸公以從容笑語然心戀
廷闕有時尚疑五更三點使入鵷行東方未明而顛倒着衣
裳也正想蒙欲知來有時業無路來業相呼應撫今追昔未
免生愁故末二句長至日陽長陰消故謂之愁盡日因

嘆何人誤道如此我之愁方與日俱長也正以捧御床入鵷
行為難再見之事耳唐雜錄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
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

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麒麟不動爐烟上孔雀徐
開扇影還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孤城此日堪腸
斷愁對寒雲雪滿山

昨即指去年今日唐拾遺掌供奉諷諫逍遙自適貌公從前
曾在供奉之班得侍龍顏回首憶之正是去年今日也中二
聯承首二句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内共一主故御爐

象而鑄之麒麟不動香烟自裊裊而上也唐儀衛志宰臣兩省官對班於殿廷扇合皇帝升御座升畢而合者復開故曰扇影還舊用翟尾扇開元初改爲繡孔雀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御座如天之北極居所不動唐儀衛志朝日殿上設黼扆躡席薰爐香案御史大夫領屬官至殿西廡從官朱衣傳呼促百官就班言玉几居所不動由來天之北極今欲近侍得乎朱衣傳呼百官只在殿之中間今欲同班得乎末二句總承上文凡爐烟扇影玉几朱衣皆去年今日在供奉班近侍龍顏所親見者今年此日不然故腸斷於孤城

之際對寒雲而生愁也山寒雲縞望如雪積與李太白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同意憶昔日之逍遥當此日之腸斷感慨係之矣去年今日孤城此日兩相對照日字非爲重出

九日藍田崔氏莊

乾元元年公爲華州司功至藍田而有此作也

老去悲秋强自寛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爲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並兩峰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細看

年既衰老遇秋必悲者意自寛故加一强字其所以盡歡於今日者不過偶然興來究屬强自寛也次聯承首句昔孟嘉守萬年九日從桓温宴龍山風吹落帽温目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良久取還之温命孫盛爲文嘲之嘉笑而作答公詩正翻落帽之案笑字從羞字生來惟羞於落帽故倩人正冠作一事看作一句讀嘉以落帽爲風流公以不落帽爲風流也寓出强自寛中無聊排遣之况三聯承次句漢書霸水出藍田入渭又藍谷水自秦嶺西流經藍田藍橋過王順山水下出藍谷西北流入霸水所謂遠從千澗落也寰宇記藍田山一名玉山與秦山華山峙立故曰高並兩峰寒此莊前山

水之勝正可借之以盡歡者也末二句承中二聯以結首二句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説在宮中時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壽明年知誰健正是老去悲秋語蓋謂來日苦短髮首難期佳節當前差堪行樂故暢飲美酒把茱萸而細看以盡今日之歡耳説來恰是强自寛元遺山詩重來未必春風在更爲梨花立少時即知誰健仔細看六字意也因起有今日二字故結使以明年合一説仔細看承三聯藍水遠落玉山高寒正是觀玩不盡故手把茱萸目看山水對美景以留連攬時物而寄睠雖酣醉之餘亦

必仔細正不止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
絶老江邊思家步
勝司徒急為破幽
洛陽公故鄉也
迺去客秦州上
城以來奔走之
史長驅者肆行

杜律詳解

句洛城一別而
騎長驅以來年
客況之淒涼以
日立既曰看又
亂不能自定然
占從公入蜀未
陽大破思明賊
州平此河陽乘
相持而不為自

使乘興東行且因萬里橋之名遂設萬里行之想欲上小舟而至山陰公必有不得已于卜居者見之為主人可知舟字從澄江生來與浣花溪水相應

蜀相

先主即帝位册亮為丞相錄尚書事後主建興元年封武鄉侯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

開首點題儒林公議曰成都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祠前有大柏森森古秀就言丞相祠堂從何而尋乎錦官城外柏樹森森之處即是也次聯分承首二句祠堂有堦碧草映堦而呈色柏樹有葉黃鸝隔葉而弄音草色鳥音俱屬佳境着一自字一空字便寫出無限淒涼以起三聯憑弔之意三國志費禕以奉使稱能頻煩至吳晉書桓宣傳宣開濟篤素孔明當草廬三顧時已身任天下之重强敵在前內外之材雖欲不周詳慎密竭慮從事而不可得則其頻煩畫策不憚煩勞者正為天下計也至身際兩朝託孤寄命主少國疑非處公無我何以杜群小之譏搆絕吳魏之離間則其開誠心布公道以求有濟者實老臣之心也如處馬謖揚儀李平廖立等事老臣心事可格仇怨可泣鬼神末二句承三聯建興十二年武侯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侯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師未報捷身即先死皆頻煩開濟嘔血酸辛所致後之英雄攬其遺蹟安得不低佪于碧草黃鸝間流淚滿襟也哉淚滿襟三字正寫出自春色空好音一種惆悵躊躕并何處尋三字亦隱躍生動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棊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開首點題言浣花溪之澄清江抱村而曲便寫出幽意當此長夏更覺其事事幽也中二聯承首二句燕巢于梁上則自去而自來鷗集于水中亦相親而相近覩飛鳥之順適是何等幽景東晉李秀四維賦云四維戲者衛尉摯侯所造也畫紙為局截木為棊東方朔七諫以直鍼而釣兮又何魚之能

得棋可釋閑老妻畫紙而為局釣可怡情稚子敲針而作鈎觀家庭之嬉戲是何等幽致末二句似推開一步實從上文說來事事皆幽爐可行樂即微軀多病惟須藥物以安全之此外又何所求乎真野人之傲岸者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開首點題野老公自謂也迴回曲也籬前臨江江岸之勢回

由柴門逐江勢而開故不正也次聯承首二句江字下下網也潭即百花潭漁人之網集澄潭而下賈人之船隨返照而來公一一得見正以柴門向江耳三聯承次聯下句水經注小劍去大劍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謂之劍閣十道志成都有琴臺即相如與文君賣酒處公見江中船行因追思入蜀之時來路甚長最關心者劍閣之險今已歷飛閣而過矣其苦不可言故曰悲思雲無定處公借以比行蹤相傳名勝有琴臺古跡到此依止何意竟與之相傍亦未嘗不可居而究非故鄉也遂緊接末二句黄鶴曰東郡今滑州也去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至於今日而東京諸郡王師猶未能收公欲歸故鄉而不得亦暫為蜀中野老而已至德二年成都陞為南京得稱城闕無柰秋聲入耳畫角生哀能傷野老之心而動野老之感併澄潭返照柴門野籬盡添秋氣蓋借哀景題曰野老豈甘為蜀中之老乎

賓至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首二句與次聯緊相呼應須一氣說幽棲則地自僻地僻則經過者少而無便道相訪之客矣老病則須人扶人扶則再拜實難而無因我訪彼彼來答訪之客矣乃竟有遠來相訪留駐車馬於江干者謾滿乎聲欺也言我豈有絕頂文章以驚海內乎竟致客之遠勞如此無實得名恰似欺之者故曰謾勞蓋謙詞也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下句起末二句遠來訪公者定是佳客坐於草堂即淹留竟日亦不慈厭也客自遠來理當款待但腐儒之家餐皆粗糲絕無美饌也百年二字勿過泥猶云不改其素耳寫得腐儒之性亦高亦傲亦倨

亦恭因言野外供給無可適口倘或不嫌而我所種之花藥
尚可適與乘興頻來看我藥欄斯可矣若云訪我則不必也
照應宜有文章句便通首緊矣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粟未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
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
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錦里先生指南鄰朱山人言烏角巾野人之巾也芋粟即橡
栗櫟木子也山人雖係貧家然園收芋粟則非空如懸罄而

全貧者既未全貧便可以應候賓客故緊接次聯慣看賓客
公自言數過山寺雖兒童亦慣看而喜見與主人莫逆之至
也以兒童之喜形出主人之喜來階除鳥雀馴擾不去正與
但見群鷗日日來同一野趣三聯與末二句承次聯上句喜
看之客自然相交最密是以竟日盤桓水深四五尺言其淺
也秋日之水甚清故洞見底裏航受兩三人言其少也野人
之航必窄故承載不多公過山人由階除而至航由航而復
歸村沙則白而竹則翠一派野景差堪適興送留達至日暮
方肯告辭比及柴門相送而不覺月色又新細玩新字有撤

見而驚之意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見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
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
發朝夕催人自白頭

開首點梅字迪時依王侍郎播在蜀侍郎係故相故云東閣
迪在王幕與何遜在揚州為建安王記室同一景況遜有梅
花詩迪因官梅而動詩興亦與遜同故曰還如次聯承首二
句梅花似雪梅開而春意動雪與春皆指梅言可是難詞可

自由猶云不自禁裴詩原是送客逢早梅見寄故公以此時
對雪答之對梅遙憶裴公自述其懷也裴詩中必有憶公之
語逢梅不自由公即其語而狀其憶悲也三聯承次聯以起
末二句幸尔只寄詩不曾折梅來以傷我歲暮之情也折梅
來且傷我歲暮若我至蜀與尔同看梅則尤起思歸之愁而
擾亂不寧矣江邊公所居之江邊也垂垂花盛低壓之狀江
邊一樹垂垂開放正是對雪覓境朝夕對則朝夕愁愁人鬢
易白故曰催人自白頭即此已難堪況往蜀州而看乎通首
以己心度裴心而又自訴衷腸句句是酬答之詞題所云和

也味梅意不在梅而又妙于詠梅為千古梅花詩特絶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林礙日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梢暫止飛烏將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浣花溪在成都城外故云背郭言此堂背郭臨江而當通郊之路也公久寓寺中往來經行其路已甚熟今始成堂于此蔭白茅以白茅蓋屋而蔭影在地所謂草堂也中二聯承首句蜀中記王盛以東多榿木易成而可薪又有竹名龍鍾榿

木易成林故能礙日吟風之葉龍竹最綿密故皆和烟滴露之梢此言堂雖成原非久居之地一切雖長樹木俱不必栽聊以易成林之榿木為堂前蔭庇易擣雲之竹稍為堂中點綴而已數數目也古樂府烏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將平聲和將兵之將定安處也言堂既成而竹與木又各茂盛前比暫止之烏今則可以生數子而將之前比頻來之燕今則可以營新巢而定之也末二句總承上文結出主意揚雄本成都人有田一廛有宅一區是雄終身之居也旁人以公初成之堂比揚雄宅誤矣況雄草太玄以自守故有嘲雄者而雄解之公係暫棲既非如雄安居之宅正不必自守其玄兼之賦性懶惰又何用解嘲乎意在襃晃不能為主人公亦不能如雄之附丁傅董賢輩者以附晃惟有隨寓暫安耳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絶恒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此自咏其狂以見志也公卜居於成都浣花里與草堂寺相近因名草堂在萬里橋以西前有百花潭而潭中之水即滄

浪水也書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註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百花潭水與滄浪水通故借以押韻次聯承次句翠篠紅蕖皆百花潭所有者竹葉本輕風含之則益輕而迷故其致娟娟然嬌含字好若用吹字便稚曰淨者由雨而見其淨也蓮花本重雨浥之則益重而垂故其勢冉冉挽弱浥字好若用洒字便俗曰香者因風而聞其香也亦足成文為清風細雨如畫似此有堂可居有水可濯兼之竹淨蓮香足以從吾所好公

復何求於世而世亦不顧公遂緊接三聯凡厚祿之故人音
書久已斷絕而恒饑之稚子顏色倍極淒涼皆公疎放所致
遂緊接末二句今老矣欲填溝壑矣而疎放之性牢不可破
疎放者狂也人固笑公公亦自笑所笑者少即狂老更狂也
自笑處正是更狂處公有生以來原是狂夫吟詩既成遂以
狂夫命題也

客至

公自註云喜崔明府見過按公母崔氏明府其舅氏也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掃蓬門今

始為君開盤餐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
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一春多雨舍之南北皆水而群鷗遊於其間曰但見鷗來則
人跡絕矣次聯上句承首句春字借從前不來之客點題中
客字下句還題正面以起三聯公知水大而客不能來故徑
亦不掃門亦不開今始掃徑開門見久雨之後客來第一位
也餐熟食也醅酒未漉也公喜客至作真率語以留之言水
既大市又遠食物不能取之于市故盤中之餐並無兼味樽
中之酒亦惟舊醅皆貧家所現有也末二句承三聯下句鄰
翁指南鄰朱山人北鄰王明府肯與共飲竟可呼取而來見
平日忘形之至盡餘杯言將舊醅之所餘者飲盡也肯字是
問客之詞

進艇

廣雅曰船小而長曰艇村農所用也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
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攜所
有瓷甖無謝玉為缸

肅宗至德二載以成都府為南京在南京久客故北望傷神

坐北窗者正是北望抑鬱無聊因動進艇之興也次聯與首
二句相呼應當此白晝且日色晴和江邊適有小艇遂引老
妻乘之而行此句點出艇字來在小艇中看稚子浴于清流
此何等樂境耶三聯承次聯向清江進艇故又見蛺蝶俱飛
芙蓉並蒂曰元相逐曰本自雙實喜妻子追隨借以比共泛
之義雖是久客直如在家從傷神處聊以自遣耳末二句承
次聯上句茗飲茶之別名招魂濡鼈炮羔有柘漿些註柘藷
蔗也若飲蔗漿正乘艇食用之物攜所有言取諸家中也無
謝猶言不讓家有瓷甖更何必玉缸乎此與田家老瓦盆無

用傾銀注玉同意

所思

思崔漪也

苦憶荊州醉司馬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日落醒何處一柱觀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灔澦堆

通首俱是苦憶崔漪以吏部謫荊州司馬公之苦憶正憶其醉也醉由於酒平日固好飲酒而醉自謫官以來抑鬱無聊樽酒定然常開憶其無日不醉也次聯承次句荊州記云江

出岷山至楚都名為南江至潯陽分為九道白江蚌江烏江廩江畎江源江廩江提江菌江也一柱觀在荊州按諸宮故事宋臨川王義慶代江夏王鎮江陵於羅公洲上立觀甚大而惟一柱九江日落而曰醒憶其醉而復醒然不知果在何處也一柱觀頭而曰眠憶其醒而又醉然不知曾眠幾回也三聯承首句以起末二句惟懷崔之至向人即訪其消息故曰向人盡此公自憐其懷抱也懷抱既向人盡矣卒無使者來一問其平安與否則音問不通故憑錦江之水以將我雙眼之淚又囑付雙淚好好過瞿塘灔澦堆思甚奇意卻甚苦賴錦水之順流將之又懼灔澦之險波阻之而不能過此所以為苦憶也歟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兵戈不見老萊衣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首二句泛說謂自兵戈以來能如老萊子衣班斕而事親者不可見矣因嘆息世間之人有親且不得事則萬事俱非又何足道次聯承首句公之弟妹俱各離散不在長安家中故

曰無家尋此是賓韓之庭闈寄旅江東不知一定處所故曰何處訪此是主三聯承次聯下句水經江水又東逕黃牛山注曰黃牛灘南岸重嶺疊起最外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寰宇記王僧達為荊州刺史大水江溢堤壞刑白馬祭江神水退堤出峽內多灘泛漲時總歸一聲至於冬則減喧就靜灘水分流細聲各轉於峽內江邊有樹茂盛時繁密其影至於冬則變暖為寒樹葉盡脫枝影自稀於江邊言韓到江東訪庭闈從黃牛峽白馬江而去也曰靜曰寒俱見淒涼之況末二句總承上文韓去則與公別矣各努力者

我尋弟妹君訪庭闈須各竭其力也從此尋訪各天悠故鄉
猶不得同歸耳送故鄉之人不得同為故鄉之歸臨別倍為
黯然

王十七侍御掄許携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
五使君同到

老夫卧穩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江鸛巧當幽徑浴鄰雞還
過短墻來繡衣屢許携家醖皂蓋能忘折野梅戲假霜威促山
簡須成一醉習池廻

題是寄詩侍御請邀使君却先從自身及家間寫景使占地

步白屋白茅覆屋題所云草堂也老人畏寒至朝而猶慵起
故穩卧於白屋俟暄暖時始開門而出也蕭條之中具有氣
岸次聯承次句比及開門適見鸛當徑浴鷄過墻來自是白
屋閒常景如此幽野僻地那有客至而竟有不然者故緊接
三聯以起末二句繡衣皂蓋從極冷寫到極熱布置甚奇漢
侍御繡衣續漢志二千石皂蓋朱兩轓繡衣謂王掄皂蓋謂
高適也霜威御史霜臺之威也高時為蜀州刺史故用太守
皂蓋及襄陽守事以比之襄陽記云峴山南習郁大池山季
倫每臨此池大醉而歸衣繡衣者既許携家醖而至草堂矣

但不知有皂蓋者果能忘其貴以折野梅否耶假霜威以促
山簡題所云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使君同到也一醉習池仍
醉于野人之池耳從繡衣皂蓋復說到白屋使前後聯成一
片局勢方緊

寄杜位

自成都赴青城時作

近聞寬法離新州想見歸懷尚百憂逐客雖皆萬里去悲君已
是十年流干戈況復塵隨眼鬢髮還應雪滿頭玉壘題書心緒
亂何時更得曲江遊

首二句直叙衷腸中二聯一是想見之故一是歸家之難俱
承次句末二句承次聯唐志新州屬嶺南道按位乃公之姪
嘗為考功郎中以朔州刺史貶新州後移近郡以行軍司馬
在江陵逐客泛指他人言流者非止位也十年流言位自天
寶十一載流新州至今十年也時段子璋反東川與江陵道
近故曰塵隨眼李膺益州記云玉壘在沉黎郡去蜀城南八
百里即灌縣也公自註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通首俱用虛
字經綸近聞朝廷寬法汝雖新州安然猶未得歸家故我想
見汝歸之懷尚百憂交集焉蓋逐客流去雖皆萬里而所悲

者惟汝自流貶至今已是十年也況復干戈在眼歸路難期還應白髮滿頭年非少壯我所以在玉壘題書寄汝心緒俱亂也同歸故鄉而為曲江之遊不知何時乃得耳此是一紙家書率真抒寫不復致飾骨肉之誼溢于言外心緒亂與次句憂字相應曲江遊與歸字相應按杜位李林甫諸壻也當林甫擅國流毒時盡簪列炬之盛氣焰如此林甫既敗位加貶謫復從量移可不謂驕蕩之忌乎只寬法二字便見老杜春秋之筆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簡李公

皂字記郫江一名皂江自永康軍百丈水南流入蜀州江源界

伐木為橋結構同褰裳不涉往來通天寒白鶴歸華表日落青龍見水中頓我老非題柱客知君才是濟川功合歡卻笑千年事驅石何時到海東

開首借木橋然本題橋字是避正避實之法本是造竹橋卻云伐木為橋言其制度堅密不異木橋也故曰結構同詩褰裳涉溱言此橋既成則往來皆通無寒涉之患矣使含合歡二字題所云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也次聯承首句吳苑太康二年冬大雪南州人見二白鶴語于橋下曰今寒不減堯崩年也歸華表三字借用丁令威化鶴事與下句作對此泛言橋楚詞麾蛟龍以梁津此泛言橋可稱龍又借費長房葛陂竹化為龍事方言竹橋天氣正寒而白鶴來語日光方落而青龍忽見總是已成之橋題所云觀造竹橋即日成也三聯承上文以起末二句華陽國志蜀城北十里有昇仙橋司馬相如初入長安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高車駟馬不過此橋書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並非說橋然橋實可以代舟故借用之此言我已衰老無復用世之志李君高才實有濟川之功題所云題短作簡李公也合歡謂造橋與觀橋者共落其成併往來通濟之人無不歡欣鼓舞也笑字從歡字來惟歡竹橋即日成故笑秦造石橋千載無成齊地里志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驅石下海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千年事何時到俱對題中即日說言驅石之難成不若竹橋之易成也以木橋起以石橋結固是陪襯亦是借客定主法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着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

公自叙一生從少壯至老以此定為人即以此定為詩為人二字與孔子女奚不曰其為人也同為人有生而公性獨僻耽佳句者其性之僻也語必求驚人正是耽佳句次聯承首二句惟耽佳句以驚人故刻畫萬物之情狀使無得遁于筆下亦花鳥所深愁者然此皆少壯時事今老去之詩篇不耽佳句自無刻畫只渾漫與而已春來之花鳥莫深愁可也漫

興者不苦用心之謂三聯承次聯上句之意遂題正面借水檻點出水字張華博物志載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賫糧乘之到天河江上值水可以垂釣新添水檻以供之新者舊所未有也水勢如海難以入舟故着浮槎以替之故者因時制宜也總見海勢難狀置而不言聊短述如此若必欲形容水如海勢仍未免欲作驚人語聊短述者渾漫興也末二句仍承次聯上句言安得我之詩思如出陶謝之手令渠至今猶在或述或作皆無驚人句而我與之同遊乎陶靖節詩冲和閒淡謝靈運之春草池塘玄暉之澄江靜練皆絕去雕繢公耽佳句時未免急之至以述作讓渠且願附同遊正不耽佳句之一証也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兩意俱到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黃鶴曰稱公而不曰鄭未封鄭也此為中丞大夫時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阮籍焉知禮法疎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按公為左拾遺嘗上疏救房琯所云奏數行書也因疏奏貶

官華州後遂棄官而水竹居矣不肯直說托諸懶性正以嚴有懶眠沙草愛風湍與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等句耳次聯分承首二句唐拾遺職掌諷諫及供奉既掌供奉則騎馬以奉引師古曰唐于沙苑置坊監養馬言昔日為拾遺乘官馬以充奉引實為冒濫今日之懶性愛幽棲而釣魚乃為真適也因嚴有漫向江頭把釣竿之句故云三聯承次句懶性以起末二句晉謝安于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子姪往來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此喻嚴公屢過草堂携酒餽遺無倦色為枉沐句伏根阮籍性疏懶禮法之士疾之如

豐借以自比為草茅句伏根公與武係世舊侍遇甚隆武過
之公有時不冠故武詩云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著鵕鸃
冠而公則以馬知禮法疎解其嘲也卜居賦寧誅鋤草茅以
力耕乎嚴寄公有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之句
公則云枉沐旌麾草茅欲鋤所云和意也惟不倦登臨故能
枉旌以出府惟馬知禮法故雖茅徑亦煩鋤至于旌麾出矣
始欲教鋤教鋤而曰欲是鋤亦可不鋤亦可正見禮法之疎
併上幽棲懶性一齊收拾八句只如一句

嚴中丞枉駕見過

嚴武為成都尹故曰中丞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
北任流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似管寧寂寞江天雲霧
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首二句還題正面詩小雅元戎十乘註元大也謂戎車也而
重鎮亦稱元戎此元戎當指嚴說元戎必有大隊曰小隊者
拜客從簡便也邑外曰郊郊外曰坰出郊坰見來路之遠到
野亭而曰問柳尋花紀時也次聯上句承首句元戎下句承
次句野亭公自註嚴自東川除西川勑令兩川都節制合兩

川為一道故東與西皆瞻使節也蜀在南長安在北公長安
人以北人而寄旅南方行蹤無定如萍逐水漂流者然三聯
承次聯下句張翰字季鷹會稽人晉惠朝齊王冏辟為東曹
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菜鱸魚遂引去管寧字幼安居
遼東三十年魏明帝具安車蒲輪聘之不就家貧好學坐一
木床嘗着皂帽布裙扁舟指去國之舟說張翰棄東曹掾而
歸吳公以謫官而留蜀蹤跡相同而低頭小冠杜門吟詠直
與管寧避地遼東皂帽木榻若將終身無異曰不獨如曰應
兼似上下緊相呼應蓋欲統二子而有之也末二句承三聯

少微星一名處士何人道有四字泛指他人說公久滯於蜀
寂寞江天詠芳自賞誰能知之誰復道之着此一句而嚴中
丞不忘故舊之意即在言下矣深感之辭也

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

竹裏行廚洗玉盤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徵求急自識將
軍禮數寬百年地僻柴門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白
日老農何有罄交歡

竹裏花間俱貼草堂說嚴公攜酒饌來故曰行廚而其所洗
者係玉盤嚴公枉駕故有立馬而其所簇者係金鞍即此已

足驚耀鄰里光輝草堂矣次聯上句承次句立馬下句承首
句行廚莊子顏闔守陋巷魯君之使者至闔對曰恐聽者謬
而貽使者罪言嚴公所以乘馬而來者非因中使徵求處士
之急而行廚精潔知其為親近故人故禮數從容寬大知此
也三聯承首二句竹裏花間以起末二句百年言久也迥者
孤寫之意五月紀時也寒者荒涼之意地久偏僻無人故柴
門不免孤寫江雖深沉可愛而草閣則甚荒涼此等景況何
敢煩長者之車轍乃嚴公看弄漁舟至于竟日老農何所有
以罄其交歡乎謙詞亦喜詞也賓主互答曰交歡漁舟從江

深生來何有與首句行廚相應

野望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諸弟隔天涯涕
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
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此詩前半是思家後半是憂國按高適傳上皇還京後分劍
南為兩節度百姓疲于調度而西山三城列戍以備吐蕃適
上疏論之不納公言野望之際遠而雪山則見三城戍備寇
方殷也近而南浦則見萬里橋家鄉安在哉次聯分承首二
句因思風塵徧海內諸弟隔絕於他方涕淚灑天涯一身遠
寄於異域三聯分承次聯以起末二句更可恨者衰年既有
難忍之涕淚而多病復使聖朝實有宜歸之風塵而欲扰莫
効天涯涕淚豈徒哭私親耶跨馬出郊遙題野字極目遙題
望字時將極目而人事之蕭條日甚此等景況將何以堪公
之感傷不止在蜀也細玩不堪二字總欲建功以答聖朝耳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茅齋寄在少城隈籬邊老卻陶潛菊江上徒
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劍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

客懷抱何時得好開

開首點題按寶應元年七月嚴武召還公送至綿州未幾蜀
有徐知道之亂因入梓州是秋自梓州歸迎家因再往梓時
秋已盡矣梓州為東川故云東行且未迴細玩且字猶云暫
且未得迴並非絕意不迴也少城城外小城也張儀所築在
成都大城之西瀼水曲也公既不能離蜀而茅齋猶可自適
當此時又不得不舍之而行曰寄在者未忍割去仍欲歸來
也次聯承首二句時當秋盡菊花盛開公既去則任其自老
耳典畧云劉松袁紹在河朔三伏之際晝日酣飲以避暑公

憶仲夏嚴公枉駕草堂曾達進暑之飲今嚴已入朝草堂亦虛再無今追昔覺為徒達徒但也言但有伏日之飲而無秋菊之飲也是倒句法一徒字感慨深至若此者固由嚴公召還亦由兵戈滿地故紫接三蜀雪嶺劍門皆蜀境雪嶺在西吐蕃接亂無人可到但望西方日落而已劍門在北為徐兵所據道路阻隔故北人不能來也末二句總承上文按公自梓至成都移家復自成都入梓往來遷徙奚啻萬里之遙故曰長為客然亦不敢辭所恨者既憂身復憂君懷抱鬱塞不知何時得仔開耳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錢牧齋曰寶應元年十一月官軍破賊于洛陽進取東都河南平史朝義走河北李懷仙斬其首以獻河北平

公在劍外聞捷書而作此詩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首句點題收字薊北即河南河北也次句點題聞字收薊北之信公真望眼欲穿而劍外忽傳遂不覺驚喜欲絕初聞之而涕淚公詩所云喜心翻倒極也滿衣裳言淚之多次聯承首二句卻看妻子指日同歸從前無限之愁盡行消去故曰愁何在漫卷詩書豈暇細檢目今非常之喜幾不自持故曰喜欲狂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呼起末二句惟喜欲狂于是且放歌且縱酒幾忘其首之白而狂態真樂者正以當此青春不寒不暖伴我還鄉恰好是良辰美景耳巴縣有巴峽巫山縣有巫峽襄陽屬楚公先為襄陽人祖依藝為鞏令徙河南父閑為奉天令又徙杜陵公生于杜陵其田園則在洛陽也此言還鄉之所經歷即與俱皆緊急之意從者路所宜遵

也向者意所專屬也峽水激而窄故曰穿襄水順而穩故曰下通首全以倉卒迸狀出奇忽傳忽聞卻看漫卷即從便下倉卒間寫出欲歌欲哭之狀使人千載如見

野望

金華山北涪水西仲冬風日始淒淒山連越嶲蟠三蜀水散巴渝下五溪獨鶴不知何事舞饑烏似欲向人啼射洪春酒寒仍綠目極傷神誰為攜

方輿勝覽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寰宇記涪江在郪縣西二百里自涪城縣東南流入縣界合中江東流入射洪縣界金

華山以北浩水以西此野望所見者地在南荒其寒較遲至仲冬之時而風日始淒淒善寫地暖氣溫之狀次聯承首二句以首句山水二字分承與吹笛詩同格寰宇記嶲州越嶲郡本益州西南外夷地漢武帝以邛都之地為越嶲郡三蜀秦置蜀郡漢高祖置廣武郡武帝又分置犍為郡是謂三蜀寰宇記巴州北水一名巴嶺水一名渝川水渝川今隸巴縣郭棐酉陽正祖云五溪者槃瓠子孫所居其後為巴春秋時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五溪各為一溪之長至秦昭襄王伐楚取其地因謂之五溪蠻山連越嶲境為三蜀鄰於

溪也水散巴渝下流五溪滙於楚也曰遠則勢甚長曰嬌則又蓄縮曰散則勢甚分曰下則又合流四字中山水之遠近皆在望中矣三聯承次聯鶴與烏固是野望所見亦借以自喻也獨鶴之舞不知何事而舞飢烏之啼似欲向人而啼一舞一啼寫出欲哭欲歌之景以起末二句詩臨風為此春酒言冬釀春熟也射洪地名酒暖則色綠射洪寒輕故春酒至仲冬仍綠也應次句風日始淒淒日極二字寫望字公極目野望之際不勝傷神無人携酒以消愁倍增客行之感與獨鶴飢烏何以異耶

奉寄別馬巴州

巴州在閬州東今為巴縣公自註時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勳業終歸馬伏波功曹非復漢蕭何扁舟繫纜沙邊久南國浮雲水上多獨把魚竿終遠去難隨鳥翼一相過知君未愛春湖色興在驪駒白玉珂

首二句馬與公並起按漢書馬援字子淵封伏波將軍巴州與援同姓故引以為言曰勳業終歸蓋以伏波期巴州也按史高祖紀蕭何為沛主吏掾孟康註曰主吏功曹也公恒以

稷契自許今所補之功曹不過一卑秩非其素志故反言曰非復漢蕭何謂類自謙心實不欲又何怪其志在雲水間也中二聯公自述承次句公欲南下繫舟於沙邊者蓋已久矣因言南國雲水相接實獲我心終當把竿理釣以作老漁但恨留滯於此不能如鳥之有翼奮飛而遠去耳末二句指馬說承首句春湖乃巴州之春湖馬之未愛春湖公推己之心而知之也漢書儒林傳王式為博士既至舍共持酒肉勞式博士江公心嫉式謂歌吹生曰歌驪駒其詞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驪駒在路僕夫整駕乃速其出門者引此只取速出

門之意珂馬口中鳴珂也以白玉為之公與馬同一欲去公
之志則在雲水故雖有功書之召而不赴馬之興則在秋驪
駒以迷離巴州蓋馬所自許者大巴州不足以展其才故公
以伏波期之也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親情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何地忽漫相
逢是別筵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于綿劍南春色還無
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首二句與次聯平敘一氣說公與路係總角交故曰童稚親

情今屈指數之已四十年矣中間音問不通未免各切思念
忽爾相逢又是別筵會合之難離別之易如此公所以深感
也上曰後會下曰相逢是倒插句法三聯承次聯下句桃花
柳絮本可悅之景曰紅勝錦白于綿益見其可悅然非愁人
所願見故曰不分曰生憎分字作去聲讀不分正是恣也末
二句承三聯春色即指桃花柳絮無賴者譬如無賴之徒惹
人厭也酒筵原是歡會今因相別彼此含愁惟酒可以消之
乃花與絮偏在酒筵之旁適足以忤心而觸愁故見其無賴
非真無賴也寫出童稚親情藹然慘然愁字與別筵相應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黃鶴曰涪城在梓州西北寰宇記香積山在涪城縣東
南三里北枕涪江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
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
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首句點寺字次句點官閣按香積山頂上有寺中間有官閣
寺冠山俯江而山腰之閣又臨流也公至寺下見江水湛靜
而無波浪故曰深不流非真不流也因行至山腰官閣不覺

迥然添愁焉次聯承次句山腰翠壁含微風而孤雲更細丹
楓背晴日而萬木復稠此山腰之景正公所以添愁者春天
不應有丹楓偶失檢點耳三聯上句承次句官閣下句承首
句春江小院與迴廊寂寂而幽雅浴鳧與飛鷺悠悠而自如
似此美景差堪遊玩公何故使愁總因流離遷徙念國懷鄉
愁在心而不在景景愈美愁愈添也與感時花濺淚恨別鳥
驚心同意末二句仍承次句山樓諸天寺中神佛也寺踞山
頂公在山腰望之藤蘿遮蔽而不可見故作遙擬之詞曰合
在藤蘿外昏黑按顧修遠註指藤蘿言總形容諸天之高高

在上應須到上頭始知之今則藤蘿昏黑不易辨也若作日暮便直遂無理趣矣比說自是玩晚悠悠三字即作日暮亦無不可並存之

又送辛員外

此公于恵義寺園餞送辛員外作也先有絕句故云又

送恵義寺在梓州

雙峰寂寂對春臺萬竹青青照客杯細草留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馬今朝未擬回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頭樹裏共誰來

寂寂雙峰對春臺而呈色青青萬竹照客杯以祖行此言恵義寺園別筵現景為下分首二字伏根故緊接次聯以足首二句之意細草本屬無情當此若留連而使坐是細草亦解留人也殘花本將謝去當此若悵望而近人是殘花亦苦相離也物且然況人乎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昨日同舟何由再得則昨日猶未別也此係追憶今朝雖行未擬即回則今朝猶並馬也此係正寫直到綿州不能不分首矣此係預擬江頭樹裏公之歸路也辛已辭去公則獨歸曰共誰來則況淒其欲絕送客之途雖盡送客之情難已繾綣綢繆真有不能自持者歟

送王十五判官扶侍還黔中得開字

大家東征逐子回風生洲渚錦帆開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離別不堪無限意艱危須仗濟時才黔陽信使應稀少莫怪頻頻勸酒杯

家音姑尊長之稱漢和帝號曹世叔之妻班昭為大家子穀為陳留長垣縣長大家隨至官作東征賦曰余隨子乎東征蓋言之官之時今王十五之侍母乃之官後復還家也因其欲歸遂其初至故亦曰東征張𥳑疑雜曰揚用修欲改逐為

將閔詩有不違將母又古樂府有一母將九雛句不知公用逐字原有深心婦人三從其一從子逐即從義也意不在將而在從語不以從而以逐正詩家三昧以將字易之不亦淺乎風生洲渚猶順風言也風順則船易行故錦帆乘之而即開王侍母而行風亦送之是孝心所感也次聯承首二句竹笋江魚隱用孟宗姜詩事言王侍母歸養不待到家自有迎船之笋入饌之魚正所以賛其孝也三聯承首句王奉母歸公與王無限別離之意頗覺難堪因言今日蜀中艱危全仗王之才足以有濟乃一旦扶侍而歸故深為蜀中惜耳末二

句承三聯上句王侍御地里通釋黔中漢改爲武陵郡今屬
澧辰沅黔州之地王係黔陽人道路甚遠安得有信使往來
故臨別之際不覺勸酒頻頻也此詩前半言王之歸後半
是公與王別之情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廻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
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
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此詩前半是登高所見之景後半是登高所感之懷開首即

然高字至第六句方點登字風急天高秋氣肅也故猿嘯而
哀渚清沙白秋景勝也故鳥飛復廻次聯承首二句爲下悲
秋伏根止言落木猶易形容曰無邊則非蕭蕭下不足以肖
其聲止言長江猶易摹寫曰不盡則非滾滾來不足以狀其
勢凡望在卑處木有邊江有盡目力阻於近故也惟從高處
遠望則無邊之木不盡之水皆入目中矣蕭蕭二字非必盡
是耳聞但見其下即近可以知遠耳三聯承上文以起末二
句萬里地之遠遠也秋時之悽慘也客羈旅也常作客久在
外也百年齒之暮也多病身之苦也臺高處也獨登臺無親
朋也十四字中含八意而對偶又精確宋玉悲秋馬卿多病
公隱以自況客久則艱難備嘗病多則潦倒日甚是以苦恨
無限而鬢邊如霜之髮漸覺繁多當此登臨百憂交集也惟
酒可以遣恨因抱病而酒又新停故苦恨難遣耳只如此收
冷作結無限悲涼之意溢于言外筆力較前六句稍弱別裁
集以意盡詞竭評之過矣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五首

肅宗寶應元年代宗即位嚴武自成都召還爲二聖山
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廣德二年復命節度

東西川此詩自閬州歸成都作

得歸茅屋赴成都真爲文翁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敢論松
竹久荒蕪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五馬舊曾諳小
徑幾回書札待潛夫

題是將赴成都草堂開首點出赴成都爲五首總冒此首指
自己與鄭公雙起雙收中間寫成都草堂景物皆途中預擬
茅屋即草堂本是赴成都而歸茅屋句法倒裝耳前漢循吏
傳文翁爲蜀郡太守借比嚴公漢文帝紀符以代古之珪璋
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剖符指嚴公奉命鎮蜀言哉

之所以赴成都茅屋者因嚴公再到待故也句法上因下曰得歸曰真為皆喜極之詞次聯承首句茅屋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陶潛歸去來辭田園將蕪胡不歸又云三逕就荒松菊猶存公去草堂未久彼中閭閻與公素敦隣好而今又來但使還相揖讓雖松竹荒蕪亦不敢論也語氣一直下三聯承首句成都與地圖記興州有丙山山有穴其口向丙因名丙穴每春三月上旬魚從穴出躍名為嘉魚由來已久故公知之成都記郫縣以竹筒盛美酒號曰郫筒從前嚴公行廚携酒不用公沽故公憶之末二句承次句漢尉太守細馬朝

臣出使為太守增一馬為五馬嚴公舊日鎮蜀嘗至草堂故云曾諳小逕説來恰是再鎮與次句相應幾回書札謂嚴公屢以書札相邀後漢王符隱居著書號潛夫論公借以自况也上七句公欲赴之意幾不能自持却以書札待潛夫作結使將許多躁急心事都付與嚴公公之善立地步如此

處處清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斥候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鄰習池未覺風流盡况復荆州賞更新

此首從自己説起又以鄭公與自己並論遂及草堂結到鄭公身上爾雅苹之大者曰蘋季春始生清江白蘋先寓出殘春二字處處者非一處之謂題所云途中也故園指成都草堂遷徙無常竟以初寄之地為故鄉矣時當殘春公欲速到草堂故以猶得見為言次聯上句承第一首次句以起下句雪山西山也斥度也候望也望烽燧以探消息也去年冬吐蕃陷松維保三州西川節度高適不能救故命嚴公代適請嚴公再鎮應使西山寇盡息無復有兵馬之擾得以從容安靜作錦里逢迎之主人也三聯承次句故園以起末二句想公離草堂之後兒童未免延俗客以居公既歸則俗客自

去無大害故不必怪但不可縱鵝鴨而使之惱比鄰致失揖讓之好耳山簡鎮荆州每醉習池嚴公嘗訪公于草堂酣醉賦詩故以習池比草堂荆州比嚴公言嚴公不到草堂纔二年其流風餘韻未覺其盡况兹再鎮之命而來賞又加新耶總是喜赴而預擬之詞已為第三首結處伏根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只尺迷過客逕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肯藉荒庭春草色先拌一飲醉如泥

此首想像草堂之荒蕪為下首新竹張本仍結到鄭公為下

首生理伏根前半是浣花溪後半方是草堂竹葉不勞其寒
陰映沙亦成碧色橘刺藤梢咫尺若迷總為荒榛之狀次聯
承次句過往之客到此荒榛之地不知從何處出入故須愁
也久居之人日在荒榛之中舉目茫然併東西亦不辨也正
是咫尺迷浣花溪原係名勝之地公去而荒榛至此則草堂
中可知矣故緊接三聯書與藥草堂所有者刺帙殘囊皆封
蛛網即伊威在室蠨蛸在戶之意野店山橋之馬跡因訪公
而來公不在故未見停留若野店山橋送之使去者末二句
承三聯庭即草堂之庭堂內既皆蛛網庭前焉得不荒然庭

雖荒當此殘春草色頗覺秀麗耕可藉之而醉飲況醉為樂
也總是望嚴甚急不待掃徑以迎之意肯平是問詞稗官小
說南海有蟲無骨名曰泥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新松根不高千尺惡竹應
須斬萬竿生理祇憑黃閣老衰顏欲付紫金丹三年奔走空皮
骨信有人間行路難
此首從自己說草堂又因草堂想到自己現在途中遂憶途
中苦楚以枯之藥欄江檻皆草堂中物言昔日常苦沙崩致
損藥欄也曾設木檻以防之今當久荒不知猶無恙否蓋江
水經風則有湍湍來能致沙崩必損藥欄落踏阻之使退落
也首二句追叙既往次聯預計將來公想初至草堂新松秀
雅可愛恨不即高惡竹繁蕪不清應須速斬一切生理俱不
經營但以此為急務公之高致可想故緊接三聯黃閣老指
嚴公國史稱兩省相呼為閣老肅宗至德間嚴公為給事中
公為左拾遺正聯兩省曰祇憑見不求他人也藥證云紫金
大丹人服食自然不死曰欲付始將以藥衰老矣末二句承
三聯下句衰顏自嚴公去後梓閬之間三年奔走止皮骨在
耳人皆言行路難由今以思信有之也已為下首息機伏

根卓得歸草堂特想到從前顛沛再三咨嗟有情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已
恐鄰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回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
陣不妨遊子芰荷衣
此首從草堂說到自己又以鄭公自己雙收與第一首起結
相應言城西草堂其中生事甚微但留烏皮几在即不忍割
舍故思歸也烏皮几公素所憑者高士傳晉宋朋不仕杜門
註黃老孫登恐烏黑皮裹几中二聯承首二句黃鶴註公昔
去成都因送嚴公入朝未幾徐知道反遂往梓州繼以吐蕃

入夔勢迫近蜀故以亂兵入爲憂此說既往是賓公之南隣
則朱山人斛斯融北隣則王明府昔與公爲好焉得不恐其
非特斛斯融已沒隣人非之一也此說現在是主詩小雅謂
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正側身天地意也公
支離東北無所容身惟深古人跼蹐之懷而已此又說既往
是賓焉後回首往事甘自息機公今回首風塵已有息機之
地豈不甘之如飴乎此又說現在是主末二句承三聯唐以
節度使爲總戎太公六韜以車騎分爲鳥雲之陣雲鳥陣指
嚴公言雖蟠製芰荷以爲衣芰荷衣隱者之服公自謂也言

懷古息機誰可依歸人共說惟有嚴公則天涯遊子漂泊無
定不妨服芰荷衣而安居矣雲鳥陣芰荷衣本是相妨公與
嚴公交好故不妨也共說二字從來無着落特借人言以定
已事耳不妨二字亦是心口相商自爲决斷之詞公欲赴草
堂原是依嚴公將嚴公與自己並說恰是五首總結按第二
首既以浣花草堂作故園此又曰遊子終戀戀於長安也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劍州在閬州北廣德二年春公在閬欲南遊荊楚聞嚴
武再鎮蜀遂不果行

使君高義驅千古寥落三年坐劍州但見文翁能化蜀焉知李
廣未封侯路經灔澦雙蓬鬢天入滄浪一釣舟戎馬相逢更何
日春風回首仲宣樓

前半言李劍州後半言將赴荊南寄別是倒入法唐之刺史
乃漢之郡守故亦稱使君相沿襲耳唐制刺史三年爲任驅
字與坐字緊對驅者任其揮霍也坐者閑守也使君之高義
實足以驅千古乃三年閑坐於劍州亦寥落甚矣然明劍州
二字次聯承首二句前漢循吏傳文翁爲蜀郡太守興教化
起學宮吏民翕然大化史記李廣傳廣嘗與望氣者王朔燕

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然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豈吾
相不當侯耶此言李劍州之化蜀則所目見其未得遷則不
可得而知也兩句合說用古固妙公與李同病相憐今將赴
荊南因李之寥落而思及己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禹貢
岷山之江東爲滄浪之水驚灔澦之險而頓忘其梳洗鬢
之所以如蓬也此是自悲喜滄浪之淨而天即照在水中舟
之所以堪釣也此是自慰由灔澦赴滄浪本言路程造語甚
奇盛弘之荊州記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後梁高
季興重建遂名仲宣樓公必有感于劍州之高義故言戎馬

生郊相逢吏仕何日惟有登仲宣之樓回首以望使君耳此是寄別之懷

滕王亭子

在閬州玉臺山上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班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君王指滕王臺榭指亭子閬州古巴子國地故山亦名巴山丹梯山之磴道臺榭而曰枕巴山高極矣高雖萬丈尚有丹梯故可攀之而登也已為遊客伏根中二聯承首句梁孝王有修竹園神仙傳淮南王丹成上昇雞犬舐其鼎皆仙去雞鳴天上犬吠雲中此言修竹之裏春日鶯啼白雲之間仙家犬吠引而王以比滕王也亭子在道觀中且有張道陵升仙之跡故及仙家事清江之碧石其形本麗也今滕王去而麗堪傷心嫩蘂之濃花其色自斑也今亭子存而斑仍滿目能不覩物思人耶末二句上承首句君王下承次句尚可攀歌出牧謂王為刺史有賢聲也公自梓州挈家到閬因遊此亭遂耽賞而不知還亦因在閬無聊借古跡以遣意耳

玉臺觀

滕王所造方輿勝覽在閬州北七里

中天積翠玉臺遙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來擊鼓始知嬴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黿鼉窟石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漁樵

開首點題漢禮樂志觀玉臺註云玉臺上帝之所居今玉臺觀在高處其中有臺倍高故曰中天臺下松栢童布遙望一片翠色故曰積翠遙者亦指其高言之也因禮樂志註有上帝所居一語故表之曰上帝高居又想及朝上帝者之儀而曰絳節也次聯承次句抱樸子釋鬼篇曰馮夷華陰人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水死天帝署為河伯劉向列仙傳蕭史善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弄玉吹簫能作鳳鳴遂有始知四字俱從玉臺觀來以其聳出雲霄彷彿仙境恍若諸仙持絳節以朝上帝遂有馮夷擊鼓始知嬴女吹簫也若非滕王造此觀則亦不能有不復知矣諸仙既朝而江中之水神人間之仙女自此趨蹌效職而不敢後公之善狀仙境如此三聯承次聯李華海賦或屑沒于黿鼉之穴淮南子烏鵲填河成橋而渡織女水神來擊鼓而江中之水族固當畢出仙女

善吹簫而天上之織女亦應下臨江光石勢蕩漾嵯峨曰隱見曰參差總是恍擬不定之詞故案據末二句更有者猶言設有見其必無也上六句羅列神仙故事其實辞爵朝謹曾見其形鼓與簫誰曾聽其聲而竜鸞之崖鳥鵲之橋又皆安在不過得之傳聞想像其如此耳使今更有長生不死之紅顏果生一舉翀天之仙羽則吾雖齒危髮禿亦應老于魚樵冀其萬一之遇矣其如虛幻何哉求仙者動云三山蓬島公此詩妙在以目前隱躍可即斷世人無數癡想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父吟

首句点樓字次句点登字公胸中無限傷心登高眺望觸目感懷即平日所最耽玩者莫如花亦視為傷心之物矣其所以傷心者由此日之登臨既係旅身客處又當萬方多難也即感時花濺淚之意次聯分承首二句錦江玉壘指登臨所見而言春色自來天地如故此時錦江之春色正爛然也應上花近高樓浮雲變幻古今無常此時玉壘之浮雲特倏忽耳應上萬方多難三聯承次句多難廣德元年十月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為帝郭子儀收京乘輿反正故曰朝廷終不改言吐蕃雖立君終不能改正命也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西山近維州故曰西山寇盜正命既不改彼安得而侵之耶玩莫相侵三字恰是以理相勸者本是根極致作婉詞耳末二句承首句傷心能改齋漫錄云蜀先主祠在成都錦官門外東扶即後主祠此亦登臨所見曰還祠廟言德澤在蜀人心猶今日人心未厭唐德也而代宗任用程元振魚朝恩致蒙塵之禍又與後主任用黄皓同借古傷今故

曰可憐昔齊景公有士三人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恃功恣行無禮公患之晏子請誅去之公餽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田古論功先食公孫自愬刎死田古亦慚俱自刎孔明嘆之為作梁父吟時尚未出茅廬也公見元振朝恩輩終日論功邀賞蔽惑主聽恨無謀去之者故于日暮登臨之際聊為諸葛梁父之吟蓋隱以除奸君側匡復唐室為志也

題桃樹

小徑升堂舊不斜五株桃樹亦從遮高秋總饋貧人實來歲還舒滿眼花簾户每宜通乳燕兒童莫信打慈鴉寡妻群盜非今

日天下車書正一家
此廣德二年公再歸草堂時作也首句引起次句點明桃樹
堂即草堂言升堂之逕舊時直入而不斜今為五株桃樹所
遮礙亦任之不忍伐焉次聯承次句所以不忍伐者蓋秋日
結實既足資貧春日開花又可悅目耳三聯分承首二句蓋
在方乳之時恒巢於堂內鴉有反哺之義每棲於樹間此物
之尤可憐愛者故簾户任來通行聽然自適兒童欲打慈鴉
則必禁止也末二句承三聯不忍之意而推廣言之經亂已
久丁壯死亡寡妻困乎群盜非止今日矣因慨然嘆息天下

車書原是一家民吾同胞物亦吾與而寧忍其失所乎以堂
中作天下觀以天下作堂中觀不僅題桃樹已也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愁仍破萬顆勻
圓訝許同憶昨賜霑門下省退朝擎出大明宮金盤玉筯無消
息此日嘗新任轉蓬
此對櫻桃而有感也首句點櫻桃次句點野人以贈字暗送
字論文法以上半喚起下半論文意以第三聯觸出上半也
自紅三字即從賜霑擎出生來言昔日所賜之櫻桃其紅如
此乃西蜀之櫻桃其紅也自如此故不覺睹物而勃驚然此
因野人之贈也回首長安含情無限曰滿筠籠使動下擎出
二字意次聯承首二句禮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註寫
謂傳之器中從筠籠而寫之他器不敢輕寫而細寫不敢驟
寫而數回細寫昔年霑賜時鄭重君恩愁其或破今不覺其
仍如此且見萬顆勻圓故不勝驚訝而許其同于昔日之所
賜也曰仍曰同俱從賜霑擎出生來與也自紅三字回顧有
情送紫接三聯李綽歲時記云唐制四月一日內園進櫻桃
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公為左拾遺隸門下省憶往時曾霑

省臣之賜也憶擎出二字何等珍重愛惜老臣傴僂躬負天
賜併愁破勻圓之狀一一映出末二句總承上文金盤玉筯
君所用也無消息憶去年十月吐蕃逼長安代宗出幸陝州
公遠在成都尚未知真消息也因野人之贈忽憶大君之恩
更思今日玉食不知有此時物否金盤玉筯消息杳然而嘗
新者一任飄蓬之人遠方寄旅何日而得其消息耶所謂一
飯不忘君者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堪時落階面青

苦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
笑肯信吾兼吏隱名
秋風清爽能吹雲使漢雲淡雨止疎雨疎即過而不留寫晚
晴如畫高城即題所云浣中也次聯承首二句秋風與雨乎
朱實橘也自雜草堂以來當此秋深葉心朱實無人採摘任
堪聽其隨風雨將落階面青苔無人掃除先已任其着雨而
自生此皆不能已于懷者三聯承首句幕府與次句草堂中
復有樓臺當此暮景日光倒射處處相銜殊足散人懷抱豈
若坐困幕府深沉杳隔而鐘鼓之聲報於新晴之際嘈雜滿

耳為可厭耶故曰不勞題所云懷西郭茅舍也末二句總承
上文結出主意花饒笑謂花若解笑人也汝南先賢傳鄭欽
吏隱于蟻陂之陽吏與隱原是兩途今公既在幕府又懷草
堂是兼有其名也肯者不肯之意託言花不肯信正是已不
肯信無非欲辭幕府而歸草堂耳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
色好誰看風塵荏苒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
事強移棲息一枝安

首句點府字次句點宿字漢武帝拜霍去病大將軍于幕府
中師古曰軍旅無長居故設幕帳此幕府是借用魏胡曾詩
雙梧生空井井梧本此幕府在江城並舉之互文也清秋氣
肅故井梧自寒客處他方淒其特甚況獨宿不寐而至於燭
殘則夜又深矣中二聯承次句角聲承夜不絕月到中天倍
明自聞之自言之自見之自賞之皆無人相和也獨宿之況
如此荏苒猶侵尋也言荏苒于風塵之間而家鄉音書久已
斷絕蕭條于關塞之際而跋涉行路又復艱難此獨宿不寐
枕上躊躇語總見就幕府原係無可奈何以起末二句逆以

女子與小鳥作比伶俜是貴弄精神希人注目之意易屯卦
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公棄官在乙亥參謀在甲辰僅六年
曰十年者公意以十年乃字自擬豈知未及十年又就幕下
者一忍字及伶俜字正悔已守身不貞也莊子鷦鷯巢于深
林不過一枝只因功名之念不能忍又復作幕府之棲息强
移一枝安只暫相安耳正是不安之意

曲江對酒 詳解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楊花落黄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判人共棄懶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悲未拂衣

首句坐江頭不歸是三聯之實跡次句與次聯是三聯之根由宮殿擬以水晶言其光華也霏微本春陰美景加一轉字使作陰蔽惡景用矣水晶宮殿轉而為霏微借比英敏君王流而為昏憒也花鳥固是紀時亦所以寓意借花之落比仕途之榮辱無常借鳥之飛比林下之俯仰自適兩兩相較孰劣孰優況當宮殿霏微滿腔愁悶此飲之所以縱朝之所以懶也人共棄我所不顧與世違我自甘心似可拂衣去矣而猶在朝故緊接末二句吏情乃為吏之情滄洲乃仙隱之地吏情牽則滄洲自遠徒悲老大未肯拂衣公眷眷不忘朝廷故作此纏綿悽惻之詞尚希有所感悟耳

杜律詳解卷八 目錄七言

閣夜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黑白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奉送蜀州柏二別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即事

江雨懷鄭典設

晝夢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簡吳郎司法

又呈吳郎

夜

返照

見螢火

暮歸

即事

九日

冬至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人日

宇文晁尚書之甥崔彧司業之孫尚書之子重泛鄭監前湖

多病執熱奉懷李尚書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侍御判官賦七字句

同作

又作此奉衛王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酬郭十五判官受

小寒食舟中作

贈韋七贊善

燕子來舟中作

長沙送李十一銜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蜀志云新津縣南二里有四安寺仲秀禪師所造公有和裴廸登新津寺寄王侍郎詩即四安寺也公先與裴同登此寺裴去而公暫留公又獨登故寄裴此詩

暮倚高樓對雪峰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將斂近市浮烟翠且重多病獨愁常閴寂故人相見未從容知君苦思緣詩瘦太向交游萬事慵

此詩前半是暮登鐘樓後半是懷裴首句點暮字樓字以倚字替登字次句點鐘字雪峰即西山雪嶺公登樓時天色已暮獨對雪峰意之所思在故人也乃忽見僧來僧亦不語竟自去鳴鐘寫出彼此漠不相屬之况次聯承首句借自鳴鐘公仍倚樓而望但見孤城返照之紅色將收斂而無光近市輕淨之翠烟猶重叠而可愛凡此皆暮景也過眼烟雲都不屬意所念者惟故人耳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兩句自說兩句說裴須合疏方知其層折精妙公惟多病故愁惟獨愁故常閴寂惟閴寂故欲與故人相見且欲款曲從容而見曰未者恨已不能往也裴惟苦思詩故瘦惟瘦故慵且至於萬

事慵併向交游而亦慵曰太向者責其不肯來也即此倚樓一刻既自嘆多病又難忘故交既深知裴瘦又怪裴太懶躊躇振將無非思裴頻見之懷題所云寄裴十迪也

諸將五首

此詩言天寶十四載以來諸將之事

漢朝陵墓對南山胡虜千秋尚入關昨日玉魚蒙葬地早時金盌出人間見愁汗馬西戎逼曾閃朱旗北斗殷多少材官守涇渭將軍且莫破愁顏

此首責諸將之防邊者京城前直南山陵墓與南山相對逼近京師可以固守而吐蕃尚入關而發掘之則諸將之不能禦寇可知矣公不忍直言故借漢為比曰千秋者見千秋以來皆然也次聯承首二句玉魚漢朝楚王戊太子賜葬物也金盌舊註云盧充幽婚崔氏女棺中金盌出市于人間者也或云唐詩不當用唐事觀開首漢朝陵墓四字則金盌自係漢陵之物引戴叔倫贈徐山人詩漢陵帝子黃金盌為證說極是但公發潭州詩備公書絕倫獨非唐事乎兩解並存之蒙猶藏也兩句須合看言昨日尚藏于地下早時已出于人間正見陵墓不足恃耳三聯方及諸將承次句入關以起末

二句汗馬回紇之馬也西戎吐蕃也殷赤色東觀漢記段頻
還京師朱旗騎馬殷天蔽日僕固懷恩反合回紇吐蕃逼奉
天京師戒嚴則西戎相逼固諸將所日見而深懸者當時馬
之血汗閃朱旗而北斗皆赤矣此言戎馬之盛材官武技之
臣也涇渭二水在長安西北紀事本末代宗永泰元年春吐
蕃遣使請和上問郭子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
國不可守矣乃相繼遣河中兵戍奉天又遣兵巡涇原以覘
之言涇渭之間現在防守吐蕃出沒不常前月之事將軍曾
目見深愁今且莫破愁顏可也此尤警戒之詞見愁莫破愁

兩愁字呼吸相照不必以重出為嫌
韓公本意築三城斷絕天驕拔漢旌豈謂盡煩回紇馬翻然遠
救朔方兵胡來不覺潼關隘龍起猶聞晉水清獨使至尊憂社
稷諸君何以答昇平
此首責諸將之借兵者首二句呼起次聯一串說韓公張仁
愿也天驕天之驕子也史記淮陰侯傳馳入趙壁拔趙旗立
漢赤幟豈謂猶云何曾說也煩借助也中宗神龍三年仁愿
于河北築三受降城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是
韓公之意本欲絕天之驕子而拔彼之旗以立漢之旌於其
地也築城本以禦戎豈謂反借助回紇翻然乘馬而來以救
我朔方乎固知借兵為非矣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起末二
句隘險隘也龍起指太原起義言潼關天險長安所恃以為
固而吐蕃長驅上廑聖憂是潼關亦不覺其隘矣又借助回
紇卒受其辱想太原起義之時亦嘗借兵突厥嗣後恃功驕
倨使者桀橫積太宗決策李靖李勣舉分道出師卒于入朝
頡利就擒而晉水由此清寧先朝舊事諸將猶聞之乃天子
猥損出奔發詔徵諸道兵莫有至者獨使至尊流離播遷憂
危社稷非惟追逝從龍諸臣視築城之仁愿亦大不侔矣從

前身受君恩坐享昇平何以報答萬一乎深媿諸將之詞也
洛陽宮殿化為烽休道秦關百二重滄海未全歸禹貢薊門何
處盡堯封朝廷衮職誰爭補天下軍儲不自供稍喜臨邊王相
國肯銷金甲事春農
此首刺大臣之出將者開首借洛陽宮殿為比次句方實說
秦關曹子建詩洛陽何寂寞宮殿盡燒焚張孟陽劍閣銘秦
得百二并吞山河言其地險固守險之人二可當百也易重
門擊柝以待暴客總因安史陷京肆行焚燒致宮殿皆化為
烽火雖有險固之關亦不足恃故以休道二字嘆之次聯承

首二句渚海謂南海薊門即幽薊言天下之地南盡于海北
極于薊也時河北餘孽正在擾亂故為之責賦未能全歸充
之封疆無處可覓亦是借古諷今與輿圖而深惜之也凡此
皆當朝建節佐無人兵勢不振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詩
大雅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相皆出將而不在闕下是
補衮職者無人也唐制府兵有事則徵為兵無事則散為農
故軍儲皆自供今農皆為兵而不歸田間是供軍儲者無人
也當此之時諸將不思何以歸職貢復封疆如仲山甫之能
補衮闕乃久擁重兵坐耗軍儲是誠何心耶王相國指王縉

正相而出將者當時減軍資錢四十萬貫修東都殿宇曰稍
嘗蓋深致不滿之意謂王縉臨邊權能銷金甲之資以修殿
宇躬耕勸農以修有司職業其于補衮之義又何居焉考元
載擅政專橫王縉附之此奸臣之尤也公云稍嘗蓋以深愧
諸將併王縉亦不如耳

回首扶桑銅柱標冥冥氛祲未全銷越裳翡翠無消息南海明
珠久寂寥殊錫曾為大司馬總戎皆插侍中貂炎風朔雪天王
地只在忠良翊聖朝

此首戒中官之出將者唐書肅宗令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
詔取安寧城及鹽井復立馬援銅柱乃還所云銅柱標也公
在成都每北望宮闕扶桑銅柱在南故曰回首冥音茗晦蔽
也詩小雅維塵冥冥氛祲未銷言嶺南自明皇南詔之敗繼
以中原之擾其地多未平也中二聯承次句決聯是氛祲未
銷之証三聯是氛祲未銷之由越裳交趾地交趾土多珍異
產明璣翠羽開元中用中官楊思勗將兵討安南五溪瀧州
等處首領思勗殘忍好殺至今珍貢不至故曰無消息代宗
時廣南市舶使呂太一募兵為亂以致明珠不貢故曰久寂
寥殊異也殊錫者非常之錫舊唐書李輔國判元帥行軍司

馬專掌禁兵肅宗上元二年拜兵部尚書以中官拜大司馬
所謂殊錫也應劭漢書侍中周官也金蟬附貂秦始皇破趙
得其冠以賜侍中至德二年九節度討安慶緒于相州不立
統帥以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又程元振代輔國判
元帥行軍司馬專制禁兵加鎮軍大將軍以中官為總戎故
皆插侍中貂也玩一皆字何等不平末二句總承上文特出
主意言炎風朔雪雖非天王之地今南方不靖貢獻全無皆
因中官據將帥之任而不盡撫綏之道耳然則輔翼聖朝於
忠良有厚望勿為中官所誤可也

錦江春色逐人來巫峽清秋萬壑哀正憶往時嚴僕射共迎中
使望鄉臺主恩前後三持節軍令分明數舉杯西蜀地形天下
險安危須仗出群材

此首婉刺鎮蜀之將也永泰元年四月嚴武卒詩作于是年秋
本是贊武却不違贊從春至秋綫綫遞入今詩局竟展言武
未卒時與公相驩正當春色逐人自既卒以至於今則清秋
矣追念武知己之恩又值秋色淒涼遂覺萬壑皆哀也次聯
承次句武死贈尚書左僕射公昔在武幕武表公為工部員
外郎朝廷依允故中使即命而來公與武共于望鄉臺迎之

望鄉臺在成都北既云正憶往時又不即贊武乃旁及此一
事以致深感三聯承次聯上句以起末二句舊唐書嚴武傳
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為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
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三遷黃門侍郎拜成都尹充
節度使言前後三持節皆主恩也亦未嘗贊武惟武軍令分
明則盜賊不敢肆惡地方安靜故使游有餘閒得數舉杯以
為樂也贊武只此一句其持節時多少勳業盡包在內矣安
危安其危也天下地形惟西蜀最險安危係重任必有出群
之才乃克當之時杜鴻漸代武節度成都公思嚴武今鎮蜀
非人卻在言外矣顧修遠曰統觀五首從陵墓朝廷最大處
說到臨邊又從天下大勢說到蜀中一歸總嘆無馭邊之人
以至發劫蹂躪如此愛國憂君意惓惓至

十二月一日三首存一首

黃鶴曰永泰元年秋公至雲安此冬日作也明年春晚
遷居夔州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
絮點人衣春來准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
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即看特看未有之詞豈有未有也燕入扉營巢也山氣青綠
色曰翠微歷闖歷也歷翠微寫出黃鸝繞山飛鳴之狀次聯
承首二句作轉語當十二月一日燕子曰即看則黃鸝豈有
乎比及看與有之時而桃亦開花柳亦飛絮矣凡此燕子黃
鸝桃花柳絮原非當前實境所謂春來所謂他日也蓋遠望
春至逆道其事耳故緊接三聯上句承上下句起下准擬即
俗所云望指望也春氣融和萬物發生最足開人懷抱准擬
開懷此心已久其如老病他鄉故園親知之人未能見面何
哉末二句總承上文他日即指春時一杯難強進正自狀其

老意值此美景偏覺無聊既嗟筋力之衰又嗟故山之遠故曰重嗟也然則懷抱何時開耶通首總屬攝擬蓋不愁春至之難惟慮還鄉不易耳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路亦為補遺在西省故稱曹長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愁濕白鷺群飛太劇乾晚節漸于詩律細誰家數去酒杯寬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江浦魚復浦也公在雲安縣夜間既聞雷喧則雨大可知且

起又覺微寒是雨尚未晴所以悶不能出而欲處於春城之中春字紀時也次聯分承首二句坐即臥也劇戲也春城有黃鸝鸝好雙飛惟怕雨故並坐而愁濕借以形己之在家受悶也江浦有白鷺鷺好獨立惟着雨故群飛而劇乾借以形己之出門遣悶也遣悶莫如詩酒遂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賦詩必依律律細而詩乃得工曰晚節細不是自誇意在得一能知細律者與之共賦也飲酒必需杯杯寬而酒乃不竭曰誰家寬不是虛擬意在得一能真覺杯者與之同飲也總要歸到路十九身上去清狂二字公自待甚高清則非濁人可延狂則非俗人可延而愛此清狂客者算來只有路十九故曰惟君百遍者極言其多彼此氣味相投我即百遍相過度君愛我之意仍未闌耳蓋路十九於詩能知細律於酒能具寬杯其家最堪遣悶當此雨中公急欲去語語作相過之勢是為戲呈也

暮春

大歷元年春公自雲安遷夔州作

臥病擁塞在峽中瀟湘洞庭虛映空楚天不斷四時雨巫峽長吹萬里風沙上草閣柳新暗城邊野池蓮欲紅暮春鴛鷺立洲

渚挾子翻飛還一叢

公在雲安已臥病矣遷居峽中仍復臥病以臥病之人居擁塞之峽倍覺難堪梵地記云巴陵瀟湘之淵即洞庭湖也在湖廣岳州府虛映空言洞庭之水天一色者虛在彼處相映而臥病之人不得往遊也時公艤舟欲南下荊襄次聯分承首二句楚水本壯闊復助之以雨雨映空之水勢益覺壯闊美觀矣此是追想峽景原惡雜又加之以風而擁塞之景況益覺惡雜甚矣此是現在雨曰四時風曰萬里只是借作點綴不必過泥三聯承首句峽中以起末二句沙上草閣即

而闇也柳至暮春始暗故曰新暗新暗者已暗也蓮非暮春之花故曰欲紅欲紅者未紅也柳方新暗蓮即欲紅物片相催如此令人不能無感叢類也漢書叢臺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鷺鷥立洲渚之上欲飛則扶于而翻飛欲聚則扶于而一叢其飛聚得以自由不似抱病者之常卧也結處方點暮春二字是詩法妙于安頓處若將花柳鷺鷥說在前意味易盡惟先從自身說起言楚天則欲往而不得往峽中則欲出而不得出僅於閣上見暮春之柳與蓮從苦處說入佳況聊以自解其鬱悶耳黄維章曰杜律說樂偏從苦處說說苦偏

從樂處說樂時逢苦亦樂苦時逢樂亦苦往往拈作互映

雨不絶

鳴雨既過漸細微映空搖颺如絲飛階前短草泥不亂院裏長條風乍稀舞石旋應將乳子行雲莫自濕仙衣眼邊江舸何匆促未待安流逆浪歸

首二句還題正面雨大則鳴風猛則能助雨鳴先之以鳴雨繼之以微雨題所云雨不絶也中二聯承首二句微雨如絲則凡鳴雨所濺之泥沾在短草間者俱為洗去而不見與草混亂長條者細而柔者也鳴雨既過狂風頓息雨不挾風穿條清風偶有一來長條亦偶有一動故曰乍稀則雨仍不絶也水經注燕山有石紺色狀燕其石或大或小若母子焉及雷風相薄石燕群飛小者隨大者而舞如相將乳子之狀雨既不絶勢必又作鳴雨使石燕將乳子而舞矣曰旋應者恐詞也雲雨本神女所行望其止故曰莫自濕仙衣詞近戲而意須切矣末二句總承上文當此雨不絶之時江舸復冒險而行公在江邊見之謂嫌何如此匆促未待候雨止後安流而歸乃乘此逆浪乎蓋謂江舸喚也

愁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南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

開首即點題公每言愁偏從花鳥賞心之物說到愁處此深于言愁者愁人觸物皆愁故見江草之生而亦愁則是草能喚愁喚呼也與呼字同俗云叫人愁是也泠泠江聲也世世人也人皆有情而水本無情故曰非世情公詩清渭無情極愁時獨向東正是此意次聯分承首二句水回曰渦底定也峽水之盤渦最險而鷺竟浴其中是見他心性所喜愁人見

其在陰處未免增愁也江上有草更有樹樹之花開欲燃
烟而分明然亦自分明耳不能爲愁人解愁也凡此皆因本
心有可愁之事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十年戎馬指安史
之亂暗昏暗也南國指蜀說當此干戈擾攘烟塵阻隔公雖
避亂寄南國直如在昏暗之處不見天地也惟南國俱暗而
不能適故長爲異域之賓客將老于變盛中矣渭水秦山公
故土也寇賊充斥身不能歸而心則思歸故曰得見否罷病
罷非也虎縱橫比官吏暴斂也時京兆用第五琦什一稅法
民多流亡恐長安從此遂無寧宇然則故土果何日見客愁
果何日已哉

寄常徵君

白水青山空復春徵君晚節傍風塵楚妃堂上色殊衆海鶴階
前鳴向人萬事糾紛猶絕粒一官羈絆實藏身開州入夏知涼
冷不似雲安毒熱新

首句呼起次句點明徵君二字言徵君向隱于青山白水之
間今應召而去山水無主空復春耳曰晚節傍風塵惜不能
堅其初志也史記田蚡侍者衆晚節次聯承次句楚妃有殊
衆之色喻徵君操行之潔白今不在深宮而在堂上則與衆
共見矣海鶴有孤騫之志喻徵君飲啄之自如今不在海濱
而在階前則向人而鳴矣所謂傍風塵也三聯承次聯末王
微與何偃書曰盤紆糾紛言多事也猶絕粒謂徵君隱居時
曾修辟穀術自今以往雖當萬事皆紛猶不能忘情于此謂
其終有靜修之行則一官羈絆不過借以藏身如東方朔避
世金馬門此原其初志而周旋之也末二句承三聯開州巴
郡朐䏰縣地常徵君所居東至夔州雲安縣一百九十里入
夏涼冷則與雲安之毒熱方新者迥不相似言徵君正好乘
涼而行上應朝廷之召藏身於官以靜修也

峽中覽物

曾爲掾吏趨三輔憶在潼關詩興多巫峽忽如瞻華嶽蜀江猶
似見黃河舟中得病移衾枕洞口經春長薜蘿形勝有餘風土
惡幾時回首一高歌

公曾爲華州司功故曰掾吏舊史志華爲扶風公嘗以公事
趨三輔也潼關在華州華陰縣一統志曰王畿爲三輔其山
曰太華其川曰黃河公華州詩即潼關詩興也次句憶字從
首句曾字生來而曾與憶又從巫峽蜀江觸出故緊接次聯
然明峽字華嶽黃河皆昔日瞻之見之而助詩興者今客中

對巫峽當江邊想像有感忽如猶似正與曾為憶在相應公在華州乃生平極不得意之境豈真憶華岳黄河哉正厭峽中不可居所云在此猶在彼耳三聯承次聯之意而甚言之舟中得病而衾枕侵移洞口經春而薜蘿日長病體纏綿則詩興為之頓減又不似在潼關時矣以此彼境愈戀愈悉題所云峽中覽物也末二句承中二聯知華岳似黄河正是形勝有餘然病卧洞口經春不起總因風土不宜也回首指去峽回首言高歌即詩興也但不知幾時得去峽而回首回首使可高歌矣公急欲出峽如此

七月一日題終明府水樓二首

公自注終明府功曹也兼攝奉節令

高棟層軒已自涼秋風此日灑衣裳翛然欲下陰山雪不去非無漢署香絶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看君宜著王喬履真賜還疑出尚方

水樓之高自能生涼况此日已入七月而秋風更灑衣裳益甚其涼矣中二聯承首二句陰山即奴山名其地四時常有冰雪翛者霄飛羽之聲也猶用耳時天氣涼爽故以陰山欲雪狀之漢制尚書郎四人口含雞舌香以奏事時公為工部郎未登朝署言我淹留于蜀而不去者正爱此水樓景况與漢署含香無以異也石壁斑駁雲過日映在樓上觀之如開錦繡者然風吹松葉隔水作聲在樓上聽之如奏笙簧者然此言水樓形勝以發明次聯下句之意故緊接末二句後漢王喬為葉令每詣朝輒有雙鳧飛來舉網張之但得雙舄乃詔尚方診視則四年前所賜官屬履也王喬之履出于真賜明府之官尚是兼攝兼攝則公不能久留故欲明府即為令尹受尚方之真賜固是須明府亦為己不去地耳疑字空詞也

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疏簾看奕棊

前首從水樓說起結歸終明府此首從終明府說起結歸水樓作法互變繻帛邊也裂繻頭合為符信終軍曰丈夫西遊不復還乃棄繻而去潘安仁西征賦終童山東之英妙為邑宰而彈琴此宓子之風流也當英妙而棄繻此終軍之節操也次聯分承首二句今明府少年治邑是善於承家而終軍之節操不泯矣且從容自適是優於為政而宓子之風

流在茲矣三聯承次聯下句以起末二句鄱陽傳白頭如新
傾蓋如故情愛也何處二字飄零自明亦見非素識之人明
府偏攜令傾蓋之時能晉接賓客莫不傾蓋如故景況真是
可愛又使素不相識之野老得入扁中或賦詩或奕碁宛然
古人彈琴之風矣況此水樓正對楚江巫峽半雲半雨分明
如一幅畫圖清華珠簾而公與明府衆賓客怡樂其間逍漢
署之香遠甚公所以留連而不能去也與黃仲霖曰前首用
王喬仙履後首用巫山神女竟以仙蹤爲水樓於明府之風
流可知

秋興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
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
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公在峽江艤舟欲出因感楓樹而起興玉露白露也水經注
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其下十餘里有大巫山山中首尾百
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爲名也白露既降楓樹凋傷巫山
巫峽一派秋氣不但蕭條且覺森嚴矣次聯承次句江間即
巫峽也波浪起于江間而滔滔湧勢若蹴天而與之相兼塞
上即巫山也風雲出於塞上而慘慘陰陰直壓地而與之相
接其蕭森爲何如耶三聯上句承首句玉露下句承次句巫
峽露冷則菊花正開公自永泰元年秋至雲安及今見菊兩
開矣使我感之而揮淚者今日不異于他日而孤舟一葉繫
於江邊正以故園之心無時或忘也末二句總承上文當此
露冷菊開正是授衣之候催刀尺爲製新衣急暮砧爲搗舊
衣處處皆然故鄉自無不然而白帝高城之中砧聲亦復入
耳曰催曰急尤見新衣舊衣俱不容緩客于無家之感可勝
悽絶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聲淚奉使虛
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
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前首以白帝暮砧結此首即指夔府暮景起落日斜者日將
落而光斜照也三輔黃圖長安城南爲南斗形依憑也公家
在京華而身在夔府落日已斜則風光慘淡他鄉寄旅未免
生愁烏得不向京華而望曰每依南斗蓋無夕不然也中二
聯各分承首二句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
沾裳張華博物志載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

齎糧乘之到天河未嘗指張騫惟宗懍荊楚歲時記乃云張騫乘槎復遂沿艱天河借比京華崗山向晚多有悵望公於對落日時聞之而不覺下淚此是再恐苦曉故曰實見客況難堪也張騫乘槎直到天河公於生京華時慕之而亦欲隨槎此是心中設想故曰虛見歸家無期也漢官儀省中皆胡粉塗壁畫古賢列女又尚書郎入直女侍史二人潔被服執香爐從入以供給使堞城上女墻也飾以堊土則成粉堞笳胡人卷蘆吹之謂之笳蕭京華畫省香爐之儀素屬往境乃病臥枕邊久與相背故曰違玩一伏字何等苦楚夔府山樓

粉堞之間悲起違聲而笳在樓頭高而難見故曰隱玩一悲字何等淒涼隱悲笳則已入夜矣故緊接末二句石上藤蘿月夏月也洲前蘆荻花秋花也猶是藤蘿之月已映蘆荻之花矣觸景生情悲秋特甚正見光陰迅速日復一日未知何日得歸京華耳請看二字與次句每字相映月字與首句日字對照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前首以月映蘆荻夜景結此首即接山郭朝景起秋氣一主氣霧退而日光清故千家山郭俱覺其靜為秋景如畫爾雅疏山氣青綠色曰翠微公從樓上觀山色一切遠峰如在樓頭故曰坐翠微靜朝暉何等可愛坐翠微何等有趣只用日日二字不但使江樓坐歎生憎可厭而山郭朝暉皆觸目惱人矣次聯承次句一夜曰宿再宿曰信漁人至信宿似可以息矣而猶泛泛於江中比己之憂勞無着也燕子至清秋究可以去矣而故飛飛於山郭比己之羈絆難脫也所以日日坐江樓也遣此催愁總由不合時宜故緊接三聯漢書匡衡

字稚圭元帝時有日食地震之變衡上疏上說其言遷為太子少傅漢書劉向字子政宣帝時初立穀梁春秋徵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凡言人生大節不過出處兩途進而抗疏以論政治之得失爭議匡衡而遺際不如終歸貧困則是功名分薄也退而傳經以究義理之精微豈減劉向而志在用世伏處何堪則是心與事違也處既不可出又不能而人之所以能者更非己之所欲遂緊接末二句當時新進之士必自為一種學習以趨時好而取貴顯然彼之自鳴其不賤者不過裘馬翩翩而已若公之素學與彼迥不相同所以甘于

功名違心事違决不屑猜變所學以趨時行也玩一自字正
見彼自如此我獨不然曰少年曰衣馬輕肥極意矣落句却
只如歎羨乃見立言醞藉之妙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
平陵也漢徙富傑名家于諸陵故五陵為豪俠所聚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
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
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前首以五陵結此首即指長安起以上皆就夔州言以下遂
及長安事故以聞道發之明皇幸蜀以後長安遷變似奕

棋言無定也百年世事由今日逆追至神堯有天下之初而
言不勝悲原是悲國改曰世事蓋微詞也中二聯承首二句
王侯指宗室言遭亂奔竄第宅委棄而屬他人故曰皆新主
自明皇倚仗蕃將寄剝節鎮而肅宗以中官居重任文武衣
冠真有迥異於昔時者此二事所謂奕棋所謂不勝悲也直
北謂隴右關輔之間金鼓未息指安史餘寇言征西謂西有
吐蕃之亂羽書遲顧修遠註時諸節度無一人救援朝廷遣
使救渝竟不至公諱言其不奉命但曰遲此解似與羽書二
字不甚切合愚意猶羽於書馳其迷也當指報捷說今征西
車馬未見報捷故以遲字嘆之亦公之不勝悲者前六句全
不涉題所謂興也末二句方承上文之意然出秋江魚龍以
秋日為夜寂寞指魚龍言以魚龍之寂寞喻己之寂寞言吾
飄泊秋江正猶魚龍值秋而潛蟄也故國平居是言長安太
平時有所思從寂寞來故國平居之事判秋江寂寞歷歷堪
思回首追憶今昔大相懸殊益重其悲耳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東來紫
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
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前首以故國結此首即指蓬萊宮起雍錄東内大明宮含元
殿基高于平地四丈含元之北為宣政宣政之北為紫宸地
每退北輒又加高三殿南北相高皆在山上至紫宸又北而
為蓬萊則山勢盡矣三輔故事建章宮承露盤金莖高二十
丈公嘗獻賦於蓬萊宮故憶及之曰對南山言其壯麗也蓬
萊本仙境借作宮名遂連類而及承露盤曰霄漢間言其高
峻也次聯承次句承露金莖乃求仙之物因想明皇全盛時
宴安已久推願長生是以日望王母之降瑤池函關之來紫
氣蓋不但宮闕壯麗亦且留意神仙有如漢武也舊註以為

寫盡判欠妥三聯承首句言要開元中蕭嵩奏每月朔望皇帝受朝於宣政殿袞儀肅穆升降俯仰衆人不合得而見之請備羽扇上將出扇合坐定乃去扇雉尾即指羽扇言彩色如雲也雲移雉尾即扇開之意扇開則無遮蔽故日光繞龍鱗如得望見聖顔而識之也但見袞儀之嚴宮殿之邃此公自憶在蓬萊宮獻賦時事以起末二句滄江巫峽也一為歎之始曰一卧者公始寫哀也歲晩指秋說追遡身歷三朝皆成往事故又因秋而感興也蓋公自明皇天寶十載獻三大禮賦上奇之命待制集賢院時年四十以布衣一識聖顔至

肅宗至德二載拜左拾遺明年扈從還長安時年四十六始點朝班至代宗大歷元年自雲安至夔秋寓夔之西閣時年五十五年既老又值歲晩宜其驚也幾回幾番也青瑣即青瑣闥中書省門也以青畫戶邊鏤中為青瑣文點點綴也猶云備數金聖嘆曰點字妙公在朝班只如密雨中之一點耳說亦是公曾為拾遺因言昔年幾番由青瑣門以點綴朝班今卧峽中未知何時再得如此耳總是望長安而不得歸之嘆

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前首以滄江青瑣雙結此首即接瞿唐曲江雙起瞿唐峽在夔州曲江在長安萬里者極言其遠而風煙備地遙相接連當此素秋倍覺悽淡故又因之而感興也秋日黃葉白草非復春夏之鮮妍故曰素中二聯承首句曲江長安志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自大明宮夾東羅城復道經通化門以達南內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唐詩別裁集註云城通御氣指致倫勤政是言治下句言亂說本金

聖嘆愚意此處只重遊幸耽樂為亂所由致不重致倫勤政御氣天子氣也言明皇遊幸不休花萼夾城常通御駕之氣祿山鼙鼓日至芙蓉小苑遂入邊塞之愁長恨歌所云漁陽鼙鼓動地來也此亦就當時言若作既陷長安語則下丈接不去矣漢元帝時黃鵠下太液池上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金為衣兮菊為裳珠簾繡柱指曲江宮殿錦纜牙檣泛指龍舟宮殿密而黃鵠之舉若受圍舟楫多而白鷗之遊為驚起寫出荒佚景象却不見痕跡此言致亂之由也末二句總承上文回首自瞿唐峽回首也歌舞地即指花萼夾城等項言

情哀矜也回首可憐正以歷来帝王勁儉者必興荒佚者必
亡秦中自古建都至於今不知幾帝幾王矣言外感慨危甚
殊甚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虚夜月石鯨鱗
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
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前首以秦中結此首即指昆明池起漢書武帝紀因欲征昆
明夷為其國有滇池故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內有樓船
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言漢武帝穿池習戰以征昆明

夷其功甚偉而樓船壯麗之旌旗從今想像猶如在眼中也
次聯承首句昆明池三輔黃圖昆明池中立二石人東西相
望象牽牛織女又刻石為鯨魚長三丈此織女本是石器虚
夜月者詩作於秋故即用牛女事言其常相望而不得相會
也機絲從織字生出此鯨魚亦是石器製造精巧鱗甲逼真
遠而望之恍若動於秋風之中也就昆明池實跡點秋字以
起三聯本草圖經菰即茭白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鬱結實
乃彫胡米也沉雲黑謂如一片黑雲漂於波中若沉者然露
至秋漸冷蓮房經冷露則色帶粉紅下臨水面若墜者然上
句雲字是借用下句露字是實用就昆明池現景寫秋字皆
公所遥憶而不勝悵悵者也末二句通承上文關塞即白帝
城鳥道峽中山極高險其上獸亦無蹊特有飛鳥之道耳漁
翁從首句水字生來公自謂也言漢武帝挾滿昆明威聲遠
振今則戰事不修兵戈四起秋風夜月沉米墜蓮總是蕭條
之象而公客居于蜀眼望關塞獨有極天之鳥道棲棲不閒
身寄江湖竟同滿地之漁翁飄泊終老志在法稷契究未得
輔佐聖君使之建功如漢武良可嘆也胡孝轅曰秋興作于
夔府前六句皆想像昆明池景色于夔府全無根着若非結

處說出許大悵望悲感意來安能收向本題筆頭上真挽得
十萬斤力者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峰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
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曾干氣
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前首以江湖作結此首即指御宿渼陂起蓋從來曲江昆明
皆屬朝廷之事公又念及本身追溯昔遊而自嘆也漢書楊
雄傳武帝開廣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注昆吾地名
師古曰長安城南有御宿川武帝遊觀宿其中故名通志案

閣峰在圭峰東旭日射之爛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公自
長安游渼陂必道經昆吾山御宿川而行故曰逶迤及至則
見峰陰在陂中故曰入此紀山川之勝也中二聯承首二句
香稻乃鸚鵡所啄之餘粒碧梧則鳳凰所棲之老枝蓋舉鸚
鵡鳳凰以形容二物非實事也重在稻與梧不重鸚鵡鳳凰
此言昆吾御宿渼陂間物產之美也賞祖詩芳郊拾翠人拾
翠即問柳尋花之說相問問遺也即詩鄭風雜佩以問之之
意春字紀時也郭林宗與李膺同舟數人望之以為神仙公
與岑參兄弟同舟泛陂故借以相況晚更移言舟欲移而忘

歸也當日昆吾御宿渼陂間陸地則有拾翠佳人水面則有
同舟仙侶此為士女遊觀之樂也歷憶往事總要形出近況
來遂榮接末二句公曾獻三大禮賦於蓬萊宮千動龍顏故
曰干氣象今當白頭乃為他鄉羈老而闕廷遠不可即惟有
寄懷於詩而已吟是吟秋興望是望京華吟望為仰首低垂
為俯首以曾干氣象之筆作白頭遙望之吟又吟又望又望
又吟忽吟望忽低垂忽低垂忽吟望其苦有不可勝言者寫
慘悽之態欲絕一說低垂者低頭垂淚也並存之合觀八詩
身居蜀地心憶都門為八詩大旨其二起句夔府望京華是
也其一故國心三字乃望字生出最後
仍結到白頭吟望上兩相照應此八詩章法曰巫峽曰白帝
城曰夔府曰洲前曰江樓曰滄江曰瞿唐曰關塞皆言身之
所處曰故園曰京華曰五陵曰長安曰故國曰蓬萊曰青瑣
曰曲江曰秦中曰昆明池曰昆吾曰御宿曰紫閣曰渼陂皆
言心之所思此八詩線索而各前首結句又與各後首起句
相通八詩直如一詩曰玉露曰氣蕭森曰靜朝暉曰清秋曰
秋江曰歲晚曰素秋曰秋風曰露冷皆言秋之時曰叢菊曰
寒衣曰蘆荻花曰魚龍寂寞曰菰米曰蓮房曰香稻粒曰碧

梧枝皆言秋之物至懷鄉戀闕弔古傷今莫非因秋而發興
者故題曰秋興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鬬古木蒼
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
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此詩前半是賦雨後半是對雨所感之懷開首煞題白帝城
在高山故雲氣如從城門出雲纔出門而雨即翻盆甚言其
速次聯分承首二句高江急峽其音原足震耳今雨又大故

波浪益闊雷霆之聲古木蒼藤其形本是遮日今雲又擁故樹陰益昏日月之色是雨助其闊雲助其昏也公對翻盆之雨而有感於時事遂緊接三聯言武成歸馬于華山之陽就馬而論其遑遑則戎馬之勞不能如歸馬之逸此是賓接寫而對其征戍則千家之內僅得有百家之存此是主民多征戍亦云苦矣苦中更有苦還緊接末二句夫戍于外一切軍需惟向寡婦誅求且必至于盡而後已慟哭指寡婦言但聞寡婦之哭不能定為何村則村村皆哭可知此寡婦自哀也但有人心烏能不哀其哀耶

白帝城最高樓

黄鶴曰題曰最高樓則非前所賦白帝城樓與白帝樓矣

城尖徑昃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清日抱黿鼉遊扶桑西枝封斷石弱水東影隨長流杖藜嘆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通首俱賦最高之意城尖城之一隅也徑步道也昃狹隘也立旌旆于尖昃之危地風高易仆故旌旆亦似愁也樓在城上更飛揚縹緲於空際故曰最高公獨立樓頭舉目四望或近或遠盡在目中矣此句煞樓字中二聯承首二句峽坼雲霾其突兀崢嶸之狀則疑以為龍虎臥江清日抱其奔湧閃爍之狀則疑以為黿鼉遊乃形容疑似非真有四物也此近望所見以俯視一切明其高扶桑在極東日出之地斷石海中石玲瓏若斷也獨立白帝樓自西望東故見扶桑西邊之枝封閉也言斷石為西枝所封閉也書禹貢弱水既西長流者晝夜不息也影者日影浮於水面也獨立白帝樓自東望西故見弱水東邊之影隨逐也言日影若逐長流而逝者然此遠望所見以一覽萬里明其高末二句承次句結出心事

來劉向新序原憲杖藜而應門嘆世志在救世也迸空謂以淚散之空際也公杖藜而登高登高而嘆世嘆世而泣血泣血而迸空迸空而又迴白首西眺東瞻徘徊無已舉天下而盡在一望中舉斯世而盡在一嘆中曰誰子者隱然有自負之意猶孟子所云舍我其誰但彼係直言此係婉言耳杖藜與次句獨立相應迸空與縹緲飛樓相應

詠懷古跡五首

不曰詠古跡而曰詠懷古跡蓋因己懷而感古跡耳

支離東北風塵際飄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淹日月五溪衣

服共雲山羯胡事主終無賴詞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其年詩賦動江關

此有感于庾信也前半自叙客懷後半方及庾信支離形體不全貌本莊子公初陷賊中在山東河北間然不能自全其生故曰支離東北後流寓巴蜀忠渝故曰漂泊西南東北各處皆使兵是風塵西南一隅稍安尚留天地次聯承次句西南三峽蓋指巫山為第三峽也武陵五溪蠻夷皆槃瓠子孫槃瓠犬也得高辛氏少女生六男六女織績木皮好五色衣服言三峽連山七百里隱天蔽日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樓

臺居高受光易及足以淹留日月而不使流轉也五溪之衣服雖與中國不同一切雲山屬彼窟穴彼此安靜得以共處其中而不至於相擾也章為西南實景三聯上句承首二句與次聯見漂泊支離不能淹共之闕下句起末二句點出庾信古跡見暮年蕭瑟古今相同之意是連環法今東北乾坤昏慘人民雖散在三峽五溪之不如皆以祿山之故祿山本屬無賴明皇乃謂可恃亦終無賴而已詞客公自謂也不能救時故從而哀之未還者未得還故鄉也玩一且字無限深痛庾信哀江南賦其詞曰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至於暮齒文云壯士不還寒風蕭瑟此即用其賦詞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逃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公以庾信自況遂及宋玉云

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悵望千秋一洒淚蕭條異代不同時江山故宅空文藻雲雨荒臺豈夢思最是楚宮俱泯滅舟人指點到今疑

此有懷宋玉亦以自傷也宋玉四川歸州人作九辯其辭曰悲哉秋氣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公言宋玉搖落之悲我則深知之矣風流儒雅便想見文采因亦吾師景仰之至直欲師之也次聯承首二句公悲宋玉之悲故雖在千秋以下

猶悵望而洒淚正是深知處公之蕭條與宋玉同而已異代不得與之同時所以悵望也三聯上句承次句風流儒雅下句起末二句宋玉故宅尚存於江山之間其人已往空留文藻而已高唐神女兩賦正其文藻也迷紫樓雲雨荒臺指宋玉述懷王夢神女使又述己之夢以作賦深以諷襄王也雖發比湘妃于君王玉之賦正是此意豈夢思豈字抄何曾實有是夢文人之寓言耳此等文心真是奇葩欲絕楚宮紀楚宮在巫山縣即襄王所遊之地陽臺高一百二十丈南枕長江最是二字正公極贊宋玉處迄今楚宮已成墟矣而舟人

往來其下猶指點其地議論其事想像其人恍惚若見之者
故曰疑非疑處也宋玉往而文藻存不與楚宮同泯滅言念
及此寄慨深矣韻修遠曰李義山詩云襄王枕上原無夢莫
枉陽臺一片雲人皆云襄王夢神女非也今文選本沿訛既
久王玉二字互混刊處殊不能辯然讀去文義自然是玉夢
余為改正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
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玉異之明日以白王王曰
其夢若何玉對云云王曰狀如何也玉曰茂矣美矣云云王
曰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
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胡
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一統志昭君村在荊州府歸州東北山遠水迴自逸奔騰靈
秀所鍾始產一明妃說得可惜迄今其村尚存起後人無限
憑弔次聯承次句實說明妃江淹恨賦若夫明妃去時仰天
太息紫臺稍遠關山無極紫臺即紫宮也去紫臺即與朔漠
相連矣昭君塚草獨青曰向黃昏者於寂靜之中見蕭條之
景三聯分承次聯省字宜細作省事之省謂妃所以去紫臺
者總因按圖召幸豈能使面目逼真可惜春風嬌面竟以不
勞心眼而失之及留青塚以後即使夜月魂歸環聲珊然是
耶非耶亦空歸而已既不能識其真面又烏能識其真魂耶
末二句總承上文宜作後人憑弔說琵琶是胡樂石崇明妃
辭序曰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其送明君亦必爾也故後人歌咏明君多及琵琶琵琶必作
胡語如昔魏以來明妃怨明妃由是也當日無窮怨恨明妃
不能自傳直至千載而下詞人墨客一一談論方使其滿腔
怨恨之心歷歷分明耳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
無野寺中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常鄰
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蜀主窺吳為陸遜所敗孫權為遜前驅截其要徑備踰山越
險僅乃得免忿恚而嘆曰吾昔至京權尚小兒今迫孤至此
遂發憤而薨水經注江水又東逕南鄉峽東逕永安宮南劉
備終于此諸葛亮受遺處也天子所寓曰幸天子之殂曰崩
乘輿之蓋曰翠華尊昭烈為正統春秋之筆也首稱蜀主因
其僭號使稱言漢作帝蜀可見矣次聯承首二句空山寂

華華而意中和在故曰想像野寺舊爲玉殿而目下何存故
曰虛無華華玉殿何等聲勢空山野寺何等淒涼三聯上句
承次聯下句起末二句永安宮今改爲寺廟在寺之東松杉
巢水鶴重上半句見民不忘伐廟之古也伏臘走村翁重下
半句見民不忍忘祭之勤也寰宇記諸葛祠在先主廟西故
曰鄰近結句用出師表宮中府中內外一體語平日抱一體
之忠千秋享一體之報君臣與首句蜀主相應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
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

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此經武侯廟瞻遺像而作也首二句是極贊之詞尙聞其名
但震其大今見其像又嘆其清高淸高從遺像寫出加一肅
字又有氣定神閑不動聲色之意然大名垂於宇宙者實由
抱負得來故緊接次聯當時操據河北權保江東昭烈尙無
寸土隆中未出三分之局已成後來崎嶇奔走跨荊入益費
盡艱辛曲折始得有蜀地而與魏吳三分割據故曰紆籌策
此見其謀略之精也諸葛爲當日鸞鳳故以羽毛比之雲霄
羽毛即鸞鳳高翔之意一者數之首曰萬古一羽毛言自古
以來代有鸞鳳而諸葛實居第一此見其品望之峻也三聯
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彭羕獄中與諸葛亮書曰足下乃當世
伊呂伯仲者是與爭衡之謂指當日魏吳宜緩不宜急指揮
之間尙未能定故蕭曹得獨見其勳祚漢宗臣若定則蕭曹
爽然自失矣似此上伴伊呂下視蕭曹豈非絕世人傑然漢
祚已移天運難復諸葛雖有決然中興之志卒至身殲而無
成功一切軍務盡屬徒勞其死豈直係一身而已哉蓋漢祚
于此關興廢焉公此詩詠懷正爲漢祚惜非徒惜諸葛死也
諸葛出師表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正是身殲

蓋志決久矣合觀宋玉之宅昭君之村先主之廟武侯之祠
皆蜀中事實庾信避難原非蜀事因其在江陵曾居宋玉之
宅故牽連及之要皆古蹤也

示獠奴阿段

周學紀聞北史獠無名字以長幼次第呼之丈夫稱阿
謩阿段婦人稱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

山木蒼蒼落日曛竹竿裊裊細泉分郡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
源獨不聞病渴三更迴白首傳聲一注濕青雲曾驚陶侃胡奴
異怪爾常穿虎豹群

此因隸人僕奴修引泉之竹有勞而示此以慰之首二句以
山木陪出山泉來蒼蒼山木之色曛者日落餘光黃昏時也
竹竿所以引水者裊裊接連而長之狀催向晚故引水者多
多則泉分分則細矣次聯承次句由分而細則止存餘瀝故
郡人於入夜之際急爭取焉稚子秉此餘瀝獨能尋源所以
不聞其爭也三聯分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公有渴病自入夜
至三更為時已久急欲飲水故廻首以望其歸乃稚子尋源
得泉獨引其水是以一注得來聲音頗壯較之郡人分引者
迥不相同據稚子口稱此泉在最高處故即其水勢而想青

雲亦應沾濕也晉陶侃侍家僮千餘悉千餘中必有胡人可
驚異者異非常也公因阿段為獠奴故以胡奴比之獠音老
西南夷名借陶侃之胡奴點題中奴字迎正避實杜詩每用此
法山峽多虎豹皆夜出獠奴獨不畏至于深夜入山尋源常
窮其群而走公言陶侃有非常胡奴曾開而驚之今獠奴阿
段尋源走險亦屬非常焉得不怪之邪驚異怪俱以悉字作
好字用

小至

邵二泉曰小至謂至前一日如小寒食之類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
琯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
異教兒且覆掌中杯

首句天時人事並起次句正是日相催言天時而人事在其
中矣次聯承人事日相催唐雜錄唐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
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功五紋五色線也葭
蘆也琯以玉為之凡十有二六琯者舉律以該呂也漢書以
葭莩灰實律管候至則灰飛管通冬至之律為黃鍾也三聯
承天時日相催柳為岸容臘後方舒曾冬至在臘前故待臘

將舒將舒者未舒之詞也梅既生意尖輕則放花冬至仍寒
重故衝寒欲放欲放者未放之詞也末二句總承上文而感
慨係之左傳僖公四年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以志休咎吳
越春秋越王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川之異覆傾也公本寄
旅又值亂離因雲物不殊而嘆鄉國之異有兒可呼且傾酒
於掌中之杯聊以自遣且字悽甚俗云得飲酒處且飲酒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和切月傍關
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

落何得愁中却盡生

開首點題笛吹於秋山又當風月清之時其音必更悽慘故曰作斷腸聲下一巧字已為末句伏根次聯承首句以風月二字分承與射洪野望詩同格長笛賦律呂既和哀聲亦降向秀月夜聞笛遂作懷舊賦樂府解題關山月傷離別也律呂受風飄而既和復切是風送笛聲也關山因月傷而腸斷皆明是月助人愁也風清月朗有聞笛而不斷腸者乎遂繫

接三聯初學記陳周弘讓長笛吐清氣詩云胡騎爭北轉偏知別鄉苦少陵蓋用此而中宵字當是借用劉琨中夜耳馬

援傳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深入軍沒援因請南征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此借胡騎北走而加一堪字借武陵南征而加一愁字正見笛聲能斷人腸耳末二句總承上文借曲名謝意而結之演繁露笛有落梅折柳二曲今當清秋故園楊柳必已搖落矣而愁中忽聞折柳笛曲如見楊柳盡生何笛聲之善感人耶愁中與次句斷腸相應笛中生楊柳正巧作斷腸聲也

閣夜

閣即夔州西閣閣夜者公於西閣中度夜也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數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陰陽猶言陰晴歲暮時正是短景而天之倏陰倏晴又從而催之更覺轉盼易過矣天涯俗云天邊閣在夔州去長安甚遠故曰天涯霽寒宵者霜雪在晝至夜方晴耳寒字從霜雪生出忽而霜雪忽而霽正見陰陽催短景也次聯承次句當此初霽則鼓角之聲特響而于閣上聞其悲壯星河之影甚明而于閣上見其動搖此將曉之景也三聯承次聯上句五

更禮記夫子惡野哭者蜀都賦夷歌成章戰伐者殺曾千家而家家野哭則比前多死亡矣漁樵者不知幾處而處處夷歌則聲音移習俗矣歌哭集於將曉此亦就閣上所聞而言凡此鼓角星河野哭夷歌皆足助人愁思者故緊接末二句臥龍指諸葛亮躍馬指公孫述亮嘗為蜀相述嘗稱蜀帝二人忠逆不同不免盡歸黃土以言我今日之人事則流離而滯此地以言我此際之音書則懷思而不能來亦寂寥甚矣想人生百年同歸於盡得開懷處且開懷漫覺其寂寥可也詞似自勸自解正是寂寥難堪處

見王監兵馬使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心力破于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中爭能恥下韝鵬礙九天須卻避兔藏三窟莫深憂

鷹如雲之飛如玉之立皆言其白也盡清秋謂能盡覺清秋之色題所云勁翮思秋之甚也奇毛即指雲飛玉立說凡飛騰必借羽毛此鷹不惜奇毛之力而恣意遠遊正是欲盡清

秋題所云騫飛避暖也不惜字恣字寫出鷹之放于饑飽危以起次聯在野于人見其不離野不遠人題所云近山也只教二字緊承在野指鷹心力破方指人謂鷹教人心力徒破也網羅求指人于人二字仍指鷹謂人之于鷹皆破心力而網羅以求矣鷹之于人自有飛避之能又何事網羅乎羅者之心力既破竟不可網羅而得題所云久取竟未能得也三聯承次聯庚信詩野鷹能自獵東觀漢記相虞嘆曰善吏如伎良鷹下韝命中韝肯拜也以收為之此鷹既不罹網羅自不受人招呼是以一生自獵而無與為敵亦不受人拘束

也以百中爭能而取於下韝上句言其巧而自獵與恥下韝總是不可得之意末二句承三聯孔氏志怪曰楚文王好獵有人獻一鷹王見其殊常放獵于雲夢此鷹瞪目殊翮擊大鳥墮地兩翅廣數十里時有博物者曰此大鵬雛也言礙天之鵬須卻避之若三窟之兔不必深憂以其不屑於小也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摶風超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雁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首句明點黑字不省人間有怪之正所以奇之也疑字與不省二字相呼應從北極來正言其黑黑者北方之色也高在略一隱映不粘帶黑字次聯承次句特寄直聞兩翮不作反側之態紫塞長城也冬屬水水色黑故曰玄冬仍是隱映黑字陽臺二字因山字而神其說非真宿陽臺也言從北極度海而來是以超越紫塞則其正翮摶風而南直至巫峽神女之陽臺不知宿于陽臺者曾經幾夜矣題所云近山也三聯承次聯之意以起末二句隋魏彥深鷹賦何虞者之機巧運橫羅以羈束羅是網羅乃虞人取鷹之巧具曰虛施巧題所

云竟不可得也黑鷹不變人拴制欲來則來欲歸則歸春雁亦能如此但黑鷹疾飛其狀春雁必猜其搏擊而不敢與同歸也萬里言其飛之遠寒空言其飛之高止一日言其飛之神速金眸玉爪言其狀貌貴特自是不凡之材題所云毛骨有異他鷹也從此杪不可見矣公賦詩以誌其異張璁曰按王兵馬荆南趙爲公猿將公嘗爲賦二角鷹言其勇鋭與相敵此亦所以況之也

奉送蜀州栢二别駕將中丞命赴江陵起居衛尚書太夫人因示從弟行軍司馬位

廣德二年置夔涪忠都防禦使治夔州夔州都督當兼領防禦使中丞蓋其兼官也位爲公之姪今曰從弟應是從姪之誤

中丞問俗畫熊頻愛弟傳書綵鷁新遷轉五州防禦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楚宮臘送荆門水白帝雲偷碧海春與報惠連詩不惜知吾班鬢總如銀

首句點中丞二字中丞指栢茂琳言問俗問民風土俗也後漢輿服志公列侯車倚鹿伏熊黑轓畫熊頻正是問俗頻因問俗之頻無暇他及故託愛弟傳書問安愛弟指栢二别駕其名未詳題所云别駕將中丞命赴江陵也鷁與艗同舟也又與鷁同水鳥舟前常畫其形故名舟爲艗次聯至末俱承次句五州夔州峽州忠州歸州萬州也隋以六尚書左右二僕射合爲八座唐制同廣德元年衛伯玉拜江陵都牧防禦節度尋加檢校工部尚書是八座之一也中丞新轉五州防禦使隸江陵節度係尚書屬官故託别駕候尚書之母鄧太夫人起居題所云起居衛尚書太夫人也楚宮白帝俱指夔言臘則春意已動故冰釋而浪起是水之流臘實送之也雲當天氣清朗常映水而有光是海之春雲能偷之也水流其

顯施者故曰送雲春其暗映者故曰偷此言别駕來彩鷁赴江陵現景以惠連比弟位云非惜詩不示汝當知吾頭已盡白不能多作故無詩相寄耳當是一詩兩寄題所云因示從弟也時位在江陵爲行軍司馬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

崔評事公之中表兄弟也大歷二年春在夔州西閣作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好醉于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衝泥

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首句點許字迎字江閣即公所居之西閣賓公自謂也言崔從江閣邀公且許以馬迎也孫能傳則渼陂筆云王右軍在郡迎王敬仁敬仁每用車常惡其遲後以馬迎雖風雨亦不以車也時當泥雨公用此事尤為着題本謂自天明由卧而起坐至午時候崔備馬來迎恐失義太直故作倒句起坐二字相連半日之間坐而起起而坐不知幾番為候迎之況如畫次聯承次句點雨字自天明以來忽有雲則起而聽之喜是浮雲既不至操我赴邀之興使我負此春色矣忽有雨則

起而望之喜是細雨又何至阻爾所邀之客使爾孤處城中乎總是坐在急迎之意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承首句若雨中來迎則從此而往雖身過花間未免霑濕亦覺其好來備馬來迎則從此而往勢必解歸馬上往來反為輕便一句是逆計去路一句是預道歸途尤坐閣中遙揣去歸景況題所云許相迎不到也許馬馬上兩馬字貫相照應不必疑為重出末二句總承上文點泥字怯字言崔不我迎者得毋疑我之皓首懶出因細雨而怯于衝泥乎此先虛疑題所云應慮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也既許馬迎竟不見銀鞍之至則傍險而行我實少其事耳我候迎已久何必為此怯泥雨之疑慮乎此方是責其不來迎題所云走筆戲簡也雖曰戲簡欲往之情甚為篤摯因係親誼故真率如此

即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晶晶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峰雨花氣渾如百和香黃鶯過水翻迴去燕子啣泥濕不妨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巫峽首尾一百六十里故曰長雲厚則掩日雲斷則漏日今雲甚淡而行於日下不掩不漏故日光浮于雲上晶晶而明

浮字奇有雲必有雨故緊接次聯送字寫驟雨之狀當其一送千峰皆雨千峰之花氣俱從雨後合香如百和香也漢武時月支國進百和香三聯承次聯上句黃鶯過水因雨驟而迴去燕子啣泥雖雨濕而不妨末二句總承上文飛閣公所居之閣乍晴乍雨香氣薰人兼有燕往鶯來捲簾而望正如一幅畫圖但恨巫峽長則水勢狹雨至但增迅流直岸灘蔽障不能如瀟湘之空虛無際快人心目耳蓋公此時正艤舟欲出峽下荊湖也

江南懷鄭典設

典設從六品掌太子湯沐洒掃舖陳

春雨闇闇塞峽中早晚來自楚王宮亂波分披已打岸弱雲狼藉不禁風寵光蕙葉與多碧點注桃花舒小紅谷口子真正憶汝岸高瀼滑限西東

開首點雨字闇梅也闇闇雨氣蒸濕峽中此是何等可悶恨鬱悶故懷人楚王宮用巫山神女事頻行雲暮行雨所云早晚來也中二聯承首二句亂波分披江間風擁也弱雲狼藉雲隨風走也此是大雨景蕙經雨濕則葉自碧桃得雨潤則花更紅此是細雨景寵光者特忌之意點注者注救之意唐

時有此二語原施之宮職選授間公擁塞無聊却加之蕙葉桃花正見兩露之恩蕙與桃偏得沾之而已與典設徒悵望而不能沾也末二句總承上文公既謝官隱居同於子真典設亦係微員景況不甚相遠當此春時又值江雨思慕不已自是人情題所云懷鄭典設也夔有澗水橫通山谷間謂之瀼時公自赤甲遷瀼西典設居瀼東瀼岸甚高經雨則滑故不得相從以抒懷也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橫索錢

首二句虛寫夢字貫點晝字公以大曆元年春晚自雲安遷居夔州所謂二月乃居夔明年之二月也饒睡至于昏昏直獨因夜已漸短而遽晝眠哉細玩不獨二字則俱半情節已包在內正是饒睡之根次聯承首句點出夢字還題正面桃花爛熳非不足觀以睡之故乃穩其氣暖而我之眼自醉春渚清瑩非不可愛以睡之故乃任其日落而我之夢相牽桃花春渚宜昏人之物公閒眼是夢閒眼即是愁心事固有在

也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總故鄉憶中原思農務正雖覺憂思之詞念及故鄉則盡成荆棘念及中原則豺虎縱橫因念當此二月乃農務之時安得戰鬬盡息使普天虐吏不得借口軍需横征暴斂使民間家計充足得盡力於南畝庶幾心眼一醒乎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唐制秘書郎從六品黃鶴曰大曆二年六月劍南節度使杜鴻漸入朝辟李秘書入幕杜蓋先行李追赴之也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

指彩花開貪趁相府今晨發恐失往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
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青蕪白指宮舟也益州指成都漢曰益州從古名耳由益州
而至巫峽秋濤旋轉天地若為之倒廻比狀峽水波濤之勢
秋半紀時也次聯承首二句石轉出則崖勢若懸楓落崖上
舟過崖下人與楓上下倒置矣向上而穩楓落之葉故曰倒
穩檣急搖則舟行自迅菊放舟前倏移舟後人與菊前後相
背矣向後而指菊放之花故曰背指此寫乘舟順流而下之
景楓葉下菊花開俱從次句秋字生來三聯承首句點出相

府以起末二句左傳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毋下拜貪趁
相府而今晨即發舟有恐失往期而後命又來催也見杜須
秘書之急南極星在益州分野李自益州赴長安故云南極
朝北斗天官書斗魁六星兩兩相比者為三台在北斗之旁
三公之象也指杜言董仲舒曰太平之時雲則五色而為慶
五雲多言朝廷寵渥相公特厚如五色慶雲也望五雲而赴
相公幕亦是舟中遙望之詞洞陽公曰前半喜其成途無危
險之虞後半喜其遇主有同升之望

簡吳郎司法

公大歷二年在夔州西閣春遷居赤甲又遷瀼西秋遷
東屯以瀼西草堂暫借吳居

有客乘舸自忠州遣騎安置瀼西頭古堂本買藉疏豁借汝遷
居停宴遊雲石熒熒高葉晚風江颯颯亂帆秋却為姻婭過逢
地許坐曾軒數散愁

忠州古巴地吳自忠州來公遣騎以迎之而安置於瀼水之
西頭也堂曰古則非自修可知次聯承首二句公喜其疏豁
故買之欲藉以散愁也今則特借吳郎穩其遷居以停宴遊
矣三聯上句承次聯上句下句承首句以高葉而當晚故雲

石之間光影閃動常見其熒熒比言古堂之景以亂帆而當
秋故風江之上氣象蕭森常見其颯颯比言乘舸之況末二
句承次聯下句與次句相應壻之父女之父相謂為姻兩壻
相謂為婭吳必公之姻婭故呼為吳郎親之也過逢謂公過
而吳迎也曾軒堂前軒也言我來相訪却視為吳家之地但
許坐于軒外頻來散愁而已未敢直入室奥也亦相讓之詞
王槐野曰我欲數來相訪坐曾軒而散客愁則予許之乎並
存之

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祇緣恐
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疎籬却任真已訴徵求貧到
骨正思戎馬淚沾巾

庚甫吾云甯陝東鄰之棗此用其語撲擊也任不禁止也公
堂前有棗任西鄰來撲而绝不禁止者因係寡居一婦人既
無食更無兒也無兒有食尚可自給無食有兒亦可少慰合
言之苦極矣中二聯承首二句人各有情亦爲困窮之極寧
肯來撲棗此則深諒其心也人同此心彼有恐懼之狀而我
轉相親此又曲全其情也公昔日待鄰婦者如此今見遠客

至而即防仍是恐懼之心以自惜其情既任其撲何必又防
在鄰婦固屬多事使吳插籬則分疆畫界太于區區棗樹認
真矣欲吳郎亦任之也末二句承次句推開說所見甚大所
感甚深因徵求而至于貧到骨此鄰婦昔日訴公之詞正應
次句無食無兒四字公因鄰婦而思及戎馬處處是戎馬處
處是徵求處處是貧到骨則天下之如鄰婦者多矣烏能不
淚沾巾也哉貧到骨與次聯困窮相應周元亮曰誅求是困
窮之因戎馬是誅求之因

夜

露下天高秋水清空山獨夜旅魂驚疎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
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卧病北書不至雁無情步檐倚杖看牛
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首句秋字紀時次句點夜字秋露既下天高水清泊舟於空
山之中他鄉寄旅又當此獨夜是以魂夢不能自安也次聯
承次句一舟獨泊故曰孤帆宿孤帆而對疎燈景况蕭條難
以成寐也兩人對擣故曰雙杵雙杵而截新月不憚勞苦
急於製衣也夜泊而聞杵聲無家之感可勝悽絶三聯承首
二句以起末二句公以大歷元年春至夔州明年秋遷東屯

仍係夔地夔州爲南楚在夔凡兩秋故云南菊再逢此人字
公自謂也不得還鄉固已苦矣而又卧病豈非苦中之苦耶
雁可得書望北書而竟不至是雁無情也漢相如賦步櫚周
流即今之飛檐步廊也此檐字須貼舟中說牛斗二星在銀
漢邊銀漢之長竟天若與鳳城遙接者然鳳城長安城也孤
宿卧病而卧又不能安枕强起步至舟檐之外倚杖暫立雖
真北書但看北斗人滴於地無可如何空羨天河遙鼓上耳
逐句遞進增愁寫得旅况如畫

返照

雨後返照也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惟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此詩前半寫景後半書懷首句紀時次句寫雨晴而返照二字即在黃昏雨過四字之中楚王宮在巫山縣西北黃庭堅謂細腰宮是也雨來而時已黃昏雨急而地自有痕雨過雲收日色復見題所云返照也黃昏不獨楚王宮雨痕不獨白帝城舉兩處以概其餘耳言北不言南言西不言東正與拈

春秋名經不及夏冬者同意次聯承次句照出題來石壁倒影于江中過雨則陰晦不可見雨過而返照透入晦者皆顯石影隨水動搖若翻之使出者然入字翻字善寫水中之影山村有樹雨過則雲歸山際先擁于樹間雲樹相連而村遂為所遮當返照之時但見雲樹不見山村若失去者然返照則時已向晚遂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年既衰老兼抱肺病是身體不安也故當返照之時而即思高枕寄旅絕塞時事堪愁是心緒難言也故當返照之時而急欲閉門公屢以豬鎮之張比豺虎恐其亂也不可久留四字是經歷語亦駭心語下句正此句註柳公當南方豺虎之亂常覺魂不附體故曰實有未招魂驚散之魂豈容再驚所以不可久留而急於歸家即在言下公遠在異域多病多愁無限苦情當返照時不覺觸之即動耳宋玉招魂曰魂兮來歸南方不可以止公引以自況也南方二字從絕塞生來與楚王宮白帝城相應

見螢火

爾雅螢火一名夜光詩豳風熠燿宵行是也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卻遶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

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首句點螢火二字次句寫見字巫山見螢火飛之處秋夜見螢火飛之時由山上而到簾間由簾間而入衣上曰坐如黃鶯並生之坐次聯上句承次句下句起三聯螢原在簾外今忽在屋裏人必驚曰此天冷之故琴書字只是借對星宿以點染屋裏不必過泥螢既在屋裏又復出簷前秋夜星稀因螢之飛來飛去而星似密者是亂星宿也卻如卻立之卻由簷前而下至井欄遶井而飛影照井中一形一影恰如兩螢故曰添箇箇由井欄而旁至花蕊螢之光照耀其間明亮可

覩故曰熠熠弄者尾後之光迭開迭闔不停一瞬如弄者然合言之所云見螢火也末二句總承上文結出看汝二字斡遠飛近飛之高低一一看出飛山爲高穿簾坐衣爲低屋裏出簷前復高繞井穿花復低無所不看無所不悲今歲悲看那堪明歲復看至以歸問問之螢火歲歲無聊極矣

暮歸

霜黃碧梧白鶴棲城上擊柝復烏啼客子入門月皎皎誰家搗練風淒淒南度桂水闕舟楫北歸秦川多鼓鞞年過半百不稱意明日看雲還杖藜

梧葉碧經霜則黃深秋之景也白鶴棲向晚之時也正不必棲于梧上此歸途所見城句帶城也城上有擊柝之聲與夜啼之烏則益蕭索矣凡歸途所聞次聯承首二句由歸途而入門月在天上光照客窗皎皎之色見者能無傷心乎搗在別處風吹客衣淒淒之聲聞者能無墮淚乎入門而自問客子搗練而不知誰家爲出漂流在外人情不相關之況遂紫棲三聯以起末二句一說志衡州之川一爲桂陽水經注秦水出大隴山恐秦川川有秦亭時公欲出峽赴江陵由湘潭以至秦川而江陵在南南往既闕舟楫秦川在北北歸又多鼓鞞鞞馬上鼓也南北皆不可行真是無可奈何是年吐蕃寇靈州邠州京師戒嚴公年已五十六故曰過半百事與心違故曰不稱意總因此身無歸定處也想到明日看雲此中有無數惆悵還杖藜者還如今日之倚杖而吟也看雲望故鄉無聊極矣劉向新序原憲杖藜而應門

即事

天畔群山孤草亭江中風浪雨冥冥一雙白魚不受釣三寸黃柑猶自青多病馬卿無日起窮途阮籍幾時醒未聞細柳散金甲腸斷秦川流濁涇

草亭瀼西草堂也時公自東屯復歸瀼西天畔群山言山之高群眾也眾山環列獨一草堂在其間又值江中之風浪秋雨之冥冥蕭瑟可知矣楚辭雷填填兮雨冥冥次聯分承首二句張綎曰峽中有嘉魚長身細鱗肉白如玉春社前出穴秋社即歸時已九月故云不受釣愚意觀下句黃柑猶青斷非九月當日風狂浪湧江景惡矣豈是釣魚之時人不釣魚魚自不受人釣也黃柑果名不是指色說如紅杏同徐坳曰凡柑皆圓獨成都產者形如鴨卵三寸言其長山中之物也三聯繞承首二句因亭孤景悲想及本身之苦多病難受須

當臥床甚言其病故曰無日起窮途無聊勢必飲酒欲悅其
窮故曰幾時醒二者皆最苦之境公借爲阮以自況耳末二
句承三聯與次句開丑夫駐軍細柳營在長安昆明池南此
亦是借說未散金甲者特防吐蕃京師正戒嚴也公以窮途
多病之身還憶吐蕃擾攘之事觀蜀江風浪之急忽動秦川
故國之思而不覺腸欲斷也奈中州水之大真如涇渭獨害
濁涇押韻耳

九日

重陽獨酌杯中酒抱病起登江上臺竹葉於人既無分菊花從

此不須開殊方日落玄猿哭舊國霜前白雁來弟妹蕭條各何
往干戈衰謝兩相催

此公九日憶弟妹而作也酒曰獨酌已見憶弟妹意抱病而
起起而強登臺使有徘徊四望弟妹何往之嘆故緊接次聯
竹葉酒名菊花正重陽之物見酒不見弟妹是酒雖酌若與
人無分者然言不能與弟妹同飲也見花不見弟妹是花雖
開若有不須者然言不能與弟妹同摘也酒無分花不須總
是無聊還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在殊方而當日落境已悽
慘矣又聞猿哭益增獨處之悲懷舊國而値霜前心已苦楚
矣又見雁來能無雁行之感以異地之蕭條知弟妹之蕭條
各何往見離散非一處也干戈指吐蕃衰謝公自謂所以阻
弟妹者干戈之故所以憶弟妹者衰謝之情干戈衰謝兩相
催逼不覺忽忽又重陽矣此日獨酌之懷爲何如耶此日登
臺之懷爲何如耶

冬至

時在瀼西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涯風
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

寸路迷何處見三秦

此詩以長爲客三字作主前半是他鄉之悲後半是故國之
感冬至日爲窮愁日年年爲客故忽忽泥人泥猶滯也言滯
于客而不能歸也次聯承首二句居康旅於洋畔形容枯槁
公用此意曰吾獨老正見客中無侶曰自相親言天涯風俗
彼自相親與吾無關也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起末二句惟
形容獨老故杖藜雪後惟風俗自親故獨臨丹壑忽憶冬至
朝班此時紫宸殿中鳴玉而朝者應散班矣不覺心爲寸折
恨不能即至長安矣如路迷何哉心折二字與次句相應頃

羽封章邯雍王司馬欣塞王董翳翟王是為三秦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天寶初荆州改為江陵與夔接境此詩大歷二年春作

汝迎妻子達荆州消息真傳解我憂鴻雁影來連峽內鶺鴒飛急到沙頭嶢關險路今虛遠禹鑿寒江正穩流朱紱即當隨綵鷁青春不假報黄牛

兵戈使塞消息多亂公得觀書始知真達江陵矣蓋慰之懐始解題所云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也次聯承首二句鴻雁飛有後先之序故借以喻兄弟影來即書來也觀在江陵

書至峽內形尚隔而影已相連矣詩小雅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水鳥也飛則鳴行則搖方與勝覽沙頭市去江陵斗五里言觀因念公之故急至沙頭如鶺鴒在原身搖而不能少休也三聯上句承次聯下句下句起末二句嶢關即藍田關觀從藍田迎妻子必經嶢關之險今已到江陵是險路雖遠與我無干亦穩其虛遠而已曉音克故下借禹爲對郭璞江賦巴東之峽夏禹疏鑿三峽素係危流水涸則不危公擬冬寒出峽下江陵謂此時流正穩也公爲郎賜緋故朱紱此詩正是一紙家書故叙述別後擬慮言吾今已受郎官可佩朱紱乘綵鷁而來兄弟相想努之語不嫌傷張道貫事也青春指來歲言謂明春定到江陵與弟相見不待報平安於黄牛峽中矣明年正月中旬公果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

馬度秦山雪正深北來肌骨苦寒侵他鄉就我生春色故國移居見客心歡劇提携如意舞喜多行坐白頭吟巡簷索共梅花笑冷蘂疎枝半不禁

秦山在藍田界雪深必寒寒則肌骨必受侵凌述叙觀自北而來不避寒苦也次聯承首二句他鄉指江陵觀之來江陵乃就我也自北來南氣候漸暖故曰生春色此已為喜字伏

根藍田杜曲同在三輔之內乃公之故國也客指觀言舍故國而移居他鄉以就我兄弟之情序矣故曰見客心三聯承次聯照喜字以起末二句晉王戎好作如意舞白頭吟猶白首放歌意劇甚也惟歡故有如意之舞惟喜故有白頭之吟曰提携曰行坐手口並舉不自少待是之謂劇是之謂多總形容歡喜二字耳坐又行而吟又笑誰可與共笑者則索之簷下梅花索字奇哉自不禁其笑而花為我喜亦半不禁也笑與梅花平分半字亦奇冷蘂疎枝說到凄其無可歡之狀偏從此中生出喜意造句命意更奇

庚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徑為園須似邵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怨嗟

水經注宜城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西溪黃詰唐余古者嘗故事曰庚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晉書羅含字君章為桓溫別駕在荊州于城西池小洲上卜居公欲與親共謀卜居此以古人之居為居庚與羅俱有住宅恐春經秋由來已久不知今屬何人也次聯承首二句使其遺址猶有存者即短墻亦不宜發從殘草中佛拭以居可也

若喬木尚在即可假花而居玩假乎自作賃居假則借房是賃居則花即是借看雖一草一木不忍伐也此公棠仰前賢之意三聯承次聯而擇計之以起末二句高士傳蔣詡字元卿杜陵人為兗州刺史因王莽居攝以病免歸田里荊棘塞門舍中竹下開三徑奈東陵侯邵平隱居於長安城東種瓜五色蔣邵人品又在庚羅之上然公言舊宅如不能覓新翻者務存古人之風如蔣徑邵園庶可同居共適也哉比年以來病酒戒飲今聞稱至已開涓滴矣弟勸兄酬又何怨嗟年頭道新居樂事頗所云喜寄也

人日

大曆三年人日也歲後七日為人日見五言律

此日此時人共得一談一笑俗相看樽前柏葉休隨酒勝裏金花巧耐寒佩劍衝星聊暫拔匣琴流水自須彈早春重引江湖興直道無憂行路難

此詩前半起後半而各半中又自相起伏此日指人日此時指天陰蓋承五言律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而言也人日情香原屬衆人共得之日吉同吉凶同凶未有不陰凶可知矣此一談彼一笑寫出俗人共然貿貿之狀群逐相看而不知天之所以陰故不憂也次聯承首二句而深戒之俗于元日飲椒柏酒進酒次第以少者為先而老者隨之也又于人日剪造花勝相遺像端圓金勝之形又像西王母戴勝取改舊從新之意故曰勝裏金花俗推談笑相看而樽前柏酒仍復追隨且競相戴勝殊不知天氣陰霾正當憂慮休隨酒以取樂可也至勝裏金花不過人工所造巧於耐寒耳豈真天氣融和發榮滋長為吉祥之兆哉曰巧者言其耐寒非正也公欲避俗而行故緊接三聯喚起末二句佩劍匣琴寫出行況張雷望劍氣沖牛斗比言我之劍光尚可衝星則直前之

氣甚猶聊暫拔者壯行
水則俗人豈能爲和自
可也早春即人日也待
於心而早春更有以引
之人不可與處耳當人日
我惟守直道雖天氣陰
之雜也日則人日陰則
憂乃所以深憂也與
字丈晁尚書之甥崔

杜律詳解

湖

鄭秘監名審有湖
尚書之芳泛舟其幽
或為世宋于故叙

郊扉俗遠長幽寂野水春
側未廻船轉當浸綺拉物
酌君看鄭谷去寅緣

此詩以海岡二字作背
亭之扉也惟遠俗故幽

首句點病字次句寫熱字公當衰年遭病僂陵苦熱已極矣
乃鬱蒸之氣復相逼而不能解繞是首夏何須如此詞極悲
嘆仍挽含不怒次聯承次句水本可以解熱況走大水森茫
乎乃竟與炎海相接則熱益添矣雲亦可以蔽熱況如奇峰
碎兀乎乃竟是火雲之井則熱更甚矣地氣天氣交相鬱蒸
極言無處可避以起三聯漢武帝紀賜死註者熱死也黃梅
雨隱承雲來熱則見雲思雨道賜之時宜霑黃梅之雨而我
則徒思推有用于火雲而已魏畧明帝九龍殿前有玉井唐
制百官賜冰玉井冰隱承水水來熱則見水望冰宮思之賜豈

之玉井之冰而我則無望惟有東于炎海而已公有渴疾又
枕廢不霑冰賜題所云多病執熱也末二句總承上文熱尚
書乎寫懷字漢陳遵每飲賓客必投客轄井中時北部刺史
過遵值其方飲叩遵母頭自白當對尚書有期會狀遵母乃
令從後閤出又應係建與滿公護書曰孟公不顧尚書之期
公懷李尚書而熱不能往故借用陳孟事又借李獻謫貳山
陰野雪一爵熱縱言尚書有期不是不顧只因多病執熱非
若山陰野雪之時可乘興而往也此所以徒懷尚書耳

江陵節度使陽城郡王新樓成王請侍御判官賦七字句

同作

陽城郡王衛尚書伯玉也

樓上炎天冰雪生高飛燕雀賀新成碧窗宿霧濛濛濕朱拱浮
雲細細輕杖鉞褰帷瞻具美投壺散帙有餘清自公多暇延參
佐江漢風流萬古情

首句點樓字次句點成字樓高則涼故當此炎天而疑冰雪
之生也淮南子大廈成而燕雀賀加以高飛二字總見樓之
高次聯承首二句晉羊琇登西樓賦云畫棟浮細細之輕雲
朱拱濕濛濛之飛雨公用其語碧窗朱拱言其氣色之新宿

霧浮雲又像其形勢之峻題所云新樓成也然此實係陽城
郡王之樓故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漢賈琮為冀州刺史升
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何反垂帷裳以自掩蔽乎乃命御
者褰帷祭遵字弟孫雅歌投壺雖在軍旅不忘俎豆此言陽
城杖鉞而出命御褰帷故人得瞻具具美兼投壺閒帙當軍
務倥傯仍有餘閒也參佐侍御判官及公也隱用庾亮鎮武
昌佐吏乘月登樓事詩小雅滔滔江漢南國之紀陽城當皇
任尚丈雅而有餘清故多閒暇以延參佐其一時風流實為
萬古所想慕題所云請侍御判官賦七字句公亦同作也

又作此奉衛王

西北樓成雄楚都遠開山岳散江湖二儀清濁還高下三伏炎蒸定有無推轂幾年惟鎮靜曳裾終日盛文儒白頭受簡焉能賦愧似相如為大夫

雄楚都言其形勢甚峻楚都中獨有此樓從樓上遠望凡山嶽之開列江湖之散布在在皆入目也次聯承首二句二儀指天地言二儀之清濁原不並高今成此樓恰好平還登樓仰觀原高者自高憑樓俯視原下者愈下矣還字妙是還其本然若用分字便淺三伏之炎蒸從來必有今成此樓遂不

可定人在樓外必有者仍有人處樓中必有者竟無矣定字妙是定其不然由定說到不定而究歸於定若用別字便拙此樓更有文雅之人遂緊接三聯以起末二句漢書傳古者命將跪而推轂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衛王幾年來惟以鎮靜馭下故曳裾于其門者文儒日盛此之指侍御判官畢賦七字句言梁王遊兔園授簡乎司馬大夫公借以自比正指同作言曰焉能曰愧因王請詩而致謙詞耳杖鉞錯致實供屬節度使再用梁王授簡事作結併郡王二字亦見此與前詩在集中另是一色筆墨遂開後人填賓

法門

公安送韋二少府匡贊

公安縣屬荊州少府今之典史匡贊匡助縣令之職也

大歷三年作是年秋晚公遷居公安

逍遙公後世多賢送爾維舟惜此筵念我能書數字至將詩不必萬人傳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

首句爲韋二次句點送字北史後周韋敻字敬遠徵辟不就周文帝號之曰逍遙公唐書韋嗣立同中書門下三品嘗于

東山營別業中宗往幸即日拜逍遙公世系表韋氏凡九房以敻之後為逍遙公房以嗣立之後為小逍遙公房韋二世系之高及品行之賢開首七字包盡維禁也筵是送行之筵惜痛也韋蓋後進而知慕公者既已維舟則將解維而行故公具筵送之彼此相別不能不為之惜於此筵也次聯承次句爾字果能頻附書來即數字之少亦見念我之情正不必廣傳我詩恐傷時之句遂忌才之人也此是筵中囑詞三聯承次聯上句我字自叙其苦以起末二句時值艱危而兵甲縱橫常擾攘于黃塵之裏是益其危矣來日苦短而江湖飄

泊時悲傷于白髮之前是從其短矣古往今來順境少逆境
多歷歷覩之皆堪涕淚今當分手各以風煙為慮可耳忽復
會之難期不覺腸為斷也斷腸分手與次句相應是年吐蕃
入寇京師戒嚴

留別公安太易沙門

太易僧名大歷三年公自公安將往岳陽故留別是年
冬作

隱居欲就廬山遠麗藻初逢休上人數問舟航留製作長開篋
笥擬心神沙村白雪仍含凍江縣紅梅已放春先踏爐峯置蘭

若徐飛錫杖出風塵

匡廬為第八洞天晉僧慧遠居焉公欲就者蓋託言也宋書
僧惠休姓湯氏能詩宋世祖命還俗官至揚州從事麗藻蓋
僧之本色公特借以比大易之能詩耳曰初逢指其逢之未
久也次聯承次句數問舟航謂大易知公將行數問公之舟
航也留製作貽以詩也公收其詩於篋笥而長開讀以擬之
想見禪家之心神在其中非徒麗藻而已公從此遂行故三
聯即為留別之景凍氣凝結于地上而雪復降于沙村是大
之所凝者雪含之也春氣閉蔽于地中而梅獨開于江縣是
天之所閉者梅放之也天時既由寒就暖人亦當去俗尚為
欵業接末二句廬山西南有香爐峯公欲隱居廬山言當為
大易先置蘭若以招其來也辨林曰梵言阿蘭若蘭香草也
若乾草也乃香潔草庵之意用誌公飛錫而曰徐者是就事
翻事謂吾已為備置蘭若爾宜徐飛錫杖以出風塵之外與
我僧隱可也與首句相應此詩引三僧以況大易正欲訪遠
却得逢休既已逢休即當急為安置何必如誌公白鶴相爭
此一片山麓哉

酬郭十五判官受

時公在潭州未幾入衡州郭在潭公先示以詩郭因作
詩寄公而公復酬之也

才微歲晚尚虛名卧病江湖春復生藥裹關心詩總廢花枝照
眼句還成只同燕石能星隕自得隋珠覺夜明喬口橘洲風浪
促繫帆何惜片時程

言我本才微之人至於年老尚有名而無實自春以來卒多
舟居在江湖漂泊今又卧病矣次聯上句承次句下句起下
文病則存心藥裹故不暇及於詩而詩總廢花枝指郭詩言
詩來照眼自當勉強酬和而句還成三聯上句承句還成與

首句相應下句水花枝照眼以起末二句顧見之意句雖成
只與燕石星隕相同總見物之廣者光不能久所以自謙也
清珠能照夜使明待比來詩之光彩奪目所以推郭也積洲
在長沙郡之喬口繫帆指公言恭具詩即恭具人謂我卧病
不能往見故繫帆於風浪之中以相待也何惜片時之程不
來一會乎郭寄公詩云新詩海內流傳困舊德中朝屬望勞
而公云才微歲老名郭又云郡邑地卑饒霧雨江湖天潤足
風濤而公云江湖卧病郭又云松醪酒熟傍看醉蓮葉舟輕
自學操春興不知凡幾首衡陽紙價頓能高而公云詩總廢

又自比燕石比郭為清珠所云酬者如此

小寒食舟中作

小寒食如小至之類寒食前一日也公在潭州

佳辰强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鶡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
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
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此公自言老病不勝杯酌因佳節而强飲然又禁火冷食則
亦不能盡觴也鶡冠子是隱士以雉羽為冠公于舟中但
隱几而戴隱者之冠亦蕭條甚矣次聯承次句是時春水之
勢方溢當船而坐渾如泛空老年之眼已昏望花而看恰似
含霧為舟中蕭條之況此是實境三聯分承次聯蝶善戲常
在花間閑幔看花故見蝶隨幔影而過娟娟蝶之戲態也鷗
本輕善浮水面船行在水故見鷗望急湍而下片片鷗之輕
狀也舟中無聊閑觀而得物態有如此末二句仍承次句公
在潭州長安在北是長安是字無限傷神雲白山青一望無
際直北萬里即是長安心猶可遠想而到身不能插翅而飛
那得不愁看也舟中看山望雲無聊極矣

贈韋七贊善

唐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各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

此詩在潭州作

鄉里衣冠不乏賢杜陵韋曲未央前爾家最近魁三象時論同
歸尺五天北走關山開雨雪南遊花柳塞雲烟洞庭春色悲公
子蝦菜忘歸范蠡船

公與韋贊善同為長安人故曰鄉里未央漢宮名借漢言唐
也韋杜之居皆在宮前次聯承首二句贊善必韋見素之後
見素位至宰相贈司空公自註斗魁下兩兩相比為三台星
津係相門故曰爾家魁三象公自註鄉中里語曰城南韋杜

去天尺五兩家同在宮前而呈語如此後曰特論同歸三聯
承次聯以起末二句北走關山公送韋歸長安也南遊花柳
公自欲南遊也韋今北去則雨雪關而正好行公欲南遊則
雲烟塞而尚有待何遭際遇殊耶公子指韋言悲公子因公
子而自悲也眼見洞庭之春色徒悲公子之能去乃身繫舟
中日食蝦菜正如范蠡乘扁舟以浮於五湖而忘歸耳曰忘
者正是不忘之意是聯悲公子今未敢言馬水鄉懶眞子曰
浙人呼海錯為蝦菜每食不可闕公詩風俗當園蔬即此意
也

燕子來舟中作

公大歷四年正月自岳陽之潭州五年春猶在潭州時
卒舟居故于舟中再見燕子

湖南為客動經春燕子銜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識主如今社
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君室何異飄飄托此身暫語船檣還起
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首句寫舟中次句點燕子公舟中作客經兩春矣燕子銜泥
亦兩度矣動字是迅速意猶云動輒經春也公從今憶昔又
想到今嘆光陰之迅正悲客處之久次聯承首二句言燕曾
入我故園得毋嘗識主人乎不然何遠至舟中來看我也旅
客無聊人不能憐公者獨燕耳三聯承上文以起末二
句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室湖南與故園燕與公所共
者就燕而言既識主於故園又銜泥於湖南是處處巢室也
就公而言既作主於故園又為客於湖南是飄飄托身也兩
相比較實無以異公憐燕還自憐也語燕語也檣語船檣即
還起去不似公之繫于舟而不能去也燕去而穿花落水復
銜泥營巢為棲身計不似公之無家可歸也併燕亦不如故
益為沾巾不復憐燕徒自憐矣穿花與首句春字相應落水
與次句銜泥相應益沾巾與首句湖南為客相應

長沙送李十一銜

大歷五年春公在潭州夏避臧玠亂入衡州自潭之衡
欲歸襄陽故下岳陽復次潭也時公卒舟居考公是年
卒詩云朔雲寒菊應是秋盡冬初矣公卒之月不可考
據是詩當卒于冬也

與子避地西康州洞庭相逢十二秋遠愧尚方曾賜履竟非吾
土倦登樓久存膠漆應難並一辱泥塗遂晚收李杜齊名真忝
竊朔雲寒菊倍離憂

首二句與次聯平敘兩康州在同谷縣公于乾元二年秋客秦州十月往同谷縣與李同避地于此避地隱居也今在洞庭相逢自乾元二年己亥至大歷五年庚戌凡十二秋時李必之官公送之因自敘爲官與棄官遠以歲月言時公舟居此身飄泊無定進德拜拾遺時曾家尚方賜履而今若此前後比較景況迥不相同是以愧也竟終也吾土故土也倦懶也王粲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公在長沙終非故土無奈心緒如灰不但上進無志即登樓作賦如王粲之思歸而亦懶也公無日不思歸今云倦乃無聊之憤

詞耳三聯上句承首二句下句承次聯公與李係焉友故曰形漆相交情誼時存於心自避地至相逢業經十二秋故曰久應難並者彼此境地高下懸殊也收髮也鈸也公遠寄他鄉百無所就一身如在泥塗中故曰得年久衰老遂不能飲髮精神而奮飛也本是不收兩回晚者婉詞耳與避迹無端出餞逢之逢字同末二句總承上大結出送字借用泥塗事只取李杜齊名四字而語意各別彼謂泥塗與李杜齊名指李膺杜密此謂李與杜齊名等指李十一杜公自謂曰忝竊者謙已以單李也翔雲寒菊景物極蕭條最足添人憂思時

公已絶望登朝徒見李之超泥塗而去宜其黯然言別望雲者為而倍增離憂也與

杜律疏八卷洗馬劉𣗥之家藏本

國朝紀容舒撰容舒有唐韻考已著錄此書因顧宸所撰辟疆園杜詩註解叢碎太甚又多穿鑿乃汰其蕪雜參以已意以成是編初名杜詩詳解後以所解皆律詩又字字句句備為詮釋體近於疏因改今名焉

讀杜心解六卷首二卷（一）

〔清〕浦起龍撰

遼寧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二年至三年浦氏寧我齋刻本

西河不云乎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聲成文謂之音是故詩之興也心聲之其傳也心宅之作詩讀詩解詩者是物焉千載遇之旦暮也豪釐失之千里也夫鋒麗於及卻及求鋒而尋諸歐治則近而遠之也月入於檻倚檻求月而問諸方空則遠而近之也吾讀杜十年索杜於杜弗得索杜於百氏詮釋之杜愈益弗得旣乃攝吾之心印杜之心吾之心悶悶然而往杜之心活活然而來邂逅於無何有之鄉而吾之解出焉合乎百氏之言十三離乎百氏之言十七合乎合不合乎不合有數存焉於其間吾還杜以詩吾還杜之詩以心吾敢謂信心之

非師心與第懸吾解焉請自今與天下萬世之心乎杜者潔齊相見命曰讀杜心解別爲發凡以繫之

詩運之杜子世運之管子也具有周公制作手段而氣或近於霸詩家之子美文家之子長也別出春秋紀載體材而義乃合乎風

太史公之言曰小雅怨誹而不亂杜集千四百有餘篇大抵皆怨詩也變雅也故其文爲史記之編別而其志則離騷之外篇須識敘不亂處乃得

注與解體各不同注者其事辭解者其神吻也神吻由事辭而出事辭以神吻爲準故體宜勿混而用貴相

顏
騷漢魏中江左諸詩代各有注李善五臣注選解行於
注之中降自唐初以後詩注本漸少大都所謂流連
景光陶寫性靈之什不注可也惟少陵義山兩家詩
非注弗顯注本亦獨多然義山詩可注不可解少陵
詩不可無注竝不可無解

凡注之例三曰古事曰古語曰時事古事古語自魯訔
王洙師氏夢弼之徒援據亦略備矣其謬者牧齋長
孺駁正特多近時仇本搜羅更富然中節採大率本
此三書間有參易論著十得二三耳至時事則例等

於注而義通於解所引用諸書如新舊二史通鑑會
要闕史補明皇雜錄祿山事蹟之類出入比附先後
主奴自錢朱以後諸家依傍黃鶴舊本互相違反其
謬又與宋人等茲焉或仍或改務使本文主意與當
日故實若符節之合水乳之投此中頗費苦心與同
始參半焉

虞山詩論見於鼓吹者嘗言郝本專取注事猶得注家
之遺頗以廖解為多事而其箋杜則解義間綴篇末
至宋氏本亦錯見於節間是仍不廢解說矣此外則
有若演義本義博議愚得會稡胥鈔說詩論文集註
詳注杜通杜臆杜闡杜解杜釋律注律箋律解等書
又青門邵氏旅農俞氏諸評本及唐氏唐詩解顧氏
日知錄沈氏別裁集所論載不下數十種句紬字繹
解乃繁然競起焉雖然杜未有解杜自不亡杜未有
解解猶可不作吾嘗謂杜之禍一烈於宋人之注再
烈於近世之解心解之所為不得已於作也

老杜天姿惇厚倫理最篤詩凡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之間都從一副血誠流出而語及君臣者尤多
虞山輕薄人每及明皇晚節肅宗內蔽廣平居儲諸
事跡率以私智結習揣量周內因之編次失倫指斥

過當纔有作者或附之以揚其波或糾之而不足闡
其口使藹然忠厚之本心千年負疚得罪此老不少
愚不惜刿精畫氣疏通證明者於此益力

昔人云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不可與言杜今且於
開元天寶至德乾元上元寶應廣德永泰大曆三十
餘年事勢胸中十分爛熟再於吳越齊趙東西京奉
先白水鄜州鳳翔秦州同谷成都蜀縣梓閬夔州江
陵潭衡公所至諸地面以及安孽之幽薊肅宗之朔
方吐蕃之西域洎其出沒之松維邠靈藩鎮之河北
一帶地形胸中亦十分爛熟則於公詩亦思過半矣

詩中闌合地志處不可悉數間又涉天官家言注家承
訛於地志十有三四至舉天官等書則不謬者十無
一二矣今地界則取衆於唐書而證之輿圖統志以
求其合天文則取東於晉書蓋晉天文志於諸史最
詳其星象名號與世傳觀象清類所云玆皆脗合歷
歷白榆舉目瞭然也惟傷春詩之執法則指勢星而
言晉志以後無此名叅之石氏星經始定

當時亂端不一其大頭腦前曰安史後曰吐蕃曰藩鎮
他如蜀之徐知道段子璋崔旰湖南之臧玠輩又錯
起其間注家遇說亂處往往東西混淆甲乙面迕此

亦大費攷覈又其時稔亂不已宦豎典兵重帥權輕
守令賢武夫賤儒術勢遣戍困征徭三致意焉最足
攷鏡世變亦特爲捻出

解之爲道先篇義次節義次語義語失而節紊節紊而
篇晦紊斯舛晦斯畔矣而說者每喜摘一句兩句甚
或一兩字别出新論不顧篇幅宗主如何歸宿上下
文勢如何連綴此最害事凡是必痛削之

孔氏序春秋正義曰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理致難
者乃不入其根節誠哉古今義疏之通病也杜自入
蜀以後艱與彌繫不揆檮昧妄意鉤索偏遇艱處負
處不肯一字放過不敢一言牽率蓋每讀一詩必䟽
觀前後數冊而劍通其大致非鑽撥之難而穿穴之
難讀書逞逞如此

凡見解之大反乎舊說者間舉一二相質辯皆最有關
係處也其大槩則直據臆見書之實則苟同者絕少
然雖不舉舊說而拙解獨見處必一一䟽言其故若
曰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律諸
劉炫之攻武庫則孑滋戚已

舊說合者採摭略盡更有幾處經友人酌定及弟手訂
改俱不敢掩爲己功其詩詞明了初學悉能通曉則

不贅一語

注列句下解附篇末體例庶乎不紊引古必載某書遵
往例也然多節文省方幅也再見則更節熟事則全
省他如注本有句解可採亦列句下其篇後總解則
低一格分書

編杜者編年爲上古近分體次之分門爲類者乃最劣
蓋杜詩非循年貫串以地繫年以事繫地其解不的
也余此本則寓編年於分體之中

忽古忽近忽五言忽七言初學觀詩每苦之今統分六
卷一五古二七古三五律四七律五排律六絕句而

每卷篇數不均則竊取詩傳之例各就卷內析之使
稍葉停勻其七排五絕篇數最少則一附卷五之末
一附卷六之前
集既離爲六體而各體纘年大非艸艸萃舊本以編非
其時而詩失其旨者動以百數也道在準居處酌時
事證朋遊得者八九矣其無甚關係無從印合者略
依舊次不敢妄有牽附焉錢氏譏銓次之勞比之戆
鼠食角余則謂汗湯之見特如矮人觀場正未可以
相笑
古人遺集不得以年月限者其故有三生逢治朝無變

故可稽一也居有定處無征途顛迹二也語在當身
與庶務罕涉三也杜皆反是變故征途庶務交關而
可勘而年月昭昭矣惟天寶以前事端未起則不得
混詩亦寥寥
少陵年譜輯自汲公權道魯黃諸家功不可泯行本小
有異同例載卷首今則各依年分重加訂定析置逐
卷之前以便觀省
詩雖編年體各分見則有同時各體詩須彼此參看者
即互注云有某篇見卷幾之幾又恐不能悉備特於
卷首另列編年詩目譜一冊仍序時不序體使身事

世事先後犁然
秦淮海論子美之長格窮蘇李之高妙氣呑曹劉之豪
逸趣包陶阮之沖澹姿兼鮑謝之峻潔態備徐庾之
藻麗凝諸孔子集清任和之大成信乎其爲知言矣
愚又謂子美往體詩不作古樂府及擬古篇最其超
軼羣子處譬則胥董器物肖古便是贋古惟命世豪
傑卓然獨成乃所以爲集大成
篇法變化至杜律而極後人執成法以繩杜如欲懲中
四排比之患而爲前解後解之說者又欲矯兩截判
隔之失而爲七轉八收之說者繫乎未有當也夫杜

一片神行而已烏乎執
法之變既不容以一律繩之乃其連章詩又通各首爲
大片段卻極整齊極完密少陵此體千古獨嚴要其
融貫處在神理在紀法不在字句也前人嘗論及之
但標舉幾字爲串插鉤帶實無當於位置渾成之妙
故不免來世口實
千言數百言長律自杜而闢古今聖手無兩每見名家
評杜至此尤難把鼻其與閒緒論確有稟承者大率
本元氏鋪陳排比之言爲之主張不知鋪陳排比但
可槩長慶諸公鉅篇若杜排之忽遠忽近虛之實之

逆來順往奇正出沒種種家法未許尋行數墨者一
概藩籬也唯絕句詩讓龍標太白獨步杜體自是勍
宗然多疊章而下須通長打片看去才顯眞面目

自昔以攻杜爲快者在宋惟楊大年在明則有王遵巖
愼中鄭善夫繼之郭相奎子章楊用修愼譚友夏元
春之數人者吾不責之而哀之即看翡翠誰掣鯨魚
可笑蚍蜉撼大樹南華老人云朝菌不知晦朔蟪
蛄不知春秋唯不知故不嘿也

題下篇中時載原注公自注也昔人以謂王原叔王彥
輔諸家附益今細繹之僞者文必平順其枯澀者斷

屬的筆悉照原文登錄坊本多任意削去或混列注
中俱非體

今本於古體詩多將原句顛倒看來顛倒處反覺文法
減致茲悉訂正又集中有一二長題諸本亦輕爲改
竄愚不敢從

宋元諸刻傳寫字樣互有不同舊本刻某一作某最稱
得體茲兩存之其決定譌易者則汰去

蔡傅卿[illegible][illegible]別爲逸詩一卷蓋以載後來增[illegible]諸詩
若下園吳若員安宇裴煜輩所收是也錢朱因之仇
則編入正集今從仇例但仇本太無分辨今於題下
明注集外二字庶不盡失其舊

一書有圈點鉤勒始自前明中葉選刻時文陋習然行閒
字裏觸眼特爲爽豁故倣而用之但鉤勒秖可施之
長古長排彼八句亦截者非法也又如轉韻古風自
宜依韻分截節族天然否則使讀者縮脚停聲攔腰
換調多少不自在

杜集中有同人酬唱詩舊本附載悉如李集大書之例
頗似不辨主客茲則低一格分書載本篇詩解後

一集後有賦讚表狀策問記述說文碑誌一卷凡三十餘
篇或且不能悉舉其名矣今按諸篇於集中詩多有

關會者亦用附載酬唱詩例分錄詩篇之後各以類
從學者或反因參攷詩義遂一覽似爲兩得此皆
別立義例世或不病余妄

世既崇尚韓柳八家於三唐人古調別調之文不彈久
矣杜賦直追漢魏其襍文拙趣橫生最古最別然而
人非屈到強與薦芰搖手去之矣故雖意有獨賞槩
不詮釋論列

唐宋元明以來序記題咏及詩話積册盈寸不復贅錄
秖錄舊書新書本傳兩篇并元微之誤工部墓係銘
一篇刻諸卷端

去者其達矣後世誰相知定文業也有猜焉小兒喜強作解事敢云往哲功臣秖益名流罪我揭來公案罕襲舊窠勉就閑雕徧呈生面文章有神交有道誰得其皮與其骨茫茫千載眇眇予懷吾恐乎使正之世豈無惠教者

事始辛丑夏五期而藁削又八月而藁一易又十一月藁再易寒暑晦明居遊動息必於是焉勿敢廢也龍也十蹶蹶霜雙凋鬢雪搦攡時文分張兒輩乃者杜家驥子行居再索身共我長夭同潘瘞每一念及輒復潛然（仲兒敬輿字又陸頗能文今春病殁年二十二）閉戶縶歲終無送窮之方

斷手茲晨轉益斂愁之具虞卿著書不其然乎

皇帝雍正二年歲在閼逢執徐陽月哉生明無錫前礀後學浦起龍二田氏寧我齋謹書

舊唐書文苑本傳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當在開元末）應進士不第天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軍（當云右衛率府胄曹）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河西（時未嘗到河西）謁肅宗於彭原（謁於鳳翔非彭原也）拜右（當作左）拾遺房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為刺史出甫為華州司功參軍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

州同谷縣（成州之上。隴去秦州）自負薪採梠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公不赴功曹之命係代宗廣德元年居梓閬間事在嚴武初鎮既罷再鎮未來之間）上元二年冬黃門侍郎鄭國公嚴武鎮成都（武凡兩鎮成都其在上元二年則以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兼除西川至以黃門侍郎[illegible]乃代宗[illegible]）奏為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illegible]）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器度恃恩放恣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為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公之去蜀東行以公詩證之當在嚴武未卒之前）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

遊東蜀依高適（時適已官京朝不在東蜀公亦必未依適）既至而適卒是歲崔寧（即崔旰）殺
英乂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荊楚（去蜀後居夔首尾二年史漏）
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朱注云其時江陵無亂）乃泝沿湘流遊衡
山寓居耒陽（自衡往郴舟泊耒陽耳未嘗寓居也）甫嘗遊岳廟爲暴水所阻（阻水不在岳廟）
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曆五年）
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此說出於唐小說家不可信當以公詩正之辯詳詩解）時年
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業自
耒陽遷甫之柩（元氏誌墓係無自耒陽之文）歸葬於偃師西北首陽山之前
天寶末詩人甫與李白齊名而白自負文格放達譏甫齷
齪有飯顆山頭之嘲誚（唐本事詩云太白戲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

（蓋譏其拘束也朱注謂飯顆詩太白集不載容齋隨筆亦有疑之）元和中詞人元稹論李杜之優劣（文詳元稹之墓係銘敘今另載）自後屬文者以稹論爲是甫有集六十卷

新唐書本傳

甫字子美少貧不自振客吳楚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
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載玄宗朝獻太清
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朱氏曰獻賦在天寶十載新史誤）帝奇之使待制集
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
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臣恕預以來承儒守官
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
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
天子哀憐之若令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
作雖不足鼓吹六經先鳴諸子至沉鬱頓挫隨時敏給揚
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
子入蜀甫避走三川（仇注云三川縣屬鄜州）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
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
爲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
言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鎬曰甫若
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琯宰相子少自樹立爲
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琯才堪公輔陛下果委而相之觀
其深念主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廷蘭託琯

門下貧疾昏老依倚爲非琯愛惜人情一至玷污臣歎其
功名未就志氣挫衄覬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涉
近訐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
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
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朱氏曰孺弱餓死乃天寶十四載[illegible]）出爲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公以東都遭亂故鄉不可歸）
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
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此二句當在往依焉之下）會嚴武節度劍南
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爲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褊

躁傲誕嘗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
若不爲忤中銜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
門武將出冠鉤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朱氏
曰此說出雲溪友議不可信舊書曰以甫詩攷之嚴武未鎮蜀章彝已入覲史當失之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
夔間[illegible]大曆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
山因客耒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
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此段之誤與舊史同年五十
九甫放曠不自檢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李白齊
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
古人莫測也數嘗寇亂挺節無所汙爲歌詩傷時橈一作弱

情不忘君人憐其忠云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
相矜至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
競相沿襲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
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
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丐後人多
矣故元稹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
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昌黎韓愈於文章慎許
可至於歌詩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誠可信云
二史並有沿譌篇中第摘其數處不詳辯也讀公詩者留心檢覈當自得之
元稹誤唐故檢校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江陵士曹時作

敍曰余讀詩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
時君臣以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
尼緝合選練取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餘無聞焉
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擬秦漢
已還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頌諷賦曲度嬉戲
之詞亦隨時間作至漢武帝賦柏梁詩而七言之體興蘇
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爲五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
音亦襍而詞意簡遠指事言情自非有爲而爲則文不妄
作建安之後天下文士遭罹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爲文
往往橫槊賦詩其遒壯抑揚冤哀悲離之作尤極於古晉

世風槩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子以簡慢歙習舒徐
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爲高蓋吟寫性靈流連
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固無取焉陵遲至於梁陳淫豔刻
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所不取也唐興官學大振
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
謂之爲律詩由是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莫不好古者
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
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閒暇則纖濃莫備至于子美蓋
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
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

專矣使仲尼鍛其旨要尚不知貴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無可無不可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是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余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模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予嘗欲條析其文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準特病懶未就耳適遇子美之孫嗣業啟子美之柩襄祔事於偃師途次於荆雅知余愛言其大父之為文拜余為誌辭不能絕余因係其官閥而銘其卒葬云係曰昔當陽成侯

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藝令於鞏依藝生審言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右衛率府胄曹屬京師亂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劒南節度嚴武狀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匄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維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陽之山前嗚呼千載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

卷首上

讀杜心解總目

杜氏世系表畧

遠祖 預 晉當陽成侯

二代 錫　躋　耽　尹 晉弘農太守

三代 綝 奉朝請　弼

唐世譜杜氏襄陽人舊譜據唐書世系表書杜氏之支尹爲襄陽派之所自乃系此代於尹下似非無據也本前之今存之

舊譜綝之下四代譽五代標六代冲七代洪泰八代顥顒之下系以叔毗錢箋據北周書杜叔毗傳叔毗之祖乾光父漸非洪泰顥也則上兩代[illegible]非矣並並缺之又按本集文當陽君十三葉孫甫之文舊譜又多一代不敢多甚

四代　五代

六代 乾光 宋司徒右長史

七代 漸 梁邊城太守

八代 叔毗 北周硤州刺史見周書孝義傳

九代 某 隋河內司功參軍　某 名未知諱爲

十代 依藝 唐鞏縣令 監察御史　某

十一代 審言 修文館學士 膳部員外郎　易簡

十二代 閑 朝議大夫兗州司馬 奉天令　并　專　登

十三代 甫

十四代 宗文 宗武

十五代 嗣業

少陵編年詩目譜

無錫前𫷷浦起龍二田　編

同學　王聯曾縱笙
　　　蔡名烜暘谷　校

同懷　起麟三王

進近體裁另分各種既不病其奪倫遷流人事義取互相或頗嫌乎離太將以還詩史之面目厥惟寫年譜於篇題若綱在網其比如櫛爲便讀計則古律錙六集屈然案部就班爲尚論資則系肅代三朝從此裁凡起例

作編年詩目譜

玄宗開元間

二十四年後 公年二十五下第遊齊趙。無遊趙詩但有齊魯間詩亦約略相附

望嶽 一之一　　登兗州城樓 三之一

題張氏隱居二首 其一四之一 其二三之一

劉法曹鄭瑕丘石門宴集 三之一

與任城許主簿遊南池 三之一

對雨書懷走邀許主簿 三之一

巳上人茅齋 三之一　　房兵曹胡馬 三之一

畫鷹 三之一

開元二十九年至天寶三載

此四年 俱在東都。公有舊廬在河南偃師縣曰陸渾莊後有詩又云土婁莊室即一處

遊龍門奉先寺 一之一　　過宋員外之問莊 三之一

天寶初南曹舅於太夫人堂下壘土爲山 三之一

龍門 三之一　　夜宴左氏莊 三之一

贈李白 一之一　　重題鄭氏東亭 三之一

天寶四載

是年 再遊齊州

臨邑舍弟書至苦雨黃河泛溢 五之一

陪李北海宴歷下亭 一之一

同李太守登歷下新亭 一之一

天寶五載至十三載

此九年 俱在長安○六載應詔李林甫下之八載間至東都十載進三大禮賦命待制集賢院十一載名試文章參列選序十三載進封西嶽賦○長安少陵原公亦有舊業○關寶間詩於全集不過十分之一有不得專繫某年者

送張叅軍赴蜀因呈楊侍御 三之一
贈陳二補闕 三之一　醉歌行 二之一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二之一
秋雨歎三首 三之一　九日寄岑參 一之一
苦雨寄隴西公 一之一　魏將軍歌 二之一
故武衛將軍挽詞三首 三之一
承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 五之一
奉贈太常張卿 五之一　示從孫濟 一之一

天寶十四載

是年 在長安秋往奉先白水遂置家奉先尋還京授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胄曹參軍冬又赴奉先○是冬安祿山反

上韋左相二十韻 五之一
送蔡都尉還隴右因寄高書記 五之一
夜聽許十一誦詩 一之一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一之一
夏日李公見訪 一之一　天育驃圖歌 二之一
沙苑行 二之一　驄馬行 二之一
後出塞五首 一之一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 一之一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三之一
橋陵詩三十韻 五之一
奉先劉少府山水障歌 二之一

官定後戲贈 三之一　去矣行 二之一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一之一
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 一之一

肅宗至德元載 即天寶十五載

是年 往來白水奉先鄜州移家寓鄜六月長安陷玄宗幸蜀七月肅宗即位靈武公自鄜出陷賊中羈長安

蘇端薛復筵醉歌 二之一　晦日尋崔戢李封 一之一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 一之一
白水崔翁高齋 一之一　三川觀水漲 一之一
哀王孫 二之一　悲陳陶 二之一
悲青坂 二之一　避地 三之一

送靈州李判官 三之一　月夜 三之一
對雪 三之一

至德二載

春 陷長安賊中

元日寄韋氏妹 三之一　得舍弟消息二首 三之一
憶幼子 三之一　遣興 五之一
一百五日夜對月 三之一　春望 三之一
塞蘆子 一之一　哀江頭 二之一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一之一
雨過蘇端 一之一　喜晴 一之一

苦竹 三之二　除架 三之二
廢畦 三之二　夕烽 三之二
秋笛 三之二　空囊 三之二
病馬 三之二　蕃劍 三之二
銅缾 三之二　昔遊 一之三
佳人 一之二　月夜憶舍弟 二之二
天末懷李白 三之二　夢李白二首 一之二
有懷台州鄭十八 一之二　所思 三之二
秦州見勑目薛璩畢曜遷官三十韻 五之二
寄高使君岑長史三十韻 五之三

寄賈司馬嚴使君五十韻 五之二
寄張山人彪 五之二　即事 三之二
遣興三首 一之二　遣興三首 一之二
遣興五首 一之二　遣興五首 一之二
遣興二首 一之二　送遠 三之二
十月 赴同谷
別贊上人 一之二　兩當縣吳侍御宅 一之二
發秦州 一之三　赤谷 一之三
鐵堂峽 一之三　鹽井 一之三
寒峽 一之三　法鏡寺 一之三

青陽峽 一之三　龍門鎮 一之三
石龕 一之三　積草嶺 一之三
泥功山 一之三　鳳凰臺 一之三
乾元中寓同谷作歌七首 二之二
萬丈潭 一之三
冬晚 自同谷入蜀至成都
發同谷縣 一之三　木皮嶺 一之三
白沙渡 一之三　水會渡 一之三
飛仙閣 一之三　五盤 一之三
龍門閣 一之三　石櫃閣 一之三

桔柏渡 一之三　劍門 一之三
鹿頭山 一之三　成都府 一之三
酬高使君相贈 三之二
上元元年
是年 在成都卜居城西浣花溪營草堂冬晚間至新津
卜居 四之一
王司馬弟遺營草堂貲 三之二
蕭明府處覓桃栽 六之下　從韋明府處覓緜竹 六之下
憑何少府覓榿木栽 六之下
詣徐卿覓果栽 六之下

憑韋少府覓松樹子栽 六之下
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盌 六之下
蜀相 四之一　梅雨 三之二
江漲 三之二　爲農 三之二
有客 四之一　賓至 三之二
狂夫 四之一　田舍 三之二
江邨 四之一　恨別 四之一
野老 四之一　雲山 三之二
遣興 三之二　遣愁 三之二
杜鵑行 二之二　又一首 二之二

戲韋偃爲雙松圖歌 二之二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二之二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 二之二
北隣 三之二　南隣 四之一
過南隣朱山人水亭 三之二
因崔侍御寄高彭州 六之上
贈蜀僧閭丘師 一之三　泛溪 一之三
出郭 三之二　散愁二首 三之二
建都十二韻 五之二　奉簡高使君 三之二
和裴廸登新津寺 三之二　邨夜 三之二

西郊 三之二　寄楊桂州譚 三之二
至後 四之一
和裴廸登蜀州東亭逢早梅 四之一
暮登四安寺鐘樓 四之一　寄贈王將軍承俊 三之二

上元二年

是年 居草堂間至新津青城○時成都無可倚仗往來謀食

奉酬李都督早春作 三之二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三之二
遊修覺寺 三之二　後遊 三之二
遣意二首 三之二　漫成二首 三之二

客至 四之一　絕句漫興九首 六之下
春夜喜雨 三之二　春水 三之二
春水生二絕 六之下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四之二
江亭 三之二　早起 三之二
落日 三之二　可惜 三之二
獨酌 三之二　徐步 三之二
寒食 三之二　贈別何邕 三之二
石鏡 三之三　琴臺 三之三
水檻遣心二首 三之三　朝雨 三之三

晚晴 三之三　高枏 三之三
惡樹 三之三　進艇 四之一
一室 三之三　所思 四之一
聞斛斯六官未歸 三之三
赴青城縣寄陶王二少尹 三之三
野望過常少仙 三之三　丈人山 二之二
寄杜位 四之一　送韓十四江東省覲 四之一
送裴五赴東川 三之三　少年行二首 六之下
少年行 六之下　枏樹爲風雨所拔歎 二之二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二之二

石筍行 二之二　石犀行 二之二
逢唐興劉主簿 三之三　敬簡王明府 三之三
重簡王明府 三之三　百憂集行 二之二
徐卿二子歌 二之二　戲作花卿歌 二之二
贈花卿 六之下　贈虞十五司馬 五之二
病柏 一之三　病橘 一之二
枯棕 一之三　枯枏 一之三
不見 三之三　草堂卽事 三之三
徐少尹見過 三之三
范員外吳侍御枉駕闕展待 三之三

王侍御許攜酒至草堂請邀高使君同到 四之一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 三之三
陪李司馬觀造竹橋 四之一
觀橋成有述呈李司馬 三之三
李司馬橋了高使君自成都回 六之下
得廣州張判官書使還以詩代意 三之三
魏侍御就敝廬相別 三之三
代宗寶應元年 四月以前尚繫肅宗
正二月 居草堂
絕句 六之上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六之下
贈別鄭鍊赴襄陽 三之三　重贈鄭鍊絕句 六之下
廣州段功曹到得楊五書 三之三
送段功曹歸廣州 三之三　江頭五詠 目在後
丁香 一之三　麗春 一之三
梔子 三之三　鸂鶒 三之三
花鴨 三之三　野望 四之一
堂成 四之一　畏人 三之三
屏跡三首 前一首一之三 後二首三之三
春晚至夏 嚴武自東川移成都，公依焉，亦居草堂。

春夏秋 在梓州閬往還梓漢州○是春僕固懷恩奏以降將河北權命如此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三之三
送司馬入京 三之三　遠遊 三之三
柳邊 三之三　花底 三之三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 二之二
奉送崔都水翁下峽 三之三
鄭城送李判官武判官赴成都 三之三
題鄭原郭明府屋壁 三之三
涪江泛舟送韋班歸京 三之三
泛舟送魏倉曹還京 三之三

送路侍御入朝 四之一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 四之一
泛江送客 三之三　雙燕 三之三
百舌 三之三　登牛頭山亭子 三之三
上牛頭寺 三之三　望牛頭寺 三之三
上兜率寺 三之三　望兜率寺 三之三
甘園 三之三
陪李王蘇李四使君登惠義寺 三之三
惠義寺送王少尹得峰字 三之三
惠義寺送辛員外 六之下　又送 四之一
數陪李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二首 三之三

送何侍御歸朝 三之三
江亭送辛別駕得蕪字 三之三
行次鹽亭縣聊題四韻 三之三
倚杖 三之三
巴西驛觀江漲呈竇使君二首 三之三
又呈竇使君 三之三
陪王漢州泛房公西湖 三之三
舍楊梓州 六之下　得房公池鵝 六之下
舟前小鵝兒 三之三　官池春雁二首 六之下
漢川王録事宅作 三之三　投簡梓州幕府 六之下

短歌行送祁録事 二之二　送韋郎司直歸成都 三之三
寄題江外草堂 一之三
送王判官還黔中得開字 四之一
陪章留後宴南樓得風字 五之二
臺上得涼字 三之三
陪章留後餞嘉州崔都督 五之二
喜雨 一之三　述古三首 一之三
章梓州水亭 三之三
章梓州橘亭餞竇少尹得涼字 四之一
隨章留後新亭會送諸君 三之三

送竇九歸成都 三之三　戲作上漢中王二首 六之下
客舊館 三之三　有感五首 三之三
棲拂子 一之二　送陵州路使君之任 五之二
送元二適江左 三之三　與嚴二郎奉禮別 五之三
九日 四之一
秋冬之交 適劍州○是冬吐蕃陷京師帝幸陝州又陷蜀之松維保三州時高適刺成都
薄遊 三之三　薄暮 三之三
閬州送二十四舅自京赴青城 三之三
王閬州筵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五之三
閬州東樓送十一舅往青城 一之三

放船 三之三　嚴氏溪放歌行 二之三
贈韋贊善別 三之三　愁坐 三之三
警急 三之三　王命 三之三
征夫 三之三　西山三首 三之三
對雨 三之三　遣憂 三之三
巴山 三之三
冬晚 自蜀還梓
發閬中 二之二　贈裴南部 五之二
天邊行 二之二　冬狩行 二之三
山寺 一之三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二之二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 一之三
早花 三之三　歲暮 三之三
江陵望幸 五之二
廣德二年
春首 復往閬○蓋已於上年冬還京閬州將適至春始得信○至是東遊之意已決
傷春五首 五之二　送李卿曄 三之三
城上 三之三　收京 三之四
巴西聞收京闕送班司馬入京 三之四
釋悶 五之末　憶昔二首 二之二
閬山歌 二之二　閬水歌 二之二

贈別賀蘭銛 一之四
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 三之四
陪王使君晦日泛江二首 三之四
泛江 三之四　暮寒 三之四
遊子 三之四　滕王亭子二首 其一四之一 其二三之四
玉臺觀二首 其一四之一 其二三之四　奉寄章侍御 四之一
南池 一之四　奉寄別馬巴州 四之一
將赴荊南寄別李劍州 四之一
二月至夏首 嚴武復爲東西川公不果東下還成都
奉待嚴大夫 四之一　渡江 三之四

正月三日歸溪上簡院内諸公 三之四
敝廬遣興奉寄嚴公 五之二
除草 一之四　營屋 一之四
長吟 三之四　春日江邨五首 三之四
春遠 三之四　絶句三首 六之上
三韻三首 一之四　莫相疑行 二之二
赤霄行 二之二

春夏間 離蜀南下至戎至渝至忠等州○此行當在嚴武未卒之前

去蜀 三之四　宿青溪驛懷張員外 一之四
狂歌行贈四兄 二之二

承聞故房相靈櫬歸葬二首 三之四
宴戎州楊使君東樓 三之四
喜雨 三之四
渝州候嚴侍御不到先下峽 三之四
宴忠州使君姪宅 三之四　聞高常侍亡 三之四
禹廟 三之四　題忠州龍興寺院壁 三之四
哭嚴僕射歸櫬 三之四　旅夜書懷 三之四

秋冬 下雲安○時西戎吐蕃入寇京師戒嚴蜀又有崔旰等之亂

撥悶 四之二　放船 三之四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 三之四

答鄭十七郎一絶 六之上　別常徵君 三之四
長江二首 三之四　懷錦水居止二首 三之四
將曉二首 三之四　青絲 二之二
三絶句 六之下　遣憤 三之四
十二月一日三首 四之二　又雪 三之四

大曆元年

春首 在雲安

雨 三之四　南楚 三之四
水閣朝霽簡雲安嚴明府 一之四
杜鵑 一之四　子規 三之四

石硯 一之四　贈鄭十八賁 一之四
別蔡十四著作 一之四　客居 一之四
客堂 一之四　寄常徵君 四之三
寄岑嘉州 五之末　存歿口號二首 六之下

春以後 自雲安至夔州據年譜祇寓西閣然其先不言他寓恐到夔未久即居之○此行一留雲安再留夔府久究其離蜀初意本欲出峽也

船下夔州雨溼不得別王判官 三之四
移居夔州作 三之四　引水 二之二
示獠奴阿段 四之二　曉望白帝城鹽山 三之四
上白帝城 三之四　上白帝城二首 五之一
陪諸公上白帝城宴越公堂 五之三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二之三
奉送蜀州柏別駕將命赴江陵因示從弟位 四之二
寄杜位 三之五　瀼西寒望 三之五

大曆二年

春初 在西閣
立春 四之二　愁 四之二
江梅 三之五　庭草 三之五
鸚鵡 三之五　孤雁 三之五
鷗 三之五　猿 三之五
麂 三之五　雞 三之五
黃魚 三之五　白小 三之五
老病 三之五　雨 三之五
晴二首 三之五　寄從孫崇簡 五之末
奉送韋中丞赴湖南 三之五
別崔潩因寄薛據孟雲卿 三之五
寄薛郎中璩 一之五　送王十六判官 三之五
王十五閣前會 三之五
崔評事許相迎不到戲簡 四之二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四之二
晝夢 四之二　暮春 四之二

讀杜心解 卷首下 目譜 寧我齋

即事 四之二　懷灞上遊 三之五
熟食日示宗文宗武 三之五
又示兩兒 三之五

三月至秋 遷居赤甲尋移瀼西。

赤甲 四之二　入宅三首 三之五
卜居 三之五
暮春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三之五
過客相尋 三之五　豎子至 三之五
江雨有懷鄭典設 四之二　雨不絕 四之二
灩澦 四之二　得舍弟觀書 三之五
喜觀即到復題二首 三之五
舍弟觀歸藍田迎婦送示二首 三之五
承聞河北節度入朝口號十二首 六之下
晚登瀼上堂 一之五　園 三之五
歸 三之五
聞惠二過東溪特一送 三之五
園官送菜 一之五　園人送瓜 一之五
柴門 一之五　槐葉冷淘 一之五
上後園山脚 一之五　月三首 三之五
季夏送鄉弟韶陪黃門從叔朝謁 四之二

刈稻了詠懷 三之六　簡吳郎司法 四之二
又呈吳郎 四之二　晚晴吳郎見過北舍 三之六
九日五首 其一四之二其二其三三之五 其四五之三其五以登高足之
登高 四之二　寒雨朝行視園樹 五之三
傷秋 五之三　覃山人隱居 四之一
秋峽 三之六　秋清 三之六
峽隘 三之六　曉望 三之六
搖落 三之六　日暮 三之六
耳聾 三之六　即事 四之二
大曆二年九月三十日 三之六

十月一日 三之六　孟冬 三之六
獨坐二首 三之六　悶 三之六
返照 三之六　向夕 三之六
晚 三之六　暝 三之六
夜 三之六　雲 三之六
雷 三之六　朝二首 三之六
夜二首 三之六
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 三之六
大覺高僧蘭若 二之三　謁眞諦寺禪師 三之六
奉送卿二翁統軍還江陵 三之六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二之三
虎牙行 二之三　錦樹行 二之三
自平 二之三　寄裴施州 二之三
鄭典設自施州歸 一之六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二之三
寫懷二首 一之六　柳司馬至 五之三
別李義 一之六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一之六
送田四弟將命起居江陵節度 三之六
奉賀陽城郡王太夫人加鄧國 五之三
玉腕騮 三之六　寄柏學士林居 二之三

題柏學士茅屋 四之二
題柏大兄弟山居二首 三之六
白帝樓 三之六　白帝城樓 三之六
有歎 三之六　江漲 三之六
舍弟觀取妻子到江陵喜寄三首 四之二
夜歸 二之三　晚晴 二之三
復陰 二之三　前苦寒行二首 二之三
後苦寒行二首 二之三
續得觀書迎就當陽正月出峽 五之三
大曆三年

春夏 正二月在夔三月出峽至江陵

元日示宗武 五之四　又示宗武 五之四

遠懷舍弟穎觀等 五之四　太歲日 五之四

人日二首 其一三之六 其二四之二

喜聞盜賊總退口號五首 六之下

送大理封主簿親事不合卻赴通州 五之四

將別巫峽贈南卿果園 五之四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 一之六

巫山縣唐使君宴別題於屋壁 三之六

遠遊 三之六　歸雁 三之六

歸雁 六之下

春夜峽州田侍御留宴 三之六

行次古城店呈江陵幕府 五之四

泊松滋江亭 三之六　湯成一首 六之下

大曆三年春出峽將適江陵漂泊有詩 五之四

乘雨入行軍六弟宅 三之六

上巳日徐司錄林園宴集 三之六

宴胡侍御書堂 三之六

書堂飲既夜復下馬月下 六之下

奉送蘇州李長史之任 五之四

暮春江陵送馬卿恩命赴闕 五之四

和江陵宋少府同諸公及舍弟宴書齋 三之六

暮春陪李尚書李中丞過鄭監湖亭 三之六

宇文晁崔彧重泛鄭監前湖 四之二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二之三

憶昔行 二之三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御衣 二之三

寄李員外布十二韻 五之四

夏日楊長寧宅送崔常入京 三之六

水宿遣興奉呈羣公 五之四

夏夜李尚書筵送宇文石首聯句 五之四

多病執熱懷李尚書 四之二

遣悶 三之四　江邊星月二首 三之六

舟月對驛近寺 三之六　舟中 三之六

江陵節度新樓成嚴判官同作 四之二

又作此奉衛王 四之二　秋日荊南述懷 五之四

秋日送薛明府奉寄薛尚書 五之四

江漢 三之六　地隅 三之六

暮歸 四之二

秋 移居公安

舟出江陵寄鄭少尹 五之四
移居公安山館 三之六　移居公安贈衞大郎 五之四
哭李尚書 五之四　重題 三之六
哭李常侍嶧二首 三之六
官亭夕坐戲簡顏少府 三之六
醉歌行贈顏少府請顧八題壁 二之二
送顧八分適洪吉州 一之六
公安送韋少府匡贊 四之二
公安縣懷古 三之六　呀鶻行 二之三
宴王使君宅二首 三之六
公安送李晉肅入蜀余下沔鄂 三之六
留別公安大易沙門 四之二
冬晚之岳州自是不常所處舟居爲多
別董頲 一之六　別張十三建封 一之六
曉發公安 四之二　發劉郎浦 二之三
久客 三之六　冬深 三之六
夜聞觱篥 二之三　歲晏行 二之二
泊岳陽城下 三之六　纜船苦風戲簡鄭判官 三之六
登岳陽樓 三之六

大曆四年

是年 自岳之潭州尋之衡州又回潭州○年譜有在衡畏熱回潭之文潭衡相遠不遠氣候未必大殊其說不允蓋回潭本不欲留欲北還而不果耳

陪裴使君登岳陽樓 三之六
發白馬潭 三之六　南征 三之六
歸夢 三之六　過南嶽入洞庭湖 五之四
宿青草湖 三之六　宿白沙驛 三之六
湘夫人祠 三之六　祠南夕望 三之六
野望 三之六　清明二首 五之末
嶽麓山道林二寺行 五之末
酬郭十五判官 四之二　發潭州 三之六
雙楓浦 三之六　入喬口 三之六
銅官渚守風 三之六　北風 五之四
上水遣懷 一之六　遣遇 一之六
早行 一之六　解憂 一之六
宿鑿石浦 一之六　過津口 一之六
次空靈岸 一之六　宿花石戍 一之六
次晚洲 一之六　早發 一之六
詠懷二首 一之六　望岳 一之六
衡州送李大夫赴廣州 三之六
湘江宴餞裴端公赴道州 一之六
江閣對雨懷行營裴端公 三之六

大曆五年
春 在潭州。

夏 潭有臧玠之亂，避入衡州。欲如郴州，依舅氏崔偉，至耒陽不果。

舟中苦熱呈陽中丞簡臺省諸公 一之六

秋冬之間 由湖欲北還未遂竟以旅卒年五十九。

過洞庭湖 三之六　長沙送李十一 四之二

暮秋將歸秦留別湖南親友 三之六

風疾舟中伏枕呈湖南親友 五之四

訂少陵詩曰譜成客有諗於余曰昔先正之緒言予亦有聞乎年經月緯若親與子美游從而籍記其筆札者近於愚矣牧齋氏之說也其詩必繫某年則拘固可笑長孺氏之說也吾子畢力於杜頗指抉諸書之紕繆而躬蹈兩家之詆訶不亦與於愚且固之甚者乎余應之

曰有是哉雖然子輿氏蓋嘗言之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新舊書本傳釋焉不精語焉不詳賴其自壯而老發憤好論事一撝序於詩所言類皆摧腕時艱動心形要其諸留題贈處之作亦必根極於掌故而論著其土風是使讀者指事以麗辭察辭以辯志得有所據以要其會而不迷則少陵爲詩不啻少陵自爲譜矣昔者汲公魯黃諸君子勾稽貫穿作爲年譜功亦不細特其間舛盭橫陳有待來者之是正爾乃議者但襲宋儒論小序之餘旨交口相誚讓彼舛盭之不問

而愚固是懲詎知纘年不的則徵事錯事錯則義不可解義不可解則作者之志與其辭俱隱而詩壞有生而不識日者方且奮然援筆而直之揆厥所由誰執其咎其亦有無關事會强附而成未盡允然齊宋東西京之詩之不爲秦成秦成之不爲蜀與夔蜀與夔之不爲荆湖書然也於此等處略準舊編類相從年相比如是焉又奚取譏之有且夫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用之名法則太覈不用之文章則太疎少陵之詩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會寄焉者也其地其時全局可覆顧以儱侗爲圓融爲通脫游光掠影於少陵未有處也然且揩揩

焉箋之而註之其不比於詭億射意也幾何矣夫游光掠影害如是止爾而又不憚煩而每卷卷首標某時某地作後之人據爲定本傳以曲說如前後出塞之害於其志留花門傷春有感之害於其辭若斯之類指不勝屈始於摸稜卒於捫籥捐肩求道夫誰使正之哉若乃行世諸刻譜自譜詩自詩是謂見譜不見詩離固雙美合非兩傷孰便孰不便將無同吁余則爲勞人蘄免於愚且固焉庸可得乎客聞之軒渠以去

讀杜提綱

杜集不應稱艸堂，艸堂特流寓之一，該不得此老一生。

讀杜逐字句尋思了，須通首一氣讀；若一題幾首，再連章一片讀；還要判成片工夫，全部一齊讀。全部詩竟是一索子貫。

讀杜須耐拙句、率句、很句、質實句、生硬句、麤糙句。

天寶間詩，大抵喜功名、憤遇蹇、憂亂萌，三項居多。

玄肅之際多微辭，讀者要屏去逆料意見、腹誹意見、追咎意見。老杜愛君，事前則出以憂危，遇事則出以規諷，事後則出以哀傷，這裏蹉一鍼，厚薄天淵。

客秦州，作客之始。當日背鄉西去，為東都被兵，家毀人散之故。河北一日未蕩，東都一日不寧，曉此，後半部詩了了。

本傳、舊譜竝說是關輔饑，沒交涉。

蜀中詩，只劒外官人冷一句，蓋卻設不遇嚴武，蚤已東下。

夔州詩，口口只想出峽；荊州、湖南詩，口口只想北還。

說杜者動云每飯不忘君，固是。然只恁地說，篇法都壞。試思一首詩本是貼身語，無端在中腰夾插國事，或結尾拖帶朝局，沒頭沒腦，成甚結構？杜老卻不然，譬如恨別詩，聞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是望其埽除禍本，為還鄉作計。出峽詩，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摶扶，是言國亂尚武，恥與甲卒同列，因而且向東南。以此推之，慨世還是慨身。太史公屈平傳謂其繫心君國，不忘欲反，冀君之一寤，俗之一改也。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數語正躅着杜氏鼻孔，益信從前客秦州之始，為寇亂，不為關輔饑，原委的然。

代宗朝詩，有與國史不相似者。史不言河北多事，子美日日憂之；史不言朝廷輕儒，詩中每每見之。可見史家只載得一時事蹟，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若拈了死句，苦求證佐，再無不鑿。

杜詩合把做古書讀，小年子弟，揀取百篇，令熟復，性情自然誠懇，氣志自然敦厚，胸襟自然闊綽，精神自然鼓舞。讀杜不顯是學作詩。

姪芳體蘭潔校刊

卷首下

〔參乃西雲士卒望指斧什二三。〕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七章言戍守也。戍守則須城築，城築必依山險。三四寫衝寒陟危之苦，設色蒼慘。邊庭之苦極矣，苦極故思家也。六親之念，前已丟開，此又提起，有雪舞飄風之致。龍門云：人窮則反本。鏡東山之詩，即此爲變風矣。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爲我奔。虜其名王歸〔漢書注：名王謂有大名，以別於諸小王也。〕，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八章言戰陣也。起二彼勢之寇，三四我軍之勇，劍纔動而奔者已奔，繫者已繫，筆妙正在不費張皇。結語翛然以遠，卻爲下章引脈。○名王繫頸，懸擬以壯軍志也。錢箋引燕將張守珪誘殺奚契丹事以實之，兩地相懸，毫無干涉。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中原

有鬭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

卒章說到論功處，接前章潛身何論來。他手至是定用冀勳進爵等語，求爲不合體也。不知如此則下以啓軍士倖功之心，即上益以長人君喜功之志，而前所云開邊何多、豈在多殺者，不復相顧，而規諷之意隱矣。公則以超語涉之，曰十年寸功，得失之相懵無幾也；曰苟得，蓋同誇大之初念頓消也。內地且將致亂，還宜大度包荒；遠志不妨固窮。向是收心妙訣，此正明皇蹉悲中一服清涼散也。舊說謂爲冒功者發，尚是皮相。至說云行伍中安得有此人，直癡人說夢耳。○漢魏以來詩，一題數首，無甚銓次，少陵出而章法一線，如此九首，可作一大篇轉韻詩讀。

同諸公登慈恩寺塔〔原注：時高適、薛據先有作。○兩京新記：京城東慈恩寺西院浮圖六級，高三百尺，沙門玄奘所立。○天寶之季作。〕

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兹翻百憂。方知象教力，足可追冥搜。仰穿龍蛇窟，始出枝撐幽。七星在北戶〔指北斗。〕，河漢聲西流〔天漢秋漸轉西，聲字借用。〕。羲和鞭白日〔楚辭注：羲和，日御也。〕，少昊行清秋〔[illegible]帝少昊。〕。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illegible]涇渭大川。〕。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迴首叫虞舜，蒼梧雲正愁〔[illegible]〕。惜哉瑤池飲，日晏崑崙丘〔[illegible]〕。黃鵠去不息，哀鳴何所投？君看隨陽雁，各有稻粱謀。

詩本用四句領起，次敘所見，後言所感也。然亂源已兆，憂患填胸，觸境即動，衹一凭眺間，覺山河無恙，塵昏滿目，於是追想國初政治之隆，預憂日後荒淫之禍，而有高舉遠患之思焉。○讀此詩之作，觸在昇平，京輔間事，思所云秦山破碎，不辨皇州，及虞舜、瑤池、日晏等語，比於黍離，而悲其起處，先著曠士百憂二語，爲空提破綻，拍以伏萬感之根，此則匠心獨苦者也。○仰穿二句，刻劃登塔也；星二句，形其高；羲和二句，見時序。○說是詩者，三山謂攄切時事，亦未必盡然。非之謂，祇是登高，擊眼時以爲寫況所遞也。識切則經翻量，不必然，知其心術天淵矣。若說作登高寫景，則甚矣，又太淨荒黃號熊失之。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韻〔舊書：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解褐封丘尉，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爲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按公時在京師，高或嘗受辟之時，正值解職來京耶。〕

崆峒小麥熟〔黃鶴注：山名崆峒者三，一在安定，一在汝州，此指臨洮。〕，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指哥舒。〕，安用窮荒爲？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并兒〔梁簡文帝詩：家本幽并兒。師氏曰：其俗習騎射也。〕。脫身簿尉中〔尉有刑人之責。今去封丘也。〕，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唐書：涼州屬河西道，天寶元年改武威郡。〕。答云一書記，所愧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既特達，足以慰所思〔一云亦足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參爲晉星，商爲宋星。〕，慘慘中腸悲。驚風吹〔一作飄〕鴻鵠，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從尚入新舒暮也[illegible]得職且從為高嘯之詞以諷賓兵之失其味油然而長[illegible]設其行或且其情用笑況其人建樹也凡四層末段十句是述之[illegible]一齡力[illegible]遠能又歎悉其識業也通首看來時事[illegible]之情[illegible]切之誼[illegible]然且見於此詩

渼陂西南臺（當與渼陂行連看見二十七）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懷新目似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海賦：仿像其色，靉靆其形。南海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空濛辨魚艇。錯磨終南翠，（[illegible]）顛倒白閣影。（[illegible]）崷崒增光輝，乘陵惜俄頃。（風賦：乘陵高城，入於深宮）勞生愧嚴鄭，（黃圖：三輔[illegible]。漢書：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外物慕張邴。（謝靈運詩：偶與張邴合。張良、邴漢，見漢書）世復輕驊騮，吾甘雜蛙黽。（[illegible]蛙黽之與同[illegible]）知歸俗可忽，（一作所忘）取適（一作足）事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illegible]）況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迥。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illegible]

九日寄岑參（與秋雨歎參看，見二之一）

出門復入門，雨腳但如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沉吟坐西（一作秋）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曲江在長安陵西北）難為一相就。吁嗟乎（一作呼）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廣雅：雲師謂之豐隆）疇能補天漏。（梁益有大小漏天）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一作坐）與川浸溜。是節（一作時）東籬菊，紛披為誰秀。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直又反）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通鑑：天寶十三載秋八月，霖雨傷稼，國忠取禾之善者獻之。高力士侍側，上曰：淫雨不已，卿可盡言。對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賞罰失度，[illegible]臣何敢言。詩正其時作。[illegible]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原注：隴西公即漢中王瑀，徵士瑯琊王徹[illegible]）

[illegible]十五載從幸蜀，因封漢中王。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群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滻路，（長安志：滻水在萬年縣，流入渭）迢迢天漢東。（三輔黃圖：渭水貫都，以象天漢）願騰六尺馬，（一作駒）背若孤征鴻。劃見公（一作君）子面，超然歡笑同。奮飛既胡越，局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憑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碎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掛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四句起，四句結，中間一大段寄岑則寫綿時局，寄隴西則起處微露，以其為親王也，有關忌也。[illegible]

示從孫濟（濟字應物[illegible]）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沓，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一作客）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

傚漢永平詔挍手傷萎根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爲宗
嘆吳放手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一云實利口薄俗難具論勿受外嫌
猜同姓古所敦

寄我年少孫子由讒言構釁而情嫌族屬故諄諄告之如此起四句憑空而來節以權門當審微澗影予中十句既悃之後戒之懼所以發動其天良也復入句說遺本旨[illegible]是一篇宗旨訓誡之文○中入此體似歌似謠只是家常話直入兩漢風格矣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有作

許生五臺賓水經注五臺山五峰聳然其北臺最大[illegible]業白出石壁翻譯名義集五戒十善四禪四定此爲白業余亦師粲可傳燈錄[illegible]身猶縛禪寂維摩經一心禪寂攝諸亂意何階子方便謬引爲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易包蒙吉象上九擊蒙誦詩渾遊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莊子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清心聽鳴鏑史記注鳴鏑響箭也精微穿溟涬帝系譜天地初起溟涬濛鴻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illegible]風騷共推激紫鸞一作鷲自超詣[illegible]翠駮同駁誰剪剔字彙[illegible]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

鶴云許十一當是居五臺學佛者慮旅公亦妙解禪理故可談因以發揮何階四句即借辭返謝[illegible]中段正寫聽詩而兼以知音自許作結[illegible]詩之超詣處也紫鸞二句誦詩[illegible]其妙者少也結用反跌法夜寥闃句意[illegible]恰好借點夜字

戲簡鄭廣文虔兼呈蘇司業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一作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一作四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乞酒錢乞一作與[illegible]與人也

門人狂慕俠態如朱家郭解之調

夏日李公一云李家令見訪鶴注考宗室表蒜王房有嗣太子家令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頗淳樸所須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喧一作鬭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水花晚色靜一作淨○一云今[illegible]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爲君謀

[illegible]

後出塞五首安祿山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徵兵東都重賞募士朝廷徇之志益驕而反逆決矣故作是詩以諷當在祿山將叛之時諸本或編叛後或編秦州大謬○樂府體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一統志古薊門關在今順天府薊州軍動不可留千金裝馬鞍一作鞭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吳越春秋闔閭命作金鉤有人殺其二子以釁獻之王曰何以異乃鉤師呼二子名[illegible]

[illegible]

朝進東門營字記上東門洛陽東面門也暮上河陽橋通典河陽縣古孟津亦曰富平津晉杜預所建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

自高(一作高其)翔長鯨吞九州地軸爲之翻百川皆亂流當歡欲一放淚下恐莫收濁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

來許甚(?)這入後多頓轉，公欲以酒慰，轉以酒獻矣。以皆次疑起判然崔李會心處。一頓接下合敍，將酒復分處兩君作一段。草芽以下，推時感事，與酒醪以爲任運之功。而紆遲紆，蛟要正長也。感鳳高翔，皆言治運既遠，亦匯窩已興崔李，惜不得事權意。

送率府程錄事還鄉(原注：程攜酒饌相就取別)

鄙夫行衰謝抱病昏忘(一作妄)集常時往還人記一不識十程侯晚相遇與語才傑立薰然耳目開頗覺聰明入千載得鮑叔末契有所及意鍾老柏青義動修蛇蟄若人可數見慰我垂白泣告別無淹晷百憂復相襲內愧突不黔庶羞以賙給素絲挈長魚碧酒隨玉粒途窮見交態世梗悲路澀東風吹春冰泱漭后土溼念君惜羽翮既飽更思戢莫作翻雲鶻聞呼向禽急

首段以相還數見顯起，取別來。內愧八句，敍攜酒取別情事。末四句，臨行屬對之詞。處亂世宜佩斯言。杜老數語備嘗，故爲良友持贈。

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鶴注：十五載夏，公自奉先來依舅氏崔十九)

客從南縣來(箋：寰宇記：後魏分白水縣置南白水縣。南縣謂蒲城縣，即奉先舊名)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高齋坐林杪信宿游衍闃清晨陪躋攀傲睨俯峭壁崇岡相枕帶曠野迴(一作迥)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階根青冥曾冰生淅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情性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佳爵)作尉諸舅在焉杖藜長松下作尉窮谷僻爲我炊雕胡(宋玉賦：主人之女爲臣炊雕胡之飯)逍遙展良覿坐久風頗怒(一作恐)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欻翻盤渦坼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脈煙氣濛崒魑魅森慘戚崑崙崆峒巔回首如不隔前軒頹(一作推)反照巉絕華嶽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一作霧)積(一作煙)

祿山反，以哥舒翰爲太子先鋒兵馬元帥。明年正月，進位司空，以左僕射將兵二十萬守潼關。潼關在華州，與白水近，故見兵氣之盛如此。鶴：白水去潼關僅四百里，安得云近，亦遙想虜塞之詞耳。

玉腸淡無味胡羯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狄(一作)猛將紛塡委廟謀蓄長策東郊何時開(寰宇記：[illegible]東郊不開)帶甲且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迫(幽明，晦明)三歎酒食傷何由似平昔

此是相依舅氏高會清宴之詩耳，中有無窮感慨，敍述蕭颯，遂令人莫窮其重闕。細分之，凡四段：首從舅氏說到贈詩，爲高會之謹；次從齋景說到蕭瑟相將，所點崔舅；又次從坐久贈寫出感慨；末則覩情悲撫，其反翻雖見秋，此其大略也。細繹之，遠危之初，庶遊亂之孤踪，兵形勝負之機，禮運循環之理，莫於客齋羽宴之餘。然其爲詩也，不引題也，但借齋頭之景形之，筆鋒書者而覺反覆，則泉色鳥聲，皆是眼前之影像，無足道。所惟清宴一度，是境也，其寫兵形與世運也，亦借坐久風怒以藏其勢，亦借高軒望嶽羣數出宦墨勢鏖以鬱之，而後申之以存亡之勢，一轉以發其三歎焉。要坐久風顛恐至末一派意境，挹其之無限意旨，謂於開宴之一浩蕩無與適等句，尾之何由似平昔兩句中，而翁之故鄉覆之處，清宴之其樂，應則亦愈加。此詩吾亦數知之者鮮矣。

三川觀水漲二十韻(寰書：三川縣屬鄜州。鶴注：自白水之鄜州，道出華原。是年史不書大水，可以補史之闕。)

時避寇寄家口於鄜，基欲避寇。試耳，此正肅宗新即位時。

我經華原來(原注：寰宇記：華原縣屬耀州)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一作[illegible])谷火雲出無時(一作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

古詩[illegible]時作。二詩起法學陶，起八[illegible]八言[illegible]世[illegible]
[illegible]從征荒[illegible]以下乃[illegible]古[illegible]人之[illegible]

述懷

避賊鳳翔後作。拾遺後作。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家在鄜州 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奔行在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遺，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三川在鄜州 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岑一作 猛虎場，鬱結迴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illegible]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唐書梁州漢川郡，天寶元年改漢中郡[illegible]

威弧不能弦，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自靈武至鳳翔 長驅振凋敝。頓兵岐梁下，二山俱在鳳翔 卻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一作 漢水清，緬通淮湖稅。

至扶風以助軍 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手畫三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迴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煙根，山門萬重閉。居人莽牢落，遊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恨無匡復姿，一作 聊欲從此逝。

在鳳翔[illegible]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唐書成州同谷郡[illegible]天寶元年改爲同谷郡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遊。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偪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爲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枹罕陬。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況乃胡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

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詞太白脚（太白山在鳳翔）走馬仇池頭（舊唐書成州白馬羌所處州南有仇池山）古色（一作邑）沙土裂積陰雲雪稠（一作陰雲雪稠）羌父豪豬靴羌兒青兕裘（一作漢兵 別作黑貂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鳥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鬬（一作實）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沉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靜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此篇起結各四句中分兩段。○公詩每於篇末叙交誼此獨從頭敘起格變傴側以下表其擊斡氣節竟令蠻貊知畏與其叔業濟嚴集也贊其事處有本稜瓏同谷處有關係受詞以下言之言作別之意寫邊土風俗有聲有光文情憤激處氣撲九州遠寓指公與將邊幕中選將關塞備戰我爲詩說遠愿王事去留懸友握手應昔時同遊登四頂遠到勳成之後更發云論兵既定從遠壑清靜亦可冥搜得句。投寄相慰矣此篇最精彩殺氣勇當消矣臨危○此以此前兩篇屬未拜拾遺時今按王審有去留句知其未的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唐書涼州天寶元年改武威郡。舊今爲涼州衛）

驄馬新鑿蹄（漢書桓典爲御史常乘驄馬）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漢書武帝遣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分部逐捕群盜。北齊樂曲懷黃綰白鵷鷺成行）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蚤去秋群胡反（宋注通鑑天寶十二載河西兵馬使蓋庭倫與武威九姓商胡安門物等殺節度周泌據其五城判官崔稱討平之曰去秋者討平在正月發難則在去秋也）不得無電掃此行收（一作收）遺甿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唐書三載以武部侍郎杜鴻漸爲河西節度使）名聲國中老（一作闊）奪我同官良飄颻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闊溟漲浸（一作漫）絕島樽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東郊兼兩京言俱在鳳翔行在之東也）朝

野色枯樢西極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此篇前分兩段後四句結。○直從赴官起然後找出所以赴官之故是倒勢又一變格驄馬本切侍御卻便借作上任脚力用古入化問君四句寫出倉猝赴國家之急悦氏從中叙別何故下四點清本事也族父一段敘彼之專主敘我之交情文致蟬聯樽前失塞上得點睛隱約遙呼起處士序本此結又帶東事來與西事相應總不作特局晚翠尚當時兩京未收河西雖危離難有翁主則分重輕自不容閣起一邊也語作詩歌口氣妙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宋注貞觀元年分隴坻以西爲隴右道景雲二年自黃河以西分爲河西道簽今所朝東至臨洮西至甘肅。○舊唐書亞字次公少涉學善言物理及成敗事肅宗在靈武上書論時政擢校書郎其年杜鴻漸節度河西辟爲從事）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弟草中來（應劭詩序四令弟）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家（漢藝文志曰兵權謀曰兵形勢曰陰陽曰兵技巧凡五十三家）爾腹爲篋笥（後漢邊韶傳腹便便五經笥）應對如轉丸（一作圓）疏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以正神器宗廟

尚爲灰君臣俱下淚崆峒地無軸青海天軒輕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鴻漸謂杜）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今沙州外曰大流沙）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武威郡爲畫長久利孤峯石戴驛（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羶（蔡曰大觀三年郭璠出使來黃羊羹酒問外使時人爭言黃羊野物）蘆酒多還醉（蘆酒以蘆爲筒吸而飲之亦名鉤藤酒）踴躍常人情慘澹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後漢書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詔以駕鼓車）龍吟迴其頭夾輔待所致

此篇起四結四中只作一片讀。○起四與而比也手法又別異人二字一篇標目蒼然便是異人氣色篇腹前而略文字不爲書蠹才是善讀書人宗廟二句本是隱憂殆足結處伏筆石戴群是遠別處金鑾贈是行客裝自今弟至計始遂大意言從弟異才堪出試以西陲危地簡任責成弟亞即慨然登程知其有安邊成算

也結四神龍樺尾等連之小官非所以處異人即日成功歸開乃敕當在玉堂耳
杜臆云起結皆用比興英嬌不凡。胡夏客曰送亭送樊迭亞三詩感慨悲壯使
當年亦奮其夙遇中與此齊者之通乎時命者也其詩
所謂無充處世淮亦必但俱不及長孫嘉不知何分去等

九成宮 唐書志鳳翔麟遊縣西本隋仁壽宮貞觀間修之以避暑因更名高宗時復曰萬年宮尋復舊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迴。一作迴 岌嶪土囊口。【風賦】風起於浸淫溪谷盛怒於土囊之口 立神扶棟梁。【靈光殿賦】神靈扶其棟宇 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倒。一作倒 揭蘗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通鑑】隋開皇十三年詔營仁壽宮夷山堙谷役使嚴急丁夫多死 製此今頹朽。向使國不亡。焉為巨唐有。雖無新增修。尚置官居守。巡非瑤水遠。【西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 跡是雕牆後。我行屬時危。仰望嗟歎久。天王狩太白。太白山在鳳翔郿縣 駐馬更搔首。

歸鳳翔途經所作。是紀行詩。前半記宮闕之壯麗。而哀其荒。二句乃承上引下之文。後半嘆兵戈未息。慨入隨時。傷亂之思。因觀廢宮而生發。所感由在此。
感一節
一韻

玉華宮 【舊書】貞觀二十一年作玉華宮務從菲儉更令卑隘以判茅覆題於舊籠理志在坊州宜君縣北鳳凰谷永徽二年廢為寺

溪迴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鬼火青。壞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一作竽笙 秋色一作光 正蕭灑。一作蕭 美人為黃土。況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趙曰當時必有隨葬美人殿宮物 憂來藉草坐。浩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前八句寫廢宮荒寂之景。入後撫迹增慨。○嗚呼是宮。唐時所建。而曰不知何王。正以先世所營遺迹。子孫有慨。敬為若明言其地之儉。則顯形天寶之奢矣。而況本朝舊物。一旦荒涼。又有不忍言者也。朱氏以為廢為寺。士人不知。不知之理。下亦斷於本意。為末誰是長年之感。讀本篇不過傷心物化。合首仍然悵悵時衰曰誰是身世俱誤。○九成玉華同為名別。一為隋代所建。故明誌來歷。有借秦為喻之意。一為國初所作。故不忍斥言。有悲離行遇之思。又欲承荒土而鐘事也。故由盛及衰。言存道感。此則儉德而終廢也。故因衰起興。淚灑當前。

卷一之一

計五十一首

起肅宗至德二載閏八月至乾元二年十月（編年詩至德二載八月公自鳳翔行在還鄜州省家十月上還京公亦歸朝乾元元年任左拾遺六月出爲華州司功冬閒至東都二年春回華州試棄職七月西度隴客秦州下居西枝邨未就而行）

北征（輿地圖鄜在鳳翔東北從進班彪作北征賦用以爲題）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詩毛傳初吉朔日也）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一作危），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一云闕門），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胡反未已（[illegible]），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

陌，人煙眇蕭瑟（一作索）。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邠州在鳳翔東北入地[illegible]），涇水中蕩潏（括地志涇水發源涇州東南流邠州界至高陵入渭）。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一作載）古車轍（一作番）。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本草橡一名皂斗其實似栗而小）。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坡陀望鄜畤（漢郊祀志秦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祀白帝註鄜畤在鄜州），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鴟梟（一作鳥）鳴黃桑，埜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一作敗）何卒（哥舒翰傳翰兵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爲賊所乘官兵溺死者數萬按此祿山入關之始）。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況我墮

一作胡塵。入，言陷賊中。謂此歸時。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一作廻 悲泉共幽咽。一作咽 平生所嬌兒，一作驕 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綴一作綻 才一作纔 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山海經〕天吳是爲水伯，虎身人面八首。青青昔反。鳳之鳥，有鸞鸑之屬，皆五色。而多紫者，舊繡天吳紫鳳，皆所繡之物。顛倒在裋褐。一作短〔方言〕襜褕短者謂之裋褐。老夫情懷惡，數日臥嘔泄。一云嘔泄臥數日，一云臥數日，云嘔泄復倒擲者是。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籍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尚蒙塵，一本在鳳翔。

幾日休練卒。仰觀一作看 天色改，坐覺妖一作祆 氛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一作鶻。道元當以紇爲正。德宗時始請易號回鶻。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唐回鶻傳〕肅宗即位，其先匐勒可汗遣使請和，願助國討賊。至德二載，遣子葉護及將軍帝德等，兵四千餘，請助國討賊。帝宴賜甚厚，命廣平王見葉護，約爲兄弟。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一作如 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指東京 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一作何 俱發。此舉開青徐，二州，更在伊洛東。旋瞻略恆碣。恆山、碣石，在幽燕，祿山巢穴。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憶昨狼狽初，謂玄宗去國。事與古先別。姦臣竟葅醢，謂國忠諸楊。同惡隨蕩析。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本應作妹妲。夏妹喜，殷妲己也。舉褒，恐誤。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周宣、漢光武。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舊書〕上幸馬嵬驛，左龍武大將軍陳玄禮以禍由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無食，士呼曰國忠與吐蕃謀反，遂殺之。上出驛門勞軍，衆不解。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上令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長安志〕勤政樓之北曰大同門，其內大同殿。寂寞白獸闥。〔宋注〕即白獸門。〔三輔黃圖〕未央宮有白虎殿，唐避太祖諱，改爲獸。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灑掃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此推爲杜古第一首，直抒胸臆，渾灝流轉，不以文詞句爲主。宗元而後，論實蓋緣小子黻復以醜雞之智，測量造物，始參定其節目，以便讀端云。〇通首但分五大段，詳略多寡，人本事也。首念國事，本心也。第一段，叙清還鄜事，蹟光以問家室三，突提出省家，隨以途中景，廣三百字，提出念國，從中之以拜辭十二句，蓋內顧則思家，起節則繼之私謀公忠，一時遂寫遂爲一詩之綱領。第二段詳叙歸途景物，所值之境，好惡不齊，所觸之懷，傷發滿目，所以節末結月中白骨，逆憤遭罹一賊，見近發殘害皆由於此。然此尚爲帶筆，此處主意只是鋪寫途景也。第三段備述到家景況，摹寫法爲中盧，於通目爲正面，借精妙無比，以緊著破爛而節末翻思四句，忽然借襟入國事，是下半轉關處。第四段，懸家計而憂國憂，爲當時反正之急務，深以速收京闕，貽機賊黨爲望。其云此輩少爲貴者，憂其養亂，蓋在紀借助回紇，旋須下此分寸語，其實不憂其勢直趨到蓄銳可俱發，仍以回紇宣毒總統言之，益此時所急尤在克復，不與甘花門詩同旨。宋執諸家，或然厥看，遂使文氣難歸，節不數語，猶岳少保所謂與諸君痛飲者也。第五段，遂頌上皇聖德，預卜新主中興，至反神京，重開治業，蓋欲追盛業於貞觀之初，爲通篇大歸宿。〇雜遝輔詩話云：唐人詠馬嵬之事，世所稱者，劉禹錫官軍誅佞倖，天子捨妖姬；白居易六軍不發爭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此乃官軍背叛，逼迫明皇不得已而誅貴妃也，豈特不曉禮義，亦失事君之禮。老杜則曰：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乃見明皇畏天悔過，無與官軍也。愚按：宜禮爲觀，第五章兇，歸於上前，無人臣禮者，杜既以誅褒妲歸權人主，復贊桓桓四語，反覺赫赫不如，斯其大爲快，願與海內有識者商之。〇讀詠鳳見杜子一生學識，此征見杜子一腔血性。〇按還鄜諸古律凡數首，俱不及叙，踏被放事。京兆之上疏薦光許歸省，本傳與年譜紀畧也。

羌邨三首

鄜州治洛交縣，羌邨洛交邨墟也，蓋此當即子美寓家處耳。

崢嶸赤雲西，日腳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一作客子 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

羌村三首（續）

精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仇云：旅人初至家而喜也。前四……後八情事……已知而存矣。直至兩相面而後信，此亂世實情也。愚按：鄭人感歡生發，對秉燭如夢寐，疑……公。凡寫喜必帶淚，寫其情偏……）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仇云：此叙還家後事，承上妻孥來。愚按：不離復卻，即前……括出如生平四天然……致還往天即昔我往矣今我來思意。愚按：末四預信待酒之詞，對常共家人歡叙也。公於天倫樂不篤，知其質地之敦厚。）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鬭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荊。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一作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

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仇云：此記鄰里之情，承上鄰人來。愚按：與起相承，舊皆斷四句，兩聯兩排照應，借風生淚來四句喜文悲矣。○三詩俱脫胎於陶。）

彭衙行（元和郡縣志：同州白水縣，漢彭衙縣地。）

憶昔避賊初（當指十五載自奉先往白水時），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白水縣之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一作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詩毛傳：契闊，勤苦），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餱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煙。小

留同（一作周）家窪（地名，當即在彭衙境），欲出蘆子關（地在彭衙北，相去甚遠，是達靈武之路）。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啟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古詞注：[illegible]）。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眾雛爛漫睡，喚起霑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為弟昆（達孫宰……公之詞）。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胡羯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讀亦是彭衙路經彭衙之西，可證去歲孫宰闕疑之篇，不克在道相訪，聊作此志感。公篇首所叙，於斯可見。○孫宰必白水人，同家窪當是白水縣鄉郡之名，即孫宰所居也。公因取白水之古名爭稱作歌，以表其人。蓋曰彭衙行，非謂出彭衙復再歷一句之泥塗，然後到同家窪遇孫宰也。其曰欲出蘆子者，公往白水時，初意直欲奔赴靈武行在，未嘗決計寓白水也。適於此遇孫宰，最得暫安，因暫止焉。盧元昌不察，遂認同家窪與蘆子關相近，不知關在延州北，公生平未嘗到延州。且此詩本義，孫宰其家既不在彭衙，則宜曰同家窪行，不宜曰彭衙行。與凡注皆誤，盧尤謬，故特正之。○起四即點彭衙，是先出題法。盡室以下，乃追叙初起身至彭衙一句以內所歷之苦，正以反襯下文延客來歡一段高情也。看其寫小兒女態，畫不能到。由奉先至白水，本無一句之行程，不應遲遲若此，故前後用盡室徒步、竟日數里點破之。○小留以下，備述孫宰高義。究着欲出一句，益顯得高義出。見此來本非有意駐足，而款留不放，全由故人情重也。下則先叙安頓自身，次叙安頓妻孥，總寫四句，再致感兩句，非此入情曲盡，那顯此神雲高義。結則所謂靜言思之，不能奮飛也。○仇注云：合六韻於一篇，古韻也。）

得舍弟消息

風吹紫荊樹，色與春庭暮。花落辭故枝，風回反無處（續齊諧記：田真、田廣、田慶兄弟欲分財，其夜庭前三荊便枯。兄弟歎之，卻合，樹還榮茂）。骨肉恩義重，漂泊難相遇。猶有淚成河，經天復東注。（比而賦也。劉會孟曰：辭終之痛，惜於脊令死喪之際。）

送李校書二十六韻（唐書宗室表：舟字公受，父岑，水部郎中，眷州刺史。○入蕭元間在京師。）

代北有豪鷹，生子毛盡赤（顏彥深鷹賦：白如散花，赤如點血）。渥洼騏驥兒，尤異

是虎一作龍脊。（天馬歌：虎脊兩化若鬼。）李舟名父子，（名父之子。漢書薛宣傳：以有名父子除爲功曹。）清峻流輩伯。（柳宗元石表先友記：李舟，隴西人，有文學，俊辯高志氣。）人間好妙年，不必須白皙。十五富文史，十八足賓客。十九授校書，二十聲輝赫一作赩。衆中每一見，使我潛動魄。自恐二男兒，（謂熊兒、驥子。）辛勤養無益。乾元元一作二年春，萬姓始安宅。舟也衣綵衣，告我欲遠適。倚門固有望，斂衽就行役。南登吟白華，（詩序：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已見楚山碧。（史記秦紀：自漢中南有巴蜀。朱注：校書自京歸省，道經漢中，在長安南，爲楚北境，觀詩末褒斜漢水語可見。舊注鄭州謂李翰兩人，殊不相合。意校書家時寓蜀地歟。）藹藹咸陽都，冠蓋日雲積。何時太夫人，堂上會親戚。汝翁草明光，（漢官儀：尚書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爲誥語。案：出言爲誥，今稱誥書。舟父岑不言曾掌制誥，史闕也。又按：漢尚書令爲少府屬官，後代專領郎曹，掌制非其職，此云草明光，乃當時中書舍人之事，非用尚書故實也。）天子正前席。歸期豈爛漫一作熳，（言留連爛漫。）別意終感

激。顧我蓬屋姿，謬通金閨一作門籍。小來習性懶，晚歲慵轉劇。每愁悔吝作，如覺天地窄。羨君齒髮新，行己能夕惕。臨岐意頗切，對酒不能喫。迴身視綠野，慘澹如荒澤。老雁春忍一作苦飢，哀號待枯麥。時哉高飛燕，絢練新羽翮。長雲溼褒斜，漢水饒巨石。（後漢順帝紀注：褒斜，漢中谷名，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首尾七百里。漢水亦在漢中。）無令軒車遲，（語用潘岳版輿事。）衰疾悲宿昔。

校書與其父皆官京朝，此刻兩京既復，歸省其母，而公送之也。凡三段。首叙校書之不凡，次叙其歸省，末乃叙別，而後將相形處，以見懶不尊。美校書而首叙其世類，凡父在亦及其母，首須以此爲法。美校書後有插入二男，筆有波瀾。乾元以下入本事，先提兩句，後從衣綵，有法，而衣綵二字，先著在末，登程時能使父母兩擬。倚門四句，說母而意寓焉；四句迎母而末，汝翁四句，仍提其父。藹東隨漢宮，爛漫言求無還留，終感激言我思生慨。顧我以下，勝溝已與校書兩兩比較，相形間成章，見李壯而我衰，李爲親而勇往，我無家而安歸，羨之祝之，文情凄惋。

義鶻行

陰崖有蒼一作二鷹，養子黑柏顛。白蛇登其巢，吞噬恣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強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鶻，痛憤一作憤寄所宣。斗上捩孤影，噭哮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朱注：巨顙，白蛇之首。周注：鶻拳堅處。）（大智度論：[illegible]於鷹集。）高空得蹭蹬，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皆已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一作皎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近經潏水湄，（漢書音義：潏水在長安杜陵，自皇子陂西北流入渭。）此事樵夫一作人傳。飄蕭覺素髮，凜欲一作若衝儒冠。人生許與分，亦在顧眄間。聊

爲義鶻行，永激壯士肝。

奇情恣肆，與子長游俠刺客列傳，筆力雄千古。首一段原題也，叙事明淨，而斯須領健鶻一句爲入手法。精神中一段，先八句寫生，筆筆呼起，其來有聲，無其聲有精神。其氣痛快，事有宗，所餘陽巳衆，令我一點興，聚在一鶻字。次八句，永字筆又起，絕死垂千年，所謂讀之萬年也。心炯然，所謂皎然不欺其志者也。失所往，更起，所謂不矜其能，不伐其德，世所稱賢豪俠者也。後一段明作詩之由，飄蕭六字作一句讀，洪興祖將通篇結穴，讀此而無動於中者，全無心肝人也。○評者云：假寧爲此，所意在表其賢，非也。公自見聞此事而作，天子等人正要節物寫照，不肯孤負簡法。○公有鵰賦，天寶間作，錄附於此。

進鵰賦表

臣甫言：臣之近代陵夷，公侯之貴磨滅，鼎銘之勳，不復照耀於明時。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亡祖故尚書膳部員外郎先臣審言，修文於中宗之朝，高視於藏書之府，故天下學士到於今而師之。臣幸賴先臣緒業，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今賈馬之徒，得排金門，上玉堂者甚衆矣。惟臣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奔走不暇，秪恐轉死溝壑，安敢望仕進乎？伏惟天子哀憐之。明主倘使執先祖之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能鼓吹六經，先鳴數子，至於沉鬱頓挫，隨時敏捷，揚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舍諸？伏惟明主哀憐之，無令役役便至於衰老也。臣甫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以爲鵰者，鷙鳥之殊特，搏擊而不可當，豈但壯觀於旌門，發狂於原隰，引以爲

贈衞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一作未及已驅兒一作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辭。醉一作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古趣盎然少陵別調一路寫情款款情意從容其乙其處只起四句是總提結兩句是去路

新安吏（原注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唐書新安縣屬河南府○師氏曰從新安吏至無家別蓋紀當時鄴師之敗朝廷調兵益急蓋乾元二年三月後事六詩皆成河陽○三吏三別皆少陵樂府）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顧炎武曰唐制人有丁中黃小之分天寶三載令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王城即洛陽之東都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一作聞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一作收相州。相州即鄴城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冬涉春蘆諸食盡九節度在鄴久而諸軍乏食無統帥坐久不下上下離心人思自潰三月戰於安陽河北大風晝晦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諸節度各潰歸本鎮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舊京即東都也九節度圍鄴自潰就糧而守之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僕射指子儀

新安吏借提鄴城軍潰也號言點兵之事其末首章體如石壕新婚垂老無家等篇則各舉一事爲言矣○分三段首敘其事中述其苦末原其由究以慰勵其君

三後以恩望勸其男義行於仁之中此豈尋常家數乎起處不然初選丁更報次點中男見抽丁之極點天地無情固是爲割捨語然相州之敗實亦天地尚未悔禍之時守王城依舊京皆然潰戍守者自應仍須送行凡此等詩不專是刺其差遣人不得已而用之若兵車出塞之類皆刺也可已而不已者也若新安之類則哀也石壕三別之類則哀也不得已而用之者也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亦刺也

潼關吏（杜臆潼關在華州華陰縣東北接地偏長安爲衞京重險）

士卒何草草。草草猶勞苦貌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戰格所以捍敵者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西都指長安丈人視要處。窄一作狹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一作千古用一夫。三都賦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哀哉桃林戰。元和郡國志桃林塞自靈寶以西至潼關皆是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慎勿學哥舒。哥舒翰潼關之敗見本卷首北征詩注

潼關吏別爲一例前後俱寫抽點此獨言修關詩亦獨爲正告之詞以此係京師要衝故也○起四句虛籠築城之完固中十二句詳述問答之詞神情聲口俱活後借其言以鼓舞其所事也末四句乃作者戒詞所謂殷鑒不遠者以堅後日守者之志也○舊注謂太阿倒持授人以柄此詩但言守一語爲眼目不知此句不如是解正以激發之宜固守之也○此詩言不如[illegible]明敵由國忠促戰而敗潼關此時但自守一語爲眼目不知此句不如是解正以[illegible]之宜固守而已且此日之潼關較前事異前以孤偏而守關此因鄴潰而修關乃先事之防寇之謀也○尚有疑者謂其[illegible]爲主客之[illegible]兵不必專守而[illegible]某其曰勿學哥舒謂將其宜[illegible]其戰勿輕出也○爲顧氏不察輕重無乃喧客奪主也如其[illegible]則凡備禦兵事皆可以[illegible]之且日後之[illegible]

石壕吏（王應麟曰石壕陝州陝縣之石壕鎭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看門。一作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一作所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一云孫母未便出見吏無完裙老嫗

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唐制河陽與懷州河陰……此即子儀……）猶得備晨炊。（丟懸衰老矣至河之北不當云且尚在河北不須歸詩矣）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石壕吏，老婦之應役也。丁男俱盡，役及老婦，哀哉。○首尾各四句，敘事；中二段敘言。老翁曾是一見，中間在老婦口中，論以前事，詞出其婦，畫老翁是此詩作意。……○河陽役，……一役也。……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兔絲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在木為女蘿，在草為兔絲。）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結髮為君妻，（一作妻子）席不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匆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一作戍）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漢書背尊章，嫜以忽。師古曰：尊章猶言舅姑也。章與嫜通。）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李陵傳：我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得皆斬之。）自嗟貧家女，久致（一作致此）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一作生）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新婚別，述婦之詞也。……○上二段，發乎人情；此乃止乎禮義。……致此詩所怨，盡其常分，而能不忘乎禮義。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一作也）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一作肉）男兒既介胄，長揖別上官。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土門、杏園，俱未詳所在，大約皆去河陽不遠，亦當是河上渡口也。）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一作老）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垂老別，行者之詞也。石壕之婦以智脫其夫，垂老之翁以憤捨其家，其為苦則均。○凡三段。首段敘出門，用直起法，開首即照子孫二句，抵石壕中十六句。中段敘別，……○考史，是時官軍既潰，而南走保東京，史思明還屯鄴，……土門……杏園……即在河陽左近也。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一作萬）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為塵泥。（一作為土）賤子因陣敗，（即是鄴城之潰）歸來尋舊蹊。（一作故）久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淒。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

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一作令)知我至，召令習鼓鞞。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既盪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

無家別者，行者之詞也。通首只是一片。起八句追敘無家之由。次行六句，合里無家之景。宿鳥以下，始入自己反踐對字。言既歸來，雖無家且理生業耳。縣吏四句引題。近行八句，本身無家之情。其前四句曲言遠去固難於近行，然總是無家，亦不論遠近矣。末二以然作結，何以爲蒸黎，何作六篇總結。反其言以相覽，真可云何以爲民上。○三別體相類，其法又各別。一比起，一直起，一逆敘起。三比結，一引結，一別意結。又新婚婦語夫，垂老夫語妻，無家則自語。元昌云：先王以六族安萬民，今新安無丁，石壕遣嫗，新婚怨曠，垂老訣絕，至無家孤身又不免。

臺舉者當留意焉。

夏日歎(舊書：乾元二年四月久旱，帝令祈雨，時屢作)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一作經天)。中街(朱注：天官書有南街北街，南爲陽……此據經置合義。四月之交，日行正在昴畢之界，昴在畢西，入黃道內，畢在昴東，出黃道外，其間有二小星曰天街，正跨黃道，故可云中街也。是時日初出在東北。)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易傳曰：當雷不雷，陽德弱也。雷者號令，其德生養。)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一作泥涸其)。萬人尚流冗，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一作狼)。浩蕩想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飧，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

語云：兵旅之後，必有凶年。……以歎二字提起，以況中心之積。……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中腸(一作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昊天出華月(江淹詩：華月照芳池)，茂林延疏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此以萬里風三字提起。萬里風能吹去刁斗，亦能吹去……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立秋次日也)。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地，細萬物而獨往也)，惆悵年半百(時公年四十八)。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貽阮隱居(昉○以下秦州詩)

陳留風俗衰(世說……)，人物世不數。塞上得阮生，迥繼先父祖。貧知靜者性，白益毛髮古。車馬入鄰家(見氣類各別)，蓬蒿翳環堵(所居蓬蒿沒人)。清詩近道要，識子(一作字非)

用心若[illegible]草徑微褰裳踏寒雨更議居遠村避喧甘猛
虎足[illegible]榮貴如糞土

黃[illegible]詩以傳賀知二句見古心[illegible]最遊一層眞欲袒與絕人遠世。

赤谷西崦人家（按輯志秦州有崦嵫山在赤谷之西按舊注引此似亦未合此云西崦不過赤谷西之巖嶽耳）

躋險不自安（一作室）出郊已清目溪廻日氣煖逕轉山田熟鳥
雀依茅茨藩籬帶松菊如行武陵暮欲問桃源宿

仇云如一幅桃花源記

西枝村尋置草堂地夜宿贊公土室二首（公在京時有大雲寺贊公房詩四首見一之一贊今謫此）

出郭眄細岑披榛得微路溪行一流水曲折方屢渡贊公
湯休徒（公大雲寺詩湯休起我病）好靜心跡素昨枉霞上作盛論巖中趣怡
然共攜手恣意同遠步捫蘿澀先登陟巘眩反顧要求陽
岡煖苦涉（一作陟）陰嶺沍惆悵老大藤沉吟屈蟠樹卜居意未
展杖策廻且暮層巔餘落日草蔓已多露

二詩與後寄贊一首連看源出陶之移居謝之石門等篇○自郭而東先至土室西枝村更與土室岡嶺相隔○起四先敘來到贊室之路中十六四敘來尋土室一由入敘同尋之事結四明未得置草堂地張本回寓下篇宿作引

天寒鳥已歸月出山（一作人）更靜土室延白光松門耿疎影躋
攀倦日短語樂寄夜永明燃林中薪暗汲石底井大師京
國舊德業天機秉從來支許遊（晉釋支遁講維摩詰經支遁為法師許詢為都講）興趣江湖
迥數奇謫關塞道廣存箕潁何知戎馬間復接塵事屏幽

壘一路遠色有諸嶺晨光稍朦朧更越西南頂

前八緊上篇落日多露來從夜景敘出廻土室之景中八書俯之懷結四敘去路與上篇篇首來路作章法○時猶未到西枝

寄贊上人

一昨陪錫杖卜隣南山幽年侵腰脚衰未便陰崖秋重岡
北面起竟日陽光留茅屋買（一作置）兼土斯焉心所求近聞西
枝西有谷杉柔（宋本杉漆）稠亭午頗和暖石（一作田）田又足收當期塞
雨乾（一作寒雨）宿昔齒疾瘳徘徊虎穴上面勢龍泓頭柴荊具茶
茗逕（一作路）路還林丘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

此詩所寄贊公之寓院所謂究未曾身到西枝也起八語括前二詩之意曰心所求者竟欲未決也中八始點出西枝祇是傳聞其美期置草堂非身到語結四預擬定居後情事藹然有高致○按公已旅寓東柯谷矣見秦州雜詩中今三詩之首曰出郭是城中仍有寓館

太平寺泉眼

招提憑高岡疎散連草莽（莫補切）出泉枯柳根汲引歲月古石
閒（一作門）見海眼天畔縈水府廣深丈尺間宴息敢輕侮青白
二小蛇幽姿可時覩如絲氣或上爛熳為雲雨山頭到山
下鑿井不盡土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北風起寒文弱
藻舒翠縷明涵客衣淨細蕩林影趣何當宅下流餘潤通
藥圃三春溼黃精（博物志太陽之草名曰黃精餌之長生）一食生毛羽（論衡說始王子喬有人服之生毛羽因名羽人）

起四點泉中二段各八句敘其緣景而清美結四承而欲居之也

昔遊（黃元實編入夔州詩無的據且依舊編）

昔謁華蓋君（神仙傳王子喬養道於華蓋山號華蓋君 蓋君殆當時道士必亦有號華蓋者）綠袍嵬玉脚（一作豪家 洞宮脚）玉

擧後[illegible]以兩篇為起訖也。入夢明我[illegible]
夢[illegible]以[illegible]為[illegible]也。○梁山民曰：[illegible]
詩[illegible]
[illegible]

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戶〔鶴注〕至德二載虔貶台州司戶。

天台隔三江，一云江海。〔爾雅注〕三江：岷江、浙江、松江也。一不言松江，言曹娥江。一曰浙江、松江、浦陽江。其說紛紛，要不必泥。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為一作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脚，〔國語注〕山鬼，南方有之，獨足反踵。蝮蛇長如樹。〔山海經〕蝮蛇色如綬紋，一名反鼻。[illegible]蝮蛇[illegible]呼號傍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左傳〕投諸四裔，以禦魑魅。多為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一作帶青袍，[illegible]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杯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迴互。

此亦披腹見懷之詩。起四，痛其陽遣不歸，而曰老病迷路，便見作者如是則永無歸日矣。次八句，敘事也。較其放逐遐荒之處，源出招魂。又次八句，[illegible]之旨也。言[illegible]以才名致累，[illegible]以不恭而招怨者，一年老眼略，則以缺節而招惡者。一此段本一片，下舊解失之。結四，又悲[illegible]見期而會友，從前杯酒我亦漂泊，而兩為離合，乾坤落句更欲括一篇，天問矣。

遣興三首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避寇一分散，饑寒永相望。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仰看雲中雁，禽鳥亦有行。

詩為步兵[illegible]思兄弟也。結語往往好。

蓬生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叢。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謂函關以東。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仇云：念故居也。按：送四比興類羈旅。

昔在洛陽時，親友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宿南山。煙塵阻長河，樹羽成皋間。〔陸機洛陽記〕洛陽四關，東有成皋。成皋縣在汜水縣東南。迴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丈夫貴壯健，慘戚非朱顏。

懷舊遊也。○觀此等詩，即知背鄉而西，為避亂，為避饑，非誤也。凡懷鄉詩皆然。

遣興三首

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我前。朽骨穴螻蟻，又為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詩眼在尚開邊，皆非[illegible]指吐蕃界。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非代州之馬邑。〔鶴注〕〔唐書志〕羈縻州內有馬邑州，開元十七年置，在秦成二州山谷間。降虜東擊胡，壯健盡不留。穹廬莽牢落，上有行雲愁。老弱哭道路，願聞甲兵休。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誰與謀。

詩義在願兵休，[illegible]也。此憐安史時[illegible]東征，已茅土，激之之詞。

豐年孰云遲，甘澤不在早。耕田秋雨足，禾黍已映道。春苗九月交，顏色同日老。勸汝衡門士，勿悲尚枯槁。時來展材力，先後無醜好。但訝鹿皮翁，忘機對芝一作芳草。〔列仙傳〕鹿皮翁，淄川人也，少為府小

吏本山上有神泉作祠至留止其有賞芝試泉七十餘年溜水來山下呼宗族上山米水漲一郡淹宗族令下山著鹿皮衣後上閣詩眼在竟文翁苦老樂也前以示之號成興士之悅遇皆爲衆新說則昔爲鹿皮翁矣而斯仍漕漏

遣興五首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里心。昔時賢俊人。未遇猶視今。嵇康不得死。晉書鍾會以舊憾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耳因譖康欲助毋丘儉殺之孔明有知音。又如壟坻一作底松。用舍在所尋。大哉霜雪幹。歲久爲枯林。

嗣宗詠懷及沖詠史延年五君詠公蓋兼而用之。蓋俊生世遇不遇甘不係於己忽而比忽插古人忽又比章法還古。不得死不得其死也

昔者一作在昔龐德公。未曾入州府。襄陽耆舊間。晉習鑿齒撰襄陽耆舊記處士節獨苦。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一云終歲畏羅罟林茂鳥有歸。水深魚知聚。舉家隱鹿門。劉表焉得取。後漢書龐德公居峴山南未嘗入城府荊州刺史劉表親候之謂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夕而得所宿夫趨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而已因釋耕壟上妻子耘於前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妻子登鹿門山採藥不返

豈無濟時策終竟畏羅罟公所以飄然遠行也

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陶飲酒詩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挂懷抱。陶責子詩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又有命子詩及與五子疏

樂天命之意淵明未了以身像

賀公雅吳語。在位常清狂。上疏乞骸骨。黃冠歸故鄉。爽氣不可致。斯人今則亡。山陰一茅宇。稽山北故名江海日清涼。一作淒賀知章爲禮部侍郎取舍非允門蔭子弟喧訴盈庭於是以梯登牆首出決事時人咸笑之晚尤縱誕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天寶三載請度爲道士

仍捨本宅爲觀

吾憐孟浩然。裋一作短褐即長夜。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清江空舊魚。一作舊槎頭浩然詩試垂竹竿釣果見查頭鯿春雨餘甘蔗。張載乃孟詩也甘蔗其詩以興之每望東南雲。令人幾悲吒。新唐書孟浩然隱鹿門山以詩自適年四十乃遊京師遊江南郡孟浩然事序浩然詩以全篇

賀公吾何時先輩欲知賀之黃冠故鄉今已家園發春矣孰如孟之裋褐長夜且窮死客途矣感慨係之。

遣興五首

朔風飄胡雁。慘澹帶沙礫。長林何蕭蕭。秋草萋更碧。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鄰客。九月猶絺綌。

古雜詩體。此見客旅悲秋之景

長陵銳頭兒。漢書高祖葬長陵在長安。春秋後語武安君小頭而銳出獵待明發。騂一作解弓金爪鏑。宋史樂元帝詩金爪鬬雞瑒此言箭鏃之利如金爪然白馬蹴微雪。未知所馳逐。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唐百官志節度使辭日賜雙旌雙節以絳帛五丈粉畫虎有銅龍一首

獨此像爲裝油囊爲表節垂畫木盤相去數寸焉垂尺麻餘與旌同。

言後英夫得志見於詩者始此。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煎。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國史補凡宰相拜命府縣載沙填路自府至子城東街名曰沙堤赫赫蕭京兆。今爲時所憐。蕭炅爲京兆尹唐書天寶三載京兆尹蕭炅

仇云附之後

猛虎馮其威。往往遭急縛。雷吼徒咆哮。枝撐已在腳。枝撐者桯梏也

具。忽看皮寢處。無復睛閃爍。人有甚於斯。足以勸元惡。

仇云戒暴虐者。錢箋云蓋指吉溫之流。溫嘗曰若遇知己南山白額虎不足縛也。故借以爲喻。愚按詩非正用此事。蓋以虎比吉溫輩。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緦麻百夫行。送者各有死。不須羨其強。君看束練(一作縛)去。亦得歸山岡。

吳注云富貴貧賤同歸於盡。故此爲憤激之詞。○杜詩解云章法簡淨。不露才情。有建安風骨。

遣興二首

天用莫如龍。有時繫扶桑。(劉向九歎。維六龍於扶桑。)頓轡海徒涌。神人身更長。性命苟不存。英雄徒自強。吞聲勿復道。真宰意茫茫。

地用莫如馬。無良復誰記。(謝朓詩。騫步懼無良。)此日千里鳴。追風可君意。君看渥洼種。態與駑駘異。不雜蹄齧間。逍遙有能事。

二詩不知何指。不敢強爲之說。朱氏以龍擬安史。以馬喻李郭。恐亦未安。

別贊上人 將去秦州赴同谷。

百川日東流。客去亦不息。我生苦飄蕩。何時有終極。贊公釋門老。放逐來上國。還爲世塵嬰。頗帶憔悴色。楊枝晨在手。(涅槃經。於晨朝日初出時。離常住處。嚼楊枝。澡漱口。淨手。)豆子雨(一作兩)已熟。(一作叶熟)(羅嚴疏。沙礫如春月下種豆子。得暖氣色尋便出土。)是身如浮雲。安可限南北。異縣逢舊友。初欣寫胸臆。天長關塞寒(一作遠)。歲暮饑凍逼。野風吹征衣。欲別向曛(一作昏)黑。馬嘶思故櫪。歸鳥盡斂翼。古來聚散地。宿昔長荊棘。相看俱衰年。出處各努力。

依仇注截起四句。起去秦。第一段飄忽。次八敘贊公竄跡。易以隨緣。次八敘客遊即別之情。末四仍云臨別交勉之詞。

兩當縣吳十侍御江上宅(唐書鳳州兩當縣取水名。按杜公舊題原注。吳郁。時侍御在長沙。公過其空宅。思其往事而賦此。郁名見成都詩內。)

寒城朝煙淡。山谷落葉赤。陰風千里來。吹汝江上宅。(鶴注。宅在兩當縣。州有鳳凰江所出。)鶡雞號枉渚。(楚辭。鶡鳴啁啁而悲鳴。湘州記。枉山在郡東。溪口有小渚謂之枉渚。)日色傷阡陌。借問持斧翁。(漢書。繡衣御史持斧逐捕盜賊。)幾年長沙客。(長沙今屬湖南。在洞庭湖南。)哀哀失木狖。矯矯避弓翮。亦知故鄉樂。未敢思宿昔。昔在鳳翔都。共通金閨籍。天子猶蒙塵。東郊暗長戟。兵家忌間諜。此輩常接跡。臺中領舉劾。君必慎剖析。不忍殺無辜。所以分白黑。上官權許與。失意見遷斥。(鄭箋。吳之謫遷爲辨論良民以此取忤朝貴。)仲尼甘旅人。向子識損益。(後漢書。向子平讀易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朝廷非不知。閉口休歎息。余時忝諍臣。丹陛實咫尺。相看受狼狽。至死難塞責。行邁心多違。出門無與適。於公負明義。惆悵頭更白。

侍御之謫長沙。詩義明了。不知錢朱輩何爲曲易其詞。詳詩意。侍御在鳳翔行在。以言事見謫。公方任拾遺。闕爲疏救。今過其宅。慨然觸起。特爲暴其本末。猶爲自陳其救心。兼公憂賜。坦白斷斷。不肯如此剖露。○起四提初到空宅。蕭颯逼人。次八想其貶所。而代揭其所由。[illegible]賦口多有以平民疑間諜而罹禍者。[illegible]轉見有味。[illegible]言者[illegible]或阿合取容。古今一轍。[illegible]無繇可以想其心地。○此係發秦州後所經。但不得混入紀行詩內。故先編此。

起肅宗乾元二年至代宗廣德元年（鶴年譜乾元二年十月公自秦州赴同谷不盈月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卜居浣花溪營草堂居之二年閒至新津青城代宗寶應元年居草堂送嚴武到綿州西川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冬迎家至梓廣德元年公在梓秋往閬州冬復歸梓）

發秦州（原注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

我衰更懶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同谷在秦州南）漢源十月交。（一統志漢江自沔縣嶓冢山發源故沔縣接界今之成縣即古同谷）天氣如涼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名更嘉。（九域志栗亭在成州東按成州即今成縣也其附郭縣曰同谷則栗亭不在秦州審矣杜臆乃謂公在秦州寓此去東柯谷不遠彼蓋誤認此栗亭為秦州言耳仇氏既知此為預述同谷何仍其誤以自矛盾耶）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薯音殊本草薯蕷一名山藥）崖蜜亦易求。（圖經本草石蜜即崖蜜其蜂黑色作房於巖崖以長竿刺取之）密竹復冬筍。清池可方舟。雖傷（一作云）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俯要衝。（此指秦州）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惘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

自秦州抵同谷又自同谷抵成都前後紀行詩各十二首此其首篇也須看二十四篇逐程各各不同心的是發端既此詩紀從未發前落筆明所以去此就彼之故節用逆局使文勢不平直起四句提發秦州之由實則提動同谷之由也故先逗出樂土南州後下十二句竟寫同谷此所謂逆入勢也既使讀者曉然知向往之處又以懸擬作陪寫彌能淺近遠於虛字云漢源等句言同谷風土之援利於無衣栗亭等句言同谷物產之饒利於無食寫樂土悵傷遠遊作一束此下八句倒找秦州之宜去末八句寫啓行景色又寫臨行胸襟是皆所謂逆挽勢也杜臆云此詩難於作結乾坤悠悠亦近亦遠收得恰好是首篇結法

赤谷（一統志秦州西南七里有赤谷川）前卷有赤谷西崦人家詩即此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亦未（一作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饑。悄然邨墟迥，煙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一作喜）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嗤。

此纔是發足之始，故畏少情多。○起四，語上篇末豈但二句，無限衷曲，惜隨事遷之意。轗來路，我之苦，俱見中八。敘發赤谷，以發情端，不黏赤谷說。險艱自茲一語，直將各首道盤提起。末四是初到道中，驚咨不可思三字，讀之淚落，越思越斷，故若作減調者。

鐵堂峽（通志：峽有鐵堂莊，四山環繞，西有孤冢，傳是姜維祖塋。）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峽形藏堂隍（峽、陝古通用。隍，爾雅注作壁，讀作皇，一作胡廣切，坐堂堂無四壁曰皇），壁色立積（一作精）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裂。修纖無垠竹，嵌空太始雪。威遲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趙曰：抵，當也。抵弧矢，言當用兵之時），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總計奉先白水鄜州以來），回首肝肺熱。

上十二，敘各八句。上截狀峽形，下截述行旅。○此從到峽直起，峽形壁立二句，鐵堂二字得此刻劃。徑摩為折之，遠徙盜賊未滅，淒來苦萬，非世亂何至重蟲也。

鹽井（水經注：鹽官水南入漢水，在嶓冢西五十許里。一統志：西河縣北有鹽井，煮水成鹽，今屬西和縣，在秦州南。）

鹵中草木白，青者官鹽煙（一云者青）。官作既有程，煮鹽煙在川。汲井歲榾榾（舊作搰搰，非。莊子：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出車日連連。自公斗三百（希曰：唐初鹽斗十錢，乾元初第五琦爲鹽鐵使，斗加百錢而出之，爲一百一十。此乃云斗三百，當是天下用兵，稅愈重，直愈昂矣），轉致斛六千（舊曰：商販石六千，倍其利也。據此，斛字當作石字用）。君子慎止足，小人苦喧闐。我何良歎嗟，物理固自（一作亦）然（一作固）。

忽作道學語，跟定一熱上。上八下四。截起二，兩層遞入，以下由煮而販，用蟬聯敘。七八特詩特借此足，諷在公明引下文小人，衆者者販者，爲世亂民困作勞求活而常之悲，識其遠利也。

寒峽（見宋書氐胡傳）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寒峽不可度（一作剡），我實衣裳單。況當仲冬交，泝沿增波瀾。野人尋煙語，行子傷水餐。此生免荷殳，未敢辭路難。

全從寒字落想。上八下四截。○行邁四句，從峽字逗出寒字，結句四句本說峽寒，反將衣單、冬半翻轉來。既涉峽，復活寺煙，傷水餐外，都無村落，寒苦更甚。結作自解語，又翻轉前篇死道路、肝肺熱等句意。

法鏡寺（寺無考）

身危適他州，勉強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碧鮮（一作鮮非）淨，蕭槭寒籜聚。回回（一作洄洄）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清晨（魏都賦：窮岫洩雲，日月恒翳），初日翳復吐。朱甍（音門）半光炯，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出蘿已亭午。冥冥子規叫，微徑不敢（一作取）

讀清詩，如看橫卷，瞻者爽，者曠者更變，從換地，乃其爽且曠之處也。起四從行役說落崖寺，以苦別樂也。中八寫寺前物，晴旭之趣，忽欲意闌，結四說過境，作餘韻留取不盡。

青陽峽（峽亦無考）

塞外苦厭山，南行道（一作登路）彌惡。岡巒相經亘，雲水氣參錯。林迥硤角來，天窄壁面削。溪西五里石，奮怒向我落。仰看日車側，俯恐坤軸弱。魑魅嘯有風，霜霰浩漠漠。昨憶（一作憶昨）踰隴坂（䨵曰：秦州隴城縣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其坂九回。按：此條舊注赤谷下，非也。隴坂雖唐屬秦州，實在其東境，今在平涼鳳翔之界。公未至秦時已過此矣，故秦州詩曰：遲回度隴怯。若赤谷則自秦南行之路，與隴坂無涉，移此回憶處爲是），高秋視吳嶽（吳嶽，周禮雍州其鎮曰嶽山。注：吳嶽也。唐志：肅宗在鳳翔

改汧陽郡吳山為西嶽。東笑蓮華卑，北知崆峒薄。蓮華峰山峯名在華陰。崆峒近今平涼府城在吳嶽北。超然侔壯觀，已謂殷寥廓。突兀猶趂人，及茲歎冥漠。

起四就題，新莊蓬萬山襟中八入正面，不然何起，四實寫蚌崖巖石壁插天，狀危側巉如畫，從八用陪襯法，但舊解多混，謂遂將捷吳嶽，山為襯耳，言當日輪觀嶽，已也山皆小，已謂超然獨出，至今猶似突兀趂人，及觀茲巖，乃始歎爲直凌天表，非吳嶽之可喻也，光題只一句。

龍門鎮（一統志在成縣東，不記里，古成縣，當尚遠。）

細泉兼輕冰，沮洳棧道濕。不辭辛苦行，迫此短景急。石門雲雷（一作雷）隘，（蜀都賦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蜀之險隘。門即指龍門，當在兩當成縣之間，正是漢西要地也。）古鎮峯巒集。旌竿暮慘澹，風水白刃澀。時必依山岩戍。胡馬屯成皋，成皋在東都。（唐書：是年九月，史思明陷東京及齊汝鄭滑四州。）防虞此何及，嗟爾遠戍人，山寒夜中泣。

上四亦寫實況，下八四敘景，末四寄慨，歎○古鎮峯巒集，一語可盡其間，防虞何及，非譏此之多事也，實達鎮戍以禦中原耳，舊注太認煞。

石龕（亦無考）

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又啼。（狨，爾雅：猱屬，尾作金色，俗謂之金絲狨。）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爲官採美箭，（朱氏引一統志：漢陰縣之箭竹，山爲箭竹，疑此地。無涉乎窺簳，亦產竹箭耳。）五歲供梁齊。（安史之亂起天寶十四載，至是五年。）苦云直簳盡，（一作簳盡）無以應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上下各八句，石龕冬而無虹，所以寫石龕邊寒，由陰寒之氣，如其地漸近同谷矣，同谷歌曰白狐跳梁黃狐立，天寒日暮山谷裏，與此正相類也。後又因龕邊所值之人事，觸手生出文情。

積草嶺（原注：同谷界。）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

積草嶺，路異鳴（舊作明）水縣。（唐書：鳴水縣屬興州。錢曰：此嶺之外東西別行，東同谷，西鳴水也。鳴水今爲漢中之略陽縣。）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尚百里，休駕投諸彥。（秦錫非是）邑有佳主人，（謂同谷宰）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亦上下各八句，上八寫積草之狀，四敘入界之路，及行役之困，以挑下文，下八聞出別敘行已及境，漸有卜次之喜，草為欣局張本也。○末二句作致意主人語，言供具一蕨已足，茨涉勞人，不是飽語，皆味者也。

泥功山（唐書有泥公山，在同谷西境，今考從前來路，多從東北來。舊注引泥公山證泥功，恐非，此云泥功，即是古泥嶺之別名也。）

朝行青泥上，暮在青泥中。（元和郡縣志：青泥嶺在長樂縣西北五十三里，上多雲雨，行者屢逢泥淖，故號長樂縣，即長慶中以鳴水縣省入者，其在同谷東境無疑，而前篇之鳴水在同谷東益信。）泥濘（一作寧）非一時，版築勞人功。不畏道途（一作路）遠，乃（一作反）將汩沒同。白馬爲鐵驪，小兒成老翁。哀猿透（一作條）卻墜，死鹿力所窮。寄語北來人，後來莫怱怱。

前四直起，敘泥句不脫功字，時或有令工填築之事，因紀其實也，後八都從泥濘上生發，不是乃妝借景以洩其憤，而細玩作意，卻似爲將來之憂，有乖地志也，恰是到頭語也。

鳳凰臺（原注：山峻，人不至高頂。○一統志在成縣鳳凰山，山在縣東南十里，漢世嘗有鳳凰棲其上，成縣即同谷。）

亭亭鳳凰臺，北對西康州。（唐書：武德初置西康州，貞觀初州廢爲同谷縣，屬成州。）西伯今寂寞，鳳聲亦悠悠。山峻路絕蹤，石林氣高浮。安得萬丈梯，爲君上上頭。恐有無母雛，饑寒日啾啾。（一作啾啾）我能剖心血，（一作出）飲啄慰孤愁。心以當竹實，炯然無外求。血以當醴泉，（詩疏：鳳凰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坐看綵翮長，舉（一作擧）意八極周。自天銜瑞圖，（春秋元命苞：黃帝游洛水之上，鳳凰銜圖置帝前。）飛下十二

棲。漢郊祀志：方士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圖以奉至尊。鳳以垂鴻猷。再光中
興業。一洗蒼生憂。深衷正爲此。羣盜何淹留。（擢史、鼕）

是詩想入非非，要只是鳳臺本地風光，亦只是杜老平生血性。不惜此身顛沛，但期圖匡中興，剖心瀝血，興會淋漓，寫十二詩書外之結局也。○起八句，立案。西伯二句爲一篇命脈，亦非岐山鳴鳳，公特因臺名想到鳳凰，因鳳凰想到西伯，先將注想太平之意，於此逗出。山峻四句，從人不至頂落想，以下奇情横溢，都從此蹴起。中十二，故養成鳳雛，銜穀鴻猷之具，乃後從張本。後八，作直興酣暢語，歸結到再光中興，而深衷披露，始無遺憾矣。然又恐隽使羣盜闌入，當庭然消沮，要之中後兩段，悉是空中樓閣，只用恐有二字領起，而恐有二字，卻從安得上上頭引出，其根則從鳳聲無悲生出也。○杜聞以繇母雅一段，爲畫宗悉良娛哉，講子而發彼盧氏不當請至下文，耶下云，學者綵翩長衆意，八福內足何苦說驚，不幾欲輔盧平以行羣逆耶。竊非中風狂易，嘗不至是，而繼作者猶切切爲皓之嘆，杜往矣。羣言淆亂，誰爲而辭之，安在其能廓如也。

萬丈潭（原注：同谷縣作。○方輿勝覽：在同谷縣東南七里，俗傳有龍自潭飛出。）

青溪合（一作含）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

步淩垠堮側。身下煙靄前。臨洪濤寬。卻立蒼石大。山危一
徑盡。岸絶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澹瀩。黑知（一作如）灣（一作爲）
澴底。清見光炯碎。孤雲到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
寒木壘（一作疊）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造幽無人境（一作選挹）。設之造此，何稍天真。
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修鱗
蟄。出入巨石礙（一作爪）。何當炎（一作暑）天過。快意風雨（一作雲）會。（時值冬遊，故懸想炎天快意。）

是篇不在紀行之數。○詩凡二十八句，其製局之妙，即取天工布置此潭爲法。起適中四句，筆力凜身，累知清見，孤雲飛鳥，兩實寫兩虛摹也。其前後貼身各四句，前寫到潭斷，後寫距潭外望，是近潭著筆也。又前後各四句，前以蹋步側身提起興，後以發興告歸遊畢前來路，後收局也。此二十句，只是一片重重包裹，恰好潭深身實在中間，如觀我月之重重疊疊圍裹也。而其首尾各四句，神物蟄鱗，只此兩現其始也，將神物一提，隨手擱住，其末也，將蟄鱗再提，寓意欲飛，得真匿而未得所，會爲此生寄慨，正爲斯潭生色。

發同谷縣（原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成都紀行。）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煖席。（淮南子：墨子無黔突，孔子無煖席。）況我饑愚人。焉能
尚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
役。（趙曰：春自東都回華，秋自華州客秦，冬自秦赴同谷，又自同谷赴劍南。）忡忡去絶境。杳杳更遠適。停驂
龍潭雲（即萬丈潭）。迴首虎崖石（一統志：古跡有虎穴，在成縣西）。臨岐別數子。握手淚再
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慼。平生懶拙意。偶值棲遁跡。去
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

此爲後十二首之總端，亦如發秦州詩。都發未發，將發時情景，但彼則偏起所赴之區，遂探其景，此則統說別去之，略而道其情。○起四，又是第二次登程起法。中十二，所謂將發之情也。結四，又是暫止即行結法。

木皮嶺（方輿勝覽：在同谷縣東二十里，杜甫發同谷取路栗亭十日至河池，有木皮嶺，由白水峽入蜀，即此。）

首路栗亭西（發秦州詩云：栗亭名更嘉。）。尚想鳳凰邨（宋注：當與鳳凰臺相近。）。季冬攜童稚。辛
苦赴蜀門（舊注：蜀門，即劍門也。）。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
寒爲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嶽外。別有他
山尊。仰干（一作看）塞大明（廣雅：日名耀靈，一名大明）。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鬬。屢
跼風水昏。高有廢閣道。摧折如斷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
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
憶觀崑崙圖。目擊玄圃存（神仙傳：崑崙一名玄圃）。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
魂。

起四，總是啓行之始，然出蜀門，亦猶發秦州之預提同谷也。中十六，俱說木皮嶺，寫四邊狀其險，四正狀其高，八又述層巒叠嶂，見度此之難也。結四，妙又轉出舟

景使人留戀纔動足便思住足是作者有意留西峯在後作翻身勢是謂返瀾老成

白沙渡 書堂[勝覽]以白沙水回二渡俱屬劍州說也劍州在劍門南此去劍門尚遠當即成州渡嘉陵江處

畏途隨長江[一統志]嘉陵江源出鞏昌府鳳縣東嶓冢山南流經略陽會東谷等水流經四川入大江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窕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沙白灘漫漫迥（一作回）然洗愁辛多病一蹴散高壁抵嶔崟（一作岑）洪濤越凌亂臨風獨回首攬轡復三歎

仇注起四渡口登舟中入舟中之景結四始舟登陸處按此寫江景極可悅而首言畏途末言三歎中以洗愁等三字挑起兩頭纔有別趣○天寒荒野六句入畫

水會渡[一統志]嘉陵江過略陽會東谷等水恐即此處

山行有常程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

動（一作當）我前（亦指嘉陵江）洶若溟渤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一作烈）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迴出（一作迴難）積水（一作石）外始知眾星乾遠遊令人瘦衰疾慰加餐

仇注上八從山行說向水渡下八從渡水說到登岸愚按前篇寫景寫晌晚而寫江行之趣此寫江勢之險前用正筆寫此多剞筆寫如篙師二句從反面顯出風勢迥出二句從過後翻出水勢是也

飛仙閣[朱注]在今漢中府褒城縣東南四十里或云即三國時馬鳴閣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一作徑微上）秋臺棧雲闌干峻梯石結構牢萬壑欹疏林積陰帶[梁州圖經]棧道遶空興利州至三泉縣橋閣共一萬九千三百八十閒護險編欄共四萬七千一百三十四間奔濤寒日外淺泊長風中怒號欹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饑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汝曹

自此以下四篇俱志棧道之景○上八記閣下八志憩息但寫蜀道之凌空危峻而行役之苦都從虛處傳出妻之○萬壑積陰以下句形上句奔濤即疏林之散也身處林杪之上聞陰林撼動如濤奔也○外淺泊內陰而充在畫也中怒號處被而擊鞍征也○外中二字妙於點綴讀者如行峻嶺空樹間處恭反從歎息說出與無累相結笑稅歎聲俱在

五盤[一統志]七盤嶺在保寧府廣元縣北一百七十里一名五盤嶺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一作閣）細俯映江木疏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樸俗坦然心神舒東郊（一作東川）尚格鬭巨猾何時除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弟在齊州妹在鍾離俱不在故云）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棧道四篇一若一讀相聞處章○起四敘過題面中四後入寄知景言情三五盤不亦險境要說向其景妙在首句即點卻撇上不履棧下不涉江正寫出盤形避險之趣說鮮四句還其風土忽到義皇以上惟所見淳樸如此因想到故鄉經亂離散不還則不如入蜀好矣而詩卻云豈若吾廬乃知思歸心切仍是望治情深也

○鄉關之思都從前文好景顯起不然則此等處只篇篇可入

龍門閣[元和郡縣志]在利州綿谷縣東北八十二里[寰宇志]一名葛嶺山[按]利州即今廣元縣

清江下龍門絕壁無尺土[方輿勝覽]龍門閣道最險然在山腰亦嶺有徑可以擔負而閣道惟此閣石壁斗立虛鑿石竅架木其上[一統志]在廣元縣嘉陵江東岸長風駕高（一作白）浪浩浩自太古危途中縈盤仰望垂線縷滑石欹誰鑿浮梁裊相拄目眩隕雜花頭風吹過雨（一云過飛）百年不敢料一墜那得取飽聞經瞿唐（峽名在夔州）足見度大庾（嶺名在江西南安府）終身歷艱險恐懼從此數

飛仙之險在山龍門之險在江下臨惡水起四領清中八先述閣道之欹危次述臨江之恐懼其意承盡而下後四總險之歎也○目眩頭風謂浮梁裊拄迅駛之流故目眩如花隕眩澌澌之響故頭風若雨吹也朱注此實指花雨則途中豈有花飛篇內全無雨景且於江險毫無著矣引瞿唐切水引大庾切山能聞足見

者。副此已兼有其險也。一晃瘴吶句從道調未必並當。太白蜀道難亦未必盡筆之實際也。

石櫃閣（方輿勝覽：……石櫃閣……）

季冬日已長，山晚半天赤。蜀道多早花（一作草），江間饒奇石。石櫃曾波上，臨虛蕩高壁。清暉回羣鷗，暝色帶遠客。羈棲負幽意，感歎向絕跡。信甘孱懦嬰，不獨凍餒迫。優遊謝康樂，放浪陶彭澤。吾衰未自由，謝爾性所適。

此亦監江之種也。又言幽不言險，所謂相對成章者也。○上八叙景，下八情。上党作遊賞者蛻下還行役本色。○回鷗帶客，亦是畫句。羈棲四句轉落寄幸此來之復游。四句仍以不自由爲謝，則悅雖幽亦聊自遣耳。

桔柏渡（方輿勝覽：桔柏渡在利州昭化縣北，漾水與嘉陵江合，渡近葭萌）

青冥寒江渡，駕竹爲長橋。竿濕煙漠漠，江永風蕭蕭。連笮動嫋娜（梁益記：笮橋連竹索爲之，亦名繩橋），征衣颯飄颻。急流鴇鷁（同）散（西都賦注：鴇似雁無後趾），絕岸黿鼉驕（鴇，水鳥）。西轅自茲異，東逝不可要。高通荊門路（嘉陵江下流入大江，江出夔峽連荊州），闊會滄海潮。孤光隱顧眄，遊子悵寂寥。無以洗心胷，前登但山椒（廣雅：土高四墮曰椒）。

嘉陵江發東下，公則渡橋而西，以上劍閣也。上八可作長橋行役圖。公少遊吳越，樂其風土，素有東遊之志，觀入蜀以後詩，每每情見乎辭，此以連日縣江至是則長謝於東逝之水，故欲攜西轅也。不可要者，不得與水相期會也。是篇爲近蜀門之界，故下八特寫依戀之意，於交情亦有緒合於離之致焉。

劍門（劍州劍門縣。一統志：大劍山在劍州北，穿所特爲外戶，峭壁中斷，兩崖相嶔如門之闢，如劍之植，故又名劍門山）

惟天有設險，劍門（一作閣）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一作人）怒臨關，百萬未可傍。川嶽儲精英，天府興寶藏。（仇注：柱見書入手叢孫玉上有此二句。今按：杜詩多四句轉意，此段獨闕兩句，且得此一段文氣愈暢，仇氏非偶撰也。既闕無疑。）珠玉（一作玉帛）走中原，岷峨氣悽愴。三皇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至今（一作令）英雄人，高視見霸王（霸如公孫述，王如後漢先主）。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一作黯）惆悵。

劍門與鹿頭篇，皆別立議論之文，從來注家抹篇首八句，反看了，遂令本旨語意不明，并通篇氣脈不貫，首特正之。○首尾各八句，俱以地險易動立論，中間八句乃議論。從王柔遠之失，貢則特險者在後，而然恐者仍在此。○兩主中實中主也。○抱西南見曲爲彼據，所北向見顯與我敵，爲篇末欲鏟疊嶂之根。以爲面內之義，何耶？怒臨關未可傍，見從險可恃，爲篇末英雄高視之根。中原賴之，何耶？川嶽四句言彼利可欺，而奮利則然。○皇四句言古風渾達，而末法誅求，則然怒之報也。并今四句，必欲見恃險之已事而欲效之。鏟疊嶂其抱南向北也。恐復偶然致成於擁驅之人，道在寬其職貢而已。○夏客云：劍門詩因劍閣銘而成，所古而從蘇軾古柔者之爲銘是一篇論蜀文，有德不在險意，設其詞曰：憑恃作亂，不敢爲反側于茲也。子美之詩是一篇籌邊疏，有懷遠以德意，故其詞曰：後王尚柔遠，職貢道已喪。爲當守者告也。辭古而非用古，夏客識矣。

鹿頭山（寰宇記：漢州德陽縣有鹿頭關，在鹿頭山上，南距成都百五十里）

鹿頭何亭亭，是日慰饑渴。連山西南斷，俯見千里豁（鑑州區：沃野千里謂之陸海）。遊子出京華，劍門不可越。及茲險阻盡，始喜原野闊。珠方昔三分，霸氣曾間發。天下今一家，雲端失雙闕（蜀都賦：……闕）。悠然想揚馬，繼起名硉兀（華陽國志：司馬相如、揚子雲……）。有文令人傷，何處埋爾骨。紆餘脂膏地，慘澹豪俠窟。仗鉞非老臣，宣風豈專達。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踰歲月（裴冕……爲西川節度使。仇注據詩……月則拜冕當在六月……）。

亦前中後各八句，起處忽與上篇作鉤連體，其云論互復相發，作法又變。○前八叙事，中八弔古，後八發議。入蜀者過鹿頭便無山路，皆成沃野矣。曰連山斷，曰險……

亞無將前來無數奇險一筆掃空，眼界豁然，又恰是將到之境。咏方四句，蕩古以處今，悠然四句，傷往以悼已，然本意實在羈孤間發，上與末段關外，其妙想篇篇乃是搭架運斷之古法，往往有此。前綴句即前萬川數一段，意緒漸句即前篇英雄一段意狀。如二句呼起下文，其公號蜀以異公作鋪，於蜀設於地方，兩俱得體，而以頌為規，原與前篇間發相通，須亦後與前篇相照可見矣。懷遠以總意抗云，未幾殺子璋，命知遠，崔旰、楊子琳果據險為亂。

成都府〔今隸四川布政司〕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即岷江也，環府城西北，轉而東南流〕遊子日月長。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眾星尚爭光。〔錢箋引圓覺經託肅宗初立，盜賊未息也〕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前後各八，中四句，前後皆言遊子羈旅之情，起語殺，結語亦是二十四首結語，只中四遭成都正面。○信美而猶望川梁者，見鳥雀各歸，而傷故鄉之不可歸也。所以然者，由遠望中原，如眾星爭月，彩入思避亂，是以不免羈旅也。比意側重末星。○夫以寓學備歎為曲說，不知不借論刺結聯如何觀屬。○錫德則曰：起行諸篇，為當危發貴，今氣將者說，心淺者寫，刺畫之白。元氣渾淪，窮宗之內，老集遊發。

贈蜀僧閭丘師兄〔原注：太常博士均之孫。○舊書：成都人閭丘均以文章稱，景龍中，為安樂公主所薦，拜太常博士。公主誅，均坐貶，卒。○編上元元年在成都草堂〕

大師銅梁秀，〔銅梁山名，蜀都賦：外負銅梁於宕渠〕籍籍名家孫。嗚呼先博士，炳靈精氣奔。惟昔〔一作往〕武皇后，臨軒御乾坤。多士盡儒冠，墨客藹雲屯。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世傳閭丘筆，峻極逾崑崙。鳳藏丹霄暮，龍去白水渾。青熒雪嶺東，〔雪嶺在雅州〕碑碣舊製存。斯文散都邑，高價越璵璠。晚看作者意，妙絕與誰論。吾祖詩冠古，同年蒙主恩。〔杜審言，武后擢著作郎，遷膳部員外郎〕豫章夾日月，〔豫章二木名，挺生之木也〕歲久空深根。小子思疏闊，豈能達詞門。窮愁〔一作秋〕一揮淚，相遇即諸昆。我住錦官城，〔華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城也〕兄居祇樹園。〔金剛經：祇樹給孤獨園〕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樊。天涯歇滯雨，粳稻臥不翻。漂然薄遊倦，始與道侶敦。景晏步修廊，而無車馬喧。夜闌接軟語，〔涅槃經：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詞柔軟，悅可眾心〕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驅驅爭奪繁。惟有摩尼珠，〔圓覺經：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隨方各現〕可照濁水源。〔[illegible]〕

珠如淨瓦，潔人曰此西國清水珠，置濁水冷然洞徹矣。

詩以世誼作合，分兩大段，看前閭丘先提吾祖後敘博士，於此先提吾祖後敘小子，是為立言有體，而法則順逆相間矣。敘博士處繁，敘吾祖首敘，繁敘閭丘宗門習靜之語簡，可見詳交不泛，而法則詳略相間矣。○李士某也，鈍博士也。○含著勝義，觀去或云，編其文或云，比其殺恩意，博士必以碑版之文名世。二句富即指其文中譽某某，前十句云雪嶺青熒，益指博士所製也，乃與斯文高價一聯，漢顯碑碣為東博士之墓者，同年蒙恩，就膳部也，仍帶定博士。漠漠驅驅將世亂作一跌，而後之心地益顯，我之羈愁亦釋。○西吟篇。

泛溪〔西城外浣花溪，地即草堂處〕

落景下高堂，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峯上雪，〔新唐書：雪嶺非雪山也，雪嶺在西，夏秋常白〕纖纖雲表霓。兒童戲左右，〔一云童戲左右岸〕罟弋畢提攜。翻倒荷芰亂，指揮徑路迷。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鮮美，物賤事跡睽。〔一作暌〕吾村靄暝姿，異舍雞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勢可齊。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初熟，東城多鼓鼙。

秋溪晚泛也，兼陶謝風味。前八敘興，寫景中入溪景宛然。後八即詩景結語，正喜身超事外，仍反謂未可安枕，失其本旨。

及花摩天嶺出粉氣之雲雷郊氣森一株下滴白鳴不來有客皆散天靜為異故哀何惜也然有溪云衆其聰素良工出涕知己之感於斯不盡下勝任不自量矣以説小林來集若合若離綜法次鳥葉石林云為彩作妙非脫語乃病柏枯構是一類病翁枯櫝是一類四詩寄託遙深此篇比擬鑒飲斛詩為之乃追古作者。

江頭五詠 其後三首曰梔子鸂鶒花鴨俱五律見三之三。○編寶應元年是春尚客蜀寄

丁香 圖經本草丁香木類桂高丈餘凌冬不凋花圓細黃色。齊民要術雞舌香一名丁子香是也。蘇頌一名百結丁出枝蕊上如釘長三四分。

丁香體柔弱。亂結枝猶墊。義山詩本是丁香樹春條結始生。蓋其枝常相結也。說文墊下也。細葉帶浮毛。疏花披素艷。深栽小齋後。庶使幽人占。晚墮蘭麝中。休懷粉身念。

幽芳之品墮入塵艷不自失矣若謙之若誠之深哉

麗春 圖經本草麗春一名仙女蒿。猶法按麗春罌粟別種根苗一類而數色最異。

百草競春華。麗春應最勝。少須顏色好。多漫枝條賸。紛紛桃李枝。處處總能移。如何此貴重。卻怕有人知。

有識者二篇所能自保故也少則不等近玩故其珍其好也被重而斷美者凡讀者從至三四愚空說法為上下樞機解家無得其旨者桃李即所謂多者也多故易移則濫者從矣然則奴何以擬此貴重乎其可自輕乎精欲見知則鄙者亦至矣○吳氏何等微婉須合五律三首看

屏跡三首 其後二首為五律見三之三。

衰年甘屏跡。一作病 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獨酌甘泉一云甘泉 酬上歌 秦始皇之民作甘泉之歌 歌長擊樽破。趙曰晴使王毅酒 後擊缺唾壺事。

此與五律兩首皆讀與而得無分淺深○第七句自是舊時故而歌甘泉之歌時或適吟此歌即事成句耳蓋舊謂酌甘泉而歌恐酌是酌酒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 唐書御史大夫有中丞台院等一員大夫缺則丞為之。今據公詩嚴武以御史中丞兼而二丈僕云御史大夫注嚴武有稱中丞稱大夫之誤愚謂不必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潘岳河陽縣 田翁逼社日。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鄭注以祈農祥近戊為社日元吉也 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唐兵志擇材勇者為番頭習弩射 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謂徭役差科 非指長番 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為吾取。此苟切 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鄰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此篆筆泥飲卻字字美嚴此以田家樂為德政歌也如此稱美上官無得諛諂之嫌是驗參差眾議將泥飲美嚴橫截敍一起四句雙關定郭景是政化其妙可思次十句以酒酣誇尹作提點跟簡括以下節遮放番一事而弊政頓除可知誓死不走以輸誠語作束上截下應得情得體又次八句以大作社籠起見泥飲者在一家而歡樂者遍境內矣叫婦二字一讀如聞其聲此下敍泥飲仍拍合政化以說尹在口作束前後醒眼末十句分三層收意以朝來四句收篇首以高聲四句收泥飲以月出二句收美嚴滴水不漏問升斗舊云問酒數吾謂是問生產也見有此好官不須記挂口報不怕沒飯喫吾當今日只管關懷痛飲耳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元年是年去年號也建巳月四月也是月肅宗寢疾詔改元寶應稱月復舊蜀遠猶未聞詔也 郎有焦校書。唐書崇文館有校書郎二人 自誇足膂力。能騎生馬駒。一朝被馬踏。脣裂板齒無。壯心不肯已。欲得東擒胡。

此詩末戲以矯強嘲之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唐書東宮三寺司直一人。又大理寺司直六人。 馬驚折左臂骨。

折面如墨。鶩駞漫（一作慢）潑泥何不避。雨色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叶偪。○淮南子塞上翁馬亡入邊曰何知非福居數月其子引邊馬而歸曰何知非禍及其子好騎墮而折髀又曰何知非福）

此詩末聯以正論慰之。

大雨（入代宗初）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陶。執熱乃沸鼎。纖絺成縕袍。風雷颯萬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已喜黍豆高。三日無行人。二（一作大）江聲怒號。（二江，內江外江也。水經注成都有二江雙流郡下，故揚子雲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流惡邑里清。矧茲遠江皋。荒庭步鸛鶴。隱几望波濤。沉痾聚藥餌。頓忘所進勞。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陰色靜隴畝。勸耕自官曹。四鄰耒耜出。何必吾家操。

久旱得雨而喜也。前八從旱入雨。兩層中截。中八雨後之景。不特旱苗復蘇。而暑氣亦清。後八暢言喜雨之情。○附說旱

說旱（原注：初中丞嚴公節制劍南日奏此說）周禮司巫若國大旱則率巫而舞雩傳曰龍見而雩謂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昏見東方萬物待雨以大故祭天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今蜀自十月不雨抵建卯非雩之時奈久旱何得非獄吏只知禁繫不知疏決怨氣積冤氣盛亦能致旱是何川澤之乾也塵霧之塞也行路皆菜色也田家其愁痛也自中丞下車之初軍郡之政罷弊之俗已下手開濟矣百事冗長者又已革削矣獨獄囚未聞處分豈次第未到為獄無濫繫者乎谷者百姓之本百役是出況冬麥黃枯春種不入公誠能暫輟諸務親問囚徒除合死者之外下筆盡放使囹圄一空必甘雨大降但怨氣消則和氣應矣躬自疏決請以兩縣及府繫為始管內東西兩川各遣一使兼委刺史縣令對巡使同疏決如兩縣及府等囚例處分眾人之望也隨時之義也昔貞觀中歲大旱文皇帝親臨長安萬年二赤縣決獄膏雨滂足即獄鎮方面歲荒札皆遣使大臣之務也不可忽凡今徵求無名數又耆老合侍者兩川侍丁得異常丁乎不殊常丁賦斂是老男及老女死日短促也國有養老公遂遣吏存問其疾苦亦和氣合應之義也時雨可降之徵也愚以為至仁之人常以正道應物天道遠去人不遠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華陽風俗錄：流花亭在州之西南，江流至清，其淺可涉。）秋夏忽泛溢。豈惟入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鼇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踈。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填淤。青青屋東麻。散亂床上書。不知（一作意）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遊都市閒。晚憩必郫墟。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阻水不得歸草堂而作也。前八從當景入溪漲。中八述初退仍阻。而更為後慮。末四閒情作結。郫墟即指草堂。暫行猶想家。況遠客而不思歸乎。雖閒情。亦本懷也。語意甚明。舊本支離不解所謂。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跡（寰宇記：陳拾遺學堂在射洪縣北金華山。陳射洪梓州屬縣在州南。拾遺名子昂。○編梓州詩時移家在梓。）

涪右眾山內。（涪江右也）金華紫崔嵬。上有蔚藍天。（杜田曰：度人經諸天皆有隱名，第一太黃皇曾天，鬱鑒玉明蔚藍，即蔚藍也。趙曰蔚藍謂天之青色如此。若如杜說，豈有兩字俱用之理。俗謂深碧為蔚藍。杜田得之。故有亦主杜說。然今人讀誌久矣。）垂光抱瓊臺。（太平寰宇記：太空瓊臺洞門別真之所居。）繫舟接絕壁。杖策（一作藜）窮縈回。四顧俯層巔。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霜鴻有餘哀。焚香玉女跪。霧裏仙人來。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起。激烈傷雄才。

仇云起四記山觀。中八記登山臨眺。後四歎學堂遺跡。

陳拾遺故宅（楊德周曰：陳拾遺故宅在射洪縣東武山下，去縣北里許。）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揚荒山日。慘澹（一作崔嵂）故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揚馬後。（皆蜀人）名與日月懸。（盧藏用子昂別傳：文雅有相如子雲風骨。）同遊英俊人。多秉

輔佐權彥昭，趙玉價郭震。一作振 起通泉，到今素壁滑，灑翰銀鉤連。〔唐書〕薛彥昭累遷中書侍郎，同三品。〔新書〕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同三品。〔鶴注〕元振嘗為梓州通泉縣尉，碑目云拾遺宅有趙郭題壁。盛事會一時，此堂豈千年。終古立忠義，感遇有遺篇。〔舊書〕子昂著感遇詩三十首，王適見而驚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矣。

起四記故宅，中段曲折數其才高位下，二句逆提，故著聖賢字，然正以權起才，前見有才削位，雖不同，而同遊者盡當代守工矣，故以到今二句指點，末四咏歎作結，見堂之傳，全係乎其人也。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日色異，絳氣橫扶疏。一作踈 窈窕入風磴，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臥，〔高僧傳〕惠永住廬山西林寺，屋中常有一虎。〔又〕潭州善覺禪師以二虎為侍者。遂得文公廬。俯視萬家邑，煙塵對階除。吾師雨花外，〔續高僧傳〕法雲講法華經，感天花狀如飛雪，滿空而下，延於堂內，升空不墜。不下十年餘。〔仇注〕久不下樓塵世。長者自布金，〔西域記〕善施長者號給孤獨，願建精舍，惟太子逝多園地爽塏，太子戲言金遍乃賣，善施出藏金隨言布地。禪龕只晏如。大珠脫玷翳，白月當空虛。〔法苑珠林〕西方一月分為黑白，初一至十五名為白月，十六至月盡名為黑月。甫也南北人，蕪蔓少耘鋤。〔宋注〕言性地荒穢。久遭詩酒汙，何事忝簪裾。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願聞第一義，〔涅槃經〕出世人所知，名第一義諦。迴向心地初。〔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迴向。〔華嚴論〕有心地法門。〔智度論〕心能生，可依止，義喻之如地。發心重初心，如華嚴云初發心時便成正覺是也。舊引楞嚴初地，不切。金篦刮眼膜，〔涅槃經〕如盲目人，良醫即以金篦決其眼膜。價重百車渠。〔廣雅〕車渠，石次玉。無生有汲引，〔楞嚴經〕是人即獲無生法忍。茲理儻吹噓。

公謂文公，見禪心之徹，如大珠脫翳，白月當空，因自傷世諦糾纏，心地蕪穢，欲向文公叩安心法，乃是實見，非寓言也。首段從上方著筆，徐徐引入，後兩段一彼一此，緊相對照。○詩有似偈處，為後人投贈佛門文字之祖。

奉贈射洪李四丈 明甫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說苑〕愛其人者兼愛屋上之烏。〔鶴注〕其人若李四丈。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南京亂初定，南京謂成都，時徐知道已平。所向邑枯槁。一作邑 遊子無根株，茅齋付秋草。茅齋謂草堂。東征下月峽，明月峽，三峽之始。挂席窮海島。萬里須十金，〔前漢〕古者一兩金直萬錢。妻孥未相保。蒼茫風塵際，蹭蹬騏驎老。〔杜臆〕騏驎自喻。志士懷感傷，心胸已傾倒。

起四用典，敘相逢，中八述來梓之故，兼言遠去乏資，末四感其知己。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鶴注：南之通泉時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一作復 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逐徒侶，〔思玄賦〕簡元辰而俶裝。〔注〕俶，始也。達曙凌險澀。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汀洲稍疎散，風景開快悒。一作靖 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更灑楊朱泣。〔淮南子〕楊朱見岐路而泣。

此總題也。前十二句總從早發落想，四提明四序，其致迴寫景，後八分惜哀悼，一篇亂錯，仍從題轉文，致不直。○簡古有骨。兩段之間，可以為法。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通泉縣屬梓州，在射洪南，不遠，今併入射洪。

〔輿地紀勝〕通泉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水從山頂湧出，下注江。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生曾陰，一作生 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愧孔父，

去國同王粲（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荆蠻。）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歎。

（與上篇蓮花起四句從早行說下，一二山水關氣象，不能到而入句，出山及驛遇驛望甚騁懷江邊，還悅若身歷，如此亦足怡情矣。後四仍收本色。）

過郭代公故宅（宋注：元振魏州人，宅在京師宣陽里。今云故宅，當是尉通泉時所居。）

豪俊初未遇，其跡或脫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唐書郭傳：擢通泉尉，任俠使氣，撥棄小節。）及夫登袞冕，直氣森噴薄。磊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張說撰行狀：則天聞其名，引見。先天二年，知政事。太平公主謀逆，睿宗使公廷諍，不受詔，及兵誅懷正等，睿宗驚，公獨登樓侍睿宗，聞兵至，將欲投樓下，公觀狀聖躬致勸，乃止。及事定，以功封代國公。）定策神龍後，（大公曰：定策在先天二年，去中宗神龍元凡八年。今詩云云，蓋太平禮禍胎在神龍而下也。）宮中翕清廓。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群公有慚色，王室無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我行得遺跡，池（一作址）館皆蹤鑿。壯公臨事斷，顧步涕橫落。精魄凜如在，所歷終蕭索。二句係高詠寶劍篇，（行狀：則天令錄舊文，乃上古劍歌。則天覽而佳之，令寫數十本，遍賜學士。歌云：昆吾鐵冶飛炎烟。）神交付冥漠。

（此公與大雅有異，已登袞冕，前八句總挈生平，中八句特表勳伐，後八句憑弔遺蹤，從嗟歎。）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唐書薛稷傳：稷字嗣通，外祖魏徵家多藏虞褚書跡，稷銳精模倣，遂以書名天下，畫又絕品。睿宗踐祚，作太子少保。）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稷有秋日還京陝西作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惜哉功名忤，（一作迕。以憲懷正伏誅，稷以知謀賜死萬年獄。）但見書畫傳。我遊梓州東，遺跡涪江邊。畫藏青蓮界，（謂佛寺。）書入金牓懸。仰看垂露姿，（王愔文字志：垂露書，如懸針而勢不遒勁，阿那如濃露之垂。）不崩亦不騫。鬱鬱三大字，（寰宇記：薛稷觀書慧普寺三字，徑三尺，在通泉縣慶寺。）蛟龍岌相纏。又揮西方變，（謂畫諸佛變相。）發地扶屋椽。慘澹壁飛動，到今色未填。此行疊壯觀，郭薛俱才賢。不知百載後，誰復來通泉。

（起四以詩才引書畫，而又以功名作轉，對郭亦見直筆。中十二句將書畫並提，分寫筆法整齊，末四綰合郭公，淡淡而又便結，語似云含自負意。）

通泉縣署壁後薛少保畫鶴（名畫記：稷尤善花鳥人物雜畫，屏風六扇鶴樣自稷始。此名畫錄：今秘書省有稷畫鶴，又蜀郡亦有并佛像菩薩，並稱神品。）

薛公十一鶴，皆寫青田真。（晉永嘉郡記：沐溪野去青田九里，此中有雙白鶴，生子長大便去，只惟父母，多云神仙所養。）畫色久欲盡，蒼然猶出塵。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長人。佳此志氣遠，豈惟粉墨新。萬里不以力，群遊森會神。威遲白鳳態，（禽經：白鳳謂之鸘。）非是倉鶊鄰。（爾雅：鶬，麋鴰。一名倉庚，一名商庚。）高堂未傾覆，常（一作得）得慰嘉賓。曝（一作暴）露牆壁外，終嗟風雨頻。赤霄有真骨，恥飲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脫略誰能馴。

（畫鶴名蹟見之毀屋壞牆，慨然有作也。起四句總領。中一段申十一，青田真，後一段申畫久猶出塵。末則將傾覆亦有四句，本由將傾覆慨卻以真鶴之脫形盡。一解曠超然以遠。）

寄題江外草堂（廣德元年梓州詩）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一作蘇）竹，卜居必林泉。遭亂到蜀江，臥疴遺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一作亭臺）隨高下，敞豁當清川。惟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一作休息，非。）安得酣歌眠。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賢達士，（一作達士，非。之道。）寧受外物牽。（志一作賢達士。）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偶攜老妻去

慘澹凌風煙。事跡無固必。幽貞媿一作愧雙全。高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不堪一作甚長。永爲鄰里憐。

起四原下草堂之由。次十二句云履歷草堂始末。又次十二句云適去草堂之故。末四但憶植物。不言草堂。就草堂自作章法。蓋起訖皆以寄情松竹立意。則中間草堂之位置甚得自如。太虛浮雲。千變無蹤。潮納襟懷。想矣。○干戈一段用兩句領起。收覆四句言發遣之高超。顧惟四句言播遷之拖逢。兩層一揚一抑。兩句又將醉後步高況解。謂各四句轉意不淸楚。

喜雨

春旱天地昏。日色赤如血。農事都已休。兵戈況騷屑。巴人困軍須。慟哭厚土熱。滄江夜來雨。眞宰罪一雪。穀根小一作少蘇息。沴音戾氣終不滅。何由見寧歲。解我憂思結。崢嶸羣山雲。交會未斷絕。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原注：時聞浙右多盜賊。寶應元年八月。台州人袁晁反。陷浙東州郡。廣德元年四月。李光弼討之。

詩兼農事兵事兩意。然農事言輕。兵事言重。結聯復側下。通篇兵事統歸結。另誌所聞。○赤如血三字。牽見但形容亢暘。而全首都顯。

述古三首 鶴編

赤驥頓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爲問馭者誰。鳳凰從東一作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李嶠詠鳳詩集書稱竹實爲鸞鳳之食。近歲千人言。飯有竹實大如雞子。竹葉與言味甘。勝粱食之。心勝精於。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念子忍朝饑。古時君臣合。可以物理推。賢人識定分。進退固一作因其宜。

此言君臣之分不然也。次公曰。肅宗初任用李泌張鎬房琯諸賢。其後或罷或斥。或疑惑以遠讒爲同馭者誰。一篇之主。連用兩喻。而主意注在前後之末。錯舉入。上兩首亦似有道之言。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莊子：膏火自煎

也。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一作農爲本。邪贏無乃勞。西京賦：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舜舉十六相。八元八愷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史記：商鞅天資刻薄少恩。變秦法令密如牛毛。

刺利害也。大臣專利政。辭失高民。病矣。朱注云：時第五琦劉晏皆以宰相領度支鹽鐵。當時元載代劉晏。年租調之法。負責許數。舉其所有擬之。白善不專指晏琦也。墨蔽皆以市人鄙之。鑿以自損擬之。又以身尊推之。終以秦法擬之。有國家者可以悟矣。

漢光得天下。祚永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自蕭曹來。漢書：蕭何曹參經綸中興業。何代無長才。吾慕寇鄧勳。寇恂鄧禹濟時信良哉。耿賈亦宗臣。耿弇賈復皆光武功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畫在雲臺。東觀漢記：顯宗追感前世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鄧禹爲首。

勸時君厚勳臣也。仇云：忠如李郭。尚獲讒謗。借漢以諷。此意甚顯。收京諸將矣。而問以高祖再授中興。有非文臣所能擬也。擬漢光龍。指祚永有自尚。末實指功臣。功臣就開國上推出見。創業且賴之。況中興乎。結到休運。仍應祚永。最得感動人主之道。此亦古雜詩體。切時事。眞關治體。

天地間有用文章。

椶拂子

椶拂且薄陋。豈知身効能。不堪代白羽。蜀志：諸葛亮以白羽扇指揮軍事。有足除青一作蒼蠅。詩：營營青蠅。刺讒也。熒熒金錯刀。漢食貨志：新室更造錯刀。刀錯以黃金。擢擢朱絲繩。朱絲金錯朱絲。皆椶拂之飾。非獨顏色好。亦用一作因顧盻一作眄稱。吾老抱疾病。家貧臥炎蒸。咂膚倦撲滅。賴爾甘服膺。物微世競棄。義在誰肯征。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縢。莊子：攝緘縢。緘縢之不固。

此當是詠椶拂時所作。前八以言其用。有足顧惜。後八言賴其用。故不忍棄捐。

閬州東樓筵奉送十一舅往青城得昏字　一統志：閬州今保寧府。東樓在

府治蜀喜陵江上。其時寄遠二十四舅赴任青城。又張見三之三。十一舅接任其任也。又有酬十一舅惜別五排，見卷之二。○閬州詩。

曾城有高樓，制古丹雘存。迢迢百餘尺，豁達開四門。雖有會（一作）車馬客，而無人世喧。遊目俯大江（閬州陵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天寒鳥獸伏（一作休），霜露在草根。今我送舅氏，萬感集清樽。豈伊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久崩奔。（謂二十四舅）臨風欲慟哭，聲出已復吞。

分兩段。前敘樓景及時令，而別筵句逗起。後敘送行，并附候，而迴首句是本意。

山寺（原注：章留後同遊，得開字。○留後名彝，時為梓州守。○通梓時代宗避吐蕃幸陝。）

野寺根石壁，諸龕遍崔嵬。前佛不復辨，百身一（一作）莓苔。雖有古殿存，世尊亦塵埃。如聞龍象泣（維摩經：菩薩威力，譬如龍象蹴踏），足令信者哀。使君騎紫馬，捧擁從西來。樹羽靜千里，臨江久徘徊。山僧衣藍縷，告訴棟梁摧。公為顧（一作顧）賓從（一作徒），咄嗟檀施開（僧寶記：天竺言檀那，此言布施。天親論：檀越，言此人行檀能越貧窮海故）。吾知多羅樹（酉陽雜俎：貝多樹長六七丈，經冬不凋，有三等：一多羅婆力叉貝多，二多梨婆力叉貝多，三部闍婆力叉貝多。貝多翻為葉，婆力叉翻為樹。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卻倚蓮華臺（大智度論：阿耨達池中蓮華大如車蓋，天上寶蓮華復大於此，嚴淨香妙可坐）。諸天必歡喜，鬼物無嫌猜。以茲撫士卒，孰曰非周才。窮子失淨處，高人憂禍胎。歲晏風破肉，荒林寒可迴。思量入道苦，自哂同嬰孩。

朱注：章彝之為人，史無考。公詩總作於冬。時行將暫令。刺史兼彝之為人，將略以優，乃心不在王室。是冬天子幸陝，彝從容校獵，未必無擁兵觀望之意。公窺其微而不敢顯言，因遊寺以諷諭之。然起八句，述山寺頹毀，隱然描出至尊蒙塵之象。次八句言感棠從而興施，觀見其專事奉佛，言外便露無心報主之意。然此兩段要是敘事體也。以下數為諷悔之文，乃弱諷詞。吾知八句，言氣象一新，諸佛必喜。以茲佛依而撫用其士卒，孰謂非惟我所使之周才乎。但窮子而不懼其行高擬憂其禍於久。窮子之指士卒，不使所言留後也。末四句，晴從憂禍胎邊出，蓋有若將逸為塞蒙去之之意。既云入道苦，同嬰孩者，言不與使君同此信心，真若情無知識。此則妙於措詞，能使聞者釋然，無所介蒂，舊解失旨。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五年）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萬夫後。昔如縱壑魚，今如喪家狗。既無遊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不意青草湖（元和志：巴丘湖又名青草湖，在巴陵縣），扁舟落吾手。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或難朽。日車隱崑崙，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祿山、吐蕃兩陷京師）。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帝在陝州）。終作適荊蠻，安排用莊叟（莊子：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隨雲拜東皇（楚辭：東皇太一。文選注：太乙，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掛席上南斗（晉書：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吳越之分）。有使（去聲）即寄書，無使（如字）長迴首。

分三段。首敘前後留蜀，內說出去蜀緣由，落到青草扁舟，逗出適吳楚之端。（作一轉）後段敘餞，排鋪時況，說出北歸不得，所以且到吳楚，就吳楚而歸之。作收繳。○申涵光云：譬如恐性坦率，失身為杯酒，至是愈覺親切，近辭痛飲徒，得老成方見豪傑藩籬。○公此行自并在欄，本欲東下，故在閬又有與趣荊南等七律。其因蕭世瓘，遂還成都。此適吳楚以避留後，未足與論。

計四十二首

起代宗廣德二年至大曆元年（廣德二年，春，公復自梓往閬州，春晚，嚴武再鎮蜀，遂歸成都草堂。六月，武表爲參謀，工部員外郎。永泰元年，辭幕歸草堂。四月，武卒，離蜀南下，自戎、渝至忠，至雲安。大曆元年春，至夔州，寓西閣。）

贈別賀蘭銛

黃雀飽野粟，羣飛動荊榛。今君抱何恨，寂寞向時人。老驥倦驤首，蒼鷹（一作鷹）愁易馴。高賢世未識，固合嬰饑貧。國步初返正，乾坤尚風塵。（通鑑：元年十月吐蕃入寇，帝幸陝州，十二月車駕還長安。唐書：吐蕃屯原、會、成、渭間自如。）悲歌鬢髮白，遠赴湘吳春。我戀岷下芋，（[illegible]）君思千里蓴。（[illegible]）生離與死別，自古鼻酸辛。

（[illegible]　黃雀二句爲向人反興，老驥四句爲抱恨解，[illegible]）

南池（後漢書：巴郡閬中縣南有彭池。）

崢嶸巴閬間，所向盡山谷。安知有蒼池，萬頃浸坤軸。呀然閬城南，枕帶巴江腹。芰荷入異縣，粳稻共比屋。（[illegible]）皇天不無意，美利戒止足。高田失西成，此物頗豐熟。（[illegible]）清源多眾魚，遠岸富喬木。獨歎楓香林，（[illegible]）春時好顏色。南有漢王（一作主）祠，（[illegible]）終朝走巫祝。歌舞散靈衣，（[illegible]）荒哉舊風俗。高皇亦明王，（一作主）魂魄猶正直。不應空陂上，縹緲親酒食。淫祀自古昔，非唯一川瀆。干戈浩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遭亂身局促。駐馬問

前八句言被燒，後八句言修整。八句又三層曲折。

破船

平生江海心，宿昔具扁舟。豈惟青溪上，日傍柴門遊。蒼皇避亂兵，緬邈懷（一作懷遠）舊丘。鄰人亦已非，野竹獨修修。船舷不重扣，埋沒已經秋。仰看西飛翼，下愧東逝流。故者或可掘（[illegible]沈注：船去頭尾者，江南謂之頭船），新者亦易求。所悲數奔竄，白屋難久留。

起四述具船之由，中八述歸來船壞，末四述不修之故。可掘者，可截補為杜也，然似不雅。○二詩俱具達士胸襟，然一修一否，緩急之辨也。

揚旗（原注：二年夏六月，成都尹嚴公置酒公堂，觀騎士試新旗幟。）

江雨颯長夏，府中有餘清。我公會賓客，肅肅有異聲。初筵閱軍裝，羅列照廣庭。庭空六（一作四）馬入，駊騀揚旗（一作旌）旆（說文：駊騀，馬搖頭也）。迴迴偃飛蓋，熠熠迸流星。來纏（一作衝）風飈急，去擘山嶽傾。材歸俯身盡，妙取略地平。虹霓就掌握，舒卷隨人輕。三州陷犬戎（謂上年十二月高適在事時，吐蕃陷松維保三州），但見西嶺青。公來練猛士，欲奪天邊城。此堂不易升，庸蜀日已寧（庸，蜀也。公孫述傳注：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吾徒且加餐，休適蠻與荊。

是篇竟是以詩為賦。前八句敘事，中八句筆寫，後八句局望，體製秩如。○其景過入筆，情清灑。偃飛蓋，迴旋之狀也；迸流星，駱繹之狀也；纏風急，圍繞而聚也；擘嶽傾，分布而卻也；俯身盡，隨身奔倒，而材若為之盡也；略地平，[illegible]之平也；虹霓就掌，舒卷隨人，總上作一束。此段句法，欲與長揚羽獵爭奇者。三州四句，見此舉非徒耀耳目之觀；不易升，惟重戎業之詞；日已寧，頌禱欣動之詞；結又就自身作預為慰寧之詞，而加餐字又恰與篇首會客初筵映帶，不肯鬆了滲漏如此。○前妙在鋪張中，妙在餞剝後，妙在嚴重。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韋諷，成都人。[illegible]寶應初先有送韋諷閬州詩，[illegible]公復送之。）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一作尚）嗷嗷，十載（一作年）供軍食（自天寶十四載至是為十載）。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韋生富春秋，洞徹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當令（一作今）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淒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illegible]

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

客從西北來，遺我翠（一作細）織成（[illegible]）。開緘風濤湧，中有掉尾鯨。逶迤羅水族，瑣細不足名（以上皆織文）。客云充君褥，承君終宴榮。空堂魑魅走，高枕形神清。領客珍重意，顧我非公卿。留之懼不祥，施之混柴荊。服飾定尊卑，大哉萬古程。今我一賤老，裋褐更無營。煌煌珠宮物，寢處禍所嬰。歎息當路子，干戈尚縱橫。掌握有權柄，衣馬自肥輕。李鼎死岐陽（[illegible]上元二年，以羽林大將軍李鼎為鳳翔尹，興鳳隴等州節度使。[illegible]），實以驕貴盈。來瑱賜自盡（舊書：寶應元年，來瑱為山南東道節度使，[illegible]帝令[illegible]），氣豪直阻兵。皆聞黃金多，坐見悔吝生（二人之死，以驕盈）。奈何田舍翁，受此厚貺情。錦鯨卷還客，始覺心和平。振我麤席塵，愧客茹藜羹（一作藜羹茹）。

前言珍貴之品不宜以非分受，後言奢侈必敗，驕且以守分終焉。錢箋云：史稱武在蜀[illegible]，公在幕下作此諷諭，[illegible]李鼎、來瑱以深戒之，朋友責善[illegible]。

之道也不然解一篇成之遺而僅談殺身之禍不病而呻豈詩人之意乎愚按選中無答蘇武等字此亦事之偶感贈答者猶衍耳非以與張也然今人不敢從舊

別唐十五誡因寄禮部賈侍郎［舊注］賈至時以禮部侍郎［illegible］又云是年九月賈至知東京舉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復為萬里別，送子山之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六龍忽蹉跎。［楚辭］六龍於扶桑 相視髮皓白，［illegible］況難駐羲和。［illegible］胡星墜燕地，［唐書］［illegible］漢將仍橫戈。［illegible］蕭條四海內，人少豺虎多。少人慎莫投，多虎信所過。饑有易子食，獸猶畏虞羅。子負經濟才，天門鬱嵯峨。飄颻適東周，［illegible］來往若崩波。南宮吾故人，後世皆以禮部為南宮凡舉進士者曰南宮登第［illegible］白馬金盤陀。金盤陀鞍［illegible］雄筆映千古，見賢心靡他。一作匪 念子善師事，歲寒守舊柯。為吾謝賈公，病肺臥江沱。

朱注唐十五必往東京赴舉，公寄詩於賈，因之先容也。愚按首十二句敘遇別情，次八句橫插中間寄語，為東都變亂為遊子戒，心蓋公河南人，故有東京殘破之慨，每念及此，不勝憤激也。少人莫投，多虎則過者少人之虞，宜將食人多虎之處猶有禦虎者也。以下二句足上二句，暗用苛政猛於虎意，此為憤詞。末十二句乃因唐寄賈之正文，但言唐具高才，賈能好賢，唐必秉心不二，賈自鑒別無寃，絶不代作乞憐之語［illegible］

除草［原注］去蕁草也 其葉如蜂螫人，以溺灌之即解，善治風癉，考杜詩當作蕁，依朱本入

永泰元年辭幕歸草堂後

草有害於人，曾何生阻修。其毒甚蜂蠆，［illegible］其多彌道周。清晨步前林，江邑未散憂。芒刺在我眼，焉能待高秋。霜一作雪 露一霑凝，一作夜 蕙葉亦難留。荷鋤先童稚，日入仍討求。轉致水中央，豈無雙釣舟。［illegible］頑根易滋蔓，敢使依舊丘。自茲藩籬曠，更覺松竹幽。芟夷不可闕，疾惡信如讎。

借除草以喻除奸也。起四句總領，曾何生阻修者，言何嘗盡在遠遐，實附膚關心［illegible］前六言去之速，後六言去之盡，求四句［illegible］結出疾惡如讎，四字暗露本旨［illegible］奸反為害者不速不盡故也。解此詩者［illegible］千古目有時難［illegible］禍亂之源［illegible］

營屋

我有陰江竹，能令朱夏寒。陰通積水內，高入浮雲端。甚疑鬼物憑，不顧剪伐殘。東偏若面勢，戶牖永可安。愛惜已六載，自上元元年營草堂種竹至永泰元年已六載 茲晨去千竿。蕭蕭見白日，洶洶開奔湍。度堂匪華麗，養拙異考槃。草茅雖薙葺，衰疾方少寬。洗然順所適，［illegible］此足代加餐。寂無斤斧響，庶遂憩息歡。

起四句從度地之前敘起，甚疑八句敘除地經始，度堂四句敘營治，末四句敘屋成，然只一片下。起聯極佳，大有遠勢［illegible］

三韻三首 一作篇

高馬勿唾一作捶 面，長魚無損鱗。辱馬馬毛焦，困魚魚有神。君看磊落士，不肯易其身。［illegible］

比也。唾之損之者不足貴，要在高馬長魚之能不受困辱也。［illegible］

蕩蕩萬斛船，影若揚一作編 白虹。起檣必椎牛，挂席集眾功。自

非風動天莫置大水中

此忠志大言，大不知此公自命何等。

烈一作列士惡多門，小人自同調。名利苟可取，殺身傷權要。何當官曹清，爾輩堪一笑。

賦也。名利二句，名言可諷。此章當……不足供烈士一笑矣。○申涵光曰：三韻三篇甚古。慣思被三篇，乃古雜詩體，不得定為何時所作，亦不必强求其何所指切。左太冲詩云：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可想其命意之高。

宿青溪驛奉懷張員外十五兄之緒

輿地紀勝：青溪驛在嘉州犍為縣。高力士外傳：李輔國弄權，但涅挫從不死則流黔中道尤甚。員外則張謂，之緒其字也。○此去成都以後詩也。此行歐道於江，故南至嘉，又滴至戎，又東北轉而至渝，又東至忠，所歷諸州皆緣江。

漾舟千山內，日入泊枉一作荒渚。洲渚之曲處也。非楚辭之枉渚。我生本飄飄，今復在何許。石根青楓林，猿鳥聚儔侶。月明遊子靜，畏虎不得語。中夜懷友朋，乾坤此深阻。浩蕩前後間，佳期赴一作付荆楚。

前八寫宿驛。月明二句，難更歷世故、從經行役者，乃知其妙。後四寫懷張。張此時必還，故後留荆楚而適楚，又公素志，故有佳期之句。

水閣朝霽奉簡雲安嚴明府

一作嚴雲安。○時在雲安。入大曆元年。

東城抱春岑，江閣鄰石面。崔嵬晨雲白，朝日一作旭射芳甸。雨檻臥花叢，風牀展書卷。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囀。呼婢取酒壺，續兒誦文選。晚交嚴明府，矧此數相見。

詩意明亮，於杜詩中別為一種。宋元以後五古多祖之。黃生所云全首風致者也。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一作南無杜鵑，雲安有杜鵑。[illegible]

樂府江南詞：魚戲蓮葉東，魚戲蓮葉西，魚戲蓮葉南，魚戲蓮葉北。子美正用此格。

我昔遊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仍為餧其子，禮若奉至尊。仇注：杜鵑寄子於百鳥巢，百鳥共養其子而不敢犯。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春秋繁露：雁有行列，羔飲其母必跪，似知禮者，故以為贄。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詩詠杜鵑，而主意乃在禽鳥之奉杜鵑，托諷物以為臣節諷也。起四句以二無陪二有。杜鵑所謂龍所屬而起，所謂有無字勿泥也。一大段從昔日西川作引，因發出君臣名分大義。其間鴻雁羔羊，又是推類言之。雲安杜鵑，只末四句一找。前義已透，不須贅也。此亦虛實互用之法。若杜識箋則將作於雲安，必皆號而今詳矣。○時蜀亂相仍，如段子璋、崔旰之徒，皆不修臣節者，托諷之意，蓋在於此。偽蘇注刺史忠逆之說，謂尊君為有懷玄宗，為無懷肅宗，所為謬傳，其托語寓不解也。公蓋以百鳥比事君者，若杜鵑則固以比君矣。

石硯

原注：平侍御者。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遞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上冠，唐書：御史大夫、中丞、御史冠，獬廌之服也，一名獬豸冠。貞一作正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況得終清宴。公含起草姿，不遠明光殿。三秦記：未央宮漸臺西有桂宮，內有明光殿，金玉珠璣為簾箔，金陛玉階，晝夜光明。漢官典職：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備光明殿起草作制誥。致於丹青地，知汝隨顧眄。

前四敘得硯。中八就硯實寫。禹鑿四句，狀硯之美；數人四句，狀硯之用。四言硯可配平公，四言平公能重此硯。又情互發，此法冠為此言，其有串鎖脈句，頓挫眼目。公言足與佳句相稱，既平時名此得句，引動起草。杜臆云：汝指硯。朱注云：亦得蒙天子顧眄也。

贈鄭十八賁

溫溫士君子，令我懷抱盡。靈芝冠衆芳，安得闕親近。遭亂意不歸，竄身跡非隱。細人尚姑息，吾子色愈謹。高懷見物理，識者安肯哂。卑飛欲何待，捷徑應未忍。（賁蓋隱居，捷徑不屑，言吾子不忍以捷徑示。）示我百篇文，詩家一標準。羈離交屈宋，牢落値顏閔。水陸迷畏途，藥餌駐修軫。古人日已遠，青史字不泯。步趾咏唐虞，追隨飯葵菫。（言讀。葵似柳子，可采為食之意。）數杯資好事，異味煩縣尹。（謂雲安令嚴明府，公書贈以詩。）心雖在朝謁，力與願矛盾。（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抱病排金門，衰容豈爲敏。

趙注以詩有縣尹句，謂鄭十八爲雲安令，非也。鄭亦有品之士，流寓於此者。公高其行而贈之，以此是四句一篇之綱，卽見傾倒之甚。次八句承鄭之竄身。指鄭。朱注作公自言，誤。下大句反覆推明此二句。盡言姑息者，或勸之屈身求仕，而鄭色愈謹，由其高懷見理也。故細人或哂之，識者當重之也。是其洒然無所待而不趨捷徑者也。此與溫溫士君子應。又次十二句，合敘彼此客中高尚之緊，正是芝芳，親近處。後四自言懸闕難遂，今見子之高，緊不復敏求，而乃所謂相親近而懷抱盡者也。三段皆賁入篇意。

別蔡十四著作

賈生慟哭後，寥落無其人。安知蔡夫子，高義邁等倫。獻書謁皇帝，（此當是肅宗扈蹕行在時。）志已清風塵。流涕灑丹極，萬乘爲酸辛。天地則瘡痍，朝廷多正臣。異才復間出，周道日惟新。使蜀見知己，別顏始一伸。（此言蔡曾到蜀，先又於蜀，公遇蔡於成都，非。）主人薨城府，（朱注：蓋謂嚴武，以舟奔蜀州豐州刺史崔旰，此云薨，謂逝之也。）扶櫬歸咸秦。巴道此相逢，會我病江濱。憶念鳳翔都，聚散俄十春。（鶴注：公在鳳翔，至天寶元年爲十春。）我衰不足道，但願子

意（一作意）。陳稱令社稷安，自斁魚水親。（冀其君臣合。）我雖消渴甚，敢忘帝力勤。尚思未朽骨，復覩耕桑民。積水駕三峽，浮龍倚長津。揚舲洪濤間，（舲，有窗牖之船。）仗子濟物身。鞍馬下秦塞，王城通北辰。（指帝居。）玄甲聚不散，兵久食恐貧。（指京師禁兵。）窮谷無粟帛，使者來相因。若馮（同憑）南轅吏（一作使），書札到天垠。

初嚴武之歿，州將請郭英乂爲節度，朝廷許之。蔡著作當是承繳勸而錯郭，旣過雲安，其人爲公鳳翔舊交，故贈此爲別。○起十二句，美其忠義，有益王室。中後幅告之，初使蜀入句，歷敘本事。驚故主念其交，其人誠可重矣。我衰八句，以時致治望之。其報已伏於篇首之慟哭。獻書其所以致也。到篇末之北辰，仗子，而又被我衷曲，寫款款懇摯惻惻之致。末十二句，就其別後途經，寫其處處留心，而歸結到兵食，蓋見窮民不支，此則所當陳告之實際也。末即借徵餉之南使，引出寄書之來，蓋雖情不測，神致關生，何等觀忽，何等勤懇。是時官更與兵，兼藉軌餉，此詩所規，洵乃救時切務。

客居

客居所居堂，前江後山根。（有水閣，朝雲安縣即此。）下塹萬尋岸，蒼濤鬱飛翻。葱青衆木梢，邪豎雜石痕。子規晝夜啼，壯士斂精魂。峽開四千里，水合數百源。人虎相半居，相傷終兩存。蜀麻久不來，吳鹽擁荊門。西南失大將，（謂郭英乂，本朝廷所言，故以成都爲西南。）商旅自星奔。今又降元戎，已聞動行軒。舟子候利涉，亦憑節制尊。（上年郭英乂爲崔旰所殺，蜀中大亂。今年以杜鴻漸爲山南西道劍南東西川副元帥。）我在路中央，（朱注：雲安在荊蜀之間。）生理不得論。臥愁病腳廢，徐步視小園。短畦帶碧草，悵望思王孫。鳳隨其凰去，籬雀暮喧繁。（趙曰：見君子則思王孫，見崔旰則憎鳳凰。小園以興，此總由鳳凰所感，他說又屬皆不可從。）覽物想故國，十年別荒村（一作邨）。日暮歸幾翼，北林空自昏。安得覆八溟，爲君洗乾坤。稷契易爲力，（此爲望當國之人。杜臆謂自比稷契，非。）犬戎

何足乞儒生。老無成臣子。憂四藩（魯直作思）籬。中有舊筆情。至時復援。

（分上下半篇。上半在川言川，從客居言說到出入虎相半，見此地官民順逆雜處，故及蜀中近事，蓋下判之遇事與後錄之參語也。下半去國懷鄉，因客居景物想到故園，未歸是將吐蕃患，剛諸鎮擁兵，致望天公之蕩滌一洗，以靖四國，圖靖而中原安，故久客可歸也。）

客堂

憶昨離少城。而今異楚蜀。捨舟復深山。窅窕一林麓。棲泊雲安縣。消中內相毒。舊疾甘載（一作再）來。衰年得無足（一作得弱足，一作弱無足）。死為殊方鬼。頭白免短促。老馬終望雲。南雁意在北。別家長兒女。欲起慚筋力。客堂序節改。具物對羈束。石暄蕨芽紫（陸璣詩疏：蕨，山菜，初生似蒜，莖紫黑色）。渚秀蘆筍綠（爾雅：葭，一名蘆葦。郭云：今江東人呼蘆筍為藿）。巴鶯（一作鶯）紛未稀。徼麥早向熟。悠悠日動江。漠漠春辭木。臺郎選才俊。自顧亦已極。前輩聲名人。埋沒何所得。居然綰章紱。受性本幽獨。平生憩息地。必種數竿竹。事業只濁醪。營葺但草屋。上公有記者（宋注：上公謂嚴鄭公）。累奏資薄祿（嚴武表公為工部郎）。主憂豈濟時。身遠彌曠職。循（一作修）文廟算正（循文謂守文之謂）。獻可天衢直。尚想趨朝廷。毫髮裨社稷。形骸今若是。進退委行色。

起二句全篇綱領。棲泊以下分兩大段。中段前段承楚蜀，雲安所以異楚蜀也，蕨為楚地，故云楚。後段承憶少城，竊慕府而曾無報稱也，少城即成都，蓋草堂處。直至結處若是，段轉起處，而今見載病身遠謫，無復之多。此篇起結各四句，起四二句為綱，二句結客堂所置，結四句總結為通篇關鎖。○老馬二句，非本段正文，乃跌起慚筋力意，謂心欲往而身不能起也。臺郎一段，只作四層轉折：薄才館紱一層，是總領；幽獨營葺一層，是自述所以；上公累奏一層，是追表為郎之由；豈濟天衢一層，見幕府無補致治內人之意。○客居傷世之亂，客堂歎身之衰。

課伐木（并序○此下入夔州詩）

課隸人伯夷、辛秀、信行等，入谷斬陰木（周禮：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人日四根止，維條伊枚（詩注：枝曰條，幹曰枚），正直挺然，晨征暮返，委積庭內。我有藩籬，是缺是補，載伐篠簜（書注：篠，箭竹；簜，大竹），伊杖（意同杖，詩中做此）支持，則旅次於小安（於於是也）。山有虎，知禁（虎知畏忌也），若恃爪牙之利，必昏黑搪（一作撐）突。夔人屋壁，列（一作例）樹白菊（一作桃），鏝為牆（牆一作墻），實以竹，示式遏，為與虎近，混淪乎無良（混淪泥於土也），賓客憂（一作害）馬之徒，苟活為幸，可默息已，作詩示宗武（一作文）誦。

（蓋夔生如此地相樹可作牆，而列樹非樹，樹之覆蓋者以為柱，以竹編之，而加之塗鏝也。謂所云無良蓋指虎言。莊子：為天下亦若是，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自謂藉至小安，皆敍事之文，言伐木所以補籬也。山有虎以下，反覆推明補籬之故，為虎害也。○苟活四字，言賓客句言旅客護及免虎，以苟活為幸。今僑篇補而補之，虎可默息，已可默息句，遂接前文以為承業，其特下為良害馬等字，亦當虎之旨。○仇氏釋為與虎近一段，闌入塗鏝，又以默息為柏公默息之俱，是別生支節，由其不曉詩中賢府主數語，遂多方牽率耳。）

長夏無所為。客居課童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夔地）。青冥曾巔後。十里斬陰木。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尚聞丁丁聲。功課日各足。蒼皮成（一作見）委積。素節相照燭（素節指竹）。藉汝跨小籬。當仗苦（一作虛）竹（苦虛竹即苦竹）。空荒咆熊羆。乳獸待人肉。不示知禁情。豈惟干戈哭。城中賢府主（謂夔州都督）。處貴如白屋。蕭蕭理體淨。蜂蠆不敢毒。虎穴連里閭。隄防舊風俗。泊舟滄江岸。久客慎所觸。舍西崖嶠壯。雷雨蔚含蓄（皆用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意）。牆宇資屢修。衰年怯幽獨。爾曹輕執熱。

剪衣匹馬隨李廣，又杜遊詩云呼鷹皂櫪林逐獸雲雪岡，可見射獵徒遊乃其少習。帆云亦從狩獵想出末十二句，結出戲呈曹長之意。正與壯年意境反對。曹長必善狩獵之術，故先自言退望曹長山則鳥獸並仙之趣，情少時不但高人不合，朽景至此日風塵老隱甚加前輩矣。因思子之有仙本是凡胎所致，何難企及，而今但以美惡了殘年命，此能無煩恨乎。是戲詞。

牽牛織女

（爾雅）河鼓謂之牽牛。（晉書）織女三星在天紀東端，天女也，主果蓏絲帛珍寶。

牽牛出河西。織女處其東。（牽牛織女四字宜倒轉。牽牛三星如荷擔在河東，織女三星如鼎足在河西。公詩筆偶誤耳。）萬古永相望。七夕誰見同。（齊諧記）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忽謂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吾被召。弟曰：何事渡河。曰：暫詣牽牛。神光竟難候。（漢武故事）天漢中奕奕正白氣有光耀，以此候之。此事終蒙朧。颯然精靈合。（一作爽）何必秋遂逢。亭亭新粧立。龍駕具層空。世人亦為爾。祈請走兒童。（風土記）七月七日夜灑掃於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於筵上，以祀河鼓織女，少年守夜者咸懷私願。（一作穹。謝朓七夕賦：回龍駕之容裔。）稱家隨豐儉。白屋達公宮。膳夫翊堂殿。鳴玉淒房櫳。（謝偃玉環賦：瑰瑪然有聲若人言。）曝衣遍天下。（四民月令：七夕曝經書及衣裳。）曳月揚微風。蛛絲小人態。曲綴瓜果中。（荊楚歲時記）七夕人家婦女結綵樓，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蟢子網於瓜上者則以為符巧。初筵裛重露。日出甘所終。嗟汝未嫁女。秉心鬱忡忡。防身動如律。竭力機杼中。雖無舅姑事。敢昧織作功。明明君臣契。咫尺或未容。義無棄禮法。恩始夫婦恭。小大有佳期。戒之在至公。方圓苟齟齬。（九辯：圜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鉏鋙而難入。）丈夫多英雄。

此詩辯怪說，述辭藻，以牽女織者補風化之說。○起八句，先言俗傳之妄。謂見風土記、成武丁等語，覺難憑。謂風土記所載奕奕正白等語，本言會合之理，而反云蒙且常違，不可信也。中十四句，詳寫祈禱俗態，拜事虔而語戒自見。新粧指云指織女，要非死句。此蓋叙祀事屬女郎。七九波特用新粧龍駕等語，幸出女郎意想之癡，並將與未嫁女映切，為篇末張本。走兒童，喧擾助興也。翊，助勞也。鳴玉定指婦人環佩聲。此上皆言日中治具之事。曝衣曳月，由日引夕也。小人態三字

嚴冷日出，暑亞於筵也。甘所終，甘心竟夜，以終所事也。此句亦見夕竟無所見，合前終蒙朧意。末十四句，全篇歸重在此。諸意正與風土記少年咸懷私願對針。古質懇到，昭弱取以為女誡，良有以也。汝此指之詞。鬱忡忡，謹貽行延，特心事數甚。防身竭力，而杜提起縱無二句，由竭力舅姑事來明好之事也。明明以下，俱申防身。君臣夫婦不並重，難合則可決守正，則不履反覆言之，至深切矣。小大勿如藉注分指婚姻仕進，謂以男女嘉會言，結語更深警。

信行遠修水筒

（原注）引泉從驛也，見伐木詩序內。○信行，公之僕。

汝性不茹葷。清靜僕夫內。秉心識本源。（一作根）於事少滯礙。雲端水筒坼。林表山石碎。觸熱藉子修。通流與廚會。往來四十里。荒險崖谷大。日曛驚未餐。貌赤愧相對。浮瓜供老病。裂餅嘗所愛。（文見空隙書）何曾劈裂十字。於斯答恭謹。足以殊殿最。詎要方士符。（神仙傳）葛玄取一符投水中，能使逆流而上。何假將軍佩。（一作蓋。東觀漢記）耿恭將軍拔佩刀刺山而泉飛出。行諸直如筆。（杜注）行諸猶行乎，呼其名也。定功曰：後魏古弼，太武嘉其直而有用，以其頭尖呼為筆公。用意崎嶇外。

用贊語起，亦淺亦深。惟清淨，故能心識本源而事少凝滯也。與後恭謹直性對看。通曉之人每難恭直，此信行所以可嘉也。中十二句，紀其績而憫其勞。浮瓜裂餅，皆以分賜酬勞者。語本對舉，言浮瓜本以自供，裂餅亦吾所愛，今以此答其恭謹，見恩意特殊。注多以裂餅作裂以與之解，則浮瓜句無着，且分裂少許亦不足酬也。結則著其功，成復用贊語與起處作章法。末注以方士符為制虎豹之符，將軍佩為不煩彈壓，並是叙信行入山事矣，殊欠局體不合。

驅豎子摘蒼耳

（爾雅注）卷耳或曰苓耳，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璣詩疏）云可煮為茹。本草云即今蒼耳。

江上秋已分。林（一作村）中瘴猶劇。畦丁告勞苦。無以供日夕。蓬莠獨（一作猶）不焦。野蔬暗泉石。卷耳況療風。（本草）葉苦辛微寒，主風濕周痹，四肢拘攣。童兒且時摘。侵星驅之去。爛熳任遠適。放筐亭午際。洗剝相蒙冪。（舊注）洗其土，剝其毛。（趙注）相蒙冪，乃信手拈放之謂，不必依舊注以冪字作覆食巾實用。登牀半生熟。下筯還小益。加點瓜薤間。依稀橘（一作木）奴跡。（荊州記）李衡於武陵種甘橘千株，勑其子曰：吾州里千頭木奴，歲可得絹千匹。杜預七規云：糅以丹橘，雜以芳鱗。杜臆云：古人用橘調食，此以蒼耳當之也。亂世誅求急。黎民糠籺窄。（平傳亦作糠覈）

數耳。飽食復何心。荒哉膏粱客。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寄
語惡少年。黃金且休擲。

亦局本篇二年兆。此詩前轉從說卑雖荒發意。只中八句詳製食之法。然曰小其。曰仿耕。亦不將已而供之耳。非其美者耳之功也。故復段推開寄嘆。其曰亂世職慌。從處卑推出一層。其曰踈求粮稅。從哇荒推出一層。貌肉臭少年。應金如土。正須以驅攜對針之窮況彌省之。○故復試歸來哉。

催宗文樹雞柵（宗文公長子。）

吾衰怯行邁。旅次展崩迫。愈風傳烏雞（本草。烏雌雞治風濕麻痺。）秋卵方漫
喫。自春生成者。隨母向百翮。驅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恐卽）
課奴殺青竹（趙曰。以火炙竹去汗。令耐久也。）終日憎赤幘（搜神記。安陽城南一書生。入亭宿。夜半有赤幘者……或問曰誰。答曰西舍老雄雞也。）踏藉盤案翻。塞蹊使之隔。牆東有隙（一作閑）地。可以
樹高柵。避熱時來歸。問兒所為跡。織籠曹其內。令入不得

擲。稀間可（一作苦）突過。觜距（一作爪）還汚席。我寬螻蟻遭。彼免狐貉
厄。（……）應宜各長幼。自此均勍敵。籠柵念
有修。近身見（一作知）損益。明明領處分。一一當剖析。不昧風雨
晨。亂離減憂感。其流則凡鳥。其氣心匪石。倚賴窮歲晏。撥
煩去（一作及）冰釋。未似尸鄉翁。拘留蓋阡陌。（列仙傳。祝雞翁居尸鄉北山下。後昇吳山。莫知所終。）

玩首尾意。蓋數當雞為藥食之資。正以自制此身雜驚。不得遠遊也。催宗文者。非必宗文自為之。但課奴而領其事也。劉首四句一氣。以畏動而少休。反提為本篇之由。課奴二宗。於讀作提下卽數以課奴之詞也。精束一段。詳叙正面。隨以曙則引起中間正文。曉帶成漫。驚適蓋叙食之狀。自春一段。遠原樹柵之時。時言是時也。二句。默攝宗文。下乃令之課奴。言隸開二句。詳嚀之詞。欲其審也。我寬一段。詳言種種事宜。見我賦將事劑。矜於我積其寬心樹柵。後點以處分剖析二語。為宗文理積申廣聚足。從題已完。末凡八句。察量收攏。不昧看其司晨。減憂無亂。禦敵之能。亂離。就離言。其流二句。美其德。未不味收遣高雞之故。倚賴二句。言其利。承減憂及遠樹柵之功。末二句。言未能飄然而去。與篇首應。況氏所謂。自有結也。○盧元昌曰。本一瑣事。杜公說來。便見仁至義盡之意。可謂善

勤其子矣。

雨（依仇編）

峽雲行清曉。煙霧相徘徊。風吹蒼江樹（朱子改作去）。雨灑石壁來。
淒涼生餘寒。殷殷兼出（一作山）雷。白谷變氣候。朱炎安在哉。高
鳥濕不下。居人門未開。楚宮久已滅。幽佩為誰哀（神女賦。……）。
侍臣書王夢。賦有冠古才。冥冥翠龍駕（河東賦。……）。多自巫山
臺（巫山縣屬夔州。）

一片說從雨寫。進還雨來中寫。可見景從引高唐事。見本地風光。言神女雨。不過夢耳。今果然雨。倘見有靈哉。

雨

行雲遞崇高。飛雨靄而至。潺潺石間溜。汩汩松上駛。亢陽

乘秋熱。百穀皆（一作亦）已棄。皇天德澤降。焦卷有生意。前雨傷
卒暴。今雨喜容易。不可無雷霆。間作鼓增氣。佳聲達中宵。
所望時一致。清霜九月天。髣髴見滯穗。郊扉及我私。我圃
日蒼翠。恨無抱甕力（莊子。漢陰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庶減臨江費。

亦一片說……雨……中間雷霆一段……

種萵苣（并序。○宋本……）

既雨已秋。堂下理小畦。隔種一兩席許萵苣。向二旬矣。
而苣不甲坼。獨野莧（一作人莧）青青。（……）傷時君
子或晚得微祿。轗軻不進。因作此詩。

種而不甲。則惜之。不種而生。則惜之。皆寓言也。究竟何愛何惡。必於兩物者求之。……

陰陽一錯一作亂，驕蹇不復理。驕者得氣，蹇者不達。枯旱於其一作此中，炎方慘如燬。植物半蹉跎，嘉生將已矣。史記：神農之嘉生。注：嘉穀也。此處泛指植物之嘉者。雲雷歘奔命，師伯集所使。師伯，雨師風伯也。離騷文爲用。指揮赤白日，澒洞青光一作靈起。雨聲先以一作已風，散足盡西靡。山泉落滄江，霹靂猶在耳。終朝紆颯沓，信宿罷瀟灑。叶洗。堂下可以畦，呼童對經始。苣兮蔬之常，隨事蓺其子。破塊數席間，荷鋤功易止。兩旬不甲坼，空惜埋泥滓。野莧迷汝來，宗生實於此。吳都賦：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此輩豈無秋，亦蒙寒露委。翻然出地速，滋蔓戶庭毀。因知邪干正，掩抑至沒齒。賢良雖得祿，守道不封己。擁塞敗芝蘭，衆多盛荊杞。中園陷蕭艾，世說：寧爲蘭摧玉折，不爲蕭敷艾榮。老圃永爲恥。登於白玉盤，藉以如霞綺。莧也無所施，胡顏入筐篚。

當與前苦熱諸詩並讀。人知前後出塞、三吏、三別等篇，不知此類殆爲漢魏之後勁，此爲風雅之一希聲也。○兩句發議起正論，兩闕通身全領。陰陽一錯亂，驕者日驕，蹇者日蹇，造物直置之不理也。驕以比此輩，比于正；蹇以比嘉生，比賢良。而口氣都爲致旱而發，故下文接以枯旱。枯旱一段，從充暘橋物說到得雨，賁生一反一正，總是顛覆。赤白總言日色。散足，散雨而足。西靡，雨脚從風而靡也。雷霆在耳，泉落聲不指當時，生悲當今。以下方入題，先敘其不甲而莧青，○注目知八句，乃出議論。言千正沒齒，中當之，偏正應宗生。滋蔓一層，得祿不封，并寫之，其正應干于不甲。一層芝蘭荊艾之，物速泉，致樂可知。其莧原是借景也。然是兩句樂滿其兒味，數更收苗雲霧時，亦見此管篚句顏。所謂驕蹇錯亂，亦以此正類爲之。一字諸笑，莫苦於茲。嘉如聞其太息之聲。

雨二首

青山澹無姿，白露誰能數。誰能數一作未識。片片水上雲，蕭蕭沙中雨。殊俗狀巢居，夔州十絕句云：閬州城南夔山頭。元微之詩自注：亦云巴人多在山坡架木爲居，自號閣欄頭也。曾臺俯一作附風渚。佳客適萬里，沉思情延佇。掛帆遠色外，驚浪滿吳楚。久陰蛟螭出，寇盜復幾許。

舊以雨當雨詩另爲一首，今或有別本，寇盜以下，北對雨懷人而憶其遠宦，從雨中寫出，乃得歸，以寇盜故。

空山中宵陰，微冷先枕席。回風起清曙，曙一作晚。萬象萋已碧。落落出岫雲，渾渾倚天石。日假何道行，諸本日皆作白。舊注云日有黃道赤道。其說特甚，時以不見日光，故疑云，假道何處，猶云不知何往耳。日者君象，止有黃道一行，注家承訛若此。雨含長江白。連檣荊州船，有士荷戈一作戟。南防草鎮慘，草鎮地名，未詳，當在荊南。霑濕赴遠役。群盜下辟山，唐書：渝州有辟山縣。宋史作辟山，隸重慶府，即今重慶。總戎備強敵。總戎，節鎮也。人非指大盜。水深雲光廓，鳴鸛各有適。漁艇息一作自悠悠，夷歌負樵客。留滯一老翁，書時記朝夕。

此對雨念遠行將士，又兼峽中之盜言，末致留滯之感，亦處處不脫雨意。○起八，自宵而曙，而雲而雨，漸遠動人。中段敘事，荊州船總領上篇所言吳楚行役。辟山在峽也，又是向西一路，故下有各有適句，而水深各適，又兩借得妙。正東軍行，卽反呼留滯，直更能帶雨景也。後四以漁艇樵客之朝夕，於此見己之留滯。結。○寇盜無考。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唐書：殿中省監一人，掌天子服御之事。杜臆：草書云圖，豈如右軍筆陣圖耶。

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群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衛恆書勢：弘農張伯英，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韋仲將謂之草聖。俊拔爲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王羲之傳：我書比張芝草，猶當雁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唐書：張旭，吳郡人，嗜酒，醉輒草書，時號張顛。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

獨觀酒德

俛仰迴環提次六敘其書法神妙又六贊其書畫雄渾末六以實死結○與筆次與此也但授為之主暮年思對極二語公可自作詩觀勝虛妙甚論長史賦御酒字便非論長史之書點然酒兇又濃如此恰好

楊監又出畫鷹十二扇 十二扇殆是屏障之類

近時馮紹正（名畫記）馮紹正開元年為戶部侍郎善畫鷹鶻雞雉盡其形態嘴爪毛彩俱妙曾於禁中畫五龍堂有降雲蓄雨之勢能畫鷙鳥樣明公出此圖無乃傳其狀（宋注）謝赫畫評畫有六法馬為六法之一張彥遠云顧愷之有摹搨妙法古時好搨畫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此蓋搨馮監書本也殊姿各獨立清絕心有向疾禁千里馬禁中之馬也氣敵萬人將憶昔驪山宮冬移含元仗（唐書）驪山有詩注中王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鵲上每校獵必置於駕前目為決勝兒天寒大羽獵此物神俱王當時無凡材百中皆用壯粉墨形似間識者一惆悵干戈少暇日真骨老崖嶂為君除狡兔會是翻韝上

首八敘畫鷹健旺中八從鷹生感歎有先朝舊事使其搏擊使不落空末四反以真骨既老望畫影之飛翻公鷹詩及畫鷹詩凡數首皆有壯遇激憤筆如陽樂寫幻化愈奇而暮年壯心亦不覺躍然一露

送殿中楊監赴蜀見相公 相公杜鴻漸也朱云按史是年二月杜鴻漸始鎮蜀

去水絕還波洩雲無定姿（杭注）洩雲雲之飄散者鮑照詩洩雲去不極人生在世間聚散亦暫時離別重相逢偶然豈定期一作足送子清秋暮風物長年悲豪俊貴勳業邦家頻出師相公鎮梁益軍事無孑遺解榻再見今（徐稚傳）陳蕃為太守惟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用才復擇誰況子已高位為郡得固辭難拒供給費慎哀漁奪私干戈未甚息綱紀正所持汎舟巨石橫登陸草露滋山門日易夕一作久當念居者思

首段興起殿中轄言杜必思得其子亦頗就職無予道備言軍事無幾皆不關相公之慮是以需材無亟也末段告誡蕭當無拒費則病軍過奪則病民不拒而不漁交濟之術也時亂則未能息戈而武臣特嚴持紀特持其未息奔勢之勢也若泛舟陸途多險舟登陸當有便落經生家言汎舟登陸為其前途經重山門瞬變峽路己身所居者思思其正職設施之事是則楊監所當念也別情亦在內

贈李十五丈別 先有寄李十五秘書文嶷見三之四即此人

峽人鳥獸居其室附層巔下臨不測江中有萬里船多病紛倚薄少留改歲年絕域誰慰懷開顏喜名賢 前寄詩云秋風早下來又云暫留臭復濟為李在雲安而拾之也茲果來而留此孤陋忝末親等級敢比肩人生意氣合相與襟袂連一日兩遣僕三日一共筵揚論展寸心壯筆過飛泉玄成美價存漢韋玄成文彩過其父子山舊業傳（北周書）庾信字子山父肩吾與信為太子抄撮學士父子在東宮文並綺艷不聞八尺軀常受眾目憐且為辛苦行蓋被生事牽北迴白帝棹南入黔陽天（考）（一統志）重慶府彭水縣舊名黔陽黔江經其地又東有黔江縣在大江汧公制方隅（原注）汧公李勉也宗室鄭惠王孫（補注）新史勉封汧國公在大曆勉之後新史誤也（鶴注）肅宗初勉為梁州都督從遷河南尹從江西觀察使大曆二年來朝李十五自峽往謁正勉在江西時迴出諸侯先封內如太古時危獨蕭然清高金莖露一作掌露一作草露正直朱絲絃（後漢黨錮傳）直如絃死道邊昔在堯四岳今之黃潁川（漢）黃霸為潁川守有治狀于邁恨不同所思無由宣山溪水增波解榻秋露懸客遊雖云久亦思一作主要月再圓晨集風渚亭醉操雲嶠篇丈夫貴知己歡罷念歸旋

李十五自雲安來衆於變從像章李勉之幕公送之也首段言客中相聚之樂與篇末知己對照發端甚奇見此地各路可通而我乃病羈於此後得李丈來極其親熱此筆句趣手拖下中八句言李才而貧所以遠遊此為正文玄成子山即預非筆八尺受憐隨勢轉側皆為生事中上引下此迴顧變峽南入起汧公此段

句句筋節未易領會所說之主轉傷不得偕往甚其無以新歡棄舊知與萬古魁
使呼應精神以懸客不留也。知前此遭際共苑遭林有日月再圓知月重圓弊盐
而月卻還也。累集對稱舊指浙公處或作預擬後會之題。辨通知已同已甚矣。○
南入於粤以茂主取道黔陽以入豫章其言甚合非謂繹月由豫江而南即黔江
縣東東達湖廣之施州又東而洞庭至武昌之蒲圻即入江西界矣。黃生非之謂
李勉尚在梁州從杜田說勉於梁州之說以此為自北而南之路何不學之甚也
梁州於唐為興元府即今漢中府正在蜀北乃云南轍彼又
誤以黔陽為貴州耳豈知其非耶。仇氏含殺而採黃何哉

卷一之五 五古

代宗大曆元年二年之間（寅年譜大曆元年秋公寓夔之西閣二年春遷居赤甲三月遷瀼西秋冬之間往來瀼西東屯）

八哀詩　并序

傷時盜賊未息興起王公李公（興起謂去聲詩序疏起發己心也）歎舊懷賢終於張相國八公前後存歿遂不詮次焉

杜臆此八公傳也王李名將因盜賊未息故興起二公嚴武汝陽李蘇鄭皆素交則歎舊九齡名相則懷賢序簡而詞亦非後人所及黃按每篇各有入情語此致哀之本旨與國史列傳體有別

贈司空王公思禮

司空出東夷。童稚刷勁翮。追隨燕薊兒。穎銳一作脫物不隔（唐書思禮高麗人也少習戎旅入居營州）服事哥舒翰（唐書思禮為隴右節度使與中郎將周泌為翰押衙）意無流沙磧。未甚拔行間。犬戎大充斥（番）短小精悍姿。屹然強寇敵。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古通猶）咫尺。馬鞍懸將首。甲外控鳴鏑（鮮于注甲外軍）洗劍青海水。刻銘天山石。九曲非外蕃。其王轉深壁。飛兔不近鬣（呂氏春秋飛兔騕褭古之駿馬）鷙鳥資遠擊（唐書天寶十二載翰攻破吐蕃大漠門等城悉收九曲部落思禮以功充關西兵馬使兼河源使）曉達兵家流。飽聞春秋癖（晉書杜預有春秋癖）胸襟日沉靜。肅肅自有適。潼關初潰散（天寶末祿山反翰入朝命守潼關祿山陷之思禮仍為翰將）萬乘猶辟易。偏裨無所施（思禮隨）元帥見手格（謂翰）太子入朔方（肅宗至靈武）至尊狩梁益（玄宗幸蜀）胡馬纏伊洛。中原氣甚逆。肅宗登寶位。塞望勢敦迫。公時徒步至。請罪將厚責。際會清河公（謂房琯）間道傳玉冊。天王拜跪畢（天王謂肅宗）讜論一作議果冰釋（唐書翰敗潼關思禮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將斬之會房琯自蜀奉上皇冊命至諫以為可收後效遂見赦）翠華卷飛雪一作飛雪。熊虎亘阡陌。屯兵鳳凰山（圖經鳳凰山在鳳翔府肅宗至鳳翔）帳殿涇渭闢。金城賊咽喉（金城縣屬京兆府即今興平縣）詔鎮雄所搤（唐書思禮為關內節度使守武功以武功與興平接境）禁暴靖無雙。爽氣春淅瀝。巷有從公歌。野多青青麥（本傳思禮善守計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及夫哭廟後（肅宗復西京）復領太原役（唐書以思禮代光弼為太原尹）恐懼祿位高。悵望王土窄。不得見清時。嗚呼就窀穸（唐書上元二年四月以疾薨）永繫五湖舟（時雖在夔常思出峽）悲甚田橫客（自謂）千秋汾晉間（即太原）事與雲水白。昔觀文苑傳。豈述廉藺績一作。嗟嗟鄧大夫。士卒終倒戟（唐書思禮薨以鄧景山代景山以文吏見稱至太原原檢覆軍吏隱沒者軍衆懼遂殺景山）

此篇四句起四句結中間凡三次敘功各入贊語作收束段落雖有長短章法卻極謹嚴。起四敘其奮跡為一詩之領。服事一段名位未顯而立功西域也以曉達四句贊詞束之。潼關一長段未息寬釋而立功關右也以禁暴四句贊詞束之。及夫一小段功在太原年壽不永是可惜也以永繫四句哀而贊之之詞束之。結四如甚借鄧起之也文憤事者相形咏歎翻用左公頷考叔純孝結法考叔而莊公之罪見傷景山而司空之才見也。而為盜賊而興起之意亦於斯寓焉。中幅潼關潰散十六句謂失守走詣救免事非敘功正文其敘斬而以徒步請罪為言使王公轉有地步翠華以下乃是關右敘功之文。考本傳惟相州軍潰思禮完軍一事不敘蓋有斟酌若九節度之潰咎由君上故以不敘省手。

故司徒李公光弼

司徒天寶末（朱注司徒封王贈太保止稱司徒者功名著於司徒時蓋從時人所稱）北收晉陽甲（晉陽即太原）胡騎攻一作攻吾城。愁寂意不愜。人安若泰山。薊北斷右脅（薊北在太原之東指祿山巢穴）朔方氣乃蘇（謂靈武即位）黎首見帝業（唐書郭子儀為朔方節度薦光弼為雲中太守充河東節度副使潼關失守拜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此係至德元載事注家復引二載擊破思明一段與詩意無關）二宮泣西郊（玄宗還京）

竹漢與郡守竹使符。風擁文侯篲。魏文侯爲子夏擁篲。潁三州刺史。天寶初爲汲郡北海太守。上計京師。皆以邕重義愛士。古信陵之流。終悲洛陽獄。舊書新書。下洛陽獄。事近小臣斃。邕以杖死。禍階

初負謗易力何。漢齊。采注。言韓毀議易爲力。何。伊昔臨淄亭酒酣

託末契。晉東齊州司馬李之芳。北海宴歷下亭詩。重敘東都別。仇注。公與邕初遇於東都。所謂李邕求識面也。朝陰改軒砌論文到崔蘇。一作例。錢箋。崔融蘇味道也。唐書崔融爲文華婉。當時未有輩者。味道九歲能屬辭。以文

翰顯。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唐書。楊炯遷盈川令。未甘特進麗。唐書。李嶠加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富才思。前與王勃楊炯。川據中與崔融蘇味道齊名。觀說曰。盈川文如懸河注水。酌之不竭。李嶠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是非張相

國。相扼一危脆。舊書。新書。張說輕躁嗜貨。嘗會仇人告邕下獄當死。爭名古豈然。關鍵。一作嬖。欵

不閑。仇注。相扼。數危亦由邕不能忘名。嘗爲姦耳。例及吾家詩。謂公祖審言。曠懷掃氛翳。慷慨嗣

眞作。宋注。審言有和李大夫嗣眞奉使存撫河東詩。千家本載公自註此句。咨嗟玉山桂。晉書。晉詵。此句是其事。審言詩如此。晉書。桂林一枝。崑山片玉。

讀杜心解 卷一之五 五古 七 寧我齋

片玉。鐘律儼高懸。鯤鯨噴迢遞。坡陁青州血。青州。即北海郡。蕪沒汶陽

瘞。唐書。北海郡置汶陽縣。舊書。天寶五載。柳勣有罪下獄。邕嘗遺勣馬。吉溫使引邕。坐與李林甫素忌邕。因傳以罪。詔祁順之羅希奭就郡杖殺之。年七十餘。葬

於。哀贈晚。一作寬。蕭條恩波延。揭厲。宋注。高揚而揭厲之。謂代宗時贈邕秘書監。子孫存如

綫。舊客舟凝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燕薊。謂河北。朗詠六公

篇。宋注。公有段六公篇。五王。狄相六公詩。宋注。五王。張柬之桓彥範敬暉崔玄暐袁恕己。狄相。則仁傑也。憂來豁蒙蔽。寶應元年。子見荊州

六公詠石刻文。邕。不見其詩。此詩尤有係焉。

激發如見。新書云。邕被淫。宜老杜有云。

此篇錯與司空諸同。係亦四句起。四句結。中分三層。敘次各入哀意。作收束。○起四便簡寫崔蘇嘗感懷與諸人又斷盈才。陵盤全盤提綱。仇云。嗟我一提。惡其此段敘其文才。而以碑敘之。數特詳其所長也。謂林省根柢。一轉為一段之總攝。並四句中詞然。提兩天人中根柢碑版。詩傳可由無杜而出。故可以映當時。勤役世而本然。凡例一論。又碑版之提綱也。靈屬以下言致厚實。而不自封。乃帶敘不逞耶。非四句反意一束。後文各說。仇云。往者看提惡。按此段敘直節不僞。財斥之。謂而其。終悲四句。哀意再束。著被誣說。仇云。伊昔三提惡。按此段敘昔遊論文之事。以詭律遊餘二句。畢作題。抵此其評論之卑。越而披陁六句。哀意三束。希身後

說宋四又時事之感。卻即從李詩觸起。用意不即不離。故於五王狄相。爲唐室起義。狄公隱爲唐室持危。潛心在王室者。而李詩感激。又能使讀者興起。就公有

關於河北撥命。

人。激致憤懣焉。

故秘書少監武功蘇公源明

武功少也孤。徒步客徐兗。唐書。源明。京兆武功人。初名預。少孤。寓居徐兗。讀書東嶽中。十

載考墳典。時下萊蕪郭。舊書。萊蕪。縣屬兗州。忍饑浮雲巘。負米晚爲身。

每食臉必泫。夜字照藜薪。晉中興書。范汪家貧好學。燃薪寫書。一作析。衣生。碧蘚。庶

以勤苦志。報茲劬勞顯。學蔚醇儒姿。文包舊史善。灑落。一作淋。

辭幽人。歸來潛京輦。射君東堂策。晉書。武帝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射策。宗匠集

精選。仇注。宗匠。指衡文者。制可題。一作顯。未乾。乙科已大闡。唐會要。諸進士試時務策五條帖一大經。全得爲

甲第。得四以上爲乙第。本傳。源明天寶間及進士第。文章日自負。掾吏。一作史。亦累踐。晨趨閶闔

讀杜心解 卷一之五 五古 八 寧我齋

內。足踏宿昔趼。本傳。更試集賢院。累遷太子諭德。一麾出守還。黃屋朔風卷。不

暇陪八駿。虜庭悲所遣。平生滿樽酒。斷此朋知展。憂憤病

二秋。有恨石可轉。一作不。舊書。出爲東平太守。召還爲國子司業。祿山陷京師。源明以病不受僞署。肅宗復社稷。

得無順逆辨。范曄顧其兒。宋書。范曄被收。其子藹以謁嘆曰。今日何朝嗔也。又李斯言。前途甚遠。李斯憶黃犬。史記。李斯論腰斬咸陽市。顧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以斯比誅僞命之罪者。秘書茂

松色。再扈。一作屢。祠壇禪。唐書。肅宗還西京。擢源明考功郎中知制誥。後爲秘書少監。前後百卷文。枕

籍皆禁臠。晉書。謝混。得一臠頂下一臠尤美。輒以爲禁臠。新書。源明有集三十卷。篆刻揚雄流。

溟漲本末淺。青熒芙蓉劍。犀兕豈獨

剸。反爲後輩褻。予實苦懷緬。煌煌齋房芝。事絕萬手搴。音搴。漢書。武帝大興祠祀。元封中甘泉房生芝。通鑑。乾元二年。從王璵請。立太一壇於南郊之東。舊書。上元二年。延英殿御座梁上生玉芝。一莖三花。垂之俟

流遠。王謝東晉時南渡名族。闔閭丘墓荒。[越絕書]闔閭冢在閶門外，葬以磐郢魚腸之劍，葬三日白虎踞其上，號曰虎丘。劍池石壁仄。[一統志]虎丘山上有劍池。長洲芰荷香。[吳越春秋]走犬長洲。吳王以江水洲為苑。嵯峨閶門北。[吳越春秋]闔閭立閶門以通天氣。清廟映迴塘。[吳郡志]太伯廟東漢太守糜豹建於閶門外。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前]秦王末從文秩戈待旦志寄大恥。渡浙想秦皇。[秦本紀]至錢唐臨浙江過丹陽至錢塘。蒸魚聞匕首。[刺客傳]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腹中進之，遂刺殺僚，光自立是為闔閭。除道哂要章。[朱買臣傳]會稽聞太守至，發民除道。入吳界，見故妻，妻夫治道。[西京雜記]買臣嘗從負擔…越女天下白。鑑一作湖五月涼。李白越女詞：玉面耶溪女。[會稽記]鏡湖在會稽山陰界。[異聞錄]鏡湖名鏡，石尚存，不時常潔，不生草。剡溪蘊秀異。[一統志]剡溪在嵊縣。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寰宇記]天姥山在剡縣南，…剡溪為沃州，天姥為首目。中歲貢舊鄉。舊鄉謂東京。氣劘屈賈壘。目短曹劉牆。忤下考功第。獨辭京尹堂。[唐書選舉志]舉選不由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至省由戶部集閱…京尹…堂也。放

讀杜心解　卷一之五　五古　八十三　寧我齋

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春歌叢臺上。[史記]師古注：叢臺本六國時趙王故臺，在邯鄲城中。冬獵青丘旁。[寰宇記]青丘在青州千乘縣…呼鷹皂櫪一作櫪林。逐獸雲雪岡。[鄭注]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蘇侯據鞍喜。[原注]監門胄曹蘇預。忽如攜葛強。[山簡傳]…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如太參高適輩。賞遊實賢王。如汝陽王璡輩。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三大禮賦。天子廢食召。玄宗命待制集賢院。群公會軒裳。脫身無所愛。痛飲信行藏。黑貂寧免敝。斑鬢兀稱觴。杜曲晚一作換耆舊。四郊多白楊。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任一作務傾奪。赤族迭罹殃。謂林甫國忠傾陷諸士。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舉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河朔風塵起。祿山。岷山行幸長。幸蜀。兩宮各警蹕。萬里

遙相望。上皇在成都，肅宗在靈武。崆峒殺氣黑。謂助順者，詳螭虎句。少海旌旗黃。[東宮故事]太子比少海。蓋謂儲子于此。禹功亦命子。肅宗以太子廣平王為天下兵馬元帥，規復兩京。涿鹿親戎行。涿鹿指靈武，謂肅宗親征。翠華擁吳岳。肅宗幸鳳翔。螭虎噉豺狼。[杜臆]螭虎喻猛將之族，如貌如螭。[通鑑]上至鳳翔，隴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會。爪牙一不中。胡兵更陸梁。[通鑑]李泌請以安西及西域之眾，並塞東北，自歸檀南取范陽。西北之兵性耐寒，…必克，若春…軍困而歸，賊必…未有涯也。上以為迂而不從。大一作天軍載草草。凋瘵滿膏肓。[通鑑]賊至太和關，鳳翔大駭。于時將兵…為長蛇陣，首尾兩翼…官軍大潰。是時府庫無蓄積，專以官爵賞功，大將軍告身一通，易得一醉。備員竊補袞。時公拜左拾遺。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廷諍守御床。時必有極陳時弊之事，諸不復傳，玩文氣不專指救房琯也。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赦免三司推問。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上還京，公亦歸朝。小臣議論絕。猶言絕口，不敢時事。老病客殊方。自秦州至蜀至夔。鬱鬱苦

讀杜心解　卷一之五　五古　八十四　寧我齋

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漁父濯滄浪。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吾觀鴟夷子。[貨殖傳]范蠡適齊為鴟夷子皮。[原注]言其盛酒之器，多受而可卷藏。才格出尋常。群凶逆未定。側佇英俊翔。

此詩亦是自為列傳也。分段全依仇本。首段敘少年之遊。次段敘吳越之遊。三段敘齊趙之遊。以上皆在開元時。四段敘長安之遊，此係天寶間。五段敘京陷赴鳳翔及收京從入朝事，此在肅宗初年。末段敘去官以後，依客之蹤，此兼肅代兩朝。首第一段寫得目空一世，自少而然。第二段從太史公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生出。第三段又似游俠氣味。第四段便入感慨語，少也結束矣，老冉冉其將至，是則老蒼之景，移及己身矣。第五段應敘遊，故獨註多，謂崆峒殺氣，少海旌旗，分提下兩聯也。朱注謂是東西皆兵，混而言之，行頂少海句，正言肅宗。為元帥事，仇謂上皇稱帝，肅宗親征，不知靈武即位事，上文兩宮萬里句內業已敘過，此何緣又至肅宗並無親征事，當引黃帝涿鹿之師為證，誤矣。吳岳螭虎，仍崆峒句，朱注鄜西師來會鳳翔耳。仇以靈武諸將當之，亦未聞吳岳在鳳翔也。一不中，謂未來會之軍皆不用其耐寒新銳之氣，辟為東北巢穴之謀，是謂遠略，而失時，故曰不中。盧氏乃指陳濤之敗，此係肅宗未至鳳翔以前事，於上聯如何接下？第六段小臣二句，總括拾遺救琯數年遷播之事，筆力過人。榮華二句，通篇結穴，閱世則勳業已虛，閱身則暮年永慨，有無限感慨。吾觀四句，又作掉尾，蓋於所謂實實量懷高也。有

無限別待○一氣讀去并恭蓄意在往歲歲別克壯之荆卿之歌雍門之琴信矣

昔遊

昔者與高李〔原注高適李白〕晚〔一作同〕登單父臺〔舊書單父古邑屬宋州〕寒蕪際碣石萬里風雲來桑柘葉如雨飛藿去〔一作共〕徘徊〔沈約詩秋風吹飛藿大豆葉〕清霜大澤凍禽獸有餘哀是時倉廩實洞達寰區〔一作開〕天寶盛時行者萬里不齎糧猛士思滅胡將帥望三台〔郭注祿山領范陽節度求平章事〕君王無所惜駕馭英雄材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海陵蓬萊〔後出塞詩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肉食三十萬獵射起黃埃隔河憶長眺青歲已摧頹不及少年日無復故人杯〔即指高李輩〕賦詩獨流涕亂世想賢才有能市駿骨莫恨少龍媒商山議得失〔謂四皓之應漢〕蜀主脫嫌猜〔蜀志先主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呂尚封國邑傅說已鹽梅景晏楚山深〔楚山謂東〕水鶴去低回龐公任本性攜子臥蒼苔

專憶東遊宋齊時事以致今昔之感在昔朋遊寄興正值國運豐盈之時今觀亂後登臨轉成羈孤遠引之蹟能無慨然○首段敘東遊事中段因登臺可望碣石故又祿山邊功漸萌緒運籌驅之事其實意不重在諷刺正見時方殷富以影今之捻亂困窮耳末段茫到目前隔河長眺正憶登臺望碣石時也賦詩八句即同學少年皆不賤之意景晏四句則歲暮身遠之悲也

遣懷

昔我遊宋中〔今河南歸德府〕惟梁孝王都〔漢書梁孝王城睢陽一統志歸德漢睢陽縣屬梁國〕名今陳留亞〔一統志陳留在開封府城東五十里史記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劇則貝魏俱〔貝州今在山東東昌府境魏州今大名彰德之間皆在大河以北〕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

〔又魏錫汴州魏壁記地為四戰故其俗右武人其五都故其氣習若此〕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陳留風俗傳縣有倉頡師曠城上有列仙之吹臺〕懷古視平蕪〔宋傳甫從高適李白遊汴州登吹臺慨然懷古人莫測也〕芒碭雲一去〔漢書高祖隱於芒碭山所居上常有雲氣芒碭山在宋境〕鴈鶩空相呼先帝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指哥舒翰等〕長戟破林胡〔漢書注匈奴林胡地〕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廣韻俗謂負為輸〕組練棄如泥〔一作土 左傳注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袍〕尺土負百夫〔朱注國策注云負恃也〕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郭璞江賦因元氣之靈和莊子以天地為大鑪〕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歿再嗚呼〔鶴注李白以寶應元年卒高適以永泰元年卒〕蕭條益堪愧〔一作病 益甚〕獨在天一隅〔一作僻處〕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凡馬猶言餘子〕不復見顏鮑〔仇註顏延之鮑照以比高李〕繫舟臥荆巫臨餐吐更食常恐違撫孤〔仇注自恐客死不見兩家子孫〕

大意與昔遊同旨但昔遊專憶本身此篇兼懷故友由前詩追及之也○首段從宋中形勝風俗說起極妥帖氣足以助發豪情次段入高李同遊事文酒相從平臺弔古識為不負名區三段帶述明皇黷武指出盛衰聚散關頭末段追懷本旨拓境四句綜括亂端離紛十餘年事一筆凌駕以下客懷交誼一往情深此老生平肝膈於斯見焉

往在

往在西京日胡來滿形宮〔德山陰京〕中宵焚九廟雲漢為之紅解瓦飛十里總帷紛曾空疚心惜木主一一灰悲風合昏排鐵騎〔仇注合昏本屬草名借作黃昏用〕清旭散錦驄〔一作幪 廣韻驄馬 徐陵詩金鞍覆錦驄〕賊臣表逆節相賀以成功〔通鑑陳希烈以晚節失恩怨上與張均張垍等皆降於賊〕是時妃嬪戮連為糞土叢〔幸蜀記祿山令張通儒害霍國公主永王妃等八十餘人又害皇孫妃主三十六人〕當宁陷玉座白間剝畫蟲

景福殿賦致敬自亂注音韻之例以白沙之師氏本注書盡書雜以飾之不知二聖處玄肅私泣百歲翁車駕

既云還二聖復國樞楠欵穹崇故老復涕泗祠官樹椅桐宏壯不

如初已見帝力雄前春禮郊廟祀事親聖躬微軀忝近臣

公時爲左拾遺景從陪群公登階捧玉冊峩冕聆金鐘韓詩外傳古者天子左右五鐘出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入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侍祠恧先露一作霑。先露霧露早伺爲此舊注未晰掖垣邇濯龍

杜田曰漢桓紀祠老子於濯龍宮或曰明名或曰也名或曰內苑名天子惟孝孫五雲起九重鏡奩換

粉黛翠羽猶葱朧後漢陰后紀帝幸宮中御林視太后鏡奩中物感動悲泣令易脂澤粧具前者厭羯

胡後來遭犬戎代宗廣德中吐蕃陷京俎豆腐羶肉罘罳行角弓安得自

西極西極節指京師京師舊云西京也公建都詩亦云其如西極存申命空山東謂河北諸鎮盡驅詣闕下

士庶塞關中主將曉逆順謂諸節鎮諸鎮帥元元歸始終一朝罪已已

一云自罪已萬里車書通鋒鏑供鋤犁征戍聽所從冗官各復業

土著還力農君臣節儉足朝野懽呼一作娛同中興似一作比國初

繼體如太宗端拱納諫諍和風日沖融赤墀櫻桃枝隱映

銀絲籠千春薦靈寢永永垂無窮京都不再火涇渭開愁

容歸號故松柏宋注言歸長陵墓老去苦飄蓬

是亂極思治之詩通首只合作兩段前述既往後冀將來前實而後虛實者眼見之亂端虛者意中之治象也又是割裂。自首至百歲翁言天寶京陷出奔之事自車駕至葱朧言肅宗復國乃得侍從之事前者四句由安史而兼及代宗初吐蕃陷京之事安史詳吐蕃略鋪敘後可以例此也又下文但言藩鎮不言安史餘孽與吐蕃然其中自有賓主故詳略但見作法安得以下皆言藩鎮而安史之孽平於代宗而河北之禍亦成於代宗故極言之妙在以安得二字領起逆從對面著筆一氣貫注爲覺得將來之詞轉使事覽都遊巡於句影之中而所謂逆順始終鋤犁征戍業等語激烈綿密痛切皆適與當日鎮帥之驕府兵之壞冗官民之失業君臣之奢玩守宗之飄零不徒作想望之虛願如此纔可謂實處皆虛虛處皆實非注家所徵引類以已然爲證都無是處而京都不火涇渭開愁又就藩鎮

内興收吐蕃滿水不過至歸號松柏規歸自已見亂定便可還鄉文勢已完而結以老去一語遂一語忽然掉開遙此顆畢竟難遣又使安得一段虛機再翻奇峯奇絕。○玄肅事在已往故明敘代宗事在當今故虛運此際有妙用。

聽楊氏歌

佳人絕代歌獨立發皓齒滿堂慘不樂響下清虛裏江城

帶素月況乃清夜起老夫悲暮年壯士淚如水玉杯久寂

寞金管迷宮徵勿云聽者疲愚智心盡死古來傑出士一作事

豈特一作詩一知已吾聞昔秦青列子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辭歸青餞之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傾倒天下耳

通篇只摹寫歌聲之淒切中間亦帶慨時感事意滿堂二句提筆玉杯寂金管迷盛時京雞之遊不可復尋也是以滿座茫然若失驚疑聽者之疲而非疲也聲情哀而心盡死也後四言知希不足貴傾世乃見奇正形容滿堂感動之象。

贈蘇四徯又有別蘇徯詩見五之三

異縣昔同遊各云厭轉蓬別離已五年尚在行李中戎馬

日衰息乘輿安九重有才何棲棲將老委所窮爲郎未爲

賤其奈疾病攻子何面黧黑不得豁心胸巴蜀倦剽劫一作掠。

時多山寇不獨巴蜀盱下愚成土風幽薊已削平河北賊奉陰遷以兵未動而云削平亦爲南行者言之意專有向也

荒徼尚彎弓謂中自呂太一之後諸酋殺不循命斯人脫身來豈非吾道東馬融傳鄭玄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乾坤雖寬大所適裝囊空肉食哂菜色少壯欺

老翁況乃主客間古來偏側同君今下荊揚獨帆如飛鴻

二州豪俠一作傑場人馬皆自雄一請甘饑寒再請甘養蒙

蘇徯當有河南之行贈此勗之也前半述彼此行蹤以已之老病惕彼之乘時後半爲涉世清吟緩而告以涉世之道公爲蘇徯父執故肆切如此。○蘇亦久於嚴

故足羽句云爾蘇因有才意如我則老而病耳子而且愁我心安得巳中不可居矣端說詩樂與人行而吾道東洪有濟乎此段兩兩緊接筆筆曲致乾坤六句惟若洗世途老知之可憐也一結老翁淚出于涕矣則不敢觸甘長棄則不敢忘可作遊子處一讀者詩切勿泛之讀如見

西閣曝日

凛冽倦玄冬，負暄嗜飛閣。羲和流德澤，（廣雅曰羲和日御）顓頊愧倚薄。（月令孟冬之月其帝顓頊）毛髮且自私，（一作和）肌膚潛沃若。太陽信深仁，衰氣歘有託。欹傾煩注眼，容易收病脚。流澌（一作漸）木杪猿，翩躚山巔鶴。（一作顛）用知苦聚散，哀樂日已作。（一云亦已昨）即事會賦詩，人生忽如昨。（一作錯）古來遭喪亂，賢聖盡蕭索。胡爲將暮年，憂世心力弱。

分兩截看，只領現在暄和，無泥遷流幻影。

寄薛三郎中璩（唐會要：風雅古調科薛璩及第。○薛璩時在荊州。）

人生無賢愚，飄颻若埃塵。自非得神仙，誰克免其身。（一作免危）與子俱白頭，役役（一作汲汲）常苦辛。雖爲尚書郎，（俱嘗爲郎官）不及鄠野人。憶昔鄠野人，其樂難具陳。藹藹桑麻交，公侯爲等倫。（彼此未官時）天未厭戎馬，我輩本常貧。子尚客荊州，我亦滯江濱。峽中一臥病，瘧癘終冬春。春復加肺氣，此病蓋有因。早歲與鄭蘇，（鄭虔蘇源明）痛飲情相親。二公化爲土，嗜酒不失眞。余今委修短，豈得恨命屯。聞子心甚壯，所過信席珍。上馬不用扶，每扶必怒嗔。賦詩賓客間，揮灑動八垠。乃知盍代手，才力老益神。青草洞庭湖，（二湖俱在荊州之南）東浮滄海漘。君山可避暑，（一統志：君山在洞庭湖中）況足采白蘋。子豈無扁舟，往復江漢津。我未下瞿唐，空念禹功勤。聽說松門峽，（杜臆：只陵詩松門峽，當即峽在夔江下流）吐藥攬衣巾。高秋卻束帶，鼓枻視青旻。鳳池日澄碧，（鳳池指朝端）濟濟多士新。余病不能起，健者勿逡巡。上有明哲君，下有行化臣。

詩分三段，首十六從此合說，先以身世物役之感冒起，次追憶未仕之跡，以及還鄉作客，落到目前，束住中十八，彼此分敘，先自言峽中衰病之況，次言薛之心力強而詩勝，老此一段申上我滯江濱子客荊州，供下病不能起健勿逡巡，乃詩膽也。後十八又彼此合敘，先想荊湖之景，美薛縱遊，慨已不往，然言將下峽相訪，共商出處，勤其勿似已之病廢而自終，其法矯然。

晚登瀼上堂（此後居瀼西詩）

故躋瀼岸高，頗免崖石擁。開襟野堂豁，繫馬林花動。雉堞粉如雲，（雉堞指山城）山田麥無壠。春氣晚更生，江流靜猶湧。四序嬰我懷，羣盜久相踵。黎民困逆節，天子渴垂拱。所思注東北，深峽轉脩聳。衰老自成病，郎官未爲冗。凄其望呂葛，（呂尚諸葛）不復夢周孔。濟世數嚮時，斯人各枯冢。（如八哀詩所云嚴鄭公李公光弼及張相國之類）楚星南天黑，蜀月西霧重。安得隨鳥翎，迫此懼將恐。

精望寓意，其大指也。○首八，書瀼上所望，皆暮春晚景，中十，乃眺遠感懷，處值亂世，非歸途身既老而定亂之人亦亡，是以歎也。末四仍收到瀼上晚望，而以不歸之感，詠歎終焉。天黑霧重，亦含多少憂懼，將以爲比也。

園官送菜（并序。○管園之吏，當由柏都督所遣，故曰園官。）

園官送菜把，本數日闕。矧苦苣馬齒，（本草：苦苣即野生苣，又名褊苣。圖經本草：馬齒莧類，而苗葉都不相似，一名五行草。）掩乎嘉蔬。傷小人妬害君子，菟不足道也。比而作詩。

〔注〕[illegible]曆平曰曆案又廣韻鑑酒名元日飲之可除瘟氣又大州名晉謝曰晉蘇曹日覆而耳佐云此言驗貢書用前說。路遠思恐泥。興

深終不渝。獻芹則小小。薦藻明區區。萬里露寒殿。開冰清

玉壺。君王納涼晚。此味亦時須。

詩只從野人獻芹于說出前詳製食之美後放入獻之情。此等題必要說到春君亦是杜老習氣。

上後園山脚

朱夏熱所嬰。清旭一作旦步北林。小園背高岡。挽葛上崎崟。曠望延駐目。飄颻散疎襟。潛鱗恨水壯。去翼依雲深。勿謂地無疆。劣於山有陰。石㯅一作原非遍天下。張遠以㯅為原引尸子昔國石焦原為證但石焦之義謂其地熱不可近耳無節去焦字之理依舊本作㯅為是況舟中云石㯅未名于如苛龍皮可棠鐵㯅此當即本山所產舊注謂天下石㯅則文義不屬遍天下猶及於天下也。水陸兼浮沉。自我登隴首。公之作客自乾元二年客秦州始。十年經碧巒。劍門

來巫峽。自入蜀以至來夔。薄倚浩至今。薄倚即淂。故園暗戎馬。謂東京。骨肉失追尋。時危無消息。老去多歸心。志士惜白日。久客藉黃金。敢為蘇門嘯。〔阮籍〕嘗於蘇門遇孫登登嘯有聲如鸞鳳之音乃登嘯也。庶作梁父吟。〔黃生注〕承鶴比諸葛起隴畝沉[illegible]

紛[illegible]　偶隨[illegible]

前半敍上山脚之事并狀其地勢之險峻後半因山脚而感及遲年跋涉山路遂動老而不歸之歎。末二句言地雖平曠無羈至此山陰轉形其勞謂其險阻之勢足以奪地方也。

行官張望補稻畦水歸。〔朱注〕鄭文公答左二[illegible]杜有行官自南來裝唐時有此名號

東屯大江北。百頃平若案。〔黃注〕公孫述於東屯水流植稻四百餘頃號東屯米為蜀第一。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云已。引溜加溉灌。更僕往方塘。〔更〕更僕注以番次更代使之也。決渠當斷岸。公私各地著。地著出食貨志此借言主客工人各盡力於田地也。漫潤

無天旱。主守問家臣。主守即家臣謂行官張望也主守以職言家臣以名分言。分明一作明見溪一作蹊畔。芋芊一作芊芊烟翠羽。剌剌生銀漢。〔王洙注〕剌剌起貌。鷗鳥鏡裏來。關山雪邊看。言水光照映之遠縣山勢可指。秋菰成黑米。精鑿傳一作傳白粲。玉粒足晨炊。紅鮮任霞散。終然添旅食。作苦期壯觀。遺穗及衆多。我倉戒滋漫。

此與下耗稻篇少陵田家詩也。狀繁雜之疎漢此爲密緻鍾太祝之真札此爲整秀絕不規摹前哲爭學章淺威調合成體裁劃別不得以彼專鏃詘此兼美。首八就稻畦寫中八就行官歸後寫獲入就秋成寫全首總為盡寫時來親閒東屯也。起四句以寫畦水旁繞插秧四句正言督農稱水。以下則行官歸矣。無天旱水足而豐旱無憂也。二句行官歸白之語。主守二句問之而分明知見也。以下四句皆分明見之之景。翠羽狀苗色也。生銀漢苗浸於水也。鏡裏雪邊映水之汪洋也。以下預擬秋成之樂。秋菰二句不平以菰米為輔也。玉粒紅鮮俱承白粲然二句預擬之詞作苦合到補水事壯觀收獲之富也。結語末寄語分惠正形容壯觀處言有餘尚可及人。則督勸之滋漫可知。秋倉之修治其預戒哉。

秋行官張望督促東渚耗稻向畢清晨遣女奴阿稽豎子阿段往問〔盧注〕耗稻乃謂須去其草使稻得長稿稆苗也〔按〕朱注以耗作耗謂稻名非是。

東渚雨今足。佇聞粳稻香。〔謝靈運詩〕涨泊溉粳稻。上天無偏頗。蒲稗各自長。〔爾雅〕詩蒲稗相因依。人情見非類。田家戒其荒。功夫競搰搰。搰搰見莊子用力多貌。除草置岸旁。穀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青春具所務。勤墾免亂常。吳牛力容易。〔世說〕滿奮曰臣猶吳牛注水牛也。並驅紛遊場。〔詩〕并驅從兩豵遊場豐苗亦已穊。〔漢書〕深耕穊種注穊稠也。雲水照方塘。有生固蔓延。有生統言稻與蒲稗之屬。靜一資隄防。督領不無人。提挈一作攜頗在綱。在綱字本盤庚而取義隱用左傳紀綱之僕。荊揚風土煖。肅肅候微霜。尚恐主守疎。主守謂張望。用心未甚臧。清朝遣婢僕。寄語踰崇岡。西成聚必散。不獨陵我倉。豈要仁里

興感此亂世忙北風吹蒹葭蟋蟀近中堂荏苒百工休鬱紆遲暮傷

前八敍耗積之由及其事中十八詳述行官督課勸督役隅等事後八總公民窮身世而歸結感作詩○中段前六句原因發命係之事又以功始事之勞以引起督促意者六句敘言行官昔從因趨與奮為那長官除疾以歸亦領役之人後六句點出守兼敘遣問其意此敘題已竟後段四句轉意關一截則由上文田事而討及秋成由秋成而念及分惠所以分惠者傷世亂而民困也其一截則在秋字所與字來特說為秋字點景又因向果則勝閒處映帶自傷遲暮也

阻雨不得歸瀼西甘林 甘林阻雨後做此。甘林即瀼西果園。

三伏適已過驕陽化為霖欲歸瀼西宅阻此江浦深壞舟百板坼峻岸復萬尋篙工初一棄恐泥勞寸心佇一作倚立東城隅悵望高飛禽草堂亂玄圃不隔崑崙岑昏渾衣裳外曠絕同曾陰園甘長成時三寸如黃金南史劉蔵傳柑大三寸者供御諸侯舊上計厥貢傾千林唐書夔州貢柑橘邦人不足重所迫豪吏侵客居暫封殖日夜偶瑤琴瑤琴謂其風韻如鼓瑤琴虛徐五株態側塞煩胸襟安得一作輟雨足雨足謂雨止杖藜出嶇嶔條流數翠實劉孝儀緣條流偃息歸碧潯拂拭烏皮几喜聞樵牧音令兒快搔背脫我頭上簪

首尾首言曾陰敘阻雨不得歸瀼西自園甘至末皆敘甘林及果園而滿說歸後之情正與阻雨相發○草堂二句極形容水勢之盛言草堂之間如崑崙玄圃雖近而不能隔也玄圃在崑崙西故云昏渾二句極形容煙霧之盛言所見止及一身但在衣裳之外便曠絕如曾陰所遮也安得二字直貫至末皆一派虛擬。

又上後園山脚

昔我遊山東憶戲東嶽陽窮秋立日觀泰山記東南巖名日觀矯首望八荒朱崖著毫髮漢書珠崖郡在南海中亦曰朱崖碧海吹衣裳十洲記東有碧海水不鹹苦正作碧色蓐收困用事玄冥蔚強梁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孟冬之月其神玄冥沈云同四面望朱崖天寶間公在齊州其登太山在秋冬之交按前說詩意俱有交接因用事應明皇歲政京師在西也蔚強梁應祿山異志范陽在北也逝水自朝宗鎮石各其方鎮石周禮九州之鎮山平原獨憔悴農力廢耕桑非關風露凋曾是戍役傷於時國用富足以守邊疆朝廷任猛將遠奪戎馬場到今事反覆故老淚萬行龜蒙不可見龜蒙二山近兗州況乃懷故鄉肺萎屬久戰公遇下有詩熱病時文戰骨出熱中腸憂來杖匣劍更上林北岡瘴毒猿鳥落峽乾南日黃秋風亦已起江漢始如湯登高欲有往蕩析川無梁哀彼遠征人去家死路旁不及祖父塋纍纍塚相當

吳論云前上山腳篇寫景而後詠懷此章詠懷而後寫景悉倒此章寫景與詠少上半下半皆述懷也特以少年日觀之遊引起今日後園之上。上半所傷傷在從時世事中乾外積滿目驕盈也。下半所傷傷在此并情形凋弊遺念并憂客死也。仇云託征人乃自寓。

甘林

捨舟越西岡入林解我衣青芻適馬性好鳥知人歸晨光映遠岫夕露見日稀稀當作晞複後謂忍遲暮少寢食清曠喜荊扉一作經經過憧俗態在野無所違一作或違試問甘藜藿未肯羡輕肥喧靜不同科出處各天機勿矜朱門是陋此白屋非明朝步隣里長老可以依時危賦斂數脫粟為爾揮公許贈之以粟也招諸長老作里宴此亦亂世相攜行豆田秋花靄霏霏子實不得喫貨市送王畿盡添軍旅用迫此公家威主人長跪辭仇作間。主人即隣里之老。戎馬何時稀我衰易悲傷屈指數賊圍勸其死王命慎莫遠奮飛

此篇兩截，前後各意，前述歸林情事，意在厭喧而樂靜也；後述與老情詞，傷在時危而斂戢也。合觀之，語少而衷多，其所值與所存，皆可見矣。○「俗態」，指下朱門；「酬應煩數」之態也，無所違，不違本性也。舊說誤。「時危」以下，既云擇衆以相晤矣，又詳寫斂戢之像，益非升斗之調所可齊也。「主人」二句，宛然相對歎惋之詞，末仍以奉公矯之，諸苦而義正矣。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眞。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溼，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冬菁，蕪菁也，蜀人謂之諸葛菜，秋菜之名，飯之半，謂其功半可敵飯。牛力晚來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隣。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荊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雙一作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尚驚矰繳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鳳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爲汝鼻酸辛。

首段與甘林上半同旨。仇云：紋暇日小園散病也。中段，仇云：記種菜督勒耕牛也。按冬菁飯之半，偷歲貧人之計也。如此則菜之功用亦重，所以須督牛耕種，以供採擷於春之需。舊以飯之半作飯牛解，殊無理。後段，仇云：兼書觸目，隱以自況。愚按此段文情，不知累句句是其實，只是無亂者家，頗沛不能爲生影子，正以收繳種菜流落之故，妙絕妙絕。○古樂府豔歌行云：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妻卒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我欲啣汝去，口噤不能開。我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蔡注引此爲少陵所本，良是。少陵絕不作擬古語，讀此知脫一鳥之必孫收也。

雨

山雨不作泥，一作濕。江雲薄爲霧。晴飛半嶺鶴，風亂平沙樹。明滅洲景微，隱見巖姿露。拘悶出門遊，曠絕經目趣。消中日伏枕，臥久塵及屨。豈無平肩輿，晉書：王羲之乘平肩輿，入顧辟疆園。莫辨望鄉路。

兵戈浩未息，蛇虺反相顧。悠悠邊月破，仇注：月破，月缺也。公詩：三月已破三月來。鬱鬱流年度。針灸阻朋曹，言不得舊朋爲我開關。糠籺對童孺。一命須屈色，一命，謂賢者之事。新知漸成故。窮荒益自卑，飄泊欲誰訴。尫羸愁應接，俄頃恐違迕。浮俗何萬端，幽人有高步。龐公竟獨往，尚子終罕遇。宿留洞庭秋，漢郊祀志：宿留海上。注：謂有所須待也。天寒瀟湘素。杖策可入舟，送此齒髮暮。

對雨抒悶之作也。發端寫微雨乍晴乍暝之景，非繪畫能到，抒悶暗領。中段曠絕暗伏。末段中十六句，歷敘臥病離鄉淹留寡歡，厭薄俗不投之苦，所謂拘悶也。篇尾志在出遊，所謂曠絕也。浮俗二句，轉入淪落，竟獨往，然罕遇，正欲同往而相遇也。將爲洞庭瀟湘之遊，此物此志也。○中後於雨字，在不即不離之間。

計三十七首

起代宗大曆二年訖五年（冬年譜大曆二年秋冬之間公往來瀼西東屯三年正月去夔出峽三月至江陵秋移公安冬之岳州四年春之潭州衡州夏復回潭五年夏避臧玠之亂入衡州欲如郴州至耒陽不果秋又回舟湖湘竟以寓卒年五十九）

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見贈

忽忽峽中睡。悲風方一醒。西來有好鳥。為我下青冥。羽毛淨白雪。慘澹飛雲汀。既蒙主人顧。舉翮唳孤亭。持以比佳士。及此慰揚舲。（劉孝威詩揚舲泛漢錦江）清文動哀玉。（余慶賦哀玉發於新聲）見道發新硎。欲學鴟夷子。（志在勳成乃退）待勤燕山銘。（後漢書竇憲大破北單于於稽落山命班固作封燕然山銘勒石紀功）誰重斬邪（一作劍。宋注云五色綵霞天師有斬邪劍。斷蛇劍。蛇亦通。以劍比薛謂可作人主之利器）致君君未聽。志在麒麟閣。無心雲母屏。（西京雜記趙飛燕為后女弟昭儀遺雲母屏風）卓氏近新寡。（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豪家朱門扃。相如才調逸。銀漢會雙星。（牛女事）客來洗粉黛。日暮拾流螢。（暗用車胤事）不是無膏火。勸郎勤六經。老夫自汲澗。野水日泠泠。我歎黑頭白。君看銀印青。（印有青色。柔置已久也。稱柳州寄問）臥病識山鬼。為農知地形。誰矜坐錦帳。（漢官儀尚書郎入直供錦帳被給帳帷）苦厭食魚腥。東西兩岸坼。橫（一作積）水注滄溟。（暗用過逍銀漢蒼茫）碧色忽惆悵。風雷搜百靈。空中有（一作如）白虎。（漢武內傳）赤節引娉婷。自云帝季女。（水經注宋玉謂天帝之季女名曰瑤姬封於巫山之臺）噀雨鳳凰翎。（神仙傳欒巴噀酒為雨此借作行雨用）襄王薄行跡。莫學冷威丁。（丁令威去家不歸）千秋一拭淚。夢覺有微馨。人生相感動。金石兩青熒。（漢光武所加金石為開）丈人但安坐。休辨渭

舂陵行　有序　元結

癸卯歲，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舊四萬餘戶，經賊已來，不滿四千，大半不勝賦稅。到官未五十日，承諸使徵求符牒二百餘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貶削。於戲，若悉應其命，則州縣破亂，刺史欲焉逃罪；若不應命，又即獲罪戾，必不免也。吾將守官，靜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需，切責在有司。有司臨郡縣，刑法競欲施。供給豈不憂，徵斂又可悲。州小經亂亡，遺人實困疲。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撲之。郵亭傳急符，來往跡相追。更無寬大恩，但有迫促期。欲令鬻兒女，言發恐亂隨。悉使索其家，而又無生資。聽彼道路言，怨傷誰復知。去冬山賊來，殺奪幾無遺。所願見王官，撫養以惠慈。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安人天子命，符節我所持。州縣忽亂亡，得罪復是誰。逋緩違詔令，蒙責固所宜。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

賊退示官吏　有序　元結

癸卯歲，西原賊入道州，焚燒殺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邊鄙而退。豈力能制敵歟，蓋蒙其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徵斂，故作詩一篇以示官吏。

昔歲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當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歲親戎旃。今來典斯郡，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徵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鄭典設自施州歸（舊志東宮官典設郎四人。施州今爲施南府屬湖廣。）

吾憐滎陽秀（滎陽鄭氏郡名），冒暑初有適。名賢慎出處，不肯妄行役。旅茲殊俗遠，竟以屢空迫。南謁裴施州（公有寄裴施州詩見二之三），氣合無險僻。攀援懸根木（江總賦，木懸根），登頓入天石（公詩入天猶石色，石色音同）。青山自一川，城郭洗憂戚。聽子話此邦，令我心悅懌。其俗則淳樸（一作苦），不知有主客。溫溫諸侯門（謂裴施州），禮亦如古昔。敕廚倍常羞，盃盤頗狼藉。時雖屬喪亂，事貴當匹敵。中宵愜良會，裴鄭非遠戚。羣書一萬卷，博涉供務隙。他日辱銀鉤（仇注：裴曾寄書於公，公有龍蛇動篋蠆銀鉤之句），森疏見矛戟。倒屣喜旋歸，畫地求所歷。乃聞風土質，又重田疇闢。刺史似寇恂，列郡宜競借（叶咨昔切，一作惜）。北風吹瘴癘，羸老思散策（仇注：杖策而行）。渚拂蒹葭寒，嶠穿蘿蔦冪（詩注：蔦，一名女蘿）。此身仗兒僕，高興潛有激。孟冬方首路，強飯取崖壁。歎爾疲駑駘，汗溝血不赤（錢注：白馬賦，膺門沫赭，汗溝走血。注：汗溝，馬中脊也）。終然備外飾，駕馭何所益。我有平肩輿，前途猶準的。翩翩入鳥道，庶脫蹉跌厄。

此喜典設歸述施州之事，而首原其去暑之因，次敘其口述之語，終之以欲往之情也。○起四句，殺有身分，氣合無險僻一語提掇有力。下兩聯，一敘一將，來伍聽子一段，所謂氣之合也。其俗二句，施土之美；溫溫四句，裴誼之厚；喪亂句逆補特寄，作賓而實則貴乎適當其匹，此句引下。羣書鄭裴皆世族而兼世誼也。羣書供涉，雜中樂，畫銀鉤，森疏帶來，裴鄭之工，亦正顯出雅韻相匹處。以上總見施幕之可依。倒屣一段，收前起後之文也。末自敘欲往之情。此身二句，決行計；孟冬二句，擬行期；歎爾以下，受運遺生，言之不必，須既乎與杜所謂對面商量之語。鉤以入詩，苦恐公究不往，故而爲此云云，杳特於其間起之言，遂借作情文波致耳。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冉冉自趨競，行行見羈束。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編蓬石城東，采藥山北谷（一作林）。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鉤曲（後漢童謠：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封公侯）。曲直吾不知，負暄候樵牧。

久困於蠻，而安爲達觀任運之詞，二詩同旨。○首章分三段，起言世態之碌碌，中自敘其所事，末則超然於世俗見解之外矣。○勞生何異，乘世皆是也。冉冉行行，所謂勞生也。無貴無富，反踢語，言使達無窮達，亦淡忘而無如其不齊也，是以雖歸同盡，而當境之歌哭難免耳。轉燭猶言轉瞬。任榮辱，不爲世態所移也。曾點朝班，忘焉暮齒，謂有所樂也。給准編蓬采藥以全其天而已。此正任榮辱處，用心二句，當來蕪非謂。二句總束全命忘情來，即收全篇。如弦直，順幽獨而不安排也；似鉤曲，勞生而趨競羈束也。至曲直并付之不知，何其洒脫。

夜滲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出。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國語注〕實，財也。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人。世亂如蟣蝨。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莊子〕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胡爲有結繩。〔外紀〕燧人氏始作結繩之政。陷此膠與漆。〔莊子〕[illegible]膠漆[illegible]。祗首燧人氏。厲階董狐筆。〔左傳〕董狐，古之良史也。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俛仰俱蕭瑟。終然契真如。一作絜。[illegible] 得一作歸匪金一作合仙術。〔太白詩〕金仙佛也。[illegible]緣九十一劫[illegible]金光。

[illegible]

如不動。此乃金仙之術，定以祛蔽錮而得解脫者。前篇言日暮用心，聊且安分；此言如是營營爲偏，心源交戰，[illegible]上一層也。要其大旨，總歸於達觀任運以融解其所遇之窮。張綖以前篇爲庭闈而末此篇爲絕聖棄智，忽聖悟勇老佛說，則兩岐誤矣。

別李義

〔杜臆〕李義，李[illegible]之子。錄乃宗室之賢，義能讓美。

神堯十八子。十七王其門。〔舊注〕高祖二十二子，衛王、楚王皆先薨，太子建成、巢王元吉以事誅除其數，故言十八子十七王。太宗有天下，止十七子封王。道國洎舒國。〔唐書〕道王元慶，高祖第十六子；舒王元名，第十八子。實維親弟昆。中外貴賤殊。余亦忝諸孫。〔錢箋〕公爲舒國外孫之外孫，詳祭外祖祖母文。丈人嗣三葉。〔舊注〕道王[illegible]次子詢，詢子微，微之子。白玉溫。〔杜臆〕仇云此指李義。道國繼德業。請從丈人論。丈人領宗卿。〔唐書〕義嗣封道王，[illegible]宗正卿。肅穆一作睦。古制敦。先朝納諫諍。直氣橫乾坤。子建文章在。一作壯。河間經術存。子建、河間，皆古親王有文學者。爾克富詩禮。骨清慮不喧。洗音洒然還知已。〔潘岳詩〕吾子洗然，恬淡自逸。談論淮湖。一作河。奔騰昔初見時。小襦繡芳蓀。長成忽會面。慰我久疾魂。三峽春冬交。江山雲霧昏。正宜且聚集。恨此當離樽。莫怪執盃遲。我衰涕唾煩。重問子何之。西上岷江源。〔仇註〕[illegible]願子少干謁。蜀都足戎軒。誤失將帥意。不如一作知親故恩。少年早歸來。梅花已飛翻。努力慎風水。豈惟數盤飧。猛虎臥在岸。蛟螭出無痕。王子自愛惜。老夫困石根。生別古所嗟。發聲爲爾吞。

詩分四段，皆八句。仇云從世系親誼敘起也，而丈人之子已爲下段伏筆。丈十二句，八應丈人四歷之子，朱注良是，而稱其人必本其舊德者，見宗藩遠而衛世賢也。又次十二句，爲篇中幹事處，傳議云公昔首見義於京師，年尚少，義今來至峽，將入蜀干謁也。末十四句，仇云臨別戒勉之詞也。思報足戎軒，言官其地者多武弁也。一失其意，不能如親故之有以情諒矣。況少年涉世未深，宜及梅花而早歸也。努力四句，申步軒易忤，言台尤之處甚多，不惟餔啜見輕而已，如虎伏蛟潛，隨地皆有風水之虞也。王子以下，彼此總束，而戒勉愈至，聲發仍吞，哀之甚也。武臣悍卒，奴隸士大夫，居蜀之詩屢形歎情，讀者觀此世而慨然也。○附祭外祖祖母文

往在東都作

祭外祖祖母文

維年月日，外孫滎陽鄭宏之、京兆杜甫，謹以寒食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外王父母之靈。嗚呼！外氏當房，祭祀絕矣。伯道何罪，陽元誰謝。騎惟風昔，追思艱難。當太后秉柄，內宗如纔。紀國則夫人之門，舒國則府君之外父。革以生居青城，歸結孫謇。峙伏單棲，難鳴折羽。憂心惙惙，獨行踽踽。悲夫逝景，分飛忽間，於鳳凰雌雄失侶。[illegible]我父王之遺禍，我母祀之下室。[illegible]殊塗，酷罰同夜。夫人於是布裙扉屨，提餉潛出，昊天不傭，退藏於密。久成凋瘵，遙至終畢，於乃事存於義陽之誄。名播於燕公之筆。嗚呼哀哉！宏之等從母昆弟，兩家[illegible]成，但苦慈顏永遠，豈無世親，不如所愛。豈無舅氏，不如所歸。整以偏往，[illegible]光輝。漸漬相屬，居諸[illegible]遲，聖主願發清衷，以嗣內外。何當奮飛，滿城之北，邙山之曲。列樹風煙，寒泉珠玉。千秋古道，王孫去兮不歸。三月清天，春意[illegible]兮[illegible]。將書東事，未遂從使。涙流頓盡，血下相續。書奠[illegible]遐酒，焫心依屬。庶多獻之[illegible]釋，猶歆辰之歡躅。

送高司直尋封閬州

〔仇註〕司直，大理寺官。

丹雀銜書來。〔周禮疏〕中候云：季秋甲子，赤雀銜丹書入豐。暮棲何鄉樹。驊騮事天子。辛

苦在遺路司直非冗宮荒山甚無趣借問泛舟人胡爲入
雲霧與子姻婭間既親亦有故萬里長江邊邂逅亦相遇
長卿消渴再公幹沉綿屢劉公幹詩余嬰沉痼疾竄身清漳濱清談慰老夫開卷
得佳句時見文章士欣然澹一作談情素伏枕聞別離疇能忍
漂寓良會苦短促溪行水奔注熊羆咆空林遊子慎馳騖
西謁巴中侯艱險如跬步主人不世才謂封閬州先帝常特顧拔
爲天軍佐崇大王法度淮海生清風南翁尚思慕仇注封蓋初爲宿衛
官又嘗仕於淮海公宮造廣廈木石乃無數初聞伐松柏猶臥天一
柱謂大杰我病書不成成字讀亦誤爲我問故人勞心練征戍
此平鋪直敘之文總以高封兩人不得登朝大用叢致悵惜。一勞於遠戍一屈於外吏也。而在已聚散之感寄問之情錯敍於其間無窮焉。封爲書精詞自有先

後。首八句錯司直之失位而勞走所以與起與子。八句敍舊誼而喜客遇時見十句敍作過而別別。其爲致戒前途。恭蜀多戎故勸步如險。亦正爲閬州作反跌封益獨吏也。以上皆對司直說。主人十句入封閬州敘其歷官往蹟而惜其目前小用。造廈需材。書此天柱。亦此語也。末四自敍而以寄語閬州作結。曰爲我問仍是託爲之詞。收館不漏

敬寄族弟唐十八使君公萬年縣君杜氏誌銘其先系統於伊祁分姓於唐杜稷派別遼遠竟以族弟稱之

甚奇。○爲下峽時詩

與君陶唐後盛族多其人聖賢冠史籍枝派羅源津在今
氣磊落巧僞莫敢親介立實吾弟濟時肯殺身物白諱受
玷行高無汚真得罪永泰末放之五溪濱時唐貶施州鸞鳳有鍛
翮先儒曾抱麟雷霆霹長松骨大卻生筋一失不足傷念
子執蔡云執問自珍泊舟楚宮岸入巫山之路戀闕浩酸辛除名配清江

仇注酈道元水經注施州清江縣北至州界一百里厭土巫峽鄰施在夔南一百里內登陸將首途筆札
枉所申歸朝跼病肺敍舊思重陳春風洪濤壯谷轉頗彌
旬我能泛中流唐突罷獮嘆長年巳省柂鶴云柂理機慰此貞良臣
公有巫山縣唐使君宴別詩黃鶴謂到後復寄以此。愚按此詩之寄乃在未與唐巫山相遇之前考詩尾語意了然也若如鶴說便多不可解。○詳詩意唐以永泰末謫誤至是被赦離施州將近貶所書來道故并邀公敘舊公遂以此詩答之時公正在下峽登行之會也唐自此到施必須巫山公自夔出峽未必經巫山故約晤於此。○起段敍兩家譜系并表唐君品槩作一頓次段敍唐得罪被放事語語清勁雷霆二句比其受挫而不撓也三段敍唐赴貶處札相邀事總關著書中語也末段答以正欲出峽便道就巫須晤意
貞良臣與前介立行高等語相照。

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歐陽集古錄唐呂諲表顧戒奢八分書余謂夔陵遇荊南見此碑唐畫洪州諫
章郗吉州廬陵郡俱屬江南西道採訪使治洪州○在江陵之公安作
中郎石經後水經注蔡邕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八分益憔悴顧

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屭韓擇木蔡有鄰俱工八分者西都賦還以二華巨靈贔屭注作力之貌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御札早流傳書苑明皇好圖畫工八分章草張說等獻詩各賜贊褒美自於綵牋上八分書之揄揚非造次三人並入直恩澤
各不二顧於韓蔡內辨眼工小字分日侍一作示諸王鈎深法
更秘文學與我遊蕭疎外聲利追隨二十載通計在朝之歲及今再會之年浩
蕩長安醉高歌卿相宅文翰飛省寺視我揚馬一作班揚間白首
不相棄驊騮入窮巷必脫黃金轡一論朋友難遲暮敢失
墜古來事反覆翻反手作雲覆手雨意相見橫涕泗嚮者玉珂人誰是青
雲器才盡傷形骸一作髑病渴污官位故舊獨依然時危話顛
躋我甘多病老子負憂世志胡爲困衣食顏色少稱遂遠

備辛苦。行順從衆多。意舟楫無根蔕。蛟鼉好爲祟。況兼水
賊繁。特戒風飇馳。崩騰戎馬際。往往殺長吏。子干東諸侯。〔仇注〕漢書云荆州之東
勸勉防縱恣。邦以民爲本。魚饑費香餌。請哀瘡痍
滚。告訴皇華使。〔舊書〕大曆二年魏少游爲洪州刺史兼江西觀察使　使臣精所擇。進德知歷
試。惻隱誅求情。固應賢愚異。烈士惡苟得。俊傑思自致。贈
子猛虎行。〔家語〕苛政猛於虎也　舊引陸機猛虎行非本旨　出郊載酸鼻。去聲

暢於從意得意處書之作也分四段爲第一段從云敎顧君書法見重朝廷感深此以筆力破餘地一句作主第二段從云敎顧君交情始終無間思接此以蕭跡外整孫一句作主第三段敘顧君洪吉之行戒其慎於道路以渡作辛苦行一句作主第四段囑顧君留心民瘼望其勸誡當塗以邦以民爲本一句作主○首段贊顧書也先溯八分之源復以韓蔡作襯表其藝名朝宁者顧於韓蔡二語鈎勒實主劃然清楚次段外整利是提筆追贈六句追當日長安相與卿相者寺整利場也乃獨以揚爲祝我白首不棄見能外整利者韓鄭二句上括長安之過從下括今日之來訪一論顧君論及也朋友難謂久要之難跡其數隆益見白首不棄能外整利矣事反覆指交錯之不厭者顧君論及此等湖海而淡觀之觸者二句約略顧君意中之語謂窮達無常前日王珂今爲貧賤曾能常在青雲乎惟在交情之不以今昔移耳此四句正排明其論交難之旨才盡病渴已之窮也稱話顯踪顧之辭也此四句正溯感其不失墜之實讀此數語慨然拔顧君誠高誼俗情哉三段我甘子負奉上搭下憂世志三字直提動末段胡爲以下折到適洪吉而戒以路險也末段皆望寄屬望之詞諸侯指守令縱恣肆虐於民也防勸諸侯自防也魚饑句喻言設法賑貸以拾流亡皇華使指大吏精所擇欲大吏爲民擇官進德知歷試指擇吏既屬以分勸諸侯又囑以爲之使臣愛民之心至矣惻隱四句又於顧臨時自致數勵當之之意爲之跌宕其詞曰使當式上者惻然於勸告之條形雖賢愚不等亦然當無烈士俊傑其人者必將惡苟得而自致矯良也結再以猛虎字醒之而截字更覺悽動求仕者裁覺勸當事者或亦寄直使讀者剔入心坎裏讀此復嘆服元道州春陵行賊少動人處○洪濟濠湛泛過斷開條不復以前後呼帶爲工○老杜此等詩令人只以爲當無語泥以斷去岁不駕得

別董頲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
彼樂土。南適小長安。〔續漢書〕消陽縣有小長安聚在鄧州南陽縣〔按〕南適恐誤鄧在江陵西北也　別我舟檝
去。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仇注〕指鄂州守　兼盡賓主歡。已結門閭
望。無令霜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
時懷抱寬。漢陽頗寧靜。〔唐書〕漢陽縣屬沔州　峴首試考槃。〔朱注〕峴山在襄陽與沔州相近　當
念著皂帽。一作澗　采薇青雲端。

董見經以爲未善詩乃勉出遊公贈此爲別前十二句敘董出門之故與之鄂之情而寓其以早歸特後八句自敘目前行蹤而告以意中所嚮冀其垂念於河上之歌所云同病相憐者與○公意鄭在漢陽而此行竟適湖南讀者須曉

別張十三建封〔舊書〕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建封不樂職辭去○舊以詩中有霰雪句編四年冬考之晉於是年之夏物故詩中不及當編三年之冬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首建議。〔劉文靜傳〕大業末爲晉陽令與晉陽宮監裴寂善文靜見太宗謂寂曰唐公子非常人也因與定議起兵　龍見尚躊躇。秦王撥亂姿。一劍總兵符。〔舊紀〕高祖鎮太原劉裴首建議帝猶未允賴秦王贊之遂起兵　汾晉爲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
廟食。後祀何蕪蕪。彭城英雄種。〔劉文靖傳〕文靖自言系出彭城　宜膺將相圖。爾
惟外曾孫。倜儻汗血駒。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
沙亭。乍問緒業餘。乃吾故人子。〔唐書〕建封兗州人父玠少豪俠祿山僞將李庭偉下城邑玠率鄉豪殺之而不言功
童丱聯居諸。〔朱注〕公父閑爲兗州司馬當是趨庭之日與玠同遊而建封相從也　揮手灑衰淚。仰看八
尺軀。內外名家流。〔仇注〕內名家爲玠之子外名家爲文靖外曾孫　風神蕩江湖。范雲堪結
友。〔梁書〕范雲見趣人之急與王曉善卒於官舍雲乃罷表還家躬營喪殯　嵇紹自不孤。〔晉書〕嵇康與山濤結神交康臨誅謂其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矣　擇材征南幕。潮落回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　夏侯湛稱樂毅報燕惠王書謂其知幾合道以禮終始　主憂急盜賊。師老荒京都。舊丘豈稅駕。
大廈傾宜扶。君臣各有分。管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

桮柘枯。高議在雲臺。嘶鳴望天衢。羽人揚（仇云當作鍇）碧海（宋注更言建封）不然。更問意其人有才氣者。功業竟何如。

此詩要以建封不樂託淵源所自出羨猿孫緒有鷹揚之志公與之別勸其立功於朝也。前段詩許謝氏淵源所自出案猿為謝文靖之外曾孫故首敘劉勳而表時希及之不然更敢迎德節公曾孫節是封本段歸重在此中段言與張相遇長沙乃敘也其共交所當時皆當時年少人情同測也問為業上照劉公下貫啟人識建封時彼方有治今日老來湘江儼然八尺軀已有俛仰今昔之概內外名家流一語跟到題世稱我人子在內風神蕩江湖只五字為通篇贊詞便當其人氣概不凡是以故交不敢託身託于於斯人有厚望焉末段乃因其辭歸將為激勸也釋材謂去此去何世喻當年表曾輸見其本有心於當世者嘉書比其長謝草纂也此四句敘辭職下甘勸詞主要師老時事方殷宜稅官扶陰心難進況君臣分定實屬才高當鷹揚事之秋正奇材見功之會自應議雲臺而鳴天衢者此非汝飄然長往之日也故末以羽人碧海功業何如諷之所謂功業卽如內外家之積勢宜重光而勿替自是仍歸一片

上水遣懷（趙子櫟譜自岳之潭之衡為上水。入大曆四年之潭衡詩）

我衰太平時。（我衰蘇秦之意）身病戎馬後。（身病蕭病之病）蹭蹬多拙為。安得不

皓首。驅馳四海內。童稚日餬口。但遇新少年。少逢舊親友。低頭（一作顏）下邑地。故人知善誘。後生血氣豪。舉動見老醜。窮迫挫曩懷。常如中風走。（宋注彭寵傳通中風狂走伯通本中風狂走）一紀出西蜀。（自乾元元年入蜀至大曆三年出峽凡十一年）於今向南斗。孤舟亂春華。（一作草）暮齒依蒲柳。冥冥九疑葬。（仙注猶云九疑山舜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聖者骨已朽。蹉跎陶唐人。鞭撻日月久。（仇注猶云驅遂歲月）中間屈賈輩。（屈賈俱流寓長沙者）讒毀竟自取。（叶北荀沙）鬱沒一（一作悒）二悲魂。（朱注指屈賈）蕭條猶在否。崷崒清湘石。逆行雜林藪。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謳謳互激越。回斡明（一作相）授受。（一作迴注云斡回旋也謂回其船）善知應觸類。（善知謂識事機之謂）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蒼皋色晚。熊掛玄蛇吼。黃羆在樹顛。正為群虎守。羸骸將何適。履險顏益厚。庶與達者論。吞聲混瑕垢。

此因水路湍急而歷潮中篇即地即事。篇末乃歸之混俗以遠禍也。我衰八句湍流至老之感乃統述從前低頭八句敘客途交態乃歷來所以不安其身而飄颻遠邁之故暮即有故人誘掖之耶窮多後生輕薄之輩是以無處可長依也孤舟十二句卽地所觸仇云上水而動弔古之思是也當舉十句卽事所觸上水而見篙師之習熟因悟凡事皆有動變如神之用明授受者皆動足應發形容行所無事而言之妙者蒼八句喩言世途險惡而衰年遠涉故消吞聲混俗不敢相忤也此更歷世態語亦正與後生血氣相關照熊虎等句本諧搦魂

遣遇

磬折辭主人。開帆駕洪濤。春水滿南國。朱崖雲日高。（湘中記湘水清深照見底赤崖如朝霞）舟子廢寢食。飄風爭所操。我行匪利涉。謝爾從者勞。（從者指相隨僕役助力濟險者）石間采蕨女。鬻市輸官曹。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號。聞見事略同。刻剝及錐刀。貴人豈不仁。視汝如莠

蒿。索錢多門戶。喪亂紛嗷嗷。奈何黠吏徒。漁奪成逋逃。自喜遂生理。花時甘（一作貫）縕袍。

此篇中間大半皆目擊民窮規切當事語前後略及行蹤旅況則似視世為主。蓋已為寬然以身事起以身事結中間特借窮民之尤困者作自己淡淡謝引則亦是安遇為主傷時為寬。起八句言舟楫風濤之險原非得已忽然撇住中十二句從采蕨寡婦觸發出衷懷以聞見略同句推廣論輝淋漓崩剝之致然只兩句收轉言我駕濤遠涉固亦甚矣然較彼窮民猶為生理克遂則亦甘心縕袍而已遂身神理一片舊俱失之

早行

歌哭俱在曉。行邁有期程。孤舟似昨日。聞見同一聲。飛鳥數（一作散）求食。潛魚何（一作亦）獨驚。前王作網罟。設法害生成。碧藻非不茂。高帆終日征。干戈未（一作異）揖讓。崩迫開（一作關）其情。（任昉表無任崩迫之情）

前八句臺閣窮民愁苦之聲而發慨也。四敘遇，四比擬，歎哭皆作悲聲，雖俱在眼，謂此悲聲日日號行俱有也。飛鳥自喻，潛魚喻民，言我之棲止不定，為求食耳，彼民各安其居，何亦驚恐，乃羅網誅求，法家害彼生成之故。卻前詩索錢多門戶，喪亂紛紛，皆嗷書。從四句，結出舟中早行而自明發，懟之由。益前所為慨者，由我之植亂崩迫，我心孔悲，故聞悲聲而黯情傷。

解憂

減米散同舟。路難思共濟。向來雲濤盤【趙注】言雲濤之間，舟轉未出，方言所謂盤灘也。舊以為灘名，恐是附會。衆力亦不細。呀坑一作坑瞥眼過。【顧注】呀坑，謂坑如口之呀開。蔡注：呀坑乃灘口也。飛櫓本無蔕。得失瞬息間。致遠宜恐泥。百慮視安危。分明曩賢計。茲理庶可廣。拳拳期勿替。

此上水遇險，僅得脫而舉為前事之鑒，為處世者告也。朱云：即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意。

宿鑿石浦【鄒注】在今長沙府湘潭縣西。

早宿賓從勞。仲春江山麗。飄風過無時。舟楫敢不繫。迴塘澹暮色。日沒衆星嘒。闕月殊未生。殊說文云：死也。左傳：斬其木而弗殊。月晚書所云死魄也。正與下燈死對。青燈死分翳。燈死，燼未燃也。分翳，翳分星光之參翳。窮途多俊異。亂世少恩惠。鄙夫亦放蕩。草草頻年歲。斯文憂患餘。聖哲垂彖繫。一作稷

前八後六分敘。前八句，四敘遇風早宿事。敢不繫，即早宿也。仇本改作不敢，非。四敘早宿時之景，筆力甚到。後六句本抱不平之慨，轉為見道之語，深矣。之中年多奇士，分崩之際，定少高情，此古今同歎者。二句逆敘以起下。放蕩頻年，亦以俊異自負，不以恩惠期人也。結語進乎道矣。前輩如王文成之於龍場，高景逸之於揭陽，皆終身得力處。

過津口【仇注】當在衡山湘潭之間。山相近處。

南岳自茲近。湘流東逝深。和風引桂楫。春日漲雲岑。回道過津口一作首。而多楓樹林。白魚困密網。黃鳥喧嘉音。物微限

通塞。惻隱仁者心。甕餘不盡酒。膝有無聲琴。聖賢兩寂寞。眇眇獨開襟。

喜晤風水平和而為怡神之語，居然靖節風味，忘乎其為窮途矣。仇云：前四舟行之景，中六詠物之情，後四自敘己懷。愚謂不必分段。○風引，逆風也。春多南風。泝湘流而南行，為上水。風水難逆而春漲已高，故無苦也。

次空靈岸【十道四蕃志】湘水有空舲灘。【一統志】空舲岸在湘潭西一百六十里。【鄒注】當即舲之誤耳。

沄沄逆素浪。落落展清眺。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空靈霞石峻。【張載賦】霞石駮落。楓栝隱奔峭。青春猶一作無私。白日亦一作已偏照。可使營吾居一作廬。終焉託長嘯。毒瘴未足憂。兵戈滿邊徼。嚮者留遺恨。恥為達人誚。迴帆覬賞延。佳處領其要。

如幽薊河洛皆是兵戈，言昔時即以本處為邊徼，今反如故，甚詳。

余寧依仇本分巖解。顧氏舊觀之云：當八句，勸前，敍景，後寫意也。起四在題前，浪逆舟遲，偏得妙境，凡手幽靈處。四正言空靈眺望，叙題已畢。可使以下，設為卜隱之思，情從景生也。南方雖多瘴癘，猶勝北地兵爭。至此甞書來賞，則愁腸頓然消釋，期以迴帆細領，猶有餘韻，恰與行遲歷妙處拂生姿。

宿花石戍【唐書】潭州長沙有淥口、花石二戍。

午辭空靈岑。夕得花石戍。岸疏開闢水。一作山木雜古今樹。一作地蒸南風盛。春熱西日暮。四序本平分。氣候何回互。茫茫天造間。一作開理亂豈恒數。繫舟盤藤輪。杖策古樵路。罷人不在村。野圃泉自注。柴扉雖蕪沒。農器尚牢固。山東殘逆氣。河北諸鎮吳楚守王度。誰能叩君門。下令減征賦。

見戍間之民，困征役而逃亡，緣此發興。起四，戍前之景地。次六句，借氣候引喻。言氣候尚且不齊，何況理亂無常，豈能保其所止。耶如此，冒下意味深長。繫舟六句，正敘流散荒涼之象。輪疑即轄，求之具，即下所云農器也。盤藤久歷而藤鮮，其上此且樵路所見者。罷人，罷於征役之人。不在，邨人去而邨空也。結四句以遑

形順息望實談之及見未被兵處
民窮亦然天下幾無容足之地矣

次晚洲 當亦在潭衡之間

參錯雲石稠，坡陁風濤壯。晚洲適知名，秀色固異狀。棹經垂猿把，身在度鳥上。擺浪散帙妨，危沙折花當。杜臆以當對妨乃便當之當以為花根誤 羇離暫愉悅，羸老反惆悵。中原未解兵，吾得終疏放。吾得云豈得也

起四次洲之團中四中濤壯秀色之景結四節景而從說悅轉悲蓋景之情然無可遣也亦不必泥○雲石稠岸之高風濤壯水之高中四他云舂水漲而船勢高也

早發

有求常百慮，斯文亦吾病。以茲朋故多，窮老驅馳併。早行

讀杜心解 卷一之六 五古 寧我齋

篙師怠，席掛風不正。昔人戒垂堂，相如文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今則奚奔命。濤翻黑蛟躍，日出黃霧映。煩促瘴豈侵，頹倚睡未醒。一作醒 僕夫問盥櫛，暮顏靦青鏡。隨意簪葛巾，仰慙林花盛。側聞夜來寇，寇非巨寇此是偷兒 幸喜囊中淨。艱危作遠客，干請傷直性。薇蕨餓首陽，粟馬資歷聘。晉法云蘇張歷聘諸侯皆以乘馬迎 賤子欲適從，疑誤此二柄。

此因匆匆早發而為奔逐謀生之歎前八後八相呼應皆作自問自答去就兩難之調中八述途景苦態之不堪與前後相照○起四自明難合之故有求百慮不能身也斯文吾病猶云儒冠誤我也所以不敢輕身者綠身繫斯文不肯為脂韋之態以茲之故所以多窮而驅馳不止語本條直解者乃將夫難篙師怠正見迫促欲行風不正冒險故船也昔戒今奔自問何以如是若此瘴豈侵心自危疑也睡未醒性急起促身仍倦倚也僕夫四句皆老倦無聊之態貧無可偷故反言以為幸其實如此艱危甚矣而干請又非本性是以欲如夷齊抗節而甚難欲效蘇張逢世而不可去就之間疑誤無適然則前所謂奚奔命者已亦無以自解矣此

從居庸以上居化出以上諸篇如發秦州等詩皆紀行之作
也彼多即景生情此多撫時感事蓋詩歷年老則悲歎愈多

詠懷二首

人生貴是男，語本列子 丈夫重天機。疑注天機謂天時之機會即孟子乘勢待時之意 未達善一身，得志行所為。嗟余竟轗軻，將老逢艱危。胡雛逼神器，安史 逆節同所歸。河洛化為血，東京 公侯一作卿 草間啼。西京復陷沒，翠蓋蒙塵飛。萬姓悲赤子，兩宮棄紫微。玄宗肅宗 倏忽向二紀，奸雄多是非。又統言諸藩叛亂之徒 本朝再樹立，泛指復國收京以來未必專謂代宗 未及貞觀時。日給在軍儲，上官督有司。高賢迫形勢，高賢猶云時賢指當事 豈暇相扶持。疲苶苟懷策，隱然自謂 棲屑無所施。棲屑無所倚著之貌 先王實罪己，先王謂肅宗即位詔書 愁痛正為茲。歲月不我與，蹉跎病於斯。夜看酆城氣，回首蛟龍池。齒髮已自料，意深陳苦詞。

讀杜心解 卷一之六 五古 寧我齋

首章述素志也為後首引端○發有志用世者起四句泛以人生立志言重得志行所為一句為全篇之主嗟余一段歷述禍亂始末此不得志之由也本朝一段極言時艱難挽此不能行所為之數也末四句見志雖在而身已老反結得志行所為意夫既值此時世不能得志大行則惟有飄飄遠適而已此所以為後首之引也

邦危壞法則，聖遠益愁慕。飄飄桂水遊，宋注灕水與湘水同出今桂林府灕水一名桂水 悵望蒼梧暮。山海經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有蒼梧為舜窆所 潛魚不銜鉤，走鹿無反顧。皦皦幽曠心，拳拳異平素。衣食相拘閡，同礙 朋知限流寓。風濤上春沙，自潭之衡為上水 千里侵一作浸 江樹。逆行值一作少 吉日，仇注謂是清明令節 時節空復度。井竈任塵埃，舟航煩數具。牽纏加老病，瑣細隘俗務。萬古一死生，胡為足名數。晉說萬古同歸一死何必取足於名數蓋憤詞也 多憂污桃

源【恐誠穢源笑人】拙計泥銅柱。未辭炎瘴毒。擺落跋涉懼。虎狼窺中原。焉得所歷住。葛洪及許靖。【葛洪爲句漏令後止羅浮山蜀志許靖避孫策來渡江走交州以避其難】世常此路。賢愚誠等差。【賢謂葛許愚自謂】自愛合【或改作合交】驅驚羸瘠。且如何。魄奪鍼灸屢。擁滯僮僕慵。稽留篙師怒。終當掛帆席。天意難告訴。【顧云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南爲祝融客。勉強親杖屨。結託老人星。羅浮展衰步。【羅浮見在博羅縣境】【羅浮二山名】

次章敘避亂之苦。前首結句起四句兩枝上意。將南行而行乃一篇之主。一段述避亂向南自了生涯之難。一段言所以不辭跋涉者爲避身遠患耳。除避世難身憂所難當一行也。結四句足避世之意。身句○篇中林木羅浮更在衡州之南。非達彼也。

寄全身樓隱之遇。

望嶽【衡山在潭州之南衡州之北】

南嶽配朱鳥。【漢書索隱南宮赤帝其精爲朱鳥】秩禮自百王。歘吸領地靈。鴻【一作頊】洞分【一作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惟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洎【一作泊】吾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蕭注渴日如渴虹渴雨之渴】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峰尊。【長沙記衡山七十二峰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爲最】峰峰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嶪相望。恭聞魏夫人。【魏夫人傳夫人名華存字賢安晉司徒魏舒之女適南陽劉文幼而好道】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峰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一作恨】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覲命駕。沐浴休玉堂。【吳都賦玉堂對霤注仙人所居】三歎問府主。【當依仇氏指衡州守朱氏謂洞府之主非】曷以贊我皇。牲璧忍【一作虛】衰俗。神其思降祥。

舊說詩以修祀典立意有邪壞發歌氣象恩詳味詩旨在當時君以增修主德爲當宗以頌贊皇猷乃爲昭格明神之本其前曰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其後曰杜陵恐衰俗神其思降祥意可識矣徒以崇祀立論尚隔一塵。○起八句四敘嶽言四敘祀嶽者言衆有虞者非謂當巡行也正謂如有虞之德者難也中十六句望嶽正面四述南來望見之由四摹擬嶽之形勢四想像嶽之仙靈四矢後期補說之願而沐浴句便接起結意結四句與起處照應以贊皇前所云在德意亦兼隱諷其但知求俗之事行故事其句反言以決其不能降祥也○兩頭發諷中間敘事

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元和姓纂裴虬字深源河東裴虬大曆四年爲著作郎兼侍御史道州刺史】【御史中丞爲端】【長○道州見春陵行】

白日照舟師。朱旗散廣川。羣公餞南伯。肅肅秩初筵。鄙人奉末眷。佩服自早年。義均骨肉地。懷抱罄所宣。盛名富事業。【一作舊】無取愧高賢。【無取謂無足取義自謙之說】不以喪亂嬰。保愛金石堅。計拙百寮下。氣蘇君子前。會合苦不久。哀樂本相纏。交遊颯向盡。宿昔浩茫然。促觴激百慮。掩抑淚潺湲。熱雲初集黑。【一作默】缺月未生天。白團爲我破。【即指缺月】華燭蟠長煙。鴰鶡催明星。解袂從此旋。上請減甲兵。下請安井田。【一作甲兵田畝】永念病渴老。附書遠山巔。

四起四結中只一片說去。無分已虛了。起四敘湘江宴餞之事。中一長段言早年相契今不以喪亂而移其交情。別緒多端。而氣誼所很。會而即相別。臨別之苦。有結以特致爲民請命之苦詞而望其撫字。以繼其治效焉。

矣。

蘇大侍御渙靜者也。旅於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絕久矣。有與江浦。忽訪老夫舟楫而已。茶酒內。余請誦近詩。肯吟數首。才力素壯。辭句動人。接對明日。憶其湧思雷出。書篋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聲。

賦八韻記異亦見老夫傾倒於蘇至矣。（宋注：詩上七韻述八韻[illegible]）

編年：州詩

杜氏解：韻長題也，分兩層寫，其有來以二語總之，上異其辭，意下異其詩詞也。○靜者宗從下五句生，出不交上，著凡異宗前後下前而已耳。作讀是前詩味之轉變是意在句外，言凡是知其從不作熱鬧語，言而已知其屬有意，今落人故斷之曰：靜者此一異也。近詩皆俱引湊變體律十九首為據，乃係淚入交廣後所作，今猶在湖南，何得據此斷句動人一順鬚方吟而已，覺動人矣。至明日而趨其金石流響，更引聞者於無盡，此又一異也。頓倒於蘇兩層雙結。

□記與二氣作詩之暇。

龐公不浪出。（後漢龐德公，未嘗入城府。）蘇氏今有之。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詩。（仇注：黃初，七子。魏文帝時詩人。）乾坤數（一作洵）反覆，揚馬宜同時。今晨清鏡中，勝食齋房芝。（並能延老。）余髮喜卻變，白間生黑絲。昨夜舟火滅（一作湘娥簾外悲），百靈未敢散，風破（一作寒）寒江遲。

起六句分提題中兩項，不浪出誦者之異也，以龐公為比，切近詩之異也，以揚馬為比。詞氣一頓。下八句，統寫兩局，又分兩層。先寫晨起，即用邀賓，遂數以表其異，言今晨衰質如為轉旺，有如此之異者，由昨夜神靈為感動，先能致異如此也。本言在彼之可異，詩卻言已髮變黑之異；本言在人之可異，詩卻言湘靈風色之異。從對面寫出，妙而其異益顯。數異之中，靜者與近詩俱該，不單指詩。○髮豈有一朝變黑之理，只是當時引鏡，滿頭俱白，其晨偶於白間露出數莖黑者，遂設為情語耳。前夜必曾風浪昏黑，故有後四○。客齋以浪少喜，劉注：善用白髮藏白，與其後之蕭颯，又與可舒是反伏，誅疑此詩非實錄。然公之取蘇，取其冷淡出奇句為己。至其起手結局，所謂不浪出不逆將來，又何病焉。

奉贈李八丈曛判官

我丈特英特，宗枝神堯後。珊瑚市則無，騄驥人得有。（入中鄧：得有者少也。）早年見標格，秀氣衝星斗（一作牛）。事業富清機，官曹貞獨守。頃來樹佳政，皆已傳眾口。艱難體貴安，冗長吾敢取。（周：凡物之剩者為冗長。）區區猶歷試，炯炯更持久。討論實解頤，操割紛應手。（左傳：未能操刀而使割也。）篋書積諷諫，宮闕限奔走。入幕未展材（一作材），（李必為幕職。）秉鈞孰為偶。（詩：天子是毗，俾民不迷，秉國之鈞。注：傅用所親問淹泊，（仇注：所親謂李。）汎愛惜衰朽。垂白亂（一作南）南翁，（亂南，翁倦于學書，亦居）委身希北叟（淮南子：塞北叟，真成窮轍鮒，或似喪家狗。秋枯洞庭石，風颯長沙柳。高興激荊衡，知音為回首。

首段總領，作賛。中段分述稱美，末段敘述淹感，清機獨守二句前幅，能稱李處中段皆從此申說，高興知音二句，後幅寫留與乃所以贈詩之故也。○艱難冗長，稱李小官能盡職，而弗擢從六有守力也。書積與限，惜其志切而身違也。所觀惜朽遂意側於云窮鮒之詩，姿語而無繫，亦一意治體也，區區炯炯，亦漏乎意，則詞不單李問詢下皆言以表曲大意，言久滯不通心如死灰矣。而與登而情激者以動淹泊知音，猶同回首耳。

奉送魏六丈佑少府之交廣（交阯，交阯郡，唐初改安南都護府，與廣接。）

賢豪贊經綸，功成名空（一作名空）垂。子孫不振耀，歷代皆有之。鄭公四葉孫，（魏徵，貞觀七年進封鄭國公。）長大常苦飢。眾中見毛骨，猶是麒麟兒。磊落貞觀事，致君樸直詞。（唐書：徵形貌不逾中人，而有膽智，每犯顏正諫，雖君有不能詰。）家聲蓋六合，行色何其微。遇我蒼梧陰，忽驚會面稀。議論有餘地，公侯來未遲。（用公侯子孫必復其始意。）虛思黃金貴，（長門賦序：武帝陳皇后聞司馬相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自笑青雲期。長卿久病渴，武帝元同時。（相如傳：武帝讀子虛賦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季子黑貂敝，得無妻嫂欺。尚為諸侯客，獨屈州縣卑。南游炎海甸，浩蕩從此辭。窮途仗神道，世亂輕土宜。（[illegible]土宜。）解帆歲云暮，可與春風歸。出入朱門家，華屋刻蛟螭。玉食亞王者，樂張遊子悲。侍婢艷傾城，綃綺輕（一作霧）霏。掌中琥珀鐘，行酒雙逶迤。新歡繼明燭，梁棟星辰飛。兩情顧盼合，

珠碧贈于斯。石韞上貴見肝膽，下貴不見疑。一作相 頌與近交，廣厲俗，如此，自陸賈使南越時已然。心事披寫間，氣酣達所爲。錯揮鐵如意，莫避珊瑚枝。石崇以珊瑚樹賜王愷，高二尺許，愷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按詩意則借以兩情投合，不知避嫌之狀。始兼逸邁興，終慎賓主儀。我馬闇天宇，嗚呼生別離。

詳詩意，絢爲名輩之冠，才高位下，遠客疏俗，而其年或尚少壯，奢淫易蕩，故前半多惜詞，後半多戒詞。○此篇段落，不減起四句，述與絢會，首起式，八句以鐵君實之。四先抑後揚，四先揚後抑，情婉詞嚴。行色句，御已領下，遇我以下，征言其行色之嚴也。識詩餘富才情也。公候來宜責顯也，乃貴賦不如長鄉，空囊竟閒乘飽虎，麼微宜浩蕩，遠害豈不可憐，伏神道以說其歷，安轉土宜以諒其困，秋香厭歸，以正其淫，總此四句，復爲行色，歲者曲曲，愁戴此上，皆惜詞。交廣多產珍寶，俗奢而淫，語有之，少不入廣，謂其易逃而喪志也，故出入十四句，備繹並成家心之態，而心事四句，又申致沉湎喪守之處，然後以遠興慎儀二句，一繫一收，歸之正論，蓋非漫爲交廣，繞染乃滋爲少年，警惕也。老成之言如此，以上皆戒詞，末兩句另筆收住，與前文似不相屬，然動以臨岐歎息之聲，一以見遠離之苦，一發其念別語之悲，蓋亦言中之惜詞，言外之戒詞也與。

幽人

孤雲亦羣游，神物有所歸。一作識 靈鳳在赤霄，何當一來儀。往與惠詢輩，舊指惠遠、許詢，朱氏據送惠二十歸東溪，爲證疑詢即其名，然須闕疑。中年滄洲期。天高無消息，棄我忽若遺。内懼非道流，幽人見瑕疵。洪濤隱笑語，鼓枻蓬萊池。崔嵬扶桑日，照曜珊瑚枝。風帆倚翠蓋，一作嶺 宋玉高唐賦：龍舟兮翠蓋。暮把東皇衣。九歌有東皇太乙。嚥漱元和津，中黃經：但服元和除五穀。必得寂天得真，金津服元和，謂嚥津液。所思煙霞微，知名未足稱。局趣同促商山芝，五湖復浩蕩，歲暮有餘悲。

此亦因流寓失所，觸情於世外之侶耳。鍾氏所謂絶妙遊仙詩，無丹藥鉛汞氣，并無雲霄山澤氣者也。杜闕以蓬萊等爲肯誦之寓，言以商山芝爲意從之寓，言全竹變幽羽，疑之脈絡不類也。○起四結四，中一片。○比興體，起見幽人亦好儔侶，宜彼高舉者之來引也。中十四先言舊約之見遺，即繼之曰內懼瑕疵，不責彼之

來我而自省或有被棄之端，非盡心學問人不能道。洪濤四句，通想幽人逍遙之趣，風帆四句，自致欲往從之之情，結歎此志之不遂也。特以名累而商山之促相遠，又滯淹潰而浮宕之年，莫能然則衰老漂零將誰適從。

客從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搜神記：南海人鮫人，即泉先也，又名泉客，博物志：其眼能泣珠。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爲血，哀今徵斂無。

公詩云：自平中官呂太一，收珠南海千餘日，南中之困深矣。爲言隱語，其有寓意乎。○幫從泉客，生出言珠，必言泉客，見此物爲淚點所成，非但點切南方而已。字不成書，民欲自訴而不敢顯言也，哀誤須不徒欲以珠獻，正欲以隱字之珠，獻諸將乘閒代爲請命也。化血令無，一見民脂竭而上供莫應，一見民冤莫白而入告終虛，言至此哀音怨亂矣。○從珠上想出有隱字，從泉客珠上想出化爲血，直世謂云情韻味源，獻短說長而一唱三歎，蓋精絶無三百篇于此見上下同流。

送重表姪王砅音評事使南海

詩舉此為寶應元年事，蓋代宗時，侍御史公出使南海，使入其數合入次膺位年。

我之曾老一作祖姑，爾之高祖母。讀如爾祖未顯時，歸爲尚書婦。讀如缶。○唐書：王珪爲禮部尚書，兼魏王泰師。隋朝大業末，房杜俱交友。唐書：珪母李嘗語珪曰，而必貴，但不知所與游者何如人，會玄齡、如晦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酒食，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按詩意與此事合，但史言珪母李，詩則謂珪妻杜，當屬疑案矣。長者來在門，荒年自餬口。家貧無供給，客位但箕帚。俄頃羞頗珍，寂寥人散後。入怪鬢髮空，吁嗟爲之久。自陳翦髻鬟，市賣充杯酒。截髮易酒，本陶侃母待客事，豈夫人亦嘗有是與。上云天下亂，宜與英俊厚。向竊窺數公，經綸亦俱有。次問最少年，虬髯十八九。子等

家齊隨筆：唐高祖在位日，太子建成與秦王不睦，珪爲太子中允，建成收劉黑闥以取功名，後高祖歸罪珪等而流之，太宗即位，乃召用之，則珪與太宗非素交明矣。按此亦疑案。

成大名，皆因此人手。下云風雲合，龍虎一吟吼。願展丈夫雄，得辭兒女醜。秦王時在坐，真氣驚戶牖。（史稱太宗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及乎貞觀初，尚書踐台斗。夫人常肩輿，上殿稱萬壽。六宮師柔順，法則化妃后。至尊均嫂叔，盛事垂不朽。鳳雛無凡毛，五色非爾曹。往者胡作逆，（謂祿山。）乾坤沸嗷嗷。吾客左馮翊，（朱注：馮翊，同州。）爾家同遁逃。（寶泉公避寇至同州，[illegible]）爭奪至徒步，塊獨委蓬蒿。逗留熱爾腸，十里却呼號。自下所騎馬，右持腰間刀。左牽紫遊韁，飛走使我高。苟活到今日，寸心銘佩牢。亂離又聚散，宿昔恨滔滔。水花笑白首，春草隨青袍。廷評近要津，（廷評謂王砅。）節制收英髦。（節制謂李勉。）北驅漢陽傳，（漢陽在湖北，時王砅必先有事漢陽。）南汎上瀧舠。（[illegible]）家聲肯墜地，利器當秋毫。番禺親賢領，（仇注：李勉乃宗室，故曰親賢。番禺今為廣州府。）籌運神功操。大夫出盧宋，寶貝休脂膏。洞主降接武，海胡舶千艘。（舊書：大曆四年，勉除嶺南節度。番禺賊帥馮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阻洞為亂，勉悉斬之。先是西域舶泛海至者歲四五，勉廉潔，都不檢閱，末年至者四十餘。代歸，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投之江中。耆老以為可繼宋璟、盧奐之後焉。）我欲就丹砂，跋涉覺身勞。安能陷糞土，有志乘鯨鰲。或驂鸞騰天，聊作鶴鳴皐。

是詩滔滔莽莽，如雲海層疊，不得以尋常繩尺求。擧之功未須[illegible]，甚[illegible]非也。詩分兩截，即照題分段。前從重表姪出，又從[illegible]南海發出意緒。○我曾祖姑爾高母前半推舉，爾祖從官上之先世，自隋朝至杯酒，敘夫人具饌供客，為以居杜交友作契。自上云至戶牖，敘夫人識鑒英雄事，以秦王真氣作束。自及乎至不朽，敘夫人貽國因恩榮寵至此，為上半篇。分界處鳳雛五色，從半提筆。自往者至雕牢，追敘始亂逃竄，王砅護救之事。爭奪諸語，而走不及具馬，塊獨自留，奔走力竭，委頓草間，下則數語，如史遷寫秦王負劍環柱，[illegible]有氣。然自亂離至千艘，敘目前使南海事，而先以四語括分散漂泊數年間，擧[illegible]為歡。逸廷評以下入本文，節符李勉，更該於王，則領廷評一句，而以北驅四句申之，真其奉使以振家聲，只此為送行正面也。於李則領節制一句，而以番禺六句申之，美其異政，能賞見英髦之所走集也。自我欲至末，言我亦將圖南沖舉，聊以茲篇為鶴鳴之[illegible]，藏是為贈行餘波。○夫人尚書事，唐書未載，或執史而駁詩，或信詩而疑史，總未該實。所從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小心汲古之士，存疑焉可。

入衡州（鶴注：四年春自潭如衡，復歸潭。五年夏，臧玠兵亂，故再入衡州。蓋公本欲依崔舅於郴，而此行止泊於衡，故題云爾。）

兵革自久遠，興衰看帝王。漢儀甚照耀，胡馬何猖狂。老將一失律，清邊生戰場。君臣忍瑕垢，河岳空金湯。重鎮如割據，輕權絕紀綱。軍州體不一，寬猛性所將。嗟彼苦節士，（舊書：大曆四年七月，以澧州刺史崔瓘為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素於圓鑿方。寡妻從為郡，兀者安堵（一作堵）牆。凋弊惜邦本，哀矜存事常。旌麾非其任，府庫實過防。恕己獨在此，多憂增內傷。偏裨限酒肉，卒伍單衣裳。元惡迷是似，聚謀（一作謀）洩康莊。竟流帳下血，大降湖南殃。（舊書：瓘以士行聞，莅事清儉。將吏自經艱難，久不奉法，不便之。五年四月，會月給糧稍，兵馬使臧玠與判官達奚覯忿爭。覯曰：今幸無事。玠曰：有事何逃。是夜，玠遂犯州城，以殺覯為名。瓘走，遇害。）烈火發中夜，高煙燋上蒼。至今分粟帛，殺氣吹沅湘。福善理顛倒，明徵天莽茫。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隱忍枳棘刺，遷延胝趼瘡。遠歸兒侍側，（遠，疑謂宗文。）（兩歸並次。）猶乳女在旁。久客幸脫免，暮年慚激昂。蕭條向水陸，汩沒隨漁商。報主身已老，入朝病見妨。悠悠委薄俗，鬱鬱回剛腸。參錯走洲渚，舂容轉林篁。片帆左郴岸，（郴在衡之東南，舟入郴須從入郴水。）通郭前衡陽。（唐書：衡州衡陽郡，為衡陽縣。）華表雲鳥埤，（一作陴。○華表，說文所云亭郵表也。埤，增也，厚也。此言亭郵之間，旌旗稠疊也。）名園花草香。旗亭壯邑屋，烽櫓蟠城隍。中有古刺史，（朱注：時陽濟為衡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盛

才冠巖廊。扶顛待柱石。獨坐飛風霜。後漢書中丞與尚書令司隸校尉朝會皆專席而坐京師號曰三獨坐昨者間瓊樹。齊武出見其子高談隨羽觴。無論再繾綣。已是安蒼黃。劇孟七國畏。漢書劇孟以俠顯七國反時條侯得之隱若一敵國馬卿四賦良。司馬相如著子虛上林大人哀二世四賦門闌蘇生在。原注蘇生侍御渙勇銳白起強。蘇渙進身跡故以劇孟白起爲比公又嘗稱其詩故以馬卿爲比問罪富形勢。宜蘇渙告變殺兵說朱泚引楊子琳輩各出兵爲言時兵勢未動但若文勢突出凱歌懸否臧。氛埃期必掃。蚊蜹焉能當。橘井舊地宅。郴州馬嶺山有蘇耽宅仙山有舟航。此行厭暑雨。厥土聞清涼。諸舅剖符近。謂湖南韋公有送二十三舅錄事之攝郴州詩開緘書札光頻繁。頻一作繁命屢及。磊落字百行。江總外家養。陳書江總七歲而孤依於外氏謝安乘興長。晉書謝安寓會稽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下流匪珠玉。氏之寶玉類璧擇木羞鸞凰。我師嵇叔夜。晉書嵇康傳有不堪者七世賢張子房。原注嵇康張子房柴荊寄樂土。鵬路觀翱翔。

首段以上下失政叛亂無常作一冒頭以入蘇渙亂帥守賢而惡其藏裁悼惜三段自敘倉皇避亂過瀟於郴衡之界以衡近而姑就之四段起蕃守之接劉并及蘇渙以殄亂期之此爲入衡正文末段又見依親故於郴於公爲本懷於蘇爲發政也○勞然而起作問答之詞言人久習於兵爭亦當驚夫國運祥如此豈無奇勛肆猖狂眼亦由將失律而遺孽生萌廷含忍致金湯蹉跎其所以重臨邊土言得體貌權重闔以輕體鎮既已不足聚難嘆猛相猾兵此已暗引景守之寶兵致禍諮好接出下段案後二句爲遵守崔嶺作提挈其所以見其約已元未安其仁民惜本存常申仁民之政實推庭無泛詞非徒逼防鑄劉鼓禊之由等亦忠恕已安於不任雖屢多寓爲以防府庫於是滅點緊吝本甞對要集之識名猶斯及矣竟流四句從中夜露害事吏度處以二句寫棹耕之集福香二句數賢守之可惜文勢至此一束而兵亂如此安得不難下便接落自己翻逃四句倉忙走避之狀見侍乏存善得脫險既守猶懈惜彼兜張坊四洞起希冀稍定時蕭條二句說就舟時報主四句舟中帳懷之思繫錯四句慶路劃望之致左轉而見不轉前衡而郭在望既爲後兩段伏脈又爲入衡州轉關有雙提單落之妙華表四句醫承衡陽皆從中所見者此處已寫入衡正面接出中有四句先美衡守陽濟桂石祝其倫風霜頌其今昨者四句敘衡守接納之勤劇孟四句休蘇倶貽蘇渙渙時或往來衡郴於公又甞相識故連及之問罪四句兼承濟將以戮力請討富形勢謂其雄必勝之資懸否臧謂賞罰逆之義建議及此不徒以顛沛依人爲安而必以報亮其濟爲扶帖前所云安將回轆謝非矣語此寸又敘題後轉拓一境橘井四句懸想郴州之美諸舅四句點所以就郴之故江總四句再詳欲往之情龍處處點蝶舅說色到底不斷我師四句借挑筆帶叢收足依郴本旨師叔夜師其絕交以反挑擬郡任事者其及張勸我以勇留相與或以擊著當宮之身之只是帶寫柴荊樂土結意已足自比於嵇康懷之志矣又曰鵬路翱翔初以功名會起望之崔張循前段之意悉陽蘇也玩此一段知公之謂亂元非初志故於篇末表出以爲收局波瀾。

○此律言之體亦可入五排。

逃難 集外詩

五十白頭翁。南北逃世難。肅宗上元二年公年五十時周流蜀中註家以爲世難者以是年段子璋反東川當之不確多仍舊樂此則魏公自乾元二年秦入蜀時年四十八是爲逃難之始至是已五十舉成數也疎布纏枯骨。奔走苦不暖。已衰病方入。四海一塗炭。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妻孥復隨我。回首共悲歎。故國莽丘墟。鄰里各分散。歸路從此迷。涕盡湘江岸。

此從舊年逃難說到目前日暮途窮之況盡寫下。

白馬

白馬東北來。空鞍貫雙箭。可憐馬上郎。意氣今誰見。近時主將戮。中夜傷一作商於戰。黃鶴指商於爲商州大曆三年商州有兵馬使劉洽殺防禦使殷仲卿之事朱注從蔡趙作傷指臧玠殺崔灌事今從朱說喪亂死多門。嗚呼淚如霰。

詩凡四層逐層抽出馬來一層見馬傷馬上郎一層因馬上郎推到主將被戮本事一層又因本事而編慨死非其命者一層末以單句總結四層○須知馬非主將之馬馬亦借徑○仇云死多門語極悽兵刃饑凍疾疫盜賊無非死法。

題衡山縣文宣王廟新學堂呈陸宰

舊譜繫於大曆四年詩開元二十七年追諡孔子文宣王

旄頭彗紫微。指安史無復俎豆事。金甲相排蕩。青衿一憔悴。嗚呼已十年。十年舉成數也自天寶末至是已十五年儒服敝於地。征夫不遑息。學者淪

素志我行洞庭野。歘得文翁肆。(水經注文翁為蜀守立講堂作石室於南城。宋遷肆即講肆之肆)侁侁胄子行。若舞風雩至。周室宜中興。孔門未應棄。是以資雅才。渙然立新意。衡山雖小邑。首唱恢大義。(劉歆書七十子終而大義乖。仇注此正指建學。為文義。朱氏謂時義。討論非)因見縣尹心。根源舊宮閟。講堂非曩構。大屋加塗塈。下可容萬一作百人。牆隅亦深邃。何必三千徒。始壓戎馬氣。林木在庭戶。密幹疊蒼翠。有井朱夏時。轆轤凍階戺。耳聞讀書聲。殺伐災彩歸(方未切)。故國延歸望。衰顏減愁思。南紀改一作收波濶。西河共風味。(史記子夏居西河教授)采詩倦跋涉。載筆尚可記一作紀異。高歌激宇宙。凡百慎失墜。

此篇甫雖遭梓居然閟宮清廟之音。本縣林盛事也。每以兵氣夾寫本善心激發也。每以鬱懷剔出處處兩意關生入妙。各八句轉意。首段言學校蕩廢由於大賢

輩亂之餘。次段行至學堂喜見堂新。以洞庭虛提衡山。以文翁虛提陸宰。三段乃實敘興學之地與其人及其規制。見根源言其心以振興文教為根本也。四段見文教之興足以銷弭兵氣。言何必生徒眾多。始能銷亂似此深林蒼翠之中。涼井轆轤之聲。一聞書聲而殺氣漸衰。自見災髮歸作補截將止之義解。此正與首段相照。末則總承全篇而以作詩華後為結。延歸末顧是於此者減愁刪樂蓋乎此矣。義以耳目一換。覺報亂之波瀾忽轉而詠歌之風味可挹也。倦跋涉者輶軒之采。尚可記者蘭臺之傳。錯部作詩此詩敢而顯之之義。得斷簡闕不少。詩竟知其喜動顏面。

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饑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題當在此下段小注原文。蓋以涼明阻水之處耳)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耒陽在衡州東南境又東南二)

百里詩為郴州陸路由衡至耒陽陸之路也

公此行為往郴依舅氏崔偉也。自衡如郴必經耒陽之方田驛。阻水不得達郴境。暫泊於此。聶令聞之致書饋食。當時情事可按。公非久於耒陽者。亦非與聶令有舊者。但詳詩題詩義自然了了。新舊書以為先曾寓耒陽非也。題又云至縣。則是受饋成詩後仍登岸至縣呈謝。新舊書謂啖炙

辭酒一本昔云卒者亦非之

耒陽馳尺素。見訪荒江渺一作眇。義士烈女家(聶政及其姊)。風流吾賢紹。昨見狄相孫(公在夔有寄狄明府博濟詩云梁公曾孫我姨弟即此人)。許公人倫表(狄孫當推許聶令)。前朝一作輿翰林後(聶之祖父必嘗為翰林)。屈跡縣邑小。知我礙湍濤。半旬獲浩瀚(以沼切)。麾下殺元戎。湖邊有飛旐(謂潭守崔瓘之亂)。孤舟增鬱鬱。僻路殊悄悄。側驚猿猱捷。仰羨鸛鶴矯。禮過宰肥羊。愁當置清醥。人非西諭蜀(相如作諭巴蜀檄人自謂也)。興在北坑趙(史記秦白起破趙坑其降卒)。方行郴岸靜(謂郴岸之靜也非謂行已反而至郴方田驛也)。未話長沙擾。崔師乞已至。澧卒用矜少。(原注聞崔侍御潛之師於洪府師已至袁州北楊中丞琳問罪將士自澧上達長沙)問罪消息真。開顏憩亭沼。

詩本為致謝聶令而作。適聞討賊信喜故及之。不無激勸聶令之意。○首段寄接聶書因推其品望家聲也。觀狀推許之文。知非公舊交矣。中段敘阻泊情事。以

及聶令之致饋。前八句貫入知我二字。內四言阻水見饋以伏後賦。四言身攜藥轉以表吾餽禮過二句。遂接知我以點作末。末段述傳聞討賊之喜。所以勸也。言我此行雖非有得徼之賞。實亦有屠賊之興。老乃方在中途。未遑告變。而問罪諸師已一時俱發。則身雖阻泊。須見為之一開耳。吾黨豈有意乎。○遺辛卯吳幼明揚子琳文於潭之故。然是微詞。○酒炙之辛之說。二吳取之明皇雜錄。紀敘比書紛紛云。今集中猶有贈耒陽詩。此正因療饑等語文飾而成。從偏畢竟書其之論。如此可謂浪中其欲於宋。由詩而之錄。由錄而之史。愈沿而愈離。稱公有詩撤其隨其他。又曷可勝道。史學之難信夫。○舟中苦熱詩此篇之後。

舟中苦熱遣懷奉呈陽中丞通簡臺省諸公(時陽中丞潭新守)

公謂乞洪師之崔瓘及楊濟州子琳

嶺南因亂長沙時作

媿為湖外客。看此戎馬亂。中夜混黎甿(心)。脫身亦奔竄。平生方寸心。反掌一作當帳下難(反掌謂容易可見如翻則一見殺之卻道再見崔旰於今又見臧玠矣)。嗚呼殺賢良。不叱白刃散。吾非丈夫特。沒齒埋冰炭。恥以風病辭。胡然泊湘岸(郴江與湘江合)。入舟雖苦熱。垢膩可溉灌。痛彼道邊人。形

骸改昏旦中丞連帥職（衛守湖湘）封內權得按身當問罪先縣實諸侯半士卒既輯睦啓行促精悍似聞上游兵（道州刺史指裴人盡因之變以五律對兩懷行營裴二端公於此說並無討玠明文而湘水詩中自注明有崔瓘之師洪府之事洪師自袁州來正在湘之上游也於此題遂而強扶行營二字以為附會出于妄揣鑿空臆說粗水為為鑿空便節外生枝耳）稍逼長沙館鄰好彼克修天機自明斷南圖卷雲水北拱戴齊漢美名光史臣長策何壯觀驅馳數公子咸願同伐叛聲節哀有餘夫何激衰懦（叶奴亂切）偏裨表三上（通鑑楊子琳討玠取賂而還詩言上表當是子琳曲護玠罪也故公譏其輩歸於偏裨）鹵莽同一貫始謀誰其間回首增憤惋宗英李端公（此謂李勉 李係宗室）守職甚昭煥變通迫脅地謀畫焉得算王室不肯微凶徒略無憚此流須卒斬神器資強幹（強幹切 宗人）扣寂豁煩襟皇天照嗟歎

鶴謂亦避亂之衡時作今按入衡在初亂時討玠之師未集安得有各路會兵之事觀水詩云聞罪消息真開顏甜之語是則初聞會討之信而喜也今諸師皆遷長沙矣乃作此贈爲中丞中丞蓋主軍也。若依舊編則兩詩詞旨顛倒矣詩凡七節首節叙興亂情事次節點崔中丞若蔡以下逐節分叙四人。中丞則言其首義崔師則喜其助討澧州則冀其縱惡端公則望其消亂所言或可與史傳互證或可補史傳所缺要在當日目擊情形詞無由虛說皆實錄也末二句別爲一節收。一方寸以贈定作急其疾惡之心與不吐白刃呼應言空具此心不能此撥亂也吾非吟句家上懷亂。漢下若熱言恐不得伸胸中直須不分皂白所謂用不庶也於是不復以其熱爲戰而來泊湘岸曰和以曰明然皆然戰不自得之詞以下說到若論正詞例以道逸誅殺之人爲罪案爲職開都無死句至此自遣之意。下而大旨全以力不能誅賊爲言正爲激勵諸公張本下乃以粗疏之懷寄之諸公中丞一節呈獨之懷也諸侯未聞崗中眞州半爲所轄故開一節猶推之懷也長沙則還南洪而來故曰南圖驅馳一氣前楊之懷也數公子帶說諸公志在剿撫沮兵故以同聲激憤致美鹵莽匪東縣還兵要不斥言子琳而曰一貫增憤歎而彰矣宗英一節簡李之懷也變通迫脅縱詞以指諸從亂者幷實通縣而謀算難也筆意一折隨即算王室以鑿之脫然聲以歎之簡李止此然斷不能爲通扃謚哀呼天以紆鬱在事也豁煩襟仍回顧若熱須知此數宗亦是兩借中含憤亂深意寔注東以此二語混入端公須不曉結構苦心。○風水之後尚有如此鉅篇不待更按你詩而公不卒於餓食之文亦已審矣是故古人書期與明眼人讀

卷一之六終

讀杜心解卷二

卷二之一 七古

計四十二首

關軍府以捍要衝因隨地以置營田有警則以軍若夫千人助役。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漢書作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單復曰託漢武以諷）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不單指今之山東。劉辰翁曰：秦時河山以東強國六。）千邨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伸恨。（一作心，一作忿憤）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卒。（一作如今且得休息關西卒。朱注：關西即隴外。則函谷關以西皆王畿之兵，天下故曰卒也。）縣官急索租，（史記索隱謂國家為縣官者，以天子內縣）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舊唐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圍八九百里。高宗龍朔三年為吐蕃所并。儀鳳中李敬玄敗於青海。開元中王君㚟、張景順、張忠亮、崔希逸、皇甫惟明、王忠嗣先後破吐蕃，皆在青海西。）新鬼煩冤舊鬼哭，（左傳：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天陰雨溼聲啾啾。

是為樂府創體，實乃樂府正宗。錢箋謂問漢魏者惡在倣古，非有所感發諷也。若古樂府未有無謂而作者，舊注明皇用兵吐蕃，民苦行役而作。○仇注：首段敘送別悲楚之狀，乃記事。下二段述征夫苦役之情，乃述言。是一頭兩腳體。[illegible]首段聲然而起，只寫氏分散，是但謂一頭兩腳，則非兩腳則分兩柱，詩非兩柱也。行者不言行者之苦，如風來潮來，令人目眩，道旁一段退出點行頻三字，為一詩之眼。又揭出開邊未已四字，見作詩之旨。然此段只是歷述從前，指陳悼苦，又泛舉天下，尋出秦中，藝苗秋戍卒，其來已久。還在頭前一層也。自長者以下，至末，纔入時事。今冬之句，乃是不離正面，末則慨歎現在行役之苦。蓋前段之苦，已事也；此段之苦，未有已。次入之聚號征而惘將與被征人之苦語，轉點武之後，心此三百之道也。[illegible]東流在中土，乃事之可見者，而淚青海不得聞青海稍我聽民室也。所行之[illegible]而絕域人不可見，所以作君不聞君不見，[illegible]喚醒讀者。○此篇以苦役作主，中間夾寫。

高都護驄馬行

（舊鶴注：是高仙芝。按史，仙芝為安西副都護，天寶六載平小勃律，八載入朝。）

安西都護胡青驄，（舊唐書：貞觀中置安西都護府於闕以西，波斯以東，隸高昌。合節云：胡青驄，青毛色也。二月知節引魏書吐谷渾青海驄，蓋不海上產。）聲價欻然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至。（天馬歌：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腕促蹄高如踣鐵，（音頭。相馬經：馬腕欲促，促則健。踣欲高，高耐險峻。）交河幾蹴曾冰裂。（交河，今西番火州地。）五花散作雲滿身，（李白集：上五花馬。）萬里方看汗流血。（漢書：李廣利獲汗血馬來。）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為君老，何由卻出橫門道。（橫音光。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班超錄：玉關西域之路。）

少陵馬詩，先後六七首，人但賞其語，而不知意象各出，首首有相題立論之妙。○此係有功西域之馬，新隨都護入京者。詩即從此作意，本地風光也。起四語清來，遂以欻然向東為一詩之根，而說馬帶入，兼表都護矣。功成四句，敘其新到，而凝其格也。末狀伏櫪猶思戰，都從新到上摹想出來。腕促四句，寫其骨相，仍就來路生情。交河蹴冰，想在彼地如此也。萬里方流，歷此長途而不疲也。末四復就其氣概而推其心志，曰以茲掣電驚人之姿，今則安養還休矣，旁達之出塞大功哉。又從來路轉一出路，其不作一通套語如此。至其高邁卓鷙，不肯低頭俯人，讀者自領。

飲中八仙歌

（八人中，致於開寶之間者四。鶴謂詩是天寶中作。）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舊唐書：賀知章會稽永興人，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秘書外監。天寶三載，請度為道士還鄉里。）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舊唐書：讓皇帝長子璡，封汝陽郡王，與賀知章為詩酒之交。三秦記：酒泉郡城下有金泉，味如酒。）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舊唐書：李適之，天寶元年為左丞相，五載罷。賦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宗之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舊唐書：崔宗之，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李白傳：宗之與白詩酒唱和。）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舊唐書：蘇晉，珦之子，數歲知為文，官太子左庶子，嘗飲酒一斗不亂。唐書：晉好賓客。）（南史注：晉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我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師注：朱氏斷其為偽，然摩山集遺事謂之有欣可也。逃禪，飲是事佛，杜臆以背其教為逃禪，穿鑿可笑。）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范傳正李白新墓碑：玄宗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歡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唐書：李白，興聖皇帝九世孫。賀知章見其文曰：子謫仙人也。玄宗詔供奉翰林，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沉香亭子，欲得白為樂章，白已醉，左右以水頮面，稍解，援筆成文。范正傳白）

墓遷玄宗泛白蓮池皇權既洽召公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舊書】吳郡張旭善草書每醉後號呼狂走索筆揮灑若有神助【金壺記】旭官右率府長史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袁郊甘澤謠】陶峴開元中家於崑山自製三舟客有孟彥深孟雲卿布衣焦遂共載遊山水

沈德潛曰前不用起後不用收中間參差歷落似八章仍是一章格法古未曾有 愚按此格亦從季札觀樂筆法論贊及詩之柏梁臺體化出其寫各人醉趣語亦不復下如章必有辭而忠險之事如公異日之醉為馬墮也以其為南人故以乘船比之汝陽封號也故以移封酒泉為點綴左相有罷政詩即用其語宗之少年故曰玉樹臨風蘇晉耽禪故繫之繡佛李白詩仙也故寫於詩張旭草聖也故寫於書焦遂圖史無傳而卓然雄辯之為實錄可以例推矣讀此識移掇不去之法

○寫來都有仙意。

玄都壇歌寄元逸人【夢溪注】玄都壇漢武帝所築在長安南山子午谷中

故人昔隱東蒙峰在魯地已佩含景蒼精龍 潘鴻曰抱朴子云道術諸經可以卻惡防身者如含景藏形等不可勝計又云諸大符中有蒼龍符等行用之可以得仙 故人今居子午谷獨在一作陰崖白

一作谿 茅屋前太古玄都壇青石漠漠松一作常風寒子規夜啼山竹裂【爾雅注】江介曰子規蜀右曰杜宇夜啼達旦血漬草木 王母晝下雲旗翻【酉陽雜俎】酉山有鳥名王母使者王禧齡云其尾五色飛則翩翻如旗狀 知君此計成長往芝草琅玕日應長【漢武內傳】太上之藥有黃庭芝草碧海琅玕 鐵鏁高垂不可攀【舊注】唐時戍卒屯於子午谷入水窮處忽見鐵鎖下垂約有百餘丈欲援而上有虎踞焉 致身福地何蕭爽

歌體之變紛若麗若前四志履歷中四寫壇景後四表高懷

麗人行 樂府體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微㔩葉音疊一作勾葉垂鬢脣【玉篇】㔩葉婦人頭花髻飾說詩聲唇鬢邊也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其劫切一作衱穩稱身【爾雅】衱謂之裾注衣裾以珠壓之 就中雲幕椒房親 雲幕椒房謂帝居后室 賜名大國虢與秦【唐書】太真姊三人皆有才貌封國夫人大姨韓國三姨虢國八姨秦國【通鑑】適崔者為韓適裴者為虢適柳者為秦 紫駝之峰出翠釜【王琦】北山賦翠釜而出金精 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黃門飛鞚不動塵【漢書注】黃門以其給事黃闥之內【通俗文】制馬口曰鞚 御廚絡繹送八珍簫管哀吟感鬼神賓從雜一作合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一作立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爾雅】楊花入水化為萍大者曰蘋【樂府】顏御楊花入窠裏 青鳥飛去銜紅巾【山海經注】青鳥為西王母取食者【王勃詩】羅袂紅巾往復還 炙手可熱勢一作世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通鑑】天寶十一載以楊國忠為右相兼文部尚書

此刺諸楊遊宴曲江之呆注舊書云玄宗每幸華清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為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而遺鈿墮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不避雄狐之刺聯鑣方駕不施帷幔其從幸華清如此度上巳修禊亦必爾也 愚按起四句提綱態濃意遠肌骨肉勻先標本色也繡羅一段陳衣妝之麗紫駝一段陳廚膳之侈而秦虢諸姨卻在兩段中間點出筆法特變其東賓從句又是從上稍下之文末段以國忠壓後作收而丞相字直到煞句點出於焦要之頓處見主丞相是客說丞相正以醒秦虢耳楊花雪落青鳥銜巾隱語秀絕妙不傷雅之無一刺譏語描摹處語語刺譏無一慨歎聲點逗處聲聲慨歎 陸時雍曰言窮則盡意褻則醜以雅道行之故君子言有則也

樂遊園歌【原注】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唐書】神龍三年起樂遊園【三輔黃圖】苑在杜陵西北【兩京新記】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士女咸就此祓禊登高詞人樂遊歌詩翊日傳於都市

樂遊古園崒才律切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三秦記】秦川一名樊川【長安志】樂遊原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 長生木瓢一作樂示真率晉嵇含有長生木賦 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雍錄】漢樂遊廟唐世基跡與芙蓉園相趁【張禮遊城南記】芙蓉園在曲江西南園內有池謂之芙蓉池【兩京新記】開元二十年築夾城自大明

宮夾亘羅城複道經通化門觀以達興慶宮次經春明延喜門至曲江芙蓉園而外人不知也 閶闔晴開詄（大結切）蕩蕩（天門歌天門開詄蕩蕩）曲江翠幙排銀牓（北史帷長張翠幙 貼麗挂金粟銀牓）拂水低回舞袖翻 緣雲清切歌聲上 卻憶年年人醉時 只今未醉已先悲 數莖白髮那拋得 百罰深杯亦不辭 聖朝已知賤士醜 一物自（一作但）荷皇天慈 此身飲罷無歸處 獨立蒼茫自咏詩

以下諸句[illegible]天寶十載後獻三賦處見宰府時所作。因遊宴而發歎慨也。煙綿[illegible]正月[illegible]芙蓉高據原上最高處也。長生二句庫上搭下青春六句一氣讀[illegible]遊實感事也。是時諸楊專寵宮禁荒淫獻馬[illegible]萬禍基盡布。請此如目[illegible]以下云云蓋自應詔退下後雖居京師而旅困無聊情緒如此。公之自言曰我棄物也。四十無位正其時也。以聖朝已知賤士醜謂我當此聖朝已自知賤士之醜也。勿以辭害志。

投簡咸（一作成）華兩縣諸子（錢注梁權道編成都詩內以成華為成都華陽兩縣然詩云長安苦寒又南山青門皆長安東畜是天寶間在京師咸陽華原二縣）

赤縣官曹擁才傑（元和郡縣志唐縣有赤畿望緊上中下六等之差京都所治為赤縣 仇注官曹指朝貴不指諸子）軟裘快馬當冰雪 長安（正異作夜）苦寒誰獨悲（苦寒猶云嚴寒義見魏州苦寒行）杜陵野老骨欲折（漢地理志杜陵屬長安）南山豆苗早荒穢（漢楊惲傳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青門瓜地新凍裂（蕭何世家秦東陵侯種瓜長安城東有五色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鄉里兒童項領成 朝廷故舊禮數絕 自然棄擲與時異 況乃疏頑臨事拙 饑臥動即向一旬 弊（一作敝）衣何啻聯百結 君不見空牆日色晚 此老無聲淚垂血

此當失意之時值苦寒而作。一篇不平之鳴不敢聞於朝貴姑訴之兩縣諸子。想諸子皆非官於朝者也。說朝官得志只一句筆勢凌厲。項領成禮數絕語太忽激矣。故以疏頑自任而結傾寫之不敢盡言。

曲江三章章五句（錢注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

曲江蕭條秋氣高 菱荷枯折隨風濤 遊子空嗟垂二毛 白石素沙亦相蕩 哀鴻獨叫求其曹

在第三句頓。仇云上三與下二比也。愚按妙在下二句點空作景語而落嘱孤另之況可想。

即事非今亦非古 長歌激越捎林莽（莫補切）比屋豪華固難數 吾人甘作心似灰 弟姪何傷淚如雨

亦三句頓。非今非古五字自道其詩。語非詩而格獨立於漢魏六朝之外。閒叙堂階於轉落處父之倫任渠喧點不擬古不詣今確然自信。杜臆謂即指本篇何其拗也。此屢句以不即不離見致。前章云哀鴻獨叫似不偕弟姪者。此云弟姪何傷或有來訟之書或是詎致之語也。

自斷此生休問天 杜曲幸有桑麻田（雍錄樊川韋曲東十里有南杜北杜 杜曲謂北杜 二曲名勝之地）故將移住南山邊 短衣匹馬隨李廣 看射猛虎終殘年（李廣傳廣居南山中射獵）

首句頓第三又頓。詩只五句凡作三截。如歌曲之有散頭歷落可喜。自斷此生一讀休問天另鼓。南山即杜曲。公詩云南山豆苗早荒穢知其地有田園也。短衣射虎說南山字翻起。所以移住南山則歸隱耳。設無後兩句則負心似此旅次懷矣。盧云爲是蠶飛忽過天際是也。

歎庭前甘菊花

庭（一作階）前甘菊移時（一作蒔）晚 青蕊重陽不堪摘 明日蕭條醉盡醒 殘花爛熳開何益 籬邊野外多衆芳 采擷細瑣升中堂 念茲空長大枝葉 結根失所纏（一作纒）風霜

比也。賢士之觀奏時以與夫其時則小材先之矣。甘菊有花重陽見薦。重陽不花衆芳斯采。當重陽而見青蕊之歎形諸示歎焉。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 紛紛輕薄何須數 君不見管鮑貧時交 此道今人棄如土（史記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

詩如謠樂府體也只起一語盡千古世態

白絲行〔樂府〕

繅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金粟當是尺上分寸之星〕。象牀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已悲素質隨時染〔一作改〕，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貼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著為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亦有情，隨風照日宜〔一作輕〕疑。舉香汗清塵汙顏色，開新合故置何許。君不見才〔一作志〕士汲引難，恐懼棄捐忍羈旅。

比體也。意未見，意照分韻。截上截下，截之病根下截，上截之烱鑒。俛謂士守潔白，則不隨人榮辱。所見極高，蓋以才悅人，早諭其棄也。俛又云：當其漸染之初，便是沾汙之漸，是也。按開口即云須長不須白，激於時態之慝。銜其長而不潔其操，有激乎言之也。又道一語云素質隨時染，所慝正在乎此也。曰細意熨貼滅盡針綫，形容其歎熟無比。曰春天衣著輕塵汙顏，形容其因緣衰已。是以新故之間，棄擲之速引。旋遭棄捐，嘆志士才而窮，可勿忍哉。公雖屢獲寵手，備嘗榮辱矣。○讀此知公為有道之士。

渼陂行〔長安志：渼陂出於南山諸谷，合胡公泉為陂。遊記云：渼陂上為紫閣峰，峰下陂水澄湛，環抱山麓，方廣可數里。〕

岑參兄弟皆好奇〔通鑑：岑參，天寶三載進士。〕，攜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黯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縵〔一作蔓〕深莫測，菱〔一作芰〕葉荷花淨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一作下歸無地〕終南黑。半陂以南純浸山，動影裊窕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寺〔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在鄠縣東南〕，水面月出藍田關〔長安志：藍田關在藍田縣東南。羅鋒曉關在渼陂東南〕。此時驪龍亦吐珠〔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頷下〕，馮夷擊鼓羣龍趨〔海賦注：冰夷，水仙人也。郭璞云：冰夷，馮夷也。〕。湘妃漢女出歌舞〔洛神賦：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遊女。〕，金支翠旗光有無〔漢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紀一遊耳，忽從始而風波，既而天霽，頃刻變幻，生出一片奇情，使覺哀樂之感，觸無限胡折。○好在從下文風浪泛舟逆推出來，遊陂非奇，奇在黯慘波濤中猶欲泛入也。黯淡而曰忽異色，知初來時天尚未變，至此風浪起於倅然，眼色已不定矣。主人開帆，舟子喜甚，二句倒裝此下，指寫雲空水澄，眼色又一改。下又借夜色清皎，補寫愉悅之境，拜幻出雷雨之變，其實從向來之陰晴不定發而出也。身世幻影，不堪把玩，類如此矣。故落句不突出。○雲飛海湧，滿眼迷離。

醉時歌〔原注：贈廣文館博士鄭虔〕

諸公袞袞登臺省〔一作華省〕〔師氏曰：唐制，御史臺其屬有三：曰臺院、曰殿院、曰察院。省有三：曰中書省、曰尚書省、曰門下省。皆清要之職。〕，廣文先生官獨冷〔舊書：天寶九載，國子監置廣文館。新書鄭虔傳：以虔為博士，在官貧約。〕。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楚辭王逸注：坎軻，不遇也。〕，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唐書：天寶十二載八月，霖雨米貴，出太倉米十萬石減糶。〕，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沉沉動春酌〔一作酌春〕，燈前細雨簷〔一作檐〕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漢書：司馬相如與文君當壚，自著犢鼻褌，滌器於市中。〕，子雲識字終投閣〔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收雄，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聞其故，乃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先生早賦歸去來，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一作文〕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杯。

分兩大段，前段先嘲廣文，次自嘲，而以痛飲見吾師作合，是我固同於先生也。後段先自解，次為廣文解，而以相遇且銜杯作合，是勸先生毋與我同也。廣文先生
杜陵野客，遂為賓主同歸醉鄉。杜臆：公詠懷詩云
沉醉聊自遣，放歌破愁絕，即可移作此詩之解。

醉歌行（原注：別從姪勤落第歸）

陸機二十作文賦，（見文選）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傾（一作流）三峽水，（荊州記：明月峽、巫山峽、廣溪峽）筆陣獨埽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即（一作已）見唾成珠，（趙壹詩：咳唾自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潭沲（讀如灘）秦東亭，渚蒲牙（通芽）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皆（一作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凡三轉韻，層次分明，首賞其才，中慰其意，後惜其別。以半老人送少年，以落魄人送下第，情緒自爾纏綿。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辨（一作識），煎膠續弦奇自見。（十洲記：鳳麟洲多鳳麟，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集弦膠，或云連金泥）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且遇（一作過）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凍餒不足恥，多病沉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遍。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音支，說文：皮厚貌）肉黃皮皺命如線。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綠，（周禮七菹注：今物若膞為菹，細切為虀）金城土酥淨如練。（長安志：京兆府歲貢興平酥。興平縣至德二載更名興平。舊注：酥，牛羊乳）兼求畜豪（一作豕）且割鮮，（宋注：畜豪即豪豬）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義（一作味）晚誰似，令我手腳（一作足）輕欲旋。老馬為駒信不虛，當時得意況深春。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起四以王生交誼作領局，中腹一片先摹病之態，次表款厚之情，結四以知己相感作收局。○起處比意曲而顯，言雖有靈瑞之物，如麟角鳳觜，方其無所表見，世莫能知，至於見奇之會，能使斷者皆連，異則斯顯也。若王生敦篤古誼，當亦無異失之今，其援拔於潦倒濩落，發其異於貧病，如肯與世所棄，亦何一可羨，而愛我如此耶？中間寫王生不嫌貧病，刻意奉歡，超出世情萬萬，倍着筆。結處老馬為駒頂上兩句來，兼兩意，初疑知交情義，一時歡洽，正如詩疏所云已老而孩童慢之也，乃今起舞輕旋，痛疾霍然，又如朱傳所云已憊而若堪勝任也。是何也？當此時之得意為有加之深春者也。下一況字，有筆不能磨之神，能諸淪落一為傾倒顛頷之士，其感易生。○開宋派。

秋雨歎三首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顏色鮮。（本草圖經：決明子七月開黃花，結角，其子作穗）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自謂）臨風三嗅馨香泣。

三歎皆寓言，首章傷直言不用也。仇注：天寶十三載秋大霖雨，房琯上言水災，楊國忠使御史按之。歎此則決明之鮮比直節也。後時獨立，逗出主意。涼風吹汝，喜言小人中傷，言國忠之讒。臨風三嗅，未苦節者孤芳相賞，寫思深哉。○著葉滿枝，不平言所著之葉，但見滿枝如翠羽蓋也，與下句對。

闌風伏雨秋紛紛，（趙云：闌珊之風，沉伏之雨，言風雨不已也）四海（一作萬里）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關中記：涇水入渭，清濁不相雜）禾（一作木）頭生耳黍穗黑，（朝野僉載：諺曰：秋雨甲子，禾頭生耳）農夫田婦（一作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

次京傳致府案藏也盧注帝憂霖雨冒患取禾之苦者以歐曰雨雖多不害稼是歲無敗言災者患按主聽案而民病隱矣故曰八荒同雲又曰農無消息歟詞也不辨不分雨勢也亦案來也來不論豆穢不暇措也案者知之乎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溼高飛難秋來未曾一作省見白日泥汙后土何時乾

三章寫窮獨之狀也長安布衣即前所云堂上書生皆自謂也反鎖長蒿數如見其人稚子驕利淫雨點綴生憐胡溼飛難句中有淚自歎本旨在此語意更遠日時而土污至德猶而應事隱矣推極言之亦豈徒為一身歎哉○附秋述

秋述

秋杜子臥病長安旅次多雨生魚青苔及榻常時車馬之客舊雨來今雨不來昔襄陽龐德公至老不入州府而揚子雲草玄寂寞多為後輩所褻近似之矣嗚呼冠冕之窟名利卒卒雖朱門之塗泥士子不見其泥矧抱疾窮巷之多泥乎子魏子獨踽踽然來汙濁其僕夫夫又不假蓋不見我病色適與我神會我棄物也四十無位子不以官遇我知我處順故也子挺生者也無矜色無邪氣必見用則風后力牧是已於文章則子游子夏是已無邪氣故也得正始故也吾所不至於道者時或賦詩如曹劉談話及衛霍豈少年壯志未息俊邁之概乎子魏子今年以進士調選名誅東天官告余將行既縫家無亂縫其人怵惕筆札無敢謙謙君子若不得已知祿仕此始吾黨恐不無述而止

魏將軍歌

將軍昔著從事衫【杜臆魏名齋諱官司不得以務衫從事衫謂從事衫乃戎衣】鐵馬馳突重兩銜。披堅執銳略西極崑崙月窟東嶄巖【鄭樵崑崙月精水之靈府嶄巖山在吐蕃境】君門羽林萬猛士【朱曰羽林禁旅也】惡若哮虎子所監五年起家列霜戟一日過海收風帆【海指吐蕃之青海】平生流輩徒蠢蠢長安少年氣欲盡魏侯骨聳精爽緊華岳峯尖見秋隼星纏寶校金盤陀【錢箋安鞍也陁一作陀後魏書吐谷渾有名馬鞍以寶飾鞍云盤陀光曰照也晃繞耀】夜騎天駟超天河【漢書音房曰天駟按此比天闕之駟】欃槍熒惑不敢動【欃槍妖星見則為災熒惑火星變常則為災】翠蕤雲旓相蕩摩【子虛賦錯翡翠之葳蕤注葳蕤羽毛貌翡翠雲旓謂旓旗之旒】吾為子起歌都護【古樂府有丁都護歌宋武帝歎云督護北征去前鋒無不平】酒闌插劍肝膽露鉤陳蒼蒼玄武暮【朱云鉤陳六星在紫宮中故天子殿前亦有鉤陳漢書云北宮玄武虛危其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注玄武暮見正是秋天】萬歲千秋奉明主臨江節士安足數【朱注漢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四篇景帝廢太子為臨江王後自殺時人悲之故為作歌其愁思節士無攷與臨江本各為一事宋陸厥乃作臨江王節士歌庾信哀江南賦又曰臨江有愁思之歌皆相沿之誤老杜亦襲用之耳】

此歌蓋仿樂府丁都護歌之體以頌魏將軍者故有為子歌都護之句觀其命題明欲與古人各自成一樂府也首八句敘其歷歷而從事西極乃昔日事是時署監軍羽林則現在事是年崑崙而回東嶄巖西之極也五年起家與從事衫應昔為偏裨今自開府也一日過海與略西極應昔立功青海今收帆歸京也中兩段頌揚正文前四言氣岸精爽而後四則皆奮貫精爽之見於莅官者末五句自明會飲賜歡之意曰蒼蒼曰鉤陳玄武又以星象映帶衛京之辭時令也結乃勉其一心奉主萬世為昭非特如一節之士而已臨江節士借用

天育驃【頻妙切】騎圖歌【朱曰天育廐名朱氏蜀諸書無攷騏驥是當時天廐之俗名】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駿尾蕭梢朔風起毛為綠縹【普沼切】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然【一作矯矯】龍性合【一作含】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太僕張景順監牧攻駒閱清峻【張說隴右監牧頌序開元元年牧馬二十四萬匹十三年乃有四十三萬匹上顧謂太僕少卿兼秦州都督監牧都副使張景順曰吾馬幾何其蕃育卿之力也對曰帝之力也仲之令也只何力之有周禮夏官庾人掌教駣攻駒】遂令大奴字【一作守】天育【漢書張放傳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羣黨盛兵弩】別養驥子憐神駿【一作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何由騁如今豈無騕褭與驊騮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畫為張太僕所傳去此且廿年矣首從寫真作意中述作畫之由末就今昔有感寄慨自是題畫書體也顧宸武謂歸功景順斥王毛仲為大奴似未解中幅為景

敘畫畫傳非寫語耶。○起二句一提，下六句都將真馬出色寫生，卻用是何兩字領起，則句句說真馬，卻句句是畫馬也。伊昔以下，乃敘事體，以渥洼三字作綰閤之。既畫遂將四十萬匹付之大奴，獨取別養驊騮寫其神駿，會此馬比畫馬僨橫從千古而此獨未歷更極明悉，至其筋脈雲動，則寫真傳世，應道首陵崖，活更新挑動。末段也結，更從畫馬空存，翻出異材常有，來既爲畫馬轉一筆，亦爲奇士叫一屈。又恰與篇首呼應，其寓意也深矣，其運法也化矣。

沙苑行〔元和志：沙苑在同州東南八十里，南北三十里，其處宜六畜，置沙苑監。舊唐書：關內有四十八監以牧馬，設苑總監。天寶十三載，以安祿山知總監事。〕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漢書：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晉志：馮翊郡云同州屬馮翊，故曰左輔。其境多白土。〕繚以周牆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漢禮樂志：天馬徠，龍之媒。武帝紀：馬生渥洼水中。〕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騋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郭指祿山〕入門天廄皆雲屯。驌驦一骨獨當御，〔左傳：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春秋二時歸〔一作至〕朝

至尊內外馬數將盈億。〔一作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坰空大存，逸羣絕足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論，纍纍塠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縱超越，角壯翻騰〔一作騰〕麋鹿遊，浮深簸蕩黿鼉窟。泉〔唐諱淵，作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沙苑行爲祿山叛志已萌，明皇使總監事，私選健馬，驅歸范陽，是養虎而傅之翼也。詩有憂之。首段重在地，言沙苑土宜孳畜，馬源家蕃，收所由繫。次段重在馬，言良馬上供天閑，非人臣駑乘所得私。此二段，又遙遙而起，要非泛然。比後又奇外出奇，將兩四句，卽借馬羣得地，顯出偏強難馴；末四句，入節借淚泛一語突出飛騰異志，奇奇怪怪，不可方物，而細尋脈理，其言巨魚伏處，已在龍媒二句矣。馬入渥洼，神龍爲媒，馬浮苑水，巨魚合氣也。冀以巨魚比祿山，恐晴已在王有虎臣一句矣。虎臣司苑，一見此任非輕，一見所任非人也。○不曰龍而曰魚，筆法何等森嚴。按祿山本豬龍之精，當與靈湫詩參看，見一之一。

驄馬行〔原注：太常梁卿敕賜馬也。李鄧公愛而有之，命甫製詩。〕

鄧公馬癖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漢書：大宛國多善馬。〕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𡾊崒，顧影驕嘶自矜寵。隅目青熒夾鏡懸，〔西京雜記：隅目高匡。顏延年赭白馬賦：夾鏡。〕肉駿〔一作騣，非〕碨礧連錢動。〔爾雅：青驪驎驒。注：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連錢驄也。〕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漢武帝歌：天馬來，霑赤汗，沫流赭。〕銀鞍卻覆香羅帕。卿家舊賜公有〔一作取〕之，〔仇注：卿家指梁氏。〕天廄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深，〔涇渭，長安二水。〕夕〔一作朝〕趨可刷幽并夜。〔幽并燕趙地，乃安祿山節鎮處。〕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一作有〕騏驎地上行。〔爾雅翼：騏驎善走。故良馬亦名騏驎。〕

亦是祿山將反時作。李必老將，故有老始成句，寓老當益壯意。○前兩段敘事，後一段議論。仇云：首段言質相不凡，就見馬時寫；次段言才力殊特，就試馬時寫。愚按前段領影驕嘶一語，顯出龍駒非常；次段起二句筆勢一跌，赤汗二句筆勢一躍，洗涇渭而刷幽并，意蓋暗射祿山也。故後幅發議，眼光四射，一以激御公乘時奮起之思，一以表此馬有即日見功之會。曰入駿先鳴，曰近聞下詔，總見功名不遠，意在祿山信矣。更看數虛字相鼓勵。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舊唐書：奉先縣，本蒲城縣，故爲奉先，在長安東北。天寶四載，公未受官，往寓家。〕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煙霧。聞君掃卻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仇注：赤縣圖別是一幅。滄洲趣，指屏中山水。〕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畫錄：不見蹤跡二十五人，祁岳在李國楨之下。唐書：鄭虔善圖山水。後畫錄：隋楊契丹法頗該妙，甚有骨氣。〕得非玄圃裂，〔一作坼。○穆天子傳：乃爲銘跡於玄圃之上。〕無乃瀟湘翻。〔國語：湘水至零陵而會。○詩：瀟湘。〕悄然坐我天姥

下（吳志郡國志天姥岑與括蒼相連春月樵者聞簫鼓笳吹之聲）耳邊已似聞清猿（同翻）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蒲城即奉先）元氣淋漓障猶溼眞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闊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楚辭使湘靈鼓瑟兮博物志舜崩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斑）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雲門寺（水經注若耶溪上承嶕峴麻溪溪水至清照眾山倒影窺之如畫又云山陰縣［illegible］）吾獨胡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此歌筆勢奇崛［illegible］兩兩相［illegible］裂也時公在奉先少府劉單於其堂要公作歌起就障作畫［illegible］之詞謂理務本出於叢林堂上不合有樹何為迷離忽起乎下二句乃落出畫來又以別幅起本幅此出題處也一頓畫師四句泛言畫好又一頓實但六句就

障上山水之勢說為形容又一頓反思四句又就本處近日事發出奇想畫法倒裝言山水之奇如此豈人工能事哉乃元氣淋漓而天為雨泣前夜蒲城風雨職是故耳此所謂出地見先也又一頓野亭六句寫畫中景物前皆虛擬此乃實描也至此說畫已竟又一頓劉侯八句明點少府之工畫而并及其子與前畫師一段作章法又一變末忽因畫而動出世之思更有合乎邈然之趣

去矣行（時為右衛率府兵曹）

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即飛掣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靦顏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後魏書李預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得若環璧雜器者乃椎屑食之）

鮑欽止曰天寶十四載公在率府因欲辭職作去矣行杜曠蕩無靦顏見浩然之氣按餐玉入山託詞以去也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舊編十五載春官祿山已反未陷潼關時）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蚤愛客滿堂盡豪翰（一作俊）開筵上日思芳草（時恐是元日）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時京師方［illegible］於祿山）急觴為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華善（一作能）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一作東山）李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梁書何遜文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於世世謂之何劉世祖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宋書顏延之曰鮑照古樂府文甚遒麗許彥周曰長句謂七言歌行太白最擅場者太白長句源出鮑照何劉沈謝但能五言）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杯如澠之酒常快意（左傳有酒如澠）亦（一作不）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蘇薛諸公皆年少能文公對之動歎老嗟卑之感一於醉後發之直欲以醉終其身也首一句單提蘇薛次句半提主賓實寫會集為全篇綱領次句即表端復［illegible］緊使先主人也三四句兼伏已與薛華四句點過開筵事只此一聯便句句筋節矣得以下擬助醉之具推敲醉之因將自身安放於此座中以下另表薛華次座客也而諸生句隨手撇脫萬事句隨手跳起使筆正似梨花鎗矣有他將三人分作兩旁自身夾入中間而末段之酣懷正根於夾入一段內既變化復細密○秋井塌古即作廢井說張綖謂井是貴者之墓猶今言金井也存參

哀王孫（舊書通鑑十五載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自延秋門出惟貴妃姊妹及王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他注書肅宗即位改元至德在七月甲子是月丁卯祿山殺霍國長公主及王妃駙馬等已巳又殺王孫及郡縣主二十餘人）

長安城頭頭白烏（楊香曰三國典略侯景纂位篡門有白頭烏萬計集於門樓童謠曰白頭烏拂朱雀還與吳此謂以侯景比祿山也）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折斷九馬死（西京雜記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匹號為九逸）骨肉不得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玦半環也［illegible］珊瑚［illegible］）可憐王

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日知錄，南史齊明帝遺柯令孫殺建安王，叩頭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自明皇六月出狩，至此百日。仇云，當在九月間也。）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音拙。漢高祖隆準龍顏。李斐曰，準，鼻也。）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一作駱）駝滿舊都。（史思明傳，祿山以橐駝運御府珍寶於范陽。錢注，肅宗至靈武，號長安為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錢注，哥舒翰將河隴朔方兵，與賊戰，敗績於潼關。）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朱注，[illegible]太子曰北[illegible]。）花門剺面請雪恥。（朱注，花門，即回紇也。剺面，割其面也。）慎勿出口他人狙。（留侯傳，良與客狙。索隱云，伏伺也。）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唐紀，高祖獻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橋陵。舊注引漢五陵，非是。）

錢箋云，當時逆臣必有為賊耳目，搜捕皇孫妃主以獻者，公作是詩，危之，亦戒之也。今按，此詩分截，起用原題法，興體也，亦似謠歌。以下一段敘事法，四出四記，當日行徑。四就王孫錯色以起下文。告誡之詞，末一段化用詩數法，[illegible]。

悲陳陶

（通鑑注，陳陶斜在咸陽縣東。唐書，至德元載十月，房琯自請討賊，分軍為三，南軍自宜壽入，中軍自武功入，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為前鋒。辛丑，中軍北軍遇賊於陳陶斜，接戰敗績。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又敗。）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羣胡歸來雪（一作血）洗箭。仍唱夷（一云胡）歌飲都市。（朱注，謂祿山之衆。）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陳陶之悲，悲輕進以致敗也。官軍之一聊草敗，賊軍之得志驕橫，兩兩如生。結語并轉一筆，好寫出人心不去。

悲青坂

（朱注，史云，琯敗陳陶，猶存數千，不能軍。帝使中人邢延恩促戰，遂進軍。青坂，東門駐軍之地也。錢箋，房琯次師便橋，青坂去陳陶便橋當不遠。）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錢箋，太白山在武功。琯先分三軍，中軍自武功入故云。）黃頭奚兒日向西。（唐書，室韋有黃頭室韋，奚部也。祿山反，[illegible]父子軍。）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野（一作晚）蕭瑟（一作颯）。青是烽（一作煙）煙白人（一作是）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青坂之悲，悲屢敗而不懲也。與前篇一串。雪冰烽骨，所見無餘物矣。朱云，史琯欲持重有所伺，中人邢延恩等促戰，倉皇遂及於敗。據此則琯亦有分其責者矣。雖然，琯所為堅持勝算者果安在哉。曰忍待者，我軍日冀倉卒重為國士辱之也。古來以宿望主軍功名兩墮者，殷深源房次律其前車也。每見名士易言兵，輒取戮於此。

哀江頭

（謂曲江。至德二載，公陷賊時作。）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錢注，[illegible]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細柳新蒲為誰綠。（劇談錄，曲江[illegible]。）憶昔霓旌下南苑。（即芙蓉苑。）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漢書，[illegible]飛燕女弟絕幸，為昭儀，居昭陽殿。此以比貴妃。）同輦隨君侍君側。（唐書，百官志，內官才人七人，正四品。）輦前才人帶弓箭。（一作箭。）白馬嚼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一作正）墜雙飛翼。（朱注，按詩，則唐時天子遊幸，有才人射生之制矣。新舊書皆不載。[illegible]）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國史補，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命高力士縊貴妃於佛堂前梨樹之下。[illegible]西郭之外，道北坎下，時年三十八。）清渭東流劍閣深。（清渭，貴妃葬處。劍閣，明皇入蜀所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草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一作望城北）南北。（一作忘城北。）

黃生曰，詩意本哀貴妃，不敢斥言，故借江頭行幸處標為題目耳。起四寫哀標意淳空，而來次八點清所哀之人，追敘其盛。明眸以下，跌落目前，而去住彼此

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始花亦已落。〔顧箋〕蘇恭本草注、辛夷初發如筆頭、人呼為木筆、南人呼為迎春。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
醉眼、徑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舊注、酒價一斗三百錢之語、太泥不録。
駁轉韻截以一言無馬賀而自攄、下約共飲聊爾相邀、其東家四句以請假不朝是上無馬意、大旨只是傷貧。〇李嘉之作、宋人每效之。

瘦別作老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音格硉兀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欹側、
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唐六典〕諸牧監馬皆印、印右髆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側以監名、若形容端正、擬送尚乘、不用監名。二歲始春、則以飛字印印其左髀髆、細馬次馬以龍形印印其項左、送尚乘者、尾側印以三花。其餘雜馬送尚乘者、以風字印印左膊、以飛字印印左髀。宮馬賜人者、以賜字印。配諸軍及充驛者、以出字印、並印左右頰。衆道三軍遺路旁。皮乾剝落
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李實曰、凡馬病毛頭生塵。去歲奔波逐餘寇、驊
騮不慣不得將、士卒多騎内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當時
歷塊誤一蹶、〔王褒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
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雁為伴、日暮不收烏啄瘡。
誰家且養願終惠、〔褚白馬賦〕願終惠養、蔭本枝兮。更試明年春草長。

與宗云、乾元元年華州詩。公自傷貶官而作。其説是也。開口用東郊字、華在長安東也。〇起句喝破、隨以三句寫其瘦態、不曰可惜、偏曰豈復有意於世、妙。惜倍深。中以細看二字作提、四述其見遺於今、四推其立功在昔、二原其委棄所由、二狀其哀鳴失色。凡作四層、無限曲折、末以遠放二字自影被斥、日暮二字自影遠竄。此正起句所謂使我傷者也。結聯須體貼當日初論官情事、從一片戀主効忠惻怛發出、非乞憐語也。〇去歲四句、言當時逐寇非惰戰之驊騮、不得與也。此馬既是軍中所遺、必非街巷凡馬、定屬内廄之乘黃矣。恐見其與細看呼應。一蹶非能放、又從病字原其受摈、而諒其無辜。其此激裹可以無失士矣。

湖城東遇孟雲卿、復歸劉顥宅宿、宴飲散因為醉歌

一本題首有冬末以事之東都七字。〇〔唐書〕湖城縣屬虢州。〔唐詩紀事〕孟雲卿、河南人、與杜子美、元次山最善。〇時從華州官所歸河南、途經湖城也。

疾風吹塵暗河縣、〔朱注〕〔寰宇記〕河水逕湖縣東、故曰河縣。行子隔手不相見。湖城城
南一作東一作北一開眼、駐馬偶識雲卿面。向非劉顥為地主、嬾回
鞭轡成高宴。劉侯歡我攜客來、置酒張燈促華饌。且將款
曲終今夕、休語艱難尚酣戰。時九節度之師圍安慶緒於鄴。照室紅爐促曙光、
縈一作簇窗素月垂文一作紋綵。天開地裂長安陌、寒盡春生洛
陽殿。豈知驅車復同軌、可惜刻漏隨更箭。人生會合不可
常、庭樹雞鳴淚如綫。一作霰

前十二句敘事、後六句感懷。言將敘宴會、點綴文致、而舞情事活躍、塵世濛云手莫已、起身出城矣。於疾風暗塵中忽見雲卿、意出意外、迨攜手復遲留、當是時劉侯歡其、從疫局中翻出新興、賓主交歡、相視而笑。此段光景、至今使人思。環詩欲不怪得乎。點挂天開二句、插寫亂而復散、為通首出場、為結聯轉境。〇暗塵隔手、見昏黑已極、人事將轉之機。紅爐素月、見歡聞方酣、天心助與之美。會合雞鳴、見闔擷分散、世局無常之態。吾讀此詩、用以觀化焉。〇長吉酷效此種、卻入鬼窟。

閿音文鄉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元和志〕閿鄉、本漢湖縣地、開皇中移湖城縣於此。今所改名閿鄉、屬陝州。〔仇注〕唐制、縣尉即少府也。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風河凍、味一作鮮魚不易得。
〔潘淳詩話〕歐公云、河豚出於黃河、惟有鯿魚、似鱠而肥短、味亦美、宋汴京亦謂之鯿魚、出黃河口。鑿冰恐侵河伯宮、饔人
受魚鮫人手。〔西征賦〕饔人縷切、鸞刀若飛。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
雪、一作素。有骨已剁觜讀如春蔥。〔説文〕觜、鴟舊頭上角也。〔今按〕觜與飛字對、當屬虛用、借言斷骨之碎、如春蔥之纖也。舊注俱非。
偏勸腹腴愧年少、軟炊香飯緑老翁。落碪何曾白紙濕、〔齊民要術〕切鱠不得洗、洗則鱠濕。放筋未覺金盤空。放筋猶言縱啖、仇解非。〔按〕將兩聯倒轉、未免妄作、集中淩亂甚多、悉原文如此、仇本改正、附識於此。
新歡便飽姜侯德、清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

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爲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眞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少府設饌當盡領長之滿贈此志感也與病後過王倚飲贈歌一篇見本卷前。起四句用反福法推得最之雖貧見設饌之情重也中八句詳敘設饌事章出色寫正以指其用心獨至無微細下無骨處也有骨已銷皆骨已無爹也如此而猶偏勸慢腴比饌之以歡飯居然視饈視彎之產禮也是以對此若烝不達之齡快當大嚼若不得饌少將安置然則美侯之用心至矣後八句遂以感佩緊馬便能見能旋於作相識之人清湯兼酒不漏貧路僻雖賤別感其情重可知此四句束上作收局可憐二句通篇結穴其敬老尊賢之心事於待我與見其員矣故後日窮途皆可不恨只今思之甚足相憶也若將中偏只作泛常饗客詩看便是瞞寂人語矣公于倚並無矣侯世當公失意時能加敬禮故可佳。

戲贈閿鄉秦少公一作府短歌 朱注少公即少府國史補張旭爲常熟尉有老父曰觀少公筆跡奇妙貴爲寶蜀之珍可證唐人稱尉爲少公也。

去年行宮當太白在鳳翔朝回君是同舍客同心不減骨肉親

每語見許文章伯今日時清兩京道東西京俱收。相逢苦覺人情好昨夜邀歡樂更無多才依舊能潦一作顛倒

結語隽多才則不堪下位矣少府乃依舊能之能字絕難。

李鄠縣丈人胡馬行 鄠縣屬長安郡有扈氏之國與扈同音。

丈人駿馬名胡騮前年避胡一作賊過金牛。蜀王記秦欲伐蜀無路遣人告蜀王曰秦有金牛其糞成金蜀王使五丁力士開山路通秦遂取其國因號其路曰金牛此指其危從明皇迴鞭卻走見天子朝飲漢水暮靈州 肅宗在彭原時先遣至靈州即靈武乃肅宗即位處此言走謁肅宗自矜胡騮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一聞說盡急難才朱注知其德之的顙 堅之驅馬皆能走於難轉益愁向駑駘輩頭上銳耳批秋竹腳下高蹄削寒玉始知神龍別有種不比俗馬空多肉洛陽大道時再清即東京累日喜得俱東行

鳳臆龍鬐一作髯一作鬣未易識 朱注五色鳳膺麟身側身注目長風生

詩當是喜得借騎而作公前往鄜州曾借進風擊於李特進蓋此老長於此也起四敘此馬舊時朝漢蓋言其進退與人事以寫馬事也次四總此盛意難木得指斜靠走靈武之事然驊騮自識其所乘者作長此此即借騎之根又次四就胡驊實寫仍以駑駘作襯後四說明本事俱東行與馬俱非與李俱也觀結聯知此詩之作在騎習既久後得其力之餘鄙見如此未審合否。

洗兵馬 原注收京後作。收京兼兩京言時事乾元二年初春九節度圍鄴未潰也

中興諸將收山東捷書夜一作日報清晝同 通鑑乾元元年十月子儀自杏園渡河至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衛州進圍之遣使告捷魯炅季廣琛崔光遠亦引兵至與子儀等會於衛慶緒來救復大破之遂拔衛州慶緒走子儀等追至鄴許叔冀董秦等皆引兵至慶緒拒戰於愁思岡又敗慶緒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祇殘與殘字同用鄴城不日得 唐書相州屬河北道天寶改鄴郡乾元改鄴城獨任朔方無限功朔方謂郭

子儀子儀官朔方節度使也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餧努委切肉蒲萄宮 漢張耳傳如以肉餧虎又匈奴傳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宮。是年八月回紇遣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僕固懷恩領之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 括地志笄頭山一名崆峒山在平涼縣西朱注肅宗自馬嵬至靈武必由崆峒及南回亦自崆峒入箋云所謂嗣君無忘在莒者也三年笛裏關山月自至德元載至是凡越三年萬國兵前草木風

成王功大心轉小 唐書廣平王俶進封楚王徙封成王按王已立爲太子句意在於紀功故稱其勳爵又廣平收復兩京後爲天下兵馬元帥今國郭相謀深古來少 朱注子儀時進中書令司徒清鑒懸明鏡 朱注李光弼光弼加檢校司徒。尚書氣與秋天杳 朱注王思禮時遷兵部尚書按史命河東李光弼澤潞王思禮二節度將所部兵助之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用張翰語南飛覺有安巢鳥一作枝用魏武詩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煙花繞鶴駕通宵鳳輦備 藝文類聚太子晉乘白鶴仙去故稱

起肅宗乾元二年至代宗大曆元年［覽年譜］乾元二年七月公棄官西客秦州十月往同谷不盈月入蜀至成都上元元年營草堂於浣花溪二年間至新津青城代宗寶應元年仍居草堂嚴武鎮成都七月送武到綿州西川徐知道反因入梓州廣德元年秋往閬州冬復回梓二年春復往閬嚴武再鎮蜀遂歸成都六月武表爲參謀工部郎永泰元年辭幕歸草堂尋南下戎州至渝至忠至雲安大曆元年至夔州居之。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 舊書成州治同谷縣［元域志］秦州西南至成州二百六十五里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一作短髮垂過一作兩耳。歲拾橡栗隨狙公。［莊子］狙公賦芧 謂畜狙之人也 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腳凍皴七倫切皮肉死。［說文］皴皮細起也 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七首皆身世亂離之感。編閱舊注疑後三首複雜不倫。杜氏連章詩最嚴章法。此歌何獨不講及反覆觀之。始歎其線絡入扣也。蓋窮老作客。乃七詩之宗旨。故以首尾兩章作關照。餘皆發源首章。條理於左。○一歌諸歌之總萃也。首句點清客字。白頭肉死。所謂通局宗旨。留在末章應之。其拾橡栗則二歌之家計也。天寒山谷則五歌之流寓也。中原無書則三歌四歌之弟妹也。歸不得則六歌之憤亂也。結獨逗一哀字。悲字則以後諸歌。不復言悲哀。而聲聲悲哀矣。故曰諸歌之總萃也。○各章結句倣此。首句定論不淺凡。

長鑱長鑱白木柄。［說文］鑱仕衫切。銳也。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精一作獨無苗山雪盛。［王彥輔］云黃獨狀如芋。黃獨遇霜雪枯無苗。［illegible］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閭一作鄰里爲我色惆悵。

二歌悲家計也。申拾橡栗。○一家倚仗於長鑱。仍復空歸。呻吟爲已。吟則轉甚。曾惻矣。劉下一靜字。愈覺四壁靜空無所有也。閭里有相賙䘏之義。故必獻家計言之。

有弟有弟在遠一作各一方。［趙曰］公四弟穎觀豐占。穎觀豐各在他郡。惟占從入蜀。後有舍弟占歸草堂詩。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鶖鶬。［陶隱居云］野鵝大於雁。謂之駕鵝。［illegible］鶖似鶴而大。好啗蛇。［楊慎曰］鶬有二種。物類相感志。鶬鴰以其色蒼故曰鶬。若江賦奇鶬九頭。此則妖鳥。別爲一種。安得送我置汝傍。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三歌悲諸弟也。申中原無書之一。○駕鵝鶖鶬是連翩飛遠之意。寫兄弟遠而已孤飛。所以興也。舊注好鳥惡鳥之別。殊屬多事。結語又翻進一層。其說各自漂流也。汝縱得歸故鄉。我竟不知何適。語更慘痛。

有妹有妹在鍾離。唐濠州今鳳陽府。良人早歿諸孤癡。［公詩］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至德初則良人未歿也。良人歿未十年。別已十年也。長淮浪高蛟龍怒。濠在淮南。十年不見來何時。一作遲。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一作竹林非爲我啼清晝。

四歌悲寡妹也。申中原無書之二。○滿眼上著一箭字。寫想路艱難。結語下一啼字。醒切兒女子態。音是憶妹不得移之憶弟矣。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一作狐跳梁黃狐立。我生何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五歌悲流寓也。申天寒山谷。舊注泛言。不切同谷。非也。七詩總是治身寫客。上四皆是谷中景。活流離慘怛人語語恰好。切合流寓。古曰招魂。今曰魂招不來。翻用更深。

南有龍兮在山湫。［王洙］傳贊同谷萬丈潭有龍。按公有萬丈潭詩。古木龍嵸枝相樛。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抱朴子］蝮蛇中人。至急割創肉投地。其肉沸如火炙。須臾焦盡。人得活也。我行怪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一云怨遲遲。溪壑爲我迴春姿。

六歌悲值亂也申歸不得。偽蘇注以龍喻明皇在南內輔議非之謂咏龍丈遭之龍恐指韋姓玄甫父子國爲不倫泛咏龍湫更沒交涉七歌總是身世之感何容無從世一詩值亂乃作客之由也不敢斥言五句故借南湫之龍寓之龍在山湫君出西厄運也後探龍蛇干戈森擾也蝮蛇東來叛賊寇偪也我實故出所以遠避也欲斬且休力不能殄也是皆歸不得之故也各首點何多淒悲此將古漢發迴秦寫職亂亂指望太平也如此看無一語落空矣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十一作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生舊相識晚亦有舊交寓同谷者晚年長沙送李十一銜云與子避地西康州亦誤西康即同谷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七歌仿杖到窮老作客之感與首章白頭亂髮垂過肉死相呼應是爲收結之體結語有汲汲顧影之意公時年四十八矣然百易老無復出頭之望矣。亦是樂府遺音兼取九歌四愁十八拍諸調而變化出之遂成杜氏創體文文山嘗擬之

成都以後詩

杜鵑行 華陽國志蜀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號曰望帝更名蒲卑成都記望帝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上元元年至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華陽風俗錄杜鵑大如鵲而羽烏聲哀而吻有血寄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一作爲哺雛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群鳥爲飼之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竄伏深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其聲哀痛口流血所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何所無重句一本無豈憶當殿羣臣趨

鵑注上元元年七月李輔國遷上皇於西內高力士及舊宮人皆不得留居如仙媛於歸州出玉眞公主居玉眞觀上皇不懌寢成疾錢箋謂此也愚按此說信非特合當日情詞後傷之旨也本編入二年非也起四提清眼目正其名亢中八句物發難推其隱微結四復空寄悔嘆其哀痛但只在蜀言蜀就鵑言鵑故曰蜀天子疑似之辭也曰四月五月爲七月諱也曰羞帶羽翮明爲鳥言非也有所爲也直至萬事反覆亦復含而不露文人曉此可以免於詩禍矣

又一首 集外詩又文苑英華刻司空曙注云又見杜甫集

古時杜宇稱望帝魂作杜鵑何微細跳枝竄葉樹木中搶佯瞥捩雌隨雄毛衣慘黑貌自一作憔悴衆鳥安肯相尊崇隳形不敢栖華屋短翮惟願巢深叢穿皮啄朽觜欲禿苦饑始得食一蟲誰言養雛不自哺此語亦足爲愚蒙聲音咽咽如有謂號啼略與嬰兒同口乾垂血轉迫促似欲上訴於蒼穹蜀人聞之皆起立至今相效傳微風迴知變化不可窮豈思昔日居深宮嬪嬙一作妃左右如花紅

於蜀既有前首於夔又有五字一首此篇必非杜作題同而傳訛也。筆亦高老而稍似韓杜

戲韋偃爲雙松圖歌 朱景玄畫斷韋偃京兆人寓居於蜀張彥遠名畫記偃作鶠

天下幾人畫古松畢宏已老韋偃少圖畫見聞記畢宏天寶中御史善畫古松後見張璪於是閣筆。名畫記天寶間爲給事中樹木改步變古自宏始也絕筆長風起纖末滿堂動色嗟神妙兩株慘裂苔蘚皮屈鐵交錯迴高枝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龐眉皓首無住著偏袒右肩露雙腳葉裏松子僧前落名畫記韋鶠工山水高僧奇士老松異石風格高然韋侯韋侯數相見我有一匹好東絹唐有吾蓄舊絹蒙閬東之妙蔣綿擬其卷頭又唐書東川陵州土貢綾絹重之不滅錦繡段已令拂拭光凌亂請公放筆爲直幹

首四句總贊之次四句細摹其狀裂皮同枝寫出體幹白摧寫枯梗拗折處黑入寫壓鬱深處又次四句點綴法無住著神理都現僧前落空寂蕭疏末五句於請題處詩結法又出一奇與心手妙處恰不謂矣同一意境益傾倒之極也舊注認爲作索畫解便癡

題壁上韋偃畫馬歌 畫斷韋偃常以越筆點簇鞍馬千變萬態其小者或頭一點或尾一抹巧妙精奇韓幹之匹也

韋侯別我有所適，知我憐渠（一作君）畫無敵。戲（一作試）拈禿筆掃驊騮，欻見騏驎出東壁。一匹齕草一匹嘶，坐看千里當霜蹄。時危安得真致此，與人同生亦同死。

仇云：韋將遠行，留贈也。愚按：上兩聯逆入得勢。一匹二句簡括。如飛結聯，見公本色。

戲題王宰畫山水圖歌（張彥遠名畫記：王宰，蜀中人，多畫蜀山，玲瓏嵌空，巉嵯巧峭。）

十日畫一水，五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跡。壯哉崑崙方壺（一作丈）圖（崑崙在西極，方壺在海東。拾遺記：三壺，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二曰蓬壺，則蓬萊；三曰瀛壺，則瀛洲。形如壺器。），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東（山海經注：長沙巴陵縣西有洞庭陂，潛伏通江。唐書：日本國者，倭國之別種也。），赤岸水與銀河通（舊引南兗州記：瓜步山東五里有赤岸山，南臨江中。然赤岸不必實指所在。），中有雲氣隨飛龍。舟人漁子入浦漵，山木盡亞洪濤風。尤工遠勢古莫比，咫尺應須論（一作千）萬里。焉得并州快剪刀，剪取吳淞（一作松）半江水（吳淞屬貢三江之一）。

首六句出題，高則若自高，故先推許。著落圖名，得郤上流法。中五句敍畫正文，辭上所謂壯哉，下所謂遠勢也。本寫水，故兼帶風勢，筆墨生動。末四咏歎，以東西南北字襯出，惜不得將來之辭，言此非復畫中之水，直是真得吳淞之水，詩至此，亦化作煙波一片矣。

丈人山（御覽：五嶽經云：黃帝遍歷五嶽，封青城山為五嶽丈人。一名赤城，為第五大洞寶仙九室之天。○乾元二年至青城作。）

自為青城客，不唾青城地（智度論：老人入寺，晚當歌唄讚歎，不唾僧地。）。為愛丈人山，丹梯近幽意。丈人祠西佳氣濃，緣雲擬住最高峰。掃除白髮黃精在，君看他時冰雪容（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肌膚若冰雪。）。

因登覽而明棲託也。起筆尚在題前，先著不唾字，神已注入仙都。結作鍊仙語，而帶詼諧出之，趣甚。

柟樹為風雨所拔歎（自青城還成都草堂作。）

倚江柟樹草堂前，故（一作古）老相傳二百年。誅茅卜居總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浦上童童一青蓋（一作車）。野客頻留懼雪霜，行人不過聽竽籟（一作不過）。虎倒龍顛委榛棘（一作荊），淚痕血點垂胸臆。我有新詩何處吟，草堂自此無顏色。

大段前八敘事，後八歎詞。析之則每四句轉意。起四言草堂託庇，是追敘未拔前。次四言危運忽來，是拔去正面。猶力爭，壯其節也；豈天意，非其罪也。又次四回思嘉蔭，依然配首段。兩切巴寫，兩推開寫。末四深痛摧殘失色，配次段。虎倒龍顛，英雄失路；淚痕血點，人樹兼悲；無顏色，欲應老拙歎耶，自歎耶。殷仲文有言：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度江灑（一作滿）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沉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如字）臥踏裏裂。牀牀（一作牀頭）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溼何由徹（注切）。（徹，曉也。）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一作壞）受凍死亦足。

依仇本截起五句完題，筆亦如飄風之來，疾捲了當。南郁五句，述初破不可耐之狀，筆力恣橫。單句縮住，黯然。戛頂八句，述破後拉雜事，停風接雨，忽變一境，滿眼

墨漫筆筆宮生首綴衰亂又帶入平時苦難令此夜微曉加倍頎難末五句劃出奇情作鰞尾屬角之勢宋儒曰包與爲儀吾則曰狂素本色結仍一筆兜轉又復飄忽如風。○料對蜀收鼓笙牙犀爲寄意發從被後追美其功而惜之此從被後究極其苦而矯之不可輕輕

石笋行［風俗通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爲天地之堆以鎮海眼動則洪濤大濫杜田云在成都西門外二株雙蹲一南一北北笋長一丈六尺圍九尺五寸南笋長一丈三尺圍一丈二尺］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一統志成都府秦置蜀郡漢武帝置益州］陌上石笋雙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食［蝕通］盡波濤痕。雨多往往得瑟瑟［博雅瑟瑟碧珠］，此事恍惚難明論。［也成都記石笋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黃如粟亦有細孔可以貫絲］恐是昔時卿相墓［一作冢］，立石爲表今仍存。［華陽國志五丁力士能移蜀萬鈞每王薨輒立大石爲誌今石笋是也號曰笋里］惜哉俗態好蒙蔽，亦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駿奔。［張衡賦縣方跋涉駿奔來臻］安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

石笋石犀爲蜀郡淫雨江泛而作也。考舊書上元二年七月霖雨至八月灌口損戶口。詩是其時作。○八句叙古來四句一諦之眼。謂石笋傳是海眼定能鎮壓水患矣何乃本身苔蘚蝕爲波濤所蝕從瑟瑟小玩以媚世眼而雨多泛溢水患如故則海眼之說恍惚難明矣。正與後幅蒙蔽呼應。恐是二句借華陽志語作一波折也。後八從俗態生意俗態蒙蔽相傳之人蒙蔽以下仍指石笋。言俗人好延尊喜此輩之巧爲蒙蔽者不知石笋本鎮海之名特如媚嬖小臣政隳不知厚恩空受名負虛浪具恐後人猶奔走而承奉之不如拔擲之爲快也。○舊解都將本旨拋荒徒以親賢蔽主之說支離比附已是喧客奪主至謂以惜哉四句譏傳說之人則所云蒙蔽者未是石笋也。忽又移入世人而反以石笋比至尊前後齟齬兩岐今讀者轉益昏惑轉入雲霧

石犀行［華陽國志李冰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全蜀志五石犀今一在府寺西南聖壽寺有龍淵以此鎮之一在府城中衛金花橋］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爲蜀郡太守］，刻石立作三［三字乃五字之訛下同］犀牛。自古雖有厭勝法，天生江水須［一作向］東流。蜀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華陽國志張儀築成都城屢頹不立忽有大龜旋走巫言依龜行處築之得堅城西南樓名張儀樓］今年灌口損戶口［元和志漢文翁穿湔江灌溉故以灌口名山投今灌縣在成都北］，此事或恐爲神羞。終藉隄防出衆力，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缺訛只與長川逝。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一作波］濤恣凋瘵。［叶祭○海賦天綱浡潏爲凋爲瘵浡潏浩汗萬里無際］安得壯士提天綱，再平水土犀奔忙。

就轉韻處石笋以無實指名立論石犀以厭勝不正立論此章明點灌口損戶口○自古二句提破立論之旨蜀人四句見厭勝之不驗終藉四句見正道之勝邪此八句雖貼石犀卻是斷論事理嗟爾以下纔是直斥石犀而又歸到元氣調和乃爲探本之論從天綱引調元氣也正道伸而邪氣自屏矣此前篇擲天外更上一層觀此詩調氣提綱等語鑿鑿從實指何人以與朝局紐合則前詩刺李之說其非本旨益信。○石笋石犀亦復何罪特文章家假象立言耳說者必將兩頤搜剔根株豈非鑿說。○二詩篇末必欲與杜鵑行連編一例乃讀書者牽強附會曲說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一云即今年纔五六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強將笑語供主人。［黃鶴多方攷核謂主人是成都尹李若幽崔光遠輩愚按公在成都與李崔曾無往還之文何得謾派且此詩[illegible]之蜀州之新津之青城[illegible]嘗簡彭州高適[illegible]所往[illegible]人[illegible]笑語[illegible]閑枉矣］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孫莘語悲生涯一篇之主。起四句追憶少時若將索食於庭樹者結四趣偏值缺飯偏嗥然向索。

徐卿二子歌［公有詩徐卿覓果栽絕句見六之下或即其人］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

抱送（仇云：孔釋正進其夢）並是天上麒麟兒。（陳書：徐陵母夢五色雲化爲鳳，集左肩，已而生陵焉。年數歲，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大兒九齡色清澈，秋水爲神玉爲骨。小兒五歲氣食牛，（尸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滿堂賓客皆回頭。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袞袞生公侯。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此下一有異時二字）名位豈肯卑微休。

體涉蹇驢。申涵光曰：此等題雖老杜亦不能佳。

戲作花卿歌（舊唐書肅宗紀：上元二年四月，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襲東川節度使李奐於綿州，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爲龍安府，置百官。五月，成都尹崔光遠率將花驚定攻拔綿州，斬子璋。）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鶻風火生，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著柘黃，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章（史作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李侯重（平聲）有此節度，（宋注：奐領東川，以亂奔成都，及平復之鎮。）人道我卿絕代（一作世）無。既稱絕代無天子，何不喚取守東都。（東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舊書高適傳：花驚定恃勇，既誅子璋，大掠。）

前解敘述，後解賞嘆，本皆贊詞也。然前敘平亂，自有一種剽悍之氣躍見出來；後言髑髏擲還，重有節度，功已烈矣，而氣貶激暇，擧亦假託慈語，亦於言外見非重用之意。即贊爲貶，使筆如駿難之屏。○酒體魔辣。髑髏二句精采。唐詩紀事有瘧癘之說，理或然也。

大麥行（入寶應元年）

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舊書：梁州都督梁洋集壁四州屬山南西道，宋志今當梁漢中二府地。）問誰腰鐮胡與羌。（唐會要：項黨上元二年，党項羌與渾奴剌連和，寇鳳州，明年又攻梁州，進寇奉天。又代宗紀：寶應元年，吐蕃陷秦成等州。）豈無蜀兵三千人，部（一作等）領辛苦江山長。（朱注：是調發蜀兵策應山南者。）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

大麥行，大麥謠也，蜀言乎謠也，代爲遺調者之言也。漢桓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今借蜀兵之口，反其意而歎之。謂梁州之民被寇流亡，諸羌因糧於野，客兵難與爭鋒，過去而歸耳。刺忘播傷兵哉。言外無窮情切。仇氏誤認託身歸鄉爲自欲避之，了無意味。且公在蜀中，與梁州風馬牛不相及。

觀打魚歌（綿州詩）

綿州江水之東津，魴魚鱍鱍色勝銀。（陸璣疏：魴魚廣而薄，肥恬而少肉。）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一作西）風颯颯吹沙塵。饔子左右揮霜刀，（西征賦：饔人縷切，鑾刀若飛。）鱠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不足憶，（一作惜。錢箋：詩義疏：鱮似魴而大頭，里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徐州人謂之鰱，禿尾殆指此也。）漢陰槎頭遠遁逃。（襄陽耆舊傳：漢水中出鯿魚，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因謂之槎頭縮項鯿。）魴魚肥美知第一，（洛陽伽藍記：洛鯉伊魴，貴于牛羊。）既飽歡娛亦蕭瑟。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此詩從來誤會，以魴爲鱠，且須霜刀割鬐，幾令人不可解，更使篇末數語索然。今詳玩詩意，乃知作鱠者謂赤鯉，魴其陪襯也。○前八句敘打魚事，鯉魴數百，皆衆魚常材耳，赤鯉騰出，特筆以表之，乃是主句。鯉躍隱居所謂魚之能神變者，鯉爲人得，蛟龍惡之，故怒而鼓風。二句爲赤鯉分外增勢。後八句誌食鱠事。鱠鯉堆盤，當厭飫之時，無復采羅焉，況云多戕物命乎。不見赤鯉就烹，朝來之若若是乎。此必因主人盛誇魴美而發之。主人見下章。黃生曰：必綿州杜使君。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清晨集，設網提綱萬（一作取）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一作紀）半死半生猶戢戢。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強（一作倔強）泥沙（一云沙頭）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

部曲尚有逃亂，老至秋始定耶。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鶴云：攷新舊史、會要、寶書，無檢察使，恐誤。按此必非常設之官，時西川有備蕃寶，稱特命檢察，即謂之檢察使耳。）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年未三十忠義俱。骨鯁絕代無。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置在迎風露寒（舊作寒露）之玉壺。（西京賦：舊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此意合。）蔗漿歸廚金盌凍。洗滌煩熱足以寧君軀。政用疎通合典則。戚聯豪貴耽文儒。兵革（一作甲兵）未息人未蘇。天子亦念西南隅。吐蕃憑陵氣頗麤。竇氏檢察應時須。（樊作才俱雜）運糧繩橋壯士喜。（元和志：繩橋在茂州汶川縣西北，架大江水，篾笮四條，以葛藤緯絡，布板其上，從風搖動，而從固有餘。）斬木火井窮猿呼。（蜀都賦注：火井先以家火投之，須臾隆出，以竹筒盛其光而無炭，還煮井水，斛得四五斗鹽。邛州有火井，在蜀西境。）八州刺史思一戰。（舊書：西川節度使統松維黎雅邛茂八州兵馬。公兩川說：八州歸心於其世襲刺史。）三城守邊卻可圖。（唐通鑑：論西山三城列戍，謂平戎以西數城，皆窮山之巓，蹊隧險絕，運糧束馬之路，坐甲無人之境。按其地今為威保松潘等處。即唐史廣德初吐蕃所陷之松維保三州也。州陷即在明年。三城戍當在其處。蔡注以保為姚，姚在瀘水之南，與蕃無涉。王宋注以彭州羊灌田朗寧等三守捉城當之，彭去成都僅百里，蕃馬之所不及，當時未必於此專設重戍，與高適所論尤為風馬也。若所云守捉城，則西川諸州在在有之，如嶲州守捉三，維州守捉九，姚州守捉二，其餘鎮城各州更多寡不均。朱氏於唐書劍南道首見彭州之三守捉，即引為證，不會檢及以後諸州，亦見疏略矣。）此行入奏計未小。密奉聖旨恩宜殊。繡衣春當霄漢立綵服。日向庭闈趨。（樊本此下有閨濟人所仰，千騎正時須二句。）省郎京尹必俯拾。（京尹即謂成都尹。成都時號南京，故其增秩也。蓋解京尹爲翰領，與下文不粘。）江花未落還成都。（複句）江花未落還成都。（一無此）肯訪浣花老翁無。爲君酤酒滿眼酤。（二句一作攜酒肯訪浣花老，爲君著杉將髯雞，猶言偉事說也。）與奴白飯馬青芻。（無此句）

實義：公於嚴公幕南事務事，於選薦公，潛以此詩當是嚴武合遷歸作，若嚴在公必不以鎮蜀視竇也。公時在梓州，實此歸而相值耳。舊編失之。首段從侍御領起，侍御諫職也，即借官職空中作意，美其能輝君德。兩中段之克供使事已隱動矣。中段詳叙使蜀檢察之事，從入奏落出還朝，以清題眼。末段寫到入奏以後，祝其來鎮兩川而已亦得與之周旋也。○驥子鳳雛起法精警。竇之父方官於朝也，爲後綵服伏脈。寶驥切侍御，爲本段主句。冰置玉壺，蔗歸金盌，杜臆所謂清心冷面人方能直言時務，是以制强寇而釋主憂也。疏通合典，從括苑官豪貴，就衍後文謀。二句陡然分提下兩段。兵革二句提筆役實，是時松維保三州雖未陷而地逼吐蕃，故特將憂愆於三城設戍，竇之奉使檢察，正爲此也。輸餉度材，激守臣警戒備，皆其實事。此行入奏，點題聖旨恩殊起下。繡衣至末八句，除謾筆紙七句，卻設七件事。目承恩而歸蜀，而訪舊，以點綵衣了侍御，綠服應爲首。江花未落，指以來春復蜀，就訪浣花實來，則可以還歸草堂相訪，庶不復在梓也。爲君酤詩已竟，兼及奴馬，殊厚趣甚。

相從（疑當作逢）行贈嚴二別駕

（一云嚴別駕相逢歌。○鶴曰：諸本題下並注云：時方經崔旰之亂。鶴曰：崔旰亂在永泰元年，公已在雲安，此是徐知道之亂耳。）

我行入東川。（元和志：梓州，今爲東川節度治所。）十步一迴首。成都亂罷氣蕭索。（一作颯。○通鑑：寶應元年七月，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八月爲其將李知厚所殺，劍南悉平。）浣花草堂亦何有。梓中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舊注：別駕古稱從事。嚴梓州人，即爲本州別駕也。）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騾粟。（螺，舊作粟。宋注：青騾粟，即與奴白飯馬青芻意。）紫衣將炙緋衣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後漢書：陳重與雷義爲友，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眞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體（一作軀）交態同悠悠。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如讀此詩，所謂久客當人情者此也。起四反勢。中段上六下八，鋪陳之屬，顧盼歡然，不分兩層，總見傾倒之至。後四感歎作結。）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泛江

（有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詩，見三之三。○通泉，梓屬邑。）

花錦石誰能一作復數別家三月一得書避地何時免愁苦。

上四歸途所值，下言所以歸之故。○歸梓在冬，此云秋花者，來時曾見，歸路已無從又往來每多靳感，公是時則喜而不暇數其枯落者異處也。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叶篤。日暮東臨大江哭。江指嘉陵涪江之屬。隴右河源不種田，通鑑：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長安。[illegible] 胡騎羌兵入巴蜀。是年十二月，吐蕃陷松維保三州。[illegible] 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鶖後鴻一作黃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叶蘇六切。

亦是秦蜀避難時作者，與前篇筆意略同。

冬狩行

原注：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史留後東川。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清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廻蒼穹。幕前生致九青兕，爾雅注：郭璞曰兕一角，青色，重千斤。駝䭸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左傳童謠曰鸜之鵒之 [illegible] 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為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illegible] 使君五馬一馬驄。注 [illegible] 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為我迴轡擒西戎。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十月吐蕃陷京，帝幸陝州。朝廷雖無幽王禍，[illegible] 殺幽王於驪山之下。得不哀痛塵再蒙。[illegible]

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illegible]

桃竹杖引贈章留後

[illegible]

江心蟠石生桃竹，蒼波噴浸尺度足。斬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叶篤。梓潼使君開一束，鶴注：梓州梓潼郡 [illegible] 滿堂賓客皆歎息。叶蘇六切。憐我老病贈兩莖，出入爪甲鏗有聲。老夫復欲東南征，乘濤鼓枻白帝城。下峽路幽。路幽必為鬼神奪，拔劒或與蛟龍爭。重為告曰：杖兮杖兮，爾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見水踴躍學變化為龍。神仙傳：費長房騎以一竹杖，與之長房，[illegible] 使我不得爾之扶持，滅跡於君山湖上之青峯。博物志：君山洞庭湖山也，帝之二女居之，曰湘夫人。噫，風塵澒洞兮豺虎齩人，忽失雙杖兮吾將曷從。

前篇兩韻一原杖，一感贈，皆屬叙事。後段借告杖以告章人，知後段之奇而不知其根已伏於 [illegible]

憶昔二首

舊編嚴武幕中，非當屬吐蕃陷京後代宗復國時作，蓋在廣德二年之春，時還在閬。

憶昔先皇巡朔方，肅宗。千乘萬騎入咸陽。肅宗還京。陰山驕子汗血馬，[illegible] 長驅東胡胡走藏。回紇助討安慶緒，收復兩京。鄴城反

覆不足怪。九廟[illegible]鄴師潰東京[illegible]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illegible]輔國閑廄馬家小兒[illegible]知書詩爲僕張后不樂上爲忙。謂良娣[illegible]張后[illegible]輔國持權禁中帝無如之何 至今今上事高力士

猶撥亂勞身焦思補四方。代宗初僕固懷恩破史朝義克東京河北諸將皆降 我昔近侍叨奉引。肅宗至德二載公爲拾遺 出兵整肅不可當。時代宗以廣平王爲太子拜爲唐制拾遺扈從奉

留猛士守未央。代宗初程元振用事關中百姓天下兵馬元帥督諸兵事 致使岐雍防西羌犬車駕幸陝朝廷之上遂致其閬

戎直來坐御床。廣德元年十月吐蕃入長安高暉立李承宏爲帝史家大書之輔臣坐御床手握地爲犬戎所 百官

跣足隨天王。帝出奔陝 願見北地傅介子。漢書傅介子北地人以持節使老樓蘭斬其王首封義陽侯

儒不用尚書郎。宋蘭行欲與朱簡以資不用尚書郎舊注稱嚴武表爲工部郎誤

首章悲慨肅宗昵御以及代宗之業廢其中關目在肅宗則以輔國張后之盛致師潰鄴城遺憂世在代宗則不能備擊前車信任程元振寮禁旅而忽邊防致宗社再傾身羈殿先皇其將鑒今日其覆轍此嘆感之旨切矣結仍作望詞老儒自謂不用尚書郎只是使成語言尚得珍寇再興羅斎老亦足

讀杜心解 卷二之二 七古 九 六六 寧我齋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一作狼 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柳芳唐曆開元季年天下雄富京師米價斛不盈二百絹亦如之東由汴宋西歷岐鳳夾路列店陳酒饌待客行人萬里不持寸刃 宮中聖人奏雲門。周禮天司樂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 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安史所燬 宗廟新除狐兔穴。實錄吐蕃陷京師十五日乃走 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一作憶 蒙祿秩。公別馬巴州詩自注云時甫除京兆功曹知是代宗初復圖。周宣中興望我皇。灑淚一作血 江漢身衰疾。嘉陵江兼有江漢之名在閬州無疑若嚴幕則有成都有江無漢也。

前章戒詞此章祝詞述開元之民風國勢津津不容於口全爲後幅想望中興根子也。前說開元豈闕四句直敍目下中間隔一大段時光故用傷心二句搭連之意以其間亂離之事不忍再提但追述盛事以冀今之克還其舊耳。二詩約入嚴武幕中殊爲不類蓋爲尚書郎三字所誤也。

閬山歌

閬州城東靈一作雲 山白。唐書閬州閬中縣有靈山又 閬州城北玉臺碧。輿地紀勝玉臺山在閬州城北地圖晉蜀王鼈靈登此因名 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一作非已 崩石。那知根無鬼神。會一作巳 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鬭且未歸。應結茅齋著一作看 青壁。

二歌誌閬中之勝亦聊爲不歸者解嘲耳。起雜提明山字松雲江石美其景物寫得玲瓏那知其形勢結語歎其仙境可隱非眞欲結茅也。松雲寫得嵩華相形恰與中原未歸合縫。

閬水歌

讀杜心解 卷二之二 七古 十 七十三 寧我齋

嘉陵江色一作水 何所似。寰宇記嘉陵水一名西漢水地圖源出秦州嘉陵谷因名經閬中卽閬水又曰渝水 石黛碧玉相因依。六書故黛青黑色用爲畫者黑書書畫連 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雞一作鳥 銜魚來去飛。宋注閬中士云水雞狀如雉雞短尾好宿水田中今川人呼爲水雞公 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天下稀。樓鑰曰嘉陵江至閬州西北折而南而東而北城三面皆水故曰閬中城南正當佳處對面卽錦屏山焉忠恕記云有五城十二樓之勝槩

首句擬次句答石黛碧玉寫水正筆已竟日出春歸從寫出色處寫出水鳥加雜又從點綴處寫都是烘染法結有贊不容口之致。○若愛閬中二句似詞曲歌謠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下五字諸本作小注。○名畫記曹霸髦之後髦畫稱於魏代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衞將軍。○後還成都詩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一作非 已矣。文彩風流今一作猶 尚存。學書初學衞夫人。張懷瓘書斷衞夫人名鑠字茂

乃專以西遷矣。書王程王自此歸而上昇，以比肅宗之升遐也。無復射蛟江水中。（漢武紀：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舊書：明皇嘗至金粟山，見金粟山岡有龍盤虎踞之勢，曰吾千秋萬歲後葬此。韓愈詩：遲遲先首葬焉。）龍媒去盡鳥呼風。（漢書天馬歌：天馬來，龍之媒。）

中間九馬是主，前後照應結尾陪。○此篇馬詩又出一奇，奇不在九馬正寫，奇在前後襯託。白、新豐宮兩段烘托出色，前以孟事烘託，用意近而遠，前將軍紀事也，後以衰氣烘託，用意遠而近，乃先朝舊馬也。○起四句提曹霸，入句言皇情好畫，曹臣爭效，此以將軍所畫他馬作襯，以一匹襯九匹，是少襯多，責成屏障，從起下。首日十四句，乃本題九馬圖正文，另敘兩匹，溝岩七匹，然末九匹，極錯綜中卻極整齊。翻等草亂不漏，末八句言昔畫猶存，而實馬無，此以先朝已往之馬作襯，以三萬匹襯九匹，是多襯少。○張溍曰：杜詩詠物，必及時事，故能淋漓頓挫，感慨身世，興亡盛衰時，據事，惟其胸中有浪息，以言中有物。

莫相疑行（舊編永泰元年。鶴編武幕罷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天寶十載，公年四十，進三大禮賦，命待制集賢院。）自怪一日聲烜（一作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李華中書政事堂記：武德以來，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乃遷政事堂於中書省。）往時文彩動人主，此（一作今）日饑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一作末）年少，當面輸（一作論）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一作莫）爭好惡（一作如）莫相疑。

公在幕，時見疑，公詩云平地專欹倒，分曹失異同，則知幕府之忌非一人。以同列兒輩，此詩所為作也。此詩題目與同，蓋漠公不勝悲憤，於篇尾流露其意。○不爭好惡，猶言不與較，蓋謂高低也。原註讀去聲，詩氣不斷。

赤霄行

孔雀未知牛有角，（叶谷）渴飲寒泉逢觝觸。赤霄玄圃須往來，翠尾金花不辭辱。（博雅：博物志孔雀尾多變色，或金或翠。鸞鳳無定人，採其尾有金翠。）江中淘河嚇飛燕，（爾雅：鵜鶘也，注如鶚也，好入水食魚，俗呼為淘河。莊子：鴟得腐鼠，鵷雛過之，仰而視之曰嚇。）銜泥卻落羞華屋。皇孫猶曾蓮勺困，（漢宣帝紀：帝初為皇曾孫，喜游俠，常困於蓮勺鹵中。）衛（朱注云當作衛）莊見貶傷其足。（左傳：齊靈公刖鮑牽。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注：葵傾葉向日，以蔽其根。）老翁慎莫怪少年，葛亮貴和書有篇。（諸葛亮傳：亮集目錄凡二十四篇，貴和第十一。）丈夫垂名動萬年，記憶細故非高賢。

此與莫相疑同旨。蓮勺四喻，兩以物，兩以古語付之。不復記憶，絕高。○孔雀比飛燕，略參差有致，燕被嚇而泥落，不得上巢，故曰羞華屋。○二詩中多名語，徵文獻也。

蘊藉

狂（一作短）歌行贈四兄（是客云：公諸弟見於詩者不一，此兄又其諸從也。○集外詩。）

與兄行年校一歲，賢者是兄愚者是（一作弟）。兄將富貴等浮雲，弟竊（一作切）功名好權勢。長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鞴馬聽晨雞。公卿朱門未開鎖，我曹已到肩相齊。（說文：鞴，車駕具也。）吾兄睡穩方舒膝，不襪不巾踏曉日。男啼女哭莫我知，身上須繒腹中實。今年思我來嘉州，（唐書：嘉州屬劍南道，今為嘉定州，在成都南。公時去蜀而暫留於此也。）嘉州酒重（一作香）花繞（一作滿）樓。樓頭吃酒樓下臥，長歌短詠（一作詞）迭（一作還）相酬。四時八節還拘禮，女拜弟妻男拜弟。幅巾鞶帶不掛身，（通典：漢末王公名士以幅巾為雅。說文：鞶，大帶也。）頭脂足垢何曾洗。吾兄吾兄巢許倫，一生喜怒長任真。日斜枕肘寢已熟，啾啾唧唧為何人。

此係去成都以後詩，公留嘉非久，而四兄乃適來會者，必其於成都相值，公已往而追及也。首四句，先領出彼此性格；次八句，追敘在長安時彼此行徑，用分寫；又次八句，正敘此日嘉州，設此情景，用合寫；末四句，彼此詠歎作結。○曰我曹，我曹獻苦之甚；曰吾兄吾兄，健羨之甚。一忙一閒，一苦一樂，旁人對之，不覺內愧。○有少陵筆力，方許使常談。

青絲（在雲安秋晝作）

青絲白馬誰家子。（以侯景比懷恩）麤豪且逐風塵起。（唐書：廣德二年，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永泰元年九月，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剌俱入寇。）不聞漢主放妃嬪，（朱注：不聞[illegible]）近靜潼關掃蜂蟻。殿前兵馬破汝時，十月即為齏粉期。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仇云：上初[illegible]朝又下詔褒其功[illegible]以但當[illegible]）

[illegible]

引水（[illegible]竹引山泉而飲[illegible]）

月峽瞿唐雲作頂，（明月峽在[illegible]）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移居心力省。（[illegible]魚復縣）白帝城西萬竹蟠，（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首句月峽瞿唐連用，乃泛舉[illegible]夔州之地而言[illegible]何直[illegible]

讀杜心解　卷二之二　七古　寧我齋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長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十猶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出井此溪女）面粧首飾雜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方輿勝覽：歸州東北四十里有昭君村[illegible]）

起四句傷老女之失時，在題前。次四句指出峽中土風是點題。此卻就諸未嫁者至老四句，復承無夫者言，就進射利之苦[illegible]。後四句仇氏所謂形容其困悴而為惻惜之詞也。不必分段[illegible]。峽女多勞苦，就中且有老而未嫁者，故為中述風土處，則統言而前後則謂無夫者亦不免[illegible]之也。若認十有八九皆無夫之女，則疑埋矣。

最能行（劉須溪云：最能，水手之稱）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杜田補遺：艓，小舟名。）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柁入波濤，撇漩捎濆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水經注：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唐漫天虎鬚怒，（一統志：瞿唐峽[illegible]）歸州長年與最能。（一作行。）此鄉之人器量窄，誤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士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水經注：秭歸縣北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今曰樂平里。）

起四句先提出峽中風氣。公門謂文章學宦之門。富豪句是陪筆。小兒四句申言[illegible]。後四句因其見小而斷特致微諷之語也。競南風者[illegible]北方文物冠裳之客也。解者以為[illegible]此二詩，公初至夔州見其習俗而作。

讀杜心解　卷二之二　七古　寧我齋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遁逃，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淨，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五原亦無事，（朱注：崆峒有三，此指在平涼者。五原今榆林地。）北庭數

有關中使。（通鑑：北庭節度統瀚海天山伊吾三軍，屯伊西北庭二州……使戒使通好於彼也。二句兼言吐谷渾黨項等。）似聞贊普更求親。（生晉注：君長曰贊普。）甥舅和好應難棄。（唐初有文成金城兩公主降吐蕃。朱注：唐書永泰元年十月，郭子儀與回紇約擊退吐蕃，時僕固名臣及黨項帥皆來降。大曆元年，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此詩蓋記其事。）

古柏行（夔州十絕句：武侯祠堂不可忘，中有松柏參天長。即指此。）

孔明廟前（一作廟前）有老柏，柯如青銅根如石。霜（一作蒼）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一作日）出寒通雪山白。（雪山在成都西。）憶昨路繞錦亭東，（錦亭即成都城。）先主武侯同閟宮。（成都記：先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廟前有大柏，相傳孔明手植。）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記：如松柏之有心也。）香葉終經宿鸞鳳。（謝承後漢書：方儲……）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松柏變為志士，棲其上。）

首段用直把法，是賦柏正文。……君臣二句，已逗著末段。……寒通雪山，恰好引出成都。……末段……[illegible]

計四十四首

道三年未曾語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已醜明月無瑕豈容易（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紫氣鬱鬱猶衝斗（借劍氣擬珠光於豐城為切）時危可仗眞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領山南（舊書山南西道有梁州[illegible]）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高山之外皆培塿用為羲和天為成用平水土地為厚王也論道與江湖李也疑（一作凝）者非承曠前後（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先為星辰終不滅（莊子傅說比於列星）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長迴首（帝王世紀黃帝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

謂詩意為鄧姓王李友貧苦志嘗見棄於妻俗人或有謂之者故作此以破俗惑題曰可歎非以夫婦乖違而歎亦非以懷才不用而歎乃歎其見毀衆口耳主意本為王而發而王為孫章守李勉之部民人多醜之太守獨引而親之此其有特達之識者故後半美王生兼美太守以謂二人之才皆可為良相其言不無過當然公之識鑒蓋超流俗矣○此興起驟忽無一不有三字已暗逗作詩大意見人生異變不足觀也次書四句點見棄於妻事書四句表其經明行修窮而得遇為王生卓獨為也孫章八句表太守之特識又為王生解棄妻也三年閉口堅操可知就在歎言太守既得之耳隨言見更不以妻棄之嫌而疑其有遺行矣無如人生不幸反覆至此看昔久已醜之此句為作詩之由然明珠豈盡無瑕英氣自不可磨無容苛求實也此二句為作詩本旨局至此已竟以下王李合贊乃一派虛機直說到可當大任皇古軒相且引為徒此餘波之餘波也此段一氣讀分斷

君不見簡蘇徯

君不見道邊廢棄池君不見前者摧折桐百年死樹中琴瑟（異苑[illegible]所從青桐上有歎語之聲[illegible]其樹自立又聞歎聲曰此樹今更生平以為琴瑟事始定）一斛舊水藏蛟龍丈夫蓋棺事始定君今幸未成老翁何恨憔悴在山中深山窮谷不可處霹靂魍魎兼狂風

蘇溪公故人子也此見勸年少人語始終寓勉勵意

李潮八分小篆歌（周越書苑李潮善小篆師李斯嶧山碑○金石錄唐慧義寺彌勒像碑李潮八分書也）

蒼頡鳥跡既茫昧（衛恒書勢黃帝之史沮誦蒼頡眺彼鳥跡始作書契）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又已訛（元和志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田獵之事即史籀大篆也○韓曰鳳翔府詩集本陳倉縣王厚之曰石鼓狸有鼓形字刻於碣類今碑○韓愈以為宣王鼓韋應物以為文王鼓宣王刻）（已一作文）大小二篆生八分（書斷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李斯作倉頡篇趙高作爰歷篇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籀文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書苑八分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隸書為之鍾繇謂之章程書蔡文姬列傳言臣父邕云割程邈隸字八分取二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故名八分又曰字似八字勢有偃波）秦有李斯漢蔡邕（書斷李斯小篆入神大篆入妙邕書八分飛白入神大小篆隸書入妙）中間作者絕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眞（歐陽集古錄俗所謂嶧山碑秦二世詔李斯篆史記不載其字特大不類泰山存者其本出於徐鉉唐封演已謂非眞杜甫直謂棗木傳刻）苦縣光和尚骨立（一作力○金石錄苦縣老子銘傳蔡邕文并書然而遺延熹八年作非光和中未知杜所云是此碑否書苑以為邕文而邕書亦無所據洪邁曰漢光和二年立苦縣老子碑亦漢碑其字則舊與杜詩所謂二碑也）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宣和書譜擇木昌黎人○竇泉述書賦韓常侍則八分中興伯喈如在光和之美古今遠代）騎曹蔡有隣（書史會要有隣邕十八代孫○述書賦衛包蔡隣工夫亦到出於人意乃近天造）開元已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況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一字直百金蛟龍盤拏肉屈彊（一作倔強）吳郡張顛誇草書（張旭草聖）草書非古空雄壯豈如（如一作知）吾甥不流宕丞相（斯）中郎（邕）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奈汝何

篇中述書學源流最委悉矣其將古今書家雜援引者為之逆不知其中具有洞宗四賓主法識得四種法門方許悉底蘊破起處鳥跡石鼓書之祖設來作引賓中賓也從斯邕於張顛之變借來作託亦賓中賓也斯邕小篆八分為李潮本派此篇正陪乃賓中主也擇木有隣時代與潮為近貼身又入一陪主中主請實也然則潮為主中主矣而著筆反不多惟以奄有韓蔡輩行斯邕為稱許則仍用借賓定主法至其評書之旨則以瘦硬為貴以瘦硬中之宕

悲臺蕭瑟石巃嵸（上聲）哀壑杈枒浩呼洶（上聲）中有萬里之長江迴風滔日孤光動角鷹倒翻壯士臂將軍玉帳軒翠（一作帟）氣二鷹猛腦條徐墜（一作徐徐墜。孫楚鷹賦：若雲漢而徐墜）目如愁胡視天地杉雞竹兔不自惜（臨海異物志：杉雞頭有長毛冠，頰正黃，竹兔小如野兔，食竹根）溪虎野羊俱辟易（溪一作谿）（孫虎猶言乳虎。上林賦：手熊羆，足野羊。顏注：野羊，山羊）韝上鋒稜十二翮（傅玄鷹賦：勁翮二六，機連體輕）將軍勇銳與之敵將軍樹勳起安西（王公曾立功西域）崑崙虞泉入馬蹄（崑崙，西域之山。淮南子：日入於虞淵。……）白羽曾肉三狻猊（爾雅：狻猊如虦貓，食虎豹）敢決豈不與之齊荊南芮公得將軍（芮公，衛伯玉）亦如角鷹下翔（一作翔）雲惡鳥飛飛啄金屋安得爾輩開其羣驅出六合梟鸞分

此篇運法更奇，大食乃賓主劃分。此則賓主鎔化，幾於莫可窺尋。起四句，突如其來，如畫形勢。江光動搖，令讀者移時目眩而凝神求之，乃即角鷹倒翻閒氣象為主兵馬驟宴處也。其語勢則人鷹雙攫矣。故斗然落出角鷹倒翻句，文緊接將軍玉帳句。二句一篇筋節處。以下寫二鷹寫四句隨以將軍來作說。一則曰與之敵，再則曰與之齊，而將軍若將齊寫者合為一，所寫者惟也而已。倫敘將軍矣。荊南以下，本申寫將軍。從一句轉以角鷹束比，終曰驅惡鳥，曰分梟鸞，實角鷹者，全為將軍策勵也。而又帶去角鷹，多少靈活，至此，又急龍蛇退，不足為其句也。

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騎馬忽憶少年時散蹄迸落瞿唐（瞿唐，峽名）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郵野堂爭入眼垂鞭嚲鞚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追風足（決臆，喜放不羈之意）朱汗駿驛猶噴玉（沈佺期詩：玉驥卿以騎驛對立，轉乃飛騰迅疾之貌）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一作赧）我顏杖藜強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提攜別掃清谿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喧呼且覆杯中淥何必走馬來為問君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嵇康作養生論，卒不得其死）

前半在題前，極言跡後忘險之狀，以豪邁作點染，以老少字作眼目。開來二句言皓首如此，萬人皆為驚擢而已，猶以為自少習慣事也，安知四句敘馬墜。至此入題。後半敘諸公攜酒，情事纖當，正當也。指西日，流光易逝也。結語忽復翻開，言何必值此是事，有勞問訊乎。彼禍患之來，亦有以安居無意而得者，知為此言時公又醉矣。

別李秘書始興寺所居（寫注：李秘書有二，一是李十五，一是李八）

不見秘書心若失及見秘書失心疾安為動主理信然我獨覺子神充實重聞西方止（舊作之一作正，俱非）觀經（宋注：李華左溪大師碑：左溪所傳止觀為本。）老身古寺風泠泠妻兒待米（一作我）且歸去他日杖藜來細聽

樹詞內皆闡此理，備極曲備經。亦止能拾架觀龍難苦。

提出心字，是揭定主腦。安為動主，二語並不襲用內典文句，而大旨已盡。此本贊秘書，而以言深領斯言，故一聞止觀身便灑然無如家累驅迫，相促迫處，得如如不動正恐心疾又來。

寄狄明府博濟

梁公曾孫我姨弟（狄仁傑封梁國公，中宗時贈司空。睿宗時封梁國公）不見十年官濟濟大賢之後竟陵遲浩蕩古今同一體比看伯叔四十人有才無命百寮底今者兄弟一百人幾人卓絕秉周禮在汝更用文章為長兄白著復天啟（蜀志：馬良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左傳：以是始賞，天啟之矣）汝門請從尊翁說（尊翁，謂……）太后當朝多巧詆（一作計）狄公執政在末

年。蜀河終不汚清濟。國嗣初將付諸武。公獨廷諍守丹陛。禁中決策請房陵。滿一作前朝長老皆流涕。唐書武后革唐命廢中宗爲廬陵王遷於房州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仁傑數諫且曰子母姑姪孰親后悔悟即日迎中宗還宮太宗社稷一朝正。漢官威儀重昭洗。時危始識不世才。誰謂荼苦甘如薺。汝曹又宜列鼎一作鼎食。身使門戶多旌棨。胡爲飄泊岷漢間。干謁侯王頗歷抵。舊作詆非仇注方事干謁豈可詆毀況乃山高水有波。秋風蕭蕭露泥泥。虎之饑。下巉嵒。蛟之橫。出清泚。早歸來。黃土汚衣眼易眯。梁本畫疊黃塵汚人衣皂蓋相料理。莊子簸糠眯目

舊說此詩俱以憐狄漂零爲解今玩篇尾一段乃與昌黎送董邵南序同意蓋博濟必不得志於朝而歷干藩鎮者時河北方多擅命處顧不喜其往也先以賢裔陵遲爲孝才嘆乃詩人忠厚之旨中間追敘舊德詳言勳在反正巢家聲爲表率末則以宜貴爲慰以歷抵爲非而諷之使止也。○闢口梁公曾孫四字一篇眼目

次句言不相見者十年宜其官齊濟矣六贊二句作轉也着枉見也博濟前一輩人完不顯也今者四句惜其兄弟徒有文才也涉門一段詳敘梁公社稷之勳蓋昔如薺唱歎中宗復辟以歸功不世之才也又宜者不特文才宜貴在勳德之後又宜列鼎也然公欲行於必復其始雷第須靜俟之而身因歷抵則干謁不始於此讓開或曾從來河北等鎮也着胡爲字顧末有不滿意以下皆諷詞山高水波風蕭露泥皆非正大光明之路下鼻出汎諒其饑驅也汚眼眯兼於顯諫矣

大覺高僧蘭若原注和尚去冬往湖南。○釋氏要覽言阿蘭若唐言無諍四分律云空靜處

巫山不見廬山遠。舊注廬山遠遠公也太白詩笑別廬山遠松林蘭若秋風晚。一老猶鳴日暮鐘。諸僧但乞齋時飯。荊公楞嚴經解佛與比丘辰巳間應供名爲齋時香爐峯色隱晴湖。通雅隱上記云廬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則氤氳若香煙按晴湖當指彭蠡湖種杏仙家近白榆。神仙傳董奉居廬山治病病愈者種杏五株輕者一株號董仙杏林宋注春秋運斗樞玉衡星散爲榆近白榆言其高近乎天飛錫去年啼邑子。獻花何日許門徒。謝靈運遠法師誄本子門徒實同斯難

原注云和尚往湖南而詩所云皆謂廬山則湖是江西之彭蠡也公遊巫山蘭若因題此詩○首句總挈有力次三句近寫蘭若五六遙想廬山七八惜其去而思欲往從之遊。

久雨期王將軍不至

天雨蕭蕭滯茅屋。空山無以慰幽獨。銳頭將軍來何遲。白起頭小而銳詩用其語令我心中苦不足。數看黃霧亂玄雲。時聽嚴風折喬木。泉源泠泠雜猿狖。泥濘濘一作漠漠饑鴻鵠。歲暮窮陰耿未已。人生會面難再得。叶篤憶爾腰下鐵絲箭。射殺林中雪色鹿。前者坐皮因問毛。知子歷險人馬勞。異獸如飛星宿落。應弦不礙蒼山高。安得突騎只五千。崒然眉骨皆爾曹。走平亂世相催促。一豁明主正鬱陶。恨一作憶昔范增碎玉斗。鴻門之會未一作來使吳兵著白袍。南史陳慶之麾下悉著白袍先是謠曰名軍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避白袍昏昏閶

闔閉氛祲。時吐蕃寇霸州等處十月荊南雷怒號。

首句之期王將軍者平禍亂也至則將與之言定亂之謀故不至則望而憶其有定亂之具前寫題面後寫衷腸每四句轉意○天雨四句雨中不至之情數看四句雨中獨處之況此以上敘事也歲暮四句由今之不見溯昔之已然而散上兩起下前者四句述闘獵之情節申射獵之勇是所由憶將軍者在此正為後文張本此一段上下關目也安得四句冀多得其人而建功恨昔四句言久亂其身而長亂恨玉斗成謀終棄也未白袍奇勳莫建也朝廷多難定蜀少寧末二句適觸溫此以上發意也約分三截看

虎牙行水經注荊門狀如門虎牙在北石壁色紅間有白文類牙形謝省曰西陵峽內有虎牙二字舊以為題非正賦虎牙也錦樹行亦然今按王洙載原注有蕭銑屯兵於此之文必後人妄添與詩意無涉

秋風一作北欻吸吹南國。天地慘慘無顏色。洞庭揚波江漢迴。虎牙銅柱皆傾側。一統志銅柱灘在重慶府涪陵江口巫峽陰岑朔漠氣。峯巒窈窕谿谷黑。杜鵑不來猿狖寒。一作啼山鬼幽陰雪霜逼。楚老長

憶炎瘴三尺角弓兩斛力壁立石城橫塞起金錯旌竿
滿雲直漁陽突騎獵青丘（謂安史）犬戎鎖甲圍（一作聞）丹極（謂吐蕃）八荒
十年防盜賊征戍誅求寡妻哭（叶）遠客中宵淚霑臆

使寒風猛烈兩作蓋世亂民貧之歎也上八句狀朔風陰慘之景在經亂作客者當必感蕭殺之氣正應兵象此段慕寓中寫後幅作地爲下八句述時事而前四指目前之弓勁旌多後四推禍始而總計之以寄其慨而其景色亦從紫塞中類出結只用單句收住而觀感撫神致黯然

錦樹行（錦樹霜杯也）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一作待）錦樹
萬壑東逝無傳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飛
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馬
跛（一作跛）足隨氂牛（山海經荊山其中多氂牛注旄牛屬也）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

少皆封（一作公）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
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
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客途遇暮父於困窮因動衰失得志之歎起四情景交會蓋興體也中十二傷窮老而詆驟貴者四句叙四句述言頴到四寶指時局此段叙意已竟而此輩得貴之由尚未說明末四語出武力夾論全首歸宿此輩皆貴而我輩其終窮矣可勝浩歎○東郭老人非公自號青丘非寓變地名蓋因惡少小兒等語太覺顯斥故自隱其名而託爲子虛無是之人以避時忌耳朱注强解失作者之意草枯故天馬之食而跛於氂牛喻聖賢之薄命謹詰語今我喟然喜亂樂禍長此安窮又不徒爲此輩發盲爲世道人心惜也

自平

自平中官呂太一（舊書代宗紀廣德元年宦官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度張休通鑑張休棄城走端州太一縱兵焚掠官軍討平之）
收珠南海千餘日近供生犀翡翠稀復恐征戍干戈密蠻
溪豪族小動搖世封刺史非時朝（唐書太宗時溪洞豪首降者皆世襲刺史）蓬萊殿
前諸主將才如伏波不得驕

錢箋朱注傳主變方有鑑中官專兵殊未得旨詳詩義當由太一既平而朝廷不以爲監劣遣中使探刺市舶而發覽起二語了了公意以太一之亂其已事矣何爲畢翻後患將復有溢擾激變之事蓋勇悍威肆貪土物有限上供一缺征伐必興貧賤患生蠻吏入謂從以撫豪易動世封不朝勝之道至遠人負險難命蔣勞師恐不得還不可測者也蓋因而已明神宗之惑礦璫稅監毒流海內遂堪蘇動國運隨之論斯言也爲之三歎

寄裴施州（黃鶴謂是裴冕朱氏裴史辨其非謂其名不可攷 唐書施州屬黔中道今爲衛屬湖廣在夔州東南）

廊廟之具裴施州宿昔一逢無此（一作比）流金鐘大鏞在東序
冰壺玉衡（一作衡）懸清秋自從相遇減多病三歲爲客寬旅（一作遠）
愁堯有四岳明至理漢二千石真分憂幾度寄書白鹽北
苦寒贈我青羔（一作羔）裘霜雪迴光避錦袖龍蛇動篋蟠銀鉤

王嗣奭曰書素精甚矜其書名其字書曰銀鉤蠆尾

紫衣使者辭復命再拜故人謝佳政將
老已失子孫憂後來況接才華盛

此以裴寄書贈裘而復之也前兩四句頌美之詞後兩四句寄謝之意細分之起一叠按平時器識言次一叠就現在設施言寄書而簡動龍蛇贈裘而光迴霜雪敘交誼也辭復命後第三段謝佳政收第二段子孫可訂世講之意其於後來及到將來繼起交誼更長餘音鏗爾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并序

大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州別駕元持宅見臨潁李十
二娘舞劍器壯其蔚跂（蔚跂言其光彩射然而有舉足凌厲之勢）問其所師（一有答字）曰余
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五（一作三）載（錢箋元載公年六歲）余尚童稚記於
郾城（唐書臨潁郾城二縣俱屬許州）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樂府雜錄健舞曲有稜大阿連柘枝劍器胡旋胡騰等歌舞曲有涼州綠腰蘇合香屈柘團圓旋甘州等 正字通劍器武舞用女妓雄粧空手而舞見文獻通考或以劍器爲刀劍誤也 通鑑中宗宴近臣將作大

匠宗晉卿舞渾脫（注）唐五行志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脫氈帽人多效之謂之趙公渾脫因演以為舞。雜録安祿山獻白玉簫管數百事陳於梨園諸公主及號國以下競為貴妃弟子。時公孫大娘能為鄰里曲及裴將軍滿堂勢西河劍器渾脫。瀏漓頓挫獨出冠時。自明皇

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教坊記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工舞妓女入宜春院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以其常在上前頭也）洎外供奉（雜録開元二年置教坊於蓬萊宮側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初（謂明皇）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一作繡）衣況余白首今茲弟子（謂李十二娘）亦匪盛顏既辯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為劍器行昔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嘗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國史補旭嘗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豪蕩感激即公孫可知矣

舞劍器者李十二娘也觀舞而感者乃在其師公孫大娘也感公孫者感明皇也是知劍器特寄託之端李娘亦興起之藉此段情景正如湘中采訪使筵上聽李龜年唱紅豆生南國令人生感然同一傷感觀命題之法知其意之所存矣序中公孫大娘弟子可及聖文神武皇帝句為作詩眼目玉貌錦衣白首悲今昔論詩者謂撫事慷慨所謂撫事慷慨者則在前所云云也其下後敘張旭草書見舞之神妙又公詩所稱蹤波縱麗為者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為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矯如群帝驂龍翔（夏侯玄賦又如東方群帝驂龍而翱翔）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既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自開元五年至是凡五十一年）風塵澒洞（一作傾動）昏王室（淮南子澒濛鴻洞莫知其門）梨園弟子散如煙

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金粟堆謂明皇泰陵）瞿唐石城草蕭瑟（一作慕）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荒山轉愁疾（一作疾。國策蘇子足重繭日百而舍）

序從弟子說起至公孫詩從公孫順注出弟子首八句先寫公孫劍器之妙忽然而伏忽然而起狀其舞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罷總始末而形容也有末句益顯上三句之妙跟前上三句尤難末句之妥關乎所謂有抑揚者正如此絳脣六句落到李十二娘……只以抑揚三字括之可識應寄言問之言寄時撫事句提出作詩本旨先帝六句從事之感此本旨也言公孫而泣及女弟子而樂者以先帝故下段更以金粟堆作轉接說下正寫惋傷……一笑。

寄柏學士林居（學士即柏學士茅屋詩見四之二）

自胡之反持干戈（祿山始亂）天下學士亦奔波歎彼幽棲精（一作典）籍蕭蕭然暴露依山阿青山萬重靜散地白雨一洗空垂蘿亂代（古作古）飄零予到此古人成敗子如何荊揚冬春異風土巫峽日夜多雲雨赤葉楓林百舌鳴黃泥（一作花）野岸天雞舞盜賊縱橫甚密邇形神寂寞甘辛苦幾時高議排金門各使蒼生有環堵

學士無故亦亂後寓變者前敘學士寄跡林居之由後言俗妹逼近以幹濟期之又苦幾幾不可得有窮有處。

夜歸

夜半歸來衝虎過山黑家中已眠臥傍見北斗向江低仰看明星當空大庭前把燭嗔（一作嗔）兩炬峽口驚猿聞一箇白頭老罷舞復歌杖藜不睡誰能那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大曆三年荊南詩。

王郎酒酣拔劍斫地歌莫哀。（世說王□首年十四王住土山下庾家墓中作一曲歌卒曲便去妓白謝公曰此是王郎歌。）我能拔爾抑塞磊落之奇才。豫章翻風白日動。（陸賈新語楩柟豫章天下之名木。）鯨魚跋浪滄溟開。且脫劍佩休徘徊。西得諸侯掉錦水。欲向何門趿（先答切）珠履。（說文趿進足有所擷取也。）仲宣樓頭春色深。（荊州記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吾老矣。

王郎將進西蜀下諸侯酒酣哀歌公乃當筵贈此也。上下各五句係轉韻截上勸其莫哀下望其知遇。首句莫哀二字乃諸斫劍而歌哀情發矣故勸之莫哀也。爾才絕奇我能拔之也非公能拔之其才自堪振拔之具故能決之也。白日滄溟喻當時之有勢力者白日為動滄溟為開正其必能見拔處。徘徊飾哀歌之態曰脫曰休飾莫哀意重言以勸之也。西得二句點赴蜀投錦水奇才激濁錦水且為之騰躍也。向何門勵其擇地而蹈也。仲宣句點地點時在王則勸之莫哀在我則高歌以望照耀生動結又以單詞鼓勵之以為眼中之人如吾者則老而無所用耳言下躍然。如此歌體配副得英年人處世灌曰實亢橫絕跌宕悲涼。

憶昔行

憶昔北尋小有洞。（在王屋山王君內傳三十六洞天之第一。）洪河怒濤過輕舸。（由梁宋開王屋當過河。）辛勤不見華蓋君。（即小有洞之道者。）艮岑青輝慘么麼。（艮東北方俗以不長曰么細小曰麼。）千崖無人萬壑靜。三步回頭五步坐。秋山眼冷魂未歸。仙賞心違淚交墮。弟子誰依白茅屋。盧老獨啓青銅鎖。（仇注盧老華蓋君弟子。）巾拂香餘搗藥塵。階除灰死燒丹火。玄圃滄洲莽空闊。金節羽衣飄婀娜。落日初霞閃餘映。倏忽東西無不可。（舊載臨漢詩話王屋山中日西而影反在東日東而影反在東之說其實詩意不謂乃是恍惚若遇華蓋之情。）松風澗水聲合時。青兕黃熊啼向我。徒然咨嗟撫遺跡。至今夢想仍猶左。祕訣隱文須內教。（王清石封禪靈佩玉帝瓔文者得為上仙梁武帝文草金身空栖心內教按內教借用釋門語。）晚歲何功使願果。更討衡陽董鍊師。（即昔遊詩之董先生。）南浮早鼓瀟湘柁。

當與五古昔遊篇參看見一之二昔遊詩云扶藜望清秋有興入廬霍[illegible]此詩所為作也首段述當年尋訪華蓋初聞羽化之事千崖四句摹擬不見得尋也二段述當年入其室祇見其弟子空而徘徊室中。望其仙靈重返處神全在玄圃四句言仙界華遺仙跡說得飛騰[illegible]也以上兩段曾次而下亦如昔遊詩之前幅都非正意[illegible]末段出曲寫出本意風水兕能吼嚇滿目不學仙而不可也[illegible]然無蹤欲學仙而何適也內教須求[illegible]董師其所歸往矣[illegible]此結出。

惜別行送向卿進奉端午御衣之上都

肅宗昔在靈武城。指揮猛將收咸京。向公泣血灑行殿。（公向當是向卿之兄。）佐佑卿相乾坤平。逆胡冥寞隨煙燼。（仇注指安史。）卿家兄弟功名震。麒麟圖畫鴻雁行。紫極出入黃金印。尚書勳業超千古。（舊書衛伯玉拜江陵尹荊南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尚書封城陽郡王。）雄鎮荊州繼吾祖。（晉杜預都督荊州諸軍事。）裁縫雲霧成御衣。拜跪題封賀端午。向卿將命寸心赤。（此句點進奉御衣之人。）青山落日江潮（一作湖）白。卿到朝廷說老翁。漂零已是滄浪客。

上下八句截各四句轉意起四述其兄先朝戡亂之功。次四兼述兄弟勳伐之盛。以上皆頌美向氏之詞也。以下乃敍事送別之文。尚書四句敘製衣付向出自衛公。末四述本題正面送之入朝。因而寄訴飄零垂老作客情所必至而神味正復翩翩。

醉歌行贈公安顏十少府請顧八題壁（一無十字）（末云疑顧八分字）（公安在江陵南）

（邵注顏少府公安尉也梁注顧八即顧八分[illegible]公有送顧八分文學詩[illegible]）

神仙中人不易得。（鶴注梅福為南昌尉謂之神仙尉。）顏氏之子才孤標。天馬長鳴待駕馭。秋鷹整翮當雲霄。君不見東吳顧文學。君不見西漢杜陵老。（仇注杜陵在西京故曰西漢。）詩家筆勢君不嫌。詞翰升堂為君

稿是日霜風凄七澤烏蠻落照銜赤壁（仇注：鄂州在西，赤壁在東，落照自西而映東也。）酒
酣耳熱忘頭白感君意氣無所惜一爲歌行歌主客
顧少府與公詩云顧八分書法堅，公卽述其事以爲詩，對爽無異句。

呀鶻行（呀，張口貌。○集外詩）

病鶻孤飛俗眼醜每夜江邊宿衰柳清秋落日已側身過
雁歸鴉錯迴首（言小鳥不敢近。）緊腦雄姿迷所向疏翮稀毛不可
狀強神非（舊作迷）復皂雕前俊才早在蒼鷹上（皂雕蒼鷹，亦鶻類。）風濤颯
颯寒山陰熊羆欲蟄龍蛇深（仇注：言天寒物藏之候。）念爾此時有一擲失
聲濺血非其心（失聲濺血，猶云哀鳴瀝血。）

呀鶻病而張口，惜以自況也。少時畫鷹詩云：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其氣槩可想。乃今病泊江邊，見嗤俗眼，故見呀鶻而寄慨焉。前四惜其病，中四原其才，後四推其心。○俗眼醜三字，抆戰可憐。中四之方病而顯其俊才，後四之秋而想其心事，都從另眼看出，正對此三字。○與前蕃州詩瘦馬行一類。

發劉郎浦（江陵圖經：劉郎浦在石首縣，先主納吳女處。○發公安詩）

掛帆早發劉郎浦疾風颯颯昏亭午舟中無日不沙塵岸
上空邨盡豺虎十日北風風未迴客行歲晚晚相催白頭
厭伴漁人宿黃帽青鞋歸去來

此連日舟行所感，備寫行風候不濟，聊以歸歟之歎，亦託之懸想而已。

夜聞觱篥（漢樂錄：觱篥本龜茲國樂，亦名悲栗。以竹爲管，以蘆爲首，有類於笳。）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隣舟一聽多感傷塞
曲三更欻悲壯積雪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一作奔）湍君
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

舟中聞悲急之音而自訴苦衷也。惜所嚮者衷響足以動情，故引之而去。嘗其生趣，改情爲寒，則將改所嚮爲所響矣，不成詩矣。結聯謂公知亂離之苦，爲此悲思矣，稍不見行旅凄零之慨，易增切怛乎。仇氏作語寄興者之詞，得之。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一作雲）中漁父天寒網罟凍
莫傜射雁鳴桑弓（隋書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蜑，名曰莫傜，自言其先祖有功，常免征役。）去年米貴闕軍
食（舊注：大曆二年冬，京師百官京城士庶出錢以助軍。）今年米賤太傷農高馬達官
厭酒肉（舊注：此指湖南官長。）此輩杼柚茅茨空楚
人重魚不重鳥（一作肉。○鳳谷逈：吳楚之人重魚而輕鳥，不重禽獸之肉。）汝休枉殺南飛鴻況聞
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
鐵和青銅（舊書：天寶以後，錢貨之弊，姦人漸收好錢，潛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私用，京師遂錢貨之賤，每貫重不過三四斤。）

刻泥爲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
曲哀怨何時終

歲晏行，哀民之困於斂欽也。起四點題，中間一片，乃如仇氏分截便節節俱斷。蓋斂重由於軍興，軍不息則斂不輕，故結聯道破。○起勢驟然網凍弓鳴，耆所見也，已引動民窮意。中段俱屬議論，以軍食傷農作提挈，高馬六句，諷殷民之達官也。爲一篇之主。重魚不重鳥，借舊語爲興，而飛鴻比窮民也。汝卽指達官。仇氏以此二語承漁父莫傜，誤甚。割慈還租，以深語動上之惻隱；窮民苦於追捉，今許好惡相蒙，非法爲厲法與，無忌識爲民上者，致民重困，坐視奸利而不能制也。結云萬國吹角，言各處用兵，如此則橫征無已，而止亂益難，此哀怨之所以長也。二句所謂辨其所從生，推之至於其所終極。

惜別行送劉僕射判官（下五字，謂其人。然劉而曰僕射之判官，僕射乃其主帥之加銜，卽指山南東道節度）

梁崇義。○大曆四年秋，潭州詩。○集外

聞道南行市駿馬不限匹數軍中須襄陽幕府天下異（唐書：襄州襄陽郡，山南東道節度所治。）
主將儉省憂艱虞（史稱崇義以地褊兵少，折節遇士。）祇收壯健勝

鐵甲豈因移。蹋求龍駒而今西北自反胡西謂吐蕃北謂安史餘孽騏驎蕩盡一匹無。龍媒真種在帝都，子孫未落東一作南西隅。子孫謂龍媒之種向非戎事備征伐，君肯辛苦越江湖。江湖凡馬多顦顇，衣冠往往乘蹇驢。梁公富貴於身疎，號令明白人安居。史稱梁崇義法令最治俸錢時散士子盡，府庫不爲驕豪虛。以茲報主寸心赤，氣卻西戎回北狄。羅網羣馬籍一作籍馬多意一作氣在驅除一作驅出金帛。劉侯奉使光推擇，滔滔才略滄溟窄。杜陵老翁秋繫船，扶病相識長沙驛。強梳白髮提胡盧，手把菊花路旁摘。九州兵革浩茫茫，三歎聚散臨重陽。當杯對客忍流涕一作淚，不覺老夫神內傷。

仇云，劉判官擕馬至此，公與相晤而贈之。愚按，唐史，廣德初，梁崇義據襄州，代宗不能討，因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則崇義臣節已失，擕馬豈無異志。贈詩只作世故語，于美不爲也。而又不便顯言，故篇中着句，都非實筆，純作懸擬反撲口氣。一氣轉折。○起二句記事，蜜藏斷句，以特美馬諷也。果其折節憂國，異於他類，則此之市馬，此收建凡以探求龍駒，以僭擬者，而今四句以曉諭爲諷也。龍媒子孫句中有眼，曰帝都，有而東南無說，以外無龍種曉之，亦以尊王室而抑藩服也。向非四句，以端便指點爲議也。言所以市馬者，定爲國家備伐叛之用，不然何爲辛苦搜括至此，况此處馬疲，未足驅使，亦可暫休矣。梁公四句，說儉省要，反而申之，以茲四句，說戎事征伐而申之。以上須看許多虛字轉折，曰報效，曰豈因，曰向非，曰君肯，曰以茲，曰意在，藥數算擬，遡從空中駁擊，諷意顯然。以下領則仍前意領借劉。劉侯二句，另從與首二聯絕。放四句說然後，九州四句，亦剔精也。曰兵革茫茫，曰對客神傷，其中有欲明言而不可明言者在。○此解從意言之表悟入。○崇義入德宗朝，卒以拒命取戮。

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句呈蘇渙侍御

首湘江宴餞裴二端公赴道州，及贈蘇侍御渙二詩，俱見一之六。○時蘇與公同在潭。

久客多枉友朋書，素書一月凡一束。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齒落未是無心人，舌存恥作窮途哭。史記，張儀爲楚相笞掠，謂其妻曰，視吾舌在否。妻笑曰，在。儀曰，足矣。道州手札適復至，紙長要自三過讀。盈把那須滄海珠，入懷本倚崑山玉。撥棄潭州百斛酒，潭州記，長沙郡有酃湖，酈道元注云，其湖水爲酒，極甘美。蕪沒瀟岸千株菊。使我晝立煩兒孫，晝立謂兒孫侍立候讀札，不得休息。令我夜坐費燈燭。夜坐貼自身憶子初尉永嘉去，公在京時，有送裴二虬尉永嘉詩。紅顏白面花映肉。軍符侯印取豈遲，紫燕騄耳行甚速。聖朝尚飛戰鬬塵，濟世宜引英俊人。黎元愁痛會蘇息，戎狄跋扈徒逡巡。授鉞築壇聞意旨，頹綱漏網期彌綸。郭欽上書見大計，晉書，郭欽上疏曰，宜及平吳之威，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出入之防，明荒服之制。劉毅答詔驚羣臣。晉書，武帝問劉毅曰，朕可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殆不如也。他日更僕語不淺，

明公論兵氣益振。傾壺簫管動一作理白髮，儛劒霜雪吹青春。宴筵曾語蘇季子，後來傑出雲孫比。渙亦挾縱橫之才，故從其姓領起。茅齋定王城郭門，藥物楚老漁商市。舊注，定王城在潭州。商市，皆指潭州。市北肩輿每聯袂，郭南抱甕亦隱几。無數將軍西第成，後漢書，馬融爲大將軍西第頌，頗爲正直所羞。早作丞相東山起。晉謝安傳，安累違朝旨，高臥東山。鳥雀苦肥秋粟菽，蛟龍欲蟄寒沙水。此以喻時事，謂羣小方盛得志，而賢者退處也。天下鼓角何時休，陣前部曲終日死。附書與裴因示蘇，此生已愧須人扶。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

裴之官道州，公嘗有湘江宴餞詩。裴到官後致札來訊，故復作此詩，寄遞其呈蘇渙者，當餞時，渙亦在坐，今作此詩，省憶往事，遂連及之，蓋公自呈蘇，非託裴轉寄。渙亦在潭故也。讀者須認清。○首段喜得裴札也。泛將應酬書問形起道州，虛名泛愛說，所以陪襯也。落舌存留地步。盈把以下言珠玉非實，酒菊都損，讀之饒

盖前忘機皆是寫得書意到之情懷子四句另為一段頷聯仍前意思領下參以井字迷[illegible]以起判望之因下段首望裴之詞也飛塵羽俊以乘時大用期之歎元六句即矣復濟世之實是所期於裴公者也日四句又另為一段頷亦仍前意亦轉濟蒼生爲湘江宴餞時氣象即爲渡入蘇渙張本下段借蘇之文恰好借裴公當日筵詡語蘇領起也茅齋以下四言蘇之寥落不偶四代作不平之鳴天下二句言如上文所云用舍倒置如此則治平無日也以慨歎束住末四句與中間兩四句相應亦蘇兩人雙結此生須扶自謂老廢故致君竟屬公等首尾擬要路四字使前文望裴措蘇等意收攬無遺。每長段後各另數四語篇法玲瓏經此點出。或當以杜氏功臣許之。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朱注天曆三年荊州劉洽反幽州朱希彩反四年廣州馮從道桂州朱濟時反又連年吐蕃入寇接河北又各擁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一有田字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征戍數農桑廢蠶穀行所爲作也但語似乎直。

白鳧行

君不見黃鵠高於五尺童。化爲白鳧似老翁。朱注黃鵠化爲白鳧鵠五尺童化爲老翁故畦遺穗已蕩盡。天寒歲暮波濤中。鱗介腥膻素不食。終日忍飢西復東。魯門鶢鶋亦蹭蹬。聞道于一作如今猶避風。國語鶢鶋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恆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暖莊子有鳥止魯郊魯侯設樂具太牢鳥眩視之詞[illegible]老翁三字略這黃[illegible]不變[illegible]皆指鵠[illegible]不受非義之[illegible]太牢不樂鐘鼓之態愚殺不食忍饑[illegible]

朱鳳行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山巔一作嶺朱鳳聲嗷嗷。劉公幹詩鳳凰集南嶽側身長顧求其羣。一作曹翅垂口噤心勞勢。一作甚勞下愍百鳥在羅網。黃雀最小猶難逃。願分竹實及螻蟻。盡使鴟梟相怒號。

朱注此行[illegible]民而止暴[illegible]亦俱就朱鳳言之意在下半截而其本[illegible]地不高則與羣庶爲伍安能澤及於彼也曰衡山高而鳳又在[illegible]能箝羣萬物知聲嗷嗷仁心之發鳥仁聲也側身垂翅嚙不遑暇文勢[illegible]一曲意雀螻蟻喻困征斂之窮民鴟梟喻剝民之吏人意及螻蟻則無不編[illegible]鴟梟則不[illegible]朱鳳意[illegible]之言而已。

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 并序

開文書帙中。檢所遺忘。因得故高常侍適。往居在成都時。高任蜀州刺史。人日相憶見寄詩。淚灑行間。讀終篇末。自枉詩已十餘年。莫記存沒又六七年矣。老病懷舊。生意可知。今海內忘形故人。獨漢中王瑀與昭州敬使君超先在。舊書昭州屬嶺南道以昭潭爲名愛而不見。情見乎辭。大曆五年正月二十一日。卻追酬高公此作。因寄王及敬弟。

自枉一作蜀州人日作。不意清詩久零落。今晨散帙眼忽開一作明。迸淚幽吟事如昨。嗚呼壯士多慷慨。合沓高名動寥廓。歎我悽悽求友篇。公在蜀常以詩寄高感君鬱鬱匡時略。錦里春光空爛熳。[illegible]瑤墀侍臣已冥寞。高歿蜀後入爲散騎常侍內名高均瀟湘水國傍黿鼉。鄠杜秋天失鵰鶚。鄠杜指京兆東西南北更誰論。一作誰白首扁舟病獨存。遙一作終拱北辰纏寇盜。欲傾東海洗乾坤。邊塞西蕃最充斥。三年四年吐蕃連寇衣冠南渡多崩奔。宋注本用晉元帝渡江事然唐史謂至德之後中原多故兩京衣冠盡投江湘荊南井邑十倍於初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處覓王門。泛指京兆侯王之門仇引指漢中非是

文章曹植波瀾闊。服食劉安德業尊。長笛鄰家（一作誰能）亂愁思。昭州詞翰與招魂。

上下六韻，藍各四句，雖意起四句，敘明見詩。嗚呼四句，推其才望，帶表相思……[illegible]

人日寄杜二拾遺　高適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清明

著處繁華矜是日。（用著處字，即西蜀繁雄也，是紅之意）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豔明眉。爭道朱蹄驕齧膝。此都好遊湘西寺。（朱氏謂即岳麓道林二寺，公有詩見五卷之末）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親近同心事。[illegible]金鐙下山紅日（一作粉）晚。牙檣捩柁青樓遠。（齊書武帝興光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illegible]）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遣。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迎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

[illegible]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為新句

（盧世㴶曰：句不新則詩枯，句徒新則詩亡。下一戲字，有無限防閑在）

江上人家桃樹（一作李）枝。春寒細雨出疏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妒紅花卻倒吹。吹花困癲（一作懶）傍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赤憎輕薄遮入懷。（鶴注：赤憎，猶云生憎）珍重分明不來接。溼久飛遲半欲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伯勞。（物理論：伯勞，鳥之悍者，故稱）

全首賦物，不露情語。黃鶴謂有比意，非……[illegible]

其體屬此題，須看如此巧密，解者須看如此細。

卷二之三